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四·子部·雜家類

札遶十二卷 (清)孫詒讓撰……………一

籀高述林十卷 (清)孫詒讓撰……………一四五

舒菑室隨筆六卷 (清)張文虎撰……………二九五

舒菑室續筆一卷 (清)張文虎撰……………四〇三

舒菑室餘筆三卷 (清)張文虎撰……………四二一

無邪堂答問五卷 (清)朱一新撰……………四六三

灤源問答十二卷 (清)沈可培撰……………五九一

札述  
十二卷

光緒廿年  
刊成於高

札述  
叙

昔人有謂盧紹弓學士者曰他人讀書受書之益子讀書則書受子之益盧為憮然蓋其言固有諷焉余喜讀古書每讀一書必有校正所著諸子平議凡十五種而其散見於曲園俞樓兩雜纂者又不下四十種前輩何子貞先生謂余曰甚乎哉子之好治閒事也余亦無以解也今年夏瑞安孫詒讓仲容以所著札述十二卷見示讎校古書共七十有七種其好治閒事蓋有甚於余矣至其精孰訓詁通達段摺援據古籍以補正訛奪根柢經義以詮釋古言每下一說輒使前後文皆怡然理順阮文達序王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云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今得明矣仲容所為札述大率同此然則書之受益於仲容者亦自不淺矣余嘗謂校讎之法出於孔氏子貢讀晉史知三豕為己亥之

札敘

誤即其一事也昭十二年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何劭公謂知公誤為伯子誤為于陽在生刊滅闕是則讀書必逐字校對亦孔氏之家法也漢儒本以說經蓋自杜子春始杜子春治周禮每曰字當為某即校字之權輿也自是以後是正文字遂為治經之要至後人又以治經者治羣書而筆鉞墨灸之功徧及四部矣夫欲使我受書之益必先使書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勸為周田觀而肆赦為內長文且不能得其句讀又烏能得其旨趣乎余老矣未必更能從事於此仲容學過於余而年不及余好學深思以日思誤書為一適吾知經疾史恙之待治於仲容者正無窮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札選卷一 易乾鑿度鄭康成注 易稽覽圖鄭注 易通卦驗鄭注 易是類謀某氏注 易坤靈圖鄭注 易乾元序制記鄭注

卷二 韓詩外傳 春秋繁露 春秋釋例 急就篇顏師古注 方言郭璞注 釋名

卷三 戰國策高誘鮑彪注 越絕書 吳越春秋徐天祐注 漢舊儀 列女傳 山海經郭璞注 山海經圖讚

水經鄭道元注 卷四 管子尹知章注 晏子春秋 老子河上公王弼注 文子徐靈府注

卷五 鄧析子 列子張湛盧重元注 商子 莊子郭象注

札目 卷六 尹文子 賜冠子陸佃注 公孫龍子謝希深注 鬼谷子陶弘景注 荀子楊倞注 呂氏春秋高誘注

卷七 韓非子 燕丹子 新語 賈子新書 淮南子許慎高誘注

卷八 鹽鐵論 新序 說苑 法言李軌注 太玄經范望注 潛夫論

卷九 論衡

卷十 白虎通德論 風俗通義 獨斷 申鑒 中論 抱朴子 金樓子 新論袁孝政注 六韜 孫子曹操注 吳子 司馬法 尉繚子 三略

卷十一 素問王冰注 周髀算經趙爽甄鸞李道風注 孫子算經 數術記遺甄鸞注 夏侯陽算經 易林

周易參同契 穆天子傳郭璞注 漢武帝內傳 列仙傳 西京雜記 南方艸木狀 竹譜

卷十二 楚辭王逸注 蔡中郎集 琴操 文心雕龍 論衡少受性迂拙於世事無所解願竊嗜讀古書咸豐丙辰丁巳閒年八九歲侍家大人於京師澄寰園時甫受四子書

略識文義度間有明人所刻漢魏叢書愛其多古冊輒竊觀之雖不能解然瀏覽篇目自以為樂也年十六七讀江子屏漢學師承記及阮文達公所集經解始窺

國朝通儒治經史小學家法既又隨大人官江東適當東南巨寇蕩平故家祕藏多散出閒收得之亦索數萬卷每得一佳本晨夕目誦遇有鈎棘難通者疑悟索積輒鬱轉不怡或窮思博討不見端倪偶涉它編迺獲塲證曠然昭寤宿疑冰釋則又欣然獨笑若陟窮山榛莽塞忽覩散徑竟達康莊

邢子才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語亮已卅年以來凡所采獲咸綴識簡簡或別紙識錄朱墨戢香紛如落葉既又治周禮及墨翟書為之疏詰積覽羣籍多相通貫應時櫛記所積益眾中年早衰意興零落惟此讀書結習猶復展卷忘倦綴艸碟還殆盈匣矣竊謂校書如警例肇西漢都水別錄開舉諸文若以立為齊以肖為趙之類蓋後世校字之權輿也

晉唐之世束皙王劭顏師古之倫皆著書匡正羣書違繆經疏史注咸資援證近代鉅儒脩學好古校乘舊籍率有記述而王懷祖觀察及子伯申尚書盧紹弓學士孫鼎如觀察顧澗齋文學洪筠軒州倅嚴鐵橋文學顧尙之明經及年丈俞蔭甫編修所論著尤眾風尚大昌覃及異域若安井衡蒲阪

札目

釋則又欣然獨笑若陟窮山榛莽塞忽覩散徑竟達康莊

邢子才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語亮已卅年以來凡所采獲咸綴識簡簡或別紙識錄朱墨戢香紛如落葉既又治周禮及墨翟書為之疏詰積覽羣籍多相通貫應時櫛記所積益眾中年早衰意興零落惟此讀書結習猶復展卷忘倦綴艸碟還殆盈匣矣竊謂校書如警例肇西漢都水別錄開舉諸文若以立為齊以肖為趙之類蓋後世校字之權輿也

晉唐之世束皙王劭顏師古之倫皆著書匡正羣書違繆經疏史注咸資援證近代鉅儒脩學好古校乘舊籍率有記述而王懷祖觀察及子伯申尚書盧紹弓學士孫鼎如觀察顧澗齋文學洪筠軒州倅嚴鐵橋文學顧尙之明經及年丈俞蔭甫編修所論著尤眾風尚大昌覃及異域若安井衡蒲阪

蔭甫編修所論著尤眾風尚大昌覃及異域若安井衡蒲阪

蔭甫編修所論著尤眾風尚大昌覃及異域若安井衡蒲阪

蔭甫編修所論著尤眾風尚大昌覃及異域若安井衡蒲阪

蔭甫編修所論著尤眾風尚大昌覃及異域若安井衡蒲阪

圖所箋校雖疏淺亦資攷證綜論厥善大氏以舊彙精校爲據依而究其致悞通其大例精確博攷不參成見其說正文字譌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有證之它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爲之鉛鍵故能發疑正讀奄若台符及其蔽也則或穿穴形聲摭摭新異馮凡改易以是爲非乾嘉大師唯王氏父子鄧爲精博凡舉一證皆塙鑿不刊其餘諸家得失閒出然其稽覈異同啓發隱滯咸足餉遺來學沾溉不窮我朝樸學超軼唐宋斯其一端與詒讓學識疏譎於乾嘉諸先生無能爲役然深善王觀察讀書襟志及盧學士羣書拾補伏案尋誦恆用檢覈開竊取其義法以治古書亦略有所寤嘗謂秦漢文籍諛指輿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書之案墨翟書之唯母晏子書之以效爲對淮南王書之

札目

三

以士爲武劉向書之以能爲而驟讀之幾不能通其語復以竹帛黎棗鈔棗叟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段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正艸之輟消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槧之屢改逵徑百出多岐凶羊非羣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今春多暇檢理函臧自以卅年覽涉所得不欲棄置輒取秦漢以逮齊梁故書雅記都七十餘家丹鉛所識按冊逐錄申證厥說閒依盧氏拾補例增識舊本異文以備甄攷漢唐舊注及近儒校釋或有回穴亦增糾正寫成十有二卷其羣經三史說文之類諄證絲博別有著錄以俟續訂凡所攷論雖復簡絲數米或涉瑣屑於作述閱指未窺百一然匡違蒞佚必有證據無以孤證凡說賈亂古書之真則私心所避循而不敢越者儻增王盧諸書之後以裨補遺闕

札迓 敘目

或有所取爾編寫既竟謹舉漢唐以來校讐家之例論厥要略說與學者共商惟房光緒十有九年十一月瑞安孫詒讓敘

札目

四

札逐卷一

瑞安孫詒讓

易乾鑿度鄭康成注聚珍版本 張惠言易緯略義校

君臣取象變節相和 案孔穎達易疏序引和作移是當

據正

故易者所以經天地官本枝云錢本作繼天地 案范欽本

盧見曾本及易正義引竝作繼似是後文云天子者繼天

理物

度時制定作罔罟以畋以漁以贖人用 案易正義引作下

有為字人用作民用此沿唐本避諱字

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 案范

廬本竝作泐天地之通道杜臺卿玉燭寶典引同此本誤

札一

規寶典又引鄭注云三微而一著自冬至正月中為天後

注疑當作自冬至 郊之地 疑當作 今本此注全規而書未

後人附注中約引之當參校補正然杜氏所引亦有規誤

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 案太平御覽七十六

引作改一統政玉燭寶典引作改正統一疑當從杜引為

正

陽生秀白之州載鍾名太一之精也鄭注云載猶植也齊

人下疑規謂字唐孫思邈引月令云乾為金今月令無此

之金於鍾律為商人象乾德而生殖之一姓也商名也

案依注則正文載鍾名下當有商字

注云計下分三百八十五又云此為計下分門 張氏略義引

關時作泐耳計下分以四寸 注云宜一為中又云日月從

黃道外則即計下分 注云規從內則下 注云規 案計下

分竝當作斗下分古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分繫二十八次冬至日在牽牛故餘分在斗下者四分一

麻算家謂之斗分晉書麻志引姜岌云股麻以四分一為

斗分又王蕃云古緯斗下分七百三十三里十七步五尺

一寸八分強宋書麻志祖沖之云六家麻其術斗分多此

云斗下分闕即謂斗分多也斗與計艸書形近而誤

各居應其國中以動靜逆順注云各居其國者甲乙屬東於

國各有所主若甲為齊乙為東夷王者起於此國中動謂

河洛之水靜謂陵陸之地以應動靜謂之 張云 龍蛇見於

此 案據注則正文當作各居其國中以應動靜逆順合

本應字錯著上句居字下遂不可通

札一

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日建紀者歲也 案六當作匹初學記

二十九引洛書摘匹辟即此書也易緯通卦驗云孔子表

洛書摘匹辟日匹秦者胡也云云又六泐有七九摘匹之

文是類謀亦云乙錄摘匹去惡降災注云摘其辟君為惡

者之名初學記六又引河圖云洛水者地理陰精之官帝

王明聖龜書出文天以與命地以授瑞按天合際居中護

羣王道和洽吐圖佐神逆名亂教摘匹帛在故聖人觀河

洛也此即洛書摘匹辟之義摘與譴通摘匹辟言譴匹國

之君也

秦表載干注云山為石體有以行懼 盧本 難之器云應在上

六於人體俱須 案注有以行懼難之器當作有似扞難

之器懼字衍文俱須疑當作值頭並形之誤

夫表升骨履文注云名夫者五立於辰在斗魁所指者北斗  
在骨足履文夫人之表象明也 案依注說則正文升骨  
當為斗骨隸書斗作斤與升形近而誤

遊表日為連理注云衡者平地連理或謂連珠者 案注地  
當作也連理或謂連珠者白虎通義聖人篇引傳云伏羲  
日祿衡連珠羅泌路史太昊紀注引孝經援神契云伏羲  
日角而連珠衡宋均注云珠衡衡中有骨表如連珠鄭即  
據援神契校此書也

否表二好文注云細或謂之時 案此注難通疑細當作緯  
言緯文好文二字別本或作之時也

觀表出準注云良為山澤山通氣其於人體則鼻也良又門  
闕觀謂之闕準在鼻上而高顯觀人表出之象 案依注

札一

三

則正文出準當作山準白虎通義云伏羲山準是也注觀  
人表出之象出亦當為山

此皆律厯運期相一匡之神也 案相下有缺字一匡匡當  
為匝大意言律厯運期迭相代一周匝而復始也

初世者戲也姬通紀河圖龍出洛書龜子演亦八者七九也  
注云初世也周禮曰凡日行水逆地功為之不行或勒伏

義初遺十言之教而畫八卦至文王乃通其教演著陰陽  
人象之言者也 案此正文及注范本虛本皆殘缺文不

綴屬惟官本略完備然亦說誤不可讀攷工記匠人云凡  
溝逆地助謂之不行鄭蓋即引彼文以文義推校緯文初

世當為防世注當作防世者周禮曰凡溝行水逆地助謂  
之不行或作勒謂正文助字或作勒伏義初造十言之教而畫八卦

鄭意戲即伏羲防世即指畫卦之事今本正文及注防並  
譌初注引攷工記又譌功者譌也溝譌日謂譌為造譌遺  
又或下說作字遂不可通人象疑文

以春秋西狩題范本劉表命 案劉當作劉形近而誤謂題  
錄漢受命之符也上云題公羊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傳何  
注云夫子素案圖錄知庶聖劉季當代周見新宋者獲麟  
知為其出即其義也

夫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體成注云三微而成一著自  
冬至至正月中為泰卦三著成體則四月為乾卦以三微  
一著之義則與三著成體不協蓋寫之誤也原經之義三  
而成一著一爻也三著成體乃泰卦也是則十日為微一  
月為著矣十有八變而成卦之數恐未盡注意范本虛故

札一

四

不改 案此正文二句與上文不相屬而與前孔子說益  
六二義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章文正同注三微而成一著

二句亦與玉燭寶典引鄭注略同前見以下云云又皆駁鄭  
注義蓋後人約舉正文及注而駁正其義舊本當別書附

綴冊末傳寫者誤連屬末章之後耳  
注又云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言六二欲九五拘之推六

既為政應又非其事六二蓋當作上六先師不改故亦不  
改 案此亦駁前說隨上六章上六欲待九五拘繫之之

義當別為一條番校文義似所見本緯文上六誤作六二  
今本二字已改正故與此不相應也下主歲之卦至末又

一條蓋原分三事  
傳寫誤并為一也  
易稽覽圖鄭康成注 聚珍版本



上卷推易天地人之元術注云已上寫出一紙本經易緯無之

此於三備上錄出以廣本耳 案此唐人校書所注補蓋

此術及上推天元甲子之術皆三備文也釋湛然止觀輔

行記弘決云孔子有三備卜經上知天文中知人事下知

地理素問通評虛實論王冰注云形度具三備經又謂經

備人事篇中有人身形法也又史記孔子弟子傳正義引

易中備孔子為商程筮當有五丈夫子亦即三備中篇之

文惠棟易漢學謂 隋書經籍志有易三備三卷即此書

是辨終備非也 會外曰萃會下曰根 案萃當作葉形近而誤爾雅釋蟲云

會葉蟻會根蠹即此 易辨終備鄭康成注 聚珍版本

煌煌之耀天為之岡鄭注云皆以乾岡圖言盡繫於天也

案正文及注岡並當作綱古徵書引正文不誤

三五環復七十六載閏反常注云言天終則後始者耳也

案注後當作復也字衍 慧隕物怪悖淫 案悖當作怪下注云物怪踴躍出見云云

文義難通疑當杜此句下 負之傷害注云負之示聞 案注示當作未

長大卒嬉暴大楊注云楊楊大貌也 案依注正文楊字當

重今本誤說 沈藏相桐水害溘滂滂注云沈藏當藏以物相當為桐射發

立也 案此注與正文不相應疑鄭意緯文相桐為相射

之譌注當云桐當為射發立也今本當為下有桐字乃校

者不解而妄增 神靈悉存八八通時注云杜察也 案注杜當依正文為梓

存狂形近而誤 易通卦驗鄭康成注 聚珍版本 張惠言易緯略義校

上卷孔子曰太皇之先與耀合元 案禮記疏序引作天皇之

先與乾曜合元 君五期輔三名 案周禮禮記疏序引君輔下並有有字或

買孔所增非緯元文 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

明道經 案周禮疏序引遂作燧宜作寘書序疏引同御覽

七十八皇王部引作表計寘圖又牙作渠此注云圖緯計

演下注又云作計演之圖下文一角期偶章注則云自處

戲方牙記此記疑當 皆斗冥圖言之也言之疑當 參互校

審似當作計寘圖今本挽誤凡作宜作演作冥者皆寘之

誤又蒼牙蒼渠未知孰是下注亦云蒼渠似御覽不誤

鄭注云矩法也遂皇謂燧人狂慮義前始王天下但持斗機

運之法指天以施教令作其圖緯之計演時無書刻曰蒼

精牙肩之人能通神靈之意謂慮義將作易也 案周禮

序疏引燧人下有風姓二字但持斗機運之法作言遂皇

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又書序疏引鄭注云刻

謂刻石而記識之今本無之御覽七十八引計演作計寘

時無書下有刻石而謂之耳六字則書疏所引即此處說

文也又御覽牙肩作渠肩亦通

慮方牙蒼精作易無書以盡注云慮戲時質道樸作易以為

政令而不書但以畫見其事之形象而已矣 案慮下當

有戲字御覽七十八引佗伏儀可證盡御覽作畫與注義

札一

六

合當據正

後執期仲之歲有人侯牙渠倉驅演步有鳥衡雌始感龍鳳

興昌光提匹鳥龜排 案此文殊難通詩大雅文王敘孔疏

引作有人侯牙蒼姬演步有鳥將顧此牙下渠字衍蒼驅

當作蒼姬有鳥下無將顧二字檢後文匹則地裂山淪鬼

夜哭下有將顧二字注云執期者五期三名也有人侯牙

眉牙肩之表眉肩二字必有一誤必為侯者也是謂文王演易而步

之行也行也上疑時有赤鳥銜丹書受之與此正文相應

乃悟彼正文將顧并注皆當移著此有鳥之下但此節衡

雌以下當接何文無古書援引可以校驗以文義推之疑

當接下坎候野十刃之魚四射之下益衡雌以下至黑而

聖皆六法離法章之錯簡故有離烝亂之文而六法始乾

札一

七

次離次艮次兌次坎而終於坤與後注云著六法則以乾

為始坤為終之文亦正符合若如今本則六法始艮而乾

乃次坎後其誤明矣

七九摘匹名合行之蒙孫 案以下文校之當作行之名合

蒙孫

與雷烝感上鉤鈴躍 案六法通例皆以與匹對舉此上當

為匹之誤

上之名行合四卦烝亂也 案以上下文校之當作匹行之

名合匹即所謂七下又缺二字後兌法云匹行之名合胡

誰是其證也四卦當屬烝亂也為句非匹者之名

與星感紀士五殘無旗枉矢見 案星感紀疑當作星紀感

土當作匹無旗疑當作尤旗尤為無轉謂蚩尤旗也史

記天官書云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  
地可六丈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  
方枉矢類大流星虵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是也  
震烝于昂 案疑當作震烝逆乎昂上文云坎氣逆乎陽可  
證

權合寶 案杜臺卿玉燭寶典引合作舍又引注云北方為

坎權稱鍾壯北方北方主用藏故曰舍寶之也疑衍今本

注全脫以注推之似當以作舍為正

匹則地裂山淪鬼夜哭 案此下當接下七九摘匹名合討

吾云云

法曰乾其表握合元斗執機運 案疑當作其表握執機運

合元斗後離法云其表握衡合提翼可證

札一

八

其與侯房精謀匹赫刺心斗 案與當為與與與匹文亦相

對

法曰坤 案六法例說其表德及與匹所感又匹之名所合

及代者所起之方其謀之人諸法或備或否惟坤則一切

無之必有伏挽

秦為赤驅非命王 案驅當為驅聲之誤也言秦為漢驅除

非受命之王漢書王莽傳贊云管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

誦六藝以文姦言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聖王之驅除云

爾顏注蘇林云非命非天命之命也師古云言驅逐調除

以待聖人也

慮義作易仲仲命德維紀衡 案玉燭寶典引仲字不重衡

作衡是當據正

注云衡猶當也維卦起數之所當謂若辰於四時之數當上春 案寶典引衡作衝維卦作維者上春作立春並當據正

以日冬至日始人主不出宮注云冬至時陽氣微事欲靜以得其善定也 案寶典引宮下有室字注冬至下有日字陽氣下有微字得作待是當據正

天下人眾亦壯家從樂五日以迎日至之大禮 案寶典引壯家作家家又引注云從猶就也日且冬至君臣俱就大司樂之官臨其肆樂肆與祭天圜丘之樂以為祭事莫大此勇重之也天下眾人亦家家往者時宜學樂此之謂令本注全稅當據補

札一

九

或調律麻或調陰陽政德所行官本校云按禮記月令孔疏作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麻或調陰陽或調政德所行與此文異 案寶典引或調黃鍾以下並與孔同又引注云致八能之士者謂選於人眾之中取於習曉者使之調勇謂和調之五行者五英也律麻者六莖也陰陽者雲門咸池也政德所行者大夏大護大武三者也今本並稅人敬稱善言以相之注云相助差若言助之明心扣 案寶典引作相助也善言助之明心和此之謂也是當據正 然擊黃鍾之磬 案寶典引然下有後字當據補 鼓用革焉官本校云按孫穀古微書作鼓用馬革 案此與後夏至鼓用黃牛皮文正相對孫本是也寶典引亦同又

引注云鼓必用馬革者冬至坎氣也於馬為美脊為亟心也今本全稅

鼓黃鍾之琴瑟用槐木瑟長八尺吹黃鍾之律閒音以竽補竽長四尺二寸者 案寶典引作瑟用槐長八尺一寸又引注云瑟用槐者槐棘醜橋爾雅釋木橋作喬取椽象氣上也取下有其上下代作謂之閒閒則音聲有空時空時則補之以吹竽也今本全稅

注云火數七於冬至之時吹之冬至水用事水數六六七四十二竽之長蓋取之 案周禮笙師賈疏引鄭注云竽管類用竹為之形參差象鳥翼火禽火數七冬至之時吹之冬水用事水數六六七四十二竽之長蓋取於此也文義較今本完備當據補正

札一

十

天地以扣應注云扣者聲也 案扣並當為和形之誤也寶典引注云天地以和神應先見也今本稅 五官之府各受其當 案寶典引注云五府各受其職所當之事愛敬之至無侵官也今本稅 人主之意慎則蕤賓之律應注云人主之音慎悉字似誤是近意之義 案此注誘互不可通以意推之正文意字當作音注悉字衍是近二字當乙悉當作殘謂音近是意之壞殘之字今本正文作意慎文是而非鄭本之舊 此謂冬至成天文夏至成地理注云天文者謂三光也地理者謂五土也三光行炤天下冬至而數訖五土以生萬物養人夏至而功定於是時祭而成之所以報之也 案寶典引注行炤天下作運行照天下養人下有民字

瑟用桑木注云瑟用桑木者柳槐條取其垂象烝下也 案

柳槐條當作桑柳槐條此與前瑟用槐木注並用爾雅釋

木文

故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規其晷之如度者

則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其歲惡人民為譎言政令

為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會退尺則日

會 案周禮馮相氏賈疏引立作置規其晷作視其影 賈

疏其晷下 人民為譎言作人偽言偽譎聲同古字通寶典

及賈疏引注云神讀如引題喪漸之引書字從音耳 引

未詳賈引立八引者林杙於地 賈引立作 四維二字寶典

補四 中 寶典作仲 引繩以正之因名之曰引 賈引四上必

立引者先正方面 賈引無必字 於視日晷審也 賈引無晷

札一

矣 論言使政令不平人主聞之不能不或 或為表或為

木也 論言以下二十 又云晷進謂長於度也 賈無 日行黃

道外則晷長 有之日下賈引 晷長者陰勝故水 賈無 晷長

補 晷短於度者日行 有之日下賈引 入進黃道之內 賈無 晷

短晷短者陽勝是以早進尺二寸則月會者月 賈無 晷

補引以十二為數也 賈無 以勢言之宜為月不會 賈無 晷

退尺 合本周禮疏引緯文及注此下並 則日會 賈無 晷

賈引有 數備於十也 賈無 今本注全稅當據補 賈無 晷

謹俟日冬至之日見雲送迎從下鄉來 案下寶典引作其

是當據正

下卷 夫八卦驗常杜不匹以今八 賈無 月八日不盡八日候

諸卦烝各以用事時烝著明而見注云八 賈無 月八日

通 不 盡八日者月弦日也弦者陰烝得正而平此候烝杜

地屬陰故八日 賈無 為以月弦時用事者若乾立冬 賈無 烝

主冬至之謂也 案此正文及注皆多誤張氏亦未盡

校正周禮馮相氏疏引八卦卦下有氣字常杜不匹作常不

杜望八月正作入月注八月同盡八日上正有不字皆當

據補正入月八日即每月上弦之日所謂不杜望也今本

不杜二字誤到望誤入月八日譎作八月八日皆不可

通

烝出右萬物半死 案寶典引死作不生注同

注云霜物未徧收張云霜下脫降字 案寶典引降字不稅

當據補

烝出右天下早烝出左涌水出 案寶典引早作大旱涌水

札一

出出上有大字

注云冬至右小雪之地大小雪二烝方疑其下難故早小雪

水方盛水行而出涌之象也張云小雪當為大雪大小雪

小字衍小雪雪當為寒 案寶典引作冬至之右大雪之

地左小寒之地大雪雨氣方疑其下難故早小寒水方盛

此與張 並當據正張校未當

烝出右萬物霜烝出左山崩涌水出注云萬物之生而良烝

見於大寒之地故霜良烝見於驚蟄之地山崩涌水則出

也張云霜當為傷注同 案寶典引仍作霜 同萬物之生

之作方山崩涌水則出也作山崩之象也山崩水則出也

文較今本為備

烝出右萬物半死注云物未可盡生故半死 案寶典引物

字上有雨水之時四字

人民疾淫 案淫寶典引作溫

烝出右風極木注云今失其位為之風 案寶典引作今失

其位故為傷物之風也

烝出左赤地千里注云赤地千里言旱甚且廣千里穿井井

乃得泉 案寶典引作穿井乃得泉也

兌西方也主秋分日白烝出直兌此正烝也 案寶典引日

下有入字當據補

烝出右萬物不生注云兌主八月其所生唯薺與麥 案寶

典引生下有物字

又云兌失位虎則為害 案兌下寶典引有氣字

故曰八卦變象皆在於是注云已注云已人君也上列八卦烝之非

札一

三

常而為交異而著 案注末當作而為災異者灾交者著

皆形近而譌而字衍

期杜百二十日內有兵注云百二十日內有兵臣下欲試之

兵也張云試當為殺 案當作弑

暑長丈三尺陰烝去陽雲出其莖末如樹木之狀張云其古

箕通 案其寶典引作其亦即箕字 案草从竹字多變从

象木並 案其寶典引作其亦即箕字 案草从竹字多變从

注云暑者所立八尺之表長丈三尺長之極後有減矣陽始

也起故陰烝去於天不復見而陽雲出箕焉 案寶典引

作暑者所立八尺表之陰也後有減矣作後則日有減矣

陽始下無也字疑衍

又云二十四烝冬至芒種為陽其位杜天漢之南夏至大雪

為陰其位杜天漢之北 案寶典引二至下並有至字當

據增

又云術候陽雲於陽位而以夜 案術上寶典引有此字

小寒合凍虎始交祭蛇垂首葛旦入空張云月令疏引作豺

祭獸此脫 案寶典引無空字又引注云交台牝牡也祭

祭獸也垂首入穴寒之徵也今本全脫以杜所引注校之

緯文當作豺祭今本及寶典並脫豺字注以祭獸釋之明

正文無獸字也月令疏疑以意增不足據入空疑當作入

穴寶典所引挽穴字而注則不誤

倉陽雲出平張云孫穀古微書引平作氏 案寶典引平作

烝未詳據注云宿次當為出尾而言平似誤者也 寶典則

孫引作氏亦非

札一

西

注云九二得寅烝木也為南倉從坎也為北黑 案寶典引

作寅木也無烝字從坎也作猶坎坎水也

大寒雪降草木多生心注云陰盛也多生心陽烝起也 案

寶典引作雪降草木生心注作隆盛也多也 衍生心陽氣

起今本隆誤作降校者又改注以就之大繆

楊柳樟注云柳青楊色也樟讀如柘楊梯狀如女桑秀然也

張云柳青楊當作柳楊青柘疑當為梯 案寶典引樟作

梯注作柳青楊也梯讀如柘楊生梯 易大過九二爻辭釋

與王弼 狀如女桑秀然也樟杜作梯是也爾雅釋木云女

桑梯桑緯字本與爾雅同故鄭云如女桑矣杜引注文亦

較完備茲當據正今本注柘字即枯之譌張校未當

暑長丈一尺二分官本校云按後漢書律麻志注作暑長一

丈一寸六分 案寶典引作一丈一寸二分與漢志注略同

注云之雲如積水似誤 案寶典引之作云是也當據正注未又有也字

雨水凍冰釋 案寶典引無凍字今本似衍

鷓鴣鳴注云倉庚鳴伏地張云鷓鴣當為鷓 案寶典引鷓作鷓

鷓注云倉鷓蒼狀也杜氏又引爾雅釋鳥雁鷓經注以釋之云鷓字與鷓字不同則緯本自作鷓字張校誤注有鷓

未詳

鷓

鷓雷候應北注云雷者雷之光 舊本雷雷二字互易今從寶典及張校正 案

寶典引作雷雷候應北是也當據補正

桃始花 案寶典引無始字

札一

五

正陽雲出張如積鳩官本校云編珠古微書引作白鷓此本

疑挽白字 案寶典引有白字

注春分於震直初九初九辰杜子震爻也張云乾初爻辰子

案寶典引作初杜辰震爻也似誤

玄鳥來注云玄鳥隨烝和乃至 案隨寶典引作陽

立夏清明風至而暑鷓聲蜚雷見早出龍升天張云初學記

引鷓鳴聲博穀蜚按注宜然經注竝脫耳 案寶典引亦

作鷓鳴聲博穀蜚 杜注云古飛字也 又引注云雷見者自鷓蟄始

候至 下疑挽此字 而著早出未聞龍心星云云今本注挽電見

者以下十五字當據補

當陽雲出紫紫赤如珠注云立春 張校改夏於震直九四九四辰

杜午也午為火互體坎烝相亂也故紫赤色皆如珠也張

云春當為夏 案寶典引當陽作常陽注立春正作立夏

竝當據正直九四直作杜坎作故皆如珠作如連珠

小滿雀子蜚注云於此更言雀子蜚者鳴鳥類也有先 張本

大人之 案寶典引小滿下有小雨二字注雀鳴類已有

光大疑當作鳥類已有先大

上陽 張本有 霍七星赤而饒注云小滿於震直六五五辰

杜卯與震木同位震木可曲可 張本無此字 直五六離爻亦有

互體坎之為輪也饒言其刑行四也張云五六當為六九

為當為象刑行四當為形紆曲饒蓋當為撓 案寶典引

札一

去

當據校正

此種蚯蚓出暑長二尺四分長陽雲集赤如曼曼官本校云

按後漢書注作暑長二尺四寸四分此本缺四寸二字

案寶典引蚯蚓作上二尺下正有四寸二字集作雜注同今

本作集亦誤

注云曼又長故曼之也張云之當為曼 案寶典引作曼又

為長故曼也今本挽為字曼曼當依張校正

鹿解角木莖榮注云木莖柳櫛榮華也 案寶典引作鹿角

解木莖榮莖字與注不相應疑誤

暑長四寸八分張云後漢書注一尺四寸八分此脫一尺

案寶典引作尺四寸八分當據補

少陰雲出如水波崇崇注云夏至離用事位直初九辰子也

故本誤崇崇微輪轉出也 案寶典引作夏至離始用事  
位值初九初九辰杜子故如水波崇崇微輪出也文較今  
本為詳惟末句仍有說誤

黑陰雲出南黃北黑注云嬰為故北黑也張云為字下有說  
字嬰色不立黑所未詳 案寶典引為下有黑字當據補

大暑雨溼 案寶典引作大暑暑雨而溼

腐草為螢蜻蛚鳴張云文選注引作蜻蛚鳴按說文腐草為

調啞益調字之誤耳 案寶典引作腐草化為啞蜻蛚鳴

注同當據正杜又釋云啞恐非蟲類似取益聲還為調之  
別體與張說正同

注云舊說腐草為鳴張云鳴當為螢 案鳴寶典引作蠋未  
詳

札一

七

處暑雨水寒蟬鳴注云雨水多雨寒蟬秋蟬 案寶典引作

雨水多而寒也與今本句讀不同疑誤

暑長五尺三寸二分 案寶典引作尺三寸二分

赤陰雲出南黃北黑注云六五辰在卯得震烝震為故南黃

也 案寶典引震為下有玄黃二字當據補

白露雲烝五色蜻蛚上堂鷹祭鳥燕子去室鳥雌雄別注云

燕子去室不復杜於巢習飛騰也鳥雌雄別生乳之烝上

者 案寶典引蜻蛚作精列是也 張本亦當據正又引鄭

注云雲氣五色眾物皆成盡氣候精列上堂始避寒也鷹

將食鳥先以祭也鷄子去室不復杜科習飛騰鳥雌雄別

生乎之氣止也今本先以祭也以上茲說又止也誤上者

茲當據補正

黃陰雲出南黑北黃注云白露於離直上九上九艮爻也故  
北黃辰杜戌得乾烝君成故南黑也張云君成字有誤  
案寶典引作於離值九三九三艮爻君成作乾居上三字  
當據正

多病心脹閉症瘕 案症俗字當作疝後寒露氣當不至  
病疝疼腰痛續漢書律麻志劉注引作病疝瘕腰痛可證  
此文之誤 案寶典引無風字

秋分風涼慘 案寶典引無風字

昌盍風至注云昌盍蓋藏物之風也 案寶典引作閭闔藏

萬物之風也

白陽雲出官本校云按古微書作白陰雲 案寶典引作白

陰雲出

札一

六

立冬不周風至注云立冬應用事陽烝生異故不周風至張

云應下說鍾字異誤字 案寶典引應作陰異作畢茲當

據正張校非

暑長丈一寸二分陰雲出接注云立冬於兌直九四九四辰

在午火性炎上故接 案寶典引一寸作一尺出接作上

接接注作九四震又辰在午故接作故接接也

雉入水為蜃注云雉入水亦為蜃蛤 案寶典注作雉入水

水氣化為蜃蛤

陰雲出而黑注云九五兌爻張云兌當為坎 案寶典引正作坎

長雲出黑如介 案寶典引作長陰雲出黑如分今本說陰

字當據補

注云上六辰在巳得巽烝為長始分或如介未聞張云蓋本

或為始分 案寶典引作得與為黑分或如介未聞者以杜所引推之正文蓋當作分注當作如分或為如介未聞也此分疑即氛之省稽覽圖云黑之異在日中分分也亦作分字張說未塙

易是類謀某氏注 舊題鄭康成注今攷定非是 聚珍版本布命九六機術維持經持錯序七九通符 案維持後注作

准時此疑誤或下句經持當作維持此涉彼而互誤耳與之物瑞駢駢注云駢駢獨脚蹶言將與之人皆有瑞應無苟然者也 案駢駢即蹶蹶之段字說文足部云蹶逗足

也蹶蹶也易姤初六云羸豕孚蹶蹶注獨脚蹶當作猶脚蹶蹶蹶蹶一聲之轉此釋注語文甚多其易知者不具校

渙礫之符注云若倉精衰而赤帝起魚異之符謂次當起也

札一

九

案注魚異當依正文作渙礫然義皆難解

王侯元德天下歸郵注云據土之侯為元暴之正者受其禍天下人亦歸之郵然也 案王侯依注當作土侯注侯字

又當依正文作侯郵然也上疑掇若字與同射放赤黃配樞乾坤合斗七以分治注云堯赤而舜黃

堯受天精舜應地德在中安配樞星也十天地之終始也堯舜祖乾水而行合北斗天地數而以治十或為七也

案據注則正文斗七七當作十注中安當作中央乾水水當作《即古坤字

提舍珠 案玉燭寶典引舍合作合是當據正 聖人受道真圖者也注云德為得字之誤也官本校云正文

原無德字注有訛 案真圖疑當作德圖注未云聖人受

命得道圖也可證

堂藩信每墮怠注云堂當為尚言輔公任重秉圖之正尚秉藩忠信之道不可以墮怠 案依注則每墮怠每當為毋

隨與情通注秉圖之正圖當為國 燭耀世出師曠樞推音算律如以度知且注云燭耀而出者

謂師曠者得聖人之一體故燭耀而生其人能知麻數樞機之事 案御覽十六引燭耀有其字世作而曠下有麻

字審校注義亦當作而出麻樞御覽是也且御覽作旦則非

世主元味神以知來注云有味之味思有道則如神知來也 案注有味之味思有道當作元味言味思有道

軒轅挺文昌理時注云挺變見災異 案據注則正文挺下

當有變字

札一

三

浮氣恡出等第蚩尤注云諸以光氣為恡者等第妖星蚩尤

妖星么恡咎蚩尤為無道作五虐之刑黃帝起而誅之蓋有此其邪未聞也 案正文及注恡咎當作怪注蚩尤妖

星么恡六字有誤蓋有此其邪其疑當為旗此謂妖星蚩尤旗也

菟羣開虎龍恡出注云菟龍虎東方之禽而皆為災恡 案羣開開當為開恡當為怪並形近而誤注同

斗機絕繩 案御覽八百七十四引繩作綱與下韻協當從之自此句至出坐玉牀御覽別引鄭注甚詳與今本注殊

異則此注非鄭注也今本是類謀非鄭注而乾元序制今不備校 御覽引正文亦與此小異義難通者不備校



當藏者出當出者消危易期注云當藏者出蟄物以非時見  
當出者消見物令無元有危處地而生易期主然也 案  
御覽引作危處易期案危危字通蓋鄭注本作危處字當據增此  
注亦作危處可證注見物令無元有令當為今言舊有之  
物而今無之是謂之消也

雷謹虹行注云雷虹冬行非時出元冬季蓋脫之也 案注

當作无冬字蓋脫之也无元字季並形之謬

上無乾下無帝官本改作星注云無帝無星天帝之星無光明

案御覽引帝作常是也注當作無常無星天之常星無光

明蓋注本以無星釋無常常星即恆星也官本據注誤文

反改正文作下無星大誤御覽別引鄭注義與此異而作

常則同又疑正文本作無帝注當作無帝天皇大帝之星無光蓋無或作无天无皇星大天並形近而誤

札一

三

倫世師惠出人注云倫之世人師謂能度王者於辰難 案

辰當為尾形近而譌下注云度尾難即當力正是其證

倉世順脫之聲赤世順蒙孫之詳觸名是工黃世填頓詐

吉凶白世慎討吾之名黑世慎嘿沈注云脫誕蒙孫君赤之

孽名號又云頓詐討吾嘿沈黃白黑孽君之名 案此五

色孽君名以上文卦氣不效章校之惟白討吾同餘皆不

合未詳其義又蒙孫討吾亦見通卦驗彼說蒼帝亾云名

合晚誕當即此脫誕疑即晚之誤上文云震氣不效倉

帝之世周晚之名亦作晚字黃世填白世慎黑世慎填慎

皆當作順與倉赤二世同注云君赤之孽君當作倉形近

而譌

抑期反剛同哲之良牧州誤放乃知常道注云抑止斯此偏

頗之意反剛王道之剛同哲之良用賢之哲良善之人誤  
當作談牧州諸侯之為州牧當禁談其為非法令之事乃  
得道之常也 案以注校之正文期當作斯同當作用常  
道當作道常常與剛良韻注用賢下疑衍之字禁談義難  
通疑談並當為誠誠俗書或作談見漢書高堂石與談  
形近而譌

易坤靈圖鄭康成注聚珍版本

帝必有洪水之災天生聖人使殺之鄭注云天故生聖君堯

求命之 案殺御覽十八引作救是也注求命之亦當作

命救之

易乾元序制記鄭康成注聚珍版本

三聖首乾德各就乾元利貞每遺夕惕若厲懼後戒注云六

札一

三

長人以善嘉會通禮利慎於義幹事能正六德靡悔戰戰

兢兢三聖同之也 案此蓋是類謀佚文此緯晚出唐以前未有善錄者

以古書援引之文推校之前半當為是類謀後半當為坤

靈圖蓋宋人得兩緯殘本合編之而妄題乾元序制記之

也正文及注並多掇誤乾元利貞每遺元下當有亨字每

疑當作毋注當作元長人以善文言云元者亨嘉會通禮

文言云亨者利順於義文言云利者貞幹事能正貞者事

嘉之會也利順於義文言云利者貞幹事能正貞者事

也

鉤效紀錄與亾授度注云效驗言天能鉤驗五精記其次弟

與亡天人皆受法度或為授 案正文授當作受注當云

受或為授

札透卷二

瑞安孫詒讓

韓詩外傳趙懷玉校刊本 周廷案注本 俞樾讀韓詩外傳校

卷四 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與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

虎傅翼也不亦殆乎 案後漢書翟璜傳李注引外傳云無

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為

虎傅翼也今本周書曰下語氣未完蓋祝無為至位是二

十二字當據李引補無為虎傅翼三句逸周書寤傲篇文

法言淵篇宋成注引此書亦有將飛入邑二語疑北宋本尚未脫

卷五 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 案好偉無義疑偉當

作韋韓非子觀行篇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好

章蓋亦和緩之意

札二

豐交之木有時而落 案豐交義難通交疑交之誤交枝字

通

卷六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

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

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

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

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

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

為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為而後息不能無

害其為君子也故君子不為也 案此文多譌說史記平原

君傳裴駟集解引劉向別錄云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

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

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

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

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

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

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

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蓋即韓太傅所

本兩文詳略可以互校此云辭置下當作辭正為下置或

直之輸公公疑當作志鄒析子無厚篇云論志通意

通意即抒意通指文異義同揚其所謂揚疑當作揭與明

義亦略同是以辯者不失其所守辯當作勝爭言競為而

後息似亦當從彼作爭言而競後息別錄飾辭以相悖悖

當從此作悖不疏其指云云別錄引鄒子無之或劉裴兩

札二

君所刪節此可以補之四者所不為也疑當作四者君子

所不為也鹽鐵論論排篇云若相迷以偽相亂以辭相誇

又與子從君於國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

案肩即詩齊風還竝驅從兩肩兮之肩毛傳云獸三歲曰

肩但寇肩義不可通疑寇當為從之誤晏子春秋內篇諫

下公孫接曰接一搏鬪而再搏乳虎鬪肩字亦同

卷七 十九見志請寶冠之足以死其意 案死其意義難通疑

當作成其惠儀禮士冠禮始加祝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

鄭注云既冠為成德成死惠意並形近而誤惠德古

卷九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涿聚主身而亡之趙校云顏涿

聚舊本作顏鄧聚據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改正晏子外

本鄧字當作斷唐人俗書斷字或作鄧見蘇靈芝又作斷  
見李承嗣竝與鄧字絕相似故傳寫易為斷與涿燭音竝  
相近斷聚涿聚燭鄒皆形聲通俗不知孰為正字御覽作  
涿疑據哀二十七年左傳文改韓傳故書未必如是也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趙校云呂氏春秋貴當篇新序  
襟事五美皆作策 案美當作策與策字同漢隸策字多  
作英見漢北海相景君銘鄒令景與美形近而誤

十卷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 案史記扁鵲傳作厲鍼  
砥石以取三陽五會張氏正義云謂百會胸此及說苑辯  
物篇竝作五輸者當為五俞之借字素問痺論篇云五藏  
有俞王注云肝之俞曰太衝心之俞曰太陵脾之俞曰太  
白肺之俞曰太淵腎之俞曰太谿皆經脈之所注也與史

札二

三

記五會文異而義兩通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衣應步帶著桃爰桓公怪而問之  
曰是何名何經所任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  
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亾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亾國之  
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任於桃爰 案是名二桃義不可通  
疑二當作戒戒俗書或作忒見顏元孫與貳草書相似傳  
寫譌省又以貳為二遂莫能校覈下援戒社為比况又云  
庶人之戒任於桃爰即釋戒桃之義

春秋繁露盧文弨校本凌暉注本 傳錄戴望校本  
楚莊王 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 案鬼谷子權篇云憂者  
閉塞而不泄者也即此塞怨之義

玉英 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盧云舊本作有物故物

字衍 案物字不當刪毛詩大雅烝民傳云物事也此云  
有物故亦謂有事故也與史記漢書以死亡為物故者異  
盧校失之韓非子難三篇云智

王道 靈虎兕文采之獸盧云靈疑即左氏傳蔥靈之靈 案  
蔥靈於義無取盧說不足據竊疑靈當為戲之壞字戲漢  
隸或作鍼見隸釋漢俗書靈或作靈見唐內侍李戲字攪  
落傳寫僅存左半與靈相似因而致誤

宗廟夷社稷滅其可痛也 案其當為甚形近而誤  
俞序第 故子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 案  
十七 此篇文多難通諦審其文似是董子箸書之序若淮南子  
要略及法言自序之類後云故次以天心又云故次以言  
怨人不可遇云云又云故言楚靈王晉厲公云云又云故

札二

四

善未襄公云云又云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又云故  
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皆述其文先後序次之  
意惜今篇第缺互無可推校耳

三代改制質 法不刑有懷任新產 案有下疑當有身字下  
文正白統章云法不刑有身懷任正赤統章云法不刑有  
身重懷可證

法不刑有身重懷 案重即有身也素問奇病論篇云人有  
重身九月而瘖王注云重身謂身中有身則懷妊也此前  
後文竝複贅未詳厥旨

其屋高嚴侈員惟盧云惟字疑衍 案惟字譌疑當作稍後  
文主天法質而王云其屋如倚靡員權  
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統色衣諸侯統衣纒緣紐大夫士以

冠參近夷以綏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

案此天統何玄天子純統色衣謂玄衣而玄緣也諸侯

統衣纏緣紐纒當作纒諸侯玄衣而纏緣又以纏為帶紐

降於天子不得純玄也大夫士以冠參蓋唯冠用純玄而

已參字無義疑衍文近夷以綏綏綏之俗字謂以玄為冠

綏遐方即遠夷則自衣其國之服并不得玄綏矣此皆董

子所定三統服制之差與三禮冕弁冠諸服不相應也

樂程鼓 案程當作程程與楹字通考工記輪人為蓋鄭司

農注云程蓋杠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程鼓即禮記明堂

位云殷楹鼓鄭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蓋植楹以建

鼓故謂之程矣此章云主天法贊而王故鼓亦用殿制也

契先發於胃凌注云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 案先當

作生上文說禹云至於禹生發於背

至文王形體博長 案博當為搏考工記梓人鄭注云搏圍

也上文云至湯體長專小周禮大司徒云巨陵其民專而

長注云專圍也專搏字亦通

仁義法第心弗論不得 案論黃氏日鈔引作慮義較長

身之卷重於今握東與鎔金以示嬰兒必取策而不取金也

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

案日鈔引疊嬰兒二字是也當據校補下文亦疊野人

二字文例正同

奉本第星莫大於大辰北斗常星官本此下衍北斗部星三

百箇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

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虛云九辭不可曉 案史

記天官書云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

之五官坐位也張守節正義云五官部內之星也史記部

星蓋通指五官恆星此部星別於衛星則當專指中官之

星古用蓋天說凡蓋以部為中衛星謂東南西北外四官

之星也晉書天文志載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

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則三百

三千蓋約舉之數非實測也大火二十六星者爾雅釋天

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今考房四星心三星尾

九星共十有六星此衍二字伐十三星者史記天官書云

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又

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觜為虎首主

葆旅事正義云罰亦作伐此云十三星者蓋通參三星外四星罰

三星及觜觿三星計之猶考工記說伐六星此并數參三

四星四星者晉天文志李播天文大象賦說參七星此并數外

計伐及觜觿古今分台不同也常星九疑當作常星五

即謂五緯也韓非子解老篇云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

得之以端其行五常亦指五星言之此下文別有部星衛

星明常星與他書言恆星者異也惟辭字無義當是衍文

陽陰卑故四時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

陽理人之法也 案此文有說誤太平御覽十七引此比作

行又道下有也字陰陽下有之字人上有聖字並當據補

正

人副天數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為

帶頭以上者精神尊嚴明天類之狀也頸而下者豐厚卑辱

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是故禮帶置紳必直其頭以別心也帶而上者盡為陽帶而下者盡為陰各其分

案以上下文義推之人象天地上下以要為分而要又與帶正相直要以上為天以下為地故帶以上為陽以下為陰所謂天地之象以要為帶也不當更以頸上下為分且禮紳帶皆繫於要亦不當云必直其頸此節三頸字皆當為要之誤各其分其當為有深察名號篇云五號自讚各有分是其證也

五行相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專盧云屯屯疑即肫肫 案說苑至公篇云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即此事也屯屯敦敦聲近字通盧讀為肫失之

札二

七

五行逆順 則民病心腹宛黃盧云宛與鬱同 案說文黑部第六十 云黓黑有文也讀若節登之登玉篇云黓或作黓廣韻八物云黓黃黑色也淮南子時則訓天子衣苑黃高注云苑讀登節之登此宛黃即淮南書之苑黃苑苑並黓之借字 盧說未瑯

五行五事 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凌注云爾雅上句曰第六十四 喬喬疑槁之借字謂枯槁也 古从喬聲高聲字多通槁本亦作嬌凌說未瑯 是其例也

郊語第 人之言醞去煙 案醞當作醞墨子備穴篇云益持醞客即熏以救目明醞可禦煙故以救熏穴也藝文類聚引此亦作醞則唐本已誤

執贊第 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賜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

之為一而達其臭氣賜天子盧云天子錢疑是于天之訛戴

校云百香之心當作百草之香獨末之三字衍文 案積美陽芬香陽當作賜賜天子當從錢校作賜于天說苑脩文篇云鬯者百草之木上賜於天下賜於地與此正同白虎通義攷黓篇云鬯者百草之香鬱金而合釀之成為鬯此金字疑衍董班並以鬱鬯為百草之香與周禮校蓋即禮鄭康成注以鬱為鬱金義異詳周禮正義 戴校蓋即據彼文今攷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顏注云百末百草華之末也以百草華末稌酒故香且美也 事見春秋繁露然則此云獨末之與百末之文正合顏謂事見繁露亦正指此非衍文明矣

札二

八

文所舉皆山之德也 郭防山而能清淨盧云說苑言作障防而清古文苑山而作止之 案山當即之字隸書相近而誤而能二字古通後說必有一衍

止雨第 以朱絲紫社十周衣朱衣赤幘言罷 案言當作三 日二字下文云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暉亦止是也 祭義第 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枳實冬上敦實又云尊實 禮也夏之所受初也戴校引錢大昕云尊當為盞周禮盞人 四盞以釐為首尊酒器不可以盛盞實隸書盞或省是因 誤為尊耳 案錢說是也惟盞與尊形實不相近盞由致 誤竊謂尊當為算之譌禮記明堂位云薦用玉豆雖尊鄭 注云簋盞屬也以竹為之史記汲鄭列傳云其饒遺人不

過算器會集解引徐廣云算竹器算從算得聲古字通用  
儀禮士冠禮鄭注云篋竹器古文篋爲篋也此以夏上算實配  
春上豆實猶明堂位以雕篋配玉豆皆以篋當通明其同  
物也算艸書或作算皇象書急就篇凡从竹與尊正相似  
因而致誤明堂位孔疏

循天之道公孫之養氣曰裏藏盧本刪此八泰實則氣不通  
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口寒勝則氣口泰勞則氣不入泰  
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  
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  
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  
中而實之以精 案此一節皆公孫尼子文御覽四百六十  
七引公孫尼子曰君子怒則自說以和喜則收之以正與

札二

九

此正同養氣蓋即其篇名也盧氏失攷乃以公孫之養氣  
八字爲衍文而專輒刪之大繆

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末之大卒而必讎莫之得  
離 案末之疑當作末也大卒疑當作大率卒率形近而誤

莊子人間世篇率然拊

天地之行春秋禘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  
美而違天不違矣 案當當作常此言四時所會常得天地

之美物也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爲天下貴也 案

日鈔引天下貴作天所貴義亦得通

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投淖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  
由此觀之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 案此節大意蓋

言投物於淖則動於堅則不動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  
助當作而不能相動與下相動而近相動而愈遠文正相  
對

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此物也非失物張惠言  
云失當作夫案洪名和名義不可通洪當爲其和當爲私  
皆形之誤此言萬物者物爲公共之名而每物又各自有  
私名故下云此物非夫物明其名可相通而私名則否也  
荀子正名篇云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  
物也者大其名也有時而欲徧舉之此徧當故謂之鳥獸  
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此其名猶彼云大其名私名猶彼云  
大別名矣墨子經上篇云名達類私說云名物達也命之  
春秋釋例 孫星衍校刊本

札二

十

廟室例第十八 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  
序昭穆謂之宗廟告朔行禮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  
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  
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合宮諸儒皆以廟學爲一鄭氏以爲異  
處官本校云案自此以上孔穎達詩靈臺疏引之以爲穎容  
釋例永樂大典以爲杜氏之文未知何據 案左傳文二  
年杜注云明堂祖廟也孔氏正義云鄭玄以爲明堂在國  
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  
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用之則杜穎說明堂祖廟義同  
此或釋例述穎說但前後並當有挽文耳桓二年傳清廟  
疏附盟會圖 膠東括地象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東南六十

里即膠東國 案括地象為河圖讖之一其書出於西漢未燕緣得及唐代地名當是括地志之誤此疏唐人撰故多引魏王泰書也史記孝景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即黑故城在密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即膠東國也與此文同惟萊州作密州攷項羽本紀正義又引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此兩上古齊地本漢縣則孝景紀正義所引自是字誤唐志膠水此疏引括地象十四事此及密須涇州蔡州徐州商州商州大野鄆州故過鄉萊州丹陽歸唐州重丘曹州流沙甘肅州糜笄山蔚州十二事並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詳孫星衍輯本惟文互有詳略足證象為志字之誤惟桃林陝州汎汝州二事他書未引及近孫輯本亦失采當據此補其缺

札二

十一

邠天來入 案入當作反此為邠字發音也  
大野即鉅鹿括地象當作云大野澤在鄆州官本校云案以杜佑通典攷之大野在鄆州云在鄆州者誤也漢之鉅鹿郡鉅鹿縣在唐為邢州平鄉縣此云大野即鉅鹿亦誤案鉅鹿當作鉅野此與鄆之為鄆並傳寫之誤史記河渠書鉅野正義引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可據以校正  
故過鄉亭在萊州掖縣西北二十里本過國括地象當作云倚姓國也 案在萊州以下十三字亦括地志文見史記夏本紀正義倚姓國路史疏攷紀引倚作倚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云倚姓棲疏字作倚又不及過國左傳隱十一年正義引世本氏姓篇又云過任姓茲與括地志不同未

知孰是  
急就篇顏師古注元刻王應麟補注本孫星衍校皇象本  
第十緘鏤補縫綻紵綠皇象本作歲鏤補袒縫綠循 案皇本綠作循是也方言云繞循謂之襦襦郭注云衣督脊也循音循廣韻云循縫也循即緝之段借緝為衣之脊縫故與縫綠類舉也

裳韋不借為牧人顏注云韋柔皮也裳韋以韋為裳也皇本裳韋作尚韋 案此章自履易踏衰絨緞紉以下至章末多說履易之名飾鹽鐵論散不足篇說履云古者庶人鹿菲草芟即履縮絲尚韋而已是古作履自有尚韋之制與此上下文正合顏不得其說而改尚為裳釋為以韋為裳則不為履與上下文並不相應矣王校別本韋作幃尤誤

札二

三

當依皇本正之  
第十蠶升參升半危危注云蠶升瓢蠶之受一升者因以為第三章蠶升參升半危危注云蠶升瓢蠶之受一升者因以為名猶令人言勺升耳參升亦以其受多少為名也皇本作蠶斗案孫本升半危案孫校云參帖作參即參字玉海作三 案此書固多複字然未有一句之中一字兩出者蠶升升當從皇本作斗其讀當為料說文木部云料勺也經典多以斗為之斗漢隸皆作斤與升形近而互譌王校云計案計亦草書斗字之譌案疑即臬字方言云西趙魏之間謂之臬廣雅釋詁云此俗為飯標字儀禮有司徹二手執桃七枋以摺案注於疏七鄭注云二七皆有淺斗狀如飯標宋本釋文枋之誤蓋蠶瓢與飯臬皆有斗故史以蠶斗臬類舉之下升半文自相對史記索隱引蠶升參升為釋

孫校皇本又釋巢為奈竝誤草即單字皇本凡从竹字皆从廿與艸不別方言云豨陳楚朱魏之間或謂之單即此

第七章冠幘簪簪結髮紐注云簪一名笄簪即步搖也王氏補

注云簪未詳疑是箇字皇本簪作黃案此句皆言首服

及飾惟簪為樂器與冠幘簪結等雜舉殊不倫顏以步搖

釋之於古無徵王疑其為箇之譌亦凡說也以聲義推之

其字當以黃為正蓋衡之借字也衡黃聲近古字通用考

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此以黃為衡猶以衡周為橫也今世所傳王莽布文云大布黃千亦以黃為衡周

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鄭眾注云衡維

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統紘左傳桓二年鄭康成云副若

今步搖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

兩旁當耳又毛詩鄘風君子偕老傳云笄衡笄也國語楚語章昭

札二

古

注義蓋毛公及先鄭皆以衡笄為一物後鄭則以衡為玉

飾與笄不同二說殊異其為首服則一也說詳余所著笄周禮正義

笄亦同物故史篇以簪黃同舉猶周禮及毛詩傳以衡笄

同舉也若漢之步搖則正周禮之副不得以當此書之黃

矣

第二章頃町界畝畦埒封皇本埒封作略窳案封與上下文

韻竝不叶皇本作窳是也窳即窳之借字說文穴部云窳

汚衰下也爾雅釋詁釋文引字林云窳汙也音烏

第二章鷹鷄揚鷄鷄雕尾注云雕亦大鷲鳥也一名鷲其尾

尤盛故特稱之耳皇本雕作貂案皇本是也釋名釋舟

云舸貂也貂短也又釋車云鞋鞣車中重薦也鞋鞣小

貂也音書張天錫傳韓博嘲刁彝云短尾者為刁刁即貂

也廣雅釋詁云貂短也玉篇云貂短尾也亦與貂同此云

鷲貂尾乃總承諸鳥言有美羽可為鷲翻者亦有短尾者

耳若作雕尾則尾盛之鳥多矣何必舉雕乎

狸兔飛颺狼麋鷹皇本颺作免孫云玉海引碑本倫免按此

非免字且獸類不應有鳥說文有兔獸也似免青色而大

籀文作免即此字也音丑略切案孫謂此非免字是也

但免獸不聞能飛則於此仍不可通疑免即鼠之變體草

書傳摹失真乃類兔字籀文耳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引

張揖云飛颺飛鼠也郭璞云颺鼠也是飛鼠即飛颺又

伏翼亦名飛鼠方言云蝙蝠或謂之飛鼠廣雅釋獸云伏

翼飛鼠仙鼠蚺也

札二

古

第三章筆研籌算膏火燭賴赦救解貶秩祿案此二句與

上下文不相承接疑當在穎川臨淮集課錄下與依涸汙

染貪者辱句相屬上涇水注渭街衢曲句與邯鄲河間沛

巴蜀二句文義亦正相貫也然皇本已如此蓋其錯互久

矣

方言郭璞注盧文昭校刊本戴震疏證本錢經箋疏本

卷二或曰寓寄會為餽口郭注云傳曰餽其口于四方是也戴

氏疏證云餽其口各本訛作餽予口今據左傳改盧錢

案臯公武郡齋讀書志載所傳蜀中本正作餽其口云國

子監本作餽予口今本正沿宋監本之誤耳

三卷別治也戴云辨別不淆紊故為治之義錢氏箋疏云說文

別分解也解與治義相近案別與辨通說文言部云

辨治也禮記鄉飲酒義注云辨猶別也小爾雅廣言云辨



別也呂氏春秋過理篇云實辨天下高注云辨治也周禮

注云辨讀為別又上師鄭眾注云辨讀為風別之別

二卷 籩陳楚宋魏之閒或謂之籩或謂之機或謂之瓢郭注云

瓢勺也今江東通呼勺為機機音義 案集韻五支云機

蓋也或作機陸羽茶經云瓢一曰機杓剖瓠為之或刊木

為之晉永嘉中餘姚人虞洪入瀑布山採茗遇一道士云

吾丹丘子所子他日甌犧之餘乞相遺也別引云出犧木

杓也陸書犧當為犧之譌亦即機之或體虞洪所傳正晉

時江東方語也

九卷 其柄謂之矜注云今字作槿巨巾反又云矜謂之杖注云

矛戟槿即杖也又云抵掘刺也注云皆矛戟之槿所以刺

物者也卷十 案諸槿字盧校本並改作槿錢從之今攷

札二

五

種亦俗字疑古即俗槿為矜集韻十八諄云矜或作槿暹

作槿史記秦始皇本紀鉏耨棘矜裴氏集解引服虔云以

鉏柄及棘作矜也宋本如是盧錢 文選吳都賦劉逵注

云篔簹竹大如戟槿戴凱之竹譜云筋竹為矜利稱海表槿

仍其幹刃即其杪字皆从木疑六朝唐人自作此字不必

改从矛也

雞雛徐魯之閒謂之矜子注云子幽反戴云矜字各本訛作

秋侯二字廣雅雞雛也曹憲音釋矜子幽反與此注同玉

篇廣韻並云矜雞雛今據以訂正盧錢本 案邵齋讀書

志載蜀中傳本正作矜云監本以矜為秋侯然則今本亦

沿監本之誤宋時蜀本自不誤也

凡箭鏃胡合贏者四鏃或曰拘腸戴校從廣雅作鈎三鏃者

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鏃謂之鉞或謂之鉞注云胡鏃杜於

喉下贏過也鏃稜也 案漢時矢鏃蓋有兩制一則為薄

七而以鐵為鏃以入彘此考工矢人治氏舊制也左昭二

傳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術瓦鏃胸汰轉七入一則

者三寸杜注云七矢鏃也此古矢鏃皆為七之證

為豐本或三鏃或四鏃而為骸以冒彘此後世之別制也

此云胡合贏者胡即喉也與考工治氏戈戟之胡制異而

義略同蓋即謂豐本之漸殺者故郭云鏃杜喉下贏郭訓

為適實當兼有包裹之義淮南子脩務訓高注 謂鏃之本

空中而合裏其邊其外則四鏃正方者謂之拘腸三鏃斜

角者謂之羊頭此皆豐本之鏃也豐本之鏃當亦有為鏃

不相連或鉞與鉞廣長而薄則即古薄七之鏃也爾雅釋

札二

六

必為薄七景純固知之矣鉞即薄刃之名戰國策趙策趙

奢說劔云無脾之薄而刃不斲彼脾即鉞之借字矢七與

劔刃制相類故其名亦同此條足攷漢時矢鏃之制而戴

錢諸家皆未能詳究其義故略釋之矢本有為鏃以冒彘

二 掄精脫也又云矜尾梢盡也矜本誤矜載據廣雅校

注云矜毛物漸落去之名 案精與梢同精矜字亦通皆

毛物脫落之名淮南子說山訓云髡屯犁牛既拊以梢高

注云拊無角梢無尾王氏禮志謂拊梢當作科梢皆禿貌

也引大玄窮次四土不和木科梢為證其說甚塙此梢矜

即淮南書之梢高注云梢無尾與矜尾梢盡也之義尤密

合而戴盧兩校轉依廣雅改梢為矜王校淮南錢箋方言

亦均未引及謹舉以補其義

楊雄答劉歆書二十七歲于今矣盧校云案雄年四十餘游京師見雄傳贊其上甘泉賦當在成帝元延二年古文苑注云計雄此時年近七十蓋在天鳳三四年間案此約戴說也戴謂劉歆遺書求方言當在天鳳三四年之間以情事推之似不甚遠竊疑此二十七歲當作一十七歲攷漢書百官公卿表成帝陽朔三年九月御史大夫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本傳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雄自蜀至京師為王音門下史當即在天陽朔三年時雄三十二歲據傳云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逆推之文選王文憲集序李注引七略傳云年四十餘者亦云子雲家聲言以甘露元年生也傳云年四十餘者四十亦三十之誤也其薦雄待詔自是楊莊本傳云客有

札二

七

薦雄文如相如者即指莊言之贊偶疏略遂似王音所薦則誤也其奏甘泉羽獵賦除郎亦自在天元延二年戴據本紀攷之蓋子雲留京師已十二年矣此書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槩蓋始至京師時即事鉛槧非自為郎歲始也自陽朔三年後十七年為哀帝建平元年劉歆傳哀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歆求方言當在彼時上距雄初至京師正十有七歲也宋本劉書首云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成當作哀劉揚兩書並有孝成皇帝之文宋本之誤固無可疑而戴慮必欲傳合二

十七年之文謂在王莽時則仍誤耳據歆書云願頗與其最目使得入錄雄答書云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錄籍竝指七略言之若如戴說則時王莽篡漢已久何得頌言冀列漢籍以觸忌諱乎且是時歆方為大中大夫與中郎同屬光祿勳故得受詔必郎中田儀事又本傳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此書正是在年蓋在末改名前數月故尚題舊名若天鳳三四年則改名久矣歆所按山海經題建平元年四月上海經題建平臣秀儻此書作於莽即此數節亦足以明之世安得更署歆名乎齊魯閒謂題肩為賜案今本無此文廣韻集韻十四清竝引方言當是佚文儀禮大射儀鄭注亦有此語惟場作正鳴俗字也

札二

六

釋天露慮也覆慮物也案國語晉語云則是先子覆露子也韋注云露潤也春秋繁露基義篇云天為君而覆露之淮南子時則訓云包裹覆露高注與漢書晁錯傳云覆露萬民如膏云露膏澤也又嚴助傳云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顏注云露謂使之潤澤也覆慮覆露音相近故互相訓釋宮室云慮慮也取自覆慮也釋地土赤曰鼠肝似鼠肝色也案管子地員篇云五弘之狀如鼠肝即此土白曰漂漂輕飛散也土黑曰慮慮然解散也案漂即周禮草人職之輕輿慮即草人之埴墟也先鄭注云輕輿輕脆者埴墟黏疏者說文水部云漂漂浮也玉燭寶典引四月月令云三月可蓄沙白輕土之田輿漂墟慮字竝通

釋山 第三山多小石曰礧礧也每石堯堯獨處而出見也 案

說文堯高也从堯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義號篇云堯猶

堯堯也至高之貌墨子脩身篇云王德不堯堯者堯堯聲

義同 第六步所用道曰蹊蹊侯也侯舊本作係畢據言射疾則用

射侯也侯與疾形相似大射儀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

設之以狸步即此所云步所用道也 案畢說大繆周禮

秋官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鄭注云徑踰射邪趨疾

越渠隄也此云射疾即謂射邪趨疾蓋蹊非常行之涂惟

趨射急疾乃用之耳云步所用者亦明陝阨不容牛馬也

釋形體 牙吳校下植牙也 案廣韻九麻云齧齧齒不平也

說文齒部云齧齧齒不相值也又金部云錐錐也周

禮玉人鄭注作鉏牙楚辭九辨又作鉏鉏聲近字通

咽咽物也吳校改作或謂之腰吳校改在下纓理之中也舊

釋委容 第九 扶鐵也其處皮熏黑色如鐵也熏吳本作案熏黑無

義熏當為熬墨子兼愛上篇云朝有熬黑之色熬字亦見

玉篇後釋長幼云八十曰耄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

倚筵吳校改倚仗也吳校改筵作清筵也吳校上從改從言人

多技巧尚輕細如筵也畢云清讀潔清之清才性反去其粗

留其精曰作清 案作清筵者清謂清酒也釋飲會云酒

說文竹部云筵篋竹器也急就篇顏注云筵所以籬去粗

取細者也蓋筵亦可以用澆濁酒之糟取其清毛詩小雅

伐木傳云以篋曰醴以藪曰酒筵即篋之屬畢注失其義

吳校并刪作清二字尤繆 釋長幼 女如也青徐州曰婚婚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

然也畢云婚忤皆俗語說文云午悟也悟中當據以改

正 案婚疑與管子海王國蓄兩篇吾子吾字同尹知章

注云吾子謂小男小女也蓋吾子本為小男小女之通稱

說文齒部云齧齧齒不相值也又金部云錐錐也周

禮玉人鄭注作鉏牙楚辭九辨又作鉏鉏聲近字通

咽咽物也吳校改作或謂之腰吳校改在下纓理之中也舊

畢吳校增 畢云說文纓冠系也 案纓與嬰通後釋長幼

云胸前曰嬰此謂在頤下嬰上文理之中釋車又云畢說

未墻 醫殿也高厚有殿逕也畢校據釋宮室篇殿有殿鄂也云當

作殿鄂 案釋言語亦云逆逕也逕不從其理則生殿逕

不順也鄂逕聲義同不必定改作鄂

踵踵也踵聚也體之所踵聚也畢云一本作上體之所踵聚

也 案急就篇顏注云踵者踵也上體任之力所踵聚也

顏多用劉義疑所見本有上體二字

說文齒部云齧齧齒不相值也又金部云錐錐也周

禮玉人鄭注作鉏牙楚辭九辨又作鉏鉏聲近字通

釋委容 第九 扶鐵也其處皮熏黑色如鐵也熏吳本作案熏黑無

義熏當為熬墨子兼愛上篇云朝有熬黑之色熬字亦見

玉篇後釋長幼云八十曰耄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

倚筵吳校改倚仗也吳校改筵作清筵也吳校上從改從言人

多技巧尚輕細如筵也畢云清讀潔清之清才性反去其粗

留其精曰作清 案作清筵者清謂清酒也釋飲會云酒

說文竹部云筵篋竹器也急就篇顏注云筵所以籬去粗

取細者也蓋筵亦可以用澆濁酒之糟取其清毛詩小雅

伐木傳云以篋曰醴以藪曰酒筵即篋之屬畢注失其義

吳校并刪作清二字尤繆 釋長幼 女如也青徐州曰婚婚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

然也畢云婚忤皆俗語說文云午悟也悟中當據以改

正 案婚疑與管子海王國蓄兩篇吾子吾字同尹知章

注云吾子謂小男小女也蓋吾子本為小男小女之通稱

說文齒部云齧齧齒不相值也又金部云錐錐也周

禮玉人鄭注作鉏牙楚辭九辨又作鉏鉏聲近字通

咽咽物也吳校改作或謂之腰吳校改在下纓理之中也舊

畢吳校增 畢云說文纓冠系也 案纓與嬰通後釋長幼

云胸前曰嬰此謂在頤下嬰上文理之中釋車又云畢說

未墻 醫殿也高厚有殿逕也畢校據釋宮室篇殿有殿鄂也云當

作殿鄂 案釋言語亦云逆逕也逕不從其理則生殿逕

不順也鄂逕聲義同不必定改作鄂

踵踵也踵聚也體之所踵聚也畢云一本作上體之所踵聚

也 案急就篇顏注云踵者踵也上體任之力所踵聚也

顏多用劉義疑所見本有上體二字

說文齒部云齧齧齒不相值也又金部云錐錐也周

禮玉人鄭注作鉏牙楚辭九辨又作鉏鉏聲近字通

釋飲會生滄蕙薤曰兒言其柔滑兒兒然也 案一切經音  
第十三 義一引通俗文云淹韭曰葢淹薤曰壘兒疑即壘音近字  
通

腴奧也藏肉於奧內稍出用之也 案荀子大略篇云曾子  
會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如奧之賈思魏齊  
民要術及段公路北戶錄引南朝會品並有奧肉法

釋采帛 緹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 案周禮內司服職有  
第十四 鞠衣鄭注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者急  
就篇鬱金半見細白豹顏注云細淺黃也

釋首飾 毳冕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暖而潔  
第十五 也 案芮疑即輒之假字呂氏春秋必已篇云不衣芮溫  
注高 云芮絮也未塙

札二

三

釋衣服 裙下裳也裙羣也聯接羣幅也緝下橫縫緝其下也  
第十六 畢云今本緝下云云提行別起據太平御覽引併入裙下  
案畢校是也方言云繞袷謂之幫郭注云俗人呼接下

江東通言下裳緝下即接下漢晉俗語同也  
鞞鞞鞞之缺前壅者胡中所名也鞞鞞猶速獨足直前之言  
也 案說文無鞞鞞二字皇象碑本急就篇作索擇較為近

古疑漢人本如此作也逸周書大子晉篇云師曠束躅其  
足孔注云束躅踏也 東今本誤東據北堂書鈔 此速獨當  
即束躅足踏向前故云足直前之言

釋宮室 檣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檣 舊校作檣 檣縣也縣連  
第十七 檣頭使齊平也上入曰檣頭形似檣頭也畢云說文云檣屋  
檣縣也縣連猶檣縣也 案淮南子本經訓云縣連房植

高注云縣縣縣受雀頭著檣者從王念孫校正 方言云屋  
檣謂之檣郭注云雀檣即屋檣也亦呼為連縣連縣即縣  
連之到文雀檣亦即雀頭也 字通

廁或曰涸言涸濁也或曰軒前有伏似殿軒也 案後漢書  
李膺傳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籍郡舍涸軒有奇巧載  
之以歸李注云涸軒廁屋也論衡幸偶篇云均之土也或

基殿屋或塗軒戶皆稱涸為軒之證  
釋書契 第十九 別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 案前即周禮小宰  
傅別字之變體从艸無義攷廣韻十七薛有箭字注一云  
分契蓋符契古多用竹箭亦本从竹變為竹 隸書从竹吳

玉指金石存有晉太康間楊紹買冢地箭與此字同  
釋用器 第二十一 銓穫禾鐵也銓銓斷禾穗聲也畢云今本禾作黍  
二十一

札二

三

據書禹貢正義詩臣工正義太平御覽引改說文云銓穫  
禾短鎌也 案急就篇顏注云銓刈黍短鎌似木此書疑  
所見本亦作黍

釋樂器 第二十二 鏡聲鏡鏡也 案通典樂四引作聲鏡鏡也是當  
二十二 據正

釋兵器 第二十三 關西曰鈺鈺鉸也言有交刃也畢云此段文有譌說  
二十三 文鈺車轂中鐵也此書釋車亦云鈺空也其中空也不聞  
謂矢為鈺初學記引亦有此文唯曰作謂之二字交刃作

鈺刃竊以為或是關西曰鈺鈺交也言有交刃也 吳本校改  
蓋箭有三鏃四鏃者有鈞刃射人不能出者此交刃之謂  
與 案矢鏃不可為交刃畢說究難通方言說箭鏃胡合  
贏者有四鏃三鏃之制郭璞訓鏃為棧則雖有多棧亦止

一刃不得云交刃也竊謂此矢鏃名釘當即豐本而別為  
散以冒彙者與古矢鏃為薄七不同詳前此云釘鏃也鏃  
當為散之誤交刃初學記作鈇刃亦當為散刃言刃之本  
為散別於薄七之本為鈇也散中空以納彙猶車釘之台  
軸故謂之釘與釋車釘空之義正同李林甫唐六典注引  
通俗文云鳴箭日散  
彼散為箭矢之俗字  
與此異詳後新序

短刀曰拍髀帶時拍髀旁也又曰露拍言露見也 案御覽  
三百四十六有魏文帝張協露陌刀銘露拍即露陌音相  
近

松檟吳校作其  
松檟曰松檟長三尺吳校長上  
增刃字其於空輕吳校剛  
其字以松作  
之也檟速檟也吳校下檟改  
獨刪也字前刺之言也畢云速檟之義未  
聞 案速檟吳校本改作速獨與上文鞅釋釋同是也彼

札二

三

為足直前之言與此前刺之言義可兩通

盾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於吳為魁帥者所持也 案楚辭  
九章國殤操吳戈兮被犀甲王注云或云操吾科吾科盾  
之名也案魁科一聲之轉

鈎鑲兩頭曰鈎中央曰鑲或推鑲或鈎引用之之宜也 案  
推鑲鑲當作攘急就篇注云鑲亦刀劍之類其刃卻偃而  
外利所以推攘而害人也即本此

釋車第二十四衣車前戶所以載衣服之車也成氏補證云案後漢  
書梁冀傳注引倉頡篇云駟衣車也左傳定九年正義引  
說文云輻駟衣車也據成國云衣車前戶是他車皆後戶

案衣車前戶者對輻車後戶也輻車後戶見周  
禮巾車鄭注說文車  
部云輻駟車前衣車後也漢時輻車駟車衣車三者制度

蓋駟相類故若頡篇云駟衣車也明其形大同惟以前後  
衣蔽及開戶微有區別蓋駟車四面有衣蔽故此下文云  
駟車駟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衣車則後有衣  
蔽而前開戶可以啟閉輻車則前有衣蔽而後開戶故劉  
云衣車前戶而許君又以駟車前衣車後釋輻車也成說  
未覈詳余所著周禮正義及經述

輻駟之形同有邸曰輻無邸曰駟畢云宋書禮志引字林曰  
駟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輻 案說文車部  
云輻大車後也邸即輻之俗字考工記駟人亦云不援其  
邸必編其牛後邸即所謂後轅凡輻車後開戶故有後轅

駟車四面屏蔽則無後轅劉說與字林可互證也  
齊人謂車枕以前曰縮枕吳校據段玉裁校改枕合案車枕  
見方言則段校非也今仍從畢本

札二

三

縮言局縮也充冀曰育御者坐中執御育育然也 案西京  
雜記下云月之且為朔車之駟亦謂之朔此云車枕以前  
即當駟之處疑縮即朔音近通稱車育他書亦未見玉篇

車部有輅字云弋足切車枕前也廣韻三  
燭同集韻三燭云車  
枕謂之輅或作輅育輅音亦相近疑即因充冀語而增制  
輅輅二字矣

輅輅猶祕器也杜車軸上正輪之祕器前卻也畢云攷工記  
車人注綆輪算輅當作算軸蓋輪字之誤 案慧苑華  
嚴經音義引聲類云俾倪軾中環持蓋杠者也急就篇蓋

輅俾倪軾縛棠顏注云俾倪持蓋之杠杜軾中央環為之  
所以止蓋弓之前卻也此輅輅即急就篇及聲類之俾倪  
此云在車軸上軸當為軾正輪之祕器前卻輪當作輅輅

與椁同考工記鄭注云弓蓋椁也急就篇椁亦作轅故此  
譌為輪畢氏不痛乃謂輶即考工注之輪算其誤甚矣  
棠檜也在車兩旁檜輶使不得進卻也畢云棠疑當為定

案急就篇亦作棠則漢人多如此作不必改為定也

釋疾病第  
二十六心痛曰疝疝洗也氣洗洗然上而痛也 案本艸

經磁石主周痺風溼肢節中痛不可持物洗洗酸瘡也洗

洗洗洗聲義相近洗洗又見下陰腫條

眸子明而不正曰通視言通達目匡一方也 吳校言下  
增視字畢云

亦曰通精 案呂氏春秋仲春紀高注云生子必有瘖瘖

通精狂癡之疾淮南子時則訓注同畢說蓋本於彼後漢

書梁冀傳洞精矐矐李注云洞通也通精即洞精也

釋喪制第  
二十七從前引之曰緇緇發也發車使前也縣下曠曰緇

札二

美

緇拊也 拊舊本誤將下同今  
從畢吳兩校本改徐徐拊下之也 案玉篇糸部

云緇引棺索也緇同攷喪禮有緇有引禮記禮記諸侯執

紼五百人大夫執引者三百人鄭注云緇引同耳廟中日

紼在塗曰引互言之又喪大記注云在棺曰紼行道曰引

至曠將窆又曰紼紼或為率儀禮既夕禮注云引所以引

柩車在輶軸曰紼案以三禮經注攷之蓋紼與引同為大

麻索凡柩殯於廟時則繫於輶車以備遷舉及將葬載柩

於車時亦以紼舉而載之既至曠又以紼繫於輶車舉而

下窆也析言之則在廟舉柩之索謂之紼在道引柩車之

索謂之引通言之則不別劉釋紼為發車使前蓋即以引

為紼其云縣下曠曰緇則正禮注之紼紼字同緇亦即

喪大記注之率也

喪祭曰奠奠停也言停久也亦言樸奠 言吳校  
改曰合體用之也

畢云合體用語未詳 案合體用之者士喪禮大斂奠云

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鄭注云合升合左右體升於

鼎即劉所據也畢殊失攷

札二

美

札選卷三

瑞安孫論讓

戰國策高誘注黃丕烈景刊宋姚宏校本 明刻鮑彪注本 元刻吳師道校注本 黃丕烈姚本札記 校 王念孫讀書雜誌

西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案設舍與速東之義不相貫疑

設當作拔設篆文相近而誤左氏僖十五年傳云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杜注云拔草舍止周禮大司馬中夏教

芟舍鄭注云芟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令軍拔舍速東即左傳反首拔舍之義

秦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績之高注云績猶備其

勢也 案說文糸部云績古文作廢从庚貝古與庚通月

札三

一

二

三

札三

二

二

三

今鄭注云庚之言更也言以戰更之也高注未允

無功吳校云韓作有功無功相事也黃校云不當作又形

近之譌鮑本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注云言秦有不攻耳

無敢與相攻者 案曾本與韓非子初見秦篇同是也有

功無功相事謂秦法上功使無功之人為有功者役也漢

書高帝紀顏注引如淳云事謂役使也荀子王制篇云兩 賤之不能相使是相事與相使義近又議兵篇說秦法云 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禁五家即有功無功相使之法 鮑說殊繆

秦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

國尊其臣者卑其主鮑云逸詩 案逸周書周祝篇云葉之

相近古書引書或通稱詩策四引詩云大遠武宅不涉史 春申君傳新即周書大武篇之遠宅不涉是其證也 序善謀篇同

秦齊魏得地而葆利而詳事下吏注云事治同黃云下鮑本

作不案史記新序作下不字譌吳云不吏姚本下吏是詳

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 案詳伴字通言齊魏偽為事

秦也史記吳世家宋 高吳說並未得其義鮑本尤誤 隱云詳猶偽也

使陳毛釋劔擄委南聽罪鮑云擄夜戒有所擊引釋二者不

自衛示卑也 案擄委義難通鮑以扞擄為釋亦與聽罪

示卑之義無會殆非也疑擄當為擄之譌詩小雅彼都人

士臺笠緇擄毛傳云緇擄緇布冠也孔疏云緇布冠制小

故言擄禮記禮記鄭注云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

武此擄委即謂布冠蓋常禮帶劔冠帛今以聽罪殺服故

釋劔而布冠前謂秦王章說梁惠王布冠 而拘於秦亦兵敗謝罪之服 正自卑損之意

五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

之讐不庸注云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賣庸作又不能自售

也 案此當作棘津之不讐庸故高注云賣庸作不能自售也今本讐不二字誤到與注不相應當乙正

齊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

五日而王厭倦不復聽也

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姚云高士傳作遲鮑云言禍辱隨之不捨

也 案握高士傳作遲義較長此當讀無功而受其祿者

辱句禍必遲三字句制約等文相對言其得禍必重也易鼎九四

爻辭云其形渥周禮鄭注引作其刑劇潛夫論三式篇釋

易義云此言三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漢書敘傳顏注云

劇者厚刑謂重誅也音握握遲劇並聲同字通

齊王斗曰魯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

籍立為大伯鮑改受為授注云籍土地人民之籍猶賜履也

吳云當作授字通借 案鮑釋此籍為土地人民之籍非

也籍當讀為胙即指左傳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之

札三

三

事史記商君傳集解引新序云秦孝公用室歸籍索隱云

籍音胙字台作胙誤為籍耳今本史記籍作藉按本紀周

歸文武胙於孝公是也此以籍為胙與新序正同授籍即

歸胙也籍籍古音與胙同詳顧炎武唐韻正

齊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鮑云翳華蓋也故有隱

義言釀於中以待飲至置社戮不用命者 案鮑說迂曲

不可從翳釀當讀為瘞禳並聲近字通詩大雅鳧鸞孔疏

引爾雅孫炎注云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也大戴禮記

曾子天圓篇云割裂禳瘞翳釀猶言禳瘞也蓋古者國君

軍禮有禳四望山川社稷諸地示皆用瘞瘞之禮故云君

翳釀明臣民所不得舉也置社者禮記祭法云大夫以下

成羣立社曰置社然社為恆祀非用兵時始置此於義難

通置疑當為塞置俗或作寘與塞形近而誤史記封禪書云冬塞禱祠索隱云塞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此云塞社亦謂報社也

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鮑云家雜總全

家併作身窟穴中謂地道黃云今本窟誤屈案此以窟為

掘字連下中字讀者非 案黃讀穴句斷是也窟當如字

身當為穿墨子備城門篇侯元穿井且通穿今本亦誤作

身與此正同黃讀為掘穴則非

齊襄王為太子徵齊以鮑本作已字通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眾

皆以田單為自立也鮑云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為庸人

疑之至是始有狀可信也 案此徵當為微亦形之誤襄

王易姓名為大史敘家庸故曰微也鮑注沿誤為釋不足

札三

四

據 請悉楚國之眾也曰庸於齊鮑本庸作裔改為圖吳云字

訛當作圖上有圖楚 案裔當為菑漢隸菑或作菑與菑

庸形近因而致誤考工記鄭司農注云泰山平原所樹立

物為菑聲如菑博立臬菑亦為菑字或作傳又作事釋名

釋言語云事傳也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也史記張耳

傳云蒯通曰莫敢傳刃公之腹中集解引李奇云東方人

以物插地中皆為傳漢書蒯通傳顏注引李奇說傳作事

此云以菑於齊猶云以傳刃於齊耳不必據上文改為圖

也

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鮑云故謂

設事以探己意 案故猶詐也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云



以故取利荀子王制篇云幽險詐故淮南子主術訓云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云故詐是其義也鮑釋故為設事失之

四封不伎鮑本伎作廉注云廉猶禮不廉言無事故不察治吳云廉隅之廉謂四竟完固不見廉隅也 案廉當讀為謙謂減少也禮記樂記云禮主其減史記樂書減作謙鮑吳說並迂曲不可從

楚襄王流於城陽鮑云揜覆也 案揜與淹通言流徙而淹留於城陽也左傳襄二十六年云君淹恤於外杜注云淹久也即此流於之義鮑訓揜為覆非其義

趙晉者五國之王晉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屬之讎柞鮑云讎柞酬酢同言其相屬伐趙於酬酢之間

札三

五

案屬之讎柞義難通鮑說穿鑿不足據以文義推之疑讎柞當讀為囁籍讎柞籍拉聲近段借字從讎聲說讀若囁籍古音同非詳前淮南子沁論訓展文從部云讎天子之囁高注云籍或作作非作聲類同古典冊篇章或謂之囁書洪範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漢書五行志釋之云天迺錫禹大法九章是也著之盤孟屬之讎柞謂五國約誓之言書之籍器與冊籍也

謂皮相國日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鮑云涉孟蓋為橫與建信君異趣故趙讎之案警亦與通爾雅釋詁郭注云讎猶讎也廣雅釋詁云讎輩也涉孟與建信君蓋皆趙巨鮑說失之

秦禍案攘於趙矣鮑本攘於作環中注云此言秦視趙杜其度內如物在環中環中一作移於字可也吳云姚本案攘

於趙愚以攘即移字訛當作移於鮑說未是黃云吳說未是楊倞荀子注引作攘字 案上文云秦禍安移於梁矣此吳所據也然以文義校之鮑釋雖非而其本則似不誤環與還通環中趙言還中於趙與上移於梁意同而文則異後卷蘇秦合從說趙王亦云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

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斲兼有是兩者燕鈞罕鈞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斲鮑本鈞作鈞罕作罕改為罕注云鈞劍頭鑲罕與

罕同集韻柄也吳云一本作罕是罕即罕字鐸同刃鋒也案此方論劍把削之物不當及鋒鐸吳說非也鮑改為竿尤為專輒竊疑罕罕並當作票即鏢之省說文金部云鏢刀劍削末銅也廣韻四宵云鏢刀劍鞘下飾也鏢為劍

札三

六

削之飾正與鈞鐸蒙須等同類故兼舉之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士也姚校云傳一作博吳云姚本作博士與今所傳姚本不合未詳鮑本作博注云博士辯博之士案傳疑當為儒隸書儒或作偽墨子非儒下篇儒者迎妻今本儒亦誤作傳與此正同與傳形近而誤

趙故日月暉於外其賊杜於內姚云東坡本日月彫暉於外案說文日部云暉光也今字作暈韓非子備內篇云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杜於內與此文同呂氏春秋明理篇高注云暈氣圍繞日周匝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彫疑

即周之俗字魏請弛期更日又云因弛期而更為日鮑云弛解也魯約今解 案弛當訓為易弛期猶云改易葬期韓非子內儲說

二魏請弛期更日又云因弛期而更為日鮑云弛解也魯約今解 案弛當訓為易弛期猶云改易葬期韓非子內儲說

上篇云應侯謂秦王曰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勦臣恐弛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此文云因弛期而更為日又云敬弛期而更擇日是弛者易故期更者更擇新日也鮑訓弛為解未得其義

魏吾已全已無為人臣之義矣姚云已無一本作已之鮑本為改違吳云無為人臣者不事二君之義 案一本是也此縮高言已之義已全也鮑改為作違非

韓一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鮑本改市丘為沛丘注云太公世家注沛丘為貝貝丘屬清河明刻為互不可讀吳本亦吳云成臯與清河絕遠恐非又云留同今案文義校正 案云成臯與清河絕遠恐非又云留成臯而將攻市丘市丘必韓地不然則策當在楚不在韓

札三

七

案姚本作市丘則為魏地呂氏春秋應言篇云市丘之鼎高注云市丘魏邑也鮑本作沛丘讀為貝丘則為齊地左傳莊八年齊侯遊于姑蘇遂田于貝丘史記齊世家作沛丘杜注云貝丘齊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又昭二十年傳齊侯田于沛注亦謂即貝丘水經淄水注引京相璠說貝丘同並鮑所據也竊謂此五國攻秦吳師道謂杜韓宣惠王十五年時楚懷王為從長鮑處謂杜韓宣王時非也吳師道已之齊韓趙魏燕成與其事見楚下文魏順謂楚王云五國重王明并楚為六國也今攻秦無功而將攻市丘以償兵費則市丘必小國之中立不與兵事者若為魏韓齊三國地則本在五國之內何得自攻屬邑以求償乎揆之事理必不可通其去成臯遠近可勿論矣以彼時事勢及地域

推之疑市丘當為帝丘市與帝形近呂覽市丘之鼎蔡中郎集薦邊文禮書引作商牛之鼎宋本校注云一作帝丘之鼎與此可互證帝丘君即衛君也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縣故帝丘也衛成公自楚丘徙此史記衛世家云嗣君五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元君十四年秦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此五國攻秦即在衛嗣君七年時適貶號而止有濮陽一縣濮陽即帝丘也其地亦正與成臯相近戰國時多以國都為稱若秦策四稱趙王為邯鄲君韓策三稱韓王為鄭君是也若然衛治濮陽其稱為帝丘君不亦宜乎孔叢子論勢篇以此為孔子順其載於韓策者則以留兵成臯成臯時為韓地故也吳氏乃因此并疑市丘必為韓地固矣

札三

八

衛東組三百緹注云組斜文紛綬之屬也十首為一緹也鮑吳云緹古本反說文云帶也詩緹縵傳緹也皆與此不協案此高據漢制為釋也續漢書輿服志說綬制云凡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又云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為緹帶漢志無十首之名此可以補之

山中勞者相饗飲會舖鮑注云吳謂會為餽祭鬼亦為餽鮑古文通用讀與饋同鮑云舖中時會 案舖餽疑當為舖醪之借字列女傳魯之母師傳云妾恐其醪醪醉飽人情所有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曹大家注云醪醪合聚飲酒也齊策云完者內醪而華樂越絕書錢培名校刊本 傳錄盧文昭校明吳培本 錢培名札記校 俞樾讀越絕書校

唐干王內 與子期甫蘆之碣錢校云吳越春秋作與子期乎  
傳第二 蘆之碣 秦甫與夫音近字通

外傳記吳 夫差派在猶亭西卑猶位越王候于戈人一累土  
地傳第三 以葬之近太湖去縣十七里錢云亭原誤高依吳太伯世家

集解徐天祐引越絕吳地記改集解位上有之字累集解  
作螺吳郡志作王令干戈人以一螺土葬之此候字疑誤

十七里集解作五十七里徐天祐引與今本同 案史記  
吳世家集解引此作杜猶亭西卑猶之位五十七里 盧校

改 案隱云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其為地名吳地記曰徐  
枕山一名卑猶山是案猶亭即以卑猶山名亭不必更云

卑猶位且山亦不當稱位此必有誤竊疑當作申西位申  
西正是西方此記墓所杜方位 洪适集解漢中馬江碑

札三

九

君之庚地此以干支紀 非山名也候當依史記集解及吳

越春秋作使累集解作累即繫之倚字螺則繫之俗也  
吳越春秋作限則繆史記索隱云螺音路禾反小竹籠以

盛土小司馬所釋即繫字之義 孫奕子音義云 去縣十  
七里上上當依集解增五字據索隱引吳地記卑猶山即

秦餘杭山 毛本索隱誤作徐枕山 上文云秦餘杭山者去  
縣五十里則卑猶亭不當止去縣十七里蓋涉下三臺而

誤

吳人內 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又云子胥於是報  
傳第四 闔廬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 案古朝服立端皆羔

裘通於上下不足為珍羔竝當為美形近而誤 郭忠恕佩  
之美為 公羊定四年傳云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

求之昭公不與 案梁傳 此書多用公羊說也吳越春秋闔  
閭內傳及新序善謀篇竝作美裘可證蔡公南朝下說楚  
字當據上文補

外傳紀策 虹蜺牽牛其異女 案其異女無義疑異女當作  
考第七 翼女後外傳記軍氣篇說星野吳牛女楚翼軫此蓋言災

氣見於吳楚之分也其字上下有說文  
兩邦同城 案兩邦無同城之理城當為城形近而誤

吳使于胥救蔡誅強楚咎平王墓久而不去意欲報楚楚乃  
購之千金眾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于斧掩

壺漿之子發單飯於船中者 案此文有說誤以吳越春秋  
校之此乃吳入楚後于胥引軍擊鄭鄭使漁者于止之與

報楚不相冢此當云意欲報鄭鄭乃購之千金校者不悖  
誤改鄭為楚遂不可通久而不去上疑有說文

札三

十

外傳記越 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 案此釋會稽  
地傳第十 山之別名文有說誤水經漸江水鄒注云會稽山又曰棟

山越絕云棟猶鎖也蓋周禮所謂揚州之鎮矣棟猶鎖也  
四字疑即此處說又填鎮字通此即釋棟山之義周禮職

方氏鄭注云鎮者名山安地德者也 外傳計倪篇亦云進  
山即鎮 兵圍越會稽鎮山鎮

北鄉臣事吳東為右西為左 案施宿會稽志引云越王臣  
于吳故城北向以東為右以西為左疑此北鄉上說故城

二字  
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寫于觀縣北有武原武原今

海鹽姑末今大木寫于今屬豫章 案王象之輿地紀勝紹

與府引越絕云大越故界浙江至馮李南姑未寫于里觀  
鄒北自武原較今本多一里字蓋此書元文當云西至就  
李南姑未寫于東觀鄒北自武原紀勝里即東字之誤攷  
國語越語及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並載越地界所至  
越語云南至于句無北至于樂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吳越春秋云東至于句無西至于馮李南至于姑未北至  
于平原二書所述與此大較相同參互校覈就李即馮李  
亦即樂兒亦名諸兒鄉見越絕記地篇姑未即姑蔑觀鄉即鄞並聲近  
亦即句無吳語作甬句東章注云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  
時富亦為外洲也案即今定海甬州吳時別屬句章春秋  
鄞地也武原即平原惟越語有句無而無寫于武原吳  
越春秋有平原而無句無寫于越絕有寫于武原而無句  
無為小異耳

札三

土

是時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口故鄣 案太平寶字記江南  
東道湖州引越絕外傳云秦始皇至會稽徙越之人於烏  
程今本未見疑即此處所闕之文  
外傳計倪垂涕啼哭欲伐而死 案伐疑當作代形近而誤  
第十一 外傳記吳王闔廬口制于胥之教 案制與制同史記五帝  
本紀依鬼神以制義張氏正義本制作制云制古制字  
制之義體說文刀部制有制字云齊制上闕文疑是之字  
也制也从刀端聲與此字異張說未審而王恆使其芻莖秣馬莖廬校改莖 案廬校是也秣當作  
秣莖莖秣秣皆形之誤  
外傳記寶劍第十三使被腸夷之甲三事 案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  
光傳云王僚乃被棠鏡之甲三重此使當為僚腸夷即棠  
鏡三事當從彼作三重重事形近而誤

內經九術 於是作為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龍蛇而行  
第十四 於使大夫陳獻之於吳錢云策吳都賦注作榮與吳越春  
秋合水經漸江水注亦云句踐使人伐榮楯欲以獻吳  
案錢校是也策楯蓋即闌楯之有鏤飾者史記趙世家成  
侯二十年魏獻榮楯因為檀臺索隱云榮楯是良材可  
為楯斷飾有光榮榮楯與榮楯義同

足之竝與正形近  
後任天人 案天人當作天乙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作  
後入天乙是其證  
教外傳記 五胥因悉扶方 案此句謬繆不可解以意求之  
第十九

札三

土

五胥即伍胥伍作五與漢書古今人表合凡于胥姓秦漢  
書當亦然今本他篇皆悉疑當作怨扶方疑當作扶弓怨  
作伍青疑後人易改悉疑當作怨扶方疑當作扶弓怨  
悉弓方竝形近而誤外傳本事篇云或以為于胥所作當  
明文此扶方與彼不同扶四方不獨在吳越彼用詩大雅大  
胥扶弓本公羊定四年傳吳人內傳云于胥扶弓身干闔  
廬又外傳紀策考云于胥曰吾背楚荆扶弓以去又外傳  
記范伯云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于胥  
以是扶弓干吳王彼下文云地戶之位非吳則越案吳越  
氣歷天漢二文相應也  
吳越春秋元刊徐天祐注本 傳錄盧文昭校吳瑄本 顧  
料補闕錄校觀光校勘記校 俞樾讀吳越春秋校 蔣光煦  
吳太伯 案稷黍禾藁麥豆稻各得其理 案藁非穀名疑當  
傳第一 作梁形近而誤

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 案此文不可通當作君子不以養者害所養徐注引孟子可證此者字涉下害字而誤

國所以匹也而為身害盧校云匹字誤 案以上文校之匹疑當為養之誤

闕內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鰓饒以象龍角 案反羽

即反字釋名釋宮室云字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論衡骨相篇云孔子反羽講瑞篇作反宇此謂吳小城南門

臺營宇反起為美觀也鰓饒當作螺繞下又挽棟字太平御覽七十六引句踐歸國外傳說越王作飛翼之樓云為

兩螺繞棟以象龍角今本無此文制正與此同可據以校此文之誤

札三

三

今若斯議何乃天平盧云佚史本何乃天子明馮念祖刊本同似當作何乃夫子倒句文法 案此當作何反天平此因上子

胥對曰恐非皇天之意而詰之也盧說未慄何允中本作何及夫子尤誤

二鼓操進 案操當為諫詩大雅大明孔疏引今文書太誓云師乃鼓諫周禮大司馬鄭注云諫謹也諫操形聲相近

而誤 王耶王耶何乖烈徐注云烈疑當作劣 案烈當讀為刺烈

刺聲近字通古今文烈字竝作刺薛尚功鐘鼎款識晉姜鼎銘委揚乃光刺刺釋

文讀為烈乖烈猶言乖刺也 夫差內甲堅士選器飽弩勁 案器不可以言飽飽當為飭

形近而誤

今君悉四境之甲出大臣以環之 案環當為環之脩字成

一年左傳云環甲執兵杜注云環買也國語吳語云服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環其形 案環當讀為側

側稷聲近段脩字御覽皇王部引尚書中候日下稷鄭康成注云稷讀曰側是其例

越王無余迴崑崙察六冠脈地理名金石 案六疑當作之

山海經中山經云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郭注引河圖云蒼頡為帝南巡狩登揚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靈龜負

書丹甲青文以授之玄俗書或作去挽其半遂成六字耳

句踐入臣今懷夏將帶志杜於還盧云夏疑憂蔣校云帶宋本遺 案宋本是也說文走部云遺去也大戴禮夏小正

札三

西

傳云遺往也懷夏疑當作還夏懷古作襄與還同从眾因

而致誤說文走部云還迨也方言云迨迨及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迨或曰及爾雅釋言云逮逯也逯逮字通禮

中書所以逮也釋文逮作逯公羊哀十四年傳禮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逯上文云越王句踐五年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此云逯夏將還謂句踐

許吳以入臣至夏將往也故云志杜於還盧氏不知懷字之誤而轉改夏為憂以就之慎矣

越王服犢鼻著樵頭 案樵頭即幪頭也釋名釋首飾云幪頭綃紗也鈔髮使上從也後漢書何翊傳云好被髮著綃幪頭方言云絡頭

自河以北趙魏之閒曰幪頭廣雅釋器儀禮士喪禮喪服鄭注竝云著幪頭樵幪幪皆一聲之轉入引作王衣獨

鼻樛頭字與儀禮注同青龍杜勝先而臨西 案宋元本如此明袁樞吳增鴻何本念祖刊本竝同

先作光非也五行大義第二十論諸神篇云午勝先者陽氣大威陰氣時動惟陽在先為勝也黃帝龍首經亦云午為勝先蓋古六壬式皆如此作何刻依俗本六壬書改先為光殊謬

句踐歸國外傳第八陵門四達以象八風 案越絕書外傳記越地傳

云陸門四水門一則陵當為陸之誤前闕閭內傳記吳城

制云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象地八聽亦其證也

句踐伐吳外傳第十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之言其合

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為寶金

匱之要在於上下徐云為當作焉 案其合於天其疑甚之

之誤大王之事王問為寶二語有誤徐改為為焉而以寶

屬下讀於文仍難通以意推之疑當作玉門為寶玉門與

札三

五

金匱文正相對皆六壬式書名今道藏金匱玉句踐入臣

外傳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杜玉門第一又子胥曰

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又本篇後文文種曰吾見

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金匱第八見夫此越王誦蠡言

何甚合天故蠡即以六壬占式為對今本玉門謬作王問

遂不可通耳

漢舊儀 拜星衍校刊本

卷上大夫初拜策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又民 案

前丞相初拜策云和裕開賢俾之反本又民此俾下賢字

疑涉上而衍

卷下掖庭令晝漏未盡八刻廬監以茵次上婕妤以下至後庭

訪白錄所錄所推當御見 案訪白錄所錄所句文譌衍不

可通疑當作白錄所記四字周禮內小臣鄭注云陰事羣如御見之事若今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可據以校正

更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尉吏曰尉史孫校云案漢書陳

涉傳晉灼注引兩吏字俱作史 案晉灼所引近是蓋舊

諸史皆單稱史今更制令之史即名曰令史丞尉史亦然

今本史作吏形近而譌

列女傳阮元景宋刊本王照四注本 案端校注本 顧

賢明傳宋 敬漢酒醴羞饋會以事舅姑王讀敬屬上以事夫

室為句注云澈潔清也漢與羈同孟子毋云驕酒漿也又

引洪頤煊云澈當作敬與澄字同澄漢酒醴言其清也禮

運曰澄酒在下梁云澈說文水部繫傳引作澄爾雅漢清

札三

六

也 案此當從洪梁讀澈當從徐引作澈風俗通義懲禮

篇云澄灑當作酒醴此字今以養舅姑即本此文

仁智傳魯 會我以同魚又云會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梁注

云同太平御覽作銅古字通考證校勘記 案玉燭寶典

四引同作銅又云銅魚者其文錯曹大家注云魚鱗有錯

文今本銅誤同其文錯句又說魚字皆當據補正爾雅釋

魚云鱗大綱故可會若銅魚則非可會之物御覽所引亦

誤本也

晉羊 叔姬南方有鳥名曰乾吉會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 案乾

吉無攷疑當作乾告淮南子池論訓云乾鶴知來而不知

往高注云乾鶴鶴也鶴謂告退之告儀禮大射儀鄭注又

作鴉鴉告即鴉之省傳寫又誤作吉易林小畜之漸云餌

吉和來顧千里亦謂即淮南書乾鵠之謬見校本  
易林後序  
過賢則賓 案過當作遇形近而誤列子說符篇  
君遇而道先

王著當作附著王誤倒其文耳梁引陳奐云泥即呢字王  
字疑涉上明王而衍讖泥附著四字同義 案王陳說皆  
未安著疑當讀如詩齊風待我於著乎而之著毛傳云門  
屏之閒曰著著爾雅釋宮作宇詩正義云李巡曰門屏之  
閒謂正門內兩塾閒名宇孫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  
宇立處也著與宇音義同泥附王著言杜王宮為嬖御呢  
近王之宇位也

擊雙傳段 姐已之所譽貴之姐已之所憎誅之 案北堂書  
對姐已 札三 七

鈔后如部引所與貴之所憎誅之八字即約此文譽當從  
虞引作與與憎對文  
山海經郭璞注畢沅校本 郝懿行箋疏本 俞樾讀山  
經 西山 松果之山有鳥焉其名曰螭渠其狀如山雞黑身赤足  
可以已瘵郭注云謂皮絨起也音巨駁反畢云瘵當為暴依  
義當為皴說文云皴面生氣也郝亦讀為暴云借為皴剝  
之字 案爾雅釋畜犛牛郭注云領上肉傑起高一尺許  
釋文述注傑作膝又引考工記鄭注云膝謂墳起今周禮  
族人注作暴膝暴傑聲義並略同皆謂皮肉墳起也郭云  
皮皴起當亦謂肉墳而皮皴畢郝並未得其義

華山家也其祠之禮太牢瑜山神也祠之用燭齊百日以百  
犧瘞用百瑜湯其酒百尊嬰以百珪百璧又云燭者百草之

未灰注云豕者神鬼之所舍也燭或作煬畢云郭說非也爾  
雅山頂曰冢郝云此皆山也言神與冢者冢大於神百草  
未灰上世為燭蓋亦用麻蒸葦葦為之 案冢言特高於  
眾山即釋山山頂之義神言最高而有神靈猶史記封禪  
書言三神山神經或云帝謂其尊配天也此經說山祠禮  
秩皆神大於冢冢大於眾山如此瑜山神也而用百犧祭  
禮無用百犧者疑 後人稼飾之侈說華山冢也而用太牢中山經夫夫山即  
公山堯山陽帝山皆冢也祠用少牢洞庭榮余山神也祠  
用太牢差次正同郝謂冢大於神慎矣俞樾 古祭禮有柴  
燎而無燭燭雖用草亦不當云未灰郭引別本燭作煬疑  
皆當為燭即密之俗字禮記禮記曰以楠 百草之未灰  
未當為未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顏注

札三

大

云百末百草華之末也春秋繁露執贄篇云賜取百香之  
心獨末之合之為一即百草末灰之義也考工記玉人鄭  
注說天子巡狩有事山川宗祝用三璋之瓊以灌亦禮名  
山有用瓊之證

北山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郝云玉篇廣韻並作啤狐山  
案史記周本紀云秦遷西周公於惡狐聚集解引徐廣

云惡狐聚杜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閒正義引括地  
志云汝州外有梁城即惡狐聚也疑此單狐山即杜伊維

閒與惡狐聚相近後又有 其地理準望不甚相應則古經  
本多譌互不足深校也

中山 首山多獸鳥其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錄食之已

經注云未聞畢云九經字樣云霸音店寒也傳曰霸隘今經

典相承作墊則墊又店字假音郝云尚書云下民昏墊方言云墊下也是墊蓋下溼之疾 案畢郝兩說並非也墊當作盤漢書賈誼傳云病非徒瘧也又苦跋盤顏注云盤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呂氏春秋遇合篇說陳敦洽長肘而盤股今本說股字畢荀子脩身篇云行而俯項非擊戾也是盤謂首及四枝反戾之病盤與墊形近而誤升山豕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魃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槃釀干饈置鼓嬰用一璧 案魃與神同經通例豕牢皆殺於神帝今升山與首山同用太牢非其差也疑升山當云其祠禮用少牢後云夫夫山即公山堯山陽帝山皆豕也祠用少牢可證此文之誤

海內西經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注云言非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不能得登此山之岡嶺巖巖也羿一作聖畢云說文羿羽之羿風疑此云仁羿言非有羽翼不能上郝云仁仍古字通羿羽義近楚詞遠遊篇云仍羽人於丹丘仁羿即楚詞仍羽人言羽化登仙也 案仁羿文難通注亦迂曲郝說尤穿鑿不足據竊疑仁當作巳其讀當為夷說文人部仁古文作巳从尸邱光庭兼明書引尚書古文囑夷島夷字皆作巳今文皆作夷此唐人傳傳古文宋薛季宣書古文訓同雖非漆書舊本然亦據拾古字是仁夷兩字古文正同故傳寫易誤巳羿即襄四

年左傳之夷羿杜注云夷氏是也羿有才藝故能上岡之巖奚必仁人乎

大荒東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東極離音日月所出名曰折丹東方曰折來風曰俊處東極以出入風注云離音

札三

九

穀音東方曰折單呼郝云當之來風曰俊來風所社也郝云名曰折丹上疑脫有神二字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一卷引作有人曰折丹太平御覽九卷引亦同 案郝校是也後云東北海外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曰崑北方曰崑來之風曰狹注云言亦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問出沒司其短長大荒南經云南海渚中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平民注云亦處南極以出入風大荒西經云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章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注云來或以上諸文與此分係四方文略相類合本多譌羨不可通綜而校之折丹崑因乎石夷皆四方神人之名經或云神或其神出入其方之風蓋各隨之而來俊狹平民章皆四方風之異名此東方當作有人名曰折丹東方曰折來風曰俊北方當作有人曰崑北方曰崑來風曰狹今本來下衍之字當刪是處東極隅極當作北與西方云處西北隅文例同南方當有神曰因因乎來風曰因因乎本因字誤重來又誤夸乎下有民字者當為是是古通作氏與民形近而致誤是處西極與北方云是處東北隅文例亦同也西北方當云有人名曰石夷西方曰石來風曰章今本無西方曰石四字誤脫也 又案郭音離音為穀音者以穀音之音擬音字之音非音離為穀也說文子部云穀一曰音也穀音即穀音聲義正同郝箋疏云穀音二字當有譌文亦失攷

有困民國句姓而會郝云句姓下而會上當有關脫 案而疑當為黍之壞字黍篆文作黍下半與而篆文略近大荒

札三

十



南經云有盈民之國於姓黍食大荒北經云有胡不與之國列姓黍食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皆其證也

大荒南經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跡

踴注云出狹名國洪頤煊云集韻引有國曰狹氏名即氏之誘詞謂案洪校是也出狹名國四字當是正文今本誤

鎔入注中洪又援此以釋大荒東經之來風曰狹則未塉彼北方之風此南海之國迥不相涉也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閉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注云羲和蓋天地始生

主日月者也故啓筮曰空柔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後世遂爲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

扎三

主

運轉之於甘水中以效其出入陽谷虞淵也又云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故言生十日數十也案此文譎異於

古書皆不合郭及畢郝諸家亦未能質證攷史記麻書索隱引世本云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疑此即因羲和

占日而流傳譌賈以爲女子又以爲帝俊之妻也方日浴于甘淵日浴當作浴日注云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

轉之於甘水中疑郭所見本尚不誤生十日義難通郭強爲之說亦殊不塉竊疑生當作主猶歸藏易云是主日月

言主占算日行度之數也後大荒西經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注云義與羲和浴日

同彼亦即因常儀占月而譌傳爲帝俊之妻與此正同生月十有二生亦當作主以兩文相參證足以得其義而生

日日月非謂生子以日月爲名亦顯較無疑矣

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于頭上並作山今

依道藏本名曰噓注云言噓啼也案噓當作噓下文云下地是

生噓即承此文而紀其代系也海內經云后土生噓鳴土

地也亦即此神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事亦相類

但世系郭注失之海內經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案義均當即倕

之別名是始爲巧倕始字不當有蓋涉下而行上文云白馬是爲縣文例正同可證此文之誤前西南有巴國章云

云爲之始祖彼巴爲國名後照爲其始祖故云始爲此倕非國名而云始爲於文亢贅矣

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噓噓噓生歲十有二注云生十二子皆以歲名名之故云然案噓噓即大荒西經之噓生歲

十有二生亦當作主與前羲和主十日常義主月十有二

主並譌作生正同郭沿誤爲釋亦與生十日注同御覽十

七引世本云后土蓋作占歲后蓋當與羲和常儀等同爲黃

帝時人疑即此噓噓非伯益也周易釋文引世本云化益也明世本后土漢書百官公卿表伯益字作林即說文口

部噓字籀文世本后土蓋字或亦本作林方言云噓噓也秦晉或曰噓又曰噓是噓噓義同故噓噓亦曰后土蓋稱后土者

子也主歲十有二即是占歲之事此及前羲和常義三

文與世本所述舛而同抵古事雖茫昧其軀迹固可尋矣

山海經圖讚郝懿行校刊本盧文昭羣書拾補本

赤綱昆吾之山名銅所杜切玉如泥火炙有彩尸子所歎

驗之彼率虛本彼作汲枝云汲一作彼案虛本是也汲字

即汲冢小爾雅廣名云宰冢也經云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注云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汲冢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讚語正用彼二事也疏文類聚八十

厥形雖隨郝云隨字似誤案匡謬正俗五引此隨作陋是也當據正

飛雖欲登天雲郝本爲作靈罷陸略盧本仗盧本非郝本今從盧本託郝云仗字疑誤案匡謬正俗五引作雲罷陸暴枝非所體難以久託文義並較今本爲優當據正惟枝字費解疑當作杖盧本海外東經雅好禮讓禮委論理盧本作委蛇論理校云論倫君子國

札三

重

同案禮委疑當作端委即端委之正字也說文衣部云褊衣正幅哀七年左傳云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杜注云端委禮服也經云君子國衣冠帶劍故景純以禮服讚之今本端作禮乃涉上句而譌盧本作委蛇則恥改不足據水經鄗道元注戴震校聚珍版本趙一清注釋本

河水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戴校云徧近刻訛作徧案徧當從舊本作徧趙本亦同莊子庚桑楚篇云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徧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釋文引向秀徧音篇此義與彼同戴恥改爲徧非是

余按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正戶闢首垣諸邑及鄭馳道我取杞道與鄭鹿即是城也

戴云道近刻訛作地案戴改地爲道蓋據今本紀年及通鑑地理通釋校以馳道爲地名也趙校亦同並非是馳地者易地也戰國策秦策云秦攻陜使人馳南陽之地正與紀年義同梁取韓枳道而與韓鹿韓也即馳地之義今本紀年乃明人據拾偽託不足據校期之弛義同詳前

凍水余按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四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曰我皆降于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於廬柳趙氏注釋引全祖望云狐毛與子犯兄弟並從文公如何反爲子圍禦秦師耶竹書穆案禦當爲御御與返通禮記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鄭注云御與返通讀爲返禦返字亦通詳後晏子春秋左傳傳二十三年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繁如晉師師退軍于郟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郟即返秦之事非謂拒禦之也鄭氏所引紀年猶汲冢古文之舊如河水注之馳地及此禦秦皆足證古義而謝山東潛東原紛紛疑甚矣古書之難讀也

札三

西

淇水偷竊很鄙有辱天官戴云近刻訛作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案此戴依太平廣記改也詳趙然審校文義當以舊本爲長後漢書張奐傳奐曰吾前後仕進十娶銀艾李注云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蔡中郎集光武濟陽宮碑云銀艾封侯隸釋費鳳碑云銀艾相亞金石萃編尹宙碑云子孫以銀艾相繼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艾即青也

濡水然卑耳之川若贊谿者亦不知所杜也案上引管子齊桓公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

涉其深至膝文見小同篇房注云贊水謂贊引渡水者是  
彼水即指卑耳谿水贊者謂導贊知津之人詔桓公從右  
方涉耳非謂卑耳之旁別有谿水名贊者也鄭氏殆誤會  
其情

洛水黃帝東巡河過洛脩壇沈璧受龍圖于河龜書于洛赤

文綠字戴云綠近刻訛作篆趙氏朱箋刊誤云篆綠字之  
誤 案此注自黃帝東巡河過洛以下至湯以伐桀並隲

栝尚書中候文藝文類聚祥瑞部及御覽皇王部並引中

候云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曰威赤文像字以授軒轅則此

篆當為象之誤趙戴改為綠非也中候別紀堯事云龍馬

出亦見類聚御覽與此黃帝事不同

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戴云七近刻訛作什刊誤云什當作

札三

美

七 案七政春秋敘正義及類聚引中候並作斗政隸書

斗字作斤詳前急與什形近說文敘云人此什即斗字趙

戴肌改為七非

舜又習堯禮沈書于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至于稷下榮光

休至 案稷下當作下稷類聚御覽並引中候云至于下

稷榮光休至御覽又引鄭康成注云稷讀曰側下側日西

之時今本誤到則義不可通

黑身以浴隨魚亦上 案詩商頌譜正義引中候雒字通

黑身以雒隨魚亦上此浴當即洛之誤雒洛字通

穀水陽渠水又東流逕漢廣野君鄭倉其廟南廟在北山上

成公綏所謂假師西山也子安仰澄芬千萬古讚清微于

廟像文字厥集矣 案文字厥集義難通字當作仔形近

而誤未謀璋水經注箋謂文字下挽載字未瑯

渭水汧水東南歷慈山東南逕郁夷縣平陽故城南城北有

漢邠州刺史趙融碑靈帝建安元年立 案李吉甫元和

郡縣志邠州云周文帝大統元年置南幽州廢帝除南字

開元十三年以幽字與幽字相涉詔改為邠字是邠氏時

向未有邠州何況漢建安以前乎此疑當作幽州刺史幽

譌作幽校者又改作邠洪氏隸釋所引已誤

潁水渠中又有泉流出焉時人謂之鳴水東逕三封山東東

南歷六陵西連山亦曰啓筮亭啓筮亭神于大陵之上即

鈞臺也 案此文連山亦曰啓筮亭七字有誤攷御覽八

十二引歸藏易云管夏后啓筮亭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

占皋陶曰不吉初學記二十此文疑當作連山易曰啓筮

札三

美

享神于大陵之上蓋連山歸藏兩易皆有此文抑或本出

歸藏鄭氏誤憶為連山皆未可知今本連山亦亦即易之

誤易亦音 啓筮亭三字又涉下啓筮亭三字而衍亭享形

文字傳譌構虛成實遂若此地自有山名連亭名啓筮者

不知鄭意但引連山易以釋大陵耳安得陵之外別有山

與亭乎徧檢唐宋輿地諸書皆不云陽翟有陽山啓筮亭

此文譌互顯然而趙戴諸家咸沿襲莫悟近汪士鐸水經

注圖亦以陽山啓筮亭列於圖何其疏乎

睢水管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為縣令遇母于此乃使良

馬踰嶺輒軒固進顧訪病姬乃其母也 案姬當為媼之

誤

滹水銅鐵不入丹器不藏戴云丹近刻訛作凡趙本作凡引

何焯云凡古丹字俗本作凡誤也 案丹器義難通丹當從舊本作凡即隸書瓦字之誤漢開通寰斜道石刻瓦字作凡可證唐梁守謙功德銘瓦字作凡于隸字書何以凡為古丹字非是凡俗作瓦唐人俗書亦本於漢隸也

注 溼水 幽穴潛遠行者不極窮深以穴內常有風熱無能經久故也戴云近刻熱訛作勢又風熱句下行火字趙本熱改熱亦刪火字 案此疑當作以穴內常有風句熱火無能經久故也蓋穴中深闇須熱火為明今以常有風不能久熱火故不能極其所至趙校改勢為熱得之而刪火字則非戴校改勢為熱尤誤

札三 毛

札卷四

管子尹知章注景宋楊忱刊本 安井衡纂註本 洪頤煊義證校 戴望校正校 王念孫讀書記志 校 俞樾諸子平議校

形勢 生棟覆屋怨怒不及俞云生當讀為笙方言笙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貌謂之笙 案生謂材尚新未乾胎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云虞卿為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樣生呂氏春秋別類篇云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此生棟與韓呂二書義同俞讀生為笙未塙 乘馬 第五 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 案此春秋二時皆不著中節不立夏文獨異夏上立字疑衍

札四

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注云此人而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若此者預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 案聞當作聞即嫺之段楷字聞見即荀子脩身篇所謂多見曰聞開開字亦通 聞見與博學文相對亦猶後任法篇云聞識博學也說詳後 功即周禮內府之九功亦即大宰九職之功也分即大宰九式之匪頒注鄭司農云匪分也鄭康成云王所分賜羣臣也與功而不與分者謂不為君臣則與民同受九職之功而不

得受分頒之賜給也尹注並誤 幼官 第八 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朝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注云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 案此文四輔上疑亦當有受命二字受命四輔與下文受命三公文例

正同

刑則交寒害欽注云其行刑戮則於初且夜盡之交其時尙

寒主春人不得已而行刑故難言而欽敬欽或爲欽劉續

云欽鉗械人足也恐當作轄欽補案害當爲肉古書肉

多互誘淮南子原道訓欲肉之心於中吳越春秋句踐

陰謀外傳飛土逐肉今本肉並誘害是其證亦詳後風俗

通史記平準書云欽左趾集解云欽足鉗也三蒼欽鉗脚

鉗鉗著於肉故曰肉欽劉校非尹注訓欽爲欽敬則似

刑則詔味斷絕注云其用刑則繼晝之味斷絕而戮之也

案詔明刻本竝作詔詔味疑當作扼味韓非子備內篇云

此鳩毒扼味之所以用也扼扼詔詔與扼篆文相近而誤

淮南子本經訓亦云扶掖以爲正高注云扶治也扶之訓

札四

治古書未見以聲類校之疑當與輔通大戴禮記四代篇

云巧匠輔繩而斲古从甫聲夫聲字多通用說文木部云

博桑神木日所出也山海經海外東經博桑作扶桑是其

例也

故退身不舍端脩業不息版戴校云端當讀爲專說文云專

六寸簿也 案舍與捨通端卽端衣也周禮司服先鄭注

云衣有襦裳者爲端乃冕弁朝服玄端之通稱不舍端謂

不捨朝服也戴說未痛

入觀第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 案及卽急之省

小匡第 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注云四者國之本猶

柱之石也故曰石也 案注說迂穆不足據石當與碩通

詩抑風簡兮毛傳云碩人大德也文選阮瑀爲曹操與孫

權古云明棄石交李注云碩與石古字通陸士衡挽歌詩

及揚子雲劇秦美新注引此石竝作正者乃不得其說而

肥改稻叔夜絕交書陳孔璋檄吳將孫校從之非也義

君臣上 上下相希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注云言相希準

以爲法也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也安并衡云希摩

也猶言切磋立三表而望之彼此相正則邪者可知也

案參表卽九數重差之法安并衡釋爲三表是也希與希

通亦望也呂氏春秋不用篇云或操表掇以善晞望與此

文可互證注及纂詁說竝未得其義

四稱第 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注云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

與之近也 案尹訓舍爲止迂曲難通舍當爲予之借字

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大誥予惟小子予字古文作舍是其

札四

證予與義亦同讒賊是舍猶言讒賊是與也荀子成相篇

內不阿親賢者予

修靡第 侏堯之時混吾之美杜下注云混同也 案注義不

可通混吾疑卽昆吾美謂美金也山海經中山經云昆吾

之山其上多赤銅文選子虛賦琳瑯昆吾張揖注云昆吾

山名也出美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此言帝嚳與堯之時崇

尙儉樸弗貴美金故杜下也

高于問之以告中寢諸子注云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 案

自此至雖有聖人惡用之與上下文義不相屬而與前戒

篇桓公外舍而不鼎饋章文略同或卽彼文錯簡複著於

此中寢諸子當從戒篇作中婦諸子古寢字作寢與婦形

近故誤注曲爲之說失之

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 案  
戒篇作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  
語女文義較此完備

女子不辯於致諸侯自吾不為汙殺之事人布職不可得而  
衣注云汙殺言然人必有所許汙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來

近今既為人雖織不為己用故有布不得而衣 案此乃  
中婦請于答語戒篇中婦請子曰自妾之身不為人持接

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職織古通以此注校意者更容不  
審耶此文多譌况當以彼文互校汙殺疑即持接之誤尹

釋汙殺為染戮殊謬  
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注云人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可能  
用之 案此言婦人不與外事雖聖人無所用之戒篇云

札四

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此  
文與彼異或有祝誤尹注亦難通

五行第一不誅不貞注云貞正也丁士涵云貞當為責白虎通  
誅猶責也司救注誅責也尹注本作責正也故其下言無

所責正合正文及注皆譌案責無正訓尹注本自作  
貞丁說非也誅責義重複亦不當分舉疑此貞當為負韓

詩外傳云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是負與罰義  
略同不誅不負猶言不誅不罰也

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則長子死注云若君雖  
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 案此

當讀君危句斷不殺當作不然言君若不危則必太子當  
之故云太子危也與下云不然則長子死文例正同殺漢

隸或作教見隸釋俗又譌教與然形近故傳寫易  
訛俞校讀不殺為不發亦非

其主矣注云孟大也遇待也 案遇疑當讀為愚莊子則陽

無聞識博學辨說之士注云聞禠亂也法行則博學辨說之  
人不敢聞亂識事也王云聞識當為聞識下文聞識博學

之人即其證尹注非安非案注說迂曲難通此聞當  
為嫻之段字說文女部云嫻雅也字又作閑荀子脩身篇

云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彼以博閑並  
亦可互證又作備荀子榮辱篇云陋者俄且備也賈子傳

職篇云明備雅以道之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備反  
備為野文選上林賦妖冶嫻都李注云嫻一作閒漢書司

馬相如傳亦作閒聞識與博學辨說正相對下文聞即閒  
字之誤王校轉改閒為聞慎矣乘馬篇云士聞見博學

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注云杵所以毀碎  
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於誠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

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 案諶杵當為堪材皆形之誤也  
璽子號令篇民室材木備爾雅釋詁云堪勝也國語周語

韋注云堪任也書西伯戡黎孔疏引爾雅孫炎注云戡強  
之勝也堪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

堪材謂材力強勝能任事者與呂覽堪士義同聞亦當為  
閒堪材習士聞識博學四者文正相對注望文生訓傳會

可笑俞校疑諶杵當作諶斟亦非

札四

五

小問第夫之役者有執席會以視上者注云桓公與管仲謀  
五十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會私因上視所以察君也王云  
視上當為上視 案會時必無執席之理注義殆不可通

呂氏春秋重言篇作有執蹠而視者此席當為蹠即  
蹠之省會當為鉈之壞字即柏之重文說文木部云柏末  
會者蓋傳寫訛打金呂覽作痛亦即柏之別體也說見呂  
形又為而為食矣田云去其螟騰騰即蟻之俗字此墓當為蟻即蟻之變體  
第七田云去其螟騰騰即蟻之俗字此墓當為蟻即蟻之變體  
五十二其多騰墓山多蟲注云墓即蚤 案詩小雅大

騰墓猶詩言螟騰也蟲下墓字當作蠹說文蝻部云蠹蟲  
或从昏蚊俗蠹从虫从文尹氏所見本蠹字向不誤故注  
云蠹即蚤蚤即蚊之變體傳寫譌蠹為蠹校者疑其與蠹  
複因復改上蠹為墓不知說文蠹為蝦蟇字既不當與騰

札四

六

竝舉而蠹又不得與蚤同字正文與注皆不可通矣王校  
又謂蠹即蟲蟻於義雖可通而非尹注本之舊

地員第五十八 瀆田悉徒注云悉徒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吳翌  
鳳云悉盡也徒當為壤字之誤校案徒當從吳校作壤  
下文付山白徒吳及丁校竝謂與陞山白壤同是也校詳  
徒徒形相近皆壤字傳寫之譌悉當為息亦形近而誤

五種無不立其立后而手實注云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  
地之實數也陳奐云立猶樹也后與厚同小雅傳云手取  
也言五種之穀其樹厚而取實也校案此當作其生後  
而先實生立先手竝篆文相近而誤后與後聲同古多通  
用注及陳說竝繆

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注云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

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 案庚當為唐上文云黃唐無  
穴也注云唐虛脆也此唐泥亦謂泥枯燥虛脆故不可得  
泉也注說非

赤壤斲山 案斲當為斲釋名釋山云山多小石曰斲  
山之材其草斲與蓄其木乃格斲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  
注云蓄音蓄草名丁云斲疑斲字誤格木未聞或柘字誤  
校俞云格檜之段字 案上文云斥地宜大菽與麥其草  
宜菴菴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

至於泉此山之材亦再施而至於泉深淺正與彼同此草  
宜斲斲丁校以斲為菴之誤是也蓄當為菴亦即菴也月  
令孟夏王瓜生鄭注云今月令王菴生呂氏春秋孟夏紀  
作王菴生穆天子傳云爰有菴菴菴菴菴菴注云菴今菴

札四

七

字皆其證也格疑亦杞之誤  
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注云言常  
潤也 案此土葆澤以處則不當云不澤且與湛義亦相

近澤當為釋之俗字說文宋部云釋解也湛而不澤言湛  
溼而不解釋也下文五沃之土同史記孝武本紀先振兵  
釋字作澤是其證也

五沃之土剽志藁土蟲易王引之云身全處志剽不白下乃  
以澤注云剽堅也志密也藁土謂其土多竅穴若藁故蟲處  
之易全既堅密故常潤溼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  
案剽即草人之輕與志亦息之誤與上悉徒悉字同蓋息  
近故又誤作悉顏氏家訓書證篇云藁土藁當讀為藁以  
史記作悉字誤而為述是其例也其蟲身所生故謂之藁土藁藁古字通藁說文蝻部作藁  
從虫藁聲周禮鷄氏掌除蟲物

其蟲身所生故謂之藁土

注云故書為藜杜子澤亦讀為釋注說竝誤

春云藜當為藜是其證

青恋以洽及王引之云案亦當為息

其種大葦無細葦燕 案此篇凡言其種者皆穀名不當有

葦疑葦無當作策匹匹即之省謂也穀也周禮稻人云

澤草所生種之匹匹種鄭司農注云匹匹種稻麥也說文麥部

云麥匹匹穀又來部云周所受瑞麥來麩一來二縫象匹匹束

之形爾雅釋草云策刺策匹匹猶許云匹匹束也或云當作策

無即來麩也來來字通與葦形近麩無一聲之轉亦通安

井衡讀無細葦為句次無字又屬下匹匹白秀為句並終

殊甚戴校從之疏矣

青慌以肥芬然若友注云芬然壤起貌安井衡云慌恋同

案慌亦息之誤此蓋變悉為怵又譌作慌也肥當從丁校

札四

為肥芬粉之段字周禮草人先鄭注云勃壤粉解者

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注云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

故曰屯土也 案澤亦當讀為釋此篇五匹匹云芬然若灰

五剽云華然如芬以肥匹匹解釋之義

忍葉如蕘葉以長狐茸注云草之狀若狐也 案狐疑匹匹之

段字匹匹或作菰故為狐玉篇菰部文選左思吳都賦云

稻秀菰穗孤茸即菰穗也匹匹為九穀之一周禮大此上文

云其種則不當為草名尹注失之安井衡讀以長狐茸句

尤繆

中土曰五恋五恋之狀廩焉如壘潤溼以處注云壘猶疆也

案恋亦當為息此與下文疆土之次曰五壘皆即艸人

之疆策也鄭司農注云疆稟強堅者

恋土之次曰五壘五壘之狀疆力剛堅 案壘壘之段字此

即艸人之地壘也說文土部云壘黑剛土也玉燭寶典引

四民月令云雨水中急蓄強土黑壘之田並與此疆力剛

堅義相應釋名字又作盧詳前

壘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注云謂其地青

紫若脈然也 案此亦草人之輕輿也當云華然如粉以

脆草人鄭司農注云輕輿輕脆者可證剽與字通釋名字

前亦見粉芬聲同脆脈形近傳寫譌互尹望文釋之殊繆

五殖之狀甚澤以疏 案澤亦當讀為釋

穀土之次曰五臯五臯之狀堅而不豁注云雖堅不同骨之

豁也丁云臯當為臯字之誤校案丁校非也此臯當為

身形近而誤蓋即草人之鹹湯鄭司農注云湯鹵也字亦

作易史記貨殖傳湯鹵漢書溝洫志作易鹵下文云臯土

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此土與五桀相次或當

鹹而不甚苦與

弟子職第五十九捧椀以為緒注云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註

述祖弟子職集解云奉椀當作奉擊俗擊作椀故訛作椀

說文緒絲尚也一人兩手奉麻蒸一人用殘絲束之以為

總 案莊氏謂椀當為椀即上文云飯必捧擊是也而訓

緒為以絲束總則近於皮傳非管子之指此緒當訓為事

爾雅釋詁言執燭之儀頌以奉擊為事法也奉擊以為緒

與上云几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文例略同

山國軌第七十四握以下者為柴棊孫星衍云棊即棊之俗字義

案棊當為相之俗說文木部云相木閑也徐鍇繫傳云閑



開也柴者棧也公羊哀四年傳云公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周禮媒氏喪祝注柴並作棧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柴祖皆以細木為閣閣故並舉之孫說未

瑋

山至數第 倉廩虛則傳賤無祿 案傳與吏通 傳與事同事 七十六 首亦 下云內國傳賤同

地數第 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 案吾當為五下

又稅穀字請刈其莞而樹之五穀言芟艸而執穀也傳本

稅穀字校者於五下著一口寫者不來遂并為吾字矣

輕重甲 第八十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 案夷競當為竟即古

境字言平治疆界之道塗也上文說桀冬不為杠夏不束

柎正與湯相反丁校以夷競為揆度篇夷疏之誤也失之

札四

請以令隱三川 案隱讀為隱 毛詩小雅魚麗傳士不隱案 釋文云隱本作偃偃字同

荀子非相篇楊注云梁區所以制水周禮獻人鄭眾注云

梁水偃也

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 案隱

亦讀為區言雖淄水以灌齊也 王讀蓄為蓄謂曲蓄水 之曲處是也而釋隱為舉

義通而 未的 扶身之士難通疑身當為舟之誤 上文大舟之都 譌作大身可證

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 案上下文皆

云重祿重賞又云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申

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則執於朝朝當作

祿

輕重乙第 八十一 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釘一鑿一錄一軻然

后成爲車 案說文金部云釘車轂中鐵也釘以沓轂之賢

軻一車兩輪是有四釘此云一釘則不可通且此方說重車所載之任器非紀車上金木諸材也亦不當及釘釘當為鉏之誤周禮鄉師注引司馬法云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鉏是其塙證也

晏子春秋 吳爾景元刊本 虞文弼羣書拾補校 孫星衍 音義校 黃以周校勘校 王念孫讀書雜誌校 俞越諸子平議校

內篇諫上第一景公飲酒罷 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 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儀禮鄉飲酒禮 五疑當為三前景 誅 案周當為酬之段字 注云酬之言周 五疑當為三前景

公飲酒酣願請大夫無為禮晏子諫章云觴三行遂罷酒

外篇重而異者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章亦云用

三獻是不得過三獻也 宣二年左傳云臣侍 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景公飲酒不卸天災致 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馬會府栗狗歷芻黍三保之妾俱足

札四

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 案三保當作三室考工記匠人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蓋天子六宮有九室諸侯三宮則三

室也此篇室字多譌為寶 上文懷寶卿有數十洪頊道讀 書叢錄謂懷寶為室之譌是 也 寶又譌為保遂不可通耳保妾亦室妾之譌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 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又云令三出而 有司晏子諫第七

士師莫之從元本校云一作職計筭之并下士師亦同黃校

云羣書治要作職計筭之士師莫之 案治要引是也筭

與策同下文云請從士師之策可證

景公信用譏侯賞罰 矢中晏子諫第八 公使韓子休追之 案韓非子外儲說

左上云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

公後之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此韓子

休疑即彼騶子韓樞也

內篇諫下第二景公欲殺犯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  
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案仁讀為佞徐錯本說文女部云佞不仁即不佞言不材也

景公為鄒之長于是令勿委壞餘材不收斬板而去之 案  
壞當為壞形之誤也景公為鄒之長塗須徵委壞土今罷  
役故令勿委壞也孫音義釋令勿委壞云已成勿壞乃緣

誤為訓失之  
景公為履節以金 景公為履 案據下文云故魯工不知寒  
王晏子諫第十三 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字同又云令吏拘魯工則此

當云使魯工為履今本蓋有挽文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 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可以導眾其動  
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作悅服而不逆可以奉生孫音義云淮南本經訓其行悅而

札四

七

順情高誘注悅簡易也玉篇一曰輕也他活切中悅猶言  
中適輕脫也悅即脫字之俗爾雅釋言裝駟也郭璞注今  
江東呼大為駟不駟言不裝盛也 案孫引淮南注以釋  
此悅字是也而又據玉篇釋為輕悅則非悅即謂簡易駟  
者韃之俗字說文荷部云韃合五采鮮色詩曰衣裳楚楚  
故下文云今君之服駟華不可導眾中悅正與駟華相反  
孫釋不駟為不裝盛亦未得其義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 車蓋于巨戶不勝乘也 案巨疑當為  
而敬晏子諫第十九 房房省為牙又譌為巨文身巨象又和似周禮圍師云夏房馬鄭注  
云房廡也廡所以庇馬涼是房以繫馬或并以藏車與  
內篇問下第四吳王問係威強不失 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  
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一 以眾強兼入之地 案退當為返形近而誤返讀為疆禦之

禦書牧誓弗迺克奔史記周本紀弗迺作不禦集解引鄭  
注云禦疆禦謂疆暴也不強禦人之君不強兼入之地皆  
言不侵滅人國也

內篇諫上第五派子午見晏子 暗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  
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 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 案廣雅釋詁  
云慎恐也此古義之僅見者悲色猶言匪色即謂形色也

考工記梓人云且其匪色必似鳴矣鄭注云匪采貌也悲  
與匪聲同字通大戴禮記詰志篇云民之悲色不遠厥德  
管子任法篇云賤人服約卑敬以悲色告愆其主與此義  
並同說詳經迻大戴禮記

內篇諫下第六景公嗜晏子之會菲薄而 笑三七五卯昔某  
差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 耳矣孫云詩傳弋射說文作雉繳射飛鳥也言矢會三禽盧

札四

三

云弋見夏小正傳弋也者禽也非即雞子黃云昔一作茗  
孫志祖云張溟雲谷雜記引此作茗菜以為飲茶之始太  
平御覽茗事中亦載此文則知昔字誤校 案夏小正云  
十二月鳴弋金履祥通鑑前編孔廣森大戴禮補注並謂即茗之壞  
字則固不中購羞禮經說庶羞亦未聞有弋弋且弋弋必  
以三為數又何義平虛說殆不可通竊疑此弋當為構儀

禮鄉射禮記聘禮記說脯並云五臠鄉射鄭注云臠猶脰  
也聘禮注云臠脯如版然者或謂之挺皆取直貌焉鄉飲  
酒禮庭作挺注云挺猶臠也釋文云臠本又作棧蓋臠棧  
與棧弋形聲義並近說文木部云棧弋也爾雅釋宮云棧謂之棧故互通炙脯  
同為肉物亦得以棧計數固其宜矣昔某陸羽茶經引亦  
作茗菜此唐本已作茗之塙證然周時必無茗飲竊意昔

字未必誤也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景公欲誅斷所愛權者晏子諫第九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 案日中之朝謂市朝也易繫辭云日中為市周禮司

市云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晏子此言與禮正合說詳周禮

正義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為不可第一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

孫云墨子作息事是篇言恃命而怠於事也建或逮或逮亦為怠假音與 案孫說未塙建與券聲近字通建事

謂厭倦於事也考工記斲人云左不榘杜子春云書榘或

作券鄭康成云券今倦字也墨子號令篇云慎無厭建厭

建即厭倦也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 案合疑昔

為法不宜殺第十二

札四

西

之誤說文口部云些苛也呂氏春秋權勳篇云豎陽穀採

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訾訾聲義同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

哀畢而去第十六 駟驅之云說苑作乘輿素服驛而驅之道文選注作公擊

驛而馳 按韓非作趨駕煩且之乘 則繁駟馬

名煩繁且駟聲相近說文駟壯馬也一曰馬騰駟也文選

注作擊驛形相近字之誤耳 案考工記輿人云飾車欲

侈此景公意欲急行不杜輿之侈舛竊疑晏子本文當作

公侈乘輿古从芻从多之字聲近通用 齊鄭注云故書趨

作路鄭司農云路當為趨書亦或 此侈即韓子之趨言催

促令急駕乘輿也繁駟煩且義亦難通說苑宋本作乘駟

音義引作驛者 文選注引亦作驛疑繁駟之駟亦即駟之

據明刻本也

形誤

老子王弼河上公注 唐珍版王注本 明刻河上公注本 陸德明釋文校 畢沅

老子上下篇八十一章分題道經德經河上公本經典釋

文所載王注本道藏唐傅奕校本石刻唐玄宗注本並同

弘明集牟子理惑論云所理止於三十七條兼法老氏道

經三十七篇則漢時此書已分道德二經其道經三十七

章德經四十四章亦與今本正同今所傳王注出於宋晁

說之所校不分道德二經於義雖通然非漢唐故書之舊

第五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王注云橐籥也 案一切經

音義一云橐籥東觀漢記作排王弼注書作橐同皮拜反

所以治家用炊火令熾者也又十二云排籥東觀漢記因

水作排王弼老子注橐籥也 玉篇橐部云 據玄應說則

所見本王注排橐作橐籥今本及陸氏釋文並作排橐 釋

云排扶拜反與皮拜音同排字正與漢記同豈唐時王

橐亦見淮南子本經訓高注排字正與漢記同豈唐時王

注固有兩本乎 今本王注不分道德二經與釋文本異又

今本不同亦唐時 釋法琳辨正論引人法地地法天章注與

王注有別本之證

第九 揣而稅之不可長保王注云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

勢必摧勦故不可長保也河上公注云揣治也先揣之後

必棄捐釋文云揣初委反又丁果反志瑞反顧云治也簡

文章樛反傳奕校本樛作敲注云敲音樛量也畢氏攷異

云說文無敲字或為樛字古文歟 案敲即樛之或體見

集韻四紙 或樛字二字古本通也 然以注義推之此樛

字蓋當讀為樛王云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即謂樛鍛

字蓋當讀為樛王云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即謂樛鍛

札四

五

鈞鉞使之尖銳河上公本淮南子道應訓云大馬之捶鈞

者高注云捶鍛擊也說文手部云揣量也一曰捶之蓋揣

與捶聲轉字通也傅校揣作敲於文無異而訓為量則非

其義集韻六指揣治擊也老子揣而銳之梁簡文讀今案

功遂身退天之道九章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王注云載

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

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河上公注云

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案舊注竝以天之

道斷章而讀載營魄抱一為句淮南子道應訓及羣書治

要三十九引道下竝有也字而章句亦同楚辭遠遊云載

營魄而登霞兮王注云抱我靈魂而上升也屈子似即用

老子語然則自先秦西漢至今釋此書者咸無異讀惟冊

府元龜載唐玄宗天寶五載詔云頃改道德經載字為哉

仍隸屬上句遂成注解郭忠恕佩麟則云老子上卷改載

為哉注亦引玄宗此詔檢道經三十七章王本及玄宗注

本竝止第十章有一載字第二十九章或培河上公本培

句首無由隸屬上句知詔所舉必非彼載字也則玄宗所改為哉者即此載字又

改屬上章天之道為句今易州石刻玄宗道德經注仍作

載讀亦與舊同者彼石立於開元二十年蓋以後別有改

定故特詔宣示石刻在前尚沿舊義也載哉古字通玄宗

此讀雖與古絕異而審文校義亦尚可通天寶後定之注

世無傳帙開元頒本雖石刻具存而與天寶詔兩不相應

近代畢沅致錢大昕潛研堂金武億授堂金王昶金石攷

錄御注咸莫能證覈今用詔文推校石本得其輒述聊復

記之以辨異讀

四十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

巧若拙大辯若訥傅校本屈作拙案韓詩外傳九引老子

屈亦作拙與傅本正同大巧若拙句在大辯若訥下下又

有其用不屈四字以上文其用不弊其用不窮二句例之

則有者是也韓所據者猶是先秦西漢古本故獨完備魏

晉以後本皆脫此句矣

四十一罪莫大於可欲案韓詩外傳引可欲作多欲義較長

五十一塞其兌閉其門王注云兌事欲之所由生河上公注云

兌目也目不妄視也釋文云兌河上本案兌當讀為隧

二字古通用襄二十三年左傳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

之隧禮記檀弓鄭注引之云隧或為兌晏子春秋內篇問

下篇又作茲於兌是其證也廣雅釋室云隧道也左傳文

元年杜注云隧徑也塞其兌亦謂塞其道徑也

文子徐靈府注蔣氏景宋刊本錢熙祚刊本杜道堅續

誠行乎无路遊乎无怠出乎无門案無怠與上下文不協

符言篇亦云行於無怠彼文出淮南子詮言訓本作行無

迹此二篇怠字疑竝當為迹迹怠二字艸書相近而誤

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諫呼續義本諫作臬錢本

校依文瀾閣本作諫案景宋本作諫是也說文口部

云噪聲噪也諫即諫之俗又與叫同周禮釋文淮南子

繆稱訓云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下陛而天下亂

蓋情甚於叫呼也即偽託者所本此書全剽竊淮南子

本作臬即諫之壞字閣本作諫乃校者臆改不當據校

札四

六

札四

七

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顧云  
誤謬至不可句道應訓引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  
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亦似有誤字 案此當作  
故匠人智與知為門不能以時閉不知門也故必杜而後  
能開大意言必能閉門乃能開門詳後淮南子

九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胎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  
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蹠十月而生顧云二月  
血脈御覽三百六十血作而七籤作二月而胞七月而成  
形御覽無而字七籤無形字按精神訓亦無形字 案蕭  
吉五行大義論諸人篇引血作而此文自一月至十月文  
血脈其胎作肌餘竝與今本同則隋唐舊本已如是張君  
誤明矣房所引疑凡改不盡足據也

札四

六

形骸已成五藏乃形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  
徐注云五藏此唯四與今說不同未詳顧云雲笈七籤脾  
作心精神訓無此句 案徐云五藏唯四者謂有肝腎脾  
肺而無心也云與今說不同者謂以膽備五藏之一也下  
文亦別云心為之主則故書五藏不數心可知張君房引  
脾作心乃以今說改之與注及下文竝不合不足據白虎  
五行篇亦云脾繫  
於舌與此義合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續義本解作曜顧云御覽三百六十曜  
作解與精神訓合 案景宋本正與淮南書御覽合五行  
大義引作九星則與今本字異而義同  
腎為兩肝為雷顧云御覽十三又三百六十三竝引腎為雷  
案五行大義引此及淮南子竝作腎為兩肝為雷今本

淮南精神訓竝與此書同高注云雨或作電豈此書亦有  
別本與淮南或本同與  
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 案五行大義引作與天相類  
而心為天此字上文兩以天與人相比況而不及地則此  
句似本無地字蕭本為善

守其生貪叨多欲之人莫宜乎勢利誘慕乎名位續義本莫  
宜作顛冥 案生疑當為在莫宜當作真冥皆形之誤杜  
本作顛冥聲義同淮南子原道訓云貪饕多欲之人漠暗  
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此文本於彼莊子則陽篇云顛冥乎  
富貴之地釋文引司馬彪云顛冥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  
主情馳富貴此本與莊子字正同今本淮南書顛冥作漠  
暗王念孫謂當為真冥之譌是也淮南子  
雜志真顛顛聲類竝

札四

九

同冥眠一聲之轉此連語形容本無正字故諸文駁異景  
宋本莫字雖與今本淮南書漠字適合然實譌文也  
言故羽翼善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  
下無之 案骸骨當作骨骸與荄之協韻淮南子詮言訓正  
作骨骸可證  
老子學於常縱見舌而守柔注云見古道皆守雌柔古字  
亦作舌字亦柔也顧云而下脫知字當依穆稱訓補 案  
杜本正文舌作古此文本淮南子當以作舌為是但諸釋  
注義則唐時益有兩本一本同淮南作舌一本作古自是  
譌文然徐既依古字為釋則不宜輒改作舌宋槧徐本舌  
字雖是而與注不相應杜據徐注作續義杜本所載舊故  
注竝即徐注  
古字尚沿襲未改也

上大豕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續義本俞作愈 案

愈即愉之變體與偷字通詳後淮南子說林訓云狗彘不擇厥頤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即此所本

明敬天有五方地有五行願云御覽三百六十方行二字互易

案五行大義論諸人篇引作天有五行地有五嶽前九

守篇亦云天有四時五行足證今本以五行屬地之誤

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

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

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眾人奴人愚人內人小人 案五行

大義引此二十五人惟上五與今本同以下作次五有德

人賢人善人忠人辯人中五有仁人禮人信人義人智人

次五有仕人士仕通後庶人農人商人工人下五有眾人

小人完當作完即俗書肉完人字後釋作肉人不誤與今本差異蕭

氏又備釋二十五人之義與所引符合則今本為傳寫之

誤明矣徐注並沿誤為釋蓋所見本已然

所謂道者无前无後无左无右萬物立同无是无非 案五

行大義引道下有人字是也此以上並釋上五人神人真

人道人聖人之義故蕭吉云文子發言二十五人論止有

四是也今本挽人字則似汎論道字上下文義全不貫屬

矣

下其行悅而順情 案淮南子本經訓有此文悅彼作悅高

注云悅簡易也此傳寫之誤義詳前晏

懷險以為平錢本懷作攘 案攘當從本經訓作攘懷攘並

形之誤

上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注云為革以廣

必裂之道 案淮南子道應訓云譬之騰廓革者也廓之

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此即襲彼文廣當作擴孟子公孫丑

篇趙岐注云擴廓也是擴與廓音義略同敗當作則大下

又挽矣字

札四

三

札廷卷五

瑞安孫詒讓

鄧析子 劉履芬景宋刊本 錢熙祚校刊本 譚儀校文校

燕厚 長廬之不止呂子之蒙恥 案史記孟子荀卿傳云楚

有尸子長廬漢書藝文志道家長廬子九篇楚人列于天

瑞篇作長廬子 殷敬順釋 卽此人也士與仕通呂子無攷

來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 案始疑當爲媒

與理對文 媒理義略同

辯 景宋本作辨下並 說非所聽也虛言向非所應也無益亂

非舉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論志通

意 景宋本重意字 非務相乖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

本行亂字今 移非古之辯也 案此文多譌說虛言向向當

札五

作者無益亂當作無益之辭非舉也當作非所舉也別殊

類使不相害以下七句與劉向別錄引鄧子及韓詩外傳

文略同詳前

忠言於不忠義生於不義 案二句文例同言疑亦當爲生

非其道不道則詔 案不當爲而篆文不作不而作而相似

而誤

故何方之道不從 案何疑無之誤呂氏春秋必已篇云如

此其無方也高注云方術也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 案此章亦見鬼谷子內捷

篇彼作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疑此文本作事有合不

合者今本台字誤移事字上遂不可通

轉辭 杜已彼若扶之與 景宋本說今 揣謝之與議故之與右

洪頤煊書錄云當作古淮 南子說林訓作先古先義同 諾之與已相去千里也 案

杜已下當更有杜字今本誤脫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

慎終如始也錢校依意林引作忠怠於官成 案說苑敬慎

篇引曾子云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

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與此正同 韓詩外傳八 此始

當作殆四者上亦當有察字文子符言篇作官敗于官茂

則繆

列子張湛注 釋氏景宋刊本 注繼增校宋刊本 殷敬順

稟志餘編校 俞樾諸子平議校 任大椿釋文攷異校

第一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

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案此章與易緯乾鑿度

札五

文同九變者究也緯作九者氣變之究也與下一者形變

之始也文正相對此書當亦與彼同今本變字誤移箸者

字上又挽氣之二字耳

精神者天之分釋文分作久云音有下同本作有篆文與久

字相類按漢書楊王孫曰精神者天之有骨骸者地之有

王孫常讀此經今國子監本作分 案釋文謂久當作有

是也但有篆文與久字不甚相類疑殷所據別本有當作

又篆文又作久作久正相類又有古通故殷氏徑定爲

有字也

第三 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闡 明世德堂本作闡汪本作闡

而左繅耳左繅赤驥而右白縶主車則造父爲御商高 景宋本

高與集韻二十八合同今從 爲右張注闡下云古驪 景宋本

世德堂本注本在校釋文同 爲右張注闡下云古驪 景宋本

從世德堂 字藥下云古義世德堂本字高商下云上齊下合  
此古字未審釋文白藥作白犧高作齊云齊音泰篆作俞  
世德堂 商音丙石經作夙世德堂本字林云隱云當作音一  
引字林音隱即此書也各本世德堂本本作西世德堂本作西  
茲誤作云任氏亦未校正 案此商藥商商四字皆隸古傳  
上齊下合於義無取焉 窮謫穆不可理董勳者說文馬部駟字籀文作駟此變昂  
為尙謫為簡又左右互易遂不可辨本張文虎舒其室隨  
亦白藥穆天子傳兩見藥一作義一作俄郭璞注亦云古  
義字與張注同廣雅釋畜馬類有駮鹿義疑即駮之倍字  
今本作藥洪頤煊謂即爾雅釋畜之滅陽讀書錄雖形頗相  
近然與穆傳及張郭讀並不合恐未塙齊當作泰上從大  
從奴與齊字上半形近下從水而變為合則失之遠矣殷

札五

云篆作俞亦傳寫之誤張注舊本當與釋文同故注云上  
齊下合此注本當著齊下謂其字上從齊依釋文本下從  
合古字書無此文形聲皆不可說故云未審蓋張股本雖  
譌察為齊而音泰則自不誤上齊下合之云自專釋齊字  
之形本與音不相涉與商字尤不相涉也自別本譌齊為  
商上齊變為商既失其齊合之形而孤存此注又誤移著  
於商字下讀者不見故書無從索解遂以其釋齊字之形  
者析而為商商二字之音其誤始於釋文引或本殷本齊  
商下合變為商此條為陳景元所增與 而丁度集韻韓道昭五音集  
韻並襲其說於齊紐收商字合紐收商字蓋古書之重性  
則繆失其本始有如是者玉篇乃部有商字云胡開切會  
王之舊蓋宋 商釋文引石經作夙此據魏三體石經古文  
人所妄增也

洪氏隸續所載石經殘 亦不成字以意推之石經古文疑  
字並無此字今無效 當本作夙阮元積古齋鐘鼎款識周召鼎夙字作夙丙正  
蓋重象丙字之形占簡多重形如五作爻見隸寫當作丙  
傳鈔賈亂變上丙為卩下丙為只遂不可辨識字林作西  
則當作丙此正丙字篆文下誤增一畫耳穆天子傳作商  
商為右亦傳寫之誤 又案主車則造父為御造父既為  
御不當復主車此主車則下當有王字蓋王乘車即王為  
主車下次車王不乘故別以柏天為主車也穆天子傳作  
天子主車是其塙證今本脫一王字遂似主車與御為一  
與下次車不相應矣  
仲尼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  
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 案此文以有與音相儷有疑當  
作形盧重元注云是故有形有音無遠無近來于我者我  
皆知之疑盧本正作形字立倉子全道篇  
第五與齊七日晏陰之閒跪而授其下劍注云晏晚暮也  
案說文日部云晏天清也漢書天文志云日晡時天星晏  
姓通韓非子外儲說左篇云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與  
此義同晏陰之閒謂半晴半陰之閒非謂晚暮也張注失  
之

札五

附校列子盧重元注秦恩復帝禹朝羣神舜百獸則其事  
也秦云百獸下當脫率舜二字案此舜下校周穆 千載  
散化常作肢化肢化猶言尸解也素而上升 命是收其  
操當作榆而不損當作當行見  
商子嚴萬里校刊本孫星衍校刊本 錢熙祥校刊本  
商子傳錄嚴可均校本俞樾諸子平議校



更法 第一君曰代立不怠社稷君之道也 案銜法務民主張臣之行也

務明主長是也 當據校正戰國策趙策趙武靈王與肥義

趙造論胡服章文與此多同 彼云王曰嗣立不怠先德君

之道也 銜法務民主長臣之論也 明長二字與新序正同

銜法銜質義兩通當各如本書 此書第九篇名銜法與此義同 可以互證 而民字仍未校 正益未檢 新序也

疑行無成 孫校云史記作名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名各本

作成 案新序戰國策並作無名

而可與樂成 嚴萬里校云舊本無而字 成下有功字 今依史

記增刪 案新序有功字

苟可以利民 不循其禮 嚴云舊本作於禮與文 誼不合 今據

札五

五

上文及史記改 案新序亦作其禮

三代不同禮 而王嚴云舊本作同道 史記作同禮 案此篇禮

法並舉 作道 訛今改正 案新序作得道

便國不必法 古嚴云元本范本作不必古 錢本 史記作不法

古今據秦本 案新序作不必古

殷夏之滅 也不易禮 而區嚴云元本作殷夏 史記同秦本 范

本作商夏 案作商者疑宋本避諱 改新序亦作殷夏

吾聞窮巷多怪 錢本怪作怪 校云原作怪 依御覽百九十五

改 案新序正作窮鄉多怪 錢校是也 戰國策作 窮鄉多異

愚者笑之 智者哀焉 狂夫之樂 賢者喪焉 案笑之新序作

之笑 與下文狂夫之樂 正相對是也 當據乙正 哀新序作

憂 義亦較長

聖令則以其食口之數 賤而重使之 案賤當為賦之誤

則誅愚亂農 農民無所於食 而必農俞樾云誅通作朱 莊子

庚桑篇楚人謂我朱愚 即此文誅愚矣 案俞釋誅愚是

也 此疑當作則誅愚亂農之民 無所於食 而必農之字 草

書與重文相似 故誤為兩農字也

百縣之治 一形則從迂者 不敢更其制 案下文云迂者不

飾代者 不敢更其制 今本現飾代者 不四字 與下文不相應

代者 不敢更其制 今本現飾代者 不四字 與下文不相應

第三 今夫螻蛄蚍蜉 蝻生秋死 一出而民數年不食 案御

覽八百二十二 資產部引蚍作蚍 注云胡多切 則今本作

蚍乃傳寫之誤 爾雅釋蟲 蚍蚍何釋文云 何本或作蚍 音

河 又有蚍蚍蚍蚍 蚍蚍蚍蚍 蚍蚍蚍蚍 蚍蚍蚍蚍 蚍蚍蚍蚍

札五

六

楚篇 蠶蠅釋文 引司馬彪云 豆蠶中大青蟲也 卽此

去 第三官者 生蝨官者 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 嚴

云 范本無曰美句 好上有玩字 案魏仲舉五百家集注

韓文六 龍吏詩 注引曰美作曰玩 則南宋本蓋與范本同

十里 斲者 國弱九里 斲者 國彊 嚴云 案九當作五 下說民篇

亦作五 案斲令篇云 以五里斲者 王以十里斲者 彊 韓

子 斲令篇 十仍作九

開塞 思則出度 嚴云 案出字疑誤 案出度疑當作生度 下

云 淫則生佚 可證

第九 夫離朱見秋 豪百步之外 而不能以明目 易人 案易

賜之 俗字 古鐘鼎款識 皆以易為賜 易人 猶言賜予人也

第十 行是必久 王 案當作行是久 必王 今本誤到不可通

深入借險絕塞 案借險義難通借當為借形近而誤借與  
背同禮記明堂位注負之言

立本第踏法而俗成而用具 案俗成二字當重今本誤脫  
兵守第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併嚴云案及耕格併

不成文疑耕字誤 案耕格當作柞格周禮維氏令為併  
護鄭注云併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獲

柞鄂也國語魯語易獸成設非鄂章注云非柞格也柞耕  
形近而誤併字上下疑有抗字

發梁撤嚴可均校改 屋給從從之不洽而燬之嚴可均校作  
給從徒之命云當云給從而口之不給從而燬之 案此

當作給從徒之不給而燬之謂所發徹之材可徒入城邑  
則徒之急卒不及徒則焚之墨子號令篇云外空室盡發

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材木不能盡內即  
燒之無令客得用之此云徒即墨子所謂內城中也嚴俞

校竝失之  
新令第斬令則治不留嚴云秦本斬作飭嚴可均亦校改飭

十三 案此篇文與韓非子飭令篇同作飭是也  
行治曲斬 案治韓子作法似是

雖有辯言不能以相先也嚴云秦本范本雖上有廷字疑當  
作朝廷關朝字今依元本刪去范本能作得 案韓子有

廷字能亦作得  
來民第其寡萌買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未作

十五 案寡萌買息義難通疑當作寡萌買息寡寡及買  
以處 案寡萌買息義難通疑當作寡萌買息寡寡及買

竝形近而誤實萌即客民對下民為土著之民也呂氏春

札五

七

秋高義篇墨子曰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高注  
云賓客也萌民也萌與曠通字亦作曠凡外來旅居之  
張散文通對文則民謂之曠周禮旅師謂之新曠是也民  
異詳周禮正義 貸息謂以泉穀貸與貧民而取其息此  
言韓魏國貧其有餘資而貸息者皆外來之客民其土著  
之民則皆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未作以處明客  
民富而土著貧也

且非直虛言之謂也不然夫實曠土出天寶嚴云一切舊本  
竝作且直言之謂也不然夫實曠什虛出天寶今案文說  
移虛於言上增非字改曠土字 案此文舊本固多舛互

然嚴校亦不瑯實曠什虛當作實曠虛呂氏春秋貴卒篇  
云於是令貴人往實曠虛之地此實曠虛與呂實曠廣虛  
義同嚴專輒改竄不可據漢書晁錯傳云徙

此反行兩登之計也 案兩登猶言兩得也公羊隱五年傳  
云登來之也何休注云登讀言得齊人名求得為得來作

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此以登為得與公羊正同  
賞制第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坤東徵之祗嚴云葉校本

十七 作舉兵伐衛取五鹿伐曹救宋嚴可均校作伐衛取五鹿  
伐曹南圍鄭之坤 案徵當作衛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晉

文公反鄭之坤東衛之祗高注云使衛耕耨者皆東祗以遂  
晉兵也此文與彼正同上云伐曹取五鹿自是所傳之異

先秦諸子與左傳紀事不必同葉嚴校竝改曹為衛失之  
境內第其戰也五人來薄為伍 案來疑當為束尉繚子有

十九 東伍令薄古簿字五人束薄為伍言為束伍之籍也  
一人羽而輕其四人 案羽疑當為死輕當為到言同伍之

札五

八

中一人死事四人不能救則受刑也

夫勞奮其縣過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勞奮能 案能當為罷

言罷免其縣令也此十七字與上下文不相屬疑當在後

文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勞奮下而誤錯著於此夫勞奮

三字即家彼而注疑罷即耐之俗字漢書高帝紀應劭

戰及死吏而輕短兵 案吏當為事說文史部事古文輕亦

當為到言主將死則短兵受刑

能一首則優 案能下當說人得二字優當為復形之誤也

上文云能人得一首則復可證

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 案此句有稅誤受疑當為就音近

而誤客下疑當有卿字下文云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

客卿猶言就正卿也

札五

九

高爵能無給有爵人隸僕 案能亦當為罷言高爵有罪而

罷無得給有爵人為隸僕也此能疑亦當讀為耐或耐

內通則積薪積薪則燔柱 案內當為穴篆文相似而誤墨

子備穴篇云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

城即穴攻之法也

不能死之干人環 案環當為輶聲同字通說文車部云輶

車裂人也

禁使第二十四吏雖眾同體一也夫同體一者相不可 案同體一

上疑稅事字下文兩云事合而利異可證相下當有監字

下文云駙虞以相監不可亦其證也

慎法第二十五雖堯為主不能以不臣諧所謂不若之國 案明刻

本孫錢及嚴可均本謂字並在所字上是也惟嚴萬里本

如是疑弘改以文義攷之諧謂當為諧調之誤謂謂形

定分第二十六有鉅鑰為禁而以封之 案鉅當為鍵方言云戶鑰

自關而東陳楚之閒謂之鍵自關而西謂之鑰

及禁剗一字以上 案禁剗當作剗禁說文刀部云剗刊也

謂刊削禁令之字上文云有敢剗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

罪死不赦

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

一受寶來之法 案皆此秦一法官此當作比形近而誤言

諸侯郡縣之法官其職秩吏屬與秦國都法官同也寶來

當作禁室今本禁譌為來室譌為寶又偵到其文遂不可

通上文云為法令為禁室可證

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 案修當為循經典脩修通用隸書

札五

十

脩循二字形略同傳寫多互譌漢北海相景君碑陰循行

循本亦作脩德為循釋文云

莊子郭象注明世德堂刊本宋本成玄英莊子疏校

內篇逍遙念孫讀書錄志餘編校俞樾諸子平議校

遊第一大有逕庭釋文云逕司馬本作莖李云逕庭謂激

過也 案文選辯命論李注引司馬彪云逕庭激過之辭

也則司馬本字義並與李隨同與釋文不合未詳

齊物論第二故管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釋文云胥華

胥國司馬云宗膾胥敖三國名也崔云宗一也膾二也胥

敖三也 案宗膾胥敖並無攷人閒世篇云胥者堯攻叢

枝胥敖宗膾當即叢枝荀子議兵篇云堯伐驩兜秦策亦

有此楊注云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宗蓋即崇之段字宗崇

同書故書是崇是長漢呂氏春秋石類篇云禹攻曹魏屈

書谷永傳所崇作崇

驚有冠放疑與驚字通骨或當作骨骨放即屈驚俗書骨  
驚釋文竹作竹

人問世而憲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  
其美也 案術與述古通禮記祭義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

之鄭注云術當為述聲之誤也

第五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娶資注云娶者武所資  
也釋文云李云資送也崔本作娶秋音坎謂先人墳墓也

案注說迂鑿此娶資疑即娶柳周禮縫人衣娶柳之材  
鄭注云故書娶柳作接檟鄭司農云接讀為羅檟讀為柳

皆棺飾此資疑即檟之誤漢字字書所無段玉裁同音義  
並當與檟同

使之和謙通而不失於兒注云苟使和性不損靈府開豫則

雖涉乎至變不失其說然也釋文云兌徒外反李云悅也

案兒當讀為悅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悅簡易也言變  
通而不失之簡易也郭李說並失之

第七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釋文云帛徐音藝  
又魚例反司馬云法也一本作窠牛世反崔本作為 案

帛字字書所無疑當為段說文又部段或作段古金文段  
字或為帛見鍾鼎款識晉姜鼎故隸變作帛段變為日此

亦古字之僅存者何段猶言何轄也崔誤本作為於文復  
贅非也王筠說文句續據崔本謂帛是為古文作日之誤

老明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釋文云胥如  
字司馬云疏也簡文云相也成易音亦崔以鼓反相輕易

也簡文同 案天地篇亦有此文胥當為胥之俗字說文

言部云請知也周禮天官敘官鄭注云胥讀如請謂其有  
才知為什長詩小雅桑扈篇君子樂胥鄭箋云胥有才知  
之名也此胥與技形與心文並相對辨辨篇云夫小惑易  
方大惑易性胥易謂知識惑易與技係同為失其常性也

司馬彪及梁簡文崔誤說並未得其指

執繫之狗來釋釋文云繫音來李音狸崔云旄牛也成疏云  
狗以執捉狐狸每遺係頸 案李音成釋是也繫狸音近

字通即逍遙遊篇狸狴之狴若旄牛至大旄之俗字亦  
是天地篇又作執雷之狗成思釋文云雷木又作猶一本

作狸司馬云獨竹鼠也一云執雷之狗謂有能故被雷係  
成愁思也此訓亦未屬疑思當為累成本作狸案彼雷亦

即狸也司馬說及或說並非山海經南山經其音如雷牛  
郭注引莊子曰執犁之狗則音時本又有作犁者繫犁狸

雷並一聲之轉山海經雷音為聲猶此書俗繫雷為狸也  
外篇駢而做跬譽無用之言釋文云做本亦作暨徐音婢郭

父結反李步計反司馬云罷也跬徐三婢反郭音肩向崔  
本作赴向丘氏反云近也司馬同李卻垂反一云做跬分

外用力之貌 案依郭音義蓋讀做跬為暨暨後馬蹄篇  
云暨暨為仁蹠跬為義釋文云暨步結反向崔本作暨音

同暨本又作薛悉結反向崔本作殺音同一音素葛反李  
云暨暨蹠跬皆用心為仁義之貌說文足部云暨蹠也做

弊皆段借字跬郭本當作薛薛俗書或作薛見唐那羅延

音義以薛與跬形近跬又傳寫作赴薛殺一聲之轉俗又

札五

五

作覽說文所無文選張衡南都賦蹶躡躡字與此同玉  
足部云蹶蹶旋行貌淮南子原道訓云不與物相蹶蹶蹶蹶  
辭七諫愁世云蹶母勃而日侍王注云勃肩猶蹶蹶蹶蹶  
行貌敵薛蹶蹶蹶蹶  
勃肩聲義並相近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郭注云  
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為令萬理皆當者非  
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  
天下奔馳奔我徇彼以失其常然 案招仁義謂表揭仁  
義以為準的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云萬人操弓其射其一  
招招無不中高注云招埒的也注意似釋為以仁義招天  
下於文殊不順不可從

雖通如楊墨釋文出釋文云一本無此句 案今本無此文  
然依陸說似亦不當止多此一句竊疑當云屬其性乎辨

札五

三

者雖通如楊墨非我所謂賊也蓋舊本屬其性乎仁義章  
後屬其性於五味章前多此一章上文亦以曾史枝於仁  
楊墨駢於辯分舉即其例也釋文止出此一句陸偶疏耳  
第九翹足而陸釋文云足崔本作尾司馬云陸跳也 案文  
選江賦夔夔翹蹀李注引此作翹尾而蹀司馬彪曰蹀跳  
也則司馬本足亦作尾與崔本同與釋文亦不合陸陸文  
亦未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闢扼鸞曼詭銜竊  
轡釋文云李介倪猶睥睨也成崔云介出俾倪也李云  
闢曲也鸞抵也曼突也成崔云闢扼鸞曼距扼頓遲也司  
馬云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成一云鸞曼旁出也 案扼  
即衡軛之軛司馬說得之此文倪也扼也曼也銜也轡也

皆言車馬被具之物而馬介之闢之鸞之曼之軛之也倪  
即軛之借字說文車部云軛大車高持衡者也曼即周禮  
中車之覆儀禮既夕及禮記玉藻之帟詩大雅及禮記曲  
禮之幟車覆笭也曼从冒得聲冒覆一聲之轉玉藻羔幣  
逸周書器服篇作羔冒是其證

第一故曰肩馮則商寒 案呂氏春秋權勳篇淮南子說林  
訓並同呂覽高注云馮也戰國策韓策馮作馮鮑注云  
馮猶反也馮馮同聲段借字此當從韓策作馮為正素問  
五藏生成論云多食酸則肉脈脹而肩揭王冰注云肩皮  
揭舉也左傳五年傳引馮云肩也則商寒公羊穀梁  
傳並同高誘義蓋本於彼然與揭字義不合  
攬工倕之指釋文云攬李云折也崔云攬之也 案崔說是  
也攬與歷通攬與攬同天地篇云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說

札五

西

文木部云榘榘指也依段玉裁注本後天地篇釋文引  
榘榘為 呂氏春秋順民篇說湯以身禱於桑林云於是剪  
其髮解其手以身為犧牲三國志蜀志卻正傳裴注引呂  
覽鄭作攬今攬呂覽字當作磨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李注  
引作磨者磨之譌論衡感虛篇又作麗皆榘之借字也此  
以攬為榘與裴松之引呂覽正同可以互證

在宵第 禍及止蟲釋文云止蟲本亦作昆蟲崔本作正蟲成  
本亦作昆蟲疏云昆明也向陽啟蟄 案崔本是也正與  
貞通墨子明鬼篇云百獸貞蟲又非樂篇云蜚身貞蟲淮  
南子原道訓云蚊蟻貞蟲陸形訓說山訓亦 字又作征大  
戴禮記四代篇云蜚征作猶墨子云蜚身貞蟲征蟲即謂  
能行之蟲也新語道基篇亦有行蟲走獸之文正貞皆聲

近段借字淮南高注云貞蟲細腰蜂蝶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乃望文生訓不足據洪頤煊謂止蟲當是多蟲錄亦失之

天地第 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智而火馳 案火當為六公與火形近而誤說文八部云公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今經典通借別為之此古字之僅存者六馳猶言舛馳與異形文意相類外物篇云火馳而不顧火亦六之誤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溟然弟之哉注云溟溟甚貴之謂也不宜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 案兄當讀為況古字多作兄詩小雅柔柔篇倉兄填兮釋文云兄本亦作況謂比況也弟當為夷形近而誤文云夷弟本弟左昭十七年傳云五雉為五工正利

札五

五

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杜注云夷平也正義云雉聲近夷此云溟溟然夷之溟溟亦平等之義前杜有篇云大同夫溟溟注云與物無際釋文引司馬彪云溟溟自然氣也論衡談天篇云溟溟濛濛氣未分之貌也此溟溟與彼義略同郭本鶴夷為弟遂釋兄堯舜為推之為兄又以溟溟為甚貴之謂殆所謂鄂書燕說矣

孝子操藥以修慈父成云修理也 案修與羞古通儀禮鄉飲酒禮乃羞無算爵禮記鄉飲酒義作羞爵無數是其例也爾雅釋詁云羞進也

天道第 舜曰天德而出靈日月照而四時行注云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 案出當為土形近而誤 釋文云天志中篇若其證天德而土靈即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靈之義

天與土日月與四時文皆平列郭所見本已誤

十四 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注云猶傳舍也 釋文引司馬彪說亦同 釋文云遠音渠 案依注說則遠當為遽之借字說文是部云遽傳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鄭注傳遽云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傳遽所止廬舍謂之遽廬故云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

周禮釋文傳遽字音其據反 僕又音其庶反 夫此音遽如字殆未知其為遽之段借字與 唯循大變無所遷者為能用之 案大變者大法也書顧命率循大卜偽孔傳訓為大法孔疏引王肅說同莊子正用書文變卜音近字通 下漢隸作元卽弁之變禮古與變通其例也

札五

去

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 案郭讀非殺句斷荀子正名篇云殺盜非殺人楊注云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則楊

秋水第 振而不跂釋文云跂一本作企 案文選傳長孺贈何劭王濟詩李注引此亦作企又引司馬彪云企望也則司馬本與或本同

至大不可圍又云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成云至廣大者不可圍繞 案成說望文生訓不足據此圍當作圍與御通則陽篇云大至於不可圍亦同皆謂其大無竟莫能御止也繕性篇云其來不可圍釋文云圍本又作禦易繫辭上云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釋文云圍道本亦誤圍是也

主樂第支離叔與介叔觀於冥伯之巨岷喻之虛黃帝之

十八所依俄而柳生其左肘 案柳注及釋文並無說疑當為病

之俗字說文戶部云痛腫也抱朴子論仙篇云支離為柳

秦女為石則以柳為楊柳人肘無生楊柳之理不足信也

山木第子桑季子曰獨不聞假人之區與林回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釋文云假古雅反李云國名林回司馬云假之

逃民之姓名成云假因名晉下邑也 案依司馬彪說則

假當為股之誤文選王仲寶補注釋文李注引

知北游第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釐注云玷捶

鉤之輕重而無豪釐之差也釋文云司馬郭云捶者玷捶

鉤之輕重而不失豪釐也或說云江東三魏之閒人皆謂

鉤為捶音字亦同郭失之今不從此說也 案淮南子道

札五

七

應訓亦有此文大馬作大司馬未知孰是許注云捶鉤擊

也今本鉤下衍鉤鉤鉤也今本題高誘注此正與或說

同則訓捶為鉤者自是漢儒古訓揆之文義實為允協郭

司馬易為玷捶不可從

庚桑楚第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注云此三

者雖公族然已非一釋文云著了略反又張慮反戴本亦

作載一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著戴者謂著冠世

世處楚朝為眾人所戴仰也著封者謂世世處封邑而光

著久也崔云昭景二姓楚之所顯載皆甲姓顯封 案此

著音當為張慮反讀了略反者非戴當為載爾雅釋詁云

載始也王逸楚辭離騷序云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

屈景蓋以所出君之諱為氏著載謂著其所始著封謂著

其封邑也

臘者之有臘胾可散而不可散也釋文云臘司馬云牛百葉

也胾足大指也崔云備也案臘者大祭備物而有臘胾

此雖從散禮應具不可散棄也 案此文難通說文肉部

云胾足大指毛肉依段氏陸義本於彼然禮經載齊禮之

法皆云去蹄儀禮七皆則臘祭雖備物必無升足指之理

陸說與禮不合竊疑胾當為胾之誤說文臘胾二字同訓

牛百葉廣雅釋詁云則是一物也散說文肉部作散云雜

肉也此散當亦如許義蓋臘胾即周禮醢人之脾析饋會

以為豆實以其特薦於豆不祿它肉物故云不可散古書

多段散為楸說文林部云惟此尚用其本義而陸仍以散

棄釋之蓋古訓之溼失久矣崔訓訓為備亦非

札五

六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注云

威以取物物必逃之釋文云威也崔本作威也 案韓非

子難三篇云故宋人語曰一雀適羿必得之則羿誣以天

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舊注云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

得之故曰誣也韓子文與此略同莊子宋人故以彼上下

文意審之自謂雀過而羿不能一一必得故席其誣韓子

舊注是也此書云威則是言其必得與本意不相蒙矣彼

此五校此適當依韓子作過威當依崔本或或與惑

通此云或猶韓子云誣皆不必得之意也

徐無鬼第中民之士榮官釋文云中民李云善治民也 案

史記索隱引三倉云中得也周禮師氏掌國中夫之事鄭

注云故書中為得得中義同故古書多互用中民之士即

周禮大宰九兩章之二曰 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

故曰榮官也外物篇云中民之道進焉耳義亦同

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以完注云投之異國

使門者守之出便與子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釋文

馬彪說案此言齊人鬻其子者各以職事自名其欲為

聞者則必別之後又說子綦使子柎於燕盜得之全而鬻

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即此所謂不以完也郭謂使門者

守之未達其義

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

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 案此又當為人不比之人

句斷言不得齒於人也列子力命篇云小白口鮑叔牙可

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

札五

九

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呂氏春秋貴公篇管仲曰鮑叔牙之

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高注云比方也

竝與此書同可據以校正

於是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會肉而終釋文云

或云渠公齊之富室為街正買柎自代終身會肉至死一

云渠公屠者與柎君臣同會肉也街音佳一本作術 案

當當為掌渠當為康齊康公名貸見史記齊世家康公當

周安王時與莊子時代相去正不遠康與渠形近而誤列

于湯問篇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張注引別本渠又作康與

此可互證街當為閭蓋柎賣於齊適為康公守閭即鬻

之齊君為柎人也故上文云將與國君同會以終其身若

如或說渠公為街正屠者何得云國君乎

則陽年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釋文云忌也出走忌

畏而走或言圍之也元嘉本忌作匹成云姓田名忌齊將

也 案以史記田齊世家攷之是時齊相為騶忌將為田

忌而威王二十年使田忌伐魏大敗之桂陵則惠王所深

怨者宜是田忌也成說近是釋文及元嘉本竝誤

至齊見享人也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暮之釋文云強字亦作

疆 案成木亦作疆字與疆通

外初第未僕而後耳注云耳卻近後而上僕釋文云未僕李

云未上謂頭前也又謂背脊也 案郭注及李頤前一義

竝訓未為上逸周書武順篇云元首曰未上即謂首也李

後一義則訓未為背脊淮南子墜形訓云其人而未僕脩

頸面上下高注云未猶脊也李後義與高誘正同攷說

札五

十

文人部云僕也周公鞮僕或言背僕未鞮聲近字通

禮論篇絲末未即禮記曲禮及 依許義蓋鞮僕背僕義同

詩大雅韓奕之幘是其例也 亦云周公背僕 是漢人舊詁皆以未僕為背

脊李後義為長

箕圓五尺 案箕其字同 說文箕部箕 圓運之聲轉山海西

山經云是山也廣員百里國語越語云句踐之國廣運百

里章注云東西為廣南北為從此以圓為運猶山海經以

員為運也其運五尺言龜大徑五尺猶山木篇說異鴿云

翼廣七尺日大運寸矣

言第孔于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注云若役其才知

而不復其本靈則生匹矣 案復疑與腹通腹靈猶言含

靈也 復腹聲 注說未得其指



讓王第八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  
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 案郭內之田以爲絲麻者

卽周禮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也凡園地在國門之外郭  
門之內詳周禮正義管子輕重甲篇云桓公愛北郭民之貧召

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恥也以唐園爲本利唐園  
卽場圃履縷之恥卽爲絲麻者也與此文可互證

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  
延之以三旌之位釋文云三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珪云

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也 案司馬彪本是也楚齊以執  
珪爲最貴故云三珪楚辭大招云三圭重侯王注云三圭

謂公侯伯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故言三圭也  
戰國策楚策昭陽說楚貴爲上執珪然則執珪蓋有上

札五中下之異與韓詩外傳載此事作三公余知古諸宮舊事  
又作三事義並通而與楚制皆不合恐非

盜跖第二十九穴室樞戶釋文云樞戶尺朱反徐苦溝反司馬云破  
人戶樞而取物也 案依徐音則樞當爲樞殷敬順列子

釋文云樞探也樞樞聲類同形亦相近  
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釋文云李云言上四

人不得其死猶猪狗乞兒流轉溝中者也乞或作走成本  
作此六子者疏云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推尾

生又云豕字有作死字者 案此四者當從成本作此六  
子者流豕豕義疑當爲沈豕周禮大宗伯云以豕沈祭山

林川澤以醢辜祭四方百物此磔犬卽所謂醢辜沈豕卽  
所謂沈言犬豕見磔沈棄於溝壑乞人亦然荀子榮辱篇  
云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爲溝中瘠者也可證此

章之義 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  
賤也釋文云臧聚司馬云謂臧獲盜盜竊聚之人成疏云聚

謂寧竊卽盜賊小人也 案司馬彪成玄英說竊迂繆難  
通以聲類攷之聚當讀爲騶說文馬部云騶殿御也周禮

趣馬鄭注云趣養馬者也國語楚語說齊有騶馬縞月令  
命七騶咸駕鄭注亦謂卽趣馬趣聚同從取得聲古字通

用聚與臧皆僕隸賤役故竝舉之  
堯舜爲帝而雅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

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成疏云雅和也 案而雅  
義難通雅疑當爲推形近而誤謂雅位於善卷許由也成

疏望文生訓不足據漢書田千秋傳贊劉子推鹽  
鐵論稷論篇推作雅是其證

札五漁父第 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賤民人 案賤當爲賊成本  
作殘亦通

列御寇第二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注云舉動便辟而成光儀  
也釋文云謀說文聞也司馬云形謀於衷成光華也成疏云

謀便辟貌也 案郭及司馬說竝難通列子黃帝篇亦有  
成以謀爲便辟貌古書亦無此義疑謀當爲謀之段字二

聲類內誠不解謂誠積於中形謀成光謂形宣謀於外有  
光儀也

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注云夫有功以賤物者  
不避其親也 案賤亦當爲賊之誤注說難通疑非

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爲者也注云吡訾也  
案說文無吡字依注疑吡當爲吡卽訾之變體也說文曰

部云昔苛也與此義正合今經典多段皆字為之詩小曼

滄滄誠訛荀子修身篇作喻喻皆訛訛亦即訛是其證

天下第三十三猶有家眾技也 案有當從成本作百上文云百家

之學時或稱而道之下文云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是其證

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

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注云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

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成疏云鄰近也夫知則有所不知

故薄淺其知雖復薄知而未能都忘故猶近傷於理 案

注疏說竝迂舛此後疑當為復形近而誤蓋言慎到不惟

菲薄知者而復務損其知以自居於愚鄰當讀為磷磷傷

猶言毀傷也攷工記鮑人雖傲不類鄭注云類故書或作

札五

鄰鄭司農云鄰讀為磨而不磷之磷此鄰正與鮑人故書

字同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釋文云卑如字又音婢李云以地比天

則地卑於天若宇宙之高則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

澤平矣 案李說非也卑與比通古卑聲比聲相近字多

白虎通義封公侯荀子不苟篇云山淵平天地比韓詩外

篇作有比是其例楊注云比謂齊等也亦引莊子此文是其證也廣雅釋

詁云比近也漢書嚴延年傳云比接近也此亦接近之

義天與地相距本絕遠而云相接近猶山與澤本不平而

謂之平皆名家台同異之論也李讀卑如字固誤楊釋比

為齊等亦未得其義國語楚語云夫天地比不相比近也

札卷六

瑞安孫詒讓

尹文子注補培校刊本宋古迂陳氏刊本 錢鳳昨校勘

大道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

以檢其差 案名而下當有無形二字各本竝挽名而無形

與上文形而不名正相對

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汪校云彼疑復 案宋本正作

復

治亂以簡治汪云沈本說郭本作制治要同錢校引 案宋

本亦作制

不知不害為君子知之無害為小人汪云兩為字各本作於

据治要改 案宋本上為字不誤下為字仍作於

札六

路逢怒蛙而軾之汪云御覽百四十三作下車而揖之 案

宋本正與御覽同

不係於不肖與仁賢也汪云文選薦士表注東征賦注竝作

乎 案宋本與文選注同

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妹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

案宋本不妹美作妹必美是也據上文黃公有二女衛

人所娶者是其長故人意其妹必美而爭禮之今本作不

妹美屬上毀其子為句則下二語文無所承矣

怪石也汪云藏本怪石上有此字錢引明古 案宋本與藏

本同

王問價汪云類聚文選注價上有其字錢引古府 案宋本

亦有其字

殺懷公子而自立 案晉文公所殺者即懷公不當云懷公

子子米本作于疑故書本云殺懷公于某地而今本挽之

倍二十四年左傳 案發懷公于高梁

大道 法者所以齊眾異亦所以生乖分汪云姜本無生字各

本作乖名分据治要改 案宋本齊生二字竝無以文義

校之當從治要為正

疏宗族汪云沈本作疏宗彊治要同 錢引古府 案宋本與

沈本同

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汪云治要長短經注勝犯上竝有

能字錢云藏本下句亦有能字 案宋本與藏本同

乃實對錢云御覽四百五引作人以實對 案宋本作人實

對益稅一以字校者不審此改人為乃殊繆

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 今本挽此文汪錢 案魏下先

生疑當作稷下先生此論田駢語當即尹文子自稱仲長

氏敘云尹文子齊宣王時居稷下漢書藝文志尹文子顏

注亦引到向云與宋鉞俱遊稷下是也 齊宣王與儲尊學

孟制清于覽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 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有餘人

富貴者有施與於已汪云縣眇閣本無與字子彙本姜本沈

本無於字今據說郭本 案宋本與說郭同

於物弗傷汪云物姜本沈本作我 案宋本亦作我

亦如貧賤之望富貴汪云貧賤下治要有者字 案宋本與

治要同

附宋本尹文子校文

大道使善惡之字 宋本有 盡然有分 別 宋本彼此而檢虛實者

也 分宋本挽 空屬我 可與本以 錢 察慧聰明同其治也

遠近避疾 速 之間 君子非樂好 有為 所為者不出於

農桑車陳 錢本司 下同 極於儒墨是非之辨 同錢本同 使

人不能得 從 使人不能得為 從錢本從同 不足以

成化 宋本 而得同於無 宋本 心無欲者 必遊 宦諸侯

之朝者 遊於 游宦諸侯之朝 何苦 物之失分 使不

得不 宋本 用 使不得 宋本 固 闔境不鬻異采 彩 一

國皆有饑 飢 色 則私欲寢 寢 廢 是治亂屬 續 錢 於

賢愚 與聖主 王 而俱沒 則亂多而 所 治寡 守職効 效

下同 錢 能 可為人臣 宋本 矣 楚人擔 擔 山雉者 遂

聞楚王王 宋本 不重 感其欲獻於己 過於買身 宋本 之金 宋本

十倍 以告隣人 宋本 人下不重 適棄歟可銷 銷 於是遠而菓

宋本下 於野 召忽 宋本 下夷吾奉公子 宋本 糾奔魯 出

有之字 亦不知己之 宋本 錢 非 御羣下也 宋本 有 宋

字 合以聚民 宋本 聖人指 指 錢 而不言也 疆 疆 下同

國也 吾必謂之存者也 宋本 曰鬼神 宋本 此三字聰明正直

善能揚之 宋本 已非理 宋本 也 惟 宋本 聖人能該之

少子曰 宋本 則人必 宋本 爭盡力於其君

矣 今能同 宋本 雖怨無所非 宋本 也 此情所易制 宋本

下同 以其無益於 宋本 物之具故也 弗與同勞逸 宋本

故也 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 宋本 富貴者可不酬貧

賤者

鵬冠子陸佃注 明刊子彙本 俞樾讀鵬冠子校

博選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陸注云王鈇法制也

札六

二

札六

三

夫專任法制不以厚德將之而欲以持久難哉 秦鞏書  
治要三十四引燕王鈇句首句作博選者序德程俊也與  
籍名正相應是也後王鈇篇云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今  
本誤注彼文而誤增與上下文義皆不相屬足明其非陸  
農師所見已是誤本序厚程隆亦形近而誤  
權人自五至 案此家上三日人而言治要引無權字是也  
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 案治要引作理物情者也當據乙  
俞謂物與勿通未瑋

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注云樂則嗟之若則咄之 案  
樂嗟苦咄治要引作噫咄咄三字黃氏日鈇引作噫藉藉  
咄王應麟小學似皆有謄攷此章文與戰國策燕策郭曉  
說燕昭王語正同樂嗟苦咄彼作响藉咄是也噫响藉  
說燕昭王語正同樂嗟苦咄彼作响藉咄是也噫响藉

札六

相近噫或此 此書正文及注皆明人貳竄并非陸本之舊  
傳易之誤 明朱卷和木載王字按舊本闕樂嗟苦三字今  
補之今檢了案本亦有此三字不知據何本補也  
著希 第二畏禍而難却 案却法要引作劫是也當據正  
時動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  
弗敢信然後義生注云信猶任也 案治要引動下有靜字  
信作言禮生義生下並有焉字當據補正陸本信字已誤  
環流 第五積往生跛工以為師注云工或作王跛跛倚也師如師  
巫之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跛工以為師俞云往當讀為  
庭說文允部允庭曲脛也古文作庭 案俞讀往為庭是  
也跛當作跛工當作巫並形近而誤 注工或作王巫以為  
師所謂巫庭也荀子正論篇云偃巫跛匡楊注云匡讀為  
庭 宋庠補古引讀義

王鈇錫冠子曰其制邑理都使唯習者五家為伍伍為之長  
十伍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扁扁為之長十扁為鄉鄉置師  
五鄉為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為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  
案此及下文多與管子小匡篇相出入彼云管子乃制  
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  
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此伍即彼軌扁即彼連鄉上有  
縣郡又郡大於縣並與古制不合 古制縣大於郡見逸周  
傳 蓋戰國時之變法而秦漢因之

札六

以相配小匡作畫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此配疑當作記  
記識義同 廣雅釋詁 游敖同品疑當作區弔賀同禱禱  
疑當作集並形聲之誤 此二語  
惑爽不嗣謂之焚注云焚或作焚 案焚焚義並未協疑當  
為焚之誤 爾雅釋天焚輪謂之積 左傳隱四年杜注云焚  
亂也  
禮嗣弗引奉常弗內 案嗣疑司之俗字禮司奉常皆謂禮  
官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奉  
不待士史注云士李官也 案士與李通上文云使史李不  
誤史李即士史也 書舜典孔傳云士理官也管子大匡  
秦錄第 不見形穡而天下歸美焉注云穡肉也 案形穡即  
形穡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將制輪焯集解引郭璞

云野音轉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云將字與鬻同呂氏春秋意林引作鬻將聲同故形埒亦謂之形鬻陸注失之

兵政第子獨不見夫閉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仆而摺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絕地關尚一身而輕重異之者孰使之然也 案身當為耳形近而

誤管子兵法篇教其耳以號令之數墨子公孟篇是言有三物焉于今乃知其一耳今本耳並誤身與此正同關尚一耳言門關猶一耳下文云若達物生者五尚一也耳也字與此文例正同異之之字疑衍

世賢第卓襄王問龐煖曰注云卓當為悼此趙悼襄王也十六案治要引卓正作悼則唐本尚未誤楚王臨朝為隨兵 案此句與上下文不相屬疑誤衍治要引無當據刪

札六

六

楚王問傅暮誠壯身必待俞附 案此十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屬治要引無當據刪

龐煖曰王其忘乎 案治要引忘下有之字今本脫太公醫周武王 案治要引無武王二字以下上文例校之此二字不當有當據治要刪

若扁鵲者鑿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開而名出聞於諸侯 案治要引副作割無聞字今本疑誤衍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 案曰治要引作則是當據正

雖幸不死創伸股維注云維牽攀也 案股牽攀不可以言維陸說無據維疑當為緹與戾字通呂氏春秋遇合篇云陳敦治長肘而緹股緹與緹字亦同史記司馬相如傳案

續漢書與服志同注云續字亦作音同也天權第惑故疾視愈亂惇而易方注云惇猶篤也 案惇當為惇形近而誤注沿誤為釋不可從

于音之謂 案謂無義疑調之誤究賢能之變極蕭楯之元注云蕭蕭斧也于謂之楯蕭以戮人楯以衛已知此則知兵矣洪頤煊云蕭當是蘭字之譌

管子小匡篇輕罪入蘭盾鞞革二載隸釋堯廟碑階階楯楯蕭蘭字形相近讀書案管子蘭盾與漢碑楯二義絕異與此文又並無會洪妄為牽合殊不可通此蕭楯疑當作蕭條條與循俗書形略近唐李晟碑循作循與條偏多互誤亦蓋條譌為循循傳寫又譌為楯其本字遂不可其比例 知淮南子齊俗訓云故蕭條者形之君許注云蕭條深靜

札六

七

也此云極蕭條之元謂窮極深靜虛無之本也 案稟當讀為能天第 稟木降風注云稟稜落之稜降下也 案稟當讀為十八 稟二字古通韓非子亡徵篇云木之折也必通稟淮南子

一則木折又云木雖蠹無疾風不折此云稟木降風亦謂木已內蠹而又遇風則必折陸讀蠹為籜失之 公孫龍子謝希深注明梁肅刊本 錢熙祚刊本 俞樾讀跡府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鬪 案鉅與詎通荀子正論篇云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楊注云鉅與遽同此與荀子同明刊子彙本及錢本並作詎疑校者所改

通變論曰羊與牛唯異唯與雖通羊有齒牛無齒而羊牛之第四 非羊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 案而羊牛之非羊也之非牛也于彙本及錢本並作而羊之非羊也牛

非羊也之非牛也于彙本及錢本並作而羊之非羊也牛

之非牛也與謝注似合然以文義校之疑當作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下文云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文正相對墨子經說下篇云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墨子說牛非馬不可猶此說牛非羊非牛不可文異而意同可互證也明刻與錢校皆非其舊若左右不驢謝注云驢色之雜者也案驢並麗之俗字故下文云而且青驢乎白而白不勝也謝以為色之裸者非是篇內諸驢字義並同

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案之當作以  
第五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案墨子經下篇云不可偏去而二說杜見與俱

札六

一與二說下篇云見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正與此同此一不相盈亦當依墨子作一一不相盈後文云石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案墨子經說下篇云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此文亦當作且猶白以目見目以火見而火不見今本說見目二字遂不可通  
鬼谷子陶弘景注秦恩復校刊述古堂鈔本俞樾讀鬼谷梁陶弘景注案陶注晁公武讀書志始著錄云唐志以為尹知章注未知孰是周廣業跋謂注筆法絕似管子注當是尹注孫志祖讀書今案校殆非也尹注管子今具存此書符言篇與管子七法篇文正同計俞氏讀以彼校此書說講甚深注皆沿誤妄說段令果出尹手豈得自注管子而略不省勘乎然則今本題陶注雖未可盡信而非尹注

則無疑義

第十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秦校云太平御覽引鬼谷子曰肅慎氏獻白雉於文王還恐迷路問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今按全書無此文疑是司南句下注文也案高承事物紀原九引樂臺注鬼谷子曰肅慎還周公恐其迷路造指南車送之則此為樂注文今本是陶注故無此文也樂臺隋書經籍志作樂臺荀子楊倞注謝塘校刊本景宋台州刊本日本久保愛王念孫讀書錄志校劉台拱補注校郝懿行補注校俞樾諸子平議校

不荀篇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楊注云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案類與戾通逸周書史記篇云管穀平之君懷類無親孔晁注云類戾也類傲二字

札六

平列與求柔文正相對注說非  
榮辱篇其深長矣其溫厚矣注云溫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為溫足也亦厚矣案溫當讀為溫俗作蕪詩小云蕪藉者定本說文艸部云蕪積也後禮論篇云積厚流澤光溫厚與積厚義同注望文生訓不足據  
第十二子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注云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為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驪姬曰眾況厚之俞讀成名況乎諸侯為句云成與盛通況者賜也言以盛名為諸侯賜也案俞以成名為盛名又讀以盛名況乎諸侯為句豈得其義而釋況為賜則非也

況與皇通書無逸則皇自敬德孔疏引王肅本皇作况又秦博我皇多有之公羊文十二年傳作而况乎我多有之

詩周頌烈文毛傳云皇美也大戴禮記小辯篇云治政之

樂皇於四海此云成名况乎諸侯與小辯皇於四海義正

同說文金部云鐘鐘聲也呂氏春秋自知篇云鐘况然楊

讀既誤說復迂繆不可通儒效篇亦有此文義竝同

第六 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注云屏蔽及繼 案屏猶言

置而不立及即兄終弟及之及言周公攝王位若自繼武

王而立也故下文云成王鄉燕天下

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 案殺當讀為述中庸親親之殺墨

子非儒篇作親親有術殺術述竝從亦得聲古通用

王制篇 主攘擇五卜注云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 案

札六

十

攘擇釋聲類竝同古字通用禮有釋菜釋奠之類與禱

除事略同楊釋為擇取吉事未瑋

偃巫跛擊之事也注云擊讀為覲男巫也 案正論篇云臂

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注云匡讀為佹廢疾

之人王霸篇云賤之加偃與此匡同擊者脩身篇云行而

俯項非擊戾也注云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此擊亦

謂擊戾不能仰之人猶正論篇云跛匡也蓋古巫皆以病

人為之偃也跛也擊也佹也其形不同為其病一也

富國篇 垂事養民注云垂下也以上所操之事下就於民而

第十 養之謂施小惠也 案注釋垂事義殊迂曲此垂事與下

文進事長功文相對疑當為舍之譌墨子尚賢下篇云垂

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尚同中篇作舍餘力不以相

勞是其證也垂舍二字卽書相似故荀墨二子皆互譌下

文云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義同

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注云旗讀為箕箕翼二十八宿名

言壽比於星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願鄭云期要也願養

也盧云旗翼以其行度之多天官書亦有旗星 案楊盧

說竝非也旗卽周禮司常之九旗翼當讀為鈇爾雅釋器

說鼎云附耳外謂之鈇款足者謂之高翼鈇聲近字通史

記楚世家云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索隱

云三翻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翻翼近耳旁彼三翻六

翼卽三鬲六鈇也韓非子大體篇云故致至安之世雄駁

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孟墨子

札六

十一

魯問篇云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鍾鼎傳

遺後世于孫此云壽於旗翼猶言創壽於旗幢為銘於鍾

鼎與墨韓二子義正同

君道篇纂論公察則名不疑 案纂疑當作某王霸篇目欲

第十二 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注云綦極

也此綦論亦言極論也

強國篇 無僂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 大其字台注云雖無刑

第十六 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 案無僂二字

當平列與抑卑文正相對墨子天志中篇引大誓無僂儻

務非命上篇作毋僂匪庸下篇作毋僂其務此無僂與墨

子之毋僂文相類疑無毋皆侮之假字 竝相近言侮辱其

族黨也注釋為雖無刑戮之恥增字為訓非荀子意也

荀卿子說齊相曰盧云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顧千里云

宋錢佃本卷末云監本有此七字宋呂夏卿本有志

台州本亦有此七字有者是也前章公孫子曰注云公孫

子齊相也未知其名蓋即因此文而合為一人則楊本有

此七字可知但以全書文例校之苟實當為孫耳

天論篇第廿七章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注云罕希也動罕言

怠惰也俞云罕疑罕字之誤中即今逆字養略而動罕正

與上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 案俞說於義頗協而字

形不甚相近疑罕當作罕說文四部罕從彡得聲此與中

義同釋名釋言語云逆逆也逆不從其理

正論篇第廿八章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注云趨衍字耳 案趨當為

蹴之段字與乘相對非衍文言乘路時足蹴越席也蹴或

作蹙禮記曲禮云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釋文云蹙本又作

札六

蹴趨从芻聲蹙从蹙聲古音近字通趨蹴亦一聲之轉說

文部云趨讀若蹙周禮錡師字蹙杜子春注云春秋

傳所謂蹙將趨者音蹙相似是芻聲蹙聲古通之證

蹙靡舌律注云舌律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哇而不合

舌舉而不下謂蹙窮亦恥辱也 案楊引莊子文 秋水與

此義無會疑舌律當為后縛于祿字書后俗作君 亦見魏

碑唐大虛舍與舌形近而誤后與後通后縛猶言反縛莊

子天地篇罪人交臂歷指釋文引司馬彪云交臂反縛也

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途而百姓羞拾遺 案取當讀為

聚古字通用 易萃聚以正釋男女不聚於途即謂異路而

行也 禮論篇第十九章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注云十當為七穀梁傳作天子

七廟 案禮記王制孔疏引聖證論孫卿云有天下者事

七世則王肅所見本七字尚不誤

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注云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

終乎稅言禮始於脫略成於文飾終於稅減禮記曰禮主

其減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隆盛也郝云校當作校校

者快也 案悅校當讀為悅校說文文部云悅好也校說

解同蓋禮彌文則彌校好即大戴禮禮三本篇終於隆之

意悅悅稅及校校並同聲段俗字楊釋稅為減郝讀校為

校並未得其義

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王引之云十

疑當作七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重故諸侯減而

為五大夫減而為三也 案王說是也莊子天下篇述喪

禮正作天子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足證此文

札六

之誤 此與禮弓經注說不能強台郝氏謂當作天

樂論篇第二十亂世之徵其服組 案組謂華麗也即繡之段字說

文符部云繡合五色鮮色詩曰衣裳繡黼晏子春秋諫下

篇云聖人之服中倪而不駟又云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

導眾組駟字亦通

解蔽第二十一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解注云空石石穴也蓋古

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解 案空石當是

地名疑即窮石之借字 左傳昭九年窮桑淮 左傳襄四年

云羿遷窮石即其地也後文云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

梁夏首亦地名與此正同

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頽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

閨也注云閨小門也 案以為小之閨也句文未足淮南子



記論訓云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趙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似即本此文此小之閨疑亦當作七尺之閨今本蓋傳寫脫七尺二字而校者以注肥補一小字故與上文不相對也

正名篇第 聖人不愛己注云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 案此謂聖人愛己不加於人是為不愛己也墨子大取篇云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即此義

非而謂憊有牛馬非馬也注云非而謂憊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 案此當以有牛馬非馬也為句謂兼舉牛馬與單舉馬異也注讀大誤墨子經說下

篇云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

札六

西

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難即此有牛馬非馬之義

心平愉則色不及備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備而可以養耳注云所視之物不及備作台州本之人亦可養目久保愛云

備當作備解蔽篇云目視備色耳聽備聲 案注非也此備當與庸通 詩節南山昊天不備 庸猶言常史記佞幸傳

寵最過庸索隱云庸常也此文以不及常為不及備猶漢書以過常為過庸矣久保愛說亦誤

性惡篇第

也佚以繩言其直也 案楊釋佚為引義甚迂曲疑佚當為扶管子宙合篇云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 論道 亦云文學

可合扶繩 非所 扶佚形近而誤扶者輔之借字詳前

成相篇第 吏謹將之燕鉞注云鉞與披同滑與汨同言不使紛披汨亂也 台州本 案正名篇亦云疾登滄熱鉞滑

輕重以形體異注云滑與汨同鉞與披同皆攪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鉞當為鉞傳寫誤耳與澀同正名篇注二說後

說也此言吏持法謹無太寬無太嚴猶形體之燕澀滑也

二十六名號不美與暴為鄰注云侵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 曰與暴為鄰也 案此言蠶音與殘相轉最近也注以為

取蠶食義未瑋 育坐篇第 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台州本有注云桑

札六

五

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暴露居此樹之下 案落即落之借字說文木部云地落也 地落 管子地員篇云行磨落

文選張衡西京賦云措枳落突棘籬李注云落猶籬也此桑落亦謂以桑木為籬籬云枳落矣

呂氏春秋高誘注 畢沅校本 元至正刊本 梁玉繩校 志餘編校 俞樾諸子平議校

已是尊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高注云尊者不聞雷之聲不頓頤自扣解謝咎過而反徐步窺兒於堂 案

此謂方雷時兒聞雷聲驚怖而尊者不聞方抱兒窺堂使之誑怖也注說繆

當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 案從當作徒形近而誤有度篇云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墨子非儒篇云其

徒屬弟子皆效孔某皆弟子與徒屬並舉之證

季春犧牲駒犢舉書其數注云舉其犢駒在犧牲者 案在

當為任之誤

論 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陳云据文義時當作附

案陳校非也此之疑止之誤詩小雅車鞞篇高山仰止

猶言以時至也毛詩大雅抑

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 案郭當作郎郎廊古今字

漢書東方朔傳累郎屋顏注云郎堂下周屋司馬相如傳

四周屋也 韓非子十過篇云有玄鴻二入道南方來集

於郎門之堦論衡異虛篇述此事作廊門之危紀妖篇又

作郭門之上危即謂為郭 韓子內儲說下篇云齊中大夫

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戰國策衛策云

札六

至廊門而反姚宏校 郎門蓋即寢門門內外有周屋與塾

相連屬故以為名因之侍御近臣執事於門內外者謂之

郎中韓子說疑篇云使郎中日間道於郎門之外又入經

籍云郎中約其左右此門郎即謂左右近習之臣若作郭

則杜國門之外相去疏遠不當與交友故舊邑里並舉矣

師 高何縣于百濟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畢云

墨子弟子有高石子不見此二人 案墨子耕柱行縣

子碩碩石字通即北人也畢殊失攷

疾誼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注云司候 案司聞義不可

通聞當為開國語吳語云以司吾開章注云開隙也謹司

問謂謹司候師開隙而問業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云問

仲夏 木董榮注云雜家謂之朝生 案注雜家當作雜家謂

雜陽也淮南子說林訓注云鈺者提馬雜家謂之投駟與

此正同

古 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

貉置而而鼓之 案置音難通置疑當為冒形近而誤周禮

簡章掌土鼓幽簡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

面可擊也說文革部云輅生革可以為輅束也此以麋貉

冒匡以為鼓即以瓦為匡以革為面也禮記助堂位云土

鼓贊得鞞鞞伊耆氏之樂郊特牲釋文引或說謂伊耆氏

即帝堯此云帝堯命質為樂則麋貉冒匡或即伊耆氏鼓

之制與置或當作冥即曠之省與置作冥形近墨子備穴

序 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注云西望日暮也舉云倪與睨同

案日倪猶言日衰側廣雅釋詁云倪衰也莊子天下篇云

札六

日方中方睨與此義同

有始 秦之陽華注云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 案元和

郡縣志云岐州至德元年改為鳳翔郡則鳳翔之名起於

唐中葉非高氏所得聞鳳翔蓋當作馮翊字形之誤也准

南子墜形訓云秦之楊紆高注云楊紆蓋杜馮翊池陽一

名具圃可據以校此注爾雅釋地十藪周有焦護郭注云

今扶風池陽縣中是也高蓋以陽華楊紆中焦護為

一其後一說謂在華陰則淮南注無之

大論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注云常祥不庭

羣抵岐母天翟皆獸名也不周山在翟 案常祥以上六

者皆山名高唯以不周為山餘皆為獸又以不周屬下山

大為句竝非也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有山名常陽之山日

月所入又云有偏句常羊之山即此常祥也大荒南經云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大荒東經云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止皮母淮南子墜形訓作波母之山又云有山名曰孽搖顛瓶即此岐母羣抵也以上略本郝不周山亦見大荒西經是呂書悉本彼經惟天翟未見竊疑即大荒西經所云天穆之野高二千仞者穆與繆通故書或本作天穆右半从穆形與翟相似因而致誤耳

遇故媯母執乎黃帝注云黃帝說之案高以說之訓執於文意無迕而未能質言執字之義今攷執猶親厚也墨子尚賢中篇云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執善猶言親善也王氏墨子襟志謂善上不當有執字執乃衍文失之詳余所著墨子問詁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云街嫁不售流奔莫

札六

六

執莫執猶言莫之親也此云媯母執於黃帝亦言媯母雖醜而親厚於黃帝耳此先秦西漢舊義雖不見於倉雅而校覈古籍尚可得其塙詁俞據詩周頌釋文引韓詩釋執為服則於墨子列女傳之文不可通矣禮記曲禮執友稱言親友荀子堯問篇云貌執之士百有餘人貌執亦言以禮貌相親厚也詳經禮記

樂魯人驚誦之曰畢云驚蓋魯人名案驚當讀為繫左傳僖五年云民不易物惟德繫物詩洞酌孔疏引服虔云繫發聲也繫驚同聲段借字周禮巾車驚總鄭注云故書驚或作繫是其證畢說失之

知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案青北當作青北奇怪當作奇肱求人篇云禹東至島谷青丘之鄉又云南至九陽之山西至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其奇字通山海經

海外東經云青丘國北朝陽北又海外西經云奇肱之國在一臂北其人一臂三目北即此之壞字此隸變肱說文作丘作玄與怪形近故譌

重有執蹠蹠而上視者注云蹠蹠畢云蹠字無攷注以踰訓蹠亦難曉說苑權謀篇作執柘柘孫志祖讀書錄亦疑蹠蹠為柘柘之譌案蹠疑柘之異文說文木部云柘未耑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高注云蹠蹠也宋本蹠作又蹠字通

齊俗訓云脩脛者使跣蹠注云長脛以跣插者使入深插為面文選齊賦李注引准此蹠柘猶言蹠耒跣蹠也蹠柘南子許慎注亦云跣蹠也此蹠柘猶言蹠耒跣蹠也言可用足蹠之柘論衡效力篇云蹠柘所以能蹠地者蹠蹠之也蹠柘與被義同說苑作柘柘者亦即蹠柘之蹠注踰以淮南注校之亦當為蹠于蹠字書蹠字通作踰亦見左二年釋文書與踰形近而誤

札六

九

審晉出公之後晉氏為晉公拘於銅鞮注云出公晉氏之先君也曾為晉公所執於銅鞮孫志祖云戰國時衛入於魏此出公晉氏蓋指衛言史衛世家出公後有晉公疑即晉氏注非補案史記韓世家韓先君燕出公聲氏亦無見拘之事高說殊不足據孫謂是衛事以史攷之亦絕無證論竊疑此當讀晉出公之後晉氏為晉公為句出公

聲氏皆晉君也晉世家載出公為四卿所攻奔齊智伯立昭公會孫哀公驕至哀公玄孫靜公俱酒二年魏韓趙共滅晉靜公遷為家人聲氏蓋即靜公也聲靜古音相近字通但世家不詳其所遷之地而趙世家則云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肅侯元年又徙處屯留皆不云銅鞮惟古文苑劉歆遂初賦云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靖公於銅鞮

晉封晉君以端氏肅侯元年又徙處屯留皆不云銅鞮惟古文苑劉歆遂初賦云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靖公於銅鞮

靜靖  
字通是靜公區國後實有居銅鞮之事西漢距戰國尙近

古籍遺聞開出正史之外劉賦與呂書符合必有所本高

氏不能檢勘而望文恥說其疏甚矣古文苑章樵注云靖

晉靖公寄寓於銅鞮降為家人樵蓋因劉賦上下文並說

晉事恥穢為釋世系事實與此書卻閣合不可易也

世家所紀晉木世系事實與此書卻閣合不可易也

攷盜極詳費而前後兩校呂書不知此為晉事何也

辭荆柱國莊伯令其父視曰日杜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

時日當令謂者駕曰蕪馬令涓人取冠進上陳云曰日二

字倒誤日當今日字當作日 案陳校是也進上上亦當

有日字陳失校此章皆言辭意相左之弊莊伯令其父視

日者疑誤欲知其蚤莫而乃答以杜天視其奚如者欲知

其中吳而乃答以正圓又令視其時者問其所加何時而

乃答以適當今時謂者本不掌駕令之駕者謂令傳命

使騶駕而謂者乃辭以蕪馬此皆與所使之意不相當也

札六

干

惟令涓人取冠曰進上未詳其義耳

然而視之蠕然美無所可用高注云蠕讀齧齒之齧齧鼎

好貌畢云蠕字無攷疑是蠕與偶蠕皆同 案蠕當與均

同方言云均貌治也吳越飾貌為均說文立部云均健也

讀若齧與高讀正同淮南子人閒訓說高陽雉為室云其

始成均然善也許注云高壯貌此云蠕然美猶淮南云均

然善矣

縛喪陽陽馬驪兜之國 案周書王會篇伊尹獻令云正

東符斐疑即此縛喪縛从再聲符从付聲古音近字通

表還車而臨三舉而歸注云臨哭也右宰息如是者者三故

曰三舉畢云注右宰息三字有訛脫當作右宰一哭一息

案畢校非也息謂右宰穀之子息戰國策趙策云左師

言喪主與成子並三舉哭也無誤說

錄圖幅薄注云幅亦薄也鍛作鐵物言薄令薄也 案此注

難通薄令薄當作搏令薄言以金鐵為椎搏擊之令薄爾

雅律器云鉗金謂之鉞薄即金版之類

理雕柱而桔諸侯注云雕畫高柱施桔棒於其端舉諸侯而

上下之 案注以桔諸侯為桔棒舉諸侯而上下之所說

近於戲古書別無所見恐不可信竊謂桔當為桔形近而

誤桔諸侯席紂之酷雕柱席紂之侈二事不相冢也買子

新書君道篇云紂作桔數千晚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桔

之文王桎桔囚于羑里此即桔諸侯之事

論 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注云陵上之木鴻且大 案桔無

鴻大之義疑亦當作桔爾雅釋詁云桔直也上云純乎其

若鍾山之玉言其溫純此則言其峻直也桔誤為桔與前

過理篇同

農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注云

令善 案不台謂不受令也此三言民舍本事末之害與

上文三言民農之善文反正相對上云民農則樸樸則易

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彼農則易用故此舍本事末則

不受令猶言不可用耳不當訓令為善也亢倉子農道篇

札六

至

用此文作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雖與呂子文意小異而亦不釋令為善蓋唐人已知高說之未安而不從之矣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 案上聞謂賜爵也前下賢篇說

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

上聞今本譌作則舉依史記樊噲傳賜上聞爵集解樊噲傳如清注引校正史記樊噲傳賜上聞爵集解

如清云聞或作聞索隱本作聞引張曼云得竟上聞晉灼

云名通於天子也然則此農得上聞者亦謂名通於官也

商子來民篇云民上無通名下不敢私籍於庸謂不得私

養庸以代耕

地任后稷曰子能以室為突乎注云室容汗下也陳云按注容

當作谷 案陳說非也容當為容形近而譌一切經音義

十云四蒼頡篇作容易交反塾下也室即塾下之義

札六

圭

日至若菜死而資生注云菜名也畢云資疑即資葵藜也

案日至亦謂冬至也資與齊字通詩大雅楚茨禮記玉藻注又作資即爾雅釋草莖齊實之齊詩邶風谷風

篇誰謂荼苦其甘如齊亦即此也故高云菜名畢以資為

資得之而謂即葵藜則非淮南子陰形訓云齊冬生中夏

死春秋解露循天之道篇云齊以冬美而茶以夏成依本

茶即苦菜夏生而冬死資為甘菜夏死而冬生二者正相

反故呂兼舉之

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

案逾當讀為偷禮記表記云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墨子脩身篇云故君子力事相類亦借逾為偷鄭注云偷苟且也言民怠惰苟且安處

不月力作也

與此文可相證

不月力作也

耕凡耕之道必始於墟為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納為其唯厚而及飽也莊之堅者耕之澤其納而後之注云厚深也飽

或作選畢引梁履繩云飽疑即飽字集韻飽或作缶 案

此文多譌體不能盡通以意求之厚並當為後高釋為深

非也納當為納廣雅釋詁云納弱也玉篇韋部云納納奕

也唯當讀為雖及當讀為急澤其納而後之之澤當讀為

釋唯雖及急澤釋並登類同古通用蓋墟為剛土說文土

土也剛為奕土必後其納與必始於墟文正相對謂先耕

剛土後耕奕土故承之云釋其納而後之即謂捨其奕土

而後耕之也畢讀澤屬耕堅與納文亦正相對飽當從集

韻為飽之異文為其唯厚而及飽言因納土禾易長成耕

雖稍後於墟土而禾成實甚急可與墟土同時穫也莊字

札六

圭

未詳

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 案亢倉子作立苗有

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此弱上疑亦掎強字

肥而扶疏則多糝注云根扇迫也 案扇者侵削之意齊民

要術云榆性扇地其陰下五穀不植陶弘景周氏冥通記

云年內多勞扇削鬼神蓋漢晉六朝人常語

免耕殺匿 案當讀為勉耕殺隱免勉隱聲類並同說文

無隱字古書多以匿為之管子明法篇云比周以相為匿

明法解匿作隱是其證禮記樂記鄭注云隱穢也

審穗閱而青零注云青零未熟而先落 案注蓋釋青零為

色尚青而先零落元倉子作穗銳多批而青零說文同字通

同高義然高說實非也後文說麥云後時者弱苗而穗蒼

浪畢校云蒼浪青色也杜竹曰蒼浪杜天曰倉浪杜水曰  
滄浪字異而義皆同畢說甚塙此青零即蒼浪蓋禾麥後  
時其穗皆青而不黃為病同也青零倉浪一聲之轉

札六

舌

札迳卷七

瑞安孫詒讓

韓非子某氏注吳藻景宋乾道刊本顧廣圻識誤校日

補校王念孫讀書雜誌餘編校俞樾諸子平議校

初見秦第一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斲死於前盧校改頓為頓云據

戰國策補注改引正說文頓直項也案元本國策補注

仍作頓盧校非此頓首疑當作頓足下文云頓足徒褐犯

白刃蹈鐵炭斲死於前者皆是也正與此文相應是其證

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案潛下明刻無於

字此誤衍也十過篇云趙孟談曰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

魏之君潛下亦無於字戰國策秦策一載此

第四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人君者所外也蒲阪圓本作

札七

後主而隆家云物本後作管隆下有國字物茂凌本同非

初本入經篇家隆劫殺之難案管主後主並無義管當

作營形近而誤營主謂營惑其主也淮南子原道訓隆國

家當依蒲阪本刪國字彼引八經篇為證是也隆家言構

諸大家使爭閭詳後八經篇

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案以類當作此類

是故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非遠載奇兵革罪死不赦舊

注云四鄰之國為私交案注說非也此四從四與駟通

謂駟乘也左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於鹹傳云侯叔夏

乘四人從謂從車皆論貴臣隨從車乘之事下云不載奇

兵即家上四從而言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之相

秦也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又曰君之出也後車

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者為駮乘參乘為駮乘四乘為駮乘二者略同商君正以從車載兵甲故為趙良所責可證此文之義

第五道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函掩其跡匿其端虛

云掩字疑是注凌本無顧校云盡函句絕滿版同案函

當為函俗作函形近而誤爾雅釋詁云亟疾也此當以

亟掩其跡為句顧讀則萬物皆盡函句失之盧校尤誤

第十過楚靈王為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

慶封中射士諫曰舊注云中射士官有上中下顧云本書說

林上下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去宥云

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 案呂

覽高注云中謝官名也謝與射通字當以射為正蓋即周

禮夏官之射人也國策楚策亦有中射之士鮑彪注云射

札七

之人在中者與中射者射人之給事宮內者猶涓人之在

內者謂之中涓庶子之在內者謂之中庶子矣周禮射人

與大僕並掌朝位又大喪與僕人遷尸禮記檀弓云扶君

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鄭注云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

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是射人與僕人為官聯

故後世合二官以為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史記韓信傳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

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此義尚與古合李涪刊

誤引孔衍則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此因後世僕射

字音夜而為之說不足據也漢書百官表注引

孤慎第人主所以謂齊匹者非地與城匹也 案主字衍

解老第赤松得之與天地統 案統疑當作終言壽與天地

同長也終統二字篆文形相近而誤

說林下第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驚

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驚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

言而上用者惑也 案此所引蓋逸周書佚文淮南子汜論

訓云管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

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高注云用可否相濟也常為君常

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兩文同出一原而意皆皆

不甚明哲以高說推之似謂上言而下用之者為事之常

下言而上用之者則為權時暫用權與常相對為文故文

子道德篇亦云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即隱襲淮

南書語蓋尚得其指此云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惑古字與

或通用或亦不常用之言與淮南文子言權略同韓子引

之者以況千里馬時一其利緩猶下言上用之不可為常

耳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伴失而毀

之負其百金 案負其百金者謂償其值百金負猶後世言

陪也韓詩外傳三云子產之治 魏書刑法志云盜官物一

備五私物一備十通鑑宋紀胡三省注云備陪償今人多

云陪備負陪聲近字通陪今

韓子索兵於魏顧校引王涓云子字衍策無 案存韓篇亦

云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依宋

則子字似非衍

外儲說左上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愛主人也顧云

第三十二 今本下畦作疇按時非此之用句當衍二字未詳 案時

當作均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哇圻也是其證此哇圻

二字蓋舊注之文傳寫誤輒入正文遂複舛不可通耳後文

云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疎人迹其上

盧校亦以人迹二字為注誤入正文與此正同

外儲說左及文公反國舉兵攻用兌而拔之顧云藏本同令

第三十三 本用兌二字作原按句有誤 案用當為周之誤兌讀為

隧謂大遂也隧兌字通許前國語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

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韋注云隧六隧也事亦見

五年左傳杜預注以隧此文公攻原即周襄王所賜之地

為王之葬禮與韋說異 此文公攻原即周襄王所賜之地

於王國為都鄙不在六遂而云攻周遂者蓋戰國時已有

文公請六遂之說展轉傳誦遂以文公伐原為攻周之遂

地先秦諸子解經已不免沿譌悉心推校可略得其輻迹

今本作原則明人不知而妄改不足據也

札七

四

外儲說右上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第三十四 馬蹶踐齧者廷理斬其軻戮其御下文茅門作菲門說苑至

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菲門天雨廷中

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菲門說苑云楚莊王之時太案茅

門即雉門也說文佳部云雉古文作𨾏或省為弟與茅形

近而誤史記魯世家築茅闕門即春秋定二年經之雉門

兩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雉門外茅門之法廷理

掌之即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也天子諸侯三

朝皆有廷士理字通詳前朝皆

孤子封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

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物茂卿云

慎順通言不違生產之道也韓非案物讀慎為順是也

此產與生義同字通迎殺迎當為逆慎產者言文公所言

皆是順其生之事迎殺者言戰為逆而殺之之事順逆生

殺文正相對也

外儲說右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

第三十五 鞭管之馬不能行十里其故也 案革勒古字通說文革部

云勒馬頭絡銜也詩小雅蓼蕭肇革冲冲毛傳云革轡首

也革即鞞革亦即勒也

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又云吏盡掄刀削其押券

升石之計顧云下文無斗參作升石按此未詳 案商子定

分篇云主法令之吏謹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

之長印此押券即右券木押押與押通說文參升二字疑

衍下文升石當依上作斗石斗升隸書形近而誤詳前

札七

五

難二第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

三十七 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宛言注云苟且也蒲阪云李兌合作李

克其治中山已見左下外儲語言下文作言語辨聽通聽

合作聰魏都賦注引李克書曰言語辨聽之說而不度於

義者謂之膠言文選案蒲阪園據劉達引李克書校正

此文邱瑀御覽一百六十一引史記亦以此為李克事今

而難之李克書即漢書藝文志難諸篇皆禱舉古書之文

七篇之佚文劉達所引未全此可以補之惟宛言膠言義

兩通廣雅釋詁云膠欺也方言云當各從本書昭二十一

年左傳云小者不宛杜注云宛細不滿呂氏春秋適音蓋

宛本為空虛不充滿之言引申之凡虛假不實者通謂之

宛宛言者虛言不可信以為實下文宛貨者虛貨不可恃

以為富也舊注釋為荷且蓋讀為佻偷字於義未切



三十八第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盧校依明凌瀛  
初本紹作各 案盧校非也此紹當作詔謂詔告之以尚  
明之義紹詔形聲並相近

知下明則見精沐 案精沐義不可通疑當為精悉說文心  
部云悉詳盡也悉或變作悵又譌作恍見前管子與沐形近因  
而致誤

入說第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 案下句君字衍

指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鈺注云方楯也 案有方當為首  
首有音近方 墨子備水篇云方二十人人擅首方今本  
形近因而致誤 墨子備水篇云方二十人人擅首方今本  
亦譌作有方與此正同詳余所著墨子問詁

人臣肆意陳欲曰使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  
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

扎七

六

大凸 案驕當作橋謂橋君也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比知同  
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橋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  
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即此  
所謂人臣輕上曰橋此俠與橋皆美名亂與暴皆惡名故

云下以受譽上以得非若作驕則不得為譽矣橋字又作  
矯荀子揚注云橋與矯同屈也後忠孝篇云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  
嗣而外矯於君義亦同

八經第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帑願云藏本無結字  
今本結誅作誅其皆誤 案結當為詰同聲段借字外國  
之置諸吏者謂鄰國之為內臣求官者戰國時往往有之

結誅謂詰其罪而誅之

外不藉內不因則姦充塞矣 案姦充塞義不可通充疑當

作兌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兌即隧之段字詳前隧猶徑也  
塞其兌謂塞其途徑姦兌塞亦謂姦之途徑塞也淮南子兵略訓  
云立正法塞邪隨姦  
兌塞與塞邪隨義同

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踣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 案  
卷禍卷當作養謂養成禍亂也養卷形近而誤家隆隆讀  
為岡呂氏春秋察微篇云楚卑梁公舉兵攻吳之邊邑吳  
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隆大隆即大閔

也孟子云邠與魯閔孫奭音義引劉熙注云閔構也構兵  
以關也說文門部云閔關也此云家隆即家閔亦謂私家構兵爭鬪  
也隆與閔古音相近得相通借古文苑揚雄宗正箴云管  
杜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隆降與隆聲類亦同  
古字通用彼家隆與此家隆事異而義正同

扎七

七

而務昧紋之政又云行昧紋以疑法願云紋字有誤未詳所  
當作 案紋疑當作納篆文納作納紋作納二形相近而  
誤納謂納貨財于女也國語鄭語說衰媼云衰人有獄而  
以為入入納義同

五十一 古者黔首悅密蠢愚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儂詞智  
慧欲自用不聽上注云悅忘情貌 案爾雅釋詁云密靜也  
悅密謂忘情而靜謐也莊子大宗師篇云悅乎忘其言也詞當作譎字形  
相近而誤列女傳節義篇京師節女傳使要其女為中譎

亦即中詞之誤中詞見漢書淮南王安傳可與此互證

五十二 有相夫氏之墨蒲阪圓引山仲質云相夫一本祖夫  
案廣韻二十陌伯字注云韓子有伯夫氏墨家流則古  
本相或作伯山氏所見本作祖夫疑即伯夫之誤相或當為柏之

本相或作伯山氏所見本作祖夫疑即伯夫之誤相或當為柏之

誤占柏伯

制分第然則去微姦之柰何顧云藏本今本之下有道字按

非也此當衍之字 案此當云然則微姦之法柰何此篇

首以法重發端以下至篇末法字凡十五見此去亦即法

之壞字校者不知其誤因移著微姦之上遂不可通矣微

者魁之俗字說文見部云魁司也墨子迎敵祠篇云謹微

察之亦以微為魁與此正同微姦之法謂司察姦人之法

也之非衍字藏本今本道字固後人臆增顧校亦未允

燕丹子 孫星衍校刊本

中卷是疑而生於世光所羞也 案是當作見後文荆軻述田

光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即家此文而言

下民氏日太子置酒請軻孫校云民氏疑昏昏之譌 案民

札七

八

氏日固不可通孫疑作昏昏日亦未安疑民乃后之譌氏

則衍文也后與後同後文云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

又云後日軻從容日可證

軻拾瓦投盡太子令人奉槃金軻用抵抵盡復進孫云初學

記天部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作太子奉金瓦進之 案

奉槃金當作奉槃金丸今本說一九字初學記史記索隱

引作金瓦瓦即丸之誤太平寰宇記河北道易州引九州

要記云荆軻城南臨濡水即軻以金圖投龜處金圖當作

金圓圖亦即丸也

新語 宋翔鳳校刊本 俞樾讀書餘錄校

道基 鑠金鑠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 案苞與苞通 太玄經

云歐美可以達於瓜苞論衡無形篇 分苞謂為釜瓢之屬

儀禮士昏禮鄭注云合昏破匏也莊子逍遙游篇說大瓠

云剖之以為瓢分與破剖義同殖當讀為考工記搏埴之

埴埴埴謂陶埴之事也

美才次德 案美疑差之誤差與次義同謂差次才之高下

也

術事 第二聖人貴寬而世人賤眾 案貴寬無義疑當作聖人不

貴寡與寬形近而誤 下孫字書寬俗作寬 寬與寬形近而誤

貴寡與賤眾文正相對後慎微篇分財取寡寡亦譌作寬

見俞氏讀 可證俞校謂寬疑實字之誤未塙

辨惑 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 案行不可言順於耳此篇

多以言行對舉此亦當作言或順於耳今本誤說一言字

至德 第八饒不足好以快婦人之目宋云本作饒不用之好以口

札七

九

婦人之目依羣書治要改子彙本饒作繕快作悅 案此

當作繕不用之好謂修繕無用之玩好也前無為篇云繕

雕琢刻畫之好文例與此正同治要所引亦有悅誤

懷慮 第九口陰陽合物松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 案松當作

怪形近而誤史記封禪書云棗弘依物怪欲以致諸侯公

羊莊三十一年何休注云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

有靈臺以候四時故陸子以陰陽物怪言之

撥刺難匡 案撥刺之俗字刺當作刺說文卍部云卍足刺

卍也讀若撥刀部云刺戾也淮南子脩務訓云琴或撥刺

枉撓高注云撥刺不正也程榮本刺作刺九譌

本行 第十深授其化以厚終始治去事以正來世 案此言孔子

作春秋也厚當為序漢隸序厚二字形近 漢荆州刺史度

公山釋序序 故傳寫多互譌毛詩序厚人倫釋文云厚  
本或作序亦其證也序終始謂序次十二公之事也  
賈于新書蓋文部校刊本 傳錄戴聖校本 俞樾諸子平

盧校新書敘云漢書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隋書  
經籍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  
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 案馬總意

林二引此書題賈誼新書八卷高似孫子略載庾仲容子  
鈔目同推八卷 則梁時已稱新書不自新唐志始也新書

者蓋劉向奏書時所題凡未校者為故書已校定可繕寫  
者為新書楊倞注荀子未載舊本目錄劉向敘錄前題荀

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殷敬順列子釋文亦載舊題云  
列子新書目錄宋本劉敞前無此目非唐本之舊釋文又

扎七

十

書焉案設氏所 又引劉向上管子奏稱管子新書目錄宋  
釋最為審琦 管子亦足證諸子古本舊題大氏如是意林又載晁錯新  
無此題 志引梁七錄作朝 氏新書朝晁字通 若然此書隋唐本當題賈子新書隋唐  
錄稱賈子 者省文 蓋新書本非賈書之專名宋元以後諸子舊題

剛易殆盡惟賈子尚存此二字讀者不審遂以新書專屬  
之賈子校製者又去賈子而但稱新書展轉譌省忘其本

始殆不可為典要 盧校載宋濂前八年潭州刊本止題賈  
書之不辨 某氏書也 盧校頗為精審而亦沿茲題何也

制不特賴其尚幼偷猥之數也盧云偷猥猶言偷安苟且建

本說作偷煖潭本作偷煖洪頤煊云後漢書鄧禹傳李注  
引漢官儀曰其次下土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  
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為限諸侯偷猥之數謂等於限

諸侯之數猥與隈同讀書 叢錄 案洪謂猥即隈諸侯是也海

昌唐仁壽云史記秦始皇本紀有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

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索隱云爵卑於列侯無封

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倫猥即謂倫侯及猥諸侯此冊

它人說光緒初元余杜安慶唐君贈書示以此義歎其郵

瑯唐君旋卒遺著散佚恐遂零落聊附記之以遺來學

啟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嬭然後受

之盧云周行韓非子作周行人外儲說 下同辟疆音闔疆

本即作疆字字書不載嬭字韓非子作嬭衛文公名也

案匡謬正俗五引竝與韓子同疆亦作疆潭本是也

變諸侯設詔而相飭設輶而相紹者為知盧云潭本作諸侯

設詔而相輶飾詐而相紹紹一作詔皆未詳或疑詔當為

詔輶當為輶 案飭當為飾紹當為給詔亦詒之誤說文

言部云詒相欺語也字通作給穀梁定元年范甯注云給

給也

扎七

十一

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 案出官疑當作士宦形

近而誤士與仕通 孽產 夫錚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盧云錚此猶言際此山

海經驪山是錚于西海敦題之山東錚于北海錚章閏反

郭注錚猶堤埽也是則今人所謂邊際耳 案盧引山海

通

今也平居則無此施盧云苾與柴同苾施猶藩籬也 案盧

說是也施與地通說文木部云地落也一切經音義引通

俗文云柴垣曰地地籬字同

奴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戴校云此不可解必是妄增

案此隱據周文王事見後論誠篇非後人妄增

飯物故四五盛美載臙炙肉具醯醢方數尺於前盧云臙字

書無之一本作臙即猪字亦非辭疑臙肉二字為衍文

案美當為羹臙當為臙竝形之誤後文云美臙炙臙者美

亦羹又云飯羹臙臙各字皆其證也說文肉部云臙臙

也急就篇云臙臙炙載各有形此當讀羹載臙炙為句肉

具醯醢為句肉具猶史記陳平世家所云大半具對粗惡

蔬菜之食為草具也盧校讀美載臙炙肉為句又疑臙肉

為衍文竝失之

或薄或揜為其胡戲 案薄當作簿說文竹部云簿局戲也

六箸十二棊也漢書貨殖傳云搏掩顏注云搏字或作博

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薄揜即博掩

也

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 案但當作倡倡與但形近而誤文

子上德篇使倡吹竽淮南子說林訓倡譌作但與此正同

下文云上幸命官助之具假之樂假之倡樂即假之樂也

因於要險之所多為鑿開眾而延之 案此案上文關市而

言開當作關下文云關吏卒足以自守亦可證眾疑當為

聚之誤

美臙炙臙者盧云潭本炙臙倒 案潭本是也美當作羹說

詳前

勢夫胡人於古小諸侯所銓權而服也盧云銓權未詳 案

權當作權說文金部云銓權禾短鎌也詩周頌臣工篇奄

觀銓艾毛傳云銓獲也此以刈禾為喻言以銓刈艾雜即

可征服之也符子輕重已篇獲粟又作權與此正同

難舍人橫制等室之門盧云等室他無所見疑是靜室即前

階級篇之清室也 案等室當作寺室謂官寺宮室盧校

誤後漢書光武紀李注引風俗通云諸官府所上皆曰寺

後漢書張堪傳云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寺室之門即寺

門也

湯曰咎咎作器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 案不高

順三字難解疑當作高下順 句下又有悅字即論誠篇所

云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也

春無驕熙之行盧云潭本熙作燕 案熙即嬰之俗字說文

女部云嬰說樂也

耳置社稷而分裂容臺榭而掩敗盧云稷別本作稿疑是稿

潭本榭作榭別本作振 案稷當作稿榭當依別本作振

淮南子覽冥訓亦有此文作植社槁而塙裂容臺振而掩

覆可證此文之誤

道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悖盧云與僭同建潭本作僭訛

案說文心部云悖不明也與反義之義不協宋本作僭

亦字書所無悖疑當為費古與悖通禮記緇衣口費而煩

鄭注云費或為悖又與拂通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云

費猶飽也釋文云費本又作拂墨子兼愛下篇云即此言

行費也彼下文費又作拂益反義則言行拂悖故謂之費  
胎王太子無差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  
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 案差當為差故當

為胡之子朝王太子之字衍是謂臣之子也謂下亦當有  
領字大意言太子不得登私臣唯得帥領諸臣之子也俞

謂差臣領三字故謂臣之子也七字竝衍文失之

淮南子許慎高誘注 莊述古校本 俞樾諸子平議校

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會己上愛而祕之莊校本

本傳作使為離騷傳 案此自作賦與本傳不同文心雕

龍神思篇云淮南崇朝而賦騷即本高敘

典農中郎將弁揖俗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莊云弁

古下字 案林寶元和姓纂九下姓云濟陰冤句人魏下

扎七

西

揖生統為晉鄭那內史生粹中書令 此下據晉書下壹傳

樂大典 子珍眈眈然則此弁揖即下揖 漢書書弁字多

本說 下莊校 為壺之曾祖晉書壺傳所載世系止詳統粹官爵

而不及揖此可以補其闕

原道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高注云

遇時也 今本說此注據宋本補又宋本並題許注今據

案遇與耦通齊俗訓云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要

略云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許注云耦通也字亦作

偶說林訓云聖人之偶物也高注云偶猶周也此云無不

遇亦即周通之義高釋遇為時失之文字守弱篇襲此文

遇作偶正與說林訓偶物字同

傲真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

雜累焉高注云抱其志德而炙於和氣故萬物雜累言成熟

也 案雜累無成熟之義雜疑當作炊莊子在宥篇云從

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釋文云炊本或作吹同司馬云炊

累猶動升也向郭云如埃塵之自動也淮南書似即本彼

文高訓為成熟則與司馬郭義異耳

今以涅槃縑則黑於涅 案賈公彥周禮鍾氏儀禮士冠禮

疏引染縑並作染 紺疑據許本 齊俗訓云夫素之性白染

然質兩引以證紺色則

唐時自有作紺之本 形 穀阪高注云穀阪弘農郡澠地穀欽吟是也 案注欽

當作欽鹽鐵論險固篇云敗秦師嶽嶽公羊傳作嶽嶽

穀梁作巖陰釋文云陰本作釜吟陰字同欽吟即欽釜也

崑崙 莊本作 之上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

扎七

五

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

登之乃神是為太帝之居高注云假令高萬里倍之二萬里

案倍之為言乘也登也 本注念孫讀書錄 或者又也或

上倍之謂又登其上也莊子逍遙遊篇云故九萬里則風

斯杜下矣而後乃今培風此倍與莊子之培義正同莊子

釋文云培重也本或作陪倍培陪字竝通高訓倍為加倍

陸訓培為重皆未得其義涼風穆天子傳郭注引作闔風

闔涼一聲之轉

時則 其樹杏高注云杏有竅在中莊校本云太平御覽注云杏

有核杜中 案杏不可言有竅竅當作覈覈核古今字後

三月其樹李注云李亦有核說與杏同正家此注而言御

覽是也

三月官鄉高注云三月科民戶口故官鄉也 案注科當作

料形近而誤科民見國語

還至其留逝萬仞之上 案還字無義當為還之誤選

與述同詳前越各秋學了兼愛下篇云選至平夏王桀今本選亦誤還是其證

西老折勝高注云西王母折其頭上所戴勝 案老當作姥

廣韻十姥云姥老母古書多以姥為母故西王母亦稱西

姥郭璞山海經圖讚不死樹讚云請藥西姥身得如羿與

此正同

金積折廉高注云金氣積聚折其鋒廉也 案王充論衡量

知篇云銅未鑄錄曰積石是積為礦樸之名金積即金樸

也高釋為金氣積聚望文生訓與折廉之文不相貫矣

札七

七

精神人之耳目能久熏勞而不息乎 案熏勞無義熏當

作勤勤悅其半為董又譌作熏篆文董作董熏作遂不可

通文于九守篇龔此文作何能久燠而不息亦非御覽三

百六十三引文子作人之耳目何能久勤而不愛文亦有

譌而勤字可正文子及淮南此文之誤

膈下迫頤高注云膈肝胃也迫薄至于頤也膈讀精神歇越

無之歇也 案注膈肝胃也古無此訓膈肝當作膈筋廣

雅釋親云膈筋肉也靈樞經骨度篇云結喉以下至缺盆

長四寸缺盆以下至膈筋長九寸是膈筋正當骨間故高

云膈筋胃也但據靈樞則缺盆膈筋並雙字為名不當單

舉膈言之且頤在膈筋上而云下迫於義亦乖竊疑正文

本作膈肝古从肝字多變為以內注肝迫頤注膈肝即述

正文也肝或挽肉形作于又譌為下遂不可通耳

病痲瘰者捧心抑腹 案痲與病義複疑是痲之誤急就篇

云痲痲痲疾狂失響證言訓云豈若痲痲此之與痲痲

本經乃至夏屋宮駕絲縣房植今本誤縣依案駕當為

架之誤後文云大構駕與宮室注云駕材木相乘駕也文

選鮑照蕪城賦李注引彼文駕作架此宮駕字誤與彼同

抑微滅瑕高注云言劍理之美沒滅其瑕 案抑微無注以

義審之疑微當讀為覺聲近字通周禮鬯人鄭司農注云

覺讀為微此俗微為覺與禮注讀覺為微正同國語晉語

韋注云覺隙也抑微亦謂抑杜其覺隙與滅瑕文相對也

山無峻幹林無柘梓高注云柘桑梓滋生也王云梓當為柘

梓古樂字也 案王說是也惟柘梓與峻幹文不相對柘

札七

七

疑當為碩之段字碩碩聲碩梓謂萌櫟之大者爾雅櫟註

主術耳能聽而執正進諫 案正與政聲同古通後文執正

營事同

鞅鞅鐵鏡 案鞅為馬頸韉於甲義無取此疑當為鞅草書

央貴二形近因而致誤國語齊語云輕罪贖以鞅盾一鞅

管子小匡篇作輕罪 韋注云鞅盾綴革有文如鞅也說文

革部云鞅革繡也荀子議兵篇云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

鞅如金石楊注云鞅堅貌考工記有合甲此鞅鞅亦言合

綴革札為甲也

聾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王云唯筋未詳易林蒙之

離亦云抱關傳言聾跛推筋 案玉篇口部云唯撮口也

筋不可以言唯唯當為嚼之譌考工記弓人云筋欲斂之

敵注鄭司農云嚼之當執賈疏云筋之椎打嚼齧欲得勞敵是嚼筋為漢時常語即謂椎打之使柔熟以纏弓也

嚼俗作唯從雀與从爵同廣雅釋言云唯茹與唯形近也唯唯也玉篇口部云唯同嚼

而致誤易林展轉傳寫又誤作推蓋不可通矣

脩行者競於往非本作往此高注云往自益也案往當為任形之誤也後詮言訓云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已宋本任亦誤任可與此互證

趙武靈王貝帶鵠今本作鵠注而朝高注云鵠翽讀曰私

鉞頭二字三音也曰郭洛帶粒今本作鉞也曰郭洛帶係

也鉞鎬案此注文難通戰國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史記匈奴傳作黃金胄紕素隱張晏云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延篤云胡革帶鉞也

扎七

六

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黃金頭帶也漢書匈奴傳作犀

毗師古云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此注私鉞頭即史記之師比漢書之胄紕犀毗郭洛帶即張晏所謂郭洛帶也郭洛帶粒鉞鎬也義未詳疑當作郭洛帶私鉞鉤也

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案

吏竝當為史形之誤也周禮諸官皆有府史胥徒鄭注云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

齊俗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案言當作矣

角觸不厭薄許注云莊本此題高注合據宋本及角觸刀劍

羽間之覆角也案刀劍無羽飾此羽疑當為削之譌釋

名釋兵云刀其室曰削

帶足以結紐收在束半連固不亟於為文句疏短之鞵案短疑當為矩文句者圓文也說文句部云句曲也疏短者方文也鞵字疑誤說文革部云鞵革生鞵也此文竝說帶不宜忽及鞵履此必有譌抗也

鵠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鰾鮪入口若露而死許注云鰾鮪魚名案鰾鮪生於水無入口若露而死之理竊疑此鰾鮪當作蟬蟬蟬古字通用周書王會篇歐人蟬蛇彼以蟬為鰾與此以鰾為蟬可互證說文虫部云蟬蟬也或从舟

作蟬與鮪形近因而致誤死當為鮪亦形之誤神書二形訓云蟬飲而不食荀子大略篇亦云飲而不食者蟬也是蟬蟬雖飲而不多故云入口若露而飽也然許注已以魚名為釋或後人所增竄與

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許注云浣準水望之平案秦族訓云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管浣音近段俗字凡从官聲完聲字古多通用管所以視遠準即水平非一物也李筌太白陰經水攻具篇載為水平槽鑿三池浮木立齒注水眇目視之三齒齊平以為準是其遺法但彼不用管與古異耳

扎七

九

道應齊人適于髮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案此人當作又又以為從未足也句斬呂氏春秋離謂篇作有以橫說魏王有與又同

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許注云不知門之要也門之要杜門外案今本慎子

殘缺無此文義亦難通文子精誠篇襲此云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彼文亦有譌說參台校釋此似當云不能以閉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開言門以開閉為用若匠人為門但能開而不能閉則終未知為門之要也文子開閉二字尚未諱可據以校

正互詳

記論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高

注云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為之

女母禮為之宋本補總麻三月昭公獨練言其記禮之

所由興也 案此本禮記曾子問注女母當作如母儀禮

喪服云慈母如母是也但以禮經攷之注文必有舛謬蓋

注云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此喪服之慈母也其服父

札七

干

率則為之齊衰三年注又云此大夫之妾士之妻此據內

則云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則喪服之

乳母內則又云大夫之子有食母鄭注云喪服所下又云

禮為之總麻三月即據喪服乳母之服也按之禮服慈母

乳母輕重懸殊不可并為一談高氏既根據經記不宜踳

駁至此竊謂此注當云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為之如

母此先舉禮經慈母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禮為之總麻三

月此明魯昭公之慈母實即禮經之乳今本傳寫錯互移

為之如母四字著此大夫之妾士之妻下遂錯互不可通

矣但曾子問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

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則非乳母甚明故鄭釋之云大夫士

之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蓋謂即喪服小功章所云君

子子為庶母慈己者高義與記文顯迥又喪服慈母及庶母慈己三者之服並據大夫以下言之諸侯則咸不服而高猶援乳母總麻三月之服以為釋壹若昭公於乳母宜服總者亦與禮經不相應皆不足據耳

東至會稽浮石高注云會稽山名也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

皆宋本自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於太山禪於

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 案高謂會稽浮石在遼西界

今無攷竊謂會稽即揚州鎮山周禮職方氏及呂氏春秋

有始覽竝云東南曰揚州則會稽於方位自得為東莊子

外物篇云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明今浙東之海亦為東海

不必別求之遼西及太山下也楚辭九思傷時云超五嶺

兮嵯峨觀浮石兮崔嵬王注云東海有浮石之山然則浮

札七

主

石在五嶺之東準之地望其不在遼西明矣

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此死而二字今本到注云羿古之

諸侯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

一曰令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 案

此注謂不可通以意求之祭田為宗布謂出也當作祭

星為布宗布謂此也爾雅釋天云祭星曰布即高所本

星為田此謂出也但高釋宗布三義竝取說難信竊疑即周

禮黨正之祭祭族師之祭醢鄭注云祭謂零祭水旱之神

醢者為人物殺害之神也祭宗醢布聲近字通禮祭法零祭亦作宗

讓除殺害之祭羿能除害故託食於彼義亦正相應也

明矣 案脩信為循言道術可循守也循信二字古書多



故羽翼美者傷竹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 案葦文字符言篇作葦與骸之協韻是也葦莖形近而

兵略 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宋本自高 巨人之有所推也許注云虛舉不駕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

高丘也 案注以不駕釋虛舉則舉疑當作舉即與之俗

大遲宋本作大達疑當作大達注同此似言疾風能飛屋

折木而虛舉不能自下大達而上高丘必藉人力推之以

喻兵勢之得失注釋虛舉亦云風疾飛之則與人之有所

推之文不合殆非也

出入解續不相越凌 案續宋本作贖上文亦云察行陳解

贖之數然不知解贖何義注亦竝無說攷釋名釋衣服云

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侯頭猶解續管直通之言也

疑解續解贖續義同解贖亦往來通達之語猶解續為

直通之言也

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是其證文子上德篇作良匠亦與秦族訓同

病之義注靡當作非說文戶部云非風病也 案靡無風

琴或撥解柱繞閏解漏越高注云漏越音聲散 案後秦族

訓朱弦漏越許注云漏穿越琴瑟兩頭也與此注異許義

為允禮記樂記云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鄭注云越瑟底

孔畫疏之使聲遲也此云漏越亦猶疏越矣

籠蒙之視高注云籠蒙猶妙暗二字莊本作一目視也 案

注妙暗即法言先知篇之眇絲也李注云眇絲遠視莊本

妙作眇亦通挽暗字則非

秦族 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

弟也 案當作而未可謂悌弟也與上下文未可謂孝子

未可謂忠臣未可謂慈父文例同

審煙斥 案煙闔同聲段俗字上文云無刑罰之威而相為

斥闔要遮者同所利也是其證正字當作聖墨于備城門

說林 以免之走使大莊本作大誤今從宋本 如馬則逮日歸風 案歸

當為遺聲之誤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馬之美者遺風之

乘高注云行迅謂之遺風

榛巢者處林茂安也 案茂疑當為莽形近而誤漢書揚雄

傳長楊賦云羅千乘於林莽

巧冶不能鑄木工巧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 案工巧當作

巧匠今本匠為工而文又到遂不可通秦族訓云故良

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是其證文子上德篇作良匠亦與秦族訓同

病之義注靡當作非說文戶部云非風病也 案靡無風

琴或撥解柱繞閏解漏越高注云漏越音聲散 案後秦族

訓朱弦漏越許注云漏穿越琴瑟兩頭也與此注異許義

為允禮記樂記云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鄭注云越瑟底

孔畫疏之使聲遲也此云漏越亦猶疏越矣

籠蒙之視高注云籠蒙猶妙暗二字莊本作一目視也 案

注妙暗即法言先知篇之眇絲也李注云眇絲遠視莊本

妙作眇亦通挽暗字則非

秦族 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

弟也 案當作而未可謂悌弟也與上下文未可謂孝子

未可謂忠臣未可謂慈父文例同

初統而親迎莊本初誤統今從宋本 王引之云初當作冠禮 案初當

為初形近而誤初統者謂玄衣而冕禮記郊特牲說昏禮

云玄冕齊戒又哀公問云冕而親迎初冕即玄冕也前齊

俗訓云尸祝初袷大夫端冕注云初純服是其義也文選

賦李注引左傳服虔注云初服黑服也及引說

文云初服玄服也今本說文衣部作初玄服也 王校未瑤

扶日月而不姚許注云接至也姚光也 案扶當為周扶

之義荀子禮論篇方皇周扶楊注云扶讀為浹也姚者

窕之俗字二字聲 本經訓高注云窕不滿密也後文云布

之天下而不窕注云窕緩也前倣負訓云橫局天地之閒

而不窕也論訓云舒之天下而不窕荀子賦篇云充盈大

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是其證文子上德篇作良匠亦與秦族訓同

病之義注靡當作非說文戶部云非風病也 案靡無風

琴或撥解柱繞閏解漏越高注云漏越音聲散 案後秦族

訓朱弦漏越許注云漏穿越琴瑟兩頭也與此注異許義

字而不窳竝與此文意相近

札七

西

札邊卷八

瑞安孫詒讓

鹽鐵論明涂頊刊本 張敦仁考證校 王先謙校勘小識

力辨雖有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 案陶室之術

不知何指竊疑室當為苑史記貨殖傳云范蠡之陶為朱

公又云苑孔氏用鐵冶為業家致富數千金陶宛即指朱

公與孔氏也上文云苑周齊魯商偏天下亦可證

錯幣第四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 案吏近義不可

通近當為匠謂鑄泉之工匠也于祿字書匠俗作近亦見

州御注道德經及信定太等造像記與近相似因而致誤

夫鑄偽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俞校云於政

二字疑衍文以讀為已言鑄偽金錢已有重法而錢之善

札八

惡仍如故見其無益也 案俞讀以為已是也而疑於政

二字為衍文則非此當作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故台本

故譌為政遂不可通

非執第七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 案飾當作飭循當為

脩竝形近而譌莊子漁父篇飾禮樂釋文

刺復而勉獲者咸蒙厚賞 案勉獲無義勉當為勉形近而

誤前輕重篇云克獲之賞以億萬計克勉字通

憂邊第十二今子弟遠於勞外 案勞於二字當乙

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 案此即指春秋昭五年舍中軍

而言公羊傳云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又襄十一年傳作三

軍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是舍

中軍即是廢中卿中士故云廢卿士省事節用與公羊復

古之義亦相近

本議第一是以盤庚萃居盧校云萃大典萃亦未詳張校云按卽

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依居也但未詳此萃當彼經何字并其說若何耳 案萃居義固難通張說亦未塙萃居實

當作率苦形近而誤文選張衡西京賦云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李注引書盤庚率顧眾感出矢言蓋西漢經師有帥

人以苦之說桓張竝本於彼率帥古字通此當在力耕篇前誤錄著於此 褒賢第十九 患在位者之虎飽嗚咽於求覽無所子遺耳盧校

作嗚云涂作嗚未詳 案嗚疑鴟之誤干祿字書鴟俗作鴟與鴟形近而誤覽與攬通此以虎鴟之嗚咽喻在位者

之貪盧校從俗本作嗚咽則與虎飽之文不相對矣 相刺第 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 案淮南子

札八

繆稱訓云日月之所照記卽記之段字

鄙人不能巷言面違 案巷言面違義難通疑當作善言庸違書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本記靜言作善言蓋漢時

今文家說如是次公引書多從今文也善與巷艸書相近傳寫善誤作巷校者不憚又改庸違作面違遂不可通耳

殊路第 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加張云事則爲宗廟器否則斯養之豐才 案此釋論語雜也篇義蓋亦以觚

爲爵屬與馬融說同集解馬曰觚禮器一斯養卽斯養斯古今字哀二年左傳去斯豐才當作樂材俗書樂或作樂見

秋曰文或作樂見魏大誓碑形近而誤蓋觚以木爲之考工記梓人爲言木加以人事刻鏤則爲觚薦之宗廟

否則爲棄材斯養取以爲薪給爨烹而已史記張耳陳餘傳集解引韋昭

云析薪爲薪炊烹爲養故云斯養之樂材此蓋西漢論語經師古義與何氏集解及皇侃義疏引王肅等說竝微異

利議第 文表而柔裏亂實也 案柔裏義不可通柔當爲泉形近而誤文表泉裏言以文繡爲表衣而以泉麻爲裏衣

也後散不足篇云絲裏泉表與此辭意正相反而義則同可以互證國病篇云文表無裏

今舉異才而使滅鴟御之 案滅鴟義不可通疑當作滅騶謂滅獲與騶僕也莊子盜跖篇又作滅聚聚卽騶之借字

詳前 滅俗作滅與滅形近而誤後國病篇云富者空滅滅莊子滅俗作滅與滅形近而誤藏古今字今本亦鴟爲滅

與此可 散不足第 豐奕耳茶 案奕非茶名豐奕疑當爲葦莢豐俗或提作豐易豐卦釋文云依字作葦莢與豐奕形相似因

札八

而致誤說文艸部云葦桑耳也葵木耳也齊民要術說作木耳菹取棗桑榆樹邊生者是葦莢種類非一故通駭之

云耳茶矣 大夫達棧楹士穎首 案禮記禮器鄭注云宮室之飾士首

本大夫達棧孔疏引禮緯合文嘉禮書引尙書大傳竝略同次公語卽本伏傳但彼以達棧首本竝爲楸飾穀梁莊

二十四年傳說楸云大夫斲之士斲本國語晉語說楸云大夫斲之士首之楸同物說文木部則固非楹制此云

大夫達棧楹楹字疑衍穎首當卽穀梁之斲本然穎義未詳

聖憂壁飾盧校改憂作憂云卽獲字訛作憂壁疑壁王氏讀洪氏讀書叢 案憂疑當爲勦聲之誤也周禮守祀云其

詳

禮則守就黜聖之鄭司農注云黜讀爲幽幽黑也穀梁莊  
二十三年傳云天子請侯黜聖黜幽與憂音近故譌盧以  
爲憂形之誤未塙壁字疑亦不誤韓非子十過篇  
云四壁聖壁

長穀數幅 案幅當爲輻謂數密之輻輻聲類同  
蓋無染絲之飾又云常民染輿大輪蜀輪又云中者染韋紹  
系 案染並當爲漆漆俗書或作沫與染形近而誤北齊治  
疾方百

亦見廣韻五質紹系疑亦當作絲系論功篇云匈奴車器  
無銀黃絲漆之飾是其證

今富者應聽狐白鳧翦 案鳧翦當爲翦二字下皆從羽  
相涉而誤急就篇云春草雞翹鳧濯顏注云鳧者水中  
之鳥翁頸上毛也又云言織刺此象以成錦繡繒帛之文  
也此鳧翁蓋謂裝飾與繒帛文同

札八

四

古者庶人賤騎繩控 案賤疑當作倭詩秦風小戎倭駟孔  
羣釋文引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倭駟倭騎蓋謂不施鞿  
勒而徒騎故用繩控也與倭駟義略同

臚臚臚臚 案臚卽臚之段字方言云臚孰也臚當爲鯉形  
近而譌此以臚臚與臚鯉相儷猶詩大雅韓奕云炮臚臚  
鯉也若作臚臚則爲魚內之通語與臚臚文不相對矣

折醒什半盧云疑析醒升斗 案盧校以折醒爲析醒是也  
疑什半爲升斗則非什半謂十人而醒者有五也後文云

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卽其證張氏考證按十有半云  
半當作六見史記淮南  
王列傳漢書伍被傳同今案伍被所云有十室而五十室  
而六十室而七十室而八十室而九十室而五十室  
半猶云十室而五耳次公語意雖同史記要  
什五什六所較無多不容泥也張校殊謬  
庶人卽采木之杠葉華之楠 案葉華之楠不知何物疑葉

華當作素桑正字素作桑華作秀二字並從丞桑或作素  
與葉字亦相近蓋素桑傳寫或誤作華葉又到其文作葉  
華遂不可推校耳下文說車云素桑椽亦其證也

今富者繡茵翟柔 案翟當作翟形近而誤翟柔卽翟也  
釋名釋牀帳云裘翟猶數毛相離之言也北堂書鈔一  
百三十三引聲類云翟翟絨毛爲席也廣韻十庚一切經  
引作翟

音義十四云氈氈字苑作氈氈釋名作裘淩通俗文云織  
毛爲曰氈氈氈氈並翟之俗翟裘一聲之轉柔淩氈氈音  
並相近氈則淩之俗也

羊淹雞寒 案說文肉部云淹漬肉也淹卽腌同聲段借字  
釋名釋飲食云韓羊韓兔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也雞寒  
當卽韓雞韓寒聲近古多通用

札八

五

塞捕庸脯 案疑當作塞搏胃脯釋名釋飲食云脯搏也乾  
燥相搏者也說文肉部云脯乾肉也搏薄脯膊之屋上捕  
搏與膊字並通史記貨殖傳有胃脯集解晉灼云太官常  
以十月作沸湯燂羊胃以末椒薑粉之訖暴使燥則謂之  
脯干祿字書庸俗  
作膚與胃形近蓋漢時以胃脯爲珍饈故次公特舉之  
也

自飽甘瓠 案自疑當爲台之譌台與飽通急就篇云鯉鮓  
蟹蟹鮓鮓鮓鮓注云鮓海魚也鮓亦海魚加之以鹽而不  
乾者也毛詩小雅行葦篇黃者台背鮓鮓  
云台之言鮓也爾雅釋訓作鮓鮓

繁路環佩 案路疑當作露同聲段借字言襟佩珠玉若冕  
旒之垂也尾旒爲繁露見逸周書  
王會篇及崔豹古今注  
紈裏紉下越端縱緣 案越與絨聲同字通急就篇云履易

韜裏絨緞細類注云絨緞絲為之一名車馬飾即今之織成緞履跟之特也絨緞以絨為緞也皇象碑本絨作越此越端即以絨飾履之端說文糸部云縱紕屬急就篇注云總絨也所以絲飾衣裳也字或作縱音義皆同則縱絲亦絨屬以絲屬也

鹽鐵錄石若夫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第三十一案劍客論即史記敘傳所謂劍論也盛色而相蘇句斷秦字衍前國病篇云大夫色少寬而文學而蘇也荀子議兵篇云蘇刃者死楊注云蘇讀曰倭倭向也謂相向格鬪也此盛色而相蘇亦謂盛其辭色而相向辯難也今本蘇下有秦字則不可通當刪

鹽鐵錄取下年饑則肆 案此用今文論語義也隸釋漢石經第四十一年饑則肆

札八

六

論語碑末記蓋毛包周諸家有無不同之文有蓋肆乎其肆也六字即顏淵篇蓋徹乎如之乎其徹也之異文小爾雅廣言云肆緩也言年饑當緩其征賦次公語即本於彼肆徹古音同部得相通

段石經論語說詳經送

和親第大夫曰管徐偃王行義而滅善本王字誤在行好儒四十八案好儒而削非徐偃王事此上當有挽文前相刺篇

云管魯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子思子厚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為境疑此好儒上即挽魯穆公三字

險固第築紂有天下兼於濟毫 案濟非殷周所居疑當為五十瀆謂周鎬京也荀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瀆楊

注云瀆與鎬同此謂築兼於毫紂兼於瀆也

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補代 案荆非趙地疑當作陸史

記趙世家趙帝并將胡代趙與之陸集解徐廣云陸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陸中山有苦陸穆天子傳至于鉞山之下郭注云即井鉞山此以荆為陸猶穆天子傳以鉞為陸荆从刑聲刑鉞竝从开聲陸从至聲古音竝同部得相通俗也

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 案榮歷疑當作濮歷戰國策秦策云王又割濮歷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背負海河下有挽文

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 案梁關當作關梁山川下當有者字下文云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匹於楚漢即承此文言之

刑德第矯弋飾而加其上 案矯當為矧張之象本肌改為五十五

札八

七

繳與矯形聲殊遠盧校從之疏矣

申韓第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 案襟五十六裂義難通疑當作襟裂說文中部云帔襟裂也襟殘帛也衣部云裂繒餘也襟裂謂殘帛與全匹文正相對襟襟形

近而誤

新序蔣氏刊校宋本 盧文昭羣書拾補校

卷三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

反次之盧校反改發云宋本大學正義作大宗子牧章懷注後漢書李膺傳引作太宰子方發舊作反今從正義所引

案余知古渚宮舊事三載此事太宗子敖作大宰子敖子反亦作子發與孔李所引又小異

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

案九緝義不可通當爲丸增丸九形近而誤緝與增古字

通緝國策楚策云治其丸謂彈丸也 案民程榮本作明疑本作萌萌民古字通詳前

不知弋者選其弓弩脩其防翳加緝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

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 案戰國策楚策作被礪礪引

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此云揚微波波即礪之段字史記楚

世家云礪新繳集解徐廣云以石傅弋曰礪礪音波索隱

礪作礪波礪礪字並通

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向衣冠御即十三年矣前爲豪矢

而後爲藩蔽 案中庶子御郎者即韓非子說疑篇所謂郎

中杜郎門之外也豪矢即嚆矢莊子杜宥篇云焉知曾史

之不爲築距嚆矢也郭注云嚆矢之猛者釋文引向秀

札八

云嚆矢之鳴者字林云嚆大呼也成玄英疏云嚆箭鏃

有吼猛聲也案向秀說得之嚆矢即鳴矢李林甫唐六典

注引通俗文云鳴箭曰嚆爾雅釋鳥鳴鳩郭注云嚆與

豪骹聲義並相近莊子釋文引崔譔本作蒿或作矯亦聲

近段俗字崔釋云肅蒿可以爲箭陸德明釋矯爲揉並非

嚆矢蓋先驅奉引所用此書與莊子皆取前導之義也

卷五 危事而蹟行 案蹟當作蹟說文足部云蹟小步也

卷八 義勇智伯躡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智伯而去之三年將

東之越而道聞智伯躡之見殺也 案晉智伯名瑤國語不

名瑤疑當作瑤說文部部從晶聲與寬聲類同史

記六國年表秦厲其公二十九年晉大夫智寬率其邑人

來奔蓋智瑤既亡其子姓尚有據邑以叛者智伯躡當即

智寬據史表則寬奔秦未嘗見殺劉所述或傳聞之誤

今本表正今從之 下同 尹文者荆之歐鹿鹿者也 案歐

當爲歐之誤渚宮舊事一作驅字同

芋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斲之盧校軫改軾云軾訛或作角下

同 案盧校作軾者據下文云大夫之旗齊於軾也渚宮

舊事載此事齊諸軾及下大夫之旗齊於軾軾兩字並

作角是也角較音近字通齊角即謂齊車較也昭十年

左傳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鉅率吉請斲三尺焉而用之考

工記輿人賈疏引服虔注云斲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

較又引禮緯云諸侯旗齊軾大夫齊較左傳昭七年孔疏

引禮緯稽命徵云禮天子旗九刃曳地諸侯七刃齊軾大

夫五刃齊較士三刃齊首此下文云王者之旗拽於地本

札八

說此七字 國君之旗齊於軾大夫之旗齊於角與禮

緯差次正同今本齊角作齊軾說雖可通而與緯文不合

矣凡齊較據兩輪距軾三尺處言之非謂較之上節

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 案渚宮舊事作對曰臣固將調之

彼鞭朴之使而敢斲臣之旗勇也臣問之而服臣以法智

也勇且智臣願君王用之昭王曰善文較此爲詳疑此書

舊本如是夫抵今本此章說文甚多盧僅據補王者之旗

拽於地句殊爲疏略

卷九 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 案商子更法篇作代

立不忘社稷位立不忘古字通

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 案商子作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

矣此人上蓋說寡字上文衛鞅兩言君無疑故秦孝公答

云寡人心不疑若作人心不疑則與上文不相應足知其

誤

說苑 明楚府刊本 日本關嘉築注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 俞樾讀書餘錄校

對向 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

上盧校云後下疑有祝文 案以文義校之後當為復之謂

下庶祝文新事當作新書凡向所奏書校定可繕寫者為

新書荀子曰錄載向奏趙新書詳前買是其證也何允中

本並無此奏今據盧校宋本及楚

臣有能比和同力 案和當從荀子臣道篇作知形近而誤

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 案攻荀子作功功正字攻同聲段

借字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 案渚宮舊事二

札八

載此事作成公朝未知孰是

建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

者也 案推疑當為往形近而誤

孔子曰爾聞警叟有子名曰舜 案御覽四百十三引爾聞

作汝不聞是也當據補不字家語六本篇云汝不聞乎魯

警叟有子曰舜毛本叟作叟 韓詩外傳八亦云汝不聞魯

者舜為人子乎竝其證

復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 案此佚書文呂氏春秋報更

篇云此書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墨子明鬼下篇云禽父之

道之曰德幾無小得德文竝略同今偽古文伊訓亦據此

文而改之云惟德罔小

蟹罍者宜禾集注云荀子儒效篇注引此罍作螺云曰解螺

蓋高地也盧云蟹御覽三百九十一作雜注云雜肝黑土

案尊賢篇文同周禮草人鄭注云勃壤粉解者淮南子

主術訓譬猶揚堞而彌塵高注云堞塵塵也楚人謂之堞

此蟹即解之借字解罍言土散解如灰塵者荀子注作蟹

螺乃聲之誤御覽作雜罍尤繆不足據

政賤貨利之弊以變之纂注云弊敗也 案弊幣通關說非

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 案池淵疑當作池

淵地即俗蛇字春秋定十三年經云築蛇淵圍即此

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盧據

左襄三十一年傳校刪而至二字云惠定字云變立即古

文班位然則而至二字乃後人妄增也傳班位下又有貴

賤能否四字 案惠說是也此文全本左傳變而立至當

札八

作變立而至即左傳之班位能否也而至二字當杜立下

實非衍文而能字同至即否字之譌否正字作否與禮記

禮運正義云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也是此書唐本能多

作而今本為校者收鼠殆盡惟此文上下舛互校者不曉

其義以意改為變而立至而能字之借而轉未改鼠耳

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纂注云收字不見字書疑收字收同將

案收字亦無義此疑當作飯即漁之段字周禮敝人釋

文云亦作飯同說文竹部云樂或作飯从又从魚飯又飯

之別體也飯門之漁與羅門之羅文正相對關疑為飯之

譌則與上句文例參差不合矣

尊又有士曰解干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

之戰 案呂氏春秋至忠篇云楚莊王與師戰於兩棠大勝

晉書子先醒篇亦云楚莊王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堂堂字  
通依呂實說當即春秋宣十二年邲之戰杜注邲鄭地兩  
堂蓋楚地名鹽鐵論險固篇云楚有汝淵滿堂之固滿堂  
疑亦即兩堂也

正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勿鍾鼓之懸盧云陰宋本金類聚  
佩案諸宮舊事一亦作金刀則宋本是也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日以人事諫我  
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  
聞曰請客入案客以鬼道問而請之入則上不當云我則

殺之戰國策齊策孟嘗君曰人事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  
聞者獨鬼事耳是孟嘗君固欲聞鬼事者此殺當為試之  
誤謂嘗試察之也試譌為弑又譌為殺試弑殺三字古多  
互通儀禮士冠禮

札八

注魯殺所由生釋文云遂不可通  
殺本又作弑亦作試

敬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谿谷君子為御僕吾嘗見江  
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干乘之君萬乘之主死  
而不葬案匡謬正俗五引此文平原為谿谷作平原之為  
谷又君子為御僕作君子無侍僕此文坑作阮葉作桑今

本阮作坑者俗字桑作葉又與韻不協竝當據顏書校正  
善乘青翰之舟極南芘張翠蓋而榜犀尾盧云南芘未詳南  
說若蠶翠下御覽有羽之二字案極南芘極疑當作插

千祿字書插通作插與極形近而誤南當讀為幔周禮  
胡呂氏春秋孟冬紀高注作漫  
尚是其例說文巾部云幔幕也芘蔽聲近義同七年孔疏  
引爾雅舍人  
注云芘蔽也  
周禮巾車木車蒲蔽鄭注云蔽車旁禦風塵  
者儀禮既夕注又釋蔽為藩蓋舟亦有藩蔽以遮禦風塵

與幔同張而插之也徐陵玉臺新詠載山木歌序約此文  
亦云張翠羽之蓋與御覽引同漢書元后傳云立羽  
榜柁越人擁楫而歌案玉臺新詠擁作權釋名釋舟云杜

旁撥水曰權又謂之楫詩衛風竹竿毛傳云楫所以權舟  
也則作權亦通詩唐風網繆孔疏引作  
攤則唐本與今本同

今夕何夕兮中洲流盧云中洲御覽作舟中書鈔無洲字  
案玉臺新詠亦作拳舟中流是也今本舟誤作洲又到  
簪中下遂不可通詩網繆疏引拳中洲流作得與拳舟水  
流亦譌衍不可據而拳舟二字則不誤

子哲接草而待案接草義不可通疑接當為梓形近而誤  
梓草見漢書貢禹傳說文手部云披也批梓也晏子春  
秋諫下篇云晏子後至滅葭而席梓草猶云滅葭矣滅即  
聲段  
脩字

札八

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案累藪  
之段字詳前越絕書

奉於是楊幹麻筋之弓六往案古作弓無以麻代筋之  
法麻當為糜形近而誤周禮土訓注麻地宜麻釋文攷  
云麻劉攽皆作糜與此相類

工記弓人云麋筋席屨濟

吾望而魯城也若類失匹國纂注云茲與茫通若助辭失恐  
夫字案若類義同於文為複贅疑茲若當為茫之誤

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盧本國下校云八字誤衍釋史刪  
案國疑衍文吾子即兒子也管子海王篇云吾子會鹽二

升少半又國蓄篇云吾子會二石尹注云吾子謂小男小  
女也此文魯君云親自使於齊齊不聽故齊侯有此語  
言其開弱類小兒也盧以子屬下讀又據釋史疑吾視以



下八字皆衍文竝失之

謀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者五人所與同衣會者十人

案十人數太多渚宮舊事二作十人近是

楚成王贊諸侯諸侯纂注引澁井孝德云贊恐當作贊贊聚

也 案澁井說是也此當作楚成王贊諸侯贊與屬同校

者注屬於贊下遂誤衍二字耳此書多以贊為屬如奉使

篇云梁王贊其羣臣而議其過是也孟子屬其耆老尚書

贊與屬通毛詩大雅

桑柔傳云贊屬也至臣竊遜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盧云羸御覽

四百二十九又四百四十四俱作才 案渚宮舊事二載

此事作秀羸多能注云荀卿子曰叔敖突禿長左非相余

知古蓋以禿羸之文與荀子突禿正同故引以相證則禿

札八

不當作秀明矣禿羸言叔敖之形首無髮而羸瘦與多能

二字不相家御覽作秀才乃後人妄改不足據也

指有登蓋必身立焉 案登疑與登通說文竹部云登笠蓋

也

復柔委從如影與響 案復柔無義復疑當為優形近而誤

商子境內篇能一首則復

復今本誤優與此可互證蕭且修綴鳧雁悲鳴蓬蒙撫弓虎豹晨嘒河以委蛇故能

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德以純厚故能豪 案此噪

高豪為韻惟第二句鳴字不協李庚芸炳燭編謂是號字

之譌今攷號與嘒音義同與鳴字形聲俱遠殆非也以意

推之鳴當為嘒之壞字說文口部云嘒聲嘒嘒也徐鉉引

孫勛音古堯切正與韻協傳寫掄木形遂成鳴字耳

雜言文公植米曾子駕羊盧云駕宋本架纂注云此二句見淮

南子秦族訓駕作架高誘曰架連架所以備知也陸賈新

語補曰曾子駕羊 案宋本作架是也意林引新語亦作

柳羊柳架竝迦之段字說文走部云迦迦互令不得行也

管子戒篇云東郭有狗唯唯且暮欲齧我根而不使也尹

注根作柳云謂以木連狗後漢書馬融廣成頌云柳天狗

蓋柳者以木連繫畜獸使不得觸逸之名故高誘訓為連

架架羊猶柳狗矣

智伯廚人入炙選而知之 案廣韻二十八獮云選竹絲於

義無取此選當與匣同士冠禮注云匣竹器古文匣為篋

禮記明堂注云篋選屬也以竹為之史記汲鄭列傳云其

餽遺人不過算器會集解引徐廣云算竹器算篋竝與匣

札八

通選則匣之俗也凡从算聲其聲字古互通漢書元后傳

音灼注云篋或作篋禮記大記釋文

云篋本作篋故匣或變作篋御覽七百五十六引通俗

文云竹器邊緣曰匣廣韻篋字注疑當作竹器邊緣

惠子曰子居般楫之間則吾不如子 案此居上不當有子

字蓋涉上文而衍

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迭勞過度者疾其殺之 案迭當為

佚家語五儀篇作逸字通韓詩外傳作勞過者三字誤

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

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 案行之至也至字

當從韓詩外傳三作要與下言要行要文正相應若作行

之至也則下文行要當作行至荀子子道篇家語此文兩

不相應足知其誤

辨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 案大疑而之誤管子小問

篇云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勇可證

榻齋隨束旨莫盧校旨改旨云旨訛史記作揲荒爪幕此旨

莫即荒幕幕膜也 案史記扁鵲傳作榻髓腦揲荒斬幕

索隱云荒音荒也幕音漠漠病也正義云以爪決其闌幕

也盧校旨作旨是也史記作荒古字通用莫幕亦膜之俗

字釋名梓形體云膜素問痺論篇云衛者水穀之悍氣也

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胃膜散於胃腹王冰注云

胃膜謂五藏之間隔中膜也可證此旨莫之義司馬貞張

守節說並未審

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 案韓

詩外傳十作子同擣藥子明灸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

越扶形周禮疾醫注神農子儀之術賈疏云案劉向云扁

札八

六

鶴治趙太子暴疾尸歷之病使子明吹湯子儀脈神子術

案摩又中經簿云子義本草經一卷儀與義一人也賈氏

所述劉說即本此書其所據猶唐初善本子儀之名與疾

醫注相應今本作子明吹耳陽儀反神益傳寫譌吹為吹

湯為陽又衍耳字挽子字遂以陽儀為人名大繆韓詩外

傳子儀字亦不誤

反夫質又何也 案質當作賁呂氏春秋壹行篇作夫賁又

何好乎

其辛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盧

云御覽六百九十四有君宜服之四字 案意林引亦有

君宜改也四字與進諫之文尤相承賈較御覽為長

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 案奇與踣

通方言云尚踣奇也管子侈靡篇云一踣腓一踣履稷當

為稷形近而誤 莊子則陽篇是稷何為者邪釋文 說文

云布之八十縷為稷史記孝景本紀令徒隸衣七稷布西

京襍記云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

為緩晏子春秋內篇襍下云夫十總之布一豆之倉足於

中免矣緩稷總字通蓋布八十縷帛八十絲通有此稱也

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 案根素義不可通素

疑當為菱形近而誤

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盧校師改詩 案意林引作子

貢曰損吾詩學子詩投損義並難通疑當為捐之誤

法言李軌注 秦思復景刊宋治平監本 明世德堂刊五臣

編校 俞樾諸子平議校 王念孫讀書雜誌餘

札八

七

吾子梳革為鞠音義云梳音緩又音款斷木也 宋吳祕云梳

當為梳梳刮摩也宋咸同司馬光云梳舊本作梳梳當作

梳所以塞履也以毛梳革而為鞠 案梳當為梳之俗

字梳革音以革為圓丸也攷工記治氏重三梳注鄭司農

云梳最名讀為丸列子黃帝篇梳二而不墜莊子蓬生

篇梳作丸此梳亦謂丸也史記衛青傳索隱引三倉云鞠

毛丸可踢以為戲者御覽七百五十四引風俗通云丸毛

謂之鞠踢鞠以革裹毛為丸故謂之梳諸說並失之

先知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

矣李注云禮樂征伐當自天子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

桓晉文專命征討然而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

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吳祕云予與與同春秋之

時齊晉得專征伐益前王與之爾明案于與與聲近字  
通此謂禮樂征伐本不自諸侯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  
則齊晉與於禮樂征伐之事此亦事之不可膠者請說竝  
失之

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於乎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  
秋乎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雖也化其可以已矣哉 案步  
當作走晨當作震形聲之誤夏小正云十二月玄駒賁玄  
駒也者螳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正月雉震响响也者  
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此即揚子所本二者皆物化之先  
動者故舉以明先春後秋之義也

重黎第十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注云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  
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 案黃帝終始

札八

六

漢書藝文志不著錄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黃帝終始  
傳云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即此書  
也漢書律厯志云丞相屬賈長安單安國安陵栢育治終  
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此據元鳳三年言  
之與李說略同  
日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 案靈謂威福之柄淵騫篇云  
游俠曰竊國靈也與此義同

太玄經范望注明萬玉堂刊本司馬光集注本 俞樾諸

反次七女不女其心予覆夫誦俗諸字集范注云誦謀也于

我也司馬光云予與與同王涯云誦智也集案陰初一

云陰不予丈夫婦處測云陰不予人所違也王涯云陰閉

而不與物接丈夫而効婦人之處室也集此云女不女其

心予與彼文相反而義正同誦與墳通蓋予者與外人晉

接之謂此乃丈夫之事今女而不守女道乃有丈夫之心  
宜其覆夫墳矣諸家注竝未得其義

夷首陽氣傷筋陰無救痲物則平易注云痲病也 案爾雅釋  
木云痲木付婁郭注云謂木病危偃痲腫無枝條即此痲  
字之義救讀為糾郭釋木之下句曰糾也山海經海內經  
云建木下有九糾郭注云糾盤錯也糾與救聲近字通無  
糾曲痲腫即平易之意

樂次三不寔不雅噪嗚啞昨號咷倚戶注云三為進人始當  
及時未有官爵故不寔遊有雅樂也噪嗚號咷皆憂聲也  
釋文云噪古弔切又曰 案依釋文則噪與說文口部噪  
字同見前玉篇口部無噪字而有噪字云古弔切聲也亦  
作叫又有噪字云五弔切叫也蓋噪即噪之變變从鼻為  
从鼻聲同

札八

十九

噪則又噪之譌也不寔不雅寔燕字同禮經樂有雅有燕  
言既非燕樂又非雅樂惟噪呼作聲而已故測云不寔不  
雅禮樂廢也范注失其情司馬光釋寔為安雅為正云廢  
禮則不得其安廢樂則不得其正尤誤

述次六多田不婁費我朕功測云多田不婁費力忌功也注  
云六為宗廟征行須時以奉神靈孰會為朕征田多獲歸  
之於宗廟賞不失勞故曰朕功也王涯云若田於多田而  
不婁理之徒費會與功而無益也集案范蓋讀婁為臆

臆之臆然於文義殊不順今攷多田義當從王而訓婁為  
婁理則不媯疑婁當為糞之段字玉篇末部云糞穉也言  
多田而不犁耕則徒費播種之力故測云費力忌功也  
昆次七蓋偏不覆晏雨不救注云晏雨以論盛也雨盛不救

君德之不隆也司馬云晏晚也集注案晏謂天姓也說文

日部云晏天清也漢書天文志云日晡時天星晏如滄云

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是星晏即謂姓晏淮南子繆稱訓

云俾日知晏陰諧知雨此晏雨亦謂姓雨也蓋所以蔽雨

姓則亦以蔽日今偏而不能覆則姓與雨皆不能蔽故云

晏雨不救諸說並誤

減次六幽闇積不減不施石測云幽闇不施澤不平也注云

減而不施故謂之石也案石與碩通積次六云大滿碩

施得人無亢測曰大滿碩施人所來也此石與彼碩正同

言不減不施則其積日見碩大也司馬光釋為不減不施

其碩如石尤誤

疑次三疑彊昭受茲閔閔于其心祖測曰疑彊昭中心冥也

注云彊彊梁也昭明也三為木而杜木行故疑彊梁而明

盛也必受此疑故閔閔然而自憂也王涯云疑而彊昭暗

而彊明兮其受此閔憂於心祖祖木也集注案疑彊昭王

說得之閔閔當讀為恣恣廣雅釋訓云恣恣亂也法言問

神篇云昔古管之喟喟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李注云

恣恣心所不了此言疑而強以為昭則心受其恣恣終於

不了故測云中心冥也范注范失之王詰閔為憂亦誤

止次二車制侯馬何止注云二為平人不隱不仕家性為止

故車則制侯而馬就止也案會當為緝同聲段借字說

文系部云緝馬紂也釋名釋車云韜適也杜後適道使不

得卻縮也制所以止車緝所以止馬故范舉之范訓首為

就未塙

亥福則有轉禍則有形之謂直釋文云膊切肉也司馬光說

同案膊與形義同鴉冠子度萬篇云膊膊之士陸注云

膊形埒也又天權篇云合膊同根命日宇宙亦形埒之義

俞校以膊為端之段字未塙

亥鬼神耗荒想之無方無冬無夏祭之無度故聖人著之以

祀典規擬之一六注云耗空也荒虛也空虛之地若鬼神想

象無有常方案注說非也書呂刑云王享國百年耄荒

周禮大司寇注引書作王耗荒偽孔傳云耄亂荒忽此耗

荒亦與書義同言鬼神荒忽難知故云想之無方也

亥歲靈恙而年病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注云靈安也恙猶

著也一歲之數有足者有減者足則年安不足則為病故

曰年病也靈恙司馬光從張顯本作靈恙集注俞校云歲與

年較多十一日弱所謂氣盈也年與歲較少十一日弱所

謂朔虛也歲靈恙即氣盈之謂年病即朔虛之謂靈乃語

詞案俞以氣盈朔虛說此章之義是也而從張顯本以

恙為悉則未塙恙當讀為養恙與養同从羊聲古字通用

大戴禮記夏小正云時有養日傳云養長也此以養與病

文相對朔虛謂之病則氣盈謂之養固其宜矣

潛夫論注維培注本俞繼讀潛夫論校

述赦第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其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令主上

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淪冤案今當為令淪冤疑當為

論免皆形之誤此言誣奏良吏令上失刑重者至死徙輕

者亦論罪免官上文云正直之士今本作淪冤則與死

徙高下無別益涉上文橫枉侵冤及下文被冤之家而誤

又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土謹身節用注注  
 擇莫犯土句有誤字程本土作法 案此當作梓草杞土  
 漢書貢禹傳云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少顏注  
 古草也杞土手足胼胝即王節信所本今本上三字皆形近  
 譌易惟土字未譌而程榮又改爲法繆之甚也  
 五德志第 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其未厥真  
 三十四 案罕疑當作幸謂冀幸可以浮游博觀與學者共求其真  
 也俞讀然罕二字絕句非

札八

三

札卷九

瑞安孫詒讓

論衡 明程榮刊本 傳校元刊本 俞樾讀論衡校

累害 是故魏女色豔鄭袖鼻之 案鼻當爲鼻事見戰國策

楚策及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篇

命辭 而說若范雎之于秦明封爲應侯 案明當爲昭此疑

晉人避諱改而今本沿之

氣壽 渥彊之人不卒其壽 案不當爲必後命義篇云稟得

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此義與彼

同

命義 卓礫時見 案礫當爲礫文選孔融薦禰衡表云英才

卓礫

札九

或難曰陶者用填爲簠廉 案填當爲埴上文云陶者用土

爲簠廉 廉俞校作廉 土埴義同

率性 今妄以刀劍之鈎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房夫

鈎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同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 案月疑

當爲刃亂龍篇云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鈎摩以向日亦能

感天 月亦當作刀馬融注說黃氏日鈔所引已作月

吉驗 夫璧杜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

將教蹠之矣 案蹠當爲認說文言部云認誠也

虞子大陳畱東莞人也 案後漢書云虞延字子大陳畱東

昏人也蔡中郎集陳畱索昏庫上里社銘云永平之世虞

延子大 今本說大字據羅以爲太尉司徒續漢書郡國志

東昏屬陳畱郡東莞屬琅邪國此云東莞誤也當據范書

及蔡集訂正

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  
皇考為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即召功曹吏  
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  
卜謂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  
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益嘉禾也 案骨相篇亦說此  
事功曹吏作公曹史攷續漢書百官志云郡有功曹史主  
選署功勞縣邑諸曹略如郡員則當作功曹史二篇文互  
有舛誤又馬下卒骨相篇作軍下卒未知孰是蔡邕光武  
濟陽宮碑云使卜者王長卜之後漢書光武紀論同皆無  
孫字景天備火中字有說誤漢書作是歲縣界有嘉禾生  
景天疑即界內二字之誤宋書符瑞志亦作王長又  
云嘉禾生產屋景天中

札九

偶會 喙會草糧 案喙當為喙形近而誤

象耕靈陵亦如焉 案靈零字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

覽云舜冢杜零陵營浦縣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

黃公取隣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 案黃公

當作黃次公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下文及骨相篇並

不挽

骨相 頤頤戴午 案後講瑞篇及白虎通義聖人篇文並同

盧文弨校白虎通改午為干云乾鑿度云泰表戴干宋書

符瑞志首戴干戈即此案盧說是也鄭注乾鑿度云干楮

也明不當作戴午此午亦干之誤路史史皇紀注引春秋

演孔圖云頤頤戴干字不誤初學記帝王部引春秋元命

苞又云帝嚳戴干並可證此及白虎通之誤

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媼通 案揚漢書本傳作  
陽字通

本性 惟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 案儒字衍漢書

藝文志儒家云世子二十一篇名碩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上文亦云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作養書一篇

書虛 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唾螺遠也 案唾

螺當作唾螺淮南子說山訓云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

千里不見唾螺遠之故也高注云唾螺猶塵今本作  
席也

即仲任所本後說日篇云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

不見唾塊塊塊義亦同孫爽孟子音義引丁公著云塊  
開元文字音塊則塊塊古通

象自蹈土身自食萃土蹶草盡若耕田狀 案萃元本作草

是當據正蹶當為蹶蹶與掘同逸周書周祝篇云獠有爪

而不敢以蹶後效力篇云鍤所以能蹶地者蹈之也

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

王莊子義害簡子 案此趙簡子當作燕簡公殺莊子儀事

見墨子明鬼篇本書訂鬼篇不誤義二篇同抱朴子論仙

篇亦云子義培燕簡墨子作儀古字通死偽篇作趙簡公

亦誤

必以子胥為濤子胥之身系岸淮也 案淮當作涯形近而

誤黃氏日鈔  
所引已誤

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 案揚疾義不可通疾當為

侯黃氏日鈔  
所引已誤感虛篇云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

波逆流而擊事見淮南  
子覽冥訓

夏后孔甲田于東冀山舊注云冀一作莫 案事見呂氏春

札九

三

秋音初篇彼云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賁山此東下當有陽字莫莫竝賁之誤指瑞篇作首山亦誤

或曰後來之子必貴 案元本後作后與呂氏春秋及指瑞篇合當據正

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為其是 案遂為其是義不可通黃氏日鈔引作售其欺耳疑當作遂售其欺耳

今本售偽為耳誘是又挽欺字 案術當作述後漢書述傳未載

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 案使暢草生於五字疑衍暢即鬯之借字詳前山海經後儒增書證篇竝云

周時天下太平倭人貢鬯草恢國篇亦云倭人貢暢超奇

札九

四

篇又云暢草獻於宛此人上疑挽倭字說文鬯部云鬱芳艸也遠方鬱人所貢與王說異

感虛 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麗其手

自以為牲用祈福於上帝 案此本呂氏春秋順民篇天以一人之不敏天當作無蓋無或作无因誤為天麗今本呂覽作麗御覽引作麗與此同麗即麗之俗字詳前莊子

福虛 纏子稱墨家佑鬼神佑右通薄葬篇云墨家之議是引右鬼案書篇云墨家右鬼

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 案此事亦見墨子明鬼篇秦穆公今本墨子作鄭穆公誤此與前無形篇竝作秦與山海經海外東經郭

無形篇正作十九年此誤到

論虛 而厲不為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封邑者何也豈我相不當侯且固命也 案以漢書李廣傳校之此不為下侯字及得下見字竝衍當刪尺土土當作寸

龍虛 韓子曰龍之為蟲也鳴可狎而騎也 案文見韓非子說難篇鳴韓作柔此不知何字之誤

雷虛 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 案後文兩見敝竝作襲遺告篇亦有襲裂之文

陰陽分事則相校軫 案分事黃氏日鈔引作交爭疑當作分爭爭事形近而誤

儒增 孔子自衛反魯杜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 案頓牟蓋即中牟後變動篇亦云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襄子攻中牟見淮南子道應訓韓詩外傳新序稜事

札九

五

藝增 若穿胃僂耳焦僂跋踵之輩 案跋踵當作跋踵山海經海外北經跋踵國杜拘纓東郭注引孝經鉤命決云焦僂跋踵重譯款塞

子路使子羔為郈宰孔子以為不可未學無所知也 案論語先進篇郈作費史記孔子弟子列傳作使子羔為費郈宰疑齊古論語有作郈者與今本異也

且周殷士卒皆資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 案或作乾糧四字當是宋元人校語誤入正文

非韓 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澤 案韓子五擇作釋字通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

可答 案不疑當作必語余允文尊孟辯引作詰義較長

求會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 案不余引作共是也 說日極星杜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

正何取乎 案御覽天部引桓譚新論云北斗極天樞樞天  
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亦轉周匝而  
斗極常杜即仲任所本葆即保斗考工記輪人為蓋有部  
鄭注云部蓋斗也保斗猶言部斗一聲之轉即今之繳斗  
與羽葆異莖即考工之程程莖亦聲相近  
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杜察之若望日亦杜視之若入  
案若望望當為亾聲近又涉上文而誤

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 案禹貢無十日之文貢當作益別  
通篇云禹益以所問見作山海經此文亦云禹益見之  
不能知其為日也又云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之狀又云  
禹益所見意是日非日也又云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  
以夜猶以晝也皆其證

札九

六

當時石質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区區有不消散  
有杜其集下時必有聲音 案元本何以下無其字區有疑  
亾者之誤

量知 蒸所與眾山之材幹同也代以為蒸燠以火煙熱究決  
光色澤潤 案代當作伐煙當作燠並形近而誤  
無刀斧之斲者謂之樸 案斲當為斲之誤

謝短 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 案餘禮  
無義禮疑札之誤札誤為札轉寫作禮遂不可通莊子人  
名也者相札也釋文引注  
誤云札或作禮與此誤同

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儒十五貲七歲頭錢二  
十三何緣 案漢書昭帝紀顏注如淳云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

札遂 卷九

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  
也此云一業使民居更一月業疑當為歲之誤又高帝紀  
注如淳云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顏師古云傳著也言著  
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此云年二十三儒儒即傳之誤儒俗  
書或作傳干祿字書儒通作與傳形相似又漢舊儀云算  
民年七歲以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  
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又令民男女年十  
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百二十為一算以給車馬即此  
云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也

札九

七

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 案承當為丞漢舊儀云更令  
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尉史曰尉史然則漢時自有丞史  
此疑有譌無長史者蓋小縣令為長其史則不曰長史仍  
曰令史也

七十賜王杖何起 案王何允中本作玉非元本程榮本並  
作王周禮伊耆氏共王之齒杖鄭司農注云謂年七十當  
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王杖續漢書禮儀志云仲  
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玉杖  
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玉亦王字之譌

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五何故 案自當為百之誤漏  
之盡百句絕周禮挈壺氏鄭注云漏之箭晝夜共百刻  
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劍於左何人備 案舞當作帶隸書  
帶字或作帶又變作帶禮記祿記率帶釋文云本又作帶  
帶與舞形近而誤  
著鉤於履冠杜於首何象 案鉤當為約儀禮士冠禮鄭注



云約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杜履頭  
力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 案經上一字疑涉  
下而行

別通 其為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 案綿上文作帛此誤益  
糸形

燕王旦杜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  
戶戶不開 案漢書燕刺王旦傳云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又

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當即此明光宮也殿上戶  
不當有三百此云戶三百盡閉疑當作戶三盡自閉今本  
自譌百又誤著盡上遂不可通

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 案鄉當為響之壞字  
超奇 造於助思極皆冥之深 案助當為眇形近而誤上文

札九

八

云眇思自出於胷中也

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  
人 案此王公即王莽也子字衍此文出桓譚新論御覽四

百三十二引新論云楊子雲何人邪荅曰才知開通能入  
聖道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即仲任所本譚嘗仕王莽故

新論多稱莽為王翁見意此王公猶云王翁也御覽引新  
論不著所問之人此可以補其闕

口不能繼 案繼當為泄形聲相近而誤  
孫叔敖決期令君之兆著 案期下當說思字君當為尹淮

南子人問訓云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雲婁之野莊王  
知其可以為令尹也

商鞅相秦致力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法計定說行退

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 案虞  
卿二句有說文春秋之思四字疑當重起元本作趙是當  
據正

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又云作洞麻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  
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

下達故曰洞麻又案書篇云長生之洞麻 案長生名樹北  
堂書鈔七十三引謝承後漢書有周樹傳范書洞麻隋唐

志不著錄惟范成大吳郡志人物門內里先生引史記正  
義周樹洞歷云姓周名術字元遂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  
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定太子號四皓今未本史記

後有吳君商 案商當為高君高吳平字案書篇云會稽吳  
人所剛解 則其書唐時尚存也

札九

九

君高又云君高之越紐錄即今越絕書也書虛篇述君高  
說會稽山名亦見越絕外傳記越地傳

扶雷 東方朔曰目不杜面而杜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  
案昧當為昧形近而誤說文目部云昧艸入目中也

變動 災氣暑垂於天 案暑當作著形聲相近而誤  
明等 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

二月也 案左桓五年傳作啓蟄而郊不云雩仲任不知據  
何本後祭意篇亦云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

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此文有譌疑當云故又曰  
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 案此祭法文雩祭當作雩宗祭意

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 案也當為地之壞字

導才低仰欲求裨也 案此文難通疑當作導米低仰欲求

裨也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李注云導官主導擇米以供

祭祀謂導擇米粟簸揚低仰之所以去粗糲求精裨也說文

米部云裨穀也九章算術粟米說文

篇云備米三十裨米二十七 米才裨裨形聲相近而誤

不隆當為不降二字聲類同故伏傳降字多作隆王應麟

王會篇補注引大傳隆谷玄玉鄭注云隆讀如麗降之降

是其證

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 案壅當為壅形聲之誤下同

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鈴籥 案籥非鈴之類字

當作籥說文竹部云籥吹笛也急就篇云籥籥起居課後

先籥與籥形近而誤

札九

十

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

也 案此文據儀禮鄉射記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布侯

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與周禮司裘大射侯異也

蝟疽蛤蠖蠹有蟲 案此當作痲疽瘡癩癩瘡玉篇

尸部云痲疽瘡也說文尸部云癩頸腫也山海經郭注云

癩女病也急就篇顏注云癩癩也

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 案生短當作

雉生謂白雉猶常雉但生而毛色白耳非別有種類也

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 案此當作吏百石以下斗

會以上合本下上互易又譌斗為升遂不可通漢書百官

公卿表云縣百石以下有斗會佐史之秩是為少吏顏注

引漢官名秩簿云斗會月俸十一斛是也

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

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兩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

問 案百兩當作百兩漢書儒林傳云世所傳百兩篇者出

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

作首尾凡百二篇亦見後東海張霸以下十八字審校文

義似是仲任自注之語蓋此書本有自注今本皆與正文

淆亂不可析別矣

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 案漢書王莽傳

云有奇士長丈大千圍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

西北昭如海濱出下疑有挽文

檢押守持備具悉極 案押當為押法言君子篇云蠢廸檢

押李注云檢押猶隱括也說文木部云

札九

十

漢文帝黃龍玉栝 案驗符篇亦云文帝之時玉栝見

栝當作栝即栝字也山海經海內北經蛇巫之山有人操

栝與此以文帝十六年得玉栝事見漢書文帝紀及郊祀

志

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臨水有俠山

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 案水經深水篇云過泉陵

縣西北七里至燕室邪入于湘酈注云水上有燕室巨亦

因為聚名也其下水深不測號曰龍淵即此淦元本作陰

是也穀梁僖三十三年傳云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

死必於穀之巖陰之下釋文云陰本或作崙陰即崙之俗

字

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賴也 案

固上挽班字後文云班孟堅頌孝明亦見後伏文篇  
日刻經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 案重字衍談天篇云  
日刺徑千里說日篇云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  
里此刻疑亦刺之誤

死偽湯誓以長頤以聳銳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 案此文  
見晏子春秋諫上篇据彼作倨是也當據校正  
紀妖一奏有玄鶴二入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 案異

虛篇作郎門之危是也下云廊瓦又云廊室廊亦當作廊  
郎郭廊廓並形之誤韓非子十過篇作郎門之危危危字通喪大

記云中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 案庫續漢書禮  
儀志劉注引漢舊儀作庾

札九

主

中人微者即為腓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又  
言毒篇云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筆杖之跡人腓  
腓謂鬼毆之 案腓當為非之段字說文疒部云非風病也  
風俗通義怪神篇云今人卒得鬼刺非悟與作殺雄雞以  
傳其心上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云鬼擊一名為鬼排亦與

申生為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為  
妖則其弓矢投指皆妖毒也 案杜伯以弓矢射周宣王莊

子義荷朱杖擊燕簡公厲鬼杖楫擊詭觀辜事並見墨子  
門鬼篇此杜伯之厲厲當作厲後文亦云杜伯之厲投指

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 案宋夜姑

墨子明鬼篇作詭觀辜後祀義篇亦作射姑射夜音近字  
通春秋文六年晉孤射姑陰氣生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 案生當為主黃氏日鈔所  
引不誤

言毒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 案謂當作  
涓護當作護並聲近而誤周禮秋官賈疏引左傳服注云

涓合沙射入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護護或或初學記引春秋說題辭云  
莊十八年孔疏引作護護或或初學記引春秋說題辭云  
涓之言涓涓也注云涓涓流行貌今本初學記引緯文涓  
涓疾痛言涓涓涓涓亦猶言澆澆或或皆疾痛流行之狀  
故云流徧一身也

札九

主

四諱 古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 案用當作肉下云方  
今象刑正與肉刑文相對  
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 案扶當為核形近而誤下文  
扶穀同  
扶穀同  
天下死罪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  
案各疑當為冬形近而誤

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鑿錘 案錘當為錘  
俗書雷或作雨見廣韻一洽隸書垂或作垂見漢富春碑二形相  
近故鋪鍾傳易誤

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 案或疑式之誤六王式  
十二神亥為登明酉為從魁見黃帝龍首經及金匱玉衡

經

實知帝徵方使射蜚蟲突射燕非知者 案非當為弗

澗有流壘澤有枯骨髮首陋亾肌肉腐絕使人詢之能知其  
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 案壘當作漸四諦篇云出見

負豕於塗腐漸於溝使人當作使聖人此挽一聖字淮南子  
族訓雖有腐能流漸弗能汚也許注云漸水  
也莊述古辨御覽校改漸為漸與此誤同

定賢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 案有當作後  
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為賢乎 案兩當為兩形近而誤後自

記篇云筆灑灑而雨集言滴澗而泉出文選王褒四子講  
德論云莫不風馳雨集

正說 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 案說當為  
設形聲相近而誤

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

札九

西

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

案此文多為說夏殷二易不宜同出烈山下烈山氏當作  
歸藏氏周人曰周易當作周人因之曰周易朱震漢上易

傳引姚信云連山氏得河圖烈連一夏人因之曰連山歸  
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

曰周易玉海三並與此說同當據以校正  
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

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 案失當為夫  
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達烈風疾雨終不迷惑 案此用

書舜典納于大麓義人庶之野當作入大鹿之野入誘為  
人鹿誘為庶又挽大字麓鹿字通魏公卿上尊號奏受禪

入大麓之野表並作大鹿前吉驗篇云堯使舜

解 蚌彈雀則失鵠射鵠則失鴈 案蚌疑羿下同鵠黃氏

日鈔引作鵠當據校正  
伏生之休抱經深藏 案休當為徒

案書 公羊高穀梁真胡毋氏皆傳春秋 案漢書藝文志顏  
注云穀梁子名喜經典釋文序錄引桓譚新論云穀梁赤

又引七錄及楊士助疏並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孝經正  
陸渚春秋纂例引風俗通亦云名赤並與此異

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  
案范叔當作范升下並同陳元與范升議立左氏博士事

並見後漢書本傳升與叔仲書相似古書多互誤後漢書  
字叔或作升周章傳

齊有三鄒衍之書 案三鄒衍作當作三鄒子史記孟子荀  
卿傳說齊有三騶子騶鄒字通衍其一也

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  
也 案及當為反形近而誤

盡也皮續太史公書 案盡也當作班叔  
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鍾子隨而宣之

非私同門雲鋪共朝 案私當作斯音近而誤  
對作 陽成子張作樂 案張當作長超奇篇云陽成子長作

樂經即此  
自紀 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 案元本末作本伯作某本

疑卒之誤  
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 案林熙林疑當作

休熙與嬰通說文女部云戲錢蓋即意錢後漢書梁冀傳

李注引何承天纂文云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

馬國諸說而懿俗 案懿黃氏日鈔引作喜疑當為喜之誤

馬國事見淮南子人

通人觀覽不能釘銓 案釘銓當為訂詮薄葬篇云是非信

問見於外不註訂於內

或虧曰 案虧當為戲戲隸書或作戲 見韓勅造 虧俗通作

虧見于祿 左皆從虛故古書多互譌

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浙 案接浙元本作浣浙字當為

澆浙說文水部云澆浚乾漬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澆浙

而行元本浣即澆之誤明刻作接乃淺學依今本孟子萬

章篇文改

札九

六

年麻但記孰使雷之 案記當為訖形近而誤

附元本論衡校文 近世通行明刻以程榮本為較佳今據以

德十六年補刊元本有之已全

載蔣光煦東湖叢書記今不錄 主調說以取尊貴 累濁吏

遇如推也 元本無此文云推主觀鑿 幸為火所燦 燎命

懷恚有怨字 恨 求全功名力於將 偶 未當衰之人 故天人有

餓者死滿道 必有祿盛此字 無器形元本作已成 年

百官 偶也謂事君也 有偶 形器形元本作已成 年

不可減增 元本作 死則氣滅 滅 形消而壞 性闕疑開之

導彌進 仁泊則戾而少愈 慈 氣有少多 元本作 驗

一嫗當道而哭 泣 會欲壹一休息 怪夫牡馬見雌牛雀

見雄 元本雄 牡雞 虛三月乃計 赴 瘡創不疾愈 徹盾

曾報婦人於背 列侯之二 年 虛君延命 命延二十一

年 獨慧不多髮子 此非皆 實事也 容色見 陽於面

感何以效 驗之 夫孝悌下同 之至 曾母病乎曾子亦病

元本乎在曾 虛楚惠王會寒 此字 菹而得蛭 禍且喪

子亦病下 痛 擒魏公子印 印 雷不能原誤失 反而責故

明之病 痛 擒魏公子印 印 雷不能原誤失 反而責故

朝服而正坐子 乎 曰 虛故文 此字 擊之語傳至於今

年未至百與眾俱死 夫二字 尚上 未可謂壽 增胃腹

小大 元本作 則當其 浴於酒中 滂沱 於地 懸肉

以似 林 悉詣守尉集 雜 燒之有敢偶語詩書 有者字 棄市

叮叮若 荊軻之閭 增主名不審無實 害也 寶實奇

之物 口腹不饑 飢 問 迨 難孔子 略子游之 此字 無

大材也 權尊鈞同 周 形亦作 勃 武伯而略懿子 所可

謂浮雲者非也 非 是棄禮義求 飲食也 不循 徇爵祿

德力且 具足者也 不塞溝渠而繕船 船 檝者 刺如彼

曰孰可以伐之 孟子有 元本無 云 聖 元本下 不與五百

年時聖王相得 猶為守 中 誤 者 日陽則 弱 陰強也

答偷盜與力 之 疑 田商同知 君子則 耐 以禮防情以義制

割欲 行不合於九 此字 元本無 德言不驗 檢 於事效 元本下有

字人非賢則佞矣 考之一 驗 檢 無高之 又知 猶名之

不可實 失也 何以知其偽而何 司 其奸乎 佞人學求 表

合於上心也 人之故 敢能不文 佞人意 繫 欲稱上 上

儉已不飭 飾 證朝廷 廷 之行 佞人以人欺 斯 將不毀人

於將 欲故廢 發 不言 好臣所常 當 臣也 深謀 須明術

舉安 世為佞者 其人如大盜 佞 易知 程而儒生墮 陸

落 通達眾凡 事 異 易 事詭手 志不有 肯 為 十萬 篇

札九

七

以上量知而文吏好為姦奸者滄會人之祿默坐朝庭  
 廷力剛散五經與董仲舒等元本作胃中之思助  
 有力之將竄於閭巷之深滯鼻夏育古之多力者  
 人元本下推頓通押元本作所贏孰謂之慧矣夫  
 胸下同虛無懷其為百世之聖師法漢祖修難以備  
 之人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之心自甘通明以心如  
 為丸申為體內藏昨子如豆典與國道藏超無胸旬  
 同中之造唐林之宜直言菜果甘甜酣桑麻纒財  
 有雷狀青邊綠巨尺二寸穿物無一分之深矣也外  
 劬拘於禮義之操獨以非元本作俗吏之得地纒繞微  
 輒停壹一投而止須人動舉之趨趨遠人不如鳥  
 百熟熱煉厲酒暴熟熱者酸溫以形逐影景水與寒

札九  
 氣為類變操修案順鼓篇亦云變易行寒其谷可種  
 號曰黍穀告夫天至明矣疑乎必信害也以謹告  
 之人乎懼愚者之欲言變夫正政欲得之荆軻秦刺  
 王明諸公侯薨夫如縣子言未元本無用也如雲雨  
 者之也蘇秦張儀悲說坑苑中精誠杜內中  
 殺宗以若繩之絲榮營社為救小子鳴鼓元本下攻  
 之可也說鼓者以為攻政之告事用牲元本下禮也  
 一人擊得鼓遭百姓饑飢應上天矣吏盧奴令  
 田光與公孫弘元本作系等謀反其且旦覺時商蠱若蛾  
 矣夫將謂元本作輕與案以上下三蠱何似類乎瑞  
 設後復輒有知而絕殊與眾鳥數十千眾鳥數十千與  
 言之俱集醴泉甘露出而甘美元本作也皆泉露元本下

字二生出亦生杜出地使審聲同由賢聖元本作言之  
 默有元本下角而無仁聖者瑞憂世憫閔民孔子不  
 王之聖瑞也故孔子見驕而自泣知者聖王遭道見聖  
 物欲人畏元本作斯欲刑之不犯號其眾曰倉光元本下  
 有欲故故欲動汲井水決陂物之莖葉根核寶主  
 嘖類蹙感始如謂七年乃自責王乃得周公死所自以  
 為功今天動感威人君猶得名王大禮乎孔子罪非  
 子路者也見類驗於寂寞冥雷雨擊激而殺之夫天  
 人無之世始熟香潔絮不若是其之盛也宣帝以已  
 五致之矣宣聖王骨國之疑法金並出復見夷罔珂  
 為均平元本均國夫經熟孰講者要妙乃見權掩奄不備  
 不刃忍王莽之死案死尸通不刃死謂不合上海思恩

札九  
 符織靡如類黍粟莖葉紫也色皆洽薄薄威委流漉  
 何令命可與無下等乎瑞出必猶由嘉士須擊壤於  
 塗途伏才高卓遠請相遺遺以書龍蘇蘇炫耀未  
 興與五經故文繁湊奏也徇徇利為私陸賈說動以  
 漢德聖世之驗徵也論天下無獨然之火古者不  
 脩墓氣括活口喉之中張欽飲其口偽太子趨使  
 登僕車而告之于上帝之尊命乃告於于太王王季  
 文王則其請之說鏡精誠精致鬼謂其精神元本下有  
 爾用先人之元本案治命夫嬖妾之父元本下知魏顆  
 之德猶河泗之流滴濱圻者也甚其盛偶耦晉侯  
 之疾臭僮舊校一本作爐元本亦於天紀蓋妖祥見於  
 兆兆審矣民聽偏惑也石墜車東郡鬼訂憂懼也則

鬼出 其人能不自知覺與夢 俗間家人具其凶 馴帶  
 公孫段且卒 之妖也 言則人脈胎胎 腫而為創 太陽  
 妖 祇氣自如其色也 祝誓禁 黃氏軌效 故美味腐腹  
 揚 薄姦人憫 之 諱 深自刻費 元本作自 若鳥卵之  
 有敵 敵 若濶 墨漆 時連相做 敵 敵適力角氣  
 日委心信之 是 尊則浴 亦治面 飲會不揮會 且  
 次 僕 服不如車馬 豈云天地合 告 報人哉 無求空扣  
 叩人之門 崇惟 雖 好惡與人不同故 人不能曉其音  
 未必不禱 禱 禱不塞也 上朔不會 舍 泊命壽 元本作  
 極 或彼東北徙 殺 坤卦近 也 於午 太歲不指午而空曰  
 歲數 破午 術 數巷街 術 亦有巷街 術 以生名 元本作  
 為信 無 元本下 與相調 諱 門有空 向 下 解不為  
 札九

壹 驅還也 雞雀 元本作 啄之 戰鬪壹一再 蠶 蠶  
 會人 禍繁 繁不止 義 實者主人之意 義 鬼神未必欲  
 飲 享之也 人君重之故 復 有別祭 緣先生事死 報功  
 堅 重 力 宋國之祀必時中禮 體 夫天 神何不喜 見體以賞  
 之乎 則不能 飲 之字 矣 此亦謂脩具謹潔 聚 與不謹潔  
 聚也 世所見鬼非死人 元本作 之神或 非 所次之神非所  
 見之鬼也 何本 稅 祭 曰 修 脩 下 實能金火 大木反 及  
 案 當作 實 能 金 木 及 水 世 不 失 職 德 春 求 元本下有 雨  
 此 昭 二 十 九 年 左 傳 文 也 今 本 實 其 難 曉 而 亦 不 識 及 反 以 秋 祭 季 子 解 元  
 誤 說 也 下 有 帶 其 於 豕 樹 猶 季 之 子 帶 劔 於 豕 樹 也 修 興 與 弗  
 絕 實 謂 常 人 言 之 耳 從 閭 巷 論 朝 明 堂 實 知 以 虞 舜 不  
 豫 復 見 堂 上 不 趨 趨 晏 子 趨 趨 而 況 親 炙 為 之 乎 實 定

晉 體 嫻 勤 跪 以 刺 庭 廷 選 舉 則 夫 著 見 而 之 人 所 知 者  
 舉 多 志 潔 潔 不 交 非 徒 即 喜 樂 心 矣 即 民 謂 之 賢  
 羣 臣 手 力 戰 堯 舜 用 施 術 行 之 似 廉 潔 潔 然 則 桓 君  
 山 元本 下 有 素 丞 元本 無 此 字 案 素 相 亦 見 超 奇 篇 相 之 跡 孖 於 新 論 者 也  
 正 方 合 周 禮 邪 也 但 周 可 以 入 寸 為 尺 或 二 十 一 篇  
 下 重 日 或 多 或 少 謂 言 官 失 之 言 者 蓋 其 實 也 解 人 無  
 文 則 為 樸 僕 人 說 章 句 者 終 不 求 解 扣 何 明 書 案 且 儒 案  
 儒 道 傳 世 儒 之 實 實 書 也 不 夏 郊 元本 不 之 祀 北 此  
 方 三 家 尚 矣 太 伯 之 易 童 童 章 句 對 非 曰 元本 作 也  
 紀 本 魏 郡 元 城 一 下 空 姓 倉 卒 國 道 絕 以 買 販 為 事 業  
 皆 以 過 失 祖 摘 相 掩 亦 悲 夫 人 之 細 非 勉 免 以  
 深 鴻 之 文 不 能 為 覆 復 伍 五 伯 不 肯 觀 蓋 猶 獨 是 之  
 札九

語 言 向 省 而 趨 趨 明 變 爭 元本 作 之 言 王 市 肩 磨 靡  
 吾 書 亦 纒 財 出 百 而 徒 著 書 自 紀 已 眾 多 欲 以 何 趨  
 趨 乎 不 偶 遇 之 厄 偏 偏 可 輕 乎 宗 家 祖 無 淑 懿 之 基  
 庸 角 用 不 能 程 庸 用 當 作 庸 見 方 言

札遼卷十

瑞安孫詒讓

白虎通德論 盧文弨校本 元大德刊本 陳立疏證本

命苞云伯之為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可取下五字補此處

案封公侯篇云伯長也邢昺孝經疏引此文亦云伯者

長也為一國之長也舊本百字疑即長字之譌不當別據

元命苞補盧校本未瑋

男者任也盧云下當云任功立業也亦出元命苞 案孝經

疏引作男者任也常任王事也吳棫韻補一引下句作任

功業也則與緯同

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 案孝經疏引此上有故禮辨名記

曰六字當據補辨名記大戴禮記逸篇之一詩魏風沮洳

正義亦引之

禮曰四十強而仕盧云仕何本作士亦可通 案元本亦作

士盧失校 凡元本異同盧校補

吉冕服受同 案同元本作銅與上文同是也 同銅說詳

篇故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 案愷詩大雅泂酌作豈元

本及明葛璠本竝作凱與禮記孔子聞居表記說苑政理

篇同

社稷 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盧本此下增仲秋之

字 援神契曰仲春獲未 盧本此下增新穀仲秋 報祭社稷

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改援神契仲春為仲秋云白虎通

引月令以證春亦引援神契以證秋報獲與獲古通盧校

非是 案陳說是也玉海九十九郊祀引三禮義宗云燕

土不立庶穀不生故立社稷而祭之春則求之秋則拜之

拜當作報下 故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孝經援

神契云仲秋穰禾 穰當 拜祭社稷崔靈恩即本此文蓋月

令秋雖命社而無報文故別引孝經緯以證義盧氏未憚

兩增其文斯為複贅矣

札十

知也 案自亦當作示

禮樂 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 案公何允中本作功是

當據正

琴瑟練絲徽弦盧云小字本作朱弦 案元本與小字本同

書益稷正義云擊祝之椎名為止夏故之木名為籩漢禮

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為然也今本燕

止籩之說疑此處說文

封公 諸侯二十國厚有功象賢以為民也 案二十國當作

世國唐人避諱世字作廿與二十台文相似故誤分為二

字下文又云諸侯世位亦可證

又曰孫首也庸不任輔政 案此譌說不可通元本作孫荀

中庸當據正



京師篇使善易以聞為惡易以聞 案使下亦當有為字

五行篇癸者揆度也 案元本作癸者揆度可揆度也文義

亦亢贅疑當作癸者揆也可揆度也元本脫也字衍揆度二字耳

黃者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

盧云舊本陽氣下有動字今從史記正義刪 案王涇大唐郊祀錄二引陽氣下有潛藏動三字則今本蓋脫潛藏二字動字非衍文下動字屬養萬物也為句盧讀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句非

一說云甲此二字木畏金金以乙二字妻庚受庚之化木者大義法其本柔可曲此三字直甲此三字故浮也大義肝法其化直乙此三字故沈金畏火以辛妻丙受丙之化金法其本

直庚故沈肺法其化直辛故浮金畏火以下二十五行皆同此大義案此條今本脫誤不可讀盧氏亦無校今據五行大義三引校正如右

札十

三

三軍篇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次國一軍 案此即王制說也與穀梁襄十一年傳云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義不合下止云諸侯所以一軍者何則不當有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之說蓋淺學妄增當刪

辟雍篇庠者庠禮義也盧云次庠字疑當作詳 案一切經音義九引正作庠之言詳也以詳禮義之所也當據補正

災變篇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 案點元本作玷玷即點之俗體

霜之為言亡也 案初學記二引露者霜之始寒則變為霜

疑此條佚文

著龜篇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著何以為嘔則是也盧云未詳梁履繩云嘔字从口疑撰著時以口响氣其上 案嘔當作漚謂漚濯之於水也博物志云每月望浴著必五浴之浴即漚也梁說非班情

文質篇盧依莊述祖校改為 圓中牙外曰琮盧云舊本牙瑞費篇盧定無徵今從元本

字下有身玄二字係衍文 案盧校非也此當作圓中牙身方外曰琮琮方有棱角故云牙身玄即方之誤方外與圓中文相對

士賤伏節死義盧云伏舊倫仗非 案元本正作伏

三正是以禹舜雖繼大平猶當改以應天 案元本作舜禹當依乙

三教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 案元本故作願

殷教以敬盧云小字本殷下有人字當補入 案元本亦有人字與小字本同

情性篇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盧云五性舊作五常訛 案宋本論語邢疏引作性始即盧所據但彼引此以釋三綱五常則似本亦作常字

心所以為禮何 案以上下文例校之為字衍五行大義引亦無

智者進止無所疑惑盧云進下舊有而字據御覽刪 案五行大義引作進而不止文義較定今本脫不字耳而字不當刪下文云水亦進而不惑正家此文可證

智

行

大

義

札十

四

府者為五藏宮府也盧云五字舊脫今補 案說文繫傳引  
正有五字

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盧  
云御覽載元命苞曰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主斷決膀胱  
亦常張有勢故膀胱決難也與此不同 案說文繫傳引  
亦作肺之府下云肺主斷決膀胱亦常張有勢與御覽  
同此云常能有熱即常張有勢之誤

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  
中焦若編下焦若瀆盧云案內經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  
焦如瀆此云若竅若編疑誤 案一切經音義二十引云六  
府有三焦腎之府也腎主瀉三焦亦以溲液吐故也上焦  
若霧中焦若漚下焦若瀆此以三焦為腎府足證膀胱之

為肺府竅作霧亦與內經正合滿則漚之誤耳今本皆妄  
人所改

魂猶云也也行不休也盧云舊作魂猶云也行不休於外  
也今據御覽八百八十六改 案此尚有說廣韻二十  
三魂引此作魂者云也猶云云行不休也 左傳昭七年孔  
疏引孝經說云  
魂也云云動 韻補一引同當據補正春秋錄露山川頌  
也云云字通 呂氏春秋圖道篇云雲西行云  
云混混云云然高注云運也云云字亦通

魄者猶迫然著人也 案廣韻二十三魂引作魄者迫也猶  
迫迫然著於人也文義較完

日月徑皆千里也 案五行大義四引日徑千里圍三  
千里下於天七千里當是此處佚文

布衰裳麻經箭筈繩纓苴杖為略及本 案及當為反

禮記禮器云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  
前篇 賄者助也賄者覆也盧云四字舊脫案說題辭及服虔  
何休之說皆以覆釋賄 案一切經音義十二引賄之言  
赴也所以相赴佐也此真白虎通說文不當別據說題辭  
諸書補盧校未塙

風俗通義 元大德刊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校  
第一到王遷信秦反聞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在趙括遂為  
所滅盧校引錢大昕云括與牧不同時此應氏誤 案代李  
牧者史記趙世家作趙忽李牧傳及戰國策趙策又作趙  
葱疑應氏本葱或作總總俗書作摠與括形近因誤而為  
括此傳寫之失非仲遠之誤也

正失 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

暴病而死悼愴無已 盧從程榮本正盧云上疑衍 案盧校  
非也驂乘上下臣當作驂乘弄臣此言奉車子侯年少以  
恩澤侍左右如弄臣也 弄臣見漢書申屠嘉傳及後漢書  
見後魏孝文帝碑 蓋舊本偶作俗體展轉傳寫又誤  
分為二字遂不可通止當作正言子侯自以暴病死非武  
帝所殺也 非堂書鈔設官部引大戴禮記縱弄稷采  
燕太子丹天為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人生害足盧校作廚  
中杆生肉云據御覽七百六十二改正御覽下有是數然  
也四字疑衍 案盧校大誤此當作廚中木象生肉足御  
覽惟中肉二字足正今本之誤 干祿字書肉俗  
誤數然也三字衍論衡感虛篇載秦王誓云使日再中天  
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中木象生肉足乃得歸 是應篇亦  
云廚門象

札十 六

札十 卷一〇

生肉足史記刺客傳索隱云風俗通論衡皆云腹門與仲木鳥生肉足鳥蓋為之誤為俗象字廚作廢亦謂與仲遠所說正同木象即刻木為象人象人於門戶莊子出子方篇成玄英疏云象人木偶土梗人也象人以木為足今故誓使生肉足也御覽作杵生肉則不可通盧從之慎矣

孝文帝常居明光宮又云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案論衡藝增篇云光武皇帝之時郎中馮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與此所說略同此云斷獄三百人未為甚少疑當從論衡作三人為是

喜其加會因名曰賀字元服案加當為嘉之誤  
憲禮妻者既齊於已澄灑酒以養姑舅盧云酒下似脫一漿

札十

七

字案此當作澄漢酒醴以養舅姑列女傳宋鮑女宗傳云澈漢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澈當作澄詳前即仲遠所本盧校失攷

過粵第四管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案與處應氏謹按述此語作於處於義校長此皇甫規自言身負大罪憂難安處冀朝廷亟決心以為樂故應氏斷之云殺決可也即承規自請之辭而言盧氏謂規罪不至易未喻其情又案淮南子記論訓云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口投於水皇甫規蓋本於彼

何得亂道進退自由案目云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則道當作首

第十反包胥重璽而存郢案璽當為璽之誤淮南子脩務訓云申包胥曾繭重賦七日七夜至於秦庭千祿字音繭俗作璽

司徒梁國盛允子嗣為議郎案後漢書桓帝紀李注云允字子代與此不同水經獲水注云盧城城東有漢司徒盛允墓碑允字伯世梁國虞人也鄭引碑文最為可據後漢書注世作代者唐人避太宗諱改耳此作嗣者實當為嗣字嗣與世音正相近也漢隸嗣或作嗣見隸釋漢石與嗣經尚書殘碑形近故傳寫易誤前愆禮篇河南尹太山羊嗣祖後漢書羊陟傳作字嗣祖嗣亦嗣之誤是其證矣

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盧云糾范書作珍案糾疑玃之誤古从麥聲耳聲字多通用集韻五十一幼有玃字云玉器石磻惡之而後與焉案後當為厚左隱三年傳云其子厚與州吁游是也

秦西巴蜀命放廢舊作歐盧據下文正而孟氏旋進其位盧云蜀因連

札十

八

巴字而誤寫程本改屬令定作違案蜀當為觸周禮司刑鄭注引尚書大傳云觸易君命盧校非

禮斬衰公士大夫眾生為其君案生當作臣儀禮喪服斬衰經云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仲遠即引彼文

窮通第七而斌納之狴犴堅其鑿挺案挺疑當作榘說文木部云榘距門也堅其鑿榘謂置獄中防閑嚴密也

第八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倉也盧此文有謬當云若稷是穀神祭之用稷反自倉也與邪通案盧校非也則與卽字通不得稷米

稷當作不得以稷米祭稷此篇說社稷五祀皆本許氏五經異義說禮記郊特牲孔疏引異義許君謹案禮緣生及

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  
可據以校此文

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案調寒配水疑當作調寒

暑配水旱配字亦疑有誤

周禮以依盧校補依盧禋燎祀依盧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

星也盧校改云司中文昌第五星也司命文昌第四星也臧

鏞顧明補校云此依康成說改續漢祭祀志注所引亦止

云文昌上六星 案此文當作周禮以禋燎祀司中司命

司命今本涉上文昌也司中文昌下今本六星也周禮大

宗伯先鄭注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也此云

司命文昌猶彼云文昌宮星也云司中文昌下六星即指

三能也三能即三台六星在文昌宮之下開元占經引春

札十

九

秋元命苞云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三能左斗魁下

則亦在文昌之下矣此篇說五祀社稷皆不從康成說盧

氏不察輒依後鄭義以改此文不知仲遠自從先鄭義也

怪神第九大夫修宮 案宮當為官形近而譌賈子新書春秋篇

云大夫夢惡則修官亦見新序

言家當有老青狗物盧云物字疑衍 案古書多謂鬼魅為

物漢書郊祀志云有物曰蛇顏注云物謂鬼神也春秋經

露王道篇云乾谿有物女此云狗物猶言狗魅也非衍

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 案人當作入謂令入亭止宿也盧

校不解欲移下文便留二字著此下大誤

更卒檄白樓不可上盧云檄疑復 案檄疑當作檄白即

謂遮微告白廣雅釋詁云檄遮也

以挈巾結兩足幘冠之 案方言云大中陳頴之問謂之帑

說文云帑巾帑也玉篇云帑大巾也史記絳侯世家云太

后以冒絮提文帝集解晉灼云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

冒絮此挈巾即巾帑續漢書輿服志云幘文者長耳武者

短耳此云兩足疑即兩耳矣

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盧云橋玄本傳不云為鉅鹿太守與

史不合 案蔡中郎集太尉喬公碑亦載其嘗為鉅鹿太

守范書疏略失載耳盧殊失攷

山澤第十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

立五嶽設三台 案孝經無此文攷劉向列仙傳讚云援神

契言不過天地造靈洞虛猶立五嶽設三台與此文同則

是孝經緯文漢人引經緯不甚分別也同靈造虛同疑即

札十

十

洞之誤

卷獨斷盧文弼校刊本

上聖者印也印者信也盧校云舊有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八

字案不當開廁在此且其文詳當別為一條今補於後

案天子璽八字左傳襄二十九年正義及釋慧苑華嚴經

音義三引竝在信也下則唐本已如此似不宜移後以玉

左疏作白玉漢舊儀同

衛宏曰秦以前名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

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案名左

傳疏引作民與漢舊儀同是也當據校正又案華嚴經音

義引此書云天子之璽以螭虎紐古者尊卑其之月令云

固封璽秦以前諸侯卿大夫皆曰璽自茲以降天子獨稱

不敢用也秦王子嬰上高祖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康此印章古名璽即今謂檢文也自秦王子嬰以下今本無或慧苑別據他書增語所引與今本上下文多舛異附錄於此以備校覈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為庶人及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 案號為庶人人當作士此用禮記祭法鄭注義

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定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樂為之聲 案和當作吹此本周禮鞀鞀氏鄭注義

申鑿 錢培名校本 時事 日月之災降異非其舊也 案此與本章郡祀之義不

相應當在下條之首而誤著於此下云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與此二語文正相承貫 案執當作執即古勢

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案執當作執即古勢

字此言經師聚訟勢無兩是當參定之耳 中論 錢培名校本 俞樾讀中論校

德象 子圍以大明昭亂 案圍當作圍左傳昭元年載楚公

子圍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叔向知其不終即其事也 第六言 管倉梧丙娶妻美而以其兄錢校云按淮南子汜論

訓作倉梧繞家語六本作繞 案丙與繞繞形聲並遠疑當作丙一切經音義三云韻集丙猥也從市從人作鬧俗

蓋繞丙古今字 集韻三十六效鬧繞同經說文無丙鬧二西字鈕樹玉謂鬧徐書本作繞傳寫或作丙又譌作丙耳

務本第 力折門鍵 案折當作抑或作招淮南子道應訓孔子勁約國門之關許注云約引也今本約譌从木此據門鍵即門關也又主術訓云孔子力招城關高注云招舉也

列子說符篇云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張注云拓舉也釋文云拓一作搯是也文 案此用 周禮大司徒及族師兩職文愛當作受前譚交篇云五比為閭使之相憂憂亦當作受俞讀已受愛憂並形近而誤

抱朴子 孫星衍繼昌校本 繼昌校勘記校 俞樾讀抱

內篇 水屬為蛤 案蛤當為蛤淮南子齊俗訓云水蠃為蠃

枝離為柳舊校云一作滑錢 案莊子至樂篇云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巨俄而柳生其左肘支離叔曰子惡

之乎滑介叔曰子何惡是生柳者乃滑介叔非支離叔也此枝離當作滑叔或本作錢即叔之誤

旨 夫寸銷汎迹溢水之中孫校云銷當作蛸蛸者井中小蟲也見爾雅郭注 案抱朴子神仙金鈞經云見巨鯨而知

寸鈔之細也 彼經亦晉宋間人依傳此書 此寸銷亦即寸鈔之誤後漢書馬融傳鯉鯢鈔李注云鈔或作鯨郭義

恭廣志云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爾雅釋魚云鯨鮪郭注亦以為吹沙小魚是也孫校改為蛸蛸未塙意林引作蛸御

覽九百三十六引作銷尤繆 女仞倚枯負抱極舊校云仞一作丑 案作丑是也山

海經海外西經云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亦見大葛氏所本丑譌為刃又譌為仞耳

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 案史記天官書云管之傳天數者於宋子韋在齊甘公集解引徐廣云甘公名德漢書藝

文志有甘德長柳占夢十一卷史記張耳傳索隱引劉歆  
七略則云甘公字逢皆不云名均未詳葛氏所據

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後邳伯夷者遇之舊校云邳

一作邳繼校云御覽六百七十一作邳 案續接神記亦

作邳別本是也風俗通義怪神篇載此事文小異云北部

督郵西平邳伯夷長沙太守邳君章孫也今本邳誤到依

校君章邳君字後漢書有傳則不當作邳明矣

外篇烹如簧以謚司原之箴折苑渚以迪梁伯之美 案呂

氏春秋直諫篇說荆文王聽葆申諫殺姑黃之狗折苑路

之增說苑正諫篇作如黃之狗菌露之增此簧當作黃渚

當作路苑宛字通梁伯未詳

士錢 秦邵拜昌於張生孫云事未詳舊寫本作秦昭 案舊寫

札十

三

本是也張生即范睢史記本傳載睢更姓名曰張祿因王

稽以見秦昭王故此稱為張生也

簡 故姜牙賣煦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孫云煦疑當作樂舊

寫本煦字空白盧本作魚妥改耳 案盧本固誤然孫校

亦非也賣煦蓋謂賣備戰國策秦策姚賈曰太公望棘津

之不讐庸即其事也但以備為煦未詳其義道藏本漢武

帝外傳說李少君或時煦賃亦用煦為備賃字疑晉宋時

俗語也

命 范生來辱於溺管舊校云苦怪切籠也繼校改賃為賃云

刻本誤作賃當改正 案此當以作賃為正史記范睢傳

魏齊答睢睢詳死即卷以賃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

即葛氏所本舊校乃依誤本作音不足據繼校轉改賃為

質以就之偵矣廣警篇亦云應

煩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憎懷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繼云懷盧

本作壞 案盧本是也推當作推韓非子八說篇云古者

有珧銚而推車者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推車無柔惰

壞椎車遲去巢居皆謂不欲變古之事也選下於

吳 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繼云滄盧本作餐

案滄當作槍此用趙盾會魚槍事見公羊宣元年傳俗

金樓子 鮑廷博刊本

立言篇 夫陶犬無守夜之警瓦雞無司晨之益塗車不能代

勞木馬不中馳逐 案下篇鋸齒不能阻嚼章亦有此四句

彼文較完此複贅當刪終制篇亦有瓦雞乏司晨之用語

立言篇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 案

札十

四

此章與下章古來文士異世爭驅云云當并為一條皆文

心雕龍指瑕篇文劉彥和時代較元帝略前故此節錄之

摯虞論邕玄表賦曰通精以整思玄博而瞻玄表擬而不及

余以為仲治此說為然也 案此蓋論摯虞文章流別之語

邕上當有蔡字文選謝朓拜中書記室辭隋王晟李注引

蔡邕玄表賦云庶小善之有益是也宋本蔡中郎通上當

有幽字謂張平子幽通賦也仲治當作仲洽見晉書本傳

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則使人端鈞則

使人恭事使然也 案此淮南子說山訓文後稷記篇上亦

有此數語而文小異此篇多據漢古書語而

著書 十夢書一秩十卷金樓使丁覘撰 案顏氏家訓慕賢篇

云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淇亭民亦頗善屬文殊工

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典之稍仕至尚書儀曹即未為晉安王侍讀即此人也

漢記篇十三上翼即是於孝武座呼羊肉為蹲鴟者乃其人也 案

顏氏家訓勉學篇云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

蹲鴟芋乃為羊字人饋羊肉荅書云損惠蹲鴟江南權貴

似即指王翼元帝云於孝武座呼羊肉為蹲鴟顏云人饋

羊肉荅書或所聞之異也

自序篇十四吾小時夏日夕中下絳紗蚊絢中有銀甌一枝貯山

陰甜酒臥讀有時至曉率以為常又經病瘡肘膝爛盡 案

顏氏家訓勉學篇云梁元帝嘗為吾說答在會稽年始十

二便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

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即此事

札十

五

也

新論袁孝政注 明程榮刊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校

從化第十二何者冬之德陰而有寒炎蕭丘夏之德陽而有霜霰

案此以寒炎對霜霰不當有蕭丘二字下文別以蕭丘

寒炎對華陽溫泉與此不同疑此二字乃袁注誤入正文

者慎陳篇云魏后曹操泄張繡之讐曹操二字亦小注入

正文與此誤同 盧校慎陳篇以曹操為

審名第十六愚谷智叟而像頑稱袁注云皆有賢人隱於愚谷自

號曰愚谷叟時人間之以為真愚人也 案此見說苑政

理篇袁注未據 此書所用故實注多不能得其根概

知人第十八故孔方謹之相馬也 案孔當為九九方謹即莊子

徐無鬼篇之九方歎呂氏春秋觀表篇作九方堙

妄取第二十六張景陽郢中之大淫也而威諸侯 案利害篇云淫

如景陽無張字此誤衍也景陽景姓陽名淮南子汜論訓

云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高注云景陽楚

將此即劉氏所本 景陽亦見戰國策楚策史記楚世家

慎陳第三十三寸煙泄突致灰干室 案煙當作煙二字形近而誤

說詳後孫子

辨施第三十七挈瓶巧水執萑求火而人不恡注云草似龍鬚可為

席人用焮火也 案萑當為蕉與樵字通呂氏春秋不屈

篇云豎子操蕉而鉅是也袁注誤 列子周穆王篇云蕉之

貴連第四十三今焚燃煙室則飛馳灌之 案當作焚煙燃室今本

誤到遂不可通

札十

六

觀量第四十四晉文種米曾子植羊 案植當作架二語本淮南子

秦族訓說詳前說苑

九流第五十五厚葬文服 案文當作久晏子春秋外篇云久喪道

哀

陰陽者子章鄒衍桑上南父之類也 案桑上當作乘上南

父當從明刻子彙本作南公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乘上

子五篇南公三十一篇

名者宋鉞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 案此篇所說悉本漢

藝文志檢志無公孫捷疑當作公孫捷子公孫謂公孫龍

捷子自為一人漢志公孫龍十四篇在名家捷子二篇在

道家

縱橫者閔子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 案閔當為閔漢志從

橫家闕子一篇後漢書獻帝紀李注引風俗通云闕氏闕  
黨童子之後縱橫家有闕子著書闕闕形近而誤子彙本  
闕子下有注云字子我程本蓋明人所妄加誤以為左傳  
哀十四年之闕止大繆

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類 案范當為汜漢志農家汜  
勝之十八篇

六韜孫星衍校本日本刊施子美講義本 日本慶長  
文韜刊本案後漢書何進傳李注云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  
師一

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  
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今本文師在文韜為第一篇與  
李所舉不合龍韜以下大題雖同而亦無主將偏裨等目  
未詳其說

札十 七

龍韜陰符二十四案後漢書方術傳敘李注引玄女六韜要訣文  
與此略同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

虎韜軍用三十一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 案具當作乘上  
文云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衛翼義同施本衛作衝非逸

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六具 案施本無六字慶長本同  
又載別本具作九於數亦不合以上下文校之此當作一  
百四十四乘具亦乘上文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武翼大

櫓矛戟扶胥七十二乘倍武衛大扶胥之數也此提翼小  
櫓扶胥又倍之故一百四十四乘請本並誤

方首鐵楛維船重十二斤 案維船義難通當作矩胸後文  
有方胸楛孫本誤鑿今從矛方胸鐵杷方胸鐵叉方胸兩

枝鐵叉矩胸即方胸義同後文又云天浮鐵螳螂矩內圓

外此以矩為方之證

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孫本  
字今從施本慶長本與案漢書晁錯傳云為中周虎落  
下虎落劍刀扶胥數同

顏注引鄭氏云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師古云虎  
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即此

環利小徽纆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 案纆當為纆形近而  
譌易坎上六係用徽纆李鼎祚集解引馬融云徽纆索也  
釋文引劉表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說文糸部云纆索  
也

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鈕鋸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  
案泉孫本作泉誤今從施本慶長本正結泉謂結繫麻索  
也墨子備穴篇云參約泉繩

札十 六

銅築固為垂 案此當作銅為垂垂鍾字通急就篇云鐵鍾  
槌杖稅秘投皇象碑本鍾作垂銅為垂言銅為杵頭也文  
選蕪城賦李注引三蒼云築杵頭鐵杵也銅或省作同

椽杵大鉞重五斤 案孫本椽作椽誤今從施本慶長本詩  
周南兔置毛傳云丁丁椽杵聲說文木部云椽擊也七部  
云弋槩也杵即弋之段字墨子備城門篇云一寸一派弋

軍略三 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 案武落即前軍  
用篇之虎落唐人避諱改

絕道三 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為之固 案山林與林木  
文復山林當作山陵通典五十七引正作陵當據校正

約範林四十三極廣吾道以便戰所 案極當為亟分險篇亦云  
亟廣吾道以便戰所



敬強四 微號相知 案微與微通說文中部云微幟也以絳  
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墨子號令篇亦作微幟  
大箱戰車 卅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 案通典一  
百五十九約引此文作深塹黏土此漸卽塹之借字黑施  
本作墨誤

殷草橫厥犯麻深澤者車之拂地也 案考工記車人爲蓋  
云良蓋勿冒勿紘股厥而馳不隊謂之國工鄭注云善蓋  
者以橫馳於壘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此殷草橫厥  
卽股厥之義深孫本作浚今從施本慶長本作深與通典  
引同

孫子曹操注 孫星衍景宋刊本 孫星衍校刊吉天保十家  
注本 漢藝文志兵權謀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一篇圖九卷史記

札十

十九

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  
之矣與今本同畢以珣孫子敘錄謂十三篇在八十一篇  
內是也呂氏春秋上德篇高注云孫武吳王闔閭之將也  
兵法五千言是也今宋本曹注孫子凡五千九百一十三  
字高蓋舉成數言之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

注云馳車輕車也駕駟馬革車重車也 此宋元豐監本乃  
唐以後刪定之本

注文簡 吉天保集注引曹注云馳車輕車也駕駟馬革車  
略不完

重車也言萬騎之重也一車駕四馬卒十騎一重 句 養二  
人主炊 句 家子二人主保固守衣裝廢二人主養馬凡五  
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 句 家子一人主  
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又杜牧云司馬法

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  
五人廢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  
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又張預云曹公新書云攻車一  
乘前距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  
人守裝五人廢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人  
凡一百人 案吉引曹注較完家子二人二當作一曹氏  
蓋謂凡輕車一乘騎卒十人步兵十人養二人家子一人  
廢二人共二十五人重車一乘養二人家子一人共三人  
兩共二十八人則帶甲十萬者專計騎卒之數不計步卒  
及養家子廢之數也而杜牧張預則謂輕車一乘甲士步  
卒共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固守衣裝廢養樵汲共二十五  
人兩共百人二說遠不相應又曹注本以養爲主炊之人

札十

二十

家子爲主守衣裝之人廢爲主養馬之人公羊宣七年何  
注云炊亨曰養 漢書張耳傳 曹以養主炊與何說正合而  
杜牧張預乃以炊家子爲一廢養爲一一直是襲曹說而失  
其讀顯與古義不合然則杜引司馬法 今司馬法 張引曹  
氏新書皆不可信明矣攻李衛公問對按曹公新書云攻  
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  
守裝五人廢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  
百人輿兵十萬用車千乘輕車二千 此文亦有誤以孫子  
千輕車千乘今本二 注校之當作用車二  
句互易遂不可通 此文與張預說正同蓋隋唐間人僞  
託曹氏新書有此妄說而杜又誤屬之司馬法宋以後人  
率沿其繆不可不辯也

行軍 第九 令素行以教其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

素行者與眾相得也孫校十家注本令素行者作令素信著

者校云按注意則故書當為信著者從通典御覽改正

案周禮大司馬賈疏引孫子云素信者與眾相得與通典

可互證以文義校之疑三素行竝素信之誤通典引上二

句仍作令素行與今本同

火攻篇 煙火必素具 案煙當作燧說文火部云燧火飛也

讀若標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云燧火始起易息也燧

與煙形近而誤

用開篇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

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 案周禮士師賈疏引作而

受爵祿金寶於人者非民之將也與此文意竝異此泛言

愛金不宜限以百數當從賈作金寶為是

札十

三

吳子 孫星衍景宋刊本

第三冬則溫廢夏則涼庶刻剔毛蠶謹落四下 案莊子馬

蹄篇云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說文金部

云銘剔也廣雅釋詁云雜剔也銘雜落字竝通謹落四下

謂剔其四蹠之爪甲也

論將 車堅管轄 案急就篇云輻輳轄轄輻輳皇象本作

鎡鎡說文車部云輻輳鎡鎡也轄鍵也此管即轄之俗字

急就篇顏注云轄輻端之鐵也轄豎貫軸頭制轂之鐵也

司馬法 孫星衍景宋刊本 張澍校刊本

嚴位 第四銜枚誓糗 案誓糗不可通疑糗當為具誓具謂戒其

具備也具誤為臭校者不達又益米作糗

尉繚子 日本刊施氏講義本 日本慶長刊本

兵 大不窳小不恢 案恢無義當為枕之誤說文本部云枕

充也墨子尚同下篇云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窳小用之

治一國一家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橫枕字通 說枕古文作

橫 禮記孔子閒居鄭注云橫充也不枕即謂不充塞說文

火部光古文作茨與灰相近故枕誤作恢也

兵如總木弩如羊角 案淮南子兵略訓云兵如植木弩如

羊角即本此文總木無義當從淮南書作植木

制 拗矢折矛抱戟 案抱即今之拋字史記三代世表云抱

之山中裴駟集解音普茅反玉篇手部始有拋字云擲也

古止作抱字

權 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施氏講義云圍牧圍也 案

圍與禦通謂迎拒之於郭外也墨子號令篇云敵人但至

札十

三

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施說誤

本 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絲飾 案絲慶長本作繡疑當作緣

形近而譌

三略 日本刊施氏講義本

隋書經籍志云黃石公三略三卷梁又有黃石公記三卷

案後漢書臧宮傳光武詔引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

制疆馬總意林六 今刻本缺此卷 引黃石公記云與眾好

生者靡不成與眾同惡者靡不傾 今本好生作同文竝見

今本上略又云四民用虛國家無儲四民用足國家安樂

文見下略 家今本 是此書即七錄之黃石公記也隋志分

為二似失攷

札遶卷十一

瑞安孫詒讓

素問王冰注明放宋嘉祐刊本 顧觀光校勘記校 胡澍校義校 日本丹波元簡素問議校 度會常珍校詁校 俞樾讀書餘錄校

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 春三月此謂發陳王注云春陽上升氣潛發散

生育庶物陳其姿容故曰發陳也又五常政大論篇云發

生之紀是謂啟敷注云物乘木氣以發生而啟陳其容質也敷古陳字 案鍼解篇云苑陳則除之者出惡血也注

云陳久也此陳義與彼同發陳啟陳並謂發久故更生新者也王注失其義月令鄭注引明堂月令云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

札十一

萬物之能始也注云謂能為變化之生成之元始元熊宗立本明道藏

之本化下並燕林億新校正云詳天地者至萬物之能始與天元紀大論同注頗異彼無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一句又

以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代陰陽者萬物之能始宋案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疑當作血氣者陰陽之男女也蓋此

章中三句通論陰陽分血氣左右水火而總結之云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能者胎之倍字爾雅釋詁云胎始也釋

文云胎本或作台史記天官書三能即三台是胎台能古字並通用天元紀大論專論五運故無此句而別增金木

者生成之終始也句二篇文雖相出入而大指則異俞氏據天元紀大論改此篇非也

陰陽別論 三陽三陰發病為偏枯痿易四支不舉注云易謂

變易常用而痿弱無力也又大奇論篇跛易偏枯注云若

血氣變易為偏枯也 案易並當讀為施湯液醪醴論篇云是氣拒於內而形施於外施亦作弛生氣通天論篇云

大筋綆短小筋弛長綆短為拘弛長為痿又云筋脈沮弛注云弛緩也痿論篇云宗筋弛縱刺要論篇云肝動則春

病熱而筋弛皮部論篇云熱多則筋弛骨消蓋痿跛之病皆由筋骨解弛故云痿易跛易即弛也王如字釋之非

經信也毛詩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易韓詩作施爾雅五藏生成 徇蒙招尤注云徇疾也蒙不明也招謂掉也搖掉

不定也尤甚也目疾不明首掉尤甚滑壽云徇蒙招尤當作徇蒙俞校徇招搖 素問 丹波元簡云本事方作招搖 案滑說是也後氣交變大論篇云筋骨絲復注云絲搖也

札十一

又至真要大論云筋骨絲併九與絲搖字並通

玉版論要 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其見深者必齊王

篇第十五 治二十一日已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 案前湯液

醪醴論篇云必齊毒藥攻其中鏡石鍼艾治其外也必齊

之義王氏無注蓋以必為決定之辭齊即和劑也齊劑古讀齊為 資未鳩 此常義自無勞詁釋然止可通於湯液醪醴論若

此篇云必齊主治於文為不順矣竊謂此篇必齊對湯液醪酒為文湯液醪醴論必齊毒藥對鏡石鍼艾為文必字

皆當為火篆文二字形近因而致誤史記倉公傳云飲以火齊湯火齊湯即謂和煮湯藥此云湯液主治者治以五

穀之湯液見湯液醪 醪 火齊主治者治以和煮之毒藥也 移 變氣論篇云中古之治病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入 風五痺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荑之枝此火齊即草

蘇之類韓非子喻老篇扁鵲曰病在腸胃湯熨之所及也  
診要經終論 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 案復與腹通禮  
篇第十六

記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鄭注云腹厚也此月日在  
北陸冰堅厚之時也今月令無堅釋文云腹又作複詩七  
月毛傳云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此云冰復亦謂冰  
合而厚明萬厯本作水伏誤

中心者環死注云氣行如環之一周則死也正謂周十二辰  
也新校正云按刺禁論云一日死四時刺逆從論同 案  
環與還通儀禮士喪禮布巾環幅注云古文環作還蓋中  
心死最速還死者頃刻即死也史記天官書云殃還至索  
隱云還旋疾也漢書董仲舒傳云還至而立有效此篇說  
中脾腎肺藏死期與刺禁論並不同則此中心亦不必周

札十一

三

一日也彼言一日死亦言死在一日內耳非必周而一日也  
脈要精微論 赤欲如白裹朱丹波元簡云宋本脈經白作帛  
篇第十七

沈本脈經作綿 案白與帛通謂白色之帛也亦謂之縞  
五藏生成論篇云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  
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枯樓實生於腎  
如以縞裹紫注云縞白色此下文云黃欲如羅裹雄黃凡  
言裹者皆謂縞帛之屬脈經別本作綿者非

舉痛論篇第三十九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三卷名五  
藏舉痛所以名舉痛之義未詳按本篇乃黃帝問五藏卒  
痛之疾疑舉乃卒字之誤也 案林說非也舉者辨議之  
言此篇辨議諸痛故以舉痛為名墨子經上云舉擬實也  
說云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呂氏春秋審應篇云魏昭王

問於田詵曰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田詵對曰臣  
之所舉也荀子儒效篇亦云謬學稊舉皆此篇名之義林  
肱改為卒痛殆未達舉字之古義矣

瘡論篇第 凡瘡之類逢寒則蟲逢熱則縱注云蟲謂皮中如  
四十三 蟲行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蟲作急 案蟲當為瘡之俗字  
說文尸部云瘡動病也从尸蟲省聲故古書瘡或作蟲段  
玉裁說文注謂瘡即疼字釋名云疼旱氣疼疼然煩也疼  
疼即詩雲漢之蟲蟲是也蓋瘡逢寒則急切而疼疼然不  
安則謂之瘡巢氏諸病源候論云凡瘡之類逢熱則痒逢  
寒則痛痛與疼義亦相近王注訓為蟲行皇甫謐作急顧  
校從之並非也

札十一

四

有埃雲潤澤之化則春有鳴條鼓圻之政 案後五常政大  
論篇云發生之紀其德鳴條鼓圻六元正紀大論篇云其  
化鳴條鼓圻與此鳴條鼓圻三文竝小異而義情似同竊  
疑鳴條當作鳴壘鼓亦當作啟上文云水不及則物疏壘  
六元正紀大論又云厥陰所至為風府為壘啟注云壘微  
裂也啟開圻也然則鳴壘者亦謂風過壘隙而鳴也其作  
條作壘者皆譌字也壘者擊之別體方言云器破而  
未離謂之壘郭注云壘音問與壘音同故譌為壘校寫者  
不解鳴壘之義或又改為鳴條條俗省作壘 壘俗又別作  
壘鈕樹玉說文新附攷云壘擊之俗字壘一變為壘見唐  
等慈寺碑再變為壘爾雅釋文音匹匪反與靡音近則又  
譌作靡古書傳寫展轉舛賈往往有此參互校覈其沿譌

之踴固可推也

著至教論篇 第七十五 雷公曰臣治疎愈說意而已注云雷公言臣之

所治稀得痊愈請言深意而已疑心已止也謂得說則疑

心乃止 案王讀臣治疎愈句斷非經意也此當以臣治

疎三字為句愈說意而已五字為句愈即愉字之變體說

文心部云愉薄也段俗為愉俗又作愉詩唐風山有樞篇

他人是愉鄭箋云愉讀為愉周禮大司徒以俗教安則民

不愉公羊桓七年何注則民不愉釋文云愉本作愉是其

證也此愈亦當讀為愉禮記表記鄭注云愉苟且也史記

蘇秦傳云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鳥喙者為其愈充腹

而與餓死同患也戰國策燕策愈作愉淮南子人間訓云

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韓非子難一篇愈亦作愉

札十一

五

國策淮南愈字之義與此正同蓋雷公自言臣之治疾為

術疎淺但苟且取說已意而已王氏失其句讀而曲為之

說不可通矣

微四失論篇 第七十八 帝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將言以雜合邪注云言

謂年少智未及而不得十全耶為復且以言而雜合眾人

之用耶 案注說迂曲不可通以文義推之雜當為離二

字形近古多互譌周禮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注杜子春

云離當為雜書亦或為雜下文妄作雜術校譌引古鈔本

元槩本雜作離是其證言以離合謂言論有合有不合也

周髀算經趙爽甄鸞李清風注孔穎達校刊 宋元豐監本 李籍音義校 顧觀光校勘 記校

卷 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庥度趙注云開包犧立周天庥度

上

建章節之法 案注聞當作問

此列士之遇智賢否肖之所分趙注云列猶別也言觀其術

蓋其學則遇智者別矣 案遇胡震亨本並作愚是也當

據正

夏至南萬六千里甄注云今夏至影有一尺六寸故其萬六

千里 案注故下當有知字

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趙注云此數望之從周

城之南千里也而周官測景尺有五寸蓋出周城南千里

也記云神州之土方五千里雖差一寸不出幾地之分先

四和之實故建王國 案此數望之從周城即後榮方告

陳子語趙注引之明此尺六寸之晷據周城測之也下不

當更有之南千里也五字此誤涉下文蓋出周城南千里

札十一

六

也而衍不出幾地之分幾當從胡本作幾先四和之實先

當作失胡本作先王知之 實故建王國誤

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趙注云股定然後可以度日之高遠

案注股上當有句字

故曰日晷徑于二百五十里李注云其言更出書非直有此

案注直當作真形近而誤

李注云何承天又云詔以土圭測影考校二字差三日有餘

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驗其增減亦相符合此則影差之

驗也 案此何承天上新麻表文宋書麻志亦載之驗其

增減亦相符合宋志作檢其增減亦相符合

李注云按梁武帝都金陵云洛陽南北大較千里 案云當

為去之誤

差數及日光所還觀之趙注云以差數之所及日光所還以此觀之則四極之窮也 案依注正文差數下當有所字日躔環黃赤道四極非日月所還以文義校之疑正文及注還當作遷還與遷通詳前吳越春秋前趙注云至極者謂璇璣之際為陽絕陰影以日夜之時而日光有所不逮即其證也

趙注云河圖括地象云而有君長之州九阻中國之文德及而不治 案注引河圖識有祝誤李氏音義引括地象下有亦字云下有里數二字音義全錄此注於義無取疑亦衍文並當據校補蓋河圖識本詳記四極里數趙不全引而以里數二字約舉之今本并刪此二字遂不可通耳

卷下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趙注云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案以注義推之則時謂日中夜半不得云四時正文四字是衍文當刪加時猶下文日加卯酉之時是也及當為反之誤

故日兆月趙注云月舍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 案此節注並隳括張衡靈憲文見續漢書天文志劉注及李淳風乙巳占星雲月舍影靈憲元文作水月舍影此說水字悉達開元占經月舍影靈憲元文作水月舍影此說水字舍又譌舍切本舍字不誤遂不可通

星辰乃得行列趙注云靈憲曰眾星被曜因水火轉光故能成其行列 案靈憲元文因水下無火字此誤衍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趙注云極中不動璿璣也 案注當作極中不動動者璿璣也今本挽動者二字則與下經璿璣四游之語不合矣

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夏長之類 案夏長之類四字當為趙注誤錯入正文下文凡北極之左右物有朝生暮殺注云謂葶藶薺麥冬生之類與此注正相對也

日月失度而寒暑相姦趙注引考靈曜曰璿璣中而星中是周周則風雨時 案注周並當作調下云若急舒不調是失度可證

孫子算經 孔繼涵校刊宋本 太平御覽工部七引一行算法曰萬萬穰為載數之極矣或問之曰何以數之為載案孫子算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以上並引檢今本孫子算經無此語疑傳錄失之

數術記遺甄鸞注 孔繼涵校刊宋本 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甄注云藝經云捐悶者周公作也先本位以十二時相從其文曰周有文章虎

不如龍豕者何為來入兔宮王孫出卜乃造黃鍾犬就馬廐非類相從羊奔蛇穴牛入雞籠徐援稱捐悶乃是奇兩之術 案捐悶四維蓋皆博戲之別術合並不傳捐悶太平御覽工部十二引藝經捐作捐先本位作先布本位周有文章則作同疑以作王孫出卜出作畫犬就馬廐作犬往就馬與甄注所引小異徐援即徐爰見宋書恩倖傳注云四維東萊子所造也案東萊子即徐岳布十二時四維之一其文曰天行星紀石隨龍淵風吹羊園天門地連兔居蛇穴馬到猴邊雞飛猪鄉鼠入虎廐犖亦有四維之戲與此異

焉 案甄所引術文亦不盡可解末句擊下當有悅字藝  
文類聚七十四引晉李秀四維賦序四維戲者術尉擊侯  
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碁取象元一分而為二準陰陽  
之位擬剛柔之象而變動無為生乎其中與甄所述東萊  
子術迥異御覽工藝部引同晉書摯虞傳載虞惠帝時為衛尉卿  
甄注及李賦所言當即虞也

注云徐援受記億億曰兆兆曰京此即上數也 案徐援

受記疑當作徐爰記云詳前

夏侯陽算經 孔繼編校刊宋本

言解法 至宋元嘉二年徐受重鑄用二尺三寸九分 案受

亦當作爰詳前

易林 黃丕烈刊校宋本 張海鵬校刊本 翟雲升校略本  
丁晏釋文校

札十一

九

屯之三孫荷弩無益於輔張本荷作維校云孫別本作系此據

毛晉本凡張校 翟本作三絲維弩 案校宋本是也三孫

荷弩言童孫三人荷弩雖眾而不能挽強命中故云無益

於輔遜之家人云狗畏猛虎依人為輔三夫執戟伏不敢

趨身安無咎此三孫荷弩而無益於輔彼三夫執戟則可

依為輔辭意相反而文例正同別本及翟本並誤

蒙之 操招鄉販折貨稷黍張校云招別本作鉅翟本作鉅

案招鉅疑並和之誤恆之蒙云郊耕釋鉅張校別本作

擇和是其證管子輕重已篇和未即和未後周濟州刺史

與和形近故任公屏盜碑云釋未和之用蓋和俗書作和

蒙之 樟鹿雉兔羣聚東園盧黃白脊俱往趨逐九辭十得君

子有喜翟本作盧黃脊白校云當作盧黑鵠白見孔叢子執

節 案翟校得之而未盡也此盧黃白脊當作黃盧白脊

管即鶴之省文與脊形近而 焦氏蓋以盧為黃色之犬與

譌翟本白脊到作脊白九非 孔叢子說小異故臨之乾云黃獵生馬白戌為母黃獵即

黃盧也盧盧之俗戰國策秦策韓可證此章之義

無矣 織金未成緯畫無名張云金太平御覽引作帛翟本金

作帛畫作畫 案金帛疑並錦之壞字緯畫者楚辭離騷

云忽緯縹其難遷王注云緯縹乖戾也廣雅釋訓云敦縹

乖刺也緯畫與緯縹敦縹並同

蒙之 聾跛摧殆張云殆別本作筋翟本作筋校云摧筋猶弟

子職所謂折柳注柳燭盡也丁云摧筋謂摩筋摧揉之

案別本是也推當作唯唯筋義詳前淮南子翟丁說並繆

蒙之 司錄憑怒謀議無道商民失政殷人之祀翟校引牟庭

云司錄當作司祿翟云商民當作商君 案牟校是也司

祿天神見周禮天府職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說禹

受命云司祿益富而國家寶商民疑商氏之誤

師之 武庫軍府甲兵所聚非里邑居不可舍止翟云一作非

邑非里 案當作非邑居里此以府與聚為韻里與止為

韻此書例多以二句一韻或本惟文例正同若作非里邑

居則下二句失韻矣周禮載師鄭注云廛里者若今云邑

居里是邑居里為漢人常語詳周禮正義可證此文之誤

小畜 禹作神鼎伯益銜指牟云益當作垂呂覽離為周鼎著

之益 禹作神鼎伯益銜指牟云益當作垂呂覽離為周鼎著

倕而載其指翟云淮南子本經亦云周鼎著倕使銜其指

據此則禹當作周丁云倕為堯時之工禹鼎已著其象不

必如翟說改禹為周也蓋禹鼎本有此制而周鼎肖之

案牟校以益為垂是也周鼎即禹鼎禹字非周之誤楚辭  
七諫王注云周鼎夏禹所作鼎也左氏傳曰魯夏禹之有  
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  
紂暴虐鼎遷于周是為周鼎是也淮南高注云周鑄鼎著  
僅象於鼎使銜其指翟氏即浴高說而誤丁說亦未允  
節之 王母祝權張本權作權校云別本作福翟本作禱 案  
說文示部云福祝福也 案問移精變氣 論篇作祝由同張本文與許義合  
是也別本程本並非

無矣 織纒未就勝折無復女工多能亂我政事張本作針折  
不復 案勝折無復針折不復義並難通疑當作勝  
折無復說文木部云勝機持經者也復機持經者淮南子  
屯論訓云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藝文類聚六十

札十一

士

五引王逸機婦賦云勝復迴轉勝復即膝復之俗字此言  
勝既折而又無復故織纒不得就也履之大有云絨纒勝  
服錦繡不成勝服亦當是勝復之誤 案本勝服作  
之 案宮成立政衣就缺袂恭謙自衛終無禍九牟云立政晉  
之咸作立見皆譌當作缺隅韓詩外傳衣成則必缺袂宮  
成則必缺隅 案晉之咸袂作裾 案本本此據 張校亦  
云此似與說苑宮成缺隅衣成缺裾二語同意而傳寫舛  
訛耳與此釋校同是也但立政立見並與缺隅形聲絕  
遠攷史記龜策傳云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疑立見  
當作缺瓦瓦隸作瓦 案前水 與見形近政則又傳寫之誤  
未之 長股遠行狸且善藏 案狸且疑狸首之誤  
大畜 三唯 作蛆是也 逐蠅陷墮釜中灌沸弁 案本作滄 燈與

毋相訣 案灌與涓聲近義同說文水部云涓沸也周禮夏  
官叙官鄭注云今燕俗名湯熱為觀灌觀並涓之俗字 楚  
七諫云氣涓 涓其若波

大過 膠車駕東與雨相逢故革懈情 案從之益鼎之既濟作  
五 案膠車亦同頽輪獨坐裏不為禍 案鹽鐵論大論篇云膠  
車脩逢雨請與諸生解與此語意同

未齊 據棘履危跌刺為憂張云危別本作杞程本作杞 案  
別本作杞疑杞之誤屯之賁云路多積棘步刺我足

咸之 登宋望齊不見太師 案太師疑當作太山  
晉之 左服易右王良心歡嘉利從已張云嘉一本嘉翟云歡

當作喜 案此卦辭當為四句句三字左服易當作左孫  
陽遜之豫云王良善御伯樂知馬此孫陽即伯樂 楚辭七

札十一

士

云孫陽伯 嘉當從別本作喜陽與良韻喜與已韻也程讀  
作四字三句而改歡為喜以協韻然則首句當云左服易  
右其可通乎 故傳寫誤作易  
賁之 刺別髮刺人所賤棄批捍之言我心不使翟云此言孫  
臆也批捍當作批擣罷消以法刑斬孫臆足而刺之批抗  
擣虛臆與田忌語也見史記孫子傳 案批捍不誤墨子  
脩身篇云批捍之聲無出之口捍與扞字同廣雅釋詁云  
批擊也說文手部云扞枝也批扞之言猶言惡聲故云我  
心不使翟注真鄂書燕說也  
解之 丹書之信言不負語易我驕驥君子有德 案語與德  
韻不協疑語當為諾之譌藥鐸與職德二部之合韻也易  
與賜字通 古金文多段易為賜 詳余所著古籀拾遺



婦之夷子失民潔白不食 案夷子當即伯夷失民不食謂  
其讓國而餓也井之大壯以子產為喬子是其比例  
井之 踟躕南北誤入喪國杜季利兵傷我心腹翟云此言周  
宣王也誤入喪國謂喪南國之師見周語墨子明鬼周宣

王殺杜伯而不辜宣王田於圃杜伯追王射之中心而死  
丁云太平御覽蜘蛛引易林蜘蛛南北巡行罔咎傷我心  
腹作傷我心旅說文呂管骨也篆呂作管旅即管之省文

案此章御覽引入盡多部則踟躕為蜘蛛之謬明矣今  
本文義全非杜季利兵者廣雅釋詁屬有杜艾季蜀蓋  
古良雞之名釋王引之此杜季即指杜艾季蜀利兵謂雞  
之利喙有如兵刃大意言蜘蛛巡行欲作罔咎而為雞所  
啄傷心膂而死耳翟氏不悟乃以周宣王杜伯事曲為傳

札十一

三

合踏繆殊甚丁既據御覽校此而復兼采翟說疏矣

隨之聞虎入邑必欲逃匿無據易德不見霍叔終無憂懸張  
本必作心易作易校云無據易德別本作走據陽德翟本

牟云霍叔謂霍虎也說苑奉使解揚霍人也字子虎故後  
世言霍虎 案此文雖有譌互然大旨止謂聞虎而實無

虎文義甚明與解揚事無涉牟說殊鑿丁又引史記晉世  
家以證之誤益甚矣無據易德義難通疑當作失據揚息

當為寅北齊武平元年造像記 虎於十二辰屬寅故稱寅  
猶臨之乾以白戌為白犬也云寅叔者此書於人名物名

通以伯仲叔季儷之如姤之屯稱虎為班叔即其塙證也

豐之死於環域張本作環域校云別本作國城 案此卦辭

四見宋本離之遯作圍域恆之升作壞城明夷之頤作環  
城諸文舛駁不合參互校覈實當作圍城周禮秋官司圉  
注云圍土獄城也今獄城圍是其義也

井之宣髮隨叔為王主國張校云別本作宣勞就力翟本 芥  
隱筆記引作宣髮龍身與宋校略同 案易說卦其為人  
也為寡髮釋文云寡本又作宣黑白禿為宣李鼎祚周易  
集解亦作宣髮引虞翻云為日故宣髮考工記車人鄭注

云頭髮皓落曰宣易翼為宣髮此文即本於彼  
既濟 案惑當作忒大壯之蠱云蠱賊不作道無苛隱隱與  
忒通別本與彼文義略同校宋本誤

周易參同契 朱子考異本

札十一

西

經營養鄧鄂凝神以成軀又云性生處內立道鄧鄂 案鄧

鄂即垠鄂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出於無垠鄂之門文選張  
衡西京賦云前後無有垠鏐李注引許慎淮南子注云垠

鏐端崖也說文土部云垠地垠也一切經音義引作地垠  
鄂也字並通

湯遭厄際水旱高井 案隔與隔通後漢書順帝紀云陰陽  
隔井即顛傳云歲無隔井陳忠傳云隔井屢臻李注云隔

井謂水旱不節也又劉瑜傳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  
其道則水旱為井即此隔井之義素問氣交變大論篇云

吉人相承負安穩可長生 案此隱寓造字也漢隸造字或  
變告為吉見韓勅禮器 故有吉人之語顏氏家訓書證篇

云參同契以人負告為造郭忠恕佩觿 於形雖合而告人

承負義不可通疑後人妄改此章自委時去害依託丘山  
以下隱寓魏伯陽造四字竝離析字形爲之與六書不盡  
合也

穆天子傳郭璞注 洪頤煊校刊本 翟云升校刊本

天子大服冕褱郭注云褱衣蓋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  
未詳 案此冕褱於周禮司服當祀四望山川之冕冕內  
司服先鄭注云褱衣畫衣也王冕服皆衣畫而裳繡故亦  
通謂之褱后六服有褱衣士喪禮及禭記名男子玄端服  
之連衣裳者亦曰褱衣是男女服不嫌同名之例

故天有昔民口氏響口注云音國翟校云以上下四字韻語  
例之民口氏響爲句氏是也是古通用氏響則響之譌也  
口音國不可曉口蓋缺文非字也音國二字即響口之重

札十一

五

出者傳寫滋譌且誤以爲注耳洪校引孫同元云注音國  
二字疑即正文響國之譌響與響古通用國譌作口音即  
響字之半耳 案如孫說則與韻不協殆非也翟校近是  
但此文皆四字句則響下不當更有缺文口蓋誤衍注音  
國疑當作音同蓋郭本響正作響下亦無口故注即以音  
讀響今本正文既譌衍并以改注遂不可通

卷二 封丁璧臣長綽于春山之虱 案璧疑當作璧形近而譌  
墨乘四注云周禮大夫乘墨車 案此赤烏氏蓋是荒服諸  
侯不當賜以大夫墨車此墨乘疑即周禮巾車木路以封

蕃國鄭注云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蓋木路髮漆色黑  
故通謂之墨乘也

卷四 爰有荅董注云祗謹二音翟云祗一作祗荅無祗祗之音

蓋皆誤也 案荅疑當作苔注當作音抵集韻六脂陳尼  
切紐有苔字苔與荅字同

右服黼黻注云疑華黼字 案黼當作黼即黼文黼字黼譌  
爲黼又譌爲黼說詳列于

右驂亦譌注云古驂字 案此蓋以冀爲驂篆文作驂此隸  
古定而傳寫譌舛以北爲打以田爲兩以祭爲肥遂成驂  
字

齒齒爲右 案齒齒當作泰因漆書或微有省變展轉摹寫  
遂譌舛不可辨亦詳列于

已至于雙瑞河之水北阿 案瑞疑瑞之譌 說文玉部瑞  
卷五 陵翟致賂良馬百駟歸畢之珣以詰其成注云畢國名言  
翟前取此珣也成猶平也詰猶責也 案後文云畢人告

札十一

六

戎曰陵翟來侵天子使孟念如畢討戎疑此文當杜彼後  
蓋陵翟懼討而服故來致賂也歸畢之珣珣古寶字此當  
借爲俘春秋莊六年經齊人來歸衛俘左傳及公羊穀梁  
經竝作寶何休云寶者玉物之凡名杜預亦疑左氏經誤  
左傳孔疏云案說文保從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  
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 然春  
秋繁露王道篇有恩衛葆之文 葆亦與寶 則西漢公羊師  
說固釋寶爲俘矣此云歸畢之珣亦當爲俘之借字蓋陵  
翟先伐畢俘其人民器物今既懼討王命仍歸之畢而與  
之成故云以詰其成 詰亦疑即 以前後情事推之顯較無  
疑蓋春秋經古文作俘今文作寶自是字相通借未必寶  
是俘非此書多詭異不合經典惟此文足證古文春秋經  
而簡編錯互校者不能發明其義故具論之

乃用宴樂注云言曲宴也 案宴樂即周禮之燕樂也亦謂之房中之樂詳周禮後文鄧公飲天子酒亦云乃紹宴樂亦同郭注非是

辛巳天子司戎于口來虞人次御 案司古與治通司戎即治兵也春秋莊八年經正月申午治兵公羊經作祠兵司祠並聲近通借字故下文即記弋射得獸之事

與井公博三日而決注云疑井公賢人而隱助故穆王就之遊戲也 案井公即前之井利蓋井國之君從王行者注說誤

天子命爲柙而畜之東虢是曰虎牢洪云虢本作虞漢書地理志注後漢郡國志注俱引作虢改正 案東虢似即上文之東虞曰兔臺兩漢志注所引疑虢改水經河水注引

亦作虛 六朝時本不爲號字也

卷六 戊辰天子東田于澤中洪云田本作狃从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改 案狃即狩字篆文相近而誤御覽作田乃不解其義而誤改不必據校上文幸未備注之獸獵今本以此文證之疑彼紐亦狩之誤

天子乃殯盛姬于穀丘之廟穀舊本作穀洪據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諱注引改注云先王之廟有在此者漢氏亦所杜有廟焉 案時王行杜

河濟之間則非畿內不當有先王廟周漢禮不同不足相證此穀丘之廟當即同姓諸侯之廟下文云韋穀黃城三邦之事韋穀韋云事則穀丘之廟或即穀國之廟與春秋

年穀伯綏來朝彼纘姓國又 不杜河濟之間與此不同 乃陳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 案周禮膳夫云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鄭注云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半鼎之實亦九俎若然王祭太牢鼎十二而俎則九陪鼎腳膳膳實於豆不用俎也此俎十二而鼎乃與敦壺尊同四十與禮例不合恐有譌互

宮官人倍之宮賢庶妾倍之 案賢當爲豎周禮內官有內豎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宮豎庶妾皆賤於宮官人故次其後

乃鼓之棘洪云鼓疑是樹字之譌 案洪校是也說文木部樹籀文作對與鼓形相近故誤 漢武帝內傳錢熙祚校刊道藏本 錢熙祚校勘記校

至四月戊辰帝夜間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侍錢校云續談助舒作君 案晁引是也董仲舒即後附錄李少君傳

之議郎董仲舒此書雖偽妄亦依附史事爲之漢書仲舒傳不云其嘗爲議郎則此非江都審矣抱朴子論仙篇引董仲舒李少君家錄亦董仲舒君之誤廣弘明集引桓譚新論述方士董仲舒事即此

殺則響對 案響對無義疑響當爲響左傳僖五年杜注云響猶對也華嚴經四聖諦品有仇對之語響仇字通此傳張柬之洞冥記跋謂晉葛洪所造詳後西京雜記故文義多與內典相涉

至於太上之藥乃有九字道藏本按錢金球夾草廣山黃本帝園王族錢校引御覽九百八昌城玉藥夜山火玉 案此段皆爲韻語黃本本當爲木與下文族玉爲韻

錄 泰山道士號稷丘君 案玉海五十八引中興書目云漢武帝內傳後有淮南王公孫卿稷丘君八事乃唐終南之

札十一

七

札十一

六

都道士王游巖所附今攷續談助載王游巖跋云右從淮南王至稷上君凡八事附之案神仙傳淮南仙專此下有的指又不出八公定何姓氏據劉根真人傳云云今因此傳末并八公所氏以明之焉天寶五載王游巖緒附之矣諦釋跋語蓋淮南王八事舊本已附後非游巖所增游巖緒附者自指劉根真人傳八公姓名而言與淮南王八事不相涉也游巖爲天寶間道士而李賢後漢書方術傳注引魯女生封君達王眞事初學記藝文類聚引李少君事竝已稱內傳儻八事果游巖所附安得李賢徐堅歐陽詢諸人先得見而引之乎宋人讀游巖跋不審故有茲誤而錢氏校勘記序亦沿其說故附辯之

札十一

充

黃帝至於卒還葬橋山崩樞空無尸唯劍易杜焉王校云史記五帝紀正義引無無尸二字此行案抱朴子極言篇引云山陵忽崩墓空無尸但劍易杜焉爲洪所引已有無尸二字則今本非衍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案明寫本陶宗儀說郭引作楚狂士接輿也無云字此陶氏元本與明陶

范變名姓適齊爲鳴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君案更當作皮厲上讀范籛杜齊變姓名爲鳴夷子皮見史記越世家

安期畱書以赤玉易一量爲報王云量兩音同古蓋通用藏經本量作雙非案抱朴子極言篇引亦作量明吳瑄刊本同

挂常服桂及葵王云藝文類聚木部引及葵作皮葉二字此

形近之誤案讀云靈葵內潤丹桂外綬則今本不誤子自言甯先生願王本作履今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案作客當作客作謂傭作西京雜記云匡衡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客作而不求作直即傭直也後朱璜傳云璜曰病愈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作客亦客作之誤

黃阮黃阮丘者睢山上道士也案朱璜傳云就睢山上道士阮丘則阮丘爲姓名黃乃縣名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黃縣又睡縣有之累山睢山無攷黃睡壤接疑睡即睡字

之誤

俗餌巴豆賣藥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病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王云文選魏都賦注引巴豆下有雲英二字都作於案金樓子說蕃篇以此病瘕爲河間獻王事又

札十一

字

云玄俗自言餌巴豆雲母賣藥於都市則御覽雲英疑雲母之誤於都二字當兩有梁元帝正本此傳也

列仙傳敘此敘今道藏本佚吳本毛王據太平御覽道部引補亦有刪節惟寫本說郭載其全文蓋宋元本尙未佚也嚴可均八代全文亦僅錄御覽節本今校錄於左

敘曰列仙傳者御覽光祿大夫劉向之御覽所撰也初武帝好方士淮南王御覽有安亦招賓客有枕中鴻寶密祕御覽無此二字密漢書向之書言神仙使鬼物及鄒衍重本傳作苑此疑苑之誤九字御覽無先是安謀反御覽道延命之術世人莫見言神仙以下伏誅向父德爲武帝治淮南獄獨御覽得其書向幼而好御覽之以爲奇及宣帝卽位修武帝故事與王褒張子喬御覽讀御覽此三字案本傳等竝御覽以通敏御覽有俊才進御覽喬作僑御覽注字或作喬等竝御覽

侍左右向及御覽見淮南鑄金之術上言黃金可成上使  
向御覽典上御覽方鑄金費多不贖下吏當死兄安御覽  
陽本成本傳作城未和侯安民乞入國戶半贖向罪上亦  
傳同成校云一作成 詔為黃門侍郎講五經於  
奇其材得減死論復徵御覽無此二字 詔為黃門侍郎講五經於  
石渠至成帝時向既司典籍見上頗修神仙之御覽事及  
疑當知鑄金之術實有不虛仙疑當作住顏久視真乎不  
作乃知世人求之不勤者也及知以下二十七字御覽遂緝  
御覽上古以來及三代秦漢博采御覽諸家言神仙事御覽  
引止此以下者約載其人集斯傳焉  
九字並稅案直疑當為真  
列仙傳挺直遐畿 案主當作生即傳之甯先生也祠秀未  
讀桂父詳或當為嗣秀之誤

札十一



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  
案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峻注引列仙傳贊云歷觀百家之  
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枉佛經  
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釋法琳破邪論亦  
引傳云吾按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以下  
六代迄至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  
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玉燭寶典云漢  
列仙傳得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顏氏家訓書證篇亦云  
人已見佛經餘七十二為列仙傳顏氏家訓書證篇亦云  
列仙傳劉向所撰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文並與今本  
大異據顏之推及法琳說則此讚曰以下舊本亦題向撰  
王敘據隋書經籍志定為晉郭元祖撰未塙  
若周公黃錄記太白下為王公然歲星變為甯壽公等所見

非一家 案說文女部引甘氏星經云太白號上公妻曰女  
媼尻南斗倉厲天下祭之漢書地理志有扶風此疑本彼  
文周公黃錄書未聞或當作甘公星錄星謁為皇三寫成  
黃遂不可究詰王公當作上公然當作媼上又說女字耳  
又攷破邪論云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劉向撰列仙傳  
則古本列仙傳敘末蓋具紀年月或亦攷擬劉向進書奏  
錄而今佚之  
西京雜記 盧文弨校刊本

葛洪 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一卷世  
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為一秩庶免淪沒焉 案此書塙為  
稚川所假託漢武帝禁中起居注漢武故事蓋亦同故序  
并及之抱朴子論仙篇引漢禁中起居注說李少君事與

札十一



今本漢武帝內傳末附李少君傳略同道藏本作外傳此  
從晁載之續談助  
校 張東之洞冥記跋云管葛洪造漢武內傳西京雜記本  
洞冥記無此跋 疑內傳即起居注後改題今名漢武故事  
亦見續談助 疑內傳即起居注後改題今名漢武故事  
似亦即今所傳本蓋諸書皆出稚川手故文亦互相出入  
也張東之以漢武故事  
為王儉造未知是否  
上 九月九日佩茱萸會蓬餌又云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會  
蓬餌以祓妖邪 案蓬即麩也周禮籩人鄭司農注云熬麥  
曰麩鄭康成云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蓬齊民要  
術引崔寔四民月令云臘月祀彘逢麩蓬字並通  
下 卷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尚為賢良國人鄉長倩  
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  
案林寶元和姓纂八御云御姓周禮有御人即夏官左

傳有御叔漢有御長侍者丞相公孫弘故人當即此鄒長  
侍也鄒名世古今姓氏辨證據此書又廣韻十八九郵字  
注云又姓西京謀記有郵長侍鄒御郵形竝相近古籍岐  
互未知孰為正字也

此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盧校云此俗本作故  
案宋本古文苑五亦作故則俗本不誤

言如博之擊泉於掌中為擊傑也盧云擊字疑誤白帖作言  
博之堅於輩中為擊傑也恐亦未是 案擊當作豎列子  
釋文引古博經云二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即豎之名  
為擊碁此云豎泉即豎碁也掌指作輩白帖所引是當  
據校正

南方草木狀 明放宋百川學海本

札十一

三

甘藷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蕷 案鬻當為鬻後中

卷說棹木云以其葉鬻汁漬果呼為棹汁下卷說檳榔云  
鬻其膚熟如貫之如與而通堅如乾棗鬻竝當作鬻誤與此同  
諸司馬相如樂歌曰太尊蔗漿折朝醒 案折當作析漢書  
禮樂志司馬相如等所造郊祀歌第十九章云泰尊柘漿

析朝醒即嵇氏所本

蒲葵如柝欄而柔薄可為葵笠 案葵笠當為笠笠涉上

而誤說文竹部云笠笠蓋也笠笠無柄也急就篇云竹器  
笠笠簞簞籩籩象碑本作笠笠登登與葵字形相近國語吳語云笠

於艾陵

卷中 交趾有蜜香樹餘似拒柳 案拒當作拒爾雅釋木郭  
注云拒柳似柳皮可煮作飲

由梧竹吏民家種之長三四丈圍一尺八九分作屋柱出交  
陸 案明刻本佚此條據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三補錄  
竹譜 明放宋百川學海本

則今南康始安臨賀為北嶺臨漳寧浦為南嶺五郡界內各  
有一嶺 案都續談助作郡是當據正晁氏所錄與文甚夥亦多譌掇今不詳校

鐘龍竹名黃帝使伶倫伐之於嶷嶷之墟吹以應律聲譜云  
鐘龍大竹此言非小大之稱笛賦云鐘龍非也自一竹之名  
耳所生若是大竹豈中律管與笛 案初學記二十八引作  
鍾龍文選南都賦長笛賦李注引竝作鍾龍御覽九百六

十三引作種龍未知孰是續談助據作陰又聲下無譜字  
恐不足據但聲譜云以下譌互難通以意求之似當作聲  
譜云籠鍾大竹此言非也笛賦云鐘龍自一竹之名耳非

札十一

四

大小之稱所生於文義乃可通怡無善本校覈也

棘竹生交州諸郡叢初有數十莖 案唐宋叢書本初作生  
御覽九百六十三引作叢生初有數十莖則初生二字當  
兩有此本與叢書本各脫一字也

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御覽九百六十至堅利南土以為矛  
其筍未成竹時堪為弩弦見徐忠南中奏劉淵林云夷人以

史葉竹為矛 案御覽引至堅利下有出日南九真五字南

土土作方徐忠南中奏作徐衷南中記史葉竹葉御覽作  
葉注音飄文選吳都賦注引亦同此作葉非也

亦曰筍竹注云劉淵林云筍竹有毒 案吳都賦注筍作筍

云音勞則譜與注竝當作勞今本作筍形近而誤  
吳郡賦所謂由衙者筍 案郡當作都吳郡賦作抽梧有筍

注作出梧此有作者誤

是以楚俗口口伯細箭五十跪加莊王之背 案說苑正諫

篇說保申諫楚文王云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于背

則此當作楚保申束細箭五十俗即係之誤不缺申束二

字又衍伯字耳 莊王亦當從說苑作文王

箭亦簡徒概節而短江漢之閒謂之箴 刻本誤箴不成字今依初學記御覽正

竹 案初學記二十八引作謂之箴 御覽作箴以韻校之今

本非也徐引作竿為長集韻二十三早云箴或作箴亦省

作竿古早切字林箴箴也是竿可音義同

札十一 姜

札遂卷十二

瑞安孫詒讓

楚辭王逸注 毛晉刊洪興祖補注本日本莊允益刊本戴震屈原賦注校俞樾讀楚辭校

第一 贅萊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王注云判別也女

頰言眾人皆佩贅萊泉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

貴汝獨服蘭蕙守忠貞判然離別不與眾同故斥弃也又

九歌抽思云好娉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注云背離鄉黨

居他邑也洪校云胖一作叛一作枿 凡補注本云某一作與王注觀前無別明刻單注本某皆洪氏所校舊本亦或誤采之並非也莊本不誤補注云胖音泮舊音伴又

悲回風云汜濇濇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注云伴俱也

弛毀也言已思君念國而眾人俱共毀已言內無誠信不

可與期也洪補注云伴讀若背畔之畔言已嘗以弛張之

札十二

道期於君而君背之也 案判胖伴叛字並通蓋分別離

散之意即遠遊注所謂叛散也云判獨離胖獨處者言叛

散而獨離處也云伴張弛以信期者言張弛任時叛散無

定也諸篇字舛異而義實同悲回風注說亦未得其情悲

風戴補注云伴之言寬也亦非洪說近是而謂以張弛之道期於君則非其情又遠遊云叛陸離其上下兮則與判伴義異詳後

吾令蹇脩以為理注云理分理也述禮意也戴氏注云理治

也主治事者之稱 案理即行理之理國語周語云行理

以節逆之左傳昭十三年云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注云

行理使人通聘問者此理亦猶言使也與媒義略同 廣雅

云理媒也理詳言之則曰行理釋言亦曰行媒下文云又何必用夫行媒故下文云理弱而媒

拙兮九章抽思云理弱而媒不通兮注云知友劣弱又鄙

朴也又思美人云令辭勃以爲理因芙蓉以爲媒皆理媒  
竝舉王注下文亦以媒理爲釋而分理之義則未當

曰勉陞降以上下分求渠獲之所同注云言當自勉強上求

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爲治也又七

諫諍諫云不量鑿而正柄兮恐渠獲之不同洪校云同一

作周 案此同竝當作周與下調協韻同周形近上文云

何方圓之能周兮注云言何所有圓鑿受方柄而能合者

洪校亦云周一作向以彼及七諫別本證之知此同亦當

作周也淮南子汜論訓云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渠獲之所

周者也淮南王嘗爲離騷傳汜論所云必此本文然則西

漢本固作周矣上文雖不周於今之人兮注云周合也此  
本自作周今本涉注以亦以合法度釋周字與上注同疑王  
同志之文而誤耳自今本誤作同而與調韻不協攷古

札十二

音者遂滋異論江永古韻標準以爲古人相效之誤戴本  
音義

同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則以爲古音三部與九部之合韻

俞正燮癸巳類稿又以爲雙聲爲韻殆皆未究其本矣

九歌第二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注云言人受命而

生有當貴賤貧富者是天祿也 案當猶值也言人之命

各有所當值不能強爲九辯云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

失時而無當注云不值聖王而年老也彼無當爲不值則

此有當即言有所值明矣此注義不若九辯注之密合也

天問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注云言鮌治鴻水何所營度禹何

所成就乎 案營惑也亂也淮南子原道訓精神亂營高  
注云營惑也大戴禮記文王  
觀人篇煩亂之而志不  
營虛辨注云營猶亂也言鮌禹同治水何以鮌獨惑亂禹

獨成功乎王注失之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注云勤勞也

屠裂剝也言禹隔與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

戴本音義說同又引一說云勤子勤勞生子也謂啟母化

石之事石破北方而啟生見淮南子今本淮南子無啟母  
化石之文此據漢書

武帝紀 案勤子屠母死分竟地當亦家啟言之注以爲

指禹母未塙戴引或說得之而未盡也此勤當讀爲詩鴟

鴉思斯勤斯之勤鄭箋釋爲殷勤言母殷勤其子而子反

害其母致其化石也死分竟地亦即指啟死太康失國之

事

何羿之歟革而交吞揆之注云吞滅也揆度也言羿好歟獵

不恤政事法度從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洪云

羿之射藝如此唯不恤國事故其眾交合而吞滅之且揆

度其必可取也戴說同 案王洪戴說竝望文生訓非屈

子意也揆亦滅也呂氏春秋知上篇云靖郭君大怒曰割

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儼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戰國策齊

策作割而類破吾家此云交吞揆之即謂從與國人交結

破滅羿之家也

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注云言堯不惡鮌而戮殺之則禹不

得嗣興民何得投種五穀乎洪云并竝也言禹平水土民

得竝種五穀矣何由鮌惡長滿天下乎戴說同 案并當

讀爲大學遊諸四夷之遊釋文引皇侃  
云遊猶屏也投讀爲詩巷伯投

界有北之投毛傳云  
投棄也并投猶言屏棄即指極鮌羽山之事

王洪竝以投種五穀爲釋疏矣  
厥萌杜初何所億焉注云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知

札十二

三



其存凶善惡所終非虛億也 案胡與岷通 史記三王世

索隱云胡一作岷一切言生民之始不可億度也注非

昏微遊迹有狄不寧何繁易萃棘負子肆情注云昏闇也遵

循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為淫妖夷狄之行者不

可以安其身也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

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

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 案狄當讀為惕 古从易聲

通詩魯頌泮水狄彼東南鄭箋云狄當作惕釋文引韓詩

詩作惕史記殷本紀簡狄索隱云狄當作惕又作惕言

解居父昏闇微行遵循軌迹心當憂惕不安何反肆其情

而致繁易之刺乎王謂為夷狄之行不可以安其身非屈

子意也廣雅釋易云鴉鳥鴉也山海經北山經涿光之山

札十二

四

會鼂爭盟何踐我期洪云一作會鼂請盟鼂鼂並朝夕之朝

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戴云盟者河北地名也史記師

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是其事 案洪說是也爭盟即清明

聲近段借屈子正用詩大明語也戴謂盟即盟津不足據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注云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

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惟師尚

父時惟鷹揚也 案王以蒼鳥羣飛比諸將帥是也而引

詩鷹揚以證義則未塙攷史記齊世家云師尚父左杖黃

鉞右總白旄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

斬索隱云本或作蒼雉馬融云蒼兕主舟楫名 此本今文

書大誓文 此蒼鳥疑即指蒼雉羣飛與總爾眾庶之文亦相應也

勳闔夢生少離散凶何壯武厲能流厥嚴注云壯大也闔廬

少小散凶何能壯大厲其勇武流其威嚴也 案嚴與凶

響長韻不協江永以為效殷武詩嚴遠韻而誤 古韻段玉

裁以為古音八部十部之合韻 六書音 俞正燮以為嚴是

莊字漢人所改 案已 三說不同俞是也注威嚴亦即威莊

禮記表記云威莊曰安孔 諸家如字讀竝失之

蒯動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注云蒯楚也師眾也

動功也初楚邊邑之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采桑於境上

相傷二家怨而相攻於是楚為此與師攻滅吳之邊邑而

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為不直恐不可久長也欲

使楚王覺悟引過自與以謝於吳不從其言遂相攻伐言

禍起於細微也 案吳楚構兵乃楚平王時事屈子安得

諫之王注殊憤憤此勳當讀如聞易艮九三爻辭厲薰心

札十二

五

李鼎祚集解本薰作聞引虞翻云古聞作薰字良為聞聞

守門人荀氏以熏為勳 釋文引續漢書百官志光祿勳劉

昭注引胡廣漢官解詁云勳猶聞也易曰為聞寺主宮殿

之職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 蒯勳即蒯聞蓋謂鬻拳也莊十

九年左傳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勿從臨之以兵而從之

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聞

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杜注云使其子孫常主此官此云

作師師即官也言鬻拳之後世其官秩何久長也悟過改

更亦象上文而言謂楚王既從鬻拳之諫而改過則鬻拳

又何言乎此假鬻拳之諫君以自寓其憂國之忱何嘗直

席懷王乎

九章第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休也注云豫猶豫也言已專

四俗謂

第一二〇 丹 黃參 日事 全書 第 〇 反 文 內

壹忠信以事於君雖為眾人所惡志不猶豫又云行婞直而不豫兮鮫功用而不就注云豫厭也又涉江云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注云豫猶豫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不猶豫而狐疑也 案豫猶言詐也晏子春秋問上篇云公市不豫鹽鐵論力耕篇云古者商通物而不豫禁耕篇云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周禮司市鄭注云定物賈防詐豫皆即此不豫之義王注竝失之

樓 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注云撥治也言倕不以斤斧斲斲則曲木不治誰知其工巧者乎洪云史記作撥正撥度也 案撥謂曲枉與正對文管子宙合篇云夫繩扶撥以爲正淮南子本經訓亦云扶撥以爲正高注云撥枉也脩

札十二

六

務訓云琴或撥刺枉撻注云撥刺不正也荀子正論篇云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戰國策西周策云弓撥矢鈞皆其證也王釋為治失之史記作揆亦誤

思美

與纁黃以為期王云纁黃蓋黃昏時也洪校云纁一作曛莊本作曛注作曛黃蓋昏時 案纁黃即昏黃也纁昏

古音相近得相通借闡之通作動也 詳前離騷云日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又前抽思云管君與我誠言

兮日黃昏以為期九歎遠逝云舉霓旌之端翳兮建黃纁

之總旌注云黃纁亦黃也天氣玄黃故曰黃纁也校云纁

一作昏注云黃昏時天氣玄黃故曰黃昏亦纁昏字通之

證

橋 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注云淑善也梗強也言已雖設與

橋離別猶善持已行梗然堅強終不淫惑而失義也戴云離如離立言孤特也 案離與麗通言橋之章色善麗而不淫邪又有文理也注說迂曲不可從戴說亦未允

悲同

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注云黃棘棘刺也言已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為馬策言其

利用急疾也洪云懷王二十五年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其後為秦所欺卒客死於秦今頃襄信任姦回將至凸

國是復施行黃棘之枉策也黃棘地名 案洪以黃棘為地名其說太巧且與上下語氣不相貫殆非也此黃棘自

當以王詰為正即所謂王棘也儀禮士喪禮云決用正王棘若釋棘鄭注云王棘與釋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為決

世俗謂王棘死鼠黃王音近故通稱神農本草經云黃連

札十二

七

一名王連是其例也黃棘多刺又策當直而今反枉皆言其不足用注乃以為利用急疾則正與屈子意相戾矣

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注云綠隸叛散以別分也

案離騷云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注云班亂

貌陸離分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

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也 洪校云

班此文與彼正同則叛亦當與班通 招魂云放曠組纓班

一作班遊遊云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七諫自

悲云駕青龍以馳騫兮班衍衍之冥冥班班錯出義並同

第五 左雨師使徑侍兮 案侍當作待離騷云路脩遠以多

艱兮騰眾車使徑待注云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

能由故令眾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此文當與彼同

離騷洪校云待一作侍彼別本雖亦與此同然以注從邪徑相待之義要之則王本必不作侍明矣

招魂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句謝不能復用句巫陽焉乃下招曰句注云謝去也巫陽言如必

欲先筮問求魂魄所杜然後與之恐後世急懈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修用但招之可也 案此文與衍難通注說

殊不僚以意求之巫陽對曰掌夢者蓋言己非卜筮之官上帝其難從從疑當如書洪範筮從之從言筮於上帝吉

凶難必若必筮與之或初筮不吉則當再筮恐於時太後魂魄或已離散則不可復用也巫陽焉乃下招者正謂帝

許其不筮而即下招注乃以為恐不復用卜筮之法非也軒轅既低注云軒轅皆輕車名也低屯也一曰低俛也 案

九章涉江云耶余車兮方林注云耶舍也洪校云耶一作低此低與彼耶聲義同蓋謂舍車而楛柱其較於地說文

札十二

八

車部云卻車抵堂為葦低與抵義亦同王釋耶為舍是也

洪謂耶無而釋低為屯則尚未密合別說以低為俛尤誤

舍義非 而釋低為屯則尚未密合別說以低為俛尤誤

肫莊本龜炮羔注云羔羊子也或曰血龜炮羔和牛五藏為

羔臠為羹者也二字莊洪校云一注云肫龜炮羔和牛

五藏臠為羹者也 案注或曰以下有譌審校文義或本

正文羔蓋作羹注當云或曰肫龜炮羹和牛五藏為羹臠

者也今本羹誤涉正文作羔又衍鴛為羹三字遂不可通

晉制犀比費白日些注云比集也費光貌也言晉國工作簿

某箸比集犀角以為雕飾投之嗚然如日光也 案王以

犀比為簿箸古書未見攷戰國策趙策說趙武靈王胡服

賜周紹黃金師比史記匈奴傳作黃金胄紕集解引徐廣

云或作胄毗索隱云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胄者犀聲相近

延篤云胡革帶鉤班固與竇憲書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此犀比疑亦指金帶鉤言之蓋本胡服武靈效之遂行於世以其原本出於趙故云晉制趙卽三晉之一也犀比

以黃金為之故得光費白日矣費賸字同

大招直贏在位近禹麾只注云贏餘禹聖王明於知人麾舉

第十直贏在位近禹麾只注云贏餘禹聖王明於知人麾舉

手也言忠直之人皆在顯位復有贏餘賢俊以為儲副誠

近夏禹指麾取士一國之人悉進之也 案荀子成相篇

云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

為輔直成呂氏春秋亦人篇又作真窺此直窺疑卽直成

也麾當為戲古字音近通用史記項羽本紀麾下禹麾言

禹與伏戲也荀子又云文武之道同伏戲語意亦與此略

同注義並穿鑿不足據

哀時命孰魁摧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注云言已為諛佞

第十四孰魁摧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注云言已為諛佞

所謂被過魁摧不可久止願退我身處於貧窮而已 案

魁摧義未詳竊疑當作魁堆堆形近而誤九歎遠逝云

陵魁堆以蔽視分雲冥冥而闌前注云魁堆高貌此亦言

高危不可久處故欲退身而窮處也莊子齊物論篇云山

崔本作嶮李頤云畏佳山

九思第十進惡兮九旬復顧兮彭務擬斯兮二蹤未知兮所

投注云紂為九旬之飲而不聽政洪校云惡一作思進惡一

作集慕莊本正九旬一作仇荀復一作退莊本正補注云

仇荀謂仇牧荀息 案此文當從別本惡作思九旬作仇

荀卽仇牧荀息與下句彭務為彭咸務光正相對故下文

總承之曰二蹤也復當作復復退古今字故一本作退退

與進文亦正相對以進退無主故下承之云未知所投也  
尋文究義不當如今本甚明九思為王逸自作注不知何  
人所補疑出魏晉以後此釋九旬為紂為九旬之飲蓋所  
據已足誤本洪興祖疑注為叔師子延壽所作則不宐有  
此巨謬殆不然矣

蔡中郎集高均儒校刊本 勞格讀書雜識校 羅以智舉

故太尉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非接使銜命之儀公封書以

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句 公離司寇 案此言郭貞以文章

得從輕比罪止鬼薪公則離刑司寇蓋即本傳所云坐事

為城旦漢書刑法志云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三歲

為鬼薪白粲是城旦重於鬼薪也漢志又云隸臣妾滿二

寇之刑此碑所云或即司寇本歲為司寇是漢自有司

刑然本傳云城旦必有所本 朱公叔諡議云前後三黜

一離骨靡又貞節先生陳留范史雲碑云用受禁錮君離

其罪朱議范碑離字高校 竝與此碑公離司寇文例相類

可以互證盧文弢校讀貞以文章得用句鬼薪公句鍾山

高羅諸校竝從之殊繆

復拜太尉如前遜位高校云前鈔本作月非是 案鈔本是

也此當作數月遜位本傳云光祿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

疾罷是也數與如草書形近而誤上文數億已上數鈔本

亦作如是其證凡數字鈔本多誤作如見後幽冀二州刺

詔問災異表賀錄誤 上章謝罪諸篇高校語

未公叔墳 篤斐不忘高云篤斐鈔本作謂督非是 案鈔本

是也此用左氏僖十二年傳文外集京兆尹樊德雲銘云

膺帝休命謂篤不忘督作篤者聲同字通書偽古文微子

之命采左傳亦云日篤不忘

降茲殘殃高云殘鈔本作篤 案楚辭大招王注云篤病也

鈔本是

汝南周遜世無悶高云遜鈔本作道非是 案依鈔本當是

道字道遜字通易遜釋文云又作道同錄

處士附深總麻部織入藝高云入字下鈔本有真字真字下

空格無藝字作織入真羅云劉後村詩話續集作探總麻

數剖織入真盧氏文弢校本同空格當杜麻字下蓋脫數

字深為探字部為剖字真為冥字之誤文耳且是文亦用

韻勞校 案盧羅校是也薦邊文禮書亦云心通性達剖

織入冥與此可互證

漢太尉其杜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高云侯鈔本作祐

無佐字 案鈔本是也祐當作佑此本作赤泉佑高與丞

相翼宣文正相儷彭城姜伯淮碑云其裔呂望佑周克殷

與此佑高義同姜碑佑字高本亦

尤執不貞高云尤鈔本作凡 案凡疑允之誤後司空文烈

允執國憲

文烈侯 誤錄所審言于碑高云言鈔本作書 案書字是

侯揚公碑命公作廷尉惟制之恤効施四方惟明折獄蔽罪

于憲之中高云鈔本無四方二字非是 案鈔本是也此讀

當以効施惟明為句即用書益稷効施象刑惟明也此皆

四字句不當增四方二字

琅邪王傳 規誨之策日諫于庭高云于鈔本及他本皆作王

案當作日陳王廷

參佐七德俾相大藩高云大藩鈔本作二蕃非是 案鈔本

是也碑云遷河間中尉取邪傳傳上高據俗本增王字非今從鈔本二蕃卽

指河間取邪二國而言也續漢書百官志云王國中尉一

人比于石蕃藩字通

劉鎮育賁之勇勢高云育鈔本作烏 案烏謂烏獲也鈔本

亦是

仁者壽立享胡考高云鈔本無壽字胡考鈔本作昭考非是

案鈔本是也此當作仁者宜享給考詩大雅黃考台背

毛傳云台背大老也鄭箋云考凍梨台之言給也大老則

背有給文爾雅釋詁云給背考老壽也方言云給老也秦

晉之郊陳亮之會曰考給郭注云言背文如給魚

猗歟將軍膺期挺生高云生鈔本作直非是 案生依鈔本

札十二

主

當作真與下仁臣軍協韻疑真見前

胡公 公旦納于台屋高云鈔本台作白 案白字是漢書蕭

望之傳云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

嘉不續于九有高云丕鈔本作燕非是 案燕蓋庶字之誤

藝文類聚四十六職官部引此碑正作庶

胡公 用補前臣之所闕高云補字下鈔本有贅字 案鈔本

是也補贅卽補綴也

癩記同乎富平周慎逸于博士 案逸軼通用喬本張本作

過義亦通博士疑博陸之誤此以張安世霍光爲況也漢

書光傳云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又云武帝遺詔封光爲博

陸侯陸俗寫或省作六校者不悟復臆改爲博士遂不可

通

杜盈思中高云中鈔本作冲 案冲當作冲中字誤外集樽

銘云盈而不冲古人所箴

太傅祠 三邦事盈高云鈔本事作惟 案惟蓋與上機密惟

前銘

清文正相麗鈔本是也

作此元輔高云鈔本此作漢 案漢字是

太傅安樂鄉侯 疾燄燄而口避氣微微以長浮銷精魂以遐

翔曾不可乎援留高云鈔本作氣微微以長沒消精魂飄以

迺翔留作招 案鈔本惟衍沒字耳餘皆是當從之消與

招爲韻

議郎胡公 迎棺舊土同穴此城高云鈔本城作域 案域字

是 光武濟 升于中皇高云于中鈔本作中于 案鈔本是也禮

札十二

主

記禮器云因名山以升中於天皇天義同

太尉汝南 兼動與神合契抗流行高云動鈔本作洞合作契

李公碑 契作合勞校云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作明略兼洞與

神合契疑 案文選注是也此抗流行句不可通抗上疑

當有抗文五字外疑翟先生碑云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

經兼洞填籍與此文可互證

激垢濁以揚清高云激鈔本作汰 案汰字是

陳陶索昏庫 承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司徒封公高云鈔本封

上聖社銘

下空一格 案封公二字不可通公字必明人臆補當闕

似言封

陳雷太守 公以手自繫陳辭謝恩高云繫張本作擊非是

案擊字是

其明二十一日遣吏奉章報謝高云吏鈔本作生無報謝二

字 案生即門生鈔本是也其明疑當為月

詔使謁者王謙送葬謁者各本缺據雜引顧廣圻校補高云鈔本謙字下空

格空格下有且字聞疑有闕文羅云謙下盧校增口且字

案此當作甲且送葬前漢交阯都尉胡府君夫人黃氏

神誥云天子使中常侍謁者李納甲且送葬是其證也

敦厚忠恕高云厚鈔本作率校遜 案率字是

京兆樊清流浸潤泥潦浮游高云潦鈔本作填非是 案填

疑填之誤

乃有樊君作人父母高云樊君鈔本作惠臣 案當作惠君

後云貽福惠君壽考且靈可證

郡掾吏張損用積財以贍疏族高云鈔本無用節財以四字

札十二

丙

作損則贍遺遊疏於族非是 案依鈔本當作損財贍遺

施於疏族濟北相府君夫人誄云敷恩中外施汝疏族高

本作推合

採孫翻以貞固之質高云採孫二字鈔本空格貞鈔本作頃

非是 案此文是中郎代翻作於例不當自譽貞固當從

鈔本作頃固採字亦誤當從鈔本缺

司徒袁公夫朝春政于王室躬桑繭于蠶宮高云政鈔本作

人馬氏碑銘 正躬桑繭作窮霜肅 案正字是

難夏育上言鮮 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

卑仍犯諸郡 異殊俗也高云鈔本河作慕活本作幕並非是內外鈔本作

外內 案活字本是也天設山河當作天設大幕幕謂沙

漠也鈔本作幕即下文云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正承

此文而言越幕即越大幕踰域當作踰城即踰長城度塞

即度塞垣也內外當從鈔本作外內下文其外其內亦即

冢此文

答詔問 又前詔書實核以主氣勢為官者踰時不覺司隸校

尉岑初考彥時哉取典計教者一人綴之如玉渚所戒誠不

朝鈔本作明羅引顧廣圻云哉當作哉 案以王氣勢王

當作玉即指霍玉也渚當依鈔本作者朝鈔本作明疑問

之誤此文雖有批誤大旨蓋言詔書命實核玉罪而玉氣

勢甚盛司隸校尉岑初考問之時考彥字疑當為謙聲之誤也裁取典

計一人籍之置玉不問故云釋本問末也誠不朝可知疑當作誠不問可

札十二

五

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閒親小加大引杜六逆 案貴治賤

當作賤妨貴引當作列此用左氏隱二年傳文

輔位重則上尊高云上鈔本作居 案居蓋君子之誤

被收并內阨陷高云阨陷鈔本作抗瀆非是 案當作阨瀆

和嘉鄂 禮公會大夫禮少半饋會禮並有雜人鈔本是也

禮公會大夫禮少半饋會禮並有雜人鈔本是也

禮公會大夫禮少半饋會禮並有雜人鈔本是也

禮公會大夫禮少半饋會禮並有雜人鈔本是也

禮公會大夫禮少半饋會禮並有雜人鈔本是也

禮公會大夫禮少半饋會禮並有雜人鈔本是也

禮公會大夫禮少半饋會禮並有雜人鈔本是也

禮公會大夫禮少半饋會禮並有雜人鈔本是也

薦太尉卓聞乘輿已趨河津高云已鈔本作化非是 案化

疑北之誤

宗廟送 古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父高云司馬祭祀志注

作古人據正重順慎重從喬本及張本徐本倒作重慎鈔

本未校正又脫考字 案鈔本與志注正同但挽正字耳

慎亦即順之誤

議高陽侯印 退伏賦歎復階朝謁高云退伏鈔本作恩過朝

謁鈔本作宰朝非是 案依鈔本則退伏當作恩過宰朝

亦當從鈔本

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 案北堂書鈔一

百三十一儀飾部引漢末雜事詔賜陳留蔡邕金龜紫紱

邕上表云邕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庸體之所能當也

札十二

去

即指此文容體當依彼作庸體 羅氏舉正以此

明堂月 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羅引惠氏棟云

今樂記無此文當杜河閒獻王所獻之二十一篇中又据

呂氏春秋古樂篇有其文以為即河閒樂記無疑 案呂

覽古樂篇云武王伐殷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

為作大武以樂記孔疏所載樂記二十一篇舊目校之疑

是樂作篇文

穎頊麻衡曰高云衡鈔本譌作術 案惠棟云衡疑作術

學 鈔本術即術之誤

月令 以驚蟄為立春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法也高云法

鈔本作設非是 案設疑說之誤

聊以應問 高本誤問羅引顧校從鈔本亦有說而已 案亦

當為示之誤

外紀上漢 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雖有

紀傳無續志者高云鈔本無止字非是雖鈔本作唯 案鈔

本竝是

輒先頓踣謹條諸志高云輒鈔本作謹非是謹鈔本作科

案鈔本竝是

釋 夫世臣閭子替御之族高云閱范書傳及鈔本作門 案

作門是門子見周禮小宗伯職亦見正集明堂月令論

外集 殷湯有甘誓之勒 案甘誓夏書與湯不相涉疑當作

日新即用大學盤銘文

琴操 孫星衍校本

琴歸 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 案循執疑當作脩摯

札十二

七

履霜 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 案邦封古音近字通御

覽羽族部引陳思王貪惡身論云管尹吉甫信後妻之讒

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亦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又人事

部引韓詩內傳云黍離伯封作也中郎蓋本韓詩說

箕山 日月運照靡不記睹 案記與認通淮南子繆稱訓云

目之精者可以消釋而不可以昭認鹽鐵論相刺篇云天

設三光以照記照記猶昭認也

文王 與我之業望來羊兮 案與當作與羊當作翔此謂豎風

皇之來也史記武帝紀云鳳皇來翔

儀鳳 鳳皇來兮百獸晨 案晨當為震與振通謂振奮而舞

也

龍蛇 龍蛇俱行身辨山墅 案辨徧通廣雅釋詁云辨徧也

信立退 去封立信守休芸兮 案封亦與邦通休當爲休之

俗字說文尊部云薺披田艸或从休詩曰既休茶薺說苑

篇云田畝荒穢而不休亦以休爲休與此同

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 案其思即期思也漢

書地理志汝南郡期思顏注云故蔣國廣韻七之期字注

云又姓風俗通有期思國

文心雕龍黃叔琳注本 紀昀評本 黃丕烈校本 元至正刊

徵聖文章昭晰以象離元本晰作哲馮鈔本注一元 案說

文日部云昭哲明也哲或作晰晰即晰之譌體此書多作

哲者用通俗字也易大有九四象云明辨哲也釋文云哲

又作哲易乾鑿度云虛無感動清淨昭哲昭哲亦即昭晰也後正緯明詩總術三篇

昭晰字元本馮鈔本亦並作哲今本皆譌彥和用經語多

札十二

六

從別本如前原道篇幽讚神明亦本易釋文或本元本如是黃注

本作贊願校據 易釋文正之 與此可互證

正緯第四偽既倍摘則義異自明黃注云倍疑作拮紀云疑作備

摘 案上文云今經正緯奇倍擿千里倍摘即倍擿字並

與適通方言云適悟也廣雅釋詁郭注云相觸迕也倍適猶

言背迕也紀校上倍擿云擿疑作適倍適齊曰背馳案黃

紀說並失之

第十 舜之祠曰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

頗形於言矣顧校云困學紀聞引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

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 案

尸子文見御覽八十一其田也作其田歷山也無祠田之

文今無可攷

誅碑第 揚雄之誅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

安有累德述尊而闕略四句乎注云摯疑成篇有脫誤 案

此謂揚雄作元后誅漢書元后傳僅撮舉四句非其全篇

也摯疑成篇摯當即摯虞益揚文全篇篇虞偶未見撰文章

流別遂疑全篇止此四句故彥和難以累德述尊必不如

此闕略也文無脫誤摯虞撰文章流別集見晉書本傳本

諸子第 篇述者益上古遺語而戰伐所紀者也元本作戰代

馮本活字 紀云戰伐當作戰國 案元本是也銘箴養氣

才略三篇並有戰代之文紀校非

陸賈典語 案典當作新新語十二篇今書具存史記賈本

傳及正義引七錄並同皆不云典語隋書經籍志儒家云

梁有典語十卷吳中夏督陸景撰亦見馬與陸賈書別彥

札十二

九

和益偶誤記也

論說第 仲宣之去代 案代當作伐形近而誤隋書經籍志

儒家梁有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即此去伐言去於伐藝

文類聚二十三引袁宏去伐論仲宣論意當與彼同

太初之本玄注云魏志夏侯玄字太初注玄嘗著樂毅張良

及本無肉刑論按本玄本無未知孰是 案本玄論張溥

輯太初集已佚攷列子仲尼篇張注引夏侯玄曰天地以

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子曰

彊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无能名焉云云與本無之義正

合疑即本無論之文無无玄元傳寫賈亂遂成岐互爾

平叔之二論注云魏志何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 案隋書

經籍志道家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世說文學篇



云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是二論即道德論顯較無疑攷晏有無為論見晉書王衍傳又有無名論見列子仲尼篇注又引何晏道論並舉無為無名皆道德經語殆即二論之細目與

詔策第十九 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注云賜太守元作責博士攷漢書改注本作責博進陳遂馮校云賜太守元版作責博士梅鼎祚所改也當作責博進紀云當作債博進改為賜太守似非 案疑當作責博于陳遂此陳遂負博進璽書責其償漢書所載甚明元本惟于字譌作士責博二字則不誤梅黃固妄改紀校亦誤讀漢書皆不足馮也

詩云有命在天明為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為輕命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注云按周官師氏職無此文 案此

札十三

干

據師氏職有掌以嫩詔王之文明以臣詔君為詔輕於命非謂周禮有為輕命之文也黃注繆

檄移第三 驅弛剛紀云剛疑作綱 案當作弛綱綱謂綱三寫成剛遂不可通呂氏春秋異用篇說湯解網令去三面舍一面與易比九五三驅失前禽之文偶合故彥和兼用之

惟壓鯨鯢抵落蜂蠶 案惟壓義不可通惟黃校元本馮本注本活字本並作推是也當據正

奏啟第二 卓飭司直肅清風禁 案飭疑當作約續漢書輿服志云宗廟皆服約玄劉注云獨斷曰約紺緇也吳都賦曰約卓服卓約即約玄也

神思第二十六 淮南崇朝而賦騷 案高誘淮南子序云詔使為離

騷賦自旦受詔日早會已上即彥和所本也漢書本傳云武帝使為離騷傳班固楚辭序說同王逸楚辭序又云作離騷經章句並與淮南序不同傳及章句非崇朝所能成疑高說得之

聲律第三 若長風之過嶺南郭之吹竽耳南元本注本活字本馮本並作東注云元作東葉循父改紀云東郭吹竽其事未詳若南郭濫竽則於義無取殆必不然 案葉校作南據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篇改也今檢新論審名篇云東郭吹竽而不知音袁孝政注亦以齊宣王東郭處士事為釋則南郭古書自有作東郭者不必定依韓子也但濫竽事終與文意不相應耳

比興第六 枚乘苑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開白雲 案枚賦

札十二

主

見古文苑焱焱作疾疾誤當據此正之

夸飾第七 論狹則河不容舫 案詩衛風河廣曾不容刀釋文云刀字書作舫廣雅釋器及釋名 彥和依字書作部云舫船行不安也从舟別省聲論若視與詩容刀字音義俱別

練字第九 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 案祀當作似詩周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毛傳引孟仲子說正義引鄭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又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即彥和所本也今所傳歐陽修輯本鄭譜殘闕無此二文

才略第七 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 案賦孟春蓋漢藝文志陸賈賦三篇之一選典誥當作進典語諸子篇云陸賈典語並誤以新語為典語也陸賈

傳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進選語詰皆形近  
稱善其書以新語進即謂奏進也  
而誤

札十二



圭

光緒乙未八月重輯正修版



籒文 籒文 籒文 籒文

丙辰五年  
冬月利成

瑞安孫詒讓

徹法攷

徹爲有周一代稅斂之正法而其名不見於周禮其見於論語孟子者與夏貢殷助三法並舉是必周損益二代特爲此制與貢助不同故得專是名且既爲當代之正法則必通行於畿內邦國凡稅斂悉取正於是皆可知也而漢以來說經者咸不能指其制鄭君注考工記匠人引論語孟子諸文而釋之曰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其注論語亦云什一而稅謂之

述一

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義雖與周禮注小異而其詰徹爲通則同後漢書陸康云徹者通也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與鄭論語注說略同趙岐孟子注則云民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徹者徹取物也王制孔疏引劉熙皇侃說同隋唐義疏家所述率皆不出此數說於其法制之詳殊異於貢助者未有能質言之者也今諦審鄭詰徹爲通蓋以貢什一助九一通二法以爲率故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是謂兼用貢助之舊法而無所損益也且謂其法行於邦國而畿內則不用是又不得爲天下之通法矣夫孟子綜論貢助徹三法而以爲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明徹之爲法必善於貢而不及助則其立法之大要與行法之細目必較然別異非徒沿夏殷

舊制可知況以一代稅法之正乃不行於王畿而唯  
 行於邦國其義亦有難通者非所敢信也至趙劉訓  
 徹為取則望文生訓其義尤廣無由推其法數且貢  
 助亦何非取於民而徹乃獨專此名乎然則徹之為  
 法其授田之通率與定賦之等衰將於何徵之與曰  
 徹之名雖不見於周禮而其法仍當於周禮徵之蓋  
 周禮為周政法之總會徹既為周稅法之正則周禮  
 一經凡稅斂之法雖不言徹而實則皆徹法之凡目  
 條例也綜而論之大司徒遂人三等授田土地夫百  
 畝中地二百畝下地三百畝即孟子所謂百畝而徹  
 也與貢五十助七十為畝法小異不足深論其定賦  
 之法與貢助不同者則有二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季

述一

二

之上下出斂法此以季之豐凶為稅法之差也載師  
 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  
 過十二尚有田賦之論此以地之遠近為稅法  
 之差也蓋無論井田與不井之田皆以此二法通計  
 之以校其贏胸而為斂法是謂之徹徹之云者通乎  
 季之上下地之遠近以為斂法鄭訓為通說自不誤  
 而以為通貢助則尚未得其義耳若然周之徹法或  
 有溢於什一之率乎曰非也蓋三代之稅法不同要  
 皆以什一為正然有有常率之什一有無常率之什  
 一夏貢之什一有常率者也周徹與殷助之什一無  
 常率者也司稼斂法其等數經無見文合以季上下  
 出斂法之文諦玩之其上者必有所增下者必有所

減而中歲則依正法可推而知也攷漢書食貨志引  
 魏李悝說百畝之收平歲百五十石而以上孰中孰  
 下孰小饑中饑大饑各依倍半之率為其所收損益  
 之等至其其稅則以平歲什一之稅十五石為正法  
 此與夏之貢法略同殷助則履其公田十畝所收而  
 盡取之是不必定以十五石而其率大略亦不相遠  
 周徹則當以歲之上下地之遠近消息之而孰之與  
 饑其增減之較不翅倍徒加以近郊以至都鄙其增  
 減之較殆不翅十倍矣今姑依李悝說而以司稼載  
 師二經參定其稅法之差如平稅百畝之收百五十  
 石則近郊稅十五石遠郊二十二石五斗甸稍縣都  
 三十石上孰收六百石則近郊稅六十石遠郊九十

述一

三

石甸稍縣都約百二十石中孰收四百五十石則近  
 郊稅四十五石遠郊六十七石五斗甸稍縣都約九  
 十石下孰收三百石則近郊稅三十石遠郊四十五  
 石甸稍縣都約六十石其凶荒則亦以三等遞減如  
 小饑收百石則近郊稅十石遠郊十五石甸稍縣都  
 約二十石中饑收七十石則近郊稅七石遠郊十石  
 五斗甸稍縣都約十四石大饑收三十石則近郊稅  
 三石遠郊四石五斗甸稍縣都約六石此其大較也  
 然鄭釋司稼以季上下出斂法云豐季從正凶荒則  
 損是謂饑歲稅以率減而孰歲則無所增其說亦可  
 通但以助法論之公田十畝上孰收六十石皆納之  
 公而鄭說徹法上孰從正止稅十五石是為四十而

取一輕於助三倍矣況據穀梁宣十五畝傳云古者稅什一豐季補敗是豐季必有增加之證鄭說雖足備一義究不若豐凶咸依率增減之爲允也若依徹法之稅斂司稼差以季或平或孰或饑約有七等載師差以地曰近郊曰遠郊曰甸稍縣都復有三等以三乘七爲二十一等上孰之歲贏於大饑者約四十四倍然此猶上地百畝之稅也中地則二百畝而斂以此數下地則三百畝而斂以此數更通區以三等則爲六十三等而大饑近郊下地之稅較之上孰都鄙上地之稅乃至百二十分之一其斂法之無定如是則徹之迥異於貢助者可知矣蓋徹法稅夫無公田則與助異而與貢同但貢法所稅之數有定歲無論

述一

四

豐歉地無論遠近必以此爲常額自非大荒弛征所斂必盈此數龍子所謂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是也若徹法則稅無常額恆以季與地參相校爲斂弛之衰龍子以有常爲貢之不善明徹爲無常之善法矣然周徹法雖無常而大較總不違什一之率故論語注亦以什一而稅爲釋而有若勸魯行徹哀公答以二吾猶不足明徹之率雖閒有出於什一之外者然終校什二爲少也若然徹之法既無溢於什一孟子何以善助而不及徹乎曰載師之法以地遠近爲差自近郊外皆略贏於什一而司稼之法以季上下爲差其數又難以豫定其輕重之數饑與孰既相去數十倍而一以司稼之巡視爲準所任或不得其

人則豐季容有隱匿之患凶歲又或有培克之憂則不及助法之公私殊區界域明白之善耳若然鄭匠人注以論語證徹之行於邦國而謂畿內用法之貢法稅夫無公田又引孟子證邦國有公田不稅夫其說亦有當乎曰鄭謂畿內無公田是也然司稼載師之法即畿內稅斂之法也其法無與夏貢同者則周畿內田制乃徹法之無公田非貢法之無公田也周邦國固行徹法而徹法本無公田故孟子云唯助爲有公田明非惟貢無是即徹亦無是也鄭既以周邦國爲行徹法而又云有公田不適自相違伐邪況徹法既掌於司稼載師內自近郊至五百里置地外則邦國九服當無不以是爲稅斂之通制斷無畿內不

述一

五

用而唯用之邦國者是可不必辯也蓋畿內有鄉遂溝洫都鄙井田之異而皆無公田邦國亦然故孟子說有野九一國中什一之異明徹法通於天下無畿內邦國之異其爲無公田亦同也然則大田之詩何以有公田乎曰是殷法之留遺於周者也蓋武王周公疆理天下物土之宜因民之所貫利而曲爲之制自有不能盡更其故法者斯固不可以一率論也況助本殷之正法而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是夏時已有公田爲助法之權輿徹爲周之正法而篤公劉亦云徹田爲糧鄭箋釋爲什一之稅是亦徹法之權輿蓋公劉當夏之末造雖未有司稼載師之法而其肇端實在彼時逮文武周公更斟酌損益之而其法大

備耳知助法之不必始於殷則可知徹法亦不必始於周而周雖行徹不妨兼存助法亦無足異矣九服之大疆索不同周承二代而貢助兩法容有沿襲而未能盡革者先王以俗教安不欲強更其區畛故周詩有公田之文非謂周邦國盡為公田也至孟子勸滕行助法則因戰國之初并徹法亦失其本制暴君行吏橫征無藝故欲復古助法以拯其弊非謂邦國本行助法亦非謂徹法有公田否則孟子明以公田屬之助何嘗以此為徹之本法哉蓋徹法之名著於論語孟子而其條目實備存於周禮自鄭趙諸經師未能發明斯義後儒遂溘然莫辨近惟姚氏秋農徐氏新田始據司稼之文以明徹之異於貢助者在視

述一

木

季上下為斂法為能以周經證周法惜於載師相地衰征之法咸未能甄舉則仍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況姚氏又謂以公田分授八夫合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則與劉趙所謂百畝之耕徹取十畝者大同小異不知周徹法有井田無公田也徐氏又謂徹與貢同法徹無公田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徹者通也言無公私之別則用鄭義而小變之不知徹者通於年之上下地之遠近非僅取無公私之別也若是諸義皆未能究其詳實此外翟說大都馮氏推測全無根據始無足論今謹據司稼載師兩職文以求徹之本制而後有周一代稅法之異於夏殷者可略得其辜較而論語孟子之義亦昭然若揭矣

徹法田賦什一之等衰表

上孰	中孰	下孰	平歲	小饑	中饑	大饑
上地六百石	四百五十石	三百石	五百石	七十石	三十石	
畝收	十石	一石				
近郊六十石	四十五石	三十石	十五石	十石	七石	三石
賦	石					
遠郊九十石	六十七石	四十五石	二十二石	十五石	十石	五石
甸稍百二十九石	九十石	六十石	三十石	二十石	十四石	六石
縣都石						
中地三百石	二百二十石	一百五十石	七十五石	五十五石	三十五石	十五石
畝收	十五石	石				
近郊三十石	二十石	十五石	七石	五石	三石	五石
遠郊四十五石	三十三石	二十二石	十一石	七石	五石	二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甸稍六十石	四十五石	三十石	十五石	十石	七石	三石
縣都	石					
下地二百石	百五十石	百石	五十石	三十三石	二十二石	十石
畝收	石					
近郊二十石	十五石	十石	五石	三石	二石	一石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三升	三升	三升	三升	三升	三升	三升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三升	三升	三升	三升	三升	三升	三升

遠郊三十石	二十五石	七石	五石	三合強	三合強
甸稍四十石	三十石	二十石	十石	斗	斗
縣都				斗六升	斗六升
				六合強	六合強

邶鄘衛攷

詩三衛之分國治於三監其原流分合略具於周書史遷既失紀其事而漢晉詩書大師亦未能究其詳實此不可不攷也周書作維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孔晁注云祿父封以鄩又云東謂衛殷鄘鄘上

述一

八

增一節字非其舊也霍叔相祿父依孔說管叔所治者為衛即在殷都之東武庚封殷霍叔相之二人同治鄩蔡叔又別治鄘此三人所治皆殷之故都也若然三監實分統三衛之地周書就方域約略區之為二曰殷曰東而詳舉其為監之人則又有四曰武庚曰管叔曰蔡叔為正監霍叔相武庚別為副監故作維於殷監兼舉蔡叔霍叔而大匡則云管叔蔡叔泉殷之監依宋本高似孫史略所引明三監有管叔蔡叔而殷則校定冷本說謬不可謂明三監有管叔蔡叔而殷則武庚與霍叔其治之故不質指其人也漢人說三監者亦有二說漢書地理志則以武庚管叔蔡叔為三監蓋以霍叔為武庚相不別治故不數而鄭君詩箋復以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皇甫謐帝王世紀說同

述一

九

則因武庚為殷後而霍叔為相實以監殷故去武庚而數霍叔此皆因周書作監者實四人數有羨溢故諸儒遂各以意為去取其說雖不同要與周書文固無悖矣王文簡經義述聞欲去蔡叔而以武庚管叔為三監蓋為俗本大匡所誤古亦無是說不足武庚之亂三衛皆畔周公平亂以其地封康叔作維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孔云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是康叔所治者武庚霍叔之故地書所謂殷孔所謂鄩中旄所治者管叔之故地書所謂東孔所謂衛也中旄古書別無所見孔亦無釋今以聲類求之乃知其即康叔之子康伯也史記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不著其名杜氏春秋釋例世族譜及史記索隱引世本並云名髦今本髦誤玉繩據杜譜宋忠謂即左昭十二季傳之王孫牟司校正是也馬貞亦謂牟髦聲相近今按旄與髦為同聲假借字中旄父亦即王孫牟也蓋周公以武庚故地封康叔實盡得三衛全境以其地閎廣難治故依其舊壤仍區殷東為二以其子弟別治之如晉文侯弟成師別治曲沃京周惠公子班別治鞏為西周君之比是中旄宇東雖專治其邑而仍屬於其父則與三監分屬微異逮康叔卒康伯嗣立而東遂不復置君故采詩者於三衛不復析別是三衛始則三監鼎峙中則殷東雖分二字而實統於一屬終乃夷東為邑而與殷并合為一其事可推跡而得也然自漢以來儒者於三衛分合之故咸莫能稽覈故鄭君詩譜謂成王殺



武庚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書疏引鄭不知康叔初封時已以子弟治二國不待後世始兼并也漢志則云三監叛周公誅之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鄘之民於維邑詩幽風孔疏云如志所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據孔推班服義雖知康叔已兼三衛非其子孫而亦未能實證其事則皆由不知中旄之卽康伯故不能得其詳也至三監分治三衛說者復多舛異漢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鄭詩譜則云自紂而北謂之邶說文邑部云邶故朝歌北有邶國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史記正義引帝

述一

十

王世紀則云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依班說邶邶衛爲舊殷而庸在其東中旄所治者卽庸也依冀皇甫孔說則在東者爲衛而殷爲邶庸中旄所治者卽衛也二說不同竊疑班說近是蓋中旄別封於庸因以爲稱猶康叔初封康亦卽以爲稱康伯卽庸伯也庸康聲類同古多通用史籍譌提遂并康叔康伯爲一實則康叔之康當讀如字而康伯之康自當作庸二字本異後人不察謂其父子不嫌同稱遂不能析別鄭書注以康爲謚號馬融王肅僞孔安國則以康爲畿內國名並詳詩儻依鄭說爲謚號則父子不宜同謚依馬王孔說爲畿內國則是康叔初封之采

邑逮封衛以後已易其舊國何得其子仍繫此爲稱二說於康伯殆皆不可通孔冲遠推僞孔意則謂康伯爲號謚康叔之康猶爲國而號謚不見亦強爲分別以圓其說非塙詰也今以周書世本漢志諸文參互校覈知康叔初封固已奄有三衛而中旄父爲康伯實卽庸伯蓋別治庸以屬衛如是則周公經理舊殷之政略及三衛先後分合之情事皆顯較可得其蹤跡或足爲治經攷史者釋一大疑乎

唐杜氏攷

左襄二十四季傳范宣子曰咎凶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杜夏爲御龍氏杜商爲豕韋氏杜周爲唐杜氏杜預注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

述一

十

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今京兆杜縣賈逵注國語則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見孔隋劉炫主賈說故規杜云杜於昭元季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昭元季傳遷實沈於大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語似尙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唐非豕韋之胤杜亦未必是後安知唐滅遷於杜也以上皆疏林願氏左傳杜解補正又申杜引竹書紀季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以爲之證今攷二說皆未爲得也蓋如杜說則劉累子孫既居魯縣又別居大夏魯縣之裔後代豕韋大夏之裔卽爲唐唐爲成王所滅乃遷於杜是則唐與杜各自爲國成非

魯縣之冑卽不得云豕韋國於唐杜兩注義實自相  
悟故光伯規以唐非豕韋之允孔疏曲圓其說以劉  
累之等卽謂累之子孫蓋欲明大夏之唐卽魯縣之  
裔所遷然玩累遷魯縣此居大夏之文彼此對舉杜  
實非謂遷魯縣之子孫復遷大夏孔說非杜意也至  
杜謂周成王滅唐遷杜則逸周書王會篇云成周之  
會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堂下之右唐公  
虞公南面立焉孔晁注云唐荀國名皆周成王弟唐  
虞二公堯舜後也攷堯後之唐公卽樂記所謂封帝  
堯之後於薊者與大夏杜縣咸不相涉劉累雖亦堯  
後乃其枝裔而武王所封者則其適冑累後非卽唐  
公也依王會說是成王所滅者又非彼唐公叔虞既

述一

主

與唐公竝列於會則非滅堯後之唐以封義據炳然  
不可搯也紀季雖出汲冢古文而今所傳者乃明人  
掇拾僞本此文未見唐以前人徵引殆不足據且塵  
云遷其民與杜說亦微不同此蓋作僞者采杜說以  
補紀季而讀之不審又失杜意顧氏乃援紀季以證  
杜說不亦疏乎實則杜雖親見竹書而此義自本章  
昭國語注晉語注云周堯上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  
唐於韋則又因昭元季傳成王滅唐之文而遷就其  
說韋生吳未豈得謂亦見竹書乎至如賈說武王封  
堯後於唐者卽隱據王會之唐公二國竝封於理雖  
可通然既分二國則唐自爲唐杜自爲杜宣子爲杜  
伯之後自述家世但數杜氏足矣何必更援唐耶今

以左傳周書諸文參互校釋迺知成王所滅以封叔  
虞者自爲晉陽之唐劉累之後所封者自爲杜縣之  
唐杜竊意杜本唐之別名若楚之亦言荆也案言之  
楚曰荆楚故唐亦曰唐杜是說也與賈韋杜劉皆不  
合而余讀史記則得一塙證焉秦本紀云寧公二季  
遣兵伐蕩社三季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徐廣  
云蕩音湯社一作杜史之蕩杜蓋卽唐杜也庚聲與  
易聲古音同部白虎通義號篇唐蕩蕩也說文湯古  
文唐从口易故唐杜通作蕩杜杜與社同从土得聲  
故又作蕩社也而說東記者因與亳連文之故遂謂  
蕩當音湯司馬貞索隱云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  
湯之肩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杜杜縣之界故曰

述一

主

湯杜殊不知此亳與湯都無涉湯都在偃師尸鄉見  
衍尚書古文在疏云亳者薄假借字史記秦本紀  
寧公三季與亳王戰正義引括地志在二原始平之  
界案在令陝西乃與唐杜接壤之國說文高部亳京  
兆杜陵亭也漢之杜陵卽晉之杜縣也遂者因事之  
辭蓋亳與湯杜同壤秦初伐湯杜未克次季伐亳勝  
之遂因此兵威稟勢滅湯杜非亳卽湯杜也封禪書  
云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社漢書郊祀志作杜三作  
壤故社主故周之右將軍顏師古漢郊祀志注引墨  
子謂社主卽杜伯漢地理志亦云京兆尹杜陵故杜  
伯國有周右將軍社主祠四所是漢杜陵卽杜伯國  
亳與蕩杜同在杜陵可證蕩杜卽唐杜矣或曰晉語  
訾福曰晉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竹書

紀季宣王四十三季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奔晉  
下距秦寧公二季當魯隱公八年凡七十三季何得其時尚  
有唐杜則疑宣王殺杜伯不必即絕其祀或別立支  
庶為唐杜君抑朱衣射部之後周人知杜伯無罪立  
隰叔兄弟之在他國者以續其祀使鬼不為厲皆未  
可知要知唐杜即蕩杜其杜杜陵今陝西西安府咸  
寧縣即漢杜陵  
非二國可無疑也

聘禮記異讀攷

聘禮致禮于客車米禾各有等數記釋其義云十斗

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鄭注云秉十六斛合文

藪為逾王篇口部餘余七切器又云二百四十斗注

云謂一車之米秉有五藪秉百六十斗加五藪八又

述一

西

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耗四百秉為一耗注

云此秉謂刈禾盈把之秉也明與上米秉筥積名也

一車之禾三耗為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稷也古文

稷作縷依鄭注此記當分為三節以斛藪秉三句為

一節此為車米數量之名二百四十斗句自為一節

則一車米之總數也與上十藪下四秉並不相關秉

筥稷耗四句又為一節則別為車禾數量之名秉為

刈禾盈把與上文米秉名同而數量復異此鄭讀鄭

義也此外異讀異義見漢魏古書者有四則咸合三

節為一而上下分并錯互不同雖皆不及鄭義之精

當要亦古禮家之佚詁學者所當知也今略攷之一

作十斗曰解十六斗曰庾穀作庚論語雍也包咸注  
史記集解引賈逵國語周

語韋注引唐固左傳昭二十六季杜十庾曰秉一百

六十斗二百作一百四十或可讀為六百四十斗則

為下四秉之總數義亦得通且四秉曰筥十筥曰稷

惟改二為六破字亦較少也

國語魯語韋注云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周禮陶人賈  
注云今文籒為逾即庾也又引小爾雅二十庾曰

秉秉一百六十斗也四秉曰筥六百四十十筥曰稷

六百四十斛也百斛也但經文三耗為車禾之數禾  
不可以解計不韋所據本藪作庾二百四十斗蓋作

知章作何解也

一百六十斗為釋上十藪曰秉之數而下文四秉曰

筥三句亦為米之積數與鄭說異與許君異義說略

同而文數則亦迥異也一作六斗曰斛十六斗

日庾十庾曰秉與韋同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引風俗

述一

五

通云斛者甬也甬六斗說文云庾二斛四斗二宋本  
以六斗之斛計之二秉二十六斛四斗宋本說四案

斛四斗即十六斗也秉二十六斛四斗宋本說四案

二十六斛四斗通一百六十斗也以下御覽未引疑  
為一百六十斗合本風俗遺殘缺無此文御覽所引

亦未全秉筥稷諸義異同無可攷矣若依韋許義推  
為百五斛六斗稷千五十六一作十斗曰斛此句說  
斛耗一萬五百六十斛也

以異義說稷禾二百四十斛六斗曰庾無十字數  
推之許君釋斛當無異說

庾曰秉六十二百四十斤米籒禾一秉之重數四

秉曰筥二百四十十筥曰稷二百四十十稷曰耗二百四十

說文禾部耗字注云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為秉四秉

日筥十筥曰稷十稷曰耗四百秉為一耗國語魯語

先王制土其歲收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載

師疏引五經異義云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  
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  
孔奭軒謂許本國語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以秉  
芻爲二百四十斤合於說文以稷禾爲二百四十斛  
是以秉爲六斛矣似合文唯作六斗曰逾而無十字  
逾卽庾也六斗爲庾十庾爲秉秉六斛二百四十斤  
也四十秉爲稷稷二百四十斛九千六百斤也禮學  
孔說深得許指蓋許破十六斗曰數爲六斗曰庾又  
破二百四十斗之斗爲斤爲米芻禾一秉輕重之通  
數以二百四十斤爲一秉而不論斛量則亦并三節  
爲一無米禾之異依其說則耗禾爲九萬六千斤三  
耗積二十八萬八千斤非一車所能載於禮經之義

述一

未

無當也一作十鍾曰斛十斛曰秉十六斗作十鍾  
名斛量廣雅釋器云金十曰鍾金六斗四升十曰斛  
六十斛十曰秉六百四秉四曰筥二千五百筥十曰  
稷二萬五千稷十曰耗六千依張說則三節亦  
當并爲一但二百四十斗句不知當作何解而一秉  
爲六百四十斛筥稷以下依文數遞增其積數尤鉅  
於經義更無當矣以上四家之說校文則有籩逾庾  
斛及斗斤之差異陳數則有十斗十六斗六斗及二  
百四十斗一百十六斗二百四十斤之外互審義則  
有數秉米禾之分合大小衰等相校遠甚咸與鄭注  
殊異韋許二家固明援禮經應張雖不主詰禮而推  
其根氏亦復無二賈胡兩疏咸不能綜述信爲疏闕

故爲甄緝著之觀與鄭義相參證爾  
禮記鄭注攷上

漢儒經詁合存者六家書孔安國傳唯鄭君三禮注  
最爲完備而於周禮校古書儀禮疊古今文尤極詳  
覈唯禮記注於記文異同多不著而注義亦間有疏  
悟今就覽涉所及略爲舉證數事以補陸氏釋文孔  
氏正義之遺闕有經本用正字而鄭本從後出增脩  
之字者曲禮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菱拜注云菱則失  
容節菱猶詐也釋文云菱詐也挫也盧本作蹲是盧  
植注本不作菱字攷公羊僖三十二季何注云介冑  
不拜爲其拜如蹲何說隱據禮記與盧本正合臧琳  
謂而如通曲禮蹲下不當有拜字今本誤衍是也今

述一

未

檢菱字不見於說文疑許君據禮古文亦不作菱至  
徐鉉新附始收菱字玉篇又部作菱云子對子臥二  
切拜失容也又詐也亦作菱禮記云無菱拜約曲禮  
有左氏成十六季傳又云潘庭之黨與養由其蹲甲  
而射之徹七札焉杜注云蹲聚左傳蹲甲義亦足爲  
盧本曲禮添一左證說文足部云蹲踞也廣韻二十  
也蓋拜則身屈曲甲亦屈曲而相迫竿許竿聲類同  
足似詐也誤此與蹲踞時身上下句曲要閒若挫  
折同潘黨等以甲摺疊七札而射之其上下札亦若  
挫折屈曲相迫竿故謂之蹲亦卽菱也甲札挫折相  
迫竿則成聚疊故杜訓蹲爲聚亦其引申之義然則  
曲禮此文蹲菱義雖並通而菱字晚出究不及蹲之

古況以公羊注及左傳校之則盧本符諡尤多似較鄭本為長也又有經疑用正字而鄭以借字釋之者曲禮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注云此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瓶也金工築治鳧栗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鞞韋裘也唯草工職也蓋謂作荏葦之器今攷此六工與考工記攻木攻金攻皮刮摩搏埴五工略同唯彼有設色之工此無之而別有草工鄭以為作荏葦之器竊謂荏葦之用甚少且木工亦足以苞之似不宐別專立一官攷說文艸部云草草斗櫟實也是草為櫟實正字其物可染阜疑染人亦可謂之草工即是設色之工若然則六工與

述一 考工正同

左傳昭十七季杜注及孔疏引賈逵說少到摩之工則以石工可附於或得備一義與有經疑土工也古制相治亦可互證用借義而注以正字釋之者玉藻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定墨卜人定龜注云定龜所當用攷周禮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二文略同彼占坼與此定龜事相當彼此互證竊疑此龜當讀為鳩莊子逍遙遊篇云宋人有為不龜手之藥者釋文引向秀云龜坼也是龜坼義同鄭讀如字訓為定龜所當用則與周禮不相合矣又有經字誤而鄭校易未允者檀弓齊穀王姬之喪注云穀當為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攷此篇云公儀仲子之喪司寇惠子之喪將軍文子之喪孟獻子之喪晉獻公

之喪滕成公之喪文例恆見皆無云告者鄭讀於義未塙竊疑穀當為聲之譌春秋時諸侯夫人多別為作諡如左隱元季傳魯惠公夫人聲子又襄十九季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駸聲姬皆以聲為諡此聲亦王姬之諡也聲漢隸或作穀與穀相似六朝俗書穀字又有作藥者與聲尤易相淆棍此字鄭作注時已誤故不得其解矣有經字不誤而鄭誤破之者玉藻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云省當為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獮田之禮今攷誓省即誓命之事不必破為省也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裕及其高祖注云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于猶空也空裕謂無

述一 廟裕祭之於壇

廟裕祭之於壇壇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大戴禮記朝事篇誓作省此云省於其君與彼省於天子義正同蓋謂大夫士有功於國得誓命於君故特賜以殷祭也于裕即周禮間祀之義于通聲近記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開可也注云古文開作于其證也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開祀追享朝享注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若然玉藻誓省之省亦當與大傳朝事義同典命曰誓大傳朝事曰省二字兼舉之則曰誓省義實不異若如鄭說讀為獮則典命朝事諸文不可通矣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誓命亦猶誓省陳祥道禮書謂玉藻省如字讀誓省謂祭祀服之以聽誓命省牲獲惠士奇戴震孔廣森宋綿初說同其說似較鄭為長而未盡也

蓋誓省事相因凡因祭發誓命事及命諸侯卿大夫  
策命亦多同謂之誓而君親視其事則亦同謂之省  
猶祭祀視牲與視朝同謂之視也王策命諸侯世子  
及卿大夫於廟皆親視其事故亦謂之省不必省牲  
鑊而後謂之省矣又有經文譌互而鄭注未及改正  
者襍記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  
爵弁一玄冕一衰衣一孔疏云公襲以上服最在內  
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衰最外而  
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親身也又云纁裳一者  
賀云冕服之裳也可驚毳任取中間一服也疏孔  
疏今攷喪禮通例襲服皆以衰衣卑服在內此卷衣  
即衰冕服乃冕服之最尊者反在玄端之內既非其

述一

手

次且衰衣在玄冕之上亦咳有衰衣則又有重複之  
嫌於義復難通也纁裳賀瑒以為冕服則亦與玄冕  
無別且列於皮弁爵弁兩服之間尤非其次攷士冠  
陳衣爵弁皮弁服之後次以玄端服士喪陳襲衣則  
爵弁皮弁服之後次以祿衣彼疏謂祿衣當玄端竊  
謂以子羔襲服有素端復有祿衣推之則禮殺者有  
祿衣即無玄端禮隆者或玄端祿衣不嫌兩有疑此  
卷衣當為充衣兌與卷形近而誤兌衣即稅衣之省  
禭記夫人復稅衣亦即祿衣此文在玄端之下子羔  
榆狄稅衣即祿衣亦即祿衣此文在玄端之下子羔  
之襲祿衣與素端相次其敘亦正同至纁裳則當為  
章弁服故次於爵弁而加於皮弁詩朱芾斯皇箋云  
天子章弁服朱衣裳孔疏引定本作朱衣纁裳是也

鄭不知卷為字誤又未明釋纁裳之義故賀孔諸儒  
竝不得其解矣又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章夫人  
視世子而踊注云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  
為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視從君也攷此章經注  
竝難通上文大夫士既殯而君往云君稱言視祝而  
踊注云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以相比例則視而踊  
者必相禮之人世子之相夫人於禮經無見文后弔  
諸臣之妻世子必從亦無見文且夫人之有世子與  
否未可豫定世子或幼則又未必能相禮儻無世子  
或有世子而幼將無所視而踊矣況世子之與祝貴  
賤不倫即合有世子而長能相禮以儲副之重而猥  
令襍廁於婦寺之間以其擯詔之役於禮意亦殊未

述一

手

協此皆有難通者竊謂此世子實當為世婦周禮春  
官世婦宮卿云詔王后之禮事又云王后有擗事于  
婦人則詔相然則后夫人有禮事則世婦詔相正其  
專職與王弔財視相禮此視即喪禮周禮喪  
同足以明之此文注咸無釋疑鄭本已如此蓋其  
誤久矣

禮記鄭注攷下

禮記鄭注今世所存宋撫州公庫本為最善陽城張  
氏景刊行世顧千里作攷異阮文達作校勘記皆據  
以為正本然此注隋唐以來已有錯互顧阮諸家亦  
能盡正也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鄭注  
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杜佑通典引內則注

宋本禮記注疏竝作謂夫之室孔疏云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則孔所據本似亦作夫之室諦繹鄭意蓋欲見側室非妻所居之燕寢故以夫之室別白之其義似校今本為長惠顧阮三家亦竝從之然攷大戴禮記保傅篇七月而就寢室盧注云寢室郊室次寢寢也郊交宴燕字並通次下寢字今本譌作室从丁肅校正亦曰側室自王后以下有子月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月震本毛詩彤管傳文丁肅校改辰未塙又諸侯魯廟篇注亦云郊室門郊之室盧說似正本內則注義若然則北朝本已與今本同不作夫之室蓋南北禮家所傳不同盧孔各據所見為釋也依孔本則側室謂夫之別室依盧本則側室謂夾燕寢兩

述一

幸

旁之室二義竝通未能定其孰是也樂記說古樂云大章章之也注云堯樂名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周禮曰大咸孔疏引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案周禮曰雲門大卷大卷在咸池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知周別為黃帝樂名雲門者以此樂記唯云咸池大章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樂之首故知別為黃帝立雲門之名也至於大卷之上加雲門者以黃帝之樂堯增脩者既謂之咸池不增脩者別名大卷明周為黃帝於不增脩之樂別更立名故知於大卷之上別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知黃帝之樂堯增脩曰咸池者以禮樂志云黃帝

曰咸池今周禮大咸在雲門之下大韶之上當堯之代故知堯增脩曰咸池也審校孔意即用熊說大指因周禮大司樂六樂云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大咸咸池堯樂也彼無大章有大卷而以大咸為咸池屬之堯樂兩經義不同故謂大卷咸池皆本黃帝樂堯用大卷改名大章而不脩脩咸池而不改名周人以未脩之大卷歸之黃帝而復其故名又加以雲門之稱以已脩之咸池專屬之堯而別謂之大咸大司樂賈疏說亦同此義疏家展轉推演欲以彌樂記與周禮之舛迕其心亦良苦矣今攷唐初本此經注蓋多不同諦審注意於大章云周禮闕之則鄭直謂周禮無此樂竝不

述一

幸

以此當彼大卷可知其下又云或作大卷者乃後人所增非鄭注之舊據孔疏云云周禮闕者言周禮無大章故云闕之此本云周禮大章曰大卷言此大章當周禮之大卷也蓋孔所見別本樂記注周禮闕之四字作周禮大章曰大卷孔兼存異本故兩為之釋是孔本亦本無或作大卷四字也禮記釋文於咸池注周禮曰大咸下云一本作大卷卷音權此復一別本次句注周禮曰大咸作周禮曰大卷迺別以咸池為大卷與孔所見別本以大章為大卷者又異蓋陸本樂記前注中亦無或作大卷四字故於次句注大咸下始據別本見大卷之名并為發音若如今本大卷已見大章注中則宜發音於前合既不然足證

本亦無此四字矣至孔引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乃熊氏發問而自申之下云知周別為黃帝樂名雲門者又云知於大卷之上加雲門者文例正同並非鄭注本有此義也竊謂大司樂大卷與此大章本不相涉鄭此注亦止謂堯脩咸池本無堯改大卷為大章之說六朝義疏家欲強為傳合乃以大卷當大章而有脩改之說繳繞紛互殊非鄭指後人讀經注者不能質定其是非遂以義疏家斡旋之語羈入注中故陸孔同時而所見本互異賈公彥所見本則已竄入四字與今本同蓋皆誤本不足依據此二注文並錯異而其流傳咸遠有耑緒與俗本沿譌不同者學者精攷其異同之迹而不必以臆說曲為彌縫斯為

述一

孟

善治經者矣又曲禮童子不衣裘裳注云裘大温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孔疏云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故並不著也今攷此注不衣裘裳當作不衣裳蓋鄭以裘大温云云專釋不衣裳之義又以便易專釋不衣裳之義二語不相兼也孔釋注亦惟云若著裳則不便不兼及裘可證今本衍裘字則不可通此則宋以來版本之誤全書類此者當復不少未及悉校也偶讀張氏景宋本拉襍記之以質世之治鄭學者

聖證論王鄭論昏期異同攷

康成詮釋諸經漢魏之際盛行一時羣儒望風景附咸名鄭學惟王子雍以通才閱覽起與為難乃至偽

託家語以為左證故有聖證論之作蓋欲以難鄭樹職志遂不憚妄託聖言其伎盤亦甚矣以司馬氏外戚之重故其學盛行於晉初然鄭里再傳弟子馬昭之徒猶堅守師法援經發難治王學者孔晁輩又難馬申王張融復參合鄭王折衷其說以為評雖是丹非素不免黨伐而矛盾相持各有義據不可誣也聖證論唐以後久佚經疏援引零章斷句無由攷其義指惟周禮媒氏疏載王肅難鄭君昏期之說甚詳并備引馬昭孔晁張融等論難之語猶足見聖證論舊本梗概但仲春昏期王鄭之論通典所引馬昭申鄭有三難孔晁申王有二答各依馬難為對賈疏樛栝其語合馬氏三難為一復深沒其名孔氏二答又止

述一

孟

載其一文句亦多賈亂譌舛讀者卒不得其耑緒然賈所引張融評又校君卿所引為完臧玉林經義疏記略為校正而未盡也今備錄賈杜兩書以著諸儒論難之略更為補正譌掄以詒治經者近馬國翰輯疏舛合置不論

賈疏引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臧曰見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臧曰家語作而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



亦不是過臧曰家語作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  
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  
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秋之月者所謂言其極  
法耳

通典嘉禮男女婚嫁季紀議云鄭玄據周禮春  
秋穀梁逸禮本命篇等男必三十而娶女必十  
五乃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為男十六  
可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言其極耳又按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男子季十六而精通  
女子十四而化育是則可生人矣而禮男必三  
十而室女必二十而嫁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  
言其極耳不是過也男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

述一

妻

端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又曰孔子季十九  
而娶於宋之升官氏按升官當作并又曰孔子季七十  
三而終伯魚季五十先孔子而卒而服經有為  
夫姊之長殤據此王鄭之說義並未明案杜氏  
釋枯聖證論語據此則肅難鄭尚有孔子十九  
而娶及伯魚五十先孔子卒二證賈疏所引不  
也  
昭曰禮記本命曰臧曰見大中古臧曰舊脫古字男  
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臧曰合大戴禮記補男  
也  
也盧注合於五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  
於三五合於八也尚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紵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  
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

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臧曰見  
季尹更始云臧曰西漢說穀梁者字翁君男三十而  
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  
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案此盧子幹內則三十而  
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  
三而嫁經有夫姊之長殤臧曰舊誤作夫婦茲  
既元曰按喪服經總麻章有為夫之姑姊也舊說三  
之長殤引之者謂三十而娶則不當有姊也  
十而娶而有夫姊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伏溺  
而殤之盧氏以為衰世之禮也臧曰蓋本馬季長關  
昭難肅據喪服夫姊  
之長殤定嫁娶期也  
張融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句踐蓄育人  
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臧曰國

述一

妻

上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如是足明正禮男不  
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案此張  
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融評語  
王肅論云吾幼為鄭學之時為謬言尋其義乃知古  
人可以於冬孫志祖曰御覽五百四十一婚姻類引  
脫誤詒讓案杜臺卿玉燭寶典二引聖證論云鄭氏  
以二月為嫁娶之時謬也詳尋其時古人皆以秋冬  
未句與御覽同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臧云二  
於即秋字之誤月詩東門之楊其葉案御覽引詩毛傳曰  
案御覽引詩毛傳曰御覽案御覽引  
傳曰案御覽引御覽案御覽引  
參也十月臧曰案毛傳本云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無  
此十月二字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  
即王肅所加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臧曰此  
在天又云時尙暇務須合昏因案據通典當作三  
姻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臧曰家語云

育之始此疑當作娶妻入室長養之母亦不失也孫  
而為生有之始卿曰子大略篇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藏曰荀子云冰  
御揚注內謂妾御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此作殺止  
恐因下引韓詩傳而誤論議案玉燭寶典引亦作止  
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  
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而逆女冰  
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遠也案此段各書並未引  
華子語見春秋繁露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為期韓詩傳  
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為此驗也而玄云歸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時來歸  
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日旭日始且  
何用哉藏曰此肅設為詩以鳴雁之時納采以昏  
舊作感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  
今改

述一

美

者於是時也案此字據玉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盡  
此月矣故急期會也案盡此月矣賈引作非此日也  
又刪故急期會也五字今據玉  
補實典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  
泮而農業相對今家語作農桑注云正月農事起  
者采桑與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春班爵位  
也藏曰舊作秋班時位誤也家語作春班爵位東門  
頌所加以難鄭者藏曰舊作秋班時位誤也家語作春班爵位東門  
通典嘉禮嫁娶時月議曰按鄭元嫁娶必以中  
春之月王肅以為秋冬嫁娶之時也仲春期盡  
之時矣孫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孔子家語  
云羣生閉藏於陰而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  
偶男女窮天數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

洋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焉又云冬合男女春

班爵位皆謂順也

詩曰藏曰以下皆馬昭難肅之辭論讓案據通典此  
為馬昭弟二難在商頌月令一難及孔晁弟一  
次曰通典作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藏曰野春日遲  
遲女心傷悲藏曰七月論讓案據通典此下語綯束  
芻三星在隅藏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藏曰我  
于飛燿燿其羽藏曰此皆與於仲春嫁娶之候十一  
詩殷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藏曰月令仲春玄鳥  
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玄鳥生乳之月  
以為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凡此皆與仲春嫁  
娶為候者也案據通典此為馬昭弟一難在弟二難  
八字此下又有孔晁答藏曰馬申王語賈疏亦佚之

述一

美

夏小正曰藏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妻藏曰今夏小正  
娶之時秋以為期藏曰此淫奔之詩案通典此亦馬  
昭弟三難無藏曰  
夏小正曰二月緩多士女藏曰夏小交昏於仲春易  
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六當作六案通  
典鄭說作六五之五爻辰在卯春為陽中萬物以生  
正作六個校止藏曰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  
生者嫁娶之貴藏曰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皆說  
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隨從藏曰卿大夫  
行隨從藏曰在塗見采蘩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舊說藏曰云士如歸妻我尚及冰未泮  
舊無今補定納其篇義云謂詩序嫁娶以春陽氣

始生萬物嫁娶亦為生類故管子篇時令云春以合男女賦曰當作時令篇云合管子開論讓案合管子男女幼官篇云春十二清明始卯合男女疑即此文融謹案春秋魯夫人與當作逆通嫁女四時通用無識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後世男女以及時盛季為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之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嫁娶也以仲春著在詩易夏小正之文且仲春為有期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賦曰當作無仲春為期盡何自違也賦曰也字當家之言以春秋四時嫁娶何自違也賦曰也字當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詩易禮傳所載咸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賦曰箋曰道中始有綢繆賦曰箋云也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見星不見嫁娶之時也合我東新於野乃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賦曰有女懷春箋云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

述一 幸

有貞女思仲春倉庚于飛耀耀其羽賦曰箋云倉庚以禮與男會仲春而鳴嫁娶之候賦曰春與男會春日遲遲樂與公子同歸賦曰箋云春而鳴嫁娶也歸之始有與公子同之歌小雅我行其野蔽芾其樛賦曰歸之始有與公子同之歌小雅我行其野蔽芾其樛仲春之時嫁娶之月賦曰仲春之時嫁娶之月之歎此春娶之證也禮諸侯越國娶女仲春及冰未散請期乃足容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之女不能待季故設秋迎之期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季習亂思治故戒賦曰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其時未落喻始衰也謂季二賦曰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其時十春盛而不陳晉棄周禮為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賦曰十春盛而不陳晉棄周禮為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賦曰及仲春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箋云楊葉時男賦曰及仲春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箋云楊葉時男三月中也與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又唐風序賦曰三月中也與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又唐風序評語

玄說云嫁娶以仲春既有羣證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云春不暇待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悲蔽芾其樛喻遇惡夫耀耀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玄用仲春為正禮為密也案據此為孔晁弟二答

在馬昭弟二難後

通典嫁娶時月議注引馬昭非肅曰周禮仲春合會男女殷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祀於高禘玄鳥孚乳之月以為嫁娶之候

又引孔晁答曰周官云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謂霜降之候冰泮之時正以禮婚者也次

述一 幸

言仲春合會男女奔者不禁此婚期盡不待備禮玄鳥至祀高禘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

又引昭又難曰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樛倉庚于飛耀耀其羽凡此皆興於仲春嫁娶之候

又引晁曰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侍從夫人蔽芾其樛喻行遇惡人耀耀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玄據期盡之教以為正婚則奔者不禁過於月

又引昭又曰肅引經秋以為期此乃淫奔之詩

矣

又引張融曰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舊說六五爻辰在卯春為陽中萬物生育嫁娶  
大吉也春秋魯迎夫人四時通用家語限以冬  
不符春秋非孔子言也三代嫁娶以仲春為期  
盡之言且婚姻而合德天地配陰陽會通之數  
合於春女樂與公子同歸之志符於南山採薇  
之歌協於我行蔽芾之歎同於行露厭浥之節  
驗於夏小正綏多士女之制不殊咸泰之卦暢  
於周禮仲春之令矣

大夫葬用輜異讀攷

喪大記云君葬用輜又云大夫葬用輜鄭注云大夫

述一

十一

廢輜此言輜非也輜皆當為載以輕車之輕聲之誤  
也陸氏釋文云輜依注音輕市專反王勅倫反依陸  
氏說王肅讀此經輜不破字則大夫葬用輜句不知  
其說云何攷荀子禮論篇云輿藏而馬反示不用也  
楊倞注云輿謂輶軸也國君謂之輜引此經為證則  
亦讀輜如字謂諸侯葬時窆時載柩於輜也又引大  
夫葬用輜作夫人葬用輜蓋即因其與大夫廢輜之  
文相妨故破大夫為夫人此必唐以前之舊說亦從  
輜不破字與鄭不同或即用王肅義乎但又破大夫  
為夫人則又與陸不同以下云士葬用國車推之則  
上文實當作大夫鄭讀自不可易楊說殊不埒以其  
為唐以前異讀聊復記之

子莫學說攷

孟子告子篇以子莫執中與楊墨同論則子莫必戰  
國時聞人碩士能以學說自名其家然自來無有能  
知其人者趙岐注則云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  
專一者也其說殊無義據余博徵之先秦諸子遺說  
而以聲義推合之竊意其即魏公子牟也牟莫聲類  
同方言云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  
努力者謂之侔莫是牟侔與莫一聲之轉疑子莫即  
子牟之異文抑或牟字子莫要近是一人矣荀子非  
十二子篇云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  
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  
是它踰魏牟也韓詩外傳亦有此文惟它作范楊倞注云魏牟魏公

述一

十一

子封于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  
曰先莊子莊子稱之合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  
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  
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魏  
文侯子據季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  
未知何者為定也以上並楊氏說今攷列子以子牟為魏之  
賢公子又嘗封於中山然非文侯子張湛說不足據  
楊倞糾之是也其言行自荀卿書外又見戰國策趙  
策列子仲尼篇莊子秋水讓王篇呂氏春秋開春審  
為篇淮南子道應篇甚詳雖未明揭執中之義然漢  
志列其書於道家莊子載其與公孫龍相難列子又  
有申公孫龍之說則其學說當在道家名家之間無

所偏主荀子謂其縱情性安恣睢至斥為禽獸之行  
殆樂生玩世純任自然而放浪形骸若子桑伯子之  
贏處所謂同人道於禽獸者蓋已開魏晉王何稽阮  
之先其持論調和聊合不拘一隅故於為我兼愛兩  
無所取而孟子又謂其執中無權明與儒家時中之  
道亦舛馳不合西漢時其書尚存四篇執中之說容  
有見於其中者自東漢以後其書亡佚梁七錄已趙  
邠卿迺定為魯人說固未足馮而劉熙綦母邃諸  
儒詰孟子者亦皆未有所見要孟子以子莫與楊墨  
鼎足而三而荀子論十二子又首舉子牟其持之有  
故言之成理者殆亦戰國時一巨子與

述一

毒

籓高述林卷二

加席重席說

瑞安孫詒讓

禮經陳設筵席之法有二有加席鄭周禮注所謂藉  
上有重席鄭所謂鋪陳曰各自為等數不相道襍故  
司凡筵說加席者不涉重席禮器說重席者亦不涉  
加席而說禮者不能研覈輒以為牽傳強合二者為  
一遂如治絲而棼矣今為別白之曰凡異席而增益  
設之者為加席司凡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  
諸侯王位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  
先王昨席亦如之此三種席有二加也諸侯祭祀席  
蒲筵纘純加莞席紛純昨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

述二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此二種席有一加也又云甸  
役則設熊席凡喪事設葦席其柏席用荏蒲純此一  
種席無加也禮公食大夫經宰夫設筵加席記云司  
宮具凡與蒲筵常繙帛純加荏席尋玄帛純又云上  
大夫蒲筵加荏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此亦二種席  
一加也鄉飲酒禮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席于賓東  
鄭注諸公大夫有諸公則辭加席鄉射禮大夫辭加  
席同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小臣設  
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若有諸公席于阼階西  
北面東上無加席大射儀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  
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又諸公無加席  
與燕禮同此有加席者為二種席無加席者皆止一

種席也凡此皆加席之見於經者也凡同席而重案設之者為重席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又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亦謂諸侯也書顧命云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西夾南嚮敷重筓席玄紛純亦謂王禮五重也鄉飲酒禮遵者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燕禮主人獻鄉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辭重席大射儀同曲禮亦云客徹重席主人固辭此謂孤卿三重大夫以下再重也凡此皆重席之見於經者也凡加席自一加至再加為最隆無三加以上重席者自再重以上至五重為最隆一席則不成重故經無一重之名下鋪之筵有重

述一

二

無加上藉之席有加無重生人之席有不加無不重不重者禮器所謂鬼神之祭單席是也經典凡生人席有加者其最下之筵皆重席不待言也若然天子席五重司几筵設莞筵加纁席又加次席者蓋初設莞筵五重後加纁席再加次席皆不重一正二加凡七席也顧命重篋席底席豐席筓席皆以一席五重設之而上則無加席也天子臥席當亦兩種席一加故詩小雅斯干云下莞上簟蓋下鋪莞筵五重也單席不重凡六席也周禮玉府掌下在席也單席是也凡在上之加席皆不重故云單席也單席非無加之謂也斯干孔疏謂天子以下至士臥席同然臥席下莞筵皆不重亦三諸侯席三重司重大夫士亦再重上單席皆不重此可證凡筵祭祀設蒲筵加莞筵昨席莞筵加纁席初設蒲

筵莞筵皆三重後加莞席纁席皆不重一正一加凡四席也燕禮公席有加其甸役熊席喪事葦席荏席為鬼神設則皆無加亦不重禮記大饗君酢席三重者此謂諸侯饗賓亦莞筵三重也卿大夫席再重孤卿殊異之或三重公會大夫禮蒲筵加荏席初設蒲筵再重後加荏席不重一正一加凡三席也鄉飲酒禮大夫射儀鄉飲酒禮公席三重者公即大國之孤公會記注云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也然則孤席亦初設莞筵三重後加纁席不重一正一加凡四席也若鬼神之單席則不重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加莞席此為生人設者有加席又有重席為鬼神設者則唯有加席無重席單席者不重之名不

述二

三

害其上之有加也若然生人席無貴賤皆無不重是禮器大夫再重為最少之數命士以下不可復減金齋謂禮器不言士之席以士所謂禮窮則同也少牢正一席不可言重故略之誤所謂禮窮則同也少牢亦無加文蓋亦當再重而不加賈公彥誤以加席為即重數遂謂彼禮唯一重席不知一重即是不重之單席生人席無是法也是故禮經通例各依爵次為重席之數而禮隆則有加禮殺則無故燕禮賓及諸公皆無加席鄭注云無加席燕私禮屈也燕禮以大夫為賓諸公亦無加席者筵上無所加非無重之謂也重席為禮之正加席則為禮之盛故不敢當盛禮則有辭加席者如鄉飲酒禮遵席大夫有諸公則辭加席委

于席端公即大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鄉射禮同辭加席者辭筵上之席而非辭其下之重筵也重席雖為正禮若有所謙則亦有辭之者如鄉飲酒禮遵席公三重公升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注云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燕禮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大射注以為辟君案此疑亦謙辭重席者辭其在下筵之重數而非辭其上之加席也且於同席多重中辭去其一辭重席者又非唯藉單席也凡辭重席者必三重以上鄉飲酒之公席本有三重辭一席者於三重席中去其一重尚有再重在大夫止再重若使徹去一席則成單席矣故公辭重席大夫則不辭重席而辭加席注云加席上席也明所

述二 四

辭者上之加席其下重筵固不辭也以此證之燕禮輕大夫為賓及諸公皆無加席則卿亦無加席可知而司宮猶為卿設重席以鄉飲酒諸公例之燕禮及大射之卿疑亦三重席故辭重席即徹之若止再重是不可徹則亦不當辭矣注云辟君疑因君席亦三重但上有加耳卿雖無加而猶不敢同君三重席故辭即徹之依禮器說三重為諸侯之正法則狐卿疑當同大夫再重今殊異狐卿特盛其禮亦為設三重故有辭徹之法若正禮則不必辭亦不可也若然諸侯正法三重殊異之或上公亦可增為四五重但經於此可證加席隆於重席故加席初設無見文耳於此可證加席隆於重席故加席初設時或即無之重席則必待其辭乃徹也鄭燕禮注說卿辭重席云重席重蒲筵縹布純也重席雖非加猶為其重累去之辟君也其分別重席加席甚明而釋

鄉飲酒不去加席云大夫席再重又釋鄉射禮不去加席云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凡再重席再降即不重矣不可言一重是又有加席為再重無加席為一重其說遊移不定義疏家不復能辨遂牽合玉藻天子諸侯大夫重席之數以釋禮經之加席如司几筵王席下五重筵上二加凡七席其祭祀為神設席下莞筵亦不重則止三席然與諸侯席三重實不同而禮器孔疏引熊安生說以司几筵王席一正二加即為三重謂彼祭祀專據時祭故止三重禮器天子五重為指大禘其禘祭則四重又司几筵諸侯祭祀及昨席皆下三重筵上一加凡四席與禮器諸侯三重及君三重席之文不相礙也而熊氏亦謂彼蒲筵莞

述二 五

席即為二重為時祭及禘祭席其大禘則諸侯當如禮器所云三重席諸公當四重席此諸公為五等禮器為孤賈公彥孔穎達皆從之依其說則天子三席諸侯二席禮成非盛既菲五重三重之文神席則天子一正二加諸侯一正一加亦為重又違單席之義進退失據其義明矣而孔氏又據熊義以釋顧命四重席謂依司几筵三重席筵席下當有纁席與莞筵二重其底席豐席符席亦然但不能定其為何席不知王席當五重顧命四坐分陳四席並為五重席其上則無加席也凡此諸義皆由不知加席專指上席而言不係乎下筵之重與否重席又專指下筵而言亦不係乎上席之有加無加與重各自為等數強

合爲一必不相協削趾適屨舛迕彌甚六朝義疏家  
惟皇侃釋禮器君三重席云三重者有四席謂鋪莞  
筵三上加纁席一據司凡筵諸侯昨席其說最精析  
近代經儒則張稷若亦知加席重席有異席同席之  
別而未能大畧其義此外諸家各以意爲之說繳繞  
糾互皆不能得其要領如陳祥道說司凡筵王席則  
謂所加次席纁席皆重與下莞筵而五諸侯纁席亦  
重與下蒲筵而三以傳合禮器之文是謂有重席無  
重筵正與禮經相近近金誠齋又謂禮器天子席五  
重諸侯席三重即司凡筵之五種席三種席是以一  
種爲一重不知周禮王五席諸侯三席不同時並用  
且又何以處顧命之四席乎今謹據司凡筵加席禮  
器重席而以禮經疏通證明之俾知加數與重數兩  
不相涉亦兩不相礙而後禮經筵席之等例巋然可  
說矣

述二

六

三門兩邊皆築臺起屋惟雉門在三門之中築土特  
高爲一觀觀亦謂之闕穀梁桓三季傳所謂闕門是  
也魯雉門復僭天子禮爲雙闕經所謂兩觀是也內  
而路門外而庫門則皆爲臺而不爲闕禮記所謂臺  
門是也左定三季傳云邾子在門臺臨廷說文云廷  
朝中也經典凡言廷者皆指路門外治朝之廷其路  
門內內朝之位則謂之庭兩字殊別邾子登路門之  
臺故適外臨治朝之廷也又公羊宣三季說晉靈公  
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內朝  
即路寢庭之朝凡常朝皆於治朝不於內朝則不必  
入路門靈公特使諸大夫入內朝則必由路門而入  
故得於門臺之上彈之公羊之臺上即路門之上明

述二

七

臺下說  
春秋文公十八季經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穀  
梁傳云臺下非正也諸家傳注皆不言臺下爲何地  
以諸侯門制攷之臺當即門臺臺下蓋即路門之塾  
也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曰家不臺門注云闕者  
謂之臺孔疏云兩邊築闕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定  
五季經夏五月雉門災及兩觀而昭二十五季公羊  
傳載子家羈之言以設兩觀爲僭天子何休注云天  
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蓋諸侯

經之臺下即路門之下二文互證其義昭然凡門內  
外皆有左右塾塾當門臺之旁而門臺之屋高出兩  
塾之上故塾亦通謂之臺下文公薨於臺下者蓋適  
居路門內之塾也凡諸侯燕居在小寢齋及聽政則  
居路寢疾病必齋故亦居路寢莊公三十二季八月  
癸亥公薨于路寢穀梁傳云寢疾居正寢正也以齋  
終也是也然則文公之居臺下者何蓋以閏月也經  
書二月丁丑杜預長麻是季二月甲寅朔則丁丑爲  
二十四日近羅士琳春秋朔閏異同以開元占經古  
六麻及漢志三統麻攷之是季惟顛項麻與杜同殷  
魯麻則二月丁卯朔丁丑爲二十三日黃帝夏周三  
統麻則二月無丁丑注曰楨古今長術推周麻是季



閏正月甲寅朔丁丑為閏月之二十四日二月癸未朔無丁丑六憲舛異無由定經之必用何厯然居臺下為閏月之禮則固塙鑿無疑也周禮大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注云門謂路寢門也玉藻注亦說天子每月聽朔於明堂反居路寢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以此推之諸侯無明堂常時當聽朔於廟而反居路寢閏月當聽朔於廟門而亦反居路寢之門齋居與聽政之居同蓋常月於路寢閏月於路寢之門門基不可居惟兩塾可居則齋居必於門塾可知文公蓋猶循是禮其得疾適當閏正月故不居路寢而居臺下因遂薨於是否則依正禮固當於路寢段台即安則亦當於小寢而乃別

述二

九

居臺下使非適直閏月必不如是矣然則以周禮周厯合證之公薨實以閏月丁丑而經書二月者或沿舊史駁文或傳春秋者以顛頊殷魯厯追改之春秋經傳月日舛誤不可枚舉固不足異也夫閏月居門人君之正禮文公齋終得正與僖公薨於路寢正同知臺下之為門塾則知文公之尚守周禮知居臺下即閏月居門之制則知魯之本用周厯而魯厯為秦漢時人假託之本此二千季不傳之經義也乃三傳以來豈有能發明之者惟穀梁以非正發傳此與莊三十二季傳寢疾居正寢正也文義相應蓋止與常義本相成臺下非公常居之所惟閏月乃居之非正猶非常云爾非庶其不當居此也而范武子諸儒不

達斯義以經不書閏遂不復深求其故但見其不居路寢即以非正為譏辭蓋漢晉大師已不復能辨矣今參互校覈知文以正終實與周禮周厯冥符無間或亦春秋家一異聞乎

石染草染鄭義述

古禮經冠服以色辨等淺深正閒衰次秩然而同色又以石染草染為尊卑隆殺之別鄭君周禮論語注所論甚詳此亦治祿服者所宜辨也周禮染人掌染絲帛凡染夏纁玄秋染夏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秬三月而熾之三人為纁五人為緇七人為緇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又鄭注鍾氏以玄為六入此皆石染也鄭注染人云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為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后可用此明石染之色尊故祭服必用之也又注論語鄉黨云紺緇石染此明紺緇與祭服玄纁色相近同為石染亦尊之不可褻用也石染者研石湛熾之以染黃赤之屬用丹青之屬用青故周禮職金所掌有丹青鄭注云青空青也說文云丹巴越之赤石也丹即丹沙與空青同為染石染黑則用涅淮南子假真訓云以涅染緇則黑於涅高注云涅若石也書緇作紺蓋是也書梓材云丹雘釋文引馬融云丹雘善丹也山海經又有青雘白雘黑雘蓋皆染石之屬也其用草木葉實以染者則謂之草染故論語鄭注云紅紫草染周禮掌染草云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

述二

九

達斯義以經不書閏遂不復深求其故但見其不居路寢即以非正為譏辭蓋漢晉大師已不復能辨矣今參互校覈知文以正終實與周禮周厯冥符無間或亦春秋家一異聞乎



地肅離將事苟其繁數太過而不顧其力有不逮時有不給揆之聖人敬事追孝之愷必不如是矣周成王元季正月於夏正為仲冬本非時享之月而鄭君說是月朔日廟祭見於書注詩箋者有正祭一告祭三崇朝之閒大祀舉重復繁濇義頗難通謹條舉而詳論之書雜誥云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孔疏引鄭注云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於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蓋依鄭論語周禮注義凡月朔天子皆先以特牛告朔於明堂既告而反則依時

述二 三

享正禮徧祭羣廟謂之朝享故司尊彝注朝享謂朝受正於廟是皆每月朔之常禮但鄭謂用太牢則不用特牛明用特牛於文武為周公立後之告祭則是日特舉之勅典於祭後行之者也而詩箋則是日又有告即位之大祭詩周頌敘云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詩疏謂烈文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雜誥祭文武是告封周公二禮必不得同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即敕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禘祭文武於文王廟以告封周公也諦審孔義蓋謂是日先有朝享之祭祭後又別依此禮祭告即位朝享之祭止祭五廟

並據祭法以朝享為即月祭告即位則徧及七廟即二祀無月祭是止及五廟也告祭亦在告祭之列其祭自在朝享之後更端重舉不徒與告立周公後事義迥異也若然依鄭孔義是日蓋用特牛告祭明堂者一文王廟者一太牢朝祭五廟者一告祭七廟者一綜其辜較一日之閒凡四有事於祭而周歷羣廟則前五後七加以明堂及文王廟通凡十有四舉矣至於禮樂之緝節則又不勝僕指數蓋朝享大祭備九獻始朝五廟為獻者已四十有五舉繼告七廟則為獻者又六十有三舉是皆王親蒞事不得攝代而加奮旅酬王所不與者尚不在此數其樂則依鄭君大司樂注說大祭必備六舞王亦親在舞位大磬九變大夏大武皆六變

述二 三

書世俘篇大武雲門大咸大濩無明文然至少亦必不下六變通約計之每祭樂舞至少亦有三十九變是祭五廟者樂已百九十五變祭七廟者樂又二百七十三變而每祭又各有金奏升歌下管閒歌合樂諸節王所不與者亦尚不在此數其禮節樂節之繁如是然則鄭君之說其是非姑不必論即依其說推其情事已有不能無疑者夫周以夜半為朔見尚書義通則王於是日夜半即當至南郊明堂行告朔禮又聽羣臣讀朔政事畢乃反則以太牢九獻徧祭五廟是為朝廟繼復依此禮更徧祭七廟告即位禮成又以特牛祭文武於文王廟告立周公後以上諸祭通畢而後王始就燕郊廟之往反周歷蓋已不堪其

勞加以縵儀廣樂次第畢舉崇朝竭蹶苟求蕝事既乖誠敬之道而黽勉奔赴曾無休息亦殆非有血氣者所能勝也倘必示以整暇從容成禮則雖竟日逮夜亦必不遑給此其義必有所不安矣禮器說子路事交乎戶室事交乎階賈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夫季氏侯國大夫止三廟猶逮夕乃畢事况以王祭七廟禮節之繁相去倍蓰然則鄭釋書詩之義果盡不足從其不及事可知馮乎則又非也夫告朔也朝廟也皆有周一伐之通禮每月所恆舉者也告即位告立周公後為非常之大典於義尤不容闕鄭所舉四大節皆無可疑惟其禮樂節次則鄭孔義有不可承用者蓋依鄭義告朔以特牛其禮甚簡而朝廟則用太牢禮視時享是朝廟禮大告朔禮小矣然春秋二季經閏月不告朔猶

述二

南

朝于廟公羊傳云猶有可止之辭是必告朔禮大朝廟禮小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經書猶以示譏而公羊以為可止若云朝廟即朝享備有裸獻諸節直與正祭無異則禮實盛於告朔遠甚何得經著猶朝之文傳發可止之譏乎略本金蓋周禮朝享依鄭司農實當為大禘而朝廟必非即朝享其禮當視告朔尤殺宜用薦禮凡薦不用成牲亦無迎尸裸獻之節故節次簡略雖比月頻舉亦不嫌其太數鄭司尊彝注說非篤論也至詩箋謂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此為即位告廟大典鄭謂用盛禮說本不誤然止可云以時享之禮不當云朝享也但以裸獻盛禮而同日兩次疊舉禮太繁數鄭君不立

禮然不省況禮經通例重可略輕故毛詩魯頌闕宮傳說諸侯夏禘則不酌秋禘則不嘗彼以殷祭而廢時祭一月之間尚不重舉祭不欲數其義昭然竊疑鄭意或謂即因朝朔而祭五廟兼告即位禮有相苞本不謂其更端重舉惟二祧為朝朔所不及則特舉此祭故詩箋云以朝享之禮祭告祖考亦似謂朝朔與告即位止一次舉祭不分兩事特孔氏不能發明其指耳若如今攷定朝廟用薦禮與朝享時享不同則其禮尤輕無關要典是日既有告即位之盛禮則此更在可省之科舉重略輕不嫌疏簡如是則是日王既告朔反而祭廟實止一次以朝朔兼告即位雖復徧及羣廟且用太牢備九獻要與平時廟享大祭

述二

北

略同惟五廟之外又及二祧略有增益耳至於樂節則考之明堂位祭統魯用王禮大禘止備大武大夏二樂足證王禮亦無徧舉六舞之理樂及徧舞乃王子頹之宣侈安可據以為廟祭之正法邪然則告即位與朝朔不分兩祭既無重復繁瀆之嫌而告立周公後則又止用特牛且文武禘祭亦不分告則窮日之力自不慮其不逮不給如是則書詩之義庶乎其可通爾蓋必知朝朔之非朝享而後春秋經傳與周禮義乃不相迂而知廟祭之禮舉重可以略輕鄭詩箋以朝享禮告即位可決其不必重舉九獻之盛禮唯因鄭誤提朝享朝朔為一而詩箋以朝享禮告即位是否即以此兼該朝朔又未明著其說義疏家

隨文詁釋不能申正遂使大祭盛儀并萃一日繁數  
勞勩殆不可堪上推禮意下揆人情皆不無寔礙近  
陳氏毛詩傳疏不從鄭義而謂雜誥特牛祭文武即  
兼告即位則以改元受命之盛典而乃唯告文武竟  
不及太祖及太王王季廟且不用太牢而唯用特牲  
於禮太簡褻必不可通合綜合鄭義參酌折衷以求  
其至當學者可無疑矣

詩形弓篇義

小雅彤弓首章云鍾鼓既設一朝饗之次章云一朝  
右之三章云一朝醕之毛傳云右勸也醕報也鄭箋  
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  
末坐卒爵之謂也陳碩父疏云楚茨傳侑勸也右侑

述上

末

聲通侑本字假借作右又作宥胡墨莊後箋云上言  
鍾鼓既設則右醕明是饗時之事右之醕之當主侑  
幣酬幣為義左傳莊十八季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  
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僖二十五季晉侯朝王  
王饗禮命之宥僖二十八季晉侯獻楚俘于王王饗  
禮命晉侯宥是則饗禮本有侑幣合攻聘禮云若不  
親會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侑幣致饗以酬幣  
公會大夫禮公受是則饗禮有酬幣無侑幣胡以右  
宰夫束帛以侑是則饗禮有酬幣無侑幣胡以右  
為侑幣與饗禮不合非也胡說本何楷世本古義但  
有侑幣胡則謂饗禮自有何謂饗兼會禮有饗幣又  
侑幣非兼會禮二說小異左傳莊十八季虢公晉侯  
朝王王饗禮命之宥又僖二十五季二十八季皆有  
命宥之文杜注並訓為既饗以幣帛侑助孔疏亦並

以酬幣為釋王文簡據公會大夫禮聘禮席其誤而  
據爾雅云酬酢侑報也謂侑與酬酢同義命之侑者  
即命虢公晉侯與王相酬酢經義僖二十五季傳文  
國語晉語載其事作王饗禮命公胙宥王氏亦云胙  
即酢之借字蓋如賓酢主人之禮以勸侑於王故謂  
之酢宥上王釋左傳國語之酢宥致塙此右即左傳  
之宥亦即國語之胙宥蓋非侑幣而即報飲之酢也  
首章饗之即獻次章右之即酢合之三章云醕之正  
是獻酢酬之禮猶苑葉云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次章  
云酌言獻之三章云酌言酢之傳云酢四章云酌言  
醕之傳云醕彼詩初言獻中言酢卒言酬有獻有酢  
有酬正是備一獻之禮故左傳趙武賦瓠葉穆叔知

述二

末

其請用一獻之禮也此詩與彼詩差次正同惟以酢  
為右文小異耳其不言嘗之者以嘗為主人饌具之  
事在饗前非待賓之禮也饗有侑酢者即秋官大行  
人云上公王禮拜禰而酢饗禮九獻侯伯王禮壹禰  
而酢饗禮七獻也若子男則王禮壹禰不酢饗禮五  
獻有獻而無酢不得言右之矣此箋云飲酒之禮主  
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醕孔疏引  
禮記功尤誤然則首章饗即謂主人獻賓次章右即謂賓  
酢主人三章醕即謂主人酌賓以詩禮互證差次甚  
明鄭訓為奠于薦右孔疏遂謂右勸醕報皆不施於  
飲酒陳胡皆知此詩右即侑宥之段借不知其即酢  
宥之節皆其疏也

公羊去樂卒事義

公羊昭十五季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傳云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何注去樂卒事云畢竟祭事今攷檀弓鄭注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茆彼注似即本公羊竊疑鄭所見本去樂卒事下亦有而往二字與下攝主而往尸事畢而往文例正同依何氏解詁則君祭日聞大夫之喪無弔事直卒祭事如常日不往也鄭注周禮禮記引公羊往往與何本不同豈嚴顏家法之異乎

述二

末

詩不殄不瑕義

大雅思齊篇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傳云肆故令也戎大也故令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鄭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靡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章鄭義較毛為長而訓瑕為已尚未盡得其義此戎厲並當訓為大疾假殄瑕並當為疵病但其語略有輕重之別其意若曰凡為汝大病者皆不足為病為汝大疵者皆不足為疵也二句話意略同猶書康誥云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云不殄不瑕猶言不汝瑕殄也瑕與疵義同左傳僖十季云不女瑕

疵杜注云不以女為罪實則瑕即疵與詩書辭異而義亦略同周禮稻人鄭注云殄病也國語魯語云罔民之殄病是待毛訓殄為絕鄭從之又訓瑕為已書孔傳釋不女瑕殄云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也汝並不得其義今以二文互證則昭如發蒙矣

毛詩魯頌駟傳諸侯馬種物義

魯頌駟傳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傳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孔疏據鄭君周禮校人注義申毛謂毛以齊馬為良馬道馬為戎馬陳碩甫疏則云傳文馬四種有良馬良馬當作種馬疑涉上良馬致誤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

述二

末

馬一物駑馬一物邦國六閑馬四種此傳所準也周禮六種以種戎齊道田五者為良馬其一為駑馬四種則以種戎田三者為良馬其一為駑馬不得以種馬獨擅良馬之稱矣今攷周禮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邦國六閑馬四種鄭注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彼注蓋因六馬之次種戎最在前故謂諸侯唯有齊馬道馬無戎馬與毛異審毛意蓋以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三馬皆買之民間非國廩所生鄭注亦云此三馬買之給官府之使無種也故以充諸侯之馬但其所謂良馬者不知正指何馬依校人經義則良馬本通駑種戎齊道田五馬毛既

別數戎田而種馬又諸侯所不得乘則良馬內無種戎田三馬可知竊疑毛所謂良馬者殆兼指齊道二馬也蓋齊馬為金路所乘道馬為象路所乘據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之文諸侯同姓乘金路者既當有齊馬則不得有道馬異姓乘象路者當有道馬又不得有齊馬以其齊道不定故渾舉之曰良馬此毛依周禮為釋不質指齊道之意也校人云馬文有先後本非尊卑之次戎馬本革路所駕巾車革路封四衛在異姓象路之下則戎馬不得在道馬之上可知況五等侯國皆有軍制則不得無戎馬鄭義自難通孔疏謂毛以齊馬為良馬道馬為戎馬名實尤貿亂必非毛義陳氏謂良馬當為種馬然種馬

述二

幸

為王乘玉路所駕非諸侯所得乘其說亦必不可通也

今文禮記依銛義

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秘設依撻焉注云秘弓槩也依撻也撻射側矢道也皆以韋為之今文撻為銛賈疏云言依者謂以韋依纏其弦即今時弓韋是也云撻射側矢道者所以撻矢令出賈唯釋依撻之義于今文依銛則絕無疏釋攷銛即銛之隸變故劉昌宗音括陸德明音息廉反則是誤切為从舌之銛殊謬今文說蓋以依銛為隱栝之借字說文栝从木聲之栝異隸書謂提并為一形依槩字通書無逸則知小民之依猶國語周語云勤恤民隱孫星衍說白虎通義衣裳篇云衣

者隱也依衣與隱隱並一聲之轉栝銛聲類亦同說文木部云隱栝也栝隱也二字列栝槩之後栝也蓋與秘同為正弓弩之器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自設於隱栝之中隱栝即隱栝也尚書大傳子贛曰隱栝之旁多曲木荀子大略篇云大山之木示諸隱栝又性惡篇云柎木必待槩栝栝烝矯然後直何休公羊傳序云槩栝使就繩墨栝字或作栝尚書盤庚尚皆隱哉偽孔安國傳云相隱栝其為善政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云秦政急峻隱栝其民於隘狹之法皆其義也若然今文記義亦自可通鄭君以其不及古文之長故不從而著其異文于注陸音既不識銛字賈疏復懵然莫辨近儒徐新田胡墨莊諸家釋

述二

幸

古今文者亦咸不能補正故宣究其義俾治禮學者有攷焉

申喪服注旁尊降義

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注謂降有四品其尊降厭降出降三品並據傳義無候申證惟旁尊降傳無正文說者多不得其指遂滋疑悟此不可以不辯也按喪服本章世父母叔父母條傳云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不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鄭旁尊降之目蓋隱據彼文世父叔父於昆弟之子雖尊而非父子不足以其尊正加於昆弟之子故謂之旁尊公於昆弟分則君臣親則昆弟君之於臣為正統之尊是以加之然泛臣無降法而公之昆弟有降法

以降者不繫於爲公之臣而繫於爲公之昆弟繫乎昆弟則與正尊之所加者固區以別矣故謂之有尊降此與世父叔父之爲有尊其義一也蓋公與大夫之降其尊爲已所自有則謂之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從君父而降爲正尊所厭則謂之厭降公之昆弟從昆弟之爲君者而降非正尊之所厭則謂之有尊降有尊者別乎正尊之言也正尊者足以加尊者也不足以加尊斯可以言厭有尊者不足以加尊者也不足以加尊斯可以言厭有尊者不得別爲之名曰有尊降故小功章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適士者賈疏以大夫之子爲厭降公之昆弟爲有尊降明大夫之子爲正尊之所加則

爲厭降公之昆弟非正尊之所加則爲有尊降疏義蓋淡得鄭指至賈釋有尊降謂公之昆弟有兩義既以有尊降又爲餘尊厭此據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傳文實即四品中之厭降也然鄭於厭降中止數公子而不及公之昆弟者蓋餘尊厭繫乎先公不繫乎今公繫乎今公則爲昆弟繫乎先公則爲子先公之子猶然公子也則鄭於厭降止舉公子固足以咳之矣閻伯詩乃欲於厭降之外更增餘尊厭降不知鄭說精密本無賡義也

官人義  
周時王國侯國治事之人其等有四曰卿曰大夫曰士曰庶人杜官者此四者皆有秩于國者也卿大夫

士周官及諸經詳載之庶人杜官者見於孟子及王制鄭君以爲周官府史之屬官長所辟除不命于天子國君者是也因其杜官故謂之官周官載師官田所受田也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高注官小臣是也亦謂之官人荀子榮辱篇云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止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原慤翰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又王霸篇云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

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楊注官人列官之人也又彊國篇云士大夫蓋畜官人蓋秩庶人蓋祿楊注官人羣吏也據荀子諸文則官人在士大夫下塵高於庶人一等且與使吏同俾是官人即庶人在官者無疑矣或謂庶人蓋祿乃是庶人在官者不知此乃周禮古官工賈奚隸之屬又下府史胥徒一等者也古文經聘禮官人布幕于寢門外鄭從古文作管記注管古文作管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士喪禮管人汲不脫縮屈之聘禮記及士喪禮注不云古文作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又云官人膳鹿獻之故與禮古經合此二書所謂官人與荀卿書同亦泛指眾小臣無專官亦無專職故凡布幕具沐浴汲水陳牲膳鹿諸勞辱事無不役之也蓋官本爲官府百吏之大名故說文



少部官吏事君也其上者卿大夫謂之官正故國語周語云官正莅事上卿監之楚語云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是也其次士為官師賈子階級篇云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是官師為上中下士之稱左襄十四季傳官師相規杜注官師大夫又十五季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注云官師劉夏也孔疏引釋例以劉夏為元士中士祭法官師一廟注云官師中士下士也國語楚語位中有官師也國語吳語行頭皆官師章注云三君皆云官師大夫也三君謂賈逵也昭謂下言十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為士周禮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鄭章說與賈子合

述一

重

足正三君及杜說之誤蓋自官師以上皆有爵於朝左襄二十五季傳所謂百官之正長師旅是也其下者為庶人在官則無爵而受職役其秩卑而員眾故稱官人以通包之以其為在官之庶人別於官正官師或特為制字則謂之信說文云信小臣也从人官聲詩曰命彼信人是也毛公鄭君皆不知信人官人異文而同義於是隨文立訓詩有夙駕之文傳遂云信人主駕者聘禮官人布幕今文藉管為之注即謂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館人見左昭元季人與官具沐浴在客館則又云掌客館者或又因官之為管則又以掌管鑰之義傳合之見喪大疏釋家又踵其誤而求其官以賈氏禮疏遂謂天官有

掌舍掌次幕人等館人即掌舍諸侯兼官故掌次舍帷幕近儒胡氏匡衷儀禮釋官次沿其說不知穆天子傳次有官人非徒侯國官名也說文信訓小臣其說與毛異而最精塙段氏注乃云小臣蓋周禮小臣上士四人大僕之佐胡氏承琪毛詩後箋亦主其說不知許所謂小臣乃泛指臣之小者猶闕下曰暨也闕下曰廢御也之例並非實指其官且周官小臣無掌駕之文鄘風命彼信人不過因君出則小臣當從故偶及之非必命主駕也儻信人果為周官小臣則小臣即是官名又何為別制信字以名之乎此皆由不知信人即官人官人即庶人杜官之例本無專職故望文生義而卒不可通也荀子君子篇天子口能言待信人然後詔此官

述二

重

人蓋百官所長屬之通稱與他篇小異楊注云官人掌喉舌之官也尤非樂記五色義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鄭注云五色五行也孔疏引崔氏云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而不亂也今攷五行與聲樂義甚遠注說固難通崔以五行之音強申其義然五音不當云五色其說究未可馮孔從之非也諦審此二句文義五色當屬自治與八風屬耳治相儷成文不亂亦正冢色言之與上文聲成文謂之音不同竊謂樂舞有用旌旗表行列者此五色蓋謂五方旗識左傳哀十季宋公享晉侯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杜注云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此

大舞以旌旗表位之證五色卽周禮司常九旗之五  
正旗大常黃大旂青大旗白大旛赤大旒黑各分配  
方色依金氏禮箋說亦卽曲禮左青龍右白虎前朱  
雀後玄武與招搖在上合而爲五也亦金氏中以其  
備方色故經典或謂之五色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  
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  
陳六律品奏五聲諸侯教士執弓挾矢履物以射五  
色卽五旗與樂記義正同非泛指采色也又大戴禮  
誥志篇云孟春于時鷄三鳴卒明載於青色青色卽  
東方龍旂故云載亦卽月令春載青旂也鄭中車司  
常注謂九旗之帛皆用絳而以大赤大白別爲旒故  
不知旗有五色遂不得其解矣依大戴說知古行大

述二

考

典禮亦多建五方旗不徒樂舞曾子問云如諸侯皆  
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云  
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今  
攷彼方色亦謂五方之旗注以方色爲衣色非也方  
色與兵卽謂五旗五兵故穀梁僖二十五季傳云天  
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  
鼓楊疏引糜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五麾卽  
五旗此亦說救日之禮與曾子問說正同救日建方  
色之旗陳五方之兵亦卽虞戴德之建五色設五兵  
也蓋諸侯各依其國所處方位建其方色之旗以自  
表異如東方諸侯則建青旂南方諸侯則建赤旂是  
也若如鄭說以爲衣色則冕弁冠諸服各有定色五

等諸侯救日服無見文若祭服當服冕服玄衣纁裳  
齊服則玄冕玄裳遇災則素服皆不得隨方色爲變  
異於禮例殆不可通淮南子時則訓有五時衣采及  
禮無會不足管子幼官篇云東方旗物尙青兵尙矛  
南方旗物尙赤兵尙戟西方旗物尙白兵尙劍北方  
旗物尙黑兵尙盾漢書祭祀志劉注引皇覽逸禮  
說四時迎氣旗旄與兵亦各從方色足徵古行禮多  
以方色之旗物配五兵與曾子問亦可互證通校大  
小戴記五色之爲五旗證論塙鑿足知以方色表旗  
物爲古恆語故經典咸不云旗而經稱色而鄭崔孔  
諸儒以五色爲五行之音或以爲五方之服其誤亦  
不辯而自明矣

述二

考

喪大記虞篚義  
喪大記云君裏椁虞篚士不虞篚鄭注云虞篚之文  
未聞也孔疏謂盧植有說而未引今攷篚卽士虞禮  
之篚也士虞經云苴荆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周禮  
司巫注引作篚又云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  
釋文篚本亦作篚是篚篚同物又云從者錯篚于尸  
左席上注云篚猶吉祭之有所俎蓋吉祭有所俎以  
盛尸祭虞則易之以篚盛苴及隋祭虞篚卽謂此也  
若然士虞有篚而云不虞篚者少牢特牲所俎主人  
親設之士虞則虞篚從者設之其禮視吉祭所俎爲  
殺然則大夫以上虞篚殆亦主人親設之可互推也  
蓋士虞經雖無虞篚正文而奉篚錯篚諸文卽其證

論謹據以補盧鄭之義

公羊昧雉義

公羊襄二十七年傳云公子鱒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何注云昧割也時割雉以為盟合攷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鷄又口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是盟用牛羊豕犬鷄史記平原君傳說毛遂與楚盟又用鷄狗馬血是六牲可通用然未有用雉者且雉不生得割之無從得血則又不可以盟竊疑此雉即謂鷄也蓋六畜之初本皆為野鳥獸歷久豢養馴擾而成家畜如鵝與鴈鷺與鳧同類

述上

未

而爾雅釋鳥云舒鴈鷺舒鳧鷺經典亦多單稱鷺鷺為鴈鳧皆以家野通稱不別若然鵝鷺可稱鴈鳧則鷄雉同類亦可互稱矣凡經典以鷄為雉者甚多今略徵之如易鼎九三爻辭云雉膏不食野雉無膏非膳羞所恆用雉膏定是鷄膏周禮庖人鄭注云膏腥鷄膏是也爾雅釋鳥云雉之暮子為鷄郭注云晚生者今呼少鷄為鷄雉不卵育於家何用辨其子之早晚諦釋郭注亦正據鷄子言之晉時方言猶不違雅訓也史記龜策傳說宋元王釁龜事云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于壇中央白雉亦當是白鷄若野雉之白者古以為瑞物絕不可得且不生獲亦無血可釁足明其非參以相參證其義可知蓋鷄為鷄之

初本通名鴈鳧雉後世家畜漸蕃失其野性而文字言語孳乳寢多始別有鵝鷺鷄之名然舊名沿襲尙存不甚分別但以鵝鷺為鴈鳧古書常見獨以鷄為雉所見較少箋詁家率習焉不察古言茫昧抑亦釋名辨物者所當知也

蕭同叔子義

左氏成二季傳稱齊頃公之母云蕭同叔子杜注云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公羊作蕭同姪子何注云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弟之子嫁與齊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范注云齊侯與姪子同母異父昆弟穀梁此說與左氏公羊史記並異鍾文烝以之母二史記齊世家作蕭桐叔子晉世家字為術文是也

述上

未

作蕭桐姪子蕭同即蕭桐依何說自是國名為宋之附庸左傳莊十三季有蕭叔大心即蕭同君史記般隱引世本子廣韻三蕭注引風俗通謂宋樂叔以討南宮萬立御說之功受封于蕭唐書世系表則謂宋戴公生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封蕭通志氏族略本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李注說古蕭國為宋所并微子之支孫大心食采于蕭諸說不同而皆為子姓之枝別則其君固與宋同姓古女字皆繫姓為稱則叔子蓋齊侯母字子即宋姓叔其行弟猶言叔姬叔姜爾公穀姪子亦謂蕭同君之姪或頃公自有適母而叔子為姪弟皆未可知要子為姓固與左氏同也何范諸說並以子為女子殆失之不攷杜征南誤以蕭同

叔為字孔撝約又謂蕭同姪子謂蕭同叔之姪文忽子忽姪尤不辭矣

左傳室皇義

左傳文十四季楚圍宋傳說楚莊王云履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杜注云室皇寢門闕今攷室皇為門闕於古別無所見凡侯國闕在雉門春秋經雉門災及兩觀是也與內朝之庭相去絕遠至寢門則止為臺門不聞有闕也攷呂氏春秋行論篇亦載此事作履及諸庭劍及諸門則室皇必寢門內庭中地若門闕則在門外不得為庭矣竊疑室皇即路寢庭左右闔門之屏也管子小匡篇管仲反入倍屏而位吳語越王人命夫人王背屏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

述二

幸

傳堂公曰云云是路寢庭中有屏荀子大略篇諸侯侯內屏在周書皇門篇云周公格于左闔門孔注云路寢左門曰皇門皇音皇也案此文難通疑當作亦本有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闔衛門謂之闔通說誤闔門亦曰闔門左傳成十七季齊慶克與又曰皇門其制雖殺於路門蓋亦有屏以別內外室皇即皇門內屏室皇者謂室塞皇門也毛詩幽風七月論語八佾篇邦君樹塞門集解鄭注謂樹即屏是路門之屏謂之樹有塞門之義故皇門之屏亦謂之室皇足相比例矣呂氏春秋高注引作經皇莊十九季傳闕經室字亦通疑亦塞門內當屏之地與此可互證

左傳齊新舊量義

昭三季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鍾乃大矣杜注云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十釜為鍾鍾六斛四斗登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釋文本或作五豆為區五區為釜者謂加舊豆區為五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矣今攷陳氏新量之釜蓋十斗非八斗也依傳文當以四升為豆不加而加五豆為區則二斗五區為釜則一斛積至鍾則十斛所謂三量皆登一者謂四量唯豆不加故登者止三量而鍾亦即在三量之中也區字亦作鉅管子輕重丁篇云今齊西之

述二

幸

粟釜百泉則鉅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二泉也又海王篇云鹽百升而成滿滿釜字同是正以五區為釜而滿百升即一斛亦正以五豆之區更五加之乃得有此數蓋管子書多春秋後人增修故正用陳氏新量足為左傳增一左證若如杜說則三量各依舊法而唯加豆為五升以為根數實則四量皆加不得云三量顯違傳義且依其率加之是釜止八斗不得有一斛與管子亦不合矣如陸說則五豆為區固用四升之豆而五之為二斗而五區為釜乃仍用四豆之區而五之則亦止八斗故云亦與杜注相會然於文義殊迂曲杜意固未必然也

籀高述林卷三

瑞安孫詒讓

斫斲謂 定義

爾雅釋器斫斲謂之定有鉏斤兩義郭璞注云鋤屬釋文載或本斲作斲又引李巡云斫斲鋤也定鋤別名御覽引舍人注同廣雅釋器云耨謂之定亦同李郭義說文斤部斫斲下竝云斫也斫擊也不辨何器而木部有斲字云斫也齊謂之鉏鉏一曰斤柄性自曲者依許說則斲斲二字音義本同斲字說解以斫為鉏鉏明斤部斫斲訓斫即專用斲字前一義也考工記車人說車工之度云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櫛一櫛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鄭注云

述主

斲斲斤柄引爾雅作句櫛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斲據李郭義則斫斲為鉏據鄭義則句櫛為斤柄據許說則斲本含兩義前一義為斫土之鉏鉏亦即鉏故廣雅釋器云鉏鉏鉏也許義即李郭諸說所本後一義為斫木斤柄即鄭說所本也管子小匡篇又云惡金以鑄斤釜鉏夷鉏櫛國語齊語作鉏夷斤櫛無釜鉏二字與管子文異尹知章注云鉏櫛類攷說文金部云釧大鉏也則尹以鉏櫛亦為鉏屬墨子備城門篇有居屬與築壘同舉與字同則亦鉏釧之類足證尹說蓋屬與櫛斲同字而斲居與斲句則取義迥異其故始之故莫能詳也攷車人宣櫛柯磬折四者程易田謂即形學三角斲修之度審釋記義蓋以斲柄本直其首著金

則橫出而成曲度故記人段以別倨句形體蓋古國工審曲面勢之精義也今以割圖四象限求之矩為一象限九十度宣半矩則四十五度也櫛一宣有半則六十七度二分度之一也竊謂攷工凡云倨句即曲角侈弁之差意者鉏斤二器同有櫛稱而其著金於柄則倨句不同倨者為鉏柄著金之度故謂之居屬鉏櫛明鉏為櫛之倨者居鉏皆倨之借字也句者為斤柄著金之度故謂之句櫛斲斲明斤為櫛之句者爾雅釋文載或本斫又作拘廣韻四覺引爾雅斫亦作拘斫斲亦即句之借字也以車人一宣有半之櫛推之自六十七度二分度之一而侈之以至百零一度四分度之一而成柯之倨句則凡侈於宣而弁於柯者皆櫛

述三

倨句之度也今申櫛以為柯其較凡三十三度四分度之三折取其半為中數則八十三度以內為櫛之句度斤柄之度準之以外為櫛之倨度鉏柄之度準之蓋句櫛居櫛之名義既定而斤與鉏倨句之形亦約略可推知爾雅之義當從鄭為正李郭諸說與句櫛實不相當也若然櫛斲為斫器之大名倨句則曲度之通語斤柄之曲度微弁字當為句櫛後人因其為斤變櫛為斲又并增句為斲此孳乳而寢多句斲非斤柄之專名也鉏柄之曲度微侈字當為倨櫛倨省而為居後人因其著金增居為鉏遂與槍唐之名混淆說文金部鉏槍唐也此段借以為用居鉏亦非鉏柄之本名也蓋倨句對文標識不能孤立為名而

櫛名通於鉏斤必加以倨句乃足以示別異故許書  
櫛字必兼舉兩訓而廣雅詁鋸為鉏為失其義唯說  
文訓櫛為斤柄性自曲則亦不可通夫斤柄本直以  
首箸金乃得有侈安取本性自曲且木性自曲亦  
自中他用不必專為斤柄何必特為制名乎段氏注  
木之斤及斫田之器其木首接金者生而內向不段  
抹治段內向之說既難通又牽入田器尤非許意  
竊意說文舊本當云斤柄句曲者許蓋即據句櫛為  
訓與先鄭引蒼頡篇義同今本因句與自形近而譌  
後人又增性字以成其誤遂不可理董耳知櫛斷同  
為斫器以倨句形度異名而後爾雅考工及管子諸  
書之本義許鄭李郭諸儒之異論皆可塙定其是非  
此亦釋名辨物之助也

述三

三

爾雅匡名補義

近代爾雅之學以邵郝兩疏為闕板而攷正文字則  
歸安嚴氏匡名致為精審三家駢並行觀古辨言  
殆無贖義矣曩校讀斯經藉資研覈偶得數事為嚴  
書所遺闕聊復記之釋詁矢雉引延順薦劉釋尸旅  
陳也釋文矢作戾云本作矢嚴云戾俗字自石經以  
後諸本無作戾者今攷戾當作吳說文匕部𠄎未定  
也从匕吳聲吳古文矢字矢部無  
此重文許書不云吳从何  
形其上从匕似匕之反文經本或作此字後人不識  
傳寫誤為从尸遂成戾字然則戾為吳之變乃隸古  
之譌嚴以為俗字殆未究其本至爾雅舊本究當以  
矢為正故廣雅釋詁云戾陳也字與陸本同誤但張

書大例凡爾雅元文所有者咸不重出今本開有重  
馮是證漢魏舊本經文不作此字宜唐石經之不從  
陸也釋山山大而高崧郭注云今中嶽嵩高山蓋依  
此名經注崧崧互異釋文崧又作嵩嚴引盧紹弓云  
崧嵩二字說文所無章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攷  
嵩字見漢碑者凡七劉寔後碑尉氏合鄭季宣碑陰  
唐扶頌則雖說文所無而其字實古於崧爾雅元文  
當本作嵩與注同釋文及唐石經作崧者後人所改  
邢疏引李巡云高曰嵩詩崧崧孔疏引作  
本作為也通典一百四云東晉康帝諱嵩太學言被  
尚書符解列尊  
舊是五山之大名按釋山篇  
山大而高嵩今取詩宜曰嵩此尤晉時本作嵩之塙

述三

四

證郭注自是古本今經文皆改為崧郭注以中嶽之  
名僅得不改當據以訂正釋艸夔赤苗注云今之赤  
梁粟又芑白苗注云今之白梁粟皆好穀攷說文艸  
部夔赤苗嘉穀也白白苗嘉穀詩大雅生民惟糜惟  
已糜與夔同毛傳亦用爾雅此皆以為穀名惟太平  
御覽百卉部引舍人注云別米赤白苗也是伯夷所  
食首陽草也齊民要術二止引下句  
此注前後義異  
前一義云別米赤白苗與毛許郭諸家說正同後一  
義云伯夷所食首陽山草則以為草名蓋舍人所見  
本夔或作薇注中兼載異文故別附此說以備一義  
夔薇聲類相近故通用周禮天官天府春官鬯人鷄  
人注並云釁讀為徽是其例也此漢注異文之一邵

郝兩疏竝不僚遂譏其謬說非也釋獸雖印鼻而長尾時善乘領此當合為一節次句注云好登山峯則郭意時是義同時善乘領即謂雖之為獸是善登山領俗作此與上文猱援善乘領父善顧及後文駮蹠跣善陞馮駮枝蹠跣善陞馮皆論獸之性習文例正同自邢疏以下竝分為二節則似以時為獸名非是嚴氏亦未訂正謹附識之以遺讀此經者

爾雅時善乘領義

釋獸雖印鼻而長尾時善乘領注云好登山峰邢疏云好登山峰之一獸審玩邢義似以時為獸名與雖別今攷此當家上雖為文條邢義亦別為一言而無釋時是義同此雖之為獸是善登山領也釋獸一篇凡言善者皆

述三

五

謂獸之性質所能如上文云猶如鹿善登木又云猱援善乘領父善顧又釋畜云駮蹠跣善陞馮駮枝蹄善陞馮文例竝與此正同乘領與登木陞馮義亦不異郭以其義易明故注中不著時字詁釋邢疏未審迺以時別為善乘領之一獸非徒於古無徵即以爾雅文義校之亦必不可通其疏舛殊甚而邵郝諸家咸無匡正何也

紹我周王見休義

孟子滕文公下篇云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以為尚書逸篇說文仁部引作逸周書而書孔疏載鄭禹貢注引此篚厥玄黃二語謂出胤征所未詳也趙

氏釋之云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爾雅釋詁顯昭觀釗觀見也郭璞注引逸書曰釗我周王即本孟子趙注義而以紹為釗字小異是皆詁紹為見而以見休為望見周王之休善也禹貢鄭注引紹作昭義疑亦與趙同書偽古文則增改此文竄入武成而亦以紹為昭見休二句則作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偽傳釋云明我周王除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則又訓昭為明而改見休為天休以為天之美應文義絕異綜校諸義趙釋紹為見雖可通而讀見休屬下句則未安偽書說以見休二字自為天之美應與上下文絕不相屬皆非孟子述書義也今攷紹釗竝聲近假借字釋詁云紹

述三

六

相亮左右相導也詔與紹昭聲類亦同此紹亦當訓為相導其讀當以紹我周王見休六字為句謂眾士女來相導周王而顯其休喜也請即周書為舉一證君奭云乃時昭文王迪見冒馬融本冒作勛云勉也王文簡云昭當讀為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涼彼武王迪用也見猶顯也言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傳讀乃惟時昭文王句迪見冒聞其說致塙依彼讀于上帝句漢人舊讀已然皆非則君奭文與此正可互證此云紹我周王猶彼云昭文王云見休猶彼云迪見勛此見休為顯休喜即主東國士女而言猶君奭見勛為顯懋勉亦主號叔等五人言其文例詁釋竝略同也君奭又云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文侯之命亦云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厥辟又云汝克昭汝顯祖又云用會紹乃辟並可證  
紹昭之義知孟子所述塙是逸書文義大致符合而  
近時所出宗周鐘銘紀王伐服子事云及繇鹵遺聞  
來迂邵王南尸通夷束尸具見廿有六邦彼正是征伐  
有功藩國來歸之事邵王與紹我周王之紹聲義亦  
正同周代彝器古文義證尤顯較足見偽孔訓明之  
非至偽古文書失其句讀妄肆增竄其疏謬尤不足  
辯然自偽書羸入武成後儒奉爲古經遂不敢輕破  
故朱蔡諸儒咸沿襲莫能刊正矣

國語九咳義

鄭語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經入以倉兆民章注云  
九咳九州之極數也楚語曰天子之田九咳以倉兆

述三

七

民王取經入焉以倉萬官章於楚語注云九咳九州  
之內有咳數也宏嗣之意蓋以九咳之田爲通九州  
言之故上文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  
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咳極楚語亦云百姓千品萬  
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章從賈虞宋庠本說  
皆以萬億曰兆萬萬兆曰咳北宋明道本正如是宋  
庠校本則改爲十億曰兆萬萬曰咳兩文不同近代  
治國語者如龔氏麗正董氏增齡汪氏遠孫咸未能  
疏證其義攷甄鸞五經筭術徐岳數術紀遺並云黃  
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謂億  
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也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  
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

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  
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萬億  
曰兆萬兆曰京也而一切經音義引筭經則以中數  
爲上數上數爲中數其等互易數則大同王制正義  
則以十萬曰億爲小數萬萬曰億爲大數賈虞章卽  
從大數爲說宋庠改從小數非也今校國語上文並  
十數遞乘則自當以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經  
十經曰垓計之故御覽七百五十引風俗通云十十  
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  
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秭十秭  
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是經卽筭術之京  
廣韻釋注風俗通兆生咳咳卽垓說文土部引國語  
京則仍作京與御覽異

述三

八

亦作垓應說自是國語塙詰若如賈唐章說則以萬  
萬曰億爲起數故垓得積成萬萬兆實非國語義也  
若然咳咳並當依下數爲萬萬九咳者爲田九萬萬  
畝也周王畿千里爲地百同依周禮大司徒鄭注百  
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以一夫百畝計之一同凡  
九百萬畝百同積九萬萬畝是一同卽九兆之田十  
同卽九經之田百同卽九咳之田王制云方百里者  
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田九萬億畝亦正以下  
數言之與國語可互證也蓋三代聖王建侯樹屏各  
專其國倉其田王所自倉不出畿服千里之外九咳  
之田自專據邦畿言之而經入亦卽京人謂畿內什  
一之賦故云倉兆民萬官不得廣及九州也賈唐章



不從下數而從中數遂以九畝為九州之極數不知周九州六服與王畿凡七千里積四千九百萬里除夷鎮藩三服不數故周禮職方氏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即通九州計之與九萬萬兆之數亦必不合若如宋庠校本從下數計之雖合於國語之義然韋既云九州極數則又必不止九萬萬畝其誤明矣

釋翼

訓故者即古之言語其略具於爾雅而散見於詩書然以字義求之其為本訓者至少而以聲義假借引申則十得其八九蓋古言古義展轉孳益爾雅固不能盡載也釋詁云翼敬也釋訓云翼翼恭也翼本訓鳥翅此訓敬訓恭者蓋趨之段借字論語鄉黨篇趨進翼如也說文

述三

九

走部作趨是其本字趨本為拱翼之容引申為恭敬因之所尊敬之人亦得稱翼此其義見於詩書而爾雅不詳漢以來詁經者咸莫能稽覈蓋古言廢失而古書之誤解者多矣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翼子者猶言子之尊貴者與胄子元子義蓋相近上句言詒其謀猷於孫下句言以安爾之尊貴之子義正相承貫也而毛傳云燕安翼敬也鄭箋云孫順也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禮記表記亦引此詩鄭注云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鄭禮注與詩箋義小異而訓翼為敬略同表記孔疏謂鄭今玩詩辭自以翼子別於眾訓翼為助未始今玩詩辭自以翼子別於眾子孫毛本雅訓以為安敬鄭又云敬事之子孫於文

義似皆迂曲不如訓為尊貴子之協也翼子為尊貴之子故又借以為兄長之稱書大誥云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偽孔傳訓考為成訓翼為敬云敬成周道語既慎到又與上下文義並不相貫諦審書義此二句蔡仲默謂指管蔡言之其說最塢大指謂邦君庶士等咸謂與殷民為不靜者乃惟在王家及邦君家與我之父兄此等皆親貴故不可遽征伐之也蓋釋親云父為考因之諸從父亦得謂之考翼本尊敬之稱因之兄長亦謂之翼其義例本同也況考翼為父兄大誥下文又有明證彼文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蕃厥子乃

述三

十

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此考翼即父兄對上厥考厥子及下子有後為文考既指父言之則翼為兄長其義昭然故下文又云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亦以兄考對厥子言兄考即考翼文偶變易兩文對勘尤明辨哲矣而鄭書注訓為其父敬事之人偽孔又云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皆於文義為不順王文簡經義述聞知其難通遂疑此翼字涉上文而衍皆非也且翼之為兄長以釋義求之又得一比例焉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妣後生為婦又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妣喪服傳云娣婦者弟長也蓋即以長釋娣妣男子之以翼為長為兄亦猶

女子之以妣為長也妣翼古音相近故春秋經定妣  
公穀作定弋弋翼音同字通書多士非我小國敢弋  
殷命釋文及孔疏引馬鄭王本並作翼是其證也蓋  
翼訓尊貴又段以備兄長詩書之義可以互證而說  
經者徒拘守爾雅翼敬之訓不能通其引申之義故  
咸不得其指謹表出之或足裨雅訓之遺闕乎

釋棊

說文木部云棊輔也此棊之正義輔者榜也以木為  
之匡矯弓弩使不弧刺者說文棊字注云所以輔弓  
輔亦為車輔即車箱也方音箱謂之輔廣雅輔箱也  
說文有棊字無輔字許以輔訓棊蓋謂棊輔同物荀  
子性惡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不得棊櫟則不

述三

主

能自正楊注棊櫟輔管子輕重甲十鈞之弩不得棊

櫟不能自正棊之變體即皆足證許義其引伸之義則

為備傳多借輔為之見爾雅釋詁漢以後說尚書

者習用之而不知書義與雅訓固絕不相當也蓋棊

字之見于書者凡十有一據合文二十八篇皆當為

匪之借字其義為非為不為不可為未及大誥云天

棊忱辭棊忱班固幽通賦用作匪顏注引大誥亦

與匪其義猶詩湯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誨注引詩誨

外傳韓詩忱義為誠本說文韓詩作忱義誠猶信也

天棊忱辭言天命不可信也辭語助猶詩大下云其

考我民又云天亦惟用勤愆我民曰考曰勤愆善惡

對舉皆申明棊忱之義下又云越天棊忱爾時罔敢

易法亦言惟天命不可信爾則無敢更易法度也漢  
書孔光傳對日食事引書作天棊謙辭而說之云言  
有誠道天輔之也王莽傳載莽所作大誥亦以輔誠  
敬哉天畏棊忱民情大可見此戒康叔之辭亦言天  
威不可信此猶言無常與而人情則可見棊與可反  
正相對若如偽傳訓為輔誠則文義不相屬矣酒誥  
云我西土棊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  
于酒棊亦當讀為匪徂當讀為且詩周頌載芟云匪  
且有且匪今斯今毛傳云且此也此棊徂即匪且其  
義亦為非此與詩同言我周西土非自此始君臣皆  
尙能用文王教命不敢厚用酒故下文即繼之云故

述三

主

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曰棊徂又曰至于今猶詩匪

且匪今兩語義正相承貫偽傳釋棊徂為輔訓往日

屬下邦君御事小子為句則失其句讀且亦不成文

義矣又云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

棊有棊不敢自暇自逸棊亦讀為匪棊讀為其給之

共詩小雅巧言云匪其止共維王之叩鄭箋釋為不

共其職事此棊有棊與詩匪其意異而義正同言御

事之臣即在休假之時非有當其給之職事亦不敢

自暇逸也偽孔釋為輔佐君有棊敬之德於義亦迂

曲維誥云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

汝乃是不養乃惟是不永哉棊亦當讀為匪棊民彝

猶呂刑之率又于民棊彝云棊民彝到文耳言我戒

汝以小民不法之事汝若不勉則其國不得長保也  
偽孔讀聽朕教汝于民斐彝句訓為聽我教汝于輔  
民之常而用之則與上下文義並鉅銛不合又云公  
功業迪篤罔不若時此斐亦讀為匪當讀公功斐迪  
句牧誓云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康誥亦云矧今  
民罔迪不迪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斐迪猶言不迪罔  
迪也詩大雅桑柔維此良人弗求弗迪毛傳迪進也  
迪从由聲古與猷字通爾雅釋詁迪道也爾雅釋言  
云猷圖也公功斐迪言周公之功我未及圖之信無  
不如是也左傳二十八季傳云勞之不偽傳釋為公  
之功輔道我已厚是屬下篤字為句則於文詰屈難  
通矣君奭云若天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

述三

三

祥斐忱亦與下文云天不可信義同此言若天之不  
可信亦不敢謂其必崇降不祥終為崇據上文云我  
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曰休曰不祥  
亦善惡對舉與大誥字訓文例並同若釋為輔誠則  
下復慮其降不祥文義亦不相屬矣又匪忱與難謀  
意義略同故下云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  
天難謀王莽傳羣臣奏引作天應斐謀蓋古今文之  
異此作難謀者彼作斐謀則今本尚書所云斐忱者  
漢時傳本或當有作難謀者未可知也又云篤斐時  
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此與維詰篤罔不若時義  
略同篤猶信也爾雅釋詁篤固也厚也固厚引申之  
此周公對召公言之謂信非止是二人也上文云在

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此即承彼而申言  
弗戡之義偽孔乃釋為厚輔文武之道則於周召相  
助語氣全不相蒙矣呂刑云明明棗常鏘寡無蓋棗  
常墨子尚賢中引作不常常法也周書小開篇亦云  
明明非常言顛頊命重黎明察不法使鏘寡無所害  
也蓋訓書本下又云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棗  
彝棗彝猶棗常亦言不法言明于刑罰之中道用治  
民之不法也康誥云勿用非謀非彝酒誥云誕惟厥  
縱淫佚于非彝召誥云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周書皇門篇云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惟時  
乃學于非夷棗彝非彝非夷字異義並同康誥酒  
誥誥作非其義易明故釋者不誤此與維詰字皆

述三

西

作棗偽傳遂皆釋為輔常不知輔民常民輔常並於  
文不順也凡尚書匪非字今文疑皆作棗其義易明  
者漢時校改為匪非故今書匪非棗錯出  
如禹貢凡厥篚字漢書地理志皆作棗則為匪匪之  
段字篚即匪義與今書諸棗字異而其以棗為匪亦  
同又漢書燕王旦傳策又云母棗德史記王世家  
廣曰一此亦用盤庚之子亦不敢動用非德也尚書  
自經秦火文字展轉譌互殆不可讀非以前後復重  
之文互相推校無由得其塙詰棗匪通段本經左論  
甚多而西漢以來王莽擬大誥及馬鄭偽孔諸家傳  
注徒知爾雅棗備之訓執一而不能通其異自宋朱  
子蔡仲默及近代段氏若臈孫氏開如莊氏葆璞始

於大誥康誥呂刑略正舊讀而未能盡究其義至於酒誥雜誥君奭諸篇指意略涉隱奧則猶多沿襲傳義無所匡正今為綜校全經宣究其說俾書義雅訓不能強合用祛經儒墨守舊故之蔽焉

釋疇

說文白部云疇詞也从白疇聲疇與疇同虞書帝曰疇咨段若膺謂當作誰詞其說近是而口部又有疇字云誰也从口疇又聲疇古文疇又田部云疇耕治之田也疇或省合隸變為疇其見於經典釋文者字作疇蓋疇二字之省變今經典通作疇故爾雅釋詁云疇孰誰也其正義見於尚書者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疇咨若予采舜曰疇若予工又曰

述三

五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二語僞孔本並改入舜典僞孔傳並訓疇為誰是也誰者眾多相對無適指目辭故引申為同輩儕耦之稱其字又與讎通故堯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僞孔亦入舜典此亮采言助成眾事惠疇言順於百官即同官相人偶之辭與讎匹義近而與前後疇咨疇若諸文不同迺孔傳亦以本義訓之曰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則失其義矣又酒誥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此章當依蘇軾蔡沈讀以矧惟若疇句蓋若疇統下三官言之圻父薄違句言司馬典兵薄疑讀為搏謂搏擊回衰農父若保句司徒典教學保安民宏父定辟句司空典事掌定法也而鄭康成詩小

雅圻父箋引書讀若疇圻父句鄭書注亦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詩小雅孔傳云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况所順疇咨之司馬乎况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徒司馬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此皆失其句讀而孔訓若疇為所順疇咨尤為不辭不知疇猶讎也若疇者謂司馬司徒司空三卿為汝諸侯之讎匹猶召誥云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彼釋文云讎字或作酬酬疇字同並與疇通酒誥若疇即召誥之讎民其上文大史友內史友即召誥之友民二文相應也詩箋釋文又云疇此古疇字本或作壽字亦通若

述三

未

然以三卿為壽亦即所謂三壽詩魯頌闕宮云三壽作朋毛傳云壽考也鄭箋則云三壽三卿也張平子東京賦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云三壽三老也三卿不必皆老壽毛張蓋望文為訓以三壽為尊稱猶云三老五更爾依周誥義三卿尊尊得與君為匹謂之讎大史內史中下大夫止為君之友是疇讎與友雖同取儕輩之稱而疇讎當略尊尚於友則於壽老尊稱義亦得相通實則詩書之壽本疇之借字猶言司馬司徒司空三貴卿為公之讎匹故詩周南云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好仇即好匹仇讎通言猶書云讎民也王侯以貴卿為疇公卿大夫亦各以同官為疇故書云惠疇史記天官書疇人子弟分散亦言史官僚

屬分散疇人為同官別於子弟為私屬也疇為雉匹則又有相為等類之義故洪範曰九疇鄭注云大法九類見史記集解僞孔同斯皆謂誰展轉引申之義也

釋纒 纒為古首服之一周時男女長幼通箸之漢時男子冠亦有纒其材同其箸以承冠亦同而其形法則迥異周時之纒用以韜髮士冠經云緇纒廣終幅長六尺鄭注云纒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纒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案結卽紒之借字鄭言此者明先用纒收髮而韜之而後屈曲繞之成紒故賈疏云韜髮結之韜訖乃為紒是也內則子事父母亦先櫛纒笄總而後冠字同孔疏引盧植云纒所以裹髮承冠

述三

末

以全幅疊而用之孔又云箸纒既畢以笄插之櫛訖加纒紒訖加笄紒訖加總作紒既成橫施笄以爲固然後箸冠孔說尤析蓋古人不露髮而冠是為總 梁止廣二寸不足以覆之故必先用緇纒韜髮而後箸冠士冠禮贊者奠纒而後設纒賓正纒乃加冠三加皆然是每冠皆更設纒也唯喪禮男子括髮女子髻乃不箸纒而露紒吉時無露髮明無不箸纒矣漢時冠梁變而漸廣有屋有裙既盡蒙其首則不慮其露髮故不必用緇韜髮而別以幘冒髮承冠以代纒其材亦以緇纒為之故幘梁得冒稱纒士冠鄭注卽舉漢時語以相比況其後因幘梁稱纒又通之於冠梁故冠幘梁通有纒稱周禮弁師注亦云冠纒卽指

冠梁也漢書元帝紀顏注引李斐云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纒為首服冠幘纒卽謂織成冠幘梁之材故說文云纒冠織也織者凡緇帛不須剪裁而成者之名所謂織成也宋書引徐爰云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纒以緇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纒為帽徐說纒幘流變最爲詳析顏師古急就篇注謂幘常在冠下或單箸之以此推之知古以纒承冠必先箸纒而後加冠不冠者則唯箸笄纒漢以後以幘承冠亦先箸幘而後加冠不冠者則唯箸幘其用略同然周纒用整幅之緇韜髮為紒而不屬於冠其廣二尺四寸依周禮內宰賈疏引鄭志及禮記玉制孔疏說鄭義異長六尺而不冒首漢纒用織成緇材為冠幘

述三

末

梁梁卽屬於冠幘其廣袤不過數寸而全冒首其物既別又古先設纒而後為紒漢時則先成紒而後箸幘其事亦不同但以語言嬗易合并不別故鄭以幘梁況士冠之纒實非禮經纒字之本義也至於古緇帛一端長二丈纒之長止六尺則必剪裁乃成漢纒為冠幘梁廣袤止數寸卽就此度織成緇材許君所謂冠織亦專就漢制言之古纒不屬於冠又非織成許詁與禮經之纒尤絕不相當也周漢首服名制遷易各有原流賈孔義疏訓釋纒制大致不誤而未能深究周漢名實異同之詳學者易滋牽提謹綜緝經詁審其流變俾治襍服者有所攷焉

釋措

曲禮毋踏席鄭注未釋踏字之義孔疏云踏猶躡也  
陸釋文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  
已位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為躡席也引玉藻云登席  
不由前為躡席孔唯以玉藻擬其義而於踏字本訓  
則未之及又引庾氏之踏席為逆席亦非踏字訓義  
今攷說文足部云踏長脰行也與曲禮義亦不相應  
竊疑踏當為踏之段借說文足部云走午行乍止也  
讀若春秋傳曰走階而走今本公羊宣六季傳走作  
踏何本注云踏猶超遠不暇以次公食大夫禮鄭注  
云不拾級而下曰走蓋升降席與升降階同皆有常  
次若不依常次凌躡上下則同謂之踏字借作踏者  
形聲並相邈孔以躡釋踏義通而字實迥異矣無說文

述主

五

字當為走部

釋由申玉篇義

說文苗迪袖袖胄袖卹卹宙胄鞞重袖岫宙岫岫  
袖油袖袖袖專袖重袖抽重袖鞞鞞鞞鞞鞞鞞  
有一文並述由為形聲而正文無由字顧氏玉篇始  
補錄由字隸於用部而不詳其形聲所從唐宋以後  
異說蠡起殆近十家李陽冰則以為即缶字同見說  
傳疑徐鍇則以為說文畧字注云商書若顛木之有  
粵枿古文言由枿蓋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  
為因由等字徐鉉說文注近段氏若膺則以為繇  
之古文云或當从田有路可入引韓詩橫由其祓傳  
東西曰橫南北曰由證之說文江氏子屏則以為許

書奪田字由為甲之倒文同倒子為之例易象傳  
百果艸木皆甲窀三統厯出甲於甲甲皆由之誤  
文鈕氏非石則以為訓鬼頭之由形最相近說文鄭  
氏子尹則以為說文从大从十之本即由本字以十  
合書於丙即成由且云本讀若滔滔从百聲古百正  
同由論語滔滔鄭本作悠悠詩滔滔叶由求左旋右  
抽說文引作搯皆一聲之轉說文以上諸家或主重  
文或云奪字或謂異文異說蠡起幾於聚訟駁以六  
書義例則皆不可通如李氏之說則古籍絕無由缶  
通用之迹若徒以形近者而合之則與由形近之字  
眾矣豈獨一缶字乎徐說以為粵之古文于理最近  
故戴氏仲達六書嚴氏鐵橋說文聲類姚氏秋農說

述主

三

系桂氏未谷說文苗氏仙麓說文聲王氏貫山說文  
朱氏豐苞說文通並襲其說然玉篇部分多遵說文  
字林亦以由隸用部而弓部粵下不言古文作由足  
證六朝以前本說文粵下本無由篆且徐以由象枝  
條華函之形則于形實不相似嚴氏又謂重文之見  
於說解者則許書錄重文眾矣由為聲母之字反不  
錄其文而附見于說解乎朱氏則謂从果省木萌芽  
於果實中人也上出者芽葉初抽之象說文粵下奪  
古文則殊不知粵為木生條不必出於果實中人也  
如段氏說則釋文引韓詩倫東西耕口橫南北耕曰  
由本謂伐土非田上路段誤據玄應眾經音義所引  
奪兩耕字遂為田有路可入之說實非古訓也說本

尹如江說則倒甲之字古所未見且改經傳甲寔出甲之字以為由尤為舛說如鈕說則不惟由由二字音讀懸殊而由為鬼頭于由義尤遠如鄭說則以十合書于大內說本迂曲且古从本从舉諧聲之字皆無寫伦由者是數說者於形義皆無所合竊謂字書自說文字林外以顧氏書較為近古今以其部分諦審之竊疑由即用之異文非古別有由字也請先證之以其形用之為文从卜从中增其上之橫畫以屬于左彝器文用周而微殺其下之從畫使不外出則成由字且古中字固不伦用而伦篆者變其體諧其聲以為用則變用為由之例也古金款識無由字其從由為形者若粵字鐘鼎款識聘鐘伦 積古齋鐘

述三

圭

鼎款識粵父盃作原釋為册考二字近灘縣陳氏目為册父考盃誤所臧毛公盾鼎諤字作 三器同一粵字而或从或从 是由用之形可互通矣又甫字从用為形其孳生字為專為鑄為博鐘鼎款識董武鐘鑄字伦楚良臣余義鐘鑄字作 合肥劉氏所臧號季子伯盤博字伦 並變用為智鼎專字作 是由用形變之諛也請更證之以其聲古音用入東鐘江部由入尤幽部而聲相轉于文周从口用用亦聲說本宋氏保諸聲補而周與由同部故詩車攻楚辭離騷東方朔七諫並以調同為均阮氏鐘鼎款識散氏盤以用為周省形孳聲亦可韓詩橫由其畝即毛詩南山之橫從其畝由即用字從用同部故得藉由為之古帝紀融

氏武梁祠畫象作祝誦素問移精氣篇祝由全元起曰祝由南方神誦諸誦聲誦又諧用聲故得與由通用是由用聲轉之諛也請更證之以其義經傳中用由二字互訓者更僕難數古人名字相配仲由字子路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言用猶言由也禮運故兵用是作而謀由是起用是伦與由是起語同是由用義同之諛也竊謂自古籀遞變一字分為數形而孳生之字又各從之為形聲以說文六百四十部言之如囟自人儿首頁百大介之類皆本一字而各為建首曼根岐榦儻而同氏由用之變蓋亦猶此展轉傳習遂或昧為一字於是訛音讀而變之說文舊本當有其說自遼寫失挽後世治小學者遂各為一說不可殫究顧希馮雖知以由字隸用部而其書婁經刪改不復辨用由同字異形之本幸金刻所存偏旁及古籍通藉之字博稽精覈猶可得其輾迹故特為疑釋以補小學之缺雖近巧說衰辭鞮守之義然猶瘡李少温諸人牽引不相涉之字以比傳之也

述三

圭

籀文車字說 說文車部車籀文作戰从二車二戈於形聲皆無所取且與戰車字混而二徐以來未有知其誤者近珍藝莊氏田山王氏始據金文車字作𨋖以正之其說塙矣今攷金文車本象駟馬車之全形其義至精不徒可正說文之譌且可攷正古駟馬車制略釋之蓋金文車字如吳彝毛公鼎不嬰故並作𨋖鐘鼎款

識亦有此字而傳無失其本形諦審其形左兩申象  
故並據今所見金文拓本論之其中畫特長夾  
兩輪旁兩畫象轂端之鍵而軸貫之其中畫特長夾  
于兩輪與軸午交者軛也軛曲為梁形前出而連於  
衡故右為洋形長畫與軛午交者衡也兩旁短畫下  
岐如半月者軛與軛也蓋衡縛於軛軛縛於衡而軛  
又縛於軛故詩秦風小戎云五檠梁軛毛傳云五五  
束也檠歷錄也梁軛上句衡也一軛五束束有歷  
錄說文檠車歷錄束交也段依韻會改又革部云轡  
車衡三束也曲轡縛直轡轡蓋五束即轡縛之  
制束有五者衡與軛相交處為一束兩軛與衡相交  
處為二束軛與軛相著處又為二束因軛與衡衡與  
軛軛皆異材而任力甚劇必以革交互束縛之乃可

述主

畫

以為固是五束者縛於衡者三而縛於軛者各一故  
說文詁釋為車衡三束專據縛於衡之束言之三束  
實■眩於五束之中也依考工記軛人說軛與衡之  
周徑皆甚小不過四寸其設軛軛若穿其中以相貫  
則失其力故不穿其木而以革交午縛之以為固論  
語大車無軛小車無軛說文軛軛端持衡者論語鄭  
注云軛穿轅端著之軛因轅端著之軛武后臣鄭以因  
對穿為文明其不穿而惟縛之以相連其文意較然  
甚明而五檠之用主以固衡軛亦可知矣又攷此字  
見於金文拓本又有於兩申間為一田略帶方形以  
象軛持軛形者如孟鼎作軛是也又旅車商器作  
蓋作■則又象軛踵及後軛形■為旅字之半舊釋

旅車二字今審似即一字又父乙尊作■吳大澂說  
則又象梁軛上出於形尤析又父甲車彝車作■則  
中為方形以象軛軛而兩軸端又為重轡衡兩端則  
曲而上出或衡木實有如是制者又象兩轡同繫於  
軛即說文所謂軛駟馬內轡繫軛前者是也又中叔  
尊作■亦象此形此三器形致繁縟而所象亦尤備  
以此諸文證小車梁軛五縛皆在衡軛尤為顯較而  
鄭仲師注軛人乃云駟車之轡率尺許一縛近儒多  
舉詩之五檠以申證其義若然則五縛皆著於軛前  
軛間特綴此以為文飾而與衡軛絕不相涉則與轡  
縛之制不合且軛前十尺之軛揉一木以為之勻滑  
夷漫絕無圻堦本不藉五束以為文飾即假使革束

述主

畫

止為文飾亦何必限以五而絕不可增減邪余前著  
周禮正義於先鄭說未及分別茲因籀文車字象形  
悟衡軛之制而五檠之說始昭然若揭故詳說之以  
補禮疏之闕焉  
頃見湯陰羨里出土古龜甲文亦有車字作■與  
金文同唯中畫上下分岐不相聯■則契刻偶錯  
異耳龜甲文多象形又有且甲大戊諸偁號近人  
定為商時物則較金文尤古蓋在史籀之前竊疑  
黃帝時車制已詳前象其形而制字倉沮初文本  
已如是作而籀篇因之作車者轉繫後來省變許  
書古文出於掇拾吉金龜甲多未出土故未能得  
其根底也又以龜甲文與父甲車彝證之知此字



本為上轉下輪象車平列之形金文從衡傳易多為左輪右轉者亦其變體爾

羅昭諫江東外紀辯

江東外紀拾殘一卷余友泰順林亨甫縣丞用霖所刊序稱咸豐丁巳於遂昌逆旅見北宋本羅隱江東外紀首有崇寧癸未發人張某刊書序謂原書凡六卷林所見者殘缺塵餘半冊又蠹蝕過半乃錄其完者十則刊之其書世不經見初出時人或詫為祕笈六合徐太守壽為作敘亦頗推重之以余攷之蓋溫處開人所偽作也請立八證以明之范垌林禹吳越備史昭諫本傳云所著江南甲乙集在成化杭州准海寓言及讒書後集崇文總目十國春秋並行於世吳

述三

三

任臣十國春秋昭諫傳載所著於備史所紀外又增吳越掌記集三卷湘南應用三卷靈璧子兩同書十篇皆不言有所謂外紀者其可疑一也宋崇文總目所收五代人書最該博載昭諫著作多至十種較十賦多賦事一卷吳越應用一卷又獨無外紀然張序賦一卷集二十卷在甲乙集外謂此書流落人間百八十餘季幾於泯沒則宋初此書未登祕府亦事或有至鼂子止生當南宋之初其昭德讀書新方與中若此書崇寧中有刊本予止豈得不見而衢本讀書志亦未著錄下至陳氏書錄解題鄭氏通志藝文略尤氏遂初堂書目馬氏經籍考元人宋史藝文志楊氏明文淵閣書目及明以來諸家書目皆無著錄其可疑二也書中第一則

云予小時舉進士西上道過淮安攷唐地理志無淮安宋地理志楚州下云紹定元季升山陽縣為淮安軍端平元季改軍為淮安州即今之淮安府也昭諫生於唐季安得豫稱宋地名其可疑三也二則又述所遇治易陳姓之言曰圖書為義文畫卦之大原圖靜得八卦書動得九位又曰六十四卦在先天之圖為體七十二候在後天之書為用案河洛圖書漢唐傳易經師所未見宋人所傳者出自陳搏至先天後天之圖則又邵子所作相傳得自方士要皆唐以上所未有黃黎洲易學象數論黃晦木圖書疑惑胡錫鬯經義攷昭諫時術數家安得見之而以爲說至辯諸圖至詳所稱治易陳姓又似隱指圖南不知圖南入宋尚在

述三

三

昭諫卒於梁初校其季齒遠不相及安得昭諫少時即與相遇其可疑四也第四則稱楊相涉之降梁也其子凝式泣諫不聽遂佯狂不仕攷五代史唐六臣傳載凝式歷事梁唐晉漢周官至太子太保則凝式非不仕梁者矣此條徐序中其可疑五也第六則記奉命訪吳諫議時事云以戊子二月以史考之當為唐明宗天成三季即吳越寶正三季也攷吳越備史云開平三季十一月乙酉發運使羅隱武肅世家卒天寶三季七十七然則寶正三季昭諫卒已十九季矣且所載日名二月有甲戌攷五代史司天考天成三季二月丁丑朔日有會之則甲戌為正月二十八日二月不得有甲戌也其可疑六也第八則云龍德

中明州貢一介物攷龍德爲梁末帝季號其元季卽  
吳越天寶十四季夫梁爲唐賊昭諫嘗勸武肅討之  
必不用其正朔况龍德紀元上距開平三季已十三  
季則又昭諫所不及見也其可疑七也第九則云梁  
王將軍彥章不獲於上彥章死而梁遂亡攷五代史  
彥章死以龍德三季十月距昭諫卒十五季矣其可  
疑八也凡此八證悉有依據其爲好事者嫁冬依託  
蓋無疑矣伏讀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有羅  
江東外紀三卷 國朝閔元衢撰其書余未之見據  
提要所稱蓋詮次江東逸事若季譜別傳之類作僞  
者豈聞閔書之名妄意爲昭諫佚作而造此以實之  
歟又此書所載吳諫議吐卽泰順人事跡雖見於府

述三

表

縣志然大抵根據家譜攷之於史竝無影響唐季諸  
家書亦無載及者而外紀殘帙乃於十則之中適有  
其事且序稱蠹蝕殆盡而此十則乃首尾完善無一  
字奪落則其贗託之迹固亦不待八證而明也唐餘  
佚史流傳者希好事者喜爲收拾且其中有吾溫遺  
事他日必有誤信其書而據以補史志之闕者余故  
疏通證明之以質世之鑒別古書者亨甫爲余父執  
子恭承家學推擅文筆嘗舉此數事實賞之亦不能  
答也籍故雷此書卽亨甫少季戲作英雄欺人不暇詳  
故已十餘年檢閱中得此辯存之以附評友之義俾  
後人無誤此爲  
亨甫語病也  
續明鬼篇下  
易繫之言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

狀鄭康成謂精氣爲神遊魂爲鬼自泰西物質之學  
大明而易之義迺益徵於質蓋凡宇宙之間所謂有  
者必依質以立有物則有質未有無質而能成其爲  
有者也經典之論鬼神其爲有也昭昭乎若揭日月  
而未有質言其物者易始質而名之曰精氣曰遊魂  
則必非虛幻杳茫而強謂之有明矣夫辜較萬物之  
質爲吾人官骸所能辨者其等有三口定曰流曰氣  
凡動植有生之物皆在定質之限而兼食流質以成  
形色若夫麗地之恆氣人則曰呼吸于其中而輕微  
浮遊不可範制不能獨立而爲生理然而有重量有  
體積可以權衡表儀按率而求也劇寒重壓則諸氣  
咸可化爲流定二質視之而可見撫之而有觸蓋雖

述三

表

至微而尙有質之可名是固在有之域而鬼神則不  
見不聞有也而幾淪于無則與夫麗地之恆氣異矣  
蓋所謂精氣者玄之又玄泰西人謂之以太其重量  
體積絕無可求然其爲氣彌滿周浹無乎不有則亦  
一實質也其聚而發生光力爲人所能見者則有電  
故電爲無重流質近有哀克司照物電光者藉真空  
晶球以發電成光其照無所不徹然所謂空球者亦  
止抽吸恆氣使不爲霧障爾至極微之以太則非機  
管所能抽吸固自充塞於球間實非真空也使果并  
以太而無之則球將破裂不能存立而光電亦無由  
傳達矣自此光發明而論者知其所傳之散氣非尋  
常氣質所能包則謂其於定流氣之外當別爲第四

質蓋尤微渺而疏散矣實則天爲積氣無量世界皆微氣所充周自日系以暨恆星星氣之外麗地之恆氣有盡而彌天之微氣則無盡充溢瀾漫入乎標忽之中包乎太虛之表其爲氣也希夷淡遠茫無畔際殆非徒第四質也意此微氣者其疏密精粗糅雜和劑或者尚有無數之差別但非吾人血肉官骸積驗所能窮不若恆氣之有淡輕炭蒼綠弗等可化分而得也是氣也其質點成終古無滅而聚散則至不常生物得之以爲性識死而未遽散者則爲精氣爲遊魂要之微氣之動以機生與死無二原始要終則死之有鬼神可由生理比例以推也動物之羣積淡輕着諸氣質及燐鐵矽諸定質以生而其知覺運動實

述三

五

皆微氣所爲鬱積積育以成萬形原生微蟲有所謂啊米蚋者渾沌如浮漚無支骸官體也性識忽動則其塊然之身隨處能自伸爲假足可以游行攫食生人之血輪有白者與彼蟲略同是即微氣發見之端也逮夫生理勃盛庶類蕃孳由單節而進於複襍於是鑿渾成別立假爲常而體隨識達舉凡四肢九竅無不根乎性識以自暢其發生之用自原蟲而遞嬗益進以至於爲人等差種別巧厯不能計要皆微氣所凝注而成也蓋含生之倫莫不秉此微氣散焉則不覺聚而凝焉則純一充周具大神力所謂電也人之生也自爲微生物而挾電以動入於胚胎即含微氣以成生理既生之後血肉增長吸引粗質以附益

之而微氣亦隨其性識所攝聚而益精是爲生有之身蓋知覺運動專恃此氣爲之主宰其盛而專者則化爲人電素問說遠古醫家即有祝由之方今之巫師猶傳習之爲呪術而佛氏密宗則大闡瑜伽神祕之說泰西景教之興耶穌亦以術爲人療病希臘曼司莫立士姆及漢坡諾忒斯設諸書研究精神學今歐羅巴人傳其術能以人身之電氣使人孰睡及見異物殊狀或知彼心所念及豫識未來事可以接神此諸術者咸主薰脩持鍊以充人電之用則尤此微氣之神妙有迹可徵者也逮其死也血肉之粗質忽焉以化而此微氣電質則亦離其恆幹而遊乎太空其翕合以爲身者形驤化而神未散佛家謂之中陰

述三

五

身蓋既與生理離而爲二則凡所爲腦函之記憶五官四肢之運動會息一切知能皆消滅無餘而此獨存之微氣流行無碍無乎不之則其特別之神通又或緣此而生故神之德盛則有所謂六通變化無所不能若佛書說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河那律陀無目而見舜若多神無身而觸蓋不藉腦函而爲知識記憶不假耳目而爲見聞無手足而能飛行無迹其爲神者奇妙不可測而鬼則不盡有是也古之聖人通乎死生之說而能知幽明之故迺較然別白之曰精氣曰遊魂而佛氏則以其前已出乎死有之身後又未入乎生有之身迺統而名之曰中陰身其與易家物變之說名異而實一也夫同是微氣也而何以有

精氣遊魂之別蓋萬物質氣之公例有聚則無不散生則是氣聚而爲性識爲人電死而是氣將散未散而現爲中陰身則亦未嘗不聚也而久之亦必終歸於散其或聚而久不散者則又視乎其生之攝受與脩持以爲準故人有生則同有是氣也而其結集有純有雜有強有弱純而強者死則能搏合久而不散雜而弱者死則雖暫現而終必散而或返之太空或隨業輪轉而仍爲生物所謂精氣爲物者卽其搏合而不散者也其所謂遊魂爲變者卽其暫現而終散者也故純而強者其先必有凝固專一之理而後可以離形而獨立其後也必有附益而輔助之者而後能歷久而尙存所謂凝固專一卽歷劫畢生薰脩持

述三

幸

鍊之充足於已而然所謂附益輔助者則視乎其感應於他者而然也故夫聖神賢達其先也神識朗徹體性堅定有專精之德業有卓立之精神則其死也中陰身必強而不遽散此凝固專一之說也而其功德之裒被聲名之洋溢畏神服教者之久遠則又足起後民之尊親愛敬相與發明而傳述之又有孝子慈孫之思慕繼志述事以奉祭祀則其皆以生人精神志氣之誠貢獻而附益之性海貫徹有感斯通咸足與其中陰身相附麗故佛家論鬼神謂能人作彼受卽此理也夫然所謂中陰身者既秉純粹強固之精氣以現復得後世附益者之眾此之所消益之於彼雖生理已息而攝聚無已遂能歷久而常存其靈

爽式憑若隱若顯恆在人耳目之間若古之聖賢堯舜周孔之倫以逮身毒之釋迦文歐羅巴之耶穌固自有永存不滅之神卽降而論之名儒奇俠有獨到之學行氣節其生爲人所尊信死爲世所悲閔則亦或憑藉微氣靈響肩然不隨流而遽化此皆所謂精氣爲物也彼夫妄庸人者其生也神識惛昏紛然於利祿之爲死則神魂飛蕩泛乎若無所薄聚散升沉不能自主故中陰身暫現卽化其暫現也人感之而爲焄蒿悽愴其化也隨業流轉四生六道而又爲生有之身矣所謂遊魂爲變者也故中陰身者雖無生理而既秉此精氣遊魂以爲身則其氣精粗強弱亦必有劑量分率之等非偶集而幻化也其乘氣之身

述三

幸

或常聚而不散或久聚而終散或暫現而卽散其久暫盈虧之數各有所自致若與生理之強弱壽夭相準若然是氣也其聚則於大空之中收攝微氣以爲身及其散也則皆反乎其本仍彌滿於太空要皆實有其物但以生人知覺所及雖睿聖大知亦皆有所限故無由實見此微氣遊魂之物而要其非無質而虛立則固塙然不誣也是故微氣之在生而爲性識死而爲中陰身者萬有別異至其入乎性海則普遍周洽同歸於一原猶之大海之水或酌之杯罍或盛以壺罍或以調和酒醴或以澣濯垢穢其容受不同其給用不同皆暫時變易而究其歸宿反之大海則仍爲水無所別異此又儒家萬物一體之說生與死

無異者也知鬼神之為微氣所聚則知其為真實之質知微氣之有所聚而必散而其永久不散者必有特異之能要其非幻化則同也夫日月之光遇地氣而成暈珥光景蔽隔則成視差而為薄蝕雨氣對日光綫遇折而現七色則有虹蜺海氣下攝到景則為海市此咸眾著於常人耳目之間而皆幻也非實也若鬼神則不見不聞而實有精氣遊魂聚散之理則固實也非幻也但以虛空微渺迹象曠絕而流俗淺人憑肌窺測莫能究其原理或信之太過而崇闡巫風或疑之太過而昌言神滅眾論舛馳殆皆未窺其本矣

述三

卷

籀高述林卷四

白虎通義攷上

瑞安孫詒讓

建初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東京之大典也范氏後漢書載其事頗詳而史臣撰集之書則文三見而各異肅宗紀云建初四季冬十一月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滄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波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班固傳云遷左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憲論今固撰集其事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侯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述四

十

顧命史臣著為還義其不同如是袁宏後漢紀云建初四季秋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太平御覽六百一引邱悅三國典略云祖珽等上言漢時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則皆謂通義即議奏故章懷太子注後漢書白虎議奏亦云今白虎通蓋六朝唐人之說皆如是也近儒陽湖莊氏述祖作白虎通義攷則據蔡中郎集巴郡太守謝版云詔書前後賜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謂禮古經五十六卷今禮十七卷尚書章句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多者不過三十一卷二書卷不盈百則議奏無慮百餘篇非今之通義明矣又駁章懷後漢書注云按儒林傳云命史臣著

爲通義卽今白虎通義也議奏隋唐時已亡佚注以爲今白虎通非是則又謂議奏與通義本屬兩書特同出於白虎觀耳今攷議奏通義卷數多寡懸殊莊氏謂非一書其說是矣至謂議奏之外別有通義則范史於本紀不云通義儒林傳敘不云議奏不互疏漏若是袁宏李賢皆得見東觀漢記及袁山松後漢書藝文志倘通義議奏灼爲兩帙夾不應不攷以致誤合也竊謂建初之制祖述甘露議奏之作夾襲石渠白虎議奏雖佚其卷帙體例要可以石渠議奏推也漢書藝文志書九家內議奏四十二篇本注宣帝時石渠論禮十三家內議奏三十八篇石渠春秋二十三家內議奏三十九篇論語十二家內議奏十八篇孝經十

述四

三家內五經雜議十八篇以上本注並其五部百五十五篇蓋石渠舊例有專論一經之書有雜論五經之書合則爲一帙分則爲數家禮春秋論語議奏專論一經者也其書晉以後獨禮家三十八篇存五代志謂之石渠禮論據杜佑通典所引蓋備載戴聖聞人通漢蕭望之等論難及宣帝制詔其體與白虎通義絕異五經雜議雜論五經者也唐書經籍志有劉向五經雜義七卷王應麟玉海朱彝尊經義攷並以爲卽石渠五經雜議蓋漢志載劉向所敘六十七篇內無說經之書而石渠論經劉向校定或錄其奏於篇首故誤題其名也其書未見援引體例無可攷以意推之似繫際括經義標舉閎旨不與禮論載問答

者同隋唐志又有五經通義五經要義二書亦題劉向撰諸經義疏及唐宋類書所引二書逸文甚多石渠五經雜議通義流傳之別本故分箸之曰不曰議奏而曰雜議通義引石渠禮議甘露三季三月黃門蓋諸經之稱議奏者以此五經雜議標目無字則體例微異可知然此自謂其子日之異若其全書必統顯石渠若使亦如禮論之例則一展卷焯知爲石渠舊帙何至誤題都水耶白虎講論既依石渠故事則其議奏必亦有專論一經與雜論五經之別今所傳通義蓋白虎議奏內之五經雜議也諸經議奏既各有專書雜議之編意在綜括羣經提挈綱領故不以經爲類而別立篇目且文義精簡無問答及稱制臨沒之語與專論一經之議奏體例迥別其書在漢代統於議奏本爲一書蔡中郎集所舉者尙其全帙

述四

故亦如石渠議奏有百餘卷晉宋以後議奏全帙漸至散佚而通義一編析出別行廩存於世屢轉傳侈忘其本始於是存其白虎之名味其雜議之實或以通義該議奏或以議奏疑通義皆攷之不審故舛誤互見矣且既知通義爲議奏之一種則知范史帝紀與班固傳本無違異蓋諸經議奏纂自諸儒通義一編專屬班氏紀載寫定之總名傳詳撰集之分帙則一日議奏一日通德論同各有當也惟儒林傳序不舉議奏而舉通義則未免疏舛意者白虎議奏蔚宗已不得見其全而亦以通義當議奏沿袁宏等之誤說紀傳多襲舊史之文故未違其實序論則范氏自作故遂失其真耳夫議奏之作本效石渠之所有通

義一編亦非增石渠之所無古籍雖亡固有可推釋而得者世之究心錄略者當不以余說為臆斷也

白虎通義攷下

白虎通義之名見於後漢書者三曰議奏曰通德論曰通義晉宋以後羣書援引及隋唐經籍志並曰白虎通新唐書藝文志曰白虎通義宋史藝文志及宋人書目並曰白虎通德論其流傳之本則宋小字本校盧元大德十卷本及明諸刻本並題白虎通德論乾隆四庫全書本依後漢書儒林傳及唐藝文志改題白虎通義後盧氏文昭校刻於杭州又依隋志改題白虎通卷首載海靈周氏廣業之論曰班固傳所稱白虎通德論與白虎通異名而章懷無注宋崇

述四

四

文總目始用為標題徧攷晉宋迄唐諸史志傳及釋經集類之書援引不下數百條皆曰白虎通竊意通德二字本不連讀乃是白虎通之外別有德論非一書也李善文選注引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是論不見全文豈范氏所指即此而脫功字歟且古人講解經義並謂之通是書列隋經籍志亦曰白虎通唯儒林傳嘗言著為通義故孔穎達左傳隱五季正義有云漢羣儒作白虎觀通義雖名通義義不通也宋儒孝經爾雅等疏大有引作白虎通義者而白虎通德論之名自崇文後元明刊本率以標題殆失之不考以上皆周氏語今攷功德論與虎觀無涉范氏雖有疏舛必不至牽合如是隋唐史志所載

書名不無割截如說文解字止曰說文之類不一而足至經疏類書援引古籍務省繁文尤多刪字且如應仲遠風俗通義史志及唐宋人援引亦多稱風俗通而自序固云通義且釋之曰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如周氏說亦將為風俗通歟竊嘗以白虎通義白虎通德論白虎通三名詳攷之而知

通義為建初之原名通德論為六朝人之題白虎通為援引之省字也蓋通義本放石渠五經雜議而作以其不主一經則曰雜以其可貫羣經則曰通字雖異而旨則同也義之與議本可通用石渠雜議唐志為雜義亦其證矣由通義而省其文則曰通如漢注丹作易通論世號注君通之例蓋流俗傳述喜從

述四

五

簡易故南齊書禮志載魏繆襲奏及袁宏漢紀雖章奏史冊亦狃於所習並從省字不獨著錄援引不備載原名也至通德論之名自屬後人增改疑初改通義為通論若石渠禮議之改為石渠禮論後又增一德字范蔚宗所見即已如此故以入班固傳也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云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述聖通經今本述上衍聚字聖下衍言字此依御覽引則論家之正軌也可證六朝時本已有通德論之題非蔚宗之誤改亦不自宋崇文總目始矣唐宋時通義與通德論兩本並行如左傳爾雅孝經疏及後漢儒林傳注並有通義之稱而王伯厚困學紀聞亦云今本通義十卷元明以後題通義者不可復得而世開桑本遂皆題通德論矣後有

1.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校棊是書者從 四庫本題白虎通義可也或沿宋元明舊本題白虎通德論亦可也至盧刊校讐精審未嘗不爲善本而改白虎通義爲白虎通則盡失六朝以來舊本面目以云復古不適以亾古邪

衛宏詔定古文官書攷

隋書經籍志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舊唐書經籍志亦載衛宏詔定古文官書一卷唐人書屢見援引或作古文字書或作古文尚書或作古文奇字皆古文官書之譌也段氏若鷹古文尚書撰異有衛宏官書攷一篇謂後漢書衛宏傳所不載疑南北朝人依託爲之竊謂詔定古文儒林盛事使此書果出衛氏范史不立無載段氏疑之是也然後人僞

述四

本

作古籍亦必依附故實以售其欺今衛氏既無詔定之事而贗託者忽有官書之題事既無徵名尤不類作僞者雖至愚必不出此矣以意推之疑官書之題衛宏乃流傳之誤非由贗託撰此書者非漢之衛宏蓋晉之衛恆也何以言之晉書衛恆傳載所作四體書勢其敘古文云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冢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

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是恆好古文之證也唐張懷瓘書斷亦云衛恆字巨山善古文得汲冢古文論楚事者最妙嘗玩之作四體書勢又云古文章艸入妙是衛氏精究古文本於家學其自作亦入妙品又嘗爲祕書監得見晉祕府所藏汲冢竹書古文官書疑卽錄汲冢古文以備小學一家耳竹書得於太康元年曾詔和嶠荀勗等以隸書寫定故有詔定古文官書之名也郭忠恕汗簡略敘載衛字一說科斗者當作漢代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祖敬侯寫下缺一字尚書後以示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下缺一字當淳下缺一字案當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案郭書卷首所

述四

七

列書目七十一家內有衛宏字說卽古文官書也略敘所引衛口說必衛宏字說之語今本譌缺誤空一字爾下別引四體書勢檢覈其文與四體書勢全同然則古文官書之出衛恆此其確證矣至衛恆之所以譌爲衛宏者由恆譌爲弘弘復譌爲宏也宏弘一聲孳生之字古音與恆同部陸法言以來乃分宏入耕韻弘恆入登韻實則六朝人讀此三字亦不甚殊異故古籍往往互譌若尚書大傳以恆山爲弘山元魏避諱以宏農爲恆農之類悉因聲轉互相通段衛書展轉譌良由于此北宋以後原書既亾更無從得其蹤跡幸汗簡引其佚文可藉以攷正而傳本脫誤至不可讀覽者亦漫以殘缺置之不省雖以段氏之



精審亦不能知不可慨乎

唐靜海軍攷

王光蘊萬厯温州府志云肅宗乾元元年復為温州  
以前天寶元年改温州為永屬浙江東道特建靜海  
嘉郡此時乃復温州舊名  
軍使并統台明州晉高祖天福四年建温州為靜海  
軍節度使攻宋樂史王溥歐陽脩歐陽忞諸人亦云  
晉天福四年温州建靜海軍節度而絕不及唐時建  
靜海軍使事惟穆祝方輿勝覽云唐高宗分括州置  
温州復建靜海軍使又陳耆卿嘉定赤城志云乾元  
元年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台越等八州又建靖海  
軍使統台及餘州其所載與萬厯温州志略同靜靖  
音義相近古多互易然則唐之有靜海軍使宋代地

述四

八

志家固有其說萬厯温州志多本宋曹叔遠永嘉譜  
其所載蓋遠有端緒非妄說也何以明之范炯林禹  
等吳越備史朱褒傳云褒永嘉人也兄誕始為本州  
通事官屬寇亂兄弟皆聚兵禦以功遂攝司馬及副  
使胡燔卒乃自據焉尋以同姓結授於梁太祖奏授  
本州刺史充靜海軍使攷唐書百官志云諸軍各置  
使一人五千人以上有副使一人又云刺史領使則  
置副使今備史載朱誕未據州以前有副使胡燔則  
其時已以温州刺史領靜海軍使矣又備史載後唐  
同光三年制授錢元珣充靜海軍節度使此當云靜  
海軍使乃云節度使者蓋備史刊本之誤天福八年  
和凝撰錢文穆王神道碑云長子弘僎温州靜海軍

使其事蓋在天福四年已前碑版文字明焯可據知  
未建靜海軍節度使之前已有靜海軍使然則建節

度始於天福四年建靜海軍不始於天福四年明矣

檢書唐地理志越州下注有義勝軍有靜海軍寶應

元年置大厯二年廢靜海軍元和六年廢義勝軍中

和二年復置義勝軍表中和二年方鎮表作中和三年

亦失乾寧三年日鎮東方鎮表止載中和三年升浙

江東道觀察使為義勝軍節度使失載寶應元年置

勝軍事光啓三年改義勝軍節度為威勝軍節度乾

寧三年改威勝軍為鎮東節度而絕不及靜海軍之

置廢蓋義勝鎮東為統轄浙東節度軍之號其治在

越州靜海為温台明三州軍使之號其治在温州修

述四

九

地理志者不能分析故并附注浙東觀察使所治越  
州之下方鎮表於軍使廢置例不備書故詳義勝而  
略靜海然則唐志之靜海軍即萬厯温州志之靜海  
軍也至靜海軍之建唐志云寶應元年赤城志及温  
州志並云乾元元年兩文差互攷寶應元年距乾元  
元年止四年地志家蓋因乾元元年復温州而牽連  
及靜海軍使之建實則當以史志為正也又陳文節  
止齋集跋雲山壽昌院石帖公據後載唐中和二年  
牒有寧海軍使杜某繫銜攷新唐書及吳越備史朱  
褒以中和元年據温州至天復二年卒據備然則朱  
氏據州者逾二十年以事勢揆之其間不得別有寧  
海軍使杜某者其違異之故誠所未詳矣

良齋浪語集敘 代家大人作

南北宋閒吾鄉學派元豐九先生昌之鄭專文薛右史積之專文之學出于周博士行已接鄉先生之傳右史之學出于胡文定公師法雖不同而導原伊維流派則一故其學類皆通經學古可施于世用永嘉經制之儒所以能綜經義治事之全者諸先生爲之導也專文之學沒而無傳右史之學傳于其子良齋先生益稽覈攷索以求制作之原甄綜道統究極微眇遂卓然自爲一家其沒也止齋陳先生實傳其學其爲先生行狀有曰公蒞事惟謹宅心惟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寤然其寡欲信于家行推于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眾人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

述四

十

理兵刑農末至于隱書小說靡不搜研采獲尤遠于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于今止齋之言如此於序可不謂盛歟自止齋沒而先生之緒絕而弗續元明以來晦澁益甚遺書雖流傳未絕儒者幾不能舉其凡且其學衰息甚可痛也我

朝勃興文治之盛超邁前古于是姚江黃氏甬上全氏修定宋元兩朝學案始表章吾鄉學術列爲五派而以先生及止齋爲永嘉諸儒之宗然先生遺書存于世者自書古文訓外更無梓本故綴學之士猶不能研索綜貫以揆經制之精先生之學明而未融此非儒者之不幸歟乾嘉以來鉅儒輩出而性理經術各守其家法不相假借漢宋之間蓋斷斷如也某曩

籀高述林 卷四

在京師與方聞之士論當時門戶之弊常以爲欲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學嘗欲勾集鄉先哲遺文廣爲傳播以昌厥緒而未逮也既而東南大亂承學之士日即于蕪陋而達官貴人有以武功起家者遂奮其私臆之論以爲勝朝流寇之禍萌蘖于姚江道咸以來粵匪之亂由于乾嘉之經學鄉曲之士眩惑其說莫知所適從今相國合肥李公有憂之以爲此邪說之說而荒蕪之原也思欲刊布儒先遺書以救其敝某頃官江東賸曠之暇輒以先生遺集爲請相國覽而善之遂捐奉屬桂薌亭觀察刊之金陵書局而以其版歸某使浙中學士大夫得讀先生之遺集而世之有志于永嘉之學者亦有所

述四

十

津逮則相國是舉也實古今學術升降之樞鑄豈徒吾鄉先哲之幸哉是集宋寶慶間先生從孫師旦始編定刊行于世明以來印本殆絕今所據以校刊者錢唐丁大令丙所藏明鈔殘本及朱宗丞學勤所藏舊鈔本也刊既成謹述先生學業傳授之略與相國嘉惠來學之意以詔讀者同治壬申十二月

六秣甄敷敘

黃帝顓頊夏殷周六家秣術漢時掌於史官民間亦有傳之者劉向傳洪範作五紀論頗著其說向子歆集七略亦載古秣總四家八十二卷演撰權輿荀於是矣向又謂黃帝秣有四法顓頊夏殷並有二術漢末宋仲子亦集七秣以攷春秋朔蝕七秣者蓋六家

一九九

之外兼及三統而所校夏周兩麻又各有二家是其時諸林皆完具且復有別本可資校覈也然古術章部疏闊才舉大端日蝕歲差缺焉未具加以疇人算士妒異黨同略涉舊文便相些毀是以祖沖之排之於前僧一行詆之於後義撓遺典幾為歇的良足悵已南北之亂典籍灰燼六家之文益多散佚故魏李業興稱殷麻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而術數亡缺修之各為一卷然唐修隋志辨章經籍并錄亡書六家之目固已無載李氏所補亦復闕如至於唐宋而後議麻之士雖有援據蓋由展轉徵引非見本書然其遺文迺時時見於它籍如李淳風注五經算術詳推周麻至朔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備列六家歲元斯

述四

三

皆礪然可徵賢於求野它如諸史麻志及天官占驗之書所載亦頗具較略爰博為鉤核甄其佚文別錄四分用相香補為麻經一卷熹平論元大明改法羣議取證多及六家開元大衍攷述尤蹟或仰測天行遠符古象或別演新術獲論舊編今竝疏通證明課其離合益以它書為麻議一卷晉史遷年表斷自共和三五步驟元紀茫昧若塵憑積年則上推易舛輒放周麻譜謀漢麻世經自黃帝初元選於秦亾列其年歲同異為麻譜一卷斗憲論失概見舊典如淮南書之顛頊術易緯之殷術周髀之周術竝法數詳礪足為左論亦刪綴其文略為校覈為麻微一卷漢唐治麻之家率有立成法實相乘數究於九御率治分

實使布策復放嘉定錢氏三統術鈐別演四分術鈐一卷總題曰六林甄攷近代通人如宣城梅氏元和李氏陽湖董氏皆治古麻竝以六術久亾未能補述惟金山顧氏六林通攷甄綜略具而未能詳葡今之所集雖復疏略而梗槩猶具推課無難用以存敬授之初軌其於太初乾象蓋亦大輅之椎輪增冰之積水也光緒初元歲在旃蒙大淵獻壯月朔日瑞安孫詒讓

周禮正義敘

粵昔周公續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顛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

述四

三

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聚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是故雖古籍論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攷如虞書義和四子為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為夏法曲禮六大五官鄭君以為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合是職名之本於古也至其闕章縉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端於五帝而放於二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大史歲年通駭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其為治靡不始於麤樸而漸進於精詳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太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成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凡定

而手朞之哉其闕意眇指通關常變權其大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閹閹之昵咸諱於治官官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擲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窮遠誦訓士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間若會四枝百脈而達於凶無或離闕而弗營也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

述四

南

士之子臬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率較已三百里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之郁縣置之公邑采邑遠極於畿外邦國其學蓋十倍信徒於是無慮大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始莫能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於以致純太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

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大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大史臧其副貳成康既沒昭夷失德陵遲以極於幽厲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典冊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尙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哀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它如朝事之義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者咸其枝流之未盡漸滅者也其全書經秦火而幾亡漢興景武之間五篇之經復出於河間而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著之竹帛三鄭賈馬諸儒廣續詮釋其學大興而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

述四

圭

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擯席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眾或謂戰國瀆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傳其論大都逞臆不經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巇索疇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辭妄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纂而卒以蹈其祚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秒而謬託於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欺天下之口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倖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其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詭病卽一

二閔攬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  
鐻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者也日月  
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顛而方趾橫  
目而直幹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  
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壤而封建計夫  
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行之祭則坐孫  
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昏則以姪娣媵而從姑姊坐  
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  
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  
久而有所不安則相與變革之無勿可也且古人之  
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  
蝕地氣之蒸盪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

述四

末

拜跪而救之湛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  
無改也祝敵拊搏無當於鏗鎗之均血腥全烝無當  
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  
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  
亦相與守其故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閔意  
眇指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  
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  
而其所以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泉通道路嚴追  
胥化土物什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  
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  
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大驗  
也詒讓自勝衣就傳先大僕君即授以此經而以鄭

注簡與賈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既長略窺漢儒治經  
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  
其制度研擲彙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竊思我  
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宐獨闕遂博采  
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釋以發  
鄭注之淵奧賈疏之遺闕艸勑於同治之季年始  
爲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尙書議  
集刊 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槩括臆理寫成一秩  
以就正然疏語甚衆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紛  
私心未慙也繼復更張義例剏補闕廿年以來彙  
艸屢易最後遂錄爲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  
校之舊疏爲略詳矣至於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諸

述四

末

儒所論多閔修而駢拇枝指未盡揭其精要顧惟秉  
資疏闇素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箋詁  
所能鉤稽而楊權也故略引其端而不敢馳騁其說  
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儼然孤露意思零  
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瞻懷時局撫  
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  
睽闕不能相通故民窳而失職則治生之計陘隘而  
譎觚干紀者眾士不知學則無以應事偶變效忠厲  
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議富強是猶泛  
絕潢斷港而薪至於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宜莫  
若求其道於此經而承學之士顧徒奉周經漢注爲  
攷證之淵藪幾何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既寫定

輒略刺舉其可剴今而振敬一二犖犖大者用示藥  
謁俾知爲治之迹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  
亂之原者儻取此經而宣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  
政教之閎意眇指理董而講貫之別爲專書發揮旁  
通以俟後聖而或以不佞此書爲之掩等先導則私  
心所企望而且莫遇之者與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  
大戴禮記辨補敘

禮大戴記漢時與小戴同立學官義情閎邃符契無  
開而小戴編習二千年昭然如揭日月太傅禮迺殘  
帙僅存不絕若綫綴學者幾不能舉其篇目何其隱  
顯之殊絕與綜而論之二君咸取集古記摺采極博

述四

本

大戴雖殘闕而先秦遺籍猶多存者如三朝記爲洙  
泗微言曾子十篇義尤純粹與子思中庸公孫尼子  
坊記緇衣相擬而天圓易本命諸篇究極天人致爲  
精眇近儒多援四角不揜之難以證地圓余謂小正  
實有夏遺典所出最古其三月參則伏傳云星無時  
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云伏其於地圓之理蓋尤  
明辨哲矣二記原流劉氏七略班氏儒林傳所論略  
備原其師授咸本高堂生而魏張稚讓進廣雅表說  
爾雅云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  
然則漢初撰集禮記稷嗣賢爲首出導師而高堂后  
蒼咸在其后故大戴舊本亦兼述雅訓白虎通義引  
禮親屬記卽其遺文是則大戴師承既遠綜覽尤博

斯其左驗矣自馬鄭詁禮唯釋小戴隋唐義疏家復  
專宗北海八十五篇之記遂無完書今所存三十九  
篇爲十三卷者不案始於何時東原戴氏據隋經籍  
志謂小戴刪大戴爲四十六篇與今大戴闕篇適合  
證隋時傳本已如是然經典釋文敘錄引晉陳邵周  
禮論序先發此論陳序謂小戴刪大戴爲四十九篇  
也隋志則以三篇爲馬融所補故止四十六篇計之  
然隋志似卽本陳說陸氏所引或有刪闕矣復謬  
悠然可證彼時所傳已與今同若然此記完本殆亾  
於永嘉之亂乎唐人所引有王度記諸篇蓋從魏晉  
唐本篇數增唐以後盧注亦闕大半宋時雖傳十四  
經而自傅崧卿楊簡王應麟諸家外津逮殊渺近代  
通人始多治此學而孔氏補注最爲善本余嘗嘗就

述四

五

孔本學讀又嘗得寶應劉楚楨年丈寶楠所錄乾嘉  
經儒舊辭多孫淵如丁小雅嚴九能許周生諸家手  
記又有趙雋門所辭殘宋槧異文與孔書小殊並錄  
於冊端臧匿廿年未遑理董也已亥冬既寫定周書  
辭補復取大戴辭本別付寫官以劉錄舊辭傳鈔甚  
稀慮其零落并刪定箸之猶憶同治癸酉侍先太僕  
君在江甯時余方艸牘周禮疏而楚楨丈子叔俛孝  
廉恭冕適在書局刊補論語正義亦甫成時相過從  
商榷經義偶出大戴辭本示余手錄歸之叔俛喜曰  
此本世無副迨唯嘗寫寄續給胡子繼教授培系今  
子又錄之大江以南遂有三本可不至溲隊矣又云  
胡君爲大戴義疏方綴緝長編甚富儻竟其業諸家

精論必苞綜無遺它日當與周禮疏並行但恐其書  
粹不易成耳未幾余從先君子至皖而胡君適為太  
平教授曾一通問未得讀其所著書也比余歸里不  
數年聞劉胡兩君相繼物故嗣胡君族子練谿太守  
元潔守温州余從問君遺著略述一二而詢以大戴  
禮疏則殊不瞭殆未必成也子勝斐然中道廢輟劉  
君之語不幸中矣今者甄錄諸家舊辭亦以荅劉君  
相示之意而深惜胡疏之不得觀其成舊學日稀大  
業未究遂寫之餘所謂撫卷增唱者也至此冊識誤  
匡違米鹽凌襍聊為治此經者識小之助於禮經大  
義槩乎其未有聞竊念海內閱達儻有踵胡君而為  
義疏者或有取於是冲遠之博采皇熊搗約之兼徵

述四

幸

盧戴是則不佞所睇望於方來爾光緒廿五年十二  
月

余同年生鄞董沛覺軒前亦有簪大戴禮疏之議  
其綴緝在胡君之後頃聞覺軒歿已數年其書蓋  
亦未成也籀高又記

周書辭補敘

周書七十一篇七略始著錄自左傳以逮墨商韓呂  
諸子咸有誦述雖襍以陰符閒傷詭駁然古事古義  
多足資攷證信先秦雅記壁經之枝別也隋唐志繫  
之汲冢致為舛舛晉書記荀勗東晉所校汲冢古文  
篇目雖有周書與此實不相涉今汲縣晉石刻大公  
呂望表引竹書周志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于合

狐之津云云西真汲冢所得周書以七十一篇書校  
之文例殊異斯其符論矣此書舊多闕誤近代盧氏  
紹弓校本朱氏亮甫集訓芟鬚蕪葦世推為善冊余  
嘗以高續古史略黃東發日鈔勘之知宋時傳本實  
較今為善世所傳錄惠氏定宇校本略記宋槧異文  
雖多互譌猶可推故書輓迹盧本亦據惠校顧采之  
未盡朱本於盧校之善者復不盡從之而所補闕文  
多采丁宗洛管箋則又大都馮肫增釋絕無義據蓋  
此書流傳二千餘年不知幾更遂寫俗陋書史率付  
之不校即校矣而求專家通學如盧朱者固百不一  
邁今讀鄭謀今本並商誓作雜諸篇則盧朱兩校亦  
皆不能無妄改之失然則此書之創痼昧目斷踴不

述四

幸

屬甯足異乎余昔讀此書頗涉讎勘略有發正輒付  
掌錄覬以思誤之適自資省覽不足為盧朱兩家拾  
遺補闕也至近代治此書者如王氏襄祖讀書襍志  
洪氏筠軒讀書叢錄二書朱校亦采莊氏葆琛尚書  
記此書遲肌增竄難以何氏願船王會箋釋俞丈  
蔭父羣經平議其所理董亦多精瑁既學者所習見  
則固不煩摭錄矣光緒丙申七月

古籀拾遺敘

攷讀金文之學蓋萌概于秦漢之際禮記皆先秦故  
書而祭統述孔悝鼎銘此以金文證經之始漢許君  
作說文據郡國山川所出鼎彝銘款以修古文此以  
金文說字之始誠以制器為銘九能之選詞證璋與

同符經說至其文字則又上原倉籀旁通雅故博稽精辨爲益無方然則宋元以後取錄款識之書雖復小學枝流抑亦秦漢經師之家法與宋人所錄金文其書存者有呂大臨王楚王休王厚之諸家而以薛尚功鐘鼎款識爲尤蔚然薛氏之指在于鑒別書法蓋猶未刊集帖之因故其書摩勒頗精而平釋多繆以商周遺文而迺與晉唐隸艸絜其甲乙其於證經說字之學庸有當乎我

朝乾嘉以來經術道盛修學之儒掣篆籀輒取證于金文儀徵阮文達公遂集諸家拓本廣續薛書南海吳中丞榮光箸筠清館金石錄亦以金文五卷冠首阮氏所錄既富又萃一時之方聞遂學以辯證其

述四

三

文字故其攷釋精塙率可依據吳書釋文蓋龔禮部自珍所鑿定自負其學爲能冥合倉籀之指而鑿空馳繆幾乎陽承慶李陽久之說然其孤文輒證偶窺扁窻亦開合于證經說字終非薛氏所能及也詒讓束髮受經略識故訓嘗慨擴秦燔書別册小篆倉沮舊文寢用漚廢漢人掇拾散亡僅通四五壁經復出罕傳師讀新莽居攝甄豐校文書崇奇字而黜大篆甄豐所定六書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文即小篆建武四左書五繆篆六鳥蟲書而無大篆是其證也建武中興史籀十五篇書缺有閒魏正始石經或依科斗之形以造古文晉人校汲冢書以隸古定多怪詭不合六書蓋古文廢于秦籀缺于漢至魏晉而益鼓學者欲窺三代遺迹舍金文奚取哉端居諷字頗涉薛

阮吳三家之書讀之展卷思誤每滋疑濇閒用字書及它刻互相斟酌略有所寤輒依高郵王氏漢隸拾遺例爲發疑正讀成書三卷自惟末學膚受不足以通古籀之原竊欲剝剔芟蕪少埒證經說字之學至於意必之論刊除未盡且僅據傳摩罕掣墨本點畫漫缺或滋妄說世有好古文字如張敞顏游秦者儻能理而董之矣同治十一年余月

古籀餘論後敘

甄錄金文之書自錢唐薛氏書外近代唯儀徵阮氏南海吳氏最爲精富倉籀遺跡粲然可尋固縣諸日月而不刊者也余前箸拾遺於三家書略有補正近又得海豐吳子苾侍郎攜古錄金文九卷授錄尤閱

述四

三

博新出諸器大半箸錄釋文亦殊精審儀徵南海信堪鼎足攬涉之餘閒獲新義又有足正余舊說之疏繆者并錄爲二卷蓋非弟偶存札樸抑亦自資砭紫矣猶憶同治閒余侍親江東時海內方翹望中興而東南通學猶承乾嘉大師緒論以稽古爲職志余壯年氣盛嘗乘扁舟游江至京口登金山訪遂啟謀大鼎不得迺至焦山海雲堂觀無由鼎手拓數十紙以歸時德清戴子高茂才亦客秣陵與余有同耆朝夕過從余輒出所得漢陽葉氏舊藏金文拓本二百種同讀之君亦出舊藏季嬭鼎相與摩挲椎拓竟日不倦時余書方稅橐而戴君得羸病甚劇然猶力疾手錄余說於積古齋款識冊端又嘗屬余爲毛公鼎釋



文其歿前數日猶逐福不遺一字蓋余治此學唯君知之最早亦愛之獨深子雲奇字見之伯松歐公集古每咨貢父不是過也繼余以資郎留滯春明時吳縣潘文勤公臧彝器最盛與濰縣陳壽卿編修埒而宗室盛伯熙福山王文介兩祭酒元咏江建霞陽湖費咳襄兩編修同邑黃仲弢學士皆為茲學每有雅集輒出所藏金文辨證難字適文勤得克鼎文字奇瑰屬王江諸君為正其讀攷跋彙纂莊成巨冊公以示余俾別擇其是非余輒舉鼎中擾遠能執一語證以詩書謂以擾為柔執為邇為聲近段借仲弢見之則為舉尚書執祖即禰祖以證其義文勤亦以為致塙此鼎吳氏未嘗錄文勤所藏器始八百餘種如齊侯鐘皆吳氏所未見也京維縉塵

述四

圭

萃此古懽致足樂也未幾余省親南旋而文勤治振畿輔官事倥傯猶馳書以新得井人殘鐘拓本寄示屬為攷釋比余答書未及達而文勤遽薨逝余亦自是不復至都意興銷落此事幾輟今檢吳氏此錄則季嬭鼎毛公鼎井人鐘諸器咸入櫛錄而戴潘盛江諸賢墓已宿草永念疇昔幾同隔世邇年敲門課子舊友雲散唯咳襄收羅彝器時以拓本寄贈其所得師父鼎趨尊師趁鼎尤朕鼎亦多足校正吳錄咳襄所藏余嘗見者五十餘器如數伏鐘師錄也然余年逾五十多病早衰目力凶力咸遠不逮昔矣大氏余治此學逾卅年所觀拓墨亦索千種恆耽玩篆執審校奇字每覃思竟日輒萬慮俱忘渺思獨

契如對古人不意過眼雲煙倏成陳迹迄今世變彌亟風尚日新古文字例殆成廢絀敝帚自珍輒用內恧然泰西學執大昌其所傳埃及巴比倫象形鐵桴古字遠不及中土篆籀之精妙彼土學者招拾於冢塔土甕之餘猶攷讀度儲珍逾球璧而我國學子略涉譯冊輒鄙棄古籀如弁髦政教之不競學術亦隨之斯固相因之理乎然周孔之教儻永垂於天壤則倉籀遺文必有愛護於不隊者此冊既寫定將寄質咳襄仲弢兩君相與商榷定之而附識弱冠以來攷攬所逮恩師友存亡并離之跡綴之卷尾以志今昔之感古學將湮前塵如夢余又何能無概於心哉光緒癸卯六月籀高居士書

述四

圭

九旗古義述敘  
古王者建國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以變民視故賓祭師田修禮敷政咸以旗章為尤重肇自虞夏爰迄有周三統循環五德更王於是五旗以上法天官下應方色章物燦然義咸有所取非苟為別異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物而巾車陳路建五正旗其文制昭哲不可增省先秦西漢儒家大師如子夏叔孫通梁文之修爾雅毛公之傳詩尚能識其大略東漢以後說經者寢失其義以汝南許君北海鄭君之精博尚不無舛悟如許釋旃勿二丈皆未得其本制而鄭以旛物旛旌各別為旗皆無章又以旛為即大赤與大白大麾應三代正色亦皆別為旗



卿射記國君龍旂卽司常之諸侯建旂蓋孤卿所建之旂卽旗而諸侯所建之旂皆旒也爾雅旒旂卽雜帛爲物之別制故士喪擬之以爲無物者之銘旌則知緇經異色亦卽雜帛之塙詰矣蓋諸經之不可理董者以是求之而弇然若引弦以知矩益信古經文例縵密非綜校互勘未易通其條貫也既槩括其略著之疏而以二千年承譌之舊義非反覆辨證無以釋學者之疑故別述是冊以究其說首舉司常大司馬九旗五正以著其等例而芻及爾雅常旒鄉射獲旒士喪銘旂諸文以廣其義證其它名制無關情要或舊釋已詳咸不著於篇世變紛亟舊學榛蕪獨哀遺經無從質定安得精筆禮學如金氏者與之權

述四

表

斯義之是非哉光緒辛丑孟陞

籀頤述林卷五

瑞安孫詒讓

尚書駢枝敘

自文字肇興而遠古語言得著於竹帛彙字而成語彙語而成辭馳騁其辭錯綜連屬以成文文辭與語言固相傳以立者也語言則童蒙簡而成人彛蠢愚樸而智慧文野鄙質而都邑雅夫文辭亦然有常也有雅也或簡而徑或繁而曲不可以一端盡也故常語恆畸於質期於辭約指明而已雅辭則詭名奧詔不越厥宗其體遂判然若溝畛之不可復合矣古記言之經莫尚於書自夫三科文立辭體攸殊唐虞典謨簡而易通商周命誥繇而難讀是豈如後世楊雄

述五

樊宗師之倫故爲艱深以難學子哉亦其辭有雅質則區以別耳大戴禮記保傅篇不云乎天子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而禮聘記又云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然則文雅之辭義至而無弗達雖古之良史猶或難之而可以晚近淺俗之辭例求之乎論語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禮三朝記小辨篇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是知雅言主文不可以通於俗雅訓觀古不可以概於今故春秋元命苞說子夏問孔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紀何蓋春秋經則云元年春王正月此記事徵實之辭也書康誥則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

新大邑于東國洛此記言文雅之辭也釋詁之篇託  
始于初哉首基所以綜雅辭而明其義也惟詩亦然  
國風方語也故易通雅頌雅辭也則難讀故命詁之  
辭與雅頌多同大詁云天棐忱辭文致與術證以蕩  
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大明云天難諶斯則原若發  
蒙矣康詁云汝惟小子乃服惟宏指亦簡晦證以民  
勞云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則弁若合符矣大雅思齊  
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鄭皆未得其義證以康  
詁云不汝瑕殄則免然承釋矣若茲之類殆不可以  
儂指數然則文言雅辭非淹貫故訓不能通其讀而  
況以晚近淺俗之辭強為詮釋其詰籀為病不亦宜  
與書自經秦火簡札殺亂今古文諸大師之所傳漢

述五

博士之所讀所謂隸古定者或以私臆更易展轉傳  
授舛倍益孳漆書古文益多段藉如非匪率為棊今  
多作正字其偶存者則皆誤釋為輔者也文多作忒  
古文著心於文中今所傳鍾鼎款識咸如是今絕無忒字而有論作窳者  
則因釋為安而存其形似也其它文字殊異復數百  
科書之謊易無完札固不待八尼而然矣書有八尼見段氏撰  
異乾嘉經儒治尚書者如王西莊段若膺孫鼎如莊  
葆琛諸家多精通雅詁而王文簡述聞釋詞釋古文  
辭尤為究極敷助余少治書於商周命詁輒苦其不  
能盡通逮依段王義例以正其讀則大致文從字順  
乃知昔之增益偵到以為釋而綴索晦澀仍不可解  
者皆不通雅辭之蔽也頃理董舊冊披蒙所私定與

昔儒殊異者得七十餘事別寫存之而約舉古文辭  
之要略以示家壻子弟俾知雅辭達詁自有焯然之  
通例可藉文字句讀以進求古經之大義儻有所津  
逮尔

名原敘

汝南許君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  
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是文字之初固以象形為  
本無形可象則指事為之選後孳乳寢多而六書大  
備今說文九千文則以秦篆為正其所錄古文蓋据  
拾漆書經典及鼎彝款識為之籀文則出於史篇要  
皆周以後文字也倉沮舊文雖襍廁其間而叵復識  
別况自黃帝以迄於秦更厯八代積年數千王者之

述五

興必有所因於故名亦必有所作於新名新故相襲  
變易孳益巧厯不能計又孰從而稽覈之乎自宋以  
來彝器文閒出攷釋家或據以補正許書之譌闕邇  
年又有龜甲文出土尤簡渚奇詭閒有原始象形字  
或定為商時契刻開與籀文同或本商前舊文而籀篇因襲之然亦三代  
瑑迹爾余少者讀金文近又獲見龜甲文咸有誤錄  
每惜倉沮舊文不可復覩竊思以商周文字展轉變  
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沈思博覽時獲瑣證鉅括  
論之書契初興形必至簡選其後品物眾而情偽滋  
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極而  
敝苟趣急就則彌務省多故復減損而反諸簡其更  
迭嬗易之為率本於自然而或厭同者異或襲非成

是積久承用皆為科律故歷季益遠則譌變益眾而李斯之作小篆廢古籀尤為文字之大厄蓋秦漢閒諸儒傳讀經典已不能精究古文如古多段恣為文與籀形近金文多作絕相似而書大誥曰寧攷寧王前寧人寧武則皆文之譌也古文有載市即禮之齋釋又有載字當為齋帛本字而毛詩絲衣曰載弁依保載則載裁之段也庸古文作喜與啟偏旁相涉而左傳說成王賜魯土田倍啟倍啟則附庸之譌也書詩傳自伏生毛公左氏春秋上於張蒼大毛公當六國時前於李斯伏固秦博士張則柱下史咸逮見李斯者三君所傳尚不無舛駁斯之學識度未能遠過三君而迺奮臆制作徇俗蔑古其違失倉史之悞甯足責邪通校古文大小篆大氏象形字與畫續通隨體詰詘譌變最多指事字次之會意形聲字則子母相檢沿譌頗夥而與轉注相互轉注從餘錯說為例又至廣博其字或秦篆所不具或許氏偶失之故不勝枚舉而段借依聲託事則尤茫無涯矣古文與借至今略據金文多據原器拓本未見拓本則以阮元吳王休諸家所無多誤不足依據唯合拓之宋薛尚功本所無之字略有援證餘悉不西也龜甲文徒劉氏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岐異以著省變之原而會取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約舉辜較不能備也世變方亟茲學幾絕所覲金石琢刻日出不窮倉沮舊迹儻重見於人間後之治古文奇字者執吾說以求之其於造作書契之啟悟或得冥

述五 四

符於萬一爾光緒乙巳十一月  
契文學例敘

文字之興原始于書契契之正字為契許君訓為刻蓋殷刻竹木以著法數斯謂之契契者其同聲段借字也周禮小宰八成聽取予以書契詩大雅縣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公訓契為開開刻義同是知契刻又有施之龜甲者周禮華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又云遂吹其燠契以授卜師杜子春云契謂契龜之鑿也亦舉縣詩以證義鄭君則謂契即士喪禮之楚焯所用灼龜也綜觀杜鄭之義知開龜有金契有木契杜據金契用以鑽鑿鄭據木契用以然灼二者蓋同名異物金契即刻書之刀鑿將卜開甲俾易兆卜竟紀事以徵吉殆皆有契刻之事詩禮所述義據焯然商周以降文字繁孳竹帛漆墨日趨簡易而契刻之文猶承用不廢漢承秦燔之後所存古文舊籍如淹中古經西州賸簡皆漆書也汲冢竹書出晉太康初亦復如是然則契刻文字自漢時已罕觀迄今數千年人閒殆絕矣邇年河南湯陰古美里城培土得古龜甲甚夥率有文字丹徒劉君鈇雲集得五千版甄其略明晰者千版依西法拓印始傳於世劉君定為殷人刀筆書余謂考工記築氏為削鄭君訓為書刀刀筆書即契刻文字也甲文既出於刀筆故庸峭古勁觚折渾成恍若讀古史手札唯琢畫纖細拓墨漫漶既不易辨切甲片又率爛闕文義斷續不屬劉

述五 五

一第 二 升 賣 參 日 華 全 書 第 4 反 巳 句

本無釋文苦不能覽讀也蒙治古文大篆之學四十季所見彝器款識逾二千種大抵皆出周以後貨鑿家所鑿榻爲商器者率臆定不能搞信每憾未獲見真商時文字頃始得此冊不意衰年賂茲奇迹愛翫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後復繙者參互宋繹迺略通其文字大致與金文相近篆畫尤簡清形聲多不具又象形字頗多不能盡識所傳人名號未有謚法而多以甲乙爲紀皆在周以前之證姜里於殷屬王畿於周爲衛地據周書世俘篇殷時已有衛國故甲文亦有商周衛諸文以相推諡知必出於商周之間劉君所定爲不誣至其以彝爲子以彝爲係閒涉籀文或疑其出周宣以後斯則不然夫史籀十五

述五

本

篇不必皆其自作猶之許書九千字雖爲秦篆而承用倉沮舊文者十幾七八斯固不足以獻疑爾甲文多紀卜事一甲或數段從橫反正造遺糾互無定例蓋卜官子弟應時記識以葡官成本無雅辭與義要遠古契刻遺文稍存辜較朽骼畸零更三四千年竟未漫滅爲足寶耳今就所通者略事甄述用補有商一代書名之佚兼以尋究倉後籀前文字流變之迹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抑余更有舉證者尙書洪範原本雜書漢劉子駿班孟堅舊說咸謂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六十五字爲雜水所出龜書禹得之以爲九疇馬鄭所論略同後儒疑信參半遂滋異議顧彪劉焯劉炫孔穎達之倫雖依用劉班猶致疑於字數

繅簡之閒合所見龜文殘版徑一二寸者刻字輒數十計元龜全甲尺二寸必可容百名以上以相推例雜水龜書殆亦猶是蓋本遠古之遺文賢達寶傳刻著龜甲用代簡畢大禹浮龜適爾得之要其事實不過如此自緯侯詭託以爲神龜負書文珠天成後儒矜飾符瑞遂若天聖神識祥符天書同茲証誣實則契之 中古所恆觀不足異也此似足証經義輒附記之以詭學者光緒甲辰十一月籀高居士書

周禮政要敘

中國變法之議權輿於甲午而極盛於戊戌蓋詭變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辨舛馳異趣已不勝其譁聒夫政之至精者必協於羣理之公而通於

述五

七

萬事之變一切弗講而徒以中西新故畫區畛以自隘吾知其懵然一無所識也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尙於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然則華盛頓拿破崙盧梭斯密亞丹之倫所經營而講貫今人所指爲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十年前之舊政已發其端吾政教不修失其故步而薦紳先生咸茫昧而莫知其原是亦綴學者之恥也辛丑夏

天子眷念時艱重議更法友人以余嘗治周禮屬摺據其與西政合者甄緝之以備財擇此非欲標揭古經以自張其虛僞而飾其窳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無異軌俾迂固之士廢然自反無所騰其喙焉尔

書凡二卷都四十篇雖疏漏尚眾而大致略具漢儒不云乎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誠更張今法集我羣力而行之不疑則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強而有餘其不能也則雖人懷量賈之策戶誦杜馬之書其於淪胥之痛庸有救於豪標乎嗚呼世之論治者可以鑒矣光緒壬寅四月籀頤居士書

墨子閒詁敘  
漢志墨子書七十二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

述五

八

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為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證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悒於曠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脩百篇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

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為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為並蓋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為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了諸大賢皆深相排竿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甯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純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了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

述五

九

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說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尚書沅始為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翔通涂徑多所誤正余昔事讎覽列摭眾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不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顧千里校道藏本臧氏明正統十年與道藏本同據彼校定而不無明弊諸本大氏皆謂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麻開放列明茅坤本并為六卷而篇數尚完具冊高附校與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為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尚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叵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攷讀竊謂非

儒以前諸篇誼旨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葡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襍檢攬舊校疑滯殊眾碍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謬者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槧本淮南子及晁公武讀書志閒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誼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睇慕而不能逮者也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彙編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

述五

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尙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摭其文竄入大禹謨矣兼爰篇注召之邱虜池之瀆召之邱卽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僚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迆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迆卽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哲蒺氏之若今本迆譌爲退折譌爲折畢蘇諸家各以意校

改遂重性馳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啟使赫新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赫卽嗑之籀文亦卽伯益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赫新雉已譌作翁難雉乙又捩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待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達迆宅若經說篇之螭爲蚘虎爲霍兵法諸篇之幘爲順又爲類苾爲芸桴爲杯其岐互尤不易理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凡譌文舊校精瑯者經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

述五

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旨俾二千年古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旣竟復記於後

墨子後語小敘

墨子之學亾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旨尊儒而宗道墨蓋非其所意故史記摭采極博於先秦諸了白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尙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懸邈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



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間徵討之難不翅倍蓰然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鈎攷之尙可得其較略蓋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衛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稱墨子無煖席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班固亦云墨突不黔文選答賓戲又趙岐孟行斯其諷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絀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蓋其犖犖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第其先後略攷始末

述五

三

以裨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閒涉偏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排筭彼竊耳食之論以為詬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傳

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劉

向云在七十子之後史記索隱班固云在孔子後後漢書本傳注引衡

劉歆文志蓋本張衡云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引衡

公輸班與墨翟並當眾說舛悟無可質定近代治墨

子書者畢沅以為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既失之太

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鮑說見戰國謂仕宋得當景

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

貞王十八年即魯悼公七年遂滅昭公之年以益

景公與左氏不合不可從也據本書及漸序墨子嘗

見田齊太公和問答語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二年即命墨子之仕適當景公卒年才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殆皆不攷之過竊以今五十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答見貴義魯問而後及見齊太公和見魯問篇田安王十與齊康公興樂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楚吳起六年見親士篇在安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十四年幾及百之死王二十一年年則墨子之後孔子蓋信家覈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尙在其後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年止六十二則不得及穆公近代譜牒書或謂子思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亦壽考矣其仕宋蓋當昭公之世鄉陽書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史記其

述五

三

事他書不經見秦漢諸子多言子罕逐君高誘則云

子罕殺昭公昭公名裒春秋又韓子說皇喜殺宋君說上

子罕與喜當即一人竊疑昭公實被放弑而史失載

墨子之因殆即昭之末年事與先秦遺問百不存一

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著於春秋經傳尙不無差

異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傳者亦不能備

外此則孟荀諸賢皆不能質言其年壽元人所傳孟

足據不豈徒墨子然哉合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

六年凡九十有三年表其年數而以五十三篇書關

涉諸國及古書說墨子佚事附箸之史記六國年表

年與左傳不合從左傳本書貴義篇墨子嘗使衛

攻下無節葬他無與衛事相涉者又墨子當春秋後非

秦尚末大興墨子亦未至彼國合並不列於表

不能詳塙猶瘡於馮虛臆測舛繆不驗者爾墨子年表第二

呂不韋曰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師

又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當

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篇墨子之

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王書亦

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服役即徒屬韓非子五蠹

人即指七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新語思務篇

士多勇而荆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勝以死為陽城君

守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則不韋所述信不誣也獷

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復興而墨竟絕墨子既

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莫能紀述惟本書及先秦

諸子略紀其一二今勾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

述五 西

附存再傳弟子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

其傳授系次者十三人襍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餘

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

而姓名漸滅與艸本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慘已

墨學傳授

墨子之學微矣七國時學者以孔墨並稱孔子言滿

天下而墨子則遺文佚事自七十一篇外所見殊眇

非徒以其為儒者所擯細也其為道瘠薄而寡澤言

之垂於世者質而不華務申其意而不馳騁其辭故

莊周謂其道大澁使人愛使人悲其行難為而楚王

之問田鳩亦病其言多而不辯田鳩答以墨子之說

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若辯其辭則恐人悽其父

忘其用韓非子左蓋孟荀之議未與世之好文者固

已弗心慊矣秦漢諸子若呂不韋淮南王書所采摭

至博至其援舉墨子之言亦多本書所已見絕無異

聞然孔子遺書自六藝外緯候之誣家語孔叢之偽

集語之襍真贗糅苴不易別擇而墨氏之言行以誦

述者少轉無段託傳益之弊則其僅存者雖不多或

尚確然可信與今采本書之外秦漢舊籍所紀墨子

言論行事無論與本書異同咸為甄緝或一事而數

書並見亦悉附載之以資讐勘而七十一篇佚文則

畢氏所述略備固不勞綴錄也墨子緒

春秋之後道術紛岐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儒

墨為最盛其相非亦最甚墨書既非儒儒家亦關楊

述五 五

墨楊氏晚出復擯儒墨而兼非之然信從其學者少

固不能與墨抗行也莊周曰兩怒必多濫惡之言聞

世況夫樹一義以為藥楬而欲以易舉世之論沿襲

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其平豈非勢之所必至乎今

觀墨之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子亦何傷於日月而

墨氏兼愛周諄諄以孝慈為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

班固論墨家亦云以而孟子斥之至同之無父之科

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後治教傳一學者咸崇孔孟而

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於墨也多望而

非之以迄於今學者童卯治舉業至於皓首習斥楊

墨為異端而未有讀其書深究其本者是曖昧之說

也安足與論道術流別哉今集七國以選於漢諸子之言涉墨氏者而殿以唐昌黎韓子讀墨子之篇條別其說不加平議雖復申駁陳然否錯出然視夫望而非之者固較然其不同也至後世文士泉講學家之論則不復甄錄世之君子有秉心敬恕精究古今學業純駁之故者讀墨氏之遺書而以此篇證其離合必有以持其是非之平矣秦漢諸子及史傳涉論無所發明及荀韓諸子難節葬兼愛之論而未明斥墨子者今並不錄墨學通論第五

劉歆七略諸子十家墨為第六漢志著錄六家自墨子書外史佚遠在周初為墨學所從出後史佚書漢以國翰輯本一卷僅錄左傳周書所載史佚語及胡非遺事數條無由定其為二篇之佚文今不錄胡非隋巢二子皆墨子弟子田俅與秦惠王同時似亦選

述五

見墨子者我子則六國時為墨學者我子書漢以後無援引者時代或稍後與田俅書惟阮孝緒七錄尚著錄唐初已亡隋經籍志唐經籍藝文志及梁庾仲容子鈔見志馬總意林僅錄胡非隨巢二家餘並不存而別增纏子一家則即漢志儒家董無心之書也至宋崇文總目而盡惟纏子為董子宋時入儒家使非墨子本書具存則九流幾絕其一甚足悖也田俅以下四家之書近世有馬國翰校輯本田俅隨巢書別有仁和勞格輯本不及馬本之詳檢覈羣書不無遺闕合略為校補都為一篇孤文碎語不足以致其閎悒然田俅盛陳符瑞非墨氏徵實之與其自對楚王以文害用之論亦復乖悟或出依託隨巢胡非則多主於

明鬼非闕與七十一篇之旨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兼愛曰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則尤純篤無疵是知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述之末失後人抵巇蹈瑕遂為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採而錄之以見先秦墨家沿流之論或亦網羅放失者所不廢乎

墨家諸子 鈞沈弟六

札迓

詒讓少受性迂拙於世事無所解顧唯嗜讀古書咸豐丙辰丁巳閒年八九歲侍家大人於京師澄衷園時甫受四子書略識文義度閣有明人所刻漢魏叢書愛其多古冊輒竊觀之雖不能解然瀏覽篇目自以為樂也年十六七讀江子屏漢學師承記及阮文

述五

達公所集彙經解始國朝通儒治經史小學家法既又隨家大人官江東適當東南巨寇蕩平故家祕藏多散出閒收得之亦參數萬卷每得一佳本晨夕目誦遇有鈎棘難通者疑悟參積輒鬱轆不怡或窮思博討不見端倪偶涉它編迺獲塙證曠然昭寤宿疑冰釋則又欣然獨笑若陟窮山榛莽霾塞忽觀散徑遂達康莊邢子才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語亮已卅年以來凡所以采獲咸綴識簡端或別紙識錄朱墨戢香紛如落葉既又治周禮及墨翟書為之疏詰稽覽羣籍多相通貫應時楠記所積益眾中年早衰意興零落惟此讀書結習猶復展卷忘倦綴艸襍選殆盈匣衍矣竊謂校

書如譬例肇西漢都水別錄開舉譌文若以立為齊以肖為趙之類蓋後世校字之權輿也晉唐之世束皙王劭顏師古之倫皆著書匡正羣書違繆經疏史注咸資援證近代鉅儒脩學好古校聚舊籍率有記述而王懷祖觀察及子伯申尚書盧紹弓學士孫胤如觀察顧澗贊文學洪筠軒州倅嚴鐵橋文學顧尙之明經及年又俞蔭甫編修所論著尤眾風尚大昌覃及異域若安井衡蒲阪圓所箋校雖疏淺亦資攷證綜論厥善大氏以舊聚精校為據依而究其微惜通其大例精思博攷不參成見其謾正文字譌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它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為之鈐鍵故能發疑正讀奄若合符及其蔽

述五

五

也則或穿穴形聲措撫新異馮臆改易以是為非乾嘉大師唯王氏父子邽為精博凡舉一義皆塙鑿不刊其餘諸家得失閒出然其稽覈異同啟發隱滯咸足餉遺來學沾溉不窮我

朝樸學超軼唐宋斯其一端與詒讓學識疏譎於乾嘉諸先生無能為役然深善王觀察讀書襟志及盧學士羣書拾補伏案誦恆用檢覈閒竊取其義法以治古書亦略有所寤嘗謂秦漢文籍誼旨與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書之案墨翟書之唯毋公孫龍書之正舉狂舉淮南王書之以士為武劉向書之以能為而驟讀之幾不能通其語復以竹帛黎棗鈔棗叟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段有秦漢篆隸

之變遷有魏晉真艸之輒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枝槩之屨改遠徑百出多岐匹羊非羶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今春多暇檢理陔臧自以卅年覽涉所得不欲棄置輒取秦漢以還齊梁故書雅記都七十餘家丹鉛所識按冊逐錄申證厥誼閒依盧氏拾補例增識舊本異文以備甄攷漢唐舊注及近儒校釋或有回穴亦增糾正寫成十有二卷其羣經三史說文之類義證閱博別有箸錄以踈續訂冊中所錄雖復簡絲數米或涉瑣屑於作述閱指未窺百一然匡違芻佚必有義據無以孤證臆說賈亂古書之真則私心所遵循而不敢越者儻坵王盧諸書之後以裨補遺闕或有所取爾編寫既竟

述五

五

謹舉漢唐以來校讎家之例論厥要略覬與學者共商榷焉光緒十有九年十一月  
易簡方敘

宋永嘉王德庸易簡方一卷見陳氏直齋書錄馬氏經籍攷明以後自文淵閣書目外絕無箸錄蓋中土久無傳本矣此本為倭寬延中刊本當中土其攷明嘉慶間其攷明藥料性治及飲子藥治法後櫛刻舊本木記有是春堂注方善本及四明楊伯啟刻於純德書堂等字而市肆圓子藥綱日後亦有題記云所舉局方多不載方今竝注其下云云蓋正文為德庸元本而注則重刻者所增益故書端有校正注方真本之題大抵皆書肆所為所謂楊伯啟者亦陳芸居余仁仲之流亞

與冊中所載方皆尋常習用圓劑今醫家猶傳用之無異聞新義以其簡明易檢故宋時盛行於世屢經刊校流播海外更歷元明佚而復顯足以補

四庫諸藏之闕亦臧書家所宜珍祕也曩游滬瀆於書肆購得此本敬呈先君子以其為吾鄉宋元醫家最古之冊驚喜索日手跋其後擬重刊之而先君子以乙未冬捐館舍論讓孤露餘生未遑理董既釋服迺檢付梓人以仰成先志倭本增注亦大書與正文同今改為小字以便省覽亦以其非德膚舊本不宐淆混也倭中所傳尚有施發察病指南論續易簡方論盧祖常續易簡方論集王暉續易簡方脈論皆吾鄉宋元醫家佚書俟更訪求廣續刊之亦先君子之

述五

手

志也光緒戊戌孟陬

古今錢略序 代家大人作

泉幣之興蓋始于遂古而漢魏以前無圖譜之書其見於史志者文字形制存其大較而已不能詳案也加以制度更前代舊泉多廢罷鑄其僅存者摩鎔翦郭往往毀于質豎之手為儒者翫覽所不及故其時通人訓釋經史偶涉泉制率莫能於史志之外有所增益或疏舛遂易與史文相迕如唐固注國語以新莽大泉當周景王大泉而張晏注漢志據所見金刀疑史文之誤並為韋昭顏師古所糾則以其時無紀錄專書僅見流傳舊泉憑以為說之故也泉譜之作最古者為劉氏泉志其書出于梁顧

張端本錢譜及李佐賢古泉匯並不能得其擬人余謂隋志五行類載阮孝緒七錄書之目有劉涓子通圖記三卷記古書也鍾官紀述此其濫觴踵而作者自顧譜外有唐封演李孝美等數家今皆不傳其傳者惟洪文惠泉志為完帙然舛謬甚多不足依據乾隆閒官撰錢錄始補正洪志之缺誤風尚既開海內好事者爭購覘奇異樞拓為譜百餘年來著於錄者無慮數十家其體裁大略相等而蒐訪既勤所得之泉為舊錄所未見者或出于內府儲藏之外至近時利津李氏古泉匯則甄錄之多至五千餘種而詳富幾無以加矣然某嘗謂泉布者食貨之大經古之造幣者輕重相權務以利用行遠其為制必精而不窳簡一而使民毋疑及其敝也子母以等法合婁易

述五

手

幣以壅閼不行未嘗有利於國而民已為重病然則泉法雖國計之一端其因革利病亦古今得失之林矣至于先秦古幣形制奇異可以沿流溯原稽泉府之遺軌而其文字簡古雖復形聲增省變易無方要其指歸咸不悖于倉籩與彝器古文合者蓋十八九是尤儒者所宜考翼也顧諸家之譜多斤斤焉致詳于肉好色澤之間而于古今制度及文字音讀之異莫能博稽精校以究其本宏遠之儒不能無嘆焉望江倪迂存先生為乾嘉閒名儒生平精鑒金石而臧古泉尤富又得江秋史瞿木夫翁宜泉嚴鐵橋諸老相與商榷徧得其拓本加以攷釋勒成古今錢略三十四卷其書所收不及李氏古泉匯之富而援據詳

博殆過之卷首備列 國朝錢法於金布令甲綜緝無遺 厯朝錢制諸篇則又博徵前代法制因革旁及于飛錢會子之屬而攷訂文字多列前人辨證同異使覽者得以窺其是非皆足補諸家圖譜之缺略信不刊之作也 某頃者備藩鄂渚與先生族子豹岑大守爲同官得受其書而讀焉竊愛其義例精善足備政書之一家非徒以賞鑿古器爲譜錄之學與鄙人素所論者奄若合符至其攷釋古金如以齊刀造邦字爲遲鄴古幣甘井字爲甘井與鄙見微有不同而附錄一卷舊聞瑣語擇集過繁駢拇枝指尤不適于用然其闕義眇旨爲他譜所不逮者固覽者所宜知也故遂揭之卷首使後之嗜古者有所擇焉光緒丁

述五

三

丑正月書

咸豐以來將帥別傳敘

光緒丙申

朝廷以屬藩之亂與倭構兵款議既

成中國士大夫以

國威未振時變日亟瞿然有

人才衰乏之憂而老友朱君中我箸咸豐以來將帥

傳適成比丁酉刊版既竟以書寄示詒讓受而讀之

喟然曰洪楊之亂糜爛幾徧寰宇卒能戡定劬開中

興雖仰藉

文宗憂勤之心

穆宗神武

之略抑亦忠勤蔚興師武臣力之效與夫粵寇萌枿

於道光之季臺臣姑息溘鬱潰決遂釀爲大亂泉其

竄湘鄂截江東下所至無完城遂迺南據江東北窺

畿輔撫回諸匪抵巇踵發蹂躪徧十八行省天下大

勢幾殆自胡文忠公建節鄂中始陳布方略調護諸將屹成荆襄巨鎮曾 公以儒臣首勦湘軍激厲忠義知人善任莫府既開魁傑雲集閩名臣多出其間川淮諸將投袂繼起威略遐布遂殛巨憝迄乎劉壯肅之平撫匪岑襄勤之剝滇回左文襄劉襄勤之定西域 國家威棱西懾葱嶺南極滇池將才之盛方之漢衛霍唐郭李殆遠過之矣詒讓昔讀文正原才之論謂人才之蔚盛由於一二人之心所向而所爲金陵楚軍昭忠祠記則又極論用兵貴因時適變無不敝之法可狙之見唯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爲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至哉論乎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今讀朱君此編

述五

三

所箸錄者亡慮數百人或衰瑰奇卓絕之志而中道

一蹶隕元絕脰不竟厥功或李蔡中下之材馮藉時

會光列勛籍膺五等之寵成敗榮苑之故誠不可以

槩論蓋天實爲之非人之所能爲也要忠蓋之臣竭

其艱貞之力以相與楛持屣運志氣搏壹天必從之

斯則塙然可信與文正之論若合符契者爾朱君嘗

從文正戎幙講學甚悉於戲下材官健兒多相狎習

常從詢兵間事輒得其詳故此傳紀述特翔實

兩朝勛臣事蹟略備下逮偏裨外附客將攄錄無所

遺又聞及軼聞襍事以見偉人奇俠精神志趣所流

露則奄有史公李將軍傳之奇矣所綴論述簡而篤

嚴而不劇信乎良史之才非與夫攷纂瑣屑者較其

長短也先太僕君為文正門下士文正之視師安慶嘗與聞營務於咸同名臣多為雅故而粵亂初興家中父學士君方視學粵西以巡撫某公諱寇密疏首發其事桂林之圍親在城中幾瀕於危泉歸又奉

朝命治團於鄉值浙東西淪陷鄉里墟燼詒讓甫成童展轉兵亂閒僅以獲全故於東南軍事聞見頗悉以朱君所紀覈之家世舊聞致多符合益知君書之可以傳信而不疑也抑又聞之咸豐之季寇亂方亟大軍屢挫自僧忠親王以逮塔羅江李諸名將之殉節皆一時慘變往往 九重實涕率土痛心而終以胡曾兩公力維 局 朝野繫望若隱有所倚特雖聞敗而不驚今距兩公之沒不逾三十年而

述五

書

強敵環向兵氣不揚時局之艱危迺遠過於曩昔丙申之役湘淮雄師麇集陪京以重臣失機威望驟損雖議款息兵而海內事勢若泛蓬梗於大海茫乎不知其所濟豈人才之極盛而必衰天運之固然與無亦如文正所譏尸高明之位者不能以已之所向陶鑄一世而猥以無才厚誣天下乎斯尤詒讓所為讀朱君之書而拊膺扼拳憤懣不能自已者矣

中西普通書目表敘

光緒戊戌秋 朝廷始更科舉法以策論易四書文將以通識時務厲天下士於是鄉曲俗儒昔所挾為祕冊者一切舉廢則相與索諸市求所謂時務書者顧問以篇目某某則睥眦不能應點估或示以斷爛

朝報輒大喜急持去噫講時務而求之書冊所得幾何乃并所謂書冊者亦不能舉其名科舉之匱至是其為世所詬病不其宜乎余友黃君愚初自滬濱歸出新彙中西普通書目表見示曰吾憫夫俗儒之固將以是道之途徑雖自愧簡淺要得吾書以索之市可以略識所從事爾蓋君書兼綜中西無所偏主故以普通為名中書多取之南皮尚書書目答問西書多取之新會梁氏西書表芟其不甚急而益以新出之書所列不必求備閒附平議亦略揭一端不必盡其指要然以是餉科舉之士則為已侈矣君行甚急不及與細商惟喜俗子之有所津逮而慮夫通博之士執校讐目錄家諛例辭其離合也輒為綜述大意

述五

書

著之書端

沈儷崑富強芻議敘

自嘉道以來泰西汽船之利橫軼太平洋歐美諸強國輻湊環集而中外華洋之限決撤無復藩閩時適踵我雍乾極盛之後 朝野承平法度疏闊財計內匱兵備外弛逮庚子海上兵事起而世變益亟天子宵旰憂勤嘆籌海之無術而一二賢達之士刊度於彼我長短之間亦皇然憂其不逮往往憤時慮變奮筆抗議論治之篇 錄相望余疏陋不獲盡見其嘗覽涉者如安吳包氏邵陽魏氏善化孫氏吳縣馮氏諸家之書其尤著者也魏馮之書恢奇閎深善言外交多采摭西政之善欲以更張今法包孫則精治內

政於河漕鹽諸大端校覈致詳而包氏又推本於農桑不爲過高之論四家指趣不盡同而要多精實可見諸施行其意所獨至或不免畸於一隅且其書最先出則後之事變奇詭蕃頤日出不窮於慮或有所不周亦其勢然也至甲午黃海扞師遼膠繼夫外患既日棘戎戍更化海內望治而廷議未協黨論又興於是新舊之辯譁然百出賢者扼學攘臂悲憤鬱激其論或流於虛憍偏宕不必盡適於用而庸猥剽竊者亦希附景光乘隙而開出紛然淆亂不可理董來日方長吾未知其所極也無錫沈儷崑內翰爲筱筠觀察哲嗣於學無所不窺尤究心經世大業既恭承庭誥復多與賢士大夫平議商榷遂博稽五洲各

述五

美

國盛衰強弱之原而甄采其精要以自鏡又雅練習國家掌故於今日沿流文敝之失咸精究而質言之所著自強芻議甘有六篇每篇各首揭大要而詳舉其利病爲續議義或隱晦復附小注以發明之宏綱細目連類並舉枝葉扶疏通貫萬變如重本根則極陳屯墾之利開議院則痛砭自由平權之誤解明經義則申論興中學爲保教之本蓋欲通中西之郵折新舊之衷平實精瑤非章句小儒所能窺也嗚呼百年以來魁儒志士不忍夫淪胥之痛所爲發策陳書強聒而不舍者豈欲託之空言以箴述相矜尙哉夫亦謂時會之窮而必變將求得當以一試也然而或舉世傳誦而不得用或偶用而不克竟其緒則天

實尸之非人之所能爲也昔漢賈生建強幹弱枝之議不用於文帝而景帝用之以削諸侯王之權董子建崇儒廣學之議於武帝初亦未遽用後卒用之以開昭宣之治今世魏馮諸家之書其初出也舉世方奔馳蔽明守一而不變於非常異義驚詫若不欲聞而迄今數十年事勢顯白政法屢更迺或與彼書閣合則亦略用其一二矣若良醫然精思博攷以處方不能期人之必信而既當於病則必收其效固可券也今

述五

毛

天子方將懲前毖後更法自強禮崑以盛年清望崇晉監司行將渥膺簡眷爲國宣勞盡舉平日所論著者以仰贊中興之盛則雖內治外交機要繁會而此廿六篇者不假他求固已斐然其有餘矣余少耽雅詁矻矻治經生之業中年以後悵念時艱始稍涉論治之書雖稟資闇弱不足以窺其精眇而每觀時賢精論輒復欽喜玩繹異以自藥頑鈍今讀禮崑之書尤幸夙疑昭寤曠若發蒙而其所論著若各國屬地攷各國錢幣權量攷與此書彙編爲練青軒類稿者無慮數十卷或攷辯詳博足備時需然則述造之盛方將遠轍賈董豈徒與魏包孫馮諸賢較其甲乙哉

瑞安新開學計館敘

光緒乙未東事甫定中國賢士大夫始盡然有國威未振之懼於是



京都及南洋皆有強學書局之舉而瑞安同人亦議於邑城卓忠毅公祠開學計館以教邑之子弟皆以甄綜術藝培養人材導厥涂徹以應時需意甚盛也夫時局之艱難外變之環伺而沓至斯天為之也然人材之衰藉學菽之不講

朝野之閒岌焉有不可終日之慮則人事或不能無過矣瑞安編小介浙閩之間僻處海濱於天下形勢不足為重輕然儲材興學以待

國家之用而出其緒餘以澤鄉里則凡踐土食毛者皆與有責焉固不容以僻遠而自廢也學計館之開專治算學以為致用之本蓋古者小學六藝之一端而造乎其微則步天測地制器治兵厥用不窮今西

述五

表

人所為挾其長以雄視五州者蓋不外是吾鄉自宋元迄有明 忠毅精通厯算而未有傳書道咸而後凡山頂先生菊潭陳先生始孳治宣城梅氏之書以通中西之要邇來穎偉之士又廣涉代微積之學以究其精眇蓋彬彬盛矣設 以教俾後生小子有所津逮以啟發其智慧萃萃以廣其益積久而通於神則魁傑雄卓之材或出於其閒盡人以勝天而不以惰窳隳其志氣斯固賢士大夫之所樂也至於中材謹士志域凡近理財習藝以自殖其身家則小試小效固亦若操左契斯又無俟於揚摧已丙申三月

冒巢民先生年譜序  
家史之有年譜猶國史之有年表也桓君山謂太史

公三代世表實效周譜彭城史通亦謂表譜相因而作然則表之與譜固同原而異流與然唐以前國史有世表有年表而家史則有世譜無年譜先秦傳記之傳於今者若晏子春秋之類最錄言行蔚成巨編而未嘗有分年排次故讀其書者多不得其先後開有一二可攷者亦多岐悟莫能論定則以無編年之例故也自北宋人以陶杜之詩韓柳之文按年為譜後賢踵作綴緝事迹以為書者日多於是編年之例通於傳記年經月緯始末昭焯此唐以前家史所未有也蓋名賢魁士一生從事於學問論議之間其道德文章既與年俱進而生平遭際之隆污夷險又各隨所遇而不同非有譜以精攷其年無由得其詳實即

述五

表

一二瑣屑軼事亦其精神所流露國史家傳所不及詳者皆可摭拾入之年譜凡史傳碑狀紀述外午不可治者得年譜以理董之而弁然如引繩以知矩也余治禮經嘗疑鄭君禮注與詩箋說多駁異讀山陽丁氏鄭君年譜乃知其箋毛詩在中平以後而禮注先行所據者三家詩也又嘗疑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不足信讀白田王氏朱子年譜綜攷論學之年月及朱陸往來商榷之蹤跡而後較然得其移易增會之誣然則年譜之作雖肇於宋而實足補古家史之遺闕為論世知人之開樞不信然與如皋冒巢民先生明季以風節文章負海內重望主持文柄與復幾二社抗行身丁九戾排擊奸佞南都防亂之揭名

震一時滄桑以後邈然高蹈不應鴻博之薦其志節  
既爲勝國遺老之後勁而詞藻之美著述之富於康  
熙詞科諸君亦足相輝映以遺書傳播甚少無由綜  
緝未得登 國史文苑之傳高文亮節鬱而未彰其  
族遠孫鶴亭孝廉始捫集其遺文及地志家謀緝成  
年譜一卷誦芬述德其事甚盛非徒以鉤稽排比爲  
傳記家言也詒讓曩嘗攬涉 國初遺聞於巢民先  
生最所欽服而恨未見其傳書不及攷其事迹之詳  
去冬鶴亭就婚瑞安出所著譜見跡乃得覽平生晞  
慕之志竊用自幸鶴亭以妙年舉鄉薦所學甚富所  
著文奄有陽湖宜興之長尤工爲詞夢白白石可與  
其論定日所造殆未可量而斯譜尤其存慎之作余

述五

三

所見名賢年譜幾及百家若竹汀錢氏三洪王陸諸  
譜之簡要石洲張氏顧閩兩譜之詳核其尤著者而  
鶴亭斯冊酌乎詳略之中足以兼綜錢張之長世有  
精於史例者當自知之固無俟余之揚推矣光緒丙  
申孟陞敘

籀高述林卷六

瑞安孫詒讓

開禧德安守城錄後序

宋南渡後扼江淮以爲國荆鄂據上游形勝實爲重  
鎮邊釁一啟則被兵最先其時疆吏以守禦著績者  
幕僚子弟往往紀錄其事輯爲專書今所存者若湯  
瑞建炎德安守禦錄則記陳規守德安事趙萬年開  
禧襄陽守城錄則記趙淳守襄陽事是也與趙同時  
有永嘉王忠敏公允初者通判德安實繼陳規之後  
以守城著名陳氏之守德安被圍最久者六十五日  
趙氏守襄陽被圍亦止九十日至忠敏守德安則被  
圍至百有八日且其時郡守李師尹懦不解事宣撫  
使所遣援兵率觀望不前百計支拒卒完其城功視  
陳趙尤偉其子提刑致遠亦有守城錄之作顧世罕  
傳帙故宋史遂不爲忠敏立傳又并守城事屬之李  
師尹則元時修史諸臣之疏也湯錄自明以來叟經  
傳刻乾隆閒進儲 四庫仰邀

述六

一

高宗御題宸翰炳然昭垂冊府趙錄雖不顯近時亦  
有梓本獨王書久無著錄編素覽黯幾於隲失同治  
丁卯冬家大人始從忠敏裔孫仲蘭孝廉許得此錄  
寫本乃其族纂修譜謀時遂膺福帙猶宋本之舊乃  
與中父各鈔一冊弄之復因原鈔繕錄未精文襍句  
揃不可卒讀乃命詒讓悉心讎正訂其踏誤疑不能  
明者則闕之至書中所紀事實雖辭之史文不無密

溢然秀檜羣籍則左諭僚如如錄載開禧二年十一月五日壬午金人至棗陽十二日巳丑破隨州十七日甲午至德安與宋史所載十一月辛巳破棗陽壬午破隨州十二月戊申園德安日名雖異而趙錄亦載十一月五日金人犯棗陽正與此合足徵其為實錄它如載金人至棗陽宿將馬拱趙錄張虎韓源死之應山戍軍雍政馬謹以救拱等敗死惟政潰圍僅免其事史所不載而趙錄亦詳紀之又載教授陳之經與監稅蔣梓告急行在葉忠定水心集陳朝請謙墓誌亦有德安教授陳之經見韓侂胄慟哭陳州無援兵事彼此鈎覈可以互證然則此書所紀雖一人一時之事而為讀宋史者拾遺補闕其足與湯趙二

述六

錄並傳固無疑也壬申十月家大人以此書開彫於金陵殺青既竟乃命詒讓附識其源流并著其足與它書相參證者綴諸簡末世有綜緝錄略如鼂昭德陳直齋其人者庶毋以晚出之書疑其誣僞爾

集韻攷正跋

集韻雖修于宋人而故書雅記所載奇字異音甄采致備較之廣韻增字至二萬七千有奇自李登聲類日來音韻書之駭博無有及之者且其時唐以前古籍存者尚眾其所徵引若呂忱字林蕭該漢書音義之屬合並亡失采輯家多據呂鈞沈補逸誠韻誼之總匯也顧其書元明之際不甚顯亭林顧氏作音論遂疑其不存康熙閒朱檢討彝尊始從汲古毛氏得

景宋本屬曹通政寅蔡于揚州其本彫錄頗精而雋校殊略文字譌互寢失本真治小學者弗心慊也乾嘉日來經學大師皆精挈倉雅其于此書率多綜涉呂詒讓所聞則有余仲林蕭客段若膺玉裁鈕非石樹玉嚴厚民燕陳碩甫與汪小米遠孫陳頌南慶鏞諸校本無慮十餘家顧世多不傳其傳者又皆展轉迻錄未有成書且諸家所校大都馮據宋槧稽誤同異于丁叔雅諸人修定之當否及所相據之舊籍未能盡取而覆案之也吾邑雪齋方先生博綜羣籍研精覃思儲藏數萬卷皆手自點勘而於集韻致力尤深既錄得段嚴汪陳四家校本又日經典釋文方言說文廣雅諸書悉心對覈察異形于點畫辨殊讀于

述六

翻紐條舉件係攷正十卷蓋非徒刊補曹本之譌寔寔能舉景祐修定之誤一一理董之是非讀集韻者之慢事哉詒讓東髮受書略窺治經識字之途徑竊聞吾鄉修學之儒自家敬軒編修外無及先生者徒以白首校官名位不顯身後子姓孤微遺書不守輒失者不可勝數嘗見邑中李氏所藏東萊讀詩記胡氏所藏困學紀聞皆先生校本旁行斜上丹黃爛然又見海昌蔣氏輯補隅錄知先生嘗校王定保唐摭言其所攷證多精瑣絕倫此書手稟本先生沒後亦輒出為先舅祖項凡山訓導傅霖所得幸未隕隊家中父從項氏寫得福本而詒讓又于林子琳丈彬許得先生所著韓昌黎集箋正平議精案迥出方崧

卿陳景雲諸書之上深幸先生遺箸後先踵出不可不為傳播遂請家大人先以此書蔡之鄂中而工匠拙劣所刻不能精善修改數四乃始成書項氏所弄手稟閒有刺舉元文而餒其校語者殆尙未為定本今輒就管窺所及略為補注詒讓檢覈之餘閒有條記又嘗得錢唐羅鏡泉日智校本及長洲馬遠林鈔景宋本校勘記其所得有出先生此書之外者行將續輯之呂竟先生之緒焉光緒己卯二月臘後學孫詒讓記

沈丹曾東遊日記跋

光緒己亥秋日本大治兵於其國之橋本歐美各國觀戰者四集而聞沈丹曾觀察以蜀帥奎公檄往四

述六

四

閱月始歸記其所見為書一卷於兵事外務及工藝商務而於學校尤詳蓋觀察以喬木世臣負經世之學故此行於宋敵自鏡之道尤所致意而以興學與強兵理相通貫則其義尤闕深非一曲之士所能識也詒讓不習兵事而少治周官經嘗謂周之六軍出於六鄉七萬五千家遠郊之內地不逾四同而立鄉學六州學三十有五黨學百有五十國學郊學尙不與焉其學制之詳如是斯非學校與軍制相輔之義證乎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之云者納之學校而以德行道藝督課之非徒習擊刺進退已也百年以來西國驟強日本亦奮於東其學堂之盛與兵力之強適相應而我國以不識字之將率頑獷

拙之兵以應之宜其不相當也自甲午款議成後深識之士始知興學為自強之基中外學堂林立而論者不察猶或斥為西法新法不知以學校治軍本於周禮固中國二千年前之古法也余讀觀察此書既終卷輒揭其微指而摭周軍制學制以證明之冀為討論國聞之助豈弟侈遊覽之奇哉庚子五月

書說文玉部後

許君此部說瑞玉名義咸本禮經於周禮大宗伯典瑞玉人六玉六瑞之等摭摭無遺惟琥瓏二文相連說解特為詭異琥注云發兵瑞玉也為虎文又瓏注云禱旱玉也為龍文則三禮經注咸無是義琥為大宗伯禮天觀禮方明六玉之一非發兵所用聶崇義

述六

五

三禮圖引鄭康成禮圖云白琥為伏虎形孔奭軒謂當為琮之半琮圓有觚稜故半之為琥有如伏虎形其說最塙則是形類虎而實非為虎文也至瓏為龍文則絕無徵驗近代治許學段嚴諸家未有能通其說者偶讀御覽珍寶部引呂氏春秋云戰鬪用琥與發兵瑞玉義似相近又云成功用璋大喪用琮檢合本呂覽悉無此文繼攷段成式西陽雜俎云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戍用珩當為六玉之黃璜戰鬪用璩當作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當作璩大旱用龍當作龍大喪用琮其文較詳而不著所出書殆全本呂覽也其璋琮二句與御覽引呂書亦正同以二書互證知許書琥瓏二字自據呂覽佚文為釋琥為虎文

則瓏為龍文義正相儷此疑亦漢人說呂覽伏羲在高誘前者九玉蓋據六國時制與禮經瑞玉自不相應也許書根據博與自九經外先秦諸子靡不甄綜今本呂覽殘缺既無九玉之文御覽所引又止三玉唯賴段少卿所述存其較略足見古書亡佚非博稽精勘未易究其梗概也

書顏師古漢書敘錄後

小顏注漢書常引鄧展說敘錄云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建中展事曹氏故繫之魏以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然三國志魏志無展傳惟裴氏文帝紀注引典論帝自敘云嘗與平虜將軍劉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蓋

述本

本

即此人而魏武帝紀注引魏書建安十八年操辭九錫時上書勸進者有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疑亦高樂鄉侯鄧展之誤是展事曹氏以功封鄉侯其與魏文又為霸府交遊既侍文燕之席復與推戴之班蓋以武人而擅漢聖者建安多才展亦其一矣

嘉靖本周禮鄭注跋

周禮單注本傳於世者以明嘉靖放宋刊本為最佳阮文達謂其依北宋本合以傳校諸南宋本勘之固皆出其下然明刊原本於桓字開沿宋諱闕筆則其底本雖出宋槧亦必在欽宗以後或南渡後覆刊北宋本與然合不可攷矣明印本流傳頗夥黃堯圃嘗據以重刊然以眾宋本參互校定與景寫覆刊定不

同也讓卅年前侍先君子江甯巡道署時仁和邵子進大令需次治城亦同寓官齋出所藏明刊原本見示蓋海昌陳仲魚舊弄本而子進尊人位西世丈收得之者冊端有丈題字亦推為佳冊時余方艸荆周禮正義長編以黃校本盛行於世未遑段校也既先君子移官皖鄆讓皆待行比重至江甯則子進已物故其家旋杭余頻年治周禮每見阮氏校勘記所舉嘉靖本異文校以黃本或不合竊滋疑懣而無從究其根柢輒心念邵臧本不置逮光緒癸卯聞子進合子伯綱已捷南宮入詞館馳書賀之并乞段明刊周禮未幾伯綱以臧本寄至則書冊完善與前在江甯時所見無異竊歎伯綱之能珍護手澤為不可及而

述六

七

余以衰老餘年得重見此本校其同異亦殊非意念所及矣黃刻後附札記自著其義例云於經注訛舛之字悉校宋刻正之至於嘉靖本之獨勝於各本者其佳處不敢以他本易之又云此刻係校宋本故改字特多然必注明以何本改定非妄作也所論亦自矜慎然以明槧原本對校其言殊不售也蓋原刊經文大致依開成石經譌脫頗夥合檢黃本如追師經為副編次次譌作取大司徒經阜蕃蕃譌作藩遂師經抱磨磨譌从广墓大夫經居其中之室以守之以譌作而射人經其摯摯譌从執注譌大司寇經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上於字譌作于經例用古字宜作于而此經則各本皆作於不作于蓋其譌已久且黃本下於字仍依原本作

於則上于字非依 掌因經適市市譌作士弓人經斷  
字例校改明矣 摯必中摯譌作摯皆原本不譌而黃本轉譌者注中  
譌字尤不可枚舉如小宰注要會謂計取之簿書謂  
譌作諸庖人注禽獻獻譌作獸醫師注身傷曰瘍傷  
譌作瘍大司徒注通財財譌作材載師注在野則曰  
草茅之臣茅譌作莽司門注死國事者之父母也挽  
者字而止客以俟逆逆譌作迎委人注凡疏材疏譌  
作斂職喪注含祿祿譌作隄詛祝注使祝爲載書書  
譌作辭小史注欲誅於祝史誅譌作誅司弓矢注弱  
弩發疾也疾譌作矢大司寇注對之外朝門左對譌  
作樹士師注舒民心也舒譌作紓大行人注以所貴  
寶爲爲摯摯譌作贊陶人注殼受三斗受譌作實匠

述六

九

人注正門譌作正朝杜子春云杜譌作鄭弓人注栗  
讀爲榛栗之栗首栗字譌作桌栗栗古合字注例原  
本及宋以來各本皆不譌而黃本獨譌又如瘍醫注  
丹沙宋明各本皆作砂俗字也惟嘉靖本作沙爲近  
古此正所謂獨勝於各本者而黃本轉改從俗斯尤  
慎矣又有明刊譌而黃本失校者如天府注司祿文  
昌第六星文昌譌作文星伊耆氏注當以王命受杖  
者受譌作授弓人注邪行絕理者重絕理二字黃本  
並沿襲未及改正又如大司徒注核物梅李屬各本  
並作李梅小宗伯注鄭司農立讀爲位各本立上並  
有云字冢人注大夫士以咸各本並無士字喪祝注  
防爲執披各本爲並作謂以上諸條阮若此諸條義

雖可通而與舊本迥異黃本札記亦絕無楊箸皆其  
疏也至經多古字注例多用合字宋以來版本多誤  
改段懋堂臧拜經首發明茲例黃氏重校亦特致意  
於此如于於聯連表邪諸字黃多改注從合字是也  
然或改或否不能辨若畫一又有明刻與字例符合  
而黃本反不從之者于於二字錯互尤多又經注脩  
合不莫能窺其意旨所在豈刊成後黃氏不及覆審  
故多留此罅隙邪余箸疏義於鄭注咸依嘉靖本爲  
正然鄉者僅據黃校本而略以阮記及他宋槧補正  
其說譌合以明刊詳校迺知黃本之不盡足據堯圃  
校讎之學得之段懋堂顧澗菴所刊書最爲世所珍  
而迺疏悟如是信乎校書之難也今春多暇竭兩旬

述六

九

力校竟歸之伯綱因略記其舛互諸條以識黃本之  
誤藉以自釋疑眩且俾後之校讀此經者得有所別  
擇知明刻實原出北宋精槧而黃校是非錯出殊失  
嘉靖之舊勿徒震其寫刻之精遽奉爲佳本斯爲善  
讀經者爾  
禮記子本疏義殘本跋  
羣經義疏之學權輿於六朝唐貞觀羣儒根據舊疏  
綴集刪定以應勅旨而遽尸其大名實則平議之精  
審援證之奧博皆由於作奏之葛龔爾六朝舊帙存  
者惟皇侃論語義疏猶完具而徐彥公羊疏或謂即  
徐遵明則苦無稿證此外咸湮滅不傳是書爲日本  
國島田翰所得殘本僅存第五十九卷喪服小記半

篇疏中有灼案云云島田氏據陳書儒林傳定為鄭灼鈔皇侃疏為之隋志所載之皇氏禮記義疏有二部其九十九卷者即此本藤原氏日本國見在書目著錄稱禮記子本義疏百卷為并目錄數之其攷證頗詳塙隋志不著灼名而陳書灼本傳亦不著此書子本之名他書未見疑即灼所題以別於皇疏原本者子本猶別本云爾大抵六朝經儒喜為鈔集義疏之學故隋唐志箸錄一經有多至數十家者或不著姓名或一人之書而有數帙職是故也灼為皇氏弟了此本即全錄師說其所增補及駁正他說者皆著名以別之則知凡不著名者皆皇義也此實遠勝唐人之乾沒舊疏其所援引馬融王肅劉智蔡謨庾蔚

述六

十一

之賀瑒崔靈恩佚說甚多尤足寶貴唐脩三禮疏義孔氏禮記最為詳博即以皇氏及熊安生兩家為藍本以此卷校之剽襲之跡昭然足以發沖遠之覆矣其稅服疏義引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無禮則脫服本作兌注云兌不慮也與杜本作脫異今孔疏不載近人采輯左傳賈服解詁者皆未見此條亦可據以校文補闕蓋不徒禮服古義精存一二已也

薛尚功鐘鼎款識跋

今本薛書二十卷晁昭德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著錄並同而直齋書錄解題及吾邱子行學古編則云十卷紀文達疑當時原有二本今攷之殊不然也蓋此書在宋時自薛氏手寫本外止有石本法帖無版

刻本曾宏父石刻鋪敘載法帖本刊於定江公庫者正是二十卷而吾氏所見十卷本亦云刻於江州定江即江州同出一地其非二本殆無疑義檢手蹟本冊首元人題字云予讀薛尚功集古金石文字歎其博及見謝長源所收尚功寫本乃知今石刻僅得其半而寫本字畫為精未題至正元年後五月廿二日靈武幹王倫從克莊在武林驛以此題推之蓋定江石本南宋中葉已缺其半陳直齋所見即不全本實無二刻也余嘗以曾氏所記定江本校合版本及舊景鈔手蹟本惟石本題法帖而手蹟本則無此二字其日次首尾悉同惟第十九篇今本以注水匱殿末而曾載石本目匱在洗上律管下今攷律管與匱同為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

述六

十一

造二器自宜相次似當以曾所記為優也定江元石元以後久佚舊拓亦絕不易觀而手蹟本明時尚存朱謀聖據以重刊嘉慶間阮文達以朱本刊於杭州序稱家有宋時石刻鈔本蓋兼以法帖本校定者余少嗜古文大篆年十七八得杭州本讀之即愛翫不釋嘗取攷古博古兩圖及王復齋款識王隸集古錄校諸款識最後得舊景鈔手蹟本以相參校則手蹟本多與攷古諸圖合杭本譌誤甚多釋文亦有舛互如應侯訖應誤為雍張仲篋與復齋所引異皆手蹟本不誤而杭本反誤者則阮校未為精審也手蹟本冊前所摹宋元明人題字十則咸翰墨精雅足攷此書原流朱謀聖本亦有之其第二則云嘉熙三年冬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6 反文句

十有一月望後十日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岳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室後繼以周草窗跋云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泳齋書房伯岳即撰九經補韻者泳齋亦即伯岳別號見草窗雲煙過眼錄若然宋時手蹟本曾藏楊泳齋家後歸草窗而泳齋亦得之外翁某家三易主而皆以外家相傳授亦儲藏家嘉話餘如柯丹邱張天雨諸題皆佳而杭州本盡刪削不存亦殊可惜後有重刊者當補摹之也余昔嘗欲綜合諸本重為校定曩張獻山先生為余言松江某氏有宋拓石刻本尚完具惜不得段校附記之以族它日儻得慰此宏願爾

日本刊孝經鄭注跋

述六

三

右孝經鄭注一冊日本寬政六年刊本寬政為彼國孝格天皇紀元六年甲寅當中土乾隆五十八年冊末有岡田挺之跋云羣書治要所載經文不全者據注疏本補之今檢治要卷九孝經下所載注勘之悉同其治要所未引者此本皆有經無注則挺之依注疏本補苴之者于注文固無所沾益也治要所鈔諸經其注皆不著撰人疑即魏鄭公隱摺舊注為之如周易多取王注尚書多取偽孔傳左傳多取杜氏集解是也孝經注與近人所輯鄭注佚文多舛悞以元疏陸音所引孔安國馬融王肅韋昭殷仲文謝萬劉瓛諸說校之亦並不合竟不知據於何本挺之於鄭學蓋未能深究奧窔故於元陸諸家所引鄭本異文

佚義皆絕無甄采僅從治要鈔出為此本竟署為鄭注固臆定無左驗臨海洪氏孝經補證遠奉為真鄭義延矣然此注雖不出康成要是魏鄭公前舊詁故治要得采之非貞觀以後人作也此本流傳入中國時治要全本尚未顯於世故阮文達孝經校勘記敘遂斥為日本人偽撰不知舊跋明云出治要固未嘗深沒其根氏也丁卯八月秋試畢於吳山書肆偶見此冊雖無裨攷覽以其為海外舊本以百泉收得之因識其後

翟氏籀史跋

此書世所傳者止上卷其下卷有錄無書王復齋鐘鼎款識周師旦鼎云翟耆年伯壽籀史作大始鼎款

述六

三

文四十一字又鉅仲簠云慶翟乙穴反鉅翟作鉅充仲反鐘翟徒兮反昇歐翟作萬今本並無之當在所缺下卷內矣此書援據詳博足資攷證若周穆王東巡題名及徐鉉古鉅銘皆金石家所未及而流傳梓本譌文殊徠古鉅銘下云石刻之首題曰鉅齊篆字見說文口部即古文古字也齊在說文為吝字古文此當藉為文字絳州龍興宮唐李訓等立大道天尊象碑云餘魂休喘情不逮吝亦以吝為文即此所本也見此碑近時昭文張氏金山錢氏諸刊本鉅字舛誤幾不可辨古文放失此等字寫官既不能知其點畫而校書者又漫以不識置之宋以來字書往往有之不歎此書也



隸續跋

今本隸續第二十卷有盤洲跋云隸釋有續二十一卷不云有碑式碑圖此瀆熙庚子初刻隸續跋也盤洲集別載瀆熙辛丑所作隸釋跋稱合隸續編刻之為九十四卷則有圖式八卷在內而不復有釋續之分矣今所傳泰定本乃後人集諸殘本編之蓋襍有前後兩刻之文故書名仍前刻而有碑圖碑式其卷二所載公乘伯喬殘題名一行曰廣都公乘伯喬一行曰曹守長郭審叔雍者即卷十四高眠石室六題名內第三第四兩行特以曹為昌以雍為惟釋文小異爾此必合編前後兩刻其纏文之芟削未盡者婁彥發漢隸字原卷首所載碑目敘次悉循洪釋惟此

述六

西

條作永元十六字與今本隸續不合足證今本此卷為前刻殘帙所據者後刻合編之本已削去此碑以永元十六字補其空矣翁氏兩漢金石記附洪書目次考於永元十六字乃以婁氏改補續增為疑記中載趙晉齋所藏宋拓公乘伯喬題名亦但知其為隸續卷二所載而不知其即高眠石室六題名之殘拓則但見隸續前已著錄不復細檢後數卷故不能得其參差異同之故也

隸續第二跋

文惠諸跋攷證史事殊淹博通鑑胡景參注引隸釋攷正兩漢志會稽東部南部都尉治地舛悞論尤詳覈為唐宋輿地書所未及檢今本隸釋無此文隸續

第十三卷末豫州刺史路君二闕跋云東部說在前卷當即指此條而前十二卷亦無其說蓋今本隸續乃元人掇拾殘本重編為之以漢隸字原所載洪續舊本碑目覈之闕第四卷武君闕銘韓勅孔林別碑兩側題名功曹史殘畫像雍邱令殘畫像成王周公畫像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頻陽令宋君殘碑凡七碑然則景參所引即路君闕跋佚文無疑也然路君闕婁氏云永平八年止則又即豫州刺史闕之一蓋此闕洪氏元書本先後重出書中若郭旻碑前後兩見即其例也章谿兩漢金石記嘗據陳思寶刻叢編補隸續缺卷跋十餘則而未及此偶讀通鑑注得此條雖景參不無刪潤而大致尚完具漫錄在氏刊

述六

五

本冊後以詒後之校補洪氏書者其訂定漢東部都尉治回浦章安論致精塙温州即漢東部屬境此於吾鄉輿地沿革尤足資攷證為錄出之亦冀常得自省覽也

通鑑漢紀五十四胡注引洪氏隸釋據西漢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南部都尉治回浦李宗諤圖經曰文帝時以山陰為都尉治元狩中徙治錢唐為西部元鼎中又立東部都尉治光武改回浦為章安以治二東侯官吳孫亮傳曰五鳳中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孫休傳永安中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沈約宋志曰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又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

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續漢志章安故治光武更名晉太康記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立未詳孰是又曰司馬彪云章安是故治然則臨海亦治地也張勃吳錄曰是句踐治鑄之所後分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杜佑通典曰後漢改治縣爲侯官都尉後分治縣爲會稽東南二都尉今福州是南部台州是東部又曰二漢會稽西部都尉理婺州數說異同各有脫誤嘗參訂之自秦置會稽郡其治在今吳門至順帝分置吳郡而會稽徙郡於山陰以浙江爲兩郡之境故錢唐在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爲西部治所及會稽移於浙東則西部亦移

述六

七

於婺女回浦後改章安乃會稽之東部今台州蓋其地治縣則是南部本鄞之南鄉或云東部治鄞因致休文之疑然鄞及回浦皆西漢縣名謂西漢割鄞而置縣或未可知至章帝時回浦已非鄉矣太康所紀亦誤也前志注會稽之治縣云本閩越地案此非續志曰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因脫其中數句劉昭補注惑於太康記而休文復不能剖判也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侯官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於文乃足此郡之未有東部侯國四字却是衍文侯與侯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錯亂班史注回浦爲南部司馬彪謂章安是故治張勃謂分治爲東南二都尉杜佑謂二

漢西部皆在婺女圖經以治爲東部皆誤也

竄橫詩質跋

右五言律詩一卷周季貺先生之所著也先君以道光庚戌成進士與祥符周叔濂先生爲同歲又同入史館春明文讎往還最密先生昆弟五人咸以高文邃學名重一時而季弟季貺先生學尤淹洽喜收臧異書著錄數萬卷多宋元舊槧及乾嘉諸老精校善本三榮郡齋不是過也先君曩官江東季貺先生亦需次閩中時馳書從先生借鈔祕籍輒錄副見寄手自理董丹黃襍選精審絕倫論讓嘗與校讀每伏案欽誦以爲抱經蕘圃未能專美旣而同歲老友譚君仲脩復爲誦先生所作詩詞尤多造微之作則又竊

述六

七

歎先生述造之富非徒爲校讎略錄之學也比先君以太僕引疾歸里十餘年季貺先生亦解組歸寓吳門書牘疏闊久不相聞光緒乙未冬先生外孫冒鶴亭孝廉來瑞安得從問先生起居出示先生手定五言律詩五十餘篇蓋先生少年時著集甚富晚年手自刪簡又質之仲脩相與商榷僅存此一卷高眇之致寓諸平易嶽奇之懷返之冲澹杼山長老有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可與論先生之詩矣論讓少時先君嘗授詩法稍長治經史小學此事遂廢閒有所作神思蹇鬱不能申其指每念袁簡齋砭開如先生語輒用內愧今讀先生茲集託興孤邁妙造自然益復爽然自失夫商彝周鼎範製簡樸而非巧治所能放

造此豈涂澤雕繪者所能窺其萬一手獨恨先君於前年冬弃養與季貺先生卅載神交未得一見茲集此尤孤露餘生所爲展卷而泫然實涕者已

書宋史葉適傳後

宋史儒林傳永嘉諸儒與者六人而葉水心傳載其贊趙忠定立甯宗及制置江淮守禦事尤詳然於其學術大端略不之及惟云雅以經濟自負而已殊爲疏略且所敘官闕亦有窆有誤合謹采諸書攷正之傳云光宗嗣位由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尙書左選郎官案中興館閣續錄祕書郎題名葉適淳熙十六年五月除是月爲湖北參議官水心集蘄州到任謝表亦云始參戎幕無取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錄然

述六

五

則水心實由祕書郎出爲湖北參議由參議改知蘄州也本集又有除淮西提舉謝表云臣暫領蘄陽未彰善效弗諳淮土早動鄉情是知蘄州後復有淮西提舉之除集有淮西論鐵錢五事狀當在其時而史皆不書是誤窆矣傳於遷左選郎官後卽接敘水心贊光宗內禪事云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嘉王卽皇帝位遷國子司業蓋謂遷司業在紹熙五年七月甯宗卽位後合攷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云紹熙末年光廟不過重華宮諫者盈廷中外洵洵未幾壽皇大漸諸公計無所出水心時爲司業御史黃公度使其婿太學生王斐仲溫密問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何如水心曰如此卻是一夫也仲溫歸以告黃公黃公

大悟而內禪之議起於此矣吳爲水心弟子所記當得其實史謂甯宗卽位後方遷司業誤也錢曉徵宋史考異嘗以本傳詳載光宗內禪事謂修史者采誌狀之文不免誇飾然趙忠定策水心贊助之力爲多載之本傳自宜詳悉而觀此窆誤諸處可知修史者雜采他書並非根據誌狀故疏舛若是矣

書顧長康列女傳圖後

儀徵阮氏景刊宋建安余仁仲本附圖列女傳首題晉大司馬參軍顧凱之圖畫顧千里校刻列女傳因王回序有好事爲之圖之語疑爲宋人所僞託江鄭堂則云嘗見趙文敏臨顧長康列女傳仁智圖其畫象佩服與此同阮文達亦云嘗見內府唐宋人臨長

述六

五

康列女圖與此悉同而微有減小竊謂顧圖真跡宋時尚存箸錄宣和畫譜則此圖流傳樞繪遠有端緒必非余仁仲所能假託項檢呂與叔攷古圖卷八琇秘下畫一人佩劍而立引李氏錄云觀顧長康所畫列女圖楚武王所佩刀如是以校余本卷二楚武鄧曼傳圖所畫形制正合李伯時蓋親見長康圖者其所摹校之趙摹尤爲塙鑿晉宋丹青名蹟合希觀如星鳳而此圖全袂猶首尾完具雖復麻沙棗木傳刻而虎賁中郎典型具在劇可寶貴故拈出之以證江阮賞鑒之不謬焉

書洪氏泉志後

洪氏此志所載古泉皆以梁顧烜泉譜爲祖本而卷

六兩銖錢引顧烜曰劉氏錢志所載奇異希有原始未聞是劉志又在顧書之前為祖本之尤古者而洪志不詳劉氏為何人近代泉譜家亦未有能攷其書之原委者余謂隋經籍志子部五行類相馬經下注梁有劉潛泉圖記三卷亾泉即錢字記志古通劉氏錢志必即泉圖記也梁有者謂阮孝緒七錄有此書隋時已亾以隋志義例論之此書當入史部譜系類與顧烜錢譜相屬而入五行類者因七錄部分與隋志四部不同故牽連附注每多舛悞劉書既亾脩史者不辨其書為泉譜因循阮錄舊弟增見於相馬經之下故自來攷古家未有稽討及之者劉潛字孝儀以字行為劉孝綽弟三弟梁書及南史並有傳唯載

述六

三

有文集二十卷而不及泉圖記可據隋志以補其闕孝儀與顧烜同時而其書蓋先出故顧氏得據以著錄矣

書大戴禮易本命篇盧注後

盧僕射注援證古籍殊咳博此篇云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嚙舊本謂嚙從王石羅校正者九竅而胎生注引異物志云狸十有一種囊狸卵生也此獸古書皆未見近見泰西動物學書記奧大利亞洲有獸名哈利麼格拉者似彘生殖器與肛門同一穴與鳥同牝者遇生殖期腹部生皮囊容卵其中而孵化而英人李提摩太地球卷民關繫謂奧洲有奇獸名莫雅累馬他者便溺如禽無乳胸前有袋乳自袋上毛孔流於袋疑同

物而異名也此獸介於鳥獸之間蓋獸類之至賤者近是囊狸矣奧洲又有鴨背獺亦八竅卵生但無袋耳而有袋之獸又有更格盧及袋鼠亦曰囊鼠諸種奧洲及南亞墨利加洲咸有之但唯有囊而非八竅卵生與前兩獸小異而大體略同泰西儒者以天演論地學謂上古生物嬗化自鳥而獸故獸屬最古者或八竅卵生及袋獸之等類亦最古中古魚子石層初見鳥獸之迹即有其殪骼今他洲皆無惟奧墨兩洲新闢始有之乃其類種絕滅之僅存者據異物志似亞洲古亦有此等獸今年久無復遺育異物志書又久佚非見盧君此注幾不復知有是物矣中土人民繁育蹠迹屏迹自五洲通譯以來所紀異獸奇魚

述六

三

如山海經狶徐文鯨之屬彼土悉實有其物而華人不復識其名囊狸亦其一也謹表出之以告世之為莊武博物之學者

書華陽國志序志篇後

常志敘述華贍無後世地志附會緣飾之習然亦有沿襲鄉曲傳聞未盡翔實者如此篇云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云云攷論語鄭注以老彭為老聃彭祖包咸則據大戴禮虞戴德篇以老彭為商賢大夫惟高誘注呂覽以老彭為卽彭祖常說與呂覽注正同雖不甚塙要亦漢儒舊義也其以彭祖為蜀人者本志蜀志云武陽縣有王橋彭祖祠劉昭續漢郡國志注犍為郡

武陽下引益州記亦云縣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此蓋附會祠冢鄉壁虛造之說其云為殷太史者亦無見文惟莊子音義引世本說彭祖在商為守藏史又即老子其說甚 帝繫彭祖為陸終弟三子史記索隱引世本及韋昭鄭語注並謂彭祖封大彭即彭城則在今江蘇徐州府銅山縣境無緣遠產蜀中常氏誤采之斯亦文人嗜奇之敝與

牟子理惑論書後

牟子三十七篇唐宋以後世無單行本近世毘陵孫氏始從釋氏弘明集鈔出刊行首尾尚完具可讀其首自敘云先是牟子將母避世交趾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牟融所殺時牧

述六

三

遺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乃請牟子之零陵桂陽假涂通路云云攷吳志劉繇傳載牟融至豫章殺太守朱皓而士燮傳載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其時代適相值繼符領交州者為張津賴恭步騭戴良無朱姓者則此所謂州牧者即朱符所謂牧弟為豫章太守者即朱皓也牟融始末陳志均見劉繇傳而不詳其官闕據裴氏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知其嘗為下邳相皆不云為中郎將朱符朱皓事陳志所紀尤疏略据此書知其為兄弟此亦為陳志裴注作補正者所當知也理惑論雖多牽綴經典闡揚象教于儒術不無離合要其文字則正援證與博非辨正破邪諸論所能及其第八篇云孔子反頽說文頽頭妍也

从頁翮省聲讀若翮徐楚金繫傳云書傳多言孔子反字作此頽字廣韻頽字注亦云孔子頭也楚金所謂書傳不宥何書而今所見漢晉以前舊籍述聖表者多言反字或言反圩論衡骨相篇云反羽則頽之壞字惟此書正作頽字足證徐義若然頽與字羽互通則正當从羽聲與說文聲讀迥異也又論中難疑荅問多引老子而未篇云所理止于三十七條兼法老氏道經三十七篇今世所傳河上公注本老子分八十一章晉王弼注本唐傅本悉同而漢書藝文志載老子有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彼此互證知漢人所見老子固分三十七章今河上注不爾足明其為偽本矣此書塵霾荒夾為儒者流覽所不及故唐

述六

三

以前史注類書援引甚夥孫氏始表章之而未暇為之攷覲文字長夏多暇偶得鄂中新刊本檢平津舊刻雖覲一過記憶所及輒牽連書之俾世人知兩京遺笈雖佛道家言猶足資攷證也 書洪筠軒校正竹書紀年後 汲冢紀年舊本佚於宋時今所傳乃明人掇拾為之近臨海洪氏校本略復舊觀然遺漏亦尚不少甚矣校書之難也偶讀陸氏春秋啖趙集傳纂例趙氏損益義篇引趙匡說云彭城劉惠卿著書云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至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夫子褒貶之意而內書之文亦然其書鄭殺其君某因釋曰是子虛楚囊瓦

奔鄭因曰是子常率多此類別有師春一卷全錄左  
氏傳卜筮事無一字之異故知此書按春秋經傳而  
爲之也案新唐書劉琰傳亦載其略師春  
當矣且經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經改爲紀子  
帛傳釋云魯故也以爲是紀大夫裂縞之字緣爲魯  
結好故衰而書字同之內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則魯  
國衰貶之意而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  
此最明驗其中有鄭莊公殺公子季原注存魯公  
紀侯莒子盟于區蛇如此等數事又與公羊同其稱  
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則魏惠成王時史官約諸家  
書追修此紀理甚明矣觀其記多詭異鄙淺殊無條  
例不足憑據而定邪正也劉趙兩君論紀年甚詳所

述六

蓋

舉七事今本並無洪校亦僅據惠卿本傳補齊人穢  
于遂鄭棄其師二事而趙伯循所舉三事亦復闕如  
殆偶有不照乎劉趙兩君親見紀年舊本足徵唐中  
葉尚有流傳所論亦殊允當非徒足補洪校之遺闕  
也

題盧校越絕書附攷定內經八篇目錄

右越絕書盧紹弓學士所校余從德清戴君子高段  
錄之蓋以明吳瑄古今逸史本校張佳胤刻本又取  
史記續漢志注及唐宋類書徵引之文勘合本之奪  
誤其舉正多精審如荆平王內傳漁者歌曰日昭昭  
合本作昭昭此據御覽五十一引改侵以施紹弓校云侵與浸同施音  
移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施兮索隱云施猶西斜也似

本此外傳春申君篇末卽封春申於吳下今本舛誤  
不可讀紹弓據吳師道楚策補注所引改正三十  
若此之類並左證較然足可依據卷末自跋謂本  
篇以越爲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問其末篇敘  
傳記又云始於太伯次荆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羅  
次九術次兵法終於陳恆是皆以太伯爲第一吳地  
首稱太伯當卽此篇然合本次在第三其下次序皆  
不相應疑其爲後人所賈亂此跋亦見抱其說亦致  
塙合攷文獻通攷經籍攷二十二引崇文總目云越  
絕書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合文題闕舛纒通攷本  
今據玉海四二十篇今本有內經二內傳四外傳十  
三而無所謂內紀者與總目所記不合竊疑紀乃經  
字之誤敘外傳記所謂始太伯而終陳恆者卽內經  
八篇之目古實無所謂內傳盧君未考崇文總目故  
未能得其要領也今本惟計倪九術兩篇尙稱內經  
荆平王吳人請羅陳成恆四篇則改經作傳吳地記  
一篇則并改爲外傳矣至兵法一篇合已亡失李善  
文選注三十五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  
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  
長九丈御覽三百一十五引作越絕書正其佚文而  
并引內經篇目可藉見唐本舊式矣今據敘外傳記  
所敘篇目次第合以崇文總目所紀舊本內經篇數  
別爲越絕內經目錄如左外傳十七篇舊敘無說今  
亦不論也

述六

蓋

籀高述林 卷六

吳太伯內經第一也敘外傳記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吳此依盧氏攷定

荆平王內經第二也敘外傳記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本傳荆平王

吳人內經第三敘外傳記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善其務救蔡勇其伐荆

計倪內經第四敘外傳記其范蠡行爲持危換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

倪內經第五敘外傳記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請糴內經第五

九術內經第六敘外傳記請糴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情九術內經第六

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第七敘外傳記策於廊廟以故次兵法內經第七

陳恆內經第八敘外傳記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故終於陳恆也

方諸取明水於月說始於周禮秋官司烜氏考工記

攻金之工兩職然兩經止云鑿鄭注乃云鑿鏡屬取

水者世謂之方諸蓋本淮南子天文訓及萬畢術固

西漢古義也但其器古說多殊異高誘淮南注云方

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高氏淮南之學

自敘稱受之盧植則此稱師說或亦盧所傳與慧苑

華嚴經音義引許注則云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

杯坊向月則得水也太平御覽天部又引許注云諸

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許君二說不同

與高說亦復舛異依盧高及許君後一說似方諸別

爲一物鑿卽銅盤乃受水之器非所以得水也御覽

又引萬畢術注云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作治

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卽來此與許前說

略同依鄭君之義方諸卽鑿亦卽取水之器卽以銅

爲之則不得如高許二說蓋漢時已無定說故其駁

異如此李敬貞議力駁鄭義謂合司宰有陽燧形如

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

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元錯解以爲陰鑿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用大蛤也又稱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蓋李氏主盧高大蛤取水之說證以目驗自足馮信然司烜氏明以夫遂與鑿並舉考工說鑿燧同劑亦與彼文正相應鄭君依經作訓固不得以後世法難之矣今依光學通理論之日光熱至盛傳射復速窰鏡回光其光綫聚於弧心以艾承之則然陽燧取火理自不誣而月則映日成光本非水體水爲輕養兩氣合成流質亦非光綫之所能傳縱以窰鏡對月聚光而安所求水陰鑿得水理實難通竊疑

述本

考

述本

考

明水自是露氣所成秋月澄露地氣蒸潤遇冷降而成露以杯盤承之即得水漢武承露盤蓋用茲法大蛤得水其事雖小異理亦同也古人測天未精於質氣之學亦未造微遂謂可取水於月以配明火禮家沿襲不察奉為成法實則明水與月絕不相涉李敬貞雖知陰鑿之不可用以取水而仍信大蛤能於月中得水則猶未窺其本也至唐譯楞嚴經佛告阿難說西域幻師以方諸承月取水方諸為珠有盤承之此與許君後一說略同蓋身毒古亦有此術而唐世譯經者以漢語方諸傳合之以珠映月亦無得水之理其得水實以銅盤耳故佛亦難以水非從月降異域幻術與中土古說其皮傳失實若冥符遙契惜

述六

表

不遇李敬貞一發其覆也

籀高述林卷七

毛公鼎釋文 癸卯重定

瑞安孫詒讓

王粲若曰父盾說文一門部無此字韻例不能言也韻古徐同相音非為不顯文者武武侯命顯皇天弘狀乃德薛淑識齊年侯鍾余弘狀乃德馬云賦飲也有周謂文武德雁徐賦于乃德馬云賦飲也配天雁徐賦于乃德馬云賦飲也雁徐賦于乃德馬云賦飲也

述七

一

薛款識師餘命率日乃反干口王身率作與此同與  
懷徐柔不廷方徐方傳廷直也  
義于文老耿光徐廷方傳廷直也  
白盤此字同特此小異案徐說耳說文盤庸武于  
與此者疑用古庚聲近故別有說阮下出者疑由之  
伯父庸父庸已鼓櫜則庸兩字俱與伯父通  
拓乃命夾唯先正命于書文侯之命惟伯虎微異  
厥辭鄭云先正先口象于書文侯之命惟伯虎微異  
臣謂公卿大夫先正先口象于書文侯之命惟伯虎微異  
為襄聲同此疑借文為襄義不命于書文侯之命惟伯虎微異  
襄乃辭雙辭字疑借文為襄義不命于書文侯之命惟伯虎微異  
此字銘文雙辭字疑借文為襄義不命于書文侯之命惟伯虎微異  
當即播之異文說文取部古聲也  
戒敵諤乃且考有播于周邦那通詩與此同



命其傳失其乃真與此古錄于我單伯... 命其傳失其乃真與此古錄于我單伯... 命其傳失其乃真與此古錄于我單伯... 命其傳失其乃真與此古錄于我單伯...

于其猶于文云 王命女 此同與內外 義命女 于其猶于文云 王命女 此同與內外 義命女 于其猶于文云...

|        |          |         |     |                |   |    |
|--------|----------|---------|-----|----------------|---|----|
| 危故六聲部說 | 亡遠鑄脈曲遜形同 | 讀從東从吳   | 帝助  | 猶云為此吳若書德形古集折艾中 | 一 | 益  |
| 故轉書是意文 | 作能鐘是禮之甚  | 系是系大薛矣上 | 助矣上 | 相然左蓋為孔誥句       | 人 | 同  |
| 云為故也愁部 | 通公其脉異明未  | 是是是是是是  | 壽吳  | 助古寶謂印張云宏       | 義 | 二  |
| 降胡云說也部 | 易日例日文折塢  | 也也也也也也  | 款吳  | 音从即開順于政        | 此 | 三  |
| 喪結李文退類 | 屯及鍾肥為從向  | 也也也也也也  | 識釋  | 又爪印福德天云        | 小 | 四  |
| 首切陽頁心類 | 象女循肥為從向  | 也也也也也也  | 為   | 不與字福德天云        | 文 | 五  |
| 首說水部退類 | 釋傳康音釋循口  | 也也也也也也  | 繼   | 部用七於徐用         | 小 | 六  |
| 與文音頁類  | 似有為後作    | 也也也也也也  | 徐   | 近不義同印          | 文 | 七  |
| 贊息首頭繫  | 此朝又命     | 也也也也也也  | 為   | 或長釋伯           | 小 | 八  |
| 同部王也   | 謂作當多     | 也也也也也也  | 紹   | 定當但為           | 文 | 九  |
| 亦退念退及  | 是互同即     | 也也也也也也  | 云   | 印文此有           | 小 | 十  |
| 當頁孫百六  | 若齊鐘部     | 也也也也也也  | 見   | 昭部徐與           | 文 | 十一 |
| 讀聲云退書  | 說壺字      | 也也也也也也  | 石   | 皇印釋此           | 小 | 十二 |
| 為案頁引   | 古文無      | 也也也也也也  | 鼓   | 天從為            | 文 | 十三 |
| 息即占引   | 此作吳      | 也也也也也也  | 文   | 布料             | 小 | 十四 |
| 言退首字   | 或禮此      | 也也也也也也  | 徐   | 其              | 文 | 十五 |
| 降頁字    | 記或       | 也也也也也也  | 釋   |                | 小 | 十六 |
| 喪聲不首   |          | 也也也也也也  | 薛   |                | 文 | 十七 |
| 息故何此   |          | 也也也也也也  | 未   |                | 小 | 十八 |
| 也師何此   |          | 也也也也也也  | 氏   |                | 文 | 十九 |

|             |        |            |     |            |     |     |
|-------------|--------|------------|-----|------------|-----|-----|
| 半徐當近政宏吳為彼讀女 | 唯義施上表外 | 智王唯亦為之誤資常大 | 王曰父 | 智王唯亦為之誤資常大 | 王曰父 | 王曰父 |
| 徐云為是        | 乃非先告父  | 政勉共後漢      | 父眉零 | 政勉共後漢      | 父眉零 | 父眉零 |
| 三字權建        | 命不倫鄭箋  | 是言奉也       | 之戾  | 是言奉也       | 之戾  | 之戾  |
| 鼎象文木        | 與鄭箋云   | 弘其唯王       | 出   | 弘其唯王       | 出   | 出   |
| 作部此         | 舍處也    | 智乃弘        | 入   | 智乃弘        | 入   | 入   |
| 疑距上         | 命于外    | 戒智亦語       | 專   | 戒智亦語       | 專   | 專   |
| 與賓門者        | 王命     | 為詞此        | 命   | 為詞此        | 命   | 命   |
| 此之也古        | 命于外    | 信對惟上       | 于   | 信對惟上       | 于   | 于   |
| 相環言文        | 命于外    | 其對惟上       | 于   | 其對惟上       | 于   | 于   |
| 近字離之        | 命于外    | 其對惟上       | 于   | 其對惟上       | 于   | 于   |
| 徐頌過也        | 命于外    | 其對惟上       | 于   | 其對惟上       | 于   | 于   |
| 釋故體也        | 命于外    | 其對惟上       | 于   | 其對惟上       | 于   | 于   |
| 為真塞其        | 命于外    | 其對惟上       | 于   | 其對惟上       | 于   | 于   |
| 借真塞其        | 命于外    | 其對惟上       | 于   | 其對惟上       | 于   | 于   |
| 與真塞其        | 命于外    | 其對惟上       | 于   | 其對惟上       | 于   | 于   |
| 為真塞其        | 命于外    | 其對惟上       | 于   | 其對惟上       | 于   | 于   |

齊論非人積貯建廢人言勿母敢說文此部讀  
離二與阮文款張大兒也  
共為二與阮文款張大兒也  
讀給包其云阮文款張大兒也  
供是形小支其云阮文款張大兒也  
同是形小支其云阮文款張大兒也  
作是形小支其云阮文款張大兒也  
傳是形小支其云阮文款張大兒也  
...

衣麟字又系部云織帛艾也  
縷周禮弁師鄭注風其艾也  
縷周禮弁師鄭注風其艾也  
縷周禮弁師鄭注風其艾也  
縷周禮弁師鄭注風其艾也  
縷周禮弁師鄭注風其艾也  
...

尹即就也官案命女  
辨此為吳井吳潘氏不師  
能定此文惟吳潘氏不師  
說明此文惟吳潘氏不師  
北下作審之當潘氏不師  
謂公族下諸姘也徐族  
治與越通命姘也徐族  
...

異文歸省聲饋錫古字亦通用  
廿守為愛亦通易錫古字亦通用  
錫守為愛亦通易錫古字亦通用  
錫守為愛亦通易錫古字亦通用  
錫守為愛亦通易錫古字亦通用  
錫守為愛亦通易錫古字亦通用  
...

從錄義金車禮使誓奎乃又對最屢其御篋伯亨稔稔有亨也  
木格或而前車不致之質似象似朱成爲呂之...  
從仲從及之得車異用本四爲家也辭疏故索說誤並薛寅朱部  
而二六兩進控文用放字謂形吳釋方朱誤並薛寅朱部  
有木者旁蔽卻釋說則古句通大釋爲下伯吳並朱部  
省或象革蓋也名文析與器同何吳其吳亦云向有  
衣字又象飾爲廣釋金所折與器同何吳其吳亦云向有  
彼吳作裏蓋也名文析與器同何吳其吳亦云向有  
文關束之皆釋作云折與器同何吳其吳亦云向有  
從釋者形以結器棠亦字類與器同何吳其吳亦云向有  
木似並又朱或即儻棠之可此文此從斤端云  
甚亦木从即儻棠之可此文此從斤端云  
明是岑衣爲儻棠之可此文此從斤端云  
亦此之者之儻棠之可此文此從斤端云  
可字變憶連屬是車金此款新亦從衣字折並  
互唯形憶連屬是車金此款新亦從衣字折並  
證也从也並類與車兩聲疑伯似選形文  
虎據說之同所踪讀疑伯似選形文  
虎據說之同所踪讀疑伯似選形文

器並號部此吳轍鼎亦爲阮可釋負敵朱鑣朱亦稜日雅類作  
非釋二牧下錄吳云非幣釋疑爲車又許扇繼通也漬白同  
寫古與止那爲緇較說並釋意則守爲依汗繼通也漬白同  
詩字通篇者侯貴較說並釋意則守爲依汗繼通也漬白同  
奕見此辨之邪較伯較貞 軒字場段似義以人責京云說此  
漸上藉並省作文成車緇緇說氏吳爲本爲飾鑣文云  
漸上藉並省作文成車緇緇說氏吳爲本爲飾鑣文云  
漸上藉並省作文成車緇緇說氏吳爲本爲飾鑣文云  
漸上藉並省作文成車緇緇說氏吳爲本爲飾鑣文云  
漸上藉並省作文成車緇緇說氏吳爲本爲飾鑣文云  
漸上藉並省作文成車緇緇說氏吳爲本爲飾鑣文云  
漸上藉並省作文成車緇緇說氏吳爲本爲飾鑣文云  
漸上藉並省作文成車緇緇說氏吳爲本爲飾鑣文云  
漸上藉並省作文成車緇緇說氏吳爲本爲飾鑣文云  
漸上藉並省作文成車緇緇說氏吳爲本爲飾鑣文云

撞否爲金非辭慶也故縛草存右亦云雙反云春爲治亦則  
之鐘吳釘文此款從作在部以字或金朱出輒秋取鑄非又  
末見彝案有鼎識女車書下車一可右者次金兩日異誤路居  
所考亦徐幾誤與下聲吳與下義通異以乃爲騎秦文也之制前  
以丁有說矣知爲同慶釋與索也畫如飾朱飾輒子文以二正  
納記此未矣知爲同慶釋與索也畫如飾朱飾輒子文以二正  
後轉文知金 龔 龔 龔 龔 龔 龔 龔 龔 龔 龔 龔 龔 龔 龔 龔  
軫人 是 道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是云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也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金 業 本 之 柄 云 二 致 此 車 焚 徐 下 周 輒 右 焉 謂 輒 也 參 有 且  
止 徐 遠 銘 釘 說 子 占 銘 部 纓 釋 同 者 取 字 漢 即 故 从 互 不 可 輒  
車 云 道 衡 似  
物 假 字 似  
案 業 假 字 似  
徐 爲 假 字 似  
說 批 假 字 似  
末 批 假 字 似

偏凡與形即牽文 口 半 釋 彼 寅 爲 幟 幟 爲 適 爲 案 之 伯 此  
舉乘義說並詩強並 戒象勅爲累同字幣儀式虎並文並吳並散  
右車與文相韓近奕釋車有否伯最辭作正禮也虎並文並吳並散  
輒常韓下近奕釋車有否伯最辭作正禮也虎並文並吳並散  
而制奕部但之爲制金徐東塢釋 釋字寅爲吳祺夕毛即一部當此之筮吳  
不咸文之大金尼蓋當吳及巨讀吳阮字假古爲韓得飯阮同二彝  
及有正厄雅厄蓋當吳及巨讀吳阮字假古爲韓得飯阮同二彝  
左左合字之今謂及又巨讀吳阮字假古爲韓得飯阮同二彝  
其右唯別厄攷即弓釋云爲奔釋作借文周奕相剛釋孫吳及  
小兩此此乃二箇徐爲右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車輒文當尼吳開據巨裏蓋並與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駕以云以之說之阮兩良裏蓋並與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一掘右釋謀威輒款釋弓徐以非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馬兩尼變有吳識不名云纒唯字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者服則爲尼根大巨今釋張爲古文收吳乘虎自非吳圓鼎  
或馬與長又據說以爲釋此尼此上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止之車乘輒尼爲釋此尼此上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有頸制伯之厄此此上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一不微故借與厄此此上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輒得悟金字此謂尤下伯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纒下爲

者此金義當為輶之段借字... 徐夕部文云... 徐夕部文云... 徐夕部文云...

述七

十

魚荀... 左氏... 加釋... 金... 謂... 是... 鍾... 賜... 非... 文... 年... 休用... 右濰縣陳氏所藏周毛公鼎銘卅二行四百九十九

七字吉金款識自齊侯罇鐘外如近人所得名鼎... 散氏盤其文之無未有及此者德清截君子高偶... 得桐城吳氏摹本使余讀之因勾集說文古籀及... 薛阮吳諸家所錄金文攷定其文字而闕其不可... 知者銘文前後當分四段讀之前三段皆述王錫... 毛伯之命末一段則紀所賜車馬及毛公作鼎目... 荅王休之事也其文奇詭詰屈佶盤詰所用通藉... 之字多足與經傳相證如曰取天為早天則知古... 尚書說仁愍覆下之訓聲義一母曰魚荀為魚服... 則知說文引孟氏易犗牛乘馬為真古文故書也... 餘如曰卿事為卿士曰道衡為錯衡並合雅詰信... 非後人所能偽為矣又說文女部載籀文婚字作

述七

十

屨車部輶字從之以為聲近代脩學之儒孳究... 書無賸義而于此字未有能言其形義者今此鼎... 有屨字二輶字一雖偏旁不盡可辨而下从女與... 篆文同則固塙然無可疑者許書屨字乃涉變... 二字而誤故巾部輶字則直改从變與聲類不合... 矣此依段氏校正文又革部輶文作輶段玉裁謂... 變形引聲皆昔北宋人錄金文蓋嘗有此二字而... 呂大臨王穉薛尚功諸人並誤曰它字釋之至於... 輶字更鉅析其文使不復可識別曩余作古籀拾... 遺于薛書頗有辨正而于此二字則目眩思窮莫... 能通其讀今見此鼎乃恍然得其致誤之由其愉... 快為何如也同治壬申十月記



諫鄭注諫猶正也諫辭猶言正治齊侯鐘鍾云用  
 德諫舒朕度民左右毋諱義亦同此李費並讀諫  
 屬上句失之口屯亡肢與號叔大林鍾尋屯匹取  
 文同可以據補改當从江建霞吉士讀為愍毛公  
 如此作爾雅釋詁愍亂也言其純一而不亂也  
 克王服與彖康鍾叔丁寶林鍾同塙是蘇之異  
 文其義當如月命相布德和令之利王服猶祭  
 統云祖服考服鄭注服事也王第卿戶部據周禮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證師魯父為  
 大僕王服即王之衣服然克為膳夫本不掌王命  
 後文亦有出內朕台之文復何說邪遠上一字舊  
 並闕釋今諦案是𠄎字秦盃和鍾云𠄎變百邦𠄎

述七

南

姜鼎云用康饒委襄遠覲君子此字正與彼二器  
 同筆畫微有漫缺耳薛釋彼為西夏二字合文於  
 義難通竊謂此當為擾之異文右形从夔省左从  
 鹵者鹵擾古音同部也甄當讀為智國語楚語章  
 注云智近也搜遠能智猶詩書言柔遠能邇柔擾  
 聲近字通史記搜而毅徐廣智邇同義言其安遠  
 而善近也依詩民勞傳箋義能秦鍾云擾變百邦  
 言安和諸邦國也晉鼎云康擾委襄遠覲君子言  
 安綏遠近君子也彼鼎執字漫闕而右从夔左从  
 木猶可見延釋此鼎右變从犬形兩文互辭其  
 為一字明矣延釋此鼎右變从犬形兩文互辭其  
 勢逸周書皇門篇臣與表臣為遠正相對又通亦  
 茂揚肅德勢臣亦謂邇臣為孔傳釋藝人表同為

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孔見繡字鼎亦兩見繡季為  
 人名無義可推繡金文妻見薛釋為曠京固非  
 李釋膏為庸甚塙而釋繡為申則與上文頤孝子  
 申字不合不足馮攷此字亦見陳侯因脊敵其字  
 作繡則直是繡字金文从重从童字或變為東若  
 後文鍾字亦从東是也變糸為受又增田者皆繡  
 繡文說文繡增益也經典皆段繡庸乃命即繡復  
 申命之意參同當从黃仲攷編修讀為繡師西  
 敵有中繡亦即此字玉藻禪為綱中綱者即中衣  
 之禪者也阮釋參綱者參即繡之省實當讀為  
 綃檀弓繡幕魯也注繡繡也繡讀如綃繡繡一郊  
 特牲君子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注云綃綺屬也

述七

五

染之以玄於狐青裘宜也繡綱亦即以綃為禪中  
 衣與師酉敵中綱義同蓋冢裘者謂之裼衣冢他  
 衣者謂之中衣其實一也此依禮禮賈疏及江永  
 皇侃說謂中衣在裘葛之內後廷堪說玉藻孔疏引  
 與裼衣在裘葛外者別失之內同字又別見邢敵云  
 同齊黃穴舜師至父鼎云同黃亦即玉藻所云狐  
 裘黃衣以裼之者文偶到耳中綱者見中衣之為  
 禪言其無裏也綃綱者見中衣之用綃言其質也  
 綱黃者見韋弁服中衣之用黃言其色也三器各  
 偏舉一端義並通矣玄綃衣為冕服及韋弁服之  
 金縢張惠言說甚塙玉繡字王正孺編修謂即右  
 鼓之繡字是也此即籀文草字師考父為其王時  
 在宣王以後故得用籀文說文說文其為大篆从井

五十三文之一此鼎及石鼓省昂為

字也辨變為草周禮段說文其訓草曰樸實一日

象斗子陸璣詩疏謂可以染阜草它者它當讀為

衺衺變作衺上昏禮主人爵弁服纁裳纁衺注

衺謂緣以緇緣裳此其它即爵弁服之緇衺也蓋

以涅染黑則謂之緇以草斗染黑則謂之草其色

正同故古書緇草亦或互稱廣雅釋器云史記秦

本紀之阜府即九旗之緇旒爾雅釋天緇旒是其

證凡冕弁服皆用石染不用艸染鄭周禮染人論

緇注則爵弁服之衺當以緇為正此云其它實則

緇也毛公鼎之它黃亦到文蓋冕服之裳以黃為

衺與爵弁服緇衺異若釋為蔥衡則古無草蔥之

述七

佩不能通於此鼎矣周禮膳夫為上士大宗伯注

謂天子上士三命禮經侯國士禮皆以爵弁為上

服然天子元士宜得服玄冕故禮器說冕旒有士

二之文司服士之服自皮弁以下冢上公侯為文

自專屬侯國之制此依孔廣森金匱克為天子元

士本得服玄冕若以恩寵加命則又得服緋冕于

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命之法此錫黼黻者冕服也緋冕

賜也是禮有命之法又錫其衺者爵弁服也緋冕

弁服通有之然則克由三命加一命錫服自緋冕

以下緋庸亦即增加之義金文與禮經弁若合符

信足實已霽鼓鍾霽字與鄭井叔鍾字畧同李讀

為伶亦塙周禮小胥士本有特縣之樂伶鼓鍾即

樂工猶論語稱播鼗武擊磬襄鄉射禮主人獻工

大師則為之洗鄭注云君賜大夫樂從之以其人

謂之大師此伶即從樂之工也兼字薛書婁見皆

傳樵舛互不可辨識薛釋為繼尤不類毛公鼎有

此字亦有缺畫惟此鼎最為完哲以形聲求之似

當為妍字左从美者即古文并之變體說文并从

从开聲一曰从持二為并此變从為从者从為二

人相聽北為二人相背義相反而實相成并开二

形古文多互易說文或說从持二似亦當為并形

與此从井正相近段據韻會增為妍說文訓除為

其本義金文蓋藉為爾雅釋詁拚拚使也之拚亦

即書洛誥伴來之伴鄭書注亦訓伴為使古此人

述七

妍謂役使之徒也師毀散云妍嗣我西偏東偏

言使治東西二偏也微樂鼎云妍嗣九服言使治

九服也毛公鼎亦以穆公鼎云妍命齊侯鍾云

妍命於外內之事妍命猶言使令也通對諸器可

得其塙詰矣此銘錫散市參同其宅皆紀衣服之

賜易田于埜以下皆紀土田之賜易史小臣以下

皆紀臣徒之賜條理秩然不相輟舊釋舛互間出

殆未深究其文例乎鄭盦官保以此鼎精拓本見

詒復示諸家釋文命更案釋謹據禮經雅故略為

疏證膚學咫聞百無一是遂錄奉質覲理而董之

焉光緒庚寅三月跋

邵鐘拓本跋



此鐘近時出土潘文勤得其七此二器為趁齊編修所得形制特小銘文為均語瑰雅可誦首以亥子為均中以盞鉛轄虞鼓且為均末以壽寶為均皆與古均符鑑篆文纖細不逾二分精妙絕倫金文所僅見也邵疑即呂侯國本字經典作呂用稽字也邵下一字从巽上半模黏不可辨諦案似是夔字說文巽部夔雖暫而巽也从巽箴聲古人名夔字哲夔疑夔之省夔即曾點之點古字通用邵夔即邵君之名也巽數之異文亦見夔公考夔公徑二鐘又薛氏款識齊侯縛鐘有墩公此墩公疑與彼同吳憲齊撫部釋為戴非也大鐘八肆其窳四轄者周禮小胥云凡樂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鄭注云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

述七

末

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窳窳同說文穴部窳炊窳也从穴窳省聲重文窳或不省此作窳又从穴省也其讀當為造周禮大祝六祈二曰杜子春讀窳為造次之造是窳造聲近字通左傳昭十一年杜注云造副倅也謂所鑄鐘正縣八肆百廿八枚又別以四堵六十四枚為副造也喬喬其龍喬讀為躄詩大雅崧高四牡躄躄毛傳云躄躄壯兒壽窳齊讀為躄下二字窳齊釋為窳爵與上句文義不相屬論繹此銘作為余鍾以下八句皆說樂縣無緣忽又獻爵窳爵之事禮酌鬯用圭瓊瓊復不用爵且段氏音均表發在弟二部此盞鉛諸字則皆在弟五部以均校之亦殊不礙足證其誤今審會从囟从以當為思字陳侯午

鐔忘字作余此下从口即心之省也从声从巽當即熈字說文声部虞鐘鼓之柎也飾為猛獸从声巽象形其下足形依小徐本增其疑當作几篆文作虞此下作巽正象猛獸四足之形凡許書云象某形者皆不成字今二徐本作巽迺後人誤改非其舊也段枝異說既壽思虞者壽讀為疇爾雅釋詁疇類也思語詞猶詩魯頌駟云思馬斯作謂縣鐘之虞既以類相從陳列之上云躄躄其龍亦誇虞飾之盛明堂位所謂夏后氏之龍簋虞考工記梓人說鐘虞云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躄躄即狀其壯猛之容也大鐘既即縣字阮款識有縣伯彝縣舊釋縣字作與此正同唯左右形互易耳左蓋从么从縣即說文縣

述七

五

字說解所謂从系持鼎者从木者與梟同意古梟鼎字通鼎為到首縣伯彝作甚明舊誤例到首為橫古無此字也此鐘鼎形有刃闕其一略明折者又為後人誤剔夫其本形王廉生祭酒遂誤仍為縣字矣玉鑑蓋謂特磬亦即咎繇謨之鳴球說文無鑿字而爾雅釋樂云大磬謂之馨鑿蓋聲近字通漢武帝內傳有所謂璫者說文玉篇皆不載似亦即鑿字之流變喬躄敖聲類咸相邇內傳為葛洪所段託晉宋俗書或亦有所承受不盡屬鄉壁虛造與乙亥方鼎拓本跋右方鼎銘云乙亥王諫才魯師王鄉西尹尤艱逸佳各商貝用亼父丁彝佳王正井方兩凡廿有九字文

尚完具可誦釋首云王諫篆文作𠄎右从𠄎者言之  
省讎尊讎作𠄎言亦作𠄎此與彼同孟鼎云敏諫罰  
訟諫字與此同唯作𠄎小異說文言部諫舖旋促也  
義頗難通又疋部速古文作警此與鼎文疑皆警之  
省當讀爲速訓爲召王速謂王以命召之而行饗酒  
之禮也云才魯師者才讀爲在古文恆見魯作𠄎以  
琢畫數有漫闕此當爲能之異文宗周鐘作𠄎號未  
旅鐘作𠄎數狄鐘作𠄎並與此略同鐘文能並讀爲  
熊此魯師則當爲地名凡王所在則尊之云某京某  
師猶書稱雒邑爲雒師也但能地無攷或當讀爲台  
猶史記天官書三台爲三能能師疑卽郃地也鄉西  
讀爲饗酒亦金文恆例尤作𠄎者辛子彝云辛子絜

述七

三

守官才 在小圃王也商 絜貝用𠄎父乙彝彼也徐  
籀莊釋爲尤此文與彼同唯反正小異其讀當爲宥  
𠄎作𠄎从二𠄎疑卽果之古文說文無𠄎字木部果  
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此作𠄎上卽象果形  
下則从木省古文多重象文如从五者或作𠄎从貝  
者或作員是也此𠄎亦卽果字當讀爲祿陳侯因脊  
散者 侯薦祿祿作𠄎蓋从果从盥省果作𠄎形正  
與此合祿諧果聲古或省作果周禮大宗伯載果鄭  
注云果讀爲祿是其例也此文承上王饗酒故云尹  
尤祿蓋王行饗禮而尹氏則掌酢宥祿增之事逸佳  
各者佳各卽唯格之省亦金文恆例逸作𠄎从𠄎  
者當卽兔字凡古文兔鹿諸文多从橫目故亦如

是作𠄎卽疋形吳清卿中丞釋𠄎逸爲夔還殊無  
義據此文云尹尤祿又云逸佳各逸疑卽尹逸逸爲  
內史古書乃金文多僞內史爲尹氏若然尹尤祿尹  
卽逸也此蓋其所作器下文云商貝用作父丁彝者  
與辛子彝文例同商與賞同逸受賞於王因爲其祖  
若父作祭器逸當周初其祖父尙在商代故得以日  
名爲僞其情事可推也佳王正猶云王正月紀作器  
之時并讀爲型𠄎作𠄎見𠄎彝𠄎裔𠄎𠄎及父辛  
𠄎魚父丁解方𠄎卽方鼎說文𠄎部以𠄎爲鼎屬象  
腹交文三足爾雅釋器云鼎款足者謂之𠄎是𠄎鼎  
古通僞不別故此方鼎四足亦得僞𠄎并方𠄎蓋謂  
以型范鑄此方鼎也史逸爲周文武時賢史世爲尹

述七

三

氏周書克殷謂之尹逸而世俘禮記曾子問僖十五  
年左傳國語周語逸並作佚據此鼎知逸爲正字故  
書雜詁亦僞逸作冊明佚爲段借字大戴禮保傅以  
佚與太公周公召公爲四聖遺器流傳數千年巍然  
具存劇可寶貴陽湖費君岐懷得之拓以示余因爲  
據其文字審定之如此亦攷釋家所樂聞也  
周虢季子白盤拓本跋  
此盤舊藏崑陵徐氏兵後爲達官某所得今在廬州  
合肥此紙儀徵鐫副貢壽曾所詒猶初出土時拓本  
也平定張石州孝廉以四分周術推盤銘十二年正  
月初吉丁亥爲周宣王十二年正月三日副貢之弟  
貴曾以三統術推之亦與張推四分術同嘉興錢衍

石給諫紀事稟有此盤跋據毛詩傳初吉為朔日謂當以月朔丁亥求其年然王文簡經義述聞詳辨月朔不得稱吉謂日之善者即謂之吉日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庠毛傳及論語孔注周官鄭注國語韋注之非余謂古書初吉有二義一為月朔毛鄭所說是也一為節氣之始國語周語云先立春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其義也張氏推此盤銘正月初吉不在月朔或當為立春日抑或如王說泛指正月上旬皆未可知錢氏墨守毛詩說以獻疑固矣盤銘又云王各周廟宣厥爰卿卿讀為慶祭統慶士以慶為卿此銘以卿為慶其例正同或釋為卿非也錢氏謂宣榭自取美名

述七

幸

不必如公羊解詁宣王宮之說以證宣王時不嫌有宣榭余謂說文釋宣字義云天子宣室也淮南王書云武王破紂殺之宣室褚少孫補大史公書亦云武王圍紂象廊自殺宣室是以宣名宮室固其本義周之有宣府猶殷之有宣室耳漢亦有宣室三輔黃公圖亦援淮南書為說羊傳云宣謝者何古無榭字故釋謝為之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臧焉爾公羊所謂宣宮者亦謂宮名猶云豐宮祗宮昭宮非先王廟堂故樂器得臧之此銘宣與周廟連文則宣而何劭公乃云宣宮周廟當亦在廟中但非正廟耳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不知周自后稷廟及文武世室外無不毀之廟宣王雖中興擬之文武功德已不侔廟安得獨不毀乎余既以拓本付

莊池更錄張錢兩跋以便省覽復推其未及之論疏通證明之俾儒者知吉金文字多符契經訓信足寶也焉逢掩茂正月初吉丙午記

周遺小子啟拓本跋

古經典國名字例正段遺出故其見於金文者多殊異如邾作龜唐作趨燕作區召作鬻畢作墪獫狁作厥允亦作厥執皆古字書地志所未聞此故云亾魯男王姬鬻彝魯字尤奇詭亦國名也阮文達釋魯為招蓋誤謂與召伯虎啟之鬻同字實則二字絕不相似不可并為一也鬻字又見父癸角及父丁甗彼二器文皆从泉又皆云才鬻才即在之省依義亦當為地名余前釋為說文龜部魯之異文而據左傳甘讒

述七

幸



與尚書甘扈同地定魯為扈之正字雖肫說而於形聲皆頗相似唯魯字省口而从酉角甗又咸从酉从泉不審何義攷書甘誓大戰于甘即甘水水經渭水篇云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鄂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是也竊疑甘水味甘宜酒故古鬻從西泉西泉殆即酒泉也又說文巾部云古者少康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又西部云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善遂疏儀狄杜康作秫酒竊疑杜康亦夏初人因儀狄酒醪之法而作秫酒其人名少康而居杜與夏王杜在漢杜陵與甘扈在鄂地相近或杜康居杜即因甘水而作酒古事茫昧無可質證而遺文間出有足資推迹者或可存備

一義也又攷昭元年左傳曰夏有觀扈國語楚語士  
亶曰啟有五觀韋昭注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  
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  
曰夏有觀扈韋意蓋以五觀即太康之弟五人而觀  
即左傳之觀五與扈則不相涉牽連引之蓋韋意士  
亶所舉止有觀而無扈也余竊謂五爲魯吾之聲母  
國語之五即魯之省五觀實魯觀亦即觀扈自是二  
國內外傳文義實同至書之五子自爲太康之弟五  
人與國語之五不相涉內外傳之觀即汲冢紀年之  
王季子武觀與書序洛汭又不相涉自漢書古今人  
表及王符潛夫論因國語五觀與書五子文偶同乃  
并爲一談韋昭杜預及孔穎達等皆沿其說近儒又

述七

書

以紀年之武觀爲五觀不知昆弟五人同封于觀於  
理難通武觀既云季子止是一人又不得兼五其說  
皆齟齬不合依今攷定五觀之五爲魯亦即扈而五  
子自爲五人武觀或爲五人之一五與武亦非一字  
如是則書與春秋內外傳各自爲義兩不相礙以較  
舊解之展轉糾互不猶逾乎至扈本夏同姓國高誘  
淮南子注又以爲啟之度兄故士亶屬之於啟抑或  
啟代有扈誅其君別以封子弟皆不可知要甘扈之  
扈正字當作魯或增益而從西从泉或省作五又以  
聲近作扈形近作譏皆通借字也國語之五當爲國  
名非五子亦非武觀金文魯繫諸文或即其左證與  
周唐中多壺拓本跋

右周壺款識六字云錫中多作醴壺舊未有箸錄近  
時始出土今歸費趁齋編修文雖不多而篆勢圓潤  
非秦漢以後物也錫字奇詭說文以來字書並未見  
近吳宥齋撫部說文古籀補定爲韓字又據史記韓  
世家及戰國策韓公仲朋朋亦作修謂錫中多即韓  
仲侈然說文韓从韋軌聲與此全不相應吳說未足  
據也今檢晉公奩有晉公曰我皇祖唐公受大命左  
右武王之語其唐字作此據吳子慈閣學據古  
屋撫部筠清館金石錄亦載此奩而左形與此錫字  
所撫字形多闕誤釋錫爲左形與此錫字  
形聲從橫小異而大致略同右旁瑑畫殘闕似是从  
邑古文國地字多增邑此錫雖不从邑要是一字晉  
祖唐叔彼奩曰皇祖顓公自是唐公無疑兩文蓋皆

述七

書

錫易聲古音與唐同部故說文口部唐古文作从  
口易易亦聲也辭氏鐘鼎款識齊侯鐘說商湯云  
虢虢成唐彼以唐爲湯亦唐易聲近相通之證然則  
此壺錫中多亦即唐仲多也唯錫字左从查不能塙  
知其从何形攷說文角部觴籀文作或从釐省  
此疑即段觴爲唐查即查之省變若然此字實从釐  
省易聲但左形查下尙有筆畫吳宥齋撫作則以  
爲从父今諦審拓本略有摩泐似本从父即以又持  
釐也攷金文婚字亦有如是作者如陳侯因甬啟昏  
字作此左上从查正同彼查下从七者疑从字省  
即昏字之半也說文日部昏字無古文而女部婚重  
文有釐字云籀文婚如此車部又云釐古婚字其上

从夂亦與此合下从夕形則與吳樵亦似相應然許書夂字譌互無聲義可說金文婚字則夂仲良壺婚

述七

妻

畫亦類此受仲良壺从刃者似从又即夂下之又此壺查下似亦从刃吳誤仍為夕受壺右復箸且者金文耳字多如此作即取之省毛鼎象故孟鼎亦有此形綜校諸婚字大氏从娶从夂省諸器道異互有省變要其从夂則同足證古文婚夂二字上形略同此壺勸字即从古文夂省說文夂字傳寫失真其上半形尚不甚相遠下半則似涉變字而誤其已止又三形聲義皆無可傳以金文校之从已者即耳之誤从止者即又之誤中从口者或又即豆省之形誤下从夕者又女之誤由是可以見古文夂上半之正形並籍此可定古文婚之為从夂省許書古籀文舛異百出非金文固無从訂之矣至周時有三唐國一為唐

叔虞其後為晉一為堯後周書王會說墀上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又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孔鼂注云唐虞二公堯舜後也是周初唐叔與唐公同列於會又有近楚之唐國左宣十二年傳唐惠侯是也凡三代國邑名字經典正段錯出往往舛互三唐國未必正字果同或唐叔之唐當以勸為正體亦未可定而仲多之唐為國為氏尤無可稽要與韓皆不相涉醴壺蓋盛醴之壺周禮天官酒正六齊皆醴與三酒異而司尊彝六齊盛用彝別有壺尊以盛酒此或因以壺盛醴與壺尊所用不同故特別異之曰醴壺與

周師蘇父故拓本跋

述七

妻

右散器文百卅八又重文三蓋文百廿一又重文三惟器文首行多師蘇父改發叔下五字云云十一字餘大致略同審校文義實師發因受王冊命而作祭器以紀之發叔當即師發也其冊命之辭云王若蓋曰師發才在昔無蓋先王小學女敏可使既使令女夂乃且祖考嗣小輔蓋無蓋今余佳唯驪種稟庸乃令二女嗣乃且舊官小輔眾無蓋鼓鍾易錫女叔淑市金蓋命疑範黃赤鳥飲勒用事敬夙夜勿瀆朕命以命辭覈之師發蓋嗣其祖父世為王官云在昔先王小學女敏可更者依王制內則說周制王太子八歲入小學國之子弟亦造焉故周禮大宗伯鄭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其在學者是也若然師發蓋亦

故舊之臣嘗與先王同在小學者更讀爲使女敏可  
使乃述先王嘉寵師發語謂其敏於才而可任使詩  
小雅雨無正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 孔疏義可使不可使皆主天子論臣言之  
此語 與彼正同彼詩承上文云維曰于仕孔棘且  
殆若云不可使則爲天子所棄黜云可使又爲朋友  
所嫉怨皆深憂仕途之險巖此敵可使則嘉許之詞  
故卽命以官爵云令女嗣小輔又云眾鼓鍾似是以  
小輔而兼爲鍾師者師發殆世爲樂官乎但小輔不  
見於周禮不知何官吳憲齊撫部謂卽小傅之借字  
攷大戴禮保傅篇有少傅周禮亦無之吳說未審塙  
否韞稟金文恆見薛尚功釋爲瞳京今攷韞當爲鍾

述七

表

之繁縟文陳侯因咨敵有練字可證稟疑古文就之  
省說文京部就高也籀文作就似从京从高省與  
彼略同鍾就蓋重復申成之意金文通以叔爲淑叔  
市猶詩大雅韓奕云淑旗毛傳云淑善也金黃亦卽  
蒙叔市言之謂錫以善市其色則金黃卽赤市也據  
玉藻凡再命以上皆得服赤芾詩小雅車攻云赤芾  
金鳥毛傳云諸侯赤芾鄭箋云金鳥黃朱色也又斯  
干云朱芾斯皇箋云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是詩  
金鳥卽赤鳥箋詳言之則云黃朱金文如師解敵寔  
盤師酉敵頌鼎皆云赤市朱黃朱黃卽赤色此云金  
黃亦猶彼云朱黃也凡鳥市言金皆爲采色不關鏤  
飾而車攻孔疏乃謂金鳥加金爲飾此可以證其誤

矣聞此敵有兩器同時出土文並略同此爲趁齊太  
史所藏其別器今不知歸何所惜不得拓本一校其  
同異也

周麥鼎攷

右方鼎銘文廿又八又重文一鼎爲井侯臣麥所作  
井周畿內國名金文婁見或釋爲邢說文周公或釋  
爲邢鄭地無漸據穆天子傳有井利謂當讀如字其  
說近是銘首云佳十又一月井侯延囑牙麥二易夾  
金用作鼎延借爲延聲近字通囑字金文罕見右方  
从禹作說文禹象腹交文三足而此改爲从羊形  
聲皆絕異金文禹字常見皆不作此形孟鼎殘字禹  
作禹與此囑字偏旁正同穢氏盤有禹字作禹

述七

表

大疑卽此字从口从𠂔形繁簡小別爾此字說文未  
收說文𠂔部有𠂔字云炊氣兒从𠂔𠂔聲囑玉篇  
或皆𠂔之省但𠂔字經典未見義亦難通耳玉篇  
口部始有之而訓爲雉鳴則於此誼無取攷𠂔歷古  
音同部故說文𠂔漢令作𠂔从麻聲金文疑借𠂔爲  
歷說文歷傳也爾雅釋詁歷相也此𠂔亦取傳告相  
導之義故其字从口云延囑者觀禮云擯者延之曰  
升鄭注云從後詔曰延延進也金文大保敵王降延  
令𠂔大保敵父鼎作延令此延囑偁亦謂延進傳相  
而賞賜之與延令義相適孟鼎殘字云𠂔賓王乎  
𠂔又云王各廟𠂔王邦賓延王令賁孟云云彼鼎曰  
延曰𠂔亦卽此鼎延囑之誼證與𠂔字作𠂔金文大  
常見舊並釋爲刊近陳編修介祺釋爲干家校字形

塙是从于非从干陳說近是竊謂此即說文弓部之  
引字解云滿弓有所鄉也在金文段爲于字於聲  
義並可通爲作器者之名其字作余初疑爲彖  
或彖字諦案乃知其爲麥字說文麥部麥從來有穗  
者从及此上半从即來字見于趙鼎伯離父敵及  
石鼓者字並作此與彼略同下半从即及也銘  
又云用從井侯征事者征行誼同史允簠云史允  
旅匡從王征行文例正合征事即行事也云用鄉多  
有者鄉即饗之省字上从古文旅者从白米聲  
木  
字偏旁與此正同舊皆釋爲杜字以此鼎校之彼  
字當爲楮蓋古文者多作也用饗多諸友猶詩

述七

幸

六月云飲御諸友金文鉅中簠云諸友飲食具飽彼  
諸字作榮者夾以者爲諸但不从土耳近時新出金  
文如趙暫鼎云用亼寶鼎用鄉朋友先獮鼎又云用  
朝夕鄉乃多朋友蓋古賓祭禮並重饗飲朋友固制  
器勒銘之常語矣光緒丙申三月尋此鼎於永嘉宋  
拓其文尙完哲可誦唯此數事略涉隱詭輒爲發疑  
正讀冀得自省覽焉

此鼎篆體峭勁橫畫發端率用方筆而標特纖銳  
斜曲處又善爲波折之勢與吳縣潘尚書所藏孟  
鼎似同出一原昔魏晉人僞託孔安國尙書敘謂  
壁中古文爲科斗形王隱晉書夾謂汲冢竹書字  
頭麤尾細俗名科斗文竊訝自宋迄今所出彝器

不可枚舉獨罕見有如孔王所云者今以此鼎及  
孟鼎校之或即所謂頭麤尾細之遺象乎又說文  
佳字云象形而篆文則與鳥形殊不相似唯此鼎  
首佳字乃真象鳥喙首腹翼足尾之形尤彝器文  
所塵見竊意倉沮制字之初本如是後世整齊  
變易之遂失其初惟猶馬之古文本作後整  
齊之適成象字也若此之類劇可寶貴丙申四  
月手拓一本寄黃君中破中破精鑿絕倫而又妙  
擅象勢輒復舉此奉質不知以爲何如也

周要君孟攷

右周孟銘曰佳正月初吉要君白口自作饗孟用輝  
贊壽無疆子二孫二永寶是尙凡文廿有五又重文

述七

幸

二韓非書外儲說孔子曰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  
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則古孟有方圓二形此孟與  
博古圖季姜孟形制略同皆圓孟也孟兩耳有珥徧  
體爲蟠夔雷回文糾互透道文閒又綴小乳以千百  
計與博古圖所載七星洗相類文飾工縟足徵冶鑄  
之妙矣器爲要君所作篆作嬰者即要之異文說文  
曰部嬰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从臼交省聲古文  
作嬰蓋要字篆文以象形而兼諧交聲古文作嬰則  
从女从嬰省既非身中之形又無交省之聲於六書  
當爲會意然其義殊不可說嬰本从嬰臼聲此又變  
凶从肉筠清館金石錄伯要散要字作嬰中亦从肉  
與此同肉與要古音同部若然古又疑本从肉聲今

本說文傳寫譌作凶金文可據以校正唯古文要从  
曰伯要敵同此又省从三雖展轉減省要於形義固  
無盤也要蓋古國名之不見於經史者白口即要君  
之字下一字右旁似从旨積古齋鐘鼎款識齊侯甗  
旨字作古此與彼正相近左半不能定其所从之形  
籍孟者金文多云饌鼎饌臣饌敵饌盤此云饌孟義  
並同饒即饌之反形說文食部云饌滫飯也又皿部  
云孟飯器也小徐本則作飲器既夕注而敵兩杆鄭  
注云杆盛湯漿杆孟同蓋孟可以盛飯亦可盛飲既  
夕注據盛飲言之此云饌孟則據盛飯言之然則飯  
器飲器義固兩通也銘末以饒尚協韻與鐘鼎款識  
召仲考壺積古款識史賓鉞文例亦同光緒丙子家

述七

韋

大人以鄂藩入覲詒讓待行得此於河南項城道次  
因審定其文字之異者以資攷覽其它省段之字金  
文恆見者不復著也

漢衛鼎攷

東漢衛鼎同治甲子秋得於淮類以建初慮僖銅尺  
度之器高五寸八分口徑七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五  
分三足高三寸六分惟蓋已失去度不可考腹有稜  
純素無文器鑿篆書大字十三日齋鼎。一又二多  
書恩澤侯表周子南君元鼎四季十一月封初元五  
季五月受封爲周承休侯綏和元季進爵爲公元始  
四季爲鄭公王莽篡位爲章牟公建武二季五月受

爲周承休侯後書帝紀續書百官志並作公五季侯蓋嗣十三季受  
爲衛公後漢書世祖紀建武十三季二月韋宏後漢  
五月庚午以周承休公姬常惠棟補注云爲衛公續漢  
書百官志衛公建武二季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  
十四當作三季改常此字爲衛公以爲漢賓在三公上  
郡國志兗州東郡衛公國本觀光蓋受名此鼎蓋建  
武初衛國始建時所鑄祭器旁三小字則當時鑄造  
之數神明之胃克承音祀誠可嘉也說文衛从韋市  
从行唐元度九經字樣以爲隸省作衛然今世所傳  
秦衛字瓦已有媯中者此款亦同秦漢人作篆亦喜  
媯筆不徒隸也韋上从一者說文章部古文韋作  
此作韋即古文韋之變兩漢金石文字雖多省變猶

述七

韋

可攷見古籀遺意此類是矣 字不可識曰文義  
攷之當即壺字數目字大寫昉于兩京如王莽侯鉞  
銘泰字李翁夫人銘末字並已如此其六字大書作  
陸者始見於唐汝州開元寺貞和尚塔銘而石刻五  
經文字九經字樣則所記字數六字無不作陸湖南  
唐韋滋所書元次山唐頃銘六字作則以共爲之此銘蓋以壺爲六猶之唐  
宋人以漆柴爲七漢魏人止用泰末也壺本从土與  
聲此下从二者刻者偶省一筆如憲字中从丰漢隸  
多省爲憲从土而夏承碑憲字獨作憲土亦省一筆  
與此正相類矣此銘大小廬十有六名而木一字與  
衛字之韋上从一竝奇古希見爲商周金文及兩京  
石墨所無亦足爲小學家廣異聞也



周大泉寶貨攷

國語周語景王鑄大泉漢書食貨志謂其文曰寶貨  
鄭康成注周禮外府韋昭注國語並從其說唯唐固  
謂文曰大泉五十則誤以新莽大泉為周泉韋宏嗣  
已不從之矣洪遵泉志及近代錢譜咸據漢志著錄  
然洪志本顧烜錢譜於古泉多按文作圖胤造難信  
後世錢譜又多沿洪書不必真見其泉殆未足憑也  
故近人宓泉翁氏竹朋李氏諸譜窮搜先秦圖泉甚  
多獨無寶貨而別有圖泉文云孫 者咸謂即寶貨  
今攷以化為貨聲類可通而以孫為寶則無形聲可  
說且金文寶字恆見絕無作此形者諦案其文實當  
為嗑字說文口部嗑咽也籀文作 孫 上象口下象

述七

垂

頸脈理是也經典或段為益字故漢書百官公卿表  
述書益作朕虞益字作赫顏師古注云赫古益字蓋  
書隸古定以嗑為益也此泉諸家所得又有於赫下  
著三三等字者其赫字則皆同是當讀為益化非寶  
貨也若然或景王大泉本日益化而漢志誤以益為  
寶抑或景王所作寶貨今已亡佚不傳而今所存益  
化自是周時侯國所鑄與景王大泉無涉二者未能  
決定要益化非即寶貨則固無疑也先秦圖法流傳  
絕眇漢儒詰經修史率未見古泉而譜錄家又務按  
目求泉不甚精究其文字故不能辨其異同謹攷正  
之以彌國語漢志之闕籍并以匡顧洪以來承譌之  
說焉

魏鄴宮殘專拓本跋

右與和斷專同邑薛茂才遇辰所臧呂拓本詒予專  
之面已琢為研其背與側皆有文側為隸書五曰大  
魏興和二 曰下專 曰上 背為篆書三行凡十二字  
與王氏金石萃編馮氏金索所摹秦十二字瓦曰維  
天降靈延元萬季天下康寧者正同十二字瓦申氏  
涵真閣秦漢瓦當圖說云土人得之阿房宮故基故  
程氏啟 秦漢瓦 王蘭泉 金石萃編 孫開如 碑銘 陳仲魚  
綴皆定為秦瓦然皆以意度之無焯然微驗實則此  
瓦文如靈中从四靈內箸齒並奇詭不合六書與秦  
山嶧山琅邪臺刻石及權量銘殊不類必非秦物盧  
紹弓 抱經堂 定為漢物或近之耳此專為東魏興味

述七

垂

開所造文亦與彼瓦同者當由搏埴工匠依放舊制  
為之否則拓跋自承熙西鶩東朝版宇不及關中倘  
彼瓦與此專同出一時安得於阿房故基出土邪魏  
書孝靜帝紀云興味元季冬十一月癸亥呂新宮成  
大赦天下改元二季春正月丁丑徙御新宮興味紀  
元雖在新宮已成之後然宮掖閣崇或徙御之後未  
息將作專文語涉頌禱非臣民之家所宜有薛君云  
此專為燕人某所詒其為新宮殘簞胎無疑也又元  
納新河朔訪古記云臨漳縣鄴鎮東南二里古鄴都  
北城 東魏都 此今為河 古專大方可四尺其上有盤  
花鳥獸之紋又有千秋及萬歲之字其紀年非天保  
即興和又有筒瓦者其花紋季號興專無異據此知

鄴城官鑿並有銘識此專與納新所見元號符合不足為魏宮遺璧之塙證

無惠鼎拓本跋

鼎銘紀冊令無惠曰官司空段紅王道側虎臣說文走部無道字疑貞之異文道側猶之先後左右虎臣卽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又其屬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故云道側明在王之先後左右也詩大雅蕩云不明爾德以無背無側毛傳云背無臣側無人也竊謂詩背謂在王之後猶緜傳云予口有先後也側謂在王之旁猶左右也此銘道當訓正爾雅釋詁云貞正也謂正在王前猶揮人之正王面與背義相反而文例同詩舉背

述七

美

以咳前銘舉道以咳後皆撮舉一隅毛詩未別白釋之漢書五行志引傳作亾背亾亾小顏注遂誤釋爲逆背傾仄失之遠矣

籀高述林卷八

瑞安孫詒讓

秦權拓本跋

度量權三者爲世程品其用至重而古今流變菲異亦特甚余曩據漢志劉歆銅斛以證嘉量據漢長安慮僂銅尺以校周尺雖數度小差而形法大致相近惟權則周經漢志文制不同莫能稽覈也考工記玉人云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君云駟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此周權以玉爲琮爲后王之專制蓋不通於臣民公私恒用當以銅爲之要其爲琮形必辭若畫一爾漢律志說五權則云圓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

述八

十

終而復始無窮已也孟康云謂爲錘之形如環也漢權以銅爲環與周琮異制然爾正云肉倍好謂之璧肉好若一謂之環班云圓而環之則肉好宜若一又云肉倍好則是璧非環爾文復自相悟豈以環璧皆圓而有好與周旋無端之義咸得相傳偶未別白歟至今權皆有鈕以縣玉人王琮有鼻后琮當亦然說文鈕訓印鼻是鼻卽鈕也而漢志五權不云有鼻亦無以定之蓋周漢權制舛悟難合非見古權固無由校論理董之矣辛丑臘月長白午橋尙書以所藏秦權精拓手跋其後介黃君仲弢寄貽尋校索日則積疑爲之渙然蓋秦權下圓而如環肉好亦正若一合於雅訓是知漢志云圓環是也而云令肉倍好則爲

未宋上端有鈕隆起高數寸則即玉人所謂鼻明秦漢環權必皆有鈕以貫組漢志蓋文偶不具往者讀史妄意環權或即以好代鈕亦自可縣合見此拓迺知凡揣必不如目諛也仲弢又出別拓見示形制較小上有大駝兩篆甚奇其邊為觚稜不正圓亦尚書所臧者竊謂此即放周琮權之遺象凡琮之恒制為鈍角而入觚故大宗伯鄭注云琮入方象地洪文惠隸圖撫漢碑陰畫琮有為五角十角形者雖制有增損要其不為正圓之形則同今大駝權亦為八觚形足相參證綜約論之古權初制蓋八觚以象琮流傳既久漸刻觚為圓遂成環形觚方環圓二制秦時蓋通行於世而鈕鼻繫組則相承無異權制之流變小

述八

上

異大同各有本始軌跡顯較可推校也聞尚書所得秦權甚鏗而此權制特大手跋定為五權之石權精鑿至論前無古人至於觚圓鈞石燦然畢萃尤為集古勝緣遐睠海天為之神往昔荀勗何承天朱異蘇頌輩校定律度並博求古器資為程法今尚書以閔達忠亮膺岳牧之寄當光佐

天子更法自強紹開中興儻將攷協權衡用照示萬國甄古作範固知不藉它求矣壬寅孟陞書

秦大駝權拓本跋

秦權量自隋唐以來聞有流傳咸珍為環寶近長白甸齊尚書端方所藏有秦權七秦量一箸錄之富遠輶宣和御府他勿論已七權其六皆圓如環余以漢

律麻志所說攷之其肉好畧同惟此大駝權為八觚形獨為環異按考工記玉人云駝琮五寸宗后以為權駝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鄭君大宗伯注說琮入方象地然則周權恆制必八觚如琮矣以此推之秦時權制蓋有兩品觚權沿晚周之故範圍權為漢志之權輿其流變各有本始非苟為侷異也抑鄭君之釋琮也不詳其好之有無梁崔靈恩三禮義宗隋潘徽江都集禮並據白虎通說定為有好而聶崇義三禮圖則據阮謨禮圖說云無好近儒戴氏東原段氏若膺黃氏元同皆從其說余謂許君釋琮形如車鈺鈺為車轂穿脊軸函其中琮形似之則固有好矣今此權中有好亦周琮之遺象然則周駝琮

述八

三

可證此權之八觚而此權又可證周琮之有好但依白虎通說琮云方外圓中證以許君車鈺之訓則琮好必圓此權好亦八觚與表同則小有變易耳秦權文字奇古昔顏黃門小司馬咸據以證史而不知其符契經義縲願如是信可寶貴尚書頃又以拓本介仲弢見示屬為審定謹拉襍書此奉質倘理而董之也

大駝兩篆文在權上與鈕相接處夾鈕左右分列字大約五分許攷大駝為古地名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密有大駝山澗水所出說文水部澗字注作大隗山海經中山經有駝山亦即此也元和郡縣志亦云大駝山在河南府密縣東南五十里本具

茨山黃帝見大隗於具茨故亦曰大隗若然大隗之地蓋因山爲名此權卽其地所鑄故勒篆於其上今代所傳秦權量紀地名者僅見此品奇異希觀不徒以八觚見珍也癸卯七夕檢甸齋尚書所贈拓本并附記之

新始建國銅鏡拓本跋

右新莽宜子孫竟祥符周季況太守星貽得於閩中太守歸老吳門以付其外孫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余前廿年於亡友戴君子高許嘗見拓本獨山莫先生子儒爲跋尾所著金石經眼錄亦載之子高物故拓本不審歸何人今鶴亭以手拓本寄贈恍如見故人矣余舊藏漢竟拓本近百種皆無紀元此竟獨年

述八

四

號明哲文既古雅篆勢尤奇崛信可愛玩莫先生所釋頗疏鶴亭既誕正之余復爲補釋數字略可誦說文曰唯始建國二年新家尊詔書口下大多恩賈人事市不財尚田更作辟靡治校官五穀成熟天下安有知之士得蒙恩宐官秩葆子孫又鈕閒曰宐子孫大凡五十四字詔書下一字莫釋爲啟鶴亭釋爲赦諦審字形似效字然文義仍未愜姑闕之賈人事市不財尚田莫釋爲賈人事禾丁貳尚田鶴亭釋爲價事利市躬耆田以字形審之賈人當依莫釋禾當爲市丁貳當爲不財財卽才之段借字此八字句言爲賈人者則從事於市其不才爲農者則治耆於田市與田不財與下有知文並相對也耆字又疑當爲苗

漢隸苗字多變作耆此下作耆與彼相近齊民要術引崔寔四民月令云雨水中心急苗穰土黑墟之田苗田耆田義皆可通未能決定也更作辟靡治校官辟莫釋爲符誤鶴亭正之極瑯應舊並釋爲應以篆文偏旁審之雁中箸。塙是應字漢隸應字多作雁卽其流變下似从心者疑邑下卍形之變要皆增羨之筆古竟文往往增消任意不能盡以六書之誼繩之而此竟文又通體糾屈詭異甄豐六體五日繆篆或其象類與校官舊釋爲百官亦誤漢書王莽傳元始四年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卽更作辟靡治校官之事也宜官秩秩莫釋爲陂鶴亭正之亦塙葆子下鶴亭釋有重文今諦審雖似有筆畫而實非重文鈕閒宐子孫子下亦有羨畫可證此語竟銘恆見皆無重文有之則爲綴複此竟首句九字第三句八字修短無定例則末句固不必定爲七字矣管見所及漫書之以復鶴亭并以質季況先生幸理董其然不也猶憶同治季年余與莫戴兩君同客江甯莫先生於讓爲父執嘗得侍燕譚而子高與余同爲金石篆籀之學踪跡尤密始以此竟拓本見示詫其奇古而未及悉心審校雲煙過眼忽忽二紀兩君宰木已拱而余幸從鶴亭重觀此拓得相與精釋其文字惜不令兩君見之俾同此愉快也

阮摹天乙閣宋拓石鼓文跋

第一鼓遯歐其口其下一字薛尚功鄭樵並釋爲孫

施宿潘迪釋為時王氏萃編遜薛鄭作孫張氏石鼓文釋存亦謂按天乙閣本孫字為近其實非也此字當遜明趙古則釋為特此本雖重摹而泐痕中特字猶隱隱可辨蓋其摹勒之精如此今世拓本此字雖形及半字下半說文牛部特字注朴特牛父也朴當亦尚可推測為樸蓋藉木素之樸為牡牛之名與木皮之朴音同故轉寫為朴王篇牛部別有犛字訓特牛則又依樸字增易為之然可證說文朴特字當作樸也此鼓云遜歐其特其來趨趨後又云遜歐其樸其來遺遺特樸義同分用以繡均近儒陽湖孫氏武進莊氏竝祖馬定國說以鼓為後周物則此文疑即本說文特字訓矣樸特本為牛父此段為牡獸之偁古訓湮隊非

述八

六

鼓文有此二字則說文特字注義幾不可知而讀者不審繆誤相踵段氏說文注遂據南宋人楚辭補注誤引之文刪樸牛父也為特牛也不亦延乎

爾雅釋獸豕生三豨二師一特周禮大司馬鄭司農注一歲為豨二歲為豨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詩伐檀有縣特兮毛傳亦云獸三歲曰特廣雅釋獸此鼓後文云射其稱蜀稱即獸四歲之肩則特或用獸三歲義然樸即朴特之樸固無可疑也

書南昌府學本漢石經殘字後

漢熹平石經自黃長睿洪文惠著錄以來治經者掣校無贖義惟論語碑末校蓋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

有蓋肆乎其肆也六字自來攷釋石經者皆莫詳其義今諦審之當即顏淵篇哀公問於有若章之異文蓋蓋肆乎即益徹乎之異文其肆也即如之何其徹也末三字之異文石經凡校異文皆撮舉數字不錄全句如求善賈而沽諸沽魯論作賈石經校語止舉賈諸二字是其例也蓋本遜益得聲肆徹古音亦相近段氏六書音均表徹字在十二部肆字在十五部弟字賦徹與祭韻祭亦在十五部是其證得通段小爾雅廣言云肆緩也此肆亦勸其緩征賦即周禮大司徒十二荒政之薄征也鹽鐵論取下篇云樂歲不盜年饑則肆桓次公正本論語此文足為塙證石經所記諸家有無不同之說例先舉魯論正文而後著益毛包周諸本之異此條校語雖殘缺不

述九

七

可攷而其肆也下缺一字下尚存一周字當即包周之周然則蓋肆乎其肆也乃魯論正本何本作益徹乎其徹也者乃張禹以諸家別本校定不知其為齊為古也至隸釋所存漢石經校語凡三事雖非全文而叙次猶舊此條在賈諸賈之哉條後而在於蕭牆之內條前與經文先後敘次亦正符合此真西漢舊本然非石經殘字尚存幾不知魯論有此異文而桓次公年饑則肆之語亦無由究其原本矣惜自宋元以逮近代石經之考始逾十家而於此條咸莫能辨證余友寶應劉君叔俛補其父楚楨年丈論語正義遂疑其為逸文實非也同治庚午辛未間余在江甯曾舉此義以告叔俛亦深以為然因其書已刊成未

及追改而叔俛遠卒今附記於此蓋不勝今昔之感矣

書徐鼎臣臨秦碣石頌後

右徐鼎臣臨秦碣石頌王撫軍紹蘭嘗以家藏真蹟屬錢氏泳摹刻于焦山近常熟楊觀察沂孫又以孔氏昭孔雙鉤本銀木傳之遂盛行于世此本即楊君持贈家大人者是頌宋以來金石家未有著錄者頌文凡百有十字以謝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文幾倍之如首有皇帝建國德平諸侯初平泰壹卅有二季軫登碣石照臨四極從臣羣作上頌高號爰念休烈戎臣奮威十句末又有二世詔書及李斯馮去疾奏七十九字與泰山嶧山琅邪臺諸刻同本紀則惟有皇

述八

帝建國以下三句然不在首而在第三韻恩肥土域後又建國作奮威初平泰壹作初一泰平餘則並無之其本紀所有而字異者如遂興師旅下此無誅戮無道四字為逆滅息為此作大歪珍暴逆逆此作強庶心咸服服此作良墮壞城郭墮此作陸黎首無繇黎此作黔無此作无女修其業修此作脩羣臣誦烈烈此作略丞著儀矩著此作箸矩此作巨又賞乃牛馬恩肥土域兩句此上下互易然與大史公所見不同又說文又部入秦刻石及如此此頌仍作及說文不合然鄭文寶所摹嶧山碑已如此鄭本亦出徐摹阮文達兩浙金石志疑為鼎臣所改未知其審也考始皇巡行天下刻石者凡六合惟琅邪臺原石尚

存泰山殘石乾隆間為火所焚今所存者止十字之

見之今則莫知其存否嶧山會稽兩石久佚然世間尚有重摹本蓋以上五石雖存佚顯晦不同而後人皆嘗得其搨本至碣石則不然禹貢舊蹟自六朝時已不可攷故酈道元水經河水注謂漢司空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張折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據此是納河故壤早淪東勃而贏氏遺刻乃巍然獨在人世趙宋時猶得傳其搨本此事之所必無者況此本載鼎臣自跋稱

述八

端拱元年奉敕臨則此書在宋時當藏御府而宣和書譜載鼎臣篆書七種亦無是頌然則王楊諸家紛紛傳刻其果可信耶漢司隸校尉楊淮表紀跋表所述楊伯邳歷官始末甚詳多華陽國志槩為士女篇所未及可互相校補至其從弟穎伯則常志并無其名廬藉此存其梗槩尤可寶也表云伯邳三為尚書常志止云入為尚書不云三任攷御覽職官部引益部耆舊傳云太尉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即閑練舊典且有餘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固薨免官尚書令陳蕃表行狀復徵為尚書此伯邳再為尚書之事其三為尚書則御覽所引耆舊傳亦無其文

不知在何時矣表末云黃門同郡下玉字子珪以熹  
 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謁歸過此追述勒銘故財表紀  
 財即財之變體李翕西狹頌財容車騎財字作財與  
 此略同漢隸書才字亦多作木賦伯  
 著碑史晨饗孔廟後碑及  
 西狹頌才字並如此作財者較略不詳備之詞隸  
 釋濟陰太守脩堯廟碑云財紀祖壘所出作本隸釋  
 財作財誤  
 今據影宋鈔本與漢義與此同翁覃溪謂財與纒裁  
 隸字源十六哈合義與此同翁覃溪謂財與纒裁  
 通用是也而訓為始則仍失其義伯邳以累世忠貞  
 為李子堅陳仲舉所薦又嘗劾治梁冀叔執金吾忠  
 及冀婦家子孫訓不法事蓋亦忠鯁清亮之士熹平  
 元二正黨禁最厲之時閣豎橫恣革賢駢首冤酷之  
 氣晦蝕三光卞玉以黃門謁歸獨能修同郡之敬為  
 伯邳表述蓋猶中官之賢者亦呂驪李巡之流亞與

述八

十

漢仙人唐公昉碑跋  
 此碑近世拓本剝泐殊甚不惟視隸釋所載十缺五  
 六即以前王諸家所摹襲之亦模黏如隔重霧更數  
 百年恐益不可辨矣唐君成固人漢書地理志成固  
 屬漢中郡碑云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即為漢中  
 郡吏也又云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  
 來轉景即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徒為御史府謂郡  
 府府君即太守也西成蓋即漢中屬縣之西城西漢  
 時漢中郡治在焉故地理志漢中十二縣以西城為  
 首續漢書郡國志漢中九縣則首南鄭而西城改弟  
 三蓋後漢時漢中郡治南鄭與前漢異碑云是時府  
 在西成明刻碑時府不在彼也唐君家在成固既為

郡吏則當在郡府故云去家七百餘里碑文義甚明  
 集古錄約舉此文作府君去家七百餘里蓋以意刪  
 改微失其本旨朱氏文藻校隸釋乃欲以歐校洪疑  
 隸釋訛君為在而衍西成二字所謂以不狂為狂也  
 碑又云昔喬松崔白皆一身得道而公昉舉家俱濟  
 盛矣諦審石本崔實當為崖左波雖翹然秀出而尚  
 帶直下之勢其非崔字無疑喬松崖白謂王喬赤松  
 洪崖浮丘伯白即伯字省文自劉球誤仍為崔字摹  
 入隸韻十五灰崔字下洪文惠以來釋此碑者並沿  
 其謬列仙傳有崔文子無冲舉飛昇之迹漢唐文士  
 紀述神仙亦無以崔白並舉者足知其非矣  
 漢衛尉卿衡方碑跋

述八

十一

碑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寬失順其文舉已  
 從政者退就勅巾所翁王兩家  
 所釋如此此謂詔舉賢良務求隱  
 逸之士方失順詔文乃舉已仕者因此罷黜盧紹弓  
 跋釋寬為寮失為英以君務在寮英順其文舉為句  
 謂時詔書選賢良務先逸民而衡君欲舉其寮之賢  
 者又欲順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政者退就勅巾蓋  
 令其棄官而就舉也其說既迂曲不可通又失其句  
 讀退就勅巾乃指衡君何得轉屬舉者邪勅巾當為  
 飾巾之借字勅師通借見  
 呂覽貴公注後漢書陳寔傳何進袁隗  
 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寔久絕人事  
 飾巾待終而已又趙咨傳咨少孤有孝行太尉楊賜  
 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注以幅巾為首飾不加

冠冕釋名謂士冠庶人巾退就勑巾蓋免爲庶人也  
漢三公山神碑跋

元氏三公山有漢碑三惟此碑見於隸釋然元明以來久無著錄至道光丁酉沈兵備濤始訪得之載所著常山貞石志碑久湮而復顯椎拓者少故不甚剝以洪文惠所錄校之十尚存八九可寶也碑有云上應口首首上一字右从斤洪釋爲所沈闕之案所首無義合諦審石本乃是魁字即魁之變體楊孟文頌及劉君殘碑魏大饗記魁字皆如是作漢隸書斗皆作斤即許君說文敘所述俗說人持十爲斗者而凡从斤之字則絕無从十者是漢人書斗斤雖相類而卻有區別合審此碑魁字左旁稍模黏而右旁之

述八

圭

斤从十甚明洪沈兩家所摹並誤仍爲从斤之字蓋未及細審也此篆上文云北嶽而云上應魁首蓋謂斗魁天官書云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洛書云北斗第一至第四爲魁又引陸績渾圖云魁第三星主冀州又引皇甫謐云斗魁二日璇宮鎮星主之冀州屬焉是並北嶽上應斗魁之事又云犧用握尺口口口兮禮器孔疏引禮稽命徵云社稷牛角握五岳四瀆角尺公羊倍三十一一年何注說同此正用其文第二句兮上似是角全二字又鼎足而口缺文當是處字倉府既盈府當是廩字攘去寇列寇疑是四字沈兵備所釋甚精審多足匡補洪釋惟此數事尚未攷正故爲補釋之

漢班碑跋

此碑殘缺殊甚據集古錄則歐公所見已如此今距北宋又數百年日事蠶蟻宜其不易識也碑載武君卒年據洪釋是永嘉元年范書沖帝紀有此紀元然史繩祖學齋佔畢據邛州所出公乘校官掾王幽題名石刻書永嘉元年謂今本范書本紀永嘉爲字誤何義門又據左雄傳以證其說然則漢本無永嘉元號今拓本永下一字極模黏蓋亦作永嘉盤洲變以爲永嘉者習憶范書誤本遂不復諦察耳劉球婁機書麻韻並引此碑嘉字然據洪釋則碑中尙有帝庸嘉之之語是此碑自別有明塙之嘉字不必朱時拓本永嘉元號果明析可摹也

述八

圭

漢邵陽令曹全碑跋

碑紀曹君治邵陽事云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峯嶽鄉明而治庶使學者李儒樂規程寅等各獲人齋之報李儒等三人蓋皆邑人以徵舉得官者碑陰載出泉人亦有徵博士李儒文優五百是也攷袁宏後漢紀獻帝紀云初平三年李儒舉博士李儒爲侍中詔曰儒前爲弘農王郎中令迫殺我兄誠宜加罪辭曰董卓所爲非儒本意不可罰無辜也曹碑立於中平二年以時代案之李儒所舉當卽文優若然文優前黨董卓後復附李惟其人殊不足取而碑乃盛揚詡之以爲曹君貢諛蓋流俗陋儒所爲汙此貞石矣



吳九真太守谷朗碑跋

曹魏時始置州郡大小中正以銓定九品晉宋以後  
悉承其制而吳蜀兩國於史無徵惟三國志吳潘濬  
傳注引襄陽記云襄陽習溫為荊州大公平大公平  
今之州都此句疑裴氏注中之注州中正晉宋時盜  
之杜君卿據此謂魏之大中正在吳為大公平然則  
吳雖置此官固無中正之名矣而此碑云除郎中尚  
書令史郡中正又似吳時並不以中正為大公平者  
石刻明塙必無差誤而與習氏所紀違悞誠不可解  
或州都稱大公平而郡中正名仍不改乎自陳承祚  
書無志表之作吳蜀典章零落頗多安得巨碣完文  
如此碑者數通一一為補證邪

述八

西

吳禪國山碑跋

此碑為蘇建篆書然多六書違迂如理作理鄴作  
鄂淵作淵夙作夙德作德璆作璆畢作畢及鳳身下  
作四點之類知三國時人已不甚究小學也惟授受  
二字作授受則足證許君從舟省之說漢隸亦多如  
此作今說文乃不爾疑後人因隸省一筆追改篆文  
矣對受祇下一字以拓本審之乃從字吳槎客碑攷  
引荆谿外紀釋為棟合於許讀舊本雲麓漫鈔摹作  
迺則筆畫小誤吳攷及翁覃谿王述庵並作筵字乃  
大謬碑又云大賢司馬微虞翻推步圖緯仲翔孫權  
時徙交州卒此碑立于天璽元年時代相距甚近已  
有大賢之目知仲翔易學身後即盛行也同治甲戌

十二月偶檢匣中弄本校讀一過遂拉襍記之

晉太公呂望表跋

此碑自晉及今幾二千年尚不甚剝剝魏穆子容重  
刻本刪其頌詞文句亦多譌舛如以策為築以書為  
盡非以晉石原本校讀幾不解其為何語何其艸艸  
也晉書束皙傳載汲冢得竹書事不云其臧以  
何年此表首引竹書而云書臧之年當秦坑儒之前  
八十六歲杜預春秋後序及史記索隱並云紀年終  
魏哀王二十年臧書當又在其後秦坑儒在始皇三  
十五年上游魏哀王二十年正得八十七歲此表約  
略定之謂當臧于其後一年故八十六歲爾又引周  
志云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于令狐之津令狐在

述八

五

春秋為晉地見僖二十四年文七年成十一年左氏  
傳杜預謂在河東水經涑水注云又西徑猗氏縣故  
城北又引闕駟云令狐即猗氏也今山西蒲州府猗  
氏縣西十五里有狐城即其地然則令狐之津即  
涑水矣

北齊西門豹祠堂碑跋

西門君治鄴之政國策及先秦諸子所紀最眾惜散  
見羣籍未有哀集為作傳者此碑前半臚述循蹟采  
摭殊詳博惟以儷文隸事意多隱晦又石本零落文  
句斷續不能暢讀武虛谷王蘭泉兩家未遑諦覈缺  
誤頗多今依舊拓本審定補釋之碑云口拒比周治  
申嚴察璽還口寤王輔亡而警吏拒比周及還璽寤

主並用韓子外儲說語輶亡警吏亦即韓子內儲說  
所云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事轄轄皆車轂端  
銅材說文車部云轄鍵也又云轄轂端錯也此用韓  
子語作轄疑北朝本固如是矣諦審或即轄字侯  
更求精拓定之又  
云口班既別口彩自口班上一字左從馬右缺不可  
辨疑是驪字彩上一字右從夫疑是珎字魏策載西  
門豹爲鄴令魏文侯云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  
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  
皆似是而非也此文蓋槩括其語又云不省書口積  
倉府戎車北首侵口南口侵下一字左旁從土似用  
淮南人閒訓北擊燕反侵地事又弟口行殘文中有  
襄王二字上下文並缺疑用呂覽樂成篇魏襄王與

述八

去

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此  
類皆綴緝舊文瑣有根據固非率爾操觚者其簪筆  
聽神及沈巫老事詳史記則人所易知也此碑金石  
家皆以其殘缺不甚留意審校合爲攷補四十餘字  
其綜涉淹洽已斐然可見惜不能得其全文也

附補正碑文校上氏萃編本凡王  
本缺者以方匡識之

口虞傳因 口古之業 口輶亡而警吏團班既別

侵因南口佩團臨事 口民吏不敢團欺口巫老

口罔姦於波浪 口災珍之禱仍團 口剪兇族於黎團

口口畏於華口 口一團口社再祠絕廟 口萬團口

口椒口團口天口口龍口淵 口納團黎於

口口神居獨團 口因團燼樂反 口鱗團五團 口莢

秀而 口同州口宗師 口入當團 口口口俗團口  
口勉團 口忻團鼓舞 口徒團私禮 口翼團世謀居 口容  
象口團 口河浮團圖籀 口咸團秩報團 口連團率依風毛  
畢均美團口團維團調團神

碑陰補字尤多今不備錄

周保定四年聖母寺四面造象跋

此碑記文淺俗所列造象人姓名多詭異蓋北朝喪  
亂關中諸郡異族襍處此碑即俚俗羌虜所爲不盡  
通儒義也其被姓有姓閉井者七人閉字古字書所  
無以字形審之當即罕之變體漢隸罕字多作閉此  
尚存其遺意廣韻上聲二十三早罕字注云羌複姓  
有罕井氏是其證也蘭泉萃編乃釋爲南井殊誤碑

述八

七

又有昨和鉗耳屈男同瑋荔非彌姐並羌複姓亦見  
廣韻北史蕭琮傳載琮嫁從父妹于鉗耳氏楊素曰  
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鉗耳羌也是鉗耳爲  
羌族史有明文王跋謂其無攷亦誤又邑子輔國將  
軍中散金曹從事郡主薄地連敦地連亦虜複姓見  
廣韻去聲六至蘭泉歷舉希姓而不及此蓋誤以爲  
姓地也又有王鍾馗馗即馗之變體亭林日知錄舉  
北史喬鍾馗宮鍾馗證古人以鍾馗命名取終葵之  
義此則碑版文字尤明焯可依據足爲亭林增一證  
矣

唐房玄齡碑跋

此碑在隋德市時已云磨滅斷續不可攷今所存字

益漫漶予得舊拓本較為清析偶以王氏萃編所收本校讀補正逾百字可寶也碑首述其籍貫云清河  
郟縣人萃編缺清河郟縣四字新唐書地理志兩唐書本傳並云齊州臨淄人與碑異攷玄齡父彥謙碑亦云清河人則史誤矣碑載玄齡祖熊歷清河廣川廣川三字以下文缺房彥謙碑亦載父伯熊辟開府行參軍仍行本州清河廣川二郡太守事此碑與彼合惟伯熊此碑作熊舊書本傳亦同蓋偶省伯字至本傳載熊官州主簿則與兩碑並不合當據碑以正之又碑云今上升儲道光守器長琴振響方嗣虞風仙管流聲且揚姬化此言高宗為太子時專山海經大荒西經云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嵯山始作樂風

述八

五

此正用其故實姬管流聲則用周太子晉事萃編誤長琴為長奉又缺振響二字下管字及且姬二字亦缺其文義遂不可解又新舊書本傳並云玄齡封邢國公此碑亦同而萃編邢獨作邗尤誤蓋蘭泉臧本摹拓未精故所載缺誤較多也

唐明徵君碑跋

右唐高宗御製明徵君碑上元三季刻石今在上元攝山棲霞寺碑載明僧紹及法師僧辯于棲霞山建寺刻象未成而卒僧紹子仲璋與沙門法度終成之其事頗詳攷梁釋慧皎高僧傳義解門有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眾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紹抗迹人外隱居

瑯琊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為棲霞精舍請度居之與此碑合又經師門有釋僧辯姓吳建康人止安樂寺以齊永明十一年卒其名與此碑所述僧辯同惟諦案此碑僧辯之卒當在明僧紹前而碑及南齊書僧紹傳並云僧紹永明二年卒高僧傳之僧辯既卒于永明十一年則在僧紹後與此碑殊不合疑非一人也正臣書其結銜為朝議郎行左金吾衛長史侍相王書攷唐書無正臣傳惟新書高氏世系表載其官為襄州刺史子家臧文瀾閣傳寫本高氏三宴詩集三卷即正臣與陳子昂周彥暉長孫正隱等唱和詩也卷末附正臣小傳當是宋人所作提要載此書為北宋本略云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寓居洛陽善詠好客一時名士多所交接習右軍書睿宗愛其筆金陵棲霞寺有其所書明徵君之碑其云官至衛尉卿與世系表不合張懷瓘書斷亦云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習右軍法元宗甚愛其書自任潤州湖州筋骨漸備任申邵等州體法又變其云官至衛尉少卿與小傳略異然亦不云嘗為襄州刺史表固多謬舛不若小傳書斷之足據也今陝西醴泉昭陵杜君綽碑立于龍朔三年亦正臣所書結銜稱殷王府下缺字文館高正臣書又陳思寶刻叢編京兆府下載正臣所書夏州都督姜協碑乾封二年立結銜稱豫王府屬直宏文館攷唐書本紀睿宗以龍朔二年生其年封殷王乾封元年徙封冀

述八

五

瑯琊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為棲霞精舍請度居之與此碑合又經師門有釋僧辯姓吳建康人止安樂寺以齊永明十一年卒其名與此碑所述僧辯同惟諦案此碑僧辯之卒當在明僧紹前而碑及南齊書僧紹傳並云僧紹永明二年卒高僧傳之僧辯既卒于永明十一年則在僧紹後與此碑殊不合疑非一人也正臣書其結銜為朝議郎行左金吾衛長史侍相王書攷唐書無正臣傳惟新書高氏世系表載其官為襄州刺史子家臧文瀾閣傳寫本高氏三宴詩集三卷即正臣與陳子昂周彥暉長孫正隱等唱和詩也卷末附正臣小傳當是宋人所作提要載此書為北宋本略云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寓居洛陽善詠好客一時名士多所交接習右軍書睿宗愛其筆金陵棲霞寺有其所書明徵君之碑其云官至衛尉卿與世系表不合張懷瓘書斷亦云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習右軍法元宗甚愛其書自任潤州湖州筋骨漸備任申邵等州體法又變其云官至衛尉少卿與小傳略異然亦不云嘗為襄州刺史表固多謬舛不若小傳書斷之足據也今陝西醴泉昭陵杜君綽碑立于龍朔三年亦正臣所書結銜稱殷王府下缺字文館高正臣書又陳思寶刻叢編京兆府下載正臣所書夏州都督姜協碑乾封二年立結銜稱豫王府屬直宏文館攷唐書本紀睿宗以龍朔二年生其年封殷王乾封元年徙封冀

王上元二年徙封相王此碑之立在寫杜君綽碑後十四年亦稱侍相王書則正臣爲睿宗潛邸屬官者殆逾十載小傳所謂睿宗賞其筆者此其左證矣又黃伯思東觀餘論記劉焘言金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圃中其父宜翁令人發出立之其字畫殊有虞褚灑也宋無名氏寶刻類編載正臣所書碑凡三其二皆在京兆在昇州者惟此碑則此碑殆即埋沒圃中而劉宜翁發出立之者此本雖新搨首尾尚無剝蝕其字畫適逸劉焘所謂有虞褚灑者非溢美也

唐搨先瑩記跋

少溫此記字體多與鄒書違蓋畢氏關中金石記及錢氏金石文跋尾言之詳矣然尚有未盡者如枝本

述八

手

从支而此誤从文經典釋文條例以用支代文爲兩失不謂少溫精究小學亦有此誤鑿上本从莘而此誤作莘新本从亲而此省从亲成內本从丁而此變从万竝不合六書至單說文从甲叩聲而此作單則嶧山刻石已如此非由少溫臆造也碑爲北宋人重刻今又泐失十餘字迺度卜郃城左時口右虔時二字見吳氏金石存王氏金石萃編此二字失摹釋文亦闕之今世所傳拓本虔字下半與時字上半均尙可辨王氏蓋偶未諦審也元和郡縣志京兆武功縣三時原在縣西南二十里高五十丈西入扶風縣界又故釐城一名武功城在縣西南二十二里宋氏長安志作二十里古郃國也據此則三時原與郃城地相近時下一字當爲原字無疑矣

宋刻曹娥碑跋

右蔡下重書曹娥碑元祐八年刻石以絳帖所摹右軍書本及古文苑會稽掇英集錄本校之無大異同惟以中郎碑陰題字著碑文之前殊非體例又以元嘉爲永嘉則巨謬也又碑云迎伍君伍君卽子胥漢書古今人表五參五員字竝作五蓋古文左氏傳本如此此碑故書亦作五而蔡書易之又晉以前無花字此碑辭云何悵花落飄零早分花故書本作華亦蔡氏所易皆不講小學之過娥爲巫家子故碑載娥父盱能撫節安歌婆婆樂神漢安二年五月迎五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以婆婆爲巫祝歌舞實本詩陳風齊魯韓三家義爾雅釋言亦釋婆婆爲舞漢書地

述八

手

理志云陳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陳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植其鶯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榭子仲之子婆婆其下此其風也潛夫論浮侈篇云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合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竝其證也范書列女傳乃謂盱於縣江沂濤迎婆婆神溺死則似誤以婆婆爲神名蓋六朝時毛學盛行三家之義儒者多不習故不知婆婆之古訓遂不達度碑屬文之悒蔚宗史才方軌遷固迺有此謬良足弑矣

籀高述林卷九

瑞安孫詒讓

記舊本穆天子傳目錄

舊鈔本穆天子傳卷首荀勗敘前有結銜五行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勗

領中書令議郎上蔡伯臣嶠言部

祕書主書令史謹勗給謹勗是合史姓名然必有勗字勗字書所無疑當為勗

誤之

祕書校書中郎張宙

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記疑當謹並第錄

明以來刊本無此五行惟舊鈔本有之蓋猶西晉時

校上之舊漢劉向校定古書目錄皆屬於敘後故司

述九

馬貞史記索隱引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為校書郎

與荀勗同校穆天子傳宋本高續古史略亦云郎中

傅瓚即師古注漢書所引臣瓚者也皆即指此敘首

五行也臣勗者荀勗臣嶠者和嶠孔穎達左傳後敘

疏引王隱晉書束皙傳云汲郡初得此書表臧祕府

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新晉書束皙和嶠傳此

敘蓋勗嶠二人同進故稱臣而不著姓吳瑄古今逸

史及近時洪筠軒校本所載敘並止題荀勗撰誤也

第四行祕書校書四字統下傅瓚一行張宙結銜稱

中郎當為郎中之誤蓋張傳二人同為祕書校書郎

中也李林甫唐六典祕書郎注晉起居注云武帝遣

祕書圖書分為甲乙景丁四部使祕書郎中四人各

掌一焉晉書云左太沖為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

為祕書郎中此所引乃十八家晉書新晉宋氏除中

字據李說則晉曰祕書郎中宋曰祕書郎索隱引作

校書郎者婿文新晉書職官志祕書監屬官有丞有

郎則誤依劉宋官名除中字非晉制也此五行不徒

可證索隱并可證史文之誤舊本書之可貴如此

記印度麻

英吉利人傳蘭雅譯化學衛生論紀五洲各種人所

用醉藥若酒烟之類甚悉印度麻其一也謂此麻土

名巴撒拉斯昔之撒刺森人與合亞刺伯土耳其敘

利亞人多用之以助淫樂古希臘詩家和馬之請已

說採此草樂授人飲可以消憂其源流甚古今四部

述九

人則燃火吸其菸不僅為飲料也攷元初西域人阿

拉哀丁阿塔蔑里克志費尼著書紀元憲宗時滅木

刺夷部事稱其人善以麻葉醉人使迷名其葉曰哈

施設又載北宋時其部酋多蓄刺客集童子之悍者

諭以謨罕默德所云天堂福地之樂既而醉以異釀

載入別舍恣其所欲以為即天堂福地身死魂升於

彼得受此樂故人皆樂為效死前使德國大臣洪侍

元劉郁西使記亦略紀木乃奚事同以此證之哈施

設與巴撒拉斯音相近蓋即印度麻也木刺夷奉伊

思馬哀耳教亦祖謨罕默德為回教之別派其部人

居裏海東南諸山與回部及突厥正相近故合猶沿

其遺俗其強盛當北宋中葉其時已盛行此麻用以

釀酒合木刺夷種人久滅於元而此俗猶相沿不絕  
傅氏所記醉藥若高卡葉罌粟之類率起於晚近而  
此麻獨見於希臘古詩哈施設之名獨見於北宋時  
西域史諜蓋異域醉藥之傳於前代者此為最古矣  
傅氏紀此麻性質最詳而不及哈施設之名且不詳  
木刺夷部人之舊俗附記之以備攷西域風土者之  
助焉

校正李文公集五木經

樗蒲五木玄白判五投樗蒲古戲其投有五合其厥  
二作雉謂於五白上刻其二投於白上刻為鳥案此  
韻六至云樗蒲樗蒲名背雉作牛投背謂其刻為鳥二  
通作雉蓋即樗蒲樗蒲名背雉作牛投背謂其刻為鳥二  
也此亦於五黑上刻其王采四盧白雉牛也注王貴  
二為牛空其三不刻

述九

王

當為積此涉 毗采六開塞塔禿擲擲自注毗全為王  
駁為毗皆玄曰盧厥筭十六皆白曰白厥筭八王采  
不宜反少於開塞以敘 雉二玄三曰雉厥筭十四牛  
次推之疑當作十五 雉二玄三曰雉厥筭十四牛  
三案當二白三曰積厥筭十案疑當三雉一牛二案當一白  
三曰開厥筭十二案牛一或為玄雉如開厥餘皆玄  
曰塞自注如開各一亦屬此或為玄雉如開厥餘皆玄  
字如開者言雉牛亦各一亦屬此或為玄雉如開厥餘皆玄  
上如開者言雉牛亦各一亦屬此或為玄雉如開厥餘皆玄  
一曰塔厥筭五案玄亦屬此或為玄雉如開厥餘皆玄  
厥筭四案白亦屬此或為玄雉如開厥餘皆玄  
或雉一玄一或雉二玄一或雉三玄一或雉四玄一  
二牛一或二牛二或二牛三或二牛四或二牛五  
一玄一或一玄二或一玄三或一玄四或一玄五  
二白一或二白二或二白三或二白四或二白五  
二白一或二白二或二白三或二白四或二白五

玄三雉一白  
一皆屬此采

右唐李翱五木經文百卅五本注文卅四見李文公  
集卷十八明人叢書有別刻本即從經注譌奪不相  
集鈔出非別有單行本也應當見校宋本已如是蓋讀者以其近戲不甚究心  
也今以意略為勘正所載樗蒲投采貴賤甚詳足見  
古博戲之遺法經列王采四一盧二白三雉四牛攷  
晉書劉毅傳毅於東府聚樗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  
人並黑積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  
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  
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  
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以此經考之  
劉裕擲得盧王采第一劉毅擲得雉王采第三但劉

述九

四

毅云非不能盧不事此耳審其語氣似雉之上貴采  
唯有盧故毅以此自矜竊疑彼所謂雉即此五白實  
為王采第二晉唐語異白與雉或互易耳又餘人黑  
積以還積即王采第四惟無所謂黑者黑疑即毗采  
第二之塞或第四之禿蓋樗蒲采自盧為五玄外惟  
塞為三玄一牛一雉禿為二玄二牛一白牛亦黑最  
多故亦謂之黑與五木猶合之投子投俗但古刻木  
為之其二黑為雉二白為牛空其三不刻今刻骨為  
之而以一至六紀數又古貴盧合貴紅其制絕異耳  
博戲權輿烏曹遠在周秦以前唐時所傳樗蒲猶近  
古習之韓門高弟亦復為此雅戲合古法久亡問以  
盧雉貴賤類莫能辨識唯藉此篇猶見其大較故為

正其譌字聊為耆古者塵羹土飯之戲爾

記元管軍上百戶銅印

壽州官舍掘地得殘骸有古銅印一蓋前代官吏之死於兵者藁葬于此印其所殉也知州施照之幼子得之以為珍玩同治甲子春家大人攝分巡廬鳳以襄喬撫軍營務暫駐壽州余隨侍官齋介友人易得之印文為蒙古字七印背鐵漢文十六右曰管軍上百戶之印左曰大德元年中書禮部造攷元史百官志上百戶所百戶二員蒙古一員漢人一員俱六品銀牌即此官也其曰管軍者元志載諸路萬戶府上萬戶管軍七千之上遞減至下千戶管軍三百之上而不載上百戶管軍之數蓋當在三百以下矣元

述九

五

志又云禮部鑄印局掌凡刻印銷印之事故此亦云中書禮部造也馮氏金索載元萬戶印寒公萬戶之印及益都管軍千戶建字號之印並漢篆此獨用蒙古字推測其故疑上百戶二員蒙古與漢人並用印亦有蒙古字及漢文之異與元史蕪函不載鑄印法式此足以補其闕故備記之

記彝器款識黼黻文

書咎繇謨十二章周禮畫績五章咸有黼黻故爾雅釋詁云黼黻彰也又釋器云斧謂之黼郭注云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已相背書禹稷偁孔傳云黼若斧形也黻為兩已相背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亦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黼謂刺繡為已

字相背以青黑線繡三說略同蓋起於魏晉之世而漢書韋賢傳顏注則云紱畫為亞文亞古弗字也其說與古不同阮文達鐘鼎款識據顏說謂亞當為亞云古畫黻作亞形明兩弓相背非兩已相背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兩已之已何物邪得非兩弓相沿之誤與漢書注語必有師傳非師古所創近陳恭甫郝蘭皋並從之其說甚塙蓋金文凡作亞字者即古之黻文所謂兩弓相背者筆畫相連從衡屈曲象弓體之往來非直畫為弓形也以此推之古文章以黼黻為最重金文亞形甚多不宐唯有黻而無黼竊謂金文有為卍形者宋人皆釋為析字其文亦恆見殆即黼文也何以言之凡斧皆一刃旁出而為

述九

本

登以著柯今古銅斧有存者尚可見其大略詳程瑤田通藝錄蓋畫斧之形本為字合所見號季子白盤或篆文約略寫之則為字作伏斧或形略相類是其所曲畫上下出者即刃也直畫旁豎者即柯也日者上下各一斧同柯連理合日為卍則成四斧猶之亞字左右二弓直形相背上下兩弓橫弓形亦相背然則亞雖云兩弓而從衡通其斡而同氏亦可謂之四弓是卍為四斧亞為四弓其比例正同也且古尊彝盤盂之屬外容突為華紋亦多為卍亞兩形詰屈蟠互迭錯滿體令人謂之蟠螭雲回形諦審之內皆函無數卍亞文足徵諸章中此為最重而其用亦尤廣至冕服九章今所見金文或為山文龍文藻文

宗彝文與服章大略相同則非亞之卽爲黼黻亦可互證後人不寤乃以亞爲亞以非爲析於形義咸無所取惟阮氏知亞爲兩弓形深得黻之象義而尙未知非之卽爲兩斧形謹據金文比例推定之世有治古文篆籀之學者或當以爲不謬乎

記漢趙縉仔印繆篆

右漢縉仔妾趙玉印汲宋時王詵始得之定爲趙飛燕物元時曾弄顧阿瑛金粟山房明嘉靖閒入嚴分宜家後迭藏項子京天籟閣錫山華氏眞賞齋李日華六研齋 國朝乾隆閒爲錢塘何夢華文學所得後歸仁和龔定菴禮部道州何子貞編修今藏南海潘氏海山仙館其源流最古此本卽夢華手拓以詒

述九

七

青田端木太鶴舍人者有舍人手跋并錄續閒李日華題識附於後余頃從舍人家購得之何拓渠眉明媿舍人書亦絕瀟雅良足寶玩攷縉仔說文人部作健仔漢書外戚傳作婕妤此印健作縉爲同聲段借仔則用正字舍人跋作縉好蓋偶筆誤印文篆勢絕奇琢畫開多增羨鈎析蟠造詰屈不主故常縉右旁連從中爲左右互相拘絞形妾中从干亦如是作仔左旁人外綴鈕鼻形二而內爲絲文衰纏之者三右旁予內上端亦爲鈕鼻形一而趙字右从辵今易天爲女右从肖綴鈕鼻形二又於止肖二形閒鏤小空如鳥首者三而鐵其標以象喙尤爲詭異校之周秦彝器及兩京鏡洗諸文咸無此體斯亦奇矣攷漢書

藝文志及許君說文敘紀秦書八體五曰摹印而止新甄豐校定六書則第五爲繆篆班許並謂所以摹印明秦之摹印亦卽用繆篆段若膺謂繆當讀綯繆之繆是秦漢璽印文字當自爲一體謂之繆篆者取其絲縴糾屈以檢奸僞而輔信用義固各有當也然漢尉律亦試八體而今世所存漢印甚多文率簡省樸拙卽周秦古璽文多作餘或作或又省作介閒有存者雖與古文微異要亦甚簡易絕無爲繆篆者唯此印文特絲詭深合綯繆之義而趙作鳥形則又兼秦八體之蟲書亡新六書所謂鳥蟲書者宋薛尚功所摹秦璽文亦蟠屈爲蟲鳥形蓋繆篆體勢本如是秦璽始皇所制極刮摩追琢之精固宜用摹印正體此雖私印然

述九

八

宮闈珍祕必尙方巧匠所爲亦當不違尉律至漢時公私印章則鑄冶縣鏤率出流俗書史捨難趣便應時取辦自不違以綯繆爲工無足異也彝器古文率多簡約而王楚薛尚功所摹商鐘及今所見吳季子之子逞銅劍文亦有類此者竊意繆篆實權輿於三代或尙周官掌節符璽之遺型而李斯程邈諸人損益用之其書亦自有義例非苟爲增益點畫以示別異者故秦八體既垂令甲兩漢學僮猶相傳習世代縣遠舊文亡佚八體署書及書之等今遂不復見唯摹印繆篆藉此印及秦璽存其辜較固足珍爾至王晉卿屬之飛燕近人又或疑爲鈎弋咸肫定無徵而文士者奇佞古輒相附和遠以絕代苔華於慕芳豔



豈知其文字之實為繆篆之嫡傳固不藉鈎弋飛燕為珍重乎

劉恭甫墓表

羣經義疏之學莫盛於六朝皇熊沈劉之倫著錄錄夥至唐孔冲遠修訂五經正義賈元徐楊諸家廣續有作遂徧諸經百川洞注瀕為淵海信經學之極軌也南宋以後說經者好逞臆說以奪舊註義疏之學曠然中絕者逾五百年及 聖清御宇經術大昌於是鴻達之儒復理茲學諸經新疏更迭而出或更張舊釋補闕匡違若邵氏郝氏之爾雅焦氏之孟子胡氏之儀禮陳氏之毛詩劉氏之論語陳氏之公羊是也或甄撰佚詁宜究微學若孫氏之尚書是也或

述九

九

最括古義疏注兼修若惠氏之周易江氏之尚書是也諸家之書例精而義博往往出皇孔賈元諸舊疏之上蓋貞觀修書多沿南學率於時制別擇未精易則宗輔嗣而祧鄭虞左氏則尊征南而擯賈服尚書則崇信枚姚使伏孔今古文之學并亡厥咎郅鉅加以義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為彌縫冲遠五經各尊其注兩不相謀遂成違伐若斯之類尤未先愜而近儒新疏則扶微擴佚必以漢詁為宗且義證宏通注有回穴輒為理董斯皆非六朝唐人所能及叔明疏陋邵武誣僞尤不足論然則言經學者莫盛於義疏為義疏者尤莫善於乾嘉諸儒後有作者莫能尙已嘉慶之季為義疏之學者又有劉先生孟瞻

治春秋左氏傳謂鄭賈服三君古義久為杜氏所晦蝕孔疏不能辨也乃鈎稽三君佚注精校詳釋依孫氏尚書疏例為左氏疏證凡杜孔所排擊者糾正之乾沒者表著之草創四十年長編裒然疏證則僅寫定一卷而先世遽卒其子伯山先生繼其業亦未究而卒伯山先生長子恭甫知縣紹明家學志尙閎遠念三世之學未有成書朋立程限銳志孳纂屬稿至襄公四年而恭甫又卒千秋大業虧於一篑斯尤學人所為案歛而不釋者已恭甫名壽曾世為揚州儀徵人曾祖錫瑜國子監生祖文淇優貢生侯選訓導歸孟瞻先生父毓崧優貢生薦舉八旂官學教習即伯山先生配李宜人子一師蒼恭甫少穎特工文章

述九

十

長承庭誥遂通許鄭之學資材開敏行誼純篤事繼母黃以孝聞姑適田媿而貧歿為經紀其喪又謀所以恤其孤皆人所難能者湘鄉曾文正公開府江甯重其學行延入書局所校刊書史多精善同治甲子光緒丙子兩充江南鄉試副榜貢生既不得第乃以佐戎幕保舉知縣加同知銜非其志也體素充實既賴精左疏而兼治局書校警文字之役精力耗損猶不自已光緒辛巳秋由江甯返揚州遘微疾竟卒年止四十有五謂非經生之厄運與同治中詭讓侍親江甯始得識恭甫於時大江南北方聞之上總萃於是寶應劉君叔俛方繼成其父楚楨先生論語正義甘泉梅君延祖治穀梁亦為義疏而恭甫治左氏為

尤精詒讓尙督不學幸獲從諸君子之後亦復希光  
企景擬重疏周官以拾賈氏之遺闕閒有疑滯輒相  
與商榷必得當乃已曾不數年踪跡四散詒讓既南  
歸叔俛主講鄂中其書甫刻成而卒梅君書僅成長  
編數卷亦卒二君之亡恭甫輒馳書相告愴師友之  
彫謝怵大業之難成若有不能釋然者其卒之前兩  
月猶詒書詢笠穀疑義詒讓爲據考工輪穀度數考  
定其說以復之恭甫得之則大喜報書謂編左疏已  
至襄公而以早成周官疏爲勉方歎恭甫勤敏其書  
且暮且有定本自顧庸竄六官疏未及半深恐不能  
速成以副良友之望而孰知恭甫之遽止於斯乎恭  
甫所著書自左疏外有傳雅堂集若干卷又著昏禮

述九

十一

重別論駁議則因伯山先生之緒論而申證之者其  
在書局分校南北史則有校義集平之作在江甯從  
李大理聯馬遊則有臨川荅問之作論文好包氏文  
譜又爲之類釋書率精博可傳其它分纂地志尤夥  
以非其學業之大者故不復論獨論其左疏以見三  
世經業垂成而不克者爲可惜也  
筭策積銘  
繫古造文筭維弄竹一握六觚代遠悠繆宣城休寧  
甄微廣學作茲籌策幹數之軸從衡參午棄除盈朒  
明示以祿用昭尙督常弄不誤浚長所勸九章四元  
度究藝奧

又

九九之策數究天地三統四分惟古憲是肄  
銅矩銘

望銅爲矩其方周尺三寸六分其方以其一爲之  
厚陽爲周髀積矩句股徑隅之數五五二十有五  
陰爲圓規其徑三寸其圍九寸四分弱祖沖之密  
率之數也依圓徑求周密率圍徑一周三一四一  
二麓四蒙七秒七忽有奇麓蒙以交午畫之達於  
下差數微眇不能鏤刻故器之  
四維以識考工倨句宣榘柯磬折之形孫卿書曰  
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茲矩不及五寸而方圓形  
均之數備焉於以制器明象稽覈經義厥用甚宏  
乃繫之銘以頌之

商高之經首明積矩旁要互乘開方五五右方

述九

十一

圓出於方雜而不透徑圍互求密率可繫弦觚參五  
倨句磬折右圓

四代尺銘

布指知寸布手知尺積爲尋丈用無數持周髀疑  
渙釋右周

惟漢之尺合不及咫元延建初厥制無侷右漢  
李從胡橫系黍紛訛記此程品用攷厥差右宋三司

惟正度衷于聖用攷工永作程右工部  
研銘三首

江甯冬武湖濱出古斃旁文六曰富且貴至  
萬世端文二曰富貴篆法方雅蓋漢物也友  
人以一由爲贈迺使工琢爲研而爲之銘

富貴浮雲孰云萬世惟聖經億載不敝

富貴殘專研銘研為三角形圓其中為研凹

句股弦中容圓巽雖缺用則全用布算求天元

瀏陽菊花石湘中奇產也曩讀譚瀏陽菊花

石研銘七章文采焯若秋裏淒然龔生玉碎

心竊憐之光緒癸卯閏月湘鄉劉吉園總戎

祥勝以所藏研一方見詒秋英五朵宛如寫

生宜乎昔賢之愛玩不置也奇石一拳傳書

千古夷惠異趣何閒曩哲因反譚君銘意為

豪語以自遣張老善頌竊比瑤英之長芳揚

子反騷兼幸替蘇之有託爾

述九

圭

日禮堂寫定長壽考揮拓日精發墨守

商周金文拓本題詞

光緒初元余得漢陽葉氏金文拓本二百種

有龔定菴禮部攷釋題字信足寶也因檢匣

中藏拓本二百餘種益之莊成四巨冊因題

百廿八字於冊首

六籍秦隸吉金不汨倉簡籀絲繁乎琢畫漸壽綽綽

偁伐蔑麻義裨浹祕甄王薛幼習奇觚長窺寶鬲

目誦手撫思誤為適羶蠟傳迤莊池什襲匪云玩物

良慙探蹟

謝與宋謝天申先生贊

宋謝閣門天申先生為程門高弟事略見朱

子伊洛開原錄及黃南雷宋元學案先生舊

居瑞安二十四都謝與迄今苗裔蕃盛猶能

守其祠墓蓋其遺澤遠矣光緒戊戌其裔孫

錫佩屬為贊將以刊其墓隧敬書四十八字

用識景行之忱焉

繫維先生邁德元豐道南承統伊維是宗指擇誠敬

經闡學庸周許同調楊尹齊踪開原箸錄考亭折衷

穹碑幽隧永式高風

永嘉郡記集本敘

永嘉郡記者劉宋鄭緝之之所撰也時則距太寧郡

府之開未盈百祀紬永初山川之記奄梓甘州鄭君

以澹雅之才斐然有作吾鄉圖牒斯其權輿雖復陸

述九

古

任地理之鈔佚而無攷隋唐經籍之志闕而未錄然

而劉立請之箋世說徵系謀于琅邪賈高陽之輯農

術紀筮簡于竹箭誼古辨物咸資取證是則南北之

際傳播殊廣凡在閩達靡不綜涉故知援據之夥願

由于紀述之開雅矣天水以後傳帙既以地學之儒

甄錄尚眾或稱永嘉地記或稱永嘉記亦作志斯

竝文偶婚易誼相通段樹署任情討覈匪要其柘林

水一條樂史所引又題謝靈運永嘉記尋檢它書悉

無茲目今案謝公以景平踐阼永嘉作守覽陟無間

文藻斯盛赤石甌勝帆海標其高詠地肺揮幽名山

著其遊志若此遺文每同斯記則宜黃所述不為無

徵或二君竝時各坐簪製或三寫成誤繆題甲乙未

可知也鄭君述造頗多而名德弗曜沈書李史姓字  
蓋闕惟隋志有孝子傳十卷唐志作孝子傳讀云宋員外郎  
鄭緝之撰官秩所至略可攷見唐志又載其東陽記  
一卷然則其為二郡作記或由游宦所至抑即著籍  
在茲編素俄空尤難凡定已今讀其書敘載翔實雖  
復載佚之餘劣存百一而肇典午之渡江遷彭城之  
膺籙舊聞隊記猶見卓較揚推善可得而言原蠶  
之禁箸于周官荐再之訓徵諸爾雅自舍人述注沾  
二虫之形丁度撰韻段蛇醫之字異文寢孳左論蓋  
寡而此記永嘉八蠶厥有蛭珍岐海方言既遠符于  
經誼適人代語復廣誇于字書其善一也樂成故縣  
肇建金行劉昫唐書別為城字曩讀李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舊

述九

寫本及孫氏星衍校本並作樂史太平輿地之  
城聚珍板本則已改作咸矣馬端臨通雅與地之  
帙杜州郡門馬攷輿地攷通類之書昌黎路應之  
碑襄陽永嘉之什竝相符合輒有然疑而此記佚文  
亦多同劉氏斯知成城兩通未容專固例之冤句侯  
國不能執太史而庠班書胸忍縣名固難信徐鉉而  
疑闕記寧康方州之籍雖云無徵開運詔定之編蓋  
知非誤孤文未蝕足讎舊史其善二也歐維古國因  
水箸僂商漚周歐主名無改而桑鄒古笈未詳漸水  
之東黃齊合經靡究漢亭之蹟絲占茫昧津逮罕聞  
里俗承譌采聲固實遂以括谿之支委洧歐江之專  
名亦若漢經大別繆仞之山泐絕河東猥引贊  
皇之水沿流忘原誤莫甚焉此記則云歐水出水靈

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觴原既顯流別斯  
分砥俗匡違厥益鈺其善三也鴈蕩靈嶽雄峙南  
戒斤竹越嶺蓋知康樂之已窺玉清伐材迺騰沈括  
之妄說而函儒耳學競相附和即有疑難未得折衷  
此記有云樂城縣三京亭是送行人之所其地即今  
之照膽谿是也斯則輟道所出無殊九達之墟神秀  
蚤彰迺在六朝以上夢谿之疑不言可喻其善四也  
至于里聚廢遷陵谷遂改誦訓失官履約無紀嶺峯  
千里終迷西隗之峯神淵九回久沈硯谿之石多藉  
茲編略識名陞徒以輒見琴籍艱于尋覽俗記剽寫  
譌奪百端國朝姚安陶珽益嘗略采一二屏箸說郭  
此非陶宗儀元本余于同年生黃巖王君蛻處見汲  
古閣寫本說郭七十卷乃未經增改者內無永嘉郡

述九

記則為陶珽所增無疑其所輯廖廖數條既不  
既未  
富于鈞甄亦詳于萌抵偶涉攷覽輒為歎息爰竭  
諛聞重為茵輯日誦所及攢摭略補錐指有得申證  
頗眾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錄載山一後書惟據  
別無所見宛谿精博必有依據且王象之輿地紀勝  
其時尚有宛谿精博必有依據且王象之輿地紀勝  
志及流俗類書亦不復校凡五十餘條定著為一  
不足憑文句異同亦不復校凡五十餘條定著為一  
卷放東陽記也吾郡文獻宋廖圖記悠繆詒讓嘗事  
碑校刊厥外悟觀得舊經用資參檢而宋元諸志隲  
隊遂等于邱墳齊梁以前閭習迺同于巢燧補闕拾  
遺僅此別勝輒璧零璣彌足珍貴屠維大兕枝集粗  
竟臧匿十載重為理董聊付殺青貽之方來庶幾神  
帆仙石句絕代之殊聞蠓嶼魚倉菡職方之典錄云

爾光緒四年歲陽在著雍陰在攝提格厲阜之月望日甲子瑞安孫詒讓書於江甯之瞻園

温州經籍志敘例

郡邑之志經籍者蓋土訓之駢枝書錄之流裔也關東風俗之傳墳籍成篇北周宋孝王開東風俗傳有墳籍志見劉知幾史通書志嘉泰會稽之志遺書有錄方志書曰此其濞滌元明舊記多沿茲作厥後撰著漸解紀載難悉遂册專志別帙單行簿錄之體不淆釋地徵文之例斯為宏焉地志書曰別為專書不知始於何時黃虞稷下項堂書曰十有餘承錄兩浙著作考四十六卷曹學佺蜀中著作記十卷周天錫撰江文徵一十八載明承嘉姜準亦有東嘉書日考諸書均不傳無由知其體例洪亮吉更生齋甲集二有那謝全泰款文錄敘解其書仿歷史款文志而參以經義放之例亦未見其温州白唐日來魁儒瑋學纂述斐然而圖經所

述九

末

載廉具書名不詳崖略疑扁踳謬討摩資惟嘉慶志道光樂清縣志經籍一門畧存敘跋湯成烈咸豐永嘉縣志彙體裁淵雅其執文錄全用朱氏經義之例然所紀者止于一縣且永嘉諸今特為補輯儒遺書湯多未見故未詳詳今特為補輯成斯編猶存辜較兼拾闕遺匪敢謂梓桑文籍盡葡亏斯然唐宋而後嘉道目前凡人向存者著述不暇謹遵四庫總目例也耳目所及者夾略具矣

中壘校書是有別錄釋名辨類厥體綦詳後世公私書錄率有解題自汲宋之崇文選 熙朝之四庫

目誦所及殆數十家大都繇簡傲殊而軌轍不異至於篇題之下香遂敘跋目錄之外采證羣書通攷經籍一門實册茲例朱氏經義攷祖述馬書益恢郭郭觀其擇擇羣款研覈臧否信校讎之總匯攷鏡之淵

極也此書之作意存咳葡故輒遠軌鄱陽近宗季水庶廣甄錄用備攷稽

劉略班執類分目六厥後荀勗四部之名王儉樹

七志之目分別部居襍而不遠勝朝地志所紀執文

多目人次此例亦不知何書宋高僧孫刻錄載此不義類紛舛實堪史裁蓋經執異軌史子殊原不

有區分曷資參證故此編分類一遵四部至亏子目

分合古錄多殊惟 乾隆四庫總目辨析最精配

隸尤當今之編纂實奉為圭臬焉總目所分子目其

無者則依孫星衍廉石居

目錄之別存佚自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始也朱氏

沿厥舊規增成四目存佚之外有日闕者篇簡俄空

述九

末

世無完帙也有日未見者弄臧未絕購覘則難也四者叩分實便檢泐然存闕於憑目諱不慮譌踳惟未見與佚雖著有無足為左契而時代遷易未可刻舟朱書之例原始明代還亏 國初志錄所收若偶未見於不注佚今朱氏幾二百季上游勝朝尤為遼邈豈無瑋篇珍帙晦而復顯管難尋購今則通行而隱祕之書湮沒已久傳播殆絕無事存疑故此編未見之書所據臧目斷目

昭代明人所紀並入佚科凡明時有案本者雖未見又黃氏千頃堂書目所收明人書至博然多虛日不必真有臧本故雖時代匪遙其不詳卷帙者於注更有書匪目覩而傳帙塙存者如 四庫全書皮儲 天府釋道兩家各有專臧釋書據雍正中臧經館所聚龍臧彙

記道書據明白雲不必經覽即定為存分別觀之是在鴻博

網羅放失有異覽臧書不盡存日宜徵實唐修五代經籍志附注亡書悉據梁有七錄所有也朱氏經

義攷所紀卷數多援史志實事求是此為精例是編廣意蒐尋必求審諦凡隱篇祕笈久無傳本者苟著

在前錄悉注行册書目所無則據他書錄入者苟著正漸江通志及近時府縣志以省餘完書名卷帙校覈

異同並用揭乘摭之本原且證論佚之時代其見存舊帙紀述稠疊博引絲綉有類旒綴然如經籍執文

史家專志量陳鄭馬儲臧古目以及乾隆四庫提要全書之綱要晉江千頃粹五史之闕文日原本實

述九

明史執文志卷七其載書較官撰明史更為精博至每類後所附宋遼金元人書則又日補四杜鈐鍵執

林津逮文苑凡卷帙異同流傳廣狹是實足徵不空從略故今凡遇此諸目所收無論存亡以為詳注也

宋志所無者取說燦補志元史無缺文志夾取錢大新補志趙希弁讀書附志本附量志之後今夾與鼉

錄人古書流傳寢遠遞要鈔梓名淆亏斐刻卷異亏重編苟不辨其原流將至展卷茫昧此志方見存之書標

頭卷數悉遵舊本具有新榮重定篇第乘互則附注下方使先後昭晰優劣粲然至亏因編逸籍敘錄多

格媚易分弁尤難鈎核今則據舊目日瀛厥初證羣籍呂廣其異名期從朔卷必徵全附附駁文用資攷

覈

彭城史通首論限斷地志書目蓋夾宐然世俗崇飾人文恒多段借總其凡取厥有二端一日僑寄一日

依託蓋郡邑之人遷徙無常父子之閒籍貫頓異如不有畛域則一卷之中人殊燕越體例蕪襍不足取

信此編所收文籍區別特嚴大抵自內出者錄父而刪子如經部錄葉味道儀禮解而子日父尚温產子

則異籍也自外入者錄子而缺父如集部錄徐璠二錄徐定春日子已士著父猶厲公也至如偽作新編

秋解之類日子已士著父猶厲公也至如偽作新編嫁名前哲研究既難采錄宜審合凡遇鈔造舊籍塙

有主名夢得巖下放言偽作之類如周禮詳說題則退芟發其有書非襲舊人實傳疑王十朋之類則

述九

姑為綴錄日埃參定凡此諸類舊存合削者更加証證別為辨誤庶知刊刻有由異亏逞臆棄取其郡縣

而它書誤題温州人者夾附辨之恐後人不致誤據呂補入也敘跋之文雅俗雜粗宋元古帙傳播浸希自非繆悠

悉付掌錄明氏以來略區存汰大氏原流綜悉有資攷校義旨閱眇足其誦覽凡此二者並為擗采或有

替士剽剽雅馴既少書林荷驚題綴很多則塵存凡日用歸簡要張氏臧書志亏習見之書序若編帙既

亡孤文塵在則縱有疵類不廢遂膳復以馬朱兩攷凡錄舊文不詳典據沾繕塗竄每異本書偶涉讐勘

輒滋格悟合亦依張志之例凡舊編具在者於遂寫元文不削一字年月繫銜亦仍其舊凡敘跋文字從

依朱考於文首揭著某某跋其據本書甄錄者既  
 備載全文則姓名已具故不復冠以某某跋跋之類  
 亦張氏臆也其有名佗孤行棧徵宅籍者則補楊根柢  
 杜著卷篇庶使覽者得以討原不難覆檢至亏辨證  
 之語刺剝叢殘實難稽覈朱考概標其曰尤為延略  
 今則直冠書名用懲肌造謝龍昆小學攷已有此例  
 與彼小有刪無改夾殊專輒  
 祿利與而經義濫風俗微而小說滋制緝執文別裁  
 宜審而千頃書日附制舉亏總集百川書志入傳奇  
 亏別史榛楛勿翦宏達所嗤此編蒐羅務廣甄擇特  
 嚴凡此兩門雖古帙流傳輒述刪汰若高明誌記  
 社四書孤嶼草頃喬義則劉康  
 之類今並不收庶使野言佞說不淆文史至亏譜謀  
 一類古志例收然隋唐以前崇尚氏族斜上旁行悉

述九

圭

登官簿自譜學隲廢私書餘襍前册後修此分彼合  
 篇帙日增不可殫究故 四庫總目不大此日分韻  
 編姓帙附類書舊志亏家謀開登一二今竝削之  
 詔定官書襍成眾手史志所著撰人或惟主監修或  
 塵顯經進理無專屬達例未聞况復斷地為書方隅  
 伎限凡在茲科宜込蓋闕至於游宦名賢實多載述  
 如緝之郡記開編譜之閱規子温橋錄萃永嘉之珍  
 產攷徵所藉掇輯須詳然主客之閒當有畛域而温  
 州舊志杜與本肥箸述相厠尤為無例今別錄為外  
 編一卷已為蒐討舊聞之助  
 兩漢經儒學有命氏劉班所載師法焯然朱攷凡所  
 標揭以氏繫名例雖册大意則同貫此編所紀不盡

詰經之書竊取敬鄉之義故所稱述杜沿朱例至朱  
 攷蒼粹羣書雖區世代然不標明易滋淆舛今各加  
 識別俾尋覽瞭如一代之人或先後則杜據科第  
 生卒之季略為排比千頃堂書目別集一類悉以科  
 試錯出無緒遂多復今悉依舉人題名為次度可  
 較若畫一至雍正通志及萬曆乾隆二府志選舉一  
 門科榜先後每多乖異則並依萬曆於其後其有義  
 正諸貢及無科第者並約其時代於其後若宋林  
 士逸民身邁易姓苟節崇肥遜則仍係故朝若宋林  
 朱希晦謹遵 四庫總目例也至亏姓氏久湮事實  
 不著者則附一代之未用竣攷定再為敘次  
 寫錄之次馬朱互異貴與殫心舊錄故敘跋繫晁陳  
 之後錫鬯博綜佚聞則傳狀冠志日之前凡此科條  
 未為允協今之寫定輒為更張大抵每書之下敘跋

述九

圭

為首目錄次之評議之語又其次也其有遺事叢談  
 略綴一二苟地志已具則無貴餘徵凡通志府縣志  
 詳其至亏申證精奧規檢謬誤一得之愚不敢自祕  
 事蹟未簡以質大雅已巳之夏屬稟伊始寒暑再夏  
 條緒猶太凡為卷三十有三外編二卷辨誤一卷附  
 焉箸亏錄者一千三百餘家所目見者十一而已自  
 知徒殫勿集之勤未窺述作之旨紕繆奪扇懼弗克  
 免用疎方聞理而董之  
 師奎父鼎拓本跋  
 此鼎一吳並箸錄全載兩文字書咸未見吳荷屋釋  
 奎為古文寶字之省其說無徵殆不足據今攷召鼎  
 井叔易召赤金 字从林从大从玉阮文達釋為

璠此空字从大从玉疑卽莖之省亦璠字也說文玉部璠三采玉也从玉無聲林部璠豐也从林爽爽或說規模字从大卅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卽鼎璠作莖者省卅而从大从林此作空者又省隸而唯从大展轉省減幾不辨其聲母猶多父盤以支爲般孟鼎以巧爲敬也古从無聲之字與大義多同爾雅釋大也經典亦多通用如公食大夫禮庶羞皆有大鄭注云大以肥美者特爲禘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膾膾大也有司徹云侑主人皆一魚加膾祭于其上周禮腊人注亦謂膾大二者同是也又禮有大尊亦曰膾故燕禮云君尊瓦大禮器則云君尊瓦甒是魚肉大膾之膾瓦尊之甒並通謂之大則璠玉或亦得稱大玉

述九

畫

故此以璠爲空足相參證也載字金文婁見如宀彝宀尙趨尊趨曹鼎皆有載市之文阮文達云載卽韋之繁文許印林則謂當是韋字其說皆不塙依字从韋戈聲以聲類推之當與纚相近說文糸部纚帛雀頭色从糸彘聲載纚聲義略同猶經典通以纚爲才也才从纚禮經作裔士冠禮玄端裔韠注云士皆裔韋爲韠引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裔韋此云載市卽禮經之裔韠也詩周頌絲衣載弁俅俅汪容甫謂載弁卽裔弁說亦可與此互證蓋帛織絲爲之其字宜从糸故裔色帛謂之纚市制韋爲之其字宜从韋故裔色韋謂之載二義古各有正字分別較然漢以後纚載咸廢不用字書遂不見載字經典率用裔爲

帛韋之通名而正字遂爲借字所奪金文雖多奇詭若以形聲字例悉心推校尙可得其梗概大抵如是矣

康侯鼎拓本跋

右康侯鼎銘六字吳荷屋筠清館金石錄吳子苾攬古錄並箸錄第三 字爲康侯之名荷屋釋爲手子苾釋爲耄吳清卿釋爲封以爲卽康未器今諦審之實當爲毛字說文毛部 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篆文表曲此文變爲直下其琢畫同也師遽啟旄未旄字作 偏旁毛亦作 可與此互證康侯毛卽康未子康伯也史記衛世家不詳康伯之名杜預春秋世族譜及史記索隱引世本並作康伯髦余前據周

述九

畫

書作雒命康叔字于殷中旄父字于東知中旄父卽康伯髦今此鼎又作毛髦聲類並同古多通段此鼎篆文明析當爲正字矣康叔之康鄭康成書注以爲謚號馬融王肅孔安國並以爲畿內國名孔穎達書疏則謂康叔爲國名康伯爲謚號此鼎可證其誤然以作雒及此鼎互證之疑康叔初封康侯後封衛爲衛侯而以康侯封中旄雖字東猶兼其故封不改故此鼎猶稱康侯余曩校周書疑康伯字東卽三衛之庸謂康伯或當爲庸伯今見此鼎乃知前說殊未審故詳論之以識吾誤云爾



籀廩述林卷十

瑞安孫詒讓

與黃巖王子莊同年蔡論書大麓義書

子莊先生同年侍史客冬曾於定夫妹婿函內附貢一書未蒙賜荅無任惶悚然高山之仰無日不在九峰之下也前在都門偶論及大麓解表揭王枚排斥馬鄭以尚見覈之似為智者千慮之一失故敢輒獻其疑而尊意不日為然廩中無書不能延通證明以駁其說南師後重檢各書細為尋釋其惑滋甚不敢久蓄其疑故再為執事陳之蓋尊解之可疑者有二一則以西漢古文今文兩家相同之說專屬之今文而以王莽以後今文家之偽說為古文也一則

述十

疑入山林而風雨不迷不足以為聖人遂不惜棄西漢古今文相同之古訓而從亡新之偽說也何以言之西漢時傳古文書者並祖臨淮太守安國史遷從安國問故史記所載尚書雖不盡古文說而堯典禹貢洪範金縢諸篇則皆古文說漢書儒林傳所言篇目彰較可案驗也史記五帝本紀既以大麓為山林是西漢初古文家無大錄之訓矣東京而後馬鄭並治古文而釋文引兩君佚注並云山足是東漢後古文家亦無大錄之訓矣王肅偽作孔傳始以大錄疑也且高誘注淮南王書其說入于大麓亦同史記秦族誘淮南之學受之盧侍中植見淮南子盧則與鄭君同事馬季長者古訓相傳遠有端緒尤可證釋

文所載山足之訓為不誣也至于大錄之義西京諸儒所未言尋厥崙題當在王莽擅權以後段氏撰異傳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其說在莽前然詔文未引尚書無由知其即為大麓之訓未足為西漢今文家已有訓一見于張竦之奏再見于王莽之詔三見于桓譚新論譚嘗仕莽為班符命見前此必其時曲學阿世之徒造此說以諛莽者故競相引用觀傅經義以文其姦言而乾嘉諸儒若江鱣濤人注音疏孫季述古今文注疏段若膺撰異王鳳嗜後案並誤信為真今文說則甚矣邪說之惑人也然如尊大錄為古文說則又在夫今文尚書之學本于伏生孫段王諸君所未有夫今文尚書之學本于伏生大麓之野大傳兩見豈得以與伏傳相刺謬之說指為真今文說乎惟道光中黟俞君正燮始毅然決大

述十

錄之訓為王莽之餘論見俞所著晉宋以來重性馳繆之說經其糾摘灼然如晦之復明鄙人又以王仲任之言證之而知其論為不刊也論衡正說篇云說尚書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三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王所說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堯聞舜賢四岳舉之其心知其賢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于職妻以二女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德逢疾風雷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正之語是王氏辨是大錄之為偽說仲任固知之故其書上

篇並云大麓之野矣且大麓之為山林固塙有其地  
明不用大錄之說也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曰鉅鹿故大陸澤  
也鹿麓之省亦見魏公卿上尊號奏及受禪碑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  
州志曰鉅鹿唐時大麓之地尚書堯試舜百揆納于  
大麓麓則林之大者堯之禪舜欲使天下皆知故合  
羣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授受以明已禪樂  
太平寰宇記引畧同酈道元水經注十衡水又經鉅鹿縣故城  
東應邵曰鹿林之大者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  
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取目  
焉御覽五十三引隋圖經曰大陸大鹿大阿疑當作  
誘注呂覽鉅鹿曰廣阿澤也爾雅釋地晉之大陸孫  
炎郭璞並云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亦謂阿為河  
卽一澤而異名尚書云納于大麓是也樂史太平寰

述十

五

宇記五十九曰鉅鹿縣本唐堯大麓之地禹為大陸  
之野廣阿澤一名大陸一名鉅鹿一名大鹿是數說  
也覈以文字聲義最為符合蓋鉅大詰釋本同麓鹿  
偏旁略省且商有鹿臺之泉周有鉅鹿之藪夏后作  
貢陸麓偶殊羸秦置郡稱名不易是則鉅鹿之為大  
麓真三代以前相傳之古義遠出伏孔之前而與伏  
孔符合宋羅長源亦主其說非無見也至顏之推家  
訓云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闕駟十三  
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卽謂此山今其上猶有堯祠  
焉世俗或呼為宣務山是說與御覽所引十三州志  
不同以顏氏所述覈之則宣務乃部墟小山不足以  
當大麓之稱疑闕氏偶存俗說不若鉅鹿之塙而王

氏後案乃據此以為大麓地名之證則誤矣至于尊  
解之必以大錄為古文說者徒以鄭君大傳注麓山  
足也之後附綴大錄之訓遂不復深攷據以為說不  
知鄭注尚書本無錄訓其注大傳不過以東漢時今  
文家相傳有此說故附錄之以廣異義存師法也使  
果以大錄為正訓則何不于書注出之哉前此面陳  
曾論及此而執事則謂今所見馬鄭書注出于後人  
掇拾非其完帙安知高密舊本不附大錄之訓是尤  
不然何則陸氏釋文明云麓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  
也以山足之義別于王肅之訓錄又孔沖遠引鄭書  
序歷試諸難注亦云入麓伐木則鄭君書注必無大  
錄之訓蓋可知矣至于尊著疑烈風雷雨不迷不足

述十

四

以為聖人是又膠滯恒情橫滋辯難曩讀劉子元疑  
經惑古諸篇頗病其蹈此失通人之蔽竊不欲賢者  
效之也詒讓于經詰至疑淺偶讀大著于心有不安  
不勝其疑情特愛陳之未審尊見以為然否有鴻便  
尚希惠我一言以開茅塞幸勿因其妄而置之也詒  
讓謹上

記瑞平化學學堂緣起

周禮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  
種此植物之化學也墨子及惟南王書有畜鷄之論  
莊周書有斯彌食醯之說此動物之化學也周禮大  
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而繼之曰合  
天地之化百物之產鄭君謂天產地產卽動物植物

然則萬物之蕃變興衰莫大於化自周公以逮秦漢諸子其知之矣我地球爲八行星之一自地以至恆星天而外達於星氣之表其廣遠不可紀也而大氣充乎其間其微點所積爲諸氣質及一切金石礦質其胚珠所孳爲動植諸物原質之可測而知者舊六十有四今增爲七十有奇各以其愛力相攝相輔錯綜凝聚以長萬物亦各以其害力相勝相賊虧蝕分散以消萬物其變化離合之迹不可思議而咸有一定之性情比例分別部居襍而不越氣質流質定質日迭消長於天地之間而此七十有奇之原質未始有毫秒之損益也噫是非吾身有生之原而萬物蕃變興衰之精理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乎人爲動物無

述十

五

量數之一資水氣動植以爲飲食資金石礦土以爲材用日呼吸於諸氣之海身受其變化而不知其故自舊學亡失古經所謂天地之化者莫能闡其義詰儒者高談陰陽性命之理既淪於虛無而方士神仙家言又捫爲黃白鉛汞之論尤矯誣不經農工商之儔則又大都拘守故常閒知其一二粗迹而未能洞究其原蓋中土此學之不講二千年於茲矣泰西之學由藝以通於道而化學尤爲專家盛業究極微眇彌綸大用批竅導卻左右逢原漸濡增積其學大昌遂視爲生人日用之常蓋彼土不獨有專家學會而童子勝衣就傅師卽以此爲教下逮農工細民莫不略聞體質化分之說者而中土老師宿儒問以原質

乃憮然莫能舉其物是非吾黨之大耻歟自道光中海禁大開東西洋大國以十數皆挾其富強以凌迫我海內賢達扼腕時難日籌所以自強而卒無一效蓋學藝不興則士陋而無術農勞而寡穫工窳而不精商拙而失贏夫挾愚拙以與智巧者角其勢必不相當斯固宇宙之恆理也邇來中土士大夫始知自強之原莫先於興學內而京師大學堂外而各行省公私學堂林立無不以化學爲首務而温州獨未有興者斯不可謂非闕典也不佞曩與同志擇研西藝流覽新譯各書深知斯學之體精而用博而苦無堂舍以資其聚習無器質以閱其考驗故略涉其藩而未能深窺其奧爰爰與平陽楊君愚慶吳君霽菴同

述十

本

邑金君遜菴籌議集資千金於郡城開設學堂廣購書器與夫金石藥劑萃郡之學人志士相與切磋講貫於其中將博考精研以通其理而達其用而後起之俊傑有志於斯學者亦有所津逮俾此學大興於吾鄉則儒者通此可以博物窮理而爲達士農工商通此可以一藝百穫而倍蓰其奇贏推之治兵教農明醫辨礦神而明之其益無方然則茲堂之興其柎始甚難而其收效則至博可豫卜也不佞等既深幸斯舉之略具梗概謹述其緣起以質同人凡吾鄉上而賢有司爰暨開敏通博之士儻以斯舉爲不謬或能惠賜教誨以廣其益俛助以擴其規將見魁才輩出新法日孳民開厥智地效其實其於國家富

強大計或足爲撮壤涓流之助斯亦大雅闕達所樂  
觀厥成者歟光緒祝犁大淵獻二月

誥授武顯將軍福建福甯鎮總兵陳公事狀

公諱步雲字錫鏡別號錦堂世居瑞安城東清泉鄉  
貧簞村至公始遷邑之城南鋪司街曾祖順卿縣學  
生員祖迪生國子監生父國柱並以公貴贈武顯將  
軍公生七歲而父贈武顯公卒母木太夫人撫之成  
立及長容止偉然異於恆人家故儒族自贈公卒後  
貧無儋石儲乃棄而學賈非所好也願好習拳勇投  
石超距以藝雄其曹伍邑東南廂多惡少年羣行橫  
恣爲鄉里患莫敢誰何公心不熹也遇諸塗必痛折  
之不少假諸少年怒聚謀將辱公公與角輒挫其眾

述十

七

皆悚息遁去由是以勇名於邑年二十一入瑞安營  
左標爲守兵隨副將巡海獲劇盜以功拔補右營外  
委升鎮標左營把總右營千總鎮海營守備定海左  
營遊擊鎮海叅將福建閩安協副將授定海鎮總兵  
調廣東瓊州鎮浙江温州鎮福建福甯鎮歷署温州  
中營守備黃巖左營遊擊玉環乍浦叅將福建金門  
海壇二鎮總兵護理黃巖鎮總兵自乾隆季年閩賊  
李發枝引安南艇匪擾閩粵浙洋面沿海奸民蠶起  
附之分爲二幫在閩者爲水澳幫在浙者爲鳳尾幫  
而蔡牽朱潰從橫海上勢尤張甚於是當事始議整  
飭水師百計劃捕然水戰與陸異以十丈之艦與寇  
馳逐於大海之中風波險詭瞬息異形雖有健者多

愆慄眩惑失其故步自非深習水戰魁偉非常之士  
莫能盡其技也公勇敢多智略自入行伍卽隸水師  
於海上風水沙綫及海防利害尤諳習而善撫士卒  
得其死力自起行閒以至專閩敷歷七鎮咸在海疆  
所至威信風行千里肅謐大府倚以治盜前後所獲  
盜及船械不可勝計而功尤偉者莫如沈蔡牽當壯  
烈伯李長庚之亡也牽幾滅而復振朝廷以壯烈部  
將邱良功爲浙江提督王得祿爲福建提督分領其  
兵而

述十

九

聯巨艇數百爲楫陳以拒官軍中樓船大倍常制上  
懸五色幟則牽之坐船也王提督命公駕船以卒四  
十衝其前公遂命捩柁徑向牽坐船戲下卒有難色  
斬其一以徇眾懼不敢違既迫而我船小賊舟俯職  
勢不相當公與殊死戰相持未決會兩提督亦引舟  
至賊回顧聳懼公急燃火罐投牽舟舟火發賊眾驚  
擾公乘閒以長子鈞其舫率數卒躍而登持短兵與  
搏擒其僞將陳盼劉水斬其眾殆盡歟一女子由覆  
版中持兩刃而上公迎擊碎以矛刺其胸遂溺於海  
蓋牽之妻也時船被焚危沒而牽猶踞柁樓以利刃  
自衛公願欲擊之忽聞隔船疾呼曰賊舟已與水平  
陳將官猶不捨邪視之則邱提督也然提督船與牽

船相距猶數丈勢無由登乃命放長綽水中公援以上比公登而牽船沒矣是役也公身受重傷三十有四創及罷戰兩提督皆來慰視嘉嘆再三總督上其功曰把總陳步雲首先過船獨力攻沈蔡牽正身盜船功最得 旨優敘并荷銀牌玉扳指之 賜及道光十年公以閩安副將入 覲 宣宗召對圓明園猶問曰汝即昔年隨邱王二提督攻沈蔡牽之陳步雲邪垂詢前後戰功甚悉比歸未及兩月遂有定海總兵之擢蓋其盡勞偉勩仰邀 眷顧者如此公之由定海移瓊州也總督孫文靖公深惜其去具疏奏留 朝廷以瓊州重鎮宜得賢將填撫不許既至鎮窮邊孤島水土瘴惡羣黎錯處其

述十 九

閒黎有熟有生黎尤悍驚喜為亂州縣數被其害公至以諸營所用火器皆竄拙不任用捐奉改制選精卒訓練之豫為之備黎震懾咸受約束汔公之去州無黎患及移攝金門盜校三百餘出沒境內敗略無虛月公至募水勇督將弁嚴治之不逾月芟蕪無遺踪公既以海戰立奇功然性廉謹身為閩帥家無餘資又素伉直遇意所不可不為大府挫顧好儒者遇賢士輒折節與交若不知其為貴人也其為黃巖遊擊也總督董公教增以朱蔡蕩平海疆安謐議裁減水師艇船以節糜費公入謁即力陳其不可曰海戰所恃以制盜者莫如船舊制師船形制卑窳不任剿賊自故壯烈伯李公議制艇船其制高大堅致配

兵多而載械備其利十倍於同安夾板快駒諸船今一概裁之則緝匪無具海濱伏莽復發額設師船不能敵非計也董公瞿然曰吾問諸水師員弁皆迎意隨答無有陳其不可者微 言吾幾誤遂寢其議同邑舉人鮑君作雨篤學士也公在定海延之幕中戎政機要必咨而後行嘗以定海為浙洋要地縣故舟山孤懸海外額設鎮兵二千五百餘人分守口汎及配游哨戰艦者過半城內守兵不過千人不足以資守禦宜廣訓募助以團練以厚其力又以衢山自國初以來久為棄地今海禁久開內地生齒之繁十倍 國初貧民渡海私墾官輒封禁然私墾終不能絕徒資吏胥婪索加以諸方襍處蓄為奸藪不若蠲

述十 十

禁恣其墾種設官收賦稽詰保甲清釐賦則使奸無所容而民得安其業數年之後必為沃土又以海疆要務莫先於衛商弭盜與鮑君商榷各為議上於當事格於例不得行蓋其沈謀遠略雖儒吏有不逮者斯又當於古名將求之矣公之調福甯也年已六十有七春秋既高會左足傷發乃奏請開缺回籍後數年西夷構釁海疆多事 天子方側席以求將才而公則已老矣然夷校犯浙果先陷定海而衢山私墾後卒弛禁咸如公言公卒於道光庚戌年七十有七子禹蓮議敘國子監典簿孫保隆縣學生員詒讓自少竊聞嘉慶間戡定海寇一時名將多浙產而朱蔡之滅吾邑許提督松年與公功最偉許提督之平

朱瀆姚按察瑩及邵員外懿辰紀述略具而公之沈  
蔡牽世或未知其詳詒讓從保隆讀公手錄年譜始  
得其梗概謹刺其犖犖大者 狀以爲 國史要  
刪其他緝捕勞績在公爲不 不復著也

與南海桂孝廉文燦書

皓亭先生侍史客秋文旆過此餽聆清詢契闊以後  
無任欽遲前月接誦手教敬審校讎精博養述鴻富  
至爲忻尉承惠先集并大著詩禮異義一册伏案循  
誦傾猶尤深詒讓前讀鄭志知鄭君先注三禮後箋  
毛詩訓釋異同不復追改每惜仲達作疏不能證明  
其義今讀尊著塞楛異昭若發蒙誠有功經學之  
書也竊謂詩箋之作在高密爲晚年定論其所發正

述十

主

校禮注爲尤精尊書折衷是正申箋者居其大半最  
爲精審然內有駁箋申注者數條以畧見求之似亦  
當以箋說爲是卽如第一條關雎君子好述箋云怨  
偶曰仇謂和好眾妾之怨者尊攷謂禮記緇衣引詩  
述作仇注訓爲匹禮注爲長而詩箋爲短案免宜起  
趙武夫公侯好仇箋亦云怨耦曰仇此免宜之人敵  
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免宜之好仇卽關雎之  
好述尊攷謂釋文定關雎亦當作仇是也此姑就今本言之則箋說自不可議  
不然則免宜之武夫何以爲公侯之好匹哉陳氏毛詩疏據國語漢書文選定免宜之好仇亦當訓好匹其說甚辯畧見終不謂然又尊書援據奧  
博多淺學所未窺若新廟奕奕條謂劉昭治魯詩檢  
梁書本傳無此語隋經籍志謂魯詩亡於西晉隋書別載

石經魯詩六卷則指漢熹平石經魯詩經文無傳說劉氏必不能見尊書所云  
豈別有所據乎又壹發五犯條謂鄭志引周史王會  
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案鄭志此條見詩  
正義者周史上尙有白虎黑文四字詳釋其義當以  
白虎黑文爲王會所云備者以下乃鄭君自說禮記  
樂官備也之義與王會無涉今本周書王會有般吾  
白虎之文白虎下脫而無樂官備之說是其塙證也  
尊書曰備者曰下爲鄭引王會之文亦但失檢凡此  
諸條皆小小疵類于宏旨無害辱承雅忘故妄陳之  
未知卓見曰爲然否詒讓頓首

與王子莊論段借書

子莊仁兄同年撰席去春在敝里奉夏一書倏逢籤

述十

主

掌嗣以銜恤鶴廬榦翰屏絕未得續貢音問私衷馳  
叩良不可任四月閒接誦況畢溪荷注存并示大著  
六書解一秩伏案諷味欽慰何侶六書之說自汲宋  
以來異論叢起淺學襍涉益滋督惑乾嘉諸老詮校  
郵書所釋略備而得失互陳未能衷定得尊解別白  
而理董之衍丑山指事之條闡湘鄉轉注之論平議  
精案信不刊之佗也惟段借一門所論與前賢特異  
論讓 再四籀釋竊有不敢信者三請爲執事陳之  
敘之言段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蓋謂  
世所謂縣令邑長者本無正字特依其聲類借訓發  
號之令訓久遠之長以爲名自二徐以來迄于近世  
江段諸家曾無異說而執事以爲不然謂許所與令

長二字當為今長之誤今从反及長从到亡所謂本無其字也長从到亡得聲所謂依聲即諸聲也今从反及為義所謂託事即指事也夫反及到以爲本無其字則信然矣至于依聲託事細采許敘語氣本自相毌成文蓋謂依其聲而託之以事也若如尊說今从反及長从到以乃段及以之形反到之以明事則許敘宜云依形託事何得謂之依聲乎若云長諧以聲即為依聲今从到及即為託事無論其與許書語氣不合夫依者憑藉之詞託者附寄之義曰依聲則非諧聲曰託事則非指事詰訓本殊不宜并為一論且使即如尊說謂依聲即為諧聲託事即為指事而執事所定段借四目依聲託事之外尚有託形託

述十

三

意之科則段借又兼有象形會意矣乃許敘止舉聲事二端不又轉成遺扁乎其不敢信一也晉書衛恆傳載恆作四體書勢敘所述六書之義即隱括許敘為文其於段借一條亦舉令長為證又釋其義曰段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段借本取聲近者蓋因後世一字數音強生分別若邑長之長與本義有平仄之殊故為此說實非許意惟可證令長之必不為是知巨山所見許書亦本作令長若令本為今則何得云數言同字聲異文一耶夫西晉之世去漢未遠在衛氏著書之時溯許冲受詔之歲校其麻年未逾二百不宜其時許書傳本已多譌互其不敢信二也漢氏巨師許鄭並尊高密注經於同時著述罕所徵引而於說文獨援舉二事周禮考工記注引

注引有輻日輪則知其於此書特垂研覽然則段借之義許敘之外鄭君之說足為左證陸氏經典釋文敘錄引鄭康成曰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段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據此則鄭君之說段借亦與衛徐江段諸家無異而謂許必不然其不敢信三也夫執事之論段借決其必不如舊說者不過以班志謂六書皆為造字之本若如舊說則段借于六書中獨為文字之用固不得為本故毅然更張其說以求符合不知六書雖分體用而為造字之本則一蓋天下之事無窮造字之初苟無段借一例則將遂事而為之字而字有不可勝造之數此必窮之勢也故依聲而託以事焉視之不必是其本字也而言

述十

西

之則其聲也聞之足以相喻用之可以不盡是段借者所以救造字之窮而通其變即以為造字之本亦奚不可乎論議知識謫劣於小學略涉唐涂墨守舊義未有新得竊謂治經說字當深懲破字之習即執事之繩段氏論亦如此而尊著于許敘六書所舉十二字之中已不免有所改易其他抨擊汝南更定字例殆非一端尤而效之更非副人之所喻也故不勝疑懼輒陳之左右以俟采擇其餘小小疑悟已識于册尚不復詳及茲附曉笑兄回浙應試之便繳上大著一册并奉近刻集韻攷正陳止齋集各一部聊供清覽伏希警存秋暑方盛諸惟為道珍攝臨穎神馳不盡百一

與梅延祖論穀梁義書

昨晤恭甫同年知廢述家業纂穀梁義疏方為長編甚富客歲曾寫得卓人先生公羊義疏而恭甫為左傳疏證已撰至成公今執事又斐然有作他日寫定與陳劉兩疏鼎足而三信曠代盛業也讓幼者左氏於穀梁則肄業及之才通句讀而已頃始得鍾氏補注又段得柳氏大義述略事研校鍾書平議精當足與稟軒公羊通義並傳惟援證略病汎濫柳氏致力甚勤而識鑿疏固其書義例蕪雜駢枝為累殊未饜所聞也然不佞恆苦范注簡奧楊疏殊略今得兩家之書以輔之於庸學不無開益然究未能精通其義蘊迺恭甫傳述尊旨辱承垂問殷奉自愧荒陋無以

述十

五

應命惟就前校讀楊疏時册端所記凡說六條勉錄奉質或可附綴長編之末聊備財擇耳

莊二十肆大青傳為嫌天子之葬也注云文姜罪應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眾惡而書葬者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案此注義難通諸侯葬母夫人未聞有請命於天子者此魯葬文姜何與天子許不許乎疑天子直是夫人之誤賈逵說左氏云文姜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賈景伯說即本此傳似所見本即作夫人之葬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傳云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公何也公之子之重視大夫命

以執公子注云視比大夫句既命得執公子之禮一本大夫命以視公子案此注本云以命執公子以與已通已命與未命文相對言公子貴重雖未命禮秩得視大夫其已命者則自執公子之禮與卿同不止視大夫也據周禮典命經注諸侯適子已命於天則視上卿之禮若然公子降於世子已命於君范云視卿禮未命則視大夫禮其等衰大略如是既命似所見本未誤今本以命二字文到則與注亦不相應矣別本以命屬大夫則尤誤

述十

五

凡六事不宐此唯及酒酒一事疑酒當為緬緬猶輕也微也言梁之滅雖或加師役得之而其事甚易其用力輕不足道也莊三年葬桓王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注引江熙云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緬猶遠也彼緬亦輕微之義此與彼義略同釋為長韓愈鍾文丞並從江義傳寫作酒者涉上酒於酒而誤耳范所見本已誤

八年二十公子買戍衛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范注云公子啟魯大夫疏云舊解云公子啟即公子偃啟書日者啟無罪今觀上下文勢理恐不然猶襄二十三年傳引蘧伯玉曰



耳 案疏引舊解所據本日蓋作日然與文勢不合  
楊駁之是也但范注亦未塙不卒戌以下乃論書法  
之語則未必是魯大夫蓋戰國時儒家諸子之論竊  
疑此當作公肩子見春秋繁露俞序篇或當作公肩  
子說苑建本篇蓋鄒人肩扈與啟古文作肩形並  
相近今本又到其文遂不可攷耳

七年經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蜃 案蜃公羊作軫  
彼釋文云軫左氏作脹穀梁作蜃徐彥疏云正本作  
狸辰字徐所稱正本不知何本狸辰之字與釋文異  
則疑隋以前舊本陸德明所未見也攷杜佑通典六  
十八載後漢孔融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曰昔公孫  
嬰齊卒于狸蜃時未入國魯公以大夫之禮加焉傳

述十

七

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文學所引傳正繫公羊傳文  
則於經不宜轉從穀梁竊意漢本公羊經當同穀梁  
作蜃徐疏所稱正本作辰者當是蜃之壞字今公羊  
作軫乃流傳之別本耳此可為穀梁經增一左證故  
附識之徐彥公羊疏王鳴盛洪頤煊皆以為六朝時  
文作于陳隋間則已  
不見作蜃之本矣  
年定九得寶玉大弓傳惡得之得之堤下鍾云玉篇引  
劉兆注曰堤緣邊也 案上文云其不地何也則堤  
下當為魯城外地名其地蓋有大堤陽虎過之而棄  
弓玉於其下也公羊倍三十二年傳說季友酈叔牙  
云飲之巫僕氏至於王堤而死堤下疑即王堤之下  
矣

哀十年春西狩獲麟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  
而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范注云言引取之解經言  
獲也傳例曰諸獲者皆不與也今言獲麟自為孔子  
來魯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鍾云麟瑞為夫子  
脩春秋至非為魯至今言魯獲麟則是經之文辭引  
而歸之於魯以為魯取之 案引取之言以狩獲拘  
引而得之也論衡指瑞篇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公  
羊何休注亦云時得麟而死左傳孔疏引家語亦云  
獲麟折其前左足是其義也說文手部云拘偏引也  
周禮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拘之鄭注釋  
為拘其腳折前左足即偏引之義言麟足被引自陷  
奔獲而死則非狩所獲而書狩者因其瑞獸張大之

述十

去

也諸說以引取為論書法並誤  
右七事並因舊注疏義有未安鍾柳諸家亦未舉正  
輒就蠡管略為補訂不敢自以為是也惟大雅閎達  
理而董之幸甚幸甚

梅君為江都梅蘊生先生哲嗣世治穀梁學光  
緒初余侍先太僕在江甯梅君介同歲生儀徵  
劉君恭甫以穀梁義下問迺刺此七事實之未  
及寄而梅君遽卒輟置匣中頃偶檢得輒錄存  
之以示不負亾友之意他日儻有續成梅君書  
者或有取於此爾癸卯五月記

與劉叔俛論語義書

昨日下午稷辱惠顧敬聆緒論以前舉質哀公問有若

章漢石經異文猥荷不棄芻蕘以爲致塙仰見虛衷  
下問之盛曷任欽佩邇來校讀尊疏又得賸義數事  
謹再質之執事未敢自以爲是也爲政篇大車無輓  
小車無軌集解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  
輓小車駟馬車輓者轅端上曲鉤衡尊疏據臣軌注  
引鄭注云大車柏車小車羊車蒙案此經包鄭注義  
迥異周禮車人賈疏亦云按此羊車較長七尺下柏  
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  
車爲羊車以柏車皆說轂輻牙羊車不言惟言較而  
已足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轂輻  
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賈說卽本鄭注然此大車  
小車自以包說爲是車人三車同駕牛而羊車大柏

述十

五

車小鄭以此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其說難通蓋  
三車之次惟大車最大羊車柏車次之今釋大車乃  
遺最大之大車而取其次之柏車已不相當況車人  
於羊車止箸較長之度其轂輻牙諸度並無文蓋當  
與柏車同互相推較羊車自大於柏車賈強爲之說  
殊不可通又輓輓並持衡之木以牛車馬車異名若  
小車爲羊車則仍是牛車其持衡者仍當爲輓不當  
別云軌鄭注之誤明矣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集解鄭曰牲生口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  
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  
去其羊蒙案此引鄭注未全詩周頌我將疏引鄭論  
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此正釋告朔

餼羊之義而朝享之祭則因告朔牽連及之經實無  
是也何氏不審乃引其餘義而刪其正解殆誤以祭  
廟朝享與告朔爲一事也攷玉藻孔疏云天子告朔  
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  
大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雖彝大尊山尊之  
等是其別也孔氏此釋最析蓋鄭意告朔天子於明  
堂諸侯於大祖廟其禮略用特牲朝朔祭五廟禮詳  
用大牢二事同日行之而隆殺迥異論語所云自指  
告朔言之餼羊卽特羊也鄭注於廟有祭謂之朝享  
云云則常用大牢不得用特羊何刪諸侯告朔以羊  
二句則似餼羊用以朝享朝朔卽是告朔直提二禮  
爲一矣皇氏義疏述鄭義云告朔之祭周禮謂之朝

述十

三

享亦與何同誤不知告朔不得云祭廟祭爲朝朔又  
不得爲告朔也雍也篇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  
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集解孔子曰佞口才也祝  
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  
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害也蒙案此章之義孔注大致不誤惟釋有字未  
明諦審經義有當爲親愛人才之意左昭二十年傳  
是不有寡君也杜注云有相親有也書秦誓云番番  
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又云惟截截善諷言俾君  
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義並略同子意祝鮀擅口才尙  
有用於世如臯鼫之盟能據禮以爭是也譏世人乃  
不愛祝鮀而唯愛宋朝之美所親失當宜其不能免

於世害也蓋古人多以佞為材不盡以為惡德若以  
為不佞說文人部故子於祝鮀亦有治宗廟之喪後  
云佞巧調高材也儒不知此義意子以佞與美同庠而此章之義不可  
通展轉牽傳遂滋曲說矣鄉黨篇吉月必朝服而朝  
集解孔曰吉月月朔也蒙案月朔謂之吉日義見毛  
詩傳然此云吉月究與吉日不同孔說非也此吉月  
實當分為二事月謂朔日為一月之始猶一歲之始  
謂之歲也書洛誥疏引鄭注云歲吉則為一時節氣  
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之始國語周語云先立春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  
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  
土其俱動是以立春日為初吉也章以月吉日此吉  
與月相對謂若四立二至之日亦當服朝服而朝與

述十

三

月朔同若止是月朔則當云月吉不當云吉月矣陽  
貨篇惡紫之奪朱也蒙案審繹奪朱之文彼時必實  
有易朱用紫之事非徒尚紫而已也春秋時人蓋凡  
服色之用朱者並改而為紫玉藻立冠朱組纓天子  
之冠也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也立冠丹組纓諸侯  
之齊冠也立冠紫綌自魯桓公始也蓋凡纓與綌同  
色魯桓公易丹組纓為紫丹即朱也鄭注蓋借宋王  
當用纁又古章弁服韎衣裳韎與朱色亦同左傳哀  
似非是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杜注紫衣君服此即玉  
藻大夫士狐裘黃衣以裼之者梁玉繩左詩羔羊疏  
說章弁服韎韠衣用黃衣狐裘若然渾良夫其衣韋  
弁服而易衣為紫與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云齊

桓公好服紫衣蓋亦韋弁服朱與黃色相近故皆以  
紫易之依韓子說竊疑玉藻魯桓公即齊桓公之誤  
也以上五事皆前賢所未及或足仰裨尊著之萬一  
惟理董而折衷之此外如里仁篇德不孤必有鄰皇  
疏一曰鄰報也蒙案皇引別說古書罕見惟文選李  
少卿荅蘇武書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李善注云言  
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崇賢  
說似與皇疏別義同泰伯篇關雎之亂集解鄭注魯  
大師摯誠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蒙案晉書司馬彪  
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  
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紹統此說正用鄭義  
可為左證子罕篇且子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述十

三

集解大葬君臣禮葬蒙案何說胤定無徵攷周書大  
聚篇云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此大葬義疑  
與彼同蓋周時命士以上喪葬皆公有司助治其事  
周禮職喪與士喪既夕兩篇可證也此皆瑣屑義證  
并附陳之以備財擇尊疏體大思精遠軼皇那勿遽  
未遑盡讀俟更掣繹儻有所窺當續錄奉質也惟鑒  
不宣  
與海昌唐端夫文學仁壽論說文書  
端夫先生書侍前侂望江倪大令奉寄一書竝子高  
所校荀子四冊度已達左右昨誦教畢敬審著福無  
量至為欣慰承示賈子倫猥之義精塙不刊欽佩何  
似論讓近校墨子於畢蘇諸家外頗有所窺又經經

說下篇以彳行讀之亦略得其醜理惜粹未易寫定爾又近讀說文以段氏注與嚴氏校議王氏句讀參綜校覈亦略有管窺謹刺舉一二奉質如示部禳磔禳祀除癘殃也段校改癘爲厲云厲殃謂厲鬼凶害各本作癘誤今案舊本不誤周禮女祝云掌以時招梗禱禳之事以除疾殃許疑卽本彼文除癘殃猶云除疾殃不必依段校作厲殃也鳥部鵠鵠鳥也肉出尺馘今案肉出尺馘說語舛難通案校文義疑當作肉中炙馘鵠鳥可供膳羞見內則詩陳風墓門孔疏引陸璣艸木疏說鵠云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周禮射鳥氏掌射鳥鄭注云鳥謂中膳羞者鳥鴈鵠鵠之屬是鄭以鵠與鵠同爲中膳羞之鳥故許云

述十

書

肉中炙馘猶陸元恪說鵠可爲羹臠炙矣肉部臠臂羊矢也段校改作臂羊豕曰臠注云鄉射禮音義引字林臂羊豕也禮記音義引說文臂羊犬也皆不可通今正今案宋本文固不可通段校亦未允此實當作臂美肉也淮南子註言訓許注云臠前肩之美也臂美肉猶云前肩之美以許義證許書此注之誤焯然無疑蓋羊卽美之壞字矢則肉之譌隋唐人俗書肉作宐與矢犬形並相近傳寫舛易校者不察又以矢豕音近誤改爲豕遂益不可究詰矣經典釋文引許呂書並後人誤改不足據高部辜就也一日鬻也今案辜不得訓鬻疑鬻字當作鬻周禮外養注云亨煮也鬻煮古今字許意古書辜孰高三字互通故別

出此訓攷夨部云軌會飪也从夨辜易曰孰飪今易鼎象傳云以木巽火高飪也是高孰二字相通故許於辜下附綴高煮之訓矣周禮司裘注以辜爲射埠埠本義與塾同字亦辜孰相通之例也木部核蠻夷以木皮爲匣狀如箴尊之形也今案此義古書未見竹部箴鏡箴也與酒尊絕不同此尊疑當爲簣竹部簣竹器也讀若纂其字與箴正相次經典通作簣士冠禮作匱鄭注云匱今之冠箱也古文匱爲簣宋本又作纂冠箱與鏡箴形相近故許兼舉以況木匣也簣隸書與尊相似許書說解中往往有俗別字皆傳寫相沿之誤此注蓋本作箴簣或改爲箴簣於義尙合三寫成尊遂不可通矣髀部鄉國離邑民所封鄉

述十

書

也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今案封鄉義難通疑當作對鄉釋名釋州國云鄉向也眾人所向也卽用許義封對字形相似又涉下封圻而誤鄉向同許劉以向釋鄉皆依聲爲訓人部僂佺也周公鞮僂或言背僂段云鞮者足衣鞮僂者由足背高隆然如背之僂也未聞出何書今案鞮當爲末之段字素問通天篇膈然末僂莊子外物篇云末僂而後耳釋文引李云又謂背脊也淮南子墜形訓其人末僂修頸高注云末猶脊也是末僂卽背僂白虎通義聖人篇云周公背僂卽所謂周公鞮僂也段望文生訓未得其義魚部鮪蟲連行紆行者今案鮪之爲蟲經典無見文連行紆行見考工記梓人鄭注云連行魚屬紆行蛇屬

但一蟲不得兼兩行竊疑許意以餘為水蟲之通名似當為鱗之別體殆周禮故書鱗字或有如此作者而許收之邪斗部料量物方半也段云漢書士卒食半菽孟康曰半五斗器名也王邵曰言半量器名容半升也按半卽判也廣韻料注五升然則孟康語升誤斗王邵語斗誤升當改正集韻云一曰升五十謂之料當有誤今案料蓋為半量升斗斛大小通稱王云半升廣韻云五升卽半斗孟云五斗卽半斛也集韻五十升與孟說五斗同三義咸不誤段獨斥孟王說殊未宥矣車部輜車前衣車後也段校依左傳孔疏文選注改為輜車衣車也輜車前衣也車後為輜案此不當改漢時有輜車輜車衣車三者制蓋略

述十

圭

相類故下文云輜車也段校改輜車也亦非後漢書梁冀傳李注引蒼頡篇又云輜衣車也釋名釋車云輜車之形同有邸曰輜無邸曰輜宋書禮志引字林云輜車有衣蔽無後轆其有後轆者謂之輜明其形大同惟以前後衣蔽及開戶為別異蓋輜車後面開戶周禮巾車鄭注云輜車後戶是也輜車則四面有衣蔽故釋名云輜車輜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是前後皆不開戶矣若衣車則後有衣蔽而前開戶可以啟閉與輜車正相反故釋名云衣車前戶所以載衣服之車也若然輜車前有衣蔽有似輜車而後有開戶又似衣車故許云輜車前衣車後也段氏不解乃妄為竄易失之遠矣西部醴泛齊行酒也今案行

酒段無說其義當為薄酒九章算術盈不足篇醇酒一斗錢五十行酒一斗錢一十醴疑卽內則之濫也以上諸條或足補舊校之闕惟執事審定之幸甚與梁卓如論墨子書

前讀大箸變法平議於中國貧弱竄敗之故洞究原本俾圍顛方趾之倫昭然發其蒙蔽微管之望中外翹印深以未得奉手承教為憾頃奉誦惠畢猥以前呈拙著墨詰厚荷藻飾有逾涯分仲紙翫釋尤增愧悚讓少溺於章句之學於世事無所解髮讀墨子書深愛其擇精道術操行艱苦以佛氏等慈之旨綜西士通執之學九流匯海斯為巨派徒以非儒之論蒙世大詬心竊悌之掣校廿年略識指要遂就畢本補

述十

圭

綴成注然經說諸篇閱義眇眇所未窺者尚多嘗謂墨經樹舉精理引而不發為周名家言之宗竊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歐士論理家雅里大得勒之演繹法培根之歸納法及佛氏之因明論者惜今書譌闕不能盡得其條理而惠施公孫龍竊其緒餘迺流於儼詭口給遂別成流派非墨子之本意也拙著印成後閒用近譯西書覆事審校似有足相證明者如經上篇云此有以相摺有不相摺也此疑卽幾何原本所云兩直綫於同面行至無窮不相離亦不相遠而不得相遇為平行綫有以相摺卽不相離不相遠之意有不相摺卽不得相遇之意此殆亦形學之精理矣又如經說上云無久之不止有久之不止二語似

即力學永靜永動之理而與奈端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之例亦復冥契又如經下云火不熱似亦熱學之濫觴益熱無盡喻以西人寒暑表測之光熱相生大抵不逾二百度已足成燄而近日化電諸家所能成之熱已有增至三四千度者新法日孳熱度所至亦復無竟則一星之然不翅冰喻矣而說西以目見火不見熱爲釋則義殊淺隘也若此諸義蓄之胸臆者匪一因於西書所見甚少其算例精繇者復苦不能盡解媿未洞窺窳窳又慮近於皮傳未敢著之於篇以執事學綜中西當代魁士又夙服膺墨學輒刺一二奉質說博一攷耳總之經經說上下及大小取六篇文義既苦與衍章句又復禡賀昔賢率以不

述十

毛

可讀置之及山刊誤致力甚勤而於此六篇竟不著一字專門之學尙復如是何論其宅唯貴鄉先達蘭浦特夫兩先生始用天算光重諸學發揮其指惜所論不多又兩君未邁精校之本故不無望文生訓之失蓋此學駭舉中西郵徹曠絕幾於九譯迺通宜學者之罕能津逮也近欲博訪通人更爲墨詰補義儻得執事廣續陳鄒兩先生之緒論宣究其說以餉學子斯亦曠代盛業非第不佞所爲望塵擁篲翹盼無已者也承訓學約迺前年倭議初成普天憤懣之時讓適以銜恤家居每與同人論及時局憂悶填胸輒妄有綴述聊作豪語以強自慰藉大指不出尊箸說羣之意而未能精達事理揆之時勢萬不能行平生

雅不喜虛僞之論不意裹抱鬱激竟身自蹈之及讀鴻議迺知富強之原在於興學其事深遠非一蹴所能幾深悔前說之孟浪已拉襍摧燒之矣鄉亦未敢以示人不審道希學士何從得之猥荷垂詢彌切汗顏此外閒有矧緝大抵鴛鴦已陳屠龍無用不足叩塵閱覽茲勉檢舊刻兩種奉呈大教瑣屑校讎無益時需儻足其覆醬瓿耳

與友人論金文書

承示金文拓本皆精足資攷證有肫見兩事於古書奇字略有所寤但苦少左證不敢自信敬以質之左右媿妊壺阮氏積古齋著錄媿字右實从疊古字書所無說文唯有疊字隸晶部引楊雄說以爲古理官

述十

毛

決罪三日得其宐乃行之从晶宐亾新以从三日大盛改爲三田楊說甚迂曲幾乎廷尉說律以字斷法矣今案校此偏旁疊字乃不从宐而从且與許說宐从宐之下一之上多省聲者不合則从宐疑秦漢人所改易楊說與古文絕不相應晶作。者與說文壘古文作壘夢或作夢同意許說星字引一曰象形从。古。復注中故與日同是三。本象星後乃加注成日是。象實較晶爲古其與決罪三日之義尤不相謀矣至俗書之以三日爲三田乃因漢隸从晶之字多誤爲宐如夢之作參是也玉篇晶尙書以爲參多參在上釋之馬融云參字累在上而參與晶又復即誤以晶爲宐又誤以參爲一也而參與晶又復相提說文無晶字而有晶如參累之互譌是也夢之

从三田蓋亦蒙彼而變未必果亾新甄邯等所為爾抑不佞更有鑿空皮傳之說攷大戴禮記帝繫說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嫫史記五帝本紀說同國語晉語韋昭注引帝繫作纍漢書古今人表作彙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帝王世紀作累即彙張守節史記正義又作儻山海經海內經又作雷嫫字亦說文所無竊意黃帝妃名或本作女嫫後人不識此字誤分為二以三日為彙彙以且為祖展轉譌變遂至忘其本始此雖馮肱推測荒遠無徵然古書類是者甚多固未敢決其必無要古文自有从晶从且之字其與小篆彙字形義必不能強合子雲好奇字而未必見金文或不無鄉壁虛造之說

述十

无

乎無瀘戈文曰亾瀘右亾無古字通亾瀘疑即無鹽周時為齊邑此戈即其地所鑄右者右軍所用程氏通藝錄載古戈有曰高陽左者是其例也但鹽字作瀘古字書未見說文鹽从鹵監聲此篆从鹵當即鹵字然增水形而省監聲之臥於字例究難通豈因海鹽鹽皆煮水所成故从水而瀘下當為皿或即監之省邪竊見濼縣陳氏毛公鼎簋第字作盭盭從竹从盭與此戈瀘字偏旁正相類其以鹵為鹵亦同依說文盭長味也从聑鹹省聲而依鼎文簋字古文盭字或从鹵从皿則固不从聑矣以此證之疑戈文瀘即瀘之古文檢段氏六書音均表瀘在七部鹽在八部音本相近古韻二部多相出入以瀘為鹽於段

借之例亦自得通因思說文盭下有古文作盭下从亾不能成字竊疑或即皿之誤此戈瀘下从亾其左右旁出之筆微刻缺便成亾形與亾極相似或許君見其時郡國所出鐘鼎从單之字有如是作者而傳寫誤以皿為亾遂無義可說以毛鼎及此戈證之似亦尚可推測非鄉壁虛造比也許書古籀文不免傳譌如遽下从彖而譌作彖車之籀文左象一軸貫兩輪右象一軸持衡又著兩軛之形而譌作二車二戈此類甚多固當據金文以正之矣右二義皆舛獲臆定不佞亦自病其者奇弔詭古藉開闕無可質證以執事精鑒聊獻之以博一笑爾

述十

羊

動物之學為博物之一科中國古無傳書爾雅蟲魚鳥獸畜五篇唯釋名物罕詳體性毛詩陸疏指在詁經遺略實眾陸佃鄭樵之倫撫拾浮淺同諸自鄒西歐此學著錄殊夥自布拉默特人蟻以下選於動植不分微生原蟲靡不包綜信專家之盛業惜西人於中國古籍尠能淹貫不能稽覈同異耳不佞謏陋間就譯冊研涉一二嘗取其說與中籍互相推校頗多符合如西士區世界人類為六等咸以膚色別之而形體則大同中上經籍所紀則有郊瞞長狄僬僂小人春秋以後種類殆絕而今南亞墨利加洲極南阿根庭國屬地巴他幾尼土人極長大竊疑彼洲西北端與亞細亞洲僅隔一白令海峽距離不遠相傳古

亞洲人有自海峽渡海而至墨洲者今墨西哥秘魯智利尙有其遺跡然則巴他峩尼之土人豈卽汪芒之遺胄爲華人所擯逐而易種於彼者與僬僥小人山海經大荒南經海外南經兩紀之淮南墜形篇及韋昭國語注並謂西南方說文則云南方後漢書安帝永和元年永昌徼外僬僥種夷貢獻內屬是漢時西南徼外尙有此種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又云小國在大秦南漢唐之大秦卽羅馬今爲意大利國都則遠在歐洲矣近居北極冰區之弗幾安種族人多短小亦或其遺胄而德意志治人類學者薩敗亞斯氏謂太古時歐洲某部爲矮小人種當於布賴司諾地中發見小人遺骸又有巴斯羅紀瑞西小人格脫

述十

們紀沙克諾麥小人其長皆不過一米突有奇以中度校之與魯語孔子說僬僥長三尺之文頗合說文南高注又謂希賴西亞有小人種當西秣一千年時尙存則與唐魏王泰時約略相值括地志所云西書足相參證矣至古鳥獸蟲魚種類今旣多絕滅古籍所紀尤疏略非徒山海經周書王會所說珍禽異獸荒遠難信卽爾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鳥之等咸不爲典要而詩禮所云螟蛉果蠃腐草爲螢以逮鷹鳩爵蛤之變化稽覈物性亦殊爲疏闊然如山海經狢狢卽南亞墨利加所產阿馬底羅文鯨卽印度海所產之飛魚王會息慎大廛卽今吉林所產四不象今中西學人咸能質言之是皆實有其物則固不能盡

斥爲誣也又今澳大利亞洲多八竅有袋之獸似卽大戴禮記本命篇注引異物志所云囊狸卵生者今其種中土久絕無復知其名矣又西人推動物遞嬗之跡謂鳥爲爬蟲所化近美國掘地得化石鳥形而有蛇尾謂之始祖鳥攷玉篇鳥部鷓鴣鳥喙蛇尾或卽始祖鳥之遺鄒叔勣讀書襍識謂今首望山中有蛇尾雀大如鳩尾如蛇長尺餘則始祖鳥或絕滅於彼而轉存於中土未可定也又西人治地質學者於地中恆得古大象之骨牙長丈餘近俄羅斯里那河於永冰內得大象自鼻至尾長十七尺高約九尺牙長九尺七寸說文象部云豫象之大者若然倉史作書時中土自多大象故特爲製字西人所得殆卽所

述十

謂豫乎又中土古有蟻詩春秋皆詳言之說文虫部及左傳孔疏引洪範五行傳說其形並云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今水蟲絕不聞有以氣害人者而印度有電魚形如木勺能發電傷人物竊疑古蟻卽電魚射人之氣卽電耳而謂爲含沙射影則不經之論也其形如木勺有尾說者不家遂謂似鼈三足抱朴子說蟻如鳴蟻口中所有物如前等當是別種與劉許所說異也今動物學書說諸蟲獸有足者無多少皆以偶數絕無三足者而爾雅有鼈三足能龜三足貴殆皆傳之失實矣爾雅釋獸贊有力郭注云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唐書拂菻傳亦謂有此獸拂菻卽東羅馬國攷今西國有畜海乙那者似狗而性凶惡疑卽所謂贊也又



釋畜馬屬騃駘枝蹄跢郭注騃駘亦似馬而牛蹄釋文引舍人云枝蹄者枝足也西士論動物進化之理謂馬祖曰巴利阿利巴者趾骨有三與今馬一趾異而馬爾西地質學書紀美國古地層中常掘得四趾三趾之馬謂馬趾自四漸減而爲一爲古今之進化然則枝蹄殆卽馬之三趾者又西士謂太古羊骨有四爪今亦止一釋畜闕洩多狙注引舊說云腳饒指而不能舉其物或亦卽馬羊多趾爪之類與他如北海冰地多白狐卽爾雅之貔白狐地中海有劍刀魚背有利劍長可十有五尺卽尙書大傳之北海魚劍鄭注魚兵如劍者若此之論尤不可殫數也至於中國四靈麟鳳龍三者後世幾絕迹西儒多不信然檢

述十

三

動物書說新幾尼亞島有霧鳥其羽毛華美縹緲西人謂之埃田園中之綠鳥或謂卽鳳鳥龍則歐洲所出地中殭石白堊紀中有所謂蒼龍蟒形龍者其類甚眾又有飛龍者近人或謂卽龍亦略相近而麟似卽麋鹿之別種天壤間亦容有其物唯西人以阿非利加所產長頸鹿西名知兒拉夫者當之殆不足信而中土所傳雲龍風虎休徵瑞應則揆之科學萬不能通今日物理既大明固不必曲徇古人耳執事閱覽博物冠軼倫輩豹鼠之辨方軌乎終軍駁馬能名靡讓於貢父輒就筦窺瑣屑奉質或不詢其傳會乎

# 舒菽室隨筆

## 筆六卷

同治十三年  
冬十月金陵  
冶城賓館刊  
張裕釗署首

舒菽室隨筆卷一

南匯張文虎孟彪

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卷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  
二篇蓋相傳舊說也自經師析傳隸經經傳混淆失其  
舊次孔沖遠正義謂經本上下篇十翼上象一下象二  
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  
雜卦十宋東萊呂氏古周易及朱子本義竝從之案晁  
以道古易以文言次象傳後與今乾卦篇合疑當從晁  
魏志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傳鄭玄  
作注其釋經一也今象此謂象傳也而但稱象者以是  
不與經文連可知其時而注連之何也案此謂鄭君注

舒菽室隨筆

文各系經傳之下異於孔子之傳不與經連故下云鄭  
玄何獨不謙非斥鄭君合傳於經也合傳與經相傳本  
於費氏蓋以漢書儒林傳言費氏亡章句徒以象象繫  
辭十篇文言文言二字疑當解說上下經想當然爾或  
者又以曹髦此問屬之鄭君而孔沖遠又謂分爻傳各  
附當爻之下始於王輔嗣然則輔嗣以前皆如今乾卦  
篇邪東萊亦蓋不可攷矣  
坤象傳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案陽德健而用  
在施陰德順而用在承陽施陰而資始陰承陽而資生  
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陽施而變陰承而化而云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獨歸之乾者坤之功皆乾之功也地道无

成而代有終也

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案疑當讀為儼

說文儼儼也无陽猶言無君上云臣弑其君子弑其嫌

於无陽九家作兼于陽兼猶竝也言竝立也義與疑亦

同管子云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

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史記李斯列傳云臣

疑其君無不危國妻疑其夫無不危家即此疑字

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案前禽謂上六也四陰皆在

下相承仰比於五而上獨自外故云失前禽傳曰舍逆

取順是也彖曰後夫上曰无首義同

履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釋文云祥本作詳晁引荀

作詳審也鄭注云履道之終考正詳備案爾雅釋詁考

成也視履考詳所謂動容周旋中禮也故繫辭傳曰履

和而至疑古本作詳虞注乾善為詳則讀詳為祥而王

輔嗣遂改為祥矣

同人大象傳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案天高在

上火即日也明無不照故君子法之以類族辨物蓋同

中有異異中有同也

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案九三體艮萬物之所成終

而成始故曰勞此爻為成卦之主故其辭與彖同

豫大象傳雷出地奮豫案豫當訓如凡事豫則立之豫

爻辭可證雜卦傳謙輕豫怠取相反為義所謂不豫則

廢也積之厚而動故曰雷出地奮

九四由豫大有得案小爾雅由用也君子陽陽詩毛傳

同四為成卦之主體震震為決躁無所遲疑用豫之道

也

蠱案釋文蠱一音故序卦傳蠱者事也審經文蠱無惑

義雜卦傳蠱則飭也飭猶法也與事義亦相因昭元年

左傳女惑男之說術家附會乃別一義不足以解經正

義引梁緒都講疏云物既惑亂當須有事李氏集解引

伏曼容云萬事從惑而起調停二義此則本義壞極而

有事之說所本也

彖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案甲者十干之首所以作事謀

始先甲三日謀之前後甲三日慎之既約言之非限於

三日也艮成終成始巽申命用事故取義如此傳云終

大象傳云君子以

振民育德義同

初六幹父之蠱案說文幹築牆版也即根幹字經典相

承作幹乾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幹父之蠱若孟莊子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充之則善繼善述矣故傳曰意

承考也

臨彖至于八月有凶案王氏經義述聞據彖傳消不久

也之義斷從鄭君及虞仲翔以為建未乃周之八月是

也復之七日少陽也自姤一陰生而數之臨之八月謂

少陰也自復一陽生而數之陽主日故曰七日陰主月

故曰八月臨之傳曰剛浸而長謂陽長也遯之傳曰小利貞浸而長也謂陰長也聖人之言重規疊矩而學者以小見私識亂之或曰建申或曰建酉此無事自擾復一陽初生而曰七日來復有喜詞抑有勉詞焉臨剛浸而長而曰至于八月有凶有懼詞抑有警詞焉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漢儒六日七分之術破碎難知借易卦以寄其說以之說易是謂之經至十二辟卦實出自自然復之七日臨之七月非此不能通故論易者每取之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案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兌爲口爲說恐其妣於此一陰故曰无攸利憂者憂其至于八月有凶也思患豫防則咎不長傳咎不長與彖傳消不久相對

舒菽室隨筆一

四

噬嗑彖傳柔得中而上行案卦自否來初與五易故云賁彖傳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案卦自泰來上與二易故云云傳於二曰與上興於上曰上得志其義灼然天文也義海撮要載徐氏說句上有剛柔交錯四字案王輔嗣注亦云剛柔交錯以成天文也似王本本有此四字而傳寫失之六三頻復厲頻濱古今字說文作頻水厓人所賓附也羣威不前而止三體震爲足而迫坤故云頻復厲如深則厲之厲三遠於初恐其怠故勉之大畜六四童牛之牝案說文牝牛馬牢也告牛觸人角

箸橫木所以告人也此經牯字說文九家皆作告本義混而一之既釋以詩之福衡則當作告矣周禮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云童牛之告者蓋將以祭祀之借字也頤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案二三四五皆在頤中而二最近初動而不已故曰頤頤經者戾其常度巨大也虛也於言語則放言高論於飲食則放飯流歎此之謂丘頤上九由頤厲吉案由用也上爲艮主頤之道不得已而動在艮以限之養而有節則自養而亦能養人故傳曰大有慶也

舒菽室隨筆一

五

大過九二枯楊生稊案夏小正柳稊傳云稊也者發字也乳字从字字亦乳也蓋狀其萌芽說文艸部有稊字而禾部無稊疑傳本失之釋文引鄭作荑云木更生詩碩人傳云荑茅之始生也義亦相近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案九四與三重剛相接兩火相燭燎原之象重離與重坎等也水就下故於三云來之坎坎火炎上故於四云突如其來如咸彖傳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案咸自否來恆自泰來皆四上互易故咸曰柔上而剛下恆曰剛上而柔下二卦六爻皆相應故咸曰二氣感應以相與恆曰剛柔相應

上六傳滕口說案說文滕水超涌也玉篇引詩百川沸滕今詩作騰蓋段借字云然騰亦有超躍義自可通用

恆九三不恆其德案巽為躁卦為進退為不果三居巽上迫近震動見異思遷者也

遯九三有疾厲畜臣妾吉案有疾厲者思患而豫防之慮陰柔之漸長也畜臣妾吉者艮體在上畜下二陰畜而能止善畜者也大傳曰不惡而嚴是已

上九肥遯无不利案正義引子夏曰肥饒裕也是就文為訓王輔嗣云憂患不能累增繳不能及似兼取淮南九師飛遯之說見後漢書張衡傳注汪君士鐸云毛傳所出同所

舒城室墮筆一

六

歸異為肥泉見泉水傳爾雅釋水歸異出同流肥郭注亦引此遯世之士所歸不同故曰肥遯亦有意義

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案罔字釋文引馬王訓无罔之義王輔嗣解為羅罔似皆詰籀疑當為誣罔之罔蓋小人狂戾而君子或惑於誣

罔之言則皆不免於觸藩羸角大壯為大兌故三四五皆取象於羊三當兩卦之間重剛躁進欲應上六而格

於九四故有觸藩羸角之象本義訓羸為困得之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案推如者難進易

退不以進為喜裕无咎者孟子所謂綽綽然有餘裕也當晉之初君子宜慎其始故傳云獨行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案愁者摯之段借字鄉飲酒義秋之為言愁也尚書大傳秋者愁也萬物愁而入也皆以愁為摯說文摯束也詩曰百祿是摯今長發作道傳訓聚也坤為眾有聚義故下云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三陰在下惟二得中故其占如此摯之為言斂也虛中善下常懷憂懼亦摧如之義然則讀愁如字亦可

家人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案離體以二陽閑一陰初在內不失其閑者也三則近外矣故嚴其閑為家人之嗃嗃則吉或弛之則為婦子之嘻嘻而吝也

舒城室墮筆一

七

九五王假有家案王假有家所謂荆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也其取義則本義備矣

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案三之輿曳上之豕鬼車孤寇皆取象於坎牛取象於離以是知互卦之說不可廢

上九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案以互有坎體故有負塗載鬼張弧說弧之紛紛及得六三正應乃知坎體匪真故傳曰羣疑凶兌澤為雨坎為心病故曰疑

夫大象傳居德則忌虞注乾為則許叔重說文解字序引亦作則與今本同王輔嗣注云夫者明法而決斷者也忌禁也法明斷嚴故居德以明禁也正義申注亦作

明今注疏本正文作則蓋後人依今本改

萃彖王格有廟案澤地之為萃猶水地之為比也下順

上說格廟之象又云用大牲吉大牲謂坤

井初六舊井无禽王氏述間云禽指禽獸井當讀為阱

與井泥不同案王說是也古井阱同字論語井有仁焉

孟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赤子匍匐將入井皆當

讀為阱坎初六六三皆云坎窞此言井皆取義於陷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案陽氣在下鬱則必發發則

通矣天地之怒震動萬物及其過也乾清坤夷故曰震

來虩虩笑言啞啞

漸大象傳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俞氏羣經平義云居字

包下二事而言解者誤以居賢德為一事善俗為一事

舒菽室隨筆

八

遂有疑賢字為衍文者案俞說是也此文與未濟大象  
傳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句同德有凶有吉故別之曰賢  
德賢德與善俗相對為文猶辨物與居方相對為文也  
此以居字領下二事猶彼以慎字領下二事也王注乃  
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則已誤讀居賢  
德三字相連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案陸疑當作阿古音  
阿儀同部菁菁者莪詩可證巨阿高處在上故也或疑  
陸為達誤不合古音  
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鄭虞竝訓旬為十日是也  
彖曰日中四同上曰三歲皆比事屬辭傳曰過旬災也

則旬為十日可知荀王及本義皆訓旬為均於義不可

通

巽大象傳隨風巽案風之為氣以陰入陽巽之象也隨

風謂無所不至故說卦曰風以散之又曰巽入也

九二巽在牀下案說文牀安身之几也几亦作机此言

牀渙言机取象同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案庚之為言更也巽陰柔善

承然有不得不更者又不可執守成之義也蠱言甲善

其始巽言庚善其繼申命行事此之謂也

中孚象傳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王注有此四德

然後乃孚正義申之云柔內剛中各得其所而以巽乖

舒菽室隨筆

九

爭不作所以信發於內謂之中孚故曰柔在內而剛得  
中說而巽孚也下乃化邦也正義釋經亦無孚字是古  
本以說而巽孚斷句今本皆以孚字屬下句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案詩谷風正義引此文注云舟  
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為之曰虛即古文名曰虛案此  
是虛亦舟名自空大木蓋木之老而空腹者疑古者偶  
取空腹之木浮之以渡因名為虛後乃刻大木而用之  
繫辭傳剝木為舟是也集板之製又出其後於是虛之  
名鮮有知之者矣正義引但作注云王伯厚輯入鄭注  
而誤不察此七字有○隔之乃正義自論傳箋釋詩異  
同非言易注也阮氏校勘記又謂自空大木之自當作  
自字斷句耳

既濟大象傳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案水火相濟而亦相勝又狎之皆能為害逆之亦能為害故思患豫防思患豫防不於未濟而於既濟其旨微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王氏述間讀有為又引說文繻羸衣也云羸溫也羸衣所以禦寒案王說是也內離外坎由暑之寒宜豫為禦寒之備四入坎體而傳曰有所疑也者水火相代危疑之際不可不戒也

既濟初九濡其首以二至上互重坎也未濟上九濡其尾以初至五互坎也然則互卦不限於上中下上互三互二至五下互初至四惟其象之似耳孔氏經學危言所列互卦有上五爻互下五爻互此亦其一證申戒於重坎之外所謂思患豫防

舒義案

繫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蹟案說文無蹟字玉篇臣部有之引此文解云蹟者謂幽深難見也正義解同傳中每以蹟與動對舉疑蹟義近靜與幽深義亦合京房作蹟蓋隸變相借祝陸碑范式碑其訓為精或靖字傳寫誤靜靖字蹟字說文云大呼也非其義本義釋蹟為雜亂未知所本

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案逸周書武順解地有五行不通曰惡惡者阻滯之義成六年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注云惡垢穢管子水地篇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尹注同蓋垢穢亦由積滯而生義相因也不可惡不可亂蓋謂靜而不滯

動而不亂

繫辭下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案以重卦言則內貞外悔盡矣若以奇偶言則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以爻位言則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相應以重爻言則初與二三與四五與六皆相比皆所謂等也而錯居其間所謂雜也

書堯典欽明文思鄭注慮深通敏謂之思今文思作塞案塞亦通也以塞為通猶以亂為治以擾為馴思與塞聲轉義通泉陶謨剛而塞義亦同蓋剛而不通則復矣九德皆上下相對務去其偏史記以實字代塞字雖正義然非其解也馬氏注道德純備謂之思漢書鄧暉傳

舒義案

引鄭注考靈耀道德純備謂之塞蓋惟道德純備而後能會其通也洪範思曰睿馬注睿通也是馬鄭義同寅餞納日與上寅賓出日相對賓餞有迎送之意馬注餞為滅敬滅納日不辭鄭謂秋分夕月亦不可以釋納日史記五帝本紀高辛氏麻日月而迎送之蓋即賓餞之義匈奴列傳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今回國風俗每晚向西送日見西域傳皆古禮之僅存者與

皋陶謨惟帝其難之解者皆云帝指堯案下文帝皆傳舜此何獨屬堯難有戒慎意與下而難佞人之難同詩桑扈不戢不難箋云不自難以亾國之戒疏云難者戒懼之意是也盤庚子告女于難義同

禹貢覃懷底績某氏傳云覃懷近河地名史記夏本紀  
索隱云今驗地無名覃者蓋覃懷二字或當時共為一  
地之名案詩葛覃傳云覃延也又實覃實吁傳云覃長  
也說文覃長味也覃有長義引申之為延此覃字義當  
為延與詩覃及鬼方之覃同史記集解引鄭注祇云懷  
縣屬河內則覃非地名明矣

盤庚上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慙出矢言俞  
氏平議謂盤庚三篇中宜為上下宜為中上宜為下曰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曰盤庚既遷奠厥  
攸居者始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者則又  
在後矣案今證之經文俞說良是殆不可易籲字偽傳

舒菽室隨筆

三

訓和俞據說文訓呼亦是段氏尙書撰異謂感本作戚  
衛包所改案此眾戚即下文婚友并非憂戚之戚蓋民  
不便新邑相與愬於勳戚之家勳戚之家又不敢入告  
徒坳和民言誘議於外故下文云起信險庸又云惟女  
告朕而脅動以蓋勳戚亦多不願遷者故下文云女易弗  
浮言恐沈于眾乃復進而告戒之也姚氏姬傳言自我王來迄底綏四  
方皆述民不願遷之意亦塙  
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案劉疑當作錮說文有錮無劉  
蓋雷之假借字民有雷有徒親戚乖離不能相保以生  
也  
盤庚中女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

忱動予一人案此謂爾不恤我心之所勞苦乃自蔽私  
見不獻其忱欲以浮言動我聽也偽傳不達經意

金縢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案穆卜者卜之穆廟也  
之凌氏禮經釋例據士冠士喪二禮謂凡卜筮皆於廟  
廟案士冠禮注廟謂禰廟疏云儀禮單言不於堂者嫌  
著之靈由廟神疏引易繫辭鄭注云鬼謀謂謀卜筮於  
廟門凌說信矣穆廟者即禰廟取其近也高宗彤日典  
某氏傳說近也釋文引周公蓋欲禱於三王不循常卜  
馬注明考也謂禰廟也周公蓋欲禱於三王不循常卜  
故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當獨於禰廟乃別為三壇同壇  
合大王王季文王而卜之也它日成王因天變而懼將

舒菽室隨筆

三

與大夫卜於禰廟此武王及見金縢之書而止故曰其  
勿穆卜也某氏傳訓穆為敬其勿敬卜義不可通  
君夷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  
周公作君夷案不說者蓋以周公攝政當國已不敢與  
之抗行也堯典舜讓于德弗嗣五帝本紀嗣作懼徐廣  
曰今文尙書作不怡索隱云不怡即不懼也謂辭讓於  
德不堪所以心意不悅懼也史公自序虞舜不台又見  
王莽傳後漢台即怡字見卷二此之不說即彼之不怡義  
可互證觀篇中引殷周諸臣勸其任職勿讓又曰襄我  
二人曰在時二人曰惟時二人弗戡曰篤棗時二人皆  
勛以相助共濟意本明白而向來說經者史記燕世家  
集解引馬注



疏引鄭不解不說二字之義乃以召公疑周公不宐復  
列臣位故不說於序意經意兩失之且厚誣古人矣  
立政謀面用不訓德偽傳解為謀所面見之事非其義  
案玉藻唯君面尊鄭注面猶向也向嚮古通面用猶言

嚮用

詩邶風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毛傳云由

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

爾雅膝以下為案此本爾雅文然鄭風言褰裳涉溱

褰裳涉洧是涉乃總名不必由膝以上而由膝以上即

不免以衣涉水則厲亦涉深水之總名不必由帶以上

也說文涉徒行厲水厲說文引作礮云履石渡水也戴

舒菴筆一

十四

氏毛鄭詩考正據詩在彼淇厲謂厲是橋梁之名以證

說文是而爾雅毛傳非其實一也由膝以下固可揭衣

而過矣由膝以上苟有石以藉足則仍可揭衣而過而

仍謂之厲者從其朔而言也至於極深則并非履石所

能濟則須為之梁矣說文訓礮為履石渡水不即訓為

橋梁似厲與梁亦有閒詩之淇厲淇梁非一處也

魏風碩鼠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案直謂見理於上亦謂

能見己之隱曲說文直正見也从一即隱从十从目襄

七年左傳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故毛傳云得

其直道鄭箋云直猶正也意正相足又德字說文本作

惠从心直則直與德義亦相因彼文承恤民為德言此

詩亦承上莫我肯德言莫我肯德言其不恤民隱也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案此謂雖念樂郊果誰為樂郊可  
告愬者然則上云樂土樂國亦徒然心口閒耳此其情  
為尤苦也箋謂誰當獨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  
似非詩人之意

幽風鴟鴞子尾脩脩正義云消消定本作脩脩然則正

義所據本作消消今經傳本作脩脩或作脩脩乃後人

不解消字之義而妄改也案毛傳譙譙殺也消消敵也

翹翹危也竝與上拮据卒瘁相比切說文消盡也淮南

原道訓齒堅於舌而先之敵高注敵盡也傳以敵訓消

消蓋脫落之義惟其是消字故與譙翹嗥為韵若脩脩

舒菴筆一

十五

从攸得聲非同部矣且脩字訓長訓大義尤相反釋文

脩素彫反已從改本然猶知讀脩為消錢少詹定從脩

字與詩傳戾

東山熠燿宵行毛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案說文無螢

字古蓋借熒字為之集韻螢燐火蟲或从熒後漢書靈

帝紀帝與陳畱王協夜步逐熒光行數里字正作熒螢

燐皆後起說文熠燿盛光也燿照也爾雅熒火即燐鬼火

也熒屋下燈燭之光曰熠燿曰燐曰熒皆狀其光之閃

爍耳引淮南熒或語證之甚瑣廣雅景天螢火燐也與

毛公合積血成燐與腐艸為螢正同類非真有鬼也曹

子建不喻斯旨強為辨析疏復引之以糾傳固哉

小雅無羊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旒矣王氏述聞謂上維字訓乃下維字訓與此泥傳以旒旒並列耳案傳云牧人乃夢見人眾相與捕魚是魚乃蔽之借字指其事非指其物都人士匪伊垂之髮則有旒傳云旒揚也箋云旒枝旒揚起也疑此旒字亦當訓揚虛實相當無須異訓

大雅文王疏其年則入戊午部二十四年矣歲在癸丑案凡算術皆外所求乾鑿度所謂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乃年前積數也以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去之餘四百八十算外得甲寅是為入戊午部之弟二十五年自此至魯惠公末年首尾共三百六十五年

舒菽室隨筆

十六

雜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引見下文魯正與此合下既有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之下當脫惠字文而必先言此者緯書依坤殷秣而殷秣以甲寅為元故也以入部年當外如法求得甲寅歲天正甲子冬至聊合於日甲子歲甲寅之說實非元首年天正朔已亥至朔不同日依三統秣七十六歲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文者字疑即下皆歲甲寅日甲子案此文大誤三統術以八十一章為一統積千五百三十九歲無紀部之名此云七十六歲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紀乃四分術黃帝顓頊夏殷非三統術也四分術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每千五百二十歲為一紀如殷術天

紀起甲寅則地紀得甲戌人紀得甲午三紀既周然後復於甲寅為元何云紀首皆歲甲寅乎

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為積日以日行一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案欲知冬至日則當以日餘乘入部年中法除之而得積日欲知天正朔當以章月乘入部年求得積月再求得積日皆六十去之而以所入部命其大餘今但曰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為積日所求者何日所以乘積年者何數乎孔冲遠雖不精算術何至憤憤如此蓋有脫簡

舒菽室隨筆

十七

九百八十九辰歲星在降婁太歲在卯非己未也皇矣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者之憎其式廓傳云二國夏殷也四國四方也者惡也廓大也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語甚詰籥訓者為惡它無所徵疑是釋憎字然惡其式廓意亦不安竊謂二國謂商四國謂周二國四國猶言二分四分所謂三分天下周有其二也史記孔子世家如王四國者當為楷爾雅楷柱也讀為天之所支之支憎當為增孟子士猶茲多人而仕者亦益多口集註云按此則憎當從土此言殷政不綱天下歸周者眾上帝眷顧西土將建立之以益大其土宇也集傳亦以

無然畔援鄭注畔援猶拔扈釋文引韓詩云畔援武強也顏師古漢書注引作畔換云強恣之貌案畔援猶嘖嘖也論語由也嘖鄭注子路之行失於嘖嘖邢疏云今本嘖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書無逸乃逸乃嘖今本作諄辨見段氏異某氏傳曰嘖嘖不恭正義云論語由也嘖嘖則叛嘖嘖與畔援聲義並近與下訢羨相對為文拔扈亦畔援之轉聲箋義本韓較優於毛傳矣卷阿伴與爾游矣箋云伴與自弛縱

之意義亦相因而各有所當周禮地官保氏九數鄭注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盈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筴句股也賈疏云今有重差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又引馬注作今有重

舒蘇室隨筆一

十九

差夕筴釋文亦云夕筴二字非鄭注是鄭注無夕筴馬注無句股今本並有者後人依馬注增入鄭注耳今永樂大典本九章算術缺旁要惟楊輝九章算法詳解句股容方第一問引句股旁要法夕筴則惟秦九韶數學九章第四篇望敵圓營術有其名云以句股求之夕筴入之亦即句股容圓術也重差者重疊測望而知其差也劉徽海島算經序云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低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此即所謂重差也旁要夕筴蓋皆測望中之一事旁要測方夕筴測圓孔奭軒氏以為旁要即西人三角法案釋名云在邊曰旁史記扁鵲倉公傳索隱云方猶邊也要即古焉字孔說殆近之

矣夕筴云者廣雅釋詁云夕衰也王氏疏證引呂氏春秋明理論是正坐於夕室也注云言其室邪夕不正筴者揭也文選謝靈運擬劉楨詩注筴與揭音義同又東京賦薛注揭猶表也蓋樹表而邪望之即劉徽所云低離者也疑重差夕筴古人本以旁要該之其實此三者皆不離於句股後人強為之分析耳錢氏十駕齋養新錄疑夕筴為互乘之譌儀徵阮文達公又以今有為即九章算術中今有術案互乘今有皆算家通法不得另列為一章且不得雜出於旁要重差下也

舒蘇室隨筆一

十九

吳字之誤而各本相承盧氏亦因仍不改何與矢人則雖有疾風弗之能憚矣注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為憚之以威之憚又盧人句兵欲無彈注故書彈或作但鄭司農云但讀為彈丸之彈但為掉也此憚彈二字同義當皆訓為掉商頌不震不動箋不可驚憚也以驚憚訓震動蓋彈憚但動掉皆聲之轉太平御覽二百五十引字林云彈行丸者又併也併使戰動掉彈也併使戰動掉彈者謂兩物相擊使動掉也併蓋同併亦同逆謂使二儀禮既夕禮折橫覆之注云折猶度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簣寧事畢加之壙上以承

抗席禮記雜記獲無符衡實見閒而後折入注云折承  
席也蓋折如木架鄭訓為展又云如牀疑本與展通爾  
雅釋天祭山曰展縣釋文展本或作度又作歧同居委  
居偽二反玉篇尸部度居毀切展同上亦祭山曰展縣  
又立部歧居委切倚也載也抗也正與鄭釋折義合此  
陸說所本也史記梁孝王世家竇太后義格集解引如  
涓曰歧閣不得下索隱引周成雜字歧閣也通俗文云  
高置立歧棚曰歧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與鄭注及  
玉篇相發明然則折當音展而釋文音之設反則誤讀  
折為斫字矣說見卷二又周官考工記玉人注其祈沈以  
馬釋文云小爾雅曰祭山川曰祈沈案爾雅祭山曰展

舒菽室隨筆一

三

縣祭川曰沈浮祈音九委反案今小爾雅無其文且祈  
沈乃二事不得合而為一疑鄭注有脫文而祈即折之  
譌字彼集小爾雅者又據誤文入之段氏懋堂辨小爾  
雅陸氏蓋亦疑其非故引爾雅文以正之而音祈為九  
集委反則固讀為展也折祈二字竝從斤聲祈可讀為展  
則折亦可讀為展矣古支脂二部音最相近說文尸部無展度  
二字立部無歧字疑古但作折在手部度度歧本後起  
或即其重文今折字為妄人移入艸部而折之音義皆  
失向非既夕雜記二篇及鄭注則無復可尋矣  
禮記曲禮禮不辭費鄭注為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  
從之蓋自不妄說人以下皆修身踐言之事此費字與

表記恥費輕實之費同鄭彼注云恥費不為辭費出空  
言也正義云言而不行謂之辭費義正本此朱子謂辭  
達則止不貴於多是以辭為修辭之辭矣  
父母有疾言不惰鄭注憂不在私好情不正之言案言  
不惰當與臨祭不惰之情同論語語之而不惰者皇侃  
疏惰疲懈也侍疾之人精神勞瘁言語應對不可略形  
疲懈傷父母心若不正之言豈待侍疾而戒乎  
喪服小記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  
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案此謂斬衰既虞變服之葛首  
經要帶與齊衰初喪同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喪同  
故凡麻同者皆得以重喪兼輕喪之服鄭注皆者皆上

舒菽室隨筆一

三

二事也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意自明了毛刻注疏本  
誤作麻葛皆兼服之江氏禮記訓義擇言反以麻葛之  
本為是不特於義窒礙且此文又見於閒傳何以通之  
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  
而無忌憚也案時中者無時無事而不得其中孟子譏  
子莫執中無權權即所以用中故言中又言庸至於小  
人者本不知中又烏知所以用中然而變亂白黑自以  
為中庸竊君子之似以為禍於天下此其所以為無忌  
憚也王肅於小人下增一反字義反淺矣  
隱惡揚善即黜幽陟明之意好問好察邇言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所謂眾好必察眾惡必察也舜之大知如

此堯授舜舜授禹所謂允執厥中亦猶此皋陶謨知人則哲湯之言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蓋有天下國家者不過進賢退不肖而已其脩之身也不過好善惡惡而已其大知則在能辨善惡賢不肖於是非真偽形迹疑似之間所謂權也執兩以用中

之道也素隱行怪鄭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徭之徭徭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佹譎玉篇徭字引徭隱行怪蓋即本鄭義集註讀素為索則本漢書藝文志又君子之道費而隱鄭注費猶佹也釋文費一本作拂案皇矣詩四方以無拂箋拂猶佹也然則鄭讀費為拂矣集註訓

舒菽室隨筆一

三

費為用之廣錢氏答問謂費無美佻案招魂晉制犀比費白日些王叔師注費光貌也蓋借費為曠字淮南子墜形訓日之所曠注曠猶照也曠亦作拂廣雅釋詁拂曠也光有廣義故費亦可訓廣朱註非無所本然篇中費字不再見而它書亦無以費贊道者錢氏言是也今合上下文釋之則鄭說為近君子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或僻志山林故為佹譎如巢由之類是賢知之過也道道而行則不素隱不行怪矣半途而廢又愚不肖之不及也依乎中庸惟道是適不見知而不悔其隱也道拂而隱非徭隱也它曰贊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非聖人其

誰與歸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格物致知之事也篤行則兼誠意正心修身成物則齊家治國平天下胥舉之矣二篇之義固相表裏語有詳略爾

大學國治之治陸音直吏反先治其國之治無音岳倦翁謂平聲係使然去聲係自然則格致誠正修齊平又如何分別蓋一字而義有虛實呼之自當有輕重今人口語猶然古人讀虛實字必小異其音後人不得其讀但求之四聲耳莊二十八年公羊傳伐者為客伐者為主解詁云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釋文不能發音故漢經師貴口授

舒菽室隨筆一

三

大戴記公冠成王冠辭使王近于民遠于年年字說苑及太平御覽七百三十六引禮外傳竝作佞年佞一聲之轉春秋襄三十年天王殺遠于佞與上近于民相對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遠于佞與上近于民相對聲近誤為年劉昭續漢志注引遠于佞上別出遠于年又淺人所加

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案此建寅之月也夏小正正月啟蟄蓋古驚蟄節在雨水前立春後雷電不為異繼以雪則異耳劉子政謂既已發則不當復降是也然大都得之冬煖愆陽不伏驟感陰氣搏擊成雷及其既散則化為雨雪以子所親歷如道光十八年除夕雷電明年元旦大雪咸豐九年正月

二十六日雷電二十九日雨雪同治四年正月十一夜  
大雷雨十四日雨雪昔以為異今為常矣劉歆謂三月  
癸酉於秣數春分後一日然則建卯非建寅也以三統  
術攷之周三月壬辰朔無癸酉庚辰四月壬戌朔十一  
日壬申春分十二日癸酉十九日庚辰而經書三月者  
秦州陳宮諭謂隱公元年前實多一閏是也

桓三年左傳藻率鞞杜注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  
也正義引服虔以藻為畫藻率為刷巾是服杜皆以藻  
率為連文案傳文上下竝以一字為一物孔既釋藻為  
纁自不得牽藻率為一說文帥佩巾也或作悅又刷下  
云禮有刷巾與服義合然非謂畫藻於悅也段注辨帥

舒菽室隨筆

三五

悅率同字甚詳而於藻率猶仍服誤

率當所律切釋文音律非

文十八年左傳掩義隱賊疏解為心頑而不則德義之  
經釋文說亦同似非傳意義字當讀如呂刑鴟義姦宄  
之義王氏述聞於立政篇乃三宅無義民云義讀為俄  
說文俄行頃也頃與賓之初筵箋俄傾貌廣雅俄衰也  
古俄義同聲故俄或通作義亦引呂刑文為證此傳掩  
義與隱賊同義正承上文掩賊為藏來則亦當讀為俄  
矣

宣二年左傳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當斟不與案其御  
羊者叔牂也斟不與者說文斟勺也分羹之器也古以  
斟分羹如史記趙世家襄子使廚人操銅料行斟是也因即謂之斟而叔牂不

得與也因叔牂名羊與羊羹之羊相混遂以羊斟二字  
連讀而誤為姓羊名斟然則史記宋世家作其御羊當  
羹不及又為姓羊名羹乎然此誤已久故下文曰君子  
謂羊斟非人也又曰其羊斟之謂乎蓋兩斟字皆後人

妄增鄭眾說皆羊斟為名

昭元年左傳風淫末疾杜注末四支也案素問繆刺論  
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注四末謂四支也樂  
記奮末廣賁管子內業篇氣不通於四末注竝同正義  
引賈氏訓末為首無它證又穀之飛亦為蠱外傳蠱之  
隱穀之飛實生之論衡商蟲篇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  
米饑熱生蠱杜注本其說云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

舒菽室隨筆

三五

蠱正義皆不能為之引證

昭十六年左傳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杜以九字為句  
語頗詰籀服斷字小之難為句解云字養也視杜為優  
正義右杜左服謂字為愛不為養案昭十一年傳使字  
敬叔杜注字養也豈遠忘乎說文字乳也廣雅字生也  
皆有養義愛與養義亦相近

何邵公公羊傳解詁序其勢雖問不得不廣語不可解  
上句疑當作其執難問執與勢古勢字本作難與雖皆  
字形相近而譌執難問者即解詁所謂執不知問也然  
徐彥作疏時已誤

桓十一年公羊傳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孔氏通義釋故為如故是也則字當讀為而則猶釋詞云少遼緩者依違之辭突雖暫立而仍可使出昭雖暫出而仍可使入如是君可不死國可不匹而人亦不得而罪我以是存鄭此公羊氏所謂蔡仲之權也

僖十年公羊傳君嘗訊臣矣釋文出嘗訊二字云音信上問下曰訊是何氏未釋訊字故釋文及之今本解詁中亦有上問下曰訊五字蓋後人所增又文十五年傳荀將而來也釋文出荀將二字云音峻竹篔也將送也而今解詁亦有竹篔及將送也之文蓋類此者多矣隱八年穀梁傳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

舒藝室隨筆一

三五

案上文注云不知為是隱之不爵大夫為是有罪貶去氏族注所謂有罪即此文故字蓋當時有此兩說也故讀如律故犯故殺之故王氏述間以故為承上之辭乃疑其衍字

昭八年穀梁傳艾蘭以為防此句與下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墊一例艾又古通說文作壁治也蘭本作闌漢書成紀元延二年冬大校獵師古曰校以木相貫穿為闌校又司馬相如傳天子校獵師古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是闌為行圍之木柵以防禽獸衝闌亦作蘭三輔黃圖上林苑有上蘭觀蓋畜禽獸之處楊子雲羽獵賦翼乎徐止乎

上蘭班孟堅西都賦遂繞鄠鄠歷上蘭張平子西京賦正壘壁乎上蘭元后傳較獵上蘭字竝作蘭史記漢書蘭引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漢書蘭今作蘭是凡木柵皆名蘭或作蘭今俗竝作欄字也今國語亦有木蘭之名而范注蘭為香草疏又從為之辭

車攻詩毛傳云田者大艾草以為防似已誤解

論語學而首章第一節學不厭也第二節誨不倦也弟三節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也聖人以身體者勉人開宗明義大旨已具注家皆言下學之事而擴而充之上達亦不外乎是矣

舒藝室隨筆一

三五

八佾篇繪事後素集註云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前人議之矣集解引鄭注先分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此本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然似非此章之旨說文絢篆引詩素以為絢兮段注以為許用白受采之義似矣而猶未悟論語之素非謂粉也說文素白致縉也字從叒取其澤致堅緻也謂惟以素為質而加絢則采色分明此則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意也

王孫賈媚竈之問疑亦當在見南子時與子路之意蓋同皆疑夫子急於行道不惜枉己以求合獲罪於天之咎亦即天厭之義與先進篇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案哀十一年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

仲尼曰三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云云而其明年經書春用田賦疑長府之作當在此時季氏志在必爲言之無益而又不可以緘默而已閔子之言婉而有體正與夫子意合故云言必有中有若對哀公年饑用不足之問疑亦在其時

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孔氏解爲偏信一言義殊曲鄭訓片爲半是也廣雅釋詁同集註亦主鄭義半言蓋極言其辭數之少獄謂事之糾結聚訟者子路勇決故刺鐘立斷冰解理釋卽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意非必刑獄之獄也憲問篇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案克伐怨欲也

舒菽室隨筆

三五

欲求也克伐怨欲不行則不伎不求矣子貢結駟連騎而原子攝敝衣冠見之亦所謂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子曰仁則吾不知也蓋卽何足以臧之旨哉

衛靈公篇立則見其參於前也案立當如升車必正立執綏之立參當讀爲驂乘之驂古字本通故乃與下倚衡相應而合夫子答問行之意子路篇答樊遲問仁字意與此同疑彼文仁字

當作行形近而論後見宋人小說亦有論此者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章邢疏引繆協說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吾友戴君望引春秋閔公元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公羊傳譏始不三年以證之深得聖門問

答之意蓋禮壞於國君誠有不可以明言者憲問篇顛孫氏諒陰之問意亦同此

孟子梁惠王篇轉附朝舞注家不詳其處竊以爲朝舞卽轉附皆卽之罘之轉聲也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上泰山刻石乃竝勃海以東過黃陞窮成山登之罘南登琅邪又二十九年始皇東游登之罘刻石遂之琅邪集解引地理志東萊有黃縣睡縣又云之罘山在睡縣正義罘音浮引括地志云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成山在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又云之罘山在海中文登縣古睡縣也又云今兗州東沂州密州卽古琅邪也密州諸城縣東有琅邪臺案睡縣今山東登州府福

舒菽室隨筆

三五

山縣地之罘在其海中成山屬榮成縣海邊在之罘東南琅邪今兗州府沂州地在成山西南始皇自之罘遵海而南至琅邪正與齊景公語合遵海猶言沿海也惟成山在之罘東南史不當先言窮成山後言登之罘疑史文倒置後文三十七年臨浙江上會稽還過吳從江乘渡竝海上自琅邪北至榮成山至之罘此自南而北先至成山後至之罘則成山在琅邪之罘之間其自北而南當先登之罘後窮成山明矣轉與朝字形相近而皆與之字聲相轉附古音入侯部轉入幽部皇矣附與馮侮韻角弓附與木猷屬韻燭乃幽之入聲也又馬聲古人虞部常棣外禦其務左傳作侮是侮有務音與今



讀同而務字實本矛聲故附與罍儻侯幽虞三部相轉為甚近也子虛賦射乎之罍與琅邪音孟諸為韵是讀罍入虞部正與附儻字近也轉附與朝儻形聲皆近疑古本有異文後人不能定遂竝存之耳

畜君何尤之畜疑當讀為勗古同音相借燕燕以勗寡人坊記引作畜勗之為畜猶畜之為勗矣說文勗勉也景公志在游觀而晏子勉以補助所謂責難陳善引君當道者也好君非釋畜君乃謂以善勉君乃正所以忠於君也

齊人伐燕勝之案齊破燕孟子以為宣王時事燕策什燕之舉勸之者儲子將之者章子屬之齊宣與孟子合

舒甄室隨筆一

三

史記於六國表田齊世家皆不書而著之趙世家以為湣王蓋史公以宣王侵威王之年湣王侵宣王之年故說見通鑑於周赧王元年書齊破燕即於是年書齊宣王薨湣王地立蓋破燕實在宣王末年故當時有以為湣王者水經淄水注云營陵城其外郭即獻公所徙臨淄城也世謂之虜城言齊湣王伐燕燕王噲死虜其民實諸郭因以名之此父老傳聞之說未必實事也自太史公時已不能定其事故參差闕略而王白田謂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湣王初年兵彊天下與秦為東西帝故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為宣王以為孟子諱耳案據史記齊湣王與秦為東西

帝在三十六年即依通鑑降十年亦在二十六年不得為初年而史記孟子列傳韓詩外傳言孟子游齊並在宣王時無涉湣王者豈皆後人所改與此所謂截趾以適履者也

公孫丑篇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集註解為專一於理未融趙注云壹志氣閉而為壹也與下蹶者趨者為近壹與噎義通黍離中心如噎疏云噎咽喉蔽塞之名蓋氣有所屈為壹因加口而為飯窰之名漢書賈誼傳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注壹鬱猶拂鬱也是可以證趙注

舒甄室隨筆一

三

滕文公篇兄戴蓋祿萬鍾趙注以為戴食邑於蓋遂無以處蓋大夫王謹閻百詩乃為二人同食邑之說以調停之敬齋古今註解戴蓋為乘軒孟子無此鄙語案蓋是語辭亦約略之辭趙注乃無事自擾皇甫謐高士傳云陳仲子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是不以蓋為食邑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案孟子遊跡至梁為最遠故惠王曰不遠千里而來此遠行蓋將適梁而上云前日於齊則是孟子先齊後梁與史記列傳合矣然尹士譏孟子至齊蓋在威王末宣王初盡心篇有齊宣王欲短喪事則疑即威王之喪也公孫丑齊人故有為期之喪之云

而孟子謂宜告之以孝弟是時孟子猶未見宣王所謂願見而不可得也比由宋適梁居梁不久而惠王卒襄王立其再適齊蓋亦以宣王卑禮來聘之故過薛受餽當在此時觀陳臻前日今日云云可見而自是至齊遂為客卿而仕於齊依通鑑周慎王十五年孟子自梁適齊當在其時

萬章篇舜禹益相去久遠語不可通以上文證之此文相字亦當讀去聲去當為之字之誤遠當作速字形相近而譌孟子每以久與速相對相之久速與下其子之賢不肖皆承上文而約言之

百畝之糞王制糞作分注云分或為糞分與糞聲近而譌管子小匡篇糞除其顛旄國語作班序顛毛班亦分也與頌通用

爾雅釋器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緝周禮地官羽人作十羽為審百審為搏十搏為縛鄭康成孫叔然皆以雅文一羽為非蓋一當作十十當作百百羽當作十縛此自爾雅誤文然羽人之搏即縛之借字其十搏為縛之縛當依爾雅作緝蓋亦誤也箴審同部音近併名流變穆天子傳於是載羽百軍此亦緝之借字注云十羽為箴十縛為緝可證今本之譌俞氏平議云緝通作揮緝之作揮猶鄭公孫揮字子羽然則緝當音許歸反而陸音古本反非也

舒菽室隨筆一

三

釋樂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注家穿鑿字義如繫風捕景竊疑五音之名本象其聲不必拘泥其義重敏五字亦猶如此惟敏經迭三字實互誤當云商謂之經角謂之迭徵謂之敏敏從每聲每從母聲生民詩履帝武敏與祀子止為韻鄭箋釋為拇亦從母聲蓋讀敏如拇與徵同部徵固讀如社蒸互轉也又逸周書太子晉然則重經迭敏柳即宮商角篇溫恭敦敏與改起子韻然則重經迭敏柳即宮商角

徵羽何字義可尋乎或本依五音相生之次大簫謂之言郭注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疏引同引博雅通典引月令章句皆云二十三管賦注同廣雅作二十四管周禮春官小藝文類聚引三禮圖作

舒菽室隨筆一

三

二十四瓠蓋二十四乃倍十二律呂之數疑作二十三者誤也陳氏樂書引蔡邕說亦作二十四案編簫即今排簫也說文云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小師疏引通卦驗亦云形象鳥翼則宜依律呂為長短又楚詞湘君吹參差兮誰思王注參差洞簫也今統云尺四寸無以別聲則不為洞簫當如蔡伯喈說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見通否則須開旁孔矣今排簫見律呂十六管爾雅小者謂之箴也十二律呂加無蠟底無旁孔分陰陽二均左八管自長九寸一分奇至四寸奇右八管自長八寸六分奇至三寸八分奇短者居中長者在邊合於鳳翼之象矣

釋山重甌廉郭注謂山形如累兩甌甌也案釋畜云  
駝駝枝蹄躡善升甌甌即巘之借字西京賦陵重巘獵  
駝駝正作巘下文小山別大山鮮釋名鮮作巘詩公劉  
毛傳云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蓋亦音近相借呂覽獻羔  
小戴記作鮮羔亦其例

釋草薺懷羊郭注未詳釋文薺錢氏答問云類篇  
芋之惡者曰薺疑卽此案如錢說則羊當爲芋古羊字  
與芋釋木瘰木苻婁注謂木病疔偃瘰腫說文瘰病也  
極近釋木瘰木苻婁注謂木病疔偃瘰腫說文瘰病也  
一曰腫癩出也然則婁乃瘰之借字蓋芋魁形醜大如  
瘰瘰故有此名懷字疑當作環環卽瓠字說文瓠之重  
文方言注儂言環瑋也釋木又云抱樹木魁瓠郭注云

舒蕪室隨筆一

垂比葉郭注未詳案垂字本作頽說文艸木華葉象  
形廣韻作𦉳云華葉下縣說文比密也此草必密葉而  
常垂故獨擅此名猶桑之爲桑矣  
權黃華注今謂牛芸草爲黃華華黃葉似菽宿案說文  
芸艸也似目菡葢牛芸似芸故亦冒芸名而芸本香草  
則氣味亦近之矣今俗有名辟汗草亦名草木犀以爲  
其花色黃而香似桂故名其實乃菽藹之轉音耳今金  
呼菽藹爲木犀爾雅翼謂芸蒿莖幹婀娜鄭夾深此草  
菜亦其一證頗似之又經秋則葉背有粉亦與程氏易疇釋艸小記  
之言芸者合蓋芸類不一牛芸其一種也今婦人簪其

落葵一名承露蜀本注云蔓生葉圓如杏葉子似五味  
子生青熟黑據此似卽吳俗所云紫草子者亦名燕終  
疑本作絡譌爲終釋文本猶鷓鴣譌爲鷓鴣也葵本菜  
之總名絡言其蔓繁露者蓋以其子累累如冠上繁露  
終字繁字之從艸蓋後人加之然絡雖譌終而人口相  
傳其音不改遂又爲落葵矣

釋蟲蟻術入耳郭注蚰蚘案考工記卻行注云蟻術之  
屬蟻術蓋名其引申之狀蚰蚘名蟻蚰蚘卽蟻術之轉  
音邢疏謂黃色而細長呼爲吐古是卽水蛭俗所謂馬  
黃者黑者謂乃又云象蜈蚣郝疏云黑色多足邵疏亦

舒蕪室隨筆一

引淮南子之蚰窮爲證則以後文蝦馬蟻者當之矣馬  
蟻亦能卻行而狀殊不類惟云入耳則似是蓋年深屋  
壁皆有之時墮几席若蛭能入人足無由入耳也馬蟻  
吾鄉謂之嚙蟻蟲而郝云名蚰蚘蓋方俗異呼吳俗又  
呼蝸牛之無殼者爲蚰蚘則又蟻蚰之轉音矣釋文蟻  
朱反  
蝦馬蟻注馬調蚰案說文引明堂月令腐蚰爲調呂氏  
春秋作蚰此卽莊子夔憐蚰之蚰釋文引司馬調蚰蚰  
一聲之轉蝦蟇蚰亦聲相近淮南子謂昌羊去蚤蝨而  
來蚰窮其實此蟲不必在昌蒲根凡艸根皆有之故古  
人謂腐艸所化今驗屋壁陰溼處亦往往而有并不必

由腐艸也其在水中橋柱及木杙中者長至尺餘此昔人所未言矣死則屈如環戰國策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蓋指此然吳俗呼蜈蚣為百脚則名與形皆相混也

蜺縊女注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案此蟲當秋後作繭吐絲自懸非死也久之乃化蜚蝶之類飛去蓋亦蠶之一類然如蝓蠶蜈蚣皆如此不知何以獨擅此名蜺疑即親之異文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云即繭字是也古本繭字

釋獸威夷長脊而泥王氏述間云四牡正義以倭遲為長遠是威夷長貌案說文豸獸長脊豸然有所司古字殺形即此文的解泥與昵同蓋狎近之古人體物惟

肖如此郭注云少才力誤解泥字耳

釋畜犬生三獾玉篇犬部廣雅一東獾字竝訓犬生三子與爾雅同釋文音子公反是所見本無異而玉篇獾字下亦訓犬生三字則傳本之誤說文獾犬吠聲廣韻十四賄獾下訓同集韻類錢氏荅問乃謂爾雅獾當為

獾直以說文無獾字故反以誤本為是然經典字說文闕者多矣不能執許書一一改之也篇韻又有獾字亦訓犬生三字其皆

形近而 譌明矣

舒菽室隨筆卷一

舒菽室隨筆卷二

南匯張文虎孟彪

說文上部分溥也从二闕方聲嚴氏校議云凡言闕者轉寫斷爛校者加闕字記之錢氏斟詮云央字下云从夫大人也央旁同意則此字从人矣案二說皆是也旁字在上下二文閒从方者四方也从人者天上地下人在中也故云央旁同意然則旁字義許書元未闕

亦謂之祀

舒菽室隨筆二

祀祀祀祖也案文本爾雅段氏注云祀謂新廟祀謂毀廟皆祖也連引之是也類篇引此文作祀鬼祖也祀鬼異部而聲相近疑祀即祭法去墀為鬼之鬼祀其本字鬼其借字也

三部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數凡三之屬皆从三式古文三从弋案實無从三之字而特立一部者明天地人道各有其極也玉篇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正與此解相發其凡三之屬皆从三七字疑後人增無部可歸亦無从此字偏旁而獨立一部者

王部璽瓊玉也瓊赤玉也段注改赤為亦謂倘是赤玉當廁璽瓊二篆閒固是願上下諸文皆云玉也何以此

獨云亦玉嚴氏校議及桂氏義證以說文無瓊篆謂瓊即瓊字之譌而此文亦玉乃奎字誤分似矣然廣雅玉篇廣韻皆有瓊字晉書輿服志云九嬪佩采瓊初學記引晉服制亦云婕妤佩采瓊安知非說文本有瓊篆而傳本失之嚴又引宋書禮志及御覽引尚書舊傳之采瓊為證案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張騫傳並有采來之文來蓋奎之本字見卷後人加王即此奎瓊字疑奎瓊及瓊皆采玉故以類相次今失瓊篆而瓊下采字誤為赤遂致議者之紛紛

舒菽事舉二

引也續漢書文士傳應劭字仲瑗漢官儀劉寬碑文心雕龍竝同然則瑗字从爰以義兼聲  
玎齊太公子伋諡曰玎公段謂古音丁公之讀與凡丁音異案廣韻下平聲十三耕中莖切下收玎字引許氏此文與段說合玉篇玎字注引此文在都廷切下又引諡法義不克義上蓋曰玎又竹耕切是有兩讀今逸周書諡法解作述義不悌悌字疑誤曰丁史記正義論例及齊太公世家正義引諡法竝作述義不克曰丁是丁玎同字非美諡也呂伋之名見於顧命昭三年左傳丁公與太公竝音釋文丁字無其述義不克無可攷齊世家丁公子乙公子癸公自以行次為號自周以來不聞

它有諡玎者都廷竹耕二切本類隔非有二義爾雅釋天太歲在丁曰強圍月在丁曰圍白虎通丁者強也與述義不克之說適相反諡法解多有後人增竄者未可為據廣韻丁齊太公子伋諡丁  
玎部班从玎刀案疑當云从玎分省聲寫本脫爛耳周禮大宰九式八曰匪頒之式鄭司農云頒讀為班布之班謂班瑞也支部攷分也今通作頒蓋聲義皆从分  
中部央菌央地葦叢生田中案爾雅釋草茵芝郭注芝一歲三華瑞草茵芝二字疑即菌央之譌芝菌同類央與篆文苙形近玉篇作圈央圈與困形聲皆近景純好奇故有一歲三華之說

舒菽事舉三

艸部菽菜也似藿案上文藿篆說解云未之少也則菽亦豆類草蟲詩言采其菽正義引陸疏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菽可作羹亦可生食六書故引項安世曰今之野豌豆也莖葉華實皆似豌豆而小莢可菹蜀人謂之小巢菜豌豆謂之大巢也據項說與許解陸疏正相發明藿與藿同雖豆葉之總名見廣雅而許云未之少則專屬豌豆陸疏云小豆又云小豆又藿豆為安豆而呼豌豆為小安安豌豆近謂之小豌豆而大豌豆為大豌豆豌豆莖葉結角與藿豆無二但藿而圓微有藥氣野豌豆花葉實竝同豌豆但莢小如眉又蔓生為異野岸往往見之故爾雅有垂水之名其實不必近水也項說以豌豆為大巢野豌豆為小巢段

注引之刪去莖葉以下十三字小巢以下六字徑以野  
豌豆為大巢菜非項意也義證於此注又引爾雅柱夫  
搖車郭注搖車蔓生細葉紫華可食今呼翹搖車為證  
郝氏爾雅義疏亦以案翹搖即詩邛有旨苕之苕也正  
翹搖為野豌豆非也  
義引陸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謂之苕首故  
其莖柔弱易動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者或地南北異史  
茗饒皆狀其花引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似蒺藜而  
記趙世家正義引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似蒺藜而  
作蔓似登豆而細引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似蒺藜而  
青此又云莖葉綠當有誤趙世家可生食味如小豆藿  
正義引作其華細綠色亦非也  
也味字依趙世今驗翹搖葉頗似豌豆色深綠而不作  
蔓花如荷甚麗有紅紫白三種紅紫多白者少故鄉人  
或謂之荷花草我鄉謂之饒搖其莖葉可鬻食亦可為

舒菽室隨筆二

菹子如蒺藜隔歲下種春初萌芽三月間作花夏初翻  
根和溝泥積之以培田此與野豌豆迥不同蘇文忠集  
詠元修菜引云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其詩云彼美君  
家菜鋪田綠背背豆莢圓且小槐身細而豐種之秋雨  
後擢秀繖霜中欲花而未剪一如青蟲又云春盡苗  
葉老耕翻烟雨叢潤隨甘澤化暖作青泥融始終不我  
負力與糞壤同此正以翹搖為巢菜巢與苕翹搖皆  
聲相近而不言其為大巢小巢若野豌豆為小巢則此  
為大巢而與項說以豌豆為大巢者又不合又野豌豆  
有蔓無莖而陸疏項說皆兼言莖葉翹搖無蔓而郭注  
云蔓生則亦混翹搖野豌豆為一物矣

考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芎案方言于大也鄭注尚書  
大傳朱于同檀弓于則于疏亦訓廣大是于本有大義  
故凡从于聲之字如訃吁字皆訓大笙之大者為竿張  
目大視為吁而詩君子攸芋毛傳亦訓為大則芎之从  
亏固不必旁借吁嗟注驚駭之義矣又芎从亏芎从亏  
疑皆兼象形

詩須從也段注詩須為雙聲詩從為疊韻案詩須非雙  
聲蓋須從之誤

菹艸木不生也一曰茅芽案玉篇菹子習切茅芽也又  
草木生兒蓋本許書此文不字當即木字之譌衍義證  
謂執當從執即經典菹字然取部輒種也从壘取持亟

舒菽室隨筆二

種之詩曰我執黍稷則經典菹字許書自作執菹為持  
種菹為草木生非一字也  
斲斲也从斤斲斲折篆文斲从手案出即重中中音徹  
古音與斲同部是會意兼諧聲也不入斤部而入艸部  
者義重在斲斲也折字段云唐後人妄增九經字樣云  
說文作斲隸書作折類篇集韻皆云隸從手則折非篆  
文明矣案段說是也折本古戾字當在手部从手斤聲  
見卷一 隸書省出作丰非以為从手後世以形近混為折  
妄人遂移手部之折於艸部斲之下以為重文而注  
云篆文斲試問斲字已是篆文其籀文則作斲从艸在  
欠中何得復有篆文乎然自此已後折字不復歸本部

音義皆失而凡从折聲之字如逝誓哲諸字皆从折  
諸字古音并其篆文而改之甚矣隸書之為禍於篆也  
在祭部 王篇折部 折字是希馬向見許書元文其手部折下注士  
文不出折字是希馬向見許書元文其手部折下注士  
列切此孫強輩所增

菽詩曰倉鬱及菴案幽詩六月倉鬱及奠七月烹葵及  
菽毛傳鬱棗屬奠奠也鬱奠為一類葵菽為一類古  
人屬辭自有體又奠與菽古音同部爾雅菴乃山韭非  
鬱之倫六月非倉韭之時菴菽異部不能相叶邢疏引  
以為韓詩未可為據楚金本無此六字蓋鼎臣所增  
歸齊實也案爾雅紅龍古其大者歸注云俗呼紅草為  
龍鼓語轉耳今俗又轉為龍骨又莖齊實注云齊子味甘玉篇

舒蘇室隨筆二

六

歸大龍古也莖齊實也廣韻六脂歸龍古大者曰歸  
五旨 八微歸馬蓼似蓼而大也陶注本又六脂莖齊實  
也七歌歸非齊實齊實是莖顯而易見蓋釋草此二文  
相連許書歸莖二篆亦相連而傳本歸下失說解又失  
莖篆遂以莖下說解系之歸篆自二徐時已誤楚金固  
疑之矣郝疏謂許氏所見本異蓋謂今本說文必無脫  
誤耳

八部余語之舒也案爾雅釋詁余身也邢疏引舍人曰  
余謙卑之身也孫炎曰余舒遲之身也此二義正與我  
篆解施身自謂相對俛余者氣舒而下俛我者氣急而  
倨子與余同鄭注觀禮云余子古今字故舒字从子

牛部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嚴據集韻韻會尤韵  
侷字皆云侷或作件謂件當作侷案如此則與羊祥也  
馬怒也武也一例段刪大牲以下七字改為事也理也  
固可通不如嚴說之允人部侷齊等也牛畜之大者郊  
特牲春秋屢書郊牛禮之大者民以倉為天牛資農耕  
事之大者凡事理皆先其大者而後以次差等之故云  
侷事理也侷字从牟牟牛鳴也亦以義兼聲

將牛白魯也案犗將皆牛白魯又同部聲近疑本一字  
廣韻云出字林則是後人竄入許書

南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而也段云从古  
文冬省也冬取完固之意類篇引作从舟省桂云案周

舒蘇室隨筆二

七

正作舟舟本从舟則作从舟省是案云取其四周而則  
从冬無義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蓋舟  
周古或相借桂說是

物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案物猶事也  
部首釋牛字云件事理也則物字从牛之義可知乃云  
數起牽牛反為迂曲玉篇云凡生天地之間皆謂物也  
事也類也疑本許氏元文

告部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  
僮牛之告段云牛口未見告義字形無木告義未累案  
从口从牛者用牛以告天也論語曰敢用玄牡敢昭告  
於皇皇上帝此乃告字本義僮牛者郊特牲記祭天用

續是也若角箸橫木則其字當作枯魯頌所謂福衡毛傳云設牛角以福之者也古人或段借告字爲之此說解疑有脫文遂以段借之義爲本義互來段氏之糾至淺人習聞告天之說又以告字本義移之枯字因復撰爲桎以告地謬附許書周禮音義不察而采之段氏又不察而據以補說解此爲治絲而夢之矣

譽急告之甚也段注元應說譽與酷音義皆同案風俗通引尚書大傳云譽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譽然若酒之芬香也譽考雙聲同部當有所本芬香義亦與酷近疑元應說出此

舒菽室隨筆二

口部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案下文命使也从口从令口部令發號也从口王篇名號也名命令更相爲義竊謂名字本从口从令省亦聲从令省者从口也口者信也从口从口者所謂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篆文口與夕形豪釐之誤增會爲夕冥其說甚陋蓋後人所妄竄非許書也

台說也案漢書王莽傳書曰舜讓于德不台後書班固傳注文選典引注引同史記五帝紀作舜讓於德不憚

不台憚行台字集解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怡憚也

索隱云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怡卽憚也段氏尙書撰異據史記自序虞舜不台又曰諸呂不台謂今文尙書本作不台太史公以故訓之字更之作不憚案許此

文訓台爲說心部怡訓和也字義微異後人混之不台不說也不說者猶言無喜色也段謂不爲百姓所說則不台上須加民字且與上下文不合

吝恨惜也从口文聲易曰以往吝段云此字蓋从口文會意非文聲案从口文蓋取文過之義玉篇引論語改過不吝文見晚出古文仲思之詰論語無此句凡吝於改過者必文飾之也是部遴篆下亦引易曰以往遴則字又作遴遴難行也廣雅遴澀也漢書王莽傳性實齋遴澀齋與難行義相因遴聲在眞部文聲在諳部故段云文非聲

舒菽室隨筆二

九


步部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偏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律秣書名五星爲五步案文當云从步戌亦聲蓋會意兼形聲也步秣者察中星以定四時必於初昏又察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以定大歲亦於初昏初昏者日加戌歲星同次則亦加戌故字從戌許云越歷二十八宿宣偏陰陽十二月一次言簡義明諸家紛紛泛引皆失其指又許意專主木星律秣九字疑後人妄增

此部詣竄也闕案詣竄連語說解竄上疑脫詣字非以竄釋詣也闕者闕其从叩之義義證與不入叩部而入此部之故蓋傳本爛脫後人不敢以意補故注闕字以存疑段謂竄也二字許說匹後後人所補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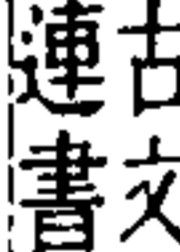
齒部齟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齟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齟从齒从匕段謂其字从匕匕變也古音如貨據大戴記本命篇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男八女七引元應書十一舊音羌貴切古讀如繫案段說是也匕古化字化毀聲之轉詩七月流火今吳言毀齒之毀如旭倨火與葦韻切亦其轉音猶呼幃如于呼貴如倨也淺人不悟齟字之从匕乃坳會說解七歲而齟之文改篆文从七豈齟齒專屬女子邪玉篇齟又謹初靳二切蓋所見本已誤元應書五又引舊音作差貴切則羌差形近而譌齟口張齒見从齒只聲玉篇引與今本同文選登徒子好色賦注及韻會引作張口見齒未知孰為元文徐音

舒菽筆隨筆二

研爾切與只聲不合蓋本作从口从八會意非从只聲篇韻竝有齟字音魚蹇切釋云齒露疑即齟之異文而彼从彥聲與研爾切合矣  
牙部牙牡齒也各本及篇韻皆同牙門牙也其形單故云牡齒亦云奇牙齒在兩邊其形中陷故古文作象形凡幼時生齒先生門牙故萌芽字从牙牙旗牙門之類蓋亦取其當門之義騎篆解云虎牙也段注今俗謂門齒為虎牙引大招淮南奇牙之文為證是矣於此文乃因石刻九經字據誤牡為壯反據之以詆各本作牡之非辟矣牙與齒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惟隱元年左氏傳皮革齒牙疏云頰上大齒謂之牙此孔氏誤之

谷部谷口上阿也案上阿謂穹然而在上猶屋棟之下謂之阿也今謂上阿為上腭  
古部古从十口識前言者也段云識前言者口也至於十則展轉因襲是為自古在昔矣案說解簡奧段乃從為之辭竊謂古从一所謂惟初太始道立於一也从一上下通也从口傳說之也此三義非臆說仍許氏文也十部十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一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案一為以下不類許書疑後人所增竊謂十从一者數之始从一所以貫之所謂九變復貫  
言部言和說而諍也案論語鄉黨篇孔注言言中正兒也和說而諍即無犯無隱之意故曰中正从門會意从

舒菽筆隨筆二

言省亦聲非从門聲也  
諫舖旋促也辭詮云言日至舖而旋促之此促速字案諫字廣雅云督促也玉篇云從也廣韻云飾也從與旋促近飾與舖近疑篇韻皆有譌脫是部速古文作與諫義近錢說似是然則伐木詩以速諸父之速宜從此菽部菽同也从廿廿段云廿二十并也二十人皆竦手是為同也案菽字古文作蓋取重奴之義菽敬之菽並从疑篆文本作菽上廿省筆作廿古文上廿蓋亦不連書家變通之避  
晨部晨早昧爽也从日从辰辰時也辰亦聲夙夕為夙日辰為晨皆同意案上曰篆說解云又手也从匕三嚴

當作从日者謂將起而操作文亦古晨乃昧爽當將旦之時說文謂夜將旦雞鳴時也辰時也爾雅釋天大辰房星也大火謂之大辰周語農祥晨正韋注云農祥房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正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天將明農早作此晨字从日从辰之義亦即農字从晨之義說解辰時也三字及夙夕十一字疑後人增

鼠  
革部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革古文革从三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案革字有二義一為革疾一為皮革古文廿正象鳥振翅疾飛十蓋从十省十部十鳥飛也詩斯干如鳥斯革傳革翼也六月織

舒藝室隨筆二

文鳥章傳錯革鳥為章也春官司常鳥隼為旗爾雅釋天錯革鳥為旗邢疏引孫炎云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又引鄭志荅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於部旗下亦云錯革鳥於上隼正急疾之鳥疑古文革疾之革祇作丫其从日形則為以手去毛會意而借丫為獸皮之象形是為皮革之革篆文省曰為口又從而連之作口為今革字其又引申為更革之革者說解云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蓋皮以毛為用今去其毛而別為用是為更革也許於篆文就文為解不及革疾之義而於古文以三十解羊則从日又何說邪羽部翔也如鳥斯

高部敲三足鎡也案此即采蘋詩維錡及釜之錡彼釋文云錡三足釜也方言鎡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注云錡三腳釜也知敲即錡之異文支奇同部門部鬩恆訟也詩曰兄弟鬩于牆案鬩謂嫌隙之微者若小兒相鬥故从兒會意許云恆訟者猶言常有之事也

又部變老也从又从灾闕案許列變字於父字之下當是从父非从又以不立父部故以類附此玉篇別立父在又部蓋所見其篆宜作窆从灾之義不可攷矣姑以本許書已誤意說之六者交覆突屋老者所安居也耳部耿字解云耳箸頰也蓋以火象人頰魚字燕字从火象其尾非取火義鼠字从白象其首非取

舒藝室隨筆二

日義它疑此亦象年老頰垂从父者家所尊也韻會引有灾者衰惡也五字此妄人所增元應從為之辭其義鄙矣  
段重文段譚長說如此案段玉篇作段疑傳寫誤華山廟碑書假作假孔羨碑作假景北海碑陰書假作假韓勅兩側題名作瑕孔羨碑假作假景君銘作假孔宙碑書假作假皆可與譚長說相證又漢書王子侯表康侯康侯澤地理志琅邪郡屬作零段師古音工下反史記作零殷亦與段形近而譚是段字固有从巨从彳者惟从彳則乃誤字耳  
爻古文習案易兌大象傳君子以朋友講習蓋志同術

行同方故从習从一一者道也其所習也

支部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案去竹之枝不可解

竹部箇竹枚也六書故引唐本今或作个半竹也段注

據補重文个象引大射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注皆云个

猶枚也為證然則此解去當作个枝當作枚文宜云个

半竹之枚也从手持半竹

敲持去也案竹部箸飯敲也是敲即今飯箸通俗文云

以箸取物曰敲則轉實義為虛義猶以漆箸物即曰漆

也敲音去奇切今俗呼箸曰快即其轉聲持去之義不

可解去疑夾字之誤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

不用挾鄭注挾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挾提釋文云挾

舒毓室隨筆一

古

字林作筴云箸也是箸又名挾或作筴古或借夾字為

之形近譌為去也以持夾訓敲猶以以箸取物訓敲也

玉篇云敲今作不正之敲蓋敲音正知切與敲形聲俱

近而譌此語蓋後人所增非希馬本文

聿部聿聿飾也从聿从彡俗謂以書好為聿案从彡者

文飾之意此津潤及談論津津之津隸書變彡為彡

碑書須作頂今俗遂混為津渡字津渡字本作津

多從之是其證 聿部殿擊聲也桂云擊聲者所謂呼殿案秋官朝士帥

其屬而以鞭呼蓋即鳴鞭肅眾之意許以擊聲訓殿而

今以為宮殿字蓋段借也宮殿字疑本作壁廣雅堂堊

壁也玉篇壁堂也廣韻壁堂基漢碑多有書殿作壁者

然頗雜出史記漢書皆作殿則久假不歸矣許書土部

宜有壁字而今失之校議據御覽百七十五引說文殿

瓜字广部廣字解皆有殿字謂殿象下當有一日云云

案御覽所引未定是許氏元文至說解容有通用字未

據可為

寸部將帥也从寸牆省聲案手部有𠂔字从手月聲訓

扶也此變手从𠂔𠂔即肘字肘即手也將字宜為𠂔之

重文至牆字當為从酉从將省聲今云將字从牆省聲

未敢信從

皮部𠂔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為省聲案尸象皮裂

之形从又會意象無為字形為省聲三字疑衍

舒毓室隨筆二

十五

作教荆也段注支字云支

用部用可施行也从卜中案中字从口無作用者疑本

从𠂔𠂔今才字木之始生也亦通作材材所以用也从

儿象材旁達之形从卜者旁求之義才者人之用卜

用與由聲轉義通今說文佚由字而有粵粵即粵不之

粵艸木萌芽之義與才字義近玉篇由字在用部詩大

小戴記左傳論語孟子荀子呂覽淮南楚詞諸注及廣

雅小爾雅皆云由用也是由與用同義疑用即由之倒

文用即粵之倒粵未出地然則从卜之說亦贅衍

甫男子之美稱也从用父案甫从父有長義惟有才者

可以長人亦惟長人者能施用也故冠而字則甫為

成人之始也

鼻部鼻引氣自昇也从自昇案昇必至切疑从自昇下脫亦聲二字

羽部翕起也段云翕从合者鳥將起必斂翼也案詩翕河喬嶽箋翕引也又載翕其舌箋翕猶引也引與起義相近子虛賦翕呷萃蔡漢書注引張揖云翕呷衣張起也論語翕如也鄭注變動之貌皆與許義相發明

佳部雉雄雉鳴也案許於雉篆訓雄雉鳴於鸞訓雌雉鳴證之小雅之朝雉邶風之有鸞稿無疑義與毛傳亦合鄭注月令雉雉鳴也雖統言之然下引詩云雉之朝雉向求其雌則亦明以雉為雄雉鳴潘岳賦雉鸞鸞而

舒... 舒...

去

朝雉浮薄之士不足與論訓詁且安知非兼言其雌雄相應段反據之以為鸞雉無分雌雄而譏毛公為望文生義是其信毛許不如其信潘岳也

雁身也从佳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案人聲瘖聲皆後世方音真侵蒸不分而增會之蓋許氏元文佚矣月令季冬之月征鳥厲疾注云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疑雁字本从疾省疾者取其疾速亦革鳥之意疾有二義一狀其疾飛也惟从雁省雁體大而飛高鷹似之此會意非諧聲雁身也从佳从人尸聲案从人从尸疑皆象其飛之行列

卂部亦戾也从卂火案非者羊以角相抵也篆當作非从卂从北北部北非也蓋北即古背字段以為从兆非也玉篇正作非

羊部羸羊子也从羊照省聲義證云照省聲者後人亂之當云从火月令注羊火畜也周禮羊人屬夏官案天官庖人注亦云羊屬司馬火也又儀禮少牢饋食禮注引尚書傳曰羊屬火桂說信矣獨施之於羊子者夏小正傳曰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或曰從安頁蕤之例从火象其跪乳

舒... 舒...

七

受部叡進取也从受古聲設籀文叡案古聲太遠籀文从及从彡从曰衛風伯也執及為王前驅許書及篆下亦云旅賁以前驅彡者爪之變文亦說也曰者冒之省曰部冒冢取也最犯而取也皆从曰與進取義合乃會意字篆文从受从冒小變之漢隸無从古者古聲之說蓋許書失真後人竄改古文設疑亦後人所增

冎部冎骨肉相似也从冎小聲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此上九字疑後人所增案冎从小者謂具體而微也以義兼聲冎骨聞冎冎冎冎也冎从冎省一曰骨無冎也案篆文徒作冎孰知其為从冎者華山亭碑綏民校尉熊君碑竝作冎韻會云冎一作冎其所本也蓋字本从冎从骨省書家又省作冎失其意轉賴隸書正之刀部初銛也从刀和然後利从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

也案刀者所以割禾利人者莫如禾割禾非以自私同之於人天下之大利故曰和然後利益未有不和而能利者也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利物者不自私而公之人者也

其利斷金左傳曰師克在和和其和也其義也即其利也反是則為害矣  
初裂也从刀从彙彙刻割也案刻割與剝義相因而微有別昭十二年左傳君命剝圭以為鉞秘此正用刻割義杜注以破字代剝字是但用裂義未洽幽風剝棗毛傳剝擊也蓋謂剝棗者擊其樹此因事為文非以擊訓剝不然則剝瓜又可云擊乎蓋剝有盡取之義見孔氏

舒執室隨筆二

六

戴記剝瓜剝棗皆盡取之故繫辭傳曰物不可以終盡補注剝也疑傳寫誤義證裂繪餘也疑傳寫誤義證云當作列是也列分解也

初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一曰止也勑古文利如此案未篆說解云味也六月滋味也語亦當有脫文

此是一義又云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此一義此文云可裁斷但當用木老重枝葉之義若物成有滋味不可云裁斷疑是許書从未下可裁斷上有爛文而後人妄補之也抑又有疑焉本書未篆下無它重文即从未聲諸篆下亦無左旁作未之古文漢碑隸書未字無作未者其書制字或作制或作制或作制或作制亦無作利者玉篇無利字但作制又出古文制是利字

之在許書尙可疑而說解从未之云亦未定其不誤也玉篇所出古文制左旁从止而莫攷其義以此文一曰正也推之疑本作未从止而止者有所止也而者舟也制法度者法度也周詳審慎使必止於是而無過不及是為制也从刀所以斷之然則此古文勑左旁疑亦从止从而又多三者蓋文飾之

罰舉之小者从刀罰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案此字疑从网从言从刀网者法罔也言字从辛辛亦舉也非取罵詈之義刀者刀布非刀刃之刀呂荆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又云墨碎疑赦其罰百鍰劓碎疑赦其罰惟倍劓碎疑赦其罰倍差宮碎疑赦其罰六百鍰

舒執室隨筆二

五

大碎疑赦其罰千鍰是也宜入网部而今入刀部乃為持刀罵詈之說果許書本文耶

肉部肉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案角魚並从刀角象肉角魚象魚頭各肖其形而頗相似當云角與魚相似然疑非許氏元文乃後人所增今又衍一刀字豈魚字專屬刀魚耶  
牂角長兒从角月聲讀若粗牂段云牂字衍案疑當作讀若麤粗古音魚模與陽唐每相出入如駟讀如奘迎讀如御莽有姥音亾有無音之類从月聲而讀若粗亦其例也又凡从月之字多有長大義如壯將牂諸字是也引申之為粗

竹部筭長六寸所以計秣數者从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案竹其物也廿其事也从王者天地人三才一上下通也續漢律秣志云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筭數之事生矣此可證筭字从王之義非从弄也常弄之說恐又後人所增

算數也从竹具案从竹从廿與筭同从目即數目也云从具亦未然

青部青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案青者青石也从生取東方生氣之義亦兼聲青石而从丹者段氏所謂青丹白丹黑丹皆曰丹也

舒菽室隨筆二

子

說見丹部腹字下

靜審也从青爭聲案靜字从爭以相反為義靜則不爭矣商頌假假無言時靡有爭箋以為心平性和此靜之義也許訓審也玉篇玉篇訓謀也悉也廣韻訓安也謀也和也息也皆由靜而引申之所謂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也靜字古書每與靖通用許書立部靖立靜也

井部井字義亦近井部荆罰臯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案井字古借為阱字見卷一从井从刀謂人自陷於刑也

臯部臯長味也从臯臯省聲詩曰實覃實吁案此象疑經後人改竄許書當作臯从肉臯肉亦聲肉部肉艸木實丞肉肉然讀若調从肉之義正與長味協按下突下

本竝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導从道聲道从首聲調从周聲同部聲近象文譌肉為鹵而俗人狃於後世音讀遂有从臯省聲之說土虞記注古文禱為導益禱導一替之轉

木部梲椶椶木也案椶下云積也爾雅椶積郭注云腫節可以為杖大雅其椶其椶毛傳椶積也釋文引陸疏云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北山經號山其下多桐椶注云椶積木腫節中杖又中次十二龜山其上多扶竹注云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名之扶老竹然則柳也椶也椶也積也扶老也邛竹也實一物而其種稍異耳柳椶聲相近椶積聲之轉扶老之名以其中杖也在竹木之間故亦謂之竹邛者其所出之地遂又造為邛

舒菽室隨筆二

子

字或本名邛竹地以木名不可得而攷矣椶木也从木虍聲案下椶象云木也以其皮裏松脂疑可為獨从木虍聲重文椶蓋椶椶二字互誤此椶字當為椶从木虍聲下椶字當為椶从木虍聲段本已椶椶聲之轉又轉為華俗作椶見段椶椶形近而譌史記秦本紀椶里疾譌為椶里疾是也玉篇以椶為惡木而於椶下出重文椶云同上則所見本說文已誤椶椶味稔棗案四字文見爾雅椶作還稔作椶郭注云還味短味釋文云還字林作椶是陸所見本說文無椶字據郭注以短味釋還味則還非木名不得加木作椶後人依字林補許書目大廣益會玉篇於椶字注椶味

稔棗於稔字注爾雅曰還味稔棗略無辨別蓋皆非希  
馮元本 又案還無短義郭注未必然文選吳都賦丹  
橘餘甘注引薛瑩異物志曰餘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  
之味苦後口中更甘疑所謂還味者當如此說文無稔  
字則作稔為是

榆白粉案此以粉之白者為榆也詩東門之粉毛傳云  
粉乃於白字斷句義與毛同詩疏引孫炎曰或以榆為  
白粉者誤也蓋即指許書段注依爾雅以榆白連文以  
合毛傳許書無此文法且如段說則當解於粉案下云  
白榆也此非許義當兩存之篇韻皆云榆白粉也粉白

舒藝室隨筆一

榆也蓋亦首施於毛許閒史記封禪書集解亦引張晏曰粉白榆也  
杲酸果也从木甘闕案杲既酸果何以从甘言部謀字  
古文从母以此推之疑古杲字本从母作棗或作母訖  
如每讀母與柑梅之梅形聲竝近故後人或以梅當母而  
棗又以形近譌為杲  
根木株也从木艮聲案說卦艮為足艮止也止古趾字  
根从艮似非徒取諧聲  
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  
上案一在上為上在下為下本末字皆从一會意何嫌  
何疑六書故引唐本本字从丁末字从土末可信段氏  
从之徑改篆文作本末殆於不可

挺一枚也段注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案枚榦也案  
枚與個音絕遠何得云相近蓋音相近三字當在榦也  
下謂榦個聲相轉也古元歌二部每相出入爾雅據小  
之榦孟字殺人以挺與刀趙注挺杖也謂一榦也當作  
之榦不案許書殺人以挺與刀趙注挺杖也謂一榦也當作  
榦則通條有直義榦亦謂之挺此又引申之義桂說  
似未得其意

材木挺也案此亦謂木之挺直非挺杖之挺可知挺篆  
下說解枚字非杖之誤  
梲角械也从木卻聲一曰木下白也案此六字疑當在  
上文杳案下彼解云冥也从日在木下古从日从白之

舒藝室隨筆二

字每互見白即日光也見卷三玉篇柳角械也一曰木也  
集韻亦云一曰木名然其引說文則與今本同  
櫛櫛閒子也案文選遊天台山賦注櫛窗閒子也又江  
文通雜體詩注櫛窗閒孔也是子即孔  
桐門櫛也从木困聲案桐闔異物古書或相亂玉篇桐  
門櫛也闔門限也廣韻桐櫛弋門櫛闔門限也截然不  
同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闔西闔外鄭注闔門闔此闔為  
門限不誤曲禮外言不入於櫛內言不出於櫛注櫛門  
限也此櫛乃闔之誤史記循吏列傳楚王惡楚俗庫車  
孫叔敖使高其櫛其為門限可知此櫛亦當作闔張釋  
之馮唐列傳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

索隱云此郭門之梱也漢書闕作闕韋昭又誤梱為闕

許書無闕字但有梱字闕字

梱木閑从木且聲側加切獨山莫君友芝得唐寫本說

文木部殘卷起梱止棊中頗有勝今本者今坳箸之此

切下彼多莊余一切案集韻九魚有此音

槍唐寫本此篆次櫪榭後與玉篇合

鍵限門也段依文選南都賦注引及老子釋文改為距

門也與唐本合此後唐寫本

櫪編樹木也从木从册册亦聲樹字段依篇韻改豎與

唐本及元應書十四引合楚金本及韻會引皆無亦字

案鼎正象編豎木之形故云亦聲段刪之非也唐本作

从刪省聲莫君據唐韻集韻櫪有所晏切一音又舉櫪

字从刪省聲所晏切為證則亦可通

池落也从木也聲讀若他池爾切唐本作讀若池力支

切案他字誤作池是也段依趙凡夫鈔本作力支切與

籛音合

梘木帳也从木屋聲唐本作屋亦聲案此說文帷幄字

天官幕人注四合象宮室曰幄釋名幄屋也以帛依板

施之形如屋也从屋乃義兼聲故云亦聲二徐刪亦字

非是周本紀有火上復于下

枉牀前橫木也唐本無木字與篇韻合

經唐本大欄篆後

牀安身之坐者唐本作安身之坐也小徐坐上衍几字

文不成義段注強為之說玉篇牀部作身所安也初學

記御覽引作身之安也皆無几字

枕臥所薦首者玉篇作臥頭所薦也唐本作臥頭薦也

蓋脫所字

檟又曰大椀也大椀楚金本作木枕唐本同莫君據玉

篇檟又小椀也左傳公將為之檟釋文檟椀也本書椀

椀檟也漢書高紀為椀應劭曰小椀也今謂之檟楊王

孫傳注檟小椀也謂大椀乃小椀之誤案廣韻檟函也

又曰小椀正與玉篇合椀椀聲近而誤再譌為枕又誤

小為大莫說是

梳理髮也唐本作理髮者是

拾胡甲切唐本江洽切

栢一曰徒土葦齊人語也唐本作齊語讀若駭莫君云

方言雷東齊謂之裡郭音駭蓋本說文

栢未耑也唐本作耑木也與齊民要術引合玉篇亦

同栢非耑今本蓋脫木字

椴種樓也一曰燒麥栢椴从木役聲與辟切唐本下卦

胡昊二切案玉篇椴胡的切又胡革切集韻入聲二十

一麥下革切二十二昔營隻切又荆狄切竝有椴字又

去聲十五卦胡卦切與唐本合廣韻無椴字惟二十一

麥下革切有焮字注云燒麥蓋即椴字之誤燒麥下當



有脫文玉篇投陶竈函說文作投無燒麥義

杙木也唐本無此篆案許訓木也則杙杙其又一義不

當廁此玉篇列桔柞二文間云木名可染張引上林賦

杙疑許書本與木類同列後人因杙杙之文而移杙就

杙惜唐本前半卷已缺不可攷矣

柳拂也从木加聲古牙切唐本工亞切一音加案工亞

切則為梳柳之柳廣韻去聲四十禡作架云亦作柳禮

記曰不同梳柳二徐本蓋失一音

梢木參交以枝炊奠者也從木省聲讀若驪駕所綆切

集韻去聲四十禡居迥切收梢字云木參交以枝炊奠

者李舟說案此是讀梢如駕也省聲與駕絕遠若省有

舒菽寧隴筆二

駕音則古音無據甚矣蓋李舟之誤而波及集韻也竊

疑此讀若驪駕四字當是柳篆下說解正與唐本工亞

切合錯簡在此遂僅存古牙切一音矣抑又審之玉篇

木部杙梢柞三字同思漬切訓肉几也集韻去聲五寘

出此三字與玉篇同廣韻但出然則此三字同音同義

以大徐音攷之灑灑皆所綺切灑山豉切灑所智切

音皆相近疑驪駕之灑古或讀如灑許讀梢如驪非讀

梢如駕也段氏以為省聲麗聲清支二部合韻此又無

以處杙柞二字蓋古从麗之字多或从徒徒灑或作

徒灑或作灑灑或作灑

思并切仍收梢字此則从省本音

栝也唐本作一臚也案匚部臚小栝也疑此當作大

臚也互文爾大字壞為一後人以其不可通而刪之

匡籀文栝唐本匡作臚與楚金本合韻會

料勺也从木从斗唐本斗下有聲字與楚金本合韻會

杓料柄也从木从勺唐本勺下有聲字與楚金本合韻會

同引

櫛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施不窮也从木晶聲唐本

作刻木為雲雷象施不窮从木晶聲亦聲楚金本有亦

字廣韻引此文雲雷下有之字

櫛徒果切唐本他果切與廣韻合楚金禿頗切同

櫛槌之橫者也關西謂之櫛唐本櫛作櫛說解櫛字亦

舒菽寧隴筆二

作櫛案櫛即櫛字之譌櫛方言廣雅竝作櫛唐本似合

然許書自有櫛篆與此櫛字迥別櫛次槌持二文後以

類相連唐本失櫛篆而櫛次槌後蓋誤合二字為一

櫛所以几器从木廣聲一曰帷屏風之屬唐本几器下

帷下竝有也字玉篇作所以支器一曰帷橫屏風之屬

案几支聲義竝近帷橫即帷幌疑今本說解脫橫字唐

本橫誤為也

暴舉倉者段本以意增所以二字唐本作舉倉者也則

所以字不必增

櫛唐本缺

機唐本缺

杼機之持緯者从木子聲大東詩正義引作機持緯者也唐本及元應書十五引竝同案滕篆云機持經者榘篆云機持繪者疑此篆亦止作機持緯者段本刪也字乃引書人所增杼即後世梭字大東釋文引說文也字見玉疑古讀杼如舒方音流轉魚模之字往往變入歌麻也如車華牙唐本說解末有一曰柝削木五字柝疑振字之譌集韻去聲四十碼振下引廣雅柝謂之滕本之廣雅脫誤作杼謂疑當是滕篆下錯簡在此而削木下尚有脫文

舒菽室隨筆二

賦竝假借複字集韻榘房六切機持繪者蓋即用許書文玉篇木部亦用許文而刊本譌繪為繪段注謂繪為會字之譌引季敬姜語持交之柎以為證不知廣韻此注云織榘卷繪者蓋繪是帛之總名謂已織過者亦用軸卷之以漸而成匹王叔師賦勝復回轉蓋持經持繪皆用軸大東詩以便展卷故云回轉其義顯然若季敬姜所謂持交不失出入不絕者乃廣雅所云經梳謂之杓也疏證備矣核狀如籒尊从木亥聲古哀切唐本工才工亥二切楚金本籒尊下多之形也三字案上云狀則下不必言形疑衍唐本亦無此三字集韻平聲十六略同

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玉篇引作一曰竹木之車曰棧詩曰有棧之車案棧車別是一義當如玉篇集韻上聲二十六產引與今唐本棧次桂篆後非

下一曰剡多果初委二切

槩唐本作概

楸之弋切唐本多又特切與集韻逸職切一音同

拔楸也唐本此篆次前楸篆後案集韻入聲八勿拂拔

連文引說文擊禾連柳也類篇柳字下莫君據此疑此文當

有一曰擊禾連柳也七字故與把楸為類二徐失之故

移就楸次竊以此莫君回護唐本過也許書例以弟一

舒菽室隨筆二

義類次果有一曰七字則為別一義亦當依今本之次且楸杷楸枹柳柳六篆相次枹當次柳柳二篆閒柳下既云擊禾連柳也則枹下止當依柳例云柳也一曰楸也不必復出擊禾字亦不當錯出楸後然則唐本誤寫爾又案方言僉自關而西謂之楸或謂之柳齊楚江淮之間謂之枹或謂之枹集韻類篇枹下亦引之蓋連柳系於枹上故亦謂之楸枹枹枹聲近相轉疑枹即枹之重文因枹篆不與枹柳相次故又出擊禾連柳也五字而唐本今本皆佚之矣椎唐本誤作椎柎木杖也唐本柎次枹篆後與段本所移合木作大與

韻會及元應書十六引合

屎隻柄也从木尸聲女履切唐本丑利切與楚金敕雅切同又柅屎或从木尼聲唐本作屎或从尼案竹部篋收絲者也从竹夔聲今俗省作篋各本皆如此廣雅玉篇竝同廣韻六至作篋更誤重文柅玉篇作屎

柅樂也从木昏聲一曰矢柅築弦處唐本彙作隱云一曰矢頭也案釋名矢其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也云矢柅築弦處者築擣也儀禮既夕記注云築實其中堅之金滕釋文云築謂築其根蓋張弓引滿矢頭抵弓背之一點其根著弦處如築之也唐本疑脫誤  
某博某唐本作簿某也案博當作簿唐本誤从彡旁然

舒菽室隨筆二

可見是簿之譌

槽畜獸之會器唐本作獸會器也案畜字衍獸當為豔即畜字集韻六豪財勞切引作畜之會器而影宋本畜下又衍獸字

桶木方受六升唐本作木方器也受十六升段疑當作方斛受六斗義證及廣雅疏證引竝作木方受六斗案月令仲春之月角斗甬鄭注甬今斛也呂氏春秋淮南子甬竝作桶廣雅云方斛謂之桶是桶即斛甬其假借字斛十斗而云六升字形相近而譌唐本十字不誤而仍衍六字

樂象鼓鞀木虞也段云鞀當作鞀案爾雅釋文引作象

鼓鞀之形木其虞也鞀字亦誤唐本與釋文同鞀作鞀符段說

枹擊鼓杖也唐本杖作柄與文選曲水詩序注元應書三十四引合

柷樂也唐本作柷樂器也次樂象後蓋誤寫柷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為節韻會引楚金本作樂也木音工用柷聲音為享唐本作樂木柷也工用柷止音為節段氏桂氏竝據有誓傳謂空當作柷與唐本合楚金本雖有誤字而工用柷三字與唐本同皆與風俗通引樂記合疑是許書元文鼎臣見楚金本音亂故以意改之案爾雅云所以鼓柷謂之止者其柷自以止為義

舒菽室隨筆二

而白虎通云柷始也故終也故段氏欲改所以止音為以止作音竊意今俗樂發音小頓起板有頭板底板中又有響板古用柷亦如此臯陶謨曰合止柷故合者合人聲與樂聲也止者其節也一篇有一篇之節一章有一章之節一句有一句之節乃至曼聲則一字有一字之節節者合終始而言之也白虎通引又一說云笙柷鼓簫琴塤鐘磬柷在東方東方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是止即作也無煩改字此文當以唐本為正槩自剡切唐本自斂才冉才敢三切  
檄二尺書玉篇廣韻集韻類篇史記索隱元應書十引竝同唐本亦同惟檄作檄後書光武紀注引作尺二寸

其文亦異韻會所據楚金本亦作尺二寸疑即依章懷

改也

藜車歷錄東文也唐本文作交毛本亦與集韻類篇韻

譜同嚴據小戎疏兩言文章歷錄是孔冲遠所見本作

文是也

極驢上負也从木及聲或讀若急案但云驢上負不辭

篇韻竝云驢上負版疑此也字當作版字之誤也極急

皆从及聲或字疑衍唐本無

榻大車柅唐本作大車軛也與玉篇合

榻盛膏器从木高聲讀若過案玉篇榻車缸盛膏者又

車部榻車盛膏器亦作榻廣韻平聲八戈同是盛膏器

舒菽室隨筆二

上當有車字集韻八戈亦同廣韻而去聲三十九過引

說文與今本同榻本盛膏以滑轂其義取過故史記孟

子荀卿列傳炙轂過髡即借過字代之其用專屬之車

不得但云盛膏器蓋車字傳寫失也音部過度也本音

古禾切讀若過三字不誤段刪之非

柳馬柱一曰堅也四段刪此案篇韻皆云繫馬柱宜有繫

字而集韻亦無之唐本作馬柱也一曰堅堅疑堅誤本柱

堅作取部豎豎段改立也豎柱音義竝近意謂凡柱皆得

相可射鼠唐本作可以射鼠也與玉篇合

欄山行所乘者唐本作也又澤行乘軛唐本軛作軛

韻譜引作輶案輶兵車也此寫誤玉篇輶字同輶之

為輶猶遠遁之為遠巡也見史記

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唐本無者字與御覽引合

榷舟權也唐本權作權

校木囚也古孝切唐本作木田也下校切楚金通釋以

為木缶誤不可攷案漢書司馬相如傳師古注云校獵

者以木相貫總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莫君據此

以為田字是竊謂如莫說則田當為母字之譌母即以

木相貫之貫字文當云母木也誤倒作木母又以形近

譌為田於是為囚為缶為成馬矣

柅削木札樸也从木火聲陳楚謂積為柅唐本作削木

柅也與元應書十八引合又十六引案柅木皮也作樸

舒菽室隨筆二

誤宋俗本誤柅柅俗本誤柅蓋篆文宋音活本切止

爭一畫桂氏云積當作積固是然積亦非柅也韻會引

楚金本作陳楚謂之柅柅段改從之勝鼎臣本

樛从木雋聲春秋傳曰越敗吳於樛李案樛从雋聲讀

如醉此古音諄脂二部同入互轉之例義證斟詮皆謂

宜从雋聲未聞載籍有作樛李者唐本於作于與楚金

本合

打撞也唐本打篆在椽前撞作撞與段改合

椽椽也唐本作椽木也

嶽商書曰若頭木之有嶽唐本嶽作由與今本尚書

合今說文無由字而有从又重文譌在梓下與楚金本

同

秤从木从平平亦聲蒲兵切唐本無平亦二字防柄切案篇韻皆平去兩收

拉折木也唐本作折木聲

樗衰斫也春秋傳曰山木不槎唐本作邪斫也春秋國語曰山不樗梓案此足正各本之誤玉篇云國語山不

槎槩蓋所見本說文未誤

柢斫也讀若爾雅納無前足之豹唐本下有一曰絡三字玉篇柢說文五滑切斫也一曰給也絡給二字疑皆有誤

檣春秋傳曰檣柢唐本作春秋傳檣柢也

斫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楚金本斤下衍聲字唐本作从木斤一曰折

楸側鳩切唐本又迥側溝二切廣韻亦平上兩收玉篇又迥側九二切疑側九即側鳩之譌

椴椴木薪也胡本切唐本下短切

椴椴木未斫也唐本斫作斫

椴春秋傳曰椴部薦榦唐本下有者字案昭二十五年左傳唯是椴柎所以藉榦者疑當有所以二字

椴以木有所逼束也詩曰夏而輻衡唐本逼作迫曰作云案許書無逼象

葉椴也唐本椴作椴與桂說合

標積火燎之也周禮以標燎祠司中司命从木从火酉

聲余救切唐本作積木與篇韻五經文字六書故韻會

合集韻上聲四十四有亦作積木去聲四十九宥誤作

積火與今本同唐本周禮下有曰字末云音酉案周禮

大宗伯釋文音羊九詩械樸釋文音弋九是經典多讀

上聲唐本是也徐音余救切非重文禋柴祭天神或从

示唐本作禋柴祭天神之名疑誤

休息止也唐本息止倒

械一曰持也唐本無此四字

杼从木从手手亦聲唐本無下从字末有讀若丑三字

杼足械也唐本下有所以質地四字

楛手械也唐本下有所以告天四字案質地告天二句

竝與周禮釋文御覽六百四十四引合蓋當時有此增

竈之本二徐本竝無之是也說見古沃切唐本作古屋

切

樨樨槩指也唐本樨作押韻會引繫傳以木柎十指

押乃柎之俗字作樨誤段本改之矣

槩唐本槩後次槍槍後次閑云止也从木距門胡閒

切楚金本亦有之毛刻本刊補於部末槩後案閑字

已見門部此乃後人所增鼎臣刪之是

柎以藏虎兇唐本作可以盛虎兇又古文柎唐本下

有从口二字之誤

棺所以掩尸唐本尸作屍是

概士與概唐本與作昇

樵祥歲切唐本作慧息芮切案玉篇為綴才芮二切又音歲是有息芮切

楊楊桀也春秋傳曰楊而書之案楊與桀義通見卷疑

說解以桀訓楊衍一楊字耳段據韻會引及趙凡夫鈔

本近刻五音韻譜改為楊桀不如兩存之楊而書之文

見地官泉府非春秋傳唐本作周禮是

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五經文字

引作从鳥在木上段據之改象為梟而刪說解頭字案

鳥象鳥之首身翅尾象其足梟字本从木从鳥今作

梟者乃書家省筆非謂以鳥為鳥頭也說解从鳥二字

為句頭在木上為句元應書十一二十三引作冬至日鳥

頭在木上殊不成文理然可見舊本有頭字不可刪也

廣韻引此文與今本同惟日至上多故字此字與梟

音義竝同義取縣頭於木故系木部遂以名其鳥非其

鳥本名梟也讀書者顧名思義知古人垂戒深矣

棊唐本次楷下棊上

彘部彘籀文案隸變若字从口乃本籀文

桑蠶所食葉木从彘木案彘本象葉重沓之貌桑以葉

重故从彘象形若與桑亦古魚唐二部相合之證

出部生艸木安生也案安讀如安一男子之安安生謂

得土即生不擇地也

艸部索艸有莖葉可作繩索从艸糸杜林說艸亦朱

字案艸字宜句謂索亦艸名也因其莖葉可作繩索即

名之為索亦如惡鳥宜梟磔即名之為梟也離騷索胡

繩之繩纒王叔師云胡繩香艸也因其可為繩索故名

胡繩索亦胡繩之類洪補注楚詞杜林七字疑當在部

首艸下有此說亦

口部困故廬也从木在口中案木在口中枝幹不能條

達而困云故廬者猶言身不能出閭巷也

囹譯也从口化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囹讀若譌

段云譯疑當作誘案譯疑譌字之誤譌鄂古通魯語於

是乎設弄鄂以實廟庖韋注鄂柞格所以誤獸也囹讀

如譌譌者所以誤之也囹誤譌一聲之轉

貝部賢多才也案賢能之賢古本作啟後世借賢為啟

而啟字遂廢矣賢字次賄財貨賄資賄賑諸篆之後於

賢能義不類故段注改為多財也然財才古通用

邑部絕詩曰即有郈家室案楚金本詩曰上有臣錯曰

三字是繫傳文鼎臣竄入說解書中凡此類不少

絕重文幽从山从豕豕闕案从豕闕者豕不得其聲義所

从也豕部豕云幽从此闕語正相應豕豕字从此闕豕

部凡豕之屬皆从豕闕貝部質从所闕斤部从二斤闕

語皆相應校議以為闕字後人所注非也豕字玉篇火

類切不知所本鼎臣音伯貧切轉因幽字之音而附會之又音呼關切則火類之轉耳

從从邑旬聲讀若泓段云泓疑當作淵案泓旬聲絕遠淵與泓形亦不似疑泓乃洙字之譌郁洵同音國語無洵涕借洵為洙字莊子田子方篇今女恍然有洵目之志列子黃帝篇同釋文洵謂眩也蓋旬聲玄聲古音相近如絢从旬聲而讀許掾切是也玄字隸變或作弓孫叔敖碑祝陸碑書絃為紉洙之誤洙蓋非無徵矣

舒欵室隨筆卷二

舒欵室隨筆卷二

舒欵室隨筆卷三

南匯張文虎孟彪

日部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案實滿也太陽之精不虧正釋實字之義此與月下訓闕也相對為文彼月而食則維其常言月本有盈闕也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言太陽之精不當有虧也

昂晨也从日在甲上案日在甲上猶言日在甲位甲位東北方日加寅時故為早也

馨星無雲也斟詮云星當作姓姚氏姬傳說同楚金本作星無雲暫見也則又案史記封禪書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不以為姓字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曠盥有黃雲蓋曷曠盥補孝武本

舒欵室隨筆三

紀作晏溫漢書郊祀志同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字為晏段注於晏象下晏天清也亦與無雲義近引史漢此文而解為氤氳是也蓋曠馨同字而單文則為無雲為清濟其連盥字為文則為氤氳氳氳者和合之氣乃與下黃雲義洽

麤不久也案易隨大傳君子以嚮晦入冥息嚮字疑當作此麤字

羃眾微妙也从日中視絲案如許義則杪當作秒蓋眇之借字玉篇作微妙也

於部旗錯革畫鳥其上段云畫字妄人所增是也案爾雅云錯革鳥曰旗錯者雜也所謂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也古已有希繡小雅云織文身章則是織作而如鄭注周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游禮則以畫績蓋皆可用故云錯

舒菽室隨筆三

為冥是其證也

晶部壘一曰象形从○古○復注中故與日同○壘古文

壘案據說解則象形从○者作○壘其古文則當依古○

復注中作○壘日部○壘明部○壘部壘所謂與日同也

壘楊雄說以為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宐乃行之从晶

宐案从晶宐者晶精光也晶無不照宐無不當故詩以

為震壘字改从晶者雷之省

月部脰明也从月頁聲案既醉詩及爾雅釋言並作朗

玉篇月部朗亦作脰脰古文疑許書脰下亦當有朗脰

二文今本失之

有部有宐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月字有倉之案有之

義从月蓋取月始見天下皆知也日有倉之又其引申之義

夕部夷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夷省聲案天下休舍無

義下疑子字之譌夜蓋宮掖之掖故云天子休舍謂夕

所休日夜猶謂晨所泣曰朝从大古附大字省者蓋書

家省之以結體自專以為晨夜字故借从手之掖以當

之掖持臂也

本扶掖字

毋轉臥也从夕尸臥有節也案右旁已疑本作己似尸

而曲象人曲剝側臥之形所謂寢不尸臥字尸字以為

从尸後人失之

舒菽室隨筆三

戰栗案楚金本古文作籀籀文作𠂔从三肉故桌籀

文作𠂔籀籀文作𠂔亦並从三肉其例易明鼎臣以𠂔

从𠂔故改為古文其實肉與𠂔之古文肉形近因肉譌

為肉再譌為𠂔遂有徐巡之郢說說長好異義而誤采

之夫木至西方何為戰栗宰我之鑿夫子斥之矣無施

於此段氏謂桌字隸變作栗竊取古文从西之意然則

桌字無从𠂔之古文何為亦作栗乎蓋皆因肉肉形近

而謬趨簡易好古者勿倂古可也

𠂔部𠂔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案人部仔克也周頌佛

時仔肩毛傳仔肩克也是克與肩互訓𠂔从𠂔與高同

意或本从高省𠂔象人肩物之形肩也下當有象形二



字象屋下刻木之形乃別一義當在古文亦下亦从上亦高也上亦古从亦與彖同彖刻木象象也此其義矣

禾部米从木从夨省夨象其穗案从夨省三字蓋衍文當云从木夨象其穗段并刪下夨字則象其穗者何邪米部竊盜自中出曰竊从穴从米尙廿皆聲廿古文疾尙古文僕案尙廿不同部豈得兩諧其聲蓋非許義廿當作卅从艸省爾雅釋蟲姑蜚強蚌方言作強羊郭注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尙蟲也義兼聲从穴从卅會意盜自中出者猶言火生於木書家誤寫卅作廿許解又缺尙廿十二字皆後人妄增

舒義事類三

四

宀部寘康也从宀良聲音良又力康切康下脫良段本已補案許書但有讀若某無云音者此音良又力康切明是鼎臣之文毛本譌又為久段遂以為當作讀若良久亦太疏矣楚金但有力康切卻引吳都賦所謂聊寘之野今檢彼賦云相與騰躍乎莽貫之野又云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垆當由誤記

寡从宀从頒頒分賦也故為少案徒取分賦从宀何謂恐非許文蒙謂貧寡字皆从分貧从貝貝財也財分則貧寡从頁頁首也屋中人也人分則居者寡宛屈艸自覆也案屈艸之義不見上輿象解云从宀舛聲艸部舛本从舛疑此文艸乃舛之譌當屬輿下因輿

宛互訓錯簡在此而舛又譌為艸遂不可通

宕過也一日洞屋从宀礪省聲案去易存石孰知為礪聲疑本作从宀石會意洞屋者石通迥似屋者也通迥則可徑過穀梁傳長翟兄弟三人佚宕中國是也

穴部窞深也一日窞突从穴从火从求省楚金本作从求省聲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案求聲絕遠形亦太疏篇韻竝作窞疑本从又又手也突者窞下進火處故从又

深疑探之譌探與禪聲近故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蓋突即古探字突自窞門非高出屋上之突突今謂今許書突篆下無窞突義此一日窞突四字當屬彼廣雅釋

舒義事類三

五

突犬從穴中暫出也从犬在穴中一日滑也楚金本下有匪突也三字案疑當作滑突也滑突鄭武公名今俗猶有此語亦作胡突不知當時作何義又疑此下當有一日窞突四字說見上

窞入峽刺穴謂之窞案今醫以指甲切定穴處納鍼俗作掐或云當從手部擊字云指按也不知古自有窞字

疒部疒小腹病从疒肘省聲陟柳切段引小雅我心憂傷怒焉如擣案毛傳擣心疾也擣猶易林云胸春非小腹痛玉篇疒心腹病也呂氏春秋云身盡疒腫今呂書

也疒疒形近而譌則疒是小腹脹小字與立心形近譌為心宜以說文正之詩擣字釋文云本或作擣韓詩

作疔益壽之壞文非其義許書疔篆次疔腹腫也癰也滿二

文閒自是腹病

腫小腫也一日族彙案族彙桓六年左傳作族彙釋文

引說文云族瘰皮肥也許書無此文亦無瘰二字陸

誤記耳肥非畜病蓋瘰之譌玉篇瘰非同字也玉篇云瘰

瘰皮膚病天官內饗豕昏眊而交睫腥注腥當為星聲

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案肉部腥肉中小息肉正與

故易蓋即所謂瘰瘰亦即族彙也族彙二合音即座字

蠶音見集韻

疑即禮運獸不狘之狘彼注云驚走也玉篇狘獸走貌

疔狂走也段引公羊傳忮字注忮者狂也以釋之案疔

舒菽室隨筆三

六

篆文朮戊戌三字形聲竝近洪範五行傳禦聽於忱攸

注忱讀曰獸不狘之狘漢書武紀注忱音如戌亥之戌

說文無忱狘二字或借疔字為之

曰部冒重文圖趙凡夫云从囚誤當从古文目作圖案

囚亦目也目部省古文作尚正借囚為目字網疑从罟

省隸書网或作罟又省米作小省罟作囚网部罟下引

詩罟入其阻今商頌省作采箋云采冒也冒入其險阻

是罟冒同義

最犯而取也案楚金本作犯取也臣錯曰犯而取也今

本說解有而字是亦鼎臣依錯補之犯取正合殿最之

義殿者護後最者突前段欲改殿最為殿最未然

兩部兩平也从廿五行之數二十分爲一辰兩兩平也

案五行謂五行家也辰者十二辰每辰十分兩之則二

十分十二辰得二百四十分以比二十四銖爲一兩一

歲二十四氣每氣得十分也兩兩平也疑兩兩互倒此

重釋兩爲平之義云兩者陰陽五行之氣消長適平也

即兩下云平分意

网部罟周行也从网米聲詩曰罟入其阻楚金本作周

也案周蓋冒之譌鼎臣又因周而加行字矣夫周行何

爲而从网乎今詩罟作采蓋省文猶古文罟字省作罟

鄭箋訓采爲冒釋文引許書云冒也正與鄭合毛傳訓

深也亦與鄭冒入其險阻意相因罟从网者猶言觸网

舒菽室隨筆三

七

亦冒義也段氏改罟篆說解爲网也而刪詩曰六字又

以詩采字爲突而謂采爲鄭君所易未敢服膺

而部覈實也考事實而采邀遮其辭得實曰覈據後

漢和紀文選長笛賦注元應書七又十二引作考事實

也云此文今本誤倒是也玉篇注亦作考事實張士俊

誤作文當以考事實也句而采邀遮句其辭得實句而

采邀遮所謂鉤鉅之術矣

白部白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又

自古文白案从入合二之說以解古文可也今篆文竝

不从二則不可以通竊謂白者日光也莊子人閒世虛

室生白釋文引崔云白者日光所照也漢書賈誼傳注

白晝白日也言白者言不陰晦也又魏豹傳注白駒謂  
日景也古書以明訓白者甚多是白與明義同其字从  
一者上下通也从日者凡光所照皆日也日出東方而  
而照於西謂白為西方之色義亦可通

人部倩人字从人青聲東齊謂之倩案但云人字非  
解字體韻會引作人美字也猶缺略顏注漢書朱邑傳  
云倩士之美稱也其義始備文部彥下云美士有文人  
所言也疑此文本亦作美士也傳者或譌或衍爾荀彘  
字奉倩粲鮮好貌名字相配倩義可知頤人傳轉以巧  
非倩本義  
故計不取

份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彬古文份从

舒欵室隨筆三

八

林林者从焚省聲楚金本無林者二字案此解穴襍  
从焚亦迂謬林有眾盛之義三者文飾也疑彬本从三  
林會意林者六字皆後人妄增

儻何也段云當作儻回是也莊子田子方儻儻然不趨  
釋文引李云儻儻舒閒之貌楚辭惜誓固儻回而不息  
注云儻回運轉也蓋俗書回作回說文無  
儻字因譌為何王  
篇儻疾也何也皆非儻義亦後人竄入

倥逸周書曰朕實不明以倥伯父段云倥當為溷之假  
借案溷與本典解故問伯父之問聲亦相近疑彼文亦  
本溷字也倥與椀皆胡本切倥之假為溷猶椀之或為  
椀也

臥部臥休也从人臣取其伏也二徐本同惟韻會引作  
伏也段據以改訂案諸葛武侯為臥龍又曰伏龍臥伏  
同義然玉篇但云眠也息也廣韻集韻引說文並同今  
本亦同御覽引疑取其伏也四字後人所增若許書本訓伏  
也亦不當有此四字

身部躬也象人之身从人厂聲聲字疑衍篆本象形  
从厂會意从人亦聲釋詁朕余躬身也杜注德九年  
左傳本此郭  
注今人亦自呼為身案蜀志張飛傳飛據水斷橋瞋目  
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此所謂自呼為身也从厂者即  
我篆解所云施音義並  
同厂身自謂也韻會引楚金本作从  
申省聲非許義

舒欵室隨筆三

九

衣部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段解二人  
為一貴一賤近陋孫氏淵如謂二人當為二L古文肱  
字亦未盡案疑此字本象形人象領人象兩袖左右襟  
相掩及裾下眾之形桂說亦  
已近之其次於人部後者衣以蔽  
形人所急也

老部考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案如  
說解从人毛匕則篆當依寒字例上匕中畫略向右曲  
中从匕乃段本作表注云本从毛匕長毛之末筆非中  
有人字此因韻會無人字而附會之耳即如其說長毛  
之末筆則尾當向右不當向左作匕而右邊別多一  
劃詮本篆形竟作表則更不成字矣此部惟藁字从老

其耆者考耆考孝八字皆省从尹許自敘特以考  
老二字釋轉注蓋耆者諸字雖省从尹而實皆以老為  
義偶舉考老以例其餘亦以二字同部尤親切耳段氏  
承戴氏東原之指以考老互訓為轉注則六書缺一  
矣向持此論未敢自信讀曾文正公荅朱太學書意與  
余合又推之聲孳畫眉茸筋稽橐寤重履飲鹽弦西諸  
部皆如此所論尤精塙私喜有所印證均識於此  
者老人面凍黎若垢案鄭注儀禮孫叔然注爾雅皆如  
此說殆以句垢同音而塙會之於是舍人又有色赤黑  
如狗之云益荒謬矣竊謂句即狗字狗曲脊也玉部玖  
句脊之句是  
借句為狗字當以年老背偻為義詩言黃髮飴背方

舒執室隨筆三

言云陳究之會曰耆鮒是謂背曲脊如鮒也

為段本誤刻作耆  
解作从勿不誤老人行才相逮从老省易省行象案  
勿象曲躬行後人失其解謂从易省耳當作从老省勿  
象行段本改易為勿是矣而改行象為象形似可不必  
尺部尺尺所以指尺段云當作片指  
尺猶標目也規渠事也从尸从  
乙乙所識也案疑古尺如今之規兩股可開合今亦謂  
之旋尺  
尺乃象形今木工營造尺亦縱橫兩股但不能開合耳  
舟部舠船行不安也从舟从則省讀若兀案从則無義  
且去月存刀孰知其為从則省邪玉篇有舠字云播舟  
集韻類篇竝以為舠之重文疑字本作舠聲義竝从兀  
篆文兀詰屈與勿形近爛文成舠後人強說之非許書

元本廣韻反以舠為俗字謬矣今以舠為會不容刀之  
刀又其後起

兄部競競也从二兄二兄競意从丰聲讀若矜一曰競  
敬也楚金本無一曰五字玉篇兄部競競競戒慎也說  
文云競也競同上見說文案詰部詰競言也競即今彊  
競字  
語也此競字仍訓競是乃競之重文而已且如競訓為  
競則當云从二丰丰象艸生  
散亂之貌从競省聲競本从言从  
口即如从言何  
為特立兄部而以爲从二兄乎競字屢見經典而今本  
說文無之蓋此即其字而其訓義與其从拜从祝之解  
已佚後人妄以競義竄補夫競自從言从二人競自从  
拜从二兄絕不相涉乃因其下半字體相似而牽合其

舒執室隨筆三

義豈許書元文乎玉篇以競為競同字得之矣惟說文

曰競也五字不當注競下蓋亦後人所增  
秃無髮也从儿上象禾粟之形案秃蓋秀之反禾部諱  
秀無說故此亦略之秃人伏禾中之說廣韻謂出文字  
音義非許氏文  
欠部秃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案人倦則欠  
伸欲臥及其覺亦欠伸而起此主覺言故云張口气悟  
悟即寤字  
頁部頁頭也从頁从儿古文頭首如此凡頁之屬皆从  
頁頁者頭首字也對詮云末六字後人所加段本刪之  
案疑古文頭首如此六字亦錯簡當在首部韻字下

順理也从頁川案理者面目顏色之治如玉之有理字  
尹旁達也與下貶聯為類楚金本川下有聲字是  
頤面前岳岳也案面前岳岳蓋狀其面兒偉岸段注引  
山從人面起為證微特失許義并失太白詩意  
顯味前也从頁景聲讀若味案前字與上面前義同蓋  
言其面目蒙昧从部景水流也于筆切聲義絕遠顧命  
王乃洮頹水漢書律秣志引頹作沫水部沫洒面也頹  
古文沫疑此篆亦當从灃誤作景耳洒面與蒙味義相  
反古文入水部从水頁會意讀同沫小篆入頁部从頁  
水讀若味音同而義別也段改水部頹為頹而於此文  
釋為味味當前引論語正牆面為說未然

舒鼓事隱三

十三

三部彭清飾也从彡青聲段云形不入彡部彭不入青  
部者錯見也案形義在丹从彡聲彭義在彡从青聲形  
必以丹而彭不必以青故不曰青飾而曰清飾且若彭  
入青部則與彤同音矣  
色部艷色艷如也从色弗聲論語曰色艷如也案此解  
疑傳寫誤玉篇艷說文曰色艷如也孟子曰曾西艷然  
不悅  
山部嶽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案之所以三字衍文韻  
會引無玉篇云王者巡狩所至之山  
广部庀屋牝瓦下一曰維綱也从广閱省聲讀若環集  
韻類篇引竝作屋北瓦下北亦牝之譌玉篇作屋牝瓦

下也廣韻作屋牝瓦名案庀从广為義非瓦名牝瓦之  
者卷下即牝瓦算符今有一人三日為牝也牝也九章  
人二日為牝瓦七十六枚蓋牝瓦之功也牝瓦下不在  
用功多故以三日抵牝瓦一日之功  
牝瓦下也爾雅釋宮屋上薄謂之甍郭注屋管竹部管  
在瓦之下甍上是牝瓦下即管管急就篇作柀顏注柀  
屋棧也即庀之譌疑 六書故云椽上必設管然後安瓦  
然則即櫛聯矣桂云庀當从戈聲後人以環戈音異改  
為从閱省聲是也閱亦从戈聲木元歌互轉之理又案  
纒韋注纒繞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引作還也還環聲義  
並同說文無纒字蓋即以環字當之此解維綱字疑綱  
亦當作纒義  
益與櫛聯近  
慮屋階中會也案屋階中會者蓋謂歷階而上值堂外

舒鼓事隱三

十三

深檐屋所覆處以其向明故謂之慮古東西兩階賓主  
至中而相見故曰屋階中會楚金云會者其中階相向  
處是也段以長石居中兩邊鬪合者當之恐非  
丸部丩圓也傾仄而轉者从反仄案傾仄而轉者如今  
丸藥者旋轉敲仄而成圓也商頌松柏丸丸傳訓易直  
非許義段引誤  
長部𠄎久遠也从兀从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𠄎  
聲𠄎者倒𠄎也𠄎古文長𠄎亦古文長案此蓋後人牽  
於長生久視之說而增會也以兩古文體皆从人審之  
知小篆亦从古文人蓋取體仁足以長人之義疑長字  
以長養尊長為本義上引申為長短之長然从𠄎从

匕義蓋闕倒亾之陋不足究惟以長養尊長為本義

豸部豸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殺形案此即爾雅

所謂威夷長脊而泥也夕象其首夕象其長脊立而相

搏之勢古人繪物之簡與其狀物之精備見於此

獲王縛切案獲玉篇九縛切廣韻居縛切爾雅釋文俱

縛切凡从嬰聲者不當音王縛切王縛切則从獲聲矣

徐音非是

易部易祕書說曰日月為易象陰陽也案如祕書說則

篆當作易繫辭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縣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與明字取義相同故引申為易簡之易夫乾

確然示人易矣是也从日从月乃易之本義斲易之說

其細已甚

鹿部麋牝麋也从鹿辰聲植鄰切案吉日詩其祁孔有

箋云祁當作麋段注以麋在漢時讀與祁同竊謂此鄭

以祁為誤字而易之非讀祁如麋亦非讀麋如祁也麋

玉篇市真市軫二切廣韻止入平聲十七真竝無祁音

詩釋文引何止尸反疑上沈市尸反爾雅釋文引字

林市尸反既非祁音又非麋音疑尸皆尹字之譌舊書

子尹子往往相

亂是其證也

犬部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段云走臭猶言逐氣

曾公子紀澤云當以禽走為句義證亦云走屬禽不屬

犬段注非

狄赤狄本犬種狄之為言淫辟也从犬亦省聲初學記

御覽引竝作狄赤犬也疑今本狄赤下脫犬也二字蓋

狄本赤犬之名因狄人本犬種即呼之為狄火赤色从

犬从火會意非从亦省聲狄之為言淫辟者言其禽獸

行樂記流辟邪散狄成淫濫之

能部也从囚案从囚無義凡能熊龍等字之从夕皆

象其首如身象之例後人不察以為从囚并篆文說解

而改之

火部焄崇祭天也从火从脊脊古文慎祭天所以慎也

案篆文从中从火象火煙上出義同裏从貝貝見也韻

云光大宗伯鄭注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从貝者

取其光遠見也今本从火以下疑後人改竄校議亦以

脊古文慎為校語

黑部爨火所熏之色也段依青赤白黃例增北方色也

案玉篇黑韓康伯云北方陰色說文云火所熏之色也

是所見說文無此四字故別引韓說廣韻但云北方色

不引說文徑補恐非

鹽齊謂黑為鹽案鹽黑水櫃黑橋鹽黑犬或止作盧又

黑弓黑矢為盧弓盧矢疑古本謂黑為盧盧雅亦盧乃

後起字

黔黎也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周謂之黎民案爾雅

釋詁黎眾也詩傳箋禮記鄭注竝同而許書黍部云黎

舒菽室隨筆

履黏也無眾義此解乃以黎訓黔且明以黎民解黔首是許與爾雅毛鄭異義段必辯以為非亦固矣古人以幼為赤子老為頽白則黎民黔首蓋舉壯者以該老幼禹貢厥土青黎正義引王肅云青黑色某氏傳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引應劭曰黔亦黎黑也李斯列傳面目黎黑廣雅黎黑也又佳部雜糴黃也一曰楚雀其色黎黑而黃蓋古謂黑為黎或作糴後世乃有黧字如盧笏增黑為黧矣黎盧亦一

爰部爰炮肉也从肉在火上籀文段引詩瓠葉傳炕火曰爰正義云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爰之案今燔爰者以又貫肉爰於火上籀文右旁木正象

舒菴筆叢三

十六

又形多象肉弗貫之形左旁夕疑涉篆文而衍

壺部壺壹壺也从凶从壺不得泄凶也易曰天地壹壺案从凶無義疑當从凶後見凶部毗篆解云从凶凶取通氣也壺从吉聲專壹也壺从凶聲通氣也氣專壹則不泄不泄則積之厚而自相通故云天地壹壺今易繫辭作網細萬物化醇淺人以壺从吉遂以壺从凶段氏亦為所惑矣

夫部夫丈夫也从夫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案周制一尺止八寸則一丈止八尺人長八尺仍以周制言也故曰丈夫桂以八尺為六尺四寸失許義或云說解十尺為丈十字當作八

立部竝磊竝重聚也案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覽肩髀豕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鬪豕等重聚猶言土阜竝音即龍

竝部音廢一偏下也六書故引唐本止廢也二字與爾雅釋言詩楚茨召身傳離騷注僖七年二十四年左傳杜注竝同嚴氏校議謂當作廢也一曰偏下也案廢亦置也言廢一置一猶今人云普代偏下也者衰普之意與廢義相引申嚴說是

凶部凶頭會囟蓋也象形也古文凶字案內則正義云凶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今凶篆下無此文蓋隸括儿部見篆下說解彼云象小兒頭凶未

舒菴筆叢三

十七

合段據九經字樣引說文作凶夢英書偏旁石刻及宋刻書本改篆文作凶是也觀古文作也知上不當連今楷書作凶猶書見作兒書目作白取便運筆耳惟篆文作凶則失其意矣因是乃悟壹字从凶本是从凶其上不連故譌為凶若連則當譌為凶矣亦足證予前說之非鑿也

思部思容也从心凶聲汪刻楚金本容作容韻會引說解作从心从凶段本竝依改是也思字从心凶會意今人謂人記憶在腦故凡思則側其首段注息篆亦云心思上凝於凶也凶息進切思息茲切實一聲之轉則亦以義兼聲被議亦主容字

心部志意也从心中聲案此鼎臣所補十九文之一今楚金本亦有者後人依鼎臣本補校議據周禮保章氏注志古文識謂當於言部識篆下補重文亦一聞也惕敬也此篆不與恭敬諸文爲類而後出於此蓋非許書元次校議據文選射雉賦注元應書五引作驚也謂敬其爛文案夕部夤敬惕也則敬非誤

水部泌俠流也案玉篇作狹流也說文無狹字蓋皆陝之誤阜部陝隘也玉篇云陝不廣也亦作狹陝謂泉出石間甚偏側也上林賦偏側泌澗司馬彪注偏側相近也泌澗相楔也見史記索隱及文選注蓋偏側言其勢而顏師古注漢書襲之蓋偏側言其勢也泌澗狀其流正與陝流義相發詩豉彼泉水傳云泉水

舒執室隨筆

卷三

始出豉然流也目部眇篆解云讀若詩云泌彼泉水是泌與眇同衛門詩衛門之下可以棲運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言衛門人見爲陋已覺其安泌水人見其隘已覺其廣大足飲也灑水浸也从水灑聲爾雅灑大出尾下案楚金本有讀若粉三字而爾雅文則其所引非許書本文釋水此文注云今河東汾陰有水口如車輪許濟沸湧出其深無限名之爲灑馮翊邵陽縣復有灑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有階上又有一灑灑原皆潛相通王氏述間云灑大出當絕句尾下自爲一義大出者濟涌上出尾下者歸於他水水之尾也據此則郭注止得其上一義玉篇灑字下亦止掇郭注數語而以說文字爲重文不

著水浸之義廣韻去聲二十三問匹問切下漢水浸也方問切下漢水名有三眼云云亦即郭注文是別二義爲二音集韻芳問切下即匹漢然皆不古不今疑有誤說文水浸也宋本不誤棟引尾下一說泉涌出也蒲同二州夾河皆有漢泉注亦郭注所云方問切下漢水名爾雅漢水當大類篇出尾下在河東云云亦掇郭注文夫灑漢篆隸之異本非二字而畫分二音類篇亦誤矣然其所引說文似勝今本蓋灑有二義說解水浸云者即爾雅尾下之義莊子所謂尾閭故云引尾下謂水相引而至尾桂氏義是也涌出云者即爾雅大出之義楚金不解引尾之云遂刪去其文而以爾雅補之鼎臣因之竄入說解微集

舒執室隨筆

卷三

韻類篇則許書本文從此晦矣段注據集韻誤本改水浸爲水浸亦失之魚部鰓魚也从魚眾聲案鰓當从甬省聲故詩其魚鰓鰓讀爲爾雅鯉魚子其辨物非其音是也鰓魚名案鰓蓋魚之細者今吳人猶有鰓鰓之稱其魚形似魴而細故曰鰓鰓鰓即魴之重文爾雅翼作旁皮不知說文固有鰓鰓二字也耳部耿耳著頰也从耳佳省杜林說耿光也从火省聲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案火字象人頰故云耳著頰也此會意字去圭从火而云佳聲去呈从耳而云聖聲此皆後人增益至全書右形左聲之字多矣而云凡字皆左形右聲許氏何至自相矛盾如此楚金已覺其



不類矣

聯連也从耳耳連於頰也从絲絲連不絕也案周禮大宰以八灋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蓋人竝則耳相接故曰聯从糸者取其相連而不可亂也象無頰形何以云耳連於頰恐非許氏文

聽聆也段注云凡目所及者云視如視朝視事是也凡目不能徧而耳所及者云聽如聽天下聽事是也案段說甚精請益之曰目在此而光照於彼謂之視故凡出於我者皆謂之視聲發於彼而入我耳謂之聽故凡出於彼者皆謂之聽如聽訟聽天命聽客所為之類是也睥益梁之州謂睥為睥秦晉聽而不聰聞而不達謂之

舒菽筆隨筆三

睥案方言睥聾也玉篇引作半聾也廣韻亦訓半聾也以聽而不聰聞而不達推之當有半字今本方言脫落聾安也从二耳益帖耳之義廣韻帖安也玉篇引埤倉云耳垂廣韻耳垂兒皆與帖耳義相近段注謂二耳在人首帖安之至幾於戲論

臣部匚廣臣也从臣匚聲匚古文匚从戶段云戶當作尸案此疑古文假借堂廉之匚為匚據九經字樣引說文作扃玉篇匚入戶部則非尸之誤明矣

手部拊把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為拊六書故引唐本把作拊案把訓握與拊義不合史記封禪書拊視得鼎索隱引說文拊抱也抱乃拊之重文拊引取也正與唐本

合拊之作抱猶拊之作枹也把與抱形近而譌段又改為把枹收麥器不可以入水取鹽亦不可以拊土出鼎女部羸少昊氏之姓从女羸省聲案此與貝部羸从羸聲兩聲字疑皆衍楚金本於此文改作从羸省聲則安知非羸从羸省聲乎昭十七年左傳以少昊即摯史記五帝本紀不及少昊而摯為高辛氏之子索隱引皇甫謐宋衷則皆云玄囂青陽即少昊史以為黃帝子降世遠莫攷然鄰子自序其祖不當誣晉語司空季子謂黃帝之子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偃姑偃依無羸姓許益別有所據秦本紀言柏翳舜賜姓羸字段氏以為少昊後仍不合又段此注以臯陶為伯翳之子與列女傳相反亦未知何據

舒菽筆隨筆三

始女字也从女合聲一曰無聲案末四字乃校者之辭謂一本止作从女合無聲字也段注以為別一義惑矣娶媿也秦晉謂細為娶案下媿象解云諦也諦細義近段引釋訓媿媿安也孫炎曰行步之安也正與方言秦晉之間細而有容曰媿義合玉篇引說文作秦晉謂細晉曰娶楚金本從之蓋後人不解細字之義妄增署字重誣浚長矣

變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藝讀若摯一曰虞書雉藝德清徐氏心田名養原著有檀園云說文藝藝等字驚字亦論皆云執聲案執非聲當从摯省聲摯握持也从手从執會意羊部摯亦當从摯省聲讀如晉案徐說

是也摯音至至部為真部相配之陰聲其入聲為質部  
 晉从至聲晉至質聲相轉若執字古音入緝部非其聲  
 矣段本知从執非聲而徑改為執勢驚皆不知執聲  
 入祭部仍不得至音也東原別祭於脂段不從然別至  
 婆不媚前卻婆也段桂竝引後漢書曹世叔妻傳視  
 聽婆輸為證案陝輸今詞曲家作閃尸文選海賦燭像  
閃屍暫

母部齊止之也从女有奸之者曲禮曰母不敬釋文引  
 作止之詞其字从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形禁止之勿  
 令姦大禹謨正案篆形从女从一如許說似一為奸之  
 者而止之義不可見其果浚長元文乎竊謂女者在室

舒菽室隨筆三

之侮从一者閑之以禮詩所謂其儀一兮是也凡非禮  
 者皆禁止之豈獨奸之者而已

厂部厂批也明也象批引之形虎字从此段衍明也二  
 字案玉篇厂批身兒廣韻厂施明也又身兒疑說文廣  
 韻皆有譌衍之字當以玉篇正之手部批曳也批捺也  
 捺臥引也儀禮士相見禮舉前曳踵注古文曳作批是  
 厂批批曳四字同義易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  
 之釋文引鄭本褫作批蓋褫从虎聲虎从厂聲諧聲而  
 義在其中也此解批下衍也字明乃身字之誤廣韻衍  
 也又二字明亦身字之誤衍此解之批身也即廣韻之  
 施身兒皆即玉篇之批身兒也施也者斜也史記屈原  
賈生列傳

庚子日施今集解徐廣曰施一作斜漢書賈誼傳作斜  
 又越絕書日昭昭侵以施施亦斜也斜本當作哀然自  
 漢書已以斜施身之義見我象說解曰施身自謂也蓋  
 形體放舒驕情跛倚之貌孟子施施從外  
 氏部氏木本从氏大於末讀若厥六書故引蜀本作大  
 於本是也木以下為本上為末丁即下字木本也上从  
 氏說解云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墻者曰氏氏崩  
 間數百里蓋末大於本斯崩矣孟子若崩厥角稽首之  
 厥疑當从此

力部直正見也从力从十从目案孟子云聖人既竭目  
 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直  
 从十取交午平直之形以目切之見其隱曲

舒菽室隨筆三

匚部匪逸周書曰實玄黃于匪案孟子其君子實玄黃  
 於筐以下似申上筐厥玄黃之義此引以為逸周書蓋  
 古人引書不屑屑於經傳之分也

卵部蝦卵不孚也案孚者育子不孚者謂之蝦今俗以  
 蛋字當之呼如彈凡卵統名之為蛋其孚而不育者謂  
 之哺退蛋實即蝦字也

二部二地之數也从耦一案下亟象解云二天地也而  
 此云地之數者一為天於上以一配之為地故曰从耦  
 一  
 恆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一楚金本心以舟施  
 恆也亦古文恆从月詩曰如月之恆桂云施當為旋段

注云而心以舟運旋是亦以為旋字案旋字是也从二  
者恆彖傳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从心者人所以  
立於天地之間者也從舟者所謂利有攸往終則有始  
也或云舟者舟之省古周旋字舟旋亦終則有始之義  
也古文恆从月者所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也从月不  
从日者日兆月光即日光晦朔弦望以月為候循環  
不已恆之道也解云从月而字从夕从几段云轉寫譌  
舛古文恆直是二月中月是也依段說則當从互木部極  
互字當為二開月也恆字疑當从心互聲入心部今  
入二部義重互也

舒執事彙三

廚人操銅料行斟張儀列傳及燕策並作金斗木部料勺也料與斗古通用方  
言斟汁也北燕朝鮮冽水之間曰斟汁疑斗字之譌或  
以左傳斟不與之斟為羊汁不悟方言汁字之誤耳  
車部軌車徹也段注軌之名謂輿之下隋方空處老子  
所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案考工記轂也者以為利轉  
也鄭注利轉者轂以無有為用也老子三十幅共一轂  
當其無有車之用正謂轂中空處與輿下隋方兩不相  
涉不得強為牽就若輿下隋方之不可以釋軌則王氏  
石臞糾之矣見經義述聞  
辛部鼻犯法也从辛自从言鼻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  
鼻似皇字改為罪案从自从辛者孟子引太甲曰自作

擊不可活擊本作辭辭鼻也字皆从辛說解言鼻以下  
十八字疑皆後人所續  
巳部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  
故巳為蛇象形巳用也从反巳案巳篆運筆蓋自下而  
上象陽氣上達之形忝部起能立也五經文字云从辰  
巳之巳是也已从反巳者蓋已篆運筆自上而下順行  
故其字為巳事之巳引申之為用也一引而上行讀若  
凶引而下行讀若退即此例  
酉部醫治病工也毆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  
王育說一曰毆病醫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古者  
巫彭初作醫案天官酒正四飲一曰醫鄭注醫內則所

舒執事彙三

謂或以醕為醴凡醴濁釀醕為之則少清矣醫之字从  
毆从酒省也蓋醫本酒名借為醫療字元應書六引此  
解云酒所以治病者藥非酒不散也疑此二句本在得  
酒而使下當云藥之性得酒而使酒所以治病者藥非  
酒不散也今本說解殘脫譌亂遂不可通玉篇酉部失  
醫字類篇醫下有重文醫廣韻集韻平聲七之醫下並  
有醫字疑許書本有之此解古者巫彭初作醫當作七  
字當系醫字下選周書大駭解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  
疾災亦以巫醫連文廣雅釋詁醫巫也  
乃醫之本字後世假借行而本字廢并許書重文而失  
之猶賴此七字未刪得以攷見也  
陳書顧野王傳傳所著玉篇三十卷據梁書蕭子顯傳

乃野王為太學博士時奉令撰則在大同四年後也傳本  
大同四年為又言太宗帝嫌其書詳略未當命蕭愷  
更與學士刪改則不待孫強增加唐高宗上而已非希  
馮元本矣封演聞見記言玉篇凡一萬六千九百十七  
字未知所據何本至宋真宗時又命陳彭年與吳銳上  
雍等重為校勘是乃今之大廣益會玉篇也 國初澤  
存堂張氏棟亭曹氏皆云據宋本重刊曹本較張本多  
大中祥符六年勅一葉又卷末五音紐弄圖後多羅文  
反掾五行其它脫漏舛誤之處一一皆同蓋同出一本  
然此兩本邇來藏書家已視同宋版書買居奇以為珍  
祕又安問宋以前舊本邪

舒菽室隨筆三

五

玉篇三十卷凡五百四十二部多於說文者二部蓋刪  
併者十部哭人延人教人眉人目人罷人字人不人收  
字人入人欠人穴人大人之人異人文人不人收人其人奕人樊人吳人弦人入人弓人部人其  
字人入人又人白人部者字改入老部而餘皆失收后部刪听入  
口部而又失收后字其增者十二部十部分出丈又部  
分出父十部分出兆口部分出尤木部分出牀出部分  
出索后部分出磬几部分出處雲部分出云厂部分出  
弋其畫部改為書部而以畫字隸之其意似嫌許書部  
分次第不清而別為之類次卒亦不能釐析仍牽制於  
許書又或失許氏之意未知是否希馮舊目抑亦不免  
於更張至其重複襍亂正俗混淆大率後人增竄不可

以責希馮也

玉部琫佩刀下飾也秘佩刀上飾案說文琫佩刀上飾  
也秘佩刀下飾與贍彼洛矣篤公劉二傳合此上下互  
易廣韻於秘云佩刀上飾於琫字但云佩刀飾當與此  
同偶脫下字耳蓋皆承桓元年左傳杜注之誤劉炫已  
規之矣集韻琫秘二字皆注為下飾類篇因之傳寫誤  
也

琢珪有折鄂也案春官典瑞琢珪注鄭司農云琢有圻  
鄂琢起疏引同釋文圻魚斤反說文琢圭璧上起兆琢  
也圻即垠字重文說解云地垠也一曰岸也爾雅歲名  
在酉曰作噩釋文云本或作罌漢書作罌史記天官

舒菽室隨筆三

五

書索隱引作作鄂李巡云皆物也枝起之貌蓋琢珪邊  
刻為隆起說文土部垠也垠即畔與邊同義即所謂  
兆琢亦即所謂圻鄂也圻與折形近而譌土部圻魚斤  
切圻垠也正作圻

珪音雷說文云石之有光瑩也出西湖中湖當作胡  
人部俛無辨切說文音俯頁部頰靡卷切說文音俯案  
俛从免聲頰从兆聲義同為俯而音自不同今皆讀為  
俯是以音從義也說文頁部以俛為頰之重文鼎臣本  
云或體楚金本云俗字音皆同俯此所引說文音疑皆  
陳彭年所增二徐之音也然頰音靡卷切轉兆音以從  
免則古音部分直不可據之物矣

頁部頰頭蔽頰也案說文作蔽頰廣韻引同此作蔽誤  
 口部响所律切史記曰楚先有熊响是為蚌冒類篇同  
 案廣韻集韻入聲六術皆無响字集韻平聲十八諄响字乃詢之重文今  
 史記楚世家作熊响徐廣音舜索隱引玉篇在口部而  
 云劉音舜意似以徐音為非則劉本從玉篇不音舜當疑  
 音為今本傳寫誤也响字廣韻集韻兩收於平聲十八  
 諄去聲二十二稊與徐音合从旬聲之字未見有轉入  
 聲者疑响實响之壞文玉篇本音所津切譌為律字耳  
 又部父案說文父字在又部今弟三卷既別立父部何  
 又重出於此蓋後人妄增

舒蕪室隨筆三

今作倚說文踦一足也方言踦奇讀如奇偶之奇也皆有偏義

近於倚此訓踦為曲義稍別

龠部龠樂之所管三孔以和眾聲也詩云左手執龠今  
 作籥案說文本作樂之竹管所譌字執龠字蓋希馮所  
 見古本如此今作籥三字當是後人所增籥說文云書  
 僮竹筥也非管龠字俗流傳誤耳

木部榻大車輓也案榻字何獨襍出榱棟二字之間蓋  
 為後人竄亂極矣

棹蒲骨切今連枷所以打穀也案此即說文拂字  
 梘黃木可染也案黃木可染者乃梘也已見前此因說  
 文誤作梘後人以為希馮本未備而增之

槐又守宮槐葉晷合而夜炕布者案炕當作炕爾雅  
 釋木釋文炕顧云張也今火部炕下但云乾極也炙也  
 疑有脫文

柶木杖木當為火屬韻不誤

艸部草下引說文一曰樣斗案今許書作象斗子而木  
 部栩其實阜即草一曰樣樣栩實蓋象樣聲近方音流

變

艸部舛誤甚多略舉之如意非意菜非當從爾雅作菲  
 甘甘草當從說文作甘草萑四月生萑秀也生當從夏  
 小正作王說文亦作王萑蕤蕤實垂兒實當從說文  
 作華植字誤从木當從說文作蕤蕤雜也雜當從說文

舒蕪室隨筆三

作推蕪青蕪也似蕪而大案說文蕪青蕪也似莎張揖

注子虛賦云青蕪似莎而大此文上蕪字當作蕪下蕪

字當作莎芋莢也莢芋莢也兩莢字皆當依說文作  
 榮茵地茵當依說文作地蕪莎莎草也蒿雜樹也案說  
 文莎錦侯也爾雅蒿侯莎此蒿乃蒿字之壞文下脫侯  
 字雜樹二字當衍蕪莎草一名莎侯當作蒿侯蕪蕪草

蓋草亂也案說文葶葶葶葶疑各有脫字當作葶葶葶  
 亂兒爾雅云存存爾爾在也今釋訓作存存萌萌郭

注未見所出釋文云萌或作葶葶本此  
 薊薊草時人取根呼為蜀夜干舍治喉痛案取根二字  
 疑當在蜀夜干下此即射干也陶隱居本草注云射干

方疑下脫多作夜干今射亦作夜音然則射字當讀如僕射之射

菽詩云旱既太甚菽蕝山川菽蕝旱氣也本亦作滌案滌說文作菽廣韻有菽注云草木無菽集韻兩收之未決其孰誤也本亦作滌疑後人據今本毛詩增

苳草芟陳者又生新者苳說文曰舊草不芟新草又生曰苳案苳即苳之俗字當移苳下為重文乃一音而證切一音仍蓋隨見增綴以多為貴不復檢覆全書此類不可枚舉至如薈菩等字之前後複出不足論矣

禾部稷重文魏不成字當從說文作稷案稷禾也誤从木當從說文作案

日部眈乃眈之或字亦見說文當次眈下今次眈下音義皆乖此校者之失也

爨部字當从𤇀今竝从𤇀黑部當从𤇀今竝从田且全書从黑之字皆作黑刊小學書乃如其憤憤乎

尢部尫於干切辛苦行不得兒諸字書韻書無此字蓋尫字之譌集韻尫尫即尫於寒切股也類篇同廣韻尫古寒切注云尫服服即股字之譌說文尫部有尫字訓股尫也乙于切字本从于後世誤从干遂又有此尫字而妄為之音玉篇類篇廣韻集韻皆尫尫兩收不省其為一字矣

犛部犛犛牛尾此字从毛从犛省聲當作犛今从尾因

注而誤也又見毛部作犛不誤

佳部雉城高一丈三尺為雉案考工記匠氏鄭注雉長三丈高一丈此三上脫長字又誤丈為尺

鼠部鼯注郭璞曰山海經說獸云狀如鼯鼠案此爾雅注也鼯即鼯字誤

龜部龜進也案龜字本从它象也起筆稍曳之隸變作龜今俗書皆然實非也說文龜舊也蓋取雙聲為訓此作進誤

糸部紉累也累乃素字之誤

支部敝几贏切支垂案此字本作敝正文譌从缶而注又釋為支垂致不可解類篇支部敝株垂切敝不齊而部無敝字支部出敝敝二字云渠金切說文持也或从金又枯合切敝不齊又其淹切又其嚴切又凡

切集韻五支株垂切敝下注作敝敝不齊二十三覃枯合切敝下注作敝敝不齊二十六嚴其嚴切二十九凡

凡凡切敝下竝作敝敝不齊廣韻五支竹垂切敝下注作敝敝不齊蓋支支形近易混敝亦皆誤文敝乃敝之譌敝又敝之譌也竊疑敝即說文敝字敝尫也玉篇尫傾低不正亦作敝此敝字下亦云今作不正之敝說文敝持去也敝持也則敝敝二字竝有持義金今同音故从其聲者多通用不正與不齊義亦相近支支義皆从又支危垂古音本同部故敝亦作敝也

十部切說文作切此从刀誤  
莫君友芝言玉篇女部失母字糸部失孫字今檢禾部  
失積字米部失糜字酉部失醫字若細校之凡說文所  
有而此闕者恐不少也

舒菽室隨筆卷三

舒菽室隨筆三

舒菽室隨筆卷四

南匯張文虎孟彪

向承湘鄉曾文正公命作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  
記閒有所擬議而不當入記者輒別識之如左

夏本紀山行乘權漢書溝洫志權作楫如淳云以鐵如

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據此則即今之履也權

楫同紀錄反今音履為渠載反蓋其轉音河渠書作橋

疑屨之借字說文屨屨也屨屨也是橋亦屨矣說文無

字作山行乘左準繩右規矩案準以求平繩以求直規矩所以

求高低遠近治水者宜測量地形水勢以施功故一日

不可離集解引王肅云左右言常用也意尙明了小司

馬乃云左所運用堪為人之準繩右所舉動必應規矩

也真夢囈矣

載四時案此謂測中星候晷景漏刻定方向四時當時

亦必有其器故云載集解引王肅云所以行不違四時

之宜也蓋得其意周禮太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蓋亦

矣用周本紀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

諸侯復宗周案二相即上云召公周公也據國語韋注

召公即召虎而周公無攷史敘宣王中興止此十八字

凡詩所傳北逐獫狁南征荆蠻及吉甫方叔之倫概不

書蓋宣王不終史祇依國語作紀故多闕略

西周恐倍秦與諸侯合從集解引文穎曰關東為從關

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正義云關東地南

北長長為從六國其居之關西地東西廣廣為橫秦獨

居之案從有聚義說文從隨行也引申為從橫橫有散

義解如橫決之橫故合眾攻一曰從散眾事一曰橫漢書

連楚魏令趙啗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潛王之驕

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是不得執東西南北長廣之勢

以釋從橫矣

秦本紀惠文君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稱王

案上文四年已書齊魏為王此年是秦惠稱王之歲魏

字衍文表同今刊本至韓為王尚在後二年表在韓宣

家在十此韓亦稱王四字亦衍文也索隱於上齊魏為

王注齊威王魏惠王不誤正義於此文嫌魏重出乃注

云魏襄王韓宣魏王不辨其為衍文耳

秦武王三年案水經渭水注引秦本紀武王三年渭水

赤三日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漢書五行

志亦有此文引作史記曰今惟上一條見秦記而本紀

皆無之豈佚文與

昭襄王八年使將軍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

公孫喜韓使暴葛共攻楚方城取唐昧案六國年表楚

懷王二十八年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昧於重丘當秦

昭襄六年楚世家亦云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

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與年表合而此紀書於

此年則當楚懷王三十年不知孰誤

九年與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景快疑即景十年楚

懷王入朝秦案取楚八城六國表在八年楚世家同是

為懷王入秦之歲而此紀又分隸九年十年則於表當

舒菽室隨筆四

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謂毒曰假父謂

其所生子曰兩弟而黜之曰不孝直而辱呂政豈有不

逢其怒者此非事實史公所述勝中壘多矣

以人魚膏為燭正義引廣志云鯢魚聲如小兒啼有四

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案治牛疑誤然水經伊水

注引亦同此北山經云泱泱之水其中多人魚其狀如

鯢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痼疾郭注或曰人魚即

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然則牛乃瘕字誤

項羽本紀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

案沛公一入秦宮即欲留居今入彭城又復如此亦無

異於淫昏之主此范增所云貪財好美姬者也宜其為

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與年表合而此紀書於

此年則當楚懷王三十年不知孰誤

九年與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景快疑即景十年楚

懷王入朝秦案取楚八城六國表在八年楚世家同是

為懷王入秦之歲而此紀又分隸九年十年則於表當

楚襄之元二矣

秦始皇本紀十年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



羽所破幾至滅區哉史公於此二事不著之高紀而見之羽紀及留侯世家此為高諱而仍不沒其實旁見側出謂之良史不亦宜乎

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正義引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之乃肯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案匿弗肯復見與上下文不相接漢書高帝紀無匿弗以下二十一字疑後人依楚漢春秋竄入而注中乃肯見三字又即匿弗肯復見之誤略已見札記猶未竟其說也

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案此事不書於

舒蘇筆隨筆四

高紀不書於留侯世家信越列傳而書之羽紀者明非此不能破羽也然信越死機則已伏於此

呂太后本紀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案孝文自有紀何為豫書崩年諡法於此二十三年以下十一字蓋後人妄增然史文中類此多矣梁氏志疑輒為駁黜獨遺此條何與

孝文本紀二年十一月晦日有會之十二月望日又會之案日無比會之理望無日會之事漢書文帝紀五行志皆不書十二月之會下文帝詔亦祇言十一月晦日會以今癸卯元術上攷是年十二月癸卯朔顛項術同漢書紀志顛項術同為十一月癸卯太陰交周六宮一度四分二十

晦則又合股術

九秒入會限蓋史文失書日名而是月望太陰交周初宮十六度二十四分三十六秒月亦入會限月會例不書豈連類而及之邪

景帝紀後二年為歲不登禁天下不造會不造會集解索隱正義皆無注案疑造乃竈之假借字周官大宗伯太祝掌六祈一曰造鄭注故書造作竈龜策傳卜先以造徐廣曰音竈造與竈音近相借詳見王氏不造會如今之行竈爾雅焜炷也郭注今之三隅竈說文炷行竈也焜炷也小雅白華樵彼桑薪印烘于焜則古已有之禁不造會者行竈苟且不成竈竈列五祀尊竈所以重飲會也

舒蘇筆隨筆四

五

三代世表后稷生不窋案國語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王季文王蓋即本於史記而史記實據國語十五王謂皇僕羌弗今史本毀險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大王不窋以下若合后稷則十六然棄當堯舜之時歷夏十七世商二十九世而周僅十六世必無此理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世后稷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不窋當夏之衰其非棄子明甚即以太子晉所言徵之亦非謂十五王直接棄梁氏志疑謂史公承國語之誤子晉周之子孫何至數典而忘自是史公誤讀國語非國語誤也漢書古今人表尚有辟方子公非夷族高雲

都子亞路史發揮有台子穰子叔均子疑猶不止此但古書不可攷耳而史獨著不啻至文王十五世以合國語之文不知后稷乃官名棄始為之而子孫世其職至不啻而廢豈謂棄為后稷一傳而遂失之哉自史公紀表有此駁文鄭氏詩譜因之而周初世系從此亂矣

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案霍光事何與於三代世表此褚少孫續貂之尤鄙謬者漢書儒林傳王式為昌邑王師以詩諫聞少孫乃其弟子是生當宣帝之世光薨於地節元年霍禹謀反於四年少孫此記當在霍氏盛時霍氏敗後必不敢為此造為

舒藝室隨筆四

妖言將以取媚玷其師甚矣

十二諸侯年表晉靈公夷臯元年單本索隱出正文作晉靈公暢注云音亦系家及左傳名夷臯此蓋誤也案夷臯二字不得誤為暢疑暢本作畢畢羊益反古畢字每與臯相亂臯譌為畢音近誤為暢夷畢亦聲之轉六國表趙成侯五年魏敗我懷六年敗魏涿澤圍魏王案趙成侯五年當魏惠王元年六年當魏惠王二年也魏世家言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韓趙用公孫頎說合軍伐魏戰於濁澤即涿澤趙世魏氏大敗魏君圍蓋猶魏武侯十六年事及惠王二年乃敗韓子馬陵敗趙于懷而表及世家皆以敗懷為成侯五年

或冬春之間戰非一時史文略之至涿澤之戰及圍魏王事斷不得屬之趙成六年魏世家此年方兩敗韓趙豈得被圍若謂表文錯寫則趙世家亦如此若謂有兩次圍魏則前圍何以不書此不能為史公解矣

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案杜氏左傳後序引汲冢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傳惠成王卒云然則此年為惠王改元之年自此以下十六年即史記襄王之年也其自十六年後但傳今王至二十日止蓋作書時未卒故不傳諡而杜氏疆以史表年次命之為哀王則非也魏世家集解引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索隱亦云系本襄王生昭王

舒藝室隨筆四

無哀王高誘注呂氏春秋審應篇云昭王襄王之子顧氏日知錄云襄哀字近史記誤分為二梁氏志疑以為稱王故改元與秦惠王改元同又云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攻襄王後五年予秦河西地後七年盡入上郡於秦後十二年楚敗魏襄陵所言正指此據此則孟子至梁當在惠王後十二年惠王在位五十二年竹書今王即襄王或作哀王者猶十二諸侯表以秦哀公陳哀公為襄公也案梁說甚辯無以易之通鑑考異亦謂紀年魏史所記魏事必得其真故於周慎觀王二年書梁惠王薨襄王立足正史文之譌馬氏釋史表亦

齊宣王十年楚圍我徐州案越世家云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伐楚楚威王大敗越北破齊於徐州楚世家云威王七年齊田嬰欺楚即說越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令必逐田嬰又齊策云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又云齊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又云靖國君即田嬰善齊貌辨舍之上舍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云云是楚圍徐州當齊威王時甚明史以宣侵威年故以圍徐為宣王十年事又以潛侵宣年故以燕噲子之亂為潛王事通鑑損宣前十年以益威損潛前十年以益宣故以馬陵之戰為威王三十九年徐州之

圍為威王四十六年以破燕之舉為宣王十九年皆與國策孟子合惟田嬰封薛史以為潛王三年通鑑書於周顯王四十八年為齊宣十二年似未契勘於國策田敬仲世家索隱引紀年云威王十四年田嬰伐梁戰馬陵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云梁惠王後十三年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年次雖不合而皆以為威王時事

韓宣惠王十年君為王燕易王十年君為王同周顯王四十六年也而秦紀韓為王書於秦惠文十三年當周顯王四十四年韓世家韓宣惠為王在十一年當周顯王四十七年惟楚世家韓燕為王並書於懷王四年與表合史文參錯甚矣

秦楚之際月表二世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酉案

舒蘇寧隨筆四

八

術九月壬戌晦霜降後月丁丑立冬十月壬辰朔小雪正當閏建戌

漢二年四月王伐楚至彭城壞走中統本吳前作札記因它本多譌壞作懷據傳寬傳疑為走懷之誤及讀漢書王莽傳云大眾崩壞號諱乃悟此壞走字不誤蓋直不戰而潰前說非是

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巳案顧頊術建未後一月無中氣

高祖功臣侯年表闕氏侯馮解取索隱云闕氏縣名屬安定案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烏氏縣師古音氏為支與闕氏聲相近然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始置高祖時

宜未有此縣水經清漳水注引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言涅鄉縣闕與聚漢高祖八年封馮解散漢表亦有闕與二字侯國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涅氏郡國志縣闕與即趙襄破秦兵處也馮奉世傳馮亭上黨潞人與趙括距秦戰死長平宗族繇是分散或畱潞或在趙疑解散亦馮亭族上黨乃其故鄉故封之於此酈說當有所本

戴敬侯彭祖單本索隱出正文秋彭祖注云漢表作祕音響韋昭云符蔑反非也今檢史記諸本並作秋今見有姓秋者案漢表戴敬侯祕彭祖師古曰今見有祕姓讀如祕書而韋昭妄為音讀非也然則漢書舊有音讀

舒蘇寧隨筆四

九

如小司馬所引而今本失之然韋昭時未有反切恐傳者之誤顏氏亦不暇辨矣王氏禩志以祕字為非然廣韻六至祕又姓西秦錄有僕射祕宜元和姓纂祕漢初功臣祕彭祖傳七代西秦錄有僕射祕宜陽湖孫氏云西秦錄作宜與廣韻合而廣韻十八尤秋又姓宋中書舍人秋當是所見史本作祕不作秋故秋姓下獨引當而不引彭祖也至小司馬所見本自作秋而今本合刻竝作祕又安人所改

惠景閒侯者年表章武孝文後七年六月乙卯景侯寶廣國元年案孝文崩於六月己亥乙卯在其後十六日則章武南皮兩侯皆景帝所封故班表屬之景

舒菽室隨筆四

建元以來王子侯表扶滯滯字誤當作沈已見札記或疑滯當為寢說文寢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水地理志魏郡武安又有寢水東北至東昌入虜池浸今本作寢或作寢焉知滯非寢之壞文案自麥以下二十侯皆城陽頃王子所封不出故地豈此侯獨封於魏郡班表明著琅邪寢水不聞南繞其為流字之譌無疑小司馬不能據班表以訂正而音滯為浸作班馬字類者遂於去聲沁韵出滯字引此為證亦太疏矣  
禮書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魯或入河海正義引論語大師摯章為證史公意未必即指此然師摯諸人雖非弟子而當孔子反魯正樂或得奉教

於左右執弟子禮未可知觀語魯大師樂及韓詩外傳師襄侑夫子可見

欽金氏輔之云見所校嘉靖丁酉廣東崇正書院重修本漢書眉上海甯唐君仁壽所藏也

孟堅刑法志實本子長律書之旨古者師出以律故名為律書蓋即兵書也褚少孫妄作軌以律書補之增會周官執同律以聽軍聲之說與子長作書本旨刺謬殊甚案金說是也自漢書以律秣同志後代之史多效之皆以為本於孟堅不知孟堅實本子長其自序秣書云律居陰而治陽秣居陽而治陰律秣更相治閒不容翫忽據此知今本律書十二律名義及律數分寸史公文必在秣書其篇首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

舒菽室隨筆四

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此四句當為秣書起首之文正孟堅律秣志所本其下文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云云至終篇皆秣書之文中閒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以下至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則律書本文蓋史公此篇明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之故以為窮兵黷武民不聊生及將兵失律者諷故不曰兵書而曰律書續貂者不知其意徒見律書殘缺輒割裂秣書之半以足之又自覺其不可通乃妄撰其於兵械尤所重以下至何足怪哉凡六十字以聯絡之謬矣史公自序總論八書別兵權於律秣之外小司馬云兵權即律書也遷沒之後亾褚少孫以律書補之又似八書外別有律書者由不悟律秣

同篇而法律樂律字同義異也

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孟春季冬文當

互易已見札記音尚宮之說蓋拊會國語伶州鳩之言

七律然此亦非少孫所能為蓋少孫所自撰惟其於兵

械尤所重七字及百王不易之道也七字同聲相從物

之自然何足怪哉十二字耳餘亦皆剽襲它人者

秣書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閣運算轉秣

案漢志敘造太初秣首選鄧平又云詔遷用鄧平所造

八十一分律秣則太初秣固鄧平主之而此文祇及都

閱疑有殘闕

朕唯未能循明也絀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

至案絀績日分句與上下文義不接漢志云依違以惟

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

典星射姓等議造漢秣則此循明也下當有脫文又率

應水德之勝句與上下全不相涉亦有脫誤循當為脩

至當為正已見札記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

年名焉逢攝提格案此未定秣時語也太初元年六秣

皆在丁丑而此云焉逢攝提格者以元封六年概之也

元封六年歲星在星紀之次合於歲陰在寅之文故云

已得上元本星度而是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至朔

同日又古法相傳上元起甲寅

爾雅釋天歲陽首閏逢歲名首攝提格是其證

武帝好儒慕古改秣以為名高遂據以為元首不知元

封六年可名焉逢攝提格而不得以之併太初元年也

詳見卷五

秣術甲子篇案此篇或以為褚少孫所補或以為褚取

秣官舊謀綴之以太初元年為秣元仍用四分術氣朔

分演算梁氏志疑王氏太歲攷皆以為殷術不知殷術

是年入天紀乙酉部第二章首歲名丁丑天正氣朔皆

有餘分四之三不得為元首并不得為殷術反覆思之

則疑此即史公與壺遂等初受詔改秣時所定也蓋帝

詔直以元封六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為秣元不復

計及餘分遷遂等依違承詔徒以歲星在丑則太歲在

寅命為焉逢攝提格其餘仍用舊氣朔分

推算以為太初新秣不能它有所更格

黃帝術以下六術皆同四

為八十一而謂之統法一元之終多五十七年不得復

其歲名歲餘朔餘皆強於四分

當時蓋亦以氣朔餘分

漢志言姓等奏不能為算速平定秣增其小餘以四

千六百七十七年為元法餘分適盡益得之巧算而即以

此為張壽王而改歲星與日同次之斗建命為歲在困

敦此據十一月朔之星次耳其實此時歲星在癸丑

矣史公心有所不善焉特以詔用平術

漢志云造八

逢攝提格至祝犁大荒落凡七十六歲合一部之數

舒蘇室隨筆四

三

馬謂太始征和以下其歲名下本不著年今本有者後  
並諸先生所續非也其歲名下本不著年今本有者後  
人增之已見札記蓋惟本不著年故索隱正義然則前  
文不及鄧平又詔更七年為太初元年下不復詳定秣  
終始蓋有故焉非闕略也

錢少詹謂古以歲陰紀歲後世易之以太歲王氏太歲  
攷謂歲陰即太歲特命歲有兩法言之甚詳蓋歲星昭  
昭可觀而太歲無可表見故取其應歲星日躔之斗建  
以命之或以晨見為徵日加丑或以同次為始然據左  
傳春秋時惟以歲星紀歲無言太歲者歲在涪灘之文  
獨見呂覽而年次不合見卷六以歲陽歲名紀歲惟此篇  
為備其法則見於天官書猶告朔之犧羊乎

舒菽室隨筆四

十四

天官書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  
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案既云火金水尤甚而其  
下祇言火水不及金蓋脫文疑火軍憂火下當有金字  
漢書天文志作火入軍憂上已云入軍則此入字為贅  
疑即金字之誤正義云金火守有兵則知本有金字當  
作火金軍憂史漢文同水患句當重水字作水水患已  
見札記

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案依此則歲星行十二歲  
適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可以右旋而紀歲  
亦可立太歲即史公所謂歲左旋相應以紀歲而無如  
歲星之行後世漸疾當春秋時已見其端襄二十八年

歲在星紀而故劉歆設為超辰之術此歆所立以說春  
歷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太歲亦應之而超夫後世  
不以歲星紀歲超次而民不知若太歲亦應之而超將  
今歲在子而明歲在寅何以示民且歲星亦何超辰矣  
哉遲疾順逆參錯於兩辰間不能無歧出漸積至侵一  
次皆係實行何嘗有由析木而徑跳至玄枵者故超辰  
之法不可以施於太歲而超辰之說并不可以言歲星  
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  
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索隱云依此文唯有  
一百二十一月與元數甚為懸校據此語意似所見史

舒菽室隨筆四

十五

三既無太初秣術不可得推而疑定今以漢志統秣  
法統上脫計則六月者七五月者一又六月者一五月  
者一凡一百三十五月而復始耳以上據毛刻單行本  
更案史文當云六月者七五月者一又六月者七五  
月者一又六月者六五月者一凡百三十五月而復始  
今既謬誤而小司馬注亦有脫文錢氏攷異為之訂補  
矣乃誤以首六月者七置於末中間又六月者七與下  
又六月者六互誤札記已正之又小司馬謂無太初術  
不可推定今以三統秣法計云云不知三統術即太初  
術也漢志明云閏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  
日之四十三是即統母之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矣又



太公據齊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云云又言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云云本篇又載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後伯禽封魯三年而報政周公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然則太公受封後即就國不在王朝未知二公者其一為誰孔冲遠以為時畢公為太傅想當然耳趙世家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案異宮二字為句謂主父與王不同居也蓋此時主父與王及公子章並在沙

舒菽室隨筆四

十六

丘而王別居故章得以主父令召王正義以異宮連上為文是誤解為離宮矣

趙與燕易王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案續漢志涿郡北新城有汾水關注引史記趙與燕汾門水經易水注云其水又東逕西故安城西又東流南徑武隧城遂縣南新城縣北俗又謂是水為武隧津津北謂之汾門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與燕易王以龍兌汾門與燕即此也亦曰汾水門蓋汾門之稱舊矣據劉鄴所注甚顯而張守節乃引括地志所襲澆水注之龍門以當之謂汾字為誤慎矣田敬仲世家齊威王七年魏伐我取薛陵案此年衛晉

公元年也趙伐魏取都鄙七十三救亡不暇豈能伐齊此年各國亦無伐齊事薛陵地亦無攷殆誤也畱侯世家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集解引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欲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畱宮中沛公不聽案此諫甚切今本過略不知何人所刪漢書亦沒其語非史法也宜著之噲傳陳丞相世家其計秘世莫得聞集解引桓譚新論云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

舒菽室隨筆四

十九

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亦不持女來矣案此靳尚說鄭袖之故事譚襲之以誣陳平此真所謂薄陋拙惡者也

梁孝王世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案此四句疑非史文乃後人妄增小司馬所據本無故於後分梁為五國下注之史於濟川等四王皆提明梁孝王子若此處已見則後文屋下架屋矣凡史中似此者可類推五宗世家河閒獻王德二十六年卒集解引漢名臣奏云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



王軌對無窮孝武帝艷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  
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案武帝好勝自雄其於獻王自知不及而故折以惡語  
媚哉表書元光五年來朝而即以此年薨蓋以憂死世  
家文甚略其有所諱與

老子韓非列傳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  
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案上文孔子  
死後百二十九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云云其年周顯  
王十九年也下距漢文帝元年百七十年而宗至假凡  
七世其年數略相當然則宗乃儋子於李耳無涉  
然善屬書離辭王氏禘志釋離為陳引左傳設服離衛

舒欬案卷四

三

杜注為證案易象傳離麗也王輔嗣云麗猶著也各得  
所著之宜義亦與陳近又疑離乃攤之假借字太玄幽  
攤萬類玉篇云攤張也說文作摛訓舒也段注引蜀都  
賦摛藻揆天庭魏都賦摛翰則華縱春葩證之舒張義  
同與陳義亦不遠摛辭字則後世所常用矣正義云離  
辭猶分析其辭句徒望文耳

老莊申韓同傳或是之或非之案漢初崇尚黃老景武  
時猶然而鼂錯諸人又變而為名法武帝時用法尤嚴  
於是酷吏興焉史公目擊其弊而為此傳用意甚深讀  
者殊未理會而漫云史公進黃老何哉漢書藝文志以  
亦本史公之意管晏列傳  
正義引七略則云在法家

司馬穰苴列傳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  
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索隱注將軍二字云謂命之為將  
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案小司馬意以春秋時未有將  
軍之官爾觀下又有將兵云云則上文將軍即其官穰  
苴事它無所徵果在景公時否未可知然老子已有偏

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之語則其來久矣篇末云齊威  
王使大夫論  
古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而國策又有穰  
王殺穰苴事豈同名邪抑傳聞誤邪姑置之  
伍子胥列傳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正  
義云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  
有古丞胥二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案史  
記正義單行本已佚此注闕略疑經刪節水經河水注

舒欬案卷四

三

云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各  
有廟魯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  
吳人敗之獲二大夫死故立廟于山上號曰丞胥二王  
也此事亦見左傳在子胥後蓋以山名胥而增會之  
白起王翦列傳案起翦同傳不特其功相等即其謝病  
事亦先後一轍它日再起將兵其所以求自免者用心  
良苦蓋有鑒於起然亦幸而無應侯之忌功耳

平原君虞卿列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蹙者美人頭自  
造門進蹙者夫罷蹙誠賢乃近在門牆而不知邪斬頭  
釋蹙何不遂引為上客秦兵壓境此人安在數千客又  
安在毛遂出下客李同公孫龍皆非客史特寫此三人

以見數千人乃無一人勇者

范雎蔡澤列傳雎字宋本毛本作雎漢書人它本雎雎

禱出黃乘姚本戰國策作雎通鑑作雎集覽音雖案武

梁祠堂畫像有范且錢氏跋尾云戰國秦漢人多名且

穰且豫且夏或加佳旁范雎唐雎案魏策然則作雎者

誤雎相秦昭襄十有餘年而秦本紀六國表絕不書豈

史文脫耶

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索隱云言射王股誤意

以齊莊公不得僂王也案此承上文尊其臣者卑其主

來此兩王字皆主字之譌下又云不為主計而主不覺

悟是其證

舒菽室隨筆四

樂毅列傳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

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鄲

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樂閒奔趙據此是樂

乘亦燕將與燕世家合而趙世家書此事以廉頗所虜

者為樂閒梁氏志疑據國策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

於鄲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之文燕趙世家以破

頗事疑以為燕世家及此傳皆誤不知國策下文又云

樂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雷趙正與此傳下文合又

據傳及燕世家樂閒未為燕將無由被虜自以不聽其

言投趙則被虜者實乘趙世家誤為閒也而其前有與

慶舍攻秦信梁事者蓋毅本趙人顯於燕其族往來燕

趙聞時或為之將惟其所使耳

魯仲連鄒陽列傳案魯仲連鄒陽既不同時其人品事

迹絕不相類此史公合傳之最不可解者自序云能設

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以論仲連似矣何與

於鄒陽陽之可取在諫吳王今反不載其書班書載之

與賈山枚乘路溫舒同傳斯勝史公矣

刺客列傳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劉氏云謂主人翁

也又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婦嫗為丈人故漢

書宣元六王傳所謂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祖母即張博

母也故古詩曰三日斷五匹丈人故言遲是也今本漢

府詩集焦仲卿妻篇丈人字案此注與前聶政傳正義

舒菽室隨筆四

引韋昭大同惟此丈人字彼注竝作丈人而俗本又改

為夫人已見札記古無以丈夫相呼者韋意蓋以古名

男子為丈夫故尊婦嫗為丈人比之於男子耳其實不

然此傳家丈人自當如劉說為主人翁不必屬之婦嫗

又漢高帝呼太上皇為大人見本紀齊悼惠王世家魏

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正與此言

家丈人同意然則丈人大人皆尊屬通稱無別乎男女

也

樊鄴滕灌列傳曾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

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

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

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侃侃數言深切簡括得大臣之體不謂出之於噲也案噲入關諫沛公出舍至鴻門說項羽理直辭壯足折羽之氣此其人必不肖黨呂后以危劉氏者以須比雉幾與祿產同論冤哉

酈生陸賈列傳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案朱建事何足道史公因與其子善而及之然惠帝及漢大臣之欲誅辟陽而不果則賴此而見亦非徒蕪累筆墨也

袁盎鼂錯列傳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

舒藝室隨筆四

孟

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案漢書正作目自乃譌字也丞相得意而帝目送之蓋嫌之意露矣盎窺見其微而入毀言小人哉或乃以它日徵繫請室唯盎明絳侯無罪以為古誼不知此盎明知文帝仁德必不殺勃因以結勃耳何古誼之有景帝目送亞夫前後一轍居功名之際者可不慎乎魏其武安侯列傳武安侯貌侵集解引韋昭以刻确訓侵音為核索隱亦引之音确為刻案确無核刻二音疑本覈字之誤後漢書班固傳有覈仁義之林藪章懷引詩有核維旅文選典引李善注引詩徑作有覈蓋本魯詩也小司馬音刻蓋劾字之譌玉篇劾一音胡勒切與覈同音然确覈字形不相涉何由致誤

匈奴列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幽案國語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周本紀云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與國語合此傳固略而言之然已失故步詩譜遂云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郃而出篤公劉箋云夏之始衰見迫逐遂遷於幽豈誤會傳文邪

必我行也為漢患者案也邪古通用蓋中行說本不窋行而疆使之故忿曰必欲我行邪則當教匈奴擾漢意甚明顯者者語絕之辭今文牘中猶用之俗乃以為倒

舒藝室隨筆四

孟

句法云為漢患者必我也文不成義且行字為贅矣平津侯主父列傳弘為人意思褻志云意疑也案意億古通意思猶猜忌也論語母意母必不億不信億則屢中意億皆同義小司馬解為意多有忌害失其旨司馬相如列傳獸則牖旄猊犛犛索隱郭璞云牖牖牛領有肉堆音容案今之犛牛也案犛在下文此注犛字蓋犛之譌爾雅犛牛郭注即犛牛也領上肉犛肤起玉篇犛犛牛也牖牛肤領是犛即牖牖即犛牛而犛牛不可以釋牖今局刊本已正之

枇杷樾柿柀厚朴漢書注引張楫曰樾樾支香草也郭璞曰樾支木也師古曰此二句總論樹木不得樾以

香草案此節皆言果類亦不得襍以凡木索隱引徐廣曰棗也集解棗作果疑誤又引說文樛酸小棗淮南子伐樛棗以為矜釋之蓋勝郭注此文所舉除隱夫不可攷當亦餘皆知為果李時珍注本草云厚朴實如冬青子生青熟亦有核七八月采之味甘美是亦果也而注家但云藥名失之

淮南衡山王列傳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案上已云諸侯王列侯則下諸侯二字複衍矣索隱本出正文會肆丞相者蓋此是詔語因有司之請而命其與諸侯王列侯同詣丞相議也者者亦句絕之辭與匈奴列傳中行說語為漢患者者字同論語君曰告夫傳寫

舒執室隨筆四

誤作諸淺人妄加侯字札記漢書但作與諸侯王列侯議案下文有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云云是與丞相會議也

酷吏列傳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攷異云傳蓋傳之譌傳讀曰附謂附于爰書案錢說是也說文爰引也爰書猶今律文謂可引以治獄也傳者比附之義周禮小宰以八成經邦法四曰聽稱責以傳別鄭注傳傳著約束於文書比附云者猶今傳比照某律以定罪也蘇林訓爰為易已曲小顏承譌字訓傳為傳逮上已云掠治此乃復云傳逮札記爾略故復申言之大宛列傳河源出于賓其山多玉石采來集解引瓚曰

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案采來二字連上為句采當為采色之采來乃奎之借字說文奎瓚玉也廣雅作瓚瓚玉篇奎玉屬也采來謂采色之奎王氏廣雅疏證引晉書輿服志九嬪銀印青綬佩來瓚玉來字正可助吾說然所見本晉書並作采不知王據何本錢氏說文附註亦引晉志作奎

游俠列傳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案已當作己已猶身也謂身受其人之利即其人為仁義矣索隱音已為以非

侯之門仁義存案此謂眾以仁義侮之受其利故也所謂跖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也索隱云言人臣委質於

舒執室隨筆四

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不知所謂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案此謂拘守志節獨行踽踽不見知於世也索隱云言拘學守義之人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辭解而意不達殊多此一注

龜策列傳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王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畱斗柄指日使者當囚乞服

而乘輜車其名爲龜案援式而起謂地盤也仰天而視月之光者定時也觀斗所指者正月令也定日處鄉者正日躔也規矩權衡四維八卦者左規右矩前衡後權義見淮南天文訓謂天盤所加十二辰之位也介蟲先及漢書律林志見者謂初傳玄武發用也今昔壬午者日辰也宿在牽牛者日宿在丑也河水大會者仲冬水王又日時干支皆水也漢正南北者夜半時箕斗在子天漢正當南北也南風新至者冬至一陽生也斗柄指日者月建在壬位也使者當囚者白虎乘子加壬又玄武乘功曹寅也今列壬式如左以爲奇門之式未然

舒教室隱筆四

|     |     |    |   |   |   |
|-----|-----|----|---|---|---|
| 寅卯辰 | 常丑子 | 酉  | 戌 | 亥 | 子 |
| 武陰后 | 常丑子 | 合申 | 巳 | 辰 | 卯 |
|     | 武寅丑 | 朱未 | 午 | 巳 | 辰 |
|     |     | 雀未 | 巳 | 辰 | 卯 |
|     |     | 合申 | 巳 | 辰 | 卯 |
|     |     | 朱未 | 巳 | 辰 | 卯 |
|     |     | 雀未 | 巳 | 辰 | 卯 |

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集解徐廣引一本作棟案作棟是也不成三瓦謂中雷也古者後室之雷正當棟下故云不成三瓦而棟之索隱正義訓陳爲居郢書燕說耳貨殖列傳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目目則幾無行矣索隱云輓音晚古通用案說文輓引車也古書未見借

輓爲晚者自小司馬有此注而俗遂書晚近字作輓近以爲古矣不知此文若讀輓爲晚於上下文皆不可通明余有丁云言用此以輓近世之俗此解得之塗民者猶云如塗塗附言近世塗民耳擣目染於聲色嗜欲若必以上古之治輓之不能行也漢書儒林傳申輓師古曰輓音晚蓋輓晚同音而義各別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云云案下文圭自傳其治生產有商鞅行法語商鞅入秦在秦孝公初當梁惠王十年後去魏文侯遠矣呂氏春秋有惠施與白圭匡章問答則與孟子同時即治水之丹無疑

舒教室隱筆四

文云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履漢書地理志女子彈弦跕躑即本史文如消云跕音蹀足之蹀躑音履臣瓚曰躑躅爲跕指爲躑師古云躑字與履同履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躑之也師古所謂小履蓋即此文所謂利屣然則裹足古有之矣跕即蹀字說文作屣云履中段本據元應荐也段云荐者藉也吳宮有響屣廊東宮舊事有絳地文履屣百副即今婦女鞵下所施高底夫屣與裹足事本相因裹足則履小矣刻其首故曰利屣履有荐則趾在外而用力在足指故曰躑躅爲跕指指爲躑師古以爲無跟非也疑裹足跕躑爲旋舞之飾始於倡優而良家效之廬江小吏妻織織作細步其

一證也昔人以爲始於南唐殆未攷耳

太史公自序在趙者以傳劔論顯蒯瞶其後也正義引

如淳云刺客傳之蒯瞶也漢書司馬遷傳注引同師此

以別於衛莊公然案刺客列傳無此人說已見札記左

傳之申蒯乃齊人其地其時與此文不相當頃覆校刺

客傳荆軻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劔蓋聶怒而目之荆

軻出人或言復召荆軻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劔有不稱

者吾目之云云卻疑蓋聶即蒯瞶之誤榆次本趙地古

蒯字本作蔽與蓋字竝從艸屮與益形相涉爾雅釋詁

屮釋文云又作噴說文耳部瞶字重文作嶧與聶字形

皆相涉蓋傳寫錯亂如淳魏時人或尙見史記舊文索

舒執室隨筆四

注

隱云蓋古臘反蓋姓聶名則所見本已譌而史漢諸注

家及近來錢王諸老於如注與史文不相警處孰視若

無睹何也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集解引張晏曰春秋萬八千

字當云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駟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

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

云文成數萬也素隱引小顏云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

稱數萬案三說皆非也說文數計也徐音爽主切蓋云

文以萬計指以千計諸人誤讀數字爲數目之數遂多

窒礙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案列傳呂覽

之作在不韋相秦時說難孤憤亦韓非未入秦時所作  
此乃自相背違

舒執室隨筆卷四

舒執室隨筆四

注

舒執室隨筆卷五

南匯張文虎孟彪

舊讀毛本漢書覺多舛謬其各紀表志日食晦朔月日尤甚以明刻廣東本及汪文盛刊本校之稍勝然積誤相傳亦不能免輒彙識之

高帝紀三年冬十月帝以漢元年十月初以前皆準此

甲戌晦日有蝕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蝕之志五行案比

月頻食誤也荀紀祇書前蝕以今癸卯元術上攷實十

一月甲戌朔顛項術同太陰交周初宮十度〇八分十

四秒入食限

惠帝紀二年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乙

舒執室隨筆五

亥夕而不見案是年正月丙午朔二術二十八日癸酉

乙亥則二月朔疑失書志五行又家人二字疑誤倒注云

家人言庶人之家亦牽正文而倒然意自不誤

五年八月己丑相國參薨表百官案八月己酉朔二術無

己丑史記將相表作乙丑是也乙己形近而譌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十月戊申朔二術無辛丑

未知干支孰誤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五行志同荀案癸卯元

術乃年前十二月庚午朔交周十一宮二十三度三十

四分三十七秒入食限差至一月疑上年失後九月之

誤六年實閏建然則辛丑當作辛未二術又夏五月丁

卯日有蝕之既五行志云丁今推六月戊辰朔二術交

周五宮二十七度三十六分入食限

高后紀七年春正月呂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

將軍案史記梁王產為帝太傅不云為相國此時丞相

則陳平審食其也將相表百官表外戚傳皆無產為相

國事又趙王恢六月自殺始以封祿事在下文不當豫

書在前皆誤也

八年八月庚申案此承史記之文史於上文已書八月

丙午此不當重出八月蓋八乃九字之譌將相表九月

誅諸呂可證說見史記札記

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

舒執室隨筆五

日有蝕之案史於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下即書十一

月詔列侯之國及丞相勃免無丁卯晦日有食之之文

班書誤衍癸卯元術十一月丁酉朔太陰交周五宮二

十四度〇五分五十七秒入食限古卯字形近易亂

後人莫定遂兩仍之五行志亦承其誤

後四年四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案四月丁亥朔二術無

丙寅五行志作丙辰是也癸卯元術五月丙辰朔顛項

丁巳交周初宮〇七度十八分三十秒入食限

景帝紀三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案二月癸丑朔二術

同則壬子是正月晦而上已書正月則二字非誤當依

五行志作二月壬午晦癸卯元術三月壬午朔交周初

宮七度十二分四十六秒入會限荀紀作二月辛巳  
四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案十月不當書於七月之  
後此條五行志無荀紀癸卯元術八月甲辰朔二術並  
太陰交周五宮十八度三十六分四十三秒入會限疑  
本作七月甲辰晦

中四年十月戊午日有蝕之案此即上年秋九月戊戌  
晦日有蝕之之誤衍也癸卯元術十月戊戌朔二術並  
陰交周初宮十度○十四分三十七秒入會限當移上  
年所書於此年首云冬十月戊戌朔日有蝕之而當時  
以為九月晦書於上年又重出於此年夏蝗秋赦之後  
誤成爲午何舛謬至此荀紀同誤五明年十月壬辰朔

舒菽室隨筆五

亦入會限又不當書於此

後元年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史記將五行志則云  
七月乙巳先晦一日荀紀史記本紀亦不書晦蓋當時  
以丙午爲晦而乙巳爲晦前一日故百官表書丙午丞  
相舍死系於七月也癸卯元術八月丙午朔二術並交周  
初宮十四度十九分四十四秒入會限  
武帝紀元朔二年三月乙亥晦日有蝕之荀紀作五行  
志作二月乙巳晦癸卯元術三月乙巳朔交周五宮二  
十一度○二分五十七秒入會限紀誤也  
太初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荀紀案三統術正月  
丁巳朔無戊申百官表作戊寅是史表

征和二年夏行幸甘泉案上已書夏四月大風發屋折  
木此夏字重出當衍

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蝕之五行志同癸卯元術九月  
壬戌朔交周初宮十度○二十分○四十五秒入會限  
荀紀作七月辛酉晦誤

昭帝紀元鳳元年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荀紀案三  
統術七月庚午朔八月庚子朔乙亥乃己亥之譌五行  
志正作己亥而下文云劉向曰爲己亥然則志文與紀  
同作乙仍當時史官之誤而劉子政正之今本志作己  
乃後人依下文改也

舒菽室隨筆五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案三統術年前閏建子正  
月丙戌朔丁亥則二日也下乃云甲戌丞相千秋薨荀紀  
表荀紀甲戌後丁亥四十七日豈得同在一月百官表  
下又書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相相上當又云二  
月乙丑大司農楊敞爲御史大夫二月乙卯朔乙丑則  
十一日也在甲戌前九日此文甲戌二字未知干支孰  
誤又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五行五月甲申朔無丁  
丑荀紀作丁亥是  
宣帝紀本始元年夏四月庚午地震荀紀是月壬午朔  
無庚午五行志不書  
五鳳四年四月辛丑晦日有蝕之晦當作朔五行志荀  
紀竝不誤此條王氏禰志已論之今



甘露元年夏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三統術丙申是四

月朔此失書志五行荀紀作甲申誤

四年冬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閣火閣字原譌案十

月乙亥朔無丁卯疑丁酉之譌五行志不書

元帝紀初元三年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案四

月乙酉朔乙未乃十一日非晦也五行志無晦字荀紀

譌己未亦無晦字當衍此條錢氏攷異已論之云

成帝紀陽朔二年八月甲申定陶王康薨荀紀作甲戌

案八月己亥朔無甲申甲戌疑甲辰之誤

三年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三月丙寅朔無壬戌五行

志作二月是申朔

舒城室隨筆五

五

永始元年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八月己未朔十

九日丁丑荀紀作丁酉誤

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正月丁亥

朔三日己丑百官表及荀紀竝作乙巳則十九日未知

孰是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三月己巳朔十八

日丙戌荀紀作丙午則四月八日朔己亥乃孝哀即位之

日也又四月己卯葬延陵四月無己卯據荀紀云自崩

及葬三十四日則當為己未疑荀所見漢書已誤為己

卯故改丙戌為丙午以就之

哀帝紀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五行志同

荀紀作辛卯誤

二年四月壬辰晦日有蝕之五行志作三月案三統術

三月固壬辰晦而不當會四月壬戌晦當會荀紀但書

四月而不書日豈疑之邪以癸卯元術攷之實五月壬

戌朔交周五宮十七度十二分三十三秒入會限又六

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秋九月壬寅葬義陵臣瓚曰自

崩至葬凡百五日案九月辛酉朔無壬寅兩漢諸帝無

遲至百五日而始葬者其誤明矣荀紀以為壬辰則八

月朔自崩至葬凡四十五日

平帝紀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案辛酉乃朔日不

當失書荀紀以為壬寅則八月十一日

舒城室隨筆五

六

元始二年九月戊申晦日有蝕之案三統術是年當閏

九月己卯朔戊申乃閏月晦不當書九月癸卯元術十

月戊申朔交周初宮〇七度五十九分三十秒入會限

五年冬十有二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宮案十二月辛酉

朔無丙午師古引漢注云葬因臘日上椒酒置藥酒中

是年十一月丙申冬至則十二月二日壬戌即臘日荀

紀以為丙子崩則臘後十四日也

案五行志所書文七年正月辛未朔日有會之景中元

年十二月甲寅晦日有會之武建元五年正月己巳朔

日有會之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晦日有會之元朔六年

十一月癸丑晦日有會之荀紀誤元封四年六月己酉

十一月癸丑晦日有會之荀紀誤元封四年六月己酉

朔日有倉之太始元年正月乙巳晦日有倉之成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日有倉之荀紀誤諸帝紀皆不書豈史官失之抑傳寫脫去也

異姓諸侯王表漢二年漢楚衡山九江雍燕六格一月二字宜與臨江之十三常山之三十九代之四魏之三十一殷之十三韓之四上下相當不當別出臨淄齊田假初立格有二字乃誤衍又年月宜相屬不當或分或合表例惟漢格有月字餘祇著數目此諸月字亦衍皆傳寫誤

二月魏格豹降為王案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作為廢王此疑脫廢字

三月漢格項王三萬人破漢兵五十六萬此文疑當在楚格楚史表在

九月案史表是年有後九月徐廣云應閏建已據殷術也於顛項術應閏建午班表不書後九月蓋失之又史表與班表每差一月至此遂平說見史記札記

十月韓格二年一月案實計月數為年此龔史公之謬梁氏史記志疑糾之亦見札記

四年六月淮南格更為淮南王王當作國  
九月淮南格三月月字衍  
五年即皇帝位案漢王以二月即皇帝位不當失書月又即位以後事歸統一不必分月為表今前半板止於

舒叔室隨筆五

七

四月九月其十月十一月雖無事亦宜依例入表至十一月楚格之漢誅籍臨江格之漢虜尉五年一月楚格之王韓信始齊格之徙韓信王楚皆在即位前不當混并為一皆傳寫之誤又楚格衍正月二字夫史表於漢王始封即書正月以別之何至此始書且即位不在正月而又書於漢格而書於楚格其為後人妄增可知今以史表參正分析元文訂補如左韓格有四年二字蓋亦傳寫誤今仍之不敢輒改

|     |     |      |
|-----|-----|------|
| 月二十 | 月一十 | 月十   |
| 二二  | 一十  | 十    |
| 二七  | 一十六 | 五十四  |
| 二七  | 十六  | 四十二  |
| 二七  | 十六  | 二    |
|     | 月一年 |      |
|     |     |      |
| 一十  | 十   | 九    |
|     |     |      |
|     |     |      |
|     |     |      |
| 三   | 二   | 月一年四 |

舒叔室隨筆五

八

|  |        |      |       |    |
|--|--------|------|-------|----|
| 諸侯王表敘被竊鈇之言應劭曰竊鈇謂走出路閒竊人鈇也師古曰雖有鈇鉞無所用是謂私竊隱藏之耳案此謂以嫌疑致物議也列子說符篇云人有亾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 | 帝位     | 皇即月二 | 月一年五  | 籍誅 |
|  |        | 二    | 始信韓   | 三十 |
|  |        | 沙長徙芮 |       | 尉虜 |
|  |        | 八    |       | 七  |
|  | 薨耳丑國   | 乙月二十 |       | 三  |
|  |        | 為原太以 |       |    |
|  |        |      | 楚王信韓徙 |    |
|  |        |      |       |    |
|  | 尉太故始綰盧 | 王月九後 |       |    |
|  |        | 始越彭王 |       | 四  |
| 薨月六始芮吳王  | 未乙月二   |      |       |    |

舒菽室隨筆五

九

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班語本此又見呂氏春秋而注家不能引何與事必出諸子書應說近之而不詳顏說迂謬是亦未見列子也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亾國云子孫迄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廣本云上有或字疑云乃亾字之譌當作或亾子孫後檢正文盛謂無嗣國除者也指陷法亾國者云或無子絕嗣者

孝成功臣表李譚稱忠鍾祖皆順俱以捕樊竝功侯表於譚書永始四年七月己巳於忠書十一月乙酉於祖順皆書七月己酉錢氏三史拾遺云四人封當同日七月不當書十一月後攷成紀事在永始三年十一月恐十一兩字誤合為七四年亦三年之譌案錢說是也事在十一月安得七月先封以三統術推之永始三年十一月己巳朔十七日乙酉蓋此四侯皆以是日封乙己形近古書往往相亂十一月無己酉七月辛未朔亦無己巳己酉

百官公卿表高后七年七月辛巳左丞相會其為太傅案史記將相表書在八年此七月辛巳即呂后崩之日實八月朔而當時以為七月說見史記札記此表錯入七年下

舒菽室隨筆五

十

八年九月丙戌復為丞相此文不書會其名蓋即承七月辛巳來則前文之錯明矣九月辛亥朔無丙戌史記高后紀作壬戌是

孝文三年十二月丞相勃免乙亥太尉灌嬰為丞相案史記書勃免相在十一月將相表書十一月壬子蓋勃自以十一月免嬰自以十二月相十二月丁卯朔無壬子此文十二月三字當在勃免下

四年十二月乙巳丞相嬰薨案十二月壬戌朔無乙巳乙當為己史表亦誤

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倉免襍志云戊戌當依漢紀作戊辰案八月丁卯朔二日戊辰無戊戌史表亦作戊辰

舒菽室隨筆五

宋本王本亦誤戊見札記

孝景二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案八月丙辰朔無丁未下文八月丁巳左內史朝錯為御史大夫即代陶青之位則此文亦當為丁巳蓋同日拜也荀紀正作丁巳而書為陶青翟豈因後嚴青翟而誤邪

中三年九月戊戌案顧頊術殷術戊戌乃十月朔而系於九月蓋不復用張蒼術矣而非非殷術

後元年七月丙午丞相舍死八月壬辰御史大夫衛綰為丞相案丙午本八月朔而當時以為七月晦說已見前然即以八月為丁未朔亦不得有壬辰非月誤即日

誤史表荀紀並同

孝武建元三年內史石徧攷異云徧當作慶案內史石慶已書於二年此衍

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案三月乙未朔無壬辰襍志云當在二年下二年三月癸酉李蔡為丞相湯即以是日為御史大夫史表漢紀皆書於二年

元鼎二年二月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為丞相案二月丁卯朔無辛亥且上已書二月不當重出當依石慶為御史大夫表作三月辛亥蓋同日除授

太初二年閏月丁丑太僕公孫賀為丞相案此年入太初術弟二年安得有閏史表作三月丁卯於術三月丙

舒菽室隨筆五

辰朔十二日丁卯荀紀書正月下無日

征和二年四月壬申丞相賀下獄死五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為左丞相案四月丙子朔無壬申閏月丙五月乙亥朔無丁巳此皆誤也武紀書賀下獄死在正月荀紀正月戊申朔壬申則二十五日劉屈氂之相史表

荀紀皆書三月丁巳三月丁未朔丁巳則十一日此表四字五字皆傳寫誤

三年六月壬寅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六月庚申朔無壬寅

甲戌說見上

六年十一月己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十一月己亥朔無己丑且王訢於上年十二月薨豈得虛位一年之久疑十一兩字乃正字誤分下蔡義為少荀紀作十一月乙丑亦非

孝宣地節三年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為丞相六月丙戌朔七日壬辰荀紀作壬申誤蓋辰申聲近故九月壬申地震反誤為壬辰又張安世七月戊戌更為大司馬七月乙卯朔無戊戌疑戊辰之誤又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七月無壬辰霍氏之敗事在明年且上已書七月不當再出襍志以為錯簡當在四年下是也然四年七月庚戌朔亦無壬辰豈又壬申之誤耶史記續表

舒欽筆五

作壬寅固不足辨而書在四年則不誤

甘露元年三月丁巳大司馬延壽薨三月丙寅朔無丁巳紀作二月是也通鑑作二月荀紀亦誤三月

三年二月己丑丞相霸薨此據毛本目二月乙卯朔無己丑紀作三月是通鑑作三月己巳蓋從荀紀

孝元永光元年七月辛亥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七月丙寅朔無辛亥

竟寧元年七月丙寅太子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七月戊辰朔無丙寅荀紀作三月案御史大夫李延壽以二月卒則譚以三月代當是然三月庚午朔亦無丙寅本

漢表亦作三月惟毛作七月蓋因上格有六月字而誤

孝成永始二年正月乙巳大司馬音薨本或作己巳誤紀作己丑說見上又二月丁酉特進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二月丙辰朔無丁酉下三月丁酉京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當同日此二字亦當作三

綏和元年四月丁丑大司馬票騎將軍根更為大司馬四月甲辰朔無丁丑荀紀作乙丑是又七月甲寅賜金安車駟馬免七月癸酉朔無甲寅襍志據荀紀及通鑑謂當作十月是又三月戊午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三月乙亥朔無戊午荀紀作二月是

舒欽筆五

二年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賜金安車駟馬免庚午左將軍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十一月乙未朔無丁卯庚

午荀紀作七月丁巳七月丁卯朔亦無丁巳通鑑據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及下十月癸酉大司馬師丹為大司馬空之文謂年表月誤荀紀日誤定為七月丁卯見考

其說甚寔案是年閏七月自七月庚午至十月癸酉凡百二十四日故云四月徙廣本誤為四年非

孝哀建平元年四月丁酉侍中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四月癸亥朔無丁酉蓋亦卯形近之譌

二年二月丁丑大司馬喜免二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荀紀書在正月下誤廣本又誤作三月案四月乙未丞相光免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四月丁巳朔無乙未五行志作四月乙亥朔案乙亥是十九日朔字蓋衍

元壽二年九月己卯大司馬明免十一月壬午諸吏光祿大夫韋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己丑卒十二月庚子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又八月辛卯光祿大夫彭宣為御史大夫又光祿大夫南夏常仲齊為右扶風以上皆本元壽元年事毛本誤分為二年而二年諸條系之三年不知哀帝崩於二年六月安所得三年乎廣本不誤元年九月丁酉朔無己卯廣本作乙卯當是十一月丙申朔無壬午己丑壬午疑壬子之誤則己丑當為乙丑三年案此下各條皆元壽二年事而毛本誤列為三年也云五月甲子大司馬衛將軍賢更為大司馬六月乙未免庚申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六月癸巳朔三日乙

舒執室隨筆五

十五

未此時哀帝未崩方寵異賢何由免位此乙未當為己未之譌蓋哀帝以戊午崩賢以己未免莽以庚申代為大司馬三日閒事耳天文志乃云元壽二年十月戊寅高安侯董賢免大司馬位歸第自殺無論十月無戊寅辛卯莽之忌賢側目已久大司馬之位豈能遲之十月乎平帝紀云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詔曰大司馬賢年少不合眾心其上印綬罷賢即日自殺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倭幸傳云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問曰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曰太后指使尚書劾賢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然則哀帝時賢未

嘗免位哀帝崩一日即劾罷自殺事甚明白天文志成於馬續殆不及契勘耶

孝平元始二年二月癸酉大司空王崇為病免為字涉上而衍二月癸未朔無癸酉荀紀作三月近之而又誤王崇為王舜元年表王舜為太保車騎將軍未嘗為大司空也

五年十二月丙午長樂少府平晏為大司徒十二月無丙午說見上蓋亦丙子之譌

古今人表太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擊磬襄皆系紂時此因論語與三仁八士同篇也然柳下惠接輿沮溺荷蓀丈人朱張少連非同篇

舒執室隨筆五

十六

乎齊楚蔡秦紂時未有其國師古禮樂志注回護孟堅謂追擊其地則古書無此書法且二老歸周其子焉往而區區數樂工者皆高蹈不顧乎如謂記紂時樂官則器歸周何孔子自言師摯之始洋洋盈耳此非望古虛以獨遺之孔子自言師摯之始洋洋盈耳此非望古虛擬學琴師襄樂記有其文豈皆不足信乎集解引孔注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師古謂班氏之說先於馬鄭豈又古於子國乎史記禮書謂仲尼沒後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殆指其人特以為受業之徒則無據耳而班氏禮樂志即襲其文以系紂時則又何據律秣志論度云本起黃鍾之長呂子穀拒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漢紀文六年左傳疏及史記五帝本

紀正義引大略相同獨舜典疏引度之下有千二百黍四字蓋涉下文而誤衍宋房庶竊之詭云家有古本漢書作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以行其說范蜀公賢者亦深信之不攷甚矣

壽王秣乃太史官殷秣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秣又妄言太初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案殷術太初元年入天紀乙酉部第二章首天正甲子朔冬至歲餘二十四朔餘七百五皆合四分之三實如壽王所云而當時欲以太初元年為秣元須棄此小餘故造為以律起秣黃鍾九寸九九八十一分為日法即以八十一章為統法於是三統為一元多於舊法五十七年其歲餘

舒蘇筆隨筆五

千五百三十九之三十八五贏於四分之一者小分二五四分之二當三百八積四千六百十七年得千一百五十四分四分之二當三百八五適合氣日分千五百三十九四分之二當三百八法四分之三以消此餘分而朔餘五萬七千一百五合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日亦適盡無餘乃壽王猶以殷術爭之不知當時承詔定秣有所不得已也易九厄劉淵林注吳都賦譌作易无妄錢氏攷異據之反以今本漢書作九厄為誤王氏稊志辨之詳矣乃又據李善文選注屢引作陽九厄而謂今本易字誤則又好異之過孟康明引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志文陽厄五陰厄四不得但以陽九厄概之善注自因

陽九二字而誤以為三統秣篇名未足為據此則錢說緯書之類為近

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案萬一千五百二十乃合三百八十四爻之策不得云一陰一陽蓋以千二十六九章歲而六之數除太極上元得二萬三千四百則兩分之為萬一千五百二十也實如法得一當絕句常語淺人誤以一陰連屬遂又於陽上亦增一字王氏稊志謂得下更有一字非也

舒蘇筆隨筆五

當傳寫錯誤致不可辨今尋其義例表之如左

|   |                           |      |      |
|---|---------------------------|------|------|
| 一 | 甲子元首 <small>漢太初元年</small> | 甲辰二統 | 甲申三統 |
| 二 | 癸卯                        | 癸未   | 癸亥   |
| 三 | 癸未                        | 癸亥   | 癸卯   |
| 四 | 癸亥 <small>初元二年</small>    | 癸卯   | 癸未   |
| 五 | 癸卯 <small>河平元年</small>    | 癸未   | 癸亥   |
| 六 | 壬午                        | 壬戌   | 壬寅   |
| 七 | 壬戌 <small>始建國三年</small>   | 壬寅   | 壬午   |
| 八 | 壬寅                        | 壬午   | 壬戌   |
| 九 | 壬午                        | 壬戌   | 壬寅   |
| 十 | 辛酉                        | 辛丑   | 辛巳   |

|    |    |    |    |
|----|----|----|----|
| 十一 | 辛丑 | 辛巳 | 辛酉 |
| 十  | 辛巳 | 辛酉 | 辛丑 |
| 九  | 庚子 | 庚辰 | 庚申 |
| 八  | 庚子 | 庚辰 | 庚申 |
| 七  | 庚申 | 庚子 | 庚辰 |
| 六  | 庚申 | 庚子 | 庚辰 |
| 五  | 庚辰 | 庚申 | 庚子 |
| 四  | 庚辰 | 庚申 | 庚子 |
| 三  | 辛酉 | 辛丑 | 辛巳 |
| 二  | 辛巳 | 辛酉 | 辛丑 |
| 一  | 辛丑 | 辛巳 | 辛酉 |
| 十二 | 戊午 | 戊戌 | 戊寅 |
| 十一 | 戊午 | 戊戌 | 戊寅 |
| 十  | 戊戌 | 戊寅 | 戊午 |
| 九  | 戊戌 | 戊寅 | 戊午 |
| 八  | 戊寅 | 戊午 | 戊戌 |
| 七  | 戊寅 | 戊午 | 戊戌 |
| 六  | 丁酉 | 丁丑 | 丁巳 |
| 五  | 丁酉 | 丁丑 | 丁巳 |
| 四  | 丁巳 | 丁酉 | 丁丑 |
| 三  | 丁巳 | 丁酉 | 丁丑 |
| 二  | 丙辰 | 丙申 | 丙子 |
| 一  | 丙辰 | 丙申 | 丙子 |

舒菽室隨筆五

十九

文王十四年  
周公十五年

|     |    |    |    |
|-----|----|----|----|
| 三十三 | 丙子 | 丙辰 | 丙申 |
| 三十二 | 乙卯 | 乙未 | 乙亥 |
| 三十一 | 乙卯 | 乙未 | 乙亥 |
| 三十  | 乙亥 | 乙卯 | 乙未 |
| 二十九 | 乙亥 | 乙卯 | 乙未 |
| 二十八 | 甲午 | 甲戌 | 甲寅 |
| 二十七 | 甲午 | 甲戌 | 甲寅 |
| 二十六 | 甲戌 | 甲寅 | 甲午 |
| 二十五 | 甲戌 | 甲寅 | 甲午 |
| 二十四 | 甲寅 | 甲午 | 甲戌 |
| 二十三 | 甲寅 | 甲午 | 甲戌 |
| 二十二 | 癸酉 | 癸丑 | 癸巳 |
| 二十一 | 癸酉 | 癸丑 | 癸巳 |
| 二十  | 甲午 | 甲戌 | 甲寅 |
| 十九  | 甲午 | 甲戌 | 甲寅 |
| 十八  | 壬申 | 壬子 | 壬辰 |
| 十七  | 壬申 | 壬子 | 壬辰 |
| 十六  | 壬子 | 壬辰 | 壬申 |
| 十五  | 壬子 | 壬辰 | 壬申 |
| 十四  | 癸酉 | 癸丑 | 癸巳 |
| 十三  | 癸酉 | 癸丑 | 癸巳 |
| 十二  | 辛卯 | 辛亥 | 辛未 |
| 十一  | 辛卯 | 辛亥 | 辛未 |
| 十   | 辛卯 | 辛亥 | 辛未 |
| 九   | 辛卯 | 辛亥 | 辛未 |
| 八   | 庚戌 | 庚寅 | 庚午 |
| 七   | 庚戌 | 庚寅 | 庚午 |
| 六   | 庚午 | 庚戌 | 庚寅 |
| 五   | 庚午 | 庚戌 | 庚寅 |
| 四   | 庚寅 | 庚午 | 庚戌 |
| 三   | 庚寅 | 庚午 | 庚戌 |
| 二   | 庚戌 | 庚寅 | 庚午 |
| 一   | 庚戌 | 庚寅 | 庚午 |

舒菽室隨筆五

二十

惠三十八年  
微二十六年  
獻十五年  
懿九年



|    |    |    |    |
|----|----|----|----|
| 辛五 | 庚戌 | 庚寅 | 庚午 |
| 辛六 | 庚寅 | 庚午 | 庚戌 |
| 辛七 | 庚午 | 庚戌 | 庚寅 |
| 辛八 | 己酉 | 己丑 | 己巳 |
| 辛九 | 己丑 | 己巳 | 己酉 |
| 辛  | 己巳 | 己酉 | 己丑 |
| 辛一 | 己酉 | 己丑 | 己巳 |
| 辛二 | 戊子 | 戊辰 | 戊申 |
| 辛三 | 戊子 | 戊辰 | 戊申 |
| 辛四 | 戊辰 | 戊申 | 戊子 |
| 辛五 | 戊子 | 戊辰 | 戊申 |
| 辛六 | 丁卯 | 丁未 | 丁亥 |
| 辛七 | 丁未 | 丁亥 | 丁卯 |
| 辛八 | 丁亥 | 丁卯 | 丁未 |
| 辛九 | 丙午 | 丙戌 | 丙寅 |
| 辛  | 丙午 | 丙戌 | 丙寅 |
| 辛一 | 丙戌 | 丙寅 | 丙午 |
| 辛二 | 丙午 | 丙戌 | 丙寅 |
| 辛三 | 乙酉 | 乙丑 | 乙巳 |
| 辛四 | 乙酉 | 乙丑 | 乙巳 |
| 辛五 | 乙丑 | 乙巳 | 乙酉 |
| 辛六 | 乙巳 | 乙酉 | 乙丑 |

舒藝室隨筆五

三

|    |    |    |    |
|----|----|----|----|
| 壬七 | 乙酉 | 乙丑 | 乙巳 |
| 壬六 | 甲子 | 甲辰 | 甲申 |
| 壬五 | 甲辰 | 甲申 | 甲子 |
| 壬四 | 甲申 | 甲子 | 甲辰 |
| 壬三 | 甲子 | 甲辰 | 甲申 |
| 壬二 | 甲辰 | 甲申 | 甲子 |
| 壬一 | 甲申 | 甲子 | 甲辰 |
| 中  | 甲子 | 甲辰 | 甲申 |
| 孟  | 甲辰 | 甲申 | 甲子 |

舒藝室隨筆五

三

世經魯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冬至殷秣以為辛卯距定公七年七十六歲案每部首下距積年皆當著年數今惟此年有之疑皆傳寫脫去而李尙之三統術注反以此文為衍何也

魯潛公二十二年下著距楚元七十六歲又漢高祖八年下亦著楚元三年也五字既以高祖紀年何以及楚元豈歆自以為元王裔而紀之與

漢秣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案太初元年六秣皆為丁丑而武帝詔以為馮遂攝提格此又云歲名困敦者蓋皆承元封六年為言也元封六年歲星在星紀正月晨見故謂之馮遂攝提格其十一月歲星與日同次故謂之困敦治秣起年前天正冬至又漢初承秦以前前十月為歲首故以太初元年統於元封六年也今依三統術推之元封五年十一月庚子朔即元封六年天正月也十九

日戊午冬至日在星紀中牽牛初度歲星在析木二十七度百四十四分之百三十三當斗八度在日後去日十八度有奇晨見三日後當以前月與日同次斗建亥是元封五年當名大淵獻也自冬至順日行四十六日日率十一分度二元封六年正月己亥朔初六日甲辰立春日在陬訾初危十六度歲星在星紀斗六度去日五十四度隔次晨見凡隔次晨見皆日加丑時斗建寅天官書所謂攝提格之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自元封五年冬至前三日歲星去日半次始見至六年冬至前三日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星行一次有奇而入伏限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即元

舒執室隨筆五

年前天日在牽牛初度歲星在婺女六度在日前去正月也日十四度與日同次斗建子是元封六年當名困敦也伏限三十三日有奇順日行三度奇十二月癸巳朔初二日甲午大寒日在玄枵中危初度歲星在婺女九度在日後去日半次晨見順日行四十六日日率十一分度二行星八度十一分之四大初元年正月癸亥朔十八日庚辰雨水統術以兩日在降婁初奎五度歲星在虛五度去日五十二度隔次晨見斗建卯天官書所謂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在子與婺女虛危晨出也是年十一月戊午朔二十六日甲申小寒月節日在玄枵初婺女八度歲星距初見三百四十日矣在危十二度去

日二十五度在日前與日同次斗建丑是太初元年當名赤奮若也夫既改用夏正則紀年自當以正月為斷而鄧平術定於太初元年五月其年前亥子丑三月猶冠正月之前武紀太初元當時未更定故歆述三統承其舊文又特言正月歲星出婺女者十二月十七日己酉立春入正月節歲星猶在婺女十一度明自此始為太初元年也

舒執室隨筆五

改元曰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案錢少詹依三統術推得建武元年歲星在壽星則是前一年在鶉尾疑此句當在上文更始二年下錯簡在此然求其次度二十四度百四十四分之八十四鶉尾起張十八度今至二十四度餘則已在軫五度去張遠矣又依前例此改元建武下當有六年十一月壬寅朔旦冬至殷秣以為癸卯十七字以與上元帝二年文相應今本蓋傳寫失之又光武著紀年數不當見於漢書疑孟堅元本止於六年之文以終秣志其建武三十一年云云十六字乃後人妄增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案今本漢書分章據毛以大孝備矣庶幾是聽十二句為一章粥粥音送至經緯冥冥六句為二章我定秣數至撫安四極十五句為三章海內有姦至樂民人二十二句為四章豐草萋至被無極八句為五章雷震震至世曼壽十句為六章都荔

遂芳至我署文章十句為七章桂華至燭明四極四句為八章慈惠所愛至終無兵革十二句為九章嘉薦芳矣至今問不忘八句為十章皇皇鴻明至壽考不忘十八句為十一章承帝明德至受福無疆八句為十二章不足其五郭茂倩樂府詩集析我定秣數至四極爰轅八句為一章海內有姦至益定燕國八句為一章大海蕩蕩水所歸至貴有德六句為一章慈惠所愛至師象山則六句為一章皇皇鴻明至孔容翼翼十句為一章而合桂華於都荔遂芳為一章故仍缺其一竊意我定秣數人告其心心字與下申親轅不叶據師古注云言臣下各竭其心致誠慤也疑心字本作誠當屬上章為

舒藝室隨筆五

孟

韻後人以注中其心二字轉正文以屬下章而不知侵部字不可以叶真部也又都荔遂芳宵窳桂華華字亦與下光行芒章不叶據臣瓚引茂陵中書歌都麗桂英美芳鼓行荔麗蓋同聲假借詳下章馮馮翼翼上多桂華二字毛本樂府詩集徑於磴磴即即上多美芳二字於上下文皆不相涉疑一本作都荔宵窳遂芳桂華窳與華叶一本作都荔桂英宵窳美芳英與芳叶亦行其別出之桂華美芳皆校者所注異文傳寫錯亂所見本而正文遂芳與宵窳又誤倒遂不可讀耳馮馮翼翼四句疑仍當依漢書自為一章餘如樂府詩集所分則十七章全矣蓋古書自篇首至末本皆直下連屬

後世分析提行以便尋閱遂有誤分誤合之弊

郊祀歌惟泰元七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又天地八丞相匡衡奏罷龍鱗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案此皆題上事也魯路龍鱗者惟泰元章之第十四句黻繡周張者天地章之第七句其改之故則錢氏攷異引郊祀志釋之矣今本漢書以涓選休成提行冠於天地章之首黻繡周張冠於日出入章之首此亦庸妄子誤分誤合之弊攷異引文獻通考載元豐六年陳薦議引涓選休成天地並況證天地合祭之說謂北宋本已誤誠然樂府詩集載此歌每章皆序題在前於惟泰元下別行低格引漢書禮樂志

舒藝室隨筆五

孟

曰建始元年丞相匡衡云云於天地下別行低格引漢書禮樂志曰丞相匡衡云云皎然明白豈所見本固未誤耶抑覺其誤而正之耶  
倉貨志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將字毛刻本誤作秋案上文云春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於邑無秋出民之事廣本作將是也荀紀引夕字疑亦誤當作入師古注云言里胥鄰長亦待入畢然後歸也則所據本是入字此謂冬入民亦如春出民也荀紀引亦作夕蓋後人依誤本漢書此志乃云豈能朝出耕而算歸里且既朝出算歸何廬可以居止豈能朝出耕而算歸里且既朝出算歸何又云冬畢入蓋所謂算不持樵不得入以防惰農私歸也民皆已出耕惟樵采者得入以防惰農私歸也

天下其其勞師古曰其猶同案其字疑當讀為供下文云中外騷擾相奉即此其字注脚師古注非也平準書作天下苦其勞或疑其乃苦字爛文

苗生葉已上稍耨隴草因隴其土已附苗根詩甫田疏引與今本同昭元年左傳疏引葉上有三字稍下有壯字王氏禘志以為今本脫案三字宜有壯字則疑因下文稍壯而衍稍耨云者即下文所謂每耨輒附根蓋以漸隴其土也說文稍出故下云比盛暑隴盡平而根深毛刻本苗根誤倒三字平字各本皆脫

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案秣志以元帝平始三年入中統弟六章之十二年自此至王莽建國三年辛未是

舒菽室隨筆五

五

為陽九故莽云然而王莽傳建國五年書則云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也傳贊云餘分閏位亦指此孟康注云初入元百六歲有尾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為閏也郊祀志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案填星土也公孫臣說漢以土德王文帝以來用之故謂填星為德星史記作旗疑字形相近而譌索隱以為歲星非也地理志遼東郡番汗下云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應劭曰番音盤案沛水九字乃班氏正文說文云沛水出遼東番汗塞外西南入海蓋本此毛本應劭曰下衍汗水出塞外西南入海九字汪文盛本廣本刪去之當矣乃

移應劭曰三字於沛水之上是以正文為注矣注則當先為番字作音此九錢唐汪氏小米校本反謂毛本誤字當在番音盤下矣以注入正文又以衍文中汗字為是而正文沛字為誤未知所據

廣平國曲周武帝建元四年置水經濁漳水注引史記大將軍酈商以高祖六年封曲周縣為侯國金氏輔之據此謂曲周舊縣非始孝武案史漢表傳酈商無大將軍之傳大字蓋衍又止云封於曲周未知果為舊縣與否如志所言則縣字亦衍也索隱於史表曲周下注縣名蓋亦承酈注文據表傳商封曲周于寄繼立至景帝中二年有罪失侯明年改封商他子堅於繆十年之後

舒菽室隨筆五

五

始改曲周為縣似舊不為縣矣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水原出零陵永昌縣界東流注湘也汪校云零陵無永昌縣案此據漢志言也晉書地理志荊州零陵郡有永昌縣宋志南齊志並屬湘州隋志零陵郡零陵縣舊曰泉陽置零陵郡平陳郡廢又廢應陽永昌初陽三縣入焉然則六代零陵郡皆有永昌師古豈據彼為說耶水經湘水注承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耶薑山東北流至重安縣舜廟下又東北逕重安縣南武水入焉至湘東臨承縣北東注于湘謂之承口案承水今謂之蒸水承口今謂之蒸口古永昌縣地蓋在今衡州衡陽縣西南祁陽縣及寶慶府邵陽

縣之交矣

溝洫志引渭穿渠起長安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  
易漕度可令三月罷案徑易漕三字句謂其道徑捷便  
於漕也度可令三月罷與上度六月罷下度可得五千  
頃度可得穀二百萬石句法一例小顏乃於徑易下絕  
句著注金氏輔之校本從之點句忽不加察耳  
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  
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故字史記作辜案此言屈子  
遭此放逐咎由自取不能周遊擇君而戀戀於楚以反  
射己之今日時勢不同也李奇云亦夫子不如麟鳳故  
離此咎意簡而明師古乃謂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

舒蘇室隨筆五

五

原又云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苟懷此故都夫  
誼生漢朝與戰國異雖為長沙傳猶漢臣也何得云歷  
九州而相君此解室礙益不如李

固將制於螻螳師古曰螻謂螻蛄也案史記索隱本出  
正文作螻蛄前作札記據集韻十虞螻有龍珠切一音  
謂此轉侯入虞倒文叶韵今以師古注證之益可見本  
作螻蛄蓋蟲名多取疊韵如螻蛄螻蛄之螻蛄二字轉  
婁聲以從古螻自一物螻蛄自一物并不可云倒文而  
此傳仍作螻螳者蓋亦後人安其所習而改之也豈從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案文帝六年

丁卯四月戊寅朔二十三日庚子是時誼為長沙傳已  
三年下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則在文七八年閒其  
卒也距梁王勝墮馬死史記集解引徐廣後歲餘年三  
十三則溯作服賦時年二十七汪容甫賈子年表以為

二十六年其徵在文帝

賈山傳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  
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  
為不善足已戒章下詰責對以為錢者公用器也而可  
呂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  
共操柄不可長也案據錢者公用器也云云是章下詰  
責專指諫除鑄錢令一事不當以淮南王柴唐子事隔

舒蘇室隨筆五

五

在其閒疑章下詰責當直接變先帝法非是下其又訟  
淮南王至足以戒二十四字當在不可長也下而下接  
其言多激切云云則總結山前後所諫諍者傳末其後  
復禁鑄錢則又它日事記之以驗山言耳

翼奉傳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案狼乃很字之誤也翼說  
申子主貪很亥卯主陰賊寅午主廉貞己酉主寬大辰  
未主姦邪戌丑主公正謂之六情蓋以貪很對廉貞陰  
賊對寬大姦邪對公正皆取其對衝之辰說文才部很  
不聽從也一曰行難也一曰謠也廣雅亦曲禮很母求  
勝鄭注很闕也今本皆作狠說文狠訓犬鬪聲與很義  
別俗以偏旁相近而混之又因狠譌為狠狼乃獸名義

尤不類而沿習既久不復省其為誤字矣

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曰太陰下抵建前注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

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末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案張注太陰在太

歲後下疑有脫字其注楊雄傳甘泉賦云太陰歲後三辰也文選注引竝同據孟注云時太陰在末正戌後三

辰而此傳下文丙子孟夏張注以為丙子歲太陰在甲戌是歲後二辰矣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引甘泉賦注

作二辰史記貨殖列傳正義亦云太陰歲後二辰今陰陽家亦以歲後二辰為太陰蓋其術舊傳如此然則甘

泉賦三乃誤字而孟說非也後說見依三統術推初元二年正月壬戌朔二十二日癸未如張注未申皆在西南

與斗建對衝故云曰太陰下抵建前此太陰自指歲後之辰非主歲之太陰王氏禕志以為太歲誤也孟注寅

下南字非衍即誤

平昌侯比三來見臣案平昌侯不舉名據上文則是王臨然外戚恩澤侯表平昌節侯王無故宣帝地節四年

封子考侯接五鳳元年嗣接子釐侯臨元帝永光三年嗣初元二年臨未嗣侯其為接則上文不當云王臨其

為臨則此文不當併平昌侯豈亦周公自併成王之叔父類耶見史記魯世家然

明年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地復震案元帝紀初元

二年詔亦云二月戊午依三統術推二月辛卯朔戊午乃二十八日也與正月暴風同在一年此明年二字疑

涉下文明年夏四月而誤吳斗南乃謂前暴風封事為元年事王氏禕志亦謂前封事為元帝初即位時所上

蓋以前不書二年故也不知新君即位一二年間皆得謂之初谷永待詔公車在成帝永不必元年且元年正

月戊戌朔無癸未此不能以口舌爭也蓋皆不省此明年二字為衍文故耳七月己未朔無己酉攷異云當作

乙酉是今年太陰建於甲戌案上文以太陰為歲後之辰則此不當復以為主歲之太陰蓋陰乃歲字之誤孟

康注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則所見本已誤遂妄以此為四年之太歲丙子矣不知此文承上二年地震

來下文云明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乃初元三年事元帝紀五行惡得以四年事先書在前乎就其說

在甲戌則太歲在子是以太陰為歲後二辰然則前也吳斗南不知陰陽家別有歲後二辰之太陰錢少詹

誤以歲後之太陰為太歲王氏禕志又不審此太陰實太歲之誤遂各執一說而不能相通

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案丙子乃初元四年也奉請元帝徙都非可朝令算成者此疏承白鶴館災

後不書年疑亦三年所上其云丙子乃豫期之也此太

陰亦太歲之誤三年歲在乙亥從亥之子故曰東行張  
晏注云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戌則以此疏  
為四年所上恐不合於情事荀紀又系之初元二年亦

非

宣元六王傳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水經汶  
水注引此文亦作瓠而下文治石象瓠山瓠作報盧氏  
鍾山札記引宋本漢書兩瓠字竝作瓠案作瓠是也景  
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瓠譟侯扞者師古曰瓠讀與瓠同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亦作瓠譟徐廣曰瓠音胡王氏  
襍志謂隸書瓠或作瓠因譌為瓠又譌為瓠是也又王  
子侯表瓠節侯息瓠即執字王氏襍志謂隸書執師古

舒執室隨筆五

亦誤讀為瓠地理志東海郡瓠而史記索隱本出正文

執作報蓋瓠瓠二字止爭一點傳寫易亂瓠之譌為報

猶瓠之譌為報也若如今本作瓠則無由誤為報

史丹傳國東海郊之武彊聚如滄曰聚字喻反案聚字

蓋本作取故如滄作音若聚字則人皆識之矣以是知

班書字為後人所改者多矣  
翟方進傳而宣欲專權作威迺害於迺國不可之大者  
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凶于迺國害  
于厥躬廣本正文作乃害于國無下迺字注作乃凶于  
而國案今經作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自石經以及流  
傳舊本又漢書它傳屢引此文無有如顏氏此注者傳

中隲括經語不嫌小異其下迺字疑衍或當在國字下  
與不可相屬為句廣本則或脫或刪若顏注既明引洪  
範不宜以意改竄未知所據何本段氏尚書撰異獨失  
引此條

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案歆為國師在方進身後莽始建  
國元年此時何得書國師劉歆班書素謹嚴乃亦不免  
此疏忽

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案孟堅於莽傳詳著其書策詔  
令以見莽之作偽欺世此誥似亦當入莽傳而著之翟  
義傳中者深許義之首先發難事雖不成亦足以使莽  
之姦謀彰著於天下而又以痛漢廷之無人也其先有劉崇張

舒執室隨筆五

紹事始作即敗谷永傳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

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襍志云則與若同

義案則即古通見王氏經傳釋詞賈誼傳陛下即不定制如今

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

強漢法不得行矣此文之則與彼文之即同

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案谷永陰封王鳳強為

之解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然其中亦有可取者則謂  
之直言亦可  
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案成帝紀永始二年二月癸未  
夜星隕如雨五行志亦云癸未三統術二月丙辰朔癸

未則二十八日也此云己未則初四日蓋誤

匈奴傳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史記匈奴列傳作將十萬

之毛本眾誤物又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毛本姓誤信

姓字與下云單于姓單提氏相應廣本皆不誤

漢使留匈奴者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

案上文云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

使相當又云每漢兵疑當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

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與此文事皆相同一

篇三見固史公累辭而孟堅竝仍之不可解

西域傳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焉身就屠詣長羅侯赤谷

城案師古於持節下著引服虔注是於此絕句詔焉就

屠云云十一字作一句焉字即下身字譌衍宜刪廣本

無

重合侯母虜候者母字誤廣本作得是

後漢使持節殷廣德責身孫求車師王身孫貴將詣闕

錢氏拾遺云身貴者車師王之名衍孫字案錢說是也

上文車師王身貴恐匈奴兵復至迺輕騎奔身孫故漢

使廣德責身孫求之玉篇將送也本詩遠于謂送至漢

廷也師古注身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則所據本已

誤

敘傳案孟堅歷敘先世并著叔皮王命論亦放史公自

敘并著談六家要旨之意乃其載荅賓戲及幽通賦則

是自傳非史法也

耳諫甘公作漢藩輔案此指甘公勸張耳走漢事也廣

本作耳諫甘公是毛本作諫誤

舒菽室隨筆卷五

舒菽室隨筆

三五



舒執室隨筆卷六

南匯張文虎孟彪

後漢書光武帝紀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案但云營部不辭通典引營部上有諸字通鑑亦作諸營上文云既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畱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益至此諸將始肯俱進諸字正承上來不可少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章懷注引續漢志千石月八十斛毛本作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案續志大將軍軍司馬謁者僕射宮掖門司馬及太

舒執室隨筆卷六

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執金吾諸丞皆比千石又云凡二千石丞比千石則千石下自當有比千石一例它本後漢書注續志通典職官通志職官略皆脫千石月九十斛比七字

明帝永平五年詔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注引續漢志曰五伯鈐下侍閤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今續志鈐作鈐涉下而誤說文鈐車輪字見段注

和帝紀諱戰章懷注引說文音大可反蓋舊音也戰無大可之音疑本作丈少反丈大形近艸書可作𠄎與𠄎亦相似而謫

桓帝紀延熹八年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破之通志同

注文盛本作勒姐與段熲傳合西羌傳或作勒姐或作罕姐牢勒一聲之轉此罕字乃牢之謫

續漢律秣志然弦曰緩急清濁非管無曰正也弦曰之曰疑當作之或緩急下脫為字又案秣而候之秣乃律之謫盧氏羣書拾補反欲據此改篇末候日如其律之律為秣誤矣自明

元和二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案石即上文所引石氏星經謂當以石氏為主也下云其星閒距度皆如石氏故事文自明顯石字不誤惠氏補注改石為古亦未勘上下文矣

舒執室隨筆卷六

於建武而施行於元和也

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掬密案異疑秣字之謫又案漢書律秣志詔雜候上林清臺課諸秣疏密乃孝昭元鳳三年事此連元封七年之文蓋略之也

紀部表案此表首行序題各本誤以天紀歲名對部名甲子癸卯為第一列地紀歲名對庚辰丙申為第二列人紀歲名對庚子丙辰為第三列部首二字對庚申一

丙子二為第四列李尙之四分術注依錢少詹說更正以天地人三紀序題各降一列而以部首二字獨對一

二三四數目今局中新葉本從之其實部名甲子癸卯一列當移末列與數目字相屬王氏太歲改如此或移部首數

目為第一列與部名相屬庶為明白又四分術本起庚申而此以庚辰為天紀者是徑截孝文後三年為上元也上文云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秣又上兩元而月會五星之元竝發端焉李注曰從文帝後三年推而上之九千一百二十歲歲在庚辰為上元云云是本以庚辰為天紀矣蓋立元本無一定祇各隨其術取其齊同觀六秣用數皆同而立元各不同可知也王氏太歲攷改以庚申為天紀首未得其意

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四時推

舒菽室隨筆六

移故置十二中曰定月位有朔而無中氣者為閏案月大二字誤倒大字絕句月字當屬下此謂有閏之年為大歲也歲之餘分滿月法而置閏謂之大歲與月之餘分滿日法而成日謂之大月正同然閏月四時推移或有進退故置中氣以定之此本易明盧氏不知月字之誤倒而以歲字為衍李氏四分術注亦以月大連文皆非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劉廙等奏議云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陳少章辨誤謂宜當作直引三少帝紀注乙未直成云正始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及漢書王莽傳以戊辰直定為證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案陳說是也紀書

冬十一月癸卯此云今月十七日己未則癸卯乃月朔十一月建子則未日直危而云直成蓋十一月乃十月之誤 四庫全書考證亦云衍一字

王朗傳注引獻帝春秋云獨與老母共乘一櫂玉篇云櫂小船也廣韻蓋本此

晉書律志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德平人無貳也案此引國語文貳字當作資與資今國語本亦譌為貳儀禮大射儀注引作資王氏經義述聞已辨之此志下文述十二月律云所以詠歌九則平百姓而無資也正作資然則此文作貳者乃後人依誤本國語改

舒菽室隨筆六

三分其所生益其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案依下句三分所生則首句三分其所生其字衍班固採以為志案上已云班固漢書採而志之此文複行

故復重作蕤賓伏孔笛案蕤賓下疑脫林鍾二字蓋惟此二律用八倍角笛也

羽生角南呂生姑洗也注從羽孔下行度之盡律亦得角聲出於南附孔之下案南當為商之譌

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也注上句所謂當為角孔而出於商下者墨點識之案商下當作商上宋志亦誤又從此點下行度之應律應當作盡

變宮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也注其便事用例皆一者也

案者字衍下文二十一變也注諸

太族之笛正聲應太族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

一釐有奇案當作二尺五寸二分八釐有奇宋志亦誤

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有奇

案此四倍林鍾分也有奇二字衍宋志無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

三釐有奇案當作二尺二寸四分七釐有奇宋志亦誤

此下缺中呂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七分

有奇案七分下脫七釐二字各笛尾數皆止於釐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有奇

舒蘇室隨筆六

案此四倍林鍾分也有奇二字衍宋志無上云三尺二寸者應無射

應鍾之笛正聲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三尺九寸九分

六釐有奇案三尺當作二尺宋志亦誤

十二月律中大呂司馬遷未下生之律長四寸二百四

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為八寸分寸之一百四案八

寸下亦當有二百四十三五字

二月律中夾鍾酉下生之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為七寸分寸之一千七

十五案七寸下亦當有二千一百八十七七字

四月律中中呂亥下生之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為六寸分寸之萬二

千九百七十四案六寸下亦當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八字

仲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贊陽季也季字當作秀上文

引洽州鳩語作秀不誤

九月律中無射卯上生之律長四寸六分千五百六十

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案六下分字衍

凡音聲之體務在和韻韻當作均

每律各一內房中外高案房中二字乃庖字誤分為二

此節全錄續漢志宋志亦同

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

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

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疆西京望臬微弱其與此尺同

銘八十二字案今銘止七十九字隋志亦載之末云其

餘與此尺同則凡八十字仍少二字

古有黍索鍾鏘鏘鈞鏘溢之因案鏘當為鏘因當為目

日行黃道於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案進有當倒

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校歷

三年更相是非案已云互相參校則其所校三字為蛇

足宋志無之是也下校歷之校亦衍

夫以黃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戊辰加時未日蝕案七

舒蘇室隨筆六

六

乃九字之譌魏志云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乾象先天二年少弱於消息先天一辰強為遠天案二年當作二辰

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寅加時西南維日蝕案魏志

黃初三年十一月庚申晦日有食之此作庚寅誤也又

云乾象加未初消息加申黃初加未乾象先天一辰遠

黃初先天半辰近消息乾象近中天案既云乾象先天

一辰遠何云乾象近中天蓋當云消息近天乾象字中

字皆衍

三年十月十五日乙巳日加丑月加未蝕案十月誤下

文郎中李恩議作十一月望是也以乾象術推之黃初

舒菽室隨筆六

三年十一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望而庚申乃十二月

朔非十一月晦

若知而違之於挾故而背師也若不知據之是為挾不

知而罔知也案於字依下句例亦當作是為二字若不

知下疑當有而字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案四十當作三十李尙

之乾象術注亦承其誤

以章歲乘加時盈縮差法除之所得滿會數為盈縮大

小案大小下當有分字

入月日十二下注景初三度數四十八下注景初五

十案此皆後人旁注非志文宜刪

金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更順減疾日行一度十五

分案李氏乾象術注脫此二十六字

晉書律秣志大都寫宋書而譌脫特甚不盡由傳本之

失蓋當時成書率之故今本宋志雖不必盡善尙較

勝於晉書校晉志者當以為依據也

其餘蝕經无日諱之名无以考其得失案名字當在日

下

宋書律秣志南呂五寸二分三釐少彊案當作五寸三

分三釐少彊

應鍾四寸七分案當作四寸七分四釐半彊此脫分下

尾數

舒菽室隨筆六

而知寫笛造律知當為和晉志不誤

猶宜形古昔以求厥衷晉志形上有儀字是

案太樂四尺二寸當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為

宮推法下徵之孔笛應律大呂案當字笛字互誤此刑

改時失校耳

輒部郎劉秀鄧昊

魏邵等案晉志空處乃王豔宜

據補

太簇為商注此章說笛孔上下大律之名也晉志說作

記大律作次第此誤

大簇生南呂也注以南呂律度從角孔下度之角字誤

當依晉志作商

南呂生姑洗也注欲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欲即吹字之譌衍晉志無宜刪又音家舊法雖一部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為唱和之聲案當依晉志作一倍再倍部字誤姑洗生應鍾也注上句所謂當為角孔而出商下者墨點識之案下當作上此即上注所云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為孔則得角聲也以其出商孔之上故第識其處以為度而從此下行度之以求變宮也晉志亦誤作下

舒藝室隨筆六

九

應鍾生蕤賓也注名以其宮為主名當依晉志作各又其使事用例使當依晉志作便下云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  
黃鍾為變徵注俱發三孔而徵磴磴之徵當作徵晉志亦誤  
所以便事用也注一取則於琴徵也徵當作徵晉志亦誤  
太簇之笛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案分釐數誤說見前  
姑洗之笛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奇案分釐數誤說見前又各笛下並引周語作注此姑洗笛下脫去注文及中呂笛一條而即以中呂笛注系於姑洗笛下今為補之云周語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此補姑洗之中呂之笛正聲應中呂下徵應黃鍾長二尺一寸

三分三釐有奇此四倍注云周語曰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元本宣誤宮今依國語改晉志藍本宋志亦缺中呂之笛一條然則唐初所見宋書已如今本乃冥然罔覺可慨也南呂之笛長三尺三寸七分案七分下脫釐數又脫有奇二字說見前

應鍾之笛長三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案三當作二說見前

逸周書文傳解從生盡以養一丈夫注云一丈夫天子也言兆民者天子也趙敬夫本改者字為養檢黃氏日抄引此注作言兆民所奉者天子也蓋今本脫所奉二字而者字不誤知古書不可以意改

舒藝室隨筆六

十

大駭解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依網罟句則上句少一字路史夏后氏紀引斧下有斤字是也又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歸之惠徵士校本於闕處補士字黃氏日抄引泉下有水字與草木對闕處乃賢字案惠氏曾見宋本度非妄補疑賢士二字當並有句法方稱  
世俘解新荒命伐蜀案牧誓庸蜀羌髦實從伐紂何以見伐又所傳呂他新荒侯來陳本百韋之屬都不見它書是不可究詰矣  
秦策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案下忠字當作忠乃

武后所造臣字也高誘注欲為臣乎正解此句宋剡川姚氏本引曾本作楚何以軫為臣乎是也

趙策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案比字當讀為比較之比然字

行如字絕句賢不如猶言賢不肖謂人當比較而後知賢不肖以喻事當比較而後知利弊也諸家讀不為否

以如字下屬姚本又誤知為如遂不可通韓策當敵即斬堅甲盾鞬蓋鐵幕革抉咬芮無不畢具

史記蘇秦列傳即作則無盾鞬蓋三字案即則古通用斬字當絕句承上劍戟言之當敵即斬猶云所當無不

摧折也堅甲鞬蓋當四字為句索隱注云咬與敵同

舒菽室隨筆六

十一

謂盾也正義亦引方言云盾自關而東謂之敵下有咬字則此文盾字為衍矣鐵幕疑即鞬蓋之轉音讀史者

增注於旁混入正文吳注以斬堅斷句非管子牧民篇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

錯也案錯字疑衍類聚五十二引作得得亦復字之譌

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案上云下令則下句

令字衍上文授有德也務五穀也育六畜也皆四字句

宜一例下令順民心則威令行順上亦不當有令字如地如天何私何親案韓子揚權篇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語本此疑私字誤

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會之君好之則臣服

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案求疑來字之譌古來字每與入

聲為韻出車韻牧載棘大東韻服而與求字形近往往

相亂嗜疑當作飢說文以會與人也古通作會蓋校者

疑其與下臣會復而改之服字疑報之譌雞鳴詩知子

之好之雜佩以報之此文似以來得飢會好報為韻

形勢篇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祈羊無義疑羊當讀

為祥國准篇立祈祥以固山澤是其證飛蓬之問不在所賓陳君與較宋本問作閒案問疑當

作閒故譌為閒尹注云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賓敬

是本作閒也

舒菽室隨筆六

十一

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案此以儀不及物者比之飛

蓬燕雀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云不足以饗鬼神

主功有素實幣奚為案主功有素即考工記所謂畫績

之事後素功也言采色必施以素功饗神不徒以寶幣借喻以申上意

唯夜行者獨也夜疑心字之誤下文云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後解雖承夜字之誤亦解為心行

不行其野不違其馬尹注云未經其事問其所經案此

即問塗必於老馬之意雖與後解異而與上文伐矜好

專義正相承似為得之然則上不字當作未無廣者疑神案無字疑即上譌巨之譌爛文耳尹注及

後解皆失其義

曙戒勿怠後釋逢殃案釋驕也見重令篇注猶云朝勤而夕

懈

見與之交案此謂面交而無實心與下心行對尹注非言而不可復者案猶言雖悔莫追與下行而不可再義

同尹注謬

權修篇有獨王者案上形勢篇獨王之國一本作獨任後解亦作任此王字蓋亦任之誤

立政篇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案由疑司

字之誤小匡篇云請立甯威為大司田

舒藝室隨筆六

三

乘馬篇天地莫之能損益也案此明政者以地為本若陰陽之化有餘不足皆天之事莫能損益故下云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此句當作天莫之能損益也地字衍右陰陽案題謬甚此等皆後人妄增

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案此與林所出同乃林則五而當一此則十而當一且

蔓山所出與此亦略同而云九而當一文本自下而上既十而當一則當在蔓山之前蓋數目字易譌又傳寫

贅亂不可攷矣

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案此當與澤為類不當雜出於汎山與林間亦傳寫錯也

七法篇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案朝夕謂測景之臬故云欲定其末言不可定也

猶左書而右息之案作書者自右向左而止今反之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案故字當衍命當作令觀下文自明

故蚤知敵人如獨行案獨行即上所謂獨出獨入

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案上故字衍觀下文自明

幼官篇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案下云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云云疑本以皇帝王霸為次與下諸句相連若因

舒藝室隨筆六

四

二字不知何字之誤夜字後圖作處蓋處字古作処因譌為夜兩人物字疑皆衍文處處守靜則皇所謂無為而人自化正與尊賢授德則帝句相對既多誤衍又轉寫錯亂孤懸在首與下文不相屬遂令讀者茫然丁君通

說小

此居圖方中案此篇以政治條目分系中央四方蓋放洪範九疇而圖之左右以便觀覽及削簡著書不能為圖則於篇中記其方位後人循之復作幼官圖傳者兩存其文遂前後複出

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說字疑衍

五輔篇朝廷兇而官府亂案說文兇擾恐也與上朝廷

開而官府治相反

宙合篇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可以無及於寒暑之節矣案夏就清則無及於暑冬就溫則無及於寒以喻賢人之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也宋本及作反形近而

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

案君字疑衍

泉踰儼而不盡案踰疑輸字譌

八觀篇稼亾三之一而非有故益積也則道有損瘠矣

損疑當作殞然尹注本已誤故釋為毀損

法禁篇不貴其人博學也案博學與上下文不相比

舒藝室隨筆六

據下引秦誓之文又云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

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疑此學字乃舉之譌

母事治職但力事屬私案下句辦事二字疑當衍其一

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案此

文不可通疑有衍誤當作王官私非其人去君事而私

行者聖王之禁也衍一人字又上下倒

側入迎遠尹注云側身而入國挺出而迎遠案據注疑

當作側入挺迎與上隱行辟倚對文

法法篇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尹注云高士必順

考古道也疑正文遠字當作違

兵法篇遠用兵則可以必勝案遠疑當作速所謂兵貴

神速即上風雨雷電之喻是也速譌為遠猶孟子舜禹

益相之久速誤為相去久遠也

大匡篇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案此言

諸侯之君不貪於土則已若貪於土則必勤於兵也檀

弓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

而死句法正同或欲改不字作必非也

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案下二

句涉下文而衍上衛魯二國亦只一句

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劉注云蒙孫小匡作曹孫案

曹字形似曹再誤為蒙下蒙孫同

狄人伐尹注云謂入伐齊案據注則人乃入之譌

中匡篇苑濁困滯皆法度不亾往行不來案此文幾不

可讀矣疑皆下脫一字屬上為句蓋謂苑濁困滯皆疏

決也來字當作爽爾雅釋鳥鳩場誤與法度不亾為韻

尹注本已脫誤

小匡篇夫鮑叔之忍不修賢人案忍當作志古仁字也

左傳正義引作不忍蓋所見本已誤

是以聖王敬畏賊農案畏字疑亦農之譌

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案肉疑當作惡說文惡慙也齊

語作不疚音義亦俱相近

霸言篇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案說文營而居也

字通作環宮門之營蓋所謂環列之尹羣書治要引門

舒藝室隨筆六

六



作闕蓋誤

疆國眾合疆以攻弱以圖霸宋本上疆字作弱案下文皆以疆國眾疆國少立文又云戰國眾戰國少戰國猶言敵國亦即疆國也疆國眾未易并吞故和疆以取弱疆國少則可收小國以自助而圖疆若弱國之多少何足計乎宋本非

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戴君望說先能二字倒是也自古以至今五字總下兩層常當作嘗下無字當作而未嘗有能先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十六字為一句無有嘗先作難違時易形而不敗者也

舒菴筆錄六

十五字為一句趙本句讀皆謬

問篇母遺老忘規則大臣不怨案此即所謂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也尹注不清

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案此兩率字義同上謂率眾為力田者下謂率眾不耕而弋獵者尹注不誤或援小匡篇十邑為率之文以解率字殆非也

邊信傷德厚案邊信猶偏信與上小怒對文尹注為邊人失信謬矣厚字依王氏雜志上屬是

戒篇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白帖引夕作豫案夕字無義蓋即豫旁象字壞文之僅存者尹注無釋則所

見本未誤

靜然定生案然猶乃也見王氏經傳釋詞靜乃定生與下仁從中出義從外作句法略同所謂定而后能靜也尹注欲靜則生定文義倒置

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案患勞患飢患死三句皆承上文此句獨衍有字文不成義宜刪

賤妾間之中婦諸子案諸子蓋八子七子之類史記秦本記尊唐八子為唐太后徐廣曰八子妾媵之號又穰侯列傳昭王母故號華八子詳見漢書外戚傳蓋其來久矣

妾人間之案妾人猶言妾身長門賦妾人竊自悲兮善

舒菴筆錄六

注引此文為證

地圖篇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案藏疑識字之誤參患篇懦弱則殺案此殺字當音所界反尹注不發音則與下文諸殺字混

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凶案去凶不辭疑當衍其一下文同

往夫具案往疑狂字之譌

制分篇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閒之案丁君士涵云築當作一是也然此文疑有錯簡當云一堵之牆日一閒之十人之聚日五閒之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大征徧知天下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案莫鐵不可解莊子  
養生主釋文引此作刺毛疑誤倒作毛刺又聲轉為莫  
鐵矣

君臣篇上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案止當為正之誤此與  
七法篇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義同  
蓋測景當立表平地若以手舉者何能定景此文揭字  
彼文擔字尹注竝訓舉似不誤雜志謂擔為搖誤夫立  
表運均而手擔之已不能定何待搖乎證以此文不煩  
改字

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案知  
善者明其道身善者守其職君身善則所謂代馬走代

舒菽室隨筆六

五

身飛矣公字疑法之誤下文云是國無法也無法即不  
法也

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案坐疑主字之譌下  
文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亦主與官  
對舉

君臣篇下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案騰與滕  
古通說文滕水超甬也詩百川沸騰作騰騰即孟子所  
謂長君之惡也易傳滕口說也虞氏作騰亦其證雜志  
云官當作言是

從其欲阿而勝之案從字疑當讀為縱此勝字蓋亦騰  
之誤

中民亂曰誓諄案諄乃諄字之譌下誓諄生慢花齋本  
作諄而它本亦譌諄其證也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引  
劉向別錄飾辭以相悖悖誤作悖亦與此類

近其罪伏尹注云日期既近尙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  
權伏之案如注則其當作期注中權字蓋摧之譌

小稱篇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為不善案不可八  
字當作一句讀尹注於遁逃斷句非

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澤字尹解為粉澤曲案下文  
云審行之身審去之身疑此澤字亦行之誤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案此節錯簡當在管仲  
有病節前

舒菽室隨筆六

五

四稱篇吾亦鑿焉案此第一問不當云亦蓋以字之誤  
下有道之臣節吾以鑿焉朱本以作亦可證然安知諸  
亦字非皆以字之誤乎

收聚以忠而大富之案忠疑惠字之誤大富謂富有之  
猶言善人是富尹注非

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案上下文三十句皆四字句  
有韵此二句獨五字不相叶乎蓋義字謨字後人妄增

元文當以思謀為韵  
保貴寵於案寵於疑倒

侈靡篇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與之是  
以下名而上實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

夜也案此文殆不可解之字疑當作化下上當互易樂疑當作末而又有錯簡今更正之云地重人載毀傲而養不足大昏也博夜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末事未作而民興化是以上名而下實也解曰庶而不富民生困敝如在大昏博夜聖人省諸本而游諸末者權也卽下文所謂侈靡也事末作而民興化卽下文所云興時化也上名下實卽下文所云賤有實敬無用也

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案刑疑當作制諄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諄之靜案孫氏淵如謂當作夏雲之靜是也及人之體謂能蔭庇人諄疑當作歐鵬字不知何字之誤

舒城案隨筆六

五

動人意以怨句疑卽上文動人心之悲句誤衍

人所生往案疑當作人心所往猶云眾所歸往也心字

誤生又倒

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案賢者二字疑

當在辟之上謂賢者在如上秋雲之始見不肖者仰而

化之猶離熱而得涼也

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案使猶用也賢者見用則不肖

者自化亦承上文

用貧與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取案此

四句與上下文意義不屬當是它處錯簡

水平而不流案此上疑亦有錯簡

親左有用無用案有疑當作右尹注不知有字爲誤文以屬下句不可通矣

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案句不可解疑祀乃亂之誤俗書亂作乱也禪與神草書形似次字衍祖犯倒詛卽祖字之譌衍文當作而亂神犯祖渝盟傷言犯祖見漢書翟方進傳

齊約之信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論行上疑亦當有所以二字又此二論字疑竝當作論下必因成形而論於人論字同

薄德之君之府囊也丁君云薄當作博俞君樾云府當爲所案二說皆是也囊字疑當作洛誥汝乃是不囊之

舒城案隨筆六

五

釋文囊莫剛反引馬氏云勉也與囊字形替相近

囊

應言待感案言疑皆字之譌皆古時字下文云變之美

者應其時從雜志說

應風雨而種案種疑當作動

有革而不能革案據尹注則所見本有字作可

民外信諸侯外化案兩外字疑當作服承上不可服來

古文服作服與化形近而譌化乃古貨字

請問諸侯之化弊案化亦讀爲貨弊與幣古通

弊也者家也案弊無家義疑帛之譌古文四聲韻引古

文家字作案與帛形近說文幣帛也

家也者以因人所重而行之此家字疑當作樊涉上而

誤

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案兩者字疑衍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案上不字當衍言利源塞

則商賈去也

富者靡之貧者為之案靡與為韻言富者能不恤其財

則貧者不憚其勞

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會丁君云百當為不是也怠疑

當作治言此百姓之所以為生貧富相濟不待上之振

恤而自以得會也

為之畜化案化亦當為貨

舒菽室隨筆六

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案時疑當作財古音同部字形

亦近消蓋捐之借字說文捐自關以西凡取物之上者

為捐捐解見段氏注

強而可使服事俞君云自強而可使服事以下凡七句

皆亾國之邾非美事案俞說是也然強而可使服事句

不辭疑有衍字謂以強服人也與下辯以辯辭智以招

請廉以標人句法當一例

好緣而好駟案上好字疑當作惡謂惡華飾而好駟馬

也與上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句法當一例

家小害以小勝大案家疑蒙字之譌

而復畏強長其虛案此謂示以懦怯因以長彼之虛憊

蓋驕敵之術也

而物正以視其中情案物如射禮物長如箭之物射者

所立處也窺彼盈虛以為進退此篇故多陰符家言

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案短字疑亦強之誤國當為

圍與御通強與強而立齊謂強臣竝立也故下言御之

之術

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案上大字疑當作夫

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案兵當為民下則兵

遠而不畏兵字同

樂聚之力以乘人之強案上之字蓋已之譌尹注云好

自勉以聚力是所見本未誤

舒菽室隨筆六

大王不恃眾而自恃案無繇闌入大王疑是人主二字

之譌尹注引晁父釋之非

眾而約實取而言讓案尹注於約下絕句非是實乃寡

字之譌當屬上為句眾而約寡謂行之者眾則餘者不

約而自從觀下文與取而言讓句例相同宋本約作納

與尹注約束不合蓋譌字

長喪以黜其時重送葬以起身財案黜字不知何字之

誤尹注舛謬無從攷證而就其意審之疑喪上當有居

字身字當作其句法一例

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不同法則民不困案矣字

不知何字之誤當屬下為文今本作矣遂以屬上句之

末非也

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

得立案勸字疑觀之誤讀如觀兵之觀此文疑有錯簡

當云市也者觀也觀者所以起末而善本末事不侈本

事不得立此侈靡本旨

水鼎之汨也人聚之案鼎當為泉因鼎字隸書或作泉

而譌尹注謬

故動化故從新案此言故動而化故從新也承上能靡故道新道

來尹以三字為句謬甚

不擇君而使案君當為羣之壞文

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案從疑當作待孟子曰待文王

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桀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從字

義不可通

然後運可請也丁君云請當作謀是也疑運謀二字當

互易

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罪疑罰字之誤

其滿為感感疑盛字之誤

唯聖人不為歲能知滿虛案不歲二字疑衍

心術篇上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

馬走無代身飛案上故曰二字雜志云衍是也術字亦

疑衍文尹注云心無嗜欲之為故能制於九竅亦無術

字可證故曰君三字當連此正解上文心之在體君之

位也趙本以君字下屬尹注意亦如此謬

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案上能字疑當作人誠乃

試字之譌古能字讀如耐不奪人能不與下試能與試

為韵趙本於上能字斷句謬

世人之所職者精也案世當作聖

修之此莫能虛矣案能讀為而而如古通用

無慮則反覆虛矣案覆當為復篇末云復所於虛

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案能字疑衍下云因也

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亦無能字

闕其門案上文作開其門疑皆闕字之誤此言收視返

聽也

心術篇下無以物亂官案此謂耳目口鼻之官也尹注

云貪賄則官亂謬

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治也至不至無非所人而亂案

至不至疑當作本不至承上句而言也無字當衍非所

人而亂謂不能人其人也尹注以至不至無為句文不

成義

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案王疑當作主下暴王同

白心篇兵不義不可案不可下當有脫字

韓乎其園也韓乎其門案樞言篇作淳淳乎博而

圖豚豚乎莫得其門疑此文有誤

置常立儀能守貞乎案貞疑當作真與下人字韵

知人曰濟自知曰稽案濟疑當作齊齊速也即何通之義與稽韻

內固之一可為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案長久疑當倒與王為韻

算何能歌案據尹注前歌後舞云云疑正文歌下本有舞字

水地篇集於天地案集疑準字之誤下集於諸生集於草木竝同

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案依尹注水字衍

四時篇慎使能而善聽信之案此上諸信字雜誌以為衍是矣此信字蓋亦當衍下文聽信之謂聖亦當作善

聽之謂聖而衍信字聖字本从耳風俗通云聖者聲也言聞聲知情

惛惛而忘也者案而讀為如言惛惛如忘也尹注以上惛字屬上使不能為為句不成文理篇首云五漫漫六

連文中央曰土案此節不當錯出於此當在下文夏雨乃至也下

五行篇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贖雜誌云水當作冰是也贖字疑當作瀆上有脫文四時篇云春三月三

政曰凍解修溝瀆

任法篇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案孟疑

猛之借字以過其情以其二字疑衍遇如遇主于巷之遇謂詭遇也尹注未得

皆囊於法以事其主案此囊字疑亦當作囊說見上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宋本無下者字案疑兩者字皆衍

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案有當作無

封禪篇尹注元篇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案小司馬索隱云案今管子書其封禪篇正

與此注合此篇尹注多取裴駟集解其移補無疑而尚書序正義及禮記王制正義文選羽獵賦注引古者禪

泰山封梁父之文皆僞管子豈所見皆即移補之本耶

小問篇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憂之以德案憂古優字說文引詩布政憂憂今作優是也

昔者吳干戰案干疑即干越之干史記貨殖列傳郢之後徙壽春與閩中干越雜俗今本或作干越誤說詳王

氏讀書雜誌漢書十四苟七臣七主篇或以平虛論七主之過陳君云過當作道是也案篇中次序七主在前七臣在後題亦當作七主

七臣今本主臣互倒

申主案上文先六過後一是此申主所謂一是者也不當先於六過蓋錯簡說見下

芑主通人情以質疑案芑主與上複疑芑乃荒之壤文

又通人情以質疑不得為過疑有誤

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  
下無侵爭世無刑民案此七句與上文義不接蓋正與  
申主節則民反素也相貫吏肅而安承任勢四句民樸  
而親承民反素句官無邪吏四句總承上二項則前文  
之為錯簡明矣雜志謂有脫文非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案自此至名斷言澤千餘言橫  
互於中與上下文皆不相接蓋它篇錯簡  
商宦非虛壞也案商宦二字疑宮室之誤尹注徒望文  
為說

夫凶歲雷旱案雷旱二字相比埒據下文云非無雨

舒欽室隨筆六

五

露則此句專言旱疑雷乃雷字之譌

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尹注訓追為召疑本作招寇  
無實則無勢案勢疑本作執譌為執後人又增力

好佼反而行私請劉注疑反當作友案佼字本作友譌  
為反兩本竝存遂為衍字耳此處不得有友字

居為非母動為善棟案居為非母謂陰為眾惡之母動  
為善棟謂護眾善以自子也棟者椽所聚

以非買名以是傷上非是二字疑當互易謂己擅其功  
歸過於上也

而眾人不知之謂微攻案七臣亦六過一是此止存六  
過蓋下有脫文

禁藏篇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案王乃主字之譌  
小字不與美對疑本作陋

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案陳君謂彼字  
衍非也彼與己正相對正承篇首以此制彼以已知人  
來疑當衍於字官字當作臣

謹其忠臣案謹乃謀之譌說文謀軍中反閒也  
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尹注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既  
不命則自相殘殺案注中別字乃則之譌既不下脫能  
字命當作令由是觀之則注文之脫誤多矣其不通處  
非盡尹氏之過也

入國篇不耐自生者案耐讀為能

舒欽室隨筆六

三

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案十一字作一句讀謂收  
養於主疾之官而給之飲食也尹注以疾字斷句非

九守篇荆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  
化矣案兩見字疑當作及

度地篇上相稽著者所以為固也尹注稽鉤也謂荆棘  
刺條相鉤連也案稽無鉤義疑正文稽字本作稽急就

篇沽酒釀醪稽極程極乃橄之譌字稽橄即積橄也說  
文引賈侍中說稽樟稽皆木名積橄樹枝句曲荆棘亦

似之故云相稽著說文稽畱止也尹所見本未誤故訓  
鉤今正文與注誤為稽不可通矣

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案囊疑壤之誤

地員篇墳延者六施案墳延即周官大司馬之墳衍鄭  
注水厓曰墳下平曰衍下文亦云在墳在衍衍古通  
山之材其草兢與蓄陳君云材當為側是也蓋側字壞  
文作則譌為財三寫成材矣側與蓄韻兢疑苑之譌  
薛下於萑劉注萑音追莞蔚草也一作萑案莞乃莞之  
譌詩中谷有萑釋文引韓詩云莞蔚也  
缺尹注音形案形乃彤字之譌說文缺音徒冬切與彤  
同音玉篇廣韻集韻竝同  
無高下葆澤以處案上句當作無高無下下與處為韻  
上文云若高若下不操疇所下與所為韻句法一例  
皆宜竹箭求鼃檀案上文五粟之土云俱宜竹箭藻  
龜檀檀文句相同疑此文之求鼃即彼文之藻龜而皆  
有誤爾雅釋木椋即來說文同郭注云中車輞則亦堅  
木與檀檀類玉篇椋椋也集韻椋木名古通作來疑求  
乃來字之譌藻又椋字之譌也鼃龜二字不知孰誤  
其林其鹿案易屯六三即鹿無虞釋文引王肅作麓云  
山足鹿蓋麓之借字疑此文本作鹿誤增水旁  
其種忍蕙案爾雅作隱忍齊民要術同  
其種陵稻尹注陵稻謂陸生稻案依注則陵乃陸字之  
譌內則瀉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正義云陸稻者謂陸地  
之稻也  
弟子職篇置醬錯食案錯猶置也下文云凡置彼食是

舒菽室隨筆六

三

也朱本譌為醋惠氏天牧遂改為醢誤矣  
攘臂袂及肘案臂字衍不可通注云恐溼其袂是本無  
臂字  
坐板排之案板乃扱字之譌曲禮云以箕自向而扱之  
鄭注扱讀為吸謂收糞時也尹此注云扱穢時以手排  
之也蓋所見本扱字未誤今則并注譌為板字矣  
形勢解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案去其門不辭疑門乃  
闔字之壞文闔說文作闔宮中道从口象宮垣  
備利而偷得案備疑本作葡乃苟之譌字苟同亟急也  
下文云其得之雖速其禍患之至亦急是其證作備無  
義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案聖當作眾花齋本不  
誤下云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聖字亦當作眾  
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眾人之智案此正與上明主相  
反也眾字不誤宋本朱本及羣書治要引作聖非  
臣乘馬篇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丁君云耳當為  
畢案耳猶而已也已止也文可通不煩改字  
海王篇吾欲藉於臺雉何如案臺雉疑誤輕重甲篇作  
室屋國蓄篇作室庶其文與此大同臺與室形近又屋  
字古文作臺與臺字尤易相混  
鹽百升而釜尹注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  
案依下注一釜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百

舒菽室隨筆六

三



分之則此當云十二兩六銖九釐一黍十分之二為升  
蓋傳寫脫誤

釜五十也尹注每一斗案斗當作升

行服連輶輦者雜志云輦當依朱本作輦案尹音居玉  
反則所見本作輦不誤

國蓄篇愚者有不賡本之事案賡與庚更通後山國軌  
篇亦作庚史記平準書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集解  
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償續義亦相因

山權數篇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  
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  
農夫敬事力作雜志云三年二字衍成歲者順成之歲

舒藝室隨筆六

三

也藏十一年衍一字言順成之歲三十一年而藏其十  
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為三十一年中三分之一  
也案王衍三年字及解成歲得矣餘說嫌迂曲竊謂十  
一兩字皆當衍與少半三字當在藏參之一下今更定  
之云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與少半成歲三年而藏十  
一年藏三之一與少半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  
解曰少半者三分之一也令歲收十分而三分之則每  
分得三又三分其餘分得三三三不盡是為少半也成  
歲三年而藏十者歷三年而所藏積九分又九九九不  
盡合之而成十也一年藏參之一與少半即承上守十  
分之參與少半而言即所得三分又三三三不盡以明其不傷於民

而又不至狼戾也曰歲曰年皆舉時而言曰少半曰參  
之一皆舉歲收之分而言語自有倫不得相混而併藏  
十年與少半也乘馬數篇云人君之守歲藏三分此三分  
小分少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雜志云五當為三是也  
十年者要其終言之其實九年而已足

綺緡案緡字疑即縹之異文說文茜茅蒐也段注以為  
即縹字又云綺以茜染故謂之綺蓋古音西青相近故  
綺或作緡後人不察而竝存之

山至數篇梁聚案如前事語篇佚田此篇梁聚請士特  
及輕重甲篇癸乙乙篇癸度衡蓋皆寓言實無其人  
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戴君云御覽治道部引

舒藝室隨筆六

三

無外字內作則案御覽所引蓋猶舊本也內字蓋本作  
而而即則也見經傳釋詞形近譌為內後人遂於上句妄增  
外字  
地數篇故先王各用於其重俞君云各當作託案疑本  
作度字度古作庀與各形聲俱近而誤下文云先王權  
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是也國  
用篇作故託用於其重託亦庀字之譌  
揆度篇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  
案桓公曰三字疑當在何謂上  
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案財乃裁之借字易泰大象  
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財荀氏作裁

一歲耕五歲食粟買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買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案五歲六歲正得十一年丁君云當作十二年非

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案已字疑衍

良萌也案萌即民也說文民眾萌也

輕重甲篇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案薄即毫也下文云夫湯以七十里之薄是其證舊本於之字斷句

謬

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案故聖人善貫下二句用非其有即所謂來天下之財使非其人即所謂致天下之民事語篇云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

舒菽室隨筆六

其人與此正同舊本乃於善用斷句謬甚

詩蓄之家案時當為時費誓時乃糗糧說文作侍

弓弩多匡軫者案考工記則輪雖敝不匡注匡枉也

魚以為脯鮓以為殺案魚字疑脫右旁

則是下艾案艾刈古通下艾謂去其本下文今操不反之事不反二字疑下艾之謬

輕重乙篇癸度案即揆度也

有雜之以輕重案有當為又

甯戚鮑叔隰朋易牙案易字衍牙字當在鮑叔下

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案子疑當作下

輕重丁篇養沛為鹽案沛疑沛字之謬

桓公舉衣而問曰宋本元本衣作哀案疑哀字之謬論議玄語案玄疑當作互

輕重戊篇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案管子曰三字當

衍

離枝遂侵其北案上文已云離枝間之遂侵其北疑此文侵字當作取

輕重已篇此三人者案猶言此三等人也雜志謂衍人

字非

觀於外祖者案上文作祀於太祖此觀字外字疑誤同治丁卯德清戴望子高以所著管子校正見示中多

述王氏讀書雜志及陳君與俞君樾丁君士涵之說子

舒菽室隨筆六

為覆校一周間有所窺埒識眉上君亦頗見采焉癸酉

之春戴君歸道山其書前已刻成二卷同人謀藏其事

不枉君數載苦心矣然管子書殘缺舛誤自宋已然

已缺又古類書引者甚少無可旁證今雖稍為之補其

於全書不過十之二三至於真雁雜糅及後人所竄亂皆不可得而理也

韓非子初見秦篇世有三匹而天下得之案三匹即下

所云以亂攻治者以邪攻正者以逆攻順者以

天下之攻秦者犯此三匹也注乃云知三匹者得天下

不解其所謂

荆王君臣走東服於陳案服當依秦策作伏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六國表作白起列傳作故云伏謂竄伏也此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儀說秦王文案儀以秦武王元年去秦入梁在前三十年矣又下文備秦攻魏軍大梁白起擊魏華陽軍及長平之事更在其後是以明國策之誤矣

棄甲兵弩戰慄而卻案弃甲兵弩言不成文策作怒亦不可通疑皆有誤卻字則當依策補

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以字疑即上句也字譌衍秦策無

舒城室隨筆六

七

拔荆東以弱齊強燕強字衍秦策無

於是乃潛於行而出宋本道藏本竝同今本作潛行無於字秦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然或以為於字衍案於疑游字之譌蓋韓子作游它本作行讀者旁注異文轉寫竝存又以形近譌為於耳游者泗水也此時城為水灌不沒者三版故泗水而出

知伯之約知伯上當有反字趙本依秦策補宋本道藏本竝脫

齊燕不親案依上文親當作弱

墨子辭過篇冬則凍冰夏則飾饒飾饒二字不可解經訓堂校注本云飾若覆倉之羣與凍冰義不相對羣書

治要引作餽饒案玉藻日中而餽鄭注餽朝會之餘也論語有酒會先生饒鄭本作餽云會餘曰餽玉篇饒饒餽臭味變餽饒者會有餘而味變也或云餽當為酸酸饒與上凍冰對

呂氏春秋序意篇惟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案歲陽歲名雖見爾雅而古書用歲名者僅見此若楚詞之攝提貞于孟陬自謂月建史記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王叔師誤以太歲釋之閻氏百詩以授時術我友顧君觀光以三統術推得始皇八年七月甲子朔然是年實壬戌當為闕茂非涪灘錢少詹事以歲有超辰為解超辰之說始於劉歆古法無

舒城室隨筆六

八

之今姑依三統積年求得是年歲星在壽星太歲在作鄂仍差一次王氏雜志用許周生說以八年為六年之誤而六年秋無甲子朔無以定其果是也

淮南子天文訓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注單讀為明陽之明據本莊案單字斷無明音蓋本作闕揚之闕誤寫耳然單雖有齒善一切讀為擘緩之擘而據下文單闕之歲注云單盡則本讀為殫此讀闕之音蓋後人旁增非高注也

覽冥訓田無立禾路無莎蒨雜志云當蒨莎金積折廉壁龔

無理雜志云理文子上禮篇作贏贏當作贏與禾莎施為韵案疑理字本作蠶蠶有力底力戈二音此文與禾

莎施爲韻當讀力戈反後人誤讀力底反音近誤爲理  
然文子自作贏故誤爲贏若非文子則無從悟此文理  
字爲蠶之誤矣蠶也

齊俗訓其兵戈銖而無刃雜志謂衍戈字引文子其兵  
鈍而無刃爲證案高注云楚人謂刃頓爲銖字書韻書  
無訓銖爲頓者直是鈍字之譌鈍古通作頓

文以青黃絹以綺繡案說文絹繒如麥稍色絹以綺繡  
不辭絹疑緝字之譌說文緝網紐也謂以綺繡結之

莊子養生主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兩無字皆轉語  
辭與無乃將無得無辭氣相近在宥篇人大喜邪毗於  
陽大怒邪毗於陰句法正相類敬齋古今註以爲無爲

舒菽室隨筆六

善以取名無爲惡以取刑顛倒其字非漆園意

文選洞簫賦注云大者長三尺四寸案郭注爾雅大簫  
長尺四寸周官小師疏引通卦驗三禮圖藝文類聚引  
通卦驗皆同此云三尺四寸三字蓋衍文又子淵所賦  
疑今單簫有旁孔而無蠟底者注以爲編簫恐非

長笛賦蒯瞶能退敵不占成節鄂案襄二十五年左傳  
有申蒯韓詩外傳作荆蒯芮說苑作荆蒯瞶蓋本一人

又外傳有陳不占二人皆死崔杼之難者故連類及之  
注既引外傳陳不占事而於蒯瞶則以衛莊公當之得  
一而遺一何也又賦文退敵二字無謂疑赴敵之誤  
李少卿答蘇武書胡笳互動善注引說文作葭玉篇葭

下引此文作胡葭互動云今作笳案今說文葭篆下但  
云葦之未秀者是有脫文也

樂府詩集焦仲卿妻篇案此詩之作人共知其序小吏  
伉儷之篤夫義婦貞固然抑知有微意存焉小吏之母  
苛細人也蓋其待婦過嚴而蘭芝者巧慧有餘和婉不  
足小吏則愛妻而不知勸誨彼於爲姑爲婦爲夫之道  
皆有闕焉故一言激烈便爾遣歸怨讟之餘成此事變  
婦不能事姑子不能事母而姑之不能慈婦更無論矣  
作詩者直陳其事曲折詳盡令人言下自見而終之日  
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柰何讀者但賞其詩之奇麗  
歎其情之慘烈而不究作者命意所在邪或者并此詩  
而訾之是聞者不知戒而以罪言者也

舒菽室隨筆六

舒菽室隨筆卷六

南匯張歛山先生者古博覽不求聞達仁壽耳其名殆  
二十年僻居家術末由奉手同治丙寅春之金陵舍于  
書局迺獲與先生同研席時方校栞太史公書每遇疑  
義輒鉤稽同異往復商榷先生所爲別纂札記者也先  
生之學於名物訓詁六書音均樂律中西算術靡不洞  
澈原流所爲詩古文辭空諸依傍直抒所見自無馳騁  
叫囂之習所著如春秋朔閏攷古今樂律攷彙經寇亂  
散失未遑整比此隨筆六卷乃筆於羣書簡端者暇日  
自錄成表仁壽因寫臧其副癸酉冬先生以年老告歸  
亟從臾其先授之梓若詩古文辭則編刊尙有待云甲  
戌秋九月海甯唐仁壽跋于治城書閣

舒菴室隨筆跋

舒藝室續筆

南匯張文虎孟彪

易損上九勿損益之本義曰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顧亭林曰有天

舒藝室續筆

禹以治水之功洽於四海皋陶益稷同寅協恭皆所推服受禪易世舜已開其先宜其行所無事舜起自側微

氏傳解為陸地行舟則又紂之材力過人手格猛獸之類鄒意圖畫夜領領圖水行舟二圖字讀為妄則使丹

朱嗣位一紂而已堯之禪舜蓋不得已也然猶歷試諸

艱乃知堯讓許由必無其事

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文不成義中閒當有脫文史

記殷本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

弟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伊訓正義及孟子疏兩引

迺立太丁之子太甲與孟子合某氏傳祇據偽伊訓云

及湯沒而太甲立僂元年夫諒陰三年高宗猶行之豈

開國之初而阿衡若是其忍即以後世而論亦當踰年

舒藝室續筆

改元蜀漢章武為陳壽所譏嗣是而晉惠之永熙愍之建興簡文之咸安一家繼續有同革命偽古文萌牙於

下有大戊篇而書序無之

尙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惟二年伐犬戎四年伐耆五年伐邠為異餘皆同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僂王不足信併見鄒著周初歲朔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十年乃七年之誤十與七形近而論史蓋與大傳及鄭康成說同張守節乃云十當作九案周本紀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僂太子發蓋亦以武王蒙受命年不改元此九年即文王受命之九年若如守節說則是武王即於文王崩年觀兵於商也蓋作

舒菽室續筆

三

偽古文者用劉歆說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觀兵於商十三年而伐紂故於偽武成云惟九年大統未集偽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守節遂據此以糾史公不知兩說自不能彊合也鄭康成本大傳亦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蓋調停於史漢間以合多方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之文然書序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即如古說武王承受命年不改元自七年至十一年首尾亦五年矣何不可以釋多方蓋九年之會乃諸侯好會其時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紂已偏安故諸侯有請遂伐之者然三仁猶在故武王告以天

命未可而後人附會遂以為觀兵此亦文王僂王及血流漂杵之類也中庸言壹戎衣而有天下孟子言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伐殷無再舉明矣詳見周初歲朔攷康誥殪戎殷段注說文謂不必與中庸之壹戎衣相牽固亦可毛詩民勞傳戎大也同方殪戎殷猶大明詩云肆伐大商也某氏傳解為殺兵殷大可發笑而孔沖遠猶順文而疏之何與

劉器之元城語錄引韓詩雨無極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然則北宋時韓詩猶存也案小序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無極即以首句名篇正大夫三字連文見於詩中後人脫去首二句而序中又脫極字遂

舒菽室續筆

四

以正字上屬甚無義理讀詩記引董氏說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蓋彼因其難通而強增政字或亦記韓詩雨無下本有一字而正大夫三字本相屬特失卻首二句遂不復憶是極字曰朱子謂首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夫韓詩既佚自不得據孤文以增益存其說可耳若以長短為嫌則斯千首章六句次章五句生民首章十句次章八句瞻卬首章十句次章八句載見首章六句次章二句閔予小子首章六句次章四句良耜首章十句次章七句長發首章八句次章四句殊不嫌參差矣魯頌閟宮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案

周自不甯失官竄於戎狄歷數世至大王又為狄人所  
侵去幽內徙于岐蓋商土也翦踐古通見邵學士此謂  
重踐中國之地張平子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  
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川此土而  
翦諸鵠首翦亦讀為踐踐猶履也猶管仲言賜我先君  
履也鄭箋釋翦為斷失之毛傳訓勤亦未瞭

樂記孔子問賓牟賈曰馨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  
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  
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蓋春秋時去周初已遠樂  
師相傳久失其義故孔子復因其問而詔之商樂名也  
疑即後子貢問樂章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之商彼云

舒菽室續筆

五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又云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  
斷又云臨事而屢斷勇也正與此下文發揚蹈厲者大  
公之志也義合淫者洋溢之意馨淫及商正是武音因  
其發揚蹈厲而疑非武音又疑武王之志荒賓牟賈失  
其解耳然則篇末綴子貢問樂一章正與此章相發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而馴伐盛威於中國也鄭注  
本於崇字絕句云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天子二  
字屬下讀文義詰綯樂書以天子二字上屬為句集解  
引王肅曰以象尊崇天子也案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蓋  
象功成報政於武王也夾振之而馴伐疑指滅國五十  
事此注王肅為優

春秋昭二十年左傳齊侯疥遂疢杜注疢瘡疾案周禮  
天官疾醫四時皆有瘡疾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瘡疥  
疾秋時有瘡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疑齊侯夏患疥未  
瘳及秋而又患瘡故云疥遂疢說文引亦作疥梁元帝  
顏之推輩欲易疥為瘡段懋堂謂無事自擾信矣素問  
應象大論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泄泄  
傷於暑秋必病瘧秋傷於濕冬生嗽嗽與生氣通天論  
大同不盡合於疾醫文者彼是先時所伏疾醫文所云  
乃隨時所感也疢首注疢酸劑也首疾頭痛也說文疢  
酸劑頭痛也素問金匱真  
言論亦云春氣者病在頭

又二十四年左傳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杜注陽氣莫然  
不動釋文陽不克莫絕句案上文云日過分而陽猶不  
克此承上來當於克字絕句如杜陸讀則文不成義莫  
字當屬下為句莫疑辭如論語莫吾猶人也之莫述間  
謂當作其似不煩改字

舒菽室續筆

六

又二十五年左傳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五牲杜  
注麋鹿麇狼兔正義云以上文已言六畜則五牲非六  
畜故必解之述間云麋鹿之屬可謂之獸不可謂之牲  
案獸與牲對文則異今上言六畜則獸亦可言牲桓四  
年公羊傳何注云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  
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然則獸可名牲矣  
論語弓冶長篇宰子晝寢案此蓋是內寢檀弓夫晝居  
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  
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宰我



居聖門而忘夫子之教故深責之若當晝而寢恐不至

是顧君尙之據詩伴奠爾游矣優游爾休矣書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謂君臣可相爾汝至孟子時乃以

爾汝為輕賤之侑予謂稷契篇安汝止禹以侑帝金滕

篇則爾之侑且加於三王孔子侑及門皆爾汝門人侑

之曰子是哉子之迂也而子路且曰禱爾於上下神

祇公明高侑長息亦曰爾猶近古矣孟子於弟子則侑

子時世之遷流如此爾雅釋天疾雷為霆霓郝蘭臯比部云霓字衍東都賦

注書鈔百五十二類聚二初學記一御覽十三引竝無

舒藝室續筆

七

霓字案霓字蓋因下雨霓為宵雪之霓字而誤衍郭注

及陸氏釋文皆無釋知其誤在唐以後然今俗本皆如

此廣東張刻單注本刪去霓字是矣而改其文曰疾雷

謂之霆則不可冬獵為狩注云得獸取之無所擇邵氏正義以詩疏引

李巡說證之足矣又引說文狩犬田也云冬日草枯田

犬便於逐利也案田獵用犬豈獨冬狩犬乃火字之譌

段注已據韻會改正火田為狩即在下文而依誤本說

文為說何也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

林林外謂之坵邵氏正義據魯頌毛傳說文周禮遂人

注皆言郊外曰野王氏述聞又引高注呂氏春秋淮南

子韋注晉語證之以為毛許鄭高韋所見爾雅皆無郊

外謂之牧文蓋爾雅一書經後人增益本各不同引用

隨其所見耳素問靈蘭秘奧論王注引此文云邑外為

舒藝室續筆

八

字而玉篇水部有之云溪澗谷部溪云與溪通廣韻同

漢馮緄碑南征五溪溪字从水山嶺無所通之疑亦

有微蹊微蹊謂非常由之路蓋即所謂窮源也

釋草拜蒞藿案以拜名草無義古今亦未聞有草名拜

者惟說文艸部藿藿草也一日拜蒞藿於文義不順夫

拜字从手自有正義果有此草當附於彼篆下不當附

於藿下疑此文拜字當為拜與馬帶同名猶王彗山莓

同名箭也字形相近譌為拜淺人遂以補入說文而不

知與說文引別解之例實不合也

釋蟲密肌繼英郭注未詳錢少詹據亦友氏注肌蛛之

屬疑密肌即肌蛛引說文蟲多足蟲為證段注說文從

之引通俗文務求謂之蚊蛛廣雅蛛蝮蛛也陶隱居  
陳藏器作蠓蝮案說文蠓字从求蓋象形兼聲疑古但  
借求字為之後人加虫旁耳又說文脉齊謂癩脉也脉  
為癩猶蛛為蠓矣

釋獸時善乘領郭注好登山峰邢疏好登山峰之一獸  
也案時善乘領當屬上雌印鼻而長尾為一節時猶是  
也指是物也善乘領者領古嶺字與上猶如鹿善登木  
猿媛善援攬父善顧句法同郭注似本連屬疏本分為  
兩節遂似別為一獸矣

說文艸部菑曰艸補缺从艸丙聲讀若執段本作讀若  
俠注云或作陸誤字也案谷部丙他念切又丙讀若三

舒菑室續筆

九

年導服之導一曰竹上皮膚讀若沾導與禪同音菑从丙  
聲與菑音陸音俠音俱遠疑段本當作讀若陝丙沾禪  
皆同部然鉉音直例亦不合

凡鳥之短羽飛几几也市朱切多新生羽而飛从几从  
彡之忍切段云此與彡部彡音同形似而義殊案彡部  
之彡从彡人聲故音之忍切此彡字从几何為亦之忍  
切耶江甯楊君大瑞說文重文考謂彡从几聲讀若殊  
引漢書禮樂志殊翠采五色文殊當為此彡字其說致  
確乃段氏既知彡與彡異而不悟之忍切之非何與部

鳥部鵲鳩也鵲祝鳩也鵲鵲也鵲鵲也鵲鵲也段云  
從羽彡會意

舒菑室續筆

鵲鵲二篆宜蒙鵲篆類廁乃中隔以祝鳩豈轉寫倒易  
與案段說是也錯本離下注古滑反此正鵲字之音蓋  
鵲鵲本承鵲後俗人竄亂以離篆中隔之而以鵲字之  
音音離謬甚

乃部鹵驚聲也从乃省鹵聲籀文鹵不省或曰鹵往也  
讀若仍案許書鬪鳥在巢上也象形籀文作鹵鹵从鹵  
从乃乃亦聲也云驚聲者鳥方鬪而驚也生民詩鳥乃  
去矣乃鹵古通故云鹵往也讀若仍者之蒸二部互轉  
也淺人改為鹵聲不合古音段氏強為之解何與籀文  
作鹵本無異形何云不省此五字衍漢人寫鹵作迺蓋  
是隸變繁陽令楊君碑作鹵尹宙碑作迺宗俱碑作迺

舒菑室續筆

十

皆不从  
木部校木囚也漢書趙充國傳校聯不絕師古引說文  
已同今本律以易之履校滅此荷校滅耳義自可通自  
徐楚金好為異說遂滋疑義唐本作木田安知非誤不  
必拘

呂部躬身也从身从呂躬躬或从弓案躬从呂身聲躬  
从身弓聲疑古有此二體大雅文王篇無遏爾躬的天  
宐作躬召閔不裁我躬韵弘宐作躬今本竝作躬蓋傳  
寫亂之段氏改或字為俗許書乃存俗字乎  
老部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承老也案易蠱初六  
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傳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許君

以孝次考下疑本从考省亦轉注之例承老之老亦當作考即周易傳義後人傳寫誤作老耳文王有聲詩匪棘其欲聿追來孝考聲在幽部欲乃侯部之入與孝不相諧禮器引作匪革其猶與孝同部欲乃轉音也

厂部岸上見也从厂从之省讀若躍段注謂當从巾

淺人改爲虫容或有之此字今廣韻集韻皆收入聲十

八藥矣無此字然讀如躍不知其得聲之由蓋象形

爾竊疑躍乃隹字之譌漢書武紀立后土祠于汾陰隹

上注如瀆曰隹者河之東岸特堆城長四五里廣二里

餘高十餘丈云云正與說解岸上見之文合師古云隹

者以其形高如尻隹故以名云然則隹乃假借字而岸

其本字故云讀若隹又邨風新臺有洒毛傳洒高峻也

爾雅望厓洒而高岸說文洒滌也無高峻義云望厓洒

而高亦與岸上見義同疑亦岸之假借洒與隹聲亦相

近

犬部狄犬張斷怒也从犬來聲段云此從犬來會意聲

字衍案段說是矣然從犬來會意則似就人之意故心

部愁从狄而有冑與願之訓此怒字亦衍文

心部愁問也傳問字誤當依玉篇及左謹敬也从心狄聲

一曰說也一曰甘也春秋傳曰昊天不狄又曰兩軍之

士皆不愁案說與甘義相近小爾雅國語注皆云愁願

也十月之交正義引作冑從心也亦皆與說與甘近左

也

傳注且也漢書五行志應劭注且辭也則與問義近文十二年左傳兩軍之士皆未愁蓋謂皆未冑相下杜解愁為缺意反晦段注易問為冑易甘為且亦勇於改字矣謹敬之訓未知所本國語敢歸諸下執政以愁御人蓋謙辭

糸部絕斷絲也繻古文絕繼續也反繻為繻案云反繻

為繼則繼當从繻可知段本繼作繻而下復出繻篆云

繻或作繻反繻為繻改篆增文無事自擾蓋見苑鐘碑

他碑並作繻

顧南原隸辨去聲十一暮掃唐扶頌夷粵掃搃掃任伯

嗣碑南蠻掃扈引集韻云掃搃不順理也又云掃扈即

掃搃變布為市案掃隸釋作掃漢隸字原同掃搃即拔

扈字見後漢書梁冀傳鄭箋以釋皇矣詩畔援拔字从

友隸變作命猶芟之為芟矣掃字說文云捫持也古書

未有與扈字連文者誤以為从布收入暮韻慎矣然宋

人集韻已然不自南原始也

益州太守碑狻狁猶顧云疑即鬼方凶險各加大旁

未詳所出案今案贖文字於盜賊名輒增犬旁及改易

為不祥字樣蓋自古已然

馬江碑終溫淑慎咸曰女師顧疑慎即貞字加心於旁

案此明用燕燕詩終溫且惠淑慎其身語隸寫慎作慎

稍變其體乃失之眉睫

也

舒菽室續筆

士

舒菽室續筆

士

劉熊碑服骨睿聖顧云服骨疑卽服膺玉篇亦作膺省  
膺爲骨殊不可從案作骨疑爛文繁陽令楊君碑正作  
膺

逢盛碑才亞后襄當爲師楷隸釋引趙廣漢傳誦節之  
誦音項謂借后爲誦又借誦爲項案洪說甚確東侯二  
部同入相轉后自有項音不待借誦爲項顧不通古音  
故不以洪說爲然

無極山碑臣耽愚懇隸釋云懇卽懇字顧云集韻願或  
作懇非懇字案願說是也願字唐公房碑作願史晨後  
碑作願則懇爲願字無疑

費鳳碑白駒以涿隸釋云以涿爲逐顧云字書無涿  
字案涿乃逐字也玉篇豚本作豚說文作豕故寫逐作

涿  
魯峻碑遐邇切惘顧云切惘疑卽切惘案惘乃悼之異  
文詩倬彼甫田韓詩倬作到與卓同部故與虐邈權

樂爲韵此條翁尊漢  
閣學已言之  
陳君閣道碑此道本有根閣二百餘丈案根疑卽根字  
城垣碑氏羌攻口書氏作豆頗類此尺旁抵與邸古通

用抵閣蓋卽邸閣  
斤彰長田君斷碑史見勞醜芳馨馥芬案醜疑卽醜字  
韓勅碑張普仲堅案仲疑卽仲字猶什佰之爲阡陌

婁壽碑糲糲蔬菜之食案糲卽粗糲之糲糲卽答字說

文若小赤也廣雅云小豆  
司農劉夫人碑圖隊甄采案像乃像字疑原碑剝落柳  
敏碑作像

孫根碑至于東叩大虐戕仁隸釋云以戕爲殲或爲戕  
也案戕疑卽陷阱之阱古井阱同字戕仁卽論語井有  
仁焉意

武進趙惠甫郡丞烈文 眎予以其鄉張皋問編修所著  
說文諧聲譜分古韵爲中僮薨林巖筐繁纂說干斐肆

指支皮絲鳩筆萑咀凡二十部蓋卽冬東蒸侵談陽耕  
詩眞寒脂祭緝支歌之  
幽宵侯魚二十部而  
以詩中先出字建首其論入聲配部謂以詩韵較其部  
分得入聲不韵平聲之部二平聲不韵入聲之部十一

四聲俱韵之部七乃以說文校之詩韵中僮薨林巖筐  
繁纂說干皮十一部不韵入聲說文十一部中亦無一  
入聲字肆指二部不韵平上聲說文二部亦有去入而

無平上萑皮絲鳩筆萑咀七部四聲俱韵案之說文弟  
十一部中八聲篆字讀若非入與平諧也亦聲有殺字

二聲有奎字朮聲之述字執聲之熱褻字必聲壹聲皆  
兼去入是去入諧也第十四部中是聲提題平寔混入

辟聲繫驛平臂上聲變去益聲易聲多去入通讀第十  
六部之聲有特字平而諧入異聲之翼選去而諧入母  
聲之姆上而諧入偏聲之富弋聲之代則聲之廁皆入  
而諧去不聲則平入上三讀相兼第十七部由聲之軸

笛攸聲之滌儵包聲之電靶枚聲之葵麥聲之戮勳皆平而諧入蕭聲之蕭簫未聲之某皆入而諧平發聲驗平而轟入九聲之旭及告聲冒聲皆去入通讀弟十六部喬聲之蹻勞聲之犖焦聲之噉交聲之駮皆平而諧入勻聲之杓入而諧平天聲枋平而沃入小聲宵消平而削入暴聲卓聲兼有去入弟十九部葍聲箒溝平韻入鼓聲之鼓束聲之款谷聲之裕族聲之嗾豕聲之豕具聲之豎皆上去入諸弟二十部於聲之闕痰痰說文痰依據入聲一讀無平而諧入莫聲則模平而漠冥入庶聲則遮平而蹠入甫聲之薄固聲之涸各聲之輅亦聲之夜昔聲石聲夔聲乍聲亞聲虛聲皆去入兼讀合之詩韵不

舒執室續筆

五

爽豪髮凡此皆以今讀求之古音雖未必如是要其聲部各以類從可以理揣惟詩韵繁于二部不韵入聲而說文弟七部呈聲有鐵官聲从口讀通汨弟十部巨聲有恒笄安聲有頽匿聲有摶膚聲有懣頗為不同蓋十部與十一部關合凡恒摶等字皆後人誤讀本不當為入聲案匪風詩也與發揚韻甫鐵字蓋十一部之合聲字蓋十四部之合聲雖在此字空在彼說文此類甚多不足疑也其論本音云求古本音當以說文為据制字之始從某聲者其讀皆必如所从但有長言短言之別如逢字不从逢聲而必从峯省聲詐字不从乍聲而必从作省聲蓋其得聲正如後世之反切至嚴且密此即

古人之韵書也古者六書之教八歲入小學則受之未  
有知詩而不知韵者至聲音之轉隨時變易古人所作  
亦必有依古而不諧者亦必有以我而變古者如孔子  
繫易屈子作騷微有變通要其義類相傳必無紊亂字  
學既息韵學亦亾許氏說文出學者乃有所依據然其  
讀若云者漢人之音不必與古合許讀意在曉今若其  
存古自有本字就其出入次第部分秩如許氏之學所  
以精也以上二論竝極精瑯而古音論尤為通徹其餘  
所論四聲正紐反紐及論合韵絲連繩貫之說刻意求  
深反近支離未敢信也其書部為一卷凡二十卷每卷  
前列詩音次易繫次屈次列說文全文各以聲類相次

舒執室續筆

六

後編修子成孫復衍之為五十卷卷帙徒增實不能出  
乃翁之範圍二書俱未刊惠甫意欲謀梓予以為宜刊  
原本今亦未果故識其大略於此  
婺源江氏慎修分廣韻二百六部為十三部一東冬鍾  
江上聲董腫講去二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上聲旨止  
江上聲送宋用絳三入聲麥昔錫職德三魚虞模上  
江上聲送宋用絳四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五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六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七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八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九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十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十一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十二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十三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十四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十五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十六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十七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十八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十九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二十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二十一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二十二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二十三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二十四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二十五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二十六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二十七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二十八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二十九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三十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三十一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三十二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三十三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三十四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三十五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三十六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三十七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三十八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三十九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四十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四十一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四十二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四十三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四十四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四十五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四十六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四十七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四十八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四十九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江上聲送宋用絳五十入聲藥鐸陌四眞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診準

一尤侯幽去聲有厚幼入聲屋沃燭覺十二侵去聲入聲緝十三覃談鹽添嚴咸銜凡上聲威敢入聲合益葉帖洽狎業乏金壇段氏懋堂又分為十七部於江氏弟二部別出之哈去聲志代入聲職德為一部又別出支佳去聲入聲麥昔錫弟三部入聲陌為一部於江氏弟四部別出真臻去聲入聲質櫛弟五部別出先去聲入聲屑為一部休甯戴氏東原又於江氏弟二部別出去聲祭泰夫廢弟五部入聲月曷末鐸薛為一部此部無平高郵王氏懷祖又於江氏弟二部別出去聲至弟四部入聲質櫛弟五部入聲黠屑為一部此部亦無平於江氏弟十二部別出入聲緝

舒菽室續筆

七

為一部此部無平於江氏弟十三部別出談為一部又別出入聲益為一部此部亦無平是為二十一部王氏所分與張氏大同但張氏分冬於東鍾江而無至益二部故較王氏少一部  
休甯戴氏創為陰陽相配同入互轉之論曲阜孔驛軒氏歸安嚴鐵橋氏皆祖述之而各有同有異詳於續谿胡春橋氏古韻論竊謂戴以祭泰夫廢配元不若二家以歌配元之確而疑祭泰夫廢古音皆入聲當并入月曷末鐸薛以為元歌二部之入段及二家以祭泰夫廢并入脂部去聲非登从叔聲似从尙聲古氏切尙从丹聲骨从丹蓋亦聲泰清也段云以夢韻為訓蓋讀如澁牽从大聲讀若

達察从祭聲決从夫聲廢从發聲檜禹貢作楛不能悉數矣廣韻以藥鐸為陽唐之入聲當以宵配陽魚配唐而徵之古韻陽唐二部牽連不可剖析遂并以隸魚賦魚配歌我友願向之氏從以宵配侵嚴以幽配侵宵配談又并冬於侵胡又欲并幽於宵紛紛更置訖無稿論張王二家但分各部不言相配殆亦難言之也

段氏分質櫛為真臻之入以別於諄王氏又分至以別於脂願君從之以為真部之陰聲但有去入無上聲予謂王氏所分止有从至从寔二聲疑古皆讀作入聲如祭泰夫廢之例非獨自為去聲一部也

舒菽室續筆

六

史記夏本紀貢金三品集解引鄭玄曰銅三色也尙書正義引鄭同案銅三色也文不成義偽孔傳作金銀銅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云黃金白銀赤銅也蓋鄭注銅上有脫字自裴氏所見本已然  
殷本紀言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秦本紀言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蓋同惡相濟也而秦紀云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使北方今勝局校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與孟子云周公相武王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不合史公好奇必非其實而下文又云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蚤死

惡來既與蜚廉同事紂殷紀云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似非蚤死豈惡來革又一人邪或言蚤死猶言先蜚廉死蓋惡來與紂同誅其時蜚廉出使北方故周公驅於海隅始授首也

殷本紀集解引皇覽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索隱云長卿諸本多作劫姓按風俗通有御氏為漢司空御史其名長卿明劫非也洪氏顧道讀書叢錄云大司空下不得言御史此本作大司空史御長卿水經汜水注引皇覽作大司空史御長卿卻即御字之譌案御字俗作却因譌為劫疑御字是御亦形近而譌

舒菽室續筆

九

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集解引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蓋是民間大誓注據孟子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也然古無墦間之祭不告於廟而告於墓何也且如此則文王已葬而伯夷列傳乃有父死不葬援及干戈之言索隱以其不可通以為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案天官書曰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武王聲罪致討豈自以為邊兵抑以紂為邊兵而祭之抑謙以比於弋獵乎自古是禩是禡未聞祭及畢星者小司馬之說亦不可通

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索隱尚書謂之伯翳賜姓嬴氏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

其玄孫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大廉玄孫孟戲中衍帝大戊使御遂世有功其玄孫中滴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案柏翳與禹同時據夏本紀自禹至桀十七帝歷十四世則費昌非若木玄孫況加湯至太戊九帝五世相去益遠則中衍更非大廉玄孫矣中衍既在太戊時而商本紀大戊至紂二十二帝凡十二世蜚廉又安得為中衍玄孫之子蓋玄孫曾孫散文通稱金縢周公告大王王季文王而稱武王為玄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聃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不以世數為限猶詩稱文王孫子曾孫之稼矣殷本紀約用費中為若木之裔

舒菽室續筆

辛

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驪驪綠耳之駟集解徐廣曰溫一作盜索隱溫音盜劉氏音義云盜驪驪驪也淺黃色案盜猶竊也盜驪猶爾雅釋鳥竊之竊藍竊黃竊丹釋獸竊毛之類竊淺音溫乃誤字出驪字小司馬遠音溫為盜可笑也八駿名列子作蒟驪綠耳赤驥白染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穆天子傳作赤驥後又作盜驪白義後又作踰輪索隱引山子渠黃華驪後又作綠耳索隱引案驪字籀文作驪因譌為蒟為爾雅回毛在膺宜乘在肘後減陽誤作渠作儀又誤作義餘皆傳寫異文八駿事本出附會周本紀絕不載此其潔也秦本紀正義按年表穆王元去楚文王元年三百十

八年矣案三代世表不著年周本紀穆王在位五十五年以下其懿孝夷皆無年數厲王三十七年出奔於甌後自共和元年下距春秋魯莊公五年即楚文王元年首尾百五十三年合上其二百四十五年然則其懿孝夷四王共有七十三年張氏何所據所謂年表果何表邪

秦本紀甯公後記作憲公見史記札記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案此謂武公德公同母也魯姬子蓋七子八子之類出子乃庶子也正義云德公母號魯姬子失其句讀紀又言甯公卒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

舒執室續筆

三

其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夫三父廢嫡立庶以其幼耳乃未幾而復賊殺之其中蓋有不可明言者而史氏略之武公之誅以殺出子為名實以其初廢太子而立出子之故然吾又疑出子之被殺實武公主謀而嫁名三父也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正義云西者秦州西縣王氏雜志謂如正義則正文無河字吾友顧尚之云此正義誤也呂氏春秋當賞篇說此事云秦公子連亾在魏欲入時河西正屬魏非秦州西縣也且單稱西字史記亦無例案下文云秦以往者數

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疆奪秦河西地此正河西為魏地之確證王氏偶未攷耳此條前亦采入札記今以願說參之殆不然

十二諸侯年表序前序周室之衰諸侯力政孔子明王道次春秋左丘明作傳鐸椒虞卿呂不韋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及漢之張蒼董仲舒皆資之以著書而已乃會聚諸家之說以作表刊史記者見首有太史公曰四字此四字乃總上而說以己意遂提行別起若紀傳之論贊者致為可笑姚惜抱深於古文義法其古文辭類纂乃亦因之豈未檢覆與其實紀傳論贊亦不其提行然承語久矣  
六國表秦惠公十三年蜀取我南鄭案秦本紀惠公十

舒執室續筆

三

三年伐蜀取南鄭表伐字譌作我又倒在取下禮書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函鄒誕生音啗徒濫反案此大戴記文函本作導蓋函讀如啗啗導聲近相轉猶禪之或為導也小司馬以為啗字爛文為啗再誤為啗然則何為音徒濫乎函及與禹貢之單懷蕩詩之單及義  
天官書秣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索隱引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鎮一宿案淮南子天文訓作甲寅元古秣皆託始甲寅此作甲辰疑誤漢書天文志注亦同  
越世家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越絕書吳越春秋



亦云誅詔及其妻子案左傳哀公二十四年閏月公如越得大于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大宰誥而納賂焉然則吳亡之後誥復寵於越范蠡之遜文種之誅或由此與

句踐卒子王鼫與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不壽卒子王

翁立翁卒子王翳立翳卒子王之侯立之侯卒子王無

疆立自句踐至無疆凡七君越絕書句踐大霸併王徒

瑯琊都也瑯琊都字當杜瑯琊都字當杜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

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王滅無

疆當重楚字疑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之侯子尊時

君長尊子親失眾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

舒菽室續筆

三

君都瑯琊二百四十歲吳越春秋與夷作興夷之侯作

玉餘竝同是無疆乃句踐五世孫以索隱所引紀年攷

之句踐子鹿郢與立六年子不壽立十年見殺子朱

句立三十七年子王翳立三十六年弑明年大夫寺區

立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忠弑其君莽安蓋即無余之次無

顛立八年薨後十年楚伐徐州案楚伐徐州即楚威王

破越之年然則是無疆十年也據此知句踐至無疆實

八君鹿郢蓋即左傳之適郢與鼫與聲相轉莊子讓王

篇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人薰之

以艾乘以王與高誘注呂覽乃以搜為翳案三世弑君

謂不壽翳莽安若翳前止不壽耳索隱引樂資以搜為

無顛是也越絕吳越春秋以翁為句踐孫無不壽紀年亦無翁疑是一人史誤分之紀年不壽之後為朱句而二書竝作不揚疑取義於我朱孔揚則亦一人也無疆即無疆而二書以之侯為無疆子史記反之紀年王翳後有無余之無顛二書及史皆無之樂資謂之侯即無余之則尚未降為君長紀年言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則無疆前已不都瑯琊諸書各不同要以紀年為可據惜所紀止於無疆而二書所云尊親為君長者不可攷矣萬石張叔列傳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布衣溺袴期為不絮清案陰重是一事常衣二句是一事陰重不泄者集解引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是也常衣云者

舒菽室續筆

四

漢書注云故為不絮清之事而敝敗其衣服是也張晏云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韋昭云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皆誤牽二事為一事師古已辨其非索隱乃仍依違兩可何也 師古云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案漢書孔光傳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此亦一證

昔校扁鵲倉公列傳正義每引八十一難又篇末附錄正義八百餘字不著所從出蓋亦雜采難經靈樞之文局中無其書不及檢對夏閒暇重校補識於此扁鵲者正義黃帝八十一難序云此乃楊玄操序凡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脈雖時沈滑而長此二十難文今本

同據下云陰中篇末附錄正義此文自胃大至肛門四  
 伏陽疑沈字是篇末附錄正義此文自胃大至肛門四  
 難其首百五十二字亦橫尺字誤蓋極回腸注謂受  
 見蓋極平人絕穀輪謂當作胃在受徑一寸半長二丈二  
 尺蓋極作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徑二寸半蓋極作徑  
 大亦難經與此同然下文肚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  
 四寸數則回腸實當作長二丈一尺合受水穀八斗七  
 升六合八分合之一蓋極作九斗二升此腸胃長短受  
 水穀之數也注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楊  
 本作長六丈四寸四分主藏神注太始南極老人員光之  
 分此丈六二寸誤倒主藏神注太始南極老人員光之  
 身元先疑誤注主裏血楊注裏主藏意注在助氣主化  
 穀下此脫三字胃之神云光玉女子母注云誤楊主藏

舒藝室續筆

竟魄難經無竟注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鬱也楊注  
 勃云言其主藏志注校尉尉卿也廷尉胃重二斤十  
 四兩斤二兩迴積十六曲六曲此脫左迴疊積十盛穀  
 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之大半注言通暢胃氣牽去  
 穢也楊注作去滓穢也此牽大腸重三斤十二兩難經  
 斤十盛穀一斗水七升半注其迴曲因以名之楊注其  
 二兩盛穀九升九合注體短而又名胞短而橫廣此有  
 脫字文口廣二寸半此下至咽門五寸三寸大容五合也  
 不成義口廣二寸半此下至咽門五寸三寸大容五合也  
 也字衍靈極至胃長一尺六寸注又謂之咽此咽字誤  
 難經皆無靈極至胃長一尺六寸注又謂之咽此咽字誤  
 九節注心肺之系也楊注作即肺之而人多惑也楊注  
 是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注又名頤也頤字誤楊

舒藝室續筆

廣腸下楊注亦作隨疑木作直對上回手三陽之脈此  
 腸而言大小腸皆迴曲廣腸獨直也  
 手足三陽三陰之脈文見靈樞脈度篇本六陽六陰  
 亦見經經二十三難注亦楊注也分作三陽三陰未知  
 孰合三丈九尺注厥陰至於項上楊注項作督脈各長  
 四尺五寸脈度篇作督脈任脈各長四尺注督脈起於  
 骸頭上於面至口齒縫楊注本任脈起於寸口脈之  
 大會素問入正神難一難及靈樞五十五篇甲乙經度為  
 一周也難經無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難經  
 十度此故法於寸口也難經法下有注謂一旦夜楊注  
 脫十字此故法於寸口也難經法下有注謂一旦夜楊注  
 日一二夜此誤合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楊注本脈  
 更始也此得字即復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楊注本脈  
 之譌文錯在還字下脈氣通於鼻此下見三  
 大宛列傳于真之西水皆西流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正

舒藝室續筆

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泐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  
 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案漢書西域傳其河有兩源一  
 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  
 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  
 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  
 潛行地下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水經河水注云俗謂  
 是澤為牢蘭海也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迤北  
 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又引山海經曰敦薨之山敦  
 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澤又云河水東注于泐澤  
 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案蒲昌海即今所謂羅布淖爾又  
 曰羅卜泊沙渚中窪不見傾注之跡故其水亭居不增

不減以為中國河源矣正義年蘭誤為穿蘭各本皆同  
今金陵局刻已改正

太史公書百三十篇其十篇有錄無書相傳為褚先生

所補見集小司馬云景紀取班書武紀專取封禪書禮

書取荀卿樂書取樂記兵書略述律而言兵遂分秭述

以次之三王系家取其策文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

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襍說今案褚

先生在西漢宣帝時何由豫襲班書且其文絕不類即

將相表簿十篇亦在亦與班書不同并非後人

取補當別有所據律書之謬辨見札記餘皆如小司馬

所言其效顰無謂者如史公封禪書首云自古受命帝

王曷嘗不封禪此為武帝解嘲旨乃於日者列傳首云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

龜策列傳又云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

不寶卜筮以助善一襲再襲何哉又平準書末卜式言

曰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宏羊天乃雨此

以結桑宏羊罪案乃樂書於汲黯諫天馬歌後亦云丞

相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當族隱以效封禪書大可笑

也

同治丙寅從獨山莫子偲大令借得游明本史記首有

董浦序云平陽道參幕段君子成喜儲書懇求到索隱

善本募工刻行末題中統二年季春望日校理董浦題

蓋游刻以此為藍本中統二年當宋理宗景定二年或  
以此為金本金亾於理宗端平元年甲午已二十八年

矣

錢少詹養新錄云明嘉靖四年莆田柯維熊校本金臺

刻始合索隱正義為一書前有費懋中序係陝西翻宋

本無正義江西白鹿本有正義是柯本出于白鹿矣按

同治辛未冬予從湘鄉曾文正公借閱柯本史記每半

版十行行十八字注每行二十三字首有嘉靖四年鉛

山費懋中序次日錄後題明嘉靖四年乙酉金臺汪諒

氏刊行次三皇本紀其末冊有索隱後序及莆田柯維

熊跋據費序言陝西本有正義缺封禪河渠平準三卷

白鹿本無正義與凌稚隆本凡例所云同蓋少詹誤憶

凌則襲費序也

漢書天文志孝成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

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

十餘丈皆下至地滅案南方有下疑有脫字成紀止云

星隕如雨谷永傳同五行志則云星隕如雨長一二丈

釋繹未至地滅所紀不同然彼文皆為星隕而此獨云

赤色一書之中不相掩覆何也

五行志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攷異云

紀作二月乙未案下書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此書在

四月前則非六月可知殷秣二月癸巳朔乙未初三日

舒菽室續筆

卷

舒菽室續筆

天

丁酉初五日未知孰誤

霍光傳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

音字阮反案雋不疑傳師古曰雋音字亮反又辭亮反

此字字及兩阮字皆誤

馮奉世傳子座嗣師古曰座音才戈反案玉篇座才賀

反無平聲說文無座字當作座春秋宋有世子座戰國

魏有范痤皆以痤為名穀梁傳世子痤亦誤為座蓋其

壞文

史丹傳東海郊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清曰聚字喻反

案聚字習見不必發音蓋本作取

吳地記婁門本號膠門東南秦時有古膠縣至漢王莽

改為婁縣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婁有南武城閭閻所

起曰候越絕書作北武城莽曰婁治絕無膠縣之說

越絕書吳北野馬櫟東所舍大膠者吳王田也去縣八

十里又云吳北野胥主膠者吳王女胥主說文膠燒種

也漢律曰膠田秣艸玉篇膠田不耕燒種也廣韻同皆

不言縣名吳郡志婁門秦婁縣所置又謂之膠今謂之

崑山崑山縣東北三里許有村落名婁縣古治所寓也

案其地近古婁縣婁膠聲近遂附會為膠此陸廣微之

誤而范志因之

徐偉長中論今本止二十篇昔校小萬卷樓叢書嘗據

羣書治要補復三年喪制役二篇與晁公武郡齋讀書

志所傳李獻民見本合光緒丙子定遠方子聽大令脉

我元人放宋本篇目與今本無異則自宋相傳無足本

矣今附識其字句之不同者於此舊序交援求名元本

以發疾疚元本不以為感當依元本蓋百之一也元本

上卷治學篇若指已効元本法象篇夫以崩亾之困元本

爾雷元本多怨而寡非怨當從元本虛道篇遷善懼其不及

改惡恐其有餘元本貴言篇而不以為弊也元本藝紀篇

堯舜也元本貴言篇而不以為弊也元本藝紀篇

視民不佻元本覈辯篇執知其非乎元本智行篇

不若顏淵遠矣元本豈可無一哉元本爵祿篇

芻豢之適於其口也元本下卷謹交篇或長幼而不

歸元本長幼元本秣數篇敬授民時元本上觀前化元本

當元本代元本天壽篇此燒煮之類也元本寔舊勞於外

元元本本元本而解以槌擊燒熏元本固臣之節也元本

故元本古元本務本篇而不能也元本民數篇在事役均元本

通元本均元本事元本役元本故民盡其力元本中論務本篇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

下元本句元本同元本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

路故詩刺之曰倚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

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案據此乃指魯莊公今云桓公

誤也倚詩作猗古字假借又亾國篇昔齊桓公立稷下

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

舒菽室續筆

舒菽室續筆

舒菽室續筆

舒菽室續筆

舒菽室續筆

舒菽室續筆

舒菽室續筆

舒菽室續筆

舒菽室續筆

舒菽室續筆

舒菽室續筆

遊於齊所云齊桓公乃田午也然孟子至齊則在宣王時亦誤

素問一書文義奧衍復多舛亂全元起本已有殘缺王冰重為詮次未必盡得其意林億校正頗引全注識其異同往日金山錢錫之通守校訂此書雖已寫定欲求宋本印證遲未付葉至嗣子偉甫子馨始登剞劂顧君尚之復作校勘記附行之然其中疑義仍亦不少姑記一二如左外有數條與俞蔭甫太史讀書叢錄同者不復及

上古天真論以妄為常王注寡於信也案自以酒為漿下五句皆與上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反對此妄字即上不妄作勞之妄訓為寡信殊迂闊

舒菽室續筆

三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案此三句與上下文全不相涉下四氣調神大論云賊風數至生氣通天論云雖有賊邪弗能害也又云故風者百病之始也金匱真言論云八風發邪以為經風觸五藏邪氣乃發乃言風邪之理或是彼篇錯簡然文氣不接恐尚有脫文

月事以時下注所以謂之月事者平和之氣常以三旬而一見也案此注仍未醒豁當云陰法月月盈則虧故月事以時下

此其道生注惟至道生乃能如是案經文四字文不成義當有缺誤注乃強解

生氣通天論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注言因天之寒當深居周密如樞紐之內動案此下因於寒因於暑因於濕因於氣皆言病源欲如運樞云云乃各項病狀林億引全注本作連樞云陽氣定如連樞者動繫也蓋謂寒氣收斂陽為所束故不能適意則勞擾不安而神氣不得靜也王本誤連為運而強為之說非經意也欲字疑誤詳全注當是動字

陰陽離合論陰陽鍾鍾注鍾鍾言氣之往來也案字書韻書絕無鍾字據王注則即易咸九四憧憧往來之憧字也从心从童京房作憧憧音昌容反故林引別本作衝衝亦本作衝也

舒菽室續筆

三

陰陽別論陰陽結斜案斜乃糾字誤

移精變氣論外無伸宦之形伸宦字不可解或以為仕宦之譌案林億引全本伸作與疑與乃賢之爛文

脈要精微論岐伯曰反四時者有餘為精不足為消應太過不足為精應不足有餘為消陰陽不相應病名曰

關格林云詳此岐伯曰前無問案此三十九字突出與上下文不接下玉機真藏論篇論脈反四時帝既再拜

稽首著之玉版其文已畢下五藏受氣云云仍岐伯之言而上無岐伯曰三字疑此文即彼篇錯簡

三部九候論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九句林云詳自上部天至此一段舊在當篇之末義不相接今依皇甫

乙經編次例自篇末移置此也案岐伯對帝先言下部次中部次上部故下文亦先言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次及中部次及上部次及五藏之敗三部九候之失次及可治之法竝無缺文篇末九句復衍無義林既悟其非而漫移於此亦蛇足矣空刪通評虛實論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注言尺寸脈俱虛林按甲乙經作脈虛氣虛尺虛此少一虛字多一上字王注言尺寸俱虛則不兼氣虛也案下文明列氣虛尺虛脈虛三款蓋此文脫誤若如王注則一脈虛而已

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注寸虛則脈動無常案經文明

舒菽室續筆

云言無常何得以脈動解之林引楊上善云氣虛者膈中氣不定也然則言無常謂言語不屬正與下行步悞然相對

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傷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注經太陽謂足太陽也手太陰五謂魚際穴在手大指本節後內側散脈案經文先言手太陰次言經太陽注乃先釋經太陽又經手太陰經太陽手少陰足陽明注又增手太陽足少陽此節論刺驚癩刺霍亂則已注在前節而此注末云悉主霍亂疑傳寫錯亂

外皆也案榮顛者色之見於面部者也言顛不必言骨林引楊上善骨字下屬是

大奇論并虛為死注腎為五藏之根肝為發生之主二者不足是生主俱微故死生主當作根主

脈解篇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案萬物二字空衍上節云所謂強上引背者陽氣大上而爭是其例刺齊論黃帝問曰願聞刺淺深之分岐伯對曰刺骨者無傷筋全篇案上篇刺皮無傷肉云云誠其太過已言之矣此又云刺骨者無傷筋則恐刺深者誤傷其淺也然文似有倒亂當云刺骨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脈刺脈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皮下文當云刺骨無傷筋者

舒菽室續筆

鍼至骨而去不及筋也刺筋無傷脈者至筋而去不及脈也刺脈無傷肉者至脈而去不及肉也刺肉無傷皮者至肉而去不及皮也末節又解上篇之意亦有脫誤當云所謂刺皮無傷肉者病在皮中鍼入皮中無傷肉也刺肉傷脈者過肉中脈也刺脈傷筋者過脈中筋也刺筋傷骨者過筋中骨也刺骨傷髓者過骨中髓也中脈中筋中骨中髓之中當讀去聲與下篇刺中之中同此與上篇本當為一篇蓋後人妄分

調經論洒淅起於毫毛注洒淅寒貌也林引甲乙經洒淅作淅厥太素作洒淅楊上善云洒淅毛孔也逆流曰洒謂邪氣入於腠理如水逆流於血案淅厥亦寒貌與洒

浙文異義同泄與洒形近而譌泝則浙之壞文刺要論云泝泝然寒慄皮部論云邪之始入於皮也泝然起毫毛開腠理泝皆泝之誤楊訓泄為毛孔未知所本且如其說則當作泝矣

四時刺逆從論刺五藏中心一日死案自此至篇末與上帝曰善三字不相蒙當有脫文

文選阮嗣宗詠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趙李六臣皆無注或據漢書何並傳有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蓄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為證案谷永傳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擄箠瘡於炮格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疑即趙季李款然何並為潁川守而谷永所言是長安中

事於咸陽尤切

舒菽室續筆

卷

舒菽室續筆終

舒藝室餘筆卷一

南匯張文虎孟彪

詩周南葛覃序云后妃之本也次章傳云古者王后織  
玄統公侯夫人紘緹卿之內子大帶命婦成祭服士妻  
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明是言婦人已嫁之事故三  
章末云歸甯父母傳曰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箋云言  
嫁而得志猶不忘孝其解本同乃續序以為后妃在父  
母家志在女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以  
言告言歸為于歸之歸故其傳云婦人謂嫁曰歸夫女  
將于歸必自告於師氏邪然序又云則可以歸安父母  
則末句仍以歸甯連文而陳氏傳疏則讀可以歸截

餘筆卷一

句於文義不順未知果得傳意否古經不詳家庭婦子  
相見之禮歸甯無文抑有而傳者佚之故說經者以為  
始自春秋陳疏以父母在則有時歸  
卷耳詩蓋文王入朝於殷或奉命征伐后妃念其行役  
之苦而作金罍傳云人君黃金罍則我者我文王也若  
如續序則后妃自我乎我臣下乎免置詩則墨子尚賢  
所備文王舉閔天泰顛於豈網之中是已而序又云后  
妃之化然則文王之求賢好德皆賴後宮矣  
芣苢序云后妃之美也續序益之云和平則婦人樂有  
子矣有子之云附會於逸周書王會解彼文本云康民  
以梓苢梓苢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說文艸部苢苢苢

一名馬易其實如李令人宜子从艸曰聲周書所說陸  
璣義疏云馬易一名車前攷本草車前無宜子之說亦  
不似李黃公紹韻會改其文為如麥節說耳車前賤艸  
隨處有之詩在文王時而猶待王會時貢乎段注云凡  
云一名者皆後人所改爾雅音義引作芣苢馬易也可  
證竊謂此說是也說解原文祇此三字餘皆後人妄增  
蓋為續序所惑

漢廣三章駒與萋韻傳云五尺以上為駒與隱元年公  
羊傳解詁合陳風株林駒韻株小雅皇皇者華駒韻濡  
驅詎皆侯部字小雅角弓駒韻釋文於彼兩詩引別本  
作驕說文亦云馬高六尺為驕蓋所聞異也而於韻不

餘筆卷一

合或遂欲據彼文以定此章駒字亦為驕陳疏又謂大  
夫乘驕株林傳大夫乘駒陳漢廣游女非大夫驕為攝  
盛然則次章之秣馬攝諸侯與何云諸高誘兩注淮  
南子馬五尺以下為駒與此傳上下字不知孰誤  
汝墳序道化行也蓋商人遭紂之暴慕文王之德而來  
歸耳兩君子及父母皆指文王續序乃云婦人能閔其  
君子猶勉之以正三復詩言及毛傳全不相涉  
召南甘棠三章召伯所說傳說舍也箋云說猶舍息也  
案天官掌舍鄭注舍行所解止之處說蓋稅之假借字  
稅有斂義故云舍息猶言稅駕  
羔羊詩素絲五紵素絲五緇素絲五總紵總皆數也



本王氏江都汪氏中釋三九曰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其說雖矣而未盡也一二三者數之少四五六者數之中七八九者數之多此三等之數猶論語言始有少有富有也此詩之五紕五絨五總言五不變而純絨總不同騶虞之五紕五絨亦言五不變而犯縱各異王風采芣之三月三秋三歲言三不變而月秋歲遞進鄘風干旄之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則舉三中數標有梅之其實七其實三則舉自多至少兩數皆約略言之非指實數凡見於經傳者不勝舉可以類推

餘筆卷一

三

邨風柏舟序泛云仁而不遇也續序以為衛頃公時鄭譜從之未知何據列女傳謂衛寡夫人所作潛夫論云貞女不二心以數變今以弟二章審之疑衛之宗室諫於其君被讒而退猶不忘君也曰我心匪鑿不可以茹者傳云鑿所以察形也茹度也謂以鑿照物一過即空也謂如會之下咽與度義亦近而我心不能忍置也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者宗室之親豈伊一人而已則孤立無助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北宮文子引之以譏楚圍毛傳訓選為數似詰詢說文選遺也遺縱也蓋謂人之威儀不可以或縱乃已則自盡其道而為羣小所嫉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說文

迭更代也微者猶小雅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也鄭箋於此微字訓虧傷於彼訓不明其義同蓋以君之過比日月之會也曰心之憂矣如匪澣衣者日月之會人皆見之其更人皆仰之如衣污之宜澣猶冀其君之改過也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則即首章以教以遊之意蓋無可奈何之想也嘗以離騷微之我心匪鑿不可以茹所謂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所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齋怒也曰慍于羣小所謂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獸乎求索羌內怨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也心之憂矣如匪澣衣所謂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餘筆卷一

四

閨中既遠遠兮哲王又不悟也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則即騶玉虬以棄鸞兮溢埃風以上征以下至終篇云云也屈子亦楚之同姓故所言與詩人略同而詩言甚簡騷則曲折盡情可以互證或以為莊美燕燕二章之子于歸遠于將之案文十五年公羊傳解詁將送也又見然則遠于將之即上云遠送于野下云遠送于南毛傳將行也義雖近而不若訓送之直截故集傳從之凱風序美孝子也蓋其母歎子之奉養故七子作詩自責而續序乃云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則其詩雖云自責實招其親之過何云孝子而

孟子猶以為親之過小平

匏有苦葉序刺衛宣公也蓋謂衛宣公時之詩耳續序乃云公與夫人竝為淫亂竟如歇後語則何以解後二章乎今三復詩意則疑當淫亂之時獨有守禮自好之士不隨汚俗故詩人美之也 匏與瓠一類而二種匏苦瓠甘瓠可食瓠不可食碩人齒如瓠犀南有嘉魚甘瓠纍之瓠葉幡幡瓠葉采之亨之瓠風八月瓠壺乃取以為種此謂瓠也此云瓠有苦葉瓠甘葉亦苦公劉酌之用瓠則謂瓠也詩言瓠瓠迴別而後世混其傳故毛傳云瓠謂之瓠瓠如瓜而長俗亦謂之扁蒲白瓠瓜此疑即瓠圓而扁小者徑不及二寸大者如槃有徑二三

餘筆卷一

五

尺者俗統謂之壺盧其小者用以為酒器如公劉詩所傳郊特牲器其大者可用以濟渡莊子逍遙遊今子有五石之瓠其相混久矣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釋文引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魯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此章必義以示叔向曰夫匏不材於人其濟而已韋注佩匏可以渡水也論語吾豈匏瓜也哉房能繫而不食亦謂匏止可以備濟渡而不可食也匏春種夏實必經霜葉落然後乾之以待用說見未嚴今止云匏有苦葉則未知為葉之始生而未有實抑葉之未落而不可用蓋詩人見此而興起其感耳深厲淺揭以徒涉言濡軌以車

濟言高郵王氏謂不乃語辭見經傳釋詞傳中由軌以上為軌軌上脫濡字皆甚瑣其謂軌乃軸字誤見述則未必然此軌字正是入輿下四尺四寸之軌考工記六尺有六寸之輪軌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轆焉四尺也軾謂之軌亦謂之車軾頭蓋軸之兩端也軸貫輪心當半輪之高軸上為軾兩軾在軸之中軾與軾共厚七寸故加於三尺三寸之高為四尺也軌之入軾下者四尺四寸當兩軾之間故謂之伏兔是軾在軸之上即在軌之上水至此則軌沒於水故云由軾以上為濡軌也輿之廣如輪之崇記云輿人為車輪崇軸之任輿者亦如之而其兩端出轂外兩軌之間即兩輪之所踐故轍迹亦

餘筆卷一

六

謂之軌其實一事也若為軌前十尺之軌則豈特濡軌而已 傳言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徵之爾雅信然然釋鳥鶉鶉其雄鶉牝痺則亦有通用者昔人舉南山之雄狐牧誓之牝雞顧氏曰知錄舉無羊之以雌以雄又廣及左傳莊子焦氏易林山海經皆古書以見其不可拘予謂雉鳴求牡亦止言女之自媒求匹而佞毛者必謂以飛雌求走牡則曲禮云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說文云駃騠馬父羸子也羸驢父馬母也何以以人之傳通於畜乎 古禮霜降逆女冰泮殺止現荀月令季秋之月鴻雁來霜始降故曰雝雝鳴雁又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此昏娶之時也男先乎女無媒不交無幣不

相見如乘舟者必待舟子此昏娶之禮也今求匹之女既非其時又無其禮如無匏而厲涉濡軌而亂流此所謂自獻其身守禮之君子所不受也 或言濟即泉水出宿于沛之沛二字古通

谷風序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此詩毛傳甚明集傳意亦相近惟辨說云亦未見化其上之義則果矣大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吟咏性情以風其上故凡風俗之善則歸美於上風俗之惡則歸刺於上周南全詩皆屬於文王之化后妃之德邨鄘衛以下多有民間之詩而動曰刺某君刺某君蓋人君不能修德則其下

餘筆卷一

七

化之故往往斥及其君太王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而孟子以為由古公亶父之好色亦猶是也衛自莊公寵其嬖妾而疏莊姜民習其化淫新昏而棄舊室詩人傷焉其義灼然而云未有以見化其上之義蓋決於駁小序耳 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菲無以下體蓋始來之時相約如此德音莫違所謂言猶在耳也 中心有違不忍去也不忍去故行道遲遲也 孔子之去魯也亦畿門內也者不踰柵也國語夫人送王不出門屏孟子母之送女止於門婦人之禮耳丈夫之送賓亦止於門則薄矣 陳氏毛傳疏引白虎通出婦禮蓋此時視之如茶而昔日新昏之時甘如薺也詩中三言晏爾新昏

三章五章皆憶舊三章則新人 涇指新人渭指舊室涇以渭濁蓋新人必有以己之濁誣其舊室者湜湜其泚猶古詩云水清石自見也晏爾新昏不我屑以則淫昏者不能辨別耳 舊解皆以涇喻舊室渭喻新室 莊荀皆據平日勤儉習苦者而言 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注婦人有三不去嘗更三年喪賤取貴有所受無所歸亦見大戴記 今詳三四五章則嘗與共貧賤矣共患難矣 亦患難也 且云既生既育則已育子矣云以我御窮則資以為養矣而不念昔者武怒而遣之則不仁實甚李迂仲云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得此詩之旨矣

餘筆卷一

八

式微中露泥中毛傳皆云衛邑於古未聞集傳解中露為露濡泥中為陷溺案中露猶言露處載馳序云國人分散露於漕邑是也或云露當為路孟子率天下而路是也泥中李迂仲解為泥塗蓋衛雖處黎侯於東地而待之不以禮如齊景之於魯昭耳 簡兮序刺不用賢也蓋旁觀之詞惜其有材如此屈於伶官不得如兔置之武夫為國干城故末章思有君如文王者耳集傳乃以為賢者自言夫自僞為碩人自狀為僕僕自詡有力如虎豈東方生滑稽之流邪惟舊作三章章六句集傳作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則得之 泉水二章追憶之詞三章則設想也嚴華谷云沛爾以

下以女子有行言之則為嫁時宿餞之地干言以下以  
過臻于衛言之則為思歸而宿餞之地語簡而義塙陳  
疏以還車為大夫反馬殆非

北風序刺虐也衛國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  
而去焉辨說云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故  
集傳以為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  
也案三章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赤者狐也而以為匪  
狐黑者烏也而以為匪烏亂政者小人也而以為匪小  
人則朝廷之黑白亂矣然則北風雨雪凝陰之象可知  
小人成羣賢者相率而退耳其虛其邪既亟且蓋設  
為問答之詞問曰猶可以徐徐乎答曰去之惟恐不速

餘筆卷一

九

爾  
靜女序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集傳以為淫奔期  
會之詩案蓋亦化其上耳黃東發云靜女其姝乃奔者  
自相偁美之辭語類云靜女者猶無良而曰德音毛傳泥於定九年左  
傳之論乃曰女德貞靜而有法度與序全不應不知鄧  
析私造刑書駟歛殺之正義以為殺之不為此書夫而私造刑書固有可殺之道已而  
用其竹刑故君子論之謂既用其書不當殺之比之靜  
女雖淫而有取於三章之彤管則不遺其詩蓋斷章取  
義之意故上云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曰  
邪則不以此詩所云真為靜女可知城隅即桑中之期  
貽我彤管自牧歸荑亦貽我握椒之類李迂仲亦云其取之

者以彤管之言與宮中女史事偶涉耳其實援引不倫  
所論亦未塙若因竹刑而殺則其書不當用若因他罪  
而殺則宜論其罪何如苟罪有不可赦則用其書之刑  
刑之而已

新臺詩刺衛宣瀆倫無恥強為偃仰以說婦人籛篠似  
斥言牀第不鮮不殄皆謂其粗惡警喻之辭殄字鄭讀為腆  
是也不殄猶之不鮮毛傳訓絕非

鄘風柏舟序言衛共伯蚤死蓋得其實史記衛世家之  
言不足信也序偁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則共伯  
未昏然詩三言兩髦其姜何以見之曰曾子問曰取女  
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

餘筆卷一

十

之夫死亦如之蓋共伯雖未昏而已有吉日其姜亦必  
如禮往弔故得而見之也既弔而歸父母欲奪其志故  
作詩自誓天者呼天而誓之獨呼母者婦女之常毛傳  
訓天為父不詞

牆有茨言之長也長謂委曲不可盡集傳云託以語長  
難竟義亦同毛傳云惡長也不成文義陳疏云言君之  
惡長案此自謂昭伯及宣姜於惠公無涉君指何人  
定之方中序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傳云  
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  
其體與東辟連正四方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章注  
云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與毛鄭合皆言昏正

無異說南海曾氏劍見所著毛鄭異同辨據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諸侯城楚丘謂徙居要在正月後安得至小雪時疑方中為斥且中當為夏時四月其意謂方城時不及徙又似疑毛鄭所云當在是年夏正小雪節者則惑之甚矣夫春秋經書春王正月乃周正建子之月以三統術推之是年天正月戊辰朔前十二月己亥朔甲子小雪則正月朔距小雪止五日故陳疏以為魯僖公元年十二月事案左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杜注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為文蓋築城非一日之功至是而已畢且是時衛實露處或不待其功畢而始徙也此可釋曾氏之疑

餘筆卷一

十一

蝦蟇詩蝦蟇在東莫之敢指朝躋于西崇朝其雨案日乍出而虹見於西則雨日將落而虹見於東則雨止虹者太空之氣與雲氣相雜日射之而成影如日射水中倒影於上亦或成五色文也禮記樂記地氣上齊鄭注齊讀為躋躋升也釋文又作躋案史記樂書正作躋其訓與毛傳合樂記又云化不時則不升男女無辨則亂升此詩所斥其在此與  
衛風竹竿序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辨說以為未見不見答之意嚴華谷云婦人以夫家為歸者也衛女既嫁異國而反思衛之樂蓋於異國不得其所則思故鄉也此雖不言其夫家之不見答

而觀其思歸之切如此則其情不言可知旨哉斯言真可謂能以意逆志者矣

王風黍離序無可議李迂仲謂與黍秀之歌同誠然然但自敘悲悶而未斥及狡童則尤為忠厚蓋所處之位異也韓詩以為伯封作見御覽新序又以為衛宣公子壽作岐之中又有岐薛君章句御覽解云詩人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反以為稷之苗竊以為凡誤識者必先言誤識之物然後諦審之而知其為此物觸目而見以為彼黍之離離邪諦審之而知為稷之苗也章三此詩雖述憂思迷惘而亦寓柳往雪來之感蓋稷為首種而收獨後見程庶田由苗而穗而實已閱三時見行役

餘筆卷一

十二

之久也  
君子于役序以為大夫之思君子集傳改為室家之思夫無可證也詩中兩言羊牛本無義例埤雅造為羊性畏露歸先於牛之說而集傳取之然則易言龍蛇而孟子言蛇龍何邪文選班彪北征賦注謝靈運擬中集詩注引毛詩並作牛羊  
君子陽陽序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案此則所謂全軀保妻子者也文恬武嬉自道其樂漫相牽引劬觀者嗤之嗤之正憂之也故曰閔周集傳乃以為亦前篇婦人所作宜為陳長發所譏見古編中谷有藺嘆其乾矣毛傳嘆其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案嘆不當有菸義說文水部灑水濡而乾也詩曰灑

其乾矣然則許見本作灑許自言偁詩毛氏是毛本如  
 此今作曠者後人省借也說文菸鬱也一日矮也矮病  
 也義與萎段解菸字云一物而濡之乾之則菸也此於  
 毛許義兼得首章云曠其乾矣雖未濡於水而水氣及  
 之色已菸矣次章云曠其脩矣則已及濡而有時仍乾  
 故傳云脩且乾也史記倉公列傳流汗出滿王氏雜志  
 引此詩末章云曠其溼矣則全濡而不可為矣水濡以  
 漸由淺而深蓋夫婦之誼不能忍然便絕始也因飢寒  
 而交謫繼也無所措而欲離終至決然舍去其情事如  
 此鄭箋離之傷於水義亦同毛乃云始則溼中則脩  
 久而乾乃適相反而於詩亦先後倒置蓋溼字與乾字

餘筆卷一

圭

互誤耳  
 采葛序懼讒也豈亦如京房之不欲遠離左右邪味一  
 彼字疑亦居者之思行者與君子于役同義  
 鄭風大叔于田首章譽其勇又戒之次章盛偁其射御  
 三章戒以勿馳騁勿恣射勸其釋棚鬯弓以休息愛之  
 乎抑危之也蓋叔段之狂駭莊公之陰險克鄆之舉固  
 已燭照數計  
 有女同車以下五詩序皆云刺忽集傳斷以為淫奔而  
 極辨昭公之冤無論聖人刪詩即彼編詩者何為廣取  
 淫辭乎忽惡高渠彌救齊辭昏又以班後之怒為郎之  
 師故傳言其有壯狡之志辨說既偁其守正又謂柔懦

疏闕又謂狡童序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  
 是公猶在位豈可遽以狡童目之不知有女同車序刺  
 忽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則此下諸詩皆以事後追  
 咎之辭然則狡童之偁同於麥秀之歌所謂不與我言  
 兮不與我食兮亦與不與我好兮同意也祭仲本勸昭  
 公必取於齊不見聽又以宋人之逼歸而立突公羊傳  
 美其有權蓋即此序所謂權臣穀梁傳亦曰權在祭仲  
 也  
 山有扶蘇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則狂且狡童是忽  
 所美也而傳云狡童昭公也則狂且亦昭公而與序義  
 岐出矣狡童傳又云昭公有壯狡之志何以不釋於前

餘筆卷一

古

而釋於後汪氏龍詩異義以狡童昭公也五字為狡童  
 傳之錯簡然則此兩章之狡童義不同邪  
 釋兮似刺忽疏於宗室釋謂不殖將落吹女漂女有敗  
 之者矣惟一本之誼宜相助以自強  
 揚之水終鮮兄弟惟予與女又曰終鮮兄弟惟予二人  
 疑詩人代為忽突悔過之詞故曰詩之教溫柔敦厚  
 出其東門有女如荼案有女如荼猶之首章有女如雲  
 耳傳云荼英茶也言皆喪服也則何以解雖則如荼匪  
 我思且乎陳疏曲狗毛義牽引匍匐救之亦太迂矣  
 齊風雞鳴無庶予子偁偁君為子義不協傳云無見惡  
 於夫人亦不可通陳疏云子乃于之誤引比于壽實

予于懷胡轉予于恤為證如此則與傳文正相發傳中於字即經之于字也案此詩首章次章上二句皆夫人告君下二句皆君答夫人三章上二句君之言下二句則夫人之言其意甚明

南山序刺襄公也案魯桓立三年而娶文姜六年而子同生十五年而齊襄立十八年而與文姜如齊此時文姜嫁已十六年子同已十三歲而有此淫行不可解也甫田序刺襄公也末章婉兮變兮總角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案齊襄乃文姜之兄其立在文姜嫁後十三年則非少主矣此章所云不合事理疑此詩與猗嗟同意突而弁兮即頎而長兮之謂失其次在前故序以為

餘筆卷一

五

刺襄 涉岵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岵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並云岵猶屺字而它無異文說文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釋名玉篇廣韻皆同詩釋文引王肅亦從爾雅孔冲遠以為毛傳傳寫誤案山有草木其常也多則別之曰岵義與岵近似雅訓為優然藝文類聚七引爾雅云多草木曰屺無草木曰岵陳疏引唐語林施士可說山無草木曰岵則似唐本爾雅亦有作無草木岵者段注說文以毛詩所據為長竝存之可也 首章猶來無止毛傳父尚義陳疏以為有戒勉意勿止者勸以義也此淡得毛意

秦風黃鳥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案以人從死戎狄之惡俗或謂穆於春秋尚為賢主何亦出此夫穆之為人女晉文而媵以懷嬴前盟口血未乾而潛師襲鄭豈知禮義者其卒也從死者百七十七人仍戎狄耳秦本紀正義引應劭云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薨皆從死漢書匡衡傳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其所謂信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班孟堅敘傳傅田橫義過黃鳥蘇子瞻三良詩本此夫田橫自知不容於漢而自剄二客及五百人從之可謂之義士若三良之死果何為哉亦戎狄之俗而已矣 臨穴惴慄蓋送者之

餘筆卷一

六

言集傳以為康公迫而納之於壙似非詩意 晨風詩隰有六駮正義引陸璣義疏以駮為梓榆與苞櫟苞棗樹槎相配集傳從之塙不可易毛傳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不類 無衣序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案此序不著何世續序與詩意亦不協陳疏以為亦刺康公此時秦未偪王而詩三偪王于興師此何王邪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哀公為之賦無衣則詩非刺用兵好戰可知曰同袍同澤同裳蓋即同仇之義則亦非不與民同欲也疑此為周平王命襄公伐戎時所作秉王命而興師不啻從王師也失其次故屬

列於康公時

渭陽序康公念母也據列女傳重耳入秦穆姬已死及其還晉而太子營送之是詩在穆公時作亦失其次而列此續序以為康公即位思而作是詩豈情事邪

陳風墓門刺陳佗也則夫也不良即斥佗蓋佗之謀篡非一日故曰國人知之所謂司馬之心行路皆知之也曰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蓋有隱發其謀而不之省顛倒思予所謂它日詩念也續序以為無良師傳則當日傳之者或教猱與

澤陂有美一人疑指憂國者君臣淫亂有心者傷之續序止云男女憂傷淺矣

餘筆卷一

七

曹風蟋蟀蟋蟀掘閱毛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地解閱正義引義疏云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本草綱目云蟋蟀蛸腹育天牛皆蟻螬蝨所化案掘說文引作掘掘突也蓋凡蟲出地時必觸其土使鬆乃隨而出嘗見土蠶穿地頻出頻入悉發穴中泥於外既而飛去似銜物入者後乃頻頻倒穴仍發其泥以自揜悟所謂掘閱者如此掘者土鬆則突然高起也閱者頻頻也箋所謂掘閱也傳云容閱謂使土鬆處足以容身出入義亦相近大戴記曾子疾病篇魚鼈龜以淵為淺而鱉穴其近中阮注引王引之云鱉鱉為鱉也彼文鱉穴即此

幽風七月蓋公劉克篤前烈開國於幽民樂其化而歌

之時在夏末不可列於周南召南亦不可列於雅故別為幽風鳴鴉周公所自為東山以下皆士大夫作宜列雅而今亦附此疑以此篇八章不成卷而足之諸家紛紛辨論未敢強作解人序以七月為周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云傷悲感事苦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所謂感事苦者求桑采蘩多勞苦耳乃中間增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三句農桑樸俗雜以懷春殊為不類又此所云幽公子自謂慶節而陳疏以為成王夫自大王遷岐以至武王有天下去幽已四世而猶偁成王為幽公子邪且成王又何以至幽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案狼跋詩公孫碩膚傳云公孫成

餘筆卷一

六

王也幽公之孫也蓋誤讀孫為如字故箋易之云周公也知傳義之不可通矣乃毛以成王為幽公之孫陳疏又以成王為幽公之子總由附於幽風卷內刻畫一幽字耳

鳴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云甯亡我二子不可以毀我室是以二子為管蔡下文恩斯勤斯鴉子之閱斯傳云稚子成王也一簡之中兩子字異訓且經云我子不云二子也竊謂玉篇取有資義室者子之所資既恩勤斯子則宜保此室也

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爾雅釋詁嚶嚶音聲和也蓋伐木以相助為義鳥鳴以相和為義毛傳牽連為



說故云嚶嚶驚懼聲也若鳥因伐木而驚懼則當下喬木而入幽谷矣陳疏知其不可通而又強為迴護門戶之見耳

六月詩張仲孝友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蓋謂飲至之時有此人以為吉甫重也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已覺稍迂然猶可通李巡注爾雅乃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以友為朋友之友不辭

吉日吉日維牡傳維牡順類祭牲也吉日庚午傳外事以剛日案戊與庚皆剛日則傳文外事以剛日五字當屬首章維戊下午為馬故云順類而剛祭之則順類祭

餘筆卷一

五

馬四字當屬次章庚午下疑互誤

鴻雁末章句維彼愚人謂我宣驕似臣下奉使安集黎民而中彼謗議宣驕謂自鳴其功也襄十三年傳穆叔見范宣子賦此詩止取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及哀鳴磬者義而孔疏謂以譏晉有驕慢之意則以辭害志矣沔水序規宣王也三章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疑即所謂謂我宣驕也宣王不終其德晚歲信讒故臣僚相戒如此

白駒皎皎白駒以白駒比賢者耳傳云賢者乘白駒而去則來朝走馬後又一騎馬之證矣

黃鳥序刺宣王也蓋宣王始勤終怠無復勞來安集之

舉薄俗化之相投者惘然以去不我肯穀不能通有無也不不可與明不可與述困苦也不可與居井不能與居處矣傳以室家為言故訓明為明夫婦之道又云婦人有歸宗之義陳疏亦多方以解

我行其野與黃鳥同意戴岷隱云刺衰世俗薄更甚於黃鳥信然詩記

沔水以下六篇皆在宣王晚年失政之時而斯干無羊則在其前今本疑失次

節南山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肖為用喻大

餘筆卷一

辛

意謂不可駕御與鄭箋同陳疏歷引潛夫論中論新序費鳳碑抱朴子以為謂賢者懷材莫用靡所馳騁箋義非傳意然傳文止云項大也騁極也未知毛與鄭同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不必盡合作詩之旨也 式訛爾心陳疏云訛當作叱破斧傳叱化也案無羊傳訛動也字从化聲亦引申其義从言从口古字多通動則變變則化其義相因不煩改字

正月父母生我傳父母謂文武也案呼天地呼父母告哀之常傳訓似迂 燎之方揚甯或滅之傳云滅之以水也案滅之以水者猶淖博士所謂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故下云赫赫宗周衰氏威之也陳疏以燎之方揚為

惡萌易滋非傳意

兩無正名篇之義不可解前卷據元城語錄引韓詩多  
兩句聊備一說耳至讀詩記所引董氏說作正大夫刺  
幽王則與詩中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勅語氣不合且正  
即政字何煩增改我友房程汪謝城曰楨以為不足信  
是也 淪胥以鋪傳淪率也案淪胥以鋪即載胥及溺  
之意漢書敘傳晉灼引齊韓魯詩淪作薰後漢書蔡邕  
傳李賢注引作勅皆訓為帥薰勑率帥古皆通用淪从  
水薰勑从火意義相同孟子以虐民比水火是已謂鋪  
當如李賢又史記酷吏列傳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  
引作痛大豪索隱本焄作熏炙之是熏又通作焄幽風七月  
室熏鼠熏義

餘筆卷一

三

同亦小旻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西伯戡黎所謂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也 不敢暴虐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他稽古編曰前五章皆刺時之語末一章獨為自警之  
詞蓋先言小人謀議不臧譏王誤聽因又自言當明哲  
保身不可攪小人之怒陳疏引荀子臣道篇昭元年左  
傳高注淮南子本經篇呂覽安死篇為證案展太子之  
事所謂暴虎馮河也郭子儀之辟盧杞所謂敬小人也  
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淡此之謂  
矣  
小宛序大夫刺幽王也案以首章四章觀之疑亦周之

宗室所作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譏幽王愛伯服而不教  
也此二句毛傳無文本不連上楊雄誤讀造為類我之  
說於是鸚鵡猩猩外又有一能言之蟲

何人斯序蘇公刺暴公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箎猶吹笙  
鼓簧唱予和女之意謂同官為僚誼當如此也世本遂  
云暴辛公作墳蘇成公作簾古書可盡信乎

大東後三章雜舉天象以泄其忿退之三星行玉川子  
月食詩所祖

四月先祖匪人猶言在天之靈耳陳疏讀匪為彼仍詰  
綸

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縱言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餘筆卷一

三

衡言之

小明序大夫悔仕于亂世也案疑此亦居者之思勞人  
前三章首八句皆代為勞人之言我者我其勞人也末  
四句則詩人念之之詞彼者彼其勞人也其即後所謂  
靖其爾位者也後二章則又勉而慰之

楚茨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執黍稷謂今之  
蕪穢而生茨棘者實昔之執黍稷而祀先祖者也抽者  
搯之或體說文云引也

類弁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傳云霰暴雪也箋云雨雪始  
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  
雪矣此鄭申毛義然則暴雪猶初雪也謂初曰暴今  
俗亦自此言

說文暴古文作麇麇疑卽角弓雨雪麇麇之麇字麇暴音近麇麇暴雪兒說文霰稷雪也段注稷雪之如稷者似得其解今俗謂釋天雨霓為霽雪郭注霰冰雪雜下者故謂之霽雪夫雪已是冰何云冰雪疑冰乃雨字之誤雨雪雜下俗謂雨夾雪每雨而作雪則先霰謝惠連雪賦霰或遇日光照之則霰隨止而成雪說文霓霰之重文霽消蓋通用霰從散與消義近霓從見謂乍見也蓋亦暴雪之意抑亦有取於見覲曰消也頌弁詩慮其成雪角弓詩斥其易消義相因而意各有在

苑柳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蹈字傳訓動箋讀為悼似皆迂遠蓋以上帝指幽王故多窒礙耳竊謂此與天之方

餘筆卷一

三

蹶無然泄泄意義相近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高蹶而出於廷高誘注蹶蹈也傳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蹶怒貌述聞引之以釋哀二十一年傳蹶蹈古義通上帝即天也舊說未可從

采綠序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陳氏啟源云征役過時王政之失刺怨曠者正刺幽王此說是也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毛傳云婦人五日一御不特不當引諸侯之禮此箋且亦鄙倍可笑鄭以為五月之日六月之日集傳謂五日為去時之約六日為期而不至皆勝毛竊謂五日六日皆虛數止是言歸期無定日末二章陳疏以為婦人設想之謂亦本集傳而謂悔不從夫則又

牽於箋疏矣或以為追想平日義亦通白華序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案此刺褒姒實為申后作也白華白茅葑菲之意我者我申后也豐水而流于泔泔桑薪而烘于熯喻申后之見遠於王也碩人皆指申后宮中之事孰疏孰親外人不得聞然而聞之猶鼓鍾矣王之愛憎失常有心人為之憂矣

何草不黃序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案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行役苦之以兕虎比寇盜以狐比

餘筆卷一

三

征夫詩意曉然箋云兕虎比戰士乃謂視民如禽獸恐非詩人之旨史記孔子世家引非兕非虎率彼曠野正以兕虎比陳蔡之徒眾而集解引王肅義同毛特以與鄭樹敵耳說文其草盛貌有其者狐蓋言其毛蒙茸傳云其小獸貌望文生義集傳尾長貌以此

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案此詩首章曰文王受命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三章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四章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五章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其為武王有天下後追敘之詞甚明蓋在文王時實未偁王也史記周本紀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此敘明西伯

卽文王耳下文皆稱西伯不稱文王至武王嗣位後乃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其詩蓋卽此篇詩人本追敘而說詩者以爲文王在位時作史公不信也故於下文著之云謚爲文王謂武王所追王也下云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則周公制禮時事與中庸合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王季歷文王昌則約略言之若文王遽自稱王何解於畔援歆羨而尙云以服事殷也前四章歷敘文王作周受命之盛忽入殷之未喪師云云亦頌不忘規之意

皇矣維此王季昭二十八年左傳引作唯此文王正義引詩王肅注及韓詩皆作支王稽古編及段氏小箋陳

餘筆卷一

蓋

疏據以爲宜作文王案此句毛傳無文鄭箋止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不云此句文王當作王季是鄭所見毛詩亦同今本文選于令升晉紀總論云以至於王季能顯其德音善注引詩無異文孔冲遠亦云毛詩作唯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據左傳魏舒爲政以其庶子魏戊爲梗陽大夫恐人議其黨故問於成鱣成鱣引此詩以王季擬舒以文王擬戊釋詩所稱度莫明類長君順比合之文王之文爲九德其釋克順克比之比爲擇善而從杜注比方善事使相從也是比例之比其比于文王之比當訓爲比及之比謂及于文王能兼上八德而爲九故曰經緯天地毛傳此

其德彌盛而無所缺失也此雖成鱣之諛辭然疑詩義本如此左傳本偶誤作文王韓詩沿之王肅遂挾之以與鄭立異奉毛者又據之以爲毛本亦同韓毛公問之當壺盧地下也畔援歆羨對文義當從鄭說見隨筆誕先登于岸猶伊尹所謂先知先覺承上克明克類克長克君來毛訓岸爲高岸鄭云獄訟陳長發皆以爲迂集傳云道之極至處卽大學道盛德至善義而長發以丙典彼岸之說黜之然則何以解西方美人爲佛邪密人不恭侵阮徂共傳以爲阮共二國爲密人所侵箋以爲阮徂共三國黨密犯周故文王侵之正義引張融云本魯詩又引帝王世案以經文證之傳說是也經先言侵阮徂共

餘筆卷一

蓋

次言王赫斯怒若如魯詩則二語當倒置矣且下章侵自阮疆卽此侵阮事若以爲文王侵自阮疆則下無矢我陵四句義不可通集傳雖強解之殊詭譎史記周本紀文王所伐五國止有犬戎卽緄夷密須卽密耆邾崇尙書大傳亦同無所謂阮徂共者裴駰集解引徐廣曰耆一作阮正義云耆卽黎國是卽西伯戡黎之黎耆阮黎音近相借柯凌本徑改阮作阮豈亦惑於魯詩與長發於毛鄭陳疏力主毛義是也下武序繼文也此武字乃步武之武故鄭訓下爲後弟五章云繩其祖武詩人已自釋之毛公於祖武訓迹與生民同而於下武訓繼實一義之引申後人泥於武王

之武乃紛紛立異集傳引或說欲改為文武何不求之古義也

生民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夫祀高禘無子而求子也求子而得子得子而擯棄暴露之人情乎以其不及月乎則誕彌厥月矣以其難產乎則先生如達矣不坼不副矣無舊無害矣毛傳以為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此真兒戲之言鄒叔績漢勅著謂彌月為過月不遲為大遲姜嫄於高辛氏帝崩之月而妊崩後十二月而生故帝摯謠椽之以姜嫄為康大於禮祀為天所右而以

餘筆卷一

為徒然生子非高辛氏之帝嗣故棄之迨至靈異顯見但畏天威而不敢殺稷而姜嫄猶然攜稷以大歸於郃設想入微然古事既遠略無佐證備解頤而已此詩自后稷始生至以稼穡開基以成周室而終之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意思淡長陳長發徒備其章法之工陋矣  
既醉釐爾女士案女曰女男曰士此承上家室而言陳疏以爾女連文引孟子人能充無受爾女之實為證不知孟子所謂爾女乃或爾爾或爾女非以爾女相連且爾即女女即爾也如此詩曰釐爾爾士釐女女士可通乎毛公無文鄭讀如字而陳以為毛讀汝何以見之

鳥鸞序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末章無有後艱傳云言不敢多祈也多祈者對上四章福祿而言蓋不能持盈守成則飲食晏樂或以開奢侈之風陳疏引生民庶無罪悔以迄于今為解淡合毛義

民勞序召穆公刺厲王也案篇中三偈王曰以定我王曰以為王休曰王欲玉女疑當時有以不善教王者故召穆公勸之末章復託為王意亦所以諷王也戎雖小子傳訓戎為大大雖小子而式弘大文不成義此戎字當訓為汝曰無棄爾勞曰戎雖小子曰王欲玉女爾戎女皆斥其人板之詩曰及爾同寮亦此意

餘筆卷一

板之次章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正對上章出話不然為猶不遠言陳疏引說苑子貢語釋之是也  
蕩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案厲王暴虐召穆公不敢直數其惡故首偈上帝以明天道無親之意爾雅釋詁也說文謂誠諦也詩曰天難維斯案史記伯夷列傳天也無親當與善人管子牧民篇如地如天何私何親韓非子揚權篇若地若天孰曰蕩蕩者此上帝也疾威者疏執視觀與信義相近曰蕩蕩者此上帝也疾威者亦此上帝也蕩蕩則無所不容疾威則隨感即應蓋天之於人隨所為而福之禍之無一定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就一人言之亦可就一家一國言之其下七章乃託於文王之數紂以使之自反末云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則周亦宜鑒于殷矣蕩之義見於論語續序附會序中周室大壞之語以為蕩蕩無綱紀傳箋因之以上帝為指厲王不特失詩意并失序意矣

抑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案衛武公入相於平王之初其卒在平王十三年即云年百歲則入相時已八十餘矣身當宣幽之世而舍近徵遠以追刺厲王豈宣幽之事無足以為鑒戒乎說詩者固於序文必欲屬之厲王以厲之暴詩無一言而但云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耽于酒此正斥幽王耳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則并在西周失國之後其自言曰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曲禮八十九曰耄說文九十曰耄即今字則此詩作於入相

餘筆卷一

无

之後追述既往以戒其嗣亦以諷平王也 首章曰抑抑威儀次章曰謹慎威儀五章曰敬爾威儀八章曰不愆于儀此全詩宗旨荒於酒色則罔顧威儀矣賓之初筵曰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曰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怩怩其意正同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其即賓筵所云由醉之言俾出童殺者乎然則號石父輩之佞巧善諛以迷亂幽王幾於指鹿為馬矣

桑柔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傳以代為替代之代云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殊不安疑代猶世也謂好是稼穡之力民乃世食此祿維其以稼穡為寶

故世世好之 曰朋友已譖不胥以穀曰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益亦被譖而告誡其同列之詞

餘筆卷一

三

舒菽室餘筆卷二

南匯張文虎孟彪

周禮天官敘官疏云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也述聞云天官掌次春官鬱人司尊彝司几筵司服磬師典庸器皆府多於史而賈氏曰唯有天府一官則其餘皆否疑今本掌次等官皆上下互譌案鄭注府掌藏史掌書則府如今掌庫史如今文案自當史多於府敘官中史有倍於府幾倍於府者然亦有府史相同者而天官之內小臣夏采地官之充人間師司諫司救調人媒氏胥師稍人草人誦訓山虞中山小山林衡川衡迹人掌炭司

餘筆卷二

稼春官之雞人華氏占夢眠禋夏官之小子羊人司險掌疆候人環人挈壺氏掌畜旅賁氏弁師廋人匡人擗人秋官之司厲掌戮掌殺戮禁暴氏脩閭氏環人掌察掌貨賄有史無府豈皆無所藏與掌炭與掌茶掌蜃同官彼皆府一人史一人此僅有史二人則何以云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其邦國之用又如角人羽人圉人且有府無史蓋傳本淆亂轉寫脫失皆所不免  
春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注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案竹則皆竹銅則皆銅陰陽分用於古無徵後鄭云皆以銅為之殆嶰谷之竹未易求與

儀禮士冠禮注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疏云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云云案疏釋著法何必濫及錢卜且揲著以求九六七八用錢以求重交單拆若木則藉以記其所得之畫錢與著對不與木對不得云古用木今用錢也以今錢卜亦或用木畫地蓋本少牢饋食禮注亦非說見後  
水在洗東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案此注殊未析少牢饋食禮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科注云科罍水器也說文區似罍魁桶中有道可以注水倍二十三年凡設左傳奉區沃盥釋文疏引說文同是科即也  
水用疊沃盥用科禮在此也疏云禮在此也者凡摠儀禮一部內用水者皆須疊盛之沃盥水者皆用料為之

餘筆卷二

是此經文有不具酒特性同然洗正所以為沃盥不得釋為棄水器罍以儲水料以斟水則棄水當別有器亦不得以料為沃盥疑兩注皆有脫誤  
昏禮婿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案注疏釋經皆合嘉慶間陽城張刻本乃作婿以几姆加景乃驅不受蓋因下節而誤此本據序偁依顧千里校本云小小轉寫之譌不欲用意見更易今此文各本皆同嚴州本亦不誤而此本獨誤不得謂之小小即改正之亦不為用意見更易矣其它舛誤亦復不少仍之以待讀者校讐固昭其慎而自謂祛數百年來承譌襲舛以還唐宋相傳之舊則恐未也

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案紛而迎賓則主人即將冠者矣上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是當以父兄為主人此注云冠主冠者親父若親兄也既云孤子則當云親伯父叔父若親兄何云親父經文注文皆有脫誤疏無申論是所見本已然而隨文敷衍不加察何故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疏云母死則不得使人受脯今言不在者或歸甯或疾病也案子有冠期母不當以此時歸甯母疾病則子當侍疾亦不得適以其時冠於人情皆不合士昏禮贊洗爵酌醕主人注酌漱也酌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絜口且演安其所會案酌說文作酌云少少飲

餘筆卷二

也玉篇酌重文酌士虞禮少牢禮注皆云古文酌作酌也鄭注酌之言演也安也與許少少飲之說合乃又解為絜口之漱殊岐出說文欠部款吮也口部吮款也段引通俗文含吸曰款亦與少少飲合至水部之漱云盪口也則鄭所云絜口者是而與款異義不知何以并為一辭也禮主人未辨客不虛口注虛口謂酌也疏引齊肝皆實于菹豆注飲酒宜有肴以安之案此亦飲以養陽會以養陰之意安後世謂之案酒是也大射禮公樂作而後就物稍屬不以樂志案此言人君不與臣下爭技能猶上言中離維綱楊觸相復公則釋

獲眾則不與是也

喪禮新盆槃瓶廢敦重高皆濯造于西階下案濯下絕句謂此五器皆當滌濯以新之造讀為竈土竈也上文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為墜于西牆下注云墜塊竈說文墜作墜云甸竈也甸即今之窰字詩所云陶復陶穴竈必有窗以通火氣墜乃竈窗造即其竈說見隨筆四鄭釋為至殆非

特牲饋食禮宗人執畢先入注畢狀如叉為其似畢星取名房案說文畢田罔也从畢象形畢宿八星形似畢故名之為畢今云畢似星而得康成鉅儒乃不免于從俗

餘筆卷二

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案說文已象萬物辟藏詘形也改更也从支已聲蓋物之變化必先辟藏詘形如蠶之化蛾蠶之化蝶變它凡蟲之可見故已有改義改之从己非徒諧聲易革之象曰己日乃爭義亦取此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韝兼與筮執之案漢書司馬遷傳文史星秣近乎卜祝之間所謂史者即此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案坐卦以木者謂備板以待畫奇偶也書卦于木者謂視板上之畫合為何卦而書之於首曰某卦或曰某之某卦也木即板也注云六爻備書於板是已乃云每一爻畫地以識之



冠禮注亦云畫地識爻夫筮者求得一爻卦者識之於板及六爻全而筮者題之曰某卦以示主人可矣何取於先畫地而後登於板哉此經亦無

禮記曲禮敖不可長疏敖者矜慢在心之名長者行敖著迹之俛案幾微矜慢在心既而見諸色矣既而見諸言語矣既而見諸行事矣又既而無事不然矣此所謂長也疏但云著迹辭不達意

樂不可極樂字釋文音洛而引皇侃音岳案疏云樂者天子宮縣以下皆得有樂是孔與皇音同然經文敖欲志樂四字皆就人心而言當從陸音

餘筆卷二

五

人子節末錯簡於此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注臣統於君疏云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述間云門雖向堂仍以東為左下文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謂人之左右非謂門之左右也闕之在右當與門同由闕右當為由闕左案堂上之拜主於北面故東為阼階西為賓階主人由東賓客由西出入皆同不以門向堂故而門井不以向堂為正也經云由闕右注云臣統於君蓋臣不敢當賓禮若從君而由闕右然玉藻公事自闕由闕右也者猶言入門右也無煩改字 主東賓西乃定位出入皆同如主人送客降阼階而出門東客則降賓階而出門西不以出門而

變其左右見張編修惠可知門以向堂為正之非

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注為煩尊者俛仰受之案跪而授立則受者必俛立而授坐則受者必仰故云為煩尊者俛仰受之注甚明顯釋文乃引授坐本又作俛仰此蓋淺人不解注中俛仰二字分頂二句而妄以注文改經文也洪氏叢錄獨出授坐不立句以又本為是云俛仰不立其義云何

離坐離立母往參房離立者不出中閒注為干人私也離兩也案此離字當讀為儷儀禮聘禮注儷猶兩也又士冠禮注儷皮兩鹿皮也玉篇儷偶也又見左傳杜注呂詣切古離麗儷三字通用故鄭注直訓為兩而釋文無音

餘筆卷二

六

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案此謂中有所忽外必失其儀容蓋總上四事而言注云色厲而內桂則止據介冑一事而言又云貌恭心很則義不相承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案據經文鳴鳶飛鴻則知其為畫象而非舉死鳥於旌首述聞於青旌條辨鄭說之非信矣乃因此疏申說中無飛字適與爾雅注引經合遂謂經中飛字涉注而衍何也夫鳶鳴而風生鴻之行列以飛而見故畫鳶必開口畫鴻必作飛勢鳴鳶飛鴻兩文相對注云鴻取飛有行列不直云飛鴻何由涉注而衍唐石經明有飛字疏首引經文仍有飛字王氏自舉宣十二年左傳疏類聚鳥部上通典

禮三十六白帖五十八引皆有飛字而決以無飛字者為是有飛字者為後人所增無它過信鈔本北堂書鈔耳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偶曰余小子注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案湯誓非台小子敢行偪亂論語予小子履台即余余即予湯非天子之子亦非未除喪時鄭注雖本經文似不必泥天子大夫有土地者曰君大夫它處無徵此篇屢舉國君大夫士疑此亦作國君脫國字又牽於下文大夫士之子遂衍大夫二字簡策相傳其來已久鄭強為之說耳男女相荅拜也注嫌遠別不相荅拜以明之釋文云相

餘筆卷二

七

荅拜一本作不相荅拜皇云後人加不字耳案上文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此句文勢相承宜有不字據鄭注嫌遠別嫌字疑當在末謂遠別嫌疑也不相荅拜者謂不相拜拜亦不相荅也孔所見本亦與陸同故以有不字者為俗本蓋於經文注文俱未尋審洪君已糾之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注棋枳也有實今邳郟之東會之案明堂位俎殷以棋注棋之言枳棋也疏云枳棋之樹其枝多曲撓故陸機草木疏云枳曲來巢案陸說本宋玉風賦彼言枳句來巢枳句即枳曲也以與此注相證則鄭所謂枳者即今之枳棋枳棋以枝句曲名而

其實可會故又著其有實金今俗名而疏云棋即今之白石李也形如珊瑚味甜美疑即李李之名棋於古未聞孔不從鄭注而別舉一物又不著辨非疏例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注趨事貌縱讀如摠領之摠是鄭讀縱如摠也案說文總聚束也蓋物多宜有所聚束勿使散亂喪事恩遠宜有條理以束之下文所謂雖遠不陵節是也

餘筆卷二

八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步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案八尺為步步積六十四尺畝積六千四百尺百畝則六十四萬尺也六尺四寸為步步積四十四尺九十六寸畝積四千九十六尺百畝則四十萬九千六百尺也今以四十四尺九十六寸除六十四萬尺正得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又八尺為步三百步則二十四萬尺也今以六尺四寸除之得三萬七千五百步為百二十五里與鄭注合經文里數畝數皆不相中故鄭以為六國時變亂法度然安知非簡策脫誤孔檢討據考工記車人為未文謂此記本作六尺六寸為步因篆文

宛兜相似因譌為四見所著依其說求之得古田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九十二步不盡古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三步不盡亦未能與經密合也孔疏餘蕪無當五經算術用約分求之頗簡捷然非所以釋經憶顧尙之算草中曾議此而忘其術意惜此卷為人竊去不可得矣姑記於此

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案給當作級釋文無說是所見本亦作級非假給為級也

季秋之月命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注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房述聞據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四十八年文先言十月後

餘筆卷二

九

言正月謂當時已用十月為歲首不始於始皇案昭襄王四十二年先言十月後言九月亦猶是也昔校史記六國表昭王即昭襄王十九年十月為帝疑秦正託始於此然自四十八年以後復用夏正故正月之後書其十月四十九年先書正月後書其十月而始皇本紀十三年先書正月後書十月其時猶未并天下也略見史記述聞又云秦以十月為歲首今月令始於孟春者此用顛項秣也案五勝家以顛項為黑帝以配冬三月夏尙黑為同色而秦以水德王故用夏正為秣元蓋亦取其合辰也然立春非中氣何以起秣顧君尙之謂雖起立春而以小雪必在十月為準宜其然乎

禮器如竹筍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注端本也案說文無筠字乃鼎臣新坳疏引鄭顧命敷重筍席注筍析竹青皮也禮記如竹筍之有筠是鄭以筠即筍字案爾雅筍竹萌說文筍竹胎也義通筍從竹根出乃竹之本松柏由其心而外長亦其本也二者皆如人之以禮為本故以為喻筠字疑當作筠說文艸部莛莛莛三字相連莛艸根也莛莛也莛莛也莛莛根也莛莛莛三字蓋意義相通今人呼莛根曰莛莛亦曰莛莛是莛與莛義亦近也淺人依竹筍字改莛從竹猶偽古文改莛為筍耳從艸從竹從竹從艸然說文莛同莛字從艸從竹從竹從艸今本引周書布重莛席云讀與尚書後案又案顧命敷重筍席疏引鄭注莛析竹之

餘筆卷二

十

次青者平文敷重筍席則以筍為析竹青皮統言之則竹席以別於蒲席耳說文筍析竹篾也篾筍也篾竹膚也又上喪禮繫用幹注幹竹筍也篾筍皆一聲之轉設於地財述聞云廣雅設合也設於地財者謂合於地理之宜也案如王說則財當讀為材內則芝栢棧棋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注棧芟也棋枳棋也棋梨之不臧者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案鄭以牛脩至薑桂為三十一物則芝栢非二物如疏說矣爾雅栢栢郭注樹似榧而痺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為栢栗據此則似今俗謂珠栗者珠芝一聲之轉耳棋枳棋也與曲禮注合乃又云棋梨之不臧者棋與梨非一類且上已云棋此又重題棋何也蓋此

乃植字之誤植爾雅作植云植黎曰鑽之郭注植似梨而酢澀說文植果似梨而酢植或省作植與棋形似又涉上而譌而下文又從俗作植孔氏不能辨故疏中亦兩作棋蓋直以此為棋字乃悟前曲禮疏之所云石州李形如珊瑚以當棋者即植也此似今山植段注說文引此經鄭注作植不誤作植又正明堂位君臣未嘗相弑也注春秋時魯三君弑疏引羽父弑隱公慶父弑子般閔公以釋之蓋就春秋時而言而襄仲之殺子惡及視猶弗與焉其前則有潰之弑幽公伯御之弑懿公且不止於三而已鄭云近誣誠不能為之回護也

餘筆卷二

二

少儀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注甸謂田野之物疏云甸田也言入此物是自田野之所出合獻入之於君有司也案貨貝非田野之物納田野之所出於有司文不成義甸田古通用說文田陳也疑當讀陳襲之陳執箕膺搗注搗舌也釋文搗以涉反舌也徐音葉管子弟子職作執箕膺搗尹注搗舌也案說文搗閱持也食折切搗剗也口八切此二字音義絕遠而皆無舌訓蓋弟子職之搗本是葉字下文以葉適已即膺葉之謂誤从手作搗因又誤作搗鄭釋搗尹釋搗皆為舌蓋當時所見本皆未誤箕之葉如舌故史記天官書箕為口舌

以其形似而牽合之也曲禮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注引弟子職曰執箕膺搗厥中有帚釋文無搗字而有葉如字箕舌五字是陸所見本作葉不作搗而少儀已為後人所改然陸音以涉反徐音葉則音俱未誤也

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案時教二句相對為文時即後所謂當其可之為時也正業即下樂樂即詩禮三者居學即下學操縵學博依學雜服也操縵謂調弦轉軫如今琴家審聽仙翁泛音及平謂冠服制度此三者皆藝也而道在其中能安之則樂及其所用度此三者皆藝也而道在其中能安之則樂之矣今本於居字絕句學字下屬則文義詰翰樂學之

餘筆卷二

三

樂當慮各切釋文無音皆失之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誦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案此節正與上相反多其誦言及于數進當如吳氏纂言於言下進下絕句其解當如述聞讀佔為咎亦畢訊為誦也多其誦告而不待學者之悟汲汲求進而不能顧其安是教者不以時而學者不能安其所業矣教者不能竭誠以教學者亦不能自竭其材所施者無其方是謂悖所求者不以序是謂佛佛不得謂之善教矣隱其學者掩覆其所不知而不以問疾其師者不信其師而有所腹誹與安其學而親其師者異矣雖終其業去之必速與雖離師傳而不反者異矣鄭訓隱為不偁揚

王訓為病皆非

樂記聲相應故生變注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案鄭說恐非經意竊謂十二律旋相為宮亦旋相為商角徵羽取其相應者各為一均而遞遷焉所謂變也

故聖人曰禮樂云案樂書作故聖人曰禮云樂云此蓋節引論語文也經脫一云字鄭注無說是所見本未脫受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案此五十一字係錯簡當在肆直而慈下鄭注已云換簡失其次則由來久矣孔疏依

餘筆卷二

三

史記樂書之次為解足正其誤然史記文亦微有不同經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史作正直清廉而謙者經陳德下有也字史無經兩識字史皆作志經兩音字史皆作詩經見利而讓下史有也字經倨字史作居經纒纒史作累累經端字史作殷經蹈之也史無也字而經肆直而慈下衍一愛字商人識之上衍商之遺聲也五字微史記則雖疑其誤而無從是正矣 樂記一篇史記全載其文而次序頗參錯史記自首節至第二十五節皆以禮終與經同其下接樂也者施也至然后可以有制於天下也凡六節下接樂者聖人之所樂也連下八節至生民之道樂為大焉下接君子曰禮樂不可以斯須

去身至可謂盛矣凡十一節下接魏文侯賈賈師乙三章案孔疏及張守節所引鄭目錄十一篇有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賈賈師乙魏文侯諸曰史記惟魏文侯次賈賈前為不合耳經以魏文侯賈賈賈賈於樂情之後樂化之前尤為驚亂而鄭注無文則簡策流傳不敢擬議兩存之而已至其字句異同或多或少固有所不暇論也

祭義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案此節二百八十八字已見樂記此篇專記祭祀齋戒薦羞之義發明人子孝養之心末乃推及於養老羸入此節似乎不類蓋錯簡重出也

餘筆卷二

古

經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眾矣案生字誤述問據漢書禮樂志論衡薄葬篇謂當作先是矣竊疑臣字亦非也漢書作骨肉之恩薄則此文宜作父子因涉下文則君臣之位失遂誤作臣論衡亦作臣者後人據誤本經文改之 仲尼燕居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將何以為此中者也案子貢之問緊承夫子過不及之語而求其中子產十五字橫互其間兩不相應下孔子問居篇論民之父母文頗相涉疑錯簡在此蓋以子產能食不能教可謂眾人之母而未足以為民之父母也被篇末推言天之施化地

之生物無非教者又及湯文武大王之德教皆非子產所能及也

表記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注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攷字脫一有耳案注當云脫一有字耳今字字誤倒在脫上上文云道者義也此復云道有義不辭疑此義字當讀為儀古儀義多通用見述道有至所謂堯舜性之也有義所謂五霸假之也有考則僅自守於無過而已

春秋桓六年左傳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注以佗女固辭又見十一年傳案桓之娶文姜在三年而隱八年傳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女辛亥以媿氏歸甲寅

餘筆卷二

五

入於鄭配而後祖為陳鍼子所譏則十年之前忽已娶陳女矣何以齊侯復有此請疑請妻本一事而傳者誤岐為二抑此時陳女已死而請為之繼室邪

桓十一年經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是鄭忽之立未及五閱月也是時東方之國齊為大齊僖小鄭實與國故國人以辭昏一節咎忽失大國之援而豔魯桓之得娶文姜有女同車之詩所為作也迨十五年五月歸而復立至十七年冬被弑首尾三年既平日稔知高渠彌之惡何不速殺且祭仲能殺雍糾何以不能殺渠彌安知非朋比為姦制於權臣而不能尊賢親親

且當日記而後祖未必不溺於妃色出奔復反而忘艱危山有扶蘇以下四詩所刺蓋可思也

僖二十一年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杜注巫尪女巫也又云或以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鄉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案或說甚鄙然禮記檀弓注已用其說矣據此似尪即巫之名楚有據檀弓巫尪分言則截然為二今人言瘠人死為殭玉篇居良居亮屍能遇雨是即雲漢詩之所云旱魃者亦流俗相傳之謬說也臧文仲言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殺之滋甚則又似別有一物如山海經言黃帝所下女媧以殺蚩尤者殆不可究詰矣

餘筆卷二

六

襄十九年傳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案說文疾病也病疾加也疾雖通訓病而病為疾甚段注引苞咸注論語曰疾甚曰病蓋散文則通對文則異崔杼私於太子光故於齊侯有疾即微逆之至其疾甚則不待其死而遂立之也

三十一年傳繕完葺牆李涪以完為字字之譌段氏若膺以字字為添設述聞從段然究屬累辭疑完為垣字音近而誤垣兩元切桓胡官切皆從垣聲垣或亦讀桓上文本云盡毀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勇又云厚其牆垣下文云脩垣而行牆垣並舉古人自有複語耳此則非添設矣 說文垝字別義補牆也段注引此傳為證意

似以坑當完字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杜注贏受也疏云賈服王杜皆讀為贏洪氏叢錄云贏露也案贏無露義此襲昭元年傳而誤也彼傳云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注云露贏也贏與贏字形相近而音義絕遠贏露雙聲述聞已論之洪意欲移露字之義以解此文而不知露可以解贏而不可以解贏也

昭二十年傳鄭國多盜取人於菴蒲之澤杜注於澤中劫人述聞云劫人而取其財不得謂之取人取當讀為聚引文選注類聚白帖御覽竝作聚人韓子內儲說作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菴澤為證其說信矣竊謂既云

餘筆卷二

七

多盜則不必言聚人疑取人二字即聚字誤分為二觀

韓子但云處於菴澤可證

昭七年傳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述聞云恪讀為格案陟恪陟格它處未見惟陟降二字周頌屢見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是此文確證諱改字之名而詰給以回護之仍不免改字何益哉

昭十三年傳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疏云子皮既卒無人知我之善故云無為更須為善矣案疏說文不成義為猶與也無為為善猶無與為善之傳詞引管子成篇自安之身為善之不為人持接也尹注為猶與也  
十九年傳札瘥天昏杜注大死曰札小疫曰瘥案大疫

小疫對文死字疑誤疏中題注大死至曰昏死字後人依誤本傳文而改是札大疫死也死字亦後人妄增定四年傳我必復楚國杜注復報也案復讀為覆敗也下文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興與覆正相對易泰上六城復于隍亦作復

哀五年傳諸子鸞似之子茶嬖案史記秦本紀尊唐八子為唐太后集解引徐廣曰八子者妾媵之號漢書外戚傳八子視千石比中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蓋此制沿於春秋時此諸子亦謂七子八子之類夏小正子始鸞傳曰先妾而後子何也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蓋子卑於妾則子之傳舊矣又見隨筆六杜注以為庶公子恐非近注孺子幼艾美女也亦此類

餘筆卷二

六

六年傳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杜注逸書案此文今偽古文尚書襲以為五子之歌刪去帥彼天常一句其行改厥道末句作乃底滅亡雖古書相傳容有同異然孔子美楚昭王能知天道故引此書主意正在天常句而偽古文故缺此若示人以非出自左傳者其用心良苦矣

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曰鮮矣曰未之有也語有抑揚耳非謂孝弟之人或有犯上也猶下章巧言令色鮮矣仁聖人語氣和緩不為決絕之言非謂巧言令色之人猶有幾微仁心也未法少好犯上似有語病

次章其為仁之本與仁人古通用兩其為人正相應  
孝弟百行之本豈特為仁讀仁字過泥遂有孝弟中未  
有仁字之說

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集解引馬曰申  
申天天和舒之貌朱注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  
即馬注而分言之案和舒者不為色莊鄉黨篇云居不  
容是也

憲問篇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  
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史記孔子世家書此事於佛胥召之後  
次書學琴師襄事次書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

餘筆卷二

九

簡子至於河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  
洋洋乎丘之不得濟此命也夫荷蕢引詩正與匏瓜之  
歎相因亦與叔孫豹舉匏有苦葉同意蓋以衛不能用  
勸孔子欲濟則速濟無為淹留果哉末之難矣殆亦即  
臨河之歎也哉

微子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此謂楚狂接孔子之輿  
歌而過之也後世不知其名遂名以接輿故楚詞涉江  
亦有接輿髡首之語觀下文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  
避之其為孔子在輿中而欲下輿明甚莊子誤以為遊  
其門淺人遂以接輿為接子為捷子謂楚狂之真名列  
仙傳又以為陸通荒謬不足論馬氏釋史反詆解論語

者之非無它好奇術博耳

孟子公孫丑上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文  
義可疑東原戴氏謂正心二字即忘字誤分當重勿忘  
二字案儀禮士昏記必有正焉若衣若笄蓋戒女勿忘  
即參前倚衡之意疑此文本亦作必有正焉正誤為事  
反誤在下耳古忘字或作亾亦與正相似

公孫丑下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數語及其語  
時子云云詩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吾  
力孟子曰說賢而不能舉又不能養也此之謂矣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又曰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此孟  
子因諫不行而去齊也然則所諫者何事竊以為即伐

餘筆卷二

三

燕一事也宣王好戰殃民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  
四夷詳於問齊桓晉文一章伐燕之舉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尤自謂千載一時乃伐之先知  
孟子迂闊必阻故不親就教而命沈同以私問齊人遂  
勸齊伐燕之遂賢買然伐之及燕人既潰始以取不取  
問自鳴其得意立意固在取之孟子開以兩端而仍明  
告以為燕伐燕則亦深切著明矣不聽而毅然取之以  
致諸侯之謀然後急而求策孟子教以反其旄俛止其  
重器謀燕眾而置君此補救之至計猶遷延觀望以待  
燕人之畔始甚慙於孟子然亦幾於悔過矣而陳賈復  
巧言以為之文飾此孟子所歎息痛恨而面斥以豈徒



順之又重為之辭也於是遂致為臣而歸矣萬章下篇  
未嘗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蓋亦  
在其時曰甚慙於孟子所謂王爵足用

滕文公上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  
願見今吾尚病病愈吾且往見案儀禮某子命某見吾  
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蓋古士相見之禮  
如此此特辭疾為不同爾

陳仲子避兄離母徒居於陵歛凌氏廷堪論之謂仲子  
本田齊之族不義田和之篡齊故逃祿不居見校禮  
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  
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

餘筆卷二

三

未可知也蓋譏其雖絕人逃世不能如夷齊之餓於首  
陽以此證之凌說似得其情匡章因已不得於父引以  
自況則非其類故孟子辨之 孟子雖泰山巖巖氣象  
而論事平易不為偏激故於齊宣王之好勇好貨好色  
皆委曲誘掖以為猶足用為善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  
巨室於萬章論今之諸侯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  
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於匡章之  
通國皆偶不孝則原其不得已與之遊而且禮貌之故  
其論伯夷以為聖人而又以為隘也  
離婁上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以下五節與上五節迥  
異疑是它章錯簡案下章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

道此下五節皆分頂君臣而首節仁不仁又與所引孔  
子言相應或當是一章

離婁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上節絕不相蒙疑亦錯簡也言性章云天下之言性  
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則法也故故迹也利者  
和也順也由仁義行行其所無事也疑舜明於庶物四  
句當在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節下蓋以舜之行仁義  
比禹之治水

爾雅釋言隱占也郭注隱度案公羊隱四年傳吾為子  
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解詁云口猶口語相發動也述  
聞云注意讀口為叩叩發動也案口隱謂叩其隱衷猶

餘筆卷二

三

言詁也叩亦占也而彼疏以為隱公隱公豈生諡乎正  
由誤解隱字遂又於曰上妄加之  
釋器附耳外謂之鈇郭注鼎耳在表史記楚世家吞三  
翻六翼索隱云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今  
小爾雅無此文胡氏承琪曰疑廣器章文而今本失之  
翼鈇字通書多士敢弋殷命馬鄭王本皆作翼墨子耕  
柱篇三棘六翼疑為三翻六翼之異文案胡說是也翻  
亦作翱或作革荀子反而定三革偃五兵革亦與棘同  
大雅如鳥斯革傳云革翼也韓詩作翱云翅也說文翱  
解同大雅匪棘其欲禮器引作革蓋同音假借  
說文革部輻急也案大射儀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

韃指利放也疑極卽韃之借字此韃上韃韃皆韃弓矢之具故類聚之从亟亟本訓急利放亦有急義韋部韃射決也決放義近決亦有急義段以韃下連韃疑此作韃急也殆不然

木部相省視也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經無此文然其卦固从坤从與與爲木也禹貢隨山刊木史記五帝本紀行山表木索隱云表木謂刊木立爲表記漢書地理志師古云言禹隨行山之形狀而刊其木以爲表記是人所觀也周語道無列樹韋注古者列樹以表道相字从木从目蓋會意

餘筆卷二

三

舒菽室餘筆卷三

南雁張文虎孟彪

漢書高紀項梁盡召別將案上文項梁益沛公卒五千入五大夫將十人至是沛公攻豐拔之雍齒奔魏故項梁收回其五大夫將十人也師古云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則著此句無謂矣 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憂矣案漢高之於諸將知彼知己如此韓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非面諛矣

餘筆卷三

文紀元年六月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錢氏攷異云丞字衍案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改丞相曰相景紀令尙在後三十五年此丞字非衍史記亦有

元紀初元三年四月乙未晦攷異云四月乙酉朔乙未十一日晦字衍翼奉傳白鶴館災不云晦案錢說是也五行志亦無晦字

古今人表秦女妨攷異云妨史記作防案此疑傳寫誤後文亦作防

查貨志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爲金之名數也案孟子書言萬鎰

千鑑百鑑五十鑑鑑卽溢字則不始於秦并天下後  
五行志禹治洪水賜雜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案以洪  
範牽合雜書始於劉歆與以先天圖牽合周易皆治經  
一大蔽障也

京房傳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曰風雨寒溫爲候注  
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  
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案爻主一  
日則六十卦爲三百六十日故下文云餘四卦也注中  
六十四卦四字衍

魏相丙吉傳願陛下與昌平侯案昌平宜倒注不誤  
宣元六王傳建初二年案二字誤水經汶水注引作三

餘筆卷三

年與哀紀合廣本正作三

儒林傳繇是有翟孟白之學依次當作白翟孟字疑衍  
匈奴傳每漢兵入匈奴案兵當爲使

外賦傳後客子偏案偏卽王徧也上文作徧 數禱祠  
解案此當爲禳解之解師古音懈非

王莽傳功能爲忠臣宗廣本能作德是  
管子牧民篇務在四時案下文屢言四維此時亦維字

之誤 明鬼神祇山川祇當作祇祇敬也下云不祇山  
川則威令不聞 恭祖舊祖當作故 減不可

復錯也我友楊峴云錯置也非衍 不蔽惡則行自全  
全疑當作正

形勢篇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案韓非子管仲隰朋從於  
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  
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案此卽不行其野不  
違其馬之的注不字當依注作未無疑 失天之度雖  
滿必涸後解云地大國富民眾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  
已盛滿無德厚以安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  
無其民也案此卽上文所云曙戒勿怠後稷逢殃朝忘  
其事夕失其功也

乘馬篇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  
和調則政不可正也案孟子言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  
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與此同意 樊棘襍處王

餘筆卷三

云木無名樊者樊當作楚案小雅青蠅止于樊毛傳樊

藩也樊从交林取交積材之義雖非草木而亦近草木  
下二章止于棘止于榛比類而及安知非草木名 五

尺見水不大旱案上言十仞下言十一仞五尺開在中  
相去太遠疑尺字亦當作仞涉下比之於山五尺見水

而誤孟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十仞十一仞爲極深  
矣 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忘當作亾此卽形勢篇

所謂朝忘其事夕失其功亾卽失也爲與貨韻  
幼官篇春政秋政皆九十六日夏政冬政皆八十四日

合爲三百六十日然則其五日四分之一歸之中央乎  
五輔篇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丁君謂引當爲弗是也謂

交為狡之借字非也上下交弗猶孟子言上下交征利  
宙合篇扶撥以為正案撥傾也與正反對大雅枝葉未  
有害本實先撥列女傳孽嬖篇引撥作敗傾亦敗也  
適善備也僂也丁云僂與遷同是也竊謂備遷連文也  
字衍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案此管夷吾  
自解不死召忽之難也後鳥飛準繩意南意北之喻亦  
然

八觀篇岷家無積而衣服脩案脩疑當作備民母遺  
積者其禁不必止案不必疑當倒句同宮垣不脩戴  
云脩當為備案下文正作備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  
不可以外通案大字疑衍或夫字之譌後人見上句作

餘筆卷三

四

大城遂亦於郭下增周字亦衍也入朝廷觀左右求  
朝之臣雜志云求即本字之誤衍案王說是也本朝對  
下外勢而言

大匡篇使彭生乘魯侯脅之案脅之謂摺其脅也楊子  
雲法言效之云卒服之遂為員與宗所譏說公子  
彭生安敢見案公子二字涉上而衍或曰明年尹注  
襄公立之明年案據下八國之文則非襄公立之明年  
矣蓋異問之誤觀後敘宋大人亂乎尚可以待案此  
待字亦當解為禦見稊志好邇而訓於禮案邇當如  
戴說作遜訓當讀為馴無國勞母專子蘇案二語相  
對國字疑亦作專專勞者詩所謂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賢亦勞也士庶人母專棄妻案專下疑脫妾字上  
云諸侯母專立妾以為妻不聞敬老國良戴云國疑  
圖字誤案戴說是也書盤庚上云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而違老治危案危乃詭之借字

小匡篇比耒耜穀芟穀宋本作穀芟齊語作耒耜章  
注耒拂也所以擊草芟大鎌所以芟草也案說文拂擊  
耒連枷也古从木从手之字每相亂耒亦俗作尹  
注芟音捶義與耒近疑所見本作耒亦擊耒之義然則  
管子本文蓋作耒耜耒而國語注擊草亦當作擊耒  
也罷女無家案此即諸葛武侯所謂棄女不入門也  
霸形篇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案

餘筆卷三

五

之不疑倒慶蓋憂之誤與上桓公言樂相對尹注云以  
不救為慶非也然問其伐而不救至其危而始謀此其  
所以為霸術也

霸言篇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案取疑霸字之  
誤以上下文證之自見疆國眾合疆以攻弱以圖霸  
疆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疆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  
之智也疆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案此兩節正  
相承以疆國眾疆國少為文疆國眾宜圖霸疆國少宜  
圖王相反則皆病據此益可證宋本首節作弱國眾之  
誤而戴瞻宋本之非伐過不伐及疑脫不字  
其失之也以離疆案此孟子所謂小國師大國而取受

命馬者也

君臣篇上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案上也字疑衍  
不言於聰明於字衍句法與上不言智巧一例而  
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者也案既已設法四  
字疑衍 下有五橫案橫當作衡注亦同下文云朝有  
定度衡儀以尊王位 從順獨逆從正獨辟尹注從作  
眾是 量實義美義讀為儀與量字對亦通作議 非  
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茲是二字皆當衍其  
一蓋或作茲或作是校者兩存之 先王善牧之於民  
者也案牧疑收字之譌故下文云夫民別而聽之則愚  
合而聽之則聖 信以繼信善以傳善案傳猶繼也戴

餘筆卷三

六

君謂傳當為傳非

君臣篇下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案刑當  
為形 心道進退而刑道迨趕案此刑字亦當作形尹  
注迨充也趕謂逡巡曲也疑趕當作迂下文云故民迂  
則迂刑罰亟近也案亟近謂速斷後文云故正名稽  
疑刑殺亟近則內足矣  
小稱篇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丁云嘗  
試二字涉下而衍是也又云古音之真對轉遜與利身  
為韻案之真古不通轉利亦非之部去聲遜與身亦不  
同部則不得其身與上則不失於人矣為對身下疑脫  
矣字 不諱其君不毀其辭宋本毀作諱是不諱其辭

謂諱言也

侈靡篇而死民不服案當作而民死不服 必從是器  
匹乎尹注器即鼻字也案字書無器字亦無鼻字疑鼻  
字之譌鼻有迫義危迫也 中寢諸子案戒篇作中婦  
諸子婦字與寢字形相似疑寢字是  
心術篇上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尹注夫道者無形無聲  
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則無緒可言  
案依注則安乃案之借字大字疑本作夫 不虛則作  
於物矣件即上趁字  
白心篇為善乎母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案此即莊  
生所謂為善母近名為惡母近刑也尹注提提謂有所

餘筆卷三

七

揚舉也是矣乃又曰欲為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  
則自相矛盾 持而盈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  
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案此即老子所謂持而  
盈之不如其已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管子一書多  
襲道家言史公以老莊申韓同傳有以也  
水地篇是以水集於玉案此集字亦當為準  
四時篇其德清越温怒周密案温怒不辭尹注云雖復  
陰怒當節之以温殊詰綢温疑韞之誤  
勢篇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宋本代作伐案尹  
注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  
則人何能代之乎紬其義則注亦作伐今本皆誤

治國篇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案小匡  
篇言士農工商各恆其業此篇專論務農重粟所謂四  
民交能易作亦各事其事耳無道相過猶言不相為謀  
尹注乃云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失之遠  
矣如此則下文何云民作一乎 是以民作一而得均  
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  
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案此文蟬聯而下  
管商韓非多有此文法戴校引吳說謂當作得均則姦  
巧不生非

內業篇不可止以力案止猶過也尹注謂力止之氣愈  
去非 折折乎如在於側折字當讀如檀弓吉事欲其

餘筆卷三

八

折折爾之折鄭注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釋文折  
大兮反是也繹上下文自見尹注折折明貌丁說即哲  
哲之借殆不然

小問篇小以吾不識尹注能博問多見齊其所不識疑  
小乃齊字之誤 口開而不闕是言莒也案莒本闕口

音開闕二字疑當互易

度地篇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犯疑治字之誤上  
文云五害已除人乃可治

地員篇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  
九尹注一而三之即四也此說殊謬先主一者謂全弦  
也三之者三因之蓋分其全弦之度為三分也於是又

三因之則三其三分而為九又三因之則三其二十七  
而為八十一蓋自始至此其為三因者四次矣故曰四  
開以合九九也四開猶云四三之 漢書律志九三之  
為 祀陝祀字不知何字之誤 其民夷婚不辭尹訓  
婚為好亦未知所出

離騷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渠獲之所同湯禹嚴而求  
合兮摯咎繇而能調同調為韵或謂本于小雅之車攻  
未知其果有意否然古人文辭固不免於薰染如宋玉  
神女賦惆悵涕泣求之至曙本於悲回風涕泣交而淒  
淒兮思不眠以至曙陸士衡辨亡論全摹賈生過秦論  
李習之知鳳說本於韓退之獲麟解送馮定序後段本

餘筆卷三

九

於送董召南序蘇子瞻後赤壁賦結語本於李習之解  
江靈未暇悉數也

九歌大司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阓案玉藻君  
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速注謙慤貌也速猶蹙蹙也

楚詞之齊速即玉藻之齊速故戴東原氏屈原賦注訓  
齊為疾王叔師乃訓戒俗本遂誤為齋洪興祖補注云

齋戒以自救失古義矣或問如此則與君何義曰此即  
上所云踰空桑兮從女也又少司命云與女沐兮咸池

河伯云與女遊兮九河與女遊兮河之渚涉江云吾與  
重華遊兮瑤之圃意略相同 今案齊亦升也 見卷

注杜詩者世倘錢箋然未為盡善循覽所及輒識之

奉贈韋章以先世之誼呼之為丈貌為好賢實不能薦

達徒誦佳句蓋不如李邕王翰之知人彈冠之喜虛願

耳快快以去終南之外無所戀也殘杯冷炙一飯之德

不可無以為謝故作是詩非猶有望於韋也 它本異

同可兩存者自宜注然如甫昔少年日之少一作妙王

翰願卜鄰之下陳作為自謂頗挺出之出一作生白鷗

沒浩蕩之沒一作波皆謬誤而猶存之何也全書此類

甚多姑舉其例後不復出

行夕馮陵大叫呼五白注引三白三黑為犍案擣蒲止

五木安得有三白三黑李習之五木經白三元二曰擣

餘筆卷三

白二元三曰擣此云犍蓋即彼經所謂牛三白二之犢

也今俗本誤作牛三白三程大昌既承其誤又誤為三

白三黑李集非僻書漫不加攷爾

行白絲春天衣著四語形容盡致筆墨俱飛其實從萬草

千花句來此謂裁縫減盡針線迹也

同諸公登一結不復迴顧正是對此茫茫百端交集承

第四句來全篇主意在此淺人謦說紛紛徒令杜公一

笑

孫從首四句寫出殘杯冷炙到處悲辛形景無論外人

即同姓亦不免

三章著筆無多而氣象縱逸尺幅有千里之勢微杜公

誰能為之

麗人楊花四句案古樂府雞鳴篇末桃生露井上李樹

生桃菊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與上絕不相關而未

二句云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則不接之接蓋隱語

別有所指此詩似從彼出

樂遊此應酬詩也木瓢以為雅鞍馬以為豪如此而已

若憐杜公若傲杜公杜公視之亦殘杯冷炙類自獨立

蒼茫何足與語哉

行漢破前路一平一險兩兩相間中間合成一片末路蓋

是燈光水光上下交映作者讀者心目皆搖咫尺雷雨

天作陣雲乃實境昨夜遊秦淮因悟此

餘筆卷三

漢破西效康樂而本色自不可掩

奉同郭給事坡陀金蝦蟆六句亦麗人行筆意錢箋得

湯東靈滋作坡陀金蝦蟆六句亦麗人行筆意錢箋得

之

沙苑末四句是杜老獨造之境無弟二手可到

孫王參差錯落看似語言無次而一種悲涼感歎滿眼

淚痕自在意言之外此謂天地間至文

大雲寺絲履疑巾蓋贊公以人所施者贈公故歎其交

情之如新然而公之窮可知矣 晤語契深心那能總

銷口蓋世事艱難不欲置吻傷心之極而贊公之言有

深相契者不能不一傾吐也

蘇軾復從前段肩肩文章名譽至後一槩抹殺所謂

身後千載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而其滿腔悞恨即已從  
垂死四句中伏根非真曠達也

徒步須公櫪上追風驃案後漢書列女傳蔡文姬請追

赦董祀曰公廢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

濟垂死之命乎此用其意

病後遇王老馬為駒信不虛案角弓詩老馬反為駒不

願其後言其老而貪得舊注謂反如駒之健啖與杜意

合錢詆其撥棄傳箋迂矣

別新婚邨風擊鼓之三章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

手與子偕老其四章曰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

不我信兮王肅以為從軍者與其家室訣別之詩此篇

深得其意

遺興 弟四首即承上章所云蕭京兆而言

後出 封氏間見記權皋為范陽節度使掌書記祿山男

慶和尚至皋在京親之疑視禮會畢知祿山有異謀出路

託疾詐死家人載喪以歸上京復肅宗發詔褒美拜起

居郎辭疾不起皋以崎嶇喪亂脫身虎口遂無宦情在

江外七年卒此末章所云疑即皋

三節 鳳皇蓋指李鄴侯 邪羸之邪讀為餘餘羸同義

張平子西京賦邪羸優而足恃五臣注邪偽也又云欺

偽之利自饒足恃也讀邪為似嗟切而善無言若溪漁

隱遂引之以說杜詩大謬

餘筆卷三

三

又觀打魚常事百而寫來如史公書楚漢爭衡范史書  
昆陽之戰筆力肆橫極矣卻又不費浮烟浪墨日暮二

句正如顏魯公書力透紙背又接干戈二句真到二十

四分 當觀其胸次如何勿徒賞其筆力

桃竹杖兮杖兮云云所以戒章仇也此老口中總無閒

言語

曹將軍畫馬圖此皆二句跳出題外末段亦然自杜公

開此法門後世頗有效顰者神氣去而萬里無其胸次

故也

弭青 每下一筆必有異樣光采細思之亦在人意中不

知何以他人寫不到而先生獨能之杜詩全部皆然不

獨此篇也

三絕 作者自題為絕句而編詩者以為古詩可笑

門起云迴首望兩崖末云迴首猶暮霞恐有誤

子觀公孫大娘弟 序云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案宋史樂

志教坊所奏十八調中呂宮曲黃鍾宮曲皆有劍器一

調又中呂宮曲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調亦有劍器

一調然則劍器是宮調曲名歌者歌而舞者舞也據注

所引明皇雜錄歷代名畫記竝以劍器渾脫連舉疑渾

脫亦舞曲名 觀詩中絳脣珠袖及玳筵急管句顯是

兼歌舞器非劍別是一物

歸堂前把燭噴兩炬注噴一作喚噴喚皆不可解疑煥

餘筆卷三

三



之譌

遺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緼袍甘下注刊作貫貫疑質之

譌

過洋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此即解憂篇減米散同

舟意

冬日洛城北調禁禦注一作禦錢引羽獵賦禁禦所營

應劭曰禦止也謂禁止往來案作禦是也說文作御漢

書作禦見宣帝紀蘇林曰折竹以繩縣連禁禦使人不

得往來律名為禦禁禦與上元都對作禦者爛文錢說

非

贈特進寸長堪繾綣謂薄技寸長皆蒙拂拭也謬本長

汝陽王

餘筆卷三

十四

作賜可發笑此等亦注之直不辨黑白

送許八治道歸江南觀省甫昔時常客遊此杜公遊江

甯年譜不著惟壯遊詩有東下姑蘇臺句譜繫之開元

十九年年二十三疑在其時壽酒樂城隍注一作幾

日賽城隍案易泰上九城復于隍說文隍城池也有水

曰池無水曰隍玉篇云隍城下坑也城隍固宐有神焉

司之然不得即謂其神曰城隍而俗稱城隍神之廟曰

城隍廟觀此詩則唐時已然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末句志在必騰騫案騰騫之騫

在元韵此詩通篇押先仙仙兩收惟此字出韵張騫之

已押上

梅南京西浦道注西一作犀荅溪漁隱云犀浦在成都

府二十五里案唐之犀浦今為郫縣

甚解之意

江上值水如老去詩篇渾渾與案興字本作與昔人曾

言之與讀為預漫與謂隨手作之承上起二句而來言

今老矣不能作佳句也姜堯章清波引新詩漫與與字

押韵正用杜詩蓋所見本猶未誤又前齊天樂詩漫

絕句六才力應難誇數公誇疑當跨

江頭五詠此詩前二韵去聲後二韵轉平聲不當編入

近體蓋作者因寄所適信筆直書忘其為古為律編詩

餘筆卷三

十五

者牽於同時五詠不能分隸百弟一首丁香用去聲亦

此例又案卷二早秋苦熱堆案相仍卷五光祿坂閭山

閨水卷七秋風二首皆在古律之間此非分體編詩者

所知

贈崔十三飄飄西極馬來自溼注池颯颯定山桂低徊

風雨枝案此用隔句對雙起變體也對句作颯颯則首

句當從吳本作飄飄而蒙叟不覺集隔句對雙起白

示猿奴陶侃胡奴事見太平廣記當作陶峴在偽坡注

前

課小豎鉏鉏舍北果林枝山雉防求敵敵疑匹字之誤

然防字仍不可通疑當作妨

嶼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今字疑當作來或云吟字

爛文

八首每依南斗望京華南注一作北案長安在夔州之北故云北斗月三首之一云故園當北斗直指照先秦不啻自下注脚矣末二句承首句來言自日落至夜深也一日江樓坐翠微一日猶言盡日也釋山山脊岡未及上翠微郭注近上旁陂意謂近山脊也與山顛相連而不可到者既云江樓則非身在翠微坐字疑當作望艸書形近改爲江頭截趾適履幾迴青瑣照朝班照注一作點案點字是也點與玷通今譌爲照不知蒙叟作何解白頭吟望苦低垂吟字毛西河謂當與上

餘筆卷三

六

句昔字對姚惜抱今體詩選從之是也

秋日懷常時弟子傳常疑當字之譌

疑古樹之誤

諸將朝廷衮職雖多預注云一作誰爭補案雖多預雖

似率誰爭補則小兒語矣

復愁十人煙生處僻處僻注云一云遠處案据此則處

僻二字當倒與下新蹄對

早霞隨類影隨類謂隨物象形也一本作隨淚則不

可解且與下淚字複

被渴味空頻渴注一作喝案作喝是也謂中暑氣

解且與下淚字複

被渴味空頻渴注一作喝案作喝是也謂中暑氣

故會皆無味若作渴則患瘧而寒矣

連蒲字則借實義

戲南鄭玘蓋僧名而詩似祇言伏毒寺所在

遺問二首夢溪筆談據士人劉克寬案夔州圖經傳

也錢箋繁傳博引證爲巫鬼之鬼何以解蒼字舊識

能爲態新知已暗疏寫薄俗微而顯

相尋客至罷琴書見無客之時惟以琴書自遣耳

黃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此鱒鯉魚也前俳體詩處

處會黃魚卽此當有所指

舟出江陵南浦雨洗平沙靜靜當爲淨字之譌

奉寄鄭少尹

書之芳若溪漁隱叢話據舊唐書廣德元年遣李之芳

等使于吐蕃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云奉使失張騫

贊善七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錢箋云此

謂楚之洞庭也陶朱中男殺人囚於楚張華曰陶朱公

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故知非吳之洞庭也案上句南遊

云云固未知其爲吳爲楚此所云范蠡船不過用五湖

事耳何必實以中男殺人及陶朱冢然則蒙叟之於詩

果矣夫

奉寄鄭少尹

黃帽待君偏箋引師古曰刺船之郎

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案黃帽猶言黃冠發劉郎

見奇四詩復奇冠

黃帽待君偏箋引師古曰刺船之郎

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案黃帽猶言黃冠發劉郎

餘筆卷三

七

浦詩云黃帽青鞋歸去來此杜自謂引鄧通傳注殊覺

不倫

曝書亭集寄查德尹編修書富平李天生論少陵七言近體一三五七句上去入三聲必隔別之莫有疊出者蒙問是言與李十九武曾其宿京師逆旅誦少陵七律惟八首與武曾言不符鄭駙馬宅宴洞中云春酒杯濃琥珀薄誤疑茅堂過江麓自是秦樓厭鄭谷疊三入聲江村云老妻畫紙為碁局多病所須惟藥物疊二入聲秋興云織女機絲虛夜月波漂菰米沈雲黑疊二入聲江上值水云為人性僻耽佳句老去詩篇惟漫興新添水檻供垂釣疊三去聲題鄭縣亭子云雲斷岳連臨

餘筆卷三

六

大路巢邊野雀羣欺燕疊二去聲至日遣興云欲知趨走傷心地無路從容陪語笑疊二去聲卜居云已知出郭少塵事無數蜻蜒齊上下東行萬里堪乘興疊三去聲秋盡云籬邊老卻陶潛菊雪嶺獨看西日落不辭萬里長為客疊三入聲久而覩宋元舊雕本暨文苑英華證之則過江麓作出江底多病句作賴有故人分祿米夜月作月夜漫興作漫與大路作大道語笑作笑語上下作下上西日落作西日下由是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熱第三句用蠟字作苦炎蒸者是謝安不倦登臨賞第七句用府字作登臨費者是循此說以勘五言雖長律百韻諸本半非之異可審擇而正之

案竹垞之言如此今以推之五言如登竟州疊日獄二

入聲嶽一本作岱是也重過何氏其五疊宿色二入聲色一本

作疊是也崔子二學士疊雜閣二入聲一本猶契閣

作連瀕洞是也崔氏東山草堂疊靜響二上聲靜疑當作淨

疊舍疊散避二去聲避字樊作達是也歸燕疊序訪二上

聲訪一本作誤是也歸燕疊有者二上聲者一本作木是

也赴青城縣出成都疊笑縣二去聲一本首句作老被

樊籠役是也居疊海左二上聲一本左作北是也此外

或有兩收之聲可以通用然二疊三疊者不少未必盡

拘要不可不知故附於此

姜堯章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卷一皇朝鏡歌鼓吹曲十

餘筆卷三

五

四首琴曲一首卷二越九歌十首卷三合三十二首卷四慢二十首卷五自度曲十首卷六自製曲四首又別集一卷十八首乾隆己巳我郡張奕樞所刊自序言壬子春客都門與周子耕餘過澹慮汪君見陶南邨手抄本為樓觀察敬思所珍藏者因錄副焉戊午秋耕餘以抄本見屬質之黃宮允唐堂厲孝廉樊榭陸大令恬浦重加點勘而與姚徵士鱸香商定付梓全編字畫放宋頗端秀琴曲旁著指法越九歌旁著律呂卷三高溪梅令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玉梅令卷四霓裳中序第一卷五自度曲卷六秋宵吟淒涼犯翠樓吟皆著譜字凡箏瑟諸者皆著宮調名此板後入南蕩張氏書三味樓

飽白蟻矣同時又有揚州鉅商陸鍾徽刻本亦云出自樓敬思大略相同而歌曲之外增輯白石詩三卷詩說一卷大樂議一卷當時唱酬詩一卷亦放宋板而其譜式以意改竄每失故步此板後入江鶴亭奉宸家再歸阮文達公道光癸卯燬於火揚州別有知足不足齋刊本字形較寬止有歌曲又有戴氏長庚所著律話全載姜詞旁譜易以正字歲乙巳文達以陸本寄示屬刊入指海乃合各本校之覺總不如張刻之善然張刻亦不能無舛誤聞世間尚有宋嘉泰刻本欲求得一校因循未遂逃難出走書沒賊中壬戌夏夏君貫甫今得此本於滬市以見詒猶張刻也攜之行篋憶前所見隨手

餘筆卷三

三

錄記不忍忍置姑存之

卷一聖宋目作皇朝吹上脫鼓字當依目補  
製歌曰導引曲十二時六州 案宋史樂志自天聖以來  
歌頭皆用羽調音節悲促 帝郊祀躬耕籍田皇太后恭謝宗廟悉用正宮導引六  
州十二時凡四曲其後祫享太廟亦用之大享明堂用  
黃鍾宮凡山陵導引靈駕獻章懿皇后用正平調仁宗  
用黃鍾羽神主還宮用大石調凡迎奉祖宗御容赴宮  
觀寺院并神主耐廟悉用正宮惟神宗御容赴景靈宮  
改用道調熙寧中親祠南郊曲五奏正宮導引奉禮降  
仙臺祠明堂曲四奏黃鍾宮導引合宮歌皆以六州十  
二時然則導引十二時六州不皆用羽調與姜此序不

合 上帝命十世之案高宗養孝宗於宮中為太祖七世孫後乃復其天 此云十世疑字形相近而謔 案歌云淮海濁老將戾濁字不誤宋志作淮海清

誤

皇威暢百萬濯疑躍字之謔

琴曲側商調乃以慢角案琴正宮調以一弦為倍徵二

弦為倍羽三弦為宮四弦為商五弦為角六弦為少徵

七弦為少羽乃變之遞緊五七四六各弦至弟四變而

六弦皆緊惟弟三弦未緊謂之慢角調者琴家蓋以弟

三弦為角弦故也 慢四一暉取二弦十一暉應 琴家

餘筆卷三

三

以四弦為黃鍾正徵林鍾今慢一暉則退位為黃鍾變  
宮應鍾也側商即二十八調之大石調乃黃鍾一均之  
商調而云側商之調久已蓋據琴曲而言故自不同  
案左上方角六字乃左手手指法當作大今作六者字形  
相近而謔凡譜中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  
蜀蜀蜀蜀諸字左上角六字皆依此論 案此疑當  
作零乃索鈴也本或作零律話以為一下八吟恐非  
此字誤當作 乃從頭再作也案此下有泛聲一段  
所記字大略與首段同但取浮音耳蓋即此所謂從頭  
再作陸本誤以此字對首段末顧字謬甚  
案此字上有正字則泛聲已止此字既用散聲則非

泛聲當移對下段世字而下段世字所對笑字以下皆當降一格今因笑字誤入泛聲之末下段遂遞佔上一字而未段歡字所對笑又移對素字歡字譜字遂空重校刊者宜移正

楚調案此章有譜用黃太姑蕤林南應七律依後諸

歌例題下當有黃鍾宮三字於二十八調為正宮

在竈文選靈光殿賦窳窳垂珠善注說文窳物在穴中

貌窳亦窳也案窳蓋連語說文無窳字疑祇作吒因

窳而加穴今窳又因窳而增口矣右王馬吳案此調

用夾仲林南無黃太七律於二十八調為中呂宮

壺觴有酌右越王越案此用無黃太姑仲

樂有魚調無射商餘筆卷三

林南七律於二十八調為越調

太南此載字誤近番馬陳氏聲律通考作應是右越

載商黃案此調用律與帝舜章同於二十八調為大石

鍾商案此調與越王章同於二十八調為黃鍾

調無射宮

宮

白馬馳兮駛當作駛陳本不誤汨子從天汨當作汨

案此調用夾仲林南無黃太七律題下當有

夾鍾商三字於二十八調為雙調

右曹娥獨側案此用夷無黃太夾仲林七律於二十八

調為仙呂調

右麗將軍高案此當用林南應大太姑蕤七律而譜無平調林鍾羽案此當用林南應大太姑蕤四調亦不

大字是去變徵聲也沈存中筆談記林鍾均四調亦不

及大呂而有下五則有清變徵陳本於弟二句躍秀太

字作大豈別有所攷邪此於二十八調為高平調

商調南呂商案中管商調者以南呂一均為夷則之中

管也當用南應大夾姑蕤夷七律而譜有太清疑誤

予當作子陳本不誤右蔡孝子中管般瞻

隋志作般瞻即般涉調也日中管般瞻調者案張叔夏

詞源列八十四調以大呂一均為高宮而太簇一均為

其中管堯章大樂議則以大呂一均為黃鍾均之中管

故此調用大夾仲林夷無黃七律則太簇一均轉為高

宮其實一也

譜法案旁譜諸字合作△詞源同疑本字也△

△詞源同疑本字也△

△詞源同疑本字也△

△詞源同疑本字也△

△詞源同疑本字也△

△詞源同疑本字也△

△詞源同疑本字也△

△詞源同疑本字也△

△詞源同疑本字也△

△詞源同疑本字也△

△詞源同疑本字也△

△詞源同疑本字也△

△詞源同疑本字也△

箴笛有箴譌箴

折字近前聲繞紅樓案近有上去二音無平聲此音疑誤

高仙呂調乃夷則一均之羽與越九歌曹娥

章同用至瓦合四下上尺六五至案么乃本調

殺聲以乃拍號非凡字凡有譜有音字者放此

此即一字折後放此

鵬鳴天一非階疑街

天影案此詞不注宮調以其所用字及殺聲推之則中

呂調也是為夾鍾一均之羽用上尺工瓦合四六五

五疑當如後段歸秀作可無此式疑當

作介

餘筆卷三

三

醉吟商案此詞亦不注宮調據其名偶及序云雙聲則

雙調也與越九歌濤之神同是為夾鍾一均之商用字

與杏花天同吳垞五總志馬氏南平王時有王姓者

善琵琶忽夢異人傳之數曲仙家紫雲之流亞也又云

此譜請元昆刊石于甲寅之方與人世異者有獨指泛

清商醉吟商鳳鳴羽應聖羽之類案如姜序不過舊譜

失傳偶得之於老樂工耳吳說近於妖妄

玉梅令此與越九歌龐將軍章同為林鍾一均之羽用

尺工凡四一勾五五案林鍾均不用合疑當

如後段花秀作人案林鍾均不用五疑誤

么案林鍾均不用上疑誤

流溪沙弟二我友汪曰楨云不當作共

呼之不出蠟譌臘

寬裳中據序偶商調蓋夷則一均之商也用至瓦合四

下上尺六五五叶韵處多脫拍字譜亦多淆亂無可

整理

齊天樂侯譌侯

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諸音律予欲以平韵為之案心

字融入去聲則撲字不能不轉為平矣又案此詞前結

佩字固去聲而後結影字乃上聲然則叶平韵可不拘

邪風與筆駛譌駛

一夢紅想垂楊一本作柳與前段語字合

餘筆卷三

三

須倩梁上燕趙問禮陽春白雪本上作問與前段羨字

合清波引新案與字叶韵與起處同前齊天樂漫作謾

詩漫與下詩藏烟浦家其畫勝顧千里云此李庚西都賦見唐文

粹得麗四犯漫處贏譌贏下探春慢摸魚兒兩闋同誤

解連環小案移乃擲字之譌

善選管慢列此與前段秦淮貴人宅第句同而缺一字

或移下句首做字轉韵不知此句本不須韵文義又不

通而下句仍缺一字雖宋人亦有六字句者而與本詞

前後又不合

揚州慢案此與越九歌王禹章同是為夾鍾一均之宮

用上尺工凡合四六五五疑久字爛文

同又凡菊譜上下皆兩字者放此

淡黃柳正案此為仲呂一均之羽用上尺工凡合四一

六五此與越九歌越王章同為無射一均之商用瓦

合四一上尺工六五

上尺六五五此與下疎影皆夷則一均之宮用至瓦合四一

無射宮案此即黃鍾宮也與越九歌項王章同為無射

一均之宮用字與石湖仙同

角招黃案二十八調之七角乃借用變宮此則黃鍾之

正角用合四一勾尺工凡六五宋仁宗樂髓新經及詞

源所列八十四調有之吹香案史晨後碑吹作不故

譌為吹然疑吹乃冷字誤也此吟管為吹

更繞西湖汪曰楨云西字衍校者誤以菊譜各升一字

柳菊遂缺譜趙虛齋此句作昔枝上翦成萬點冰萼止

作九字可證也

案此亦黃鍾正徵不在二十八調中用字與角招同

多用變徵不用母聲亦不可案此詞八用合字七用

徵

凡字五用勾字不為少矣然無清聲只此詞又屢用

六五蔡條鐵圍山叢談時燕樂告備因作徵招角招

有曲名黃河清壽香明者極韶美次膺作一詞云云案

此即丁仙現所譏落韵者也晁端禮黃河清詞今見彼

集與此詞句調亦略近然則姜雖自度曲實藍本舊腔

耳今附於此晴景初升風細細雲疎天淡如洗檻外鳳

皇雙闕蔥蔥佳氣朝罷香烟滿袖近臣報天顏有喜夜

來連得封章奏天河澈底清泚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

上穹頻降嘉瑞大晟奏功六樂初調角徵風乍轉萬花

覆千官盡醉內家傳敕重開宴未央宮裡

自製案自製曲與自度曲何所異必分二卷若如卷末

湘月則仍舊調過腔非特撰也

越調霄當作宵越調見前案此詞乃雙拽頭自古

簾空至箭壺催曉為一疊自引涼颺至暮帆烟草為一

疊菊譜皆同復說同

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案

字誤所謂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者

雙調是夾鍾之商道調是仲呂之宮夾鍾用一上尺工

瓦合四六五五仲呂用上尺工凡合四一六五而皆住

聲於上字所不同者惟凡與瓦耳故可相犯亦曰瑞

此與瑞鶴仙句調亦大同小異情菊當如前段樓秀作

初味下脫拍當移仗旁補之么又八各當移上一格對仗酒被三字愁旁約誤合二字為一當移么對清夕對愁與前看檻曲縈紅五字同案凡前後徧除換頭外多相同或脫落或錯互致不可辨耳姑發凡於此

湘月即念奴嬌之高指聲也於雙調中吹之案雙調者夾鍾之商住聲於上

字大倉調者黃鍾之商住聲於四字今云兩指聲者方

成培云上四之間隔一字也詞所著案卷四目錄玲瓏

四犯注云此曲雙調世別有大石一調今卷內玲瓏四

犯下無此注而說與此序相合蓋當在此調傳者誤耳

又案碧雞漫志念奴嬌又轉道調宮高宮兩指亦謂

見無案晁無咎琴趣外篇消息注自過腔即越調永遇

餘筆卷三

无

樂不知度入何調過腔蓋即曲家翻調

嘉泰壬辰至日刻于東巖案宋甯宗嘉泰元年辛酉四

年甲子其明年改元開禧凡三年又明年改元嘉定以

迄十七年甲申無壬辰豈壬戌之誤邪錢希武雲間志

無攷張奕樞亦我雲間人陶南邨樓敬思皆曾作寓公

此本之流傳蓋有因也

上算子七拆得折譌拆

宋人詞集存於今者惟張子野柳耆卿分著宮調其有

秀譜者惟堯章此集耳據張叔夏詞源言其父斗南極

有寄開集亦秀綴音譜今已不傳則此集實吉光之片

羽矣其中雖錯亂脫落就其可辨處尋之猶稍能領其

音節安得好事者重刊之庶不與寄閒集同歸泯滅乎宋人歌詞以合四四五一上勾尺至工瓦凡配十二律以六五五五配四清聲凡十六聲今人度曲以上尺工六五配五聲以乙凡配二變而各有低聲高聲凡二十一聲然皆不能盡用也以之配字各有條理故即依秀譜歌堯章詞必不能相合也

趙彥肅所傳開元鄉飲酒十二詩譜皆一字一聲朱子

譏之然堯章秀譜亦復如是今之水磨腔則有一字數

聲者取其曲折盡致意即宋人所云纏聲然則朱子所

謂疊字散聲者當時蓋亦有之殆以其近於絲手淫聲

故不取與

餘筆卷三

无

今樂七字不知始於何時或舉大招四上競氣極聲變

只謂即宮逐羽音之意然競氣自屬吹唱宮逐羽音見

段安節琵琶錄則為弦音恐非同義案隋志蘇祇婆論

琵琶七聲六曰般瞻華言五聲即羽聲也般瞻即般涉

五即四之高聲於次第六則以五配羽此其一證





無邪堂  
答問  
五

光緒二十二年春二  
月廣雅書局刊

無邪堂答問卷一

勞植楠字敬臣南海人問文中子真偽 答中說非偽  
諸子無不有自相牴牾之說蓋多為後人所雜亂也中  
亂正與此同特其書牴牾尤甚又句摹字倣儼欲以聖自居人  
所駭怪遂并其書而偽之耳攷唐人言文中子者皮日休陸龜  
蒙司空圖三家之書昔人已多援據新舊唐書雖無道傳而事  
蹟著述散見於王績王勃傳及經籍志中但皆五代後人之詞  
不具引舊書王績傳未有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自有傳  
云云而今隋唐書皆無之豈劉昫誤記耶然猶出於唐末若李  
習之劉夢得劉去華裴延翰杜樊川集序 四庫提要已引之  
則中唐人王無功楊盈川陳叔達則唐初人也續詩續書元經  
之作皆見盈川所為王子安集序叔達答無功書亦有賢兄文  
中子興元經以定真統之語復言辭記室因元經著春秋與盈  
川序中辭收為元經傳者相合又云因霑善誘頗識大方則叔  
達之為仲淹弟子無疑與世家亦合無功文中屢及其兄之事  
今東泉子集三卷綴輯而成非足本困學紀聞曾引數條今文  
皆具在其遊北山賦云察俗刪詩依經正史山似尼邱泉疑洙  
泗紀聞引作泗溪是也自注有吾兄仲淹續孔子六經近百餘  
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溪今號王孔子之溪又王子安集有  
倬彼我系詩云伊我祖德思濟九埏其位則屈其言則傳爰述  
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樂成若詩書具草是通  
當日有疑聖之名固是實事劉夢得作王質墓誌舊唐書多采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入質傳中決非偽作其言文中子家世行事甚詳並云當時偉人咸出其門則世家所云房杜李魏皆門人之說亦非盡屬子虛特夸飾在所不免耳北山賦自注亦云門人多至公輔其所舉諸弟子惟無李靖竇威房元齡魏徵陳叔達之名餘七人皆與世家同然叔達之為弟子其答無功書中當自言之則此注所舉或未備也據無功所撰負荅者傳荅馮子華書亦以辭收姚義程元皆為通之弟子詳書中語意似房李二公非弟子也又有吾家魏學士之語未知即指鄭公否辭收撰有文中子碑銘見文苑英華此或由後人偽造然其文亦略具初唐風格中說非通自著蓋為其徒姚義辭收等所綴輯本書後序固明言之後儒致疑者惟晁公武讀書志葉大慶攷古質疑辨李德林

無邪堂荅問卷一

廣雅書局

關子明辭道衡三事年歲相懸必非事實晁氏引隋唐通錄謂通有穰行為史臣所削雜書不足據若太極殿之名諸弟子纂輯時由後改前事常有遊太樂署諸節小小牴牾亦無足異惟通既以聖自居諸弟子遂以聖尊之唐以前又不知借經之為非自子雲法言後規撫沿襲動輒成風中說之摹擬亦猶是也知尊其師而不知所以尊龍川陳氏所謂適足為是書之累耳通書之借在唐時已為劉蕡所斥見文苑英華亦見南部新書洪氏容齋隨筆王氏揮塵後錄皆疑阮逸偽作逸他書今猶可攷安能為此其所偽者乃元經非中說也焦弱侯筆乘謂今所傳中說阮襲一本時有異同或阮逸不無增損於其間說當近是案釋契嵩鐔津文集有文中子碑書文中子傳後二篇契

嵩宋仁宗時人與阮逸同時其集收入釋藏中亦非後人所能作偽而其言如是則中說之非出於阮逸明矣朱竹垞謂為子虛亡是之流經義攷指為黎邱之鬼詩集蓋為宋咸之說所誤咸作過文中子駁中說見山堂肆攷至王西莊姚立方輩肆口漫罵更無足論矣姚氏古今偽書攷多出臆斷古來偽書惟子部最多經部作偽不易漢魏六朝經師一字之殊斷斷攷辨若張霸劉炫之偽造者終不能售其奸近人動輒疑經唐以前無是也皇清經解中頗有此弊大率以己之意見治經有不合者則鍛鍊周內以證古書之偽而後可伸其私說若推此不已其禍殆烈於焚書自法言後若馬融忠經鄭氏女孝經之類亦皆借擬聖經雖陳因可厥古人自有此體忠經世以為偽丁儉卿論語孔注證偽謂崇文總目有馬融終葵經一卷融乃唐居士忠經序有臣融嚴野之臣云云馬季長貴戚家安得稱嚴野是唐馬融所作明矣今案忠經廣至理章有邦國平康之語漢人諱邦國未有連文者足見丁氏之言信而有徵

無邪堂荅問卷一

廣雅書局

四庫提要謂玉海引宋兩朝志載有海鵬忠經疑此書為屬所作然書中諱民字治字似當以丁說為正後人誤應南郡太守耳  
國朝學案小識書後 評曰是書分門別類蓋沿理學宗傳之例所立名目似未盡善能文端作學統亦分正統翼統附統雜學異學五門退張邵二子於翼統中雜學則荀揚諸子異學則釋老也其書主張過甚進退聖門人材尤無謂其本旨在辨別王學而近世漢學家亦類及之實則漢學家所當辨者固無幾也有百世之著述有一時之著述固於一時風尚者風尚既移則徒供後人指摘矣漢學家略涉宋學藩籬而以之攷宋儒者惟戴東原乾嘉諸儒東原竹汀為巨擘一精於經一精於史竹汀博洽過東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較少其言名物制度厯算

音韻固足津逮來學然戴氏之孟子字義疏證原善緒言三書  
則謬甚東原集中有繫辭論性孟子論性兩篇乃字義疏證之  
根抵自以為揭孔孟之精蘊不知宋儒固先言之矣其論告子  
出李文貞榕村語錄範圍文貞論  
告子甚精似足補章句之所未及惟東原誤以人欲為天理宗  
旨一差全書皆謬古書凡言欲者有善有惡程朱語錄亦然其  
教人退欲存理特恐欲之易縱故專舉惡者言之烏可以解書  
意東原乃以欲為本然中正動靜胥得見本集讀孟  
子論性篇無論古書  
多不可通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必此言矣且既知義理與氣質  
有別而又執氣質以為義理白相矛盾何也惠定宇為漢學大  
宗東原等羣相應和惠氏經學雖深未免寡識其言易龐雜無  
緒未得漢儒家法家法不宜太拘拘治漢易則不能不拘守一  
家之學漢易若卦氣納甲爻辰皆陰陽災變

無邪堂答問卷一

四

之說陰陽消息不可見以日月象分野明之卦變互體之說  
猶有可相通者此三家則師說不同用法亦異李資州易解博  
采兼收雖多存古義實未明易理然其意主者虞取納甲而不  
取爻辰尚有按擇惠氏乃混舉以言易非也古人重卜筮故易  
有象數其學與律歷相出入不明焉相保章之術者不足言象  
數爻辰分野即保章之遺法費鄭以之言易雖有所本但易象  
多取日月為陰陽之宗故上經首乾坤兩卦其爻辰者所以妙  
陰陽之用也恒星距地大遠無與於陰陽發斂之數爻辰乃取  
以傳合易象故其說多鑿卦氣之法見稽覽圖漢人篤信緯  
書流傳獨廣范史所載諸儒多明六日七分之法而陰陽歷算  
制蔡允精平子本傳稱其術數窮天地制作神明卜筮尚占  
制若尚象易之為用如此若如近人之空言象數何關易義漢  
魏明此者多高才碩學後世則不然蓋其學易流於禪解小數  
多談象數復不得其本原致屑屑鑿甚無謂也九經古義據拾  
前人棄置不用之說其所推行亦罕精要與戴氏拜經日記略  
同史通補注篇謂劉昭注後漢書如人有吐果之核棄棄之滓  
愚者重加裙拾潔以登薦惠戴之書殆亦類此能窺漢儒學術

者若陽湖莊氏之流亦復僕指可數其他可言學問不可言學  
術古人於此二者多合今人多分亦學不逮古之徵也至如瑣  
碎穿鑿自謂能振漢儒之墜緒不知此特漢博士之所為班孟  
堅所訶為祿利之路然者若董江都之傳經劉更生之校書曷  
嘗不重師承不求實是而能遠紹微言兼通大義夫豈如漢學  
家所云乎然役一世之心思才力於訓詁名物校勘之中其傑  
出者足以補其罅漏便後人之取攜不可廢也漢學家之言曰  
訓詁名物治經之途徑未有入室而不由徑者其言良有功於  
經學第終身徘徊門徑之間而不一進窺宮牆之美富於諸古  
人小學大學之教夫豈其然古之儒者明體所以達用爾使世  
不用吾言勿使吾言之不足用於世故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其  
有不合則弗得弗措弗明弗措以求之周公夜以繼日仲尼鐵  
搗三折聖人且然況學者乎聖賢垂訓莫非脩己治人之理降  
而九流之言百家之說亦無不以明體達用為歸所學有淺深  
斯所言有純駁識之限於天者無如何學之成於人者宜自勉  
矣古未有不躬行實踐而可為學者亦未有不坐言起行而可  
謂之學者故班史譏不學無術學術之發於心術者至微其關  
於天下者甚鉅漢學家乃分窮經致用為二事淺學所未聞也  
故欲為學案則當仿 國史儒林傳之例漢學宋學各以類從  
無論習齋恕谷不當遺棄即臺山尺木亦可附存途徑既分得  
失自見也大率 國初多承王學三大儒夏峯梨洲二曲皆宗  
姚江其徒若沈求如潘用徵等流衍甚廣自陸楊諸儒辨正後

無邪堂答問卷一

五

廣雅書局

乃漸衰息乾嘉而後獨漢學盛行耳確慎之輯此書具有微指其宗旨固甚正惜乎其體例未盡善也

讀漢書藝文志曰王西莊譏王伯厚藝文志攷證於易未能舉孟喜京房為宗非也班意殆以費氏為重故云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其意可見 評曰漢儒自以施孟為易大宗此以費氏當之意謂費易為鄭王所自出耳費傳古文西漢言易皆今文之學故費易至東京始行劉班皆推尊古文其重費氏固亦有之要非西漢諸儒家法王易用費氏本而師法與漢儒大異費鄭易今皆不可見遺說亦不詳鄭之爻辰雖本天象而於義為短故李氏集解不取其說羅泌路史餘論謂費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城

無邪堂答問卷一

六 廣雅書局

觀晉天文志及開元占經所引乃分野之法蓋鄭爻辰所自出隋蕭吉五行大義謂爻辰本於分野是也漢儒言易多為占驗而設宋儒之言先天亦然龜策既廢眾說乃興皆非易所本有然易本卜筮之書故諸說卒不能廢分野之學失傳爻辰亦無可攷漢志及五行大義雖詳分野之法而列宿分配之意不可曉若近儒之所推衍費鄭斷無此死法也張皋文惠定宇等言漢易甚詳而於爻辰仍不得其要領錢溉亭謂爻辰本律呂王伯申焦理堂謂出乾鑿度律呂雖可相通而爻辰本九宮非本律呂乾鑿度言九宮則分野之法所自出也 詳見經義述聞疑後 天府天弁等星非殷周時所有不知古人言易凡為占驗而設者皆依易以立義並非謂易由此作漢宋諸儒類然後人自誤

會耳 船中鄭義以難之是也

又曰揚雄擬易班氏入之儒家鄭樵議為不類然此正班氏特識不予雄以僭經也 評曰太元自為一書其數並非易數易數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以逮於六十四皆偶數太元自一而三三而九以逮於八十一皆奇數老子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子雲好黃老本以作元因學紀問引葉石林之言是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算數如是積算至三則可生萬大戴禮易本命篇曰天一地二人三三而九九八十一孔穎達補注以太乙主客算明之是也九九八十一為變之極可引之而至於無窮故黃鐘以八十一分立數十二律皆由此生子雲精算術依太初以作太元與老氏之言適合其用數則漢律志詳言之易明陰陽陰陽一奇一耦故以二起數與老氏不同也程子謂先天是加一倍法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康節本此為推非有他異其於天地人物皆以四事分配亦此意也但頗近制濬非盡 三為生物之數太元用之五為天地中數潛虛用出於自然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七 廣雅書局

之惟皇極經世用偶數乃易之本數耳要之言易者雖不廢象數不若王注程傳專明人事之無弊然其旨固不悖於理班氏入之儒家位置最當鄭略以擬易為一類附於易後雖非大失究不若班志之善後世目錄或入之術數家則未知古人學術且亦未為知易也若云不予其僭經班志似無此意此說名為尊經其實不然子雲以是寓依歸聖人之意耳謂之吳楚僭王過矣子雲依太初術以作元而用氣不用朔用日星不用月與今西法正同豈古時禪蓋家本有其說流入外夷耶 又曰詩六家班謂與不得已魯詩為近是諸家固非班所許也詩故訓傳始未立學故此微示其意猶易之推許費氏 評曰此亦成說意在主張故訓傳然三家今不可見何從知其優劣

零章賸句豈遂為大義之所存正不必是丹非素韓說較詳亦  
多由後人附會如鄭君先通韓詩則凡箋與傳異文異義者動  
輒歸之於韓殊屬武斷多聞而不闕疑近人之通病也近人蒐  
輯佚書固是好古盛心但讀者當精為抉擇未可盡據今習故  
訓傳且通其義三家果有精於傳者采之若據一二遺說即欲  
定其優劣恐無是理

明代風俗論曰東林雖多清操實則蕪蕪莫辨故講學愈眾風  
俗愈僥 評曰東林講徒盛於東南厥後殉國難為逸民者亦  
惟東南最盛蓋耳濡目染使然非東南人性獨善也由此言之  
講學何負於人國東林聲氣太盛遙執朝權昧於壯罔用晦之  
戒亦非思不出位之義後人當以為殷鑒若其在江湖心存

無邪堂答問卷一

八 廣雅書局

魏闕非獨君臣之義當爾亦士大夫憂國之忱不容自己者也  
使并此而無之將君臣一倫汎乎若萍梗之偶相值石隱者流  
且不可況曾有位於朝者乎蕪蕪莫辨諸賢固不得辭其責而  
其中有別具苦心者未可概論 國初正學之盛實自諸賢有  
以啟之謂風俗愈僥乃後人矯誣之言尤不足據矣元祐黨籍  
諸人非皆講學建中靖國以後羣小欲陷正人則託元祐學術  
以誣之明季攻東林者亦必借題三案此蔡京輩之故智崇禎  
初年倪文正嘗上疏痛陳之矣慶元黨禁因朱子糾韓侂胄而  
起是時南軒東萊象山諸公雖已前沒而講徒遍天下侂胄未  
嘗仇之使朱子在朝稍示和同雖日日講學何害然身為侍從  
奸人在側國勢危危此時結舌不言何以為朱子 酬侂胄以節  
鎮之議處置

最當失此不圖嗚呼無及趙忠定乃明自王學盛行士大夫多  
易視之蓋與唐之五王後先一轍也 喜講學東林之先有首善首善之先有靈濟宮都門非會講之  
地鄒馮諸公誠不善自為謀要其人皆能有所樹立未嘗敢負  
所學也東林之失在橫議不在講學但此惟顧端文為然高宗

憲已不盡然而忠憲亦不免於難 忠憲遺表有君恩未報願結  
來生之語大臣繼聞之忱立  
言固當如是陸清獻答李季喬書并此而議之過矣吳氏聞見  
續錄謂宜與諸生潘魁亦駁忠憲此語皆不免門戶之見也  
蓋明至嘉靖而元氣大傷至萬歷而禍機盡伏 明之亡國由於  
神憲二帝而實  
基於嘉靖人主之失莫大乎復諫自用莊烈黨嘉靖之餘風遂  
至身受其禍劉念臺嘗抗疏諍之莊烈終以不悟焉有猜忌如  
此而不為人所揚者乎唐德宗以此播遷明莊烈以此失國  
嘉靖亦幸承孝宗深仁厚澤之餘僅而獲免耳自分宜當國傾  
躬貴溪內閣之風為之一變華亭新鄭內江江陵繼之門戶  
爭鬪警報復垂九十年極諸島程韓城莫不傳分宜之衣鉢明  
之亡徵肇 啟禎之際諸毒齊發故三案中非盡講學之徒即  
於此矣

無邪堂答問卷一

九 廣雅書局

前後六七君子者亦非盡東林之黨徒以芳蘭當門不得不鋪  
諸賢即匿迹銷聲亦無倖免之理也清流既盡國步隨之明自  
促其亡耳於諸賢乎何尤後人不究事之曲折設淫辭而助之  
政至謂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東林是何言歟明史於此持論  
最詳慎 國初修史諸臣學識非後來所及也 胡石莊讀書說  
毀譽篇人物海  
盡之時賢士大夫無論在朝在野皆宜彼此互相成就如轎車  
之相依不宜更相詆訾如冰炭之不相容斯言也其有感於明  
季之  
事乎  
又曰如汪文言之輩聲氣且及宵人為東林之辱 評曰汪文  
言固非純正之士目為宵人亦非其時羣小欲陷東林假文言  
以發難耳文言恃通聲氣頗納賄賂為世所詬東林諸賢使效  
奔走而卒不勝固是失策然明中葉後慣用此策徐文貞陰用

張江陵以逐高拱張天如起用周宜興以抒社禍其術正同特  
彼用之幸而成此用之不幸而敗耳大抵明季諸賢多作用繆  
文貞黃忠端皆以智數為羣小所忌而羣小之悍毒視東漢季  
年尤有甚焉亦可以觀世變矣明季政在閣暨內閣權重尤熹  
之際福清富國閣部多正人王安亦閣中之錚錚者諸賢見其  
時可為遂欲藉文言以通消息冀挽大局然齊楚浙三黨文言  
雖以計破之而朝端風氣久壞羣小狙伏伺隙諸賢又恃有與  
援操之過感難端猝發於阮大鍼縉紳之禍遂不可解故大鍼  
者不獨關南渡之興亡亦尤熹否泰之樞紐留都防亂揭所由  
作也 防亂揭亦殊好事當時名士風氣 文言知進而不知止卒  
如此揚維斗之逐顧秉謙亦然 至身敗名裂以是知君子立身不可不慎然文言功名之士跡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弛之才固不能盡以繩尺拘之身填犴狴意氣不撓與澳忍者  
亦異故明史楊左魏周諸傳於文言無貶詞亭林之言非通論  
問漢書地理志序似乎論古太繁 荅班書多補史記之缺史  
記無地理志故孟堅詳述古制以補之非繁也  
藩鎮論曰元宗急於備邊亦當分建眾置以為屏藩 評曰分  
建眾置為內地言可也若邊方以資捍禦者則無益於事  
南宋論曰論形勢南宋較東晉為強 評曰雖是如此然南宋  
之敵亦比東晉為強自宋以前入寇者無如金源之強悍也建  
炎之時儘有將材十六國僭偽之主惟苻堅慕容垂有大志劉  
石雖強要是草薶之資故東晉得以宴然江左使當金源時勢  
如破竹矣

新疆形勢論曰土魯番南近戈壁然氣候煖燥土田肥美可為  
糧餉之助 評曰林文忠興伊拉克水利即在吐魯番託克遜  
之聞文忠自記其事甚詳漢時屯田於車師前國即今吐魯番  
也自此以西若庫爾勒玉古爾諸回莊皆漢屯田之地庫爾勒  
在哈喇沙爾西二百餘里即漢之渠犂玉古爾在庫車東三百  
二十里即漢之輪臺哈喇沙爾漢之焉耆庫車漢之龜茲也漢  
都護治所在烏壘城據班書西域傳云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國朝舊制哈喇沙爾烏什等處亦皆有屯哈喇沙爾共三屯  
六千餘畝烏什亦有寶興充裕豐盈三屯今回疆兵燹後土曠  
人稀可屯之地尚多而氣候土宜與伊犁稍別回疆全境大山  
三面環之南雪山北天山西蔥嶺其地恆暖又有塔里失河灌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注其間上下流支河頗多溉田亦便地肥美而宜麥有風則長  
多雨則萎回疆雨亦罕見全恃雪水故易豐收承平時南路屯  
田未廣兵食多仰給稻米其實因地制宜北人未嘗不恃麥為  
命也沈子楮落輿樓文集有新疆私議言屯田事甚詳  
又曰宜興屯田浚溝洫以限戎馬之足而屯田之興邊臣屢以  
為難 評曰新疆屯墾湘淮退卒居多流民亦有之據左文襄  
奏稟續編光緒六年徵糧二十六萬一千九百餘石土魯番及  
南八城除沙磧外荒地漸闢矣若欲移民以實其地則陝甘同  
經兵燹山西自大葭後民數亦耗自不願行非官之不欲其行  
也承平時伊犁有兵屯回屯旗屯民屯遺屯旗屯在惠遠惠寧  
兩城人給田百畝民屯嘉慶時有三百餘戶戶給田三十畝遺

屯乃違犯屯墾者人給地十二畝見新編識略徐星伯新編賦注至回疆之地溝洫無所用之今之戎馬亦非溝洫所能限與三代時固異與宋何承矩興塘濼以限契丹戎馬者亦異又曰興屯田不特可限戎馬亦且以伏地雷倉猝可免掘塹評曰屯田爲足食計耳若伏地雷何必屯田平地不可埋乎且地雷亦非果制勝之具道光鎮海之役咸豐北塘之役皆曾用之皆爲奸民所告發夷人以通商傳教竄中國內奸防不勝防欲清內奸在興團練新疆則無團練之可言幸其地尙少傳教者耳

吉林黑龍江邊防攷曰喀倫皆脩築堅固參以威南塘守節門分設邊臺之法 評曰卡倫本以譏察出入猶內地之有汛兵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三 廣雅書局

也通商以後彼已直窺堂奧無所用其譏察礮火之利堅城尙不能禦西人故多築礮臺以當城郭區區卡倫烏足禦之沿邊萬里安能處處設防所當先事預籌者只要害數處耳西人用兵專注一二路或多方誤我則有之矣若技技節節而爲之彼亦無此兵力南塘舊法可制髮賊不可禦外夷若其東伍之方純膽之說則古今不易之兵法也

涵養用敬說曰後人不達以拘謹爲敬 評曰敬必自拘謹始太拘則非所宜程朱於此亦屢辨之謂必有樂易之意不可過矜持也然此亦由性生能知天質之偏而學以變化之則無弊傳維森字誌丹番禺人問鄭君亦遭禁錮漢書何以不入黨錮傳 答人才皆國家之元氣人之云亡郭林宗所以致慨也漢

亡於黨錮鄭君雖亦遭禁而獨不與於俊及顧廚之列蓋真儒弗驚聲華故能如是是時稍有名德者咸丁斯厄使鄭君而不遭禁則亦闖然一媚世之夫雖學爲儒宗曾何足貴觀其答應劭之言極露圭角第擇人而施與淺露者異耳括囊大典固宜別立專傳而立傳之意蔚宗則於荀爽傳論發之爽名節不終鄭君獨脩然物外著書自娛貞不絕俗非學有深得烏能及此世徒以訓詁名物推之淺矣古之真儒無不可爲世用鄭君朱子漢宋儒宗朱子登朝日淺鄭君并未登朝皆不能得君行政故其言論風旨多於著述發之蓋天下道理無窮學問亦無窮古人不肯一日閒過恥以處士盜虛聲耳古人絕大專業莫非由恥心所發子貢問士子答以行己有恥此其體也使於四方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三 廣雅書局

不辱君命乃其用也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知恥則近乎勇矣孟子譏不恥不若人不恥不若人而恥惡衣惡食士風所由日靡也 此爲恥則技巧之心勝求而得之婢膝奴顏羞惡已混求而不得擠排傾軋忌克旋生于古 漢昭烈謂吾嘗周旋誤國之小人莫非此技求一念誤之而已 鄭康成陳元方開爲政之道頗見啟誨朱子浙東荒政後人亦多以爲法儒者無無用之學苟不如此雖著書滿家腐儒而已司馬德操譏儒生俗吏不識時務正謂此也

陳慶蘇字公陸番禺人劉元城學術論曰據曾茶山黃東發之言則元城雜入禪學可知 評曰學術偶雜古名儒多有之第不可以是立教貽誤後學耳元城立身自有本末白璧微瑕正以見其真寶否則琢球求售孔孟所以惡鄉愿也



又曰元城以新唐書好簡略事多鬱而不明其進表謂事多於前文省於舊病正在此可云通論 評曰新書實遠過舊書子京之文雖未追蹤馬班亦足凌跨六代宋人多議之貴遠忽近之見耳王西莊商榷自謂持新舊書之平實未盡然范陳而後自歐五代李北史與隋書外未有及新書者然歐公過求簡嚴多所刊略歐史疏漏誠有之而近人吹垢索瘢殊多苛論即如養新錄譏契丹立晉之文謂襲春秋衛人立晉而誤不知歐意謂晉恃契丹以立國甚其詞以醜敬瑭百晉紀徐注甚明曾謂歐公不悟春秋之晉為人名乎昔人言以字字有來歷求杜詩而杜詩反晦漢學家亦往往有此此書有彭劉補注用意甚善然煩複尤雜殊乏剪裁乃知裴世期之才識固非後人所及也

無邪堂答問卷一

古 廣雅書局宋

但此非彭文勤本意序例中已自言之補注乃俞理初所輯見嚴氏鐵橋漫素及理初自作癸巳存素言此書之始末甚詳理初著書後引極博而抉擇未精以此注史則非體也新書則無此失雖用字間有生竄此學古而未純熟然亦不至軋茁以為古劉詳以下諸史文詞尤查正當以此救之未有不簡奧而可為古文者也初無所為事鬱不明也近儒喜為新論或推魏收之史或稱沈約之書乃至世系蟬聯絕無事蹟濫廁傳中有類家譜者亦以為史法應爾甚矣人心之好異也唐書宰相世系表議者已譏繁尤然唐初重門第猶有六朝餘習故作表以存六朝氏族之學魏收之為此以明氏族則不足以言史法則無當況既有官氏志創例亦善而彼轉言之不詳此則徒為疣贅兩無所處也北史本傳楊愔嘗謂收曰魏書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收曰佳因中原喪亂人士諸

歐略書是以具書其宋書之志符瑞不知何所取義史公傳龜枝派望公觀過知仁策以三代聖王重卜筮也然且為史通所疑若東漢而後圖讖之學直是妖言篝火狐鳴帛書牛腹自昔覬覦非分者莫不造為符命以搖惑人心休文乃欲以此挽力征逐鹿之風何異揚湯而止沸也南齊書亦分祥瑞於五行之外子顯特欲侈其先世受命之符以掩其篡奪之迹耳休文志此胡為乎

無邪堂答問卷一

古 廣雅書局宋

乃卿愿學問耳古未有不實行而可為學者謂明儒務立宗旨不務實行此近人矯誣之說明儒果如是乎明惟隆萬時士習多空疏恣肆豈可以駭前後宋學之有宗旨乎漢學之有家法拘於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經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與言學術學術者心術之見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聖賢無不於此致慎焉論語一書多言仁仁即聖門之宗旨孟子七篇言性善言仁義仁義性善即孟子之宗旨其他諸子百家亦皆有之惟其有心得而後有宗旨故學雖極博必有一至約者以為之主千變萬化不離其宗六經無一無宗旨也苟徒支離曼衍以為博摭瑣碎以為工斯渺不知其宗旨之所在耳夫樂之旨在和禮之旨在敬禮記開卷即言敬大小戴之

所述者莫不以是為宗此禮經之大義漢儒謂之大義宋儒謂之宗旨其揆一也故不合於六經大義者不可以之為宗旨謂明儒宗旨有善有不善則可謂無不善則不可儒者特患宗旨稍差將以學術誤天下後世而不自知故必慎思明辨以求其至當豈得漫云無宗旨乎有學問有學術學問之壞不過舛陋而已於人無與也學術之壞小者貽誤後生大者禍及天下故聖賢必斤斤於此吾輩幸生漢宋諸儒而後六經大義已明儒先之宗旨即可取以為我之宗旨由是而進窺聖賢之門逕庶幾不誤歧趨近人以訓詁為門逕此特文字之門逕耳聖賢道寓於文不通訓詁不可以治經即不可以明道然因文以求道則訓詁皆博文之資昨道以言文則訓詁乃誤人之具朱子語類上蔡

無邪堂答問卷一

六 廣雅書局采

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釋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案朱子之教人如此惟能尋釋踐履故訓詁為有用並非說堯典二字故必博攷宋元明國初儒者之說證以漢儒所傳之微言大義而無不合始可望見聖賢之門庭漢儒所謂實事求是者蓋亦於微言大義求之非如近人之所謂實事求是也然此皆求知之事知之而不能力行雖望見其門猶不得入而可以訓詁自畫耶訓詁本易明其不明者人自鑿而晦之即間有難明之處於道之大端固無害也乃借聖人正名之言以自張其說天下後世其可欺乎夫訓詁者文字之門逕家法者專經之門逕宗旨者求道之門逕學者苟有志於斯闕一不可而其輕重淺深則固有別也宋以後大義雖明然好立宗旨之徒往往執似是而非之言以害道學者正須善

擇若云浸無宗旨則吾不知之矣

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辨曰曹參尚黃老而惠帝之世舉孝弟力田除挾書律厚風俗重文教固仍用儒家言也 評曰黃老言清淨第不欲擾民耳非廢弛簡陋之謂也老氏書多智數較儒術為刻深故一變而為申韓若其厚風俗重文教豈能外儒者之道以為治老氏言失德後仁絕聖棄智乃故為過高之論謂末俗文勝非返之於純悶無為則不治耳棘子成之質子桑伯子之簡皆此意故聖門亟辨之仁義禮智不可棄老氏曷嘗不心知之彼嘗言以正治國果棄仁義禮智又安得謂之正乎言老氏之言者莫著於莊周楊朱莊與老皆以自然為宗其實多矯揉造作兩書中名言甚多而宗旨既差則誤人不淺楊朱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七 廣雅書局采

尤加縱肆三子者皆好為過情之論其誤天下則同凡立言取快一時其後必多流弊故聖賢之言平易近情從容不迫而使人常有餘思 明夷待訪錄書後曰置相篇云明之無善治自罷丞相始後來入閣辦事者職在批荅猶開府之書記也夫宰相亦貴有其實耳使徒有相之名而無其實則雖有如無 評曰明代雖廢丞相而中葉以後丞相之實仍未廢也謝遷劉健之徒固進退以禮矣焦芳嚴嵩魏廣微輩倒行逆施獨非大學士乎崇禎五十宰相完名者有幾莊烈倚溫烏程為腹心待周宜興以殊禮此菜洲所目擊者倘得謂其權之不重耶國家不可無重臣要不可有權臣權臣者重臣之所積漸而致也此中駕馭全在主德

清明徒於法制求之抑末矣黎洲之言意固甚盛然必人皆皋  
夔稷契而後可皋夔稷契不世出而宰相則不可一日懸缺以  
待賢奸雜進知人其難乃欲使世主寄國命於一二柄臣之手  
措置安能悉當也總之治天下當務實政不在此等虛文因時  
制宜亦無成迹可泥君不失道則置丞相可罷丞相亦可不然  
無一而可

又曰兵制自明以來日見其壞 評曰兵制之壞不自明始此  
歷代無善策者明衛所之制實參用唐府兵之制府兵之制後  
世所推為善策者也而亦不能歷久無弊大抵治兵與治歷同  
久則當革自古無一成不變之兵法亦無百年不壞之兵制在  
隨時整飭以適於用而已

無邪堂答問卷一

六

廣雅書局

又曰近數百年來貧富太不均者用金銀故也至今日而通商  
專以金銀中國之財愈耗如梨洲言專用粟帛粟帛所不能通  
者用錢以濟之錢所不能通者用鈔以濟之如是民焉有不足  
者乎 評曰惟通商專用金銀故中國不可用鈔中國之鈔非  
外國所通行彼以貨來易銀而去我自銀而彼則廣收中國  
之金銀一旦有事銀根既竭用鈔者紛紛罷市外夷乃得操吾  
中國之利權而事益不可為矣大抵重農者必貴粟帛重商者  
必貴錢幣錢幣之事由繁而日趨於簡今時銀貴他日又當金  
貴主國計者設法以使銀之流通則可欲廢銀而別籌重滯之  
物以易之物且益滯銀且益昂無裨於貧民而富民亦將變為  
貧民是自困之道也

周世宗宋太祖用兵次第論 評曰全謝山論周世宗之用兵  
固有卓識但世宗未嘗不用朴言朴言在先取江北以固根本  
世宗累次出師卒如其策蓋汴京與契丹南唐之界相去皆不  
及千里而北尙阻河為固南則平衍無險可扼非取江北諸州  
不能固汴京後路朴與世宗之欲圖江北固急於燕雲十六州  
也至秦階成三州本為晉地晉亡降蜀蜀得是地可以北窺關  
陝句結太原故世宗亦亟取之既得志於吳蜀乃用兵於契丹  
此正與朴策同特宋人欲急取江南世宗則得江北後遂欲取  
燕為不同耳然此惟世宗能之古未有結怨於兩大之間而能  
善全其後者宋祖自審神武不及世宗故朴之策遂全用之趙  
普亦贊成之當宋祖時蜀屢約北漢攻宋勢不得不先取蜀蜀

無邪堂答問卷一

九

廣雅書局

與荆湖舉則吳在掌握中故取吳未嘗大費兵力以西北門戶  
早撤也南漢之取非太祖本意因劉鋹虐民已甚遂先伐之亦  
未大費兵力蓋諸國中為大敵者在南惟吳在北惟燕吳經世  
宗削弱宋承周後自當先取以威其功不得聽其收合餘燼坐  
致强大也至契丹與北漢素相勾結非披其黨與不能制勝世  
宗乘高平之聲威當遼與北漢匿不敢出之時急攻南唐遂取  
江北後路既固乃返旆而攻契丹此先後一定之次序未嘗與  
朴說背馳也周卽取燕而兩國戰爭方始非世宗之戰勝攻取  
亦不敢為是謀其平關南尙未值契丹大軍也以世宗平日用  
兵論之此舉自有把握太祖卽不敢輕用其鋒此正善於自審  
處世宗用兵魏武帝唐太宗彷彿似之宋祖迥不及何論太宗

若論強弱則舉并易而舉燕難朴願先其難者以并與周世仇乃必死之寇先破燕則并失其援亦難自立故姑置并為緩圖又審世宗之能辦此也宋之情形與周異自當先從事其易者且太原澤潞常足為河洛輕重視十六州尤要劉崇據太原不得澤潞故不能出而爭勝世宗亦嘗圍晉陽又乘兵威略取汾遼等七州未嘗不以是為先務所不能即取者他國未平懼太原之致死於我挫銳氣而損威重耳史稱宋祖置封樁庫以備用其心曷嘗一日忘燕要必拓地聚財厚集其力乃可與強敵相追逐南中諸國為財賦所自出先舉之則吾勢日盛而不致挫吾兵鋒此用兵之正道世宗靈擊輒舉其英武固勝宋祖然使宋祖不死開寶八年平吳次年即晏駕燕雲十六州仍未嘗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三

廣雅書局

不可取也契丹立國日久又屢得志於中國自當以全力制之欲取其地必先破其軍否則雖取之仍不能守世宗之取關南亦仍恃高平之餘威也竇建德救王世充秦王一舉而兩蹙之契丹之救北漢亦屢破軍殺將此太宗致人而不致於人之策先并後幽非失算也故平漢之後遂欲乘戰勝之威以舉契丹不思聲威雖振兵力已疲既取一國則將驕卒惰不堪復用與秦王之破建德情形迥不侔矣其敗也宜哉太宗平太原後遽欲乘勝取燕諸將諫而不聽卒敗於高粱河厥後復有岐溝陳家谷之敗遂不敢復言戰事岐溝之敗諸將違節度所致高粱河之敗則太宗不量力而輕進之咎也兵豈可易言乎近儒徒以青城之辱歸咎於十六州以為禍始不知宋與契丹通好幾

二百年或戰或和初無大失徽宗不思輔車唇齒之義輕率乖謬自速其亡此時雖有十六州何濟於事攻遼之後山前六州未嘗不歸版圖而轉以召禍蓋人謀之不臧不盡關乎地利也若以地利論則宋之失策在都汴而不在燕雲汴本非可都之地雖無敵警猶將遷之是皆太祖所已計及者使遵其成算著力養銳不以疲兵嘗敵安見燕雲不可復即終不能復而遷都關洛亦何至遽有青城之辱宋有西夏之患即都關中猶須顧後路太祖時西夏未盛故欲都之惜為太宗所阻耳然以徽宗事事顛倒雖遷都雖取燕雲亦未見其終免此辱也南宋之初將材可觀而開國武功不競其取吳與北漢皆藉世宗之餘威曹潘名將一遇耶律休哥而輒敗當太祖時遼雖有機可乘而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三

廣雅書局

我之力亦未足古未有不削平內亂而後與夷狄從事者諸國既平乃與遼戰雖不勝猶有退步否則一蹶不振晉出帝即其前車也又其開國純樸之風未散國勢仍強太祖欲聚財蓄兵以與之角此知彼知己萬全之策不得以怯懦咎之至急罷藩鎮乃治安之至計其備邊者仍未盡罷斟酌固已盡善使必待平燕而後罷恐事未可知患且視燕十倍幸則為唐之方鎮不幸則為五季諸君之續而已

平遠字蘊山滿州人吉林黑龍江邊防攷曰額爾古訥河通入黑龍江口俄若闌入進踞呼倫貝爾則江省與蒙古消息中斷引姚氏說 評曰東省所重不僅在江防若論江防自以松花江口為最要額爾古訥次之蒙古積弱之餘欲使捍我牧圉正

未易言昔日之蒙古求其弱而不能今日之蒙古欲其強而不得宗喀巴之敘行今昔情形頓異矣凡事利害相乘除信哉又曰籌邊以屯墾為要 評曰屯墾之利人所共知近日理春一帶開墾者皆登萊兩府游民既無家室亦無工本夏間種穫秋冬仍回故里其無家可歸者始散伏山谷以度殘冬餘皆鳥獸散矣安能生聚更安能訓練非變通辦理亦未易見效耳吉省精華在伯都訥黑省精華在呼蘭伯都訥商販通行久稱富庶呼蘭之所以繁盛者則地脈膏腴墾民墾集之故其地以响計報墾者多山左之民繳價於官承墾若干响數年後乃令升科東省籌款甚難此則官民兩利而當事每以有礙旗民生計阻之然所慮者乃數十年後之事目前固無礙且勢之所趨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采

終難禁止封禁本是舊制有深意存焉但近日情形不同將來私墾漸多奸民易匿恐徒飽吏胥之囊橐也 胡仕榜字芳甫南海人問董膠西明春秋乃惑於改正朔而云王魯歐陽永叔惜其拘牽師說不能高論以明聖人之道似中其失 荅漢儒以改建正朔損益質文為王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事聖人之道莫大乎此故恆言之不獨董生為然蓋謂推言其極至則其治具畢張可見也此即漢儒至高之論永叔所言未觀其通公羊為漢儒專家之學與宋儒之說絕異此所引未明家法至其所云王魯者謂假十二公之事以示百王大法循之寄王法於魯云耳成元年傳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昭二十五年傳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

或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以周為王者而斥魯人僭用天子之禮則魯之為託王可見矣公羊家之說以為周道既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漢室將興因損益百王之法作春秋以貽來世以春秋為漢興而作此尤緯說之無理者蓋自處士橫議秦人焚書漢高溺儒冠文景喜黃老儒術久遠而不行自武帝罷黜百家諸儒乃亟欲興其學竄附緯說以冀歆動時君猶左傳之增其處者為劉氏也此在立學之初諸儒具有苦心後人若復沿襲其說則愚甚矣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光武好言圖讖東漢諸儒從風而靡何邵公遂以春秋演孔圖之說解獲麟可云寡識 桓三年正月何注亦云 第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魯史具存即借其事以寓褒貶故曰加吾王心焉夏尚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采

忠殷尚質三王之道若循環周末文勝夫子欲變之以殷質而其褒貶誅絕之法不敢自專寄之於魯此以春秋當新王之義非謂真以魯為新王也公羊家言如以祭仲為行權乃假祭仲以明經權之義非真許祭仲 傳言殺人以自生仁人以自存君祭仲可知何注蓋失公羊本意祭仲正與相反其非許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漢儒謂反經合道為權是不合於道者仍不得謂之權權所以衡輕重未能守經而侈語達權則如無星之稱將持何道以衡之子類言聖達節 以齊襄為復九世之讐乃假齊襄以明蓋必有節而後可達也 公羊子深惡魯莊忘親事讐故發此傳復讐之義非真許齊襄 而於伍子胥之復讐過當者亦深許之蓋皆有為而言也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況於國君受讐體之重無論齊魯勢均力敵本有可勝之道即使戰而敗北亦當收合餘燼枕戈泣血以為後圖人子不復讐何以為人國君不復讐何以立國後人有謂南未明復讐之義為不量力者莠言耶說宜為春秋 此類頗多皆文與而實不與但此惟公羊為然近儒所誅絕也

乃推此意以說羣經遂至典章制度輿地人物之灼然可據者亦視為莊列寓言恣意顛倒殆同戲劇從古無此治經之法麟為王者之瑞夫子論次十二公之事為萬世法王道決人事備西狩獲麟於周為異春秋則託以為瑞故曰所聞世著治升平所見世文致太平此張三世之義曰文致者明其非真太平也不然定哀為衰世獲麟非美事漢儒豈不知之而願為是贖贖耶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論西漢大師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鮮不以為悖理傷教故為此學者稍不謹慎流弊滋多近儒惟陳卓人深明家法亦不過為穿鑿若劉申受宋于庭龔定庵戴子高之徒妄衍支離不可究詰凡羣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不旁通而曲暢之卽絕不相類者亦無不鍛鍊而傅合之舍康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莊大道而盤旋於蟻封之上憑臆妄造以誣聖人二千年來經學之厄蓋未有甚於此者也 國朝公羊之學始於陽湖莊氏輩路藍縷例尚未純卓人學出凌曉樓曉樓言禮制已頗穿鑿而尚未甚至劉宋戴諸家牽合公羊論語而為一于庭復作大學古義說以牽合之但逞私臆不顧上下文義定庵專以張三世穿鑿羣經實則公羊家言惟張三世最無意義何注恩王父之說亦復不詞定庵以此為宗烏足自名其學凡此云云皆所謂以難深文淺陋也 道咸以來說經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問無窮即如魏默深詩古微之攻故訓傳書古微以杜林漆書証馬鄭遂欲廢斥古文魏氏史學名家其經學實足誤人良由漢學家瑣碎而鮮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於時尚宋儒義理之學深所諱言於是求之漢儒惟董生之言最精求之

六經惟春秋改制之說最易附會且西漢今文之學久絕近儒雖多綴輯而零篇墜簡無以自張其軍獨公羊全書幸存繁露白虎通諸書又多與何注相出入其學派甚古其陳義甚高足以壓倒東漢以下儒者遂幡然變計而為此夫公羊大義在通三統通三統故建三正當周之時夏正周正列國並用本非異事不待張皇也春秋時晉用夏正近儒久有定論逸周書周月篇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亦越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古人所以重三正者以其合於天運天運三微而成著故王者必法天以出治五始之義公羊子言之備矣詩書所陳六藝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所述往往言天象以明人事謂夫日躔在茲不可褻越也漢人親見秦之縱恣以速其亡每遇天變動色相戒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元成失馭猶明此義故漢之末造朝綱解紐而獨無厲民之政上畏天命下畏民瘼其所以固國脈者端在於是董子謂王者舉事宜求其端於天又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比物此志也今乃舍其敬天勤民之大者而專舉改制以為言夫春秋重義不重制義則百世所同制則一王所獨惟王者受命於天改正朔異器械別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舊制沿用已久仍復並行此古今之通義周時本兼有四代之制六經無不錯舉其說非獨春秋為然孔子殷人雜用殷禮見於戴記者甚多安得以為改制之證公羊文十三年傳

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桐何注白牡殷牲也此乃成王所賜豈亦孔子所改明堂位兼用四代禮樂若非經有賜魯明文則近儒亦將援為孔子改制之證矣且託王於魯猶可言也帝制自為不可言也聖人有其位則義見於制無其位則義寓於事是故孟子之論春秋也曰其事其義不曰其制曰天子之事不曰天子之制衮裳鉞鉞者正天子之所有事孔子自言竊取其義竊取云者取諸文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開宗明義即示人以遵王之旨左氏傳亦言王周正月觀此可無夏時冠周月之疑矣近人頗以左氏晚出為疑案戴記東公問疏引五經異義曰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然則秦末漢初左傳固行於民間通儒多見之也聖人作春秋以文王之法正諸侯而不以空言說經故其義悉寓於諸侯之事若夫典

無邪堂答問卷一

去

廣雅書局

章文物一仍其舊曾何改焉其有不合非經師之失傳即周衰之變禮夫子錄之以著世變禮弓諸篇類此者甚多漢儒惑於緯書乃有為漢赤制諸謬說蓋其陋也制與事判然不同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是之謂制制者一成而不可易非天子不制度是也若工虞水火若兵刑錢穀是之謂事事者臣工所條奏儒生所講求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是也制所以定民志事所以達民情今有人焉作通攷作罪言講明其義以備采擇苟無紕謬聖王所弗禁也有人焉改會典改律例變禮易樂非悖逆即病狂王法所不容春秋所必誅也漢人語言簡質往往混事於制又欲立春秋於學官而故神其說端門受命素王改制此蓋神道設教之遺意豈可據為事實漢儒亦但竄之於緯

未嘗敢著之於經也近人信緯而不信經抑知鄭君注中庸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仲尼作春秋之事而必引公羊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以明之且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孔疏申鄭意亦謂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鄭君固信緯書者而其言如此曷嘗有如近人無忌憚之說聖人自云從周說經者必欲與之相反可乎近儒因王制兼有殷制遂傅合於公羊夫王制乃漢文集博士所作盧侍中明言之侍中漢代大儒出入禁闈豈有本朝大掌故懵然不知之理近人深斥其說以此為衛經之苦心固無不可若乃託王制以穿鑿二傳顛倒五經則侍中之遺說不得不亟與申明也已當孝文時今學萌芽老師猶在博

無邪堂答問卷一

去

廣雅書局

采四代典禮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於王制周尺東田明是漢人常語與月令之有太尉大戴記之有孝昭冠辭略同大尉與冠辭猶可云偶贅及之周尺東田乃王制一篇節日豈亦贅文耶王制月令雖稱於後人而所言仍是今文家三代之制故戴記取之無庸曲說言禮制每與古文不同三代遺制紛繁儒者各述所聞致多歧異即今文之與古文亦間有不同非獨古學家為然也遺秦焚書民間私相傳述今文特先立學故顯於西漢古文至東漢而始顯此乃傳述之歧互非關制作之異同今學古學之名漢儒所立秦以前安有此分派文有今古豈制有今古耶王制果為公羊而作則師說具存繁露何以不引其文漢儒何以不述其例直待千餘年後始煩諸儒為之鑿空乎王制公侯田方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文從殷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案王制此言本於孟子孟子明言周制而鄭君以爲殷制顯與孟子不合蓋鄭欲溝通周官之說致多膠葛近人復因鄭此言而岐之又歧然鄭君特舉此以明王制之兼有殷制曷嘗謂王制爲素王改制之書正義引鄭目錄云王制作在秦漢之際又引鄭答臨頌云孟子蓋兼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其說雖與盧侍中不同要未嘗以王制爲春秋改制而作也王制首篇即述孟子之言故鄭以爲在孟子之後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鄭注亦引春秋傳周召分陝之事爲證周召分陝正是周制烏得以為孔子之制乃近人因王制未足徵信復援孟子以爲助孟子明云周室班爵祿周制也非殷制也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一位凡五等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羊言伯子男同位凡三等三書說各不同烏可強爲溝合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分土惟三義同近人黜僞古文尚書棄置弗道然漢書地理志已言周爵五等而土三等豈班志亦僞乎殷制既以公侯伯爲三等則公侯必不能同爲百里書缺有閒但當闕疑烏可鑿空妄造近儒致疑於孟子者徒以班爵祿之說與周官不合夫周官不合羣經者多矣何獨執此而定百里爲素王之制且周制公侯百里非但見於孟子亦先見於論語有千乘之國焉有百乘之家焉千乘之國集解引包咸馬融二說包據孟子王制馬據周官司馬法如馬說則開方僅得

無邪堂答問卷一

天 廣雅書局

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仍與周官四百里不合若謂舉成數而言亦當云三百里不得云四百里周官之三百里固非大國也蓋司馬法是出軍之數孟子王制乃賦民之數當出軍時必不能壩境以行但十抽其一耳王制疏引五經異義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賦者六十四萬井長穀萬乘以許君之言差次之則諸侯百里長穀千乘乃賦法由此言之司馬法亦百里非四百里也當從包義爲長豈節用愛人之語必出於聖人晚年定論而一人之私制願舉以告魯大夫魯大夫將茫然何從索解乎魯齊稱大國者蓋以其附庸之多其實封非必有加於百里魯頌言土田附庸復言公車千乘與論語孟子皆合附庸若任宿願與之類猶時見於左傳歷世既久諸侯多滅附庸以自廣其甚者且滅大國如晉滅虞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魯之疆域見於左傳者已不止百里非侵滅小國烏能若是明堂位復云方七百里則夸飾之辭或并附庸計之未可知也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卽國語引夏令十月成梁之制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孟子所用周正也非夏正也近人謂孟荀皆用孔子改制之說案荀子有王制篇所言序官之法大致與周禮同又云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說亦同於孟子孟子明云文王治岐之制豈得以爲殷制荀子言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荀子意在法後王乃後人反誣以改制之說此正荀子所斥爲不雅者也公羊家言以王二月王三月爲存三統然則聖

無邪堂答問卷一

天 廣雅書局



人固從周正特兼存夏殷正朔以明三代聖王皆奉天以出治耳必謂春秋改正朔而用夏正則第書王三月可矣曷為書王二月而可牽合顏淵為邦之問強以公羊屨入論語乎董子繁露今存八十二篇言陰陽五行仁義禮智性情者十六七言他事者十三四其言改制者惟三代質文符瑞玉杯楚莊王諸篇聞及之並非春秋要義楚莊王篇王者徒居處更稱號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近儒輒以大學論孟之言牽涉於素王改制觀此可憮然矣董子謂天積眾精以自剛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為助其言陰陽五行皆明此義陽為德陰為刑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其說深有契乎洙泗言仁之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三 廣雅書局

旨董子之稱大儒者以此所言喜怒哀樂中和諸說皆可為中庸義疏至若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特聖王受命承天之一事今舍全書大義而專言此豈董子之意乎近儒惟孫淵如喜言陰陽五行其所據古義皆術數家言與董子伏生之學渺不相涉也漢初張蒼最明陰陽而遺說罕聞其據以推五運者乃本孔子之論五帝德見大戴記五行或以相生為義或以相克為義迄無定論張蒼謂漢為水德後因黃龍見成紀從公孫臣言改為土德其說本不足據蓋漢儒惡秦特甚不欲漢承秦後因春秋有託王之義遂奪秦黑統而歸之素王因素王黑統而遂有紛紛改制之說西狩獲麟或以為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為火侯漢將受命之瑞或以為中央土軒轅大角之獸春秋禮書

修母而致子或以為西方金精之獸春秋立言西方兌兌為口故麟來聚訟紛紜皆實言也庸足信乎公羊之學盛行西漢班史所載臣工諸條奏本春秋褒貶災異以立說者甚多初未及素王制作之事惟梅福傳福據此以求立孔子世為殷後成帝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立孔子後為殷紹嘉公當時據以立二王後者乃用古文及左氏穀梁並非據公羊劉申受欲明三統之義而反黜左氏亦慎甚矣韓書多漢儒附益故戰國諸子從未一及是言公穀至漢時始著竹帛後師諸說多存其中亦未嘗一及是言豈非言不雅馴為搢紳先生所難言者乎陸賈新語術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效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三 廣雅書局

何必於三王此可見秦漢之際言春秋者尚無改制之謬說漢儒泥於陰陽推述五運乃始以是屨入公羊耳新語或以為偽作實非也嚴鐵橋漫棄已漢中葉後儒者篤信緯說逐末忘本於是緯候之學流為術數術數之學流為圖讖怪說繁興新莽因之遂移國祚魏晉六朝篡奪相仍莫不師莽之故智此正後儒所當黜絕安可更揚其波況五運之學失傳已久公羊大義甚多繁露名言不少豈舍此遂無可尋釋耶亦徒見其好異而已矣子張問十世子答以因革損益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質文三統質文三統非有德有位者孰能損益之儒者講明其理可也擅改其制不可也若夫三綱五常則吾儒與有責焉耳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聖賢之於道也未嘗不以之自

任文在茲則道在茲文者何詩書禮樂是也采之風謠載在方策東遷而後禮壞樂崩聖無常師識大識小暮年刪定述而不作故夫詩書禮樂者三代帝王治世之大經非洙泗間一家之言也夫子脩春秋以垂教萬世託始於文託王於魯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漢藝文志春秋所貶損大人皆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聖人憲章文武方以生今反古戒人豈有躬自臨之之理素王者後人所尊稱並非聖人自名其學聖道之大安在乎王與不王近儒喜以素王說春秋世俗之見淺之乎測聖人矣太平御覽引孝經援神契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謂素王為夫子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自稱者始見於此鄭何諸人皆同此說鄭說見左傳序疏引六藝論緯書固不足信即以其說微之亦可見聖人於誅賞之空言且謙讓不敢自專而敢肆改一王之定制耶春秋雖著諸侯之行事實仍託之空文素之為言空也若紛紛制作則真王矣何素王之有公羊家言變周文從殷質文王殷人其所用者殷制即從緯書之說以為受命改元亦是殷末周初之制夫子用此與從先進義同豈敢緣隙奮筆儼以王者自居春秋即為聖人制作之書度亦不過一二微文以見意豈有昌言於眾以自取大戾者且亦惟公羊為然於二傳何與於詩書禮易論語又何與乃欲割裂經文以就已意舉六經微言大義盡以歸諸公羊然則聖門傳經獨一公羊耳安用商瞿子夏諸賢之紛紛也哉繁露所引

論語如敬事而信管仲之器棠棣之華內省不疚當仁不讓苟志於仁大德不踰閑禮云禮云政逮於大夫名不正則言不順之類皆引聖言以為證要非牽合公羊以說論語也諸說皆與質文改制無董子謂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其非正文字之誤可知乃宋于庭論語說義於此獨不從董子而從鄭君且引老子有名無名以立說異哉莊生有言春秋以道名分假天子袞鉞之權以誅亂臣賊子者聖人為萬世綱常計不得已也周室雖微名分具在鼎之輕重不可問制之質文可輕改乎何氏解詁例已煩碎何注如法其生不法其死恩王父不思高曾之類義皆難通半亦由屬辭之拙倦又如傳言隱賢而注泛及連帥傳稱單伯而注泛及貢士皆未必公羊本意單氏不見魯史而周卿士有單襄公穆公之類見內外傳及漢食貨志可知公羊之義為短至春秋錄內略外微者不書逢丑父自無見經之例何注乃以為絕頃公何義蓋本繁露竹林篇而微有不同皆曲說也今乃於三科九旨而外侈言邵公所不敢言且混合六經而為一是聖人晚年刪述但以改制為事平日雅言復以改制為教洙泗之間自為風氣師弟子所斷斷講習者莫非干犯名義之言為下不悖之謂何不至於邪說誣民不止此惟外夷無父無君之教乃有之而可以誣吾夫子乎公羊三科一日張三世二日存三統三日異外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戎狄是故稱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稱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吳獲陳夏鼯則少進之有憂中國之心則又進之進之者何謂其寢知中國之禮義也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若楚王之妻媿固無時焉可也自義畫八卦契敷五教千聖百王相壇相維以成此中國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無他焉以所因之三綱五常耳公羊子曰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聖人之惡戎如此非以其無君臣上下無禮義廉恥猾夏之風漸不可長歟於越句吳同為明德之後既廣魯於天下則漸被中夏之教化春秋猶屢進之若夫宗楊墨無父無君之教以俶擾我中夏有心世道者宜何如嚴外內之防而徒侈言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不思異外內之義吾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既久且將援儒為墨用夷變夏而不自知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窮經所以致用封建之制不行夏時之制久定自漢以來垂二千年未之有改乃猶喋喋言三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統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夫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天以五常之理賦人故樂記謂之天理義之用多端而莫大於君臣故天澤之分必不可踰義理之學宋儒以之為教孔孟曷嘗不以為教漢學家惟惡言理故與宋儒為仇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苦人以所難哉先王本理以制禮以禁慝也禮斯有樂以導和也古樂既亡禮亦為文飾之具宋儒因亟以理明之又恐人矜持拘苦而屢以從容樂易導之今讀其遺書以理為教實多以禮為教見於文集語錄者多不勝舉所不同於三代者特其沿革耳此與聖門教人之方有何不合而戴東原則曰程朱意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且謂聖人以體民情遂民欲為得理見東原文集孟夫聖賢正恐人之誤於意見故

有窮理之功東原乃認意見為理何其言理之粗體民情固也遂民欲而亦謂之理何其言理之悖欲仁欲也欲利亦欲也使徒求遂其欲而不以理義為罔將人皆縱其欲而消殆不返不幾於率獸食人乎白虎通情性篇引孝經命汝日情生於陰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其言與樂記若合符節古書之言性情理欲者明白若此漢學家好據古義獨不從之何耶乃謂宋儒以理殺人死矣更無可救矣亦東原疾首蹙額若不可一朝居而必求自放於禮法之外者苟以此為教恐五季之禍其不復見於今者幾希誠不意儒者日治三禮而竟不求諸制禮之本原也故曰學而不思則罔近人知理之不可惡宋儒之不可仇而必不肯言同然之理獨言聖人罕言之理高則高矣夫理而可以高言也邪今夫義之實莫大乎君臣仁之實莫大乎父子世衰道微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乃正名定分以誅亂賊之事非干名犯義以改制度之事也公羊家言改正朔易服色蓋王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所以告成功於天而其先節目甚多故六經言治法者甚備六經大義戴記經解篇莊子天下篇皆言之周人之言經義初未嘗通六經為一也董生古義莊生及七十子之徒不尤古耶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董生之言如是曷嘗通六經為一乎今以六經之言一切歸之改制其鉅綱細目散見於六經者轉以為粗迹而略置之夫日以制作為事而不顧天理民彝之大以塗飾天下耳目者惟王莽之愚則然耳曾謂聖人而有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是乎故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問公羊哀八年吳伐我案繁露奉本篇云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據此則遠夷且內之化及天下之象也如是而見伐其說自相違戾 答所謂魯無鄙疆者即前所云王道狹人事備廣魯於天下之意非謂魯之鄙疆果遠鄰國不當見伐也盧校本讀疆為疆亦誤果如其言上文之條條無疆又當作何解

劉元城學術論曰元城體驗溫公誠始不妄語之教安得讓為禪學 評曰禪學亦自有本領北宋士大夫並不諱此且多有得力於此者元城亦其一也第其終身奉溫公之教得力於誠之一言者尤深此則吾儒之學本末具備初無待兼資於彼教

無邪堂答問卷一

美 廣雅書局

者也元城精忠大節此固不足為疵要亦不必曲為之諱程朱之闕禪學懼學者惑溺於是假異端以汨聖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大為之防以戒後學觀於明中葉後學者猖狂恣肆然後知程朱之學術正而慮患深也朱子於元城東坡生平皆極傾倒集中題跋書札之類贊美東坡大節者甚多惟論學術不同此則為萬世學者計非為一人發耳

陳錦章字雲裳漢軍人問詩火烈具舉故訓傳列作列箋云列人持火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亦作列李注引傳列人持火釋之或唐以前經傳本作列不作烈歟 答此李氏紬義之說李書本不足據此復云傳作列則誤之又誤矣案傳訓烈為列如果本文作列傳又何必詞費觀正義云傳轉烈為列可知唐以前

本作烈不作列東京賦特依傳義而并易其字未足據以疑孔疏也李注引箋誤作傳臧鏞堂謂東京賦所據者是三家詩欲以迴護李注而臆測無確證陳碩甫謂列為迺之借字訓詁特精但詳鄭箋似無此意陳疏不取鄭箋固不得據箋義以難之但此文箋與傳似無異指

俞恩榮字仁軒番禺人問相人偶為仁 答阮文達此言恐是誤讀鄭注鄭注中庸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鄭注讀如之例與說文不同說文字書其所舉者制字之本義故讀如之字往往義寓於聲可尋聲以得義鄭注乃訓詁之書凡讀如者皆擬其音非釋其義義則別有訓釋以明之段懋堂周禮鄭讀攷所立三例至確賈氏羣經音辨已分二例乃段說之所本如文達

無邪堂答問卷一

美 廣雅書局

言則鄭注當云仁讀為不當云人讀如鄭君此注第謂與相人偶之人字同音耳曷嘗以相人偶為仁其下文以人意相存問之言乃仁字正訓仲尼燕居注云仁猶存也取同部字為訓即取人意相存問之謂故彼正義以仁恩相存念釋之人意存念者乃兼心與事言非專以事言也鄭君注禮箋詩屢言人偶其所取義皆與仁無涉人偶者漢人恆語孔賈作疏已不能詳文達謂為爾我親愛之辭或亦可備一解要不得執此以概仁字之義聘禮每門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賈疏以人意相存偶也詩匪風誰能烹魚箋言人偶能割烹者孔疏引論語注人偶同位以釋之人偶同位者蓋爾我對舉之辭非爾我親愛之辭也案朱子答呂伯恭書曰相人偶不知出於何書

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卻似說得字義  
 有意思也鄭君之說朱子早取之而近人反執此以攻宋儒可  
 乎說文仁親也亦取同部字為訓从人从二小徐繫傳从人二  
 聲案此當從繫傳大徐蓋不得其解而誤改許書二與仁雙聲  
 皆日母字說文有以雙聲字為聲者故仁从二得聲王氏釋例  
 論之詳矣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蓋與親禮匹馬卓上注  
 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周官以利得民注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  
 凡珍異之物有滯者注滯讀如沈滯之滯一例此類今皆無異  
 音而鄭必作注以明之蓋古今音變久而失其讀耳公羊傳伐  
 者為客伐者為主亦此例六朝經師多為異讀近儒譏之不知  
 古法本如此也大小徐釋仁从二為兼愛必非許君本旨許君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言性宗孟子豈言仁忽宗墨子大小徐之說宜為王貫山所譏  
 桂氏義證引春秋元命苞曰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仁者情志好  
 生愛人故其為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為仁此似可證相人偶之  
 說然既云情志好生則非專以事言可知矣韓詩外傳引傳曰  
 愛由情出謂之仁韓非子解老篇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  
 古之言仁未有不兼心與事言者況許書古文仁作忝又作尸  
 制字之初忝本从心安得云仁主事不主心先有忝後有仁古  
 文尸从尸即从人之或體形近而變尸本古文夷字仁當从人  
 而古文从尸者說文尸象臥形與在牀曰屍之屍不同故尸部  
 諸字仍多从人取義仁之从尸與从人一也許君兼錄山川鼎  
 彝此當是鼎彝中古文異體當孔孟時小篆未興但有从千从

心之字安有从人从二之字言仁必以孔孟為歸論語其心三  
 月不違仁孟子仁人心也君子以仁存心皆言心不言事初未  
 嘗以相人偶為仁也表記仁者人也其下文云中心惜悃愛人  
 之仁也中心惜悃專主心言而注謂施以人恩即仁則主事言  
 蓋鄭注心與事不甚分別古語簡質往往有此至宋儒乃縷析  
 條分殫窮秒忽故性理之學必以宋儒為歸此固各有家法言  
 漢學者自昧之文達於鄭注所不分者強生分別亦非也仁也  
 者當合內外動靜言之專求諸內近於釋氏專求諸外不近於  
 墨氏乎文達恐人以墨氏相詰故并墨氏誣之不知其宗旨及  
 流弊實與墨氏無殊必待人偶而後仁將獨居之時仁理滅絕  
 乎謂仁因人偶而見則可謂非人偶無以見仁則不可為仁由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何人偶之有心中無仁何以能發見心既  
 有仁安可不存養如文達言是仁乃外來之物告子以義為外  
 今更欲以仁為外乎但知與宋儒立異不恤與聖言相悖漢學  
 家類此者頗多殆皆自豐其蔀者也琴經室集論性理諸篇支  
 離已甚其書精處不在此學者毋為所惑  
 梁致祥字仲符三水人西遼疆域攷曰邱長春西遊記之邪迷  
 思干即天祚紀之尋思干今納林河之北塔什干即其地也  
 評曰李氏西域圖攷謂魏書之悉萬斤唐書之颯末建與薛迷  
 思干賽馬爾堪皆一聲之轉近人轉為霍罕其說近是據翻譯  
 名義集颯末建譯言康國然則隋唐之康國即今之霍罕矣明  
 史西域傳謂撒馬兒罕即漢之屬賓漢屬賓或云今之克什米

爾或云阿富汗或云阿刺伯以爲克什米爾者近之一切經音  
羅國舊名厥賓在北印度境案迦葉彌羅即克什米爾明時撒馬  
爾之登轉元失西域記謂其國四境負山即雪山也  
兒罕之地甚廣屬賓亦在其疆域中若霍罕乃漢之大宛非屬  
賓也邪迷思干元史作薛迷思干明史作撒馬兒罕即賽馬爾  
堪之對音前明時元駙馬賽因帖木兒建牙於此威鎮西域地  
在塔什干之西南回語謂免爲塔什干由塔什干踰錫林河又  
逾納林河始抵其地或云即西遼之河中府也見西遊記案耶  
律文正西遊錄河中府亦曰尋思干文正曾親守其地所言當  
必不誤則以薛迷思干爲河中府者恐非元史太祖紀十五年  
夏克尋思干乾隆開譯改作塔什干案遼史部族表已有尋思  
干之名十六年春攻薛迷思干元經世大典地理圖海國圖志  
從永樂大典轉引有散麻耳干即賽馬爾堪又有塔里干即塔  
什干明史西域傳達失干即塔什干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  
皆分爲二地然則邪迷思干非尋思干也塔什干本霍罕西北  
小部與哈薩克右部毘連徐星伯西域水道記乾隆初霍罕伯  
克額爾德呢取塔什干城哈薩克左部汗阿布賽與右部王阿  
布勒必斯攻霍罕復塔什干城三十二年阿布賽奉表至伊犁  
乞師二萬并假大礮將大舉伐霍罕將軍不許其後霍罕仍取  
塔什干焉賽馬爾堪則在霍罕境內近年皆役屬於俄與我之  
回疆爲鄰

無邪堂答問卷一

罕 廣雅書局

三國既歸西遼滅西遼即滅三國故不著其名哉 評曰元史  
郭寶王傳從帝討契丹遺族即西遼歷古徐鬼國語彛朵等城  
元遺山集大丞相劉氏先塋碑作古續兒國元史鬼是誤字當  
從遺山集作兒北音續與徐近錢竹汀養新錄謂西遼主世襲  
菊兒汗之號續菊音近語彛朵疑即遼史之幹耳朵其說是也  
案菊兒汗即遼史天祚紀之葛兒罕元親征 遼史天祚紀西遼  
錄亦謂之菊律可汗元親史謂之古兒罕  
耶律大石建都於虎思幹耳朵邱長春西遊記晚至南山下即  
大石林牙 遼稱翰林學士爲林牙 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  
大石林牙領眾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長春所言  
蓋即虎思幹耳朵長春自此西行又而月方至薛迷思干近人  
或以邪迷思干爲西遼建都之地非也記又言劉仲祿自乃滿  
國兀里朵得旨乃滿即乃蠻兀里朵即語彛朵西遼末年地爲  
乃蠻屈出律所襲據故以兀里朵屬諸乃蠻實即古續兒國之  
舊壤耳記有云泊窩里朵之東窩里朵漢語行宮也遼史語解  
幹耳朵官帳也其義略同或稱窩里朵或稱語彛朵或稱兀里  
朵皆幹耳朵之轉音收別失八里等城又太祖本紀西域殺使  
者帝率師親征十六年攻卜哈兒即今之布哈爾元史或作字  
合里又作不花刺薛迷思干等城命皇子分攻玉龍傑赤等城  
下之曷思麥里傳攻乃蠻克之斬其主屈出律持屈出律首往  
徇其地若可失哈兒詳下文押兒罕世祖紀作鴉兒看皆葉爾  
羌之音轉漢時莎車國地今設莎車直隸州回語謂地爲葉爾  
謂寬廣爲羌言其地寬廣也鄂端諸城望風降附鄂端或作幹

無邪堂答問卷一

罕 廣雅書局

端卽漢之于闐今設和闐直隸州唐元契西域記于闐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豁旦與幹端音最近皆和闐之音轉也元時爲宗王阿魯忽封地又曾立宣慰司元帥府於此至元十一年四月詔安慰幹端兒看合失合兒等城十八年八月又詔論三城蓋是時其地皆爲西北叛王所據事見世祖本紀元時別失八里在今烏魯木齊之濟木薩西距烏垣迪化府城三百里卽唐金滿縣地北庭都護治所也其故城在今保惠城西二十里地名護堡于耶律文正西遊錄金山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案今殘碑尙在邱長春西遊記謂之斃思馬皆別失八里之對音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云漢車師王故庭有五城俗號五城之地今其俗謂之什伯巴里蓋突厥語也什伯華言

無邪堂荅問卷一

聖 廣雅書局

五也巴里華言城也玉龍傑赤卽玉蘭哈失亦卽玉隴哈什之對音今和闐有玉隴哈什河卽北史之首拔河魏書之樹枝水一名計式水回語哈什玉也玉隴往取也可失哈兒卽合失合兒亦卽喀什噶爾之對音今設疏勒直隸州回語喀什各色也噶爾磚屋也元史世祖紀作可失合兒耶律希亮傳作可失哈里拜延人都魯傳作乞失哈里明史西域傳作哈實哈兒譯音無定字此三地均西遼所屬歷八十餘年而爲乃蠻所併又十餘年乃蠻見滅於元元史皆有明文其事亦見元親征錄元祕史元祕史之兀籠格赤城卽玉龍傑赤城也惟今謂元改龜茲爲別失八里則似沿明史之譌明史西域傳云別失八里或曰焉耆今哈喇沙爾或曰龜茲今庫車唐元契西域記作屈茨魏

無邪堂荅問卷一

聖 廣雅書局

默深以明史之言爲大誤案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別失八里畏兀城子軍站事十八年從諸王阿只吉請自太和嶺在今山西大同府至別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年立別失八里和州等處宣慰司亦見世祖本紀和州卽火州元史地理志作合刺火者阿朮傳作哈刺霍州今土魯番城東六十里曰喀喇和卓爲元火州治其西二十里卽漢之交河城也元時爲亦都護所居詳見二十三年遣侍衛新附兵千人世祖紀作四百人屯田別失八里置元帥府憲宗紀元年以訥懷塔海麻速忽等充別失八里等處行尙書省事世祖紀十七年正月命萬戶蒸公直戍別失八里十二月置鎮北庭都護府於畏兀兒境成宗紀元貞元年正月立北庭都元帥府皆同此一地也其地皆當在今濟木薩非焉耆與龜茲也李氏西域圖攷因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云其先世遷於火州統別失八里之地案阿而忒的斤本畏兀國主稱亦都護卽唐書所稱葉護也畏兀兒卽唐宋時之回鶻回鶻建牙於和林和林所在其說不一沈子情落駟樓文集謂當在今外蒙古賽音諾顏部右翼中左旗之東北額魯特旗之西北察罕池西南百餘里是也元始都於此後遷北庭復遷火州火州本高昌國唐時回鶻亦建牙於此地自回鶻居此始有畏吾兒之名元之初興亦都護先歸附故得仍居舊地傳其子爲西北叛王所殺回鶻遂亡元祕史云委吾種亦都兀差使臣來成吉思處願做第五子委吾卽畏兀兒亦都兀卽亦都護其言與元史本傳正合阿而忒的斤以太祖四年來降而郭寶玉之取別失八里乃在太祖九年又憲宗二

年以別失八里封太宗六子合丹亦作哈丹或作格丹憲宗二  
年以諸王欲立實勒們者多後言乃遷格丹於巴實伯里即別失八里  
對音六年七月始命諸王各還所部事見憲宗本紀是合丹之  
在別失八里乃遷謫非分封也世祖朝改封察合台之孫阿只  
吉案元史宗室諸王表阿只吉為太祖曾孫封威遠王其分地  
在別失八里至治三年其子忽都鐵木兒襲封仍威遠王之號  
至孫禿剌以功封越王其分地則在紹興路因疑阿只吉所封  
者在焉耆龜茲阿而忒的斤所統者在北庭分為二地以合明  
史之說然攷明史所敘諸事皆在今烏魯木齊非在焉耆龜茲  
明史言別失八里當南與哈密北與瓦剌構爭瓦剌即衛拉特  
之聲轉凡四部  
準噶爾  
喀密瓦刺皆烏魯木齊之鄰境復言別失八里無城郭  
其一也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宮室隨水草畜牧案天山路本游牧之國乾隆以前準夷之  
俗猶然若焉耆龜茲自漢以來皆城郭之國安得云隨水草畜  
牧乎明史自是駁文未足據以難元史至亦都護建國本在火  
州所云統別失八里者乃其先世之事歷唐至元已數百年時  
移勢易地理志附錄自哥疾寧以下三十餘處皆為畏兀兒舊  
地其中如巴達哈傷即今之巴達克山可失哈耳即今之喀什  
噶爾阿力麻里即今之伊犁別失八里即今之烏魯木齊撒麻  
耳干即今之浩罕是畏兀兒盛時西域全土皆為所有自非回  
鶻之強不足以當之至阿而忒的斤時久已衰替惟保有火州  
而已明史別失八里傳謂撒馬兒罕本其先世所有亦據舊傳  
言之若族姓則已早改明時西域諸王大抵皆元後裔非  
回鶻之當郭寶玉攻取時地為乃蠻所據並非取自亦都護故

宣慰司元帥府之建置阿只吉之分封皆在其地於焉耆龜茲  
無與也歐陽圭齋集高昌僕氏家傳云偉兀者即畏兀回鶻之  
轉聲也其地本在和林即今之和寧路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  
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并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  
哈喇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綽之音近昌遂為  
和綽也哈喇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  
則回鶻也案圭齋所言與元史亦都護傳悉合別失八里之為  
北庭甚明當海都諸王叛時其地最居衝要因置元帥府以資  
控扼地理志附錄諸王海都行營於阿力麻里等處蓋其分地  
也西域水道記謂阿力麻里初為定宗潛邸湯沐邑後為定宗  
子宗王火忽分地見耶律希亮傳並非海都分地案徐氏之  
說是也元史又作葉密立或作葉密里西遊記及湛然居士集  
皆稱阿力麻里即阿力麻里之對音徐星伯謂今伊犁拱宸城北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有阿力麻里圖自上都西行六千里至回鶻五城唐號北庭置都  
護府又西北行四五百里案此里數皆未確至阿力麻里至元五年海  
都叛舉兵南來世祖逆敗之於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是時阿  
只吉業已受封故請置新站又請還察帶二城事見地理志附  
錄皆因封地與海都迫近之故世祖時屢給阿只吉銀米牛羊  
諸物見本紀亦因其地居衝要而屢被兵之故元史不為西北  
諸叛王立傳然海都篤哇等事海都太宗五子合失之子篤哇  
太祖長子朮赤之孫或作都哇亦作土哇散見各紀傳者頗詳  
其用兵之路今猶可攷李氏之說殆非也朔方備乘亦謂別失  
八里在哈喇沙爾恐皆未確

吳萃英字星蒼南海人問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蹈刃



赴火死不還踵是推其弊必致率天下而同出於忍 答兼愛則未有不忍者勢蓋不能不如此觀今日之外夷固其明效大駭矣昔賢豈欺我哉

趙宗壇字嶧山新寧人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說曰朱子荅林擇之云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然則敬者執禮之謂也故禮學即理學禮經一書自應對進退以至祭祀賓客儀節最詳其大旨曰毋不敬知執禮者涵養之方也 評曰固是如此但執禮多著於事物宋儒之所謂主敬則多指存心而言此引程子之言只是舉其一說其他言則不盡爾然理實一貫未有心存抑畏而威儀不攝者故言禮可言理亦可特徵顯之別耳近儒遽執此以攻

無邪堂荅問卷一

吳廣雅書局

宋儒謂主敬非聖學之旨誤矣禮少儀篇注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書無逸篇嚴恭寅畏正義引鄭注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此鄭孔言敬之確詰以敬屬心並不自宋儒始近人以說文敬訓肅肅訓持事振敬遂謂敬在事不在心然即以說文證之恭亦訓肅恭與敬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故許君並以肅釋之如近儒之所疑則載記明言手容恭洪範明言貌曰恭而恭乃从心將毋以為造字之誤耶況說文心部自有愨字與恭字相次釋名恭拱也自拱持也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拱持肅警義亦顯分內外如謂敬在事不在心天下有心不敬而可以臨事者乎至錢竹汀養新錄惠定宇周易述皆謂主一無適語出文子其謬更不待辨 程子語

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語類析言其義語至顯明矣煩曲說何文定北山集曰所謂主一者靜固要一動亦要一朱子所謂身是在則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此靜中之主一也所謂事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此動中之主一也無適二字又為方為主一此兩語只是展轉相解耳

讀漢書藝文志曰伊尹太公皆古聖賢何以列為道家 評曰道家託始於黃帝亦古聖也三代以上政教未分故昔人言道術必推本於古帝王儒家稱堯舜道家稱黃帝墨家稱禹而許行亦自託於神農自孔子出而儒之名乃有專屬儒字始見周禮天官然不見於周初他籍東塾讀書記謂是時儒尚未自為一家之學是也六藝未經孔子刪定以前言儒之言者亦多以道稱之道本天下所共由非黃老所得私伊尹太公之為道家無足異荀子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所云道經亦此類非

無邪堂荅問卷一

吳廣雅書局

後世之道書也伊尹對湯問呂氏春秋先已篇說苑臣術篇皆引之大戴禮言太公陳丹書丹書固純乎儒家言湯問則近於道家之旨兵家尤多出於道家然太公六韜乃偽書不足據庫提要已論之其他如舉賢篇有將相分職之語兵微篇有屠城之語皆非周初所宜有全書詞旨淺陋王翼篇九類腐儒之談逸同書王會解有伊尹朝獻事呂氏春秋本味篇有尹說湯以至味事史記股本紀有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其言駁雜類戰國諸子所為當出於小說家之二十七篇也戰國諸子多本黃老道德五千言立說過高遂流為異端若後世之道家乃出於漢志之神仙家本非九流之一也老氏書所賅者廣名法楊墨莊列兵家莫不本之故老子為異端之宗其谷神元化專氣嬰兒諸言則神仙家所自出而本旨與神僊絕異班志故條

為兩家隋志二家亦分敘通志校讐略尤詳言之西漢時若文成樂大之徒皆別稱方士未嘗託諸黃老也漢書郊祀志谷永諫成帝好方術之失亦無一言及於黃老自桓帝好祠黃老乃漸混淆厥後遂有張魯于吉之徒妖言惑眾神僊始混於黃老貽患至今焚焚未已故九流中惟道家之書淆亂最甚真誥符籙之類多是陶宏景寇謙之杜光庭輩所為與道家之旨渺不相涉

又曰鄭漁仲焦弱矣於歷代之通例蓋詳博矣 評曰鄭焦未嘗無一得可取漁仲尤有心得特其以後世之例詆訶古人故格不相入耳 國朝儒者斥漁仲甚力然學識終在諸儒之上近時史學惟錢竹汀為超絕其精審視漁仲固遠勝之而孤懷

無邪堂答問卷一

吳 廣雅書局

閔識亦不逮漁仲遠甚二家途徑雖不甚同要皆史學也以此知古人何可輕議況班氏乎

趙天錫字魯菴新寧人問吉林邊界有白稜河在何地 答據和約言在興凱湖之西湖布圖河之東北即中國之胡卜土河其水北流入綏芬河去白稜河尚遠洋文稱土爾必拉必拉者蒙古語河也土爾必拉在興凱湖之西奎屯必拉之右距穆稜河不及百里中國不載俄圖有之其地有圖里羅格距大烏薩赤河二三十里當即中國之烏札胡河今俄人喀字頭界牌立於白稜河口界牌自烏蘇里河口至圖們江口共八處而我之卡倫亦即在穆稜河東岸邊防偶述謂俄欲由松阿察河掘通穆稜河故造此白稜之名以圖影射其說蓋本於當時定界使

臣之奏疏見續東華錄咸豐十一年六月之事俄人狡獪事或有之也

問奇勒爾赫哲奇雅喀爾及庫葉島愛琿雅克薩等地似俱在界外 答今惟愛琿尚為我屬即黑龍江城雍正以前黑龍江將軍駐此咸豐八年定約後左岸劃歸於俄其西七十里曰大黑河屯今為互市之所其他皆在界外但此須分析言之愛琿雅克薩城郭之地也奇勒爾等三種皆部族也庫爾島則地名也奇勒爾即使鹿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千餘里赫哲即赫真居松花江混同江兩岸柳邊紀略所謂剃髮黑金喀喇也又有不剃髮黑金喀喇居烏蘇里混同黑龍三江匯流左右即使犬部亦赫哲之種類去靈古塔約二千里 滿洲源流攷謂自靈古塔水路至其部東北共

無邪堂答問卷一

吳 廣雅書局

四千五百餘里 奇雅喀即飛牙喀居混同江北庫葉島居民亦奇雅喀種族舊制每歲六月遣官至離靈古塔三千里之普祿鄉收貢頒賜而以荒遠之故兼為日本所私屬同治初年俄強以地與日本易得之而俄遂與日本北海道之蝦夷為鄰倭之邊患亦日亟矣蓋其地障黑龍江口猶大江之有崇明黑龍江雖只許兩國行船而自烏蘇里江入黑江之下流皆已割隸於俄彼有海口我則無之俄人高掌遠蹤欲得此島一以控扼蝦夷一以遏我輪船入江口之路彼雖目前未暇經營而他日有事於東方此地固要區也 問吉黑兩省所防者似不在興安嶺而仍恃黑龍江 答內興安嶺今最扼要黑省諸城惟愛琿在是嶺之外南距嶺百五十

餘里餘如齊齊爾爾根布特哈皆依嶺以為固其山皆內  
與安嶺之支麓新設與安城則在嶺中間不甚得地勢若江防  
不足恃也海口已為所割彼之輪船來往自如我所有者則上  
流之松花江并未有輪船黑龍江岸亦未築礮臺不能阻其行  
輪之路黑地最寒八月即凍冰可隱人三月後始漸融解又無  
煤可購輪船皆燒薪木諸形不便故俄人決計造鐵路將來防  
務在陸而不在水也

水經注漸江水篇刊誤 評曰浙江或作漸江或作制江漸制  
浙一聲之轉此郝蘭泉注山海經之說案漸為從母字制浙皆  
照母字齒頭正齒古音不分史記山海經作浙漢書說文作漸  
其實一也其下流古時與南江通則并被南江以浙江之名乃

無邪堂答問卷一

手

廣雅書局采

岷江分流入浙非浙入南江故不能奪其主名班志有漸無浙  
此據汲古閣本若監本作浙不作漸益可證山海經非誤字漸  
江即浙江也惟鄭君知之故開宗明義曰山海經謂之浙江後  
皆稱浙而不稱漸明乎浙江之即漸江也亦惟許君知之故云  
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與班志合以明漸之本名復云江水東  
至會稽山陰為浙江與班志不合而合以備三江之數其不曰  
入浙江而曰為浙江者兩江勢敵不可言入也阮文達以說文  
漸浙二篆相隔四十餘字明其非浙江若然則漸江并不可與  
南江通何於其下流又以為互受通稱也不曰會浙江而曰為  
浙江者此文為浙篆而作若云江水至山陰會浙江則疑於不  
詞故用互受通稱之例而浙江為三江之一已不煩言而解此

正古人屬辭之精史記始皇本紀引晉灼注亦用許說至閩  
十三州志則直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見鄭注河水篇閩義  
即許義特善會許意耳義更炳然明白蓋南江改流之道彼時  
猶未盡湮唐以前人多能舉其說並無謂漸江非浙江者至阮  
文達乃為異論即如文達所言而漸江至餘杭僅合南江支流  
至臨平湖始合正流浙江之折乃在未合正流之前其正流自  
臨平湖至嘉興皆直而非折流安得以浙江之名歸之所謂  
折者漸江之折非南江之折南江自有正流安得以支流之偶  
折者當之況古書本無是說乎古書或稱漸或稱浙正以本為  
一江故可隨舉其名他水亦多此例郭景純言三江與漢志合  
其所云松江即中江漸江即南江漢志存古義景純徵實蹟無

無邪堂答問卷一

至

廣雅書局采

異指也今松江未聞以下流合中江之故而奪其本名浙江獨  
可以下流合南江之故而奪其本名乎有禹貢之三江有國語  
之三江漢志景純所言禹貢之三江也韋昭注國語以浦陽江  
易松江蓋因毘陵去越甚遠若以此為三江之一則國語中吳  
與越三江環之一語可通越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一語不可  
通故以浦陽易之正古人注書精審處後人強為合之非也若  
職方三江與禹貢初不見其異程易疇三江攷因欲伸其私說  
強為分之亦非也至庾仲初注揚都賦則本顧夷吳地記之說  
以松江雲江東江為三江所謂吳地揚都者皆指吳中一隅言  
之故不復遠及岷浙二江言各有當也此本非禹貢之三江鄭  
注已明言之蔡仲默誤取以注禹貢胡融明破蔡傳之說阮文

達又破拙明誤取鄭注之說皆是也廣氏此賦是揚都非吳郡鄭注不誤錢氏養新錄曾言之鄭注詳於南江支流而於正

流轉不能詳蓋由水道變遷之故其謂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

通浙江全謝山謂浦陽當作南江案如全氏之說則浙江自餘

杭至臨平湖臨平湖在今臨平鎮西河集中以為臨浦者非郡

注不應先敘明聖湖復逆流至臨浦也已成大折而合南江南

江由柴辟逕禦見至此以合浙江復折而東南逕固陵山陰餘

姚以入海與中江之入具區復出而合松江者同例南江出具

區後歷今嘉興石門錢唐入臨平湖復出而與浙江會柴辟禦

兒皆今嘉興府屬地鄭注與許書晉灼之說既可通即吳越春

秋兩言浙江其說亦合越之臣民饋送越王越王返國渡浙江

皆在臨平湖左右故論衡書虛篇謂吳越以錢唐為界餘暨以

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餘暨今蕭山固陵在焉與臨平湖南北

差相直皆浙江折流之地禦兒乃越臣吳後吳人增封句踐者

蓋隨南江逕流之地而予之非句踐所本有也秦始皇欲渡浙

江畏波惡亦即是地當折流處南江所匯波濤險惡故始皇改

從陋中渡則已沂江而上至富陽分水之閒矣南江自合流後

互受通稱不必奪浙江之名浙江亦不必逕禦兒至柴辟始合

南江致下流無所歸宿說最精審然鄭君之意不如是者蓋班

志南江在吳南入海吳與山陰相去數百里班許兩說必不能

通故先敘浙江至柴辟合南江以應班志之文後人謂鄭注意

以松江當南江者亦非鄭意而以諸書所言江至山陰合浙江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三

廣雅書局

者盡歸之南江支流其彌縫委曲具有苦心但浙江在柴辟今

嘉興地合南江後見漸水篇復折而至固陵今蕭山西與其故

濱既不可攷鄭注故無明文谷水之出澈浦者水勢太小又不

足當南江之目見河水篇鄭意以是當南江而未敢質言故僅

引吳地記之說以當三江之一故皆隱約其詞深致闕疑之意

則以南江正流既湮無從徵信此謂故道非改道其改道未盡

湮也故鄭注得據以敘之又不肯鑿空武斷自為新說蓋其慎

也近儒乃謂許書即用班志之義不思一在山陰會浙江一在

吳南入海南江既入海矣安能東南逆行數百里而至山陰蓋

班志是古義許書是漢時見行之道班志多釋禹貢且多古文

家言故引禹貢及職方全文為序後人譏之未達其意也說文

雖為釋經而作但水部多舉漢時水道與班志時有異義班志

固亦以漢水道為主者其兼存古義乃通史之例所以補史記

之未逮也班志言南江在吳南東入海又言分江水東至餘姚

入海一正流一枝流其分江水首受江六字二流所同以著南

江之源程易時謂班志分江水首受江六字不關南江以詆鄭

注固莽已甚中江分自蕪湖南江分自石城班志皆明著之使

無此一語則吳縣下南江在南四字將何所承天下豈有無源

之水班志又有此疏略之文乎自出具區後二流分道則著入

海之文以詳經委鄭君敘此謂為枝分正善會班志之意亦善

通班許之郵者也胡拙明疑此注之餘杭當為餘姚非也下文

方引闕駁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之文以明其指豈宜預言下

無邪堂答問卷一

三

廣雅書局

流乎班志但言至餘姚入海不云至餘姚合流既入海矣尚何合流之有近儒又謂班志此文互詳源委實為一水果爾則石城下不當有入海之文但著其源與吳南江互見可矣何為有此衍文乎鄭注言浙江逕餘杭新縣南故縣北文達謂在今富陽之西是也其謂鄭誤以若溪當浙江則非南江枝流蓋亦合於富陽鄭言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與浙江合又言諸書多以江水至山陰為浙江然江水安能越錢塘而至山陰故鄭為合於餘杭之說以通之下文但引闕駟至會稽之說不引諸書至山陰之說以會稽歷兩漢六朝皆為郡名餘杭在漢時亦為所屬言山陰則南江不能飛渡錢江故蓋舍諸書而從闕駟也文達亦知山陰之說不可通故為西指錢唐南指山陰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之說以通之然錢塘直蕭山不直山陰其說仍不能通則何如用鄭君舊說之為愈乎南江正流自吳南入海枝流合浙江自餘姚入海此古義也三代以後水道變遷其正流亦合於浙江則說文諸書之所記鄭注之所通是也江由柴辟禦兒以達臨平湖須出湖而至山陰與浙江會二江既合可以互受通稱故鄭注禦兒以北皆歸之浙江實南江也惟古瀆湮塞已久求合於班志而不得故以谷水當之但以未經目驗歷著疑詞曰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則已明言諸儒之所謂南江者非古南江矣又引吳記曰一江東南入小湖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此所謂一江者以上文證之非南江而何其出激浦以入海蓋古南江正流之道班志明著之曰在吳南東入海其枝流則

明著之曰至餘姚入海不言合浙江而浙江自在其中由餘姚入海者合浙江孰能當之特後世正流已改故道已湮鄭注未敢質言略存其迹其矜慎也如是文達乃以乍浦無通海之水疑之不知陵谷變遷海濱斥鹵之地潮汐日至尤易淤積海墮地勢即高於嘉興亦祇尋丈間耳鄭注所言谷水入海者今已不能指其海口所在况二千餘年以上之事可必其不由此乎文達嘗以此斥程泰之而自蹈之誤矣如以鄭注為不可信則當以松江為班志之南江婁江為班志之中江雖非古義說尚可通而文達一切抹殺之豈班志亦不足信耶班志固有傳寫謬脫者若三江巨瀆又自注為揚州川安得謂之誤文至漢時水道已殊故鄭注謂作者述誌多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可知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

漢魏六朝諸儒持此說者固多得之目驗者亦必不少不獨許書為然也惟其浙江即浙江故班志於浙江南江分江水各著入海之文明乎分江水之至餘姚入海者為南江之枝流不可與正流混南江雖與浙江通而正流之在吳南入海者自有主名不可冒浙江之名浙江雖與南江通而力自足以達海他水亦不得冒其名蓋岷江既自有由毘陵入海者為之主名故南中二江不復奪浙江松江之本稱以三江皆巨流未可以他名亂之也否則班志入海二字悉成衍文而班氏著於此復著於彼何若是不憚煩乎鄭注所言固自云未必得實良以水道變遷南江尤甚當鄭君時南北區分已久儒者不能詳其說其正流復漸湮塞故博稽舊籍於可信者信之其他皆作疑詞不失

謹慎之意雖未盡詳而大致已具轉寫謬誤則有之盡以爲鄭君之誤未必然也穀水見存至今無大遷改故鄭注之誤易見富陽以上皆山國錢唐以下皆澤國猶河自洛陽以上無大變遷滎澤以下始改流也浦陽江已滋聚訟猶有目驗可憑古籍可徵南江則舊說旣已不詳故道又久湮沒鄭君作注時尚未盡湮其言之矜慎復如此不此之信而將誰信文達於鄭注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其說無可質證姑不具論若浙江之名卽文達所自引諸書證之已多不合如史記莊子山海經越絕書吳越春秋皆在說文之前皆作浙江其四書猶可云冒南江之名山海經則自發源處言之豈亦冒名耶卽云傳寫之誤豈鄭君所見本適與今本同耶文達此篇惟以胡朏明所引初學記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采

鄭注爲僞其說甚精有功經學其致穀水審訂頗確而以浙江非浙江之說屢之轉失其真蓋天下水多東流發港獨西流至三百餘里鄭君未至其地疑於西流之說故其敘吳寧烏傷諸水皆作東流至使穀水無入江之路乃強以至錢唐入浙江一語綴之文達明知其致誤之由而橫坐以誤認浙江爲浙江之失則誣矣

讀漢書藝文志 評曰此攷證兼議論題欲以規諸生之學識攷證須字字有來歷議論不必如此而仍須有根據所謂根據者平日博攷經史覃思義理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無不講求傾羣言之瀝液以出之而其文亦皆琅然可誦並非鑿空武斷以爲議論也此其功視攷證之難倍蓰而學者必不可無此學識

攷證須學議論須識合之乃善識生於天而成於人是以君子貴學學以愈愚學而無識則愈愚雖攷據精博韻門名家仍無益也識何以長在乎平心靜氣以讀書一卷之書終身細繹不盡返之於身驗之於事而學識由此精焉學者固於凡近固不可驚於新奇尤不可聖賢所言其非人情物理訓詁名物豈足以盡六經卽進而窺微言大義亦當於切近者求之必欲駕乎古人之上斯近名之習中之而鑿空武斷之病紛紛起矣治經者當以經解經不當以經注我以經注我縱極精深亦未必聖賢本意況易入於歧趨乎學問之道愈平常則愈精實愈精實則愈繁難人情畏難而就易厭故而喜新故新奇之說易行九易誤聰明子弟周秦諸子理昭趣博可謂新奇之至而其

無邪堂答問卷一

廣雅書局采

言多倚於一偏不善讀之則易壞人心術仁人心也生理所以不絕於終古者賴有此仁心也以仁存心宜莫過於墨氏乃孟子斥之如是其嚴非以其學識之偏歟是故求仁者博學篤志必以切問近思聖門博約之教蓋如是也六經之言至切至近何新奇之有尤不可無此芻蕘隨人脚跟學人語言志趣已卑烏足自立論語卽孔門之語錄李二曲四書反身錄有此說惟仲弓游夏諸賢乃能爲之宋儒語錄門人信筆所記期不失當時語意故多俚詞若宋五子自著之書曷嘗有此卽書札謂有此體亦信筆爲之本不欲編集者也鄭志多樸俚之辭而鄭君注經則殊不爾言簡意賅古大儒其不如是序跋書後之類原不必盡用攷證近人則無不以攷證當之而文法絕不講求或率意寫一兩行亦以入諸文集此風

沿自宋人近今為甚不知昔賢率應酬之作編集者重其人  
乃推入之今不待後人之檢拾而自編於集可平言之既不  
成文何以名為文集此等本有說部可歸矣必濫廁集中也

無邪堂答問卷一

無邪堂答問卷一

美

廣雅書局



無邪堂答問卷二

黎佩蘭字詠高要人景教流行中國碑考 評曰景教

之事見通典兩京新記西陽雜俎長安志西溪叢話墨莊漫錄

諸書景教即火教丙丁屬火文言之則曰丙教避唐諱則曰景

教唐時夷教入中國者有三故唐文粹載舒元與重巖寺碑云

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狄神焉此據明建武刻本後竹

汀景教考引作秋神狄與秋皆祇字之譌大秦則火教也摩尼

則回教也祇神則婆羅門教也據唐元奘西域記印度所奉天

神有婆藪天祠那羅延天祠毗摩羅天祠補那天祠尼乾天祠

其人露形袒上高柱一手足執柱端旁執一手一足虛懸向外

視日影求出生死佛書所云梵志或事日月趨廟向之是也詳

見白衣天祠 據說所言與佛教 皆佛書所謂九十六種外道也

無邪堂答問卷上

廣雅書局

此皆來自西方在釋教之外而皆與天主教無涉舊說以景教

為天主非也通典職官門視流內有正五品薩寶從七品薩寶

符祇正又視流外有勳品薩寶府祇祝四品薩寶府率薩寶府

史杜氏自注云祇者西域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

年置祇祠及官韋述兩京新記北門十字街東北隅石金吾街

西南有胡祇祠自注與通典同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貞觀

三年置波斯寺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

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

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案此教唐會要冊府元龜均載之開元

二十年七月敕未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

加禁斷宋敏求長安志布政坊西南隅有胡祇祠自注與通典

同醴泉坊普寧坊靖恭坊皆有祇祠醴泉坊又有舊波斯胡寺  
自注云波斯王畢路斯奏置又見兩京新記景龍中移於布政  
坊祇祠之西義寧坊有波斯寺又見兩京新記貞觀十二年太  
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本立本誤作斯今據碑正碑所載貞觀  
十二年七月之敕亦見唐會要段成式酉陽雜俎孝億國事祇  
不識佛法有祇祠三千餘所又銅馬俱德建國烏澗河灘流中  
有火祇祠相傳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有銅馬國人言自天  
下近有大食人不信入祇祠將毀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  
姚寬西溪叢話火祇胡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  
號蘇魯支卽摩醯之對音有弟子名元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  
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中國宋次道東京記寧遠坊祇神廟注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胡律置祇祠康國在今浩罕哈薩克之地顧野王玉篇已收祇  
字自注阿憐切魏書靈太后傳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列是  
其教早入中國姚寬謂當始於晉戎亂華時固或有之漢武破  
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疑卽此也隋書西域傳曹國有得悉  
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每日以駝五頭  
馬十疋羊百口祭之匈奴金人當亦類此舊說以爲佛像案佛  
教是時尙未行於匈奴漢書西域傳可證也惟寬引杜注睢水  
次之祇祠以爲證稽諸左傳祇本作妖釋文不出妖字與阿憐  
切之音似異通典自注祇音氏朝反案說文地反物爲祇古書  
多假妖爲之說文祇字大徐新附蓋其教初入中國中國人以  
妖呼之後乃以事天神之故訛从天而造祇字耳祇神之教見  
於史傳者隋書漕國在蔥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俗淫祠蔥  
嶺山有順天神者制極華金銀鑲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  
餘人北史高昌國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唐書于闐國好事祇神  
崇佛教通典引韋節西番記曰康國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  
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  
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此自胡  
祇之俗何願船朔方備乘以天兒爲天主非也詳見後舊書泥  
婆羅傳祀五天神鑄石爲像日浴之通典謂泥婆羅事阿修羅  
神隋書言女國事阿修羅神阿修羅見佛書此又別是一派亦  
九十六種外道之一新唐書西域傳于闐國事祇神浮屠法又  
康國尙浮屠法事祇神舊書則謂有婆羅門爲之占星候氣周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書異域傳亦言焉者國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奉佛法

于闐今新疆之和闐焉者今新疆之哈喇沙爾皆在天山南然

則祇教即婆羅門觀元奘西域記亦可見也四裔年表虞舜四

十三年印度始拜婆羅門造梵字著肥大司比平書比平或譯

作此士使德日記德國書庫有婆羅門教之里格飛答經乃四千年物印度即身毒天竺之音

轉漢時稱身毒魏晉以後稱天竺隋唐以來稱印度其言雖未

足信要之婆羅門在西教中為最古其流行亦甚廣魏默深何

願船皆以婆羅門為舊回教非也回教本於耶穌亦本於猶太

後詳見惟以猶大為出自婆羅門則可耳婆羅門者種族之稱梵

言淨行也其人種類自云從梵天口中生故為貴族至今猶然

黃氏印度割記印度之民分為四等其上品曰婆羅門凡各部

無邪堂答問卷二

四

廣雅書局

酋長職官皆此族為之以下為兵為商為工役各世其業不相

婚姻婆羅門雖極貧而下品富者見之必加尊敬甚至取其

濯足之水而飲之且不與賤者同坐同飲食沈存中夢溪筆談

天竺以利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自餘皆為庶姓如毗舍首陀

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陀是也西域記謂其學有四

吠陀論一曰壽謂繕生養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

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技數禁呪醫方餘詳釋典不

具引其書入中國者甚多天文算法尤多蓋皆九執術之遺也

唐書西域傳天竺善步歷學悉曇章云是梵天法又歷志九執

術法梵天所造五通仙人承習傳授隋經籍志天文類有婆羅

門謂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拾仙人所說天文經二十一卷婆

羅門天文一卷歷數類有婆羅門算法三卷算經三卷陰陽歷

算一卷又小學類有婆羅門書一卷地理類有婆羅門法師外

婆羅門書五卷五行類有伽伽仙人占夢書一卷醫方類有

利聿斯經二卷云傳自西天竺見氏郡齊讀書志五行類有

星經三卷云以十二曜宿十二宮宿度以推人貴摩尼之教見

於史傳者唐書回鶻傳元和初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

葷屏酒酪可汗常與其國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

囊橐為奸武宗初年命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於道產貨入之

官舊書憲宗紀元和六年正月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

尼寺許之八年十二月二日冥歸國回鶻摩尼八人長慶元年

五月回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唐會要

無邪堂答問卷二

五

廣雅書局

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大食國遣使婆羅欽三摩尼等來

貢方物摩尼等對於崇政殿又高昌國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

其教佛經所謂外道者也錢竹汀景教考引志磐統紀梁貞明

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母乙為天子案母乙事見五代史不云未

尼明史西域傳隋開皇中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回教入

中國曰教創於摩哈默德回歷亦為所創元史明史歷志王

寅旭梅勿庵李尚之諸人皆詳其法而明史及李氏回回歷元

考尤詳回歷有宮分年有月分年宮分年以三百六十五日為

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所

謂不動之月也月分年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十二月一

大一小相間月有閏日凡三十年而月閏十一日所謂動之月

也回教最後出故其歷法兼采中西月分年用中法宮分年用  
西法不用閏月而分十二宮與今西歷正月至摩哈默德創教  
在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故宮分年以己未為歷元其即王位在  
唐武德五年壬午故月分年以壬午為歷元明史謂摩氏建國  
在開皇己未王寅地謂歷元在武德不在開皇皆誤也李肖之  
阮氏疇  
人傳均已論及惟謂其當隋之時摩氏尚未建國而其教已入  
巧藏根數以惑人則非  
中士殆由隋勤遠略之故歟杭大宗續景教考以摩尼為回教  
其說良是又以回鶻為回回回鶻即回紇後魏之鐵勒唐初之  
特勤元之畏吾兒皆回紇音轉案陶南邨輟耕錄載色目三十  
二種有畏吾兀即回紇又有回回元史亦分為二族回鶻在今  
外蒙古科布多塔爾巴哈臺諸地高昌在今土魯番距天方皆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甚遠顧亭林謂回鶻即回回錢竹汀曾辨之杭氏之說王蘭泉  
亦辨之然邱長春西遊記劉輔西使記於回回種類多稱回紇  
元史茲臣傳阿合馬回紇人也而世祖嘗言回回人中阿合馬  
才任宰相又耶律文正作回回歷名麻荅把歷而輟耕錄以為  
回鶻歷名元遺山集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云出於花門貴族  
花門即回回而篇中又言回鶻梵唄之所是皆稱回鶻為回回  
蓋其部落酋長雖回鶻種人而其俗自唐以後已從回教故二  
名混稱元時已然顧氏杭氏之言未為盡誤也天方為回教祖  
國今之阿刺伯唐之白衣大食也默德那即麥地那乃阿刺伯之屬  
地摩哈默德曾遊難於此卒後因葬焉明史分天方默德那為  
二國蓋承舊文之誤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已疑之新舊書皆

云有摩訶末者勇而智眾立為白衣大食之主闢地三千里摩  
訶末即摩哈默德之對音明史天方傳作馬哈麻默德那傳作  
謀罕焉德實一人也明史言謀罕焉  
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尊為別諸教爾猶言天使索元史與  
赤睛思丁傳云回回人別庵伯爾之裔劉棻西使記云報達  
厥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府內有天使神胡之亂葬所也師名  
別諸拔阿之對音也回教書亦謂之派喇木巴爾其敘由收人  
其經最大者名甫爾加尼凡六千六百六十六章  
起兵之事亦皆與回教書合通典邊防門言大食敬事天神又  
引杜環經行記曰環為杜君卿族子隨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  
至西海寶應初回買船自廣州而回著經行  
記大食俗一日五時禮天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  
登高座為眾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  
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  
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又云西國凡用大食法者不食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七日  
一假不買賣不出納惟飲酒滌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病或  
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唐書亦言大秦人開腦出蟲以愈目皆  
此蓋西土舊俗不得即以此為天主教之證也回教有二派摩  
哈默德之派日色底特士教今阿刺伯諸國奉之摩氏傳其增  
比阿釐別為比阿釐教今土耳其波斯諸國奉之今回疆亦奉  
之此阿釐傳  
二十五世至馬木特額敏其季子日馬木特玉素唐書西域傳  
遷喀什噶爾至乾隆時之大小和卓木又四世矣  
永徵二年大食王微密莫末賦遣使朝貢自言王大食氏有國  
三十四年傳二世微密莫末賦即比阿釐之對音也摩哈默德  
以唐高祖  
五年登王位為後妻愛沙所毒後妻之父亞處巴比結為大教  
師回俗之大教師即其王也巴比結傳阿馬為波斯拜火教徒  
刺死阿馬傳阿多曼亦被殺乃傳比阿釐比阿釐者摩哈默德  
之徒子而娶摩哈默德之女執教權摩氏卒時次當對位為愛

沙所積不得立後屢與愛沙戰勝乃立之回教至是已四傳矣  
 唐書謂傳二世蓋不數巴比結阿馬阿多曼也通典云初王已  
 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二其說近是四裔年俞理初  
 表比阿釐之立在永徽六年以唐書核之亦當有誤  
 謂佛經達絳品恒河邊有摩尼跋羅天祠引以為摩尼之證佛  
 在回教未興前千有餘年所云摩尼跋羅則是一人理初誤也  
 大秦之教見於史傳者梁書諸夷傳滑國車師之別種事天神  
 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南史同魏書波斯國俗事火神  
 天神周書同舊唐書波斯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  
 事火祇者皆詣波斯受法其事神以麝香和蘇塗鬚點額及於  
 口鼻用以為敬以六月一日為歲首新書略同宋史外國傳天  
 竺婆羅門僧與波斯外道阿里煙同到京師亦見日僧傳僧徒  
 稱他教為外道此即波斯火教亦即大秦教也摩醯首羅者譯

無邪堂答問卷二

八 廣雅書局

云大自在天一切經音義翻譯名義案文苑英華有願況虎邱  
 西寺經藏碑引作謨呼羅摩海醯首羅大自在天見大般涅槃  
 經及四分律其神三目八臂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能知大  
 千世界雨滴之數釋典多寓言其事不足深論要必實有其人  
 元奘西域記波羅痾斯國有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並多宗  
 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  
 出生死阿點婆超羅國有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飾天像靈鑿塗  
 灰外道遊舍其中其他如劫比羅伐窣堵國聖醯掣咀邏國劫  
 比他國狼揭羅國跋虜沙城皆有自在天祠跋虜沙并有自在  
 天婦像謂之毗摩天女又烏鐸迦漢茶城有波爾尼仙欲剛定  
 字書道遇自在天遂伸述作之意自在天曰盛矣哉吾當祐汝

仙人受教而退拈摩言作為字書是摩醯首羅固彼中道術  
 之士愛重文學者也阿育王經阿忽伽王供養眾僧請婆羅門  
 外道皆生嫉妒有一善呪婆羅門呪身化作摩醯首羅飛到王  
 阿諸婆羅門從之王欲供養摩醯首羅等言我之所食食刺頭  
 禿人王乃召尊者耶奢以試之其七歲沙彌請行將五百婆羅  
 門即時嗽盡王共沙彌到寺見五百婆羅門皆剃除鬚髮披著  
 法衣在眾僧下行末座五百人心生慙愧皈依佛法得須陀洹  
 道原文甚長今約其意佛說須陀洹法苑珠林引禪秘要云其身  
 香潔如波羅人中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能及案佛以  
 摩醯為香潔諸外道又幻摩醯之形以未勝可知其教盛行於  
 印度矣一切經音義引外書云即外道 疏伽河 恒河 本入摩醯

無邪堂答問卷二

九 廣雅書局

首羅天頂從耳中流在地上以此天化身在雪山頂今亦名興  
 與都即印 故作是說然則北印度富有摩醯化身也四裔年表  
 周靈王二十一年瑣羅阿司得著經書為波斯之聖萬國史記  
 日本人著波斯教法之祖曰瑣羅斯的其說有二神以統宇宙  
 一曰和爾摩為善神或譯作和摩斯大亦作阿百木斯一曰亞  
 利漫為惡神爭鬪不止至一萬二千歲後和爾摩大捷而天下  
 之惡皆消又曰公道者赴樂土之梯航也雖暴惡者苟能悔過  
 淨刷塵心亦得受無限福報日月星以和爾摩大能力造之碑  
 中鼓元風而生二氣日月運而晝夜作即此不可不敬他如地  
 水火風亦當加敬故太陽以下諸神列於祀典者甚多西書言  
 其教無神像而有祭司築壇高山之上壇中燃火晝夜不息謂

此火光為神所燃祭司又有問鬼等邪術觀其教旨略與釋氏相近而和爾摩造日月星即西教中耶和華造天地之誣說也  
此言三一妙身阿羅訶即瑣羅阿司得之對音可得二字輕音可有可無譯語類然若萬國史記脫去阿字則遺音不合矣  
其三一分身彌施阿即摩醯首羅之對音錢竹汀元史考異引至元辨偽錄云釋道兩路各不相妨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訶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案彌失訶即彌施阿迭屑乃奉火教者邱長卷西遊記云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輪臺在今阜康縣西此唐輪臺縣地長安二則是新疆之地元時亦有火教矣達失蠻乃回教中修行者元史武宗紀作答失蠻猶今回教之稱阿羅也俞理初謂佛本行經之阿羅邏即此碑之阿羅訶說亦近之據西人紀載佛與阿羅訶年代固相接也四百年表周景王二年釋迦卒或云生於景王五年按釋迦之生傳聞不一即彼教亦不能詳西域記日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年或云千三百餘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或云未滿千年今參稽眾說當以生景王年間者近是自景王至唐貞觀幾及千二百年而達摩為迦葉二十八傳弟子以梁普通三年入中國去景王千有餘載計其時代固略相當也釋迦嘗問法於阿羅邏告以五大之義謂地水火風空也案地水火風為四元行今西土偏用其說惟回教有七行於五行外以氣為一行風雲雷電之類是也靈活為一行飛潛動走之類是也觀此可知回教西教皆出於釋教回教兼采儒家之義故不廢五行又言阿羅邏在邊地作主行而釋氏之稱五大實本於火教也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皆見佛佛謂天竺為中土他國為邊地此之邊地即指波斯以本行經釋西書亦無不合或乃謂佛生於周昭王移王平王莊王惠王襄王之世或且謂生於殷末皆僧徒夸飾未足為據漢書西域傳何奴破大月氏大月氏南王大夏而塞王南君尉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監注塞音先得反即所稱釋種也此中國言釋教之最古而可信者餘皆不免附會捐毒與史記之身毒音同而地異史記之捐毒在通典謂摩醯首羅為胡祇神又以取火呪詛之事今布哈爾緊諸祇神祇神與火神初非一教惟姚寬以摩醯為火祇者得之通典所云蓋以祇神為夷教總名故得通稱曰摩醯與摩西音近碑又有室女誕聖於大秦判十字以定四方二語故天主教遂援以為證然回教亦有十字交線之說十字本無定在安知波斯火教不亦有是言耶碑稱大秦乃今土耳其東部之地當夏商時為巴庇倫所居即外國地理備考之巴必羅尼亞周景王九年波斯王居魯士即四百年表之西魯滅巴庇倫而有其地火教由是西行波斯既衰巴庇倫屬希臘希臘為羅馬所滅地入羅馬羅馬後分為二東羅馬復見滅於土耳其羅馬在歐洲為一統之世即班書之犁軒苑書之大秦也桓帝延熹九年其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見後漢書桓帝本紀西域傳是為歐洲通中國之始四百年表之安頓尼奴不我探路記馬有兩王其一各亞利利稱非路為安敦之東晉孝武帝時羅馬分東西二國東羅馬即隋唐之拂菻徐松龕謂拂菻乃耶路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撒冷對音是也當隋唐時教王威權已盛耶穌墓在耶路撒冷  
今土耳故拂菻之名特著因以其名被諸海西之大秦魏晉以  
其屬地

下諸史多言天竺波斯大食與大秦相接皆指東羅馬而言證  
諸西書地望悉合西域記亦言波斯西接拂菻國境唐史

以拂菻為大秦語本不誤後人譏之未明彼中分合之故耳元

愛特傳愛特百城弗林人封秦國公卒追封拂菻王宋弗林拂

林皆拂菻之異文所封秦國亦取大秦為名世祖紀至元十年

改曰回愛特所立京師醫藥院名廣惠司稱愛特為回日者蓋

拂菻之地唐以後為天方所據久從回教遠意宗滅天方而有

其地故愛特入仕中朝是時土耳其尚未興也唐書西域傳高

昌回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御燭云出拂菻此即今之洋狗

亦以拂菻晉書四夷傳太康中大秦王遣使貢獻舊書西域傳

為大秦貞觀十一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後屢

遣使朝貢探路記貞觀十七年鄒林國遣使唐朝鄒林即今法

國此法人自記其國之事當無虛謬而唐史失載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梁書諸夷傳孫權黃武五年大秦賈人字秦倫來交趾交趾大

守吳邈遣送詣權時諸葛恪計丹陽獲劉歛短人倫見之日大

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倫咸於道物

故倫乃徑還本國大秦拂菻自漢以後貢使屢通宋史乃言歷

代未嘗朝貢何耶魏志注引魚豢魏略云大秦道既從海北陸

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方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

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知有水道不知有陸道案魏略所云陸

道乃由安息之安谷城西行至大秦晉唐貢使當由此路其所

云水道即安敦始通之道益州永昌為今雲南永昌府出騰越

徹外地屬緬甸今西人輪船溯大金沙江至緬甸之新街亦稱

去騰越僅五百里大金沙江上流為雅魯藏布江至新街會塔

柳江又南入海西人謂之伊拉瓦底江黃氏

西輶日記云伊拉瓦底江自別率以下分為無數支流左支流

經漢貢南行五十餘里而入海正幹則西南經散又稱散散

江其模兒面乃海之口案西書多言緬甸地與東印度

相接故魏默深謂安治土河會大金沙江入海語雖未確而準

以地望固不甚遠緬甸即唐之驛國唐書南蠻傳驛國西接東

天竺今緬之麻爾古與東印度孟加臘接界黃氏謂大金沙江

距孟加臘五六千里者乃以海道計之故與諸書不同也探路

記言路江至孟加臘近處通於剛治河孟加臘在東印度剛治

與東恒河似無相通之理蓋西人於緬甸安南暹羅南掌諸國

皆稱為遠印漢魏時緬甸未通中國唐書驛國古為朱然其海

口已通東貨北賈永昌魏書西域傳亦言孫吳之初復有拂菻

商人至交趾蓋自周顯王末年印度為希臘王亞力山德所取

折地至東恒河自時厥後賈舶流通南洋諸國久與互市履霜

堅冰其所由來者漸矣魏略又言大秦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

胡綾是中國之絲見重於西土者已久四裔年表晉太始十年

有人以中國絲攜往西國蓋其先惟知與安息互市於陸路自

安敦遣使後乃由海道漸得中華之物產後漢書言安息欲以

漢繒絲與大秦交市故遮闕不得自建其言固信而有徵也唐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書謂拂菻臣役小國數十其以名通者日釋散日驢分東渡海

二千里案此為地中海唐書所紀皆歐洲之俗其云拂菻乃舉

波至驢分國魏略亦云驢分王屬大秦其地去大秦都二千里

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案飛橋數百里

漢書志略謂即他大尼里之海峽乃黑海地中海相通之處春

秋時波斯王澤耳士仗希羅普造浮橋以渡軍相傳古時有石

橋圯廢久矣職方外紀度爾格有一海長四百里廣百里命日

死海其北有那多里未亞西界歐羅巴處中隔一海寬五里

許昔有名王日失爾塞造一跨海石梁通連兩地度爾格即土

耳其死海即黑海失爾塞即澤耳士那多里未亞今為俄國屬

地羅馬或譯作羅汶即驢分之對音魏略所稱驢分即今土耳

其之東部所稱去大秦都二千里即羅馬之東都也丁城此蓋

專以東部地為驢分不知大秦之在歐洲其本名亦稱驢分也

然則漢魏時固已知有羅馬并不獨以犁軒大秦之名通於上

國矣犁軒名見班史疑即希臘之轉音漢時希臘雖併入羅馬

而其故名至今尚存魏略言譯散王局大秦在海中央今

英吉利本畢丹舊地畢丹之音頗近譯散在海中而屬大秦似

亦相合然魏畧又言譯散與安息赤谷城相近安息即今之波

斯則譯散必非英吉利或其舊唐書大食強盛漸凌諸國遣大

將軍摩搜伐拂蘇都城四裔年表貞觀十一年沙蘭生破東羅

馬都城王出奔沙蘭生即白衣大食之別部其事與舊書正合

唐書西域傳沙蘭東距羅利支北也滿皆二十日行西即大食

二十五日行天寶六載入貢封沙蘭王卑路斯威日順禮王

惟表言貞觀二十年希臘人引中國及土百其攻取埃及之亞

力山德城此城在周時為希臘王亞力核諸唐書初無是事

及在阿非利加洲阿洲之國見於唐書者惟唐都與老勃薩

即今老勃薩之摩洛各摩都無可考今土耳其東部有摩洛

然距阿洲尚遠非唐之摩都也通典引杜環經行記曰摩都

其人黑其俗儻少未多無草木馬食魚人食鷄莽鴉波斯

乘也瘴癘特甚其說與唐書同與今西人言阿洲風土亦合西

洋朝貢典錄忽魯謨斯天方等國皆有萬年粟一名埃沙布當

即鷄餘國皆有道里可稽惟云大秦西有河水赤水黑水西王母流

沙之屬為與今不同耳古書若穆天子傳人多疑其荒忽而道

里風俗證以今之地望大致皆合巨蒐即再貢之渠搜河宗之

巨蒐其下多玉石管子輕重篇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珍珠環玕

為幣爾雅言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珠璣環玕即今和闐葉

爾雅是也崑崙崑崙而西人多膜拜乃西戎之舊俗佛書所云南

無即膜字之切音西王母國名見爾雅釋地大戴禮少問篇尚

書大傳竹書紀年淮南陸形訓其人虎齒蓬髮戴勝殊形說服

外夷多有之非異事也其以王母名國者當如唐書東女國西

女國之比蓋西人重女子之俗彼時已然實証新書修政語篇

堯教化及隣題蜀越逐交趾身涉流沙地封鄧山西見王母訓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鳥面及焦僮其言諱非

無據也自秦漢方士盛惑時君始以西王母為神儲司馬長卿

大人賦言其習然白首冀以諷諫而武帝不之悟此猶方士稱

後世為三神山世主方欲甘心而徐市已為海外虬髯矣穆天

子傳云自宗周至河宗三千四百里自河宗至崑崙邱四千

自崑崙邱至西王母三千三百里又北至曠原千九百里自宗

周至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所言道里亦近翔實史且古時用

記謂條支有西王母地猶可考非齊諧志怪之比也

玉甚多逸周書武王伐商俘獲玉億有百萬語雖開誕而成湯

用金為數甚多復不用錢幣而用具貝出南海玉出西域皆非

皆後世所罕見中國所有而古人以為財賄苟使聲教阻隔安能貨物流通由

此觀之三代以前幅員甚廣鄒衍之言九州亦有所本非盡由

臆測也下皆聲教所迄之地古時人類未蕃為禹施功所弗及

故禹貢不詳其山川物產耳今流沙橫五蒙古新疆之間其在

中國界外者自蔥嶺以西直走阿刺伯入阿非利加洲黑水為

今大金沙江弱水為今青海史漢又有條支弱水之說則尤遠

矣禹貢惟雍梁二州地最遠問雍之瑤琳環玕梁之狐狸織皮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西極藏衛和闐皆在九州之摩醯首羅蓋為羅馬教宗而蔓延

內若遠及要荒更無論也及於印度故釋典屢稱之天寶之教謂波斯經教本出大秦實

則大秦本出波斯東羅馬舊為波斯屬地唐初波斯滅於大食

已改從回教而來唐傳教之阿羅本乃東羅馬人因遂據為己

有耳阿羅訶創教在周靈王時摩西遠在其前碑不應轉以為

阿羅訶之分身若即以彌施訶為耶穌則對音不合至室女誕

聖謬託神靈西俗男女無別此無足異摩醯首羅之誕生當亦

與耶穌同未可據為天主教之證七時禮讚七日一薦外夷之

教類然尤不得據為天主教之證也摩西教今謂之猶太教

或由地理備考謂之人德亞古教即如德亞也如德亞今隸土

斯其乃耶穌誕生之地木猶太人所居其種人稱以色列

或譯

作希

伯初歷巴庇倫繼屬波斯屬埃及屬西里亞後屬羅馬卒為所  
滅猶太種人散之四方今在俄地者尤多俄人以異教之故頗  
虐待之航海述奇四編俄國有猶太教人二百六十一萬二萬佛  
教火教人共二十五萬法國猶太教人四萬九千四  
百有奇教長其教行割禮而不食豕肉與回教同蓋此本摩西  
皆給以俸以前舊俗故摩西用之亞刺伯曾奉猶太教見萬國  
史記故摩哈默  
德亦用之回教出於天主天主出於猶太而新教既興必欲盡  
滅舊教黨同伐異殺人如麻斯所以為夷俗耳天方典禮言凡  
我中域不容歐若堂不容祝虎院歐若堂即天主教祝虎院即  
猶太教俗謂之挑筋教因行割禮故得此名又云所宰殺為穢  
物者勿食歐若巴人祝虎地人明以主名宰者可食若以耶穌  
之名或母撒之名宰者勿食歐若巴即歐羅巴母撒即摩西詳

無邪堂答問卷二

六

廣雅書局

後海國圖志引華事夷言云中國有由斯教其人甚少只散在  
鄉間單身修煉地理全志謂挑筋教今河南開封府有之亦未  
知其何時入中國也摩西成舊約全書四裔年表繫諸商太戊  
二十三年西人紀載多以為在耶穌紀元前一千四百九十年  
則後於太戊百餘年未知孰是廣雅志略謂在沃丁時或當周  
又謂在夏后不降時皆誤當周  
赧王時埃及國王曾以希臘語譯舊約秦始皇時馬其頓人將  
舊約譯成希臘文字希臘尼即希臘馬其頓  
為希臘十二邦之一周平王末年猶  
太王哈昔開埃重興耶和華教是其教在商時尚未甚顯至周  
秦間而大行耶和華者猶太所奉之神彼以上帝稱之猶西頓  
人之以亞大絲為上帝耶路巴力人之以巴力比耳為上帝也  
均見夫天一而已何上帝如是之紛紛蓋各奉一神即各自以

為上帝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必如是而始便其私計耳佛說  
樸寶藏經波羅奈國有梵志在山中住大小便利於石上精氣  
隨出雌鹿來吮即便有身生一女子端正殊妙惟脚似鹿梵志  
取之一切經音義梵志譯言淨裔云是梵天之苗裔也養育長  
成梵志事火使火不絕此女宿火小不用意使令火滅有餘梵  
志離此住處此女往彼乞火索鹿女後為國王小夫人生千子  
即賢劫千佛小夫人將乳五百道墜千子口中法顯佛國記曾  
及其事鄭注水經亦引之佛以鹿女為前生之母荒誕無稽而  
梵志事火則回西土之舊俗也賢愚因緣經優婆鞠提品云梵  
志或事日月翹脚向之或復事火朝夕燃之此皆波斯火教西  
域記摩揭陀國伽耶山東南有二宰塔波則伽耶迦葉波捺提

無邪堂答問卷二

七

廣雅書局

迦葉波事火之處茂羅三部盧國天祠人所異道雜居有日天  
祠莊嚴甚麗其日天象鑄以黃金飾以奇寶女樂迎奏明炬繼  
日鞞若鞠提國有日天祠祠南不遠有大自然在天祠各有千戶  
供其灑掃鼓樂絃歌不舍晝夜伊爛擊鉢伐多國有長者家祠  
日天每晨朝時東向以拜海國圖志引每月統紀傳云亞刺伯  
古時崇太陽星辰以為神西書言周宣王三年巴庇倫王尼希  
甲尼撤重修巴庇倫城宏做壯觀南懷仁坤輿圖說宇內七大  
宏工有巴必營城即此城也  
中有太陽神廟甚高祭司以為觀象臺又云斐尼西亞人即腓  
尼基  
在地中敬拜太陽神名摩洛造大像內生烈火將嬰兒置之像  
懷烙死以為免神之震怒摩洛或作密君舊約亦言  
毋焚爾子女以獻摩洛又云羅馬  
城內有一廟以古銅造成名扎勞廟即漢書志略  
之借納廟乃太陽神廟

也國有軍事則開廟門軍罷則閉羅馬常有軍旅八百年間只  
閉廟門三次諸利安或譯作玉來安為西羅馬帝亞耶穌教徒喜古時  
拜神之禮用牛百隻在太陽神前獻祭西里亞今土耳其有巴西  
阿努者曾為祭司後為東羅馬王創修太陽神廟自稱伊拉嘎  
魯譯即成又云皮魯國即秘魯在南亞墨利加洲明末為西班牙  
神之意牙所併改從天主教至道光初年始自  
立有太陽神廟極華麗皮魯人自言開國首君由太陽而來為  
太陽之子又云耶穌前五十年羅馬與師攻畢丹今英吉畢丹  
人敬拜諸神其守寺院者日度以譯即法術之意有法術歲令眾人盡  
滅其家之火盛設供獻以授主持然後得取聖火英國志謂之  
教士分三等獄訟悉自主持殺人以祭破腹觀其臟腑以規神  
之喜怒當羅馬征英時思誠此教有教士誣敵設大火聚聲言  
執羅馬人盡投於火又謂德雷的斯之祭壇今遺迹猶存蓋其  
俗與野番略同西土古時多信術士自謂前知復多邪術如紅  
教喇嘛之所為摩西之上山火發耶穌之驅鬼治病皆其類也  
班史言聖軒有幻人范史法引魏略言大秦俗多奇幻口中出  
火自縛自解通典言聖軒幻人能額上為炎爐口中作江湖據  
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騰龍亂出其俗固自昔為然矣  
諸書所言火教之傳甚廣耶穌未與以前歐洲大率皆從之民  
非水火不生活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中國未嘗不有  
此俗日為陽精敬拜太陽禮亦宜之至造為種種怪誕之說民  
乃翕然信奉而不疑是則西土古時之民亦甚易愚耳四裔年  
表虞舜四十三年波斯禁民拜日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然足見  
西人敬火之風由來已久惡習相沿遂有殺人以為供者瑣羅  
阿乃因其舊俗而立教以化導之斯所以為波斯之聖歟四裔  
年表周敬王四十四年西地人攻波斯之白得利拜火教師死  
之西書言東晉末年天主教徒在波斯滅一拜火之廟王召教

無邪堂答問卷二

大廣雅書局

師命之重建不從王怒盡滅天主教萬國史記唐貞觀十八年  
亞刺伯大教師為波斯火教徒所刺死案此即阿馬被刺之事  
已見前蓋是時天方勃興波斯為所吞併強易其教法故拜火  
教徒憤而刺之厥後卒改從回教唐會要龔朝中波斯王卑路  
斯奏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後使裴行儉將兵送卑路斯還  
國以路遠至安西碎葉城而還景龍中其國遂滅西部眾猶存  
然波斯之教雖改而火教至今未滅瀛寰志略乾竺特在回疆  
之南孟買在西印度二部仍有拜火之俗西書言火教為回教  
徒附善時多徙於孟買惡末與有太陽火神古殿海國圖志引  
每月統紀傳麥西國即埃及有旁教或拜日或拜火地球圖說  
白耳西亞國即波斯之對音有拜火之教名曰太陽教外國史  
略白西亞國喜拜太陽火焰列國歲計政要波斯以希阿教為  
宗即比阿釐回教有猶太拜日兩教人束縛之使不自由西人  
名火教為巴西教巴西亦波斯對音與南亞墨利加洲之巴西  
名同而地異朔方備乘俄羅斯是爾灣部即外國史略之治耳  
文法在裏海西本波斯地有火田石漿溢滿地常熱灼波斯之  
敬火者皆來朝拜外國地理備考亞美里加洲及厄羅斯國即  
俄國之西卑里亞即與我新疆蒙古接界之地阿非利加洲之  
亞比西尼亞國在西紅海旁今洋船東來必經其地瀛寰志略  
謂即元之馬八兒塊默深以馬八兒為麥西即埃核諸元史皆  
無確證然元史之密昔爾即麥西對音與馬八兒自是兩地魏  
說恐非今其國所奉之教參合猶太耶穌兩教並奉耶穌之母

無邪堂答問卷二

大廣雅書局



馬利亞皆有從大秦教者則不獨火教尚存并大秦之名亦未改也且備考於大秦特稱古教凡習大秦教諸部或有用公教者或有用修教者皆別白言之備考為西人所著而大秦之不同於天主自有明徵乃坤輿圖說諸書牽合為一以張洋教之說此碑崇禎間始出土錢竹汀景教考謂萬歷間出土此從來齋金石考關中金石記云碑在西安府崇聖寺南懷仁輩何從知之蓋中土文士如徐光啟李之藻者流為之潤色徐李等皆彼教中人亦無足深責耳徐文定從洋教見文秉烈皇小講及利瑪竇幾何原本序蓋彼時非入其教不能得其歷算之學也案公教即羅馬天主教亦曰加特力教為耶穌大弟子比得所傳或譯作比愛即職二百年間傳二十世其十九人皆見殺晉方外紀之伯多珠

無邪堂答問卷二

子

廣雅書局

明帝時羅馬王甘站丁乃弛其禁康帝時各教士會議凡教事皆受命於教王自是勢遂張唐宋以來威權日盛至路得創新教後而漸衰近日則益替矣今法蘭西諸國奉之修教即耶穌新教亦曰波羅特士頓教譯即抗拒起於明武宗時其中又分路得東亞黎甲爾文三派甲爾文即地理備今英吉利諸國奉之此外尚有希臘教亦曰厄肋西教希臘種人稱厄肋西即希為耶穌私淑弟子保羅所傳或譯作巴爾即職今俄羅斯諸國奉之修教乃後出者以改正羅馬教為名故百餘年間為教王焚斃者甚眾路得之先四百餘年有瓦教士會亦斥羅馬教後又別為老拉會教王立苛亦會以禁之被殺者亦其先惟比得保羅二派二派之徒積不相能至唐懿宗時東羅馬遂別為厄肋西教耶穌之有二人猶宗喀巴之有達賴

班禪也耶穌未出之前希臘已有瓊格底彼都即西學考略諸人異其先聲他如猶太之撒士該會希律會衣士尼會迦來底會皆本摩西舊約而小變之以自異於眾迨耶穌與後教會尤多其所爭辨皆極可笑夷俗之陋固無足異也至希臘舊時本奉神教其說以為混沌初分生一神曰太灘後有一神曰猶皮特與太灘戰而獲勝遂立天王位於歐林普山掌地上事有善魯透神掌陰間事有尼皮圖神掌水中事有阿哀羅神能預定未來事國中有四大祭其二四年一舉其二二年一舉希臘舊分十二邦有急事則羣集法勒斐廟禱阿哀羅神萬國史記之法勒斐對音蓋誤教中大旨謂人生自始至終有神同在感動人之心志約束人之行為死後按善惡獲報極善者至以利西恩島受快樂極惡者至他他魯受苦難常人則至非明非暗之地如在夢中按其教法與張魯之祀三官略同天堂地獄之說則又為釋回耶穌諸教所襲用當猶太屬西里亞時將耶穌撒廟勒令百姓以承肉祀神蓋西里亞未希臘自漢景帝時為羅馬所滅羅馬初奉神教傳自希臘後乃改從天主至周世宗時俄王后噉噉親至君士但丁城受厄肋西教而其子弗從宋端拱元年俄王弗拉得莫爾欲革舊俗從洋教舊俗祀武神名比以人為牲又不屑至希臘受洗禮遂與師攻東羅馬之格兒生城半載弗克將去之而教徒為內應城遂陷并脅娶羅馬王妹受洗而歸至明萬歷間始自立教長案俄以其王為總教長蓋是時東羅馬已為土百其所滅故也俄史輯譯萬國史記參各西書俄與希臘同

無邪堂答問卷二

子

廣雅書局

明帝時羅馬王甘站丁乃弛其禁康帝時各教士會議凡教事皆受命於教王自是勢遂張唐宋以來威權日盛至路得創新教後而漸衰近日則益替矣今法蘭西諸國奉之修教即耶穌新教亦曰波羅特士頓教譯即抗拒起於明武宗時其中又分路得東亞黎甲爾文三派甲爾文即地理備今英吉利諸國奉之此外尚有希臘教亦曰厄肋西教希臘種人稱厄肋西即希為耶穌私淑弟子保羅所傳或譯作巴爾即職今俄羅斯諸國奉之修教乃後出者以改正羅馬教為名故百餘年間為教王焚斃者甚眾路得之先四百餘年有瓦教士會亦斥羅馬教後又別為老拉會教王立苛亦會以禁之被殺者亦其先惟比得保羅二派二派之徒積不相能至唐懿宗時東羅馬遂別為厄肋西教耶穌之有二人猶宗喀巴之有達賴

教故希臘雖久屬土其而近時藉西人之力得復立國俄屢藉口於此以攻土其其一以同教之故一欲多樹土其其之敵以披其勢耳今自慈嶺以西至地中海有浩罕布哈爾機窪印度阿富汗波斯阿刺伯土其其諸回部印度本數十國見於佛國記西域記者甚詳今十九為英所併浩罕布哈爾機窪亦為俄所併時唐之時土其其未興地屬拂菻阿刺伯方盛兼併波斯而中國兵力遠及慈嶺以西故摩尼自天方來即阿刺伯祇神自印度來大秦自拂菻來三者皆非天主教唐以後天主轉盛而火教神教並微差足與之頡頏者惟摩尼回教百天主出於摩西實則本諸釋氏天堂地獄固撫釋氏之唾餘釋氏亦有本本天堂生於人心亦釋氏明心之淺說其十誠所云我外無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神者即釋氏惟我獨尊之旨釋迦生時行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即蘇死後見形告門徒曰天上地下一切之權盡以予我其沿襲之迹尤顯然釋氏第託諸空談耶穌乃見諸實事遂以禁拜偶像為教中大節目而祖宗父母且有所不恤焉尊心之弊乃至於斯亦釋氏所不及料也摩西耶穌同以上帝惑人摩西自稱上帝之僕耶穌則稱上帝之子遂不認其父母事見新約兼愛無父豈虛語哉考但支人始拜偶像適在摩西創教之時見四裔摩西安能預為禁絕萬國史記謂羅馬拜眾像神而東羅馬王阿勒第三及其子深惡之以為回人侵掠諸國皆教徒拜像之惡風所致是其始禁猶未甚嚴也後乃一切絕之蓋釋氏像設最盛耶穌既陰用釋教之旨而於此獨設為厲

禁以滅其迹并以是言託諸摩西可謂作偽心勞矣歐洲政教傳自希臘希臘本諸埃及埃及本諸印度當周末時埃及佛教盛行今猶奉佛見每月統紀傳蓋回釋二教並用也外國史略薩像希臘王隨之逐降而希臘與波斯尚奉火教自亞力山德全西白西即波斯封音而希臘與波斯尚奉火教自亞力山德兼并埃及才俊並與比多里彌士等遂為西方藝事之祖其先立國雖久榛徑未啟亞力山德既取埃及復攻印度東方之化漸被歐洲是時釋教當已西行故耶穌多襲其說而西人則諱莫如深也十誠之後六誠與釋氏五戒同回教又本耶穌而小變其說天方典禮阿丹傳施師傳努海傳依卜拉欣傳易司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撒傳去世六百餘年而後摩哈默德生俞氏癸巳存稿夏氏中西紀事皆謂爾撒撒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即耶穌是也俞理初引回幹爾塞經云爾撒撒亦阿丹之後立異爾爾撒撒告妻畏人稱髮妻於是夜暗繫其髮化至遺捨便被殺害其徒憤恨天不垂佈乃奉天主不復事天案耶穌為其門徒與妻所負然情節略殊又無戰勝攻克之事惟西書言參孫縛髮事與此同而遠在耶穌之前亦非立教敬天之人蓋回教故為此錯互之詞以掩天方典禮所稱阿丹即創世記之亞當其別製西教之迹耳天方典禮所稱阿丹即創世記之亞當依卜刺欣即創世記之亞伯拉罕母撒撒即摩西明史西域傳天方有禮拜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間堂左有司馬儀儀墓其國稱為聖人案司又阿馬儀疑即創世記之約瑟阿刺伯初本埃及之屬部也又阿丹之后好娃氏即創世記之夏娃其避洪水之挪亞或作亞或作亞方典禮之努海亦稱挪娃譯音小異耳近有謂亞當二字譯即足回教最重真主即洋教之天主故七日禮拜二教相同禮拜之期在耶穌摩哈默德之制度半皆本於摩西禮記篇民常篇教後五日摩哈默德之制度半皆本於摩西文亦全摹舊約至真以五功治耳目鼻身即釋氏六賊六塵之說也不言意

者以真宰篇已詳言之也其言真宰猶釋氏之明心見性其教人念摩哈默德猶釋氏之教人念佛也其始固同出一源後乃以爭教之故互相殘殺十字軍之役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所為救世者何在大抵我外無神一語誤之耳然釋氏慈悲耶穌救世之說其源出於墨氏墨與楊雖異趣要皆老氏之支流餘裔也老氏之學一日慈二曰儉墨氏以之三日不敢為天下先楊氏以之墨氏兼愛節用節葬皆慈儉之旨其服役者百八十人可使赴火蹈刃見淮南秦族訓所謂慈故能勇也老氏言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墨氏非攻之旨也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墨氏經說之旨也經上經下篇蓋古疇人之遺說考工之秘記墨氏獨精其術乃取以入其書如管子之有弟子職呂覽之有月令皆非其所自者故有經說上下篇老氏欲棄義而以釋之異校本謂墨氏自著因稱爲經非也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墨氏有貴義之篇老氏欲絕巧而墨氏有公輸之篇老氏欲不尙賢而墨氏有尙賢之篇其立言雖異其用意則同所謂正言若反也韓非解老篇言此甚明後人自誤會耳文子道德篇述老氏之說曰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曰經不立謂之無道此則老氏之正言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柳河東謂文子乃後人聚斂而成蓋書本秦漢人撰而六朝唐人如李暹徐靈府等皆謂益之雜取經子諸家語以解道德經其稱老子皆假借之詞案胡氏所言是然其解老子義不可棄賢不可不尙三尺童子知之豈老氏而不知彼惟爲是矯激之言欲以高出世儒之上而不復計及流弊之深故聰穎如楊莊者流喜其說之新奇遞相推行益加縱恣列子書中多楊氏遺說唐以前往往儒墨並稱其說始於莊子並倚於墨乃外之之詞非真能尊儒也莊生非不諱儒書之要義惟其能識之而後楊氏之斯所以爲異端彼蓋自處於習而笑儒者之悲天憫人爲甚愚於一世之人無所不狎俾以行其憤懣不平之氣其情可悲其學可惜而其言則可誅者也漁父盜跖諸篇後人曲爲解釋不知史公早著之於本傳矣

墨氏獨知其然而出以莊論宜若無惡於天下顧又好逞偏見以兼愛爲宗則書尤烈矣釋氏用墨之兼愛以治外用楊之爲我以治內老氏後之分派者釋氏獨能合之故魏晉以來道家漫於方士矣其本真而釋氏之言則往往與老相合佛法初入言窮報應蓋墨氏無不畏死者王公貴人尤無不貪生者僧徒故以此惑之異端之得行其教大半由此報應之說有時而窮乃爲三世因果之通辭移甲就乙換李代田與天主知其說之難通遂一切歸諸天堂地獄使人無可究詰則用意尤狡矣佛學不外禪與教二端教出阿難而出迦葉其行於中土者教有喻伽南山天台賢首慈恩五宗禪亦有臨濟爲仰雲門法眼曹洞五宗瑜珈南山爲仰雲門皆早亡法眼自延壽後傳入高麗元明以來佛法久衰近則教惟稱天台禪惟稱臨濟彼亦各述其本宗矣教先於北禪先行於南皆盛於唐以後而禪尤盛一花五葉頓漸既分南宗之徒遂遍天下禪之要之老固爲唐人所謂其以老莊之義援入釋氏固或有之要之老固釋之先聲非盡由文人緣飾其飾者特六朝之義學耳佛謂其古於西十二卷經言心學者甚多其云淨心守志可會至道譬如磨鏡垢去明來即若提明鏡時時拂拭之義也其云吾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言無言言修無修修即言語道經心思路隨之義也掃去一切專寂守虛正是老氏見解二家宗旨本自相通故范書西域傳以釋氏爲道家之流唐書西域傳言天竺王尸鳩摩遣使請老子像亦足見流傳之於元學固自有深契矣道家既爲方士所篡未阿鼓勝遂相警警造爲老子化胡經以誣釋氏范書無稽然范書撰撰傳魏志注引魏略南史顧歡傳隋書西域傳皆著其說當撰撰時五斗米道未興而漢藝文志道家出於史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古者太史小史兼掌祠祀老明本爲柱下史墨氏亦學於史角見呂氏春秋當榮篇史角事亦見竹書紀年此墨學兼出史官之明證而淮南要略訓復謂墨氏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案墨書有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云云見耕其初受儒業當亦有之第欲兼攬儒家道家之旨知吾儒之言仁而不知其所以仁遂照照焉以兼愛爲仁知老氏之言儉而不知其所以儉遂斤斤焉以節葬爲儉欲自託於古聖王不知

其適以充塞仁義也汪容甫疑老氏非老聃明性深於禮而厭  
末世文勝故矯言棄禮此立說過高之弊耳聃以謙退卑讓為  
宗謙退卑讓者禮之精意豈果不知禮哉史遷作老聃傳疑聃  
即太史儋又疑即老萊子儋乃陰陽家言未足盡老氏之蘊漢  
藝文志別有老萊子十六篇其非一人可知容甫乃謂關尹子  
見於列子列子與鄭子陽同時然則劉中壘以列子為鄭穆公  
時人又將何說況史遷明言老氏修道養壽二百餘歲其可以  
是為疑耶史談宗黃老史遷宗儒術雖各視平時君之好尚然  
遷書尊儒獨至故於老子傳歷著疑詞而獨詳其里居世系夫  
老氏既莫知所終姓氏且不可深考復何里居世系之可言此  
皆故為惻怛之辭以著時君好尚之謬微而顯婉而成章良史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故應如是容甫所疑抑何膠柱之甚耶周秦諸子引黃帝書者甚多大抵老氏之徒所附益遷著本紀曾無一語及之且斥為言不雅馴其後旨可見老氏之學主於事天治人非莊列寓言之比天不言而歲功成因以無為立說故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所謂道道其所道亦猶釋氏之言心耶穌之言靈性百西人名為亞尼瑪老氏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釋氏之徒亦曰有物先天地無形獨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洞此釋氏心學出於老氏之顯證獨立不改為天下母即釋氏一心起滅天地之意而西教淺俚遂行為耶和華造天地之稟語創世記亦耶穌教徒所增飾非必出於改頭換面變幻紛紜摩西觀回教之臆造耶穌事實可見也實則道德五千言已盡括異端宗旨矣程子言吾儒本天釋氏

本心豈獨釋氏為然凡異端之學無不本心者信心太堅則凡  
先王之典章制度不難一切掃滅之必出於師心自用而後快  
與吾儒之篤信謹守好古敏求正如冰炭鑿枘之不相入而充  
其量雖天地亦為吾心所造悍然居之而不疑名為敬天實則  
褻天怪說所由紛起也墨子貴義篇謂以其言非吾言者猶以信甚堅而不肯虛心觀理者三代政教未分禮樂明備異端之說不能行於  
中土乃流衍於外夷釋氏心學幾欲亂吾儒之真釋迦能之耶  
蘇不能也其說愈變而愈粗其心愈變而愈狠回與天主皆以  
堅忍立教亦老墨二氏之緒餘墨氏言藝則精言道則粗正與  
今之西教相類其書自論兵論藝而外無甚深遠之談向同義  
乃其宗旨所在說甚相淺他更無論矣 乃能風行一時者直以愛人如己足矯末  
流自私自利之失而所傳兵法藝事又皆足應當世富強之用  
故士之務時者翕然趨之莊周稱墨氏為才士信不虛也然技  
巧之弊貽禍無窮已早為老氏所深斥矣彼教所稱十誠未必  
果出於摩西蓋耶穌欲倡新說以此託諸上古名人為蠱惑愚  
民之計摩西固自有書要非如舊約之所云也舊約紀載古事  
怪誕不經餘皆西人所行之律法而必以諛諂然命之者故示  
神奇造作語言蓄謀叵測耶穌作俑於前摩哈默德效其故智  
遂以竊國特張角張魯之流亞耳摩西上西奈山受帝命而作  
誡又藏在全圖千年至耶穌始以其說示人此作偽之尤顯者  
創世記言挪亞避洪水之事情是剽竊中國載籍為之十誠之  
剽佛書意亦猶是地球圖說真神始以土塵造人其他法制古名亞當即為佛士為人之說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事言之甚詳摩西在草昧時著書安得如是之全備其為廣博不問可知近有謂西奈二字譯即泰字拉丁語稱中國曰西奈佛書稱中國曰支那那奈本一聲之轉西教源出中土此尤可見魏志裴注引魏略曰大秦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之別蓋彼時猶未諱言出於中國也英報日記言希甚似中國當猶西人藝事多本算術而算術之興遠在中國千餘年後西歷創於羅馬國王羅馬歷以三百零四日為一歲時在周平王八年至四十五年鴛麻王始改為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與後漢四分術同此據地理備考萬國史記復云羅馬人先以十月為一年至努馬本比雷王始改十二月為一年按其時已在周惠王年至尼色達開至考王十四年默冬定憲亦從四分術見時人傳至尼色達始明地球繞日多祿某始明七政諸輪要與歐几里得之幾何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原本皆為後人附益非其初遂能如是也地球繞日之理自明之謂本於尼色達者特附會古義以伸其說西人言周襄王時畢他固拉遊歷亞洲得問釋家之論歸而設教禁人食肉復創地球繞日之說畢他固拉即尼色達之對音索釋氏至達摩僅二十九傳安得襄王時已與釋教且與四裔年表自相抵牾深畢他固拉非 偉烈氏序幾何原本曰幾何之學不知託如何襄王時人也國或云埃及或云巴庇倫博攻之士稱其造自天竺迄無定論復序算學啟蒙曰古時算學希臘最盛周之時問他即拉即畢他固拉歐几里得亞奇默德即默冬漢之時多祿某番都皆傳希臘之學然猶未明以十而進定位之理也此方算術至唐中表獨印度自古在昔已審平十進之理無平不賅自時厥後阿刺伯諸國盛行其術蓋阿刺伯得於印度而歐羅巴人復得之亞刺伯者也彼其自言如此孰謂西歷不本於回回回回不本於九

執乎明史歷志正德間編刻博士朱裕請令回回科驗西域九執歷法十進之理尚淺四分之術甚疏彼猶未之能悟孰謂本均諸輪盡創於多祿某日靜地動果倡於尼色達乎西人算本於天竺既文達時人傳論已阿刺伯王爾以時辰儀歐洲人始見是物莫不讚嘆其事在唐順宗時正可與偉烈氏之說相證明外國地理備考云自羅馬西都陷於夷狄風俗鄙陋獨東都未遭傾覆文字尚存一二數百年後其地復為市埠天竺之珍奇貨物巧妙工作多往聚售歐洲復習文學考其時已在唐末宋初亦以印度為開化之祖也至如借根算法出於立天元一製造火藥得於撒馬兒罕希密化學本於方士煉丹羅盤行海起於元成宗時初至印度傳其法後由印度傳至歐洲鏤板印書始於明正統間法國人始布約翰始用紙珍板後易銅板西人藝事之資於中國者多矣大凡文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字之傳以目治者難而可久以耳治者易而輒變中國文字孳乳淺生形聲兼備然三代時猶多耳治故同聲通假之字最多春秋吳越人名地名三傳殊異猶今之譯語不同也公羊傳云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今繙譯法猶如此古人簡策繁重口耳相授久則易湮文獻難徵半由於此外國自古逮今無不以耳治者其法易以行遠難以傳久歐洲開闢在後又經北狄之亂舊聞不盡可稽而其人往往喜言古制揣摩影響言人人殊反不若見於中國史籍者之可據歐洲政俗自范史以下章章可考西人所言亦無大異獨其藝事之淵源於古者多由臆測即以近事徵之如德律風之傳語見於汪瀛隨 鑾紀 恩查慎行人海記記謂之順風耳又金鷄勒富國初時西人早

造以進 呈而彼反述所自始近且如此何論遠代西人於希臘羅馬古文意而習之一以為文藝所從出一以為政治所從出此如中國之史學欲以通知古事練習詞章若古之技藝與今固不甚同彼所云實學者大底起於近數百年耳中國政教由合而之分西國政教由分而之合當希臘羅馬盛時所奉火教神教不過如番人之信鬼禱求禍福於其政治無與自耶蘇出而欲帝制自為身膺重戮教王既立遂于各國政權妄自尊大以愚其民文學因之日絀迨元以後漸被東方之化路得始創新教諸國從之者寔多蓋以政權還之於上其上固無不樂從其民亦各思自奮西人稱近數百年為文明之世就彼地觀之固亦有然然中國自周以後政教分而治遂衰西國自明以來政教分而治反進則其教之無益於民亦可見矣如路得者未始非彼中豪傑之士而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惜乎未聞吾聖人之大道去人倫尙夸詐圖於習俗而不克自振拔也西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一以朋友之道行之凡所謂父子主恩君臣主敬長幼有序夫婦有別者彼皆未之前聞而復以利為重利盡則交絕父子夫婦邈若途人更何有於朋友禮制雖繁虛文相尙名雖兼愛實則為我故人人各保權利之說近日愈倡愈行弱者肆其諂張強者奮其牙角幸而未底於亡者各國皆自為世仇人懷好勝之念互相猜忌而猝莫敢先發耳至其政治之可取者莫善於興學校通下情省刑罰然刑罰太寬下情太寬亦復利害相半學校今盛於昔固為振起人才之本若下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情之通不一端鄉官議院二事其大要也鄉官惟封建乃能行之西國猶多封建之遺故其法可持而不做其他政令亦多有因此而類及者若選舉兵制之類皆是也日本即如英美賦稅之繁苛甲於天下商賈亦多偷漏見環球新錄而稅司罕聞中飽由其鄉舉里選之法行議員皆由公舉恐為公議所不容將自絕於仕途也然美國造鐵路而議院各員受賄同治十年事德國掌鐵路者以墨敗事連其宰相瓦合納爾同治十一年事人心日壞清議亦窮天下安有歷久不做之法哉西國議院之制肇於昂飛的安在商中葉見地理備考成於梭倫行之至今亦多有名無實而歷代黨禍每由此起其尤甚者如英王查爾斯為叛黨所弑至聲王罪而肆諸市朝振古所未聞也事詳英志後漢書西域傳大秦有二十六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三年嗣之傳教者名尼哥拉其言夸誕類夷所偽為而書中屢稱景教并云杭州有一景教堂可知景教之非天主彼固分別甚明也外國地理備考謂歐洲自與土耳其戰後遂與蒙古達爾哥斯丹各王結約以拒土耳其宋理宗淳祐六年有數教徒資教會函往投蒙古國主嗣後往蒙古印度者益多然則馬哥之來中國容亦有之當趙宋中葉回族勢方強盛歐人以爭教故血戰百年十字軍屢出而無如何乃思結蒙古以掣其後正與宋之約元圖金事同一轍憲宗於是命旭烈兀等出師盡平蔥嶺以西諸回部極其兵力所至足以囊括歐洲乃渡地中海後僅收富浪一國而還元史言富浪算灘出降算灘乃回教國王之稱元明諸史譯音互殊多不勝舉今譯作蘇爾且即算灘對音富浪當是地中海旁小國或謂即法郎西然法非回教之國也當元太祖時已取布哈爾及北中兩印度逮憲宗之世遂盡取地中海以東各國詳見元史本紀旭烈兀郭侃諸傳及蒙古源流元親征錄劉德西使記據元史及西書所言是時歐洲北部亦盡為蒙古所割而兵不逾日耳曼奧地利亞者以與教王先有成約不得留此方隅之地俾西人偷息其間不謂西土文明反因是而漸啟元人所得中國技藝盡流傳於外夷明代以來中國方閉關自治而彼乃講求貿易因貿易而漸肆并吞南洋諸島蠶食殆盡遂以中華之技藝反毒中華天時人事相迫而輒發又豈元人所及料哉世猶有謂通商傳教無與於兼并大計者益即西南洋之已事而一觀之明史外國傳元

無邪堂答問卷二

三

廣雅書局

未拂蘇人提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大相聞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見命資詔書還諭其王已而復命使臣普刺等資勅晉統幣招諭乃遣使入貢蓋東羅馬時尙未亡景泰四年始為土耳其所滅其區仍稱拂蘇觀此可知明初詔使已抵地中海視鄭和等之下西洋行程更遠矣

讀史考異文志 評曰九流之學皆有微言存焉班氏之次於六藝者以此周秦諸子書精理名言紬繹不盡故其言足以惑人惟縱橫家理不足乃多為傾險之辭然亦未嘗不明於事勢墨家則尤言之成理者周末漢初至以孔墨並稱信乎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也近儒表章墨子至謂親士修身二篇與曾子相表裏曾子與墨子所學絕殊始不具論乃至今卒有西教之患殆亦機之先兆者耶

無邪堂答問卷二

三

廣雅書局

又評曰劉中壘父子成七略一書為後世校讐之祖班志撮其精要以著於篇後惟鄭漁仲章實齋能窺斯旨商榷學術洞澈源流不獨九流諸子各有精義即詞賦方技亦復小道可觀目錄校讐之學所以可貴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為校讐也而國朝諸儒則於此獨有偏勝其風盛於乾嘉以後其最精者若高郵王氏父子之於經子者經之緒餘周秦諸子文字訓詁又多與經相出入故王氏並治之其訂國策史漢亦用此例嘉定錢氏兄弟之於史皆凌跨前人竹汀史學絕精即偶有疏誤視西莊輩固遠勝之第此為讀史之始事史之犬端不盡於此也通典通鑑其庶幾乎王文肅文簡之治經亦然其精審無匹視

盧召已輩亦遠勝之願往往據類書以改本書則通人之蔽若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之類世無善本又其書初非為經訓而作事出取手其來歷已不可恃而以改數千年諸儒斷斷考定之本不亦慎乎如胡臚明據初學記引鄭注以定禹貢之三江乾嘉諸儒以其說出於鄭君也翕然從之不知初學記乃誤引與孔疏所引鄭注迥不相侔鄭孔本無異而轉借此以攻孔傳則惑矣何願船禹貢鄭氏略例謂初學記與孔疏所引者語似相左義實相成恐是遺護鄭注之說願船撰有三江古義惜已佚一證精舍稿中有目無書未知其說若何也然王氏猶必據有數證而後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異前人單文孤證務為穿鑿則經學之靈矣前人說有未盡者或引申或補義豈可力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求新異以誤後人經者常也新異者莊列寓言亦諸志怪之旨非經旨也大抵為此學者於己甚勞而為人則甚忠竭畢生之精力皆以供後人之取攜為惠大矣故此學終古不廢亦不可不從事其間第以此為登峰造極之事遽欲傲宋元明儒者則所見甚陋漢學家詞佛罵祖不但離文與行而二之直欲離經與道而二之斯其所以為蔽若舍其短而專取其長庸非三代小學之遺法乎周官保氏以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教國子此古人小學之法禮樂所用者大故孔子屢以為教而射馭書數罕聞焉降及漢世樂經失傳禮經殘缺射馭久廢九數雖存自張蒼許商諸人而外亦非人人可以通曉又其學與天文相出入故班志別為門類惟六書傳授未絕學僅皆所誦誦

矧為小學乃古人小學之一體非謂保氏教習之法遂止於斯也宋儒以其說未盡乃刺取禮書以端蒙養後世經說日繁雖老師宿儒終身治之而不能盡苟撮其指要通其大義則童蒙可以喻之且可終身行之此三代聖王設立庠序之本意也故論小學必合漢宋儒者之說而其義始備近儒詆朱子小學為淺陋大謬不然弟子職非古人小學之書乎呂氏童蒙訓後生禮少儀儀禮等學彙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不如此則是躓等犯分凌節終不能成哉國朝顏李之學張皇頗甚每謂聖學在六府三物六府之說未知如何顏李亦語焉不詳若司徒之鄉三物聖門不以此設科者蓋其名義已括於五常之中孝友睦姻仁之屬也任鄭義之屬也忠則信之屬也聖與知相近和與樂相通言五常不必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復言三物也習齊於射與數略有所得此亦藝事之常而遂欲以此立異毋乃虛構之氣未除歟至鄭章之詆斥班氏特其識見未到大端既明小疵不掩魚仲之謾罵有乖雅道近儒亦多犯此弊乃中西河氏之毒學者戒之校讐之學此其大者中學遺法本如是世徒以審訂文字為校讐而校讐之途隘以甲乙簿為目錄而目錄之學轉為無用多識書名辨別板本一書估優為之何待學者乎若夫舍經史而言義理古來無此讀書之法漢儒固不爾宋儒亦豈其然也

又評曰漢儒本經義以治事見於班史者若釋之決獄平當治河其尤著也易明天道詩治性情書禮春秋皆切當世之用漢時史學未與此指後世史學言之實則書禮春秋皆占史家之



書也太史公書漢著紀之類班志皆附於春秋其經學即其史學而去古未遠制度風俗皆於經義為近故致用在乎窮經猶今人之言經濟當讀史也史愈近者愈切實用故 國朝掌故必須講求明史亦須熟讀明嘉靖以後之事即神史皆須博覽其朝局民風邊才軍政無一非取證之資第其書最多亦最雜又皆參以恩怨之私標榜之說非博觀而約取之不見也明史於此持論最詳慎然不博觀野史不知明史抉擇之精漢之視周猶今之視明耳鄭君注經每以漢制況周制本朝掌故之學也注體謹嚴故所及者祇此實則無事不可通宋儒言讀史令人心粗有為而言未可藉口朱子以東萊門人尊史漢與六經等故云然程朱非不讀史者也程子玩物喪志之言亦因謝顯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采

道而發故下文即認程子讀史精細之事胡籍溪跋上蔡語錄云昔見明道先生讀前漢書未嘗不過一字至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玩物喪志此可以窺其意旨也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書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得會道理之病案得此語遂一史向掃蕩直要得胸中曠蕩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正矣之大綱悉出於經所不同者特其因革損益其義例則經已備能求實用者方為窮經此非僅事訓詁而已也杜君卿之通典秦文恭之五禮通考通經於史皆振古奇作曾文正論學恒推秦氏通考及高郵王氏之書斯其所以為文正也與王氏以經學名實即校讐之學而無放言高論之失漢學中較為無弊盧抱經顧千里亦校讐名家間有武斷擅改者未盡足據不及王氏之精審也  
擬椰子厚乞巧文曰蒙氣衍漾時有僭僣無系災祥術士謬言

評曰天之蒼蒼神祇何在災祥何在在乎人之心耳心以為有則有心以為無則無合千萬人之心而以為有是物則真有是物矣楚人鬼越人禮其理皆作如是觀聖王明知其言之近誕也而人情如是則因其機而利導之使人由是生敬畏心以落消其邪慝故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愚夫之崇飾土木術士之妄言休咎變本加厲耳然其弊小至外裔之說行則天變不足畏矣可乎哉謹案康熙三十六年二月朔 諭曰日食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大哉 王言洵足垂範百世矣陸氏輝切問齋集有神氣篇論天人感通之理甚精

做司馬談論六家要指綜論 國朝諸儒學術日亭林南雷倡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采

導來學身世即有可議何至若江甘泉之貶哉 評曰二人身世皆無可議其初受官於唐魯二王也同其後卻聘而不出也亦同一則屢謁明陵一則乞師日本君臣之義皆無所關亭林雖抱母氏之隱痛而身未入閩南雷當翁洲破時早離行間終身肥遯足報故主論其生平之大節固無可軒輊也至如鄭堂所論意別有在彼不喜二先生之學故假殷頑以陰斥之抑知勝朝殉節諸人乾隆時表章備至鄭堂獨未之聞耶要之夏峯梨洲亭林三人少年時皆近遊俠之為其才皆足以用世終老山林非其本志究能以名義自持則讀書講學之效也江氏書議論乖謬采摭亦未備有能踵而為之者仿學案之例兼收漢宋甚盛業也鄭堂論二先生之學謂非真知灼見昔章惇赴召

人間以新政所先者憶日司馬光姦邪當首辨之鄭堂之識蓋亦類此故君子慎其所習

問古來精術數者多不得其死非盡由危言以招厭毋亦緣飾經術而不務修德之故歟 答巧者造物之所忌洩陰陽之秘者必干鬼神之誅古聖仰觀俯察皆所以前民利用非斤斤於禍福也術士事事欲求前知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人惟七情具而後可以為人若事事前知則喜怒哀樂皆無所用仍頑然一物百何所取乎

問虛無者佛竊儒之似非佛也有若無實若虛此足規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寂滅斯為佛佛欲使斯世不生不滅而不能使一世無生無滅願思以道易天下愚矣 答若無若虛不必如此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牽合一言學問之事一言心性之事不相謀也凡物皆自無而之有自有而仍歸於無物之形可以有無言物之理不可以有無言故貞下起元如環無端生生之理不絕夫子贊易於精氣遊魂往來屈伸之故亦詳言之蓋陽生於陰而陰不可以為治故聖人扶陽而抑陰有生於無此但以形氣言而無不可以立教故聖人黜無而崇有釋老之謬不在言無謬在一切歸之於無耳老氏非專言無但欲以無為用則亦與釋氏同病宋書夷門慧琳著均善論有白學先生訪於黑學道士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即物為空空物為空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為異安得同乎近人因釋老之言虛無遂并此而諱言之然則人物能長存於天地間抑盈天地皆人物充塞而略無空虛之處耶天地間莫非氣所充周人物之

生得是氣以成形形微則氣散人物之氣有時而散天地之氣無時而散故仍分天地之氣以生人物人為萬物之靈其清氣之所萃也鬼則人之餘氣也神則人與物之精氣也張子正蒙謂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誠為確喻然方其釋也夫固有水而無冰也故中庸言鬼神之神不見不聞不見不聞則謂之無也亦宜無極太極之辨紛如聚訟黃晦木至以方士修煉斥周子晦木淺謬不足論即朱子答象山書苦心分明亦為後學防弊起見實則有無之義吾儒固自有之不必諱言也

易言無方無體詩言無聲無臭古之言無者多矣表記取人尊神鄭注以鬼神虛無釋之鄭君亦未嘗諱言虛無也乾元用九守柔之義遂流為異端然老氏之柔以柔制剛與選儒畏惠者有別天下惟柔者最狠故黃老流為申韓禮運我觀殷道得坤乾焉先儒謂歸藏首坤坤至柔而動也剛老氏殆明殷易者歟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陳氏壽熊謂無極之語見於管子逸周書非始道家案逸周書命訓解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成正人無極則不信周子作太極圖說以道天既明陰陽五行安得不言無極若正人有極即洪範皇建其有極之謂言固各有當也乾鑿度云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鄭注易本無體氣變而為一故氣從下生清濁分於兩儀陰陽氣交人生其中故為三才此即周子之說所本論語仁者靜集解引孔注云無欲故靜周子解蔽篇人何以知道曰老氏之學主於收斂退藏斂之至深發之至猛謙卑遜順先自立於不敗之地而以退為進反爭先著故古來用兵者及處功名之際者得其道往往足以自全然學術陰鷲流弊極大管子心術篇乃其書之最精者而宗旨與

黃老大同其言曰虛無無為謂之道又曰人主者立於陰陰者  
 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又曰虛之與  
 人也無間惟聖人得虛道又曰無為之道固也因者無益無損  
 也此皆開老氏之先聲內業篇尤近養生之說故漢志列之道  
 家隋唐志皆入法家案史記管晏列傳正義引七略亦入管子  
 於法家要不如漢志之確刑名原於道德班氏其知之矣越絕  
 書枕中篇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王厚齋以為先陰後陽即歸  
 藏先坤之義范蠡亦黃老之學故其說相符國語載蠡諫辭亦  
 皆道家言也凡陰謀之書皆祖黃老如陰符經純乎兵家言而  
 絕不及兵事蓋得老氏之精者朱子語類及真西山胡敬魏晉  
 人祖述老氏者又遺其精而襲其粗抑知老氏之宗清淨非竟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忘世也彼惟殷然於斯世而欲以一心運量天下之變乃日以  
 制心為事返虛守寂湛然不動庶足運量天下而有餘故其言  
 曰以無事取天下取天下而以無事出之其陰鷲可知矣老氏  
 書作用最多乃示人若無所能使人入其牢籠而不自覺開後  
 世權謀變詐之習故為異端莊出於老而立言又不盡同莊子  
 天下篇即其書之自序觀其所言未嘗不深知儒術而汪洋恣  
 肆故為偏宕之詞幾於以儒為戲蓋依隱玩世發憤著書欲兼  
 攬儒與老氏之旨理既駁雜不純而加以縱橫博辨之辭矯為  
 外形骸一死生之說故文士失職者或身當濁世有託而逃者  
 尤喜誦述之其書本是寓言晉人乃推諸實事宜其流毒之甚  
 也原壤亦宗老氏棄禮之教已開晉人先聲登木而歌夫子若

為弗聞也者蓋諱大惡之意所以全交也此朱子語類之言陳  
 至夷侯小過乃以杖相屈斥之為賊聖人詞氣未有若是之厲  
 者其黜異端至矣釋氏蓋莊列一流其言多與列子相出入而  
 於虛無寂滅之說推闡尤精以之自治或可以治天下則悖矣  
 楞嚴華嚴諸書亦以詞勝故文士易為所溺曹月川謂吾儒之  
 寂寂而感佛氏之寂寂而滅羅整菴謂吾儒以寂感言心佛氏  
 以寂感為性願涇陽謂吾儒以理為性佛氏以覺為性數語皆  
 直揭其要整菴固知記儒釋之辨尤詳蓋天下事事物物皆自  
 無而之有者也有視聽貌言則有哲謀肅乂之事有父子兄弟  
 則有事親從兄之事既有矣安得謂之無釋氏以四大為幻身  
 而轉索諸六合之外此其所以與聖賢異趣也然其大旨則老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莊已先言之夫道德為虛位五常為實理道德以五常實之而  
 始不病於虛故夫子之言志道據德必兼依仁游藝禮固在六  
 藝中也老氏欲攝有於無攝實於虛遂以道德為宗旨而卑視  
 仁義然其書中所言致用之術又豈能舍仁義以為用哉老氏  
 言當其無有車之用是固然矣然苟輪輻不具將并車而無之  
 又安能得其無之用哉儒者之道則不然以有為教以實為治  
 故能歷萬世而不敝曰無曰虛惟贊易偶一及之其平日與門  
 弟子雅言以及垂教萬世皆推極人事之常燦著於耳目之前  
 者性與天道且不可聞況敢以虛無倡天下乎夫此人事之常  
 固老氏所斥為粗迹而以為忠信之薄者也三代後之天下文  
 明日開機智日鑿正賴有仁義禮之說以維之必以義皇之俗

律後世此大亂之道也。羲皇以前榛榛狉狉人類未善政教未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聖王有作乃明人倫以教萬世而道德仁義之名立焉。然則太古之俗乃陋也。非簡也。老氏以此為宗旨安得不誤中廚為致精微之書。故有喜怒哀樂未發等語。似已近於無矣。而仍推之於已發與異端之向上一機者。殊科宋儒以存養省察釋之。理至精密。朱子答呂子約書言已發未發極管切。程朱語錄尤於此斤斤致辨焉。故學者審端致力不可不慎。聖賢心熱釋老心冷。聖人以成物為心。雖晦盲否塞之時。知其不可而為之。猶天地以生物為心。雖嚴寒肅殺之時。生機未嘗絕也。故聖人之書尚仁。老氏之書尚智。道德五千言其非教人以取巧之術。後人得其精意。則為沮溺為孫吳。得其糟粕。則為清談為鄉愿。凡此皆聰明用事之人。其與聖賢之道不啻南轅北轍。蓋為聖賢為忠孝者。皆以愚成其智。故曰智可及愚不可及。薄之以仁。裁之以義。斯大智出焉。離仁義以言智。則有誤以機械變詐為智者矣。凡事必有其機。昧於機者不足以意多且易。流於權術。聖賢安樓為量。不忍言此也。近人喜明公羊權學。其與老氏之旨相去幾何。後世恃於大經大法者多矣。且非言權釋氏謂眾生皆合佛性。此即生之而欲以大願力拯之。誠有似乎仁矣。然清淨寂滅其心。死而不活。故發不中節。勢必終窮。由其不知天下之大本。斯不知天下之達道耳。  
宋明諸賢辨之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敬以直內未發之中也。義以方外既發之和也。聖門言仁多主

敬此宋儒之宗旨。此存心之要也。所謂直內也。進以禮退以義。乃見聖人時中之道。否則心熱者將此制事之要也。所謂方外也。變而為執中矣。異端以虛無立說。其弊固不勝言矣。近人因攻宋儒之故。遂欲去無以言有理。既偏而不全。且欲去虛以言實。并聖人之言周流六虛。亦別為曲說。以隱斥之。不知天下惟虛者乃能周流。苟實矣。則對待耳。何周流之有。凡物皆有虛。有實。非實無體。非虛無用。以實觸實。未有不激者也。近人以虛靈二字出於道家。不可以之狀心體。然則心體固當實。而泰乎大戴禮天圓篇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詩靈臺篇故訓傳神之精明者稱靈。說文靈巫以玉事神。此制字之本義。引申之則為神靈之稱。安得據許書以糾古文。秦誓禮運四靈以為畜孔。疏謂此四獸皆有神靈。異於他物。物猶如此。可以人而不如乎。譬之人身。有實處亦有虛處。筋骨實也。血脈虛也。氣血流行乃資以生。壅閉為害。不死何待。虛羸固死。脹滿亦死。死之道不同。其死一也。是故五味養陽。五食養陰。何為也。哉。亦曰以衛吾生焉耳。讀書窮理實事求是。何為也。哉。亦曰以致諸用焉耳。讀書實也。窮理虛也。實事實也。求是虛也。虛與實相資為用。猶陰與陽相資以生。作文然為學。何莫不然。近人惟讀書而不窮理實事。而不求是。故岐之又岐。程朱之學所以可貴者。以其本末兼盡也。小小低悟。豈能盡免。後人虛心以訂之。可也。肆口以詆之。不可也。明中葉後。乃詆為支離乾嘉以來。又詆為恠悅。同一程朱。何以相反。至於如此。亦適見詆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嘉以來又詆為恠悅同一程朱何以相反至於如此亦適見詆

之者之無定識而已孫夏峰言晦翁以而天下之實病當瀉地  
江沒而天下之虛病當補此夏峰述元之言竊謂夏峰之言未盡確  
若漢學家乃正當瀉者耳

問封禪為古來受命升中饗帝之文孫淵如論之甚晰自世主  
弱長生之術而怪迂之士乃按踵而售其奸封禪二字遂若為  
盛世所諱龍門以封禪名書是舉祀事之大者為名否孟堅易  
為郊祀固是紀實然自晉以下皆不志沈隱侯收入禮志謂禮  
所包非一郊祀朝饗同之其說允否至元史又有祭祀志何也  
荅孫氏所論固當但史公名篇似未必有此意感時事而名  
其書耳起四語即揭明此意古人嚴祀事所謂國之大事在祀  
與政史既別志兵事則祀事亦可立專門遷史通紀三代而於

無邪堂荅問卷二

此轉略之獨詳漢世於武帝尤加詳焉其微指可見當時所謂  
誦書者此與平準為最著矣後世既無三代哲王精意享帝之  
誠又無秦皇漢武方士禱祠之失則併此於禮志亦其宜耳元  
史詳載祭儀若併之恐指大於脛故別自為卷然臚列靡遺究  
傷繁冗無當史裁

問地理志取之不足曰更費應劭注更償也案檀弓請庚之庚  
訓償疑莫志之更是庚之借字考更字無訓償者 荅更訓償  
見廣雅釋言周禮司弓矢鄭注公羊襄三十年釋文檀弓借作  
庚耳列子黃帝篇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張湛注庚言作更  
案庚更同聲通用張注非禮記月令注庚之言更也  
問地理志燕地南得涿郡之北新城案北新城屬中山國涿郡

無此縣 荅中山國自景帝時始建其初北新城蓋屬涿郡此  
當是漢初言天官者舊文班氏承用之未及改耳

問漢刑法志其亡逃及有罪耐曰上顏注於本罪中又重犯者  
案耐無重義其罪云何 荅高帝紀注引應劭曰輕罪不至於  
髡完其耐鬻故曰耐耐本作而說文而顏毫也耐又為耐之或  
體應劭云古耐字从彡髮膚之意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  
後改如是案耐已從而又從彡於義無取杜林說是也禮運鄭  
能字正義引說文與今本  
異或以字林為說文耳顏注蓋謂耐本罪外又重犯逃亡之  
罪但詳上文語意疑所謂不用此令者惟指罪人獄已決以下  
言之與上當黥者至皆棄市一節各不相蒙彼論肉刑重罪此  
論當完輕罪耐即當完之罪故云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

無邪堂荅問卷二

此令謂亡逃及耐以上皆重罪不得用鬼薪白粲等輕罪以相  
比附也當仍用髡耐與答棄市之本律顏注併為一事似非  
問大刑用甲兵其次用鈇戍班志故先兵後刑王西莊商榷云  
刑平時所用兵征討所用二者不可合又錢文子補漢兵志一  
卷王氏不滿其撮拾於千載之後案班史例舉其大故合兵於  
刑後世踵事日增原不可以相律錢氏之補類蛇足否王氏糾  
班於例允否 荅南北軍之制都肄之制已散見各傳志中錢  
氏撮拾固亦不能他有所補也刑罰得其平則甲兵可以不用  
已散法或苦法乃始縱而走險故兵與刑有相因之勢班史  
合之為能窺見其本原唐虞命官兵刑不分至周而始分之此  
即所云踵事日增之說然司馬與司寇所屬之事猶多相出入

者可見勢本相因王氏商榷云云不足與辨也周禮六官多爲後人所疑然大戴盛德篇已有之西河馬禮問引以爲證極確周官之可疑不在此

問漢食貨志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願注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是庶人先犯罪以奴婢作贖否 答謂復其賦役也漢法計口率錢其云終身復者謂終其身不更取賦役以償奴婢之直此入人口以留抵租賦非贖罪也漢俗富人多畜奴婢如卓王孫程鄭以僮奴千人八百人富於蜀中張安世僮奴數百皆執常業其家富於霍光是也

問古無四聲豈齊梁以前平仄皆混讀乎今韻書與廣韻異畢竟何人所訂常用字所遺尙多如琵琶字皆遺之何也 答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古詩惟被諸聲歌者乃重音韻餘則不拘說詳鍾嶸詩品故古韻四聲通押然晉宋以後已漸趨於密此天地自然之機也古不分四聲而分陰陽清濁字母反切之學因之以起惟無韻書而雜方音故久則易變魏晉之不同於周秦六朝之不同於漢魏者以此自周陸諸人定韻書後而聲之變易者鮮矣廣韻集韻本皆二百六部今韻一百六部相傳始於平水劉淵然淵是刊韻書之人非定韻之人錢竹汀諸人皆有辨其書上聲尙多一部竹汀謂曾見王文輔刊本分韻已與今同文輔金末時人書未經見昭文張氏書目有之當卽黃葉圖舊藏竹汀所見之本惟元陰時夫韻府羣玉爲與今本同耳古韻書爲小學而作今韻書爲聲律對偶而設用意本殊欲治小學須於廣韻求之

此今韻之祖也周陸之書及唐韻皆久佚紀文達沈氏四聲考以沈休文集所用韻較廣韻分部之同異凡仄韻得七十五部皆與切韻同平韻得四十一部不合切韻者獲一二用意雖勤實則不然陳東塾切韻考已辨之其存者以廣韻爲最古廣韻

本唐韻唐韻又本切韻故切韻唐韻雖佚而可卽廣韻以推尋其緒集韻出於廣韻而增字甚多且多後世俗字相沿既久亦往往不能廢卽如琵琶爲搥之俗推手曰搥引手曰把琵琶之所由名也風俗通正作搥把釋名則假把把字爲之說文本無琵琶二字新附乃有搥爲屏之俗然廣韻集韻均已收之必舍琵琶而用搥屏人將不識爲何物矣字體變遷由篆而隸已不能盡合六書學者惟當知正俗之辨使無大悖六書之指必盡執

無邪堂答問卷二

廣雅書局

說文以繩古籍勢不可行也治道當去泰去甚文字亦然韻字書已陳長發江良庭之徒雖古雅不足法至今韻書遺漏之字尙夥試士之書類然無足異也禮部韻略觀韻漏判字添韻漏尖字爲俞文豹吹劍錄所糾 四庫提要已及之 問問閣古今人詩有出入古樂府者心甚憲之覺爲詩必浸淫古樂府來乃有佳處然否 答古樂府猶有比興之遺後人以文爲詩而六義微矣李杜所以高出千古者只是樂府熟二公皆得比興遺意特杜顯而李微耳詩有別才嚴滄浪之言誠然專由學力入者多工賦體於比興之義終少妙悟乃學人之詩非詩人之詩也 問桐城派爲古文正宗與南豐之原本經術同否然初學每苦

其沖淡古文辭類纂流別其精其斥蕭選為破碎尤否駢體文  
鈔謂凡文必偶欲引學者出駢以復古有所矯而言否 答桐  
城名學八家實則祖歐陽而兩震川高者間法史記越鄭中梅  
郎中往往有之但法其雋峭者多雄偉者少歸太僕之家法固  
如是也宋文惟介甫最高而最難學李安溪謂古文韓公之後  
惟介甫得其法是也次則南豐源出匡劉淵懿質厚南宋人多  
效之朱子尤為具體而稍緩弱葉水心亦工近時龍翰巨多效  
之震川兼師歐曾然不逮南豐之厚實雖時代為之亦由經術  
淺深之異耳桐城沖淡乃其佳處文境惟沖淡最難但未學雄  
奇專學沖淡易流薄弱若吳仲倫輩多如此桐城之不能為班  
馬韓柳者亦以此馬雖不能至而其嚮往恆在斯班則步趨者

無邪堂答問卷二

吳廣雅書局

寡惟曾文正善蓄氣勢實深於班史者故其文能救桐城未流  
之失劉霞仙養晦堂集亦可誦望溪論文之旨曰言有序言有  
物有序要矣有物尤要非多讀書而明於事理不能也桐城之  
文有序者多其有物者方姚而外惟劉海峰管異之魯通甫曾  
文正諸家海峰經術尚淺才氣獨盛卷首論多奇闕而言之太  
盡古人不欲盡言者蓋有深 其論文則佳管魯文善論事勢賦  
願甫亦主經世而文不工蓋為公牘所累與藍鹿州略同餘不  
多得微特不逮古人視國初汪魏二家亦往往瞠乎其後鈍翁  
湛深經術香南豐文自精實三魏文皆有理致如裏言偶書  
道之言雜記中 叔子筆勢尤雄放其論事敘事之作多得史遷  
論文亦造微 易堂九子邱邦士彭躬若亦佳邦士筆力折微嫌  
遺意 其射射卷真氣滿溢雖辭多憤激足見性情之厚 國

初三家並稱惟雪苑卒根柢是於汪魏而識解特超才高固  
不可及 雪苑與在王谷論文書謂文之旨全在裁制當其開漫  
評發揮便當控取歸於合著其言固是然開漫處過多易  
落穉官實白邪子淵衷簡齋每喜為之此不善學史記之過  
也震川固不至此而亦間有過碎處吳南屏諸 其次則西漢什  
坵皆善學北宋餘如尺木楊甫諸人佳者尚不少可依類以求  
也近時真定庵魏默深縱橫學國策廉悍學韓非頗足補桐城  
之所未逮翼勝於魏而偽體尤多 定庵才氣一時無兩好為深  
有時為彼教語亦非真有得於彼教者以佐其蕩肆而已刻深  
幽厲既關性情蕩檢論亦傷名教學之頗多流弊魏氏雖不  
及其精深尚未 大抵不由唐宋專慕秦漢者莫每生此明七子  
詩可讀而文不盡可讀以詩學真唐人文學偽秦漢耳 王季羣  
讀書多而才雄非李所及論漢書為詩屈 文不法六經而法諸  
兩辭精義明人編碎之集多自滄溟開之

無邪堂答問卷二

吳廣雅書局

子已屬次乘故詞勝不如意勝意勝不如理勝理其餘也意其  
枝也詞其葉也三者具而後可以成文為偽體者理不足而欲  
以奇勝是為霸才歷代皆有之不如是不足見天地之大也近  
人為漢學者好詆八家而文多尤者惟汪容甫戴東原獨工東  
原本學八家固於考據未極其才容甫醞釀較深筆敏而不敢  
縱故雅潔而醜穢但文得蒼莽雄俊之氣者貴專效此體則邊  
幅易窘或謂由此可上窺魏晉合駢散而為一是也惟魏晉文  
氣疏宕容甫如深閨名媛舉止於貴所乏者林下風耳至其敘  
事諸作并未改八家面目而故為大言卑視韓柳此乃英雄欺  
人學者毋為所嚇若姚氏斥蕭選為破碎是固有之蕭選兼綜  
周秦以下之作體制不同有雄偉者有嗶緩者要莫不有濃鹹

之味桐城所短乃正在此亦不必是丹非素也古人本不分駢散京漢以後駢文之體格始成唐以後古文之名目始立流別雖殊波瀾莫二李氏志在復古斯選絕精其自製文亦多上法東京力宗崔蔡駢文境界之最高者養一齊集非自定故甚蕪雜西京之文莫盛於兩司馬史公源出左國長卿源出詩騷皆以氣爲之主氣有毗陽毗陰之分故其文一殺一斂一疏一密一爲散體之宗一爲駢體之宗皆文家之極軌班揚多學相如崔蔡學班揚而氣已漸薄遂成駢偶之體矣第初學先知駢散之分乃能知駢散之合諸生課藝間有不古不今絕無文律者未必非學步邯鄲有以誤之若李氏之言固非矯也有陽則有陰有奇則有偶此自然之理古文參以排偶其氣乃厚馬班韓

無邪堂答問卷二  
辛 廣雅書局

柳皆如此今人亦莫不然日由之而不知耳然非駢四優六之謂凡文必偶意雖是而語稍過若學經室集諸論則偏矣 國朝古文選本通行者如二十四家文鈔湖海文傳之類均不佳李氏姚氏皆有 國朝文錄李不及姚姚選頗得因文見道之旨論與書取合尤不苟惟序跋所取未精李選未免學究氣亦未免鄉曲之私然采摭頗富諸集少傳本者藉此可見崖略問駢文導源漢魏固不規規於聲律對偶百三家時有工拙惟徐庾能華而不靡質而不腐取法貴上似當以風骨爲主駢體正宗多作棘吻語文之古與不古當論氣格雖有拗句亦行乎不得不行何諸家有未盡然耶陳檢討渾成富健尤西堂傾筐倒篋要非儉腹所能洪北江氣極暢茂吳聖徵稍覺婉弱而曾

選乃首西河西河正多棘吻痛味於從入矣願略舉駢文之要 答駢文萌芽於周秦具體於漢魏沿及初唐襲其體製韓柳復古斯道淺微至宋而體格一變矣天地之道有奇必有偶周秦諸子之書駢散互用間多協韻六經亦然西京揚馬諸作多用駢偶皆已開其先聲願時代遞降體製亦復略殊同一駢偶也魏晉與齊梁異齊梁與初唐異同一初唐齊梁也徐庾與任沈異四傑與燕許異六朝文氣散傲自是喪世之作但學駢體不能不宗之漢文爲駢儷之祖崔蔡諸公體格已成建安近東漢西晉近建安故魏晉自爲一類東晉與劉宋自爲一類永明以後 趙案將至蕭梁諸帝王之作而靡麗極矣文章關乎運會東漢清剛簡質適如東京風尚建安藻繪而雄俊魏武偏

無邪堂答問卷二  
辛 廣雅書局

霸才力自與六代不同晉宋力弱特多韻致亦由清談之故其體較疏猶有東漢遺意至永明則變而日密故駢文之有任沈猶詩家之有李杜也李存古意杜開今體任沈亦然任體疏沈體密梁陳尤密遂日趨於綺靡惟北朝文體稍正而不爲南朝所重北人亦自魏弗如蓋是時羣以繁麗相尚也物極必反至徐庾而清氣漸出庾尤清於徐遂爲駢文大宗六朝文如于令升范蔚宗詩如左太冲陶靖節鮑明遠皆不爲風氣所囿故可貴也徐庾清新富麗誠爲駢文正軌然已漸趨便易厥後變而爲四傑再變而爲義山又變而爲宋人故義山者宋人之先聲也宋人章奏多法陸宣公宣公降格以從時源亦出於東漢宋人名駢文曰四六其名亦起於義山見樊南甲乙集自序四字



六字相間成文宋齊以下乃如此其對偶亦但取意義聯貫並不以駢四儷六平仄相間為工永明以前本無四聲之說要其節奏自然初無所為鈎棘也六代初唐語雖變積未有生吞活剝之弊至宋而此風始盛此不可學宋文佳處不在此然宋文之佳者固自不可磨滅飛書馳檄其體最宜彭文勤有宋四六選其自作經進文亦多類此體格雖卑取其易曉 國朝古文不競佳者未及唐荆川宋景濂毋論遺山道園以上頗有桐城一脈正法眼藏猶未盡絕百 荆川為明文之冠景濂根柢深厚往往為其所終學周秦諸子又往往為其所附景濂兼學二者固非後來所及 國朝古文多規撫震川震川深而工駢文者淨精微荆川則兼雄奇博大才尤高學尤博也 獨多胡稚威洪稚存汪容甫孔顛軒邵叔六董方立諸人其最

無邪堂答問卷二 聖 廣雅書局采

也陳吳為應酬文所累明末四公子以王謝子弟自擬其年濡染家學南史最熟文亦如之其摹仿鄴下諸作雖嫌太似而功力甚深刻全集時乃以此入於古文遂為程叔恭注本所遺其年古文不入格得此數篇為佳曾選取之是也教人自是清才體格太弱注洪並稱洪不逮汪之厚汪不逮洪之奇洪文疏縱汪文稠潔邵文清簡皆可想見其為入西堂熟於駢選擬駢及遊戲文獨工雖或有傷大雅以之啟發初學則可袁簡齋才筆縱放勝於荔裳諸人惟根柢不深偶用古語多成贅疣若修千忠肅廟碑之類故是傑作 廟碑用辨難之體雖非古法猶或可 為若吳巢松祭吳季子文亦用之則 甚曾選之佳者尚有劉園三王芥子孫淵如吳山尊彭甘亭劉 笑初吳巢松樂蓮裳諸人甘亭選學最深亦頗為選所累持摯

太多真氣不出要是駢文正宗笑初巢松諸人婉約峭峭致足實心而文氣已薄孫王才高未竟其所學也 文章未論工拙先 論雅俗如蓮裳答 王嶽山書有云眼與碧疏意將紅斷 曾選之首西河蓋以時代 為次西河不以駢文名而頗合六朝矩矱整散兼行並非鈎棘 如沈雲英傳入後人手易為嘔噁惡語此獨無之平瀟瀟用唐 人李元賓呂和叔文體鍛鍊未純而筆力高邁惟才力薄弱者 苟欲為此易至舉鼎絕臍不若效徐庾義山一派可免舉止羞 澀也曾選中如郭頻迦諸人故為物體筆意似雅邊幅甚窘此 外若王仲瞿雖有奇氣乃野狐禪姚復莊欲開生面亦頗犯此 弊駢文自當以氣骨為主其次則詞旨淵雅又當明於向背斷 續之法向背之理易顯斷續之理則微語語續而不斷雖悅俗

無邪堂答問卷二 聖 廣雅書局采

目終非作家公牘文字如箋奏書啟之類不得不如此其體自 義山開之惟其藕斷絲連乃能迴腸蕩氣駢文體格已卑故其 理與填詞相通文與詩異流而同源駢文尤近於詩倚聲亦詩 之餘也風雅本性情之事惟深於情者乃可為詩特用情有邪 正之不同溫柔敦厚詩教也緣情綺靡非詩教也至如雍容掄 揚之作鏗鏘鏗鏘之詞源出於頌別是一格以駢文論則曾選 中劉園三最工此潛氣內轉上抗下墜其中自有音節多讀六 朝文則知之四條用俳調故與此異燕許尚皆如此至中唐後 而始變 國朝精於此者惟稚威叔六汪洪諸家亦時有之顛 軒以下文雖工而此意則寡矣

無邪堂答問卷二

無邪堂答問卷三

馮祖禧字季麟高要人問漢書百官表後元二年二月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案史記將相名臣表丁卯作己巳然武帝

紀云己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核諸昭帝紀光為大司馬當

與立太子同日漢表史表似均誤 答昭帝紀霍光受遺詔輔

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昭帝既以戊辰即位則

史表作己巳誤也武紀之己丑當作乙丑立太子在乙丑越明

日命光為大司馬又明日太子即位漢表不誤據汪謝城歷代

長術所推是月甲寅朔則丁卯為月之十四日

問功臣侯表平陽懿侯曹參以假左丞相定齊魏案史表無假

字當衍 答猶假守之比也非衍字參傳亦云假左丞相

無邪堂答問卷三

問天文志鬼哭若譁與人逢還還當作迂史記天官書作逢倍

索隱倍音五故反亦作迂譁音同呼廣韻一音荒故反與迂為

韻一答還訓遇者本音五故切與迂同說文有還無還遇有倍無

迂還迂均見玉篇云遇也介正釋詁遇還也還見也釋文還音

悟還即還之形變悟即等之音變悟等雙聲廣韻義同玉篇但

收還於鐸韻收還於暮韻還乃後世省變而廣韻分為兩字

似誤楚辭懷沙重華不可還漢書賈誼傳作倍即迂之本字廣

韻有忤倍無倍倍即倍之省變也玉篇倍五顛反說文訓倍為

逆逆與迎通用亦有遇義

問地理志酒泉郡祿福汪氏遠孫曰續志作福祿非也案通典

亦作福祿汪說未知何據 答漢鄒陽令曹全碑拜酒泉祿福

長錢竹汀金石文跋尾引魏志龐涓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龐

娥事云祿福趙居安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則漢魏閒猶稱祿

福晉以後始改福祿也案隋唐諸志皆與續漢志同晉書載記

張重華傳云封福祿伯太平寰宇記引闕朝十三州志云福祿

城謝艾所築史記五帝本紀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亦皆作福

祿錢氏所云晉後改名者信而有徵惟據龐娥事以後漢時尚

未改續志當轉寫誤倒耳

問食貨志官益雜置多徒奴婢眾案徒似當依平準書作徒

答徒字不誤徒奴婢即上文所云沒入之奴婢也論衡四諱篇

被刑謂之徒下文株送徒與此徒字同義

水經注漸江水篇訂誤曰吳寶鼎中分會稽立東陽郡趙氏曰

無邪堂答問卷三

東陽上落隸字案太末本兩漢舊縣非自吳始立云分會稽立

東陽郡者言吳立東陽郡耳非立太末縣也 評曰太末並非

分會稽所立吳寶鼎中立東陽郡則實見於吳志及晉地理志

趙氏臆增隸字誤甚文訂之是也但鄭注此言不可通疑其下

尚有脫文

又評曰 國朝人於校勘之學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書以改

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書字句多有異同非如今之

校勘家一字不敢竄易也今人動以此律彼專輒改訂使古書

皆失真面目此甚陋習不可從凡本義可通者即有他書顯證

亦不得輕改古書詞義簡奧又不當以今人文法求之

明夷待訪錄書後曰案黎洲學校篇云郡縣學官或其人稍有

千清議者則諸生得其起而易之又曰郡縣官年少無實學妄自壓老成而上之者則士子譁而退之 評曰士人立身首重名節名節者清議之所從出也人苟不顧清議則何事不可為然清議名節之立尤在乎厚風俗明代中葉以前化行俗美士敦踐履人勵躬行彼其時何嘗不以時文取士而其教法料若畫一深有合乎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旨故庠序之盛為兩漢後所不及近人每斥之曰陋陋固士子所當戒也然與其妄也甯陋迄乎嘉隆而後士習漸漓啟禎之時紛呶嗶嗶皆黎洲耳濡目染遂誤以此輩為能立名節夫三代造士之法散見於王制學記諸篇曷嘗有如此甚囂塵上者黎洲但知清議之出於學校不知橫議之亦出於學校也但知陳東歐陽澈之為太學生不知為賈似道頌功德者亦太學生也學校之習一壞則變亂是非之說多出乎其中故三代時但以六德六行六藝教士而未嘗使之遊鄉校以議執政明之季年臺諫譁於朝士譁於野雖其中非無一二賢哲為之倡而聲氣黨援士習之歸古所未有黎洲乃溺其中而不悟習俗之移人甚矣哉

馬呈圖字西鈞高要人論語義疏真偽考曰序有周生烈有周氏邗疏混作周氏此本有周生烈無周氏 評曰注引周說十四條邗疏皆作周氏皇疏皆作周生氏要之皆非也何序稱集周氏周生氏之說則兩家皆有采今皇邗二疏皆為後人所竄亂惟釋文於子子退朝章引周生烈云云此確為周生氏之說餘則不復可識別矣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傅球林字韻石西甯人問說文新附豬从水豬聲馬貢釋文引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史記夏本紀豬皆作都然則豬可通豬亦可作都歟 答都是本字豬是同聲假借字人所聚曰都水所聚亦曰都都者大詞也史記作都用今文史遷雖從孔安國問故然亦兼用今文檀弓鄭注南方謂都曰豬都豬聲同故經典多假豬為之豬則俗加水旁耳新附說非若都豬通用之字見於古書者甚多經籍叢話已多徵引無煩贅述

南宋論 評曰南宋之初回都汴京固是要著然亦有難言者凡地經寇亂其勢猝不易振汴都之復完宗忠簡捍衛之力但兵勢本弱賴忠簡撫馭得宜巨寇收降聲威頓感所謂河北忠義者亦多此類其中固有結若自保之地要非皆孝子順孫也

李忠定建遣張所招撫之忠簡又能聯絡之故得其用汴京四達之地承平時惟恃河北為屏蔽至是已久亡矣河北忠義結以恩信令其牽掣敵勢則可若欲倚此以禦敵勢必不能建炎元二之間亦皆破滅其時忠簡尚存而不能救者勢不及也王善等之在河南本皆劇盜徒感忠簡撫馭之恩誓死相報杜充一反忠簡之所為又皆散而為盜當敵由山東掩至維揚乘輿幾陷其時汴尚在也苟無忠簡為之保障維揚建康且不可保況汴乎總之高宗不終任李忠定則無論同鑿之事不易言即臨安亦不能久居勢必航海而後已忠簡屢疏同鑿欲以繫兩河人心耳內有忠定外有忠簡而後此事可行使以汪黃輩筭其樞則忠簡且將為岳忠武而高宗不為青城之再辱者幾希

無邪堂答問卷三

四 廣雅書局

忠定忠簡之才皆非後來將相所及高宗任之不專自取顛覆  
惜哉朱子語類謂汪黃是至無用底小人以今觀之誠然大抵  
北宋奸人多有才南宋奸人多無用自秦檜神彘巨猾而外  
餘如汪黃史賈輩皆持祿保位無賴之小人而軍國重事終壞  
其手故大易師之象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

祝慶祥字雲岑歸善人問禹貢會箋說頗簡畧其得失若何諸  
儒說禹貢之書及古今地理之學求詳示水經注若何治法  
參者何書為要 答徐氏會箋簡而甚疏其依胡氏雖指以立  
義者與近時桂氏文燦之書體例畧同其偶改胡氏者多有緯  
漏雖指體大思精錯誤亦復時有不足為病也丁儉卿之正誤

無邪堂答問卷三

五

廣雅書局

陳蘭甫之圖考皆足訂其違失前代之說禹貢者自程泰之外  
以傅同叔禹貢說斷為最著傅氏書刊入通志堂經解缺四十  
餘頁 四庫從永樂大典采出聚珍版印行乃足本其書最為  
近儒所取 國朝自胡東樵外以近時成美卿禹貢班義述為  
最精班志本釋禹貢兩漢經師遺說多存其中成氏據此以釋  
本經最得家法援據精博顯門之學也古今地理之書多不勝  
舉大畧分為二類一考山川脈絡一考郡縣沿革山川為經郡  
縣為緯其中又有古今之不同中外之各異凡學問之事當從  
古書入獨天算輿地先從今書入今之輿地不明古之輿地不  
能定其所在也昔人讀書左圖右史輿地之學圖為九要古圖  
今不可得偶有存者亦不精近數十年此事乃日精一日散圖

亦多不勝舉其大者則胡文忠所刊為善本粵中所刊董圖鄒

圖皆不及也中國輿地自禹貢外班志最古顧其書簡與非有  
疏證不能通其說水經注即班志之義疏也 國朝治班志鄒  
注者甚多全謝山趙東潛戴東原錢竹汀錢獻之洪筠軒董方  
立汪梅村張嘯山陳蘭甫諸人皆足名家吳氏卓信漢志補注  
采摭甚富雖傷繁猥亦備參稽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兩川之間  
必有大山朱子說水道明斯山脈可得而理然山勢終古不易  
水道隨時變遷又當參互考訂以折衷一是其中名稱互殊鉤  
稽不易約舉其要則水經注考古之淵海也水道提綱徵今之  
斗杓也治水經之法全戴趙已有成規注有水經注圖陳有漢  
志水道圖說為圖以明之其說簡而有要董則為疏以明之有

無邪堂答問卷三

六

廣雅書局

水經注圖說殘稿惜未成書而卒其說博而能賅皆以今地證  
古地此致用之學也郡縣沿革莽如亂絲各史志外元和志最  
簡核方輿紀要詳於形勢二書非他志所能及次則輿地廣記  
元豐九域志不失古法而未詳明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稍涉  
泛濫間有錯誤顧亭林郡國利病書用意與紀要畧同一專論  
兵事一兼及吏事皆有用之書但利病書是未成之作故少條  
理皆當涉獵及之若 大清一統志明一統志非寒士所易得  
洪稚存府廳州縣志即一統志之摘本也李申耆地理韻編精  
古者最便檢閱尚有遺漏其他或考古一代之志或考今一方  
之志各有精者未暇觀縷邊疆外裔之書尤為今日急務自官  
修各圖志外私家著述近出頗多依類求之可矣嘉道以前官

修諸書近多難得故私家紀載亦足重外裔輿地當考洋圖海道亦洋圖為勝俄邊界與倭國圖各有譯本其他圖雖多而向未精越南緬甸印度皆近邊尚無佳刻

問新周王魯於傳無據宣十六年傳之新周孔異軒以新田新鄭證之似為直捷 答經典中絕無以成周為新周者宣十六年傳成周者何東周也上云成周東周下忽云新周無此文義如其說則外災不書三句成贅文矣且即以新田新鄭解新周而故宋黜杞仍無說以處之其說非也公羊之故宋與穀梁故宋絕異異軒牽合為一亦非大抵此書於公羊學尚淺

問左傳近注最多洪氏亮吉李氏貽德臧氏壽恭皆輯古者也顧氏炎武惠氏棟馬氏宗樾姚氏鼐沈氏欽韓氏補注者也諸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七

廣雅書局

說紛紜時難抉擇請示其得失 答左氏後立學官故漢儒遺說存於今者劉賈服三家而外並不多見後漢書儒林傳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鄭眾陳元賈逵馬融延篤彭汪許淑穎谷謝該服虔孔嘉諸人各為之訓釋今存者如穎容等說甚鮮延篤等說已無存賈服注與杜氏異者大義不過數十條餘皆無關宏旨李次白輯而疏解之是矣臧氏書名為古義而多引公穀以汨左氏不知三傳各有指歸無庸強合若文字異同非皆古義也賈服與元凱互有得失而二家注已不全治左氏者不得不以元凱為主近儒多申賈服而抑元凱一時風氣使然非持平之論元凱於日月與地氏族官制之類專門專治顧氏春秋大事表似之其句疏字解之處有違

失者則顧惠馬沈諸家糾補之大事表深明春秋時勢尤為切實有用之學治左氏者數家兼取而閒以賈服舊注匡杜氏之失可也杜注訓詁之學雖疏地理之學不疏洪雅存必欲世司

馬彪京相璠等之歲文陸簡以相詰難故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問春秋之學例為大綱欲先辦一長編前列經文後列考證一字一例不厭推詳為讀經明例之彙本何如 答左傳不專言例故治之者事實而外歷法輿地兵制禮制氏族官秩各有顯門杜征南治此經之法即前事之師也陳西源有左傳分類今尚存世族譜長歷二種欲明義例之學當兼通二傳然公穀有公穀之義例左氏有左氏之義例學者須觀其通而又不可相紊左傳條例始於鄭與賈徵 見後漢書其傳於今者惟杜氏釋例一

無邪堂答問卷三

八

廣雅書局

書公穀則何邵公之公羊條例 梁時尙存 范武子之穀梁畧例皆久佚 楊疏謂畧例有百餘 國朝莊方耕有春秋正辭 兼采而為公 劉申受有公羊何氏釋例 申受公羊之學甚深而甚偏 法則精 許同叔有穀梁釋例柳賓叔有穀梁大義述皆專家之 學穀梁自范注行漢儒師法久絕惟對中壘遺著及班史所采 各說僅存近儒自許柳外有侯君謨鍾子勤二家侯書明禮制 鍾書不盡用漢家法柳詳於許而自日月例外所采稍雜蓋其 書不專為釋例作也 穀梁諸師說失傳惟日月例可比附經 考訂 許書條例明整其論左傳則非又信宋人公羊穀梁為姜 姓之說此謂言耳豈足信乎若班史及中壘遺說諸家闡明皆 有未盡此經視公羊尤難治近人或汨以公羊改制之說比附

緯書大失穀梁家法不足信也一字一例不厭推詳治經固當如此第必先通其大義而後可以諸例傳之否則紛紛改併恐治絲愈焚矣

問宣四年鄭弑靈公之事實出子公而書曰鄭公子歸生者以子公之權本不足以弑君也杜注以權不足屬子家恐非萬充宗曰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威權已震西河曰歸生當國用事萬萬超子公之上二說皆能得其情然西河不善讀傳反指為傳之大謬何哉 答詳下文仁而不武云云似與威權之義不合果如充宗西河之言則歸生威權已震傳安得又以不武譏之疑此是經權之權非權勢之權也傳言歸生不能通權達變以定禍亂徒為煦煦之仁故曰仁而不武無能達

無邪堂答問卷三

九

廣雅書局

也杜注亦未專屬權勢言西河釋經多不足據此之疑傳謬甚問宣十二年傳正義曰晉之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在右案傳云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潘黨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城濮之役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楚右師潰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是知上軍在右當楚之左下軍在左當楚之右正義之言非也傳言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蓋謂晉師奔者皆傷上軍而去而上軍整肅不為牽動耳 答兵事向右故老子言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晉之上軍宜在右下軍宜在左而楚人則尚左隨季梁固明言之此與本文乘廣先左是兩義故楚左拒可從晉上軍右拒可從晉下軍也正義之說誠誤然案下文云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在上軍之右者皆移詳

孔意蓋欲遷就經文右字而因以致誤耳

問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案注及疏意似謂以一兩一卒適吳以一偏一兩雷吳然卒多於兩何不言卒之一兩而言兩之一卒且適時不言有偏何以所舍忽有偏於是兩兩為百兩御之之兩者顧氏引傳選說有謂以百人適吳而雷其二十五人者沈氏小疏恐皆未確 答正義亦知其說難通故以兩之一為句又疑傳文有誤說皆未安沈氏說似近之而謂以四兩從適吳苦無確據案昭元年傳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五十乘為兩二十五乘為偏周禮司右正義引司馬法亦同但無五十乘句疑此之所謂兩者五十乘也以車五十乘卒百人適吳而雷偏兩之二十五乘并卒百人於吳以教之蓋二十五人

無邪堂答問卷三

十

廣雅書局

為兩言人數也五十乘為兩言車數也二者同名異實吳未始知車戰之法巫臣教之自必以車徒往偏兩者其車數也一卒者其人數也司馬法之制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元年杜注引司馬法與韋昭國語注周禮小司徒疏引論語鄭注孫子杜注皆同而鄭注小司徒則云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賈疏以為一是一是畿外邦國法一是一是畿內采地法案疏語恐未確甲士十人徒二十人疑是出車之制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疑是在軍之制計一偏之車當用甲士七十五人徒一千八百人而此僅用一卒者教戰之事非臨陣比可取材於其地而教之也黃薇香春秋釋謂合輜車馳車為兩兩用百人是謂兩之一卒偏兩猶偏師不用全軍口偏師不備輜車日偏

而其說甚精但以偏兩為不備輟車於古無徵仍未敢從

問春秋時名公鉅卿甚多求其學行純篤者不數觀非涉於功

利即涉於浮華豈風尚使之然歟林伯桐有春秋風俗二十卷

惜未見欲知三代之學術風俗願聞其指 答成周或時教胃

之法最詳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大戴保傳篇白虎通

諸書之說也王制正義引尚書大傳云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

學保傳篇注引作十三入小學又謂子姓晚成者十五入小學

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師氏教

以三德三行保氏教以六藝六儀小樂正學干籥師學籥大樂

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凡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

士之嫡子皆造焉蓋封建之世仕者世祿元子嫡子皆有治民

無邪堂答問卷三

十一

廣雅書局

之責故其所以為教者特詳禮經十七篇皆諸侯大夫士之制

委曲繁重非草野所能行所謂禮不下庶人也士相見禮庶人

見於君不為容賈疏庶人若府史胥徒之屬府史胥徒且如此

民庶可知矣其通行於民間者若蜡祭讀禮之屬儀文皆簡而

易舉鄉射鄉飲酒較繁然惟主賓及眾賓介行之以示民禮讓

耳獨其教之者則甚備有比閭族黨之制斯有家塾黨庠之設

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為教鄉大夫以下受而行之禮樂亦在

六藝中而又特申其義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

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先王之重禮樂如此蓋所以納民於

軌物而導血氣之和平也賈疏釋經文覆申之意甚精案聖門

之教詩書執禮又日與詩立禮成樂即三代時學校通行之制

古者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臣士有諸侯貢士之制有

司馬三升之法大夫多以世及士則卿大夫之眾子及凡民之

秀者為之封建既行設官益眾周官府史胥徒即今之吏胥也

鄭注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胥徒則民給徭役者此鄭君以漢

制況周制府史不由官辟宋以後始然故多流弊封建之制地

方數十里有卿大夫士若干人賢士之不登進者鮮矣其秀

者莫不有祿以代耕其愚者莫不各安於隴畝無曠土無游民

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民志既定民氣自靜故三代時有亂臣無

亂民者此也陵夷至於幽厲三綱淪九法斁尹氏秉國世卿傾

政瑣瑣姻亞皆登膺仕宦侯多藏號公好利培克之所以在位

也具曰予聖皇父孔聖諛言之所以日至也天下之患莫大乎

無邪堂答問卷三

十二

廣雅書局

士夫皆懷貪得苟且之心而不顧名義悍然自以為是於是簡

今之賢者依隱翫世考槃之頑人獨寐寤言而人君所與其天

下者惟是滄滄訛訛泄泄沓沓之流欲國之久安長治不可得

也故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亡然後春秋作此

之謂也春秋之初鄭莊以鼻築之才敢於干名犯義而其後卒

不競鄭衛風最淫亂衛卒為狄所滅幸有見被髮而祭知其地

之將為戎亦以禮教先亡耳中國既微戎狄並起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寢及平方城以北向微召陵城濮之師則中原弱小之

邦胥將夷為九縣齊晉大國亦難久存矣待秦而始混一哉仲

尼之門差稱五霸為萬世學術計也不如是則道不尊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為一世人計也不如是則道不大管子天下

才而孔讓器小孟斥功卑春秋之法爲賢者諱而又責賢者備此物此志也惟孟子能知春秋惟宋儒能學孟子宋儒論人甚嚴取人甚怒見於語錄文集者極多怒者所以崇獎天下之人才嚴者所以示人抗希乎三代惟有此狂狷之議論故世道雖凌夷而尚不至流爲鄙夫鄉愿之天下也後世徒議宋儒之苛而於其取

人甚怒者概置弗道彼亦嘗一讀宋儒之書否乎至於子衿之詩城闕佻達鄭人遊鄉校以議執政此與漢之甘陵明之復社奚以異非子產以鎮靜處之將士論益鬻民情益擾其禍不中於國家者幾希春秋二百四十年名卿輩出而教士之制無聞魯僖之修泮宮安得不侈爲盛事耶然其時人心雖日趨功利而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賢士大夫莫不明天人之故觀內外傳

無邪堂答問卷三

廣雅書局

所載言禮意者最多其言多與大小戴記相出入公卿宴享賦詩言志詩與樂相表裏也六藝未經孔子剛定易但爲卜筮之書春秋指未修春秋言尚書皆史官掌之一當世之史一古史故左史倚相能讀典墳邱索以博雅名子產辨黃熊臺駘亦稱博物凡此皆徵史之事非好學者不能見若禮樂童而習之野人女子能通大義其精者則探制作之原窮性道之奧士大夫學術莫不以是爲歸至戰國時僅逾百年而先王遺法掃地盡矣自道術分裂諸子繁興墨家有非樂之篇老莊有棄禮之論名法諸家背道而馳亦稍緣飾以經義其流弊極多其人才則大都非後世所及蓋承數百年教澤之遺雖當學術衰息之時猶思自見於世也迨縱橫家出而盡掃之但存一自私自利之

心禮義廉恥皆所不恤其爲說益曼熈無窮其爲禍亦益烈矣故孟子推本敗亡之由而歸於上無禮下無學又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者聖人之刑書實聖人之禮書也

廖佩珣字君栗歸善人明夷待訪錄書後曰顧氏書頗綜核名實稍雜名法不若此書尤純乎三代之學評曰綜核名實在今日尤當務之急漢宣帝之中興諸葛公之治蜀皆如此蓋承人心縱弛之後非此無以振刷精神也近日胡文忠之治鄂亦然故能以一隅轉移天下之全局真任事人必從腳踏實地做起凡爲大言高論者皆不足恃黎洲言利弊多透澈而其法可采者無幾大抵知其一不知其二見一時之利而不思後日之害者爲多須知三代井田封建學校之制皆相因而及經數聖

無邪堂答問卷三

廣雅書局

人之手而後成其相維相繫固自有本末兼舉之道非可枝節節爲之也卒乘之制出於井田人才之多出於學校苟封建而無學校以維之適以供弱肉強食之資耳東遷以後學校既衰兼井相尚卽其明證黎洲之論學校與三代時造士之法迥殊而可輕言封建乎古今人情不甚相遠治法亦不甚相遠特聖王之治純後王之治雜聖王公天下後王私天下其心雖私其治固不能不出於公後王與聖王所判者在心術不在治法因心術之私而治法亦遂有私者要非事事皆私也漢魏以來良法美意甚多曷嘗專爲私天下而設卽爲私天下而設行法者亦但當問其法之如何儘有其人可誅而其法可取者若一切抹殺而徒取古者不全不備之法以施諸勢殊事異之時其



室礙也宜矣所貴學古者謂其能取古人之精意以施諸今日之實事非謂泥其迹而可為治也三代聖王雖公天下而其所以為子孫計者未嘗不私觀詩書所言皆兢兢業業祈天永命為子孫計久長之事蓋能私其子孫乃能安其百姓未有百姓不安而子孫獨能安者此古今無異理聖凡無異情雖私而實公也黎洲動以堯舜巢許責後世不知堯舜之視天下初無意必於禪讓苟丹朱商均皆賢又豈必以禪位為名高哉孔孟稱堯舜多稱其盡君道盡臣道而不甚稱其禪讓豈不知禪讓為聖人之至德以此固非可責諸人人耳巢許之事惟莊周輩喜道之初不見稱於孔孟孔子之稱泰伯以其善全父子之倫稱夷齊以其能立千古節若天下皆巢許生民之禍安有已時

無邪堂答問卷三

十五 廣雅書局采

黎洲不達此義肆其憤詞但逞一時之偏見至潰千載之大防不可為訓  
吳保楨字玉屏連平州人楊嗣昌論 評曰論亡國之罪烏程自浮於武陵以武陵之才使能去其忮心信任孫盧諸公則賊不足平矣其得罪清議以力與黃忠端為仇忠端之聲望愈高則武陵之奸惡愈顯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至其曲護熊文燦殊不可解文燦何德於武陵其始不過誤信耳思宗苛察好糾撻人臣小過武陵恐以誤舉獲譴故飾非怙過而不之恤仍小人患得患失之常態也以至文燦被逮猶為申雪可謂大愚大學引秦誓之言及小人務財用之失正不啻為武陵預立罪案故苛察者必失下媚嫉者必誤國觀於武陵之已事有國家者可

以鑒矣

饒從龍字耕雲大埔人問公羊三科九旨何宋二說不同其義孰長 答宋氏所云三科與邵公同其九旨中日月時詳畧之旨即邵公之內諸侯外夷狄也錄遠近親疏之旨即邵公之所見所聞異辭也惟譏貶絕之旨不專為三統而設與邵公頗異譏貶絕乃左氏之旨非公羊家專例也當從邵公孔彞軒別以天道王法人情為三科近於俗說彞軒不用科旨則已用科旨而自為新說未免進退失據

無邪堂答問卷三

十六 廣雅書局采

讀漢書藝文志曰衷諸子之學以為治得其一即足以亂天下評曰漢文用黃老武侯明申韓未嘗不治視用之何如耳然此語自是正論大抵用儒者之道而過於仁慈亦不足以為治故仁必以義輔之而仁則必先於義此所以中正無弊也辟以止辟刑亂國用重典儒家自包有法家之義然必不肯用之太過申韓不惟太過而且務盡其法者也流弊百出禍且及身若煦煦以為仁非仁也罪疑惟輕非疑者勿輕也故儒者不可不讀律律意精深俗吏烏乎知之律窮則有例例窮則有案例案紛繁或有畸輕畸重之失律則大中正有互見其義者有深沒其文者細如繭絲非以治經之法治之不能通知其意也鄭君曾注漢律或行六朝孫淵如刊有唐律疏義至五代刑統以下亦皆有端緒可尋今律如五服圖等皆與禮學相出入其名例一卷則諸律之綱領也儒者讀律自不能與專家之學同其精深但細讀之使人懷然與壞刑之思可以寡過而具有關治

術者更無論矣

黎元莊字辰約嘉應州人明夷待訪錄書後曰後人以王莽禍漢安石亂宋率不敢復言變法然窮通久變孔子之明訓改弦更張賈生之上策必泥成法夫豈其然評曰變法亦視其事勢如何民心如何須因勢以利導未可違眾而獨行也叔季之世當言除弊毋遽言興利古人立一法自可行諸久遠其不能行者弊端害之天下事無一非可作弊之地法愈密弊愈繁去其弊則利自出何待大聲以色爲哉商鞅治秦秦強而適以速其亡鞅在當時曷嘗不憤末世之虛偽慨政教之凌夷激而爲此然其效可觀矣末俗拘牽文法乃奉行者之失苟有豪傑任其事焉用法恆得法外意必不爲文法所拘歷觀往古凡掃除

無邪堂答問卷三

十七

廣雅書局

更張蕩滌舊俗者皆鼎革時之事非所語於守文之世若佛民心而強爲之不至如安石之禍宋不止也

鍾凌漢字履崖嘉應州人問西銘之旨不同於兼愛其殊別安在答西銘發端卽言乾父坤母以下語語本此立說蓋謂人物皆受形於天地天下人同出於父天母地非同胞而何大君爲宗子踐形者爲肖子害仁濟惡者爲逆子天生民而作之君作之師有裁成輔相之道宗子肖子皆不得辭其責者也惟其心中肫然有民胞物與之仁故欲使之老安少懷各得其所卽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意所謂能近取譬也均是人也同受形於天地猶之眾子同受形於父母故尊高年卽此長吾長之心慈孤弱卽此幼吾幼之心猶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也然西銘但以其心言而非以其事言心則無窮可以萬物爲一體中國爲一人不知是則生機窒而仁之量隘人必具此胸襟而後能任重致遠自私自利皆一念離解誤之也事則有窮博施濟眾堯舜猶病故儒者必明理一分殊之旨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等差正所以善全吾仁否則執逾人而愛之與吾親等勢必不能徧給終且視吾親與途人等而生理於是絕天地之心或幾乎息矣故理一者仁之體也分殊者仁之用也理一卽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同出一源也分殊卽親親長長悌獨鰥寡之各準其量也蓋論語言仁合體用而言之也孟子多言用其言明白易解西銘專言體則易混於兼愛故程子亟以理一分殊明之然有體斯有用必有民胞物

無邪堂答問卷三

十六

廣雅書局

與之量乃有立人達人之思大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亦只此一念充之惟其民物同出乾父坤母之一源故盡人物之性可以參天地所謂惻隱仁之端擴充而仁不可勝用也此仁之端則受之乾父坤母而凡民吾同胞者莫不有之故人可以親其親長其長而惟肖子爲能踐形惟宗子可以任家相故其責必有攸歸知化窮神則達天德之事不愧屋漏以下則克己復禮之事皆所以擴充此仁也謂充此仁念也尙未及推行之事長長慈幼等語則推行之事然亦但言其理謂仁中自有此秩然之則也此篇皆舉仁之理言之但其用有等其施有序專爲博施濟眾之舉而不知尊高年慈孤弱之差則從井救人勢且立蹶墜氏之兼愛釋氏之慈悲摩西氏之救世主皆是物也彼惟

誤認體為用故其流弊不可勝窮孟子與宋儒所以闢之不遺餘力不然墨氏釋氏皆閒世一出之人其意亦無惡於天下方將進之不暇而忍距之如此其嚴哉六朝之時南北諸儒治經異派釋教亦然而禪宗衣鉢之傳六朝相續徒侶漸盛五季專尚詐力士多失職遁於空門臨濟等五宗之派遂遍天下北宋士大夫不參禪者甚少宗杲教無垢以改頭換面而六經率以禪學解之橫浦眉山固不待言即程門諸賢亦多陰染其旨程朱闢之不得已也元明以來禪學日衰而其徒并不能舉其說關之何為後儒疑程朱立言之過峻者未設身處地以觀之也昌黎言博愛之謂仁合下文讀之其言固自無弊但此言仁之事與夫子言立達西銘言胞與其旨畧同而昌黎未析言之宋

無邪堂答問卷三

九 廣雅書局

不乏大慙既除脅從罔治陽和布德則鷹化為鳩但當多引正人潛移默運以固元氣耳桀黠者盡法懲之頑鈍者爵祿糜之宋祖以忠厚開基戒後世子孫不可殺士大夫此最成德之事然當權奸擅政以惡州郡地廣諸賢實與殺之無異而君子之慮小人則常失之寬如呂蔡輩非肆諸市朝固不足警羣小之心亦無以壓天下之望也叔季人心大都嗜利誠無術以遏其躁進豈可反驅以資小人之用哉薰蕕不同器而腐巢鷯不並樹而棲用一小人則君子皆為所擊卒之君子常不勝而小人常勝故易於垢之初六師之上六戒之為人上者宜知此義天不能有景星而無彗孛地不能有嘉禾而無稂莠小人不絕於終古操之蹙則傲而生變處之當則轉而包羞故易於泰之

無邪堂答問卷三

十 廣雅書局

儒恐人誤認博愛之義而以施濟為仁將入於墨氏釋氏也故屢辨之蓋豫防流弊之言非謂昌黎真不知仁也謂昌黎不知仁者特其縱論之偶過非其本旨之所在也劉元城學術論曰微仲堯夫一為熙豐舊黨所搖撼遂不免用其調停雖其識之不定亦由氣之先餒 評曰汲公秦人中立無黨其汲引揚畏而卒為所擠識不足耳畏本傾危之士偶為所眩則有之謂氣先餒恐未盡然汲公死不明宋人說部多載之亦多有詆之者則以其無黨之故非盡公論堯夫爭訟誦詩案自是正論尤不得以無識譏之蔡確與吳處厚結怨之始末王氏揮塵錄載其事甚詳且調停之說未可厚非用之此時尚嫌其晚呂蔡之徒固不可稍貸其餘激而入於下流者亦自

此二否之六三發之為人臣者宜知此義荆公初意本用舊人諸賢無一肯為所用乃幡然變計專任新進承其流者變本加厲不待紹述之說行元氣固已大傷元城語錄溫公嘗謂金陵日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何也介甫日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俟法行已成即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溫公日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矣溫公之言如燭照數計荆公未嘗不知小人之不可用而欲苟取以幸成他日終有福建子之悔好用小人者可以鑒矣天下未有不得人而可為政者使諸賢在朝雖新法盡行猶可徐思挽救至是以操切者為之而民生益無所控訴矣執拗不曉事自是荆

公定評凡與執拗人共事愈爭則其禍愈烈陽順其所爲而陰施其挽救之術久之彼亦倦而思返耳李西涯委蛇宦豎之閒名節幾不可問後人猶或曲諒其心神宗固有爲之主荆公亦非患得患失之流使有數人者委曲補救其閒豈至若斯之決裂卽云剛愎自用萬難共事然盡一分心力民間受一分之益國家固患批政之亟行尤莫患乎朝列中善類一空則當陰陽絕續之交更無人焉起而承之不至於天地閉賢人隱不止故有碩果之不食而後有拔茅之彙征固天下之元氣者在乎扶植善類人材非愛惜長養則不能成小人既百計以挫折之君子更不思委曲以挽救之潔身而去名則完矣而於國事無濟也此庶僚新進之所爲若大臣與國同休戚者其義尚不止此

無邪堂答問卷三

第非伴食者所可藉口耳故程子謂新法吾輩激成之最是持平之論二程遺書記其事甚詳元城語錄載溫公論介甫之言數條皆極平允朱子讀兩陳諫議遺墨論荆公心事亦至確青苗之法荆公行諸鄆縣而效遂欲以施天下不思一邑之地耳目易周天下之大奉行者豈能盡善况其與民爭利爲世大詬乎治道在不擾民事簡則易行法繁則多弊故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以青苗之瑣屑而欲行諸天下是之謂不曉事若以姦邪責荆公荆公所不受也然其心卽無他而羣姦由此彘進祖宗百數十年培植之元氣斲削至於無餘倒行逆施罪魁禍首其奚自解免於天下哉後世往往有民間自謀之事而上之人不憚煩瑣爲之代謀者皆青苗之類也民間治生之事至

繼至悉十里異宜百里異俗代謀者必不如其自謀之工一人之身豈能家喻戶曉勢不能不假手吏胥吏胥之不曉民者有幾民不懼官而懼吏官有情理可言吏非情理可喻也小民終歲勤動不足供若輩之一飽卽使奉公守法而民事各有常程一日不耕或受之飢使之廢時失業以聽無謂之文告利源未開怨咨先作矣曹參言毋擾獄市豈獨獄市爲然哉

梁宗柏字式如茂名人明夷待訪錄書後 評曰凡黎洲所譏者大抵末俗之凌夷非立法之本意日久弊生使黎洲之法果行亦猶是也開創之初疏節闊目承平旣久法令滋繁蓋守成中主無識力以改成法而臣工之偷安目前者見法做則立一法以救之又做則又救之而多不探立法之本意亦或有倖法之繁密轉可以逞其私者此弊歷代皆然故善爲治者不貴更法而貴除弊弊去則法之精意自出而後知昔人之立法皆非漫然爲之也試觀歷朝典制諸書其大經大法所以教養斯民者何等周密視黎洲所擬有過之無不及焉無如法立弊生有司奉行故事而無精意以實之則利民者且將轉以厲民並藉口於故事而益巧肆其厲民之術故程子謂有睢麟之精意而後可行官禮之法度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况黎洲所立諸法大都利與害相倚伏而初非見利不見害者哉

又曰胥吏篇云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則復差役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用士人 評曰差役如何可行於近世使鄉人受差則破家者有之矣黎洲謂差役防人之報復不敢致難

無邪堂答問卷三

於人殊不知鄉民之黠者自必履役如故名是實非官亦何從辨之其愿者則受人魚肉吞聲忍氣而無如何明時糧長即前車之鑒富民之破家可立而待也吏胥用士人固可補偏救弊第重吏胥之選當廣其登進之途士知他日服官甚易而為吏並非賤役也乃始濯磨自愛否則士人亦甘為市井小人之為且以詩書佐其舞文之具視市井尤有甚焉凡事不養人之廉恥而望其自愛無是理也明太祖重吏員之選多至達官宣宗以前猶然

顏重光字宣甫連平州人明夷待訪錄書後評曰藩鎮只可

置於邊隅不當置於腹地謂唐之亡由於方鎮之弱亦不盡然

如李茂貞輩勢稍弱者稱臣奉命之不暇其勢均力敵足相抗

無邪堂答問卷三

廣雅書局采

衡者不過割據自雄以致生靈塗炭而跋扈如朱三者且師曹瞞故智始挾天子以令諸侯終亦潛移龜鼎仍無救於唐之亡也晉王本非梁敵特以深仇之故致死於梁假令梁不與晉讐晉豈遂能終守臣節其授詞於晉而卒滅於仇人之手者亦溫之惡貫滿盈天奪其魄而於唐之存亡皆無與也黎洲之論自是有為而發非盡切於本事

梁杵字唐階茂名人問近時河患日深鄭州之決淹沒至數百

里世儒每言復禹舊蹟其說何如潘印川東水刷沙之法是否

可行機器挖沙亦可用否 答史遷言禹斷河為二渠一北載

之高地一分入諸深川深川之渠與今河道相近大清河為濟

水故濟濟水絕流已久後世變遷尤多今利津海口近高苑高

苑漢千乘郡地也深川由此入海其北載高地者傍西山之足以行故久而不敗至平地後則播為九河同為逆河數百里聞聽其游波漫衍雖禹亦無如何也三代後北流舊蹟久湮今衛河與之相近漢武帝塞瓠子河復禹舊蹟實已東徙百餘里王橫謂今之所行非禹之所穿是也若挽河入衛其勢甚易但直隸已有五大河滹沱永定九為民患天津海口甚窄若再加以黃河夏秋之交諸水並漲永定且為所遏勢將灌及京城此萬不能行之事也禹時滹沱亦入河今滹沱入子牙河以入海同治間患幾與大河相埒近則畿南稍慶安瀾而永定河患尤劇矣禹時上有高地下有九河故能堅東而容受之今衛水去西山已遠滹沱善徙畿南土性最鬆河道時變正禹所謂行平地

無邪堂答問卷三

廣雅書局采

數為敗者陳和叔導河書欲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合滹沱諸水達之天津以復北流故道蓋未知帝都所在古今勢殊也自禹斷二渠後至周定王五年河徙至金明昌五年南流合淮至國朝咸豐五年北流入大清河是為古今三大變自餘遷徙靡常無代無之獨晉唐之世河患最少蓋亦地經割據紀載未備之故耳漢武帝時南注鉅野通淮泗是為南流之始武帝旋發數萬人塞之宋熙寧中曾分兩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

清河入海元豐以後又折而北明昌五年之決亦分兩派後遂

專趨於南漸且以洪澤一湖受河淮二巨瀆之水至咸豐間始

改而北流其歷代河患禹貢雖指行水金鑑諸書考之已詳今

不贊及咸豐五年銅瓦廂決口直衝張秋其勢本順而明時常

挽之南流者一為祖陵風水一為河運所關今二者皆無慮北  
行已久宜若可以灑沈澹蓄顧山左之民常苦昏墊則以河身  
日高海口淤塞勢常不能容也自播印川治河後論者多持河  
不兩行之說實則漢宋之世皆曾兩行非獨禹時為然蓋支河  
多分則力弱弱則不能刷沙若分兩大支以網盛怒有何不可  
今山左水道近大河者有小清馬頰徒駭三河此唐時所稱徒  
駭非九河之一也馬頰亦非禹之遺蹟惟徒駭稍寬可容分漚  
而沿河居民已不甚願或由賈魯河挾頰以入淮卽近時鄭州  
決口之道明正統後宏治前多由此第黃淮二水入湖湖不能  
容高家堰有岌岌可危之勢故江南居民尤不願也當河南行  
時淮水為黃流所遏不能宣暢時或汎溢為災上自穎壽下及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高寶恆備備焉舊制河淮盛漲則啟禮智等五閘以洩之裏下  
河本為澤國入海之路尚多若天然天賜等七民居不至盡淹  
惟稻爲所浸收成歉薄故啟閘之期恆以差一二日爲上下流  
之盈縮數州縣之民每因此齟齬分水南行近日張勤果本有  
是議欲於銅瓦廂上下築爲堅閘減三四分之水以入淮此亦  
無策中之善策然淮徐之民既不樂從勢難拂民以從事創巨  
痛深奚怪其然非河自南流孰能執其咎耶增高培薄誠爲下  
策顧後世生齒日繁田廬彌望勢蓋不能不如此論者徒執神  
再治河功在疏濬之說以詆播新諸公夫播斬固非不講疏濬  
者開海口以通下流之去路卽濬之法開引河築減水壩以消  
上流之盛漲卽疏之法因時制宜貴師其意不師其迹必爲高

論以詆之未識任事者之苦心耳隄工自明代以來講求已備  
若月隄子隄格隄之類皆因地而施縷隄遙隄尤關緊要無縷  
隄不能束水無遙隄不能容水也入海之路不暢則上流之淤  
日甚此皆自然之理開濬海口本難施工利津鐵板沙尤不易  
去非別開引河不可若陳省齋之於近海兩岸各開引河以其  
士堆爲縷隄後將縷隄剝去合三爲一等法今皆可行詳見張  
氏河防述言機器挖沙亦是一策但不難於挖沙而難於挑送  
若僅堆置河旁水漲時仍帶沙入河挖猶不挖也聞天津定購  
機器船水隨泥上似亦不甚適用舊制鐵帚船之用妙在但鬆  
其沙仍借水力以刷之機器間有用飛輪者輪飛而沙揚此則  
與混江龍用意畧同第須隄工堅固力能束水始足見效否則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游波寬緩水不能挈沙以行雖已鬆者亦漸變爲鐵板沙而河  
身日淤故潘氏築隄束水借水刷沙之策至今不能廢也嘉道  
年間南河官吏侵牟無度以致潰敗不可收拾包慎伯魏默深  
之徒皆預言河必改道蓋以事勢驗之而知其然逮豐工告竣  
河遽東徙時方多故未暇經營十餘年之淤積而河之敗徵遂  
見復因帑項不敷多以民捨爲官隄尤未能處處築造如法潰  
決頻仍職是之故非河之果不可治也至鄭州之決自是人謀  
不臧東河尚有承平餘習平時險工多在北岸猶或加意宣防  
南岸則廢弛已久一決遂不可禦此非一朝夕之故矣夫治河  
無他奇策所恃不過隄防能順天時相地勢以爲之卽奇策也  
河王當合龍時埽之走與不走往往有天意存焉若鄭州第一

次台龍人皆知其埽之必走此又關乎人事治河之道與治兵同埽當下而不下不當下而下皆失工八時地勢者也鄭州合龍乃當大汎之時故求急而反緩河工皆有成法可循但能思患預防嚴杜浮冒自必日起有功所難者任事之人耳

劉潤綱字維三合浦人讀李翱復性書曰翱論性而云皆善實可追蹤於許鄭說文云性善者也角弓箋云人之心皆有仁善比肩於孔賈咎繇疏云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春官疏云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評曰心非性也鄭箋未可牽合說文則實用孟子說耳鄭箋心與性不甚分別故上文言性下文言心此自辨析未精處無庸為之曲諱此題本不必引鄭說也必欲引之則當引禮中庸注詩蒸民箋乃與性善相比附至云比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肩於孔賈亦不然孔賈有孔賈精處習之有習之精處比而同之轉覺擬不於倫咎繇疏是衍孔傳語春官疏是引中庸鄭注皆非孔賈所自得者古書言性有以性命言者即宋儒所云義理之性也有以才質言者即宋儒所云氣質之性也疏家每不甚分晰若春官疏之引鄭注亦混性命於才質非鄭注本旨然此不足為孔賈病彼時常解皆如此性命道德之說至宋時始精故作理學題多引漢唐之說必不若宋元儒者之精確猶之作制度名物題多引宋元之說必不及漢唐儒者之博瞻漢儒之言簡質故必參考六朝初唐諸書以疏其義然六朝元學大行儒者治經若周易論語率雜以老莊之旨如世說新語注於見形論之類孔冲遠謂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祖尚元易義虛義多浮誕案繫辭注疏多引老子蓋六朝習尚然也

見於隋經籍志者甚多今皆散佚李氏集解不取王韓之學故諸儒遺說罕存惟論語皇疏所采各家純駁錯出往往有涉於異學淺陋難通者邢疏廓清推陷之功不可沒也宋儒之言精深故必博稽元明 國初諸書以尋其緒然嘉隆後心學盛行天泉證道四無謬說羣相推衍徑陽景逸叢山諸公雖大聲疾呼猶未盡扶其利病 徑陽證道編還經錄諸書論陽明同於告子釋氏處至詳第辨其無善無惡之說猶未及致良 陳清瀾之通辨張武承之質疑詞近叫囂仍未能障其狂瀾康雍以來乃漸衰熄陸張諸儒開邪衛道之心不可誣也近儒以此為平淡無奇乃倡為實事求是之說鼓動一世六書九數音韻訓詁名物制度類多卓然名家惜乎其不善用所長耳漢宋諸儒大旨固無不合其節目不同處亦多學者知其所以合又當知其所以分使事事求合窒礙必多斯穿鑿附會之說起矣近儒謂訓詁名物當求六朝以前書是也其謂不讀唐以後書則非此特讀書減省之法非真讀書人語也明七子論詩文亦然詩文氣有厚薄體有古今自當隨時代為升降豈義理亦隨時代為升降乎書之傳與不傳有幸不幸陋書自不可讀佳書自宜多讀初不以時代而殊學者慎毋為此等警說所封也宋學以闡發義理為主不在引證之繁義理者從考證中透進一層而考證之粗迹悉融其精義以入之非精於考證則義理恐或不確故朱子終身從事於此並非遺棄考證之謂也朱子言考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此自謙之詞今讀語類隨舉一事無不通貫非精於考證者能之乎斯其文初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無鉅釘之習莫非經籍之光宋五子尙已若漢之董江都劉中  
墨匡稚圭揚子雲諸人皆有此意西漢之學術所以高出東漢  
也西漢大儒最重微言宋儒則多明大義然精微要眇之說宋  
儒固亦甚多漢藝文志李奇注微言隱微不顯之言小顏注精  
微要眇之言義皆可通惟精微故隱微也其言心性乃大義  
之所從出微言之所由寓漢學家獨禁人言之則無論周易一  
書專明性道即四子書中言心性者何限子貢謂性道不可得  
聞第戒人躐等耳七十子後學者何一不明乎此近人乃藉口  
此言以文淺陋則六經幾可刪其半矣韓詩外傳云原天命治  
治道畢矣蓋心術形爲好惡好惡本於性情性情原於天命惟  
能治其性情節其好惡斯漸復乎天命之本然而禍福無不自  
已求之也故理好惡者大學聖矩之事治心術適性情者大學  
誠正之事原天命者大學顯明命之事古之儒者言治道若

無邪堂答問卷三

五

廣雅書局

此安有去心性之學顧亭林謂學者但當辨辭受取予不當言  
而可言治道者乎此安有去心性之學顧亭林謂學者但當辨辭受取予不當言  
而可言治道者乎心性夫辭受取予之節孟子辨之至精存心養性之功亦惟孟  
子言之至悉取其一而遺其一不可也仁義禮智天所與我是  
非辭讓之心人皆有之任其牴牾則日趨於利時或省察則漸  
返於義惟其以心爲權衡故能知何者當受何者當辭何者當  
取何者尙予苟此心惘然一無所知則發不中節舉動乖謬當  
何辭受取予之足云吾未見禽獸在前投以噍噉之食而不受  
也子以簞豆之利而不爭也彼豈無心惟性與人殊不能自治  
其心故任其性之所發而不能自止也告子生之謂性意正如  
此蓋以知覺運動爲性故有杯棬滿水之喻其說極粗宜孟子  
以犬牛之性折之而不能答也近人以六書言訓詁謂性從生

得聲往往申告子之說然說文明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从心  
青聲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凡字有形有聲有義陽  
氣性善者釋其義从心者釋其形生聲者釋其聲使強以許君  
之說同於告子則情从青得聲又將何解左形右聲許書之通  
例治小學者豈於此猶有不瞭然乃許君力宗孟子漢學家反  
宗告子何耶詩大雅丞民正義禮坊記正義皆引孝經援神契  
稟陰陽而生故內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以生訓性  
古書固多有之要非制字之本義且皆舉氣質而言不若許君  
兼言理氣之爲完備禮運鄭注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又云此  
言兼氣性之效也鄭君亦以氣與性分言之蓋與宋儒說同  
徒執口之於味數言以爲孟子之言本與告子相近不知孟子  
意以此數者亦出於性非謂吾性中但有此數者而絕無仁義  
禮智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張子正蒙謂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卽此意也天以仁義禮智賦人故謂之命命兼理  
氣性亦兼理氣氣不能清而無濁斯質不能純而無駁天  
地亦無如何君子惟不以此爲性於是乎有變化氣質之功有  
盡性踐形之事有窮理至命之學皆以四端之義理爲主而不  
欲授權於氣質孟子因告子混氣質於義理故專以性善立說  
至形色天性口之於味兩章乃兼舉氣質言之以明性之全體  
宋儒說本孟子理至精密與告子判然不同安得附會六書以  
誣孟子并以之誣許君乎氣質謂昏明強弱嗜欲謂聲色臭味  
嗜欲之性似與氣質有殊然嗜欲仍生於氣質昏明強弱者  
氣爲之聲色臭味者質爲之言氣質則已該嗜欲於其中矣  
諸始言性處夏以前未聞有性之名禹謨謂道心惟微卽義理  
之性也道心之粹然者天所賦予人與禽獸相去在此幾希聖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人因為殊別之而性之名以立禽獸亦有氣質亦不得不謂之性然與人性之以義理為主者固殊告子乃混而一之安得不誤翟晴江四書考異謂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為性也若有恆性即率性為道也克綏厥猷惟后即修道為教也

其言至確 案湯誥言若性中庸言率性若訓順率訓循順循其性之本然皆謂性善也王充論衡率性篇獨有率勉之訓古書無訓率為勉者充生漢世乃不明訓詁可謂俗儒也已晴江此書前有總論通考之屬精義多在其中嚴氏亦編皇清經解時以其頗引宋元儒說遂刪去之 近人但曉曉辨古文之真偽而并其言之精粹者棄之如遺豈非顛倒刺謬乎

諸儒解經一字一言必還經之本義篤信謹守甯闕毋妄故可寶貴何邵公解公羊多節外生枝雖聖人微言存其中而已功不補過宋賢疑國風刊孝經改大學亦多為後儒所糾程朱可師法者多矣後人學識不及其萬一而動欲以己之意見治經自偽古文之說行此風日熾名為衛經實則昨道古書中名言精理棄若弁髦而反蒐羅繆繆及雜說以示博豈議緯雜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說果勝於古文尚書乎多聞闕疑聖有明訓吹垢索癭錄錄成獄縱能得情亦是酷吏此事為之不已有關心術非儒者所宜為也孟子言性與中庸說同亦與繫辭義合中庸天命之謂性大戴禮本命篇以為孔子之言蓋子思述孔子孟子又學於子思聖門微言惟孟子得之故其書最善言性而非荀子所敢並也家語後序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史記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索隱引王劭說以為史記衍人字是也家語雖經王肅亂然非偽書受業子思之言與趙邠卿孟子題詞漢書藝文志劉中壘列女傳皆合近人或以年歲不相及為疑則四書廣言已辨之矣案子思孟子生卒之年皆無可考然魯平公欲見孟子而穆公時子思尚存穆公之卒至平公即位相去凡六十年使子思卒於穆公中年與孟子相去亦不過七八十年漢儒傳經若申公伏生之倫皆年臻大耋未可疑孟子竟無受業子思之事也史記謂子思年六十二計自孔子卒至穆公元年已不止六十歲其為謬誤不辨自明孔子卒時子思方幼而孔叢子有孟子問於子思又有子思問於夫子云云年習之復性書言誠情茂相懸恐非事實孔叢偽書不足據也 固近於釋氏言復性則實本於孟子惟性中兼有食色之欲故

召諸言節性惟性本善而人自恃亡故習之言復性能節性斯能復其本善之性矣此與古聖賢之言初無不合而阮文達作性命古訓必為曲說以斥習之至與詩易論孟中庸之言性者觸處窒礙所謂言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兼氣質故有欲故須節象山語錄乃謂樂記此言本於老氏謀之甚矣戴東原孟子疏證所見與象山畧同而不敢徑駁樂記乃強為之說通詞知其所窮案文子道原篇亦有此四語文子多假借書以證其說非此四語果出於道家也楊升菴外集曾引文子以駁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此四樂記胡元瑞筆叢已糾之

端之心幸而有此四端之心而復聽其若存若亡終至於漸滅殆盡而後已是禽獸猶限於天人則天子之而自汨之豈止相去幾希哉弗思已耳亭林特鑒於明末心學之流弊故有激而云然非竟廢方寸之良田使之蕪蕪不治也近儒乃專取之以

佐其私說不亦慎乎顏習齋之學大旨與亭林畧同皆矯枉過正者張稷若有答亭林書專論此事其言平實亭林所不逮夫古之學者合學問思辨行無所為學也學問則讀書之事思辨則窮理之事篤行則返躬實踐之事苟有學問而無思辨任耳目而不任心讀書何為心不靜則讀書亦不能成誦此理至易明而近儒斷斷不已可異也學者不嚴辨乎義利公私不從事於躬行實踐而徒喋喋言心言性斯可厭鄙耳顧安得因噎廢食歟 告子惟不知性中本有仁義禮智之則而但以知覺運動為性遂卑視性而專治心亦知人欲之不可橫流乃強制苦禁以求此心之不動釋氏之說正如此故嘗謂仁內而義外其所謂仁亦煦煦之仁耳蓋吾儒之言仁義合仁與義言之也異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所謂仁亦煦煦之仁耳蓋吾儒之言仁義合仁與義言之也異

端之言仁義別仁與義言之也仁與義雖各有主名而正相資  
爲用譬諸秋冬凜冽要未嘗無溫煦之時雖使肅殺閉藏而生  
物之機不絕故乾元可以統四德體仁可以賅四端仁與義之  
象陰陽最爲顯著而謂仁義判不相入是猶謂陰陽各不相生  
也有是理乎異端惟不知道之大原以仁與義截然爲二事故  
言仁必推而極諸兼愛雖投身餒虎有所不恤言義必推而極  
諸爲我雖殺人盈野畧不動心由其判仁義爲內外故絕不相  
謀如此告子與楊墨說雖不同而其立說之本固無不同也孟  
子既歷辨其非因亟以蒸民之詩明之有物必有則有氣質必  
有義理則在物中義理在氣質中苟徒有是物而無是則斯其  
所謂物者乃禽獸草木之物非吾所謂耳聰目明之物也惟有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物必有則故凡仁義禮智之德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出  
於天理之自然並非有所矯揉造作親親之殺禮意秩然初不  
必以施濟爲事能近取譬擴而充之而仁不可勝用矣夫何至  
廢君臣父子以爲教蔑仁義禮智以爲心聖學之所爲別於異  
端者此也特慮人聽其自然而不復加存養省察之功則巨書  
之悖亡仍無以異於禽獸故富歲牛山二篇即次於論性諸篇  
之後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聖賢豈不治心哉第非如告子釋氏  
之強制其心耳荀子言性惡是知有下愚之性不知有相近之  
性下愚稟氣至濁而義理遂爲氣質所勝是質也非性也氣質  
之性君子弗性非但宋儒言之孟子已早言之詳見荀之詰子孟  
上文論極相淺其爲說又在於告子之下近人獨喜稱述甚矣其真

誠也惟天生人有善無惡故能生生不息若如荀子之言則生  
理滅絕從古至今天地之間皆戾氣充塞人豈可一日居天地  
清明之時多墮覆之時少既以濁氣生物又以戾氣生人則清  
淑之氣究歸何處天乃專生惡人非不仁之甚耶荀子意在重  
學然人性既惡又安肯學非自相矛盾之甚耶中庸明言率性  
性惡烏可率循又烏可以之修道而立教荀卿非十二子而於  
子思孟子爲尤甚故其言與思孟異趣若此不知繼善成性大  
易固先言之荀子明聖道而反悖於聖言其足依據耶方望溪  
劄錄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柳燦負固賊死其宜矣之言以  
證人性之皆善是也但如元兇劄燦之戾氣獨鍾者世不多  
見聖賢惟道其常不得以一二人之性概千萬人之性公都子  
以糾與替賤爲問孟子不與之辨而但言四端之見人皆有之  
意正如此此意顧氏日知錄曾及之後世若秦宗權張獻忠之  
流豈無一二性與人殊者而欲舉此以例其餘豈聖賢立言之  
旨乎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荀子謂塗之人皆可爲禹諸意相  
類即此觀之四端本於性生可見荀子既知其然而又言性惡  
矯激之詞惟人性相近故皆可以爲善惟性兼理氣故相近者  
烏可爲訓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理氣之說也物則之訓鄭箋與朱注異義但詳孟子語意朱注  
爲長韓詩外傳引是詩而釋之日民之秉德以則  
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安得爲君子其上文屢言仁義禮智順  
善之心是以五常訓詩之有則者韓太傅已然孟子趙注天生  
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義與韓同孫疏亦與朱注義  
同朱子嘗謂孫疏是邵武士人僞作而此注獨從之以其說之  
精也朱子語類謂孟子未知氣質之性似不然孟子言爲不善  
非才之罪即兼氣言之程子所謂才稟於外稟於外則有物欲感之  
具於心故有善無惡才與情皆發於外發於外則有物欲感之  
故有善有惡孟子方論性善因專舉才之善者而言人見其禽  
獸也以爲未嘗有才才屬質言語意自明朱注才訓材質亦仍  
與氣質之說不甚相遠也金仁山論孟集注考證云地有肥瘠  
雨露之不齊已可見氣質之性也其言良是程易疇論學小記疑宋儒  
子非不知有氣質之性也其言良是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蓋誤會宋儒之意程子語錄中早詳

之矣至戴氏疏證語多支離謬不勝糾大率以人欲為性之本  
 然當順而導之不當逆而制之此惟聖人所欲不踰矩者乃可  
 豈中人以下之欲皆能如是乎欲本兼善惡言宋儒易言謂欲  
 有惡而無善特理欲對言則理為善而欲為惡故樂記言天理  
 人欲易言慾念室欲論語言克伐怨欲法言修身篇天下有三  
如戴氏之說是入自禽 經典中此類甚多東原概置之而但援  
門者亦可謂之善乎 欲立欲達以為說不知說文欲訓貪欲論語憲問貪之為義惡  
章馬注同 多而善少東原精筆訓詰豈獨不明乎此第欲伸私說以攻宋  
 儒遂於本明者而轉昧之此即欲也而不當遏之乎天之賦人  
 有食色之欲未嘗有貪淫之欲其有之者人自縱之也東原乃  
 謂食色之性人不可無此何待言愚人知之宋儒不知耶疏證  
有云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采

欲之失為私則貪邪隨之是東原未嘗不知欲中有惡也既  
 知有惡而又禁人存理遏欲誠不知其何說也朱子語類濂溪  
 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為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  
 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  
 非聖人不能也曰然則欲字何如曰不同此寡欲是合不當如  
 此者是私欲之類若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凡  
 東原之所辨朱 荀子專舉下愚以言性東原專舉上智以言性  
 子已早言之矣 專舉下愚者乃欲以學愈愚說雖偏而尚無大害專舉上智則  
 古今上智曾有幾人雖使人欲橫流皆自以為合於天理是尊  
 情以滅性而井可以廢學東原其殆未之思耶若其講宋儒之  
 言理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以是為宋儒罪夫仁義禮智  
 天所與我而皆於四端之心見之苟非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  
 心何以能應萬事詩蒸民篇與箋天之生眾民其性有物象謂  
五行仁義禮智信也乾鑿度五常以之行鄭  
注天地氣合而化生五物鄭君以五物謂五常非有物焉得於  
天而具於心之謂耶朱子注詩注孟子皆不從其說東原若必

以此為非則當斥 推其致誤之由蓋以血氣心知為性而不知  
 鄭君不當斥宋儒 以義理氣質為性 血氣心知未嘗非性然此但言氣質之性而  
 未及義理故樂記復言合生氣之和道五常  
 之行生氣五常乃所謂義理之性也樂記上 故其言曰心知之  
 下文語意甚明安得截取四字以證其曲說  
 自然未有不合理義者未能盡得理合義耳夫孟子謂心之所  
 同然者為理義未嘗謂心之所發者皆合於理義也心統性情  
 故理義具於心其具於心者性之所固有也所謂性善也其動  
 而不必皆合者情之有善有惡也所謂其情可以為善也可以  
 為善亦可以為不善也 程氏論學小記謂乃若者轉語之辭是  
 為非性情之情而云精猶素也 實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故  
 也曲說至此可謂自生荆棘矣 日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又日非才之罪才本可以為善而或為  
 不善者乃不能盡其才之罪非才之罪也猶之情本可以為善  
 而或為不善者乃不能治其情之罪非情之罪也氣質亦可以  
 為善而或為不善者乃不能變化氣質之罪非氣質之罪也才  
 情氣質雖有善有不善而人皆有此秉彝之性故皆可以為善  
 是則性相近也是乃所謂性善也若以是歸諸心知之自然則  
 心知有惻隱矣亦知有羞惡也心知有辭讓矣亦知有爭奪也  
 而以為盡合理義不亦誣乎理義者得於天具於心所當存養  
 省察拳拳服膺以保之而勿失者也非謂有此同然之理義遂  
 可任其自然而使之出入無時也 東原力駁程朱人生而靜以  
 物而言不當以理義之性歸之於天如其說將何以解於易繫  
 辭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歸之於天耶  
 聖人恐人誤認氣質之粗者為性特著繼善於成性之前以明  
 天命之本善蓋謂天賦人以理義而人性始善也故曰天命之  
 謂性東原何且禽獸亦易嘗無血氣易嘗無心知可謂合於理  
 弗思之甚耶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采

此為非則當斥 推其致誤之由蓋以血氣心知為性而不知  
 鄭君不當斥宋儒 以義理氣質為性 血氣心知未嘗非性然此但言氣質之性而  
 未及義理故樂記復言合生氣之和道五常  
 之行生氣五常乃所謂義理之性也樂記上 故其言曰心知之  
 下文語意甚明安得截取四字以證其曲說  
 自然未有不合理義者未能盡得理合義耳夫孟子謂心之所  
 同然者為理義未嘗謂心之所發者皆合於理義也心統性情  
 故理義具於心其具於心者性之所固有也所謂性善也其動  
 而不必皆合者情之有善有惡也所謂其情可以為善也可以  
 為善亦可以為不善也 程氏論學小記謂乃若者轉語之辭是  
 為非性情之情而云精猶素也 實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故  
 也曲說至此可謂自生荆棘矣 日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又日非才之罪才本可以為善而或為  
 不善者乃不能盡其才之罪非才之罪也猶之情本可以為善  
 而或為不善者乃不能治其情之罪非情之罪也氣質亦可以  
 為善而或為不善者乃不能變化氣質之罪非氣質之罪也才  
 情氣質雖有善有不善而人皆有此秉彝之性故皆可以為善  
 是則性相近也是乃所謂性善也若以是歸諸心知之自然則  
 心知有惻隱矣亦知有羞惡也心知有辭讓矣亦知有爭奪也  
 而以為盡合理義不亦誣乎理義者得於天具於心所當存養  
 省察拳拳服膺以保之而勿失者也非謂有此同然之理義遂  
 可任其自然而使之出入無時也 東原力駁程朱人生而靜以  
 物而言不當以理義之性歸之於天如其說將何以解於易繫  
 辭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歸之於天耶  
 聖人恐人誤認氣質之粗者為性特著繼善於成性之前以明  
 天命之本善蓋謂天賦人以理義而人性始善也故曰天命之  
 謂性東原何且禽獸亦易嘗無血氣易嘗無心知可謂合於理  
 弗思之甚耶

義乎由前之說是認心為性同於釋氏也由後之說是生之謂性同於告子也二者無一可而東原躬自蹈之反以告子釋老詆訶宋儒可乎夫老氏之言神蓋欲盡其精神以求長生也釋氏之言神蓋欲得其神識以求不生不滅也氣之充然者為精神心之湛然者為神識神識與精神且不相同况宋儒之言理更於二者何與五常之燦然者謂之天理五倫之秩然者謂之條理皆與神識精神不相涉東原乃鍛鍊周內以牽合之此猶吏舞文之故智西河多有此弊不意東原亦蹈之也若王學末流絕不以治心為事以為吾心中自有良知不假安排信心而行遂至恣肆猖狂而不可遏戴氏之說其流弊若與此同豈但非陽明本意亦與釋氏大殊其牽引釋氏諸書特支離蔓衍

無邪堂答問卷三

廣雅書局

以快私說耳此正不治其心之咎非言心之咎亭林不揣本而齊末誤矣今夫人非至愚被以盜賊之名必拂然而不受然習染既深往往有為盜賊所不屑為而反安之若素者此無他無可欲則廉恥之心生有可欲則羞惡之心泯也夫不受盜賊之名非良知乎見可欲而心亂良知其可恃乎羞惡之心雖本性生苟不能擴充此心終必近於禽獸故陽明雖主良知而必以致良知立說為王學者乃去致字而專講良知是徒任吾心之所發而不必達之於天下也可乎哉言良知則不容著致字言致知則不容著良知字陽明之為是言蓋欲破格物窮理之說而以事物之理為良知中所固有當持吾本心之明以格之其復大學古本亦此意也此似與孟子四端意近然四端從擴充言

良知從不學不慮言不學不慮則知於何致宜後人去致字而專講良知矣良知遠矣明季國初諸儒辨之已詳近人亦罕從之無庸煩贅雖然王學末流之弊不知治心而尚知有心若如近儒之言則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手自能持足自能行而吾心漠然一無所與此其為說又在戴氏之下戴氏特昧於理欲之辨未嘗禁人言心此則並心而去之古所未聞也苟有稍及此心者必訶以為釋氏之說古人惟恐心之不靈而時時省察以養之近人惟恐心之或靈而事事窒塞以仇之務使如頑石然一無知覺而後已嗚呼誤天下後世而驚於口耳相率為破碎無用之學者非此言歟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中庸亦言尊德性而道問學蓋德性尊大體立而後學問有所附麗破碎支離固不足以言學也陸象山以此為宗旨本不誤誤在主張太過而欲以六經注我則流弊甚大聖門教人學問與思辨並重故無罔殆之弊罔者冥心無用其弊止於誤已殆者師心自用其弊將誤人人而習為無用之學已可哀矣人而至於師心自用尤可懼也故夫子復言以思無益其平日本身以立教者好古敏求發憤忘食多言學而罕言思為後世計至深且遠程朱謹守而不變所以為聖學正宗然要非去思以言學也去思以言學近儒乃始有之益弗與讀孟子

無邪堂答問卷三

廣雅書局

王士宗字希曾欽州人問史記體例 答義帝如韓林兒政非己出不可立紀項羽曾宰天下諸侯聽命自當立紀史通之所譏非也近人曲為之說亦非也漢諸王及蕭曹等皆有土有民

即古諸侯故作世家陳涉亦然漢書斷代為史故不用通史之  
例此皆事理之顯然者無庸曲說惟秦先世立紀頗失界限然  
不如是則先後參差不得不為變例魏收作魏書即承用之

王國棟字堯雲瓊山人問玉藻君未有命注卿大夫受賜於天  
子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王氏圻曰若此則方受天子  
賜時已乘服拜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  
子矣 答古者諸侯之大夫為諸侯服重為天子服輕各君其  
國即各有臣其境內之義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臣士  
儀禮喪服篇為君斬衰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經又云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總衰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衰  
也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疏謂畿外大夫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接見天子者乃有服不聘天子者即無服盛氏世佐謂既為大  
夫雖未嘗聘問王朝而其可以接見之禮自在故皆為天子服  
大夫之臣於諸侯者以諸侯為天故必君有命乃敢服注義確  
不可易王氏未明古制耳左傳昭四年叔孫穆子卒季孫使杜  
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  
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杜注謂豹不敢自乘  
故致之君其明證也

吳應星字均台儋州人問內則奔則為妾案周官媒氏奔者不  
禁據正義云云正是奔往為妻茲顧概名之為妾蓋不禁之者  
順其情也名為妾者止以禮也雖有不禁之條而奔者固已少  
矣 答此說用意固善但不禁奔之義終有可疑先儒謂六禮

未備而急為嫁娶者謂之奔非相奔就之謂也說似較妥奔則  
為妾亦正六禮不備之謂不然娶妾者豈皆私奔哉

問內則父母有婢子注婢子所通賤人之子黃氏震云謂婢之  
子則與下文庶子意重合如曲禮之婢子直言婢耳案直言婢  
則父母沒後婢長當嫁無緣有沒身敬之之理黃說恐非 答  
婢子謂婢所生之子故注云所通賤人之子賤人即指婢言鄭  
說初無可疑陳氏集注亦甚明黃氏疑與庶子無別不知庶子  
謂妾所生之子與婢所生者自異安得混而為一此又誤以婢  
子連文故有長大須嫁之疑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問禮器釋文儀尊鄭素何反據此則鄭時已有反切 答鄭讀  
儀為莎故釋文有素何反之音非鄭自作音也釋文語意甚明  
此殊誤會周官司尊彝釋文素何反之音凡屢見比而觀之可  
瞭然矣反切起於孫叔然鄭君注經尚未有此世書洛誥釋文  
云迺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此似馬鄭皆有反切之證然  
釋文并王氏言之恐是子邑之音而陸氏省文連及馬鄭耳單  
文孤證仍未足為據也儀禮士昏記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  
悉計反未四字亦是釋文誤入鄭注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引尚  
未誤而聞借邱古文尚書疏證引以為鄭作反語之據其誤正  
與此同釋文單行本繫此數語於寢壻之室之下亦非

口口問史記正義尚存孔鄭諸說顏注漢書乃掠為己有正  
如論語集解明引某氏集注乃多不明引也異哉 答顏引書  
或明著或不著未輯既繁容有遺漏非盡有意掠美也推用其

叔父游秦之說而不一著其名則非王西莊洪筠軒皆讀之筠

軒謂郊祀志別五百載當復合顏注云云是游秦之說案大顏

說見史記索隱論語集注引宋儒言無不明著其姓者此正用

集解例今皇疏并著姓名據疏云云似集解舊本如是而邢疏

足據惟疏引六朝各家舊說文筆斐然與皇疏之鄙俚者絕殊當是原文

朱子所引諸說皆補列其人名可檢閱率祖堂叢書有刊本是

考訂亦詳審如公孫拔之為公孫枝集注乃傳刻之誤王伯厚

疑之錢竹汀引倪氏說以釋之農家者疏注誤班志為史遷問

是書皆已訂正 惟用前人訓詁及何氏集解處不盡然蓋以

集解立在學官人人肄習無庸煩複朱子以集解義理未純乃

作書以補其闕非欲人廢集解訓詁則博采眾家融以己意悉

著之將不勝瑣屑也未知其例而率譏之謬矣朱子最留意訓

無邪堂答問卷三

望

廣雅書局

論孟精義序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

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又文集答

呂伯恭書曰不讀說文訓詁易謬答黃直卿書曰後生且教如

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其他見於語類者尤多如

論語集注學之為言效也用廣雅張南軒論語習如鳥數飛也

用說文說文教覺悟也皇疏用朱子恐覺悟之訓易混於釋氏

故不用許書而用廣雅復截取許書覺字之義以申孟子先覺

後覺之說則尊德性道問學之意皆在其中開卷數語即揭四

書要義以示人非苟焉已也集注引說文例不舉書名而注鄉

黨問問如也獨明著之蓋因問子侍側章亦有此言問子無諍

字復慮前後之歧出也特著明於鄉黨以免後人之疑其義例

之密如此而近儒猶肆攻詰異哉小學訓詁諸書皆為釋經而

作正當擇善而從許君自言博采通人朱子之法即許君之法

近人乃反遷就經訓以傳說文豈許君本意乎 引書備著出

處近例始嚴以為可免暗襲然暗襲與否仍視其人吾見著出

處而暗襲尤工者多矣古惟疏體如是傳注不拘後鄭注三禮

有與先鄭異義或徑用舊說者始著之餘不盡爾何注公羊郭

注爾雅襲舊甚多亦未嘗盡著也 此為著述成一家言

者言之若課卷則不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三

望

廣雅書局

無邪堂答問卷四

出

汪鸞翔字翠菴臨桂人問西銘 答西銘舉仁之全具

善體會則易流於兼愛故程子特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欲人

之善會其意也聖門言仁於顏子曰克己復禮宋儒去私之說

本之古注訓克己為約身仍與去私意近特內外微顯之別耳

克之訓勝經典達詰左傳楚靈王不能自克杜心苟多欲何以

約身故學者克治己私最宜勇猛此斬關奪隘工夫於仲弓曰

見賓承祭宋儒主敬之說本之其他曰先難後獲曰為難言訥

曰居處恭執事敬曰恭寬信敏惠多言審端致力之事而於子

貢之博施濟眾則告以能近取譬此意惟孟子闡發最詳其言

四端擴充操存舍亡人可為堯舜之類皆求仁之方也親親仁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宋

民仁民愛物差等秩然與孔子近譬之言若合符節能知此義

則人人親親長而天下平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之至私

即天下之至公也若但以博愛為仁而不明理一分殊之旨則

其勢必有所窮而煦煦之仁起矣孟子推兼愛之弊至於無父

言似過激今觀釋氏之書摩西之教而其言驗矣擇術可不慎

歟

問氣節似亦但全德中之一事 答內蘊義理則外發而為氣

節故孟子養氣之功必曰集義義理非徒託空談即事即物義

理存焉故宋儒以窮理訓格物氣節亦非可空談遇事乃見平

日只有集義養氣之功無所為氣節也高談氣節者不甚可信

如義所當為則為之即氣節也理所當言則言之即氣節也在

己只見義理之當言當為初無氣節之見存人之聞其風者乃

稱之曰氣節氣節者人所加之名非己可以襲取也襲取焉則

氣易餒而節不固矣氣之所以能不餒者以其於義理確有所

見言之而犁然有當於人心行之而灼然不惑於利害此非精

義窮理之功何以致之若激於一時而非裕於平日乃意氣也

非氣節也詡詡然以此自矜乃客氣也尤非氣節也意氣有時

或可成事客氣則無不僨事三代時本無氣節之名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不必言氣節而氣節自在其中達則兼善窮則獨善

兼善獨善之量畢生戰兢惕厲莫敢怠慢九疇未知能否副其萬

一而敢矜言氣節耶世所貴乎士者為其好學力行知恥也三

者具而後可以誠身 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宋

為貴思辨之功不講久矣善乎陸梓亭之以思辨名其書也辨

謂辨之於己非謂與人爭勝聖人且以學之不講為憂朋友講

習去其非而擇其是勸善規過友所以列於五倫近人必欲以

因嗜廢食乃并此而諱言之則其傲很自是又奚責焉 氣節

自名其中已大不可問此有識者所深恥尚何誠之足云

當盛隆時上以誠求士士以誠憂國上下交而其志同至於上

下不交而士之守死善道者乃不得已而以氣節見以氣節見

則士之不幸而實國之大不幸也尚忍言氣節乎哉

問氣節與驕傲相近而大相反人或以兀鷲不羈為氣節恐誤

答氣節與驕傲堅忍與柔靡皆判然二事以兀鷲不羈為氣

節誤之甚者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斯乃真

氣節平日惟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閒講究分明有皎然不欺

之志有卓然不懼之概身體力行操之者熟猶懼其臨事或有

一四一 子部 雜家類 6 反之句

迷謬也而可以兀驚不羈當之乎且兀驚不羈之徒亦正有辨  
有本自性生者有矯爲簡傲者其本諸性生者平時負氣凌人  
臨事或亦能激於義憤此質偏而未學君子猶節取之且不可  
不熟察之服惡必察此亦其一若徒恃虛憍之氣中不足而張  
皇於外吾未見矯爲簡傲者之能善其後也雖然辭受取予出  
處進退夫豈易言非見理明而應機決者安能處之至當故又  
貴有窮理之功養氣之學孟子之集義卽宋儒之窮理也孔子  
之知不惑仁不憂勇不懼卽孟子之知言養氣也二語本詳文  
清讀書錄第文清未及仁不憂一節耳彼函莽滅裂者烏乎知  
之

問律已宜嚴而待人宜寬不特寬恕似亦可弭吾驕 答寬以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

待人胸中可不至日生荆棘豈獨寬恕乃養心之方也律已嚴  
而待人寬此一定不易之理然一於寬則易流其中又自有界  
限凡人偶有一得而驕只是不讀書多讀則氣自平雖聖人有  
所不知不能何驕之有惟驕之溢於外者易除伏於中者難去  
矜伐之意稍萌學問卽難長進此返之於身可默驗而自知者  
若夫趾高氣揚見之令人嘔噁斯乃妄人取禍之道無足深論  
矣省察克治身體力行乃得讀書之益不然讀書雖多適足飾  
非長傲愈讀愈誤若胸羅萬卷而行止不檢或妄逞私臆輕詆  
昔賢雖謂之一字不識可也諸生當先戒此乃可爲學  
問事變之來非有才者莫能應而有才者每患無德有德者又  
往往無才要非才德兼全者不能馭羣才也聖人嘗歎才難豈

才固因時爲盛衰歟 答地以上皆天人物以外皆天塞乎天  
地之間者氣也氣聚而才生分陰分陽選用柔剛剛有美有惡  
柔有美有惡才出於德莫之與匹才有美有惡德有美有惡如  
懿德凶德之類皆是道與德爲虛位故亦可爲不美之稱非若  
仁義之爲定名也大德馭小德大才馭小才古之人歟往往抑  
才而揚德非也今之人歟往往舍德而論才非也才有大小任  
有輕重任天下之重者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合天下之才以爲  
才才斯大馬士之才者非其人弗爲用也士之才而德者非其  
人尤弗爲用也驚馬長鳴求服鹽車上太行之阪與夫破觚爲  
圓投時好而意在乎濟其私者非才也自太古以至今日天地  
之氣無剗那之息生人之才無剗那之絕世治者才之拔世衰

問無邪堂答問卷四

四

廣雅書局

者才之過過之又過以亂其國故古之任才者在器其才而分  
任之才純者善矣純而大者善之善矣駁者常見而純者不常  
見小者常見而大者不常見駁者馭以羈勒而弗受也駁且大  
者馭以羈勒尤弗受也隆禮厚貌所以馭英賢推心置腹所以  
馭豪傑輕財重祿所以馭壯士審機應變所以馭小人小人之  
異異其心非異其才也才者小人所同心術君子所獨觀於其  
獨庶同者無遁情焉小人多於君子中材多於小人輕財重祿  
者馭中材非馭君子也馭小人而小人不盡爲所馭也利也者  
小人之命也見利而輒攘身敗而名喪沮僉之張皇小人則竊  
笑於其旁小人之攘利也有進乎是者焉將欲攫之必故薄之  
將欲取之必姑拒之以恩爲馭反爲所馭恩威不測變化不一



則小人揣摩之術竭矣以是待君子君子望望然去之矣小人巧而君子拙小人華而君子質小人諛而君子直故人情莫不遠君子而親小人小人復工揣摩我惡巧則故為拙訥以善之我惡華則聚為質樸以中之我惡諛則貌為驥直以炫之觀人於微固已然僅觀於其微而不復統核其生平則君子容亦有疏於防檢者小人更無不工於檢者執一己之好惡以衡人未有不為人所欺者也楊文定程功錄云取人以剛明為最大所能成也而常轉於一人故拔茅是故用才者視其識識有天

無邪堂答問卷四

五

廣雅書局同業

也治國有正道焉斤斤以為明察察以為智小人之智而君子之棄也蓋古之亡國敗家未有不自賢其身者也未有不自賢其臣者也凡任事者大處著眼小處下手則可大可久其左右必有嚴憚之人苟無嚴憚之人則必有頤指氣使之入頤指氣使之人至距人於千里之外矣夫任天下之重非任一人之智也智有窮而人之伺我無窮以有窮應無窮殆矣積誠以感之大度以容之屏嗜欲以正之公好惡以服之服之者服以心非服以力也力則面從終凶心則膠漆終吉恩則翫威則渙恩以體其情威以警其慢是惟無權權之所在羣士湊焉故曰侯之門仁義存言乎其勢之所趨也術也者君子所以馭小人也可偶用而不可以為常也小人術多而君子術寡以寡術禦多術危矣任大事與一邑一官異如醫師然牛渡馬勃皆當預備攻

毒非烏喙不為功而烏喙固非常用品也專任智數者胡可藉口凡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難安坐而論王道人人皆稷契也叔季人心傾軋者多使國事盡如家事何事不辦家事有難於國事者國事有難於家事者故古人當盤錯之交含詭忍尤必使此心可質諸鬼神而并不求諒於天下後世非宏毅無以成大事也然苟非見理甚明與執拗者何以異知言窮理之功其可忽乎哉自太古以至今日萃天下之才以為才而能任天下之重者吾聞之矣揚一己之才以屈天下之才而能任天下之重者吾夫之聞也若夫成敗利鈍天也非人也非天也吾盡吾才吾盡吾德吾盡吾心吾盡吾力而後乃今吾可言天運天之運有時事之來有機機在目目不明者不可以治軍目不明者不可以用人目不明者不可以承天承天者中材可以集事味機者豪傑不可言智是故為國之道莫大乎因時時乎時乎迨天之未陰雨作詩者其有憂患乎

無邪堂答問卷四

六

廣雅書局同業

問黨錮諸君清操亮節誠足令人興起然矯枉過正能無弊歟答諸賢當分別觀之其更相標榜誠不免為名所累然此壞於依附以立名之徒聲氣既廣因緣並進其人本不足為輕重張儉持議激切而事急亡命累及多人益見李元禮范滂孟博深識勁氣為不可及也賈偉節說賈霍以救元禮而獨閉門以拒岑暉宜哉若陳李諸公身當其任力所能為安得議以疾惡已甚事之不成則天也桓靈之世朝綱紊於上而風俗厚於下非諸賢力持清議之效歟范滂傳及陳蕃左雄傳論持議甚

正日知錄已引之魏武取人不恤廉恥士風始變卒釀篡奪之禍紛紜至三四百年而未已然則諸賢之隱持世運為何如懷懷焉皓皓焉與岷玉秋霜比質可也是時諸賢或死或廢朝綱解紐而卓然為諸賢後勁者猶有盧侍中兩漢經學之盛至侍中而彰疾風勁草之節可謂不負所學矣

問後世之天下雖以儒術為本然刑名法術殆亦不可偏廢與  
答衰世之政多姑息又多虛浮故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斷不可少當盛隆時莫不如此然此本儒術中自有之義煦煦為仁非真儒術也欲兼名法恐不易言諸葛公明申韓古之最善用法家者若漢景宣二帝則已涼薄寡恩矣呂氏呻吟語謂申韓亦聖人之一體非也陸清獻二魚堂集已辨之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七

廣雅書局

問凡太儉太剛太刻太傲之人似皆易流於不近情 答太儉者偽君子太剛者學君子而未至否亦好名之人若刻與傲則小人矣豈止於不近人情耶小人舉動有極近人情以欺君子者不可不察儉為美德過則弊生故儉於己謂之儉儉於人謂之嗇嗇者不足論儉而過者非性安淡泊則欲以邀名其中又有等差取人當觀大節未可以是以而遽信之素位而行處境者最宜致力可省卻無數矯揉造作凡矯揉造作者充其量可以行險徼幸蓋同此患得患失之心也

問獨行不懼四字固善然須以當言則言當行則行八字作注脚否則恐任意決裂多有不當 答獨行不懼本非鹵莽滅裂之謂惟其見理明而處之當故能獨行不懼不然意氣之私而

已何足當此古來安心為小人者亦不甚多大抵見理不明自以為是意見之私有以害之若恃此而以為獨行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毀譽固不足計然不計流俗之毀譽則可倘持一自是之見而概以人言為不足恤則亦終為小人之歸而已王介甫為考官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張方平知其必當誤國故學術貴正大不貴新異高明者最宜戒此

問人須有我在方足自立持身方有崖岸人所趨我不趨人所避我不避方不隨人轉移 答善哉言乎然天下亦有不妨共趨共避者須精義之學乃能辨之隨人轉移之非固不待言若不問理之當否但求與眾立異尤非也持身必有崖岸理尚未足能自立能不為人轉移則不求異人而自異若必好為崖岸

無邪堂答問卷四

八

廣雅書局

非儒者中正之道凡人內不足而後以氣凌人其好立崖岸之徒有本諸天性之剛者有出於識見之偏者亦有偽飾以欺人者不可不察

問人雖當平正通達似亦不可無奇崛盤鬱之氣寓乎其中 答奇崛盤鬱之氣斷不可少齷齪者流不可與入德為其素索無真氣也人不特立獨行未免虛生可惜此天之所與我者人皆有之世故日深斯真氣日寡我但率性而行初非以此翹然自異於眾也以此自異則與齷齪者相去不能以寸是以君子貴學學則可底於俊偉光明不學則流於詭異堅僻詭異堅僻者其人亦多奇氣第一用於正一用於偏遂覺相去霄壤耳至大至剛之氣皆由奇崛盤鬱而充之或矜己以凌人是復也非

剛也故血氣之氣不足貴必養之以道義而後可平其血氣學而至於能養斯可謂之善學矣奇崛盤鬱得之於天者多平正通達成之於學者多二者並行不悖亦合之始善人有血性才氣皆異於庸流願或放言高論而實不可行或任其所發而莫能自遏此無學問之故也古人所謂學問者如此故博學審問之後必繼以慎思明辨而卒歸於篤行學所以爲行之地也今以記誦考據爲學問習焉不察學與行遂分爲二矣聖人知委靡者不足任事而奇崛者易失之偏於是制爲禮樂範之中和斯學者無誤用之聰明而國家可收得人之效樂經雖亡詩亦樂也朱子以和平通達堅定詳明釋論語蓋學詩學禮之益如此今學詩禮者但治訓詁名物其厭薄乎此者則又舍詩禮而

無邪堂答問卷四

九 廣雅書局

治易與春秋或自畫或職等吾未見其可也詩者志之所之後人以風雲月露爲詩故其志蕩古人以溫柔敦厚爲教故其志微非心平氣和以求之不見也三百五篇趣昭事博可以周知人之情僞授政不達不足言詩平正而不通達猶無益耳苟徒恃其奇崛盤鬱而誤入歧趨或且流爲乖謬此質美而未學君子惜之苟自以爲平正通達而無奇崛盤鬱之氣貫乎其中將無往而不委靡齷齪此乃世俗之所貴君子恥之立身而尚此其人之志趣可知取友而尚此則諛言日至於耳其終不爲所賣者幾希

問凡事須行之於心而安若勉強遷就事後必有九悔似不如行吾志之爲得 答此言固是然於心而安仍須有窮理之功

否則固執偏見者亦未嘗不自以爲行心安也已心安而人心不安何可謂之心安理得是故平天下之道在乎絜矩問人無論和與介均須獨行不懼有一自立之處方能置一切榮辱毀譽於度外而心地常坦然習之當即養氣之功 答配義與道方能獨行不懼義之所在生死且非所計何論榮辱毀譽至接人則和之中自有介在所爲卑而不可踰也生斤斤於和介之辨是猶有和介之見者存須知接人以和持己以介介與和固並行不悖若己介而必以介責人則觸處荆棘天下大矣豈能人人盡如我意趣向既殊敬而遠之可耳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

無邪堂答問卷四

十 廣雅書局

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韓詩外古傳略同今之至介者莫如夷齊至和者莫如柳下惠然有直道事人三公不易之節而後可言和有求仁得仁不念舊惡之心而後可言介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宋儒中伊川以嚴厲名然每見人論前輩之短者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何等氣象潘四農養一齋劄記有云孟子論事極剛決然看愛人不親一章方知守道之嚴立心之厚不相悖也後之君子則異是故處士橫議而秦有焚坑之禍顧廚標榜而漢有黨錮之災災禍非君子所避也苟以此爲榮而或激成之則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在下者與在上者地位不同措施亦異匹夫而操揚清激濁之權災必逮夫身漢魏時尚行鄉舉里選之法月日之評猶可言也後人

而欲爲此思不出位之謂何

問人之德量隨朋友爲轉移所處盡益友者其爲善也若水之就下也損益參半者爲善難爲惡易若無益有損則非上智鮮有不移者矣 答此語誠然然人之所以能取友者又貴有省身之功知言之學否則日與損友處而不自知彼友之賢者去我惟恐不速矣大抵友朋一事以氣類相感召其處己正者其取友必正然人之情僞百端往往有誤爲投契而受比匪之累者亦不可不察夫子論損益三友觀人之大較矣

問與人縱論自以爲不吝而不知驕已伏其中 答與人縱論稱心而言無所爲驕吝也一有矜心作意於其閒則驕吝生矣然稱心而言之中自有謹言之道與恣肆刻薄者迥殊今羣居

無邪堂答問卷四

十一

清雅書局

講論非謔浪笑傲即譏議他人長短他人之長短於我何與我試自反其能盡免乎習非長傲日流於薄儂而不自知家語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

問今天算言推步而史書多言災異竊謂知推步之可據則必不肯信災異之說 答漢儒言詩言易言春秋言洪範皆詳災異用意至爲深遠爲人上者他無可懼惟此足以戒之推衍繁密乃多附會之詞末流之失耳聖人作春秋書日食書災變以天正王以王正諸侯斯上無失德之愆下無闕干之患後人知以王正諸侯之義不知以天正王之義上益驕下益諂以致民隱不能上達夫民隱不上達豈國之福乎天下大矣而治亂則繫乎人君之小心所施至博所操至約心存寅畏則對越在天

上帝臨汝一切用人行政自刻刻不敢苟且故帝典必以欽始

昊天則曰欽若人時則曰敬授今之歲差里差皆權輿於堯典

分宅四方里差之法也詳紀中星歲差之法也唐書載一行麻說九爲詳備千古治麻之至精者孰有過於羲和而要以敬爲

之本迅雷風烈必變斯烈風雷雨弗迷聖人畏天威故能承天

眷也三代而降漢治最爲近古由其君臣上下曉然咸喻此意

偶遇天變動色而相咨傲其下亦得以是爲進言之資閭閻疾

苦無不上聞而臣工可免粉飾欺罔之弊逮其末造不言災異

而言符瑞王莽遂移漢祚以上下之情壅也漢儒有言應天以

實不以文果能震動恪恭自有旋至立應之效災異似不足據

而史書所載確有明徵星野似不足憑而左氏所陳歷驗不爽

無邪堂答問卷四

十二

清雅書局

後世其學既微人心日即於縱肆故三代兩漢之天與人近六朝五季之天與人遠人則自絕於天天其如人何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飛潛動植莫不受形於一元鼓盪之中稟氣既濁有知覺而無義理人則不然有父子兄弟之仁有君臣夫婦之義天之所以與人者甚備則其視人也倍親其責人也亦倍周中國神靈首出其沐詩書禮樂之化者已久故人自得姓受氏以來莫不有本源之可溯與萬物之生而無父沒而無知者判然不同聖人於是乎制爲報本追遠之禮取精多者用物宏明德遠者流澤長聖人於是乎制爲七廟五廟三廟一廟之等差履天位者九爲天心所眷注故合萬國之權心以事先王必致九州之物產以事上帝聖人於是乎制爲郊祀配天之鉅典非

天子不讓禮禮非塗飾眾人之耳目也惟天無親克敬惟親靈承于帝則昊天其子之聖人恐君人者之漸啟侈心於是乎作春秋而立日食災變之義例是故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有二光人有三綱天有五緯人有五常一舉目而可見一翹首而可望赫赫乎日月星辰之運行也慄慄乎鬼神屋漏之昭彰也實有其理實有其象而非等於釋教之空幻西教之荒唐也尚書五十八篇自堯典言欽若之後無一不言敬天歷虞夏商周以至箕子明天人之故探陰陽之原括帝王心傳之旨於洪範而陳之武王周公行之孔子述之漢儒衍之敬用五事念用庶徵千聖百王未有不兢兢於此者也自偽古文之辨興河洛圖書之義廢訓詁名物之學盛託王改制之說行各逞私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

臆以釋經破碎支離甚者至無忌憚而六經大義燦著簡編者視為平淡無奇莫不棄如敝屣人心好異則異者乘之洪範五事之理微斯天主福音之說熾矣古先聖王所為一道德同風俗者此也夫禍福之權必有所寄聖王知人心不能無所懼而自憚也是以三代重卜筮至漢而龜策廢則洪範之學興洪範五行亂於圖讖東漢以後其學浸微而迨吉逆凶之權遂為釋教所陰篡釋教既衰則西教復煽其餘焰嗚嗚嗟乎以王介甫之學問文章而詆春秋為斷爛朝報其弊遂至天變不足畏西人之說視介甫尤過之彼教矯誣上天焉知天道抑亦以西俗君民共主固無事乎此也而豈所語於堯舜之治孔孟之教堂堂中國為大一統之天下者哉道光時俄王阿勒克以其所

居帶庚洛克途次見彗星意甚惡之未幾王及后果相繼殞俄為君主之國故言天象與中國略同西人亦嘗言彗星所指之地多有兵事彼未嘗不見為災異第謂彗星亦有行度必欲推而得之地理備考預推諸彗驗之於今無一合者蓋彗行甚速又數十年一見與七政之懸象著明不同非積世積測不能精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天垂象聖人則之日月薄蝕彗孛飛流氣之不祥昭然共睹即使行度可推亦豈得謂無災異乎

無邪堂答問卷四

四

廣雅書局

一舉其全一舉其半渾天須從外觀蓋天可從內觀尤便於自用六朝時信都芳崖靈恩皆明渾蓋相通之理各見本傳

精圖說渾蓋益密而西法實兼用蓋天故李之藻作渾蓋通憲以明之周髀言地法覆槃即地圓之說瑤璣四遊即地動之說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即南北冰洋之說足見古麻本精周衰時人子弟分散始漸失傳耳

儀器以蓋天代渾天蓋周髀遺術流入西方梅勿菴已言之郭西法以太陰行度入算而不守敬亦作異方渾蓋圖見本傳

以之紀月謂太陰乃附地球之行星不得與太陽並夫治麻所以明時晦朔望雖夫婦之恩可以與知舍此不用奚以便民況月天距地最近日月啞吸陰陽以左人物以繁其有關於民生者甚巨禮運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敷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聖人豈不知月附於地然非此無以見陰陽

之妙用也日高月低日大月小故陽尊而陰卑此天地自然之  
理西人不識陰陽其立教遂不別男女然言天既有陽而無陰  
何以立教反抑男而尊女違天而行不亦顛倒刺謬之甚耶五  
星應五方之色人所共見有五星期有五期有五行斯有五常  
天地和同萬物生焉植物地產故無五官動物天產則皆有之  
五官亦五行之氣所生而氣有清濁物稟濁氣則僅得五官以  
成形或并五官而不全人稟清氣則予以五官之形并予以五  
常之性故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其義則大戴記易本命  
篇白虎通情性篇備著之今人喜言性惡是混人性於物性也  
西俗不知五倫蓋以性惡立教者中國而可此乎西人於五  
星之外增天王海王二星又有所謂新五星 第一星較大在木  
星之上餘皆在木

無邪堂答問卷四

五

下火上非遠鏡不 夫周天無名之行星甚多聖人但取七政而  
能見據西說如此 不用其他者以其無與於人事耳今測二星之行度取以入算  
可也以此而議中麻之疏烏乎可自新法興後 靜地動之法  
說尤多姑不具論即此舉舉大者西人已不得治麻之本意况  
古聖王敬天勤民之學又豈彼所能知哉 兩間之物不外形聲  
字日月形之屬也風雷聲之屬也陰陽五行之氣聚而為形發  
而為聲形之精者為心故文子曰心者形之主也心於五行屬  
火蓋取象於文明心不文則人而近於物矣天子人以心而  
具仁義禮智之性即予人以聲而分高下清濁之音是也者最  
初之所同具皆足通陰陽之氣而與鬼神之神與其理至微而  
其用至廣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有聲則有樂故人聲為音律之  
元然聲之高下盡人不同無所取以為準於是奇諸有聲而  
無性情之物感之以人心則物之性情見焉八音是也古者以  
管定樂後世以絲定樂絲管無情故有定人聲有情故無定黃  
鐘至尊定之以管餘律則定之以絲古人定黃鐘八十一分是  
為陽數之極上生下生皆於是乎取則和之至也凡物有聲乃  
有聲實者則無聲故莊子曰樂出虛十二律之高下清濁本於

陰陽七音之洪纖巨細生於五行以聲定律而律定以律寓聲  
而聲亦定古無不以陰陽五行言樂者近人或誤為舍實而索  
虛則未切知聲本出於虛著之以律虛者乃實耳歌曲即反切之  
理反切收至本音而止歌曲并用其餘音綴綴亦然兼用餘音  
則遺音較準故今度曲者每字亦兼頭腹尾三者性東冬江陽  
等十七韻多無尾音他皆有之書所謂歌永言也古樂如開元  
音之傳皆一字一音聲無定而律有定以律準之則人聲之餘  
音也古樂雖一字一音自有抗墜貫珠之妙書所謂聲依永律和  
聲也古書無言字等韻者歌之永言即字母也律之和聲即  
等韻也戴東原力爭字母是中國之學用意雖善實則爭所不  
必爭古不但無字母并雙聲疊韻之名亦素漢以前所無然其  
字見於經籍者甚多古人於樂童而習之故矢口即得不必復  
以聲是以中夏有樂而外夷野番亦皆有之天籟所發發於心  
之不容已也古樂既亡隋唐而後燕樂日盛非但雅俗相懸亦  
復華夷混雜然雅樂之遺法未嘗不間存其中今之曲猶古之  
詩今之譜猶古之律管色所用諸字或以大召之四上蕞氣當  
之固不免附會然諸字已見宋史樂志十六字即十二律加四  
清自明鄭世子後多以管色七字配七聲而今樂仍有正宮南  
呂諸調起調畢曲必收本律其法與古皆同是律之寓於調者  
初未盡亡也金元以來南北曲興則唐宋之燕樂已為近雅今

無邪堂答問卷四

六

秦院諸聲作則南北曲又為近雅雖太常雅樂尚存古音而民  
間所常用者遷流至不可究詰音繁故淫靡節促故哀傷導欲  
增悲莫能自返李安溪謂正樂當先正俗樂誠哉是言也古人  
觀性以麻觀情以律麻居陽而治陰律居陰而治陽麻律之理  
通乎神明自樂德失傳聲音之道遂微無以為淑性陶情移風  
易俗之具幸而天理民彝不絕於終古者賴有聖賢治心之學  
探著於琴經斯人欲不至橫流猶得明善以復其初耳苟并此  
而昧之勢必殉欲以陷溺其心殉欲以陷溺其心陷溺日下而  
謂性惡也亦宜

問漢藝文志爾雅小爾雅不入小學而入孝經何也 答漢志  
小學家皆字書爾雅乃訓詁之書固自不侔五經雜議總釋經  
義爾雅亦六藝之鈐鍵故以類從班意以孝經論至德要道為  
諸經總會隋志云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故作孝  
經以總會之蓋本鄭君六藝論之說引見孝經疏乃以是殿六  
藝凡經解訓詁幼儀諸書皆附之而小學之字書獨不廁於其

中隋志以爾雅及五經總義附論語亦不與字書為類知此則知專以字書為經訓者之非矣小學訓詁治經之始事而經義

非僅止於斯訓詁既明乃可進求微言大義之所在耳有大義

微言論語一書言大義者章章矣而微言即寓乎其中漢宋諸

儒宗法其在必欲求微言於大義之外則人皆將憑臆妄造而

託之六經與旨以誣聖人而欺世近世講訓詁者尊許

鄭請微言者尊董何而多六經何許鄭之真訓詁而為思不

及之過微言而為賢智之過賢智之過其穿鑿也愈深其流

毒也愈甚故微言者治經所最重而今日則始舍是先明大義

可凡字必有本義小學所以釋字之本義訓詁則段借引申之

義尤多故說文爾雅相資為用近儒拘於說文動欲舉一而廢

百惑之甚也六書轉注迄無定論戴段諸家以互訓為轉注多

為近儒所利其意蓋欲以說文賅爾雅姑無論泛濫無當與許

書序說不合也劉班為小學之宗豈不審乎此而漫然分之苟

知班志分列之故則凡解經務為穿鑿以求合許書而反失許

書之真者夫亦可以不必矣治經先明訓詁乃一定不易之次

序初無待乎張皇古言古義至乾嘉以來而益大明亦後學者

之至幸然以小學疏通經訓則可以小學穿鑿經訓則不可支

離蔓衍沈溺其中而不知返非惟虛耗日力抑亦大害經義

國朝治小學訓詁者甚多惟邵氏爾雅正義郝氏爾雅義疏王

氏廣雅疏證廣雅已多後世俗訓而爾雅訓詁未備得此可濟

其窮王氏之為疏證援據精博亦不過為穿鑿與

未氏說文通訓定聲之以多為貴者不同未氏書以聲為主故

製用經籍纂詁而無所嫌然已傷繁允訓詁之學援引古書取

足證明已說而止若長衍無段氏說文注王氏說文釋例學者

已擇焉不情則博士驗券也

不可不讀諸書皆小學之功臣小疵不害大醋郝段二書尤要

郝疏於訓詁多明聲轉之說於草木蟲魚多得之目驗段注包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孕阻富鉗匪石訂其誤有段不誤而舛反誤者水部性勇於剛

改是段注之大失其子德木部箋異多與桂氏義證引據雖繁

條理自密亦可有參其他非所亟也

問古人禮書無所不包凡今日之吏戶兵刑工諸部皆括其中

觀周禮一書可見曾文正謂古人經世之學一出於禮此之謂

與 答班史有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古人以禮

教中以樂教和凡內而治身外而經世無不出於禮者大小戴

記所得禮論諸篇發摛其義甚詳春秋士大夫皆知此義至以

決人生死壽夭蓋先王制禮之精意未盡泯也漢承秦做叔孫

補苴百不逮一自是禮與兵刑遂判為二事白虎通曰禮為有

知設刑為無知設出於禮則入於刑周官職雖分而不盡分也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大刑用甲兵班氏故合兵志於刑法而其篇首有仁愛德讓之

言蓋猶窺見此意六朝禮教陵遲而禮學未嘗廢絕廟堂之上

梁武稱制以決老師宿儒講求不倦通典時有徵引隋志載其

書目甚多論喪服九詳第視為經生之絕業而不探制作之本

原故所學非所用唐初茲事彌盛中葉以後殆至絕響五代之

時廉恥道喪有由致也橫渠張子以禮學教關中卓然為百世

之師志學者其先於是求之可矣

問經史百家或言理或記事苟是非不謬於聖人似皆可為博

文約禮之資 答何以知其是非不謬於聖人則非有窮理之

功不可不然誤入歧趨者豈少哉大抵博文約禮分先後不分

緩急當博文時即有約禮之功非俟讀盡天下書而後約之以

禮也古者多言禮而少言理以禮樂之事重而習之有迹象之可循聖門以下學之功示人故不空言理宋儒則言理居多仍與約禮之旨無異蓋禮經殘闕古今異宜大而朝聘燕饗小而宮室器服多非後人耳目之所習與之言理則愚夫婦可與知能與之言禮雖老師宿儒或不能盡通其義朱子語類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卻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日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事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卻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古人制禮之精意何莫非由天理而來禮運疏禮理既與太一而齊故制禮者用至善之大理以爲教故本於太一也故禮有文有本其文之委曲繁重者非後世所能行亦非愚夫所能

無邪堂答問卷四

九

廣雅書局宋

喻則不得不舉禮之精意言之漢學家以是攻宋儒未之思也說文理治玉也此許君釋理从玉之本義引申之則爲文理條理乃經典之恆言焦理堂等據許書以難宋儒非失諸目睫之前乎段注引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以釋之其說固精然疏證他文仍多謬論惟其即博文即約禮故無後世過高之弊與汎濫之失朱子教人讀書而讀書必歸於窮理讀書窮理即博文約禮語雖殊而意則一於一陸之直指本心者則慮其過高而失下學上達之旨於東萊之多治史學者則慮其汎濫而貽玩物喪志之譏至明季及乾嘉以來而其言無一不驗故擇術不可不慎程朱所以爲聖學正宗者此也朱子同志之友南軒而外惟東萊東萊學術既正亦有實用而朱子於其略有偏倚者

猶斷不少假借蓋以析理務極其精欲使學者不迷於向往也朱陸異同莫大於鵝湖之會無極之辨陸子論無極未喻周子之意然慮後人之墮於虛無而特嚴其辨箇之可也若鵝湖之會以習情傳注爲榛塞則流弊甚大先儒論之詳矣德性固不可不尊大體亦不可不立然孟子謂四端擴充即尊德性也操存舍亡即立大體也程朱之學亦何嘗不如是乃一陸主張太過至以六經注我則開後學恣肆之端將視聖經賢傳爲糟粕而盡遺落筵餘思至今紛紛未已故當時東萊亦極不以爲然朱子九嚴辨之爲後世學者計至深遠也

無邪堂答問卷四

十

廣雅書局宋

問博文約禮云者即今云多讀書而以義理權之也後世之書甚雜不權以義理隨在皆有迷途但所謂約者須先略識義理大要方有定見否亦不知持何具以約之 答所以有審問慎思明辨之功皆以求義理之指歸也四書即義理之淵藪今以爲七儻科名之具患不審思其義耳朱子謂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冊中無一箇權衡多爲所惑即此意義理大要本自性生四端之見人皆有之特易爲氣拘物蔽人多逞其意見之私即氣拘多奪於嗜欲之累即物蔽窮理之功在明善以復其初而吾心自以爲明未必合於人心之同然不得謂之明也故當博文以求聖賢之旨趣隨事隨物義理見焉若析義未精而先立一定見則往往誤於意見而不自知矣 天下國家身心皆物也有物斯有事凡事必有至當不易之理私意間之則理爲欲蔽而處事接物不得其當格物者格此也窮理者窮



此也司馬溫公訓格物為廢格外物其意亦在去私陽明之格不正以歸於正意亦略同然必明平理之是非而後知何者為善何者為惡辨之不精認賊作子未有不受害者先知後行乃自然之序大學修身以下皆力行之事誠意以前皆致知之事心與意乃其樞紐誠與正則其實功故孟子屢言心中庸屢言誠求誠之道不外擇善固執善苟不明執於何有學問思辨之功所以先乎篤行者此也溫公所言乃誠意之事非致知之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宋

致知於誠意也近世宋于庭作大學古義因鄭君有來善物之訓遂釋格物為器車河圖書露醴泉等物以傳合公羊家著治昇平文成致麟之說其言本不足辨亦以見解經而竄以私意將無所不至也古本大學以修身為本以知本為知之至復由誠意推之於所止而以誠意為本蓋知所止即知至也無所不用其極即後儒所謂至乎其極也如古本則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二節先經起例以擇格致之義而身為國家天下之本本末終始不紊其序先後厚薄各協其宜致知者知此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心與心之本在意因又極言慎獨之事引洪興之詩以明明德引烈文之詩以明新民復引詩書湯盤之言以明新民明德而歸本於止至善蓋明德新民皆至善之事格致誠正皆止於至善之事惟知止則得止故大學必以格致為入手工

夫能知至善之所止則意可得而誠矣至於大畏民志斯誠意之極功也故重言以申明之曰此謂知本家國天下本於身身又本於意大學非有二本也天下未有不知其事之曲折而可貿然行之者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知之至而其功必歸於慎獨道問學所以尊德性而尊德性必不可不道問學此大學與中庸無異指宋儒與聖門無異功者也誠意之功以毋自欺為本毋自欺者毋欺其知也故劉蕺山以慎獨為宗旨其釋大學歸重誠意與古本略同但古本前有能得本末二節後有黃鳥文王二節皆言知止之事即言格致之事先後自有次第蕺山乃以意為心之所存毋論次序不合亦於訓詁不合且蕺山欲教王學有知無行之弊使徒以意為心之所存則未發處多已發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宋

處少弊易流於空寂仍無以折王學末流之失而關其口也古本義自可通程朱為之整齊排比特欲以備一家之學格物本無的解程朱亦不免添字釋經然其言則極純無弊顧端文小心齋記已言之學苟不從此入必有信心而行之失高者陷於異端下者流為狂妄豈聖門由博返約之旨哉程子謂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朱子亦言或考之事為之著或祭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固非格庭前竹之謂尤非逐物而不返求諸己之謂也顧氏日知錄云以格物為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未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大學在明明德鄭注謂顯明其至德也至德即明德顯明訓上明字故下

文注謂皆自明明德也語意炳然更無疑義段懋堂乃援爾雅  
明明斤斤察也之訓廣引諸書證成曲說其言與西河大學問  
略同西河實用李恕谷之說而段氏又暗襲西河而下文欲明明  
德皆自明也二語絕不可通反謂孔疏誤會鄭注之意可乎近

儒借訓詁以伸私說不顧上下文義動欲以此律彼乃治經之  
大患也明明德謂明其明德也親民謂親其民也止至善謂止  
於至善也若明明德連讀下二句又當作何解朱子注論  
語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近人亦斥為解學不知周官師  
氏鄭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鄭君已以德屬  
諸心後儒或疑窮理為支離謂非下學所能或疑窮理為惛恍

謂非聖門所急不知大學者大人之學舊讀大為泰古者十五  
而入太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禮樂射御書數自八歲入小學  
時久已習之豈猶有不知義理之大要者但知事君之宜忠而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所以為忠不同知事父之宜孝而所以為孝不同事變紛蕃非  
一知半解所能盡要必有其當然之理與其自然之則處之不  
當思之未審目窮理者事事有條理之謂凡天下國家之事皆  
吾身所當為即皆吾心所宜知知之而仍累於物慾是意不誠  
也為之而不得其條理是知未至也天下有無理之人無無理  
之事事之無理者必其不能通行者也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  
之斯可措諸天下而咸宜俟諸百世而不惑夫豈有支離惛恍  
之失哉汪雙池讀近思錄謂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  
踐皆吾窮理之學朱子補傳在卽物而窮其理一卽字已喫緊  
教人非謂只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  
累多後自然見去戴東原孟子疏證謂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

無邪堂答問 卷四

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  
明進於聖智雖未學之事亦豈足以窮其知案東原之說正與  
朱子補傳意同而讓宋儒為空指一貫何耶程朱言格物明白  
如是見上文其言一貫必推諸真積力久一本萬殊又推諸達道  
不遠下學上達曷嘗空指平古人禮以教中樂以道和禮樂之

至通乎神明而乃列諸小學蓋非習其器無由知其理也習其  
器矣而仍未通其理則非覃思制作之精意不可故小學之終  
事即大學之始事格致者大學之始而固非五射五馭六書九  
數之所能該也其事則天下國家之事其理則修齊治平之理  
入不外乎五倫道不外乎返求極平易亦極精實苟以此為支  
離而專恃乎本心之明人非聖人安能發皆中節或失則誕矣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以此為惛恍而專求諸器數之末瑣屑穿鑿率天下而為無用  
或失則罔矣  
問訓俗遺規言甚切實因思宋儒書甚有益於身心但不求之  
經義則是祀其宗而祧其祖母乃太陋與 答訓俗遺規意在  
曉人言多切近若宋五子之書義蘊閎深固有鑽研不盡者矣  
且宋儒時以荒經為戒程朱言之尤力讀宋儒書而不求之經  
義亦無此讀書之法也象山六經注脚之言最為後人詬病然  
嘗謂後生看經書須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  
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又謂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均見  
語錄國  
朝若陸清獻最尊程朱而集中論諸經注疏者頗多其治儀禮  
校讐甚精其跋經傳文表章甚至非不謹訓詁名物也第一不

欲以此名家目宋學書甚多先擇其要者讀之近思錄為四子書之階梯朱子語類文集精博無匹學者最宜致力性理大全近人束諸高閣不知宋五子書布帛菽粟之文也性理中如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探性道之原挾陰陽之祕淺人自不解乃以空虛斥之大全博采宋元儒說發明其義研窮妙忽足以羽翼六經諸儒之言精實淵深豈容一毫粗心浮氣於其間耶

四書大全有三魚堂點勘本附以蒙引存疑淺說技擇較精陸獻謂大全襲倪士毅四書釋疑顧亭林陳文貞錢竹汀亦皆言之倪書四庫僅存其目范氏天一閣楊氏海源閣皆有元刊本今未諸生作理學題或未熟復儒先之言而先橫生意見或更屏以漢學家駁雜不根之說是航斷漢絕港而斯至於海也或又連舉朱子語類之文以為與題義相比附不知義理當求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宋

心得昔賢之言偶舉以為證則可若連篇鈔錄與我何涉元明國初諸儒見問該洽踐履篤實非後人所及近人習為大言未知其生平讀書若何而開口便斥明人不讀書不知此嘉隆以後則然耳烏可以該一代國朝惟小學駢文優於明代其他理學經濟朝章國故及詩古文之學皆遜之至說經之書明人可取者固少而不肯輕為新說猶有漢儒質實之遺近人開讀書之門徑有功於後世者固多而支離穿鑿以盡經者亦正不乏康熙時儒術最盛半皆前明遺老乾嘉以後精深或過之博大則不逮也百餘年來風流閔寂遺書散亡正誼堂叢書之刻雖未盡廢人意猶得藉是以窺崖略其去取亦頗審慎其中時有刪節失當者皇清經解亦有此病宋元學案攬摭最富

謝山持論最平黃主一之論頗有偏者宜分別觀之黎洲明儒學案雖主張王學然於龍溪心齋之徒亦未嘗有恕辭惟河東敬齋諸流派採摭未備是則門戶之見耳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繫辭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大戴禮本命篇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所謂道者與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意同與中庸之言人道者意異戴東原據此以斥諸家彭尺木二林居集有書辨難尺木他文多雜釋氏此則持論獨正東原復書蓋強辭也自其所共由言之則曰道自其事所當然言之則曰理大戴易本命篇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小戴樂記篇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宋儒以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宋

主靜言理本諸戴記朱子尚恐其易入於禪故謂靜不如敬至以主敬言理則九與經義觸處照合矣中庸由戒慎恐懼以至參贊化育其道則天下之達道其德則天下之達德其致力則學問思辨行其大端則尊德性道問學道固燦著於天地之間理亦不越乎倫常之外根於陰陽散於事物無所為遁諸虛也鄭君注樂記云理猶性也朱子注中庸云性即理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子以仁義禮智之德贊元亨利貞謂人道本於天道也又曰知宗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溫故知新效天之事敦厚崇禮法地之事不盡用章句說案朱子語類云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象地王氏因學紀聞云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

地此之謂修道此之謂窮理既窮則性可得而盡矣盡一己之性乃能盡人物之性故大學先格致誠正而後修齊治平篤恭而天下平誠正之極致也格致者求知之事修齊以下皆力行之事其樞紐則在誠正故大學中庸皆重慎獨中庸之未發既發即大學之誠意也學問思辨即大學之格致擇善固執即大學之知止位育參贊即大學之治平舜之好問好察格致之事也顏子服膺勿失止至善之事也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有是性則有是心有是心必有是理理徵於大同故窮理盡性可以至命存其心養其性則知事天中庸所為推極於上天之載也道寓於器數而器數非道之本器數者藝也格致治平者理也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五入大學教之以修己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七

治人之理藝與道相資為用故聖門之教必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道即率性之道德即三達德之德也禮少儀士依於禮游於藝鄭注引周官三德六藝以釋之案周官大司徒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亦與中庸之旨大致相同聖門多言仁孟子則兼言義春秋時道德之旨漸晦故必以仁明之戰國時功利之風日熾故亟以義正之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溺於利必悖乎義禮教陵遲廉恥掃地無道捨無法守亡國敗家恆必由之故大學以義利終孟子以義利始不奪不廢當害並至聖賢垂誠可謂深切著明矣乃有謂利為義之和而不當保斥之者不知利有公私之別公諸人則利物私諸我則利己利物可矣利己可乎古人美惡不嫌同辭辭同而意異者經典中何可勝數者伯禽

無邪堂答問 卷四

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見呂氏春秋利者利人也勿利者利己也使如近人所云則周公之言不詞甚矣二程道曰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伊川曰君子未嘗不欲利只是以利為心則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害未有義而違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是則近人之所據以攻宋儒者程子早言之矣倉頡造字自營為私背私為公自營者自環也私本非美稱而近人亦必故反其說甚至援干祿百福之文以釋論語之干祿不思求福於天乃詩人頌詩之詞干祿於人豈聖賢誠勉之意大戴禮有子張問人官箴夫子答之與此語意迥異安得援以為證集解引鄭注與集注初無異義乃支離蔓引欲以此迴護賢哲而不知進以大惡歸之此皆揚聖門釋非錢之餘波西河妄言可為典要耶說經不顧其安而徒好為新異以便營私者之藉口苟

無邪堂答問卷四

六

充其類則世人黃綠奔競皆分所宜然鄙夫患得患失尤勢不容己無惑乎以長樂老為聖人矣吁可畏哉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未有舍道德而專言藝者亦未有不由窮理而能盡性者周官儒以道得民鄭注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賈疏養國子以道德鄭賈皆以為道寓於藝固非舍藝以求道亦未嘗舍道而專言藝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仲尼燕居云禮也者理也樂記云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管子心術篇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三王不相沿襲故禮器曰時為大荀子曰法後王王伯厚以此譏荀子非也近儒曲護荀子而別為新說尤非荀子語意甚明奚煩穿鑿附會臨補注後王指文武而言是也揚注以為近時之王者誤

上世則審周道又曰禹湯有傳政若不若周之察也其指文武甚明若其制禮之本原則自義農以迄於今莫之能外也天不言而有日月星辰之行雨暘寒燠之應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本在地人九萬物之靈管子內業篇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既稟陰陽之氣以生天與人自有息息相通之理故慎獨之功十手十目相在爾室非徒設辭以示警也蓋有實理存焉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見大戴禮天員篇周官大宗伯鄭注天產動物六牲之屬地產植物九穀之屬天氣清地氣濁惟稟天氣以生者能具五常之德故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周身三百六十六節象周天三百六十六度見素問淮南子春若鳥獸蟲魚則橫生而非上首矣草木且倒生而下首秋繁露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矣受氣愈濁則知覺愈微自然之理也荀子王制篇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有折天地而行人獨題直立端向正正當之是故所取物之成象於天者有天地少者有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蒼龍朱鳥白虎元武分主四方而動物之生應之稱註皆人所指名然必天有是象而後人以其名之榕村語錄謂鱗屬木水生木故鱗如波紋禽屬火木生火故羽如木葉獸屬金土生金故羣似草介屬水金生水故殼似惟人得天地之中氣故曰金之堅案李氏之言雖附會亦近理人皆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天垂象以七政列宿示人其氣清明終古不變地氣之應乎天者則有風雨雷霆霧露之異氣多渾濁然地氣仍由日月之虛吸所生無太陽則地為冷物不能生發無太陰則地為洪熾不能長育無地氣以應天氣則人物皆將枯槁無所資以為養故大戴記曰天主施地主化春秋繁露如天

之為篇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濇濇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人得清氣多者為賢哲得濁氣多者為庸愚氣清而加以盡人合天之功其為聖人也不難矣氣濁而重以日晝倍亡之害其去禽獸也不遠矣禽獸之知覺運動豈必盡與人殊其所殊者惟此五常之實理故以知覺運動言性賦其性者也君子知之畏天命敬天威強恕而行以存其誠誠者天之道天有太一一者誠也詩皇矣篇鄭箋云天之道尚誠實故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以聖人立教敘曰天敘秩曰天秩古之立教者其取義或以三或以五如三綱五常三德三者法三光也五者法五行也五星蓋五行之精也五常即五行之用也故鄭注中庸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案鄭注用乾鑿度及詩緯說詩緯說見五行大義漢天文志復以水為智土為信乾鑿度亦云土信水智又引萬名經水土兼智信蓋北方為虛不用之處故得與中宮互相為用納甲圖北方傳闕而以壬癸戊己互相出入義即本此近人以為今學古學之分非也緯書皆為今學家所用並非古學天播五行家說陳世滋齋詩翼氏學疏證以詩緯為誤字亦非於四時人播五常於七情愛則喜之屬也惡則怒之屬也欲則樂之屬也懼則哀之屬也天有五行六氣故人有五藏六府又有五常六情六情生於六氣左傳載醫和反子太叔之言衛侯喜怒哀樂之筮於好惡猶風雨晦明之筮於陰陽也素問天元紀大論諸篇說其義九詳之喜怒哀樂本四德應四時以主四方見春秋繁露書翼而信之貫乎四德猶土之寄王於四時苟無信以實之則仁義禮智皆虛文矣中和者信之實理也至誠者信之極功也大本立達道行其功至於位育參贊而皆於喜怒哀樂之喜怒哀樂得其節斯漸復乎天命之本然故中庸之言喜怒哀樂原於性命

洪範之貌言視聽本於五行其義一也貌言視聽以思爲之主  
思者心之所之猶中庸之言既發大學之言誠意也顏子之四  
勿即洪範之五事近儒乃欲去思以言學異哉漢宋諸儒之治  
經亦無不求其端於天易言卦氣消息書言洪範五行詩言五  
際春秋言災異漢儒所謂性與天道者類如此漢書眭宏傳論  
後漢書桓譚傳皆及之隋志云伏生之傳惟對向父子所著五  
行傳是其本法案通考玉海諸書引伏生洪範五行傳正與隋  
志說同雖非盡六經本旨要其師承遠有端緒亦聖門之微言  
也逮其做也流爲術數京房翼奉之流推衍繁密已開其端哀  
平而後茲譏繁興名爲內學荒誕支離圖讖與災異不同災異  
警人以爲善圖讖導人以爲惡而田王孫孟長卿伏生歐陽夏  
侯申公轅固胡毋董生之所傳微言大義浸以廢墜矣治及隋  
唐其學亦絕素婚六經隋燒圖緯事之輕重不同而焚書則同  
有處士之橫議故有秦始之焚經有鄙儒之信讖故有隋煬之  
焚緯誠可焚也緯不可盡焚也渾蓋宣夜之學往往存於緯書  
緯亡則六家之術皆亡矣若緯說之類於讖者自是後人附會  
正當拉雜摧燒近儒轉從而蒐輯之得非結蟻轉丸蜘蛛甘帶  
乎荀悅申鑒俗嫌篇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  
爽辨之蓋發其偽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所作乎或  
曰緯諸日仲尼之作則周張二子屢與宋代乃作太極圖說通  
否有取焉則可易其端周張二子屢與宋代乃作太極圖說通  
書以明易作西銘以明仁作正蒙以明誠誠與仁亦夫子贊易  
之旨也其言與漢儒雖若異趣而其闡陰陽之蘊探性命之原  
則無不同視董生尤加粹焉夫命與仁固聖人所罕言論語多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

言求仁之方罕言仁體百銘則專言此蓋西銘源出周易也性  
與天道亦門人所罕聞獨贊易則發之修春秋則發之平日與  
諸弟子雅言惟在詩書執禮皆推極人事之常而初無新奇可  
喜之論若是者何也性命天道散著於事事物物之中見淺見  
深各如其量淺者不能解解者不必言惟窮理則可盡性以至  
命窮理者何窮此五常五事之實理也人人皆宜知之人人皆  
能爲之故曰夫道若大路然又曰天何言哉下學而上達知我  
者其天乎論語集解引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集注引程  
子云下學人事上達大理理即性也而仍出於命與漢儒初無  
異指宋儒特恐人之好言命故以理易之仍夫子罕言之旨也  
子貢智足知聖人乃因其問而偶發之學者若徒言性命言  
道德而於身體力行之功忽不加察下學上達之謂何宋學之  
通爲空虛漢學之流爲術數其弊等耳周張二子之書言上達  
者居多程朱慮人昧下學之旨也故於修己治人之道言之加  
詳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知行並進內  
外交修爲學之功蓋未有密於此者矣朱子答陳庸仲書曰所  
謂涵養工夫非謂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  
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聖門誨人曰博文曰  
約禮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禮則三百三千今人終身治之不能  
盡何以謂之約蓋禮有文有本忠信者禮之本也禮器云忠信  
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文非徒器數之謂習其器數而仍歸  
諸義理乃可謂之文近儒治禮而力攻義理之學益不讀數記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

荀子禮論篇謂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敬也者貫乎禮之中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之謂大隆所以行此忠信也曲禮一篇取冠戴記開宗明義曰毋不敬程朱之言居敬夫孰非約禮之旨哉召誥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左傳對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又謂勤禮莫如致敬皆與宋儒之言若合符節洪範言敬用五事漢五行志敬作恭古文差與敬形近而誤王西莊尚書修己以安百姓其功必基於敬顏子四勿皆約禮後案已辨之

之事亦即居敬之事仲弓見賓承祭亦如之故記者類記之蓋自堯典言欽以來聖聖相傳未有能易者也管子內業篇凡人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哀憂思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仲弓問仁復告以不欲勿施敬其體也恕其用也子貢之一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言在乎恕曾子之一貫在乎忠恕敬也恕也忠也誠也皆聖人之恆言六經之大義也忠者誠之屬春秋繁露天道無二篇心不一者患之所由生也論語何注以不待多學而一知之釋一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貫離學識以求一貫其言遠不如集注之精實近儒反以墮於空虛疑集注阮文達遂釋貫為事而云一以事之始無論其說之是非恐亦無此文法是故博文者讀書窮理之功也約禮者居敬之事也窮理者窮此修己治人之道也盡性者盡此成己成物之道也人與物同出天命之一源故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可以贊化育則可以至命要其貴賤有差親疏有殺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仁以維之義以別之智以察之禮以行之苟非窮極其理則仁或失之兼愛而其弊至於無父義或失之為我

而其弊至於無君彼惟不知天命故不知修道而實由於無格物致知之功無下學上達之事斯其智不足以察之而第率其胸臆以立教遂至充塞仁義而不自知也成己成物之道操之至約恢之彌廣故可運六合於寸心其義則備於六經其事則詳於諸史治經治史皆欲窮至事物之理以措諸用而非摭拾細碎傲人以所不知之謂博也姚姬傳言諸君皆欲讀人閒未見書某則讀人閒常見書其言深可玩味索諸六合之外者往往失諸目睫之前惟精學訓詁覃思義理久之自能通貫朱子讀書之法蓋如此其舉以教人者屢矣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學者當立此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學者當存此心天地之大聖人有所不知不知不害為聖人也若破碎支離展轉販賣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以為求知之道為人乎為己乎欺人乎欺天乎苟徒索諸虛而不知微諸實是為無用之學異端以之泥於器數之末而不知性道之原是為無本之學俗儒以之湯文正蘇州府學碑記曰離經書而言道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俗儒之所謂經也六經大旨燦若日星漢宋鉅儒闡發殆盡後人患不能讀不患不能辨辨生於末學縱有所得亦不過補苴罅漏沉瑣屑穿鑿之紛紛平蕪鄒周朱遺書具在曷嘗有局於末遁於虛之弊學者胡不捐門戶之見熟讀而深思之

問人雖游徧五嶽所處仍不過一廬為學而有兼鶩專營之分其理想亦如是 答學固有安身立命之處然不游五嶽專守一廬所見已隘所志亦卑為學第當知有歸徇耳始基固不可

不博也胡子知言有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一語可

為學者之良箴案五峰之言張南軒集答胡季履書曰博與雜

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徐偉長中論治學篇凡學者大義為

俗儒之博學也務其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訓詁摘其章句而不

能曉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

傳令也荀仲孫申鑿時事篇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

鳥者一目也今為一日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

通矣博其

方約其說

問十三經中已具後世經史子集四部之體周易經也尚書春

秋周官儀禮俱史體也論語孟子子體也詩三百篇集體也然

否 答不必如此分析論其初祖何一不源於六經劉歆敘七

略並無四部之名而太史公書附於春秋史亦經也然夫子未

刪定以前并無經名記言記動悉歸於史尚書記言之書也春

秋記事之書也後世史家千涂萬轍終不出此二體然則史猶

在經之前也四部之分昉於荀勗而子先平史至李充始以經

史子集為次厥後又有增改至齊梁後乃與今同大抵後世之

書惟子部最雜史部次之經與集尚無大出入若以經言則周

易經也六藝十三藝亦經也即增國語大戴禮為十四五藝亦

皆經也若徒以體製言則論語孟子子也易詩亦子也國風近

乎子雅頌近乎史後世太元元包潛虛諸作曷嘗不仿周易而

入諸子部者以體製雖近義理固殊且以避僭聖之愆也集部

之作萌芽於楚騷而屈宋亦在戰國諸子之列後世詩文集皆

子而兼史者也序贊箴銘之類為子體誌傳行狀之類為史體

詩則吟詠性情純乎子體而如工部之鋪陳終始樂天之從容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諷諭則又兼史體大約古來文字祇有二體敘事紀言者為史

體自寫性真者為子體聖人之言足為世法尊之為經經固兼

子史二體也文事日興變態百出岐而為集集亦子史之緒餘

也近代如包慎伯魏默深之流自次其詩文集必仿諸子格式

唐人亦間有之此雖好古之過然不可不心知其意

問今欲將諸書略分次第以求經史理學詞章諸門徑為第一

節致力經史為二節致力詞章及經濟時務為三節歸而索之

義理之書為第四節何如 答經濟即在經史中加以閱歷乃

有把握否則趙括之談兵而已時務特經濟之一端亦即史學

之一種分之無可分也義理之書轉置於後亦所未喻讀經讀

史皆當以義理權之九經語孟即義理之淵藪也宋五子書與

經典相輔而行豈可分為二事至學問門徑觀生所論亦已略

得端倪能愈讀則愈得門徑專以此為一節亦無謂也若以近

時目錄之學為門徑則甚誤古人治目錄者若向歆父子輩蓋

與今之所治大異讀書當求心得豈可徒事汎濫乎近時目錄

各有版本手鈔成帙不出數月皆可殫見洽聞此為藏書計非

為讀書計也短書碎記覽其序跋翻熱胸中究有何益至如宋

元精槩窮力搜羅世間雖不可無此好事者流要非我輩所至

問編書目列義理為一類以為讀書之權衡此外分經史經濟

此類即史學所分參以子部兵家書詞章四門可否 答四部

分目承用已久亦無大失何必紛紜改併經濟之學皆在四部

中而讀四部之書又皆須權以義理經濟歸史學特舉其多且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重者言之實則古來大經濟有外於六經者乎經濟不本於義理或粗疏而不可行義理不徹諸經濟亦空談而無所用正衣冠尊瞻視一身之經濟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之經濟也忠信篤敬睦姻任卹一鄉之經濟也人人皆有經濟大小則視乎其才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誠正治平古人一以貫之修言天下大事而不先自治其身心後世之經濟所以無用也今之所謂經濟者兵刑河漕諸大端因革損益具有成書愈近則愈切實用兵法為學問中至精之事亦儒生分內之事古儒者多通此然可學而能者制陣東伍之方不可學而能者審機應變之略茲事半由天授古人恆慎言之若夫周秦諸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苟去其偏皆足經緯宙合故文景以黃老致治諸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

葛忠武學兼申韓特其言較雜不純非以義理裁之則害多利少固不若儒術之純粹無疵也諸家文集言經濟者不少言義理者尤不少使必別為門類則此等書轉無類可歸矣漢承秦後馭下如東涇新民困兵革久故清淨無為足以致治非其時則廢弛矣東漢之季王綱解紉劉璋閭弱而無斷蜀民富庶而無制故信賞必罰乃可為國非其時則操切矣治莫大乎因時拘泥成法者不足與語遠猷然苟不知為治之本則補苴瑣屑法立弊生衰世之政治絲愈勞職是故也申韓人為世詭病而蜀先主以訓其子謂商君書益人意智亦為其時與其人而發百非此者烏可藉口

學問如築室然須自根基築起逐漸推去方成完備之室非

然者雖有涉獵亦終如海市蜃樓恍迷離而不可恃注疏與衍難曉不如趁此時將諸經正文溫讀一二過史漢通鑑亦閱其大概經濟詞章之書雖不必遽棄但暇時涉獵後再致力俟數者稍得方閱理學書似此或不至逐末忘源而如築室之無基 答築室之喻良是但其所恃以為根基者則有所未盡注疏所以釋經義隱奧故注疏以釋之專讀正文須經義已通者方可不然安能領會也注疏日閱一卷年餘可畢並非難事凡學精擊則難涉獵則易先涉獵而後能精擊故古人有專家之學又曰不通羣經不足以治一經生近讀曾文正集文正往往言歸宿於義理所謂歸宿者讀書所得每日所行必印證於義理而以此為歸非謂姑置於後為緩圖也生質本聰穎志

無邪堂答問卷四

三

廣雅書局

趣亦覺不凡第為學太雜欲兼包并驚而少循序漸進之功又未免見紛華而悅之意故日記中多自刻責語而終不免游移無他年少氣盛而未能收攝心神之所致也學問之道有本有末有專營有兼及有所棄乃有所取攷據之學非生專長亦不願生之汨沒於此然既知經史之宜治義理之可貴而又作騎牆之見何也諸子書多言經濟亦多辟道之言要皆持之有故有志於經世之學者往往好觀諸子而薄儒術為闕疏不以六經為本未有不為所炫者也老莊墨韓害道尤甚荀雖較純其言義理與孟子有精粗之別又時有偏激之論不獨性惡非十

二子篇為與聖門異趣也 此二篇後人多方解釋雖愛荀子實

蓋出於同乃於其義之難通者概以為後人斷人武斷可笑又

或以傳經算荀子夫荀子之足重豈徒以傳經乎書經秦火漢

儒者拾於煨燼之餘使聖人之道復明於後世故為難能可貴  
荀子在秦火之前既宗儒術豈有不傳經之理七十子後學者  
何一不傳經乎臂子弓帛妙子之徒未聞果勝於顏曾思孟也  
荀子不能言禮樂之精意其他言亦多近正固孟子後一人而偏  
駁自不能免大醇小疵是其定評 近人於六經大義置之不講  
或穿鑿文字以求勝或疑六經而表章諸子又其甚者以秀行

畫革之書傳合於經義知經義不可盡傳則傳合於經書生心  
害政廢所底止知者過之真足慮耳 諸子書發已意往往借  
事實顛倒皆所不計或且虛造故事如巢許洗耳掛瓢之類乃  
借以譏戰國攘奪之風並非事實故史公於許由事深致疑詞  
莊生所謂寓言十九也後世為詞章者亦多此體至劉子政作  
新序說苑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亦不復計事實之  
誤蓋文章體製不同議論之文源出於子自成一家不妨有此  
若紀事之文出於史考證之文出於經則固不得如此也聖人  
作六經以教後世與諸子體製迥殊一字一言必微諸實其理  
實理其事實事雖將聖天縱亦必好古敏求而始得之惟其集  
羣聖之大成故能傳萬世而無弊也六經者稽古之斗杓紀事  
之淵海而近人反推諸子抵牾之說以釋經奚啻癡人說夢甚

且惑於諸子之極怪以為聖人立言亦復 宋儒書資性沈潛者  
如是遂等六經於寓言謬尤不待辨矣 喜觀之然每流於迂腐非書之誤人人自誤耳嘗謂此輩即不  
讀宋儒書亦無所害惟聰慧絕人才氣橫溢者必不可不熟復  
之以收束其身心不勝欲則無事不可為古來大姦大惡皆  
聰明絕世之人所爭者一念之差耳天下惟極聰明人往往有  
極不聰明之事故聖賢教人必以存理遏欲為要治經即苦繁  
難治史亦資得力才質既美加以讀書窮理之功則大成之器  
也經說至 本朝已極繁盛但患其太繁不患其義之不盡能  
讀即佳不在乎論說之煩也史漢通鑑史學之綱領熟此後當  
讀范書陳志新五代明史通典其餘諸史以次及之稗史則惟  
力是視 國朝掌故尤宜講求典章制度兵河漕鹽以逮國家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宋儒書資性沈潛者

大政名臣事蹟各以類從畢力搜討治一事已復治一事此東  
坡自言讀書之法也近儒史學校訂最精但恐勞而鮮獲且不  
必為

問書似當擇性近者研究之 答讀書有二法一則就性近者  
研究之以其心易於入也一則視吾性所短者服習之以其足  
救吾病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處世之方亦為學之要

問西學在今日亦當務之急何者最為切要 答治西學須明  
其地勢考其政俗以知其人之情偽為操縱駕馭之資次則兵  
法若天算制器諸事能兼通之固佳不通亦無所害西人兵法  
多通算學然其測量亦算術中之淺者若較析毫芒平時以之  
打靶可壯觀瞻臨陣仍無所用臨陣以膽識為主無中外一也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且儒生所能為者大抵運籌帷幄之事略通其術不至為人所

欺斯已耳中國之書當讀者何限其事之當考校者何限使徒  
耗日力於一藝之微抑末矣通商以後內地之通西學者不乏  
其人患在無人駕馭我苟自強則楚材晉用外人亦安敢生心  
但所謂自強者固自有道非可人云亦云耳

問趙易胡服卒振朔方日本步武泰西甚至變服色易徽號而  
國亦因之日強豈勢之所值固有當因時制宜者歟 答取西  
人之藝事以輔吾不逮未為非計若改正朔易服色是亦不可  
以已乎且倭人亦何嘗真強不終為俄之附庸不止也日本舊  
為封建之國事神其本俗而教法則儒釋並用釋尤盛於儒當  
平氏北條氏時屢有以大將軍削髮而仍執朝權者見日本史

日本外史足利氏興始尊儒術藤原肅出始宗程朱物茂卿太宰純之徒又詆程朱尊漢學皆視吾中國之好尚以為趨舍物徂律乃陳同甫之流非專漢學也太宰純山井鼎輩乃直漢學自攘夷議起德川歸政行歐洲之法廢支那之書而儒釋皆不競矣蓋彼視儒釋與西學同一來自外邦故迭廢迭興不以為異然自改制後政煩稅重民不樂從其俗好俠稱遊俠曰浮浪攘夷歸政之舉亦浮浪輩倡議為多見岡氏尊攘紀事民情浮動而狡悍好勝略與西俗相同故西人之親中國不如其親倭第倭之患俄則視中國尤甚俄既得庫頁島倭人謂之唐太島本與中國兩屬而其地遼遠倭人遂據為己有至是俄以地強易之與日本之北海道相鄰句結蝦夷唐會要謂其人鬚長四

無邪堂答問卷四

聖 廣雅書局

尺善射唐初曾入貢即蝦夷島也亦見唐書東夷傳為居高臨下之勢則倭之陸路可危以海參崴為泊舟之地直指長崎一帆可達則倭之水路可危故俄之經營海參崴中國之憂亦倭人之患也乃不思唇齒輔車之至計轉為遠交近攻之狡謀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愚亦甚矣彼惟刻不忘俄故竭力要結西人欲為連橫之計其變服色易徽號皆所以媚西人耳抑知天下惟壤地相接者利害相同倭處東海不能為歐洲輕重歐洲諸國惟利是視若有事時欲如英法之救土耳其豈可得哉夫英法布奧合而救土非愛土也英惟恐俄滅土而據有黑海則可出舟師以擾印度法惟恐俄滅土而據有君士但丁則可扼要害以觀巴黎故不憚出死力以救之卒之兵以義始以利終各

割其土地而始罷謀國勒兵勸和土不能不俯首聽命歐俗與土政教皆異又為世仇其嫉土之自強較嫉俄為尤甚故救土非為土也布奧與俄密邇平時內懼俄而外懼俄俄固虎狼秦諸國則連雞之勢倭非土比於歐洲之大局何與印度近勢日急英人自顧不暇於倭之大局何裨乃舍利害相同之中國而暱反覆無常之遠夷非其夜郎自大有一致之歟雖然當今時勢既不能閉關自治則交鄰之道固不能不講求倭之交鄰雖云下策差愈於無策耳

無邪堂答問卷四

聖 廣雅書局

問漢初家給人足而人自愛重犯法由此觀之凡天下之盜賊姦宄皆深餒窮迫有以驅之也西國囚獄只數十人監獄爽潔人以入之者為恥鄉鄰之爭鬪間有窮極流民登高地以自墜死者然不經見非由生業裕如有以養其廉恥之明效哉 答西人貿易致富者往往遷居於都會都會之地富戶既多政教易及故一切養贍貧乏之制悉力講求其政權操之議院議院者猶中國之紳士公所下情易達利弊易革易興而國人嚮然不靖之機亦由於此西國有議院以為可公好惡矣然議院之權仍操之一二有力者凡君民共主之國相權重於君主每易一相則朝局一變要地皆易置私人始得行其志否則議論紛歧事多掣肘策室道謀迄於無成法國之所以不競弊蓋坐此故議院者在英德可比明代之會推數人主謀眾皆盡諾也在美法則同處士之橫議植黨相攻志在專利也豈其初制如是哉權之所在眾之所爭無中外一也惟俄國之制不盡然尊上

抑下權自己操頗近於商君治素之法蓋謀臣測故諸國皆畏之天下權勢分者不足畏可畏者其權一也其人傲很好勝久成風氣又性多躁急故盜自戕而不肯受有司之約束耳其開闢後於中國數千年故純樸之風未滿開存古制近來機智日鑿古意寢微而彼乃自以爲文明之世天下生齒之繁莫過於中國人稠地窄失業者多故粵東繁庶甲天下盜風亦甲天下外國繁庶僅在都會窮鄉僻壤隨地可耕又其貿易之道長駕遠馭取利於他國而未奪小民之生計此千百年來習尚使然其俗異故其政異也西俗之差勝者在上下之情通而其所以能通者由於君民共主故君亡而國不亡乃君民共主之不已浸假而有民主之說浸假而又有人人各保權利之說近數百

無邪堂答問卷四

聖

廣雅書局

年其說愈信愈行故俄法美三國民氣至尊俄則求爲君民共主而未能法則君民迭主屢變而仍不愜美雖久爲民主而分黨相軋以固權位每易總統舉國若狂皆邪說之毒中之美自問國僅餘百年而俗已甚敝民主之法小國則可大國則難歐洲新小之邦仰人鼻息在華盛頓爲官天下之公心在今日已爲者往往以此自全家天下之捷徑結黨以謀保固者不一其人他日終亦如法人之君民迭主而後已美爲新造之國地廣人稀謀生甚易故內變不作其地僻在西半球俄人未大逞志於歐洲遠交而近攻無暇及美至英法諸國地醜德齊日虞俄之簞食自顧不遑更無暇及故外患不生此蓋幸值其時得以開闢自治國用既省財賦自饒非其法制果勝於諸國也不知此中利害古先聖王

明知之而不敢行并不敢言所以一天下之心志使賢愚貴賤各安其分而民亦循循於禮義之中然後可以久安長治西人教孫升木不顧其後邪說一倡人人可帝制自爲而生民之禍亟矣般機既動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徒恃煦煦不才以彌縫之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生民之初榛榛莽莽機智漸開搏噬相尚民不得已而欲羣遂其生也乃推尤智者以爲之主而封建之勢肇焉封建既久聖澤漸涸禮壞樂崩無所恃以相維相繫於是強陵弱眾寡寡遲之又久而混一之勢成焉當此之時士甚譁民甚怨羅鋒鏑塗肝腦者動輒數十萬民厭兵革天厭禍亂乃始獲有息肩之一日而其機則始於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世非太古民非渾噩大小相噬自然之勢民之幸而了

無邪堂答問卷四

聖

廣雅書局

遺者正賴有此名義以相持而可以各保權利之說導之平凡事無互古不敝之法道則足以維之使徒求利一時以曲徇愚民之欲必有一大害伏乎其中逮其敝也則利窮而害見此天道乘除之理所以警夫世之縱欲無等而託爲煦仁才義以飾其美名者也古之聖人熟察乎久安長治之宜兩害相權則取其輕明天澤之分嚴冠履之辨春秋之法王則稱天召則書狩篡弑之賊人得而誅聖人豈其有私於人上而故爲是以厲民哉謂夫厲民之禍小賊民之禍大在易履之象曰辨上下定民志民志不定何以治國故孟子曰定於一一者君主也春秋時強陵弱眾暴寡滅國數十殺人盈城至戰國而漸成混一之勢六七雄者各擁其土地甲兵殘民以逞孟子惡之故曰善戰者

服上刑舉湯武以譏切當世故曰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求吾所大欲而不之恤而其所恃以恣睢暴戾者則由於視民極賤自視極尊孟子憫之故曰民為貴君為輕世儒不察遂以為古者置君如奕棋天位可闔干矣聖賢言各有當其義晦於後人膠柱之見者何可勝數然而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不可易也封建之世地方百里耳目易周下情易達君臣上下以禮相親禮意既衰侈心漸啟於是乎有射肩問鼎之事陵夷至數百年兵連禍結而不可解逮漢之文景而始一治六朝五季之亂其故由於名教之不立四維之不張越數百年至唐之貞觀而一治復數百年至宋之眞仁而又一治漢文貞觀元祐之治何遠不若成康故後世之做

無邪堂答問卷四

聖

廣雅書局采

做在法制之不行而非法制之不善也自周之衰篡弒相仍夫子作春秋大義既明睥睨神器者乃始有所顧忌名義之繫乎綱常者至重以此為坊後世猶有結黨橫權飾公議以逞私圖者歐洲自羅馬以來君主民主迭相更置其治也以政事之修明其亂也以冠履之倒置西人紀載歷有明徵故夫民主者徒便於亂民之藉口而非真能以安其國者也名分之不正議論之日繁君不得以治其臣臣不得以治其民勢之所窮乃尊法律吏以法律為師而人懷操莽之志各私權利各逞機械勢必出於弱肉強食而後已嗚呼聖人履霜堅冰之戒用意至深遠也西俗重法律以為君與民皆受治於法君權太輕不得不如是也法律既繁流弊日甚今之律師往往受人金錢意為高下

與中國之讀鄧思賢書者無以異故曰有治人無治法三代以還上驕下諂民情壅遏此暴秦之遺患而非古先聖王明目達聰之本意乃以是咎中國法制之不善非所謂怒於室色於市乎詩序正義引鄭君六藝論云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而稱不為諂日諫不為諂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稀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箴其過鄭君之言可謂通知古今之變者矣此蓋時勢為之歐洲開闢在後尚存封建遺制然所以維封建者遠不如中國故開闢在中國之後俗做在中國之先亂氣狡憤張脈憤與其能久乎黃氏明夷待訪錄頗工持論而原君篇則多謬說凡事矯枉過正

無邪堂答問卷四

聖

廣雅書局采

未有不墮於一偏者也夫室有至寶而失之但當懸重賞以求其寶不得遂以球珠為寶也人有本性而昧之但當明禮義以復其性不得遂以情欲為性也中國法制明備果能實事求是何患不復昔時之盛若其不能則虛名相市易一法增一弊又何取乎下喬木而入幽谷哉夫欲求士者無他焉在辨其誠偽而已矣欲治國者無他焉在核其名實而已矣仁之實莫大乎父子義之實莫大乎君臣兄弟以天合仁之屬也夫婦以人合義之屬也智者知此也禮者行此也信者守此也中國之所賴以立國者此也天屬之不知而兼愛可謂仁乎等威之不辨而為我可謂義乎三綱九法數天地或幾乎息而又何政教之足云西人於五倫中廢其四而一行以朋友之道女制男陰抑

陽事事倒置故嘗謂西人之類陰類也天下惟陰禍至烈而其勢常足以侵陽故聖人扶陽而抑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兼愛故無父為我故無君親人如己兼愛之說也各保權利為我之說也兵事陰事也故聖人後兵而先禮老氏墨氏之學陰教也故聖人明人倫而黜異端楊氏即老氏之學乃孔孟遏之於前而其說不得伸者二千年後異族忽奉之為宗而侵軼我中國悲夫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東方之國生齒最繁神靈首出其為教也主仁而尚禮文物之盛甲乎五洲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故北虜自昔鴟張西俗葦葭特甚其為教也主義而尚智喜夸詐急功利任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西俗以兼愛為仁非吾所謂仁以為我為義非吾所謂義以尊女為禮非吾所謂禮以牟利為智非吾所謂智其文字則華文左行洋文右行其語言則實字居先虛字居後人名在上人姓在下若斯之類大抵與中國相反世人不察動欲以其相反者施之於聖帝明王相履之地其可乎西俗不及中國甚多其有所長亦非旦夕收效之事故苟不採其本而徒枝枝節節以為之利則未可必也而邪說之害已中於人心矣漢書西域傳自宛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安息今之波斯已近大秦尊女之風自昔而然蓋德嶺為天下之香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故其俗之反乎中國者類如此今英國處極西而尊女亦惟英人最甚

問西人疑恆星皆為至遠之日其說似鄰于恠恍既云地球繞日而行則地球在天空中必有時左時右時高時下之不同何

無邪堂答問卷四

聖 廣雅書局采

以地球之兩極與天空之兩極四時皆同一直線想西書當有理以解之 答西人以重學明之太陽有吸力地球與五星各有距力距力吸力有定則進退遲疾亦皆有定此理似尚可信吸力距力凡物皆有之若云恆星為至遠之日五星與月皆為地球則河漢無極之言存而不論可也天文家以五星為地球而起算則金水二星不致割入地心省均輪次輪諸假象而得遲留順逆之數較為簡捷要之亦假象也

問西學皆中國諸子之緒餘尤有關於兵法欲并入子部書讀之願聞其略 答西人重學化學電學光學之類近人以為皆出墨子其說近之關尹亢倉呂覽淮南論衡皆有之列子湯問篇有重學仲尼篇有光學皆與墨子說同抱朴子金丹篇言合諸藥及水銀以成黃金即化學之理黃白篇言雲雨霜雪以藥為之與真無異即電學之理西人亦自言化學之法本於煉丹術士至機器本中國舊有之物近人考之甚詳或更欲附會於經典則無謂也重學本算學而加推阻力攝力分動靜二門凡物有重力有結力有愛力非結力不能凝聚非愛力不能生發小如鐘表之擺動大如七曜之運行皆有阻攝之力是謂動重學其靜重學則專論體之相定者如權衡輪軸滑車之類是已鄧玉函奇器圖說最先出近時李壬叔所譯二十卷九精通算學後可習之此制器之本也化學為用最廣理亦最奧凡氣有空氣養氣炭氣淡氣之別動物受養氣以生植物受炭氣以生化學家以硝強醋強諸水別輕養綠淡各質而化分化合之以

無邪堂答問卷四

哭 廣雅書局采

施諸用總署譯有指迷原諸書專明礦質上海譯本亦多電  
 學有摩電化電吸鐵氣之分其理與化學相通摩電即乾電二  
 金極摩以生化電即溼電二金感化而成吸鐵氣乃磁石所生  
 之電也凡物鬱蒸則有電西人摩電化電亦此理而尚未盡近  
 日用電益多當有更闢其法者光學以凹凸二鏡取光有平光  
 折光歧光諸線其射光角必與回光角相等皆用角度以入算  
 西國舊傳有製巨鏡發火以燒敵船者西人多不之信然以中  
 土陽燧之法證之似未嘗無此理沈存中夢溪筆談有格術即  
 光學也近時鄒特夫曾衍其說為一卷湯若望有遠鏡說而未  
 詳鄭澆香有鏡鏡診疑近譯英人書二卷說頗簡明又有聲學  
 之書尚無大神於實用天地間惟水火風三者為力至鉅故釋  
 氏言地水火風西人亦言水土火氣風即地輪之氣也西人別  
 有氣學以明之其用電用光即用火其用汽即用火與水而用  
 火之術尤精為禍亦最烈蓋鎗發即雷電之理其學先出故日  
 精一日惟水與風之力九巨今尚用之未盡他日必有更出新  
 法者未知又作何變態耳阮文達注大戴禮天員篇頗有精義而據西法以證地員已覺無謂又引周氏治平之言以水土火氣釋陰陽九非解經之體古書皆言五行豈識有西人四行之說乎夫二氣者兩曜之所生五行者二氣之所播無二氣則萬物不生無五行則萬物不養盈天地開皆動物與植物動物其有知者以植物其無知者以物之產於地上者以木括之產於地中者以金括之舉五行則兩間無知之物賅括靡遺矣五行無知而有性性有愛惡故有生克苟無性則無氣不足以養生而利用也五行應乎五緯而兩曜又為水火之宗以火激水則氣蒸灼斯五行之氣上騰動物由是生焉南極為日光不到之地則終古冰沍物無由生其他有積歲無霜雪者有積歲無雷雨者皆視日光所及以為準是故雷雨霜露者上騰下降之徵而以風為之節宜風也者天之號令也然風與氣皆流行於空中有聲無形與五行之有形者不

無邪堂答問卷四

辛

廣雅書局

類且去金木則兩間之物亦不備故儒書皆言五行西人不明  
 其理亦無足怪若注儒書而以西說汨之是棄其寶而寶康瓠  
 也農家者流中國本有其書卑無高論西國地廣人稀故耕種  
 亦用機器若中國用此一夫所耕可奪十夫之利彼十夫者非  
 坐而待斃即鋌而走險耳北省或尚有曠地待墾者南省人浮  
 於地何處可容機器西國政令每先加意於富民中國當先加  
 意於貧民西俗重富輕貧富者囂而貧者愿民皆佃戶無能為  
 患中國風俗與之絕殊生齒至繁民多失業苟奪貧民之衣食  
 嗷然不可終日一二桀黠者乘之則變亂生矣農夫終歲勤動  
 所得甚微其力能購機器者乃中人以上之家苟矣富人哀此  
 惻獨撫綏之不暇而可奪彼與此以蹙其生乎醫學則中國鍼  
 石之技久而失傳西醫擅長在此其內科之學遠不如中國且

中西稟賦異宜亦不當輕為嘗試也西醫以流通氣血為主近  
 所譯書亦論血脈骨節者為多初不知五藏生尅之理故用藥  
 多猛烈強者猶可弱者鮮不僨事人之一身恃氣以行血氣絕  
 則血凝西醫驗死者之藏府以律生者未必銖黍悉合也漢書  
 王莽傳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刺刺之  
 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西人之所為  
 王莽之法耳漢任宏校兵書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為四類古  
 以太乙六壬遁甲為三式本為行軍而設故班志兵陰陽別為  
 一家之學趙邠卿注孟子以日月支干王相孤虛為天時荀子  
 議兵篇楊注亦云然其學與五行家相出入墨子迎敵祠篇尉  
 繚子天官篇皆及其說天官篇似衍孟子語意唐宋以來兵書故有疑尉繚為偽書者

無邪堂答問卷四

辛

廣雅書局

如太白陰經虎鈴經武經總要武備志之類亦多及焉古人白  
有此學而失傳已久今惟術數家用之偽託尤多用兵而惑乎  
此必敗之道也今所傳者僅權謀形勢數家其技巧今無一傳  
蓋形而下者之事隨時隨地不同故不能垂諸永久西人著書  
但有形勢技巧二者而權謀罕聞焉近年西國兵事莫大於普  
法之戰南北花旗之戰觀其所設施大要在爭先著得地勢皆  
中國用兵之常無他祕策也西法行軍無輜重凡步卒一人自  
携候糧器械之屬約重八百五十兩故雖強力之夫久將弗勝  
其能迅急赴利者以此其戰而易困者亦以此荀子議兵篇魏  
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  
个置戈其上冠鞬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西人頗類

無邪堂答問卷四

至

廣雅書局

乎此惟海戰是其專長可補中國兵書之闕然一鐵甲需百餘  
萬一輪船需數十萬一魚雷一巨礮合需數萬綜計非二三千  
萬不能成一軍而中國能充船主者尚不多見借材異域平時  
則可臨戰則辭海戰以輪船為營壘西人征稅既重民債亦繁  
合君民上下之力以成其事則事易舉中國俗尚不同又安得  
此財力以嘗試於不測之淵乎故海防有守法無戰法戰亦守  
也要當於陸師加之意耳此後不用兵則已用則大利害在陸  
而不在水陸路處處相連火車面面可達豈必盡由海道特我  
之海防仍不能弛備多力分則有之耳軍事非歷練不精貴在  
用其所習兵無強弱視其將以為強弱苟非積習甚深皆可勇  
可怯之兵也陸師易集海將難求風氣初開固當令學者精益

求精以備干城之選然若盡填黃金於滄海而陸防或以財匱  
而反疏人將遊實擊虛尤為可慮洋將戈登嘗言借用洋員未  
足深恃又謂中華兵力在海旁小河不在洋面蓋我之地勢重

情皆與島夷不同也海戰乃專門之學須學問勝識二者兼勝

機括極繁其裝藥僅在首節餘皆較量遠近高下之機器分抄

稍差即難取準雷船又別為一式遠望已知鐵艦避雷之法近

亦益加精密凡若此類皆爭勝毫釐之事非心靈手巧西人持其

敏者不能精即技藝已精而未經戰陣尚難深恃

藝事縱橫海上機巧日整渾沌日死譬諸家有不肯子弟繫累

世之積蓄以供浪費反自詡豪富為暴於鄰里氣運所值天亦

無如之何中國既不能閉關自治安得不亟求禦侮之策況中

國亦有能自出新意以制器者不勗之而反抑之抑之者過也

然或略窺西學門徑而遽中其毒則九人心之巨患凡事不為

無邪堂答問卷四

至

廣雅書局

人用而後可以用人未有為首其中而不為所溺者也西國民

氣至焉加以利器如飲狂藥終必死亡然其禦侮則不惜上下

一心以為之制器者獲利將兵者愛名中國頗與相反利器亦

安足恃西人知中國民氣之難犯必借端挫折摧剛為柔而後

可逞其大欲其於南洋諸國皆然故欲禦外侮必先作忠義之

氣屏浮華之習而後可與言西學也

問西教為中國利害 答古今立教未有如西教之淺俚者歐

洲諸國靡然從之真大怪事即此以觀西人之智本不如中國

遠甚也中國從之者多為利誘皆愚無知之民然天下愚民多

而智者少兼復動之以利隱憂正未有艾耳尉繚子曰賂其豪

臣以亂其謀此戰國時策士之術故秦散金十萬而天下之士



國漢散金四萬而項王之將疑俄人欲侵布與瑞士諸國羅歐  
洲之連橫相拒也亦往往以重賂撓之利之所在大者且然况  
愚民乎此輩攘攘皆為利往撓大計則不足為耳目則有餘鎮  
海津沽諸役其明徵已

問近人至外洋者所記述淺率居多何歟 答洋人游歷者半  
為傳教之人用財既有來源自無所吝又以為專門之學畢生  
之業故不憚艱阻而為之中國之至外洋者不過歷其都會而  
止所取材者皆習聞習見之事欲規其國之強弱民之情偽彼  
固善匿我亦未必善問不可驟得也且外夷觀吾土地特借游  
歷為名以探道里規風俗用意固甚叵測中國自守不遑安能  
勞師襲遠政教不同采之亦無大益語言各異譯之且不勝煩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技藝之學各有專家又豈遊蹤一至所能探其奧突哉凡西事  
者近書甚多大抵以資談助惟 京師同文館及津滬製造局  
所譯諸書頗資實用其他亦間有之要不多耳今天下為我隱  
患者莫如俄道光時俄人曾進書籍二百餘種其國之政教風  
俗輿地兵法下至器物種植之書無不備雖今昔情形稍殊而  
大約其在若擇其要者繕譯之須諸海內俾人人周知其情偽  
以籌制防之術不且視近出諸書信而可徵歟 或謂俄之疆域  
能盡其技藝遠於英法德美諸國但譯英法德美之書足矣不  
知俄國者在魯其政俗不在區區技巧之末彼國幅員雖闊而  
舊有之地固無增損其  
風土亦豈能驟變耶  
問人若以管窺月不使目中見地面各物則自初升以至中天  
均等大百猶一船泊于港汊之內而覺其大及放乎大洋遂覺

其小乃人心意見之私非船有大小也 答此即所謂朦朧氣差  
若以管窺月目力為管所束能使變易真形非善法也遠鏡愈  
大者視物愈真即此理船泊港汊近視之則大遠視之則小此  
目力遠近之分亦非確喻地以外皆水也地球旋轉而生風風  
力能阻水力故地不為水侵猶之舞劍風生露以水不能入也  
山川人物之氣聚而上升可阻風力地愈高風愈大以其氣漸  
薄又無物以蔽之耳地球繞日而行日為水氣所蒙遂能映小  
為大算學家謂之朦朧氣差惟地心正對太陽時乃太陽本輪之  
真數也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問更事之初其失必多然不經失事則識不能精殆孟子所謂  
德慧術智存乎疢疾也 答失事亦有大小之別小德出入尚  
無妨若大事亦任其出入則一蹶不振者多矣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千古處事之則正不獨行軍為然也  
問人之識見雖賴讀書然更事不多殆亦不能切實 答此猶  
醫家多識古方又須多臨證也泥古方者殺人不臨證不可為  
醫然但臨證而不讀書終非良醫故古人譏不學無術又曰通  
經所以致用更事多而無學術世故愈深趨避愈熟自以為天  
下之至巧矣而抑知其巧於造物耶天下大事之壞壞於揣摩  
迎合之徒彼即不迎合揣摩亦未必不富貴利達泥富貴利達  
豈有止境知足則布衣可以樂道不知足則天子尚欲求優以  
身殉此亦良苦耳詩言自求多福謂當修身以俟之使禍福皆  
可趨避古來豈尚有得禍之小人哉

問方志引書體例 答引書注出處唐以來多有之 國史儒  
林文苑傳初稿亦然逮進 呈時仍刪細注蓋此本非史傳體  
裁也史傳宜鎔鑄各書成一家言使徒排比舊文則無為貴史  
才矣陳志以上作史者莫不有微指存焉史之蕪自沈約魏收  
始故新五代史為足貴特其詞旨甚明而無微顯志晦之意故  
去三史尚遠要亦時代為之至近世之史乃長編耳若方志與  
國史異方志為古列國私史之遺皆所以備國史之采擇者其  
體與 國史傳初稿正同故當用注出處之例近人引書非但  
注出處并注卷數謂可杜展轉販襲之弊不知此尤便於販襲  
徒為冗贅殊不雅觀此乃蒐輯佚書之體例而以施諸著述無  
怪其書之蕪矣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問金石有益經史似可涉獵及之 答石刻之益於史者惟年  
月地理官制諸端須史學通貫乃能及之其中真贋錯出宜加  
審訂未可全據也王氏金石萃編不甚為金石家所重以多錯  
謬也然網羅閎富究有裨於史學若黃小松牛空山徐紫珊諸  
書鈎摹雖持乃賞鑒家之事非史學所亟其他可以類推近時  
張松坪金石聚分別真偽頗嚴為鐘鼎文字之學者自是博雅  
文人之事於經學無與一字之岐言人人殊鄂書燕說蓋多有  
之且鐘鼎與籀篆殊科并無關於小學有經學家之小學有金  
石家之小學以金石治小學者其言多穿鑿附會王氏說文釋  
例甚精而其據鐘鼎文以為說者則不盡足據鄭氏汗簡箋正  
挾別恭嚴可障小學之狂瀾為其學者他無可證不得不援經

訓及小學諸書以張其說若轉以之證經乃經學之大厄也翁  
覃溪謂金石可證史不可證經其言良是 見復初若薛氏阮氏  
齊文集 鐘鼎款識洪氏隸釋顧氏隸辨之類皆援經典以自重非真有  
裨於經義即有可證經者亦不過考文字之通假繁徵博引聚  
訟不休於經之大義絲毫無益非惟無益經義而已以鐘鼎言  
古文殊形詭製變幻紛紜而字學之源流反不能定學者不致  
力羣經而專講六書不博稽諸史而梭羅金石異乎吾所聞承  
平之世學士大夫閒暇無事出其餘技寄興於斯小道可觀賢  
於博奕若時當多故旋乾轉坤儒者之責匪異人任也人不必  
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堅卓乃能為學古之學者類然  
四部書當讀者甚多日有孳孳猶虞不給豈暇究心於瑣碎無  
用之物哉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問洪文襄奏對筆記 答此是偽書其中罅漏極多又似經生  
策括蓋即今人所為而嫁名於文襄者然敢於偽造 天  
語可謂無忌憚矣  
問杜律詩似有樸拙之氣故覺厚重太白詩似太伶俐 答詩  
至杜韓握拳透爪實為前此所無所謂子美集開新世界也猶  
顏柳之書盡變古人面貌而至今學書者莫不由之古詩比興  
居多自杜韓出而賦體多於比興猶二百篇之有國風不可無  
雅頌也太白詩猶有漢魏六朝遺意未可以伶俐少之學詩能  
從樸拙入手其成就必有可觀第不可以粗率生硬為樸拙耳  
杜詩原本忠孝其性情之純擊隨處湧見雖許身稜契未知如

何然於溫柔敦厚之旨則深有契矣以公之海涵地負宜等齊梁於蟬噪而力推厥鮑不廢王楊此其所以為大也

問談龍錄為辟阮亭而作王氏著作未經全見趙氏所論則甚切理廢心似較王為能心知其意者 答有才氣者無不喜趙而擯王要之才力神韻二者不可偏廢袁簡齋謂阮亭詩一代

正宗才力薄阮亭才力固不甚薄惟修飾邊幅乃覺其薄耳故其詩鮮敗句亦少蒼莽之氣然其含蓄不盡意有餘於詩自是

唐賢正軌 國朝言詩者究無以尚之分廿餘話曹頌嘉禾常謂余曰杜李韓蘇四家歌行千古絕調然語句時有利鈍先生

長句乃句句用意無瑕可攻擬之前人殆無不及余曰此其所不及前人也四公之詩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行乎其所以

不得不行止平其所不得不止余詩如鑑湖一曲放翁遺山以下或庶幾耳案後人之評漁洋毀譽多過情不若其自評之確所謂得失寸心知者

問水經注引山海經謂之浙江案山海經云禹治水至於浙河此云浙江疑誤 答山海經自有浙江出三天子都之文見海

內東經北方得水皆謂之河南方得水皆謂之江然亦多互稱者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制河即浙江史記索隱引晉灼音

浙為逝逝制同聲 吉林黑龍江邊防考曰咸豐時定界自額爾古納阿達雅克薩

城又北逮尼布楚城沿黑江而東 評曰尼布楚俄名捏爾臣

斯科自康熙定界時已歸俄其定界碑文以烏魯穆河附近之

無邪堂答問卷四

五

廣雅書局

格爾必齊河為界此安巴格爾必齊河也立界牌於河東岸其

東三百餘里又有格爾必齊河東距我屬之雅克薩城俄名阿

勒巴沁千有餘里西距俄屬之尼布楚城四百餘里而以尼布

楚為互市之地其黑龍江之南則以額爾必齊河為界凡南岸

墨里勒克河口即胡入忠圖之謨里爾肯河所有俄人廬舍均

徙北岸此其北界距我黑省之呼倫貝爾甚遠而西北界與車

臣汗蒙古連者則近故黑龍江外紀言呼倫貝爾距俄邊僅二

百餘里也至咸豐和約則抹去格爾必齊河一層但云什勒喀

額爾古納河會處為界於是雅克薩城之向歸我屬者今亦歸

俄什勒喀不見於中圖蓋即俄圖之塔洛甫喀河當額爾古納

河入黑龍江之處而邊地荒莫江南之金礦為俄人越界私挖

者甚多近年我在漠河開礦即胡文忠圖之謨河亦曰墨河欲

無邪堂答問卷四

五

廣雅書局

以杜其侵越亦以固吾邊圉耳但黑龍江雖為兩國行船之地

此載在和約者而彼有船我無船今赴漠河金礦者皆趁彼輪

船以往江凍後則賃彼艇犁以往犁若北地之冰牀 國語

謂之法喇兒 御製樂善堂集吉林土風雜詠轉須經彼

之屬地欲固吾圉亦未易言 又曰若襲朝鮮但隔圖們一水 評曰朝鮮與圖們江相連者

為咸鏡道之慶源府其地林木叢雜山徑險阻在朝鮮為極邊之地俄人雖眈眈虎視然由此進兵路迂而遠尚非首衝也瑣

春之宜重者以吉林進兵要道若由此以擣朝鮮恐俄人未肯出此下策

又曰今之籌吉林防務者謂俄若由黑頂子偷渡圖們江南可拊朝鮮之背北可抄琿春之後琿春失則攻朝鮮益無顧忌評曰西國聯盟禁俄兵船出黑海而自德法構兵前盟遂毀黑海為土耳其所屬國勢日衰亦不能終阻之且俄既據海參崴為巢穴造船甚便今更欲使朝鮮歸其保護苟得朝鮮為泊舟之地則海道來往自如我之吉省勢且中斷并不必由圖們江進師也特朝鮮仁川海口為各國通商所萃俄強則英弱日本忌俄尤深俄人之圖朝鮮亦倭人剝膚之患此二國者未必肯晏然坐視恐戰鬪方自此始耳

新疆形勢論曰南路始於哈密西行為關展 評曰關展為回疆要道臺站即在其西由哈密西行四站曰瞭墩又西五站曰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七克騰木亦作齊克塔木有南北二道南道稍近苦乏人煙有怪風故多由北道其地有風戈壁宋史西域傳所謂鬼谷口避風驛即古之白龍堆也今名嘴順沙磧又西二站曰一盤泉有路可越天山出古城子東俗名小南路咸豐間曾封禁今已弛又西二站至吐魯番自哈密西至吐魯番千一百里其東一百一十里即關展其西二百里為蘇巴什溝山勢險要又西四五站地臨戈壁水薪極艱又西五站至哈喇沙爾為南八城之首自吐魯番至哈喇沙爾一千二十里城南逾開都河或作海都回語謂曲折也俗稱通天河水經注謂之敦薨水南注博斯騰泊即水經注所稱敦薨之藪也二站至庫爾勒回莊自此以西人煙漸密矣庫爾勒回語觀望也地勢軒敞故名新疆道理如

西域圖志新疆議略回疆志諸書皆載之哈密以東則秦邊紀略言之九詳

又曰慶綏城而北為綏靖城 評曰綏靖城雖省會之肩背而其地荒莫不易經營城外即鄰敵境并不易設守故塔爾巴哈臺即綏靖城塔爾巴哈譯言嶺也其地多巖故名須屯勁旅而後可固烏垣之後戶也庫爾勒哈喇烏蘇即慶綏城今設直隸廳於此哈喇譯言黑烏蘇譯言河為烏垣之屏蔽亦為綏靖伊犁之樞紐烏垣西行十八站至伊犁而慶綏在其中伊犁東北行十二站至綏靖故言形勢於今日西北路并當加意於慶綏矣又曰惠寧城將軍駐之其統九城 評曰伊犁九城賊毀其六近年議籌修復亦未能全總之伊犁雖歸璧而拱宸城外即為

無邪堂答問卷四

廣雅書局

敵境南北要害又多為所割若以新疆形勢論之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其樞紐則在伊犁伊犁形勝已失俄人遂專注南路屯兵浩罕浩罕舊有八城安集延其一也乾隆以來屢曾擾邊近為俄所并故俄與我鄰欲窺南路之喀什噶爾今設疏勒直隸州西域水道記云由特穆爾圖淖過巴爾庫嶺渡納林河穿行布魯特境內計一月可至葉爾羌喀什噶爾葉爾羌回疆西四城皆在伊犁西南由阿克蘇逾木素爾雪山至伊犁道極艱險回語謂冰為木素爾唐元共西境記謂之凌山凌即冰也山在阿克蘇城北四百四十五里伊犁惠遠城南六百五十五里舊制伊犁每歲送換防兵於喀什噶爾皆由巴爾庫嶺之道今地為俄割此道不通矣其地東可控回疆南可窺藏衛回疆通藏衛有四道其和闐輪棟科爾庭山之道則康熙時準夷襲藏

衛所由也今英人亟窺西藏俄亦屢遣人探道欲互爭其地故今日之喀什噶爾最為重鎮西域舊有成書近今敵情雖異而其形勢則終古不易兵機一日百變非可空談惟輿地之學則應儲之有素雖險要視兵勢為轉移但夙昔講求之功固不可闕耳

無邪堂答問卷四

空



無邪堂答問卷四

無邪堂答問卷五

鄧礪字粵川桂林人學者莫先義利之辨說評曰題南軒孟子精義序即癸巳孟子說以有所為無所為明義利之辨并引孟子內交要譽以為證蓋見孺子入井而援之者義也無所為而然也此則隱之仁發於本心者即天理也納交要譽而始援之者利也有所為而然也亦不可不謂之仁而實假仁也即人欲也推之他事無不如此即如讀書義也必欲人知其好學而始讀書利也為善義也必欲博長者之譽而始為善利也求人知要人譽豈不勝於不讀書不為善者然其心固出於私苟人不知之不譽之則讀書為善之念息矣且或欲以此博美名而種種偽飾之心由此起小則為鄉愿大則為奸雄託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於義以攘利者比比也故無所為而為者即為己之學推而廣之聖人參贊化育因物付物亦不過由此一念擴充有所為而為者即為人之學等而下之奸人盜名欺世包藏禍心亦不過由此一念墮落求仁之功在乎存理遏欲理欲於何辨之於義利辨之義利於何辨之於公私辨之一念之起一事之發未必果可以牟利而其中理欲交戰終必出於利而後已夫此一念之私幽不可以質鬼神明不可以告妻子彼固未嘗不以義自居然靜中試捫此心究竟有所為乎無所為乎出於公乎出於私乎羞惡之良平旦之氣固不能盡澌滅也是故欲辨義利先辨誠偽誠者天之道天固至公而無私能體天之心以為心者則至誠無息此仁人正誼不謀利之說也學者未能至於是而

欲求入德之門亦必先辨此心之誠偽若凡事以偽飾行之則心之喻乎利者至深無事不巧肆其牟利之術才力聰明皆歸誤用而求誠之路永斷矣蓋無所為而為者雖偶有過誤此心固可質天地也有所為而為者雖遍著義聲此心不可對妻孥也時時省察事事檢點則心不為物役庶漸返乎欲盡理純之本然此求仁之方即思誠之道也孟子七篇於辭受取予之節辨之至嚴而必歸於求其本心者此也是非辭讓之心人皆有之理為欲蔽則是非有所不顧禮也者所以明是非辭讓之節而使人發其羞惡之良故曰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南軒此言揭七篇之要義以示人欲人嚴公私之辨以為義利之辨使假仁假義者流無所藉口而初學之士有志乎道者但自審吾心之公私即可知臨事之義利斯不至以利為義終身墮於坑塹中而不自悟目好利之徒不以為不可取之利而直以為當取之義陷溺既深是非可以倒置故孰為義孰為利臨事或不易辨孰為有所為無所為則人皆能辨之凡好利者責以此為非義之事彼或飾辭以辨責以此為損人利己之事彼自無辭以對蓋天下利己者無不損人有所為而為者欲為利己之事而又不欲居損人之名此一念即人鬼之關也至如葦葦為利不顧廉恥不恤人言此則面目醜然實未足比於人數莊生有言哀莫大於心死諸生諒能深戒之無俟吾之復色發聲以拒也

水經注漸江水篇訂誤曰阮文達南江圖攷謂今一線清流自杭州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南江故道 評曰北新關之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河後世所開地志皆言隋大業中東巡始開以通御道後人因修之為運道其塘棲以北數十里則元末張士誠開以通漕者雖濬鑿時未必不因平舊瀆然諸書既無明文祇當闕疑證以鄭注則臨平湖以北有禦兒柴辟二地與今運道相去不遠而即為運道與否究無確證也文達又以保叔塔後西谿一帶古蕩為南江遺蹟恐亦未確若以此為南江自餘杭入錢塘之道猶可言也文達乃自為新說謂安吉以下非南江則不但與鄭注戾并其自言古時餘杭臨江今富陽即古餘杭之說亦戾文達欲以此證成江為折形之義然據鄭注則江之折流在臨平湖其上流與今無大出入捍海塘未築以前西湖固與江通但北流而至臨平已成大折矣鄭注言南江自餘杭合浙江準之地望曾無不合而文達必欲易之未審其旨

又曰鄭注言若耶溪之東又有寒溪溪之北有鄭公泉冬溫夏涼案太平御覽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暖此云溪之東又溪之北疑誤 評曰溪之東若耶溪之東也溪之北寒溪之北也御覽所引與此是二地其文見鄭注沔水篇謂為茗水非鄭公泉也然鄭注此文亦後人轉寫之誤並非茗水趙東潛已辨之

尹紹文字博之臨桂人問鄭注漸江水篇縣之東郭外有漁浦湖案讀史方輿紀要縣南有白馬湖湖自東漢中有三山曰癸巳山曰羊山曰月山亦名魚浦湖是漁浦在縣南此云在東郭外似誤 答漢縣治在今縣西北四十里亦見方輿紀要紀要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此條敘在夏蓋湖下云其南又有白馬湖其南者夏蓋湖之南非縣南也今改其南作縣南故所說皆誤夏蓋湖在縣西北四十里則此所云在縣東郭外者地望正合郡縣治所隨時移易水道亦往往有變遷酈注據漢志而言自當求漢郡縣之所在乃以今制律之宜其鑿枘不相入

問陳蘭甫水道圖說武林水即今臨安縣北溪南溪出天目山合流曰雲溪其說確否 答古雲溪與漸江通流此欲郵通班志八百里之說故以當武林水其說亦非始於陳氏陳氏此編錄書說以成一家言故引書例不舉書名然雲溪由發源處至武林仍無八百里之遙趙東潛謂班氏特著此句以明漸江之源固是善悟但亦委曲遷就之詞竊疑行八百三十里六字當

無邪堂答問卷五

四

廣雅書局宋

在漸水下後人轉寫誤移於此耳

問陘中在富陽分水之間酈注指為錢唐江似誤 答酈注不誤富陽分水之間皆錢唐江也今尚沿此稱然此間并誤會酈注之意酈注正言錢唐江波惡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餘杭西津即陘中處在今富陽分水間漢時二縣皆餘杭地也

水經注漸江水篇訂誤 評曰古書各有體例與地之學尤不可不明乎此治輿地書固有通例酈注又自有酈注之體例但古人著書其例散見書中非若後人自作凡例冠於簡端之陋而無當也經傳不必言即史部子部諸書之古雅者莫不如是不通其書之體例不能讀其書此即大義之所存昔人所謂義例也校勘字句雖亦要事尚在其後此其大綱校勘其細目不

通此則愈校愈誤若後世陋書本無義例之可言不必深求亦不必多讀官書事出眾手多有例而無義又當分別觀之此題重在訂水道之誤不僅在校勘異文酈君北人其時南北區分不但不能得之目驗并南朝諸儒之著述亦不易得故所據書已有異同其疏誤自不能免沔水篇酈君已明言之不自諱也阮文達浙江圖攷頗詳審而未及者尚多亦閒有武斷偏執者阮書非專為酈注而作故不多及其偏處即其精處非持之有故不能言之成理古名儒亦多如此學者須知其弊乃可讀其書若武斷則尤不可

無邪堂答問卷五

五

廣雅書局宋

問吉林去俄羅斯遠近并其地形勢 答吉林之琿春與俄連界去俄屬海參崴屯兵之地計海道不及五百里北去俄屬伯利屯兵之地在烏蘇里江入黑龍江之口亦曰伯力對音無定字也俄名喀巴羅甫喀亦不及二千里自康熙間與俄人定界後東三省無邊警者垂二百年吉林固無所謂邊防也咸豐八年十一月兩次定界棄地數千里而黑龍江之向以安巴格爾必齊河為界者今則以江為界吉林迤北向為赫哲費雅喀諸部所居者今皆割為俄屬迤東之地向至海者今則以烏蘇里江圖們江為界故吉省以琿春為極邊東距省城僅千餘里圖們琿春皆見金史世紀圖們舊作徒們琿春舊譯改琿春河在甯古塔城東南六百里源出通壘山會諸小水西南流入圖們江烏蘇里河北流入黑龍江金史太宗紀天會九年命以圖們水以西和博錫魯珊沁三水以北開田給海蘭路諸穆昆 盛京通

志圖們江在甯古塔城南六百里源出長白山東北流遼朝鮮  
北界復東南折入海案吉林城南三百餘里亦有圖們河其下  
流爲輝發河與此名同地異黑省以黑龍江城爲重鎮南距將  
軍所駐之齊齊哈爾城卽卜魁城將軍向駐愛琿康熙三十二  
年移墨爾根三十八年復移卜魁建爲省會亦僅千餘里俄人  
移其所謂噶喇林者駐於伯利西距我黑龍江城卽愛琿或作  
艾琿亦作艾虎不及五百里其阿穆爾省大酋所駐之海蘭泡  
南去我黑龍江城僅百餘里耳金時海蘭路置總管府舊作合  
該嶺皆乾隆時譯改東南至高麗界五百里見金史當在今甯  
見金史世紀地理志以海蘭河得名河流入海見元史地理  
古塔之南元置海蘭府志與今海蘭高集之河流入呼爾哈河  
者不則在吉林北境明時置海蘭衛地無可攷疑卽金時海蘭  
同

無邪堂答問卷五

六 廣雅書局采

路皆與今之海蘭泡異地惟元史地理志云合蘭府卽海  
水達  
達等路土地曠闊人民散居元時置軍民萬戶府五分鎮混同  
江南北之地無市井城郭逐水草爲居以射獵爲業案元史所  
云卽打牲部落之俗今海蘭泡地在混同江北或卽元時海蘭  
府所轄歟黑龍江外紀呼倫貝爾通稱海蘭兒案其地  
有凱喇爾河卽海蘭兒之音轉與此異地輪船自  
黑龍江口一水可達黑龍江或稱混同江蓋松花江一名混同  
其下流會黑龍以入海互受通稱見金史  
遼史聖宗紀太平四  
年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  
契丹國志又謂鴨子河亦松花江之  
異名又名松阿哩河皆見金史地理志而誤分爲三水  
卽魏書  
之述末水也新唐書俄復欲造鐵路於琿春則不出半月可由  
陸路徑達其國都矣圖們江與朝鮮連界其扼我綏芬河口者

曰海參崴 盛京通志綏芬河在甯古塔東南四百四十里入  
圖們江案 國初本爲綏芬路屬窩稽部遼金之率賓府當在  
其地金史世紀有蘇濱水卽率賓水亦卽綏芬水之轉音俄割  
得此地後屯重兵築礮臺通商招墾遂成巨鎮池北如巖杵河  
雙城子等處皆設官置戍期漸與伯利聲勢聯絡以窺我吉林  
朝鮮滿洲源流攷引元一統志自南京而南曰海蘭府又南曰  
雙城復引明實錄永樂四年七月因溫託璋等部人吉里納入  
朝置雙城等五衛疑皆今雙城子之地也遼史地理志雙州亦  
有雙城縣遼雙州在今鐵嶺與此異地故俄之有海參崴猶英  
之有新加坡也英得新加坡而經營之南洋遂以多事俄得海  
參崴而經營之北洋亦漸起風波今且欲勾結朝鮮以爲屬國

無邪堂答問卷五

七 廣雅書局采

朝鮮有事則旅順危北洋之門戶也鐵路若成則黑龍江與內  
外蒙古均將疲於奔命 京師之藩籬也俄地既廣而北負冰  
洋無虞後路遂日以蠶食爲事歐洲諸國常視俄爲輕重德與  
法戰必先結俄今俄德之交漸離則法益親俄以圖報復俄觀  
歐地而苦無隙可乘也亦樂挑諸國使自鬥而坐收漁人之利  
其國勢本注重歐洲故久思滅土耳基據歐洲之腰膂以求逞  
其大欲英法諸國出而救土俄既不得志於西則思啟其東封  
英之救土爲自救計也然俄轍既東印度仍當其衝中國亦受  
其敝二百年來俄未與中國寒盟蓋地勢阻之今吉黑邊境既  
爲所割浩罕鄰封又爲所併東西萬餘里在在與之接界其首  
衝在新疆其次卽在吉林而吉林實爲根本重地故東三省之



網繆不可緩者此也至於中俄交涉山川形勢卡倫鄂博諸制則盛京通志海國圖志朔方備乘諸書具載之

仿遼史例作元史部族表 評曰以部為族外藩多如此猶中土之以國為氏也 欽定元史語解分析部族最清錢竹

汀氏族表詳於族而畧於部蓋其作書本旨不同故體例亦異畧吾兒即回鶻之轉音或稱畏兀亦稱偉兀又稱衛吾陶南邨

輟耕錄列為色目人非蒙古也兀良罕即今烏梁海乾隆時始編佐領本與俄國分屬近頗為俄所誘在喀爾喀蒙古之北者

日唐努山烏梁海康熙時來屬在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之北者日阿爾泰烏梁海乾隆時來屬尼布楚亦有之皆采捕為生元

秘史所謂林木中百姓也尼布楚本茂明安舊地故有蒙古種

人昔寶赤養禽鳥人合刺赤亦作哈刺布瞭望人貴由赤亦作貴赤善跑人見元史語解輟耕錄均非部族名

劉奉璋字瑞甫全州人讀漢書藝文志曰漢不立左氏學雖劉歆表請立之格於羣議旋立旋廢而藝文志乃以左氏冠公穀

鄒爽上 評曰左傳平帝時曾立學光武時又立學班志自不得遺之其首舉春秋古經即左氏經也自博士李封病卒遂不

復立今左傳正義經典釋文皆以為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立非也錢竹汀答問已辨之古經傳本皆單行作傳者以

先後為次自當首邱明公穀著於竹帛時已在後即高赤二子傳經初祖亦不能先於邱明班氏以是為次非有他意也鄒爽

二家又次於後此五家皆正傳其左氏微以下乃傳之秀出者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采

猶後世之有經解故別自為次其總錄中云云當即劉歆原文

利建侯字冠伯平樂人問方望溪集有與鄂少保書論喪服注疏之誤三事一辨圻外之民於天子無服一辨卿大夫之妻於

王后無服一辨諸侯之士於天子無服皆不曲護舊說左證似覺詳明 答檀弓三月天下服鄭注諸侯之大夫為王總衰依

據禮經確不可易使并圻外之民言之經何不云天下男女服使與上文一律乎望溪未知古聖王公天下之心諸侯有各臣

其國之義而以秦漢後郡縣之天下律之誤矣其引漢文帝事正是郡縣之天下不可以律古封建之制臣為君服斬妻為夫

之君服齊衰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賈疏謂夫人命亦由君來故臣妻於夫人無服 欽定義疏謂從服者直一從而

已不累從也等殺秩然義據明確方氏自誤會耳古者婦為舅姑齊衰期而女子子在室則為父斬婦人不在室則從父之

義也父為長子斬母為長子齊衰三年父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之義也封建之世諸侯卿大夫各有土地人民故重大宗大宗

者當先祖之正體尊祖故敬宗敬宗故長子服重使以後世郡縣之制律之則婦為舅姑但服期為長子斬服三年不幾輕重

倒置乎方氏之所疑蓋亦類此其作喪服或問謂婦為舅姑期乃稱情以立文尤善經義周官肆師大喪合內外命婦序哭當

序哭時自必服衰以往此弔服耳豈可竟謂之有服亦何至以吉服將事為疑稽諸禮經命婦弔於大夫服錫衰命婦於大

夫亦有服乎且王與后與世子之喪皆稱大喪內府世婦內司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采

服同后卽有服世子亦有服乎固不得執此以相難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故爲天子服士位卑於大夫故絕於天子尊尊之義也若士亦有服經何以不云諸侯之大夫士而云諸侯之大夫方氏引象胥次事上士以證士得接見天子不知上士者乃王之上士與諸侯之士無涉安得據爲左證乎周官掌客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方氏亦引爲士接見天子之證案聘禮賓之卿上介之大夫士介四人是衆介固當以士充其數但禮經所云接見天子者謂承君命以聘於天子之大夫非謂衆介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曾無以士聘天子者况禮經注疏皆甚明瞭而方氏誤以衆介當之然則啟壇授圭又有賈人豈賈人亦得謂之接見天子乎行人宰史乃從行者并非衆介尤不得以爲接見之證望侯釋經往往輕改舊說其集中又有答禮館纂修書亦論此事足見當時共事諸人均不以其論爲然也劉志光字耀廷平樂人吳康齋學術論曰康齋姿稟英異氣質高邁且通時務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則固不欲賦畝終而時思一試也 評曰古之君子未有炫玉以求售者也自惜其才而輒思輕試此豪傑之事非學道者所宜爲康齋爲石亨而出與蔡京之薦龜山畧同龜山猶多建白惜其時已無可爲康齋則未免虛此一出恐枉尺未能直尋也昔賢進退固非後學所敢輕議究亦不無可疑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 廣雅書局

韋得琛字獻卿柳州人問待朋友宜以和平爲主然必先從看得自己不是處看得朋友是處克治纔好 答朋友亦未必果

是不必徇之惟看得自己不是極有意思凡事往往有兩家皆不是而逞意見之私乃各自以爲是苟平心觀之則真是出而我與人之所爭者皆倚於一偏矣然卽灼見此理之是亦不必儘與人爭天下惟大者當辨小者何可勝辨辨之究有何益我但當求一真是而不爲俗所惑耳欲求真是宜有定識欲求定識宜先之以讀書窮理東塾讀書記謂讀書窮理卽實事求是其說甚確凡事皆有是非衡之以理是非乃見窮理者所以求其是而去其非也天下本有同然之理我惟滄於私見斯其真不出證以聖賢之言理自顯然特患平時無體認之功耳易言虛以受人友有見理明而學識勝於我者其言必深味之否則置之所謂尊賢而容衆汎愛而親仁也自謂無過其過必多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一 廣雅書局

友有直言見規者其性情識見必皆可取縱使言之不當猶須容受以來善言況中我之失乎試思己有不善於友何與而苦口諫諍非深愛者其孰能之乎一時之意氣可免他日無窮之悔尤人貴益友得力正在斯時否則求友何爲也天下惟聰明人最喜文過當其飾非拒諫意氣凌厲旁觀有竊笑者有嘆惜者有侮弄者人若不自知耳使能容受直言則他人之才智皆可取以爲我之才智智孰有大於此者而徒矜一己之聰明致陷大戾非天下之至愚而何故好逞聰明者必非大智慧取友之道亦可以是一卜之

李桂齡字月莊鬱林人問齊人獻戎捷何注春秋王魯見王意古者方伯征伐獻捷於王夫獻捷豈由孔子所使乎 答獻捷

非孔子所使其詞則孔子所修何意此非舊史之文君子修春秋乃書曰獻戎捷以見王魯之義蓋獻捷本非諸侯相為之禮也此之所云未足以難之

賓光華字月廷鬱林人問易納甲先天異同 答先天出於納甲納甲出於納音納音出於緯書其見於古籍者歷有明徵近儒之所駁詰皆昧其源流不足據也隋蕭吉五行大義引樂緯孔子曰某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宮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亦見南齊書樂志案京君明曾推律定姓蓋其治易用納音故也此納音之法與抱朴子僊藥篇引玉策記開名經正同與禮記月令正義引易林亦合蕭吉闡其說甚詳納甲之出震見丁盈甲退辛消丙滅乙義本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三 廣雅書局

諸此後儒惟沈存中夢溪筆談卷五論納音卷七論納甲錢竹汀潛研堂集卷一納音說惟以納音為出於納甲則未免顛倒能明其故焦理堂易圖略知之而又疑之蓋欲斥漢儒以自張其學耳其論納甲皆未達虞氏之意近惟張皋文能明虞氏家法惠定宇周易述頗龐雜其誤處則陳氏讀易漢學私記已言之納甲之法詳見虞仲翔易注李氏集解引及魏伯陽參同契案京氏易傳云甲壬配外內二象陸績注乾為天地之首分甲壬入乾位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又云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所出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之所入言日月終天之道奇耦之數取之於乾坤乾坤者陰陽之根本坎離者陰陽之性

命其言與參同契皆合是納甲出於京氏無疑鼎卦注言納辛即納甲之法惠氏易漢學曾引以為證是已焦理堂王伯申強生分別非也太平御覽引京氏易說云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鏡照日即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以後光見東方皆日所照也朱子答袁機仲書云參同契言納甲今所傳大珠林是其遺說參同契之言尤與虞注及先天圖若合符節邵子觀物外篇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此此即納甲之義熊氏朋來經說胡氏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三 廣雅書局

渭易圖明辨陳氏壽熊讀易漢學私記皆已言之陳氏疏證尤明確邵子謂圖皆自中起即京氏易傳所謂坎離之象配戊己也乾南坤北即陸績注所謂乾坤分甲乙壬癸陰陽之終始也乾南坤北之位惠半農易說誤以方位為方向而反疑邵圖為誤錢竹汀養新錄亦然果如半農竹汀之說將言天象者鶉火必易置北方而後為向南元武當易置南方而後為向北乎離東坎西即參同契所謂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為乾坤二用也其方位不盡同者即參同契所謂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朱子攷異託名鄒所作為所謂甲乙丙丁庚癸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不然虞注既言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列中繫辭八卦成列注何

又言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兩儀生四象注惠定字輩以此為疑則虞義先不可通乃獨疑邵子耶朱子語類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鍊參同契所言是也又云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是其源流又云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原有只是祕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相傳授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又云先天圖與納音相應故李通言與參同契合魏華父亦云先天之學惟魏伯陽境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始盡發其遺朱子明知此圖傳自道家而仍用以注易者蓋欲備一家之學為占驗設也王白田李孝臣皆謂本義前列九圖非朱子之舊白田集朱子年譜用意固善然咸清乙丑吳革刊本已有此九考異羣經誦小圖易學啟蒙言之尤詳且繫辭說卦傳本義皆曾用先天以釋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四 廣雅書局

占驗即可自為一家之學若卦氣若九宮若納甲若爻辰若先天皆易之支流餘裔推衍繁密附會闕多先儒取其說之近理者以為易家占候近人好言象數而不能施之於占候特重僵目此外言數者惟河洛所託最尊其數亦出自然故太乙九宮明堂則之見大戴禮盛德篇宋儒言圖書者本之大戴記注言九室法龜文而劉牧互易圖書之數蓋以圖與書同為九宮故也五行大義引黃帝九宮法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宮總御得失其數則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宮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太乙行九宮法從一始乾鑿度鄭注禮儀志天寶九載術士蘇嘉慶請於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遁甲案戴九履一之文子華子大道篇又云天一之行始於離宮太乙之行始於坎宮隋志有九宮經一卷孫淵如問字堂集引唐會要依託要是六朝路史注以證九宮始於黃帝不知術數之書皆出以前古籍耳案此篇皆據洪範九疇以立說九疇先儒以為即洛書孔安國劉歆馬融皆有故盧注大戴記明堂篇謂九室法龜文徐岳數術記遺有九宮算劉勰注與五行大義所引說同宋人之圖自有所本孫淵如謂宋人誤以太乙九宮為洛書非也近人言河洛者惟孫氏尚能得其大略五行大義又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數合五十有五九宮用者天除一地除二人除三餘四十九以當著策之數又四時除四餘四十五五者五行四十者五行之成數乾鑿度云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數之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五 廣雅書局

究也乃復變而為一與列子天又云陽以七陰以八為象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之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六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注亦引天一地二以釋之謂一變為七是今陽爻之象七變為九是今陽爻之變二變為六是今陰爻之變六變為八是今陰爻之象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北方象水八在東方象木其言方位進退與宋人所言河圖之數一一略合後漢書劉瑜傳謂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九房者明堂九室也蓋天一地二以下二十字為河圖之數聖人則之以演易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洛書之數聖人則之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以演時故孔安國謂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見易正義又書洪範孔注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再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見漢書五行志案此圖亦可為範之說也又禮運疏引中候握河紀云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述法之畫八卦龜書洛出之宋書符瑞志伏羲受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禹時洛出書者也漢儒相傳古義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為洪範所謂洛出書者也如斯宋儒不取緯書故不得二圖之來歷而其圖則遠有端緒並非宋人所臆造也關子明易傳言圖書與乾鑿度五行大義皆同關易世以為阮逸偽作然阮逸亦是宋仁宗時人鄭君注易謂河圖有六篇洛書有九篇此乃後人行河洛之義以成書隋志尙存其目凡二十卷開元占經多引之日行度篇引河圖曰天元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日月俱起奎

牛乃用太初術蓋太初以後人所為耳漢人言河洛括之於太乙九宮故張平子以九宮與律歷卦候並稱而云河洛六藝篇錄已定見後漢書本傳蓋亦以河洛為九宮其是否圖書本旨不可知要之漢宋諸儒初無異說朱子答蔡季通書云鄙意但覺九宮十數九疇五行各出一圖自不相妨故有大抵治易者不言象虛中為易實中為範之說自謂頗得其旨數則已言象數則易流於術數當西漢時卦變之說未興其言易以陰陽災變為主故卦氣之學流傳最遠自時厥後言易而近術數者三家卦氣主曰納甲主月爻辰主星皆言天象以明人事揚子雲用三統衍太元以明易漢儒家法本自如此近惟焦里堂欲通歷於易漢宋而外自成一家而能合占驗與否未可知也世儒多尊定宇而斥里堂堂固鮮師法吾謂與其為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定宇之皮傳古義尙不如里堂之自闢町蹊其易通論專比附經文以求大義亦勝於諸家之逐末忘本然其源皆出於緯書緯書多漢人附益非盡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漢儒以卦氣納甲明消息而以消息為伏羲十言之教其說亦出於緯與康節之先天託諸伏羲意同凡言數學者皆如此卦氣見易緯稽覽圖爻辰之法詳見五行大義謂天有九星地有九州以二十八宿分繫於九宮其星則天蓬天輔等名今太乙王遁所用者是也楚辭九辨序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劉向九歎說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北斗九星也素問天元紀大論引太始天元冊文云九星懸朗王冰注亦引天蓬等名以釋之又見素問刺法論中經醫唐書禮儀志及五行大義引蓋斗為帝車運乎中央

臨制四鄉測算家用七星占驗家則用九星以應九州其術流傳頗古而每為後世道家所篡取逸周書小開武解云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佐成開解略同惟九星作九列孔晁注九星謂四方及五星與此異義蓋此乃術家之說故孔注不取耳南齊書高帝紀論太乙九宮之法與今術士所用正同隋志有費長卿周易分野一卷即爻辰所從出錢竹汀答問已言之納甲本於納音爻辰本於九宮九宮納音之法今太乙壬遁星卜堪輿時日小數無不用之蓋術數家皆自託於易本古法以為推行故能流傳後世繆悠之言宜為儒者所弗道但九宮貴神諸說乃術家所附會固不得因此而并疑河洛也焦里堂謂楊筠松術士且以納甲為非不知筠松所用貪狼破軍之類皆九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六 廣雅書局

官星名古人以之言分野故筠松以之相地此亦唯之與阿而可據以難納甲乎大義正同術家本無異辭而儒家反昧所從出以致致訟漢書翼奉傳已有貪狼廉貞之名但非指九星五行大義言遁甲九神皆與筠松說同惟天蓬天芮天衝三神皆居破軍星筠松則以左輔右弼當之為不同耳開元占經引洛書云北斗第一星曰破軍第七星曰貪狼此洛書當即鄭注所云有九篇者足見術士之繫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虞注云云所傳亦皆漢人之遺法也正與先天說同以天地定位四語合於納甲不自邵子始惟虞注於帝出乎震章亦以納甲釋之兌西坎北義不可通因釋以二三爻失位未免牽湊邵子知其然乃分先後天以圓其說用意甚巧而復託諸伏羲致啟後人之疑然謂易無先後天之分可也謂先天之學無與於象數不可也謂本義不當冠以九圖可也謂九圖不源於漢儒不可也此先天圖宋儒如楊龜山陸象

山林黃中袁機仲黃東發等已疑之朱子答王子合書亦謂康象山謂非聖人本意要知言象數者何一是聖人本意古人卜筮用著龜左傳載其辭辭但取互體易嘗有如後世紛紜之說左氏謂筮短龜長而聖人贊易則明著德可知象數之學固隨時而變也宋潛溪集有廖應淮傳謂其得先天之術神驗與管郭略同先天本義不過如斯即卦氣納甲亦何嘗不如斯觀范史列傳可見矣漢學家非不知先天納甲同出一源第惡宋儒而尊虞氏遂諱言之豈知卦氣飛伏九宮納甲爻辰先天皆非易所本有昔人特為占驗而設故其法每為術士所篡王輔嗣程叔子專明義理易道始尊至今立於學官從之者自無流弊世謂輔嗣以老莊說易此特韓康伯繫辭注為然耳輔嗣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九 廣雅書局

於乾之羣龍无首但明剛柔相劑之義並未敢以老氏言無之旨沿之其他言涉老莊若復卦注之寂然至无以有為心者亦不多見朱子本義以易重卜筮義辭說卦傳注間及先天要其義理仍一本諸程傳也象數之學自楊丁將軍舊法未知何如自孟長卿以陰陽災變言易兩漢之世其學大行流於術數諸家千支百派改頭換面大抵不出卦氣九宮納甲之範圍近儒嚴斥先天謂非易之本旨是已乃復附會爻辰推尊納甲左右佩劍庸有異乎至河洛圖書即非作易本旨亦是漢儒相傳古義近人之所辨難皆不知而作者也

邵永膺字伯福鬱林人問學者好言命將毋為畢生之誤 答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得之不得曰有命聖賢非不言命也但古

人居易以俟之義理之命也今人先事而推之禍福之命也禍福之心勝斯義理之心微非委心任運則行險徼倖而已矣不信命者好行險過信命者多任運其惑於禍福則一也君子終日乾乾盡其在我而禍福定之於天者不敢計亦不必計故曰修身以俟居易以俟

問古人重氣節而耐煩子細學者似亦不可少不耐煩則有初鮮終不子細則鹵莽滅裂雖講氣節仍未盡善 答此固最要第于細不可太過太過則流於畏葸是以夫子有慎而無禮之戒凡事太過則弊生故曰過猶不及如耐煩是最好事然太過亦有瑣屑之弊能講氣節豈非極美然析理不精往往誤以意見為氣節斯惑之甚矣君子貴窮理貴養氣蓋為此也惟養氣

無邪堂答問卷五

三

廣雅書局

乃有真氣節配義與道集義所生非是則皆意見之私大者誤國小者禍身而其當見氣節時仍不然無有也真氣節必不若是不當避者人詭避之避之者為趨利也不必爭者人競爭之爭之者為釣名也瑣屑爭論必無實際徒使聽者生厭雖有正言不能入矣故古人進言之道必以積誠為本好利為欲好名亦為欲無欲則剛剛非徒恃意氣之謂也三代下惟恐不好名此為中材以下言之若讀書明理之君子固當有進乎此者矣宋史薛季宣傳謂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陸清獻問學錄謂好名之嫌不可避好名之心不可有是二說者義實相成非相悖也明史羅洪先傳洪先嘗言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為本其言甚精惟澹泊乃能甯靜

甯靜乃能致遠諸葛君真名士自與畫地作餅不同不求聞達豈歎名者哉意氣意見無非好名之一念所生陸象山語錄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又集中與鄧文範書云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污潔雖不同其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等而下之則且有以立名為固利之媒者事事違心而出是又與於無恥之甚者也乞於墻間而諱於妻妾羞惡猶未盡泯也若後世之小人肆壟斷之術且以騎其妻妾矣豈其性與人殊哉名利可以兼取天下事孰有便於此者習慣自然妻妾且從而奉之賓客亦從而歸之積久遂成風俗五季之所以極亂也故正人心當自辨義利始辨義利當自知恥始以利為利可恥也

無邪堂答問卷五

三

廣雅書局

也以為名為利尤可恥也疾沒世而名不稱名固君子之所甚重惟實至則名歸無實而市名鬼神瞰之不祥孰甚而欲稱於沒世得乎 王文成傳習錄謂稱當讀去聲固鞭辟近裏之意但如安顧氏日知錄云疾名之不稱則必見氏答語 宋晁說謂名利皆不可好然好名者比之好利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為好利則無所不為案晁氏之言甚當但此惟真好名者為然名本美稱好名則有美有惡無所不為之徒人猶得而指摘之至於名有所不為實則無所不為斯藏身甚固人無不墮其術中矣顧亭林謂不能使天下人以義為利而猶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救積污之俗云云是率天下而偽也有激之言流弊甚大 江純翁集有名論一篇命意與亭林略同而持論較平固自無弊日知錄又言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

吾自幼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為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苟不求利亦何慕名以此說證之則知前說特自為故聖賢惡同流合汚惡色厲內荏惡居之不疑惡許以為直若此者皆假好名以為藏身之固者也夫名利者帝王持世之大權使士皆不好利不好名雖聖王不能驅策羣力然好利者易察好名者難察好利者易馭好名者難馭苟以聖賢之所惡者察之則觀人之道可得其大凡苟以其人之所嗜者馭之則殉名之徒亦無不歸驅策天下嗜利者必不好名而偽為好名者則無不嗜利故欲辨義利先辨誠偽誠則公則義矣

問宋史劉忠肅傳云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所謂文人當即程子云詞章訓詁之學所謂器識當即程子云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儒者之學 答文以明道古來名儒多由文人入者文人元無弊命為文人則有弊耳忠肅之言即先器識後文藝之意然博學於文正欲以充其器識離器識與文而二之斯所以為後世之文人也

問朱陸皆可入道否 答豈獨朱陸皆可入道即無垢慈湖龍溪泰州之徒純以禪宗提倡者苟去其偏而專取其長亦何嘗不可入道但天下中材多而上智少頓悟之說既非中材所能領會而才智者又樂其簡易可以恣其胸臆遂至盡挾藩籬故程朱之學歷元明數百年而無弊即弊亦不過迂拘侷陋而已姚江之學不及百年諸弊叢生其卒也侷陋與宋學末流等而踰閑蕩檢猖狂恣肆則什百過之故與其為陸王毋甯為程朱

也然以此集矢於陸王則不可陸王說雖過高要自有真面目王與陸亦不盡同象山之言最足激發志氣使人興起第取簡捷以立教則其言多有過當者故朱子辨之恐貽誤後學耳王學流弊泰州為甚龍溪次之泰州本非文成之所喜而流衍獨廣蓋人心樂縱恣而憚拘檢也其徒多赤手捕長鯨之人故決裂尤甚嚴嵩罪大惡極何心隱獨能以秘計去之事見明儒學書影載陳士業答張而心隱之見伎江陵亦由於此此輩才氣非常惜其不軌於正張文定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惟其不甘淡泊乃入於異端故學者必以淡泊明志為先務也淡泊明志定語意稍別而病根則同近人治經力求新泰州之學流衍粵異欲以駕古儒者之上皆不甘淡泊者也泰州之學流衍粵中者有揚文懿其作三經序送劉布衣序率合三教恣意滅裂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王龍溪集中三教堂記不二 彼時講學之徒半多如是高顧諸齋說諸篇皆與揚說略同 公乃起而救之敦尚名節力障狂瀾為功最鉅故東林者所以結明三百年養士之局而開 國初風氣之先者也

問李二曲云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而必自靜坐觀心始當即程子學始於不欺暗室之意 答靜坐觀心與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意同特其言又加甚焉竟與釋氏之觀心無別釋氏觀心亦非竟無所得者也第認心為性與吾儒異耳若程子之言乃大學誠意之謂非謂觀心一主靜言一主敬言悔過自新乃喫緊為人處人當終日膠擾雖有過不自知靜則知之但二曲立言不善流弊頗多朱子有觀心說辨析最精言靜不如言敬敬則不期靜而自靜矣



問吳康齋嘗謂宦官釋氏不除天下不治何如 答宦寺之禍  
英宗時固有之若僧徒橫於成化開康齋已不及見永樂以後  
貴重番僧別有柔遠深意非可一律同譏所過驛站誠多騷擾  
京師亦受其害然於天下大勢無與明之患初不在此康齋此  
言疑近於講學家門面語

問春秋矢魚於棠董生以觀魚為譏邵公以遠觀為譏其義孰  
長 答與民爭利無論遠近皆當譏董以觀魚為譏義場不可  
易何注諱使若以遠觀為譏蓋因傳有譏遠之文而見內小惡  
諱之義耳然不若董義之正大穀梁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  
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義勝公羊

問公羊論紀季事董主美紀侯何主美紀季孰是 答繁露玉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英篇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汝以鄙往服罪  
于齊請以立五廟此董必有所本紀季之服罪紀侯使之美紀  
季即美紀侯也董何雖若異義而大旨則同後漢書賈逵傳注  
逵以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仇書以譏之案  
賈說非但與二傳義違與左氏亦不合其義甚短故孔疏不引  
近儒輯賈服注者亦不之及蓋為賈諱也

問紀效新書論兵法至詳而總以鴛鴦陣為主然今世洋礮利  
害似尤當以制礮為急不然恐雖有好陣法無從而設 答歐  
氏書多詳擊刺之法與今用鎗礮者不甚合若其束伍審敵之  
方及首卷所載諸論無古今一也禦礮無善策曾文正集中嘗  
言之西人亦但有避礮之法無禦礮之法若暗臺斜坡銳角牆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太平蓋之類皆為避礮而設諸書所言絮網糖包各物均不足  
恃非得地勢以自蔽則直以血肉相薄而已西人嘗言堅壘可  
以避鎗近山近林皆可避礮但依林木以結營只可自固擊人  
亦不便也然鎗礮雖為要物用之仍在其人近日後膛鎗礮無  
國無之而勝負不同可思其故矣用兵之道將欲其智卒欲其  
愚純樸未漓乃能致死巧者多滑若巧而不滑則將校之材非  
徒士卒之選也後膛鎗近式頗多其機括太繁者非操練純熟  
手法極靈鮮不委以資敵洋鎗如士乃得林明賴來福茅瑟之  
類皆中國所常用前膛有用散子者後膛多用單子命中較難  
中國撞鎗重滯而裝子甚多發無不中南省兵丁頗喜用之今  
之鎗礮款式不同子葉亦異中國陸續購置宜於此或不宜於  
彼外洋有官廠有民廠中國官事不世其業難以專精若聽民  
開廠官收其稅而不與聞其事則富商衣食於斯不能不精益求精  
求精官可省費而物之良窳易見即如撞鎗之重滯者亦未嘗  
不可變通盡利也西國教戰之書多未見僅見津滬製造局繕  
繹諸書論火攻水戰頗詳論陸路陣法者尙少布國人著有臨  
陣管見九卷論布與奧法兩國戰事之得失大旨以攻兵為長  
守兵為短又有比國人著營壘圖說謂戰事能築堅壘者不致  
大敗其說與湘軍諸將所見略同惟築法加詳亦有繁瑣不適  
用者中數篇頗精末篇則築法自然按諸歐洲戰事大抵以嚴  
整取勝嚴肅則將心欽整齊則士氣壯此中外之所同未有氣  
矜之隆甚據塵上而能制勝者也而火器之烈宜散不宜整又

其用兵只分一兩路專攻要隘專打硬仗所謂多方以誤之亟肆以疲之者亦不多見其論戰亦以游兵為要包抄為長但無中國兵書之變化或未見其精者耳古兵書存於今者惟孫子義蘇問深餘多後人附益非但六韜三略為偽書也兵者氣也當及其銳而用之故兵書雖多一言以蔽之曰審機而已審機莫精於孫子吳子已遠不及尉繚尤以多殺立威不足盡信也軍事最忌紛擾故諸路皆用道家言以靜宋以後書頗龐雜要不出前數制動其理甚微而其言尚淺即感武毅之陣法亦仍得力於東伍程子謂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即束伍之說今西人教戰亦皆束伍之法也孫子兵法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魏武注謂曲為分什伍為數程子之言蓋本於杜牧之見十家注紀效新書束伍篇亦引孫子此言古來言陣法者始於孫子而後李衛公問對之六花陣即本孫子人陣而小變之二者皆偽書要皆言之成理握奇齋題風后撰漢志有風后十三篇云出依託握奇當即在其中其陣法今亦用之若今之包抄即握奇所謂蛇蟠也今之張兩翼即握奇所謂鳥翔也 將者智仁信勇嚴孫武子言之岳武穆述之今且未暇論古人之精微但以武穆不愛錢不惜死六字為師則粗材皆可學而能而已有制勝之道士不用命由於將之專利故治軍者可以千金養死士不可以一錢入私囊威令不行雖精通韜略亦無所用惟其志專一而好勝事不輕發發則期於必成而籌餉之權操之議院其不能輕舉者以此其上下一心以敗為恥者亦以此從前騷擾海疆半招黑夷及沿海奸民為之非其正兵萬一俄夷有事與此頗異我當以陸師與之角勝而諸國耽耽海防仍不能弛財用不足尤可慮耳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問昔人言非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良然 答程子言科舉之學

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士能真為科舉之學者必不為科舉所累為所累者只是無志耳無志則可累者甚多何必科舉藉口於科舉豈不冤哉以今制言四書文義理之學也二三場考據詞章經濟之學也學問根柢即在科舉中豈有待免園冊子而能為佳文者乎讀書多積理富才識既充文藝自進今之為制藝者吾惑焉庸爛惡俗者無論已一二才士誤於歧趨喜為別解文義至不可通 功令亦所不恤一切訓詁名物山經地志傳奇小說之言無不納諸制藝中光怪陸離按之實無所有豈知科舉之文有關運會回不容率爾也曠鼎紛陳人心日偽防偽者割裂四書以命題非侮聖言而何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施獻璜字確玉南甯人問伊犁邊界 答同治三年之約伊犁西北自薩爾巴克河而南沿奎屯河亦作奎喇譯言冷也其傍有奎塔斯山以山頂為界徐星伯西域水道記曰撒瑪勒河西十里為奎屯河自北山南流入夏暴漲涉者往往滅頂南流達葦蕩葦蕩者東西百八十餘里南北八十餘里是曰都爾伯勒津喀喇烏蘇案慶綏城之東亦有奎屯河與此名同地異圖爾根河在奎屯河西三十里發源都蘭哈喇山入小葦蕩逾伊犁河南至特穆爾里克河源發源察奇爾山陰西北流九十里匯於格根河又南至格根河源為界元史語解格根明也西域水道記格根河上流為鹽池口水其下流會察林河以入伊犁河在惠遠城西五百餘里其時新疆未為賊擾約中所舉諸卡倫皆承平時舊制卡倫之外為哈薩克左部近年役屬於俄故俄

與我鄰至光緒七年定約西以霍爾果斯河為界即西域圖志之  
 和爾郭斯河在奎屯河東百餘里與奎屯皆列秩祀乾隆時  
 曾移達呼爾種人於此之布哈爾等處一統志云索倫達呼爾  
 二部乾隆二十九年移一千八百人駐伊犁置領隊一人轄之  
 左翼四旗逐水草為業倫在奎屯河撒瑪勒河右翼四旗置  
 舍居為達呼爾在和距拱宸城不及三十里即九城之一有參  
 爾郭斯河科河岸  
 將駐此今城為回逆所燬距惠遠城亦僅百二十餘里伊犁將  
 軍所駐徐星伯新疆賦注塔勒奇城在惠遠西三十里又西八  
 十里曰拱宸城其西北以別珍島山為界霍爾果斯河源所出  
 中圖無之當即西域水道記之松山西南以烏宗島山為界在  
 特克斯河北百餘里中圖亦無之伊犁距敵太近故左文襄奏  
 建省會於烏魯木齊而烏坦距回疆之西四城甚遠控扼殊不  
 易耳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問新疆造鐵路利病 答鐵路之利誰不知之第中西政俗不  
 同辦法亦異西俗以商立國重商務故重工務凡礦工織工之  
 屬莫不畢力講求有是貨則有運貨之路商賈之道在乎爭先  
 取利苟事事居人後則利為捷足者所得故必造鐵路以期利  
 用焉歐洲方不過數千里而有大小數十國錯居其間畫界分  
 疆儼同周制此國之貨銷於彼國則此國得利矣中國大一統  
 四海之民皆吾民也以彼省之貨運之此省楚弓楚得何利之  
 有奪外洋之利以利中國乃謂之利奪秦晉之利以利吳楚可  
 謂之利乎中國自通商以來銀之流於外洋者歲不下二千萬  
 出口之貨絲茶大宗兩項歲值銀五六千萬然尚未抵洋藥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布進口之數其他零物亦略相當而進口呢絨值五六百萬銅  
 鐵六七百萬及絲茶抵款不敷數百萬則皆無可取償此海關  
 有數可稽者也凡此滔滔去而不返皆吾民之脂膏也海禁之  
 弛已五十年中國安得而不貧然其中出於東南者十之七八  
 出於西北者不過二三西北輪船所不通西人覬中國開鐵路  
 以通之彼欲暢銷洋貨耳黃河重濁海口高仰故輪船不能行  
 否則早與長江一律通商矣而名不正言不順乃以為中國興  
 利為詞夫使有利可與何憚而不為中國大利在絲茶絲乃輕  
 賚之物茶市在廈門漢口一水可通不待鐵路以行鐵路若成  
 運費可減是獲利者在西人非吾民也北五省所出皆粗笨之  
 物西人不用其利吾民者安在若天津所銷草帽線之類以  
 微物而積成巨款者或偶有之要必不敵洋貨之數也得非以  
 煤鐵之礦乎絨布之工乎使我製造果精則西人雖不購我絨  
 布未必不購我煤鐵即絨布亦可敵進口之數此收回利權之  
 說也苟卿有言有治人無治法得人則法弊以制法失人則借  
 法以行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士夫之明理者多鄙夷而不屑  
 談其攘臂而談西法者往往熏心於利慾詢以事之曲折而道  
 聽途說初未深求也驗以理之是非而捕風捉影茫無實際也  
 又其甚者借礦務織務以為名攫千百人之囊橐肥一二人之  
 身家中國公司之所由不競也夫誠欲收利權則絨布為首礦  
 利次之中國礦雖充初然地學未精尚無把握進口之貨洋藥  
 而外呢布最多苟經理得人可奪外洋之利權仍不甚賒小民

之生計乃以確有可憑之利而遷延歲月轉覲不可知之寶藏欲使山靈畢獻其菁英爲計已左況貨尙未籌而先籌運貨之路毋乃九左乎即曰礦務能振興矣然礦苗多在深山窮谷鐵路六通四闢然後可以取利西國每造至數十百萬里而罄中國之力不及萬里其去煤礦不知幾何未必能運銷外國也且西人辦法不同其每歲出入度支皆有常數遇大事則舉國債開公司以辦舉之於其民非舉之於他國也西俗取息甚輕民債償子金而不償母主國計者例於歲前核明歲之國用苟有贏餘乃償宿逋否則置之故無國不負債億萬萬者名爲舉債實與加徵無異西俗君民共主君與民相維以立國故債雖多而無所累否則不爲詭臺之續者幾希中國行此釐金可減然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官與民不相信不能行也西國有議院其下議院皆民間公舉之人眾議僉同則糾資易集又俗重商務其富商卽其達官官與民近公司之利弊易見故民樂爲之國亦便之中國事歸官辦民不得與聞商賈惟利是圖難罔以非其道苟至潰敗決裂而猶欲其踴躍以從事也能乎不能今中國所舉以辦鐵路者非他乃帑藏之財也財之出於民者無窮聚於上者有限以有限之財辦無窮之事勢必不給無已其借洋債乎洋債雖只取息七八釐在西國已爲極重而易兩爲磅磅價臨時驟漲一出入視取息之數或且倍蓰又以海關稅項爲抵十年內外皆須清償非比西國之民債償子而不償母也洋銀行雖託名外國而中國所借之款實多出自中商本與民債無殊乃取息之

厚立限之嚴大與民債相反上下相蒙以爲利而欲興數千年未興之利也能乎不能或謂鐵路開則食力者益眾無慮小民之失業是也然南中自輪船開行繁富之區僅在通商口岸其腹地城鄉市鎮昔爲舟車輻輳者今則莫不蕭索道咸以前十室之邑千金之家所在多有今則莫不凋敝豈非勢趨於江海數大口而內地釐金繁重中飽者多散商多所折閱之故歟夫藏富於民其富也無形商賈折閱其耗也亦無形南方之民外強中乾久矣幸而差足自立者江浙有絲皖楚有茶閩粵有出洋招工爲之盈虛消息於其間也北地於此數者皆無之工務礦務多未講求縱改絃更張其獲利亦在數十年後而目前之利則已爲西人所刮矣況鐵路與輪船互爲消長火車若行輪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船勢必衰耗恐鐵路之利未可必而招商局已先不能支耳且語其究竟非獨中國無所利卽西國亦無所利也礦政本中國常行之事自周官後各史志及通考皆詳言之西人乃用服洋藥之法以采之卻疾而服洋藥者聚數日之力於崇朝開礦而用機器者發終古之藏於一旦菁華既竭囊裳去之海涸山枯雖天地不能給其所欲更數百年殆不至天柱折地維缺不止彼欲取財於他國他國則既貧矣欲取財於山川山川則既竭矣天地皆窮彼安得獨富然則彼之所謂富者亦恣睢一時之富耳昔周末文勝憂世者莫不思返之於質而卒不能至七雄而漸滅殆盡至秦政而掃蕩無餘漢興乃能斷雕爲樸用黃老以致治百年而禮樂興漢武乃能黜百家以崇儒術故夫陰陽

消長之機有小闔闢焉有大闔闢焉歷數千載而始一闔一闢者固非旦夕之效也戰國諸子紛紛藉藉蓋莫不應運而生爲儒教之驅除者也西夷欲謀人國則必先之以通商通商之法亦服洋藥之法也財也者百姓養命之源財力竭矣精髓空矣欲求恆幹之存其可得乎哉有慨歎待斃已耳於是乎見微知著之士乃亟思自強之策以救之自強之策奈何曰開鐵路也鐵路何以自強曰利懋遷也利轉輸也利微調也懋遷之利亦既略言之矣所謂轉輸者何南漕百萬皆出江浙有警則海運不能通也然鐵路無論造於何地漕艘必不能飛渡鎮江夷若以四五兵輪陳於圖山內外吾之糧艘其敢銜尾以達瓜洲乎抑敢連檣以上金陵乎竊恐轉輸之利亦託空談耳北人不慣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食稻漕米又多陳腐旗兵得之貴諸米肆貧者乃食焉佳米無多非有力者莫能得也畿輔水利舊有四案近有准軍之屯田於津沽左文襄之小試於近畿亦未嘗不著成效而仍無利於旂兵果使南漕不達則先期和買曷嘗不可救權宜天津百貨所萃京東稻米所出皆可和買第須得人耳徵調之利則誠有之然不就地練兵而徒恃徵調其勢已不可恃近時惟邊疆海疆乃有精兵夷若有警各須戒嚴爲督撫者自顧不遑安肯聽調抑亦不可輕調也腹地雖曾改勇營爲制兵而承平有年閒染綠營舊習兵不選者不可與爭鋒以此禦夷未覩其利卽有可用之師而鐵路非如西國之六通四關仍不能朝發夕至也且用兵者必問警而始調兵乎必問警而始調兵則其用兵之

方略可知曠曠者恐不可以應敵也阻鐵路者或慮便敵人之深入則又過計用兵自有不易之道有鐵路必有要隘有要隘必有重兵使敵攻要隘未下而先輕入以陷重地欲進不得求退不能是自送死也況鐵軌大小不同車轍難以適合毀之易而復之難敵亦豈能咄嗟立辦西國無處無鐵路富有事時先毀敵人之路以阻其捷運軍火者有之矣若舍要隘不攻置敵軍不顧而但欲就鐵路以利馳驅者未之聞也夫鐵路無利於民既如彼之著矣其有利於國者又如此之微茲事其終不可行乎非也天下大勢之所趨雖聖人莫能遏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環我疆而處者莫不興建鐵路以迫我我不自謀人將越俎而謀至於越俎而謀則其害尤烈矣天下事有理不可行而勢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不能不行者此類是也然則謀之之策奈何曰無策自清江浦以達 京師自 京師以達東三省復自河南以達關隴自關隴以達天山南北計程二萬餘里爲費在億萬外苟歲支海關數百萬而罷一切冗費期以二三十年亦可告成然此二三十年中外夷之有事與否不得而知海關之能支與否不得而知也其次則用西人民債之法然民之願借與否不得而知官之抑勒與否不得而知也中國經粵捻回之大亂民心固結而不散者何恃乎恃二百餘年之輕徭薄賦深仁厚澤淪浹於人心而不自知也今邊患日深防務日亟辦防不能不用財用財不能不取民取民不能不斂怨民怨咨則內憂作內憂作則外患更深二者勢常相因彼族覬之久矣彼族以商立國取民輕而

征商重往往逾中國倍蓰而商不怨者一則法制相沿如是習見不以爲奇一則度支出入共見其間無所容其隱匿也夫中國之富強豈果不及外夷哉是二者皆不能行最下則借洋債而已借洋債而得法則爲日本不得法則爲埃及日本自以爲得法矣然日積月累何以償之計非償以國不可也埃及借英債而受英虐土之於俄亦然不待智者而知其非也故曰無策也新疆地廣人稀回民嗜欲不同其日用之需資於內地者有限惟人情尙新異洋貨暢銷則有之承平時屯田未廣而乾隆末年積穀已五十餘萬石自後存儲均與此不相上下見新疆設略兵燹後舊儲固不可問若大修屯政行之十年兵食不待外求是鐵路之必不可少於新疆者獨徵調及運軍火耳雍正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六年三月塔爾巴哈台請開金礦 諭禁之蓋地近金山而是時準夷未平慮開邊釁也乾隆後曾開采其地在達爾達木圖河旁一名布克圖河又新疆金鐵銅鉛出產頗多若慶綏城東之奎屯河城西之濟爾噶朗河皆產金之地東三省與北洋勢易相聯新疆則鞭長莫及爲救急計莫若先開局於吐魯番以造軍火若造鐵路非合關內外以達於燕豫揚徐之郊不可果使帑項可籌豈非當務之急然而中國之財力如是中國之習俗如是竊恐鐵路之成非可以歲月期也故曰無策也 余運貞字起元平南人藩鎮論 評曰自秦漢以來垂二千年中國久統於一郡縣之治聖王復起不易斯言紛紛封建徒自擾耳而邊陲則有不盡同者元代以郡縣治中土以封建固邊

陸宜可以久安長治而享年不永則爲郡縣者虐民已甚後人馭失其道之故也且元代幅幘最廣邊警無聞西北諸王各擁重兵遂阻聲教而至今遺裔遍於西北未始非當日封建之效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也假使元之邊疆有事諸王外禦強敵不得不內藉王靈必不敢阻兵以叛而藩籬永固亦不至國家獨受其害金人建劉豫爲屏藩欲以做宋蓋卽此意亭林黎洲論方鎮雖有偏激之詞要未嘗不持之有故在人用之何如耳日知錄明夷待訪錄所論皆鑒於明季土崩之勢而云然但方鎮之勢非成於一日臨渴掘井無所用之邊疆以禦大敵者尤非倉猝所能奏效也 朱永觀字光甫南甯人問崑山顧氏桐鄉張氏平湖太倉二陸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氏之學同歟 答亭林桴亭雖皆重實學皆主經世然其爲學宗旨不同平湖桐鄉尤與亭林異桴亭學問淹貫於宋儒中兼取東萊永嘉之長思辨一編言經濟者甚多而不爲迂遠難行之論天文輿地律呂禮樂河漕兵制農田水利無不究心而一歸於儒術蓋朱子爲學之方本自如此觀語類文集可見也 國初諸儒宗朱子而得其精意者在上則李文貞在下則桴亭皆非佔畢與空疏可比天算音韻律呂之學桴亭雖不及文貞之深而踐履純懿尤過之清獻論學之正律己之嚴致用之醇實固不待言至研窮義理剖毫析芒則諸儒皆不能逮其學專宗程朱卽濂溪明道亦不甚取蓋有鑒於明末心學流弊故辨別至嚴此乃其時爲之後人不得以是爲疑也楊園宗旨甚

正操履甚粹經正錄備忘錄諸編多自得之言集中若與何商  
 隱居子高沈德亭諸書議論皆透闢惟精博稍不逮二陸亭林  
 敦尚風節與夏峰同論學頗重事功略與永嘉相近生平史學  
 深於經學而剛介之節得諸孟子者尤多其書沾溉藝林為功  
 甚大但持論間有稍疏偏激者讀者亦不可不知後來漢學家  
 重其書但取其能考訂耳此則葉公之好龍鄭人之買櫝國  
 初儒術極盛自諸儒外若浙東之有黃梨洲湖南北之有王船  
 山胡石莊乾嘉以來求如其比者邈不可得矣梨洲淹洽猶在  
 亭林之上心得處亦過之而偏激殆有甚焉吾浙繼梨洲而興  
 者後惟全謝山其學其人皆可敬石莊遺書僅見釋志讀書說  
 讀書說即釋志之餘其中精理名言尙復不少一書自比於徐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氏中論顏氏家訓家訓安能及此中論或庶幾耳至如顏李之  
 學雖多偏駁劉繼莊雖以聞見為主尙少內心而氣象博大皆  
 非後來所及繼莊書只見廣陽雜記多識國初遺事有論學  
 戴子高所訂恐未免羅臺山集中有答楊邁公書論雍乾以前  
 以己意為去取耳儒術臺山好治釋典言不雅馴而此獨確當

無邪堂者南皮張孝達尙書督粵時闢廣雅書院以課士而因  
 以名其堂者也己丑孟冬余自端溪移主斯院院規先讀書而  
 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頴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  
 四分校主之而院長受其成焉諸生人賦以日記冊記質疑問  
 難之語於其中而院長以次答焉願迫於時日諸生未及遍觀  
 也今年春分校馬君 貞榆 偕其弟子龍君約遊西樵三人者舟  
 中無事縱談舊聞連日夕不輟語次遂及諸生學業馬君謂余  
 盡作一書以導之余感其言而意以謂學之成就視乎其時非  
 其時而語焉莫之應也若辨章學術以端諸生之趨向則不佞  
 與有責焉乃簡舊所為答問之辭輯其稍完整者而益其所未  
 備釐為五卷庸示諸生烏虜自義軒以逮今茲自東海放乎西  
 海理之本諸大同者無弗同也而其間道術分歧蠡午翳出人  
 自以為許鄭家自以為程朱許鄭程朱之在聖門誠未知其能  
 相說以解否也而世之為許鄭程朱之學者支別派分壹若終  
 古不可溝合則未知許鄭程朱之學之果歧歟抑未知為其學  
 者自歧之歟而況東海西海之遙又安知無歧之又歧者歟聖  
 哲不作孰從取正後生小子奚所適從然則余之為是言也擿  
 埴索塗其敢自信乎哉己不自信而欲見信於人余戾茲大矣  
 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蘄至於道者無他焉反經而已矣經之不  
 正而欲民之無邪猶卻行而求步弗可得也若狂者若狷者皆  
 載道之器若漢學若宋學皆求道之資分茅設蔴既已隘其耳  
 目而似是而非者亂焉好為新異者復亂焉鹵莽滅裂以求之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

則亦鹵莽滅裂以報之當是時也士而斯至於聖人之道蓋亦甚難誠知其難而不敢安於苟且士之尙志所爲異於凡民也耶憲之作作於士夫之心凡民蚩蚩庸足責焉則夫明六經之恆言返而求諸聖凡共由之大道抑亦志士所不容自己者也余誠謝陋無所藉以導諸生顧念天下之大碩彥之眾豈無人焉躬行心得以漸復乎經正民興之盛俾無潰乎斯道之大閑庶幾陽儒陰墨之風無自而熾余日望之而獨余之私望也耶於序誦詩三百蔽以一言諸生登斯堂者尙其顧名思義而毋或替於歧趨以自隘其量哉光緒十有八年秋九月義烏朱一新識

無邪堂答問卷五

廣雅書局印

無邪堂答問卷五







嘉慶乙亥年秋

# 樂源問答

雪浪齋藏版

自宋儒發明經義於是先聖王傳心之學遂昭著於天下顧訓詁之詳不能不折衷於漢蓋漢人解經去聖未遠遞相授受猶有師承故其考核精深有非後儒所及者世人讀書多不求甚解而好妄議古初凡漢唐註疏皆束之高閣置而不觀徒自逞其穿鑿附會之說非荒經則誣經矣余同年友沈向齋先生穎悟過人自其幼時即能以陰陽不雜論乾坤二卦長益篤學不倦於諸經旨趣雪亮冰融至於考義訓辭則必探源鄭賈方其主山左樂源講席時生徒日盛

樂源問答

序

先生崇實學戒謾聞取古人嘉言懿行以爲英才敦勉講明經學立說皆以漢儒爲宗著樂源問答十二卷上自十三經兼綜條貫推闡無遺其緒餘更及於子史諸集設疑辯難融會貫通所以訓示後學之意深且切矣易曰言有物又曰言有序有物故不爲空虛無據之說有序故不爲顛倒是非之論先生之書兼是二美學者幸際我

朝經學昌明之會讀書稽古追崇儒先方將覽前人訓詁之微旨進求往聖立教之精心若先生之立言

不苟學有本原夫豈非窮經者之一助也乎嘉慶癸亥三月嘉善錢樾序

灤源問答十二卷嘉興向齋沈公所著也公主講山東會城之灤源書院從遊者執經問難輒為剖析疑義自十三經以逮史子詩文無不爬羅剔抉細入毫芒旁推交通又迎縷解其擇焉精語焉詳不在宋王氏學林孫氏示兒編

本朝顧氏日知錄之下要非近時卮言脛說所能及也書藏名山未登梨棗茲公門下士李湘浦先生來

灤源問答

序

二

宰吾邑出公手稿示余命序第三晝夜力讀之釋紛訂誤犁然有當於心因少為讎校而撮其大略如右公為余會試同年友壬辰歲萍聚燕臺公以榜下授職令江右之上高余亦以九月出都南北睽違音問阻絕轉瞬四十餘年回溯舊遊恍如夢寐公捐館既久而余則浮沉里巷落無成今且暮景侵尋行與草木同腐矣可慨也夫嘉慶十九年冬十一月震澤楊復吉序

取經史詩文攢羅而戢蓄之折衷於一是宋之王深

寧

本朝之全謝山世皆傳習其說以為不刊之書然深寧困學紀聞一編就生平所誦習而劄記之惟通鑑則有問答五卷謝山之問目十卷則經史兼矣而詩文缺焉吾鄉沈向齋先生以名進士出宰百里未幾即解組教授四方而主講於山左灤源書院為尤久嘗取經史詩文旁稽曲證著為問答若干卷以啟迪後進乃排纂甫畢而旋謝世欲求其書一寓目焉不可得今年春哲嗣竹岑廣文哀錄遺藁成兩巨冊持

灤源問答

序

三

示徵序受而讀之則見為抉經之心正史之訛辨晰詩文之流別其博洽似深寧其詳核似謝山美矣備矣經曩於庚子之冬待詔公車先生亦以謁選人至京師同寓寄園中朝夕過從猶記先生議歐陽氏刪駁九經正義劄子之失又論新五代史之多所漏略他如唐詩不必盡分初盛中晚古文則起衰於唐而極盛於宋娓娓數百言不倦心竊韙之而未暇執筆以識蓋是時方奉兔園冊子為秘笈不自知其汨沒於俗學之為可笑也迄於今三十年矣追憶先生之

言論丰采忽忽如夢寐既已獲覩是編又幸竹岑之  
能承先志也故遂忘其禱味而爲之序嘉慶戊辰閏  
五月同里後學朱邦經卷

歲丙午向齋先生來濟南主講書院廷芳卽是年執

贄先生之門竊見先生枕藉經史几案間丹黃燦然

非與客談藝未嘗須臾忘校勘也先生好獎厲後進

片長薄伎善誘不怠廷芳受先生知最深先生屬望

廷芳之意殊厚顧才識淺鄙不獲稍有成就僅博升

斗祿浮沉宦海垂二十年而先生之沒已十五載矣

濼源問答

序

四

先生著述甚富其濼源問答尤爲精邃自十三經二

十四史旁及諸子百家靡不綜貫源流討究得失足

爲後學津逮竹岑世兄恐先澤久湮將付剞劂以廷

芳知先生者屬誌數語簡末廷芳不文烏足窺先生

萬一然讀是書猶想見先生當日擁皋比掀髯高論

汨汨如萬斛原泉而廷芳與二三子執經問難且得

於心目間彷彿遇之敬綴片言彌深木壞山頽之感

云嘉慶甲戌初夏受業門人歷城李廷芳謹識

濼源問答目錄

卷一 三十一條

卷二 二十六條

卷三 二十一條

卷四 十九條

卷五 四十六條

卷六 二十九條

卷七 二十九條

卷八 二十六條

濼源問答目錄

卷九 一條

卷十 九條

卷十一 二十八條

卷十二 八條

樂源問答卷一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乾初九節孔穎達正義謂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謂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一謂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杜元凱註襄九年傳遇艮之八及鄭康成註易亦云易以變為占故稱九稱六二說傳之自古朱子獨主後說且謂得之歐陽公果以何說為長答曰正

樂源問答 卷一

義前一說謂以乾之三畫包坤之六畫陽得兼陰如臣統于君妻統於夫是矣若謂陰不能兼陽故只數其本卦之六則是獨陰也董子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於理既未足且陰之開處皆陽氣所貫若謂六者在陽之外是與陽為敵也說不可通矣至孔氏後一說謂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又曰以揲著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亦準此鄭氏亦同此說後世不復見康成之註

而孔穎達所作正義未為詳備故歐陽永叔申之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至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無九六者焉此不可不釋也朱子曰用九須從歐公說然則朱子亦未曉然于歐陽之即鄭孔說也往嘗讀柳子厚與劉禹錫論九六說但咎畢子董子之不相原于注疏而于二說無所訾議然考古法連山歸藏已不可知據啟蒙所載四爻五爻變則占不變爻

樂源問答 卷一

及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象辭是亦有以不變爻為占矣何嘗盡以變為占繫辭所謂觀變于陰陽以立卦乃是揲著時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之變非指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變也然則占變爻之說亦未安矣偶見沈作喆寓簡一書中載一條言易之生數天一天三天五合成九地二地四合成六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故以陽稱九以陰稱六也其說甚新而確丁未三月與兗州守張君鳳鳴論及九六之說亦主寓簡今作文只照

朱子本義而以參天兩地爲定解

問重卦王弼謂始於伏羲鄭康成之徒以爲始於神農孫盛以爲始於夏禹司馬遷以爲作自文王何說爲是答曰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伏羲既畫八卦因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王輔嗣以伏羲卽重爲六十四卦其說是也觀繫辭中十三卦制器尙象首節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樂源問答

卷一

三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言始作八卦是六十四卦之原有八卦卽重爲六十四卦矣下云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既與益噬嗑等十二卦齊列必取重離非伏羲止畫八卦必待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始成六十四卦也鄭康成之徒殆誤執此二節而爲此說歟至史遷以爲作自文王又因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四句而臆說耳孫盛始於夏禹之說尤爲無稽况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

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歸藏乃神農黃帝之易則重卦在黃農以前明矣總以六十四卦重自伏羲爲正

問卦爲伏羲所畫象辭如乾元亨利貞一節爲文王所繫既聞命矣至初九潛龍勿用節史遷以爲亦文王所作朱子本義定爲周公所繫何以証其必爲周公歟答曰爻象作于周公無疑觀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諸侯祭封內山川亨岐之王必指文王然武王克殷後始追號文王日文又明夷六五

樂源問答

卷一

四

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則非文王所作明矣又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亦得爲憂患史遷以文王囚于羑里而演易卽是作易者有憂患之証遂謂爻象亦作自文王未之審耳

問康成註易及詩禮正義所引屢言爻辰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或言爻辰之法所本顧其書今不傳敢請爻辰之義答曰乾鑿度云乾陽也坤陰也並如而交錯行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鄭註貞正

也初爻以此為正次爻左右者各從次數之

坤貞於六月末乾坤陰陽之主陰退

貞于未一辰故右行陰時六以順成其歲歲終從于屯蒙

歲終則從其次又云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屯蒙需訟是也

以未為貞其爻右行間時而治六辰按乾鑿度之說與十二律相生圖合康成于周禮太師注云黃

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簇之

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

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

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

濼源問答

卷一

五

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上

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中呂之上六又韋宏

嗣注國語云十一月黃鐘乾初九也十二月大呂

坤六四也正月太簇乾九二也二月夾鐘坤六五

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月

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鐘坤初六也七月夷則乾

九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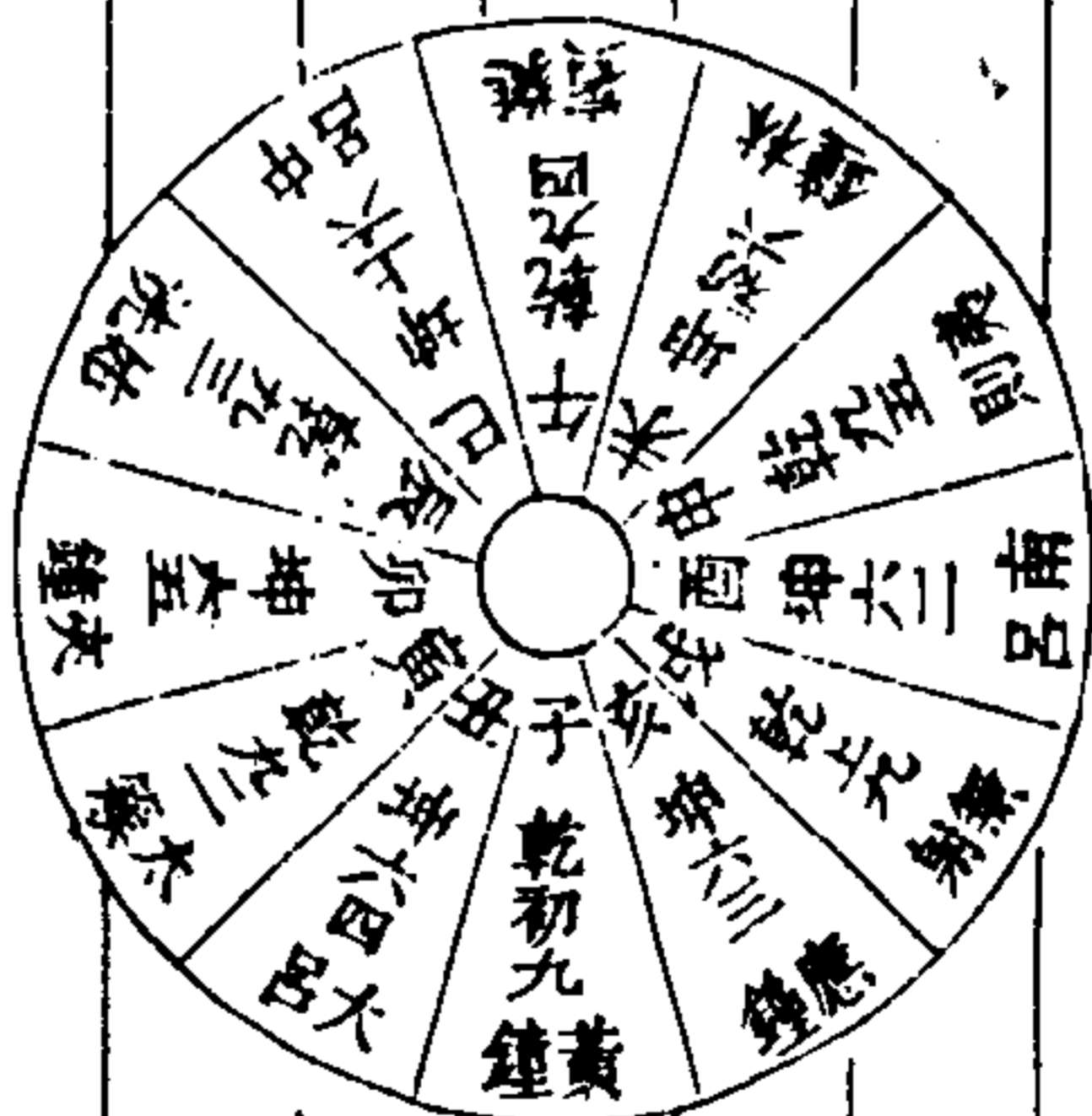
十月應鐘坤六三也與鄭說同是以何妥文言注

以初九當十一月九二當正月九三當三月九四

當五月九五當七月上九當九月也然則爻辰乃

律家合辰樂家合聲之法

鄭氏周易爻辰圖



濼源問答

卷一

六

是圖乾坤皆左行與乾鑿度乾左行陽時六坤右

行陰時六之說不合故宋朱子發震作十二律圖

以為六二在巳六三在卯六五在亥上六在西

問班固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

傳即十翼願聞十翼之目答曰十翼者一上象傳

二下象傳三上象傳四下象傳五文言六上繫辭

七下繫辭八說卦傳九叙卦傳十雜卦傳是也乾

元亨利貞節是文王所繫彖辭今坊本易經中所

謂彖曰大哉乾元云者乃是孔子所作之彖傳以

解文王之象故混指爲象其實非眞象辭也首節  
伏羲所畫之卦是全卦之象今坊本易經中所謂  
象曰天行健乃孔子所作之大象傳以解伏羲之  
卦象者也初九九二等節周公所繫之爻辭謂之  
小象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乃孔子所作之小象  
傳因其解周公之爻象混稱爲象非眞象辭也學  
者莫誤看朱子本義○象斷也言斷定一卦之義  
也象像也言象此物之形狀也又湧幢小品象豕  
類也丹鉛錄毛犀卽象也狀如犀角小善知吉凶

樂源問答

卷一

七

古人謂之貓豬廣人謂之豬神鄺露赤雅云豕耳  
澌澌其大如掌行動鼓舞日常帶笑居草茅而知  
吉凶是豕與象皆義取知吉凶之獸

問卦變諸說不同究以何說爲主答曰否泰二卦象  
詞云小往大來大往小來此文王之言卦變也損  
三爻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此周  
公之言卦變也訟象傳云剛來而得中隨剛來而  
下柔蠱剛上而柔下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賁柔來  
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

內大畜剛上而尙賢咸柔下而剛上恆剛上而柔  
下晉柔進而上行睽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漸進得位往有功  
也渙剛來而不窮此十四卦皆孔子之言卦變也  
有以往來作虛象者王弼孔穎達之說也孔穎達  
曰訟剛來而得中輔嗣必以爲九二者凡上下二  
象在于下象者則稱來故賁卦云柔來而文剛是  
離下艮上而稱柔來今此云剛來而得中故知九  
二也且凡云來者皆據異類而來九二在二陰之

樂源問答

卷一

八

中故稱來若於爻辭之中亦有從下卦向上卦稱  
來也故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謂下卦三陽  
然需上六陰爻陽來詣之亦是非類而稱來也程  
子則以否泰二卦上下來往爲變然此僅指三陰  
三陽之卦則可若四陰二陽四陽二陰如訟曰剛  
來而上卦仍乾大畜曰剛上而下卦仍乾睽曰柔  
進而初二皆剛鼎曰柔進而二三皆剛則難言往  
來矣至朱子則以一卦可變六十四六十四可變  
三千八百四十卦其理雖無不可通然亦繁而無



紀矣惟蘇子瞻則以六子皆自乾坤變出其說曰  
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  
彖傳也故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為賁  
此大惑也一卦之變為六十三豈獨賁也哉徒知  
泰之為賁又烏知賁之不為泰乎凡易之所謂剛  
柔往來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于坤以  
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  
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  
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

樂源問答

卷一

九

也而坤來化之非是卦也則無是言也然則乾坤  
化出六子卽是卦變夫子說卦傳乾天也故稱乎  
父坤地也故稱乎母節所言一索二索三索卽卦  
變也此第明八卦之變由乾坤而推六十四卦亦  
猶是耳

問七日來復之義答曰解七日者說有三一謂卦氣  
起中孚六十七分之後為復一謂自剝盡後過坤  
六位至復為七日一謂自五月姤卦一陰生至十  
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薛氏曰易以

初爻為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來復震  
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王深寧曰日月為易一  
奇一耦陰陽之象也陽生矣則言日七日來復是  
也陰生矣則言月八月有凶是也復剛長以日云  
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

問卦德有中正何也答曰中者二為下卦之中五為  
上卦之中也正者以陽居陽位以陰居陰位是也  
如初為陽位以九居之為正以六居之為不正二  
為陰位以六居之為正以九居之為不正三為陽

樂源問答

卷一

十

位以九居之為正以六居之為不正四為陰位以  
六居之為正以九居之為不正五為陽位以九居  
之為正以六居之為不正上為陰位以六居之為  
正以九居之為不正大抵正者為善然亦有陰陽  
相濟而得吉者亦有居正而反不吉者如以六居  
四則太柔而至於廢弛以九居三則太剛而至於  
危厲是也

問程子易重一斤之言其解云何答曰十黍為象十  
象為銖八銖為鎰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一斤

一斤三百八十四銖也言易三百八十四爻也然  
程子之言亦有本漢志註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  
象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

問朋盍簪王輔嗣註簪疾也王伯厚困學紀聞云至  
侯果始有冠簪之訓又引晁景迂言古者禮冠未  
有簪名朱子註則云簪聚也又速也是宜何從答  
曰儀禮士冠禮皮弁笄鄭注笄即今之簪士冠禮  
設笄註笄有二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  
弁及六冕固冠之笄又男女皆有笄追師掌王之

樂源問答

卷一

十一

首服追衡笄曲禮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雜記女  
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此女笄也內則子事父母  
雞初鳴櫛纒笄總國語范武子擊文子以杖折委  
笄此男笄也考實錄燧人始為笄女媧之女竹為  
笄以貫髮至堯以銅為之舜雜以象牙玳瑁說文  
先首笄也釋名簪虢也以先連冠於髮也然則簪  
即笄無可疑者又考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  
是夏時已有冠簪之名朱子作聚字解為得之矣  
問以杞包瓜包字正義作匏本子夏傳杞匏瓜也薛

虞云杞杞柳也杞性柔韌宜屈撓似匏瓜也王輔  
嗣則謂杞生肥地為今之枸杞諸說孰長答曰杞  
大木以左傳杞梓皮草之杞為是日知錄瓜蔓生  
似女子遠其本根而生也杞以高直之木而蔭蔓  
生之瓜所謂莊以蒞之慈以畜之也俞氏炎曰含  
即包之謂其初含蓄不露一旦瓜熟蒂脫自然墜  
地故曰含章有隕自天

問損上爻繫辭弓矢者器也而象詞中無弓矢何歟  
答曰所謂藏器於身

樂源問答

卷一

十二

問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同何也答曰  
上下兩經卦之次第文王所叙皆以十八卦反對  
而成並無多寡此天地自然之妙邵子所謂三十  
六宮都是春是也列圖於左方

☰☷ 乾上乾下

乾剛

☷☰ 坤上坤下

坤柔

☳☱ 震上震下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

☵☲ 坎上坎下

著

☱☵ 巽上巽下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比 上坤下 師 比樂師憂

履 上乾下 小畜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否 上乾下 泰 否泰反其類也

大有 上乾下 同人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謙 上坤下 謙 謙輕而豫怠也

隨 上兌下 隨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臨 上坤下 臨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噬嗑 上離下 噬嗑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剝 上坤下 剝 剝爛也復反也

濼源問答 卷一

无妄 上乾下 无妄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頤 上震下 頤 頤養正也

大過 上巽下 大過 大過顛也

坎 上坎下 離 離上而坎下也

離 上離下 離

以上十八卦爲上經其中乾坤頤大過坎離反之  
仍是乾坤頤大過坎離其餘十二卦反對成二十  
四卦合六卦爲三十卦

咸 上兌下 咸 咸速也恆久也

大壯 上乾下 遯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明夷 上坤下 晉 晉晝也明夷誅也

家人 上巽下 家人 睽外也家人內也

蹇 上艮下 蹇 解緩也蹇難也

損 上兌下 損 損益盛衰之始也

姤 上乾下 夫 姤遇也柔遇剛也夫決也

剛決柔也

萃 上坤下 萃 萃聚而升不來也

井 上巽下 困 井通而困相遇也

濼源問答 卷一

革 上離下 革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震 上震下 震 震起也艮止也

漸 上巽下 漸 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

之終也

豐 上離下 豐 豐多故親寡旅也

巽 上巽下 巽 兌見而巽伏也

渙 上巽下 渙 渙離也節止也

中孚 上巽下 中孚 中孚信也

小過 上巽下 小過 小過過也

艱半三三既濟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以上十八卦爲下經其中中孚小過反對仍爲中  
孚小過其餘十六卦反之成三十二卦合二卦成  
三十四卦學者讀雜卦傳可以悟入

問復大象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夫至日在十一月不省方則不巡狩矣何舜典中  
言十一月北巡狩也答曰閉關專指冬至一日耳  
白虎通云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  
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

樂源問答

卷一

五

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故孝經識曰夏至陰  
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問尙書伏生口授者爲今文二十八篇其出自孔壁  
者爲古文孔安國所傳增多二十五篇然自宋以  
來學者頗疑古文尙書爲僞至 本朝閻百詩  
作古文疏證近王西莊又作尙書後案益摭其說  
今之趨風尙者蓋無不以古文尙書爲僞矣其果  
爲千古定論乎答曰未能定也凡古文有今文無  
之篇漢唐諸儒未有疑爲僞者其說始於吳才者

而吳草廬因之大旨總不出古文易讀今文難讀  
何以伏生偏記其難而不能記其易遂以詰曲聲  
牙者爲眞以文從字順者爲僞不知文章不論艱  
深平易只論義理如大禹謨十六字心傳在焉且  
無非精義微言五子之歌實爲變風變雅之權輿  
允征所謂殲厥渠魁脇從罔治爲後世行師討罪  
之要道仲虺之誥葛伯仇餉孟子所引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與湯誥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  
猷惟后皆傳心之至言至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爲

樂源問答

卷一

六

大臣格心之標準說命三篇乃自古言學之肇端  
泰誓原有僞書古文出而始廢惟天地萬物父母  
惟人萬物之靈太極圖說西銘之愜所自出予有  
亂臣十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論語引之而孟子引之尤多武成亦多孟子所  
引至旅獒爲進規納誨之良謨周官爲周禮全書  
之綱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罔命則朱子所謂當  
時詔誥之辭是也且君陳明見於論語君牙亦見  
於孟子以論語孟子之所有伏生之所無將信伏

生而不信論孟乎若謂古文皆係採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因此遂指為偽試思左傳國語國策呂覽史記所引之書及散見於他書為古文尚書所無者作偽之人又何不一一採輯補綴耶况安國書序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以竹簡寫之是則壁中之書本科斗文字安國以文義貫串始可誦讀非字字皆科斗原文此古文易讀之故也伏生之書以高年之人追憶少時誦習加以方

灤源問答

卷一

七

言輾轉相授此今文難讀之故也經書遭祖龍炬後豈盡完善生今之世確守古籍而闕其疑乃儒生之分也若好新奇之說一唱百和拾人牙穢冀翻前案得罪先聖可勝言耶○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厯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允征顧命不難於議經况傳注乎問解六宗者紛然不一九峯蔡氏獨宗孔氏餘說皆非歟答曰名為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

六者為何神耳歐陽及大小夏侯以為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劉歆孔光以為乾坤六子水火風雷山澤也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也司馬彪以為天宗地宗四方宗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宗四時五帝之屬也是以天地四方為宗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是以天地四時為六宗也鄭康成

灤源問答

卷一

六

謂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神故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星者五緯也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星也雨師畢星也至於劉邵則以為沖蘇之氣為六氣之宗者孟康則以為天地之間遊神張廸則以為六代帝王張髦則以為三昭三穆後魏孝文帝則以為天皇帝五帝為六宗惟孔安國主祭法四時日月寒暑星辰水旱朱子謂如此則一節之次第皆順上不同於上帝下不同於

山川祭法相序真如舜典之章句義疏矣王肅述家語亦與祭法同九峯宗之不可易也但漢魏諸儒去古未遠於典禮俱有師承卽祭法家語亦輯於諸儒之手則諸說皆當存之以備考耳

問羣后四朝蔡傳謂一年東方諸侯來朝明年南方諸侯來朝西方北方以次分爲四年至第五年王又巡狩此註何所本歟答曰周禮國語左傳經文具在從無此朝天子法卽孔傳解舜典亦云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馬融王肅解同

樂源問答

卷一

九

康成則謂四朝四季朝京師也蔡說於古未聞

問禹貢滎波旣豬蔡傳據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雖其浸波滎爾雅水自洛出爲波故以滎波爲二水然上文伊洛瀍澗旣入於河已畢言導洛之事此處專言導濟何又泛及洛出之水乎答曰蔡說本之顏師古然誠不能無疑漢孔氏傳謂滎澤波水已成過豬是卽滎澤一水耳其說良是○職方氏鄭註云波讀爲播禹貢滎播旣都賈疏云禹貢有摺水無波水則亦不以水自洛出當之也波水

惟水經注有之

問禹貢三江旣入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山居其中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蘇子瞻宗其說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岷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卽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旣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可知據此江至揚州地名三江口實一江而名三非截然分爲三也其說然歟答曰禹貢之水凡獨達於海者

樂源問答

卷一

十

直數入海之口若渭與洛自入河之後不再叙則導漢至南入於江亦可不再叙而於岷冢導滎一條獨再叙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故鄭漁仲以爲羨文朱子亦以爲多句也惟王氏樵曰江濊二江勢均力敵能自達於海者也故禹貢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此說明而知經非羨文矣今細玩經文言漢自入江以後與中江並趨而東滙贛袁諸水爲大澤而名彭蠡者是爲南江旣得南江自此又東漢遂自成爲北江而入

海矣岷山導江至於東陵下既與漢合又往東迤  
邐而行江身在北而左有滙為彭蠡者來會自此  
遂成為中江而入海蓋漢與江水勢雄勁雖并為  
一江而彭蠡自在南漢水自在北岷山之水居其  
中一同東注所以稱三江口仍須各紀其入海非  
如渭洛水勢單弱一入河後遂為濁河所奪而不  
能自見也蘇子瞻味別之說雖未然而三江並流  
入海則不誣耳不紀彭蠡之入海何也曰三江既  
入則南江在其中矣

樂源問答

卷一

三

問舜欲觀古人之象繪繡十二章於衣裳鄭氏謂周  
以日月星三辰畫於旗而服止九章然歟答曰郊  
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則  
天數也若無日月星何云象天乎左傳雖云三辰  
旂旗昭其明也未嘗云衣無三辰且上公九章而  
王亦九章是無別也周之大裘而冕亦十二章無  
疑

問左傳夏有觀扈楚語啟有五觀韋昭註五觀啟子  
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是以五子之歌之五子

為姦子也全謝山獨不宗其說謂東郡之畔觀既  
非洛汭而五觀決非五子然歟答曰謝山之說亦  
本王深寧按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本賢人也  
卽屈子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王逸註太康  
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  
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  
閭巷於五子初無貶辭也左傳夏有觀扈亦泛言  
不令之臣不指骨肉自外傳以五觀為啟之子此

樂源問答

卷一

三

後承其說者竹書紀年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  
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  
征西河武觀來歸註武觀卽五觀國在今頓邱衛  
縣又墨子非樂篇於武觀曰啟子淫溢湛濁於酒  
渝食於野萬舞奕奕章聞于天然諸書亦但言啟  
子之不肖而未嘗以五觀屬之五子之歌之五子  
也其以五觀合於五子者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  
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  
凶厥國班固古今人表竟以啟子兄弟五人列於

下中而王符潛夫論云夏后啟子大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路史云啟有五庶分封於衛是爲五觀經典釋文言五子仲康其一豈仲康初亦封觀耶豈中與如仲康亦可稱姦子耶且紀年曰王季子則武觀非五人明矣經典釋文謂五子名字書傳無聞則不得以五觀實五子之數又明矣謝山所云五國則不應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可稱辯而確惟以觀國屬之姚姓與楚語士臺啟子之言不合殊爲

樂源問答

卷一

三

未安竊謂五觀自非五子而又斷非異姓馬宛斯曰禹爲姁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安知五觀不類是歟

問金縢之書昔譙周已云難信而張南軒王深寧洪容齋皆疑之洪武中青田王康著論一篇中列五疑辯之尤力然漢世大儒如伏生馬遷皆曾言金縢之事何也答曰今所傳金縢一篇詞意淺率誠有可疑至其事則確鑿之至何也王莽事事學周

公而爲平帝請命金縢之事傳中再見非周公實有金縢之事之明徵乎或原文爲秦火所滅而今所傳者乃後人擬作與

問六年五服一朝周官與周禮不合何也答曰三十年前吾浙學使者曾以此條試士余名居第一今記其畧王者宅中圖治亦爲四方諸侯朝覲者道里均也然五服自中而外亦有遠近不同而朝之年數限之以一則除九州外之世見曰王而其列於五服者衛服之遠與侯服同恐非所以恤諸侯

樂源問答

卷一

四

也國語祭公謀父之告穆王雖無朝王年數而亦有甸侯賓要荒之異大行人所掌侯服一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寶貴爲摯唐孔氏以爲如其言則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也又昭十三年傳叔向日明王之制令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



而盟以顯昭明說者謂歲一聘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合而唐孔氏以為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一朝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適合然此言一朝彼言再朝而會則兩朝矣而又不分服數之遠近此亦揣合周官而通解經之窮者也宋元諸儒皆以六年一會為各以服數來朝不言要服者地遠而不必如期而至耳觀國語亦云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子必以不享征之則諸侯之朝各以服數為職非至六

樂源問答

卷一

五

年而諸侯同一朝也明甚乃知經文所云一朝者言六年而諸侯之朝一徧也若叔向所云間朝講禮與大行人男服三歲一見合則意者當時諸侯來會近不止侯服遠不逮采衛故舉非近非遠之中取以為言否則叔向言不合禮又何以服齊人哉至內五服在九州內外五服在九州外以內五服并畿內為六服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詞合此言五服周禮言六服蓋周禮兼蠻夷鎮藩外四服言耳又虞書言五載一巡狩此言又六年則十二

年矣文中子曰舜之時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周時兵衛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問關雎詩序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以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詩為后妃所自作思得淑女謂得三宮九嬪世婦御妻以佐文王耳今朱子改為官人所作豈二南之始先列官人之詩歟答曰諸生作文只從朱註主官人思得賢妃而作以哀止寤寐反側為不傷樂止琴瑟鐘鼓為不淫若對策

樂源問答

卷一

五

及經解考辯當推廣序說及毛傳鄭箋耳○漢時諸儒解經不同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興刺後漢書杜欽上王鳳書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註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傷之王充論衡亦云今問詩家曰關雎詩何時作也彼將曰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作此詩也藝文類聚張超謂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懷不雙侶願得周公妃防微消漸諷論君父孔氏大

之列冠篇首青衣賦是皆以爲刺康王之詩又太史公曰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是以爲風化之正也又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卽一人而異論若此又謝太傅妻以關雎爲周公作而薛氏士龍則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歐陽本義亦云關雎周衰之作

問晉司馬彪傳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旣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可從否答曰此別解也然宋人亦有用之者實儼序聶崇義三禮圖

樂源問答

卷一

七

云關雎旣亂師摯憫之

問關雎之亂考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華小雅中三篇故戴記鄉飲酒義謂之升歌三終迨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亦小雅中三篇故鄉飲酒義謂之笙入三終至於間則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雖是六篇然一歌一間相連故鄉飲酒義謂之間歌三終尙可解也至合樂則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明是六篇各異何以亦

謂之三終歟賈公彥謂合樂者堂上有琴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然則仍是六終耳何云三也答曰孔穎達儀禮疏亦於六詩而名三終求其說而不得乃謂合樂者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周南用歌召南用笙每兩詩合奏故祇云三終耳然而所謂樂者必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詠一詩必有一詩之音節若堂上歌關雎時而堂下之笙另吹鵲巢是聲不依永律不和聲斷無此

樂源問答

卷一

七

理若謂歌關雎畢而堂下之笙方接吹鵲巢則仍與間歌無異何云合樂乎故朱子從賈公彥琴瑟鐘磬合奏六詩之說而以孔疏爲非且解之曰三終者周南召南各三終也當依朱子

問相鼠之詩序以爲刺無禮也得無嫌鵲突否答曰此詩之解白虎通得之曰妻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問周禮籥章獻幽詩以逆寒迎暑祈年于田祖獻幽

雅以樂田畷國祭蜡則獻幽頌以息老物幽詩幽雅幽頌三者其說不同究折衷於何書答曰鄭康成箋幽詩以應幽籥三分七月之詩以始及公子同歸以上為幽風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為幽雅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為幽頌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為幽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幽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為幽頌此漢唐相傳之說程子亦以為然也宋時解詩者眾或謂既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或謂以七月全

樂源問答

卷一

三

篇隨其音節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謂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是幽之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是幽之頌朱子既無定論則鄭氏引周禮以解幽詩似尚為近古

問七月之詩於子丑寅卯等月則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於午未申酉戌亥等月則言月言日言月其義安在答曰前論七日來復一條引困學紀聞陽生言日陰生言月之說甚精安溪李文貞公復申言之曰此詩凡言月者夏正之月也凡

言日者周正之日也凡言春者夏正之春也自子以後言日陽也自午以後言月陰也義起于周易東北西南之位七日八月之文也惟已言月以推陰氣之始四月秀夔辰言春以著夏時之舊春日首章言建申之月始肅則謀衣建寅之月始和則謀食蓋一篇之綱也故繼此月而遂吹此詩以迎寒迎暑焉

問不日成之朱子注不終日也豈一日能成一臺歟答曰古注不設日期也從古注既見文王之仁亦

樂源問答

卷一

三

於事理為協

問八能九能說何所本答曰樂協圖徵云八能之士以日冬至作陰樂以成天文禮記疏引易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小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此八能也九能則見於衛風卜云其吉毛傳云建邦能命龜畋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正

義謂建邦能命龜下本有成文今只以毛公爲本  
想毛公必又本之于古不可考矣

樂源問答

卷一

三

樂源問答卷一終

樂源問答 卷二

樂源問答卷第二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隱元年左傳春王周正月胡傳以爲夏時冠周月  
杜元凱註言周以別于夏殷孔穎達正義云周以  
建子月爲正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  
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王必  
連月故王處春下然則周既建子爲正則亦建子  
爲春矣二說孰是答曰註疏是而胡傳非也周革  
殷命卽改夏正十一月爲正月爲春漢陳寵傳云

樂源問答

卷二

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  
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  
天地已交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成三  
統是三代改月卽改時也朱子曰劉質夫以春字  
爲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原有此字  
文定春秋傳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  
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  
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元改  
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

六〇九

改從建寅如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斷然是九月十月據此則夏正冬十一月周初即改為春正月無孔子擅將夏時冠月之事也吾鄉朱竹垞檢討詩云春王周正月一字值千金言左邱明於經四字中加一周字可為鐵案

問隱元年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註謂寐寤而莊公已生是幾與后稷之先生如達文王之洩于羊肆而得之何驚之有答曰顧亭林引應劭風俗通曰

濼源問答 卷二

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

問初獻六羽左傳諸侯用六杜註以為六六三十六人日照丁氏愷曾以杜說非是申言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以至于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如杜說士止四人豈復成樂襄公十一年傳晉侯納鄭女樂二八以樂之半賜魏絳是以一八賜之乃八人為一列也後漢書祭祀志高帝立靈星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然則六羽即六佾六八四十八

人其說然歟答曰然也韋昭注國語及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太常傅隆所議亦皆以八人為列此丁說所本也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乃六八四十八人左氏所謂自八以下乃言諸侯下于天子而減去二列非言每列又減去二人也大夫四士二亦是四八三十二二八十六耳○昭二十五年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舞列從無止二人者故惠氏棟以為二人字乃二八之誤

問桓五年左傳啟蟄而郊註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

濼源問答 卷二

郊蓋本之夏小正正月啟蟄故以啟蟄為建寅之月今之時憲書驚蟄節在二月何也答曰漢氏之始尚以啟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和以後劉歆作三統歷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於今不易考月令蟄蟲始振振驚也載在正月故祈穀之祭亦在正月也又二月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兩月俱載孔穎達曰古歷穀雨在清明前今歷案通卦驗故穀雨在清明後凡二十四氣氣十五日有餘每中分之為二十八節三

分之爲七十二候古今每有不同然地分南北早晚各殊小正月令亦大槩言之耳劉歆增竄周禮其罪甚大至于此種雖移換無礙也

問七十二候何謂也答曰亦卽在月令所記中分之朱子曰唐月令作立春之日東風解凍一候也後五日蟄蟲始振二候也後五日魚上冰三候也雨水之日獺祭魚四候也後五日鴻雁歸五候也後五日草木萌動六候也正月如此後每月分爲六候倣此一年七十二候矣

灤源問答

卷二

四

問桓八年左傳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杜注君楚君也日知錄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君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然歟答曰亭林說然也卽以傳証之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非右當左左當右乎又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其左弱其右吾亦弱其右

使弱每遇強強每遇弱敵犯我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其背反攻之是以必勝尤可爲君必左之証。姜氏補義曰左氏兵法有二兩軍對陣利用伏如鄭禦戎楚伐絞是也諸侯合兵利攻瑕如鄭之繻葛楚之伐鄭是也第鄭之攻瑕分整亂亂者潰則整亦離楚之攻瑕辨主客王者潰則客自散

問左傳姪其從姑姪字指兄弟之女子非男子也爾雅女子謂弟之子爲姪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

灤源問答

卷二

五

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今世稱兄之子弟之子爲姪其名非古歟答曰以兄弟之子爲姪俗稱也閻百詩雖引呂氏春秋有子姪昆弟之語然兩漢書中尙無之疏廣與兄子受並爲師傅傳中竟稱父子不稱叔姪至晉代始有此稱釋名姪迭也娣之爲言第也言更迭次第進御于君也古者天子一娶九女以娣姪從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穀梁傳姪娣者不孤子之義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疏姪

娣者所以分別尊卑明夫人須媵妾之意以男子而字從女六書之悖舛矣。于令升曰姪娣者同姓媵女之稱兄之女來媵曰姪妹來媵曰娣若兄之女不媵者但曰兄之女而不曰姪妹不從媵但曰妹而不曰娣古人之正名審稱如此由此論之姪之名不惟不可加于男亦不可混稱于兄弟之女也

問莊十一年宋大水傳既有臧文仲宋興之言又載臧孫達恤民之論考世本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

樂源問答

卷二

六

伯達達生伯氏餅餅生文仲辰是辰乃哀伯之孫疑之者謂文仲仕時哀伯未必猶在故惠氏定字謂達當為辰字之誤然否答曰惠說非也考臧僖伯卒於隱五年至莊十一年凡三十五年哀伯之年誠不可考總之未為遙遠至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始書于經相去又十八年則當宋大水之時哀伯或尚未致仕或已請老而猶與聞國政皆未可知胡不許其傳此兩言乎蓋伯氏餅未立而卒哀伯之後文仲即繼之故陸淳纂例以辰

為哀伯子雖屬錯誤亦有因也

問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杜註三望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郊祀望而祭之昭十三年傳楚共王無冢適有隴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註亦謂祭星辰山川其說蓋本之賈逵服虔然公羊傳以泰山河海為三望當從何說答曰此條聚訟已久附杜氏者謂周官大司樂既以姑洗南呂大磬祀四望又以鼗賓函鐘大夏祭山川凡於天神曰祀于地元曰祭四望

樂源問答

卷二

七

曰祀明是天神又楚語天子徧祀羣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昭元年左傳辰為商星參為晉星是諸侯亦得祭分野之星又詩于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又典瑞于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又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於是說經者多以望兼上下之神矣鄭司農釋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以日月星辰海為四望許叔重則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太山也康成釋大宗

伯及小宗伯皆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釋大司樂又兼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爲四方其言自相牴牾愚嘗徧考諸說而深思之而知公羊傳泰山河海之說爲確也舜典望于山川又云柴望秩于山川爾雅梁山晉望哀公六年左傳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凡經典正文中之言望祭曷嘗有天神哉以望祭中有天神乃講家自相淆亂耳若謂天神稱祀地元稱祭則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樂源問答

卷二

八

郊爲天神何嘗不稱祭乎謂魯祭分野之星爲三望則魯分野奎婁二星何云三望乎蓋天子望祭于天下之名山大川也魯祭泰山河海侯國之名山大川也况康成大宗伯小宗伯註原卓然可據賈公彥申其說曰望祭中無天神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是也漢儒說經每有未歸畫一之處學者折衷于是可耳。望之禮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衍讀爲延謂望祀有牲與燗望衍用幣致神而已鄭氏于太祝衍祭亦以爲延祭此

一異也望祀之時或設于郊天之後或設于巡狩之方或旅于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崔靈恩則謂望祭歲各有四此又一異也其儀則兆于四郊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蒞以辨之而植表于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茆晉語所謂蒞設表望是也此又一異也至白虎通以爲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其言無所經見禮文殘缺祇據見于經者互爲參考其細節不可得而知矣

樂源問答

卷二

九

問楚語謂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然則諸侯得祀天地歟答曰諸侯得祀天地者惟二王之後非二王之後祭分野星辰國中山川而已問周禮以冬至日至天神大司樂凡樂圓鐘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冬至祭天明矣乃郊特牲又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用冬至則不必遇辛用辛則不能必于冬至同一郊而二經所言不同何也答曰周天子之郊定于冬至爲一陽所自生也他如祈穀之祭則用辛日魯雖得



用郊不敢同于天子僅擬祈穀之祭而用辛日耳  
大司樂冬至之郊周禮也郊特牲用牲之郊魯  
禮也此公羊傳最明春秋魯僖公三十一年夏四  
月四卜郊傳云禘嘗不卜郊何以卜魯郊非禮也  
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  
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  
祭也何休注禮天子不卜郊以魯郊非禮故卜耳  
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  
作樂致太平有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周公命

灤源問答

卷二

十

魯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  
吉則免牲據此則魯郊用辛且必卜不敢同于周  
天子冬至之郊也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  
日以至康成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  
祭天園丘之事是于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  
用辛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  
見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義云王肅用  
董仲舒劉向說以為此周郊康成異于王肅以上  
文迎長日之至自据周禮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

也按康成謂魯於建子之月示先有事乃信明堂  
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及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  
事于上帝之文其實此皆魯儒誇大魯君之詞實  
無先冬至而郊之事不足據也至謂魯無冬至祭  
天之事又謂周用冬至魯用辛日則羣疑盡析矣  
考春秋書郊者九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  
從乃免牲猶三望一也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  
口傷改卜郊牛死乃不郊猶三望二也成七年春  
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

灤源問答

卷二

十一

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三也成十年夏四月五  
卜郊不從乃不郊四也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五也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六也襄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七也定十五  
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  
亥郊八也哀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  
牛夏四月辛巳郊九也穀梁曰郊自正月至於三  
月郊之事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  
從則以正月下辛十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

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故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九月用郊尤不宜用矣康成曰郊春事也四卜郊已不時矣然穀梁云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魯郊讓于天子故用辛且必卜穀梁以為三卜禮也公羊以上郊為非禮者以魯本諸侯不當郊而郊耳非言魯之不當卜也然則卜郊為卜日而非卜牛明矣春秋所書在正月者俱是牛口傷食牛角之類必是先期察之未嘗指定正月當郊也所書

灤源問答

卷二

十三

卜郊俱在四月以後可知常事不書觀左傳啟螿而郊大約魯郊以寅月為正若在寅月則不書耳問左氏好言前知獨僖十二年傳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考管仲之後惟哀十六年傳有管修其他何竟無聞答曰管氏未嘗不世祀也索隱注史記引世本云莊仲山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啟方啟方生成子孺孺生莊子盧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凡十世

問文元年傳云歸餘於終所謂終者每當置閏之年所置閏月必在十二月之後歟答曰非此之謂也日月轉運於天如人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履亦步也端者歷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為始于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為術之端首故曰履端於始也中者中氣也每月中氣以斗柄正指何辰為中也如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月初斗柄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月末斗柄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在于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

灤源問答

卷二

十三

次寒暑不失其常故曰舉正於中也餘者每月三十日然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古歷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如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舉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一閏左氏所謂終者三十二月之後也此註疏說如此至於後世歷法尤精又不拘于

三十二月矣

問文五年左傳引周書沈潛剛克二語題為商書何也答曰王訪箕子乃武王得天下後事自應載入周書左云商書者因箕子商裔所陳洪範首節尙稱殷祀遂傳為商人之書云爾

問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魯稱太廟必周公歟答曰各國始封之祖皆稱太廟王制所謂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也他如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

濼源問答

卷二

十四

公之廟武世室也武公亦稱世室詩姜嫄廟稱閔宮春秋定元年立煬宮稱宮者亦多即春秋震夷伯之廟亦有稱廟者廟而稱太周公獨也

問躋僖公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似閔僖異昭穆者然則躋者躋位次歟躋廟之昭穆歟答曰躋木主上下位次也考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

廟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左過即以諸侯五廟言之高祖居昭東北第一廟曾祖居穆西北第一廟祖又居昭東南第二廟父又居穆西南第二廟此廟以東西為昭穆也若時祫則請四廟木主同入太祖廟太祖主仍居西東向昭居北南向穆居南北向蓋廟制以北為尊由北而南若廟中木主以西為上由西而東也若兄終弟及沒後木主兄弟在昭輩則同在昭廟在穆輩則同在穆廟祫祭時排列木主亦兄弟同班並列所以何休云升謂西

濼源問答

卷二

十五

上蓋雖僖兄閔弟而閔公先立為君僖以閔之庶兄承閔之後自當遵傳位之序閔先僖後而夏父弗忌欲亂之故春秋譏之也至宗有司所云非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言之非真異昭穆也孔穎達正義云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兄弟四人皆更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矣知其理必不然

問臧文仲廢六關家語云置六關廢與置義何所從答曰古人以置為廢周語富辰曰小怨置大德韋

昭注置猶廢也公羊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則杜氏所云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未爲得解○古人屢用相反之字如治之爲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是也香之爲臭胡臭直時其臭羶臭陰達於淵泉是也順之爲擾安擾邦國擾而毅是也定之爲荒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是也遂之爲潰是用不潰于成是也祥之爲釁將以釁鐘是也

樂源問答

卷二

六

結之爲解親結其縞是也藏之爲去紡焉以度而去之是也又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師古注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注去亦藏也三國志華佗傳何忍無急去藥裴松之注古語以藏爲去吾友周書倉曰去卽弄字問魯國重斂凡三變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成公元年作邱甲哀公十二年用田賦而其解俱有異同敢縷述之初稅畝左傳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杜注以爲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

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公羊傳云譏始履畝而稅也穀梁傳云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古者助而不稅八家共井而各帶耕公田之十畝所謂助也今宣公不問收成之豐歉水旱之有無而定以十一之法取之所謂稅也是並無十而取二之說但廢古之助法耳作邱甲杜注以爲此甸所賦魯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考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邱十六

樂源問答

卷二

七

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一乘之出凡用百人若如杜注以一百二十八家出一乘之賦雖衰世亂政斷不苛重至此公羊譏始邱使也穀梁邱爲甲也皆未甚明晰胡傳載李靖之說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而具一乘耳今作邱甲者卽邱出一甲蓋古以四

邱出三甲即一乘茲以三邱出三甲也用田賦杜注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自為賦則是一邱出馬二匹牛六頭也范氏註穀梁解曰然杜氏於作邱甲條內已曰今魯使邱出甸賦是一邱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况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賈氏以為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蓋以為井出邱賦也胡傳則獨用國語國語載孔子之言曰

樂源問答

卷二

六

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韋宏嗣注藉田謂稅也以力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也砥平也謂平遠近有差也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也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近域也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也力謂徭役老幼則有復除也大率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又令農

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以上三節以何說為長答曰稅畝以公穀為是邱甲以胡傳載李靖之說為是田賦以胡傳引國語為是

問先生常言春秋時晉國獨用夏正見於何書并經傳有可引証否答曰見於杜元凱春秋後序云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

樂源問答

卷二

九

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今考春秋經傳可證明者有數事焉僖公五年晉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杜以為從告非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成公十有八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而傳則在上年閏月乙卯羅泌以為傳據晉史經用周正良不誣也又考左

傳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上  
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  
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注謂夏正月也  
以周正言之當時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至  
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癸未在魯爲七十四  
年在晉則七十三年也晉之二月晉之十二月也絳縣老人之事在左傳用周正自應列之二月在晉則實十二月內事也故差一年昭公元年正月趙武  
相祁午曰於今七年是秋醫和曰於今八年蓋昭  
元年正月爲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則

灤源問答

卷二

二十

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凡此類晉用夏正皆  
確然可據。熊氏朋來曰魯襄公三十年歲次戊  
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日其  
季於今三之一也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日正得二  
十日是三分六甲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  
十四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  
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二月戊午正月大該二十日二月二十三日  
止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  
魯文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注謂夏正月若以周正則三月也本合云  
七十四年此是二月若夏正乃十二月故曰七十  
三年也

問昭四年大雨雹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  
陸朝覲而出之杜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危  
虛夏三月日在昴畢北陸西陸其義未明答曰此  
孫炎之說最爲確當陸中也蓋北方七宿斗牛女  
虛危室壁而虛居北方七宿之中西方七宿奎婁  
胃昂畢參觜而昴居西方七宿之中十二月日躔

灤源問答

卷二

三

在虛是北之陸三月日躔在昴是西之陸也  
問鄭國伯爵而鄭子產云鄭伯男也孟子伯一位子  
男同一位位各不同何伯男連稱乎答曰桓十一  
年鄭忽出奔衛公羊傳云忽何以各春秋伯子男  
一也辭無所貶何休註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  
質合伯子男爲一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周爵五等  
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故云伯男外傳作伯  
南古南男字通汲冢周書有南氏世本作有男  
問昭三十二年傳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凶服虔註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會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龍度天門敢請其解答曰周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鄭注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值某也賈疏歲謂太歲左行于地行于十二辰一歲移一辰也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

樂源問答

卷二

三

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歲一小周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而故也太歲左行於地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註春秋龍度天門蓋以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為天門故以歲星跳辰為龍度天門也按爾雅紀閏逢以下十名謂之歲陽攝提格以下十二名謂之歲名而皆謂之太歲在某此太歲二字所始周禮左傳則但謂之歲耳太歲十二年

一周木星行天亦十二年一周有似太歲故名歲星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如斗日星紀女日元枵危日姬訾奎日降婁胃日大梁畢日實沈井日鶉首柳日鶉火軫日鶉尾氏日壽星心日大火箕日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也寅日攝提格卯日單閼辰日執徐巳日大荒落午日敦牂未日協洽申日涖灘酉日作噩戌日闍茂亥日大淵獻子日困敦丑日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也左行者自東而南而西而北右行者自北而西而南而東天道

樂源問答

卷二

三

左旋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古者太歲與歲星相應史記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大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涖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作鄂歲歲陰在西星居午闍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史記所謂歲陰爾雅所謂

太歲淮南子天文訓所謂太陰一也賈疏謂太歲百四十有四年而跳一辰是一百四十四年中積而多一年也自東漢以後儒者不明此義但知六十年一周甲子無所謂跳辰矣就古策可稽者通鑑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而呂氏春秋序以為歲在涖灘漢高帝元年以長歷推之當是乙未而班書謂太歲在午漢武帝太和元年當是丁丑而班書謂太歲在丙子皆跳辰之一証惟其法不傳耳跳辰亦謂之超辰鄭康成註祭法云祧之言超也

灤源問答

卷二

十四

又顧寧人曰甲乙以下十名子丑以下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闕逢以下十名為于困敦以下十二名為支後人以為甲子歲癸亥歲漢以前無此名也考左傳中有紀歲星而言者如歲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星紀歲在降婁之類殆亦以歲星與太歲相應之故與

問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所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也然二百五十五年中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凡二十六桓三莊二

六三十倍五文十五成十六十七襄十四二十二十一凡二二三三十四凡二二十七昭七十五十七二十二定五十二二十五書日不書朔者七隱三二文元宣八十日朔並不書者二莊十八或書日或不書日或言朔何與答曰杜元凱云不書朔史

失之隱三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隱三言

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桓十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莊十皆不如公羊之說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

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

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如桓三

灤源問答

卷二

十五

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食正朔也隱三年春王正月己巳日有食之謂二日食所云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莊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謂晦日食所云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蓋朔則交會故日食必在朔而有食在晦日二日者則以漢以前俱用平朔故也平朔者以日平行月平行推筭每月大小相間然如應連月大者必拘定小建則日食在二日矣應連月小者必拘定大建則日食在晦日矣至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歷始推日



有盈縮月有遲疾取均度或加或減于平行為某日某時某刻日月相會是為定朔於是非朔不食。書朔必書日惟桓十七年不書日公羊以為著桓行惡其將見殺無日如穀梁既朔之說謂二則不得為朔矣而可仍以朔書之乎。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及冬十月庚辰朔皆日食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及八月癸巳朔皆日食諸儒疑無類食之理故石徂徠謂傳寫之誤獨衛樸推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一食不入食限萬

濼源問答

卷二

三

充宗以為如樸言是二類食亦入食限矣黃梨洲先生曰按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並兩書日食歷家如姜芟一行皆言無比月日食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巳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期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日限是也步至冬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芟一行之說為是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

有之比月而食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巳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樸得三十五者欺人也。漢書高祖本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資治通鑑漢文帝前三年十月丁酉晦十一月丁卯晦皆日食則自有類食之時家鉉翁云天道有時

濼源問答

卷二

三

而變常若執一定之律恐失春秋記災示警之意問春秋之名魯史外有幾答曰國語羊舌肸習于春秋申叔時教之春秋是晉楚之史名春秋也又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並見墨子明鬼篇韋昭註國語亦引周春秋載杜伯射王之事公羊疏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晏子春秋又汲冢璣語載有夏殷春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此魯春秋以前之名春秋也若

周以後之名春秋者更衆如虞卿作虞氏春秋呂不韋作呂氏春秋陸賈作楚漢春秋趙煜作吳越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袁暉作獻帝春秋孫盛作魏氏春秋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崔鴻作十六國春秋索綬作涼國春秋吳均作齊春秋鮑衡卿作宋春秋蕭方等作三十國春秋武敏之作三十國春秋王通作春秋元經吳兢作唐春秋尹洙作五代春秋吳任臣作十國春秋

問國語屈到嗜芰有疾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薦

樂源問答

卷二

五

芰其子屈建命去之左史倚相以爲違而道當時以干譽而得譽若此後柳子厚非之蘇子瞻是之以何爲允答曰屈建可謂矯情干譽之尤者矣孟子論小弁分別親過之大小一芰之嗜初非大棺夾婢與他亂命可比何難遵奉且祭之日思其所嗜禮有明文況加籩有菱芡桌脯載在周官卽其據祭典之言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然則建果孝也又何妨于羊饋之外加薦時食豈

薦芰必廢羊饋乎南方水鄉芰處處有之盡人所嗜而屈建比之珍異庶侈尤非人情若以嗜芰爲私欲干國之典則爾楚僭王猶夏私之當去者甚多於一芰乎何有而借諍子之名以暴父過不孝孰甚焉子瞻反盞稱之眞爲楚人所愚而不悟耳問漢書藝文志左邱明魯太史受春秋經於仲尼然則左邱明恥之卽作左傳之人馬遷所謂左氏失明厥有國語者歟答曰朱子謂古之聞人似另是一人看來以不直爲恥與聖人同道同心非此作

樂源問答

卷二

五

傳之人不能也從漢書

樂源問答卷二終

樂源問答卷三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朱子謂大禘不及羣廟之主而王肅以禘祫為一祭近世萬充宗主其說果別有所見歟答曰禘祫之說以大傳首節為據陸氏淳曰禘於始祖廟祭始祖所出之帝以祖配不兼羣廟朱子長發詩註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是朱子本於陸說也輯語禘與祫確是二禮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禮大傳云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樂源問答

卷三

而以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牽連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即大祫也亦諸侯極尊之祭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祫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祫及其高祖然云于者謂非常之禮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祫祫則合毀廟羣廟之主祀于太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廟之主不敘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即祫皆合毀廟羣廟所異

者但天子多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之廟故不復贅曰始祖耳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詞故郊止配以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嚳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羣然眾列而云配者或謂禘為大祭不合羣廟似太簡寂不知祭各有義禘取尊遠祫取合祖非以廟主之多寡為大小也釋明大傳而禘祫非一祭之義自明○鄭康成以禘為祭天趙氏匡曰鄭見祭法說禘在郊上故為配祭昊天上帝於

樂源問答

卷三

園丘之說至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此文見于讖緯始于漢哀平間偽書也○禘之為言禘也謂諦審其祖之所自出也若許慎謂審諦昭穆張純謂禘視昭穆尊卑之義大禘不及羣廟之主何審昭穆之有因漢儒審諦昭穆之說遂開禘祫一事之誤不可不辨

問禘不同於祫不兼羣廟之主確然無疑矣何王制有祫禘之稱也答曰王制一篇本是漢文帝時博士所輯欲定為漢制而未行非盡周禮也王制祫

禘說者指為殷時夏月之祭有此名目與禘嘗禘  
 烝同為時祭故長發詩序云大禘也禘而言大別  
 于四時之小禘而言至周則改為春祠夏禴秋嘗  
 冬烝而四時之祭無禘名故來雍詩序云禘太祖  
 而不言大矣惟殷時夏月之祭名禘者亦合昭穆  
 而祭於太祖之廟故亦以禘稱不可據為周家大  
 禘之証也祭義言春禘春秋言吉禘皆小祭 ○五年大禘三年大  
 禘此說雖亦出于禮緯然傳之自古說禮者皆宗  
 之文公二年有事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  
 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  
 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祭傳言大禘甚明殷盛也即指大禘五年而再殷  
 祭非三年一大禘而何大禘在三年為期則五年  
 一大禘知亦非臆說矣

問禘祭既不及羣廟之主何以周禘來雍必言皇考  
 烈考文母商禘長發必言相土商王阿衡歟答曰  
 禮不王不禘二詩追溯王天下之由周本之文王  
 太姒商本之相土成湯伊尹故追原及此非因祭

時廟中供此木主而後指言之也若必祭此木主  
 而後歌及此人則商之大禘豈止相土成湯周之  
 大禘豈止烈考文母而已哉呂東萊之解來雍也  
 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  
 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  
 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  
 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  
 安者上及皇天用能昌大于後居王位而行禘禮  
 而膺壽考之多是皆武王之烈而文王太姒多佑

樂源問答 卷三

助也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  
 之言詳于武王而卒章本于文王太姒焉據呂說  
 以推長發則所言相土商王阿衡是追溯所以得  
 行禘之由而非合祭昭穆及功臣配享之謂明矣  
 ○來雖詩序云雖禘太祖也太祖稷也稷所自出  
 之帝為帝嚳帝嚳正東向之位而以稷居南向配  
 之序言禘太祖后稷以配自出之帝不及他主也  
 箋疏以太祖為文王非是○朱子云大禘不及羣  
 廟之主此為定論萬充宗禘禘一事之說可以一

掃而空矣至朱子疑長發為祫祭亦因詩中有相土阿衡而誤耳夫功臣配享別有此祭書所謂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不聞于大祫也况欲解長發乎

問祭法有二祧享嘗乃止周之祧廟文世室也武世室也既入祧廟惟三年大祫乃合祭毀廟之主若享嘗乃四時之祭不及祧主而祭法云享嘗乃止者何歟答曰祭法二祧莫作毀廟看孔君王肅謂

濼源問答

卷三

五

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比四親廟稍遠以其次第將祧之廟故名二祧若以此二祧混在世室則天子只五廟矣康成据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遂謂周制七廟以文武為二祧其說誤也蓋世室之建在文武六世以後以文德武功不祧之祖故別立兩世室以成九廟自此將文武以後當祧之主依昭穆附入世室當未立世室以前當毀之主附入太廟之夾室所謂祧也周公作周禮時未立世室已有守祧八人可知祧廟不專講世室

矣

問祭之有尸昉於何代廢於何時答曰祭之設尸所以示敬也諸經未明言所始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疏引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此虞用尸之明証也禮器載夏立尸殷坐尸周亦坐尸此三代相因用尸之明証也曲禮孫為王父尸節孔疏云天子至士皆有尸如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皆用尸是士大夫有尸之証也又祭統君執圭瓚裸尸是諸侯有尸之証也又守祧職

濼源問答

卷三

六

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之証也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天子必取孫列之為卿大夫者既醉注云天子以卿謂諸侯入為卿大夫故云公尸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言倫明非己孫皇侃用崔靈恩義謂大夫用己孫非也天子祭天地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諸侯祭社稷境內山川大夫有采地祭五祀無采地者祭三祀皆有尸外神不問同異姓但卜吉則可是主祭不問貴賤皆得有尸所祭者不論內外神皆得

用尸也然則祭有無尸者乎曰有公羊謂祭天地無尸左氏晉語云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尙書大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乃是爲配天者之尸非謂天之尸也周禮節服氏郊祀送逆尸亦謂后稷配天之尸非指天也楊氏復曰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返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爲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卽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又焉用立尸爲哉又

樂源問答

卷三

七

祭殤無尸曾子問謂祭成人必有尸則殤無尸可知又毀廟之主無尸禮器周旅酬六尸孔疏云大禘多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則此外俱有尸矣或云祭祖必兼祖妣何以祇有男尸而無女尸曰禮中亦有用女尸者新喪虞祭男女各立尸儀禮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後止用男之一尸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設祖妣同几而止用一男尸此陰統于陽婦人從夫之義也又祭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又曲禮

祭祀不爲尸孔疏尸用適而無父者非宗廟之祭則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至於祭之前有筮尸迎尸受尸之儀祭之時有獻尸侑尸之儀旣祭有送尸繹而賓尸之儀所以申其敬者至矣孟子曰弟爲尸則周末尙行之尸之廢其在周秦之際乎

問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薦簡而祭繁薦輕而祭重薦與祭明是兩事而中庸於祭之先乃

樂源問答

卷三

八

曰薦其時食何也答曰經中薦與祭分言者乃是二禮如月令先薦寢廟是也若併言之則薦是祭時所供之物如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前儲辦諸物皆謂之薦如來雍禘太祖亦曰於薦廣牡云薦者亦多矣

問九獻之名見於周官大行人而經無明文考禮運

孔疏司尊彝及大行人賈疏約略得其次序王以圭瓚酌雞彝鬱鬯始獻尸尸以灌地降神此為禋神之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亞裸此為禋神之二獻也於是有朝踐之事既灌然後迎牲坐尸於堂薦玉豆眡豆籩有籩人朝事之邊有醢人朝事之豆納牲詔於庭大宗伯省牲饗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取脾膾燔燎報陽也血毛詔於室腥其俎設祭於堂升首於室其朝踐用兩獻尊太宰贊玉爵大合樂王以玉爵酌醴

樂源問答

卷三

九

齊以獻尸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三獻四獻也於是有饋獻大宗伯省饗諸子正六牲之體孰其殺羹定詔於堂有饋食之籩有饋食之豆舍人具簋簋實之陳之小宗伯逆盞外宗王后以樂羞盞則贊亨人具太羹鉶羹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舉尊角詔妥尸其饋獻用兩壺尊直祭祝於主太祝肆享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量人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自此以後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尊主人拜以妥尸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以

玉爵酌盞齊以獻尸祝以祝辭告神此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此六獻也於是有朝獻其朝獻用兩著尊司几筵設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亦如之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尊之卒爵而飲之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皆以齒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罇醴齊以酌尸謂之朝獻此七獻也再獻其再獻用兩象尊內宰贊瑤爵加以璧角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籩人加籩之實醢人

樂源問答

卷三

十

加豆之實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加以璧散司尊彝春祠夏禴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皆齒后以瑤爵酌饋食盞齊以酌尸此八獻也諸臣為賓者以瑤爵酌盞齊以酌尸為九獻諸臣獻者酌鬯以自酢於是尸飲七王可以瑤爵獻大夫禮運孔疏中又謂九獻後謂之加爵用璧角璧散士加三天子不止三也侯伯無朝踐饋獻二獻止七子男無薦新饋孰二獻酌尸君一獻止五其

云加爵在九獻之外見於何書答曰九獻先鄭謂二裸王后各一朝踐王后各一饋食王后各一醕尸王后各一又諸臣一爲九獻杜氏通典載禘祫時祭皆宗其說然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裸與九獻分爲二故陳氏禮書据此謂上公再裸而裸不與于九獻侯伯子男一裸而裸亦不與于七獻五獻則以爲裸在九獻之內非也司尊彝朝踐用兩尊皆有鬯饋食用兩尊皆有鬯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三獻也饋食王

灤源問答

卷三

十一

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六獻也合醕尸三爲九獻若以二裸爲在九獻內則侯伯七獻二裸君與夫人各一朝踐各一饋食各一醕尸夫人與賓不得備獻矣子男五獻二裸君與夫人各一朝踐各一饋食夫人不得備獻矣禮文太略不若陳氏爲長九獻之後太子及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各行加爵一則十二獻矣特牲饋食禮疏天子大祫十有再獻時祭與禘皆九獻按禘大於祫則禘亦宜十二獻先儒皆駁之陳氏又云九獻不數加

灤源問答 卷三

爵特牲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三長兄弟賓長利獻之也少牢下大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二賓長與利獻之也上大夫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饋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饋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饋尸又有加爵禮所以隆於尊者也陳氏謂九獻不數加爵則十二獻亦當不數加爵耳

問曾子問有厭祭之名又別有陽厭陰厭鄭康成謂迎尸之前爲陰厭尸謾之後爲陽厭然歟答曰鄭

灤源問答

卷三

十一

說非是厭祭與陽厭陰厭不相混也曾子問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凡無尸而祭謂之厭厭厭飫神也特牲少牢禮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饗神也尸未入之前先有饗神之祭謂之厭祭尸謾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改饗也尸出之後又有改饗饗神改饗皆以飫神故謂之厭祭不稱陽厭陰厭也至祭宗子之殤有陰厭祭凡殤謂庶有陽厭曾子問載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陽厭

六二九



陰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為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為陽厭是陰厭專指適殤適殤尊故祭於奧與幽闇謂之陰也陽厭專指庶殤庶殤卑故當室之白異於宗子之為殤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為陽謂之陽厭也凡陽尊而陰卑獨鬼神尚幽故祭宗子之殤於陰祭凡殤於陽陸氏佃曰成人之祭無陽厭陰厭少牢禮祝酌奠下云敢用

樂源問答 卷三

十三

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則祝酌奠所以告之耳非陰厭也佐食徹尸薦俎敦於西北隅所以依神非陽厭也自注疏之說行於特牲少牢經無明文者強立二厭之名學者孰復曾子問本文其解自定

問曲禮大饗不問卜呂氏大臨謂大饗冬至祀天夏日至祀地因天地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是以大饗為圓丘方澤之祭陳澧集說宗之然郊特牲有卜郊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則祀天地亦

有用卜者敬請疏通其義答曰呂說似是而非也大饗有指祭祀言者有指賓客言者如禮器所云大饗腥大饗其王事皆指祭祀言也至此之大饗不問卜指賓客言也周禮天地名禋祀五帝名大旅禮運孔子言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郊祭天地也若指大饗為祭天何又言不足大旅不足饗帝乎其誤明矣至鄭康成謂大饗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是又以大旅當大饗亦非也蓋大饗者陳氏祥道謂兩君相饗

樂源問答 卷三

十四

方氏慤謂天子饗諸侯是也錄二家之說閱之自明陳氏曰饗之禮有大小春饗孤子諸侯饗聘卿與大夫之相饗非大饗也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然後謂之大饗先王之于帝也親之與祖考同故均謂之大饗其于賓也敬之與人鬼同故亦謂之饗饗賓之禮所乘則齊車所即則宗廟所用則祭器不蠲則除之凶服則禁之裸以鬱鬯尚以元酒設以庭燎樂則肆夏牲則房烝故大司樂之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禮

春秋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饗賓謂之大饗宜矣周官太宰祀五帝祀大神元享先王皆前期十日而卜日又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帥執事而卜日春秋書卜郊卜牛而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又曰明王祀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則祭祀無不用卜矣然則不問卜者特饗賓之禮也考之大射燕覲之禮前期有戒而已則饗不問卜可知饗禮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殺乾而不得食凡以訓恭儉而已則不饒

灤源問答

卷三

十五

富可知然則饗之爲儀其他皆如祭祀之禮而不問卜者如祭祀享日之事也不問卜前期之事也享之備物至於昌歆形鹽莫不具焉謂之不饒富者非不富也不饒而已又方氏曰大饗經之所言者凡十有一而其別則有五徧祭五帝一也祫祭先王二也天子饗諸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月令季秋言大饗帝禮器郊特牲言大享腥所謂徧祭五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所謂祫祭先王之

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尙殿脩所謂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所謂兩君之大饗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所謂凡饗賓客之大饗也此言大饗不問卜即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蓋先王之于祭祀無所不問卜在天者則卜日在人者則卜尸在物者則卜牲且謂以人交神幽明異道非致一以通之則或吉或凶無自而知矣若以人交人何卜之有天子饗諸

灤源問答

卷三

十六

侯不問卜則兩君相見之大饗與凡饗賓客之大饗從可知矣二說如此蓋大饗之言祭祀者無不問卜不問卜之大饗必主天子饗諸侯及諸侯相饗者言

問八蜡或去百種而分貓虎或合貓虎而數昆蟲何說爲正答曰徐師曾註最好八蜡之數以郊特牲經文爲正蜡之祭也主先嗇一也祭司嗇二也祭百種三也饗農四也及郵表畷五也禽獸即貓虎迎而祭之六也祭坊七也與水庸八也據經文五

祭字一饗字一及字一與字截然分明至昆蟲毋作句乃祝詞不在八數

問廣韻謂三百六十步為一里然歟答曰非也王制六尺四寸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即井田之一面三夫之地徑算三百步是為一里也穀梁子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傳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

濼源問答

卷三

七

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窳葱韭盡取焉據此則徑三百步為里廣韻所言乃後世之尺非古尺也圓者徑一而圍三方者徑一而圍四若以一井之地圍算則四里矣須千二百步

問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其制可詳聞歟答曰朱子儀禮釋宮未詳古門制度考天子五門郭門謂之臯門臯門內謂之庫門庫門內謂之雉門雉門內謂之應門應門內謂之路門

路門一名畢門康王之詒孔傳云王出畢門

諸侯三門庫門內謂之雉門雉門內謂之路門詩云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明堂位言魯庫門天子之臯門雉門天子之應門此言庫門擬天子之臯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雉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書言王出在應門之內春秋傳魯雉門災檀弓言庫門者四禮器言釋之于庫門內家語言衛有庫門諸書皆無言諸侯有臯門者則諸侯三門審矣詩鄭箋諸侯宮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及明堂位孔疏諸侯有臯門應

濼源問答

卷三

六

門二說皆誤惟明堂位鄭注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其說最是至於朝則天子諸侯皆三朝內朝在路門內所謂圖宗人嘉事之朝即燕朝也每日視朝退聽事於此周禮太僕宰夫所謂掌其復逆也治朝亦名正朝在路門外周禮所謂司士正治朝之位玉藻所謂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皆在此也其左右則為官府治事之所天子自此而出為應門為雉門諸侯無應門即雉門矣故曰魯之雉門天子

應門也雉門天子兩觀諸侯一觀魯兩觀僭也雉門之外庫門之內為左宗廟右社稷之門鄭氏謂廟門在庫門內是也自此又出為庫門府庫皆在門內魯桓僖災而季桓子令藏象魏以府庫與象魏相接也外朝則天子在庫門外諸侯在庫門內詢萬民則在此周禮所謂朝士掌外朝之法小司寇掌朝之政是也鄭氏謂外朝在雉門外或就諸侯言則可耳杜佑通典謂周制天子有四朝煥分朝內朝之外又添一詢事之朝文獻通考亦仍其誤

樂源問答 卷三 充

問諸侯外朝先生以為在雉門外庫門內而江慎修以為亦在庫門外何歟答曰此江氏好奇之過歷來注疏家並無此說夫天子外朝在庫門外者以外尚有臯門也若諸侯庫門是最外一重而以外朝在庫門外豈有無門而先為朝者况明堂位明云庫門天子臯門舉臯門以例庫門天子外朝在臯門之內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必矣江氏鄉黨圖考論外朝治朝皆有廷無堂獨路寢有堂之說致為確鑿惟此條斷不可從

問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邢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為宁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謂天子受朝于路門外之朝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鄉黨圖考以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路門外與邢孔二疏皆不合以何說為長答曰路門之外即治朝也治朝為君日視朝之所必有屏以為蔽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負者屏在宁立後也若云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則視朝直對之矣非負也故知孔疏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在路門內二語確不可易

樂源問答 卷三 子

問外朝治朝內朝三者既截然不紊矣乃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註此路寢門外之朝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註亦云此路寢門外之朝此皆治朝也何以或云外朝或云內朝歟答曰文王世子對路寢之朝而言故云外朝玉藻對庫門外朝

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而言故云內朝鄭氏所云外朝一內朝二是也

問立不中門朱子謂當棖闌之間又引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所謂闌右者闌之東歟闌之西歟饒氏魯謂東西兩扉君出入則皆由左出以東扉爲左入以西扉爲左若大夫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闌西爲右入以闌東爲右避君出入處也是隨人之出入身之所向爲左右也然歟答曰雙峰之說非也出入君門由闌右者孔穎達曰門

灤源問答 卷三

注

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故出入君門恒從闌東陳祥道亦云門以向內爲常由闌右則由闌東也馬晞孟曰由闌右不敢爲賓也且朱子常明言之矣曰門中有闌兩旁有棖棖如今袞頭相似闌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門外見客當棖闌之間爲君位又曰只是自外入右邊門中乃人君出入之所自內出亦右據朱子謂掩左扉左扉者門之西扉也人君所

出入之扉乃門之東扉從門外向堂望之在闌之右也又云自內出亦右明仍在東扉也則知饒氏大夫士出以闌西爲右之說誤矣蓋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君爲主大夫士從君不敢以賓敵主則所謂立不中門乃東扉棖闌之間也若隣國賓至則由西扉故西扉謂之賓門

問古制士大夫外門之內直對寢門寢門之內爲正寢卽士喪禮所謂士處適室是也又諸記所言下室其制何如答曰下室卽燕寢也在正寢之後春

灤源問答 卷三

注

秋傳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者廟後之寢也廟後有寢詩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曰燕私曰入奏卽謂燕于廟後之寢也廟寢旣在廟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北可知矣考士喪禮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朱子謂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又喪服傳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此下室之外又有異宮士有下室有異宮則自

大夫而上宮室必愈多矣隨地異形不必皆南鄉也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謂西向者西其戶南向者南其戶正寢燕寢外之宮室亦無定制矣

問曲禮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孔疏謂士有地不多亦無邑宰故以車數對士既無采地其地何地也考趙岐孟子惟士無田註指爲圭田又孔穎達謂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然歟答曰大夫有采地故曰有宰如季氏使閔子爲費宰是也有采地則食下民租稅之力故曰食力

樂源問答

卷三

三

士無采地所謂田者君取公田之祿頒予之大夫田八百畝以大夫倍上士準之則上士田祿四百畝中士二百畝下士一百畝仕于君有此田祿不仕則無此田祿矣故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同一田也大夫則食采地士則君所頒公田之祿耳無指定疆土也趙岐注孟子以爲士之圭田陸清獻嘗嘗之又王制載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此雖出于漢博士之所襄集想亦有本卽周官亦言子男之

卿再命未聞士有三命之說而孔疏謂三命得賜車馬及副車隨命皆不見所據唯巾車職有士乘棧車則士之食祿於朝有車代步其富可數車以對不必定屬君賜也

問曲禮毋反魚肉反謂已舉欲食而還之俎也姚氏讀反爲翻謂器中尙有餘不必以箸翻抑而盡食之然歟答曰不必如此解魚是魚俎肉是羊豕之類又是一俎非謂魚之肉也魚與肉俱不可將食而復還諸俎故少牢饋食禮賓獻尸之後祝命佐

樂源問答

卷三

三

食徹所俎降設於堂下阼階南鄭康成曰所俎而以賓尸者其本爲不反魚肉耳蓋佐食所佑尸或魚或肉甚多尸不能盡食又不反之於正俎故另設所俎以度閣之尸所已舉者皆置之所俎至於賓尸不更設俎卽用正俎所存及所俎所存之物實以饗而還以賓尸所俎有肩髀之屬尸之餘終以歸尸故無嫌也此可見魚與肉俱不可還于正俎也姚氏謂反魚之肉則魚之進也右箸左臠皆有定設何用反乎

問井田之制遂人以十起數匠人以九起數其制不同何歟答曰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又冬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謂之畝田首倍之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永嘉陳氏曰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兩處各是

濼源問答

卷三

五

一法朱子總其說謂貢法十夫有溝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簡而盡矣故于孟子請野九一而助注曰為公田而行助法也於國中什一使自賦注曰蓋用貢法也以經証經可以析諸說之紛如試更卽諸說論之鄭康成謂匠人為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且曰周制畿內用夏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助法制公田不稅以匠人九夫為貢法誤矣又以九夫為畿內采地尤謬也夫匠人九夫為井與小司徒同非中公外私井

田之制而何所謂畝百為夫夫為百畝之名耳非無公田而亦作一夫也何以反曰用貢也且畿內為首善之區為天下法何以王者自用貢法而獨令邦國行助乎至謂鄉遂及公邑之吏且夕從民事恐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故不用助而用貢以齊之則邦國獨不恐促之以公乎又謂諸侯專一國之制恐其貪暴稅民無藝故不用貢而用助以公之則主采地者獨無貪暴者乎此臆說也陳及之謂遂人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以長言之也

濼源問答

卷三

五

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是矣然必謂遂人亦是井田卽以長言之計十夫必歷三井又于第四井中割一夫之田而後為溝也可乎此遂人田不拘井明矣田不拘井決是貢法不可混于匠人之制也馬貴與謂鄉遂附郭之地必平衍沃饒可以分畫宜行助法而反行貢都鄙野外之地必有山谷險峻溪澗阻隔難以分畫宜行貢法而反行助此又不然王者設險以守國安見附郭必平衍且附郭者有濠塹之衰延屋居之稠密墳墓山林之

區域故宜隨地之廣狹以十起數用貢法也野外地曠故可畫井匠人溝洫必曰四尺八尺井井相次尺寸有定不可稍踰不同于遂人之隨地度田也馬貴與又謂助法九取其一似重于貢貢法什取其一似輕于助此又不然夫九一者授田之制什一者取民之法所言各殊其實九一謂九百畝中公田居一公田中除廬舍二十畝乃一夫助耕十畝是一分在十分之外者也何謂助重于貢什一謂一百畝中貢十分之一是一分在十分之內

樂源問答

卷三

七

者也何謂貢輕于助其所以貢重于助而鄉遂偏行之者以其地隘難以畫井用貢法通之且近城之地類多膏腴也又慶源輔氏謂都鄙用助法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之用然則鄉遂乃國家自爲收斂不至侵漁且地近則疾苦易于稽察亦不至取盈至困在百姓亦不至苦于遠道輸將故便于貢也且九夫自有九夫之貢十夫自有十夫之貢倘有平曠之地亦未嘗不許畫井所謂十夫者必近城而

不能畫井方參以貢法其餘仍用畫井故孟子謂鄉田同井鄉遂何嘗無井則仍是行助之地多行貢之地少耳總之遂人匠人其制必不可合朱子以匠人爲助法遂人爲貢法確然不移無論天子之王畿諸侯之邦國近城俱用遂人貢法野外俱用匠人助法助法是常道所以司徒四井爲邑專言助法而不及貢耳至于易氏不知貢助之分欲比而合之而不能合乃以匠人十里爲成百里爲同與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俱爲前代之制

樂源問答

卷三

八

遂人爲成周之制又謂遂人言夫間有遂舉一夫而言之匠人田首之遂則舉百畝而言之遂人十夫有溝舉旁加而言之匠人九夫之溝則舉實而言之此皆曲爲之說徒滋學者支離何足與道古乎哉

問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主而取周官禮記及他經傳記之言禮者以類相從其門人黃氏幹幹之門人楊氏復又遵例續成喪祭二禮後之言禮者可爲定本歟答曰朱子此書亦思便于學者



省覽耳其實三禮當分治而得其會通方見該洽  
所有禮記諸篇不盡為發明儀禮而設况儀禮每  
篇之後各自有記以補正經所未及唯士相見禮  
大射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四篇不言記有記者  
十三篇若以戴記附入是記而又記也即如士昏  
一禮記語之同者多矣夫費直以象象傳分附象  
交儒者譏之况禮記與儀禮不能條條依附者乎  
九峰蔡氏以書每篇之首有本序欲廢百篇之序  
則儀禮每篇之後既有記何用再附記乎况大小

樂源問答

卷三

完

戴固多格言而舛訛亦不免惟儀禮尙為原書先  
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若一附  
禮記是又雜以漢儒纂掇之文矣不如分治為得  
也

樂源問答卷三終

樂源問答卷四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  
冕弁師掌王之五冕司服所掌六服而弁師言五  
冕鄭康成註弁師因謂大裘之冕無旒不聯數也  
陸佃又謂大裘而冕即是衮冕蓋冬至祭天是寒  
冷之時故內服大裘而外襲衮衣戴衮冕所以只

樂源問答

卷四

數五冕二說孰是答曰鄭注與陸說皆非也余前  
既辨鄭注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冕服減為九  
章之失而斷為天子冕服十二章則大裘而冕十  
二章十二旒也衮冕九章九旒也鷩冕七章七旒  
也希冕四章四旒也元冕三章三旒也何以知之  
周家旒數隨命數此句本禮器鄭註故司服云公之服自  
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  
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  
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

下如孤之服蓋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之孤四命卿大夫不過三命大國之士與小國之大夫一命命見典惟天子備物故自衮冕以下五冕俱有公以下各隨命數而殺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鄭注大裘而冕無旒夫冕而無旒乃一命之服其秩至卑雖曰祭天尚質非所以爲敬也衮冕實是九旒若如陸佃大裘而冕卽衮冕之說將置十二旒之冕於何服於是不得不造爲衮冕十二旒驚冕九旒之說此說始鄭註弁師夫衮冕爲公之服今日

灤源問答

卷四

二

經者乎  
問衮爲九章之服既聞命矣何以郊特牲曰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纁十有二旒然則大裘而冕亦得名衮歟答曰此鄭註已明言之矣曰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且衮之名亦有不定者詩王錫韓侯元衮赤舄又曰何以予之元衮及黼韓侯侯爵不應服衮魯人歌孔子衮衣章甫爰得我所孔子爲司寇是一命大夫去魯不脫冕

灤源問答

卷四

三

而行是無旒之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豈能服龍衮之衣哉觀禮賈疏上公衮無升龍傳曰天子升降諸侯降龍  
問據玉藻司服所言冕乃祭服講家兼朝祭言之非歟答曰非也玉藻皮弁以日視朝朝戴弁不戴冕也惟曾子問有冕而出視朝之文然此乃諸侯將朝故因告祖奠禰之後冕而視朝豫示以敬也又觀禮天子衮冕負斧依此雖是受侯氏之覲却行禮于廟中亦寓敬祖之意故耳又玉藻禕冕以朝覲禮侯氏禕冕釋幣於禰鄭註禕冕者衣禕衣而

冠冕也禪之為言埤也賈疏禪讀從詩政事一埤益我取禪陪之義天子六冕以大裘為上無埤義衮冕以下皆為禪然則冕是以下敬上之服祭服外朝觀用之亦以尊天地之服尊天子耳而此外亦有戴冕者冕而親迎是親迎服冕也冕而舞大武是舞時服冕也冕執劉冕執鉞是喪時服冕也冕而總干是養老服冕也冕而朱紘是耕籍服冕也元端讀如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是朝日聽朔服冕也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

濼源問答

卷四

四

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冕之嚴重如此○向知禪冕是降一等之意而未識其義無明文以証之頗以為疑今讀司服而得其解如天子以十二旒之冕為最尊享先王之尸必用十二旒之冕而天子則自服上公之衮冕以祭上公以衮冕九旒為最尊享先公之尸必用衮冕而天子則自服侯伯之鷩冕以祭即不敢以己爵加親之意此禪之義也

問朱子謂冕自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說何所本答三

易繫辭十三卦制器尚象有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冕之上元下纁法乾坤也故世本曰黃帝作冕左傳疏胡曹作冕胡曹黃帝臣也

問冕上覆之延皆以麻布飾之故曰麻冕至於緇布冠雖亦以麻為之實另是一種上無所覆之延何冕之足云而朱子註論語謂麻冕即緇布冠何也答曰賈公彥弁師疏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元下以朱衣冕之上下延即上元者也蓋冕上

濼源問答

卷四

五

之版用麻布染成元纁二色分貼上下以成上元下纁之制故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不忘本也論語麻冕即指六冕之延上下皆衣以麻耳而朱子註謂緇布冠者恐後人誤以麻冕為凶服故以是釋之其實緇布冠非麻冕也

問弁師掌五冕皆元冕朱裏此元冕與司服所云祭羣小祀則元冕不同歟答曰司服所云乃謂身服元端而首戴冕也弁師元冕朱裏乃言冕之體制

上所覆之延是元色故云皆元冕朱裏者即延板  
之下面其色朱也賈公彥疏云冕體周禮無文叔  
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于周凡冕以版廣八寸  
長尺六寸以上元下朱覆之則上元下朱乃此版  
之上下耳又鄭康成司服註六服同冕者首飾尊  
也凡冕服元衣纁裳元衣指延上面之黑色纁裳  
指延下面纁色即弁師朱裏之謂也蓋乾為天其  
色元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托于南方火赤  
色赤與黃合為纁色其實一也鄭諤云上元象天

灤源問答

卷四

六

道之行下纁象地道之降其餘藻就天子五采諸  
公三采此冕之色也  
問春官司服鄭註六服同冕所謂同冕者僅指冕之  
名同歟抑指冕之旒同歟答曰冕之旒如何可同  
考弁師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  
朱紘鄭註纁雜文之名也纁古字合五采繩為之  
繩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遠延也就成也繩  
之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  
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

武纁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為衮冕之衣十二旒用  
玉二百八十八合前後旒言之鷩衣之冕九旒用玉二百  
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  
五旒用玉一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  
按鄭以衮冕屬十二旒非是當云衮冕九旒以而  
所云纁不言皆有不皆者確鑿之至蓋天子所服  
之冕其名其體雖同而其旒唯大裘而冕則十二  
其餘衮鷩毳希元則遞減為九七五三也其旒雖  
遞減為九七五三而天子之就則又皆十有二玉

灤源問答

卷四

七

也故賈疏亦云纁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  
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總之天子之  
冕無論十二旒九旒七旒五旒四旒三旒總是十  
二玉公之冕無論九旒七旒五旒四旒三旒總是  
九玉餘放此

問冕之有瑱所以塞耳慎妄聽也冕之有旒所以蔽  
明示內視也然則旒之制專為耳目而設而朱子  
註論語謂前後有旒何也答曰朱子本孔穎達玉  
藻疏云前後各十二旒方氏慤曰後之有旒有戒

慎不睹之意江慎修謂冕無後旒此乃漢制耳司馬彪漢書輿服志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尙書之文制冕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青玉珠七旒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酌自後代不足爲周冕之証也○至旒之長短玉之五采惟玉藻孔疏得之曰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江慎修曰古者尺五分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從上而下

樂源問答

卷四

八

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問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註以爲夏殷之禮然否答曰然也江慎修云天子用朱綠太甲矣諸侯有五等一用九旒太無別矣七旒五旒用之上大夫下大夫則已僭士得服三旒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冕之善夫子所以取之問冕之義何謂也答曰以上覆之延後高前低也冕

之本體與爵弁相似但爵弁前後平故名弁弁之爲言平也冕則前低冕之爲言俛也謂居尊者易於矜誇故以謙抑示戒耳此冕之義也○又考弁師賈疏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又避之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爲爵弁直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之大夫無旒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以冕名也賈疏此條言無旒之冕與爵弁之制最

樂源問答

卷四

九

爲精當問蔽有二一是繡之于裳者虞書所謂黼黻絺繡是也考工記績人職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孔安國虞書傳云黼若斧形黻兩已相背蔡傳斧取其斷蔽取其辨故左傳臧哀伯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一是蔽膝臧哀伯曰衮冕黻珽杜註黻韋鞞以蔽膝也正義云黻鞞制同而名異鄭詩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爲之詩云赤芾在股則芾當是股之衣故

云以蔽膝也鄭康成易緯乾鑿度注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蔽也尊祭服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凡鞞皆是裳色其蔽則有文飾焉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鞞之制也記傳更無鞞制

灤源問答

卷四

十

皆是鞞義明其制與鞞同經傳作鞞或作鞞或作鞞音義同也又論語而致美乎鞞冕邢疏鞞俱從裳色鞞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天子純朱二句本詩朱帶斯皇鄭箋又宣公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鞞冕命士會將中軍疏與桓二年同又玉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鞞鄭註凡鞞以韋為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鞞然則鞞乃色別而已無他飾也徧考諸註疏所言鞞與

鞞制同鞞與鞞字同乃江慎修鄉黨圖考以鞞屬裳下之章以鞞屬韋蔽膝二字各不相混而以論語鞞冕之鞞作冕服之章解謂集註承邢疏之誤然否答曰江說非也其繡之于裳者專名鞞其韋蔽膝則曰鞞左傳裘曰鞞明堂位有曰鞞詩赤帶曰紱易朱紱曰紱白紱通天子朱紱同此一字古人通用江氏解論語靠鄭註鞞是祭服之衣一句指為冕服之章不知鄭註衣字何嘗不指蔽膝孔穎達左傳疏中帶當是股之衣此衣字是善悟論語

灤源問答

卷四

十

鄭註也總之鞞即鞞字以左傳疏經傳作鞞或作鞞字二句為定鞞與鞞之異以論語邢疏鞞俱從裳色鞞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數句為定至江氏欲改左傳裘鞞珽之鞞為鞞字以就已說亦徒見其妄耳○鞞有用之齋者玉藻齋則綉結佩而爵鞞是也有用之戎服者方叔之朱芾瞻彼洛矣之韎韜有奭左傳之韎韜附注是也有用之喪服者詩庶見素鞞是也又荀子共艾畢乃蒼白之韋是罪人有鞞也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是

婦人有鞶也戰國時連兵以鞶非兵制去之漢明  
帝復制鞶天子赤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爲之  
故字亦作紱

問儀禮聘禮君醴賓之後有私覲私覲之後有私面  
私獻之文禮記聘義有私面私覲而無私獻之文  
周禮司儀職以醴禮賓之後有私面私獻而無私  
覲之文三者或分或合未之前聞敢請答曰聘禮  
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典  
瑞所謂璋圭璋琮璧以類聘是也諸生知之矣所

樂源問答 卷四

問私覲私面私獻分合不同經中有以私覲爲陳  
于君私面爲陳于卿私獻爲使臣自以時珍獻君  
及大夫者聘禮及聘禮記所載是也聘禮禮賓之  
後賓請覲奉束錦總乘馬北面奠幣此賓之私覲  
也又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此  
介之私覲也私覲既畢賓出時請有事於大夫公  
禮辭許有事於大夫者本國之君有幣欲問卿于  
是賓卽館卿勞賓歸饗餼明日賓朝服問卿問卿  
之後賓面如覲幣康成曰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

儀質也敖繼公曰聘使私見于主君曰覲見于大  
夫曰面蓋異其稱以別尊卑也此賓之私面于大  
夫也又上介特面幣如覲此上介之私面也又衆  
介面如覲幣此衆介之私面也又聘禮記云私覲  
愉愉焉既覲賓若私獻奉幣將命鄭康成曰時有  
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  
之如此看來私覲私面之物亦受之公而賓自名  
以獻于君及大夫者也至于私獻康成謂時有珍  
異之物及賓自置之物以君命獻于隣國之君者

樂源問答 卷四

也聘禮記又云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是私獻于  
君更有及夫人者非同姓婚姻兄弟之國則雖有  
獻于君不更問及夫人耳知私獻之非私面者康  
成謂時有珍異不同于覲幣也且獻及夫人不可  
言面也此儀禮所載私覲私面私獻三項不同也  
禮記聘義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孔穎達曰私覲  
以己禮覲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  
敖繼公曰私覲見其君私面見其卿實兩事也至  
于秋官司儀云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

拜鄭康成又謂私面私覲也既覲則或有私獻者  
鄭司農曰春秋昭六年左傳云楚公子棄疾見鄭  
伯以其乘馬私面此又以私面卽是私覲也蓋合  
而言之私覲見其君私面見其卿聘禮聘禮記聘  
義所言私覲私面是也離而言之則私面卽私覲  
亦可謂見君如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獻私  
面及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乘馬八匹私面是也  
然總以儀禮私覲見君私面見卿私獻獻及夫人  
爲主至於司儀不言私覲注卽以私面當私覲亦

樂源問答

卷四

古

漢儒臆見當日可以通稱學者當詳其節目而後  
及其通義可也

問私覲私面既謂之私必是賓自備之物故稱己名  
以獻而先生謂受之本國之君何歟答曰周禮內  
府職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校人  
職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據此則凡幣物皆官給  
之矣又聘禮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官具者官給之  
也又既返國使者公幣私幣皆陳歸時陳私幣可  
見去時私幣亦非己置耳惟私獻則康成謂時有

珍異之物不同于私幣乃賓所自具者耳

問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康成  
註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  
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  
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  
鄉飲酒禮推之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  
賓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  
叟叟長年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  
字女旁叟今亦以爲更以此驗之應爲叟也

樂源問答

卷四

古

子伯宿于田更商邱開  
之舍更字亦作叟字解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  
五人與康成異當從何說答曰從康成漢永平中  
拜桓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魏甘露三  
年以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不聞湊成八人  
也又左傳晏子曰三老凍餒服虔以爲工老商老  
農老杜預以爲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正義  
云上壽百年以上中壽九十以上下壽八十以上  
晉姜鼎銘云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云三壽作  
朋此則非三老五更之三老矣



問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曰冬祀井白虎通亦曰冬祭井唐月令亦同行與井異何與答曰井即行井間道古者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祭井即祭行也

問釋奠釋菜或分或合孰重孰輕可得聞歟答曰此典載于周官戴記詳矣孔穎達正義謂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四釋奠五也王制出征反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三也自

樂源問答

卷四

六

鄭康成註王制釋奠于學句謂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合釋與奠為一時之禮解者因之混雜不分其實二禮分而不合亦輕重各殊考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註謂設薦饌奠酌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註祭菜謂芹藻之屬歐陽永叔穀城夫子廟記謂釋奠釋菜皆禮之略古者弟子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釋奠有樂無尸釋菜并無樂陳陽樂書則謂小有釋菜

以食為主大有釋奠以飲為主其習舞與聲一也是釋菜亦有樂也陽之兄祥道作禮書考據諸經言之最詳以為古者釋奠或施于山川廟社或施于學周官太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旬祝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此施于山川廟社者也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合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反

樂源問答

卷四

七

釋奠于學以訊讖告此施于學者也蓋釋奠有常時者如文王世子所謂四時設奠是也有非時者如始立學天子視學師還獻讖大會同反舍奠是也釋奠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何以言之曾子問凡告必以幣文王世子釋奠行事必以幣此又牲幣之証也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此合樂之徵也聘禮行釋幣反釋奠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酬從者行酬此又有獻酬之証也非時之祭設奠于先聖先師四時則先師而已此二陳

之說也然則祭先聖爲重禮加詳而必有幣祭先師爲輕禮稍略而不必有幣審矣至于稱先聖先師亦不一長樂劉氏云周有天下立四代之樂虞庠則以舜爲先聖夏學則以禹爲先聖殷學則以湯爲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先師以配享焉自魯立孔子廟于故宅解經者卽所見聞云先聖周公若孔子唐顯慶二年長孫無忌議云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孔子互作先師宜父周公迭爲先聖求其節

樂源問答

卷四

六

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降旨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遂定於一矣至古時釋奠釋菜行禮之官常時則以所教之官爲主非時則有司行事漢高過魯太牢親祭典至隆矣章帝之時合樂以祭孔子魏之正始釋奠始行于辟雍率太常行事宋真宗天禧元年嘗詔崇文殿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天下諸路惜其書不傳無從考質明王恕亦會上書請行釋奠奠帛三獻之禮讀祝飲福受胙禮爲備而議弗行僅詔加幣而已因考釋

奠釋菜之不同而并爲詳論焉

問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閔公二年公羊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及淮南子飭喪紀高誘註皆同孝經援神契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堂邑令費鳳碑菲五五縗杖其未除巴郡太守樊敏碑遭離母憂五五斷仁以上諸書言三年之喪皆于二十五月而止今喪服以二十七

樂源問答

卷四

九

月始于何人答曰始于鄭康成也士虞禮記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鄭註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終凡二十七月禫之爲言澹澹然平安意也雜記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外除者祥爲喪之終矣而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內除者如其月日而止。學記中年考校注中孔穎達宗其說闕傳疏云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考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

美博士趙怡等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其年四月禘祭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祥等以為禫在祥月其年二月禘祭晉武帝時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為六徵三驗博士許猛扶鄭義作釋六徵解三驗以二十七月為得並見魏書禮志至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氏二十七月而後除遂千古不易。漢儒主二十七月者據服問中月而禫之說也魏儒主二十五月者據三年問二十

濼源問答

卷四

干

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之說也唐儒又主三十六月者據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三年而祥之說也三說雖皆出于禮經而惟鄭氏為能酌情文之宜得中庸之道故歷代行之不廢。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至是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猶譏其喪娶由此觀之固當從鄭氏無疑  
問未婚守志昔人謂為賢者之過故律文仍許旌表究竟古聖賢曾籌及此否答曰此最有關世道人

心者周禮嫁殤有禁後世非不知其不合于古而之死靡他其人為正氣所鍾故前儒未有痛斥其非者惟 本朝毛檢討有禁室女守志殉死文一篇徵據經傳足以破流俗之惑今錄左方。毛奇齡禁室女守志殉死文自古無室女未嫁而夫死守志之禮即列代典制所以褒揚婦節者亦並無室女未嫁而守志被旌之例則直是先聖之禮後王之制兩所不許者曾子問婚禮而孔子答之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禴成婦之

濼源問答

卷四

主

義也蓋婚禮最重一禮未備即謂之奔謂之野合故自行媒納采納徵問各卜吉請期而後有三告廟禮一曰告迎告親迎也一曰告至謂婦車至又告也一曰謁廟則主人主婦帥新婦而謁之于廟即朝廟也有兩見舅姑禮其有舅姑在堂者則名曰婦見謂婦至之日舅迎于門謂之主人姑迎于堂謂之主婦但交拜行賓主禮而次日質明則婦以特豚之鼎棗栗脯脩之筐拜舅姑于堂而舅姑受之夫然後醴婦饗婦而婦禮成焉脫不幸而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姑偕亡則于是行廟見禮俟成婚三月新婦始菜  
孟素服扱地而見之於廟謂之廟見雖向謁廟時  
舅姑二主亦儼然在廟然是謁廟非見舅姑也惟  
此一見後夫然後擇日專祭禱廟而婦于以成故  
曰廟見始成婦乃或已婚三月未廟見而不幸女  
死則孔子又曰不遷於廟不耐於皇姑反葬於女  
氏之黨不遷者謂棺不殯廟不耐者謂不令立主  
而附於祖姑之傍反葬者謂其棺反歸女家循其  
黨類而葬之何則示未成婦也非其家之新婦也

樂源問答

卷四

三

夫奔與野合固不成婦若禮儀未備比之奔與野  
合者明有問矣况祇未廟見其前此諸禮亦何一  
不備雖主人主婦不在亦必有世父世母爲之主  
者諒從前致辭從後致命必不少缺又况同牢合  
盃請衽薦趾已越三月徒以廟見一節有乖大義  
遂曰不成婦直使棺不殯廟主不耐祭生非其親  
死非其鬼其禮之嚴毅而剛斷如此今以平日不  
相干之人生不見形死不覲面上無主婚之尊長  
下無請衽之僕婢既不婦見又不廟見不特非取

樂源問答

卷四

婦并非來婦則亦何道而可使歸棺合葬聯柩柩  
通窀穸冬夜夏日至於如此此明明與孔子之言  
相反如此而可爲將見亂臣賊子邪說暴行凡可  
以反先王悖先聖者將無不爲之禮教從此掃地  
矣世之傳女事者重爲曲護更有隱就禮文以謬  
合其義如云禮取女有吉日而女之夫死女斬衰  
而弔又曰婦人不二斬旣謂之夫而爲之服斬固  
不二斬矣可二夫乎予考是禮卽曾子問不廟見  
不成婦之次章也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

樂源問答

卷四

三

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  
之據此則取女有吉日與室女在室未經請期者  
已自不同且孔子並無斬衰往弔之文惟禮註有  
之卽禮註亦祇云弔服以斬非謂服三年斬也乃  
接云婦人不二斬爲之服斬則直服斬服終三年  
喪矣是不特與禮註未有三年之恩故不服斬語  
不合且明文與禮文旣葬而除之一語正復相反  
是改禮文也改禮文不可也且婦不二斬出自儀  
禮子夏傳傳曰婦不二斬不二尊也女在家從父

六四九

則祇尊父故室女爲父斬三年及旣嫁從夫則尊夫矣爲夫斬而父且降期是不二斬謂不二斬服指夫與父言而乃誤父爲夫以不二斬服爲不服兩夫是旣改曾子問又改子夏傳聖經有幾堪此數改夫陰竄禮文竊改禮注拘曲揉直以伸其說不過謂近代無學必無有明指典籍直言其非者余乃舉一淺近禮文盡人當知者一指示之周禮媒氏掌男女之判不云禁遷葬及嫁殤乎舊注云男女未婚者有男死而女求歸之謂之嫁殤若男

樂源問答

卷四

五

女偕亡合兩棺而葬之謂之遷葬典禮昭然今室女求歸與死而合葬兩禁俱犯歷求之而無一可者予之言此將以扶已執之教植已獲之禮稍留此三代偶存之律例於以救秦火未焚私竄私改之載籍并保全自今以後千秋萬世愚夫愚婦之生命世有識者當共鑒之

問停喪不葬禮廢義先生自擁臯比以來遇門人有未葬其親者苦口言之并曲爲籌畫一時感動辭歸葬親者甚多可謂教孝矣先生每舉張楊園

喪葬雜錄爲法此外禮經中有可引以爲証歟答曰此不俟稽之禮經也山左鄉先生張蒿菴著後篤終論二篇幾於痛哭流涕能家喻戶曉則愛親之心有不勃然興者乎今錄全文於後以當傳觀○張爾岐後篤終論上晉皇甫謐悼厚葬之害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其言曰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璠瓊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生死異制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捐之無

樂源問答

卷四

五

益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其言可謂至痛切矣然當時所謂厚葬蓋謂珠玉之飾合齋之物器用寶貨之藏也今人皆無是矣衾絞韜冒之屬尙不必備又况所謂金縷玉匣金蠶玉犬者乎乃往往有苦於乏貲數十年不克葬者則何也緇黃之懺度不敢以廢也侍從之偶俑不敢以缺也夾道之旛幔鑊吹不敢以不盛也賓客之酒食衣物不敢以不豐也其甚者徵歌選舞雜以百戲非是則以爲樸結繪縛帛以象樓觀非是則以爲陋於

是嘲轟呶啞之聲艷麗詭異之飾雜選衢路充斥  
原野婦孺擁觀歎駭踊忭而後快于心焉而後爲  
能葬其親焉富者破產而逐新貧者舉息而蹶赴  
一日之費十年節約而不能償也一家之喪百家  
奔走而交相病也高位縱任而不之禁旁觀恬習  
而忘其非人之欲葬其親者恥其不備忍于累年  
暴露而不恤焉亦甚可傷也已何不卽今之所謂  
厚葬者而深思之是何者有益於親之身乎無益  
於親而爲之徒欲悅親者之目而已古之厚葬誠

樂源問答

卷四

五

昧於理其心猶欲爲親也今乃於終天永訣之會  
盛陳娛樂詭麗之具以爲觀美徒博婦孺一時之  
哈笑不近於悔其親矣乎且其所擬象而塗飾者  
未必其親之生平所宜有也不又陷其親于僭矣  
乎本欲自致于親而適成其侮且僭何如反而約  
諸禮乎夫子嘗言喪具矣曰稱家有無有勿過禮  
苟無矣縣棺而封又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  
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斯言  
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矣問考夫子所謂勿過禮

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體魄之禮含襲斂襚棺槨  
宅兆之屬是也一者事神之禮朝夕之奠重主之  
設虞祔祥禫之祭是也是皆切於親之身者也有  
禮以爲之制則限於分者不敢踰因於財者聖人  
亦不强焉况於懺度之說古所無也卽不能無疑  
於心何不援先儒之論以自定也芻靈以象生平  
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車銘  
旌以識別本以適用也溢而爲幃纛之僭何爲也  
易服而弔禮自賓出何煩主人之裂帛食于喪側

樂源問答

卷四

五

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紉謳生於斥苦方相  
以毆罔兩殆喪家歌舞之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  
無所毆而舞違春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苦塊之次  
墓有主賓之位此廬幃之所以設也廬而致飾屋  
而過華與苴麻菅疏之儀不侔矣溯本而求或造  
端于古人沿今所尙遂大遠於禮意何如安其分  
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葬之親  
人子無不致之情乎日子之所言殆桐棺土槨窆  
人子之所爲耳不足以言富貴之家備物極榮者

之事也曰白蓋雙旌門生輓送非建武之佐命乎  
布車載柩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于尊  
榮而更為美談蓋奢而示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  
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後篤終論下葬  
之習於侈也於是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  
豐儀之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  
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  
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  
夫三月士庶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渴葬後時而

濼源問答

卷四

天

葬者謂之怠葬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  
中間皆不治他事穀梁傳柩在堂上孤無外事各視其力且夕  
拮据至葬而已以為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於葬  
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  
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  
相待而為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  
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月而不斂踰時而不殯則人  
必訾之矣其人非狂且癡必有痛乎其心者矣至  
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賓位

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為  
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即乎遠也殯而不  
葬是使其親退不得反於寢進不得即於墓不猶  
之客而不得歸歸而未能至者歟此非人情之至  
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歟喪服小記曰久而不  
葬者唯主喪者不除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  
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也陳氏  
曰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  
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經也乃知古之人有不幸

濼源問答

卷四

天

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  
在於未葬以為與未及三月同實者與未及三月  
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即吉矣何也喪之即吉始  
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為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  
精而返故為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為而虞不虞  
則卒哭與耐皆無所為而舉卒哭與耐不得舉又  
何為而可以練何為而可以祥且禫日月邁於上  
殯宮淹於下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  
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斯

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歟斯其所以寧斂形旋葬  
懸棺而封而必不敢爲溢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  
葬也歟不然古之人豈不欲厚其親哉盡人皆子  
也生事顯榮死葬華盛盡人之子皆有是心也尊  
卑制乎分盈絀限乎力斯誠不可如何者耳孟子  
不云乎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奈何  
以欲厚其親之心反使其親久客而不得卽於安  
豈非所謂去其小不備而就大不備者乎盍亦思  
所以變計乎

樂源問答

卷四

三

樂源問答卷四終

樂源問答卷五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學而時習之朱子註學之不已專言學當有恒陳  
大士以恒漸二義發明時字不似於註外添設否  
答曰好用卦名亦是時文熟套然大士却精當恒  
字是不可半途而廢周頌所謂日就月將孟子所  
謂勿忘是也漸字不可躐等而進學記所謂當其  
可之謂時孟子所謂勿助是也且何晏註誦習以  
時學無廢業以時二字所該甚廣疏皇氏謂學有

樂源問答

卷五

三時其一是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  
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  
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  
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是也其二是年中時文王  
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  
學羽籥又云春誦夏絳秋學禮冬讀書王制云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康成云時陽用事則  
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成功異  
也其三是口中時學記云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



焉息焉游焉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陶侃謂大禹惜寸陰學者當惜分陰是也又當湖陸清獻公困勉錄載圖書編一條或曰時之義果無間斷如禹之惜陰耶抑善通變如巽之行權意耶曰皆是也天之運也積十二時以成日積四時以成歲惟其無間斷是以常變通也此又進一層蓋學問與時俱深希賢希聖希天日進無疆且經權常變俱時宜之更有一種下學上達之妙亦須補足朱子註甚簡在學者闡發此所謂補義非添設也

濼源問答 卷五

問人不知而不愠學問到至處可與學中人嘗之不必與外人參之此意是否答曰文言遜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自是不愠正解但人不知或是我之學問經濟有未盡善處學者雖不因人之毀譽為憂喜然正當反躬修省亦非如莊子委心任運置之度外之為不愠也困勉錄一條問愠是漠然無所動於中否羅近溪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乎蓋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為可知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不知必反己

以為可知而已於人何敢怨焉如此語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問言仁始於仲虺之誥克寬克仁一語然大概以恩愛言至孔子直言心德體用攸分其源何以相合答曰仁有以無私言者仁之體也如巧言令色鮮矣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之類是也有以愛物言者仁之用也如孝弟為仁之本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類是也然必心能廓然大公不私一己方能視天下為一家與萬物為一體是愛之理即源於

濼源問答 卷五

心之德也未有固我居心而能萬物在宥者也若不能擴充此無我之心及於天下又是成己之功未盡須將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朱子仁說熟讀深思自有會通處

問傳不習乎何晏原註言凡所傳之事得毋素不講習而傳之是謂曾子所傳於門人者耳朱子改為受之於師是曾子所受之孔子者矣似古註亦可從也答曰朱註極精且夫子所傳於曾子者大學以修身為本孝經以立身為終所傳莫大於此所

省亦莫要於此矣夫教然後知困豈有既傳之門人而已反不講習者乎何註甚淺不必從

問道千乘之國馬融據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八百家出一乘也包咸據孟子大國地方百里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萬井之地適符千乘是以八十家出一乘也何晏古註兩存包馬之說未免騎牆考諸古經究以何說爲的答曰包子良馬季長二說皆非也古者寓兵於農田賦出兵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地水

樂源問答

卷五

四

之所以爲師也考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讀爲乘四邱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牛十二頭計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出車一乘共百人考工記匠人田制正發明小司徒之文此皆郊外都鄙之地土地平廣可以畫井每井八家授田八百畝中爲公田一百畝除廬井二十畝每一夫助耕十畝八夫共助耕八十畝所謂九一而助言授田之制九百畝中以一百畝爲公田也其都鄙

樂源問答

卷五

出車之法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也至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此郊門之內近郭之地多山陵墳衍城池宮室不便畫井故只計夫每一夫授田百畝不論長短畝斜依山傍水只要穀此百畝每年於百畝中耕出十畝穀粟貢於君上所謂什一使自賦鄉遂用貢法也鄉遂出車之法每家出一人供役地官小司徒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遂人謂以下劑致酈註每家出一人爲正卒是也

樂源問答

卷五

五

是鄉遂之民百夫出百人成一乘也何以國中較重於都鄙五倍聖王立法本自均平都鄙之地六十四井出一乘凡遠行從征列陣殺敵皆此民力故必五百十二家方能一乘至於鄉遂之民所出軍旅田役追胥之類所役雖多然路近易供卽有兵役亦用以守城衛宮不如都鄙之民衝鋒陷陣有鋒鏑死亡之憂也且附郭之地率多膏腴其利較饒此朱子本康成都鄙用助鄉遂用貢之說分爲二條言之鑿鑿治國者因地制宜大略如此所

六五五

云千乘言百里大國有六十四井出一乘者有百夫出一乘者共成千乘不能畫一規算也若包氏以八十家出一乘八萬家出千乘強以萬井硬配百里為適符其數而不知古經中從無此說且八十家而供一乘為累已甚民力不支也馬融以八百家出一乘為井太多大國百里之內亦無此許多田地皆不可通

問註疏每引司馬法既非夏官之司馬又非七子兵書中之書此書尙得見其全歟答曰此書亡矣其

樂源問答

卷五

六

散語見於註疏相傳田穰苴所作而齊威王大夫續成者殆與管子軍制相類非先王之法不足據也所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之說班孟堅刑法志亦引之往往與小司徒四井為邑之制相亂惟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千戈俱備是謂乘馬之法數語與小司徒註相合尙未數及將重車之二十五人猶多遺漏耳

問朱子野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本之康成康成盡足據歟答曰康成為漢代大儒經義藉以發明古典亦藉以傳後所註周禮田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二語確不可易朱子取之以註孟子至康成一里方十里為一成是欲以甸旁之溝亦算二夫牽合附會矣又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包山麓尤非通論

問包氏八十家出一乘之說朱子疑其牛馬兵甲芻

樂源問答

卷五

七

糧之屬非八十家力所能辦故汪武曹引司兵馬職諸職以為馬與兵器為國家所給毛西河尙書冤詞中引用亦同先生既不從其說盍不并此析之答曰司兵等所授止及於大小輿帥旅賁虎士其人已屬繁冗安能更一一及於賦輿今考周官所載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又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鄉師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族師簡其兵器則鄉之有六畜兵器明矣

宰比其邑之衆寡及其六畜兵器則遂之有六畜  
兵器明矣而且縣師作其衆庶使皆備旗鼓兵器  
以帥而至夫縣師所主者稍縣都軍之事則凡公  
邑及都鄙有兵器確有明証也且仲冬大閱羣吏  
以旗物鼓鐸錫鏡各帥其民而至則知吏各有司  
器各有備安得謂兵器馬牛皆出自官乎

問禮之用和爲貴疏云此章言禮樂爲用相須乃美  
禮勝則離故禮貴用和使不至於離是以和維禮  
當如此解否答曰疏義非是如此說是行禮者又

樂源問答 卷五

八

賴用和分禮與和爲兩事也夫人有禮則安禮之  
森然而不亂處正是人心所安故禮之至者必和  
如君令臣行父坐子立不如此則心不安不安則  
不和矣和豈在禮外乎

問貧而無諂章子曰可也可字孔安國謂未足多唐  
孔氏疏之曰孔子抑之云可也朱子亦云僅可而  
有所未盡之辭可字當如此解否答曰此處可字  
並無抑之之意蓋學力至無諂無驕到確乎不拔  
地位立基已固非易易也夫子許其可實是贊其

立脚跟得定並無未足多意至未若兩句然後更  
進一層以牖子貢而子貢亦從此別開眼界矣朱  
子特通全節而爲此註耳觀總註不切則磋無所  
施數語而後知無驕諂之重耳不與可也簡及當  
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可字同看

問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氏註犬以守禦馬以代勞  
皆養人者疏云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者唯不能生  
敬於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  
於犬馬乎言人子不能自別於犬馬也朱子不用

樂源問答 卷五

九

此註何歟答曰包說是也不然以父母比犬馬可  
乎

問論語溫故而知新正義謂舊所欲得者溫尋使不  
忘是溫故也素所未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是此解  
否答曰此章與中庸不同中庸以溫故爲尊德性  
知新爲道問學乃兩事分講此節新卽從故中悟  
出方能貫通萬變可以爲師疏義分出已學未學  
未善

問有事服勞酒食供饌不足爲孝何以古稱小孝用

力中孝用勞亦稱孝馨爾夕膳潔爾晨餐亦為孝  
歟答曰色即從服勞奉養中見豈有頌白提挈有  
母尸養但空空和其顏色遂足為孝乎服勞奉養  
亦孝之所最重者也

問亦足以發孔安國謂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  
義發明大體足發專在言說歟答曰未盡也顏子  
發聖人之蘊凡身體力行皆是為二三子講說乃  
其一端耳

問或謂孔子章朱子註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

濼源問答 卷五

十

者亦含意未伸不仕之故究係何居答曰孔子大  
義不與平子同朝也政在季氏久矣以平子之惡  
至於竊國逐君魯權臣中所未有者昭子謂其有  
異志不君君矣考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年三十五歲史記載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  
攻昭公公師敗奔齊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  
臣欲以通乎景公所云魯亂者平子逐君國家無  
主此時孔子雖未有職守若仍居魯是黨惡也孔  
子之適齊心乎昭公不遘平子也欲通乎景公者

正欲有為於齊冀定昭公位也蓋昭公雖有童心  
能早用孔子不至見逐於臣齊景公能用孔子必  
行師誅平子納昭公惜乎欲置廩邱而弗果耳迨  
敬王十年昭公薨於乾侯孔子時四十二歲自齊  
返魯可見孔子因昭公之奔而出公喪至而始歸  
心乎君而不遘平子也定公立五年平子方卒然  
則五年以前平子專國在平子固不用孔子孔子  
亦焉肯與逐君之賊共事哉所以春秋於定公書  
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穀梁謂定無正也昭無正

濼源問答 卷五

十一

終故定無正始公羊謂定無正月即位後也昭公  
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  
况君子居其國不非其大夫故於或人之問不斥  
平子之不忠但言在家之當孝蓋資父乃可事君  
作忠亦在移孝以治家政明所以不為國政聖言  
之渾厚耳厥後陽貨囚桓弗狃叛季孔子俱不仕  
至定公九年平子之餘惡漸息三桓之子孫將微  
孔子始出宰中都為司空為司寇而孔子幾為政  
矣然則不仕之故專為平子亦何疑哉

問惟孝友于兄弟孝友可平講否答曰歸重孝惟孝於親者乃能友於兄弟乃爲充其孝之分量從此推孝弟之心行之於家以爲一家之政總原於孝故以書云孝乎孝字領起

問林放問禮之本註謂時方逐末末是踵事增華指尙文言則本字指質言歟答曰此本字是本始之意言聖王制禮之始何如禮運所謂皆從其朔朔字近之太史公禮書因人情而制禮緣人性以作儀謂制作之初耳不是以質爲本意

灤源問答

卷五

十一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一升一下一飲三節皆有揖讓歟答曰是也讀大射禮自明禮大射上耦出次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是升則必揖揖則必讓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降與升射者交于階前相揖是下時必揖揖則必讓也衆耦射畢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

灤源問答

卷五

者進北面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是飲時亦揖讓也揖讓二字貫升下飲三節

問巧笑倩兮三句馬融謂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然則子夏此問在未刪時歟抑既刪後也答曰問當在未刪時孔子因子夏之疑恐後世不達以文爲可廢故刪之耳蓋刪詩之法歐陽公謂有篇刪其章者如唐棣爲常棣之首章孔子恐其以室遠廢思故刪其章有章刪其句者

灤源問答

卷五

十三

如此章之刪素絢句是也有句刪其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以能字害義故刪其字總之逸不逸書義所不重

問足則吾能徵之矣是終慨其無徵歟抑望其有徵也答曰此夫子自明其言禮之不可以已也夫子刪詩書定禮樂以及小正坤乾夏時殷輅無不講明而切究之者因其無徵益不可聽其淪亡今日言之將來或有徵文考獻者卽可以吾言爲據互相發明是典章賴吾言以不墜也所以當日汲汲

六五九

以纂修自任者爲此故耳卽太史公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意也慨之望之皆是餘意

問或人問禘子以不知答之正義云此章言諱國之惡也時魯躋僖公亂昭穆說之則彰國惡故但言不知其說然歟答曰非也蓋魯非王而用郊禘非禮也孔子不言不必以其躋僖公而諱也

問祭神如神在孔安國謂百神所謂百神者何神也吾不與祭朱子謂有故不得與所謂有故者何故也答曰曲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王制

深源問答 卷五

十四

亦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鄭氏註曲禮曰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註王制則曰五祀司命中霤門行厲也又祭法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康成謂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然則夫子無地之大夫也其祭如在謂祭三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耳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者耳其祭神也謂祭三祀厲門行耳何云百神也至朱子所云有故當依包咸說或出或病焉耳

問寧媚於竈正義云竈者飲食之所由出雖處卑褻爲家之急用以喻國之執政位雖卑下而執賞罰之柄有益於人也如竈之義如此歟答曰此義精切

問何晏注射不主皮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興舞也爲力不同科謂力役之事設上中下三科可與朱子參考否答曰只從朱註作一事看爲是唯復尙貫革復字當作專字耳如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保氏三

深源問答 卷五

十五

曰五射鄭司農首稱白矢皆有貫革之射樂記謂武王散軍郊射而貫革射息不過極言載戢干戈載櫜弓矢之意非謂從此不行主皮之射也特成康盛時文射並行不專尙貫革耳  
問告朔之禮朱子註常以季冬云云本諸何經答曰此本周禮春官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註鄭康成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曰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朱子融會先後二鄭而爲此註也凡所言告朔

視朔聽朔名雖異實一禮也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是天子行此禮于明堂諸侯行之于太廟也正義云天子以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廟是聽朔之牲異也春秋僖公五年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告朔者諸侯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也聽朔者審視其前後積案也視朔者察視此月之政也又於告朔之日以禮祭於宗廟春秋謂之朝廟

樂源問答

卷五

六

周禮司尊彝謂之朝享其於歲首行之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云釋不朝政於廟也朝享又謂之月祭祭法王立七廟二祧享嘗其餘五廟皆月祭之諸侯立五廟除顯考祖考享嘗外其餘三廟皆月祭之享嘗是四時之祭月祭即此告朔日朝享之禮也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也必於月朔舉此禮者杜預春秋釋例云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

下以盡智力之周總成敗以効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幾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商於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回心於左右政之秕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令羣吏而聽大政考

樂源問答

卷五

七

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事事敬而禮成以故告特羊然則告朔視朔聽朔以及朝正朝廟朝享月祭皆同此一日之事所言異耳杜征南此篇發明告朔之義精深博大而學者或未及讀故詳記於此

問哀公問社於宰我此社與中庸郊社之社同否答曰不同中庸之社註云祭地乃周禮所云夏至祭



地於方澤是也唯天子得祭之此社是庫門之內左宗廟右社稷之社以勾龍氏配之者也蓋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社者生民托命之根亦人君守國之本也社雖與郊並然天生必賴地成社雖與稷同然百穀亦必麗土故凡祭不可干而社則通乎上下如王有大社王社諸侯有侯社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是也凡祭不可數而社則舉於四時如春則擇元日命民社秋則以社以方冬則大割祠於公社是也哀公之所以問者公時臺

樂源問答

卷五

六

社災遇災而懼也必問於宰我者以宰我素聞五帝之德鬼神之名也此皆問社要義

問三歸包氏謂娶三姓女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惟娶一姓管仲娶三姓女爲不儉朱子不從古註謂爲臺名何所本歟答曰朱子本劉向說苑但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另是一意耳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公羊傳何休註云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築臺於

郎以臨民之所漱浣而譏之築臺於薛以遠而譏之築臺於秦以臨國而譏之國君尙譏仲而築臺侈矣

問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則當曰夏曰璉殷曰瑚朱子論語註乃曰夏曰瑚殷曰璉何也答曰此朱子仍包氏註而誤也

問宰予晝寢邢昺疏謂晝日寢寐是卽坐而假寐之意歟答曰禮檀弓君子晝不居內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寢是內室

樂源問答

卷五

七

問非爾所及也以子貢說無加於人無字太入性安境地故以此警之歟答曰此正夫子進子貢耳子貢明言我亦欲欲者願望而未得之詞夫子曰此詣正爾之所未及爾正當努力思及者也是順口引進語無批駁意亦不以無字太近自然故折之也至孔安國以非爾所及爲不能止人不加非義於己尤非節旨

問與之粟九百朱子不明指其數孔氏謂九百斗是九十石也然歟答曰然也古者大夫田八百畝土

無采田而公家給祿上士約得四百畝所出之穀  
中士約得二百畝所出之穀下士約得一百畝所  
出之穀古百畝今四十餘畝收穀約不過九十石  
大夫家宰想亦不能厚於下士也

問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註謂或日一至或月一  
至是一月中仁心偶一發現一日中仁心偶一發  
現否答曰若然則曾閔以下諸賢反不如庸人也  
夫平旦之氣乍見之心庸人尙時時發見豈大賢  
反全是私心一月偶至一日偶至者乎所謂月一

樂源問答

卷五

五

至者自初一至三十俱是仁心不爲物欲所間至  
三十日後略有一念違仁卽是月至推之四十日  
七十八十日不違仁其後有間亦只算月至所謂  
日一至者如一日中十二時自子至亥全心在仁  
亥時後一有所間卽名日至推之十日二十日不  
違仁其中偶有間斷亦只算日至日月至是一月  
心全在仁一日心全在仁不可誤會而已矣言日  
後月後不能無一違也孔穎達云其餘至仁時或  
一日或一月而已矣亦講在仁一日在仁一月也

非一月中偶一至仁一日中偶一至仁也

問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所云以上以下中人在內否  
答曰中人不在此內而夫子意中却專爲中人當勉  
學而言疏義最明人之才識有九等上上者聖人  
也上中上下中上此三等乃中人以上也下中下  
上中下皆中人以下也聖人愚人不可移者也中  
人以上才識優長可告以上智之所知也中人以  
下才識暗劣不可告以上智之所知也中人則第  
五等中中之人可上可下皆此中人若才性稍優

樂源問答

卷五

五

則可以語上才性稍劣則不可以語上雖以授學  
之人當稱其才然尤重在中人之當勉爲上耳  
問能近取譬節是順承上文歟抑從上節進一層歟  
答曰從上節轉進一層說夫子以子貢博施濟衆  
求仁看得甚難故言夫人之爲仁一念施濟卽是  
仁不必定在博與衆也如乍見之心平旦之氣皆  
是仁心發見但恐不能取譬耳取譬者欲止一端  
由一端而推之萬端是擴充其立達之心也欲祇  
虛願由虛願而盡其實功是實行其立達之事也

如此強恕而行是為仁之法也博與眾由此漸致矣故曰仁之方困勉錄云第二節要看他以兩人字換博眾字便見重在心上此是主腦處然在學者而遠責以及人則猶之博猶之眾也故又有能近取譬一節可見從上節又逼入一層矣

問正義老彭殷賢大夫邢疏謂即彭祖世本云姓篋名鏗朱子亦從正義又鄭康成王輔嗣俱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是兩人矣有可從否答曰從正義問自行束脩以上正義謂以上者自禮之薄以至厚

樂源問答 卷五

三

則玉帛然歟答曰玩朱註故苟以禮來句自得正解束脩弟子見先生之正禮也苟誠也正詮自行二字謂潔已虔心自將此禮而來也以上二字謂謁吾徒而來請只作登堂看若謂以上自薄至厚有語病非夫子意

問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古註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陳臥子文宗其說是否答曰非是此節作字只當行字看謂自逞聰明厭棄聞見不究其理而妄行如陸子靜王陽明等從一貫入致良

知自立主宰一種說話夫子時雖未有此等名目想已有此種學術所以夫子現身說法欲天下歸於致知格物窮理盡性而不至流於空虛放蕩明心見性也此節困勉錄解最明須潛玩

問三以天下讓古註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是主讓周說看朱子註泰伯知之乃與仲雍逃之荆蠻等語亦似主讓周說可為定解否答曰古來如此說然總以讓商為是朱註前半用史記舊文觀後半以泰

樂源問答 卷五

三

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云云及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則讓商明矣且與文之以服事殷同稱至德伯之讓商又何疑焉陸清獻三魚堂集有泰伯三讓論熟讀其解自定○儀禮三遜謂之終遜朱子或問亦云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則集註固遜宜作終遜○邢叔明疏云太王疾泰伯適吳採藥太王沒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斷髮文身三讓也又程子不立一也逃之

二也文身三也分出三層實事另一說

問閔子云則吾必在汶上矣汶上即今之縣名否答曰非也今之汶上縣春秋時之中都且當日若告以吾在何地是仍示使者以必來之所也惟汶水之名最多使之無可追尋故有雲深不知處之妙耳蓋水自泰山郡發源皆名汶有大汶塹汶小汶柴汶牟汶瀛汶北汶石汶浯汶諸名雖閔子時未知已有此名與否然汶名之多可知大汶有二源一發源於萊蕪縣原山之陽一發源於泰山北之

樂源問答 卷五

三五

仙臺嶺同至故城鎮二水合流謂之大汶即塹汶也小汶自新泰縣龍堂山南麓發源經徂徠山故柴城北故世又謂之柴汶至古靜封口合於大汶牟汶亦有二一自萊蕪縣南寨子村海眼泉發源二自萊蕪縣古牟城東響泉灣發源同至盤龍莊二水合流至濇馬河合於瀛汶瀛汶亦有二一自萊蕪縣南宮山之陰石漏河發源至濇馬河會牟汶一自萊蕪縣東北大小龍潭發源南流嘶馬河會牟汶並南與瀛汶合為一流入泰安縣合於大

汶北汶者本於泮水發源於泰山西之桃花峪又有石汶水入之至無鹽山合於大汶至大汶口與小汶口合由坎河經濼至利津入海自永樂中於坎河築戴村埧汶水始西流經今之汶上縣出南旺矣縣名始於後世閔子時無之

問便便言惟謹爾註中但字是轉語否答曰不是轉語文氣一直下謂當禮法之所在政事之所出不敢疎略不憚煩言如此便便而不稍放耳便便處即是謹處莫錯會註中但字若說便便易於放縱

樂源問答 卷五

三五

故於盡言中別加謹慎是兩截矣非題意問君召使擯節言揖所與立左右手明是交擯交擯者兩君相見之禮而江慎修反疑待聘卿而借用隣君來朝之禮此說何也答曰此記隣君朝魯也君召使擯即召使為相蓋擯賓時曰擯贊君時曰相有擯自擯而相自相者有相即令擯兼為之者考上相以卿為之則當使上擯而此時魯君以孔子知禮故以承擯而命攝上相首節是夫子初問君命敬之見於足與色如此鄰君來朝君必親出

郊勞而君未郊勞之先使大夫勞於入境之始致積  
 使卿勞於遠郊勞致周禮司儀所謂再勞是也此再  
 用旅賓至近郊然後君出郊勞賓在郊舍接見主  
 國之君行交擯禮司儀所謂主君郊勞交擯三辭  
 車逆拜辱是也車逆者賓以主君親至乘車出舍  
 舍主君車至舍門外行交是郊勞時交擯乃賓在郊  
 擯禮也乃反客為主之意嗣後賓至國及大門又  
 行交擯禮司儀所云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  
 答拜是也是鄉黨揖所與立節實兼兩次交擯而  
 言一是君出郊勞與賓見於郊舍行交擯禮問故

樂源問答

卷五

五

請辭是也一是至大門君出門接賓又行交擯禮  
 是也嗣是君車迎賓賓車進兩君俱在大門外下  
 車相揖步行入大門主東賓西曲過東入闈門廟朝東  
 處之曲向北入廟門相者贊禮每門每曲揖司儀  
 所謂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是也嗣後至廟門唯  
 上相入上揖上蓋召使擯時夫子早奉君命以紹  
 擯攝行相事故隨君入廟贊禮也曲禮所云主人  
 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在此時矣主人入廟門後  
 塾之背轉身向北對階向東右轉至東  
 西左轉至西塾之背轉身向北對階向東右轉至東  
 嗣後每

曲揖當碑揖及階揖升堂揖司儀所謂賓三揖三  
 讓登是也此後相不升堂退立庭中禮以進退更  
 退而復趨進至西階告賓行將幣禮又趨進至東  
 階告君行將幣禮聘禮所云公升二等賓升西楹  
 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  
 鄉黨所記趨進正在此時蓋前此入廟隨主君之  
 後無可趨之時也嗣是公當楹再拜賓三退負序  
 公側襲受玉於中堂其中有享有言禮畢出廟門  
 主君出送司儀所謂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

樂源問答

卷五

五

三還三辭告避是也按所謂車送者謂賓出門主  
 君亦帶車而送實未登車也三請三進者主請賓  
 登車而賓敬主人未肯登也所謂三進者主賓皆  
 往前步行空車亦隨進以俟登車也三還三辭者  
 賓迴身辭主人之遠送是尚未登車也至告避則  
 登車而驅行矣論語必復命曰賓不顧正在此時  
 據司儀及出二字未明言所出何門看文氣似出  
 廟門也據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公問君則送至  
 大門外矣或隣君敵體在廟門外上車聘卿職早  
 不敢辭越必至大門外上車故君子送時問君問  
 可知也夫未嗣是賓就館致饗餼主君就館致謝明

日賓拜於朝拜饗與餼司儀又云諸侯諸伯諸子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雖擯介數殊圭璧禮異而行禮節次皆同皆用交擯也○此節蔡虛齋蒙引專主國君來朝定解不易蓋兩君相見用交擯若隣卿來聘僅用旅擯且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凡諸公相爲賓稱賓又曰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稱客而不稱賓尤可見賓不顧之賓爲隣君也乃邢疏載使卿大夫相聘一條謂其介爲下其君二等主君擯數如待其君

樂源問答

卷五

天

但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不傳命上擯至末擯間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揖而請事入告邢疏所述乃是旅擯旅讀爲臚乃臚陳諸擯只虛列班位而無所事所有致詞唯上擯一人而已乃或因儀禮聘禮中有賓不顧句遂疑此節爲隣卿來聘誤矣蓋聘記不顧是記賓之行事此是夫子告君之詞本自不同聖人動容中禮推禮之意而爲之耳○困勉錄謂總註擯相相字未見着落按揖所與立節是爲擯之禮趨進二節是爲相之禮蓋廟

門唯上相得入則趨進非相而何朱子正照司儀禮節補足非無着落也

問鄉黨執圭朱註圭諸侯命圭旣曰命圭卽五瑞之桓信等歟答曰非也周官典瑞云瑑圭璋璧琮皆二采一就以類聘謂圭璋璧琮皆有瑑文者也玉人曰瑑圭璋八寸瑑琮璧八寸以類聘又曰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聘禮云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聘之用瑑圭明矣至於命圭非朝王輯端不敢輕出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封侯時

樂源問答

卷五

天

以爲鎮也又云以其介圭入覲於王入朝時以爲瑞也此不以聘鄰國而朱子於執圭註亦云命圭以其命爲諸侯故得用此瑑圭耳其實聘用瑑圭非命圭也

問割不正不食疏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臠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與朱註異尙有可採歟答曰此疏據禮甚確可以輔翼朱子又如昏禮則特豚鄉飲則其牲狗也所割之牲亦各有正

問席不正不坐所謂正者如禮云請席何向專以方向言歟答曰正字所該甚廣古時最重是席故奉如橋衡及庭布席自幼謹之客至則請入為席臨時整設弗敢忽也蓋席有以方向為正者如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是也有以人為正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是也有以年為正者如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謂常席四人賓席一人也有以爵為正者如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曲禮云

樂源問答 卷五

三

客微重席是以席多寡分尊卑也又有降尊就卑以為正者如郊特牲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燕禮大夫之席不重大夫繼賓賓席不重故大夫亦不重也又有因事為正者如司几筵祭祀必筦席昨席及延國賓則加纁席甸役則設熊席是也又有以遠近為正者如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又如文王世子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是也又有以廣狹為正者如公食記云蒲筵長加萑席等蓋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

不過九尺考工記所謂度九尺之筵是也又有以文質為正者如司几筵有粉純緇布純禮器有越席玉藻有蒯席是也又有以地為正者如鄉飲酒禮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若不合於度皆為不正聖人所慎也至於即席之容毋作登席之謹由前虛坐盡後食坐盡前此又坐之合禮聖人固動容而中者矣問不踐闕闕爾雅謂之秩康成注為門限其不踐之故孔穎達謂一則自高一則不淨並為不敬今人

樂源問答 卷五

三

解朱子行履闕則不恪專說是舉趾高心不固之意是只講自高一面也亦當兼說不淨為是歟答曰兼說為是問黃衣狐裘舊說主蜡祭之服然歟答曰此誤讀郊特牲之文而云然耳郊特牲自天子大蜡八至義之盡也言蜡已畢自黃衣黃冠而祭至草服也另說臘祭月令所謂孟冬臘先祖五祀是也鄉黨黃衣正符臘祭若蜡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非黃衣也以其同在夏正之十月故相混耳實非一事也

樂源問答卷六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論語所謂大臣者大臣以位言歟答曰不以位之大小也莘野渭濱大臣也委吏乘田亦大臣也若以位言則由求為季氏家臣其非大臣明矣何庸辨乎

問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有言為諸侯之相者有言赤自為諸侯者何說為長答曰此節誤解始于艾千子評季本文謂宗廟會同時相天子者非諸侯

樂源問答 卷六

而何是赤自為諸侯也闡百詩四書釋地辨之最詳學者當宗之季本文云宗廟會同天子之事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闡云相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周禮大宗伯云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鄭註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上擴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為

樂源問答卷五 終

樂源問答 卷五

三



上相鄭註相詔王禮是也肆師爲承擯小行人亦爲承擯蓋一佐大朝覲一將幣于四時常朝至末擯司空之屬齊夫爲之見覲禮又與諸侯曷與乎想季本偶因論語相維辟公遂認相天子之宗廟爲諸侯不知此句與肅雝顯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邢昺論語疏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小相者謙不敢爲上

樂源問答 卷六

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至祭祀之小相文公二年左傳云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裸其官一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者亦謙而願爲焉證據皆盡然奈何舍之而別爲解復有高心空腹之艾南英從而和之耶又曰端章甫卽束帶立朝願爲小相卽可使與賓客言亦自思從政爲大夫豈妄想周天子與之一諸侯非諸侯而何乃指諸侯之事相者

贊此諸侯之事非已爲諸侯也當春秋時禮不如古故僖二十八年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註傅相也以用平王享晉侯仇之禮享晉侯蓋其時能相禮者亦希鄭伯素以知禮名故用以相王非合周制若宣十六年定王享士會原襄公相禮襄公周大夫豈屬五等諸侯哉胡臚明云傳言用平禮則周東遷以前未必然可知觀此則非諸侯而何句指諸侯之敬祖尊王而赤之爲邦乃相此諸侯明矣○又上文宗廟之事如會同時文錯會如字謂

樂源問答 卷六

會同之事卽在宗廟之中此尤大謬明顧麟士亦有二句串說之解考周禮春官大宗伯時見曰會衆頌曰同註時見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衆也十二年王當巡守若有故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陳用之禮書亦明言朝覲宗遇之禮行于廟朝會同之禮行于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與政

於宗廟無涉又會同之禮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二句與大宗伯時見殷見俱是會同的註○又此章蔡虛齋蒙引解三子爲邦多錯誤唯有一條云集註謂三子皆欲得國家而治之者非謂其欲爲諸侯也蓋所謂由也爲之只是得國之柄如管仲爲政于齊子產聽政于鄭之類不然是游心千里之外矣其言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謂其得以周旋夫宗廟會同之間以羽翼其事卽是子路冉求爲國之意亦非小小

樂源問答

卷六

四

事任也甚明曉特爲標出

問子路事亂邦以致死夫子於正名之論斥爲野哉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言外有不足於子路與答曰子路之仕衛夫子不以爲非也及其遇難子哭之慟比于顏淵無一語惜其不合于義豈末儒所敢議乎而非通籌衛之全局亦無由知子路之仕爲合義蓋輒之立也不特國人助之卽士大夫亦原之公羊傳云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

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嘗揣衛人之惡蒯瞶有數端蒯瞶以欲殺南子故得罪於父而出奔衛人未必不諒之而趙鞅衛之讐也靈公怨晉與齊魯共謀背晉致有趙鞅朝歌之師乃蒯瞶奔宋之後反依趙鞅惡之一也未幾靈公與齊魯共伐晉而靈公卒趙鞅借納世子爲名帥師入戚報怨之師蒯瞶啓之惡之又一也先是鄭人救朝歌擊趙鞅蒯瞶奮戈救之致鄭師敗于鐵惡之又一也讐晉故惡蒯瞶惡蒯瞶

樂源問答

卷六

五

故助輒考夫子正名之論在魯哀公之十年前此哀二年四月衛靈公卒六月趙鞅納蒯瞶斯時南子之勢正熾蒯瞶固不能入公子郢又不肯立輒若退避使南子更立其私愛以與晉戰內勝則殺父外勝則殺祖母輒將何以自處惟因國人之歸心而卽位使南子與趙鞅皆不得逞其宿忿名雖不正君子無尤焉迨魯哀公之十年計輒君衛已九年是時南子亦當老且死矣卽不死而輒居位日久自不慮南子變生肘腋使子路能信夫子之

言由孔氏以達于輒洗心悔罪涕泣郊迎以位讓  
蒯贖而已為世子豈非人倫之正此夫子於子路  
之問為政則欲其正名於子貢之問伯夷叔齊則  
明其無怨同一時也亦同一意也皆教輒以讓且  
逃也是輒之初立實有不得已之勢故夫子亦諒  
其隱迫居位日久則顯然忘親之輩故夫子必正  
其名不然以輒為不當立也者則衛孝公致粟六  
萬孔子受之謂之公養之仕而不傷廉子路子羔  
皆仕衛夫子無一言非之而冉有子貢皆賢人也

樂源問答 卷六

六

論以子拒父之事寧尙未之知而必待折衷於夫  
子哉

問南容名适一名緇又名說何歟答曰史記南容括  
字子容家語南宮緇一作緇字子容俱不言是孟僖  
子之子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  
截然兩人自鄭註檀弓以緇即孟僖子之子南宮  
闕於是合二人為一人而司馬貞史記索隱遂附  
和之顏師古註漢書以南容緇即南容以南宮适  
為南宮敬叔亦屬舛誤其實魯南宮氏字子容名

适見論語一曰括見史記一曰緇又作韜見家語此孔子  
以其兄之子妻之之人也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  
弟名說一名閔以其居南宮又稱南宮敬叔此奉  
父命從學於夫子而同適周也是兩人非一人近  
世閔百詩馬宛斯朱竹垞皆主是說

問帝王世紀言寒浞因羿之室生豷及豷豷多力能  
陸地行舟此論語豷盪舟之証乃王深寧引說文  
豷嫚也虞書無若丹朱豷書有罔水行舟之語盪  
舟即謂丹朱然否答曰何義門謂論語豷盪舟之

樂源問答 卷六

七

下云俱不得其死則非丹朱可知愚按楚辭注澆  
強梁多力潛夫論澆才力益衆驟其武勇皆不言  
陸地行舟之事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  
鄩大戰于維覆其舟滅之盪舟或指覆舟事與澆  
也○滅相者浞也非羿也集註謂羿滅夏后相推  
本言之也

問夫子不答之故或云天道不可知惡者未必得禍  
善者未必得福所以夫子存而不論或云福善禍  
淫理之自然無復可贊一詞語類載一條謂君子

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是三說者何取焉答曰第一說本史遷伯夷傳議論其說至淺第二說亦穿鑿語類所載已得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旨矣然尙非註中意惟雙峰饒氏說最爲親切蓋適之言近于激濁揚清一邊若從而歎賞之以羿羿待人以禹稷自處非定哀多微辭之意矣其流弊勢必如東漢之黨禍此夫子所深懼而适默會其意者也然竟置而不言學者誤以爲善惡不可分明將流爲蘇氏之模稜是又夫子所深懼也故

樂源問答

卷六

八

俟其出而贊之聖人一語一默無非至教

問請討陳恒章圈外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竊疑此事夫子如何能行又程子以左氏所記爲非豈聖人全不計及勝負乎答曰胡氏之說朱子亦謂只是論其理陸三魚曰在魯當日卽當行先發後聞之事在夫子只有先發後聞之理總是人人得而討之之意又朱子曰聖人舉事也不是只理會義理都不問利害也須是可行方得但却不專主此也此真善讀程子之言蓋左氏亦非全

不是但其言狹隘不似聖人氣象

問微生高王伯厚引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卽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所謂信若尾生然否答曰蘇代謂燕昭王曰尾生高不過不欺人耳在漢書前又高誘注淮南子亦云尾生魯人蓋微尾音相通猶申包胥卽芟冒勃蘇曹劌卽曹沫屠蒯卽杜贊尹公之他卽尹公佗庾公之斯卽庾公差也

問作者七人集註不詳其人有他說可參否答曰包咸註七人卽長沮桀溺荷篠石門晨門荷蕢儀封

樂源問答

卷六

九

人楚狂王弼云七人卽逸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七人當與上四句合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篠沮溺辟地者柳下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辟言者然皆支離不如集註之通脫

問子桑原壤同是放達之流夫子一可之一賊之何故答曰此顧涇陽說最好蓋子桑離塵絕俗一意孤行方諸汶汶者流相去甚遠特不可治天下國家耳聖人安得而過疵之至如原壤母死而歌滅

理傷教不可訓也故借其夷俟一節深致外之之意焉其曰幼而不遜長而無述亦寬之使其可受庶幾一旦悔悟非但曰親者無失為親故者無失為故也聖人於予奪之際輕重一毫不爽而用意忠厚又如此

問戴記言魯地七百里論語集註顯與在七百里之中則孟子百里之說非歟答曰孟子所言百里就土田之實出賦而言若兼山川附庸則七百里亦非無因也朱子語類某嘗疑如此間龍溪漳浦縣

樂源問答 卷六

十

地如何便做得侯國如何又容顯與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于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云云愚按孝經邢叔明疏王制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時增地益廣加賜諸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邢說雖未見所本然亦可知魯地之非百里矣竊思塗山之會萬國萬國附庸為多春秋繁露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氏者方十五里呂覽云王者封建彌近彌大

彌遠彌小故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諸書推之封建之故約略可通者如此○丁愷曾曰嘗疑宋魯大國而地不及楚楚子爵地止五十里何以江淮以南皆其地也後讀史記高祖功臣年表云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戶小侯自倍云云乃知漢之封建以戶口計而田土隨戶口而移其流民所棄之荒田在境內者亦隨之故

樂源問答 卷六

十一

流民回籍以後田土漸闕戶口日加因知周之封建以田土計而戶口隨田土而移其荒田之未開闢在境內者亦隨之故年久滋生以後戶口漸繁田賦日多也宋魯衛滕諸國地居中土開闢已久當武王分封之時人民衆盛田土廣饒聲明文物甲于天下故以之封元功錫親賢然無可充拓故數世以後仍等初封惟齊鄰東萊九夷之地得稍展拓至海而止而楚地居南方荒服人民少而草萊多百濮羣舒未奉王化故其賦民之田不過五

十里武王伐紂楚無功焉遠于荒夷予以子爵聊以恤文王之故人存厚道而已詎知數傳而後有可啟之荒土有可滅之淮夷遍揚州之域皆楚封疆之所及哉深思列國大小之故因更知文圃七十里亦以地近西陲荒原最多以其地爲遊覽之區耳

問見善如不及節是沮溺丈人之流抑激濁揚清之輩歟答曰皆不是是反躬已實而力量未滿耳吾見其人見天下不能盡如若人吾聞其語見天下

樂源問答

卷六

十三

不能盡如斯語○蔚州魏環極先生有四種人說天下有四種人皆夫子所歎未見嘗思好仁惡不仁一種人好非所好惡非所惡無論耳抑或好之惡之勿篤也故未見也顏之不違曾之任重好惡亦云篤矣猶未盡其分耶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一種人求非所求達非所達無論耳抑或求之達之勿裕也故未見也開之未信雍之居敬求達亦云裕矣猶有限於時命耶見過內自訟一種人見過難內自訟尤難顏之不貳由之喜聞不亦庶幾乎

何云未見耶好德如好色一種人好德難如好色尤難子夏之易色南宮之尙德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一時及門之士彬彬如此列國名賢相周旋者更不乏人然皆以爲未見予嘗撫心自問有一政令夫子見者哉學者不必侈談高遠但求爲夫子所欲見之人足矣陸清獻公曰讀先生前所論可以懼讀後所論可以奮

問不曰堅乎不曰白乎是從不善不入之言而轉一語否答曰少時聞吾師陸蘭皋先生言然有是言

樂源問答

卷六

十三

也是君子守身之常法不曰以下見道理之外又有一種道理常法之外又有一種通變達權之法也近閱王已山四書滙參載凌仲遠說曰此四語正是申明不善不入之旨不入二字須看得深細不磷不淄方是不入非受磨受涅便已入于不善也狄梁公之于武后謝安石之于桓溫已具此種作用矣須知此言不是自翻自案所謂猛虎項下金鈴惟繫得者解得也兩不曰只是承上直下耳若時解云有其一說而不知又有一說聖人無此

游移鶻突語看朱註不入謂不入其黨入字原不是往字惟往而不受其汙損乃為真不入也子路恐往即易入夫子以往而自能不入正是申明前說此解甚精可補吾師所未及

問周有八士朱註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訖無定解敢請其說答曰史記周有天下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命南宮忽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史記作南宮括世俘解辛亥薦俘殷王鼎又曰凡

樂源問答 卷六

十四

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汲冢紀年武王十五年冬遷九鼎于洛和寤解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武寤解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則南宮括即伯括南宮忽即仲忽百達即伯達也漢書古今人表亦列八士名于邢侯鬼侯之後成叔武霍叔處之前又宣和博古圖武王時有南宮仲據此則八士當在武王時而鄭康成以為成王時人劉向馬融又以為宣王時人不知何所本也  
問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一節尹師魯云日新而不失

似題正解朱子何以置圈外答曰此節朱子謂知與無忘是檢校之意乃自己畱心檢點所未知所未行皆己所亡也灼然于己所未有不肯冒為己有也知是覺察不可以題上知字單指為讀書稽古之知也所已知所已行皆己所能也醒然于己所已能不可任其或有或無也無忘亦是區別不爽意不可以題上能字單認為孝弟力行日用常行之行也知所亡則愧其亡而發憤求進矣無忘所能則所能知者漸求其廣所能行者益底于純不至過而不留矣大概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意但誨子路專在知此却兼知行言之耳尹氏註落下一層故置圈外

樂源問答 卷六

十五

問大全載朱子格物之說不同林恪所記則云致知格物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又有一條則云物格而知便致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曰看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其說孰優答曰林說是也朱子云六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

字差慢在字繁又答江德功云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此皆與林氏所記相發明大抵格物致知與下學上達一樣不是下學外有上達亦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是下學方能上達也○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蓋舍格物而言致知工夫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濼源問答

卷六

十六

問朱子章句楚書楚語蓋指王孫圉對趙簡子書而鄭康成舊注云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謂觀射父昭奚恤也孔疏則兼引楚語王孫圉事新序昭奚恤事其說何如答曰此蓋一事而傳聞各異耳如三仕三已論語以爲令尹子文史記以爲孫叔敖射石飲羽史記以爲李廣韓詩外傳以爲熊渠此類子史中頗多况昭奚恤非昭王時臣而觀射父與昭奚恤亦不同時且就新序中所載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司馬子反皆在昭奚恤之前而

謂與之同列其謬尤甚則不如國語之無罅隙矣章句是也

問竇東臯先生講大學尊崇古本而以章句爲非古本果可兼從歟答曰古本大學自所謂誠其意以下至此謂知本以上文氣不貫鄭註簡略孔疏亦粗淺且一一歸之釋誠意而置明德新民至善於不論似大學一書只有誠意一綱領矣今就考定今文讀之康誥曰章四明字一皆字必歸之釋明德盤銘章五新字一是故字必歸之釋新民乃有

濼源問答

卷六

十七

所附麗至邦畿章十止字一至善字不歸之釋止至善則全無着落誠意只言不詐僞亦屬鹵莽是朱子之分爲三綱領卓然有見經文修身爲本實與大畏民志對針身修而民不敢違其誕妄若如鄭孔之說使細民必誠其意古之君子議道自己置法以民然後下令如流水之源今責之愚夫愚婦有此大學乎致知格物有傳無傳所不能知但經文明有欲誠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兩層若必抹煞致知格物方是大學本來面目則夫子不



應言好古敏求顏子不應言博文孟子不應言博  
學詳說矣茲將古本大學錄後俾學者觀之乃知  
大學實有錯簡鄭孔之說實有未盡朱子精心探  
討實能使聖言脉絡分明為開來繼往之功臣也  
○古本大學以上古本今本同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  
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  
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孔疏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

樂源問答

卷六

六

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  
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會  
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  
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棗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  
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  
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鄭註此心廣體胖之詩也孔疏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

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  
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  
沒世不忘也孔疏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康誥曰克明德太甲  
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鄭註皆自明明德也孔疏明明德必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孔疏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于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

樂源問答

卷六

六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  
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鄭註此言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孔疏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註大畏其心  
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孔疏惟此謂知本鄭註本謂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誠其意也  
○所謂脩身以下至末古本今本同不重錄  
問表章學庸始於何人答曰宋以前未有知大學為  
曾子書者溫公始為廣義專行于世然朱文公章

句於經一章云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蓋者疑詞傳十章則明言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經義考備載前明陸李陳樊諸儒之說皆若有不滿者殆未深玩章句耳或謂當世既尊大學卽不當更有疑曾子者此說爲是若中庸單行亦不自二程子始也劉宋散騎常侍戴仲若撰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五卷俱在前問中庸失諸正鵠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同一侯也何以有正與鵠之分答曰畫布曰正名曰采侯賓

樂源問答

卷六

三

射之侯也棲皮曰鵠各曰皮侯大射之侯也采侯者五采之侯賓射天子九十步侯朱白蒼黃元五正者還畫此五色雲氣于其側也諸侯七十步侯朱白蒼三正者還畫此三色雲氣于其側也卿大夫五十步侯朱綠二正者還畫此二色雲氣于其側也先用丹采其地乃于其上畫雲氣朱子曰采侯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其侯而居一中二尺中畫朱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尺寸使大如鵠而亦畫其側爲五采雲氣三正之侯則去

元黃二正之侯則去青白直以朱綠也又毛詩疏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故取名焉皮侯者大射之禮王則射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射熊侯參侯豸侯卿大夫則射麋侯朱子曰梓人職有皮侯其曰張侯而棲鵠者天子大射三侯用熊虎豹皮飾侯之側而畫以五采雲氣號曰皮侯又各以其皮爲鵠綴之中央似鳥之棲故謂之棲鵠此正與鵠之分也至于梓人有所謂獸侯者則又是燕射之侯如儀禮鄉射記云天子

樂源問答

卷六

三

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又將熊麋虎豹鹿豕正面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也中庸言正鵠亦可類推然其實三項各自不同不可混也問特牲饋食禮所載旅酬時有兄弟弟子舉觶于長而無賓弟子舉觶之事至賓弟子亦舉觶于其長乃無算爵中事而朱子註中庸統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而衆相酬何也答曰所謂酬者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

復飲賓曰酬古天子祭祀不可見祇據儀禮特牲饋食禮以推之耳試卽旅酬先後節次詳言之特牲饋食禮所載迎尸正祭之後主人之初獻也則有尸酢主人主人獻祝獻佐食之事主婦之亞獻也則有尸酢主婦主婦獻祝獻佐食之事以上二獻不在十一爵之內及賓之獻尸也是爲三獻禮成其時則主婦致爵于主人也主人酢主婦也主人致爵于主婦也主婦酢主人也尸舉奠爵酢賓長也賓獻祝也賓獻佐食也賓致爵于主人也賓

樂源問答 卷六

三

致爵于主婦也賓獻主人也自賓獻尸至此所謂十有一爵也于是主人乃獻賓及衆賓遂于堂下設奠酬賓西階賓奠觶不舉又于阼階獻長兄弟衆兄長又獻內賓宗婦于房中然後長兄弟爲加爵衆賓長爲加爵嗣子飲奠酌獻自是之後兄弟子于阼階舉觶獻長兄弟而旅酬之禮行矣長兄弟酬賓之後賓取主人所酬之觶酬長兄弟于阼階也長兄弟酬衆賓于西階也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長兄弟取弟子所舉之觶酬賓也此之謂

旅酬乃兄弟之弟子舉觶于長兄弟長兄弟舉以酬賓中庸所謂下爲上也楚茨所謂獻酬交錯禮儀卒度是也蓋賓所酬長兄弟之觶卽前主人酬賓之觶之奠而未舉者非賓弟子舉觶于其長也迫旅酬既畢賓弟子及兄弟之子各于階前中庭舉觶于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惟已所欲亦交錯以辯則所謂無算爵也由是佐食獻散于尸祝告利成而祀事畢矣然則賓弟子舉觶于賓長賓長卽以此酬長兄弟乃無算

樂源問答 卷六

三

爵內事非旅酬時事也而朱子乃謂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何以將無算爵亦數在旅酬內一則仍康成舊註一則無算爵卽旅酬以後之事下爲上之事必兼無算爵而後備也考儀禮鄉飲酒禮鄭註云凡旅酬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禮記鄉飲酒義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知其能弟長而無遺孔穎達疏云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無被遺棄之事夫主人酬介介酬衆賓乃旅酬

事少長以齒終于沃洗乃無算爵事蓋解旅酬之禮欲見賓主人之黨無不與因連而及之是不兼無算爵猶未足見弟長無遺無不周徧也凡經中無算爵與旅酬對則各爲一事若專言旅酬則自足以該無算爵解經者須劃清節次又宜補明不漏方見典文該洽

問一酢一酬朱子謂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何也  
答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飲一杯也賓酢主人主人既飲一杯矣又自飲一杯謂之導飲而後復酌而

樂源問答

卷六

三

致之賓曰酬非主人飲二杯而何主人酬賓之觶賓奠而不舉以待後之酬主人用之則此時賓奠觶不飲也非賓祇飲一杯而何

問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此下爲上也然所謂逮賤者賤者僅以實觶爲有事而自不飲乎抑先自飲而後更酌以進諸長者乎答曰據蔡虛齋蒙引謂非是各勸其上飲也只是執事者洗盞更酌而歸于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也若此則賤者不飲也然朱子謂主人自飲而復飲賓

曰酬東陽許氏謂弟子先自飲以進之長兄弟長兄弟亦奠而未飲存疑謂弟子既導飲一杯長兄弟却亦不飲乃奠之以俟旅酬前此獻賓亦然此爲不可曉據此則弟子先飲以進長兄弟長兄弟反不飲也看來弟子導飲必先自飲以進于長上其長亦必自飲而弟子復酌以酬賓存疑長兄弟却不飲句亦臆說觀祭統云夫祭有昇燁胞翟鬯者惠下之道也又曰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雖指餼說然恐逮賤既屬弟子導

樂源問答

卷六

三

飲未必不自飲而更酌以奉上况古人弟子皆被父兄之教若賓之弟子又從澤宮選擇而來不若今之少年貪飲酗酒行禮未畢先已沉湎也

問祭時所稱賓何人也答曰達孝章武周所制天子之禮則助祭者諸侯大夫也來雍曰相維辟公曰相予肆祀載見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振鷺則二王之後烈文則諸侯來助祭至特牲饋食乃士禮然先期亦必擇賓詩所謂載謀載維是也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賓弟子者又衆賓中

之幼少者也主人主祭者也長兄弟主人同姓之黨最尊者也兄弟之子又兄弟中之幼少者也所謂下也賤也對長賓長兄弟而言也

問鄉飲酒禮旅酬在阼階一如云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立飲賓實觶東面而授主人主人受觶主人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皆在阼階上西階上階上即堂上也乃先生解旅酬云在堂下何也答曰特牲饋食禮云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

樂源問答

卷六

三

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所云阼階東西階前是在堂下矣賈公彥曰上文獻賓及兄弟皆酌上尊獻是嚴正故得與神靈共事至旅酬禮褻故不敢酌上尊所酌之尊既不同於上尊旅酬之地亦不同於獻也蓋西階前者南于階正當賓位之東鄉飲酬賓在階上而此在階下者以賓位本在階下也敖繼公曰酬于下者宜近賓位便其奠之是也飲射主于燕賓則賓在堂上祭禮主于事尸則賓在堂下中庸言旅酬斷在堂下準饋食士禮而

上推之當如此不可泥鄉飲而疑此也

問先生言尸不與於旅酬而禮器明言周旅酬六尸此何說也鄭康成言后稷之尸發爵不旅明所以用六尸而不及七尸之故且曰蓋以時祫何必大祫又以明時祫大祫皆旅酬六尸而從不言尸之不旅酬也答曰周旅酬六尸句孔穎達亦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于太廟中次序以酬大祫多主惟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據此似尸亦酬矣然宗廟之禮尊者主于敬親者主于愛以敬為主

樂源問答

卷六

三

故酌尸而不敢酬况于旅乎少牢不賓尸亦獻而止矣少牢賓尸舉旅行酬則殺乎正祭矣以愛為主故尸加爵而爵止亦欲與于祭者之無不醉也况祭主乎是則饋食禮但有獻尸實無尸亦旅酬之事禮器所云旅酬六尸是釋而賓尸之事非正祭時也故曾子亦曰周禮其猶醱與考有司徹乃大夫既祭賓尸于堂之禮自二人舉觶之後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此賓

尸時之旅酬飲于西階上私人飲于下以非正祭之森嚴專爲樂尸而設所以旅酬于堂上也若正祭時尸不與旅酬而旅酬俱在堂下也又曰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賓及兄弟交錯皆遂及私人爵無算此旅酬中有舉爵于尸是亦與于旅酬也然尸得與堂上之旅酬不得與堂下之無算爵堂上堂下東西各自爲酬不交不錯是爲正酬直行至無算爵乃有交酬有錯酬交酬者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與衆兄弟東西

樂源問答

卷六

五

往來所謂交也至錯酬則隨其量之能飲與情之夙好而相酬如注云唯已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者殆于不醉無歸矣故云交錯然則詩獻酬交錯亦包無算爵言之也

問達孝章所言天子之禮也先生所述特牲饋食禮可以取証乎答曰東陽許氏嘗云天子諸侯之禮已亡雖間有散見于禮經內者今不可知其詳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之大夫之祭禮也不過藉以上推天子之禮略見

其髣髴耳

問春秋二節舊說以上節爲時祭下節爲大禘祭固知其非矣如以上節爲敬其所尊下節爲愛其所親看來確是如此而先生更不從其說何也答曰中庸達孝章春秋二節言祭始終之節最爲詳備春秋節言祭必先期修治如今之陳牲相類祭義云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卽此義也序昭穆節首六句正祭時事也旅酬將祭畢時也詩云獻酬交錯禮儀

樂源問答

卷六

五

卒度是也燕毛祭畢後事也異姓分胙而出獨留燕同姓于寢楚茨云臯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又云樂具入奏以緩後祿是也蓋祭時在廟燕當在廟後之寢故云入奏也此祭畢之後也祭之次序如此或因春秋節有春秋二字貼時祭說則大禘何以見必不在春秋時也謂宗廟節有昭穆之文貼三年大禘說則禴祠烝嘗亦名時禘何嘗不合昭穆此舊說之不可從也或謂春秋節是上治祖禴

卽下文敬其所尊宗廟節是旁治昆弟下治子孫  
卽下文愛其所親亦是講家臆說總不若言祭祀  
前後始終之次序爲的此安溪李文貞公定解也  
問中庸郊社之禮註社祭地未明指方澤之祭講家  
疑祭地北郊皆註疏家因經中南郊補出實無明  
文且周禮大司樂謂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  
雖言方澤祭地而無社之名又洛誥用牲于郊牛  
二明謂南郊北郊用騂牲黝牲下又云社于新邑  
社與北郊分而言之明是二禮遂以社爲庫門內

樂源問答

卷六

三

左宗廟右社稷之社先生謂社各不同敢請析言  
其說答曰地與社分言之鑿然不同地爲大祀社  
爲中祀祭地則用騂犢祭社則用太牢祭地則七  
獻祭社則三獻祭地則袞衣祭社則絺冕祭地則  
以后稷配祭社則以勾龍配此所云社乃左宗廟  
右社稷之社也若中庸郊社之禮此社的是方澤  
之祭周時子月祭天子圜丘圜丘在南郊卽郊也  
亦曰太壇午月祭地于方澤方澤在北郊卽社也  
亦曰太折考郊特牲于郊曰報本反始于社亦曰

報本反始又言社祭土而主陰氣又言社所以神  
地之道曾子問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禮運祭帝于  
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又曰命降  
于社之謂殺地疏云社卽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  
其形謂之地周書又言郊社不修然則社非祭地  
而何若夫庫門內之社乃是土神與稷之穀神相  
竝孝經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總神也安可與郊  
竝論乎胡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朱子亦嘗是  
其說通考載朱子說謂某看來也是有方澤之祭

樂源問答

卷六

三

則朱子亦主方澤祭地爲社矣蓋王者父天母地  
所以爲達孝若庫門內之社旱乾水溢可以變置  
豈孝子可以責母乎如鄭注言地元每兼社稷則  
可耳若數社而不數北郊舍大取小必不然矣

樂源問答卷六終

樂源問答卷七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史記言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趙氏題辭孟子生有淑質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則直以為受業於子思矣二說孰長答曰以孟子受業於子思據通鑑推之子思當得百有餘歲故前人皆疑子思逮事夫子未必至是尙存余讀孟子外書曰曼邱不擇問于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口孔子曾子學于孔子子思學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孫

樂源問答 卷七

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以得聖人之傳也是孟子受業于子上也外書雖不及七篇之闕肆然在子長邠卿前其亦足為據矣問薄稅斂有三說王罕皆云斂指農野九一而助國中使自賦也稅指末園廛漆林之征凡絲枲疏材之稅也方棗如據漢書食貨志稅公田什一斂計口發財工商衡虞之人也稅以足食供郊祀宗廟百官祿入賦以足兵供車馬甲士充府庫賜予谷應泰則據周禮什一為稅收稅之時司稼以年之

上下出斂為斂以何說為長答曰稅是十一之稅匠人九夫為井遂人十夫有溝皆是斂則園廛漆林載師之任地也工商衡虞閭師之任民也廛人則掌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屨布而入于泉府也二者截然不紊王說是矣然觀下文深耕易耨則此節專指農民谷說據司稼詮斂字尤得真諦

樂源問答 卷七

問無以則王乎朱註已以通用先生又引荀子人之所已為人者何已也帝堯碑已章聖德又敦我已德厲我已仁楊著碑皆所已紀盛德為以已為以之証既聞命矣而今之以有鉤挑者為無已之已無鉤挑者為辰已之已果如此分別否答曰此俗書也按辰已午未之已說文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已為蛇象形詳里切篆文作巳又音以止也說文但有辰已之已別無終已之已毛晃增韻云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巳也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故又為終巳字顧野王玉篇辰已之已徐里切嗣也起也又弋旨切退也止也此也弃也畢也又訖也廣韻於巳字之下註



辰名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音似於巳字下音註止也此也甚也訖也漢隸孔龢碑事巳即去作巳  
郝閣頌二月辛巳亦作巳二字並無分別是唐以前無有以有鉤挑者為終巳字無鉤挑者為辰巳字也巳實一字也惟戊己之己則固有別鉤連上畫者為辰巳之巳不連上畫者為戊己之己說文弓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居擬切韻會對物而言曰彼己北海相景君銘尅己治身孔宙碑兼禹湯之罪己皆作己又考革卦

樂源問答 卷七

三

巳日乃孚巳日乃革之朱子從王弼舊註謂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以巳為巳事過往之巳而顧寧人引朱子發之說讀為戊己之己蓋天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十干則戊己為中至於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人革而信之古人有以己有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註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而漢書律

歷志亦謂理紀于己斂更于庚是也此解己日亦精當

問孟子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丁萼亭云氓字從亡民言逃亡而至吾國也許行章願受一廛而為氓陳相願為聖人氓彼皆初至故曰氓也賈誼過秦論陳涉氓隸之人韓非初見秦王書云而不憂民氓言不憂民之逃亡也故此節當作柔遠人解方與書旨合方不複市廛而不征節然歎答曰如此解氓字亦本楊用修甚精當但于上文廛字

樂源問答 卷七

四

向未剖晰則雖指柔遠人解而義未了也蓋第二節市廛而不征之廛是市宅此廛無夫里之布之廛乃是左右各三區之廛有為農二畝半在邑者亦有閒房安置鄰國遠來之人者亦有為手藝工作之所者亦有為商賈堆積貨物者此節專為遠人來此住居故無夫里之布也余向有辯載宵得錄錦彙按宵得錄四卷論經史原委甚詳係先子未第時館於金陀坊陳氏所輯後為無賴者竊去家無副本先子時惋惜之問家語本姓解微子卒其弟仲思名衍嗣微之後呂

覽亦以衍與微子爲同母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卒立其弟衍衍卽微仲然則微仲乃微子之弟而先生以爲微子之第二子見于何書答曰觀檀弓子服伯子之言則衍是微子次子無疑故孔安國傳云微子既國于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肅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于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肅而立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弟也班書古今人表於微子下

濼源問答

卷七

五

注云紂兄于微仲下注云啓子甚明閻百詩四書釋地亦從其說

問孟子去齊章充虞以孟子有不豫色而以不怨尤爲問固以此時之不豫有異于不怨尤孟子答以彼一時此一時亦自居于不豫末節忽又曰我何爲不豫朱子以不豫爲憂世之志何爲不豫爲樂天之誠孟子大賢之言若自矛盾矣答曰朱註樂天之解起于蘇子蘇子賈誼論引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我何爲不豫以爲君子愛其身如此

不知此節是孟子作文用反筆以醒彼一時此一時之意言天若欲平治天下則必用我何至使我若今日之不豫哉惟不欲平治使齊王不予追以齊王之可與有爲如此此機一失道終不行所以此日之不豫有非平日不怨不尤所得概論者正是繳足不豫不是自明其豫

問方里而井方里者一面徑算與抑四面圍算與答曰就一面徑算與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皆就中徑算如畿方千

濼源問答

卷七

六

里王城居中南五百里北五百里東西亦然徑算千里也井之方里亦如是算

問若合符節朱子註符節以玉爲之然否答曰此朱子沿趙註而悞也地官掌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又小行人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經明言以竹且門關獨用符節者竹節上有字號排定不可僞爲康成以漢法比之謂如今宮中諸官詔

符漢文帝時有銅虎符竹使符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至於掌節守邦國者以玉節謂諸侯玉節與王同以命為大小迥不同於符節也當改正

問以善服人人字蒙引存疑皆謂指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然歟答曰人字指諸侯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或疑子喪何以諸大夫奉君命往弔故解為公行子有人子之喪謂其居親喪耳

灤源問答 卷七

七

義果然歟答曰非也儀禮喪服載父為長子服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古人重此喪故諸大夫皆弔况禮稱執親之喪其親死也中庸稱父母之喪父母死也檀弓稱曾子有母之喪是其母死子路有姊之喪是其姊死則公行子有子之喪同此例也何疑焉

問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躬稼是稷事而兼及禹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書稱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是禹事而兼及稷解者以為牽連之

誤然與答曰古人之文引用故實如日知錄所載因牽連而誤者頗多然論語孟子邳不誤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迹蓋禹作司空稷為田正治水之役所當協力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其職坐視乎又虞書命官無司馬之職征苗則以司空為之而詩經疏稷為司馬可見古人兼官不得以經傳失載而疑之也問帝使其子九男事之趙臺卿注八庶然則丹朱亦

灤源問答 卷七

八

在事舜之列乎答曰非也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與舜公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又云次子季釐封于緡後為桀所滅羅泌路史云堯之子長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于劉朱又不肖出就丹庶子九其後傳鑄冀郇櫟函高唐唐杜皆堯後之國蓋九男事舜朱以嫡子故不與耳又淮南子云堯得舜任以百官屬以九子

問象封有庠水經註在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郡東五

里後漢書註有吳國名在營道縣北閭百詩謂即今湖南永州府零陵縣去舜都蒲坂甚遠孟子云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豈有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驪兜放處更遠千里若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者固如是乎故百詩斷為有庫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耳顧寧人亦疑之而謂上古諸侯之封萬國滅一國乃封一國其時中原之地無閒土可封故象之封

年尙薦益於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其說蓋本于抱朴子然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歎曰臧陶庭堅不祀忽諸使益為臧陶子尙有秦在何云不祀答曰臧陶一作庭堅見左傳一作大業見史記一作夷堅見列子一作咎繇見張平子一作畢畢與臧傳畢子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臧陶之子伯益也又唐李北海碑畢生相禹甘生相秦益一作伯益見列子一作伯翳見國語一作恭見漢書百一作大費見史記又竹書夏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一作柏翳詩秦譜柏翳者皋陶之子一作柏益見漢書古表一作后益見呂氏春秋

於遠亦聖人之不得已也是二說者將何從答曰顧說是也聖人以公天下為心固無薄待其弟之理亦豈有私厚其弟之事有道州之士則封之耳不計其遠近也而當日流俗之見以其置之三千餘里之外此或曰放焉之說所由起乎問禹薦益於天是當日諸臣更無出益右者史記禹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閭潛邱謂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禹讓于稷契暨皋陶而不及益實以益為皋陶子也不然他

陳侯周臣疏據史記以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也然歟答曰考史記家語夫子無臣陳之事只流寓耳貞子先仕宋後仕陳下五字乃上五字註腳沒而陳人諡之曰貞凡古書所載諡法皆追記之詞如左傳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周公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此類甚多王罕皆以為貞子初仕陳陳侯不能用其後為宋司城卒于宋而諡貞者誤也

問北宮錡章卿祿四大夫而次國則三小國則二何

灤源問答

卷七

十一

歟答曰優大夫也大國地三節所云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與天子畿方千里及方里而井俱以開方法算開方者先據一徑為準由此以推方數也君十卿祿君祿已定于上文天子之制一節此三節須從存疑全重在制臣祿說君十卿祿言每一卿之祿得君十分之一言祿之重也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卿田三千二百畝大國三卿共食九千六百畝至于卿祿四大夫句重在制大夫祿也大夫每人食田八百畝凡大國次國小國皆五

大夫共食田四千畝其所以卿與君皆十大夫與士皆言倍而大夫與卿獨三倍二倍者次國卿田只二千四百畝祿已薄矣若再準大國四大夫之制是大夫只得田六百畝也小國卿田一千六百畝若四大夫是大夫只得田四百畝也祿太薄矣大夫政繁事劇家口衆多太薄不能支持故三大夫二大夫者大夫總得八百畝不再減也大夫不減大夫以下都不減矣蓋豐則可減少則不可減也大夫倍上士重在上士得祿準四百畝田所出之穀也上士倍中士重在中士得祿準二百畝田所出之穀也中士倍下士重在下士得祿準一百畝田所出之穀也士無采地君收公田之穀頒之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亦準一百畝所出之穀足以代耕與耕夫之百畝同耕夫耕助而食百畝之穀府史胥徒辦公而食百畝之穀其事均也卿祿句文氣似專重卿祿其實重在大夫之祿不可減耳

灤源問答

卷七

十二

問史記言微子紂之庶兄也孟子以紂為兄之子而

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則紂之叔父矣然與答曰微子豈直不是紂之叔父并不得謂紂之庶兄也呂氏春秋紂之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尚爲妾已而爲妻生紂紂之父欲置啟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故立紂然則啟與紂乃同母兄弟所謂妾與妻乃一人耳何嫡庶之有想是姬籛當與故天不使微子承統則太史亦商家之妖孽與○呂覽紂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逸周書亦曰殷末孫受

樂源問答

卷七

三

德孔鼂註紂字受德鄭康成曰紂帝乙少子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馬融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蔡虛齋謂使湯武或孔子居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于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蓋本孟子貴戚之卿立論然殷末時勢與伊尹之于太甲霍光之于昌邑俱不同史稱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廢立之事有所難行益信國之存亡天也虛齋未熟揣時勢耳

問慎子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集註滑釐慎子名然墨子有禽滑釐乃墨子弟子慎子之師豈師弟同名與答曰慎子名到慎子言滑釐不識者謂孟子不可之說非獨我不識卽我師禽滑釐亦不識也蓋甚不解之辭○史記儒林傳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則滑釐固儒者也而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墨子曰公輸子意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

樂源問答

卷七

四

城上而待楚寇是滑釐蓋善用兵者故慎子特舉以對

問周官虎賁氏虎士八百人而孟子言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孔傳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孔疏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

有兩隻亦稱為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孟子書傳革車與戎車異三千與三百異何也答曰朱子書序集傳云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亦謂輕車革車輜車亦謂重車載器械材貨衣裝者也左傳乙卯楚師軍于郟丙辰楚重至于郟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故楚重車次日乃至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馳車也共七十五人炊者十

濼源問答

卷七

十五

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此革車也共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百人之長也是朱子亦以二車謂之兩也乃註孟子兩車數一車兩輪也與書序孔疏相同然出戰無有以革車者疑孟子革字當從書序作戎字為是至虎賁實無三千人之說朱子每斥書序獨于此註云千序作百陳氏櫟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虎賁數合車數蓋三萬人也何義門謂車三百兩每兩以虎賁一人配

車而戰孔傳所謂百夫長以司馬法計之六十四井為甸出長轂一乘三百人各領一車所統已三萬人矣書序云三百人元不少也故孫奕示兒編直以孟子虎賁三千人為引經之誤又考伐殷時車數人數各書記載不一呂氏春秋武王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史記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博物志武王伐殷舍於幾逢大風焉率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於牧野墨子明

濼源問答

卷七

十六

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士四百人與殷人戰乎牧之野逸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師尙父與伯夫致師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奔戰國策蘇秦為趙合從說魏王曰武王卒三千人車三百乘斬紂于牧之野趙策晉孔晁註逸周書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夫周官虎賁氏其屬八百安得有三千人之多况又增至三千五百乎至士卒之數一車百人

卽依所言三百五十乘亦止三萬五千人安得有  
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哉張守節史記正義臆臧  
爲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亦非○昭元年左傳服  
虔引司馬法曰五十乘爲兩二十乘爲伍八十一  
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此解兩字  
尤奇

問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集註學問之事  
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似學問  
專在求放心由是誤讀之則象山頓悟之說姚江

樂源問答

卷七

七

從一貫入之說紛然並起而釋氏參禪打坐亦曰  
求放心而已敢請一析其疑答曰此節須與凡有  
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對勘人之一心在外  
者要收入來在內者要推出去此眞亞聖讀書有  
得處亦爲天下萬世示爲學之圭臬黃勉齋云此  
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  
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  
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  
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

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個心  
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勉齋此條最精不是  
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以致流爲異學也語  
錄云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  
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二語破的○吾師蘭陵莊方  
耕先生有教人讀書數條附錄於後一治四書子  
程子曰某自十七八時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  
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四書本文明白簡易本無  
難解又得朱子章句集註爲之指南後學可以不

樂源問答

卷七

六

惑于他歧矣諸生讀書作文有年而書理未透徹  
者其故有二墨守俗下講章一害也講書時便只  
爲作文計二害也其法必先讀白文尋其脈絡意  
味有未解處乃玩集註有未暢處乃閱大全諸書  
仍亟還看註已了仍亟還看白文循環理會使其  
言互相發明然後以六經充實之以諸史証佐之  
以立身行己體驗之以世情俗務旁通之則二害  
去指要明而文亦不可勝用矣此實讀書之總法  
也一讀漢書文章如面史才最難自唐宋八家以



來雖有俊傑皆爲其所籠罩漸以成惡習矣不讀史故也孟堅才不逮子長而漢書于法爲備于體爲純以其專紀一代之事而博採一代之文故也諸生有志于應時度務文章經國而不讀漢書其猶緣木求魚乎一讀此書文不可勝用而又皆有實用非空言比也宜用讀經法讀之不可涉獵而止一閱資治通鑑日以一卷爲課隨宜增減不可一日間斷雖不必讀經徧數亦要反覆熟看一事之始終一人之本末姓名爵里諡號皆當詳考記

濼源問答

卷七

十九

入冊子又須分項詳看如君臣之明闇治道之得失紀綱之修廢制度之沿革國本之虛實天命人心之去留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否國用之奢儉稅斂之輕重兵力之強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戰守之機宜四裔之叛服如此等類皆分類編一冊子以強識待問不可草率看過亦不可私立偏見見事多則理明虛心定志設身處地爲要胡三省註甚佳音讀宜依此爲據每十日或半月得朋友相切磋講論一番乃

佳朋友居址相遠亦須寫入小札彼此傳問凡經書皆宜如此不則孤陋寡聞雖終日讀書爲天下笑也宜知所戒溫公通鑑既畢接看宋元通鑑一閱文獻通考是書與通鑑相表裏自三代以上至宋歷代制度因革班班可考書凡二十四門最宜劄記每月以一門爲課每事類抄仍留餘紙以便續添將來庶免禮官不知禮樂官不知樂之謂不止爲對策而已通考畢俟 欽頒續考仍如前用功一溫習四書文選詞旨明白義理醇正清切

濼源問答

卷七

二十

有味法度犁然首尾完密可謂程法之文二百五六十篇選文之訣一篇自成一法可以觸類旁通一篇自成一家可以襲長棄短多讀則徒爲重複而已人人傳誦之作不可去也自家研悅之文不可去也如係庸俗文與自家相反相遠之文不可去也總在得其相題行文之法其造意出言在能發人所不能發而是非不謬于聖賢則作文之要盡矣其至與不至只在讀書不讀書非可乞靈于時文也寧可有不可不讀之佳文不可有偶讀之俗文

如油入麵終身無出頭日子雖有書卷一入庸人  
心胸皆成臭腐其弊可勝言哉戒之戒之

問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說命孔氏傳云傅氏之巖有  
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  
胥靡築之以供食蔡傳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  
之上築二說孰長答曰孔氏之說傳之自古家語  
孔子云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莊子傳  
說胥靡墨子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屈原離騷  
云說操築於傅巖賈誼鵬賦云傳說胥靡兮乃相

樂源問答

卷七

三

武丁史記傳說匿於傅險古巖字班固公孫宏贊云  
版築飯牛之朋崔駰達旨云役夫發夢于王公張  
衡應問云委市築而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傳說  
操築以寤主羊祐讓開府表云有遺德于版築之  
下郭璞三蒼解詁云版牆上下版築杵頭鐵杵也  
王子年拾遺記傳說賃為赭衣春于深巖以自給  
蕭綺序錄云傳說去其春築釋彼傭賃應翹旌而  
來相沈約思倖傳論云版築賤役也傳說去為殷  
相右諸說皆與孔傳同不知九峰何所本而異其

說也

問人皆有所不忍章與無為其所不為章義似相同  
但彼引其端而此竟其緒然否答曰無為其所不  
為是一件事指初終前後言達之于其所忍所為  
是兩件事指彼此大小言無是逆制工夫達是順  
推工夫達字緊照註中氣質物欲四字用力察識  
擴充然後能達非於忍處達之直從不忍源頭達  
之也為亦猶是次節充字非另意由此之彼為達  
到得滿量便是充矣仁心易見義之條理難知故

樂源問答

卷七

三

下文單言義

問孟子趙註萊朱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仲  
虺名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  
也其說然歟答曰萊朱不見於他書邠鄉之言為  
得其實仲虺虺字一作隗大戴禮昔商老彭及仲  
隗又作龔史記中龔作詰又作蕭荀子其在中蕭  
之言也又作蠅見顏氏家訓晉書道里志仲虺城  
在薛城西三十里

問散宜生朱子集註散氏宜生名然大戴禮記帝繫

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漢書古今人表  
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則以散宜為氏當何從答曰  
集註亦本尚書孔氏傳因學紀聞從漢書

問漢書藝文志載孟子十一篇蓋七篇外有外書四  
篇今可得而見歟孟子逸語散見於子史者其皆  
備於外書歟抑有逸出於外書之外歟答曰孟子  
逸語不盡出于外書也外書四篇邠卿謂其文不  
能闕深不與內篇相似故其書不甚傳至宋熙時  
子始為之注熙時子者相傳即公非先生劉貢父

樂源問答

卷七

五

也余從座師劉文定公處錄副讀其文不與內篇  
相似信然然其他逸語散見于子史諸書者大義  
微言似反突過外書泰山巖巖之氣象往往遇之  
寓目之下輒為掌記共得若干條今並錄後○孟  
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  
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人之學者其性  
善○今人之性皆善失喪其性故也並荀子○孟子  
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史記淮南列傳○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孟子

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  
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  
易行一性止淫也並說苑○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  
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  
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  
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  
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  
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  
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

樂源問答

卷七

五

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掛封  
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細  
無聲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  
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  
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魏冬至必彫吾  
亦時矣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孟子曰江海異于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于邱  
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于行潦則孺人浴其淵高  
不出于邱陵則跋羊陟其巔○或問為學之道孟

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于欲傾然後會使良  
知不誘于物此學之道也○高子問于孟子曰夫  
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  
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意若伊尹  
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參夫道  
二常之為經變之為權懷其常道而挾其權變乃  
得謂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  
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並韓詩外傳○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

濼源問答

卷七

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  
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  
者乎○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  
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  
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  
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  
者也並孔子○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  
無意而至者也法言○諸侯有王周禮大行人註○舜年

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坊記○孟子曰吾于河  
廣知德之至也○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  
爾○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  
其惡○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執不能  
一朝居也並鹽鐵論○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  
傳言失指圖景失形風俗通顏氏家訓亦引之○孟子  
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  
子曰不敏異日閔居擁楹而歎孟母曰鄉見子有  
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

濼源問答

卷七

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  
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  
不用于齊而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  
之禮精五飯糲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  
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  
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  
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  
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吾老矣  
子行乎子義我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列女

傳 ○千載一聖猶旦暮也 宋鮑照河清頌 拾遺記亦引之作千年一聖

謂之 ○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梁書處

士傳序 ○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 三國志注

曲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 後漢書注 ○正枉者必

過其直 後漢書注 仲長統昌言注亦引曰矯枉過直 ○有人道我善者

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 ○太山之高參天

入雲 並文 選註 ○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 廣韻

下 ○人之所知不若人之所不知 梁武帝答臣神滅倫 ○

君王無好知無好勇勇知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

濼源問答 卷七

當仁義為本 蕭子良與孔中丞書 ○戰者危事也 北堂書鈔 ○孟

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于牛目

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

之尾樂水嚙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

臣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後葬今先君欲小留而

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

藝文 其有兩書同引祗錄其先引或義較精者類聚 有與七篇大略相同係傳述互異概不重錄

問緯書鈎命決載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

經一書誠至德要道之所賅而存也其古文今文

孰得孰失答曰自遭秦燬孝經為河間人顏芝所

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鄭康成為之注是

為今文孝經又魯恭王壞夫子宅壁中得孝經二

十二章魯三老孔惠詣獻京師孔安國作傳所謂

古文孝經也遭巫蠱事未之行自晉至梁孔鄭二

家並立于學其後梁亂孔傳獨亡隋秘書監王劭

于京師訪問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

述其義疏為稽疑一篇當時學者習于鄭註頗疑

濼源問答 卷七

孔傳為炫所自撰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史官

劉知幾請行孔廢鄭司馬貞則疑孔而信鄭卒行

鄭學迨明皇御註出而鄭氏亦幾于廢序所云劉

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誠篤論也五季

喪亂孔鄭二家並亡宋雍熙初日本國僧裔然以

鄭註孝經一本來獻于太宗後司馬光等得見之

大喜此載在宋史日本傳可信也至朱子作孝經

刊誤多所更定以首六章為經以曾子曰甚哉孝

之大也以下為傳分釋聖經如大學體例並刪去

所引詩書其闡門章仍古文錄入可謂條貫分明  
矣然古今文之孔鄭註自不可廢○漢桓譚唐李  
士訓皆稱古孝經一千八百七十二言而宋本經  
文二十二章凡一千八百一十言日本國古文二  
十二章經文一千八百六十一字較宋司馬光指  
解增多五十一字較桓譚李士訓所稱少十一字  
○今文十八章古文本不分章有分者以庶人章  
故自以上加子曰二字共二十三字別成一章聖  
治章以父子之道天性也起至厚莫重焉二十七

樂源問答

卷七

五

字爲一章自故不愛其親起至其儀不忒一百二  
十字爲一章又加闡門章二十四字故云二十二  
章也○司馬溫公在洛陽有一老農問庶人章何  
以獨無詩引証溫公一時無以對後人且欲別擬  
二句以補之余聞之丁小山云首章引大雅詩以  
起下文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意如大  
學邦畿千里中庸衣錦尚絀之例是冒下而非束  
上之文也下引一人有慶卽長守貴長守富也兆  
民賴之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也戰戰兢兢起下

文不敢服不敢道不敢行夙夜匪懈起下事君事  
長然則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正起下文謹身節  
用以養父母意何庸補乎

問爾雅詢度咨諏訪謀也故朱註皇皇者華詩謀猶  
諏也度猶謀也詢猶度也意本爾雅乃左傳穆叔  
曰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  
咨難爲謀外傳則曰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  
度解各不同何與答曰分言之則字字有詮解合  
言之通謂謀議耳如國語文王詢于八虞咨于二

樂源問答

卷七

五

號度于閔天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莘尹皆變  
文以見意耳無甚義蘊

問爾雅蠅醜扇醜類也蠅醜句扇句言其類則扇耳  
乃會釋詩已無醜扇几邊亂空見春鈕天際飛醜  
扇二句連讀有所本否答曰此會詩誤也猶之大  
山宮小山霍宮字乃圍繞之義而宋晁補之作大  
山曰宮小山曰霍同一紕繆

問鯢魚子郭璞註凡魚之子總名鯢內則卵醬卵音  
鯢國語亦云魚禁鯢鱒乃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

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萬里何也答曰漆園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開端非真大也而晉江道詩巨鰲戴蓬萊大鯤運天地倏忽雲雨興俯仰三洲移真癡人前不得說夢矣

濼源問答

卷七

三

濼源問答卷七終

濼源問答卷八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子書今所傳者九十三家以鬻熊子為首然子略載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彼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云云而書中有康叔守殷事賈誼新書又有成王問鬻子之文按史記楚世家鬻熊事文王早卒其子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繹于楚夫鬻熊既早卒所封又其曾孫

濼源問答

卷八

一

而書中載及成王時事則是書非鬻子手定乎馬宛斯亦疑鬻子之壽過長與史記不合然與答曰周公年九十九見風俗通論衡周公太公一百四十歲見金石錄竹書紀年康王六年齊太公薨史記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召公一百八十歲見論衡趙岐註孟子曰壽若召公畢公弼亮四世亦享上壽鬻子之年何足異乎惟其書必謂鬻子手定亦未然劉彥和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文王咨詢餘文遺事錄為鬻子似出後人編輯問金生粟死之說答曰管子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

貴商子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死於竟外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先後合符如此問墨翟史記云並孔子時或云在其後孟子闢楊墨後世黜楊而不黜墨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廉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呂氏春秋不苟論列子惠盎與宋康王語鄒陽上書於梁孝王及賈誼徐樂皆以孔墨並稱范蔚宗又言墨孟之徒至唐代

樂源問答

卷八

二

尤篤信墨子故開元中以之從祀孔子廟庭韓昌黎尊孟子正以闢楊墨而著讀墨子一篇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之語墨子果有不可廢者在歟答曰墨子之學雖偏而有實用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淮南子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今讀其節用明鬼兼愛非樂節葬誠皆夏后氏法也然則矯末俗奢淫之弊追古

昔樸素之風非墨子其誰與歸○尊重子書亦隨時代升降荀揚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漢世獨尊荀子太史公稱爲老師與孟子同列傳當時稱荀卿而不名老子慤刻少恩莊周以荒唐之詞鳴而呂覽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以老子列孔子前陸德明經典釋文以老莊二書列論語後爾雅前宋政和中又詔陞老子於列傳之首別爲一帙尊道德爲大經御製註解令學者與易書等經分習并禁以耳聃伯陽字命名

樂源問答

卷八

三

問周末秦漢所以重荀卿者以李斯嚮其師說也今讀其書非十二子性惡等篇誠有如蘇長公所論剛愎不遜自許太過者王伯厚亦云荀子言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則荀子亦有戾于聖門矣其書何以猶傳答曰荀子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入于善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率性而勉于善特荀之言較偏耳畢竟聖人說得圓融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後世言性者固可一掃而空之矣然荀子之



書非無可採如勸學篇朱子及真西山讀書之法亦師其意其他與小戴大戴兩記相出入者頗多學者所當留意焉○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于堯舜耶湯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即為堯舜而必待于反之即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知孔孟之旨同則荀子性惡之說雖意有所激而其偏愈見

樂源問答 卷八

四

問呂不韋作呂覽書成布之通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人莫能難高誘序文曰時人非不能增損也蓋憚相國之勢耳然與答曰然也然懸金事亦不止呂氏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曰呂氏淮南事直千金註引桓子新論云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辨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延示衆士莫有能變易者今人但知呂氏為懸金矣

問列子云衣則短褐食則粢糲短常恕切今人率用

短褐誤與答曰漢書短褐不全杜詩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短褐皆有本

問汪堯峰魏和公皆引郈人簡氏之說辨揚雄未嘗仕莽大略謂傳言雄作符命授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年合四十餘不將百年乎則傳言七十一者恐誤據桓譚新論雄作甘泉賦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成帝祀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

樂源問答 卷八

五

莽之號安漢公也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百二十一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以是知雄決無為莽大夫及投閣美新之事云云然否答曰是說也見雷翠庭先生讀書偶記中蔡次明已駁之詳矣其言曰漢書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祀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班固贊曰雄自序年四十餘自蜀

來京師大司馬王音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幸  
甘泉爲永始四年事長楊校獵爲元延二年事則  
雄之待詔承明當在永始三四年也雄年四十餘  
官京師亦烏知其爲四十九與四十一耶若以四  
十一當永始四年事則天鳳五年卒適當七十一  
歲安得從建始改元算至天鳳五年疑近百歲乎  
雄仕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非謂雄歷官止三世  
也且當莽時雄已爲大夫豈得云不徙官乎孟堅  
作史去雄沒纔四十餘年不應錯謬如此紫陽千

灤源問答

卷八

六

秋直筆特書莽大夫豈其以訛傳訛漫不詳考証  
千古之是非哉桓譚新論則無稽之言不足辯也  
問弋人之慕今人襲用已久先生謂慕字係纂字見  
揚子法言其誤始於何人答曰唐張九齡感遇詩  
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誤纂爲慕後人沿之然  
相習已久改從其朔鮮不以爲恠矣自非博學如  
周益公者烏知運籌帷帳之非誤哉○俗稱沿誤  
而不能正者如說文堪天道也輿地道也今稱地  
師爲堪輿說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饕今稱貪食者

爲老饕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小謝  
詩本之故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今竟以四  
月爲清和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波薛令之爲左  
庶子以詩自嘲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  
何所有苜蓿上闌干是東宮詹事庶贊等官今以  
苜蓿盤專屬之學博漢制令僕六曹尙書八座也  
唐制二丞相六尙書八座也今以八人扛輿爲八  
座生民詩誕字朱子以爲發語辭今以生日爲誕  
日古云起復乃奪情也綱目房元齡以母憂罷職

灤源問答

卷八

七

未幾起復本職龍川志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  
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  
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  
詔起之上章三辭然則起復二字指喪服未終言  
耳今以服闋後再入仕爲起復少陵贈嚴閣老詩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時嚴武方爲給事中通  
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偓曰二閣老不用封勅  
蓋唐人稱給事中爲閣老也今以閣老爲宰相之  
稱史記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如淳註云

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  
也慈說文健訓伉羨訓貪欲故耳今以健羨為愛慕之稱上古之世草居露宿恙噬蟲也食人心故  
福勞曰無恙乎非為疾也容齋隨筆引公孫宏傳云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註恙憂也何  
憂於疾不止也今以恙為疾病之稱八分書蠶頭隸尾字體大概如八如分隸書者秦時變篆而趨  
簡易文書用之以吏胥所寫故曰隸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楷書也六體書論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

灤源問答 卷八

真正亦曰真書今以隸書為八分書之稱左傳里克曰太子處則監國出則撫軍今以撫軍為巡撫之稱眉山蘇氏瑩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有私印刻老泉山人東坡居士八字子由祭子瞻亦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今以老泉為乃翁明允之稱劉孝威結客少年場云少年李六郡李使也故左傳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註李使人也今以行李為作客之衣裝唐人遠方遇赦得改近地曰量移開元二十七年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

故李太白贈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詩云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韓退之自潮州刺史量移袁州有句云遇赦移官罪未除白樂天貶江州司馬有句云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今以量移為賀升遷之稱漢書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匡衡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顏註並訓調為選廣韻調讀去聲者訓選集韻又訓為試是調者乃初任試選之義今以居官更換他缺為調故有陞調對調改調降調之稱

灤源問答 卷八

問應劭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脯二世不覺指鹿事見于史記東蒲事未聞答曰趙高之詐非止一端也潘岳西征賦野蒲變而為脯苑鹿化以為馬張銑註云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于二世羣臣言鹿言蒲者皆陰誅之又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云變白黑言素青者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咸從之故崔琦對梁冀曰將使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問方文翰時文古有七十士而一朝見者既非檀弓  
趙文子管庫之士七十餘家亦非戰國策淳于髡  
一朝而見七士于齊宣王所引果何書也答曰此  
用呂覽也考呂覽下賢篇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于窮巷之中甕牖之下  
七十人然七十人非一朝見文翰引用亦稍誤又  
荀子堯問篇引周公之言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  
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  
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身

樂源問答

卷八

十

以定天下又家語子曰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  
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又墨子南  
使衛載書甚多殫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  
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何  
敢廢此也又說苑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  
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  
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  
朝者萬人也又史記及尚書大傳亦載其事而文  
小異傳聞異辭往往如是

問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折衝字其義  
云何答曰韓詩外傳注衝衝車也謂敵設此臨城  
大臣謀于廟堂遙以折之考風后握奇經天地之  
前衝爲虎翼風爲蛇盤圍繞之義也天地之後衝  
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天地風雲龍鳥蛇  
虎所謂風后八陣傳有圖記後代陣法皆出乎此  
夫握奇三百八十四字乃漢公孫宏所解定注韓  
詩者未見其書故漏斯義而不之及耶漢末三國  
間有折衝校尉折衝中郎將燕慕容根曾爲折衝

樂源問答

卷八

十一

將軍隋沈光爲折衝郎唐時有折衝府唐人田司  
馬爲長松府折衝名各不同

問尸子紂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註云姑婦女也  
息小兒也與檀弓註異亦可採用否答曰此種字  
義雖無甚關係然古人一物不知以爲深恥愚嘗  
欲輯一書將二字各義者悉爲剖晰今未暇也姑  
就記憶所及牽連書于左方○麼鶻冠子無道之  
君任用麼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雄傑動則  
明白通俗文云不長曰么細小曰麼○喬戰國策

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註喬王子喬松赤松子

○朋公羊傳何休註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易良為果蘇木之實為果梅李是也草之實為蘇瓜

瓠是也○羊庶物異名疏小曰羔大曰羊○麋澤獸屬陰鹿山獸屬陽或謂鹿之小者曰麋非是

左傳及榮澤見六麋○楨書峙乃楨幹孔傳題為

楨旁為幹楨當牆兩端者也幹在牆兩邊者也○

宗禮記疏能知姓氏所出者為宗能知明神之事

者為祝○艾者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又晉孔晁

樂源問答

註逸周書六十曰耆七十曰艾○耄釋名七十曰

耄髮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耄耄鐵也皮膚黑變色

如鐵也蓋耄者髮白色耄者皮黑色○租金食貨

志官田曰租私田曰稅○便齊書顧憲之疏云便

於公宜於私○覲爾雅女曰巫男曰覲○臧凡男

僕而娶女為婦曰臧女婢而贅男為夫曰獲臧言

有臧者獲言在逃而執回者古者因罪而没入為

奴婢故有是名○廣國語註東西曰廣南北曰袤

○麟郭璞云麒麟似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端

有肉○鳳雄為鳳雌為凰○妬詩註以色列妬以

行曰忌○諱周禮註死日曰忌名曰諱○叔禮記

疏有才能者曰奚無才能者曰奴○原學記或原

也或委也本日原末曰委○婚爾雅壻之父為姻

婦之父為婚○吹說文出氣急曰吹緩曰嘘○恭禮疏在貌曰恭在心曰敬○頌詩傳飛而上曰頌

飛而下曰頌○武彭錢二子一名武一名彝居閩

中遂名其山曰武彝山○詛書疏以言告神謂之

祝音請神加殃謂之詛○言詩疏直言曰言謂一

人自言而人聽之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倉詩

疏穀曰倉米曰廩○華中庸載華嶽而不重華嶽

二山名周禮豫州山鎮曰華山雍州山鎮曰嶽山

爾雅河南華河西嶽蓋華即西華嶽乃禹貢之岍

山後漢志名吳嶽實兩山非如岱嶽恒嶽衡嶽以

華山為華嶽也○雲地理志江南曰雲江北曰夢

○莊孟子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莊與嶽皆齊城內

街里之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于

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又戰于莊即此莊也

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于嶽卽此嶽也。○ 覆 孟子

速于置郵而傳命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 雁 雁

詩傳大曰鴻小曰雁。○ 貉 狐性好疑貉性好睡是

二獸。○ 乾 漢書註得利曰乾失利曰沒。○ 棘爾雅

槲酸棗說文棘小棗。○ 卯 篆文爲𠄎𠄎上開爲卯

萬物乘春而出上蔽爲𠄎萬物乘秋而斂也。○ 泗 涕

詩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爛 王延壽魯靈光殿

賦流離爛漫爛火之極也漫水之極也漫旁从水

不从火。○ 汗 詩疏下田曰汗上田曰萊。○ 財 論語

灤源問答 卷八

疏布帛曰財金玉曰貨。○ 宙 淮南子齊俗訓四方

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又揚子太元曰闔

天謂之宇闔宇謂之宙。○ 闔 太史公功臣表明其

等曰闔積其功曰闔。○ 賓 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

禮及大客之儀註大賓謂五等諸侯大客卽其孤

卿司儀諸公相爲賓諸侯之臣相爲國客。○ 步 禮

記疏一舉足曰跬二舉足曰步。○ 室 孔穎達曰因

其四面穹隆曰宮因其財物充實曰室。○ 息 一轉

盼爲瞬一呼吸爲息。○ 嬰 禮記疏男幼曰嬰女幼

曰兒。○ 膚 公羊疏膚側掌也寸平掌也言泰山之

雲濃密無間不容一手也。○ 重 詩黍稷重稷重稷

一作種稷說文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稷。○ 說 據

文則今之種字應作種今。○ 章 考工記青襍者謂

之文赤襍者謂之章。○ 雷 緯略有聲曰雷無聲曰

霆。○ 肱 易巽爲股股隨足而動有巽順之意卦形

下開詩赤芾在股是足膝之上骨也肱論語曲肱

而枕之是臂之前節也。○ 阡 風俗通南北爲阡東

西爲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 來 佛

灤源問答 卷八

經本覺曰如今覺曰來。○ 身 說文有足曰蟲無足

曰豸。○ 平 案已定而適輕適重之間酌其中而改

正之爲平罪名出入之間大翻前案爲反反與翻

同。○ 書 保氏達書名於四方書點畫之異名聲音

之殊卽象音諧聲也。○ 梧 史記項羽本紀莫敢枝

梧註小枝爲枝邪柱爲梧。○ 墨 易係用徽墨繩三

股曰徽四股曰墨。○ 歌 韓詩外傳有章曲曰歌無

章曲曰謠。○ 同 周語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

也回祿信于聆隧註回祿火神蓋二人名吳回陸

終也。○股直曰勾橫曰股。○性中庸孔疏引賀瑒曰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性動時是情。○鷓鴣鷓鴣二物也鷓鴣也鷓也鷓也皆爾雅所謂茅鷓也。能搏捕鳥雀故曰鷓取我子又一種名角鷓也。爾雅曰鷓鷓江東人呼為鈎鷓其狀似鷓有角怪鳥也。夜飛晝伏入城城空入室室空常在一處則無害若聞其聲如笑者宜速去之與訓狐相似而實二種夜能入人家拾人手爪知人吉凶故除爪甲者埋之戶內為此也。

樂源問答

卷八

六

其聲連轉如云休留休留故名鷓鷓江東人呼為車載板楚人呼為快扛鳥蜀人呼為穀轆鷹皆言其鳴則主死人也。鷓即鳥鳥賈誼云鷓其實一物也。吳人呼為魍魎吳球方作逐魂鳥長則食母故古人夏至磔之而其字從鳥首在木上周禮蒼蒺氏掌覆天鳥之巢是也。淮南子云甌瓦投之能止鳥鳴性相勝也。詩為鳥為鷓鷓與鳥二物明矣。○囊孟子疏小曰囊大曰囊與集註異。○穰穰說文種曰稼斂曰穰。○營營者營累其土于地上窟者窟

穴于地中見禮運註。○饑韓子云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云寧一旬饑毋一日餓黃公字說云饑猶可生餓則至死是饑餓二字亦有別。

問五帝之說不一以黃帝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者世本及大戴禮家語兩五帝德篇並同此太史公所採以成本紀者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為五帝者家語別有五帝篇載之至孔安國尚書序則進黃帝于三皇而以少昊益五帝皇甫謐帝王世紀蘇轍古史鄭樵

樂源問答

卷八

七

通志俱本之鄭康成則以帝鴻金天高辛高陽唐虞為五帝劉恕通鑑外紀則又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其說安從答曰此本無定以夫子之言歧見家語後儒亦惟以己見進退耳亦猶三皇之名尚書大傳以為燧人伏羲神農春秋運斗樞禮緯含文嘉皆以為伏羲女媧神農鄭康成宗其說白虎通則謂伏羲神農祝融潛夫論則伏羲神農之外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又如五霸之號左傳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杜註夏伯昆吾

商伯大彭豕韋本國語周伯齊桓晉文詩正義引服

虔說及應劭風俗通並同趙臺卿註孟子則以齊

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為五霸荀子五霸篇則以

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為五霸而白虎通

又有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吳闔閭之說

問左傳有帝鴻氏賈逵杜預以帝鴻即黃帝然歟答

曰非也按山海經帝律生帝鴻于寶晉紀革命篇

鴻黃世及非一民也帝鴻與黃帝並舉非一人明

矣

樂源問答

卷八

六

問史記重華父曰瞽瞍瞽瞍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

望大戴作句芒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

曰帝顓頊帝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大戴帝繫

篇並同是舜與堯同祖黃帝楊用修謂據史記世次

則舜與二女為曾祖姑人倫之理必不若是或者

上古之世無取同姓之嫌乎答曰此先儒頗多疑

之者今考路史餘論呂梁碑劉航作字為小篆碑

中叙記虞帝之世云舜祖慕慕生窮蟬窮蟬生敬

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產舜命禹行水

道呂梁此條較之史記惟無句望其言系出虞慕

五帝之中惟舜不祖黃帝似得其實而二女之取

非亂姓瀆倫矣按史記紀舜世次可疑者有數端

黃帝傳四世而至堯傳八世而至瞽瞍時代未遠

不應傳世多寡至此可疑一也以堯之親九族舜

為堯高祖元孫之屬必待四岳舉而後用可疑二

也左傳史趙言自慕至瞽瞍無違命則慕乃舜之

先世而轉闕之可疑三也窮蟬既為帝子何至即

微為庶人可疑四也則史遷載記所言或有錯謬

樂源問答

卷八

九

歟○魯語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鄭語虞

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合之史趙之言幕

為舜之遠祖無疑乃韋昭註國語以幕即虞思係

舜之後為夏諸侯者誤矣虞思係舜曾孫又金仁山前編

謂舜出于虞幕祖顓頊不祖黃帝夫顓頊黃帝之

曾孫也既不祖黃帝則亦不祖顓頊金氏出于虞

幕四字本之左氏最為諦當祖顓頊三字母乃因

魯語而誤會歟竊謂論舜世次以史趙言為可據

問日知錄謂史記屈原傳放流一節當在頃襄王之



時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然否答曰屈平既嫉之之下直接令尹子蘭聞之大怒豈不合拍乃必加以雖放流睠懷楚國一段者所以盡屈平之心事結懷王之罪案此序述兼議論史公所以獨步千古也至于上曰王怒而疏屈平又曰屈平既紕又曰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則放流明在懷王矣下云頃襄王怒而遷之者乃又從而遷之使遠去也如襄公二十八年釋盧蒲癸于北境昭公三年又放盧蒲癸于北燕原非一截事如何可將放

漢源問答 卷八

流一節序于頃襄王之時乎

問史記老子列傳儋即老子考國語伯陽甫言周將亡在幽王二年至烈王二年已四百七年李耳果長不死與答曰漢書古今人表列伯陽甫于幽王時列太史儋于烈王時是兩人無疑史遷所云儋即老子者徒以聃儋音相類又同官太史而譌然下文言世莫知其然否則仍屬不定之辭也

問共和字或以為二人或以為一人敢請其定說答曰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汲

冢紀年云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索隱据此及魯連子以為共伯和其說甚當按共伯和不獨見于二書呂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莊子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為天子即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為祟乃立宣王共伯和復歸于家逍遙得意于共首之山漢

漢源問答 卷八

書古今人表亦有共伯和師古註共國伯爵和名

問史記秦始皇更命氏曰黔首黔首之名始于秦歟答曰莊子逸篇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是秦以前已有黔首之名呂氏春秋言禹愛其黔首是書成于秦八年亦在始皇更名以前李斯上秦王書有棄黔首以資敵國之語亦在前而禮祭義記孔子之言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此則正義所謂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耳

問泰山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獨日知錄辨爲漢武帝立引史記封禪書及後漢書祭祀志謂皆云立石而不言刻石斷爲漢武無疑亭林又著譎觚十事辨樂安李象先引別史爲謬妄然歟答曰李象先說無確証故不能折服亭林考後漢書祭祀志乃上石立之泰山顛下註引風俗通云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此則刻文現

灤源問答

卷八

三

載不得謂漢武碑爲無字也亭林所見乃無註監本耳

問偃伯靈臺說本何書答曰後漢書馬融傳偃伯于靈臺註司馬法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偃伯靈臺伯謂師節也吳仁傑作兩漢刊誤補遺云按詩旣伯旣禱說文禡字註以爲旣伯旣禡周官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云書或作禡兵祭也然則伯與貉與禡皆同音百實一而已古者兵祭必立表爲位兵不出則偃之伯表也唐章懷太子後漢書

註謂伯爲師節特揣量云然其實周之旱旗漢之靈旂則古之伯也

問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二十一年更臘曰嘉平論者以臘爲秦制然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左傳虞不臘矣杜註以爲歲終祭衆神之名然則臘非秦制歟答曰應劭風俗通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驚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蓋周時臘在蜡祭之後雖同在十

灤源問答

卷八

三

月而各爲一祭若秦惠王初臘始皇又改臘爲嘉平漢又改嘉平爲臘則不蜡而專用臘矣

問緯識之學或存或亡其說有可節取歟答曰王子充青巖叢錄云緯書漢儒以爲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如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沴歷樞舍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微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授神契鈞命訣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鈞運斗

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障圖漢舍華佑助期  
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凡此三十五篇又太平御  
覽有論語緯摘輔象撰考識書緯帝驗期禮緯稽  
命耀春秋緯命歷序孝經緯左方契威嬉拒及河  
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而尙書中候論  
語識又不與焉大抵緯書之說謂孔子既叙六經  
以明天命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  
識以遺來世其書出于漢哀平之世蓋夏賀良之  
徒爲之以爲有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

樂源問答 卷八

三十四

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好符命將以此濟其謀而  
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  
焉當世儒者習爲內學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  
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康成專以識言經而何  
休之徒又不足言矣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  
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爲妖妄亂  
中庸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  
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識緯反非毀  
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

古學稍立而識緯之學寢微迨宋大明中始禁識  
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  
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九  
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  
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除僞妄使學  
者不爲其所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  
山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今惟  
易緯乾鑿度猶存其他雜于傳記註疏者皆非全  
本而劉彥和以爲事幽辭富有助文章故義皞之

樂源問答 卷八

三十五

源鐘律之要瑞孽之符鬼神之狀讀之者皆有取  
焉有孫穀者採古緯識語彙爲古微書而漢人內  
學復得見其緒餘蓋緯識之書相傳八十一篇其  
實不止八十一篇也黃庭堅曰九宮之法載于乾  
鑿度甚明蓋卽洛書戴九履一之圖也陽九百六  
之義本于易九厄識京房卦法一卦七分六日八  
十分之七本易稽覽圖且稽覽圖文有云地有險  
易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惟  
政平均風乃不鳴條雨不破塊語皆董仲舒之所

本也禮記所引君子正其始萬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本易通卦驗東陸南陸西陸北陸出易統圖日月若合璧五星若貫珠出坤靈圖揚子雲太元真法本卦氣圖蔡邕明堂論云太子旦入東學盡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所入學也俱引易傳太初篇符命之祖起于挺佐輔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出河圖帝覽嬉賈思總齊民要術所引雖似道家歷勝之術俱本魚龍河圖又古者封泰山禪梁父

樂源問答

卷八

三

易姓奉度繼典崇功者七十有二君出河圖真紀鈎河流九曲之說本河圖緯象凡此精言奧旨悉本緯書然則緯本可採而識雜以符瑞蓋其書起于漢中興之前盛于建武之代魏晉以降倚爲符圖圖令人諱諱令人憚以至梁隋之世禁之燬之宜也然自昔爲之說者有郤有袁爲之註者有鄭有宋雖不必全出于孔子總係漢人所補綴學者略其荒幻之詞取其精微之旨可也彼明堂禮運何嘗盡屬宣聖之筆哉

問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齊亦諡也論語疏引之有足信否答曰少讀史記聞孤竹君姓墨胎氏未理會夷齊名字此種古人名字亦須博覽如蒼頡姓侯剛見逸史箕子名胥餘見司馬彪莊子註太公望名涓老子始生名元祿並見路史陳仲子字子終名仲見皇甫謐高士傳公冶長名芝字子長見范甯論語註蒧敖名饒見孫叔敖碑蘧伯玉諡成子見高誘呂覽註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遵見顏師古漢書註

樂源問答

卷八

三

文種字子禽見吳越春秋他若介之推姓王名光朱張字子弓接輿姓陸名通伯詔字子與鬼谷子姓王名詡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東園公姓輅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朱名暉角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莊周字子休荆軻字次非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曹參字伯敬魏徵字元成佛印姓謝名端卿之類屢經引用然亦有難信者向見日本國孝經孔安國註云孔子之兄孟皮字伯尼夫聖母禱尼山生夫子故號仲尼孟皮與九女皆夫子前

母所生豈預知夫子之號仲尼而先號伯尼乎其附會如此

問兗州府志引列仙傳云孔安國魯人嘗行氣服鉛丹三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酒如常與世人無異考史漢安國為孔子十一世孫作書傳不言學仙則列仙傳妄與答曰此孔安國別是一人非臨淮也猶董仲舒在八仙圖中乃東漢末董永之子非江都也孟蜀張素卿八仙圖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長天

樂源問答 卷八

壽葛永瑣

問後漢書孔融父宙字季將官太山都尉融年十三喪父又稱獻帝建安十三年融為曹操所害時年五十六以此上推融年十三時是桓帝延熹八年也而曲阜孔廟現有宙碑明書宙卒于延熹六年是宜何從答曰延熹六年是時融年十一非十三也當以碑為正金石文可正史書之譌以此至趙明誠歐陽永叔王元美謂宙卒于延熹四年朱竹垞又謂卒于熹平四年皆與碑異亦與史殊未審

所據

樂源問答 卷八

无

樂源問答卷八終

灤源問答卷九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周禮賈疏以鄭康成爲漢大司農北海郡鄭冲之孫康成註周禮既屢引鄭司農矣而世又稱康成爲大司農何與答曰康成所引鄭司農名衆字仲師章帝時代鄧彪爲大司農又有稱鄭大夫者乃仲師之父名與字少贛嘗官諫議大夫大中大夫後漢書稱與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衆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家法相承

灤源問答 卷九

與賈景伯父子濟美二鄭俱在康成前故引用言官而不稱名賈疏所謂先鄭者司農也後鄭者康成也若康成亦稱爲大司農者以當日公車曾徵爲大司農也至本傳但稱八世祖崇而不言其祖名冲魏晉時有鄭冲乃與康成之孫小同同時人也賈疏以康成之祖名冲無他書可證銘按康成祖名冲之說近錢竹汀先生直以周禮疏爲誤引與此條暗合○康成曠代大儒後學當知其實愚近輯年譜一帙以後漢書本傳爲主而附以他書雖徵引未博亦知人論世之一

助也今并錄後

鄭大司農年譜

漢順帝永建二年丁卯生

本傳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尙書僕射

別傳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太平廣記

陽嘉三年甲戌八歲

別傳元八九歲能下算乘除太平廣記

永和二年丁丑年十一

灤源問答 卷九

別傳元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教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太平廣記

永和四年己卯年十三

別傳元少好書數年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世說新語註

漢安元年壬午年十六

別傳元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異本同實縣欲表府文辭鄙略元爲改作又著頌一篇侯

相高其才為修冠禮太平御覽

漢安二年癸未年十七

別傳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

時果然世說新語註

建康元年甲申年十八 是年八月帝崩冲帝立

冲帝永嘉元年乙酉年十九 是年正月帝崩質

帝立

質帝本初元年丙戌年二十 是年六月梁冀弑

帝桓帝立

樂源問答 卷九

本傳元少為鄉耆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為吏

父數怒之不能禁

杜密傳密遷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縣見鄭元為鄉

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桓帝建和元年丁亥年二十一

本傳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弟五元先始通京

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

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別傳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書兼精

算術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世說新語

永壽三年丁酉年三十一

本傳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師

事扶風馬融植字季長

按以本傳游學十餘年及年過四十迺歸供

養數語考之則西入關當在此時

本傳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

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

樂源問答 卷九

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

緯聞元善算迺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

按馬融卒於延熹九年時康成年四十則別

傳所云在融門下七年當在此後數年也

延熹二年己亥年三十三 是年梁冀伏誅

按馬融於桓帝時為南郡太守以忤梁冀免

官髡徙朔方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

則為冀草奏李固時也復以病去官是其歸

里授徒在梁冀未誅以前

馬融傳融高才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

盧植傳少與鄭元俱事馬融

袁宏後漢紀盧植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元友善

異苑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元過

樹陰假寐見一老父以刀開心腹謂日子可以學

矣于是寤而返遂洞精典籍太平廣記

世說新語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

樂源問答 卷九

五

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

元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

後漢紀融門徒甚盛弟子以次相授至三年不得

見元講習彌篤晝夜不倦融見奇之引與相見

別傳時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

事元思得五子幹得二季長謂子幹曰吾與女皆

弗如也世說新語註

延熹六年癸卯年三十七

本傳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

東矣

別傳在馬融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

世說新語及業成辭歸融恐元擅名而心忌焉元

亦疑有追乃坐橋下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

左右曰元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

元竟以得免

按馬融以附和梁冀爲正直所羞其他非一

無足錄者何至忌才如此世說或得之傳聞

述征記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三碑一碑

樂源問答 卷九

六

記弟子盧植鄭元管寧華歆等六十人太平御覽

永康元年丁未年四十一 是年十二月桓帝崩

靈帝立

本傳元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

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按此卽先生自言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

播植以娛朝夕是也

靈帝建寧元年戊申年四十二 是年九月中常

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夷其族



建寧二年己酉年四十三

本傳及黨事起廼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

禁錮嵩字賓石 見趙歧傳

趙歧傳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

靈帝紀建寧二年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覽諷有

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

校尉朱瑀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

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為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諸

附從者錮及五族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

樂源問答 卷九

七

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

本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

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廼發墨

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

矛以伐我乎休字邵公 任城樊人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

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升字辯 郡人 元字 長孫 著 梧 廣 信 人 育 字

元春 扶風 漆 人 達 字 景伯 扶風 平陵 人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

元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後漢紀會黨事起而元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

別傳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世說新 語註

王嘉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

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

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

墨守穀梁廢疾及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

遠千里羸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

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李邵傳邵弟子歷字季子博學善交與鄭元陳紀

等相結紀字元方 是之長子

樂源問答 卷九

八

光和元年戊午年五十三

盧植傳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應徵有

道之人若鄭元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

中平元年甲子年五十八 是年黃巾賊張角起

本傳靈帝末黨禁解

靈帝紀中平元年三月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

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

後漢紀中平初悉解禁錮

中平三年丙寅年六十

本傳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  
違意遂迫賜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  
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即逃時年六  
十弟子河內趙商等商字子聲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譚自遠方至  
者數千

北堂書鈔趙子聲遺文書曰北海鄭康成學之淵  
府今與業共往視之

抱朴子趙子聲書詣鄭康成學曰夫學之於人也  
猶土之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

樂源問答

卷九

九

葉本根於是乎庇也

後漢紀是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內名士以為己  
佐鄭康成稱疾不到州郡迫脅不得已幅巾詣進  
進設几杖之禮一宿而退莫知其所

別傳大將軍何進辟元乃縫掖入見元長八尺鬚  
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元多所

匡正不用而退世說新語註

申屠蟠傳蟠字龍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  
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

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  
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  
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字慈明淑第六子載疾在  
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  
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  
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  
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  
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

樂源問答

卷九

十

後漢紀元已六十餘矣始為王公辟命一無所就  
本傳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隗字次陽湯之

按靈帝紀熹平元年十二月以大鴻臚袁隗  
為司空五年十月免光和元年四月以太常  
袁隗為司徒中平二年二月免六年四月以  
後將軍袁隗為太傅此云隗表為侍中正中  
平六年以前隗免司徒為後將軍時也  
中平五年戊辰年六十二

申屠蟠傳中平五年復與爽元及潁川韓融字元長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

後漢紀中平五年己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採學道寢微處士荀爽陳紀鄭元韓融李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為眾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

荀爽傳論荀爽鄭元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

甲平六年己巳年六十三 是年四月靈帝崩少

樂源問答 卷九

七

帝辯即位八月中常侍張讓段珪殺何進九月董

卓廢少帝為宏農王立獻帝

荀爽傳論及董卓當朝復禮召之蟠元竟不屈以全其高

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年六十四

本傳國相孔融字文舉魯國人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

密縣為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司馬

談廷尉吳公文帝時河南守謁者僕射鄧公景帝時皆漢之

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史記四人徒太

里先生綺里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

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

曰鄭公鄉昔東海子公于定國僅有一節猶或戒

鄉人侈其門閭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

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太平御覽孔融教高密令曰高密侯國賤言鄭公

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

事者之勞

樂源問答 卷九

七

孔融傳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

以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

賊衝卓乃諷三司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

士民起兵講武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

賢良鄭元彭璆邴原等

按孔融傳融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

又云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

所餘裁數百人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

陷乃奔東山以在郡六年一語考之則融於

初平元年始為北海相無疑

司馬彪九州春秋融住北海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高密鄭元稱之鄭公執子孫禮

續漢書孔融遷北海相時年二十八舉賢才顯儒

士以彭瑒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脩為孝廉告高

密縣為鄭元特立一鄉名鄭公鄉三國志崔

按獻帝紀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殺大中大

夫孔融融本傳言死時年五十六則融當生

於桓帝永興元年至獻帝初平元年年當三

樂源問答 卷九

十八續漢書所云年二十八誤也

九州春秋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

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元稱之

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設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温雅

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三國志崔

太平御覽孔融與諸卿書曰鄭康成多臆說人見

其名學為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

如非此文近為妄矣若子所執以為郊天之鼓必

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冊乎

按此非孔文舉之言或係王肅之徒偽託耳

麟鼓郊天之說三禮註及他處引用俱無之

邴原別傳時鄭元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

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澹泊口無擇言

身無擇行故英傑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青州

有邴鄭之學三國志邴原傳注○原

邴原別傳原遠游學詣安邱孫崧崧辭曰君鄉里

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

樂源問答 卷九

聞強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

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邱也君似不知而曰然

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

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

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

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邱

君以僕為西家愚夫耶崧辭謝焉後原為郡所召

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

之才乃以鄭元為計椽彭瑒為計吏原為計佐

本傳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為趙相道斷不至  
獻帝紀初平元年二月丁亥遷都長安董卓驅徙  
京師百姓悉西入關

按趙相趙王虔之相也當時董卓欲顯拔幽  
滯以塞人望然先生不從何進其肯從董卓  
乎道斷不至蓋託辭也

鄭太傅義兵起董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公  
業太之字恐其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東州鄭元  
學該古今北海郡原清高直諫皆儒生所仰羣士

灤源問答 卷九

五

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

董卓傳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宦誅殺忠良及其在  
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

尚書漢陽周秘字仲遠侍中汝南伍瓊字德俞尚書鄭

公業名泰范蔚宗父名泰故避名書長史何禺等

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

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

初平二年辛未年六十五

本傳會黃巾寇青部郡國志青州刺史部郡國六濟南郡平原郡樂安國北海

國東萊郡齊國字恭祖丹陽人迺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  
友之禮

孔融傳時黃巾復來侵暴融迺出屯都昌為賊管  
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  
劉備賊乃散走

按本傳所云黃巾寇青部即孔融傳為管亥  
所圍事也

三國志崔瑗傳字季瑗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

鄭元受學未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元與門人

灤源問答 卷九

六

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糶縣乏元罷謝諸生

藝文類聚魏崔瑗聞北海有鄭徵君當世名儒遂  
往造焉道由齊都而作述都賦

三齊記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  
乃避遣生徒崔瑗王經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

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許堅韌異常時人名作康

成書帶太平御覽

伏琛齊記不其城南二十里有大勞山小勞山在  
海側太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昔鄭康成領徒於

此太平寰宇記

三齊記鄭元刊註詩書棲遲于嶺山上有古井不竭獨生細草葉似薤俗謂鄭公書帶草太平寰宇記于欽齊乘勞山不期皆康成講學之地文澤涵濡草木為之秀異

太平廣記鄭元在徐州孔文學時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教僚屬昔周

樂源問答

卷九

七

人尊師謂之尙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

太平御覽鄭元漢末遭黃巾之亂客于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難于南城之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允孫所作今西上可二里許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鄭康成注孝經于此

陶謙傳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内晏然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問行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百姓殷盛穀實甚豐

流民多歸之

按獻帝紀初平二年十一月青州黃巾寇太山太山太守應劭字中擊破之黃巾轉寇渤海渤海太守公孫瓚字伯珪與戰于東光復大破之三年青州黃巾擊殺兗州刺史劉岱于東平東郡太守曹操大破之于壽張蓋是時黃巾已充斥于青兗之域惟徐州竟内晏然故避于此

初平三年壬申年六十六 是年董卓伏誅

樂源問答

卷九

八

蔡邕傳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于色允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獄中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元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初平四年癸酉年六十七在徐州 是年李傕郭汜作亂陶謙等共推朱雋為太師討傕汜不果朱雋傳字公偉會稽上虞人董卓被誅傕汜作亂雋時猶在中牟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

諸豪傑共推雋為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琊相陰德東海相劉熹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元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入搢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尅濟禍亂自起兵以來于今三

樂源問答

卷九

九

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訟詎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畢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徵雋入朝謙等遂罷

興平元年甲戌年六十八 是年徐州牧陶謙死

劉備代之 據謙傳興平元年謙病死而荀彧傳謂謙卒于興平二年

三國志孫乾傳先主領徐州牧乾被辟命元所舉

也

建安元年丙子年七十 是年曹操自為司空本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袁宏後漢紀元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黃巾賊數萬人經元廬皆為之拜高密一縣不敢抄掠

本傳元後嘗病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植以娛朝夕遇闕尹嬪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既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

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按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兢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弗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于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所憤憤者從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按黨錮事起於建寧二年己酉十月解于中平元年甲子三月計十有六年此云十有四年舉其詔下所司之歲月言之

晉書刑法志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

為漢議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元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為宜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

晉書律歷志劉洪作乾象歷獻帝建安元年鄭元受其法以為窮幽極微又加注釋

世說新語鄭元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元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怒

郭忠恕佩觿大司農鄭康成家牛角抵牆成八字建安二年丁丑年七十一

本傳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遣使要

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廼延升上座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傑並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獻帝紀建安二年三月袁紹自為大將軍



本傳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應劭傳中平六年拜太山太守建安元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

九州春秋袁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

華陽國志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建安三年戊寅年七十二

本傳紹廼舉元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元廼以病自乞還家

按先生未嘗為大司農以有公車之徵後世

遂以大司農稱之如華歆薦小同表曰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云云是也又中平五年徵為博士不至而朱雋傳亦有博士鄭元之稱華歆表見魏志

高貴鄉公紀表松之注

袁宏後漢紀建安三年徵鄭元為大司農不至抱朴子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

別傳袁紹辟元及去餞之城東欲元必醉會者三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元飲三百餘椀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南史陳暄嗜酒沉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曰昔周伯仁渡江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

建康五年庚辰六月卒于元城縣年七十四

元城隸冀

州部魏郡 是年紹與曹操戰于官渡紹敗走

本傳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知當命終有頃寢疾時

袁紹與曹操相距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以下嘗受業者纒經赴會千餘人

太平寰宇記卒葬于劇東後以墓壞歸葬之礪阜在高密縣城西北十五里

水經注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濰水又北水西有礪阜阜上有漢司農卿塚石碑猶存

唐會要趙商作鄭先生碑銘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太平御覽密州高密縣西有鄭康成宅亦曰鄭城後移葬于礪阜墓側有稻田萬頃斷水造魚梁世號萬雅梁

晉書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康成碑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

太平寰宇記唐貞觀十一年詔去鄭元墓四十步

禁樵採

齊乘康成祠墓在高州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劉宗山下山產磨石古礪阜也水經亦謂之碑產山高

士傳云袁紹屯官渡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至元

城卒葬于劇東後因墓壞歸葬礪阜墓前有廟廟之南有唐開元碑縣西有鄭公鄉孔北海告高密

縣所立者劇東舊葬地即今益都府東五十里鄭

墓店是也因高密有鄭公鄉土人訛為鄭母云

唐碑係萬歲通天間史承節撰開元十三年密州刺史鄭杳命參軍劉肅刻石今祠中所存者係金承安

五年重刻本

本傳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語孝經注謝承書載元所註與此略同尚書大傳

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

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成周禮難凡

百餘萬言元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

治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

衛宏傳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

傳鄭元作毛詩箋

董鈞傳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

鄭元元作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

取其義長故為鄭氏學元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三國志王肅傳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叔然駁而釋之

世說新語鄭元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傳注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註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

濼源問答 卷九

毛

君遂為服氏注

張華博物志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鄭元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曰毛公嘗為北海郡守元是此郡人故以為敬

周禮調人疏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元周禮父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元已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在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是遠矣近則青州遼東作難未達周公聖

意所趣

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眾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座議或以為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為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為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拜完則傷子道拜后則損

濼源問答 卷九

毛

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眾臣於公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尙不臣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為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

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乎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丞相徵事邴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

灤源問答 卷九 完

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宮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

聖賢羣輔錄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狀舍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右魏文帝初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撰其狀

文獻通考漢世鄭元並為眾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說元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

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

崇文總目鄭康成易註今唯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去聖之未遠

崇文總目尚書大傳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元註

文獻通考儀禮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

隋經籍志孝經鄭眾馬融並為之註又有鄭氏註相傳或云鄭元其立義與元所註餘書不同故疑

灤源問答 卷九 完

崇文總目鄭康成註孝經先儒多疑其書惟晉孫景集解以此註為優請與孔註並行詔可今太學所立陸德明釋文與此相應五代兵興中原久逸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秘府

本傳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 著名於世 慮字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爰魏東西曹掾遷

中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元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後皆如其言

孔融傳曹操故書激厲融曰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元

按先生卒後八年孔融為曹操所殺時構成其罪者郝慮也融深敬先生慮既為門人而承望操旨慘戮無辜亦畔其師矣

三國志國淵傳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元別傳淵始未知名元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

三國志註

三國志程秉傳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元

三國志王基傳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元舊說而基據持元義常與抗衡

唐會要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編錄其語謂之鄭記

別傳故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為縣小吏元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為書生以成爾志否對曰願之乃遂拔于其輩妻

以女弟

太平御覽

唐會要宋均序詩譜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

本傳元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別傳元子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三國志高貴鄉公甘露二年秋八月丙寅詔曰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侍中鄭小同溫恭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

魏晉春秋小同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歃之

本傳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元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

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  
經訓而長於元范薦宗祖父宿字武子晉豫章太守經義每以元為長也常以  
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  
家法云

顧炎武日知錄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  
注傳必曲為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  
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荆  
州其浸潁湛註云潁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  
也豫州其浸波澆註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澆營軍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臨隨則澆宜屬荆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  
不報傳云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  
也註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為主謂女  
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為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  
不敢降其祖也註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  
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  
謂其父母遂也註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  
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  
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註

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  
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尤多置駁如檀弓篇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註云當為舅之  
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臯葬其妻  
犯人之禾註云恃寵虐民非也叔仲衍請總衰而  
環經註云弔服之經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  
行賞封諸侯註云祭統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  
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  
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

樂源問答

卷九

四

於時未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註云祭統草艾  
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  
斷刑決罪與母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  
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鼃註云四者甲類秋乃堅  
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  
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  
夏之六月因書于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  
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註云古者於  
嘗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

郊特牲篇季春出火註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註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至魯以無冬至祭天子園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註云尸或詁為主此尸神像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尙

灤源問答

卷九

三五

明水殷尙醴周尙酒註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尙非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註云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鬻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雜記下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黨註云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註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所駁雖不盡當視左氏註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註之中可謂卓然者乎

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  
宋大中祥符三年戊申詔封大司農鄭康成爲高密伯  
程敏政宏治元年考正祀典疏至於鄭眾盧植鄭

灤源問答

卷九

三

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能以發聖學若五人皆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尙多乞將鄭眾盧植鄭元服虔范甯各祀於其鄉  
明史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當更正者林放蘧瑗盧植鄭眾鄭元服虔范甯各祀於其鄉

國朝康熙十九年國子監祭酒王士禎請增從祀理學真儒疏略曰鄭康成博稽六藝所註詩禮諸經

百餘萬言史稱純儒唐宋以來皆列從祀明嘉靖  
間始以張孚敬之議改祀於鄉公論久鬱此漢儒  
之當復祀者也其疏部議未允行

陸隴其靈壽志鄭康成歷代從祀嘉靖九年改祀  
於鄉然其所註詩禮現今行世程朱大儒亦多採  
其言恐不當與何休王肅輩同置門牆之外若以  
其小疵而棄之則孔門弟子亦有不能無疵者豈  
可以一眚掩大德乎

朱彝尊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西漢學士大都專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治一經兼經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  
瑕邱江翁而外蓋寥寥也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  
康成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  
為之註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  
議許慎五經異議有駁臨孝成周禮有難何休之  
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  
成而大有功於經學者萬歲通天初州刺史史承  
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  
秘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

下之公言也惟其意主博通故於三統九章大傳  
中候以及易書禮緯靡不有述然其箋傳經自為  
經緯自為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  
能九錫之彌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如未詳者  
則取諸緯候以明之蓋緯候亦有醇駁之不同康  
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異之說未嘗濫及也  
或疑五帝之名近于怪然此在漢時著之祀典者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  
儒極口詆之沿及元明朝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之竟黜其從祀者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峰蔡氏  
之書傳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洛  
書甄曜度尚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  
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  
道東此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於蔡氏  
乎何傷不觀新安文公之註楚辭乎崑崙者地之  
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此河圖括地象之文也三足鳥者陽精也此春秋  
元命苞之文而文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



之論在漢儒則有罪在宋儒則無誅斯後學之心  
竊有未平矣况鄭氏之功文公成公未有異議乃  
一程敏政罷之非萬世之公論也竊謂宜復其從  
祀孔廟不當罷  
雍正二年甲辰復從祀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樂源問答卷九 終

樂源問答卷十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分野之說昉于周禮鄭康成謂其書亡矣天道甚  
遠天星之躔度與國土之妖祥上下相繫之處可  
得聞歟答曰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  
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康成謂保章星土  
之說其書已亡史漢所載以經星十二次屬十二  
州揆之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理亦合蓋以丑  
為星紀吳越也其中吳屬斗一星越屬牛女二星

樂源問答

卷十

子為元枵齊也屬虛危二星亥為姬訾衛也屬室  
壁二星戌為降婁魯也屬奎婁二星酉為大梁趙  
也屬昴畢二星申為實沉晉也屬參其後又分魏  
為觜參二星韓為角亢氏三星未為鶉首秦也屬  
井鬼二星午為鶉火周也屬柳張二星巳為鶉尾  
楚也屬翼軫二星辰為壽星鄭也與韓同屬角亢  
氏三星卯為大火宋也屬房心二星寅為析木燕  
也屬箕尾二星然與近世之廣狹過度不同矣且  
星紀斗牛女北方之宿也何以分野偏在南方之

吳越鶉首井鬼南方之宿也何以分野偏在西方之羸秦元枵虛危北方之宿也何以分野偏在東方之齊降婁奎婁西方之宿也何以分野偏在東方之魯此不可解也國語謂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蓋以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故爲周分春秋傳云參爲晉星商主大火蓋以晉文公卽位歲在實沉故以實沉爲晉分星星見大辰知宋將災故以大火爲宋分星儒者據此遂謂諸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處卽爲其國分野然自黃帝時受封萬

樂源問答

卷十

二

國何以前此封國歲星不應獨至周乃應况卽周所封之國亦有絕而復續者據前封時之星乎據後封時之星乎三卿未分晉當何屬其後分晉方始有趙乃韓魏無專分之星而趙列爲大梁得畢昴二星秦拔西河魏當何分周末東遷何以已直鶉火鄭直氏角亢何以與韓同此分星此又不可解也至于星之所轄廣狹迥殊鶉首極廣鶉火極狹卽如井鬼之於秦今四川雲貴及緬甸俱屬焉斗牛女之于吳越今江南浙江福建江西以及日

本琉球俱屬焉地何廣也至於豫州今之河南古一州耳何以衛之室壁趙之畢昴周之柳張鄭之角亢氏宋之房心十一星聚焉他州地廣而星少豫州地狹而星多此又不可解也至于說之最紕繆者爲晉之天文志曰壽星鄭之分野屬兗州考鄭在河南何嘗在兗州也又曰姬訾衛之分野屬并州考衛在河北濮州等處何嘗在并也又曰降婁魯之分野屬徐州考魯在兗沂等處何嘗在徐也又曰實沉魏之分野屬益州考魏在汴梁何嘗

樂源問答

卷十

三

在益也其分地之外誤如此時修晉書天文志者爲李淳風豈明于天道而不明于地理歟然當日豈無同事糾正之乎此又不可解也惟唐釋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謂星土以精相屬而不拘于方隅蓋取太史公占街南街北之說而推廣之其詳見於唐志自得一行星土以精相屬之說始知蒼龍元武白虎朱雀之星不必與土之東西南北相對矣亦不必拘于封國時歲星之所在矣亦無別于諸星所轄疆域之廣狹矣况左氏內

外傳言分野星土之相應歷歷如響或有妖祥而爲之占者多得其效如魯襄公七年宋災士弱對晉侯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闕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知其有天道也又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楚必無功註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是姬訾雖爲衛之分然與晉相近都在西北歲星所在而

濼源問答

卷十

四

楚犯之故無功也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又是年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蓋周分鶉火楚分鶉尾歲星失次于北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也又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于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

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昭元年左傳子產云辰爲商星是大火屬宋也參爲晉星是實沉屬晉也昭七年四月日食左傳士文伯曰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則春分之日在魯衛之分也昭九年四月陳災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遂亡子產問其故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之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五年歲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

濼源問答

卷十

五

年昭十年有星出于婺女左傳鄭裨竈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以是譏之則客星犯元枵應在齊也昭十一年襄宏曰此蔡君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

候其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今茲  
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  
乎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夏  
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  
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  
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爲帝即  
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  
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昭二十六  
年齊有彗星杜註謂齊之分野正義謂出于元枵

灤源問答

卷十

六

之次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左傳史墨曰越得歲  
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註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  
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則其時歲星在吳越之分  
也又晉語云實沉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亦云歲在  
鶉火吾周之分野是分野之說明明可驗至後世  
而其術益精且非獨二十八宿之有分野也卽北  
斗五緯三垣五車等星史記天官書所載俱與方  
隅各有所屬不可誣也

問天有十二重然歟答曰楚詞闕則九重孰營度之

後世歷家謂天有十二重非天有許多重數蓋自  
日月星辰運轉于天各有所行之道卽楚詞所謂  
圓也其最外者爲至靜不動次爲宗動南北極赤  
道所由分也次爲南北歲差次爲東西歲差此二  
重天其動甚微歷家姑置之而不論次爲三垣二  
十八宿經星行焉次爲填星土所行次爲歲星木  
所行次爲熒惑火所行次爲太陽日所行黃道是  
也次爲太白金所行次爲辰星水所行最內者則  
爲太陰月所行白道是也要以去地之遠近而爲

灤源問答

卷十

七

諸天之內外然所以知去地之遠近者則又從諸  
曜之掩食及行度之遲速而得之蓋凡爲所掩食  
者必在上而掩之食之者必在下月體能蔽日光  
而日爲之食是日遠月近之徵也月能掩五星而  
月與五星又能掩食恒星是五星高于月而卑于  
恒星也五星能互相掩食是五星各有遠近也又  
宗動天以渾灝之氣挈諸天左旋其行甚速故近  
宗動天者左旋速而右移之度遲漸遠宗動天則  
左旋較遲而右移之度轉速今右移之度惟恒星

最遲土木次之火又次之日金水較速而月最速是又以次而近之證也是故恒星與宗動相較而歲差生焉太陽與恒星相會而歲實生焉黃道與赤道出入而節氣生焉太陽與太陰循環而朔望盈虛生焉黃道與白道交錯而薄蝕生焉五星與太陽離合而遲疾順逆生焉地心與諸圓之心不同而盈縮生焉

問歲差里差之說答曰梅定九歷學淵源云近代治歷逾密而其大法定于唐虞之時夫歷所步有四

濼源問答

卷十

八

曰恒星日日日月五星治歷之具有三曰筭數

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躔

離月朧而月見西朧朔而月見東朧方謂之朧盈縮交食遲

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歷者七十餘家大約三

者盡之矣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玉

衡以齊七政歷者筭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璿璣

玉衡窺測之器也故曰定于唐虞之時然歷之最

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一歲差是二者有微有

著然非積差而至于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

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

未有知歲差者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隋劉

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

或八十三年未有定說元郭守敬定為六十六年

又八月回回太西差法相似而守敬又有上考下

求增損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今之差速是

為歲差之差可謂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

變而人之所居有南北東西正視側視之殊則所

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

濼源問答

卷十

九

者也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此方不見食

者在月外必反見食京房曰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

明不照唐徐昂宣明歷本之為氣刻時三差而大

衍歷有九服測日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二十

七所而近來歐羅巴航海數萬里以身所經山海

之程測北極為南北差測月食為東西差里差之

說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千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

數萬里之實驗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數逾多而

曉然易辨且其為法既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

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歷至近日屢變而益精者以此然謂定于唐虞時者何也不能預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之聖人以日之所在不可以目視而氣窺也故爲之中星以紀之鳥火虛昴此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又以日之出入發斂不可以一方之所見定也故爲之嵎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以分候之此萬世求里差之本法也問虛全月蝕詩以食月爲蝦蟇好怪耶抑實有所本耶答曰孔子修春秋但云日有食之而不明言所

灤源問答

卷十

十

有何物周禮十輝五日闇亦指日食而不明言所闇何故蓋合朔時月行黃道日爲月魄所掩而日爲之食至望時月食漢張平子靈憲稱爲闇虛宋儒極力解之而未明言其故蓋月借日爲光望時日月對照月行地上日行地下而日光適爲地影所掩此月食之故也虛全所云詩人譎語耳○月之行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是謂合朔當朔日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爲月魄所掩是爲陰勝陽其變重自古聖人畏之若日月同度于朔日

不入黃道則雖會而不食月之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于闇虛之內則月爲之食是爲陽勝陰其變輕朱子謂月食終亦爲災陰若退避則不至相敵而食所謂闇虛蓋日火外明其對必有闇氣大小與日體同此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略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遇災而懼以此

問水經註云灤水北爲大明湖今灤水源于釣突泉繞西城外由城北爲灤水至灤口入大清河而大明湖別滙在城諸泉之水出北水關入灤水與水

灤源問答

卷十

七

經所載不合何也答曰城內外七十二泉皆濟水伏流之所發其源本同則釣突可名灤源城中諸泉獨非灤源乎且濟南舊治在東平陵城水經所謂武原水北逕東平陵故城西是也至宋方建今治安知未建城之先釣突不與諸泉同入大明湖與

問漕運之在山東者一千二百里其濬治始末可備聞歟答曰愚昔年在運河道署輯東運鏡機一卷言之極詳曾爲序之云都燕自元始運道之自北

而南亦自元始其初汶與濟通而不與泗通自畢輔國引汶入洗由洗入泗而淮泗之舟可達任城然自任城以北必由陸運始入御河至元二年李奧魯赤自任城穿河渠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入海山海至直沽後海口河淤仍從東阿捨舟陸運抵臨清下漳御以達京師至元十二年用韓仲暉言自安山西開河由壽張西北通東昌至臨清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名會通河而東阿之舟可達漳御然

樂源問答

卷十

三

初開時岸狹水淺所運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海運未罷明永樂九年宋禮濬會通河用汶上老人白英計築戴村壩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濟運本北流七分南流三分而地勢北高南下今變為北三分南七分余近作蓮子湖舫歌百首內一絕云綠楊如線繫歸驂斗帳紅羅曉夢甘休把郎心作汶水三分向北七分南蓋紀共事也又命金純自汴城金龍口下達魚臺塌場口築堤導河經呂梁徐州二洪南入滙黃淮遂分始罷海運然自南陽達穀亭在昭陽湖西屢為黃水侵淤胡世寧戴應期議于昭陽湖東開新河至工部尙

書朱衡成其績而穀亭之淤避矣萬歷間翁大立傅希摯舒應龍議于韓庄下開泇河自夏鎮達直河口凡二百六十里劉東星繼之至李化龍始竟其功避黃河三百里之險我朝靳文襄輔以直河口塞董口又淤駱馬湖復淺澁遂因宿遷西北皂河集舊有河形挑新浚舊上接泇河之委下達于黃開皂河三百里然自清口溯黃而上以達張莊運口尙長二百里因于遙縷二堤內挑中河三百里使重運一出清口即截黃而北由仲家閘

樂源問答

卷十

三

至中河以入皂河離不測之險溜行有緯之穩途其功與宋禮之濬會通陳暄之開清江相埒蓋自吳開邗溝隋開御河歷唐宋元明漕東南以濟西北者無不仰藉黃河顧欲收其利難避其害自康熙二十七年皂河中河既成而運道之歷黃者僅七里糧艘安行如過枕席矣山東運道自嶧縣黃林庄至德州拓園計長一千二百里建閘四十有九以權蓄洩設閘官三十一員以司啟閉而運河之水源自諸泉會典所載四百二十五尙有新

疏者共四百七十八泉時加疏濬以資不竭又有  
微山昭陽馬場南旺蜀山馬踏獨山諸湖以爲水  
櫃又有堤有壩有橋有埕有水口有涵洞有斗門  
有減閘挑淺溶淤塞冲防潰工要事煩所以迅糧  
艘而裕倉儲者全係乎此

問東省河之以清名者曰南清河曰大清河曰北清  
河又有小清河其同源異派歟答曰山左清河皆  
濟水伏流之散出者也南清河者自荷澤縣雙河  
口分支東流爲清河由鉅野嘉祥入濟寧與牛頭

樂源問答

卷十

十四

河會此南清河古名南濟一名魯濟春秋莊公三  
十年遇于魯濟卽水經所謂南爲菏水是也北清  
河者自范縣岔河口上承魏河洪河瓠子河小流  
沙河四水入壽張界俗名沙河至沙灣大壩出道  
入橋入運河此北清河古稱北濟亦名齊濟是也  
曰大清河者本汶河故道明永樂中旣于坎河築  
戴村壩遏汶水西出南旺矣因于壩上分洩汶水  
餘瀝至七里河古名濟汶會合處世謂大清河因  
小清河而得名也又名鹽河因鹽艘往來其中也

經平陰長清過大清河由齊河至歷城濼口濼水  
者鈞突諸泉之水也由濼口經濟陽青城至利津  
牡蠣口入海此大清河之源委也曰小清河者本  
濟水故道今以章邱東陵山獺水爲源由鄒平新  
城高苑至樂安縣馬車濼澄海口北入海此小清  
河之源委也凡此四清河皆係濟水曹植云沈源  
導濟作濶岱壩其明徵也沈存中筆談云歷下發  
地泉泉俱濟斯言得其要矣蓋河濶濟清故名清  
杜佑通典云濟水通得清之名杜甫詩濶河終不

樂源問答

卷十

十五

汙清濟亦極言其貞潔耳潔故沙土不能混其流  
貞故河水不能亂其脈性沉而行疾故遇厚土而  
潛行遇山麓而仰出此濟之異于他水如此○今  
山東以清名地者甚衆春秋隱公五年夏公及宋  
公遇于清註清衛邑沛北東阿縣有清亭知古時  
已有此名

問言治河者前有賈讓後有賈魯而讓之三策世尤  
盛稱之其果千古不易乎抑古今異宜也答曰讓  
之言曰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



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林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

樂源問答

卷十

六

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堤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小之其水門但用土木今作石堤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爲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

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讓之言如此後世遵之者迂違之者悖惟 本朝靳文襄公論最平允其言曰賈讓三策邱濬謂古今治河無出此策而詆其謬者亦有之是二者皆過也夫論古人者必論其世毋泥其所言平其心毋逞其所快蓋讓之策乃專爲西漢之世黎陽東郡白馬間數受河患而言未嘗全爲治河立論也考黎陽卽今濬縣東郡白馬卽今滑縣冀州之民當水冲者卽濬滑二縣

樂源問答

卷十

七

之民貪近河肥饒沿金堤而築室廬者非統言冀州全境之民也繕完故堤增卑倍薄爲下策者卽濬滑二邑曲防過水使百里之間河再西而三東之堤非專謂堤防爲下策也夫河一折卽一衝衝卽成險彼時百里之間而河凡五衝其患安得不烈故讓欲徙其當衝之民廢其曲防之隄而別爲徑直之石堤三百里東河以北入海耳夫讓欲束河而仍用堤用堤而必以石而至於三百里彼之倚堤以治河也亦至矣後世不考其時不詳其地

或欲遵而行之或欲辭而闢之不亦過乎或曰昔者潘季馴嘗辯之矣然則潘之言非歟曰何可盡非也其上策徙冀州之民辯之曰民可徙四百萬之歲運將安適乎蓋漢不行運而明行運然未嘗以之闢讓也其中策多張水門早開東方溉冀州澇開西方放河流辯之曰澇固可洩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蓋既傍西山作堤則東卑而西亢可知其言皆是也至若曰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并水門於漫之夫讓所謂水門卽今之閘壩涵

樂源問答

卷十

五

洞也河流雖不常能於漫然卽季馴治河何以不廢閘壩涵洞乎又曰旱則河亦淺無以分溉則又不然蓋讓所言溉亦止言冀州石堤三百里間耳黃河挾萬里之源合秦晉豫三州之水而至冀安得冀州一旱而河卽淺乎又辯甘州以下濁流不可溉田亦不可以闢讓今平心論之若所云疆理土田必遺川澤之分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誠萬世之至言無古今之分南北之異者也其他言則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宜於

北者未必宜於南何也前世土滿而人稀民易徙後世當水冲者往往通都大邑其可徙乎滑滑以上西薄大山地堅而多石故能據堅地作石堤今自開歸以至海口惟徐邳近山岡餘皆浮沙曠土地安得堅石安從取雖三里亦不能況三百里乎且季馴嘗言河南土最鬆禹導河止經河南一郡故當時之水不甚濁今距禹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故水愈濁由此言之西漢去今千七百年距禹猶未遠又河未南徙則其水亦未必如今日之

樂源問答

卷十

五

濁或尙可因渠而溉田亦未可知若今則但能開涵洞引黃以淤窪已善矣安能通渠而引溉哉然則爲今之策亦惟有擇老土築堅堤以束河使不得他徙建牖壩置涵洞以保堤使不內潰而已舍此之外別無奇謀異見矣故曰讓之三策自爲西漢黎陽東郡白馬間言未嘗全爲治河立論也鑒于古而不膠于古不亦善乎

問北直水道源流書缺有問先生久居其地能一一指示與答曰此愚夙嘗究心者今試言其大略○

玉河源出宛平縣玉泉山滙為西河分流而入德勝門西水關過 皇城五龍亭前為北海子入大內從金水橋流經玉河橋出正陽門東水關東迤稍北至東便門東水關出注通惠河所云護城河皆玉泉之分流也○通惠河亦名大通河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西南會一畝馬眼諸泉又經宛平縣玉泉山東繞甕山滙為七里深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從月橋入大內南出河橋水門合南北城河經大通橋至通州分流一自

樂源問答

卷十

三

舊城西水門流入城內至東水門出一自新城西門外繞新舊城南折而東北合流至張家灣城東門外入潞河通惠河自元郭守敬疏于至正二十八年修于明嘉靖八年吳仲迄今建閘築堤水利愈廣矣張家灣在通州南十五里元萬戶張瑄督海運至此故名○畿東之水莫大于通之潞河永平之灤河而諸水附焉○潞河在通州城東其上源有二一為東潞水曰白河即古估河亦曰潞河方輿紀要云白河源出宣府龍門東滴水涯一名

鮑邱水水經云鮑邱水從塞外來酈註鮑邱出禦夷北塞中是也東經密雲之石塘嶺入通州城東北與富河合東南徑武清而入直沽合衛河入海即元史所謂通州運糧河也是白河鮑河皆東潞水也薊門考瀉水崖之水縣崖而下者即白河上源又東有白河堡鎮河墩皆白河所經也白河者以兩岸皆白沙彌望故名其一為西潞水亦曰富河即古濕餘水也一名濕餘河亦曰榆河方輿紀要云濕餘河源出軍都山至舊縣西而伏又南復出謂之榆河其發處為月兒灣或名濕榆河今上流已涸下

樂源問答

卷十

三

流為沙河入順義境至通州城東北會白河入海是富河即水經所謂沽河皆西潞水也二水至通州合流以通州地漢時置路縣王莽改路縣為通路亭至後漢以此地為漁陽郡領潞縣加水旁于路潞水之名自此始也按自密雲來者為白河自順義來者為富河至通合流為運河水漲時易于泛溢故于香河下流設王家務引河即青龍灣又為匡兒港灰壩以洩之○灤河在永平府其源出宣化府西一百二十里炭山東北流經雲州堡又北流

經故恒州南入舊開平衛土人謂之商都商都者上都也東南流古北口邊外七百里與九流河合逶迤而入遵化北口外之柳河又有青龍河及寬河自都山西來入之又東南過潘家口鐵門關注之又東入團亭塞行內地又東南經桃源莊與澈河合又東至中峰山與恒河合又東與長河合又東至官寨與清河合又東過黃臺山之箕石去遷安三里納要孤水灤河至此其勢愈大每夏秋水盛濤若江河又南入盧龍縣界又西過清節廟又

灤源問答

卷十

三

南至虎頭石與漆河合又南經巖石山橋與別故河合又南五十里至岳婆娑港入樂亭縣歧爲二左曰胡盧河右曰淀流河至清河口入海卽古濡水也盧龍縣單耳溪卽齊桓公見俞兒處○漆河出境外十八盤北旱落兀素百五十里阿老谷泉入桃林關合青龍河漆河者卽水經元水也○青龍河出都山東南豹崖之三岔過孤竹故城入灤河他如溫河白溝河淘金河橫河涼水河飲馬河聖水安水谷溝泉皆永平水之空加疏導者也○香河在香河縣東

俗名長溝水有香氣縣以此名○洶水方輿紀要云洶水一名廣漢川發源黃崖口西南流經盤山之陰入平谷縣爲洶河又南入三河縣又東南流入寶坻縣界畿輔通志云至寶坻會潮河入海亦曰渠河按寶坻潮河卽白龍港亦曰運糧河源出古興州卽古鮑邱水分支自明景泰二年由北塘河口開引新渠由是天津糧艘由直沽運寶坻之潮河而上沂乎薊州卽今所謂薊運河也至嘉靖三十四年遏潮河不使入順義竟由密雲遏白河

灤源問答

卷十

三

至今寶坻西境有村名洶口土人稱寶坻縣亦曰洶陽○畿南之水莫大于永定河滹沱河唐河滋河沙河漳河衛河而諸泊諸淀諸小水以次見焉○鳳河源出 南苑流經東安縣東北又東入武清縣流入三角淀河道久淤雍正四年開濬○永定河俗名渾河卽桑乾河古濕水方輿紀要云源出山西大同府馬邑縣經保安州西南出西山至順天府盧溝橋東南流爲看丹口一支東入通州高麗庄合白河一支南流入武清入小直沽其在西山以上岡巒約束勢不

得肆宛平而下地平土疏衝激震蕩遷徙不常至  
康熙三十七年改名永定而河遂安瀾陸清獻公  
畿輔地圖記云桑乾河源出大同府馬邑縣桑乾  
山金龍池接天鎮衛流入宣府東城西城深井堡  
保安州礮山縉山下名縉河南流名合河以其合  
馮水也經沿河口流至宛平縣盧溝橋達固安  
縣境分一支入新城縣東轉流入霸州一支順流  
又分岔復合流入霸州達城東南名通濟河流入  
玉帶河玉帶河在霸州南境○白溝河亦名巨馬

樂源問答 卷十

五

河即涑水宋遼分界處其源發于廣昌縣涑山流  
入紫荆關至房山鐵線崖分為二支一南由涑水  
入白溝一東流涿州經固安縣東南入渾河白溝  
河在  
雄縣西南新城正南容城東北○沙河即秋蘭河下流經定興縣  
與易州諸水合曹彬等夜渡巨馬河瀕沙河而爨  
即此水○大清河在雄縣發源于涑易沙三河合  
流入白溝河○窳河在雄縣藥王廟北乃白溝河  
分流○琉璃河源出房山縣龍泉峪流經良鄉縣  
界又東南至霸州入巨馬即聖水也方輿紀要云

大房山下聖水泉即聖水之上源其委流為琉璃  
河金史謂劉李河逕良鄉縣至霸州入巨馬河琉璃  
河韓村河胡良河挾河巨馬河白溝河合流入保  
定縣北之玉帶河東注東流由淀河東流入海  
○易水荆軻所歌風蕭蕭兮易水寒是也易水有  
三一為武水發源于易州寬中谷水經注云易水  
出西山寬中谷歷武夫關東出兼武水之稱是也  
是為中易水一為雹水亦曰瀑河又曰鮑河發源  
于獨石岡經安肅合雞爪泉此水隆冬不  
凍灌菜甚肥過容城  
下流安州為南易水一為濡水發源于窮獨山水

樂源問答 卷十

五

經云濡水出窮獨山南谷是也是為北易水至五  
里河口入白溝河按涑河下流至容城南亦名白  
溝河與雄縣西南之白溝是兩  
處○良鄉縣茨尾河發源潭柘寺山流入巨馬河  
亦歸白溝河○漕河在安肅縣南發源曹河澤徐  
河源出易州五迴嶺安肅城北之洋河漕河  
徐河與保定府南之府河方  
順河九龍泉同徑安州新安入燒車淀出趙北口  
大橋入柴伏淀蓋燒車淀白洋淀在趙北口之西  
故為西淀柴伏淀在趙北口之東故號東淀水至  
東淀與涑之琉璃新成之紫泉定興之北河諸水  
會為白溝同歸東流又東合永定○唐河在定州  
即涑水也水經云涑水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是

也中山即今定州水出山西大同府靈邱縣流入倒馬關

逕曲陽定州至祁州三岔口與滋沙二河合○滋

河方輿紀要云滋河源出山西元和志云滋水出

山西大同靈邱縣枚回山流逕正定府竟內自無

極縣深入深澤縣界○沙水即派河輿圖云派河

源出山西畿輔地圖記云沙水即派水發源山西

太原府繁峙縣白波頭口流逕直隸阜平曲陽行

唐新樂由定州流入祁州三岔口與滹滋二水合

此三岔口與天津三岔口同名異地下逕蠡縣南入高陽為猪龍河

樂源問答

卷一

庚

遇水發時常虞泛溢考名勝志高陽故城東龍化

村是猪龍河也俗傳顛項時有猪化龍而成是河

故名按即高陽之馬家河也○子牙河在大城縣

東源出自西南條派未易悉舉大要惟滹沱與釜

陽為眾流最而遠且險者莫如漳河清漳發源山

西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沾嶺一曰少山濁漳發

源山西潞安府長子縣之發鳩山分流至彰德府

涉縣而始合下至直隸廣平縣分為二一東流于

山東館陶縣入衛一東北入寧晉泊而合釜陽至

冀州合滹沱至大城東逕子牙村故名子牙○滹

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秦戲山由雁門縣流入直

隸平山縣按山海經曰秦戲之山滹沱河水出焉

周禮職方氏云并州其川滹沱禮記云晉人將有

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滹沱戰國策云趙攻中山以

擅滹沱蘇秦說燕王曰燕南有滹沱此滹沱之名

所由昉也水經獨無其目漢書地理志所載甚多

而源委未晰畿輔地圖記云滹沱河在正定府南

八里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由雁門流經直隸

樂源問答

卷十

庚

靈壽平山遠正定城南歷藁城晉州東鹿至冀州

會漳滏二河過衡水武邑武強至河間府獻縣為

二支一東流為鹽河一南流交河縣抵青縣岔河

口入衛○滏陽河即滏水源出磁州之神農山山

海經云神農之山滏水出焉滏水發源于鼓山之

麓而上流八字澗浸淫之水亦常入焉東南行二

里許與黑龍洞水匯其流始大黑龍洞即神農山

也東行至磁州南入邯鄲曲周東至雞澤磁州志

云滏陽河自雞澤縣三十里至平鄉縣之夏莊橋

又四十里至任縣之新店橋又三十里至邢家灣  
又四十里至隆平縣之牛家河至寧晉縣合漳河  
○漳河有二源清漳出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樂平  
縣沾嶺濁漳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之發鳩山二  
水分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東南合而為一曰交  
漳口東行二里入磁州西南境又東入河南彰德  
府臨漳縣界從臨漳東北入直隸廣平縣磁州舊隸河南  
今將直隸滑二縣易之○恒水即槐水在曲陽縣東流入唐  
縣俗謂之橫河漢書地理志云上曲陽恒山北谷

樂源問答 卷十

元

禹貢恒水所出水經注云涇水又東恒水西南來  
注之即禹貢恒衛既從也○衛水在靈壽縣畿輔  
地圖記云衛水發源靈壽之良同村東南流四十  
里入滹沱河方輿紀要云衛水在靈壽縣東北十  
里俗呼雷溝河此即禹貢恒衛之衛非大名之衛河也○正定長蘆  
水即西漳水支流也今亦曰長溝經南宮入衛水  
縣界○大陸澤在任縣東北十里禹貢大陸既作  
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尚書正義引孫炎云今  
鉅鹿北廣阿澤也水經注云衡水北經鉅鹿縣故

城東路溫舒為里監門牧羊澤中取蒲牋寫書即  
此澤也畿輔地圖記云大陸澤受水之處在鉅鹿  
任縣隆平一帶每水發時浩淼無際○洛河在平  
鄉縣元和志云洛河源出河南彰德府武安縣西  
北三門山下去縣八十三里方輿紀要云平鄉之  
境左舒右縮洛河在境上沙河在境外沙洛合流  
在平鄉南和之間○雞澤在永年縣西南十里左  
傳諸侯同盟于雞澤水經曲梁之雞澤國語所謂  
雞東北通澄河○衛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輝縣蘇

樂源問答 卷十

元

門山東流經新鄉汲縣濬縣內黃魏縣大名入山  
東館陶即古清河也一名白溝隋之永濟渠也俗  
呼為御河近孤女冢本號孤女渠隋煬帝征遼改  
為永濟渠○大名確河源自濬縣之大齊村相傳  
亦黃河故道○東明縣之漆河源自河南原武縣  
黑陽山逕東明縣東合於洪河○東明縣東賈魯  
河元至正十一年四月總治河防使賈魯濬河故  
道通長二百八十里有奇始自白茅長百八十里  
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南白茅至劉

莊村接入故道十里入山東界。開州澶水卽古澶淵也。水經注引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盟于澶淵，卽繁淵也。古瓠子河亦在開州。渤海在天津縣東一百二十里。元時江淮漕運悉行海道，以抵直沽。明永樂初亦行之，自會通河成始罷。元食貨志云：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

灤源問答

卷十

三

灤源問答卷十終

灤源問答卷十一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古詩十九首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章爲枚乘作文心雕龍以孤竹一篇爲傅毅之詞王元美又謂中間雜有枚乘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然則十九首非一人作乎答曰：自非一人作也。青青陵上柏一篇中有宛與洛似出東都人之手，驅車上東門東門乃長安東門，似出西都人之手，大抵皆孤臣思婦友朋契濶死生新故之感，比興意多，所謂

灤源問答

卷十一

發乎情止乎禮義，自成千古絕調。吾鄉張浦山徵君有古詩十九首解劇佳。○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不曰身瘦而曰帶寬，何也？歷來註家畧之，浦山亦未解及此。愚按列女傳齊旣拘臧文仲與兵襲魯，文仲遺魯公書，隱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慎，思之臧吾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魯公及大夫莫能知名，母問之，母泣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納之于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



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慎思之言思妻也臧有羊有母者是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繫于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髮不得梳饑不得食此古詩所本乎若穀梁傳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疏緩帶者優游之稱也另是一意

問木蘭詞說者謂唐初人記六朝事別有事蹟可徵否答曰少聞之吾鄉前輩諸草廬先生云木蘭隋煬帝時人姓魏本處子毫之譙人也時方征遼募

濼源問答 卷十一

兵木蘭痛父耄弟妹皆稚駭慨然代行服甲冑操戈躍馬而往歷十二年閱十有八戰人莫之識後凱旋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奏懇省視及還釋戎服衣女衣同行者駭然事聞召赴闕煬帝欲納之對曰臣無媿君之禮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贈孝烈將軍土人立廟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也

問槎客至斗牛指張鷟歎抑海上仙翁歎答曰此詞賦家習用故寶荆楚歲時記則謂漢武使張鷟使

大夏尋河源有乘槎事張華博物志載八月八日海上仙翁亦有乘槎事相似而不同少陵江樓夜宴詩清動懷中物高隨海上槎又宿白沙驛詩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分用此事至秋興詩奉使虛隨八月槎兩事合用○義山詩何人書破蒲葵扇記著南塘移樹時蒲葵扇是謝安事乃捉扇非書扇也書五字於六角竹扇乃王右軍事亦兩事合用

問文選陶詩辛丑歲七月赴假還金陵夜行塗口作

濼源問答 卷十一

題下註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凡詩在晉時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而已其說然與答曰此妄說也辛丑是晉隆安五年已不題年號其他遊斜川詩其序云辛丑正月五日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則隆安四年也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則晉元興二年也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則安帝義熙元年也歸去來辭亦乙巳歲十一月也戊申歲六月遇火已酉歲九月

九日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則義熙四年五年六年也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義熙十二年也凡此題甲子者皆是晉代最後丙辰安帝尙在瑯琊未立雖裕篡代之形已成又何以先棄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乎自沈約李延壽並爲此說唐顏魯公醉石詩亦云題詩庚子歲自謂義皇人謂庚子後不復題年不知陶公出處大節豈在區區乎晉書陶傳削去甲子之說昭明太子靖節傳亦無是語但言不肯復仕而已又按詩外

樂源問答

卷十一

四

文章如祭程氏妹則曰唯晉義熙三年此誠題年號也若祭從弟敬遠歲在辛亥自祭文歲唯丁卯一在晉年一入元嘉並稱甲子若以丁卯不稱年爲有意則辛亥不稱年無義矣若史謂題年斷自永初陶永初以後詩卽不見題甲子也若謂靖節知幾見宋武王業日隆遂併沒義熙反正之號則祭程氏妹不應稱之且隆安中桓元尙未竊號何以亦只稱甲子也

問靖節桃花源記後人詠其事者如王摩詰劉夢得

韓退之趙松雪皆以爲神仙獨蘇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其說可謂辨矣何如答曰東坡之言是也詩惟王介甫有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與東坡之論合

問靖節詩奇蹤隱五百昌黎則云自說經今六百年五百六百年何異乎答曰考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

樂源問答

卷十一

五

明年燔詩書又明年坑儒三十七年胡亥立二年滅于漢兩漢四百二十五年而爲魏魏四十五年而爲晉至孝武太元元年通五百八十九年五百六百皆舉成數言耳南陽劉子驥太元時人也故愚讀陶紀年中以桃源記系於太元九年甲申下問元次山中興頌顏魯公書摩崖在浯谿上其文以三句爲韻人謂次山創爲此體然與答曰此效秦泰山會稽等頌耳非創也自秦以後罕爲此體故皇甫湜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專指浯谿

刻石其亦未得句讀乎

問近時濟上農人耕地得古鏡一枚背有銘云許氏作竟自有紀青龍白虎居左右聖人周公魯孔子作吏高遷車生耳郡舉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凡四十二字車生耳何謂也答曰此漢人語也卽毛詩重較之意陳仲醇枕譚云漢諺語仕進不止車生耳與此鏡同意又崔豹古今注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在軍車藩上重起如牛耳故曰重耳此鏡現歸吾友黃小松郡丞小松云漢鏡銘多作吉祥語

樂源問答 卷十一

此獨作勉戒語尤為僅見

問少陵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云開元五載余尙童穉記于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灘頓挫獨出冠時此渾脫二字之始今先生以為劍器渾脫皆舞曲之名非渾脫瀏灘頓挫六字為句敢請其解答曰陳暘樂書云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唐則天末年劍器入渾脫為犯聲之始劍器宮調渾脫商調以臣犯君故為犯聲王阮亭皇華紀聞載朱中丞浣水續談云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

為渾脫瓊帽時人效之號趙公渾脫予于役三關次太子灘隔岸羣夷來見亂流而渡見有騎一物浮水面者問之曰渾脫也蓋取羊皮去其骨肉令不透水以氣管吹之宛然羊也蓋渾脫其骨肉而製之故以為名趙公之帽義亦應爾愚因憶南卓羯鼓錄載杜鴻漸于嘉陵江樓月夜以柘枝擊羯鼓見岸上羣羊皆低昂盤旋舞應節奏則舞名渾脫亦當以羊取義以上皆見皇華紀聞又居易錄載李中麓太僕名開先塞上曲云黃河萬里障邊隅黠鹵年

樂源問答 卷十一

七

來謀計殊不用輕帆并短棹渾脫飛渡只須臾自註云脫音駝蓋渾脫舞渾脫帽皆當作平聲也問少陵詩鐙花何太喜錢湘靈詩昨宵蟾子上羅巾又喜鵲簷前報好音之類今已成俗諺不識唐人有所本否答曰本之劉歆西京雜記引陸賈云目矚則得食鐙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故目矚則祝之鐙華則拜之乾鵲噪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俗語皆有所本困學紀聞載之詳矣愚更考得數條如相國一个並出左傳

偶然出漢書劉昆傳宗師出莊子及漢書朱浮傳  
封君出史記平準書官長出墨子尙賢篇鄒色出  
北史杜銓傳賈綠出左思吳都賦告老出左傳賣  
官出後漢書桓帝紀買官出後漢書崔寔傳便宜  
出史記蕭何傳容情出搜神記權柄出漢書劉向  
傳受記出漢書趙廣漢傳兩造出尙書周禮文書  
出周禮小宰注罪過出史記二世本紀發覺出漢  
書高帝紀處分出焦仲卿妻詩抵罪出史記趙世家  
家開釋出尙書招搖出史記孔子世家武斷出史  
記平準書奈何出尙書前輩出唐書裴均傳後輩  
出唐書劉禹錫傳好人出詩經主人翁出漢書東  
方朔傳公然出杜甫詩相公出王粲羽獵賦結髮  
出漢書李廣傳風聞出漢書尉佗傳放生出列子  
開口笑出莊子如意出漢書賈誼傳請安出左傳  
別號出月令鄭註市井出孟子奉承出左傳軍師  
出檀弓晚生出晉書戴淵傳小生出漢書朱雲傳  
不中用出史記中傷出列子孟浪出莊子風波可  
口並出莊子受業出國語歡喜出戰國策門下出

濼源問答

卷十一

八

戰國策亡賴出史記高祖紀小鬼出史記封禪書  
負荆出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先容出史記鄒陽傳  
草葉出史記屈原傳腐儒出史記黥布傳備員出  
史記申屠嘉傳數奇出史記李將軍傳惡少出漢  
書昭帝紀居間出史記郭解傳無萬出漢書成帝  
紀科第出漢書元帝紀銅錢出漢書食貨志薄技  
出漢書司馬遷傳直日出漢書京房傳多謝出漢  
書趙廣漢傳惶恐出漢書朱博傳同學出漢書蕭  
望之傳同門出漢書儒林傳相思出漢書外戚傳  
底裏出後漢書竇融傳守錢虜修邊幅輕薄切齒  
寒心並出後漢書馬援傳聚訟出後漢書曹褒傳  
狐疑出後漢書班超傳物色出後漢書嚴光傳絕  
倒出晉書衛玠傳酒令出梁書王規傳子細出魏  
書源懷傳潤筆出隋書鄭譯傳關節出舊唐書穆  
宗紀作鬧出舊唐書武宗紀對手出舊唐書宣宗  
紀末耐何出唐書承天皇帝傳笑殺出唐書鄭繁  
傳眼孔大出唐書安祿山傳生事出春秋繁露廢  
物出吳越春秋鯽魚出祁祁筆記冬烘出葉夢得

濼源問答

卷十一

九

避暑錄話多言多敗出家語深根固抵出老子金玉滿堂出老子畫蛇添足出國策自相矛盾出國策吹毛求疵出韓非子見笑大方出莊子官久自富倘若無人並出史記刻舟求劍出淮南子積少成多和氣致祥並出漢書酒囊飯袋出王充論衡設何容易出漢書入室操戈出後漢書四通八達出子華子不近人情出莊子天下太平出呂氏春秋壹敗塗地出史記高祖紀武斷鄉曲出史記平準書言人人殊出史記曹相國世家有何面目出

濼源問答 卷十一

十一

史記孟嘗君傳利令智昏窮愁著書並出史記平原君虞卿傳無因至前出史記鄒陽傳沾沾自喜不直一錢並出史記魏其武安傳死灰復然出史記韓長孺傳後來居上出史記汲黯傳不寒而栗出史記酷吏傳延年益壽出漢書李尋傳稠人廣衆出漢書灌夫傳見事風生出漢書趙廣漢傳落難合出後漢書耿弇傳妄自尊大開心見誠並出後漢書馬援傳爲善最樂出後漢書東平憲王傳竹頭木屑出晉書陶侃傳皮裏春秋出晉書褚

裒傳豈有此理出齊書虞悺傳一身兩役出梁書張充傳名下無虛出陳書姚察傳有始無終出魏書段承根傳良辰美景出北齊書段榮傳方底圓蓋出顏氏家訓求田問舍出三國志人面獸心出宋書明帝紀名士風流出齊書斬草除根出唐書垂頭喪氣出唐書酒有別腸出五代史福至心靈出畢仲詢幕府燕閒錄打草驚蛇出續常談過橋拆橋出續通考讀書種子出鶴林玉露腳著實地出宋史邵雍傳旗鼓相當出管輅別傳

濼源問答 卷十一

十一

問日知錄云三百篇之詩句多則必轉韻魏晉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于是有強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然則古詩以轉韻爲是歟答曰文心雕龍已言之矣曰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在漢時已然詩無定格惟其是耳問集句始於何人答曰始於傅咸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云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遐思我言維服此集句之祖或謂始於王介甫非也

問詩伐木章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是嚶字非鶯字。鶯，蠻黃鳥，當是鶯而又無遷喬字。今人遷秩謂之鶯，遷似本此而以嚶爲鶯。始于何人？答曰：本草釋名禽經云：鶯，鳴嚶嚶，故名。或云：鶯，項有文，故从照，照，項飾也。或作鶯，意者鶯，鳴嚶嚶，故以伐木章之鳥專屬之。倉庚乎？唐人有鶯出谷詩，題盧正道碑有：鴻漸于磐，鶯遷于木。之文。白氏六帖以遷喬，隸鶯門中。李嶠詠鶯詩：遷喬暗木中。則唐人多用之。而野客叢書謂：張平子東京賦已有：睢鳩

樂源問答

卷十一

七

麗黃關關嚶嚶句，証爲在漢時已然。然張平子究未嘗以遷喬字明屬之鶯也。至梁昭明太子啟云：嚶鶯出谷，爭傳求友之聲。始明見鶯字，竊疑唐人鶯遷字俱祖此。

問禮云：毋勦說，毋雷同。摹倣之病，昔人嗤爲屋上架屋。乃淵明大儒而雞鳴桑樹巔二句，藍本樂府及陸士衡詩：少陵高才而草堂舊，大喜我歸八句，全用木蘭詩：調王摩詰水田白鷺，夏木黃鸝。本李嘉祐五言詩：只加漠漠陰陰四字。林和靖：疎影橫斜。

水清淺二句，本江爲詩，只改竹字爲疎字，桂字爲暗字。何歎答曰：此不足爲病也。左邱明以獨造見長而吳語敢忘天王之大德，思邊垂之小怨二句。脫胎小雅。晉惠帝時，嵇紹上疏曰：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此祖鮑叔牙謂齊桓公願君無忘在莒時，願管子無忘束縛于魯時，願甯子無忘飯牛時。語問殺王豹，豹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此祖子胥懸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人語，且不特此也。如知果知知

樂源問答

卷十一

七

瑤必亡，請別爲輔氏。後趙括將兵，其母上書晉武立后，楊珧削表，皆師知果之故。智楚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曰：賴社稷神靈國有君矣。廉頗因趙王會秦王曰：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其定社稷之謀相同。明于忠肅處正統之變，亦然而皆本于陰飴甥之謀。晉公子目夷之謀，宋公孫申之謀，鄭

問：輟耕錄：楊煥然讀通鑑至漢魏正閏大不平之賦，詩云：風煙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髻，欲起溫

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可見萬世公道自在人心司馬溫公作通鑑以魏為正統朱子云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故作綱目黜魏帝蜀此出朱子獨見歟答曰此昉于習鑿齒之漢晉春秋也以蜀乃宗室得為正統魏受禪乃篡逆至晉平蜀漢始亡焉是在晉已有此論余嘗讀陳壽三國志於魏志則稱諸葛武侯為賊雖引用原文出自敵人

灤源問答 卷十一

十四

問李肇國史補載韓退之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後人疑退之賢者何乃輕身如此則肇所載妄與答曰退之岫嶠山詩千搜萬索何所有森森綠樹猿猴悲游南岳如此游西嶽可知又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徑倚巖晚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薛濳拳踞梯巖貼伶俚悔狂已咋指垂戒仍畱銘讀此知肇所載為不誣矣大抵蠟屐尋山為文人韻事特不必絕幽鑿險以致輕

命如子美進落瞿塘石太白逐月采石磯也

問蘇子瞻詩惘惘可憐真喪狗喪字作去聲元微之詩饑搖困尾喪家狗作平聲以何音為正答曰微之用韓詩外傳也然詩家平仄兩用之字甚多如杜子美詩百年垂死中興時中字作仄側聽中興主長吟百世賢又作平到此應常宿相畱可判年判字作仄先判一飲醉如泥又作平花草千年怨種蠶蠶字作平蝦菜忘歸范蠡船又作仄王勃海內存知已天下若比鄰比字作仄杜詩休怪兒童

灤源問答 卷十一

十五

延俗客不教鷓鴣惱比鄰又作平李太白詩八月枚乘筆乘字作平子美詩枚乘文章古又作仄李義山詩九枝燈檠夜珠圓檠字作仄子瞻詩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檠檠又作平子美詩酒醒思臥簟醒字作平韓退之詩朝曦入牖來鳥喚聲不醒又作仄陸放翁詩鳥皮几穩得閒凭凭字作平宋牧仲詩簿書叢裏抽身去獨凭闌干到夕陽又作仄竊謂禰衡之禰伍員之員相如之相尙書之尙貞觀之觀莫縉之縉中酒之中急難之難

王氣之王其主之其琵琶之琵琶之枇筈簪之  
符車騎之騎寧馨之寧町畦之町量移之量抗疏  
之疏枕椰之椰督亢之亢皆平仄兩音此等字更  
僕難數聊就記憶所及畧于此○賢能之能入十  
蒸奴登切說文能熊屬足似鹿从肉呂聲能獸堅  
中故稱賢能而強壯稱能傑也又奴來切入十灰  
廣韻兩收之於灰韻曰能爾雅謂三足隨也又獸  
名禹父所化也奴來切於蒸韻曰工善也又獸名  
熊屬亦賢能也二音固截然不混矣乃阮嗣宗詠

樂源問答

卷十一

六

懷詩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能與萊哉相叶阮瑀  
七哀詩身帶氣力索精魂靡所能與萊來相叶後  
人用之有不蒙譏者乎○宋王景文詩直翁自了  
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曰我字乃去  
聲如何把作平聲押按放翁取字本於列子務外  
游不如務內觀然朱竹垞亦用作平聲贈別孟楷  
詩碧山學士王聖與鑑曲詩人陸務觀○顧長康  
長字世多作平聲東坡詩仙心欲捉左元放癡疾  
還同顧長康才疏正類孔文舉癡疾還同顧長康

陸放翁詩頗似嵇中散疑如顧長康俱作上聲○  
履齋示兒編云魏相相字劉更生更字漢書注無  
音相字唐詩身依魏相尊應作去聲更字宋景文  
詩云君看青史書劉向便是當年劉更生亦作去  
聲○更有本仄聲詩家偏作平者艇字古樂府沿  
江有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  
半字陸機歎逝賦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  
或宜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爽字馬融廣成頌  
豐刑對蔚峯嶺慘爽音翁羽春風含津吐榮觸字

樂源問答

卷十一

十七

西京賦百禽凌遽騖奔觸喪精忘魂失歸忘趨  
高南阜時鳥墮無端逢腐鼠 角觸郵信有神羊觸字用此 太宰詔之詔匹鄙切  
張詠詩由來邪正是安危不信忠良信伯詔作平  
三雅字出典論而安致遠詩曰試罷三雅與五經  
密雲小酌付樵青雅字讀平聲按方言作盃杯也  
秦晉三郊謂之盃周禮大胥小胥卽詩之大雅小  
雅也但字徐騎省詩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妍怪  
字元微之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詎行怪鑒字元微  
之詩聯游麴片玉洞照失明鑒音間俱作平元微之



詩苦思正且耐白雪閒觀風色動青旂正且二字  
讀若真且阼字朱竹垞詩殷勤短主簿正笏立阼  
階有本平聲詩家偏作仄者挺字相如賦旁魄四  
塞雲分霧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入霰韻虹字梁  
簡文帝詩飛幡雜晚虹畫鳥狎晨鳧音絳稜字少  
陵詩塹抵公畦稜去聲冰字玉谿詩簾冰將飄枕  
簾烘不隱鉤包佶詩曉漱瓊漿冰齒寒並去聲司  
字白樂天詩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四十著緋  
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作入聲相字白樂天詩

樂源問答

卷十一

十九

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自註相思必切行字杜  
詩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又豈如吾甥不流宕  
丞相中郎丈人行作胡浪反蒲字白樂天詩羌笛  
吹楊柳燕姬酌蒲萄又酒餘送盞推蓮子燭淚堆  
盤疊蒲萄皆作去聲疑字鄂力切楚辭大招天白  
顛顛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蝗字放翁詩  
燒灰除菜蝗去聲鑑字王建詩綠窗紅鏡酒作仄  
妨字退之岳陽樓詩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去  
聲封字元微之詩短簷苦稻草微俸封漁租去聲

挑字王建詩每日城南空挑戰作仄又樂天詩仁  
風扇道路陰雨膏閭闔扇字作平膏字作仄又退  
之詩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鸞張王二字並仄從  
橫二字漢書何並傳師古注從子用反橫胡孟反  
二字俱去聲坡詩獨窈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  
茫間蒼茫二字並仄若夫大宛之宛胼胝之胝屨  
空之空繆篆之繆逶迤之透阿堵之阿應劉之應  
萬蔓蔓菁之蔓必當作平雌霓之霓鶴柴之柴分  
減之分京觀之觀逕庭之庭大行之行野燒之燒

樂源問答

卷十一

十九

漕糧之漕綺靡之靡餉遺之遺必當作仄固不可  
誤用耳  
問杜詩葛亮貴和書有篇以古人姓名割截用之可  
乎答曰晉書王濬傳世祖旌賢建葛亮之祠則唐  
以前已有此稱又如顧愷之杜詩顧愷丹青重止  
稱顧愷劉牢之杜詩劉牢出外甥止稱劉牢司馬  
長卿杜詩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止稱馬卿按  
此等他書亦多如師宜官晉書王羲之傳師宜懸  
帳之奇止稱師宜仲長統盧照鄰詩山水仲長園

止稱仲長申包胥庾信詩始知千載內無復有申  
包止稱申包酈食其白樂天詩君看齊鼎中焦爛  
者酈其止稱酈其馬少游陳師道詩馬游從昔哀  
吾老止稱馬游南宮敬叔庾信詩學異南宮敬貧  
同北郭騷止稱南宮敬嚴君平蜀志秦宓傳仲尼  
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止稱嚴平王  
子陽漢書時人語曰王陽在位貢禹彈冠止稱王  
陽鄭子真皇甫謐釋勸鄭真躬耕以致舉止稱鄭  
真司馬相如李商隱詩梓潼不見馬相如止稱馬

樂源問答

卷十一

二十

相如公孫宏李商隱詩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宏  
止稱孫宏孫賓石盧照鄰詩孫賓遙相待止稱孫  
賓蘭相如費鳳別碑司馬慕蘭相止稱蘭相蘧伯  
玉楊巨源詩不同蘧玉學知非止稱蘧玉榮啟期  
白樂天詩天教榮啟樂人恕接輿狂止稱榮啟郭  
忠恕朱錫鬯詩圖看郭恕工止稱郭恕韓擒虎王  
貽上題張麗華祠云臨春結綺已銷沈遺廟荒涼  
碧蘚侵惟有青谿鳴咽水千年猶自怨韓禽止稱  
韓禽

問子美詩沙頭宿鷺連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太白  
詩雙鯢呖呖啣鱗鬣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撥刺即跋  
刺歟答曰撥方割切刺力達切與跋刺同是跳舞  
意張衡思元賦彎威弧之撥刺兮射罽冢之封狼  
又作張弓聲

樂源問答

卷十一

二十一

問周樸園詩渡盡西陵麗矚迷越王臺畔草萋萋是  
以佳景爲麗矚即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應接  
不暇意然名畫記張僧繇知畫事手不釋筆而聖  
賢麗矚猶乏神氣豈可求備於一人麗矚二字似  
專指眼目何歟答曰南史隱逸傳論松山桂渚非  
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麗矚美觀也  
問黃山谷詩照灘行郭索焚野得伊尼王荆公詩蕭  
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鉏影外天郭索伊尼搏黍  
春鉏何物也答曰郭索蟹也伊尼鹿也搏黍鷺也

春鉏鷺也愚昔年館於博陵長夏無事曾仿庶物  
異名疏及清異錄表異錄之例都為一編名之曰  
稱名紀麗採輯猶狹未能成書茲擇其尤雅馴者  
錄之長離凡鳥鳳也脉望蠹魚也鞠通琴中蟲也  
烏龍茹黃黃耳渠來吠雲狗也狸奴啣蟬蒙貴鼠  
將貓也芻尼鵲也巧婦鴛鴦也欸段龍媒黃芝汗  
血頻伽驚帆蒲稍鐵象馬也儂女八輩蠶也黍民  
白鳥豹腳蚊也活東蝌蚪也胎仙紫卿鶴也烏衣  
神女燕也兀地奴鵝也活羅慈烏也元駒蟻也滅  
灤源問答 卷十一

腳鵝鳴也歌女蚓也大客鈍公子象也肥遺升卿  
蛇也王孫尾君子猴也春駒鳳子江夏斑玉腰奴  
蝶也少卿鳥也飛奴人日鳥鴿也謝豹杜宇也鼠  
婦伊威也烏鬼鷓鴣也郭椒黑牡丹牛也胡髯郎  
髯鬚主簿羊也婆婆兒碧海舍人鷗也內黃侯無  
腸公子橫行甲士蟹也阿蘇綠朝雲白衣使者鸚  
鵡也金衣公子黃鸝也黃栗留紅樹歌童鶯也鷓  
鳥兔也蜜官蜂也石首黃魚也仲能鼠也封使君  
虎也山菌竹雞也白暗象牙也黑暗犀角也縊女

蜺也瓦亭仙鶴也來禽朱奈也鼠姑鹿韭牡丹也  
龍孫竹萌玉版師邊幼節筍也盧橘枇杷也諫果  
忠果木威南威橄欖也松明香也蒼官蒼髯叟支  
離叟五大夫松也此君碧玉椽竹也浚巴菰煙草  
也八月春秋海棠也木筆辛夷女郎花玉蘭也曼  
陀羅山茶也日及木槿也鬘華茉莉也牛勒玉雞  
苗蒿薇也瘦容月季花也繁露葵也幽谷芳友香  
祖百草長都梁香馨列侯蘭也治穢傅延年菊也  
將離婪尾春芍藥也水芝荷也崖蜜櫻桃也壽庭  
灤源問答 卷十一

木虎刺也綠天芭蕉也雁來紅老少年也錦帶蕁  
也女蘿兔絲也石髮龍蟠衣苔也博邪瓦衣昨葉  
瓦苔也昔邪牆苔也水魚衣水苔也楨欄棕櫚也  
玉乳果宗快果紅綃梨也瀛州玉雨梨花也鐵腳  
梨木瓜也馬乳葡萄也金剛拳杏也餘甘尉桃也  
烏桕柿也木蜜朱實棗也摩羅百合也蹲鴟芋也  
荔枝奴龍眼也天漿金罌丹若石榴也木奴橘也  
瑞金奴柑也鴨腳樹銀杏也菜伯鹿胎葱也仁頻  
檳榔也一束金韭也合草宜男花也土酥蘿蔔也

淨街槌瓠也晚菘白菜也玉杵羹山蓀也玉延山藥也百歲羹薑菜也天羅紫絲瓜也吉貝棉花也華萃並頭蓮也雀舌龍牙過羅綠英森伯清風使晚日侯茶也假節侯蘆也玉臂龍藕也月圓隄糜螺丸松煙松滋侯黑松使者墨也紫泥印色也赫蹏側理鴉青密香麥光剡藤銀光雲藍好時候紙也淨君帚也涼友聚頭六角扇也流黃錦也行馬鹿角也不借麻鞋也軍持偏提淨瓶也扶老柳樾杖也養和几也博山玉太古香爐也桃笙竹簟也

濼源問答

卷十一

三

擲般也裘鐘筆筒也塵尾蠅拂子也都藍茶具也清室深室請室福堂獄也翁仲君何墓前石人也索郎松膠綠蟻鳧花屠蘇竹葉洞庭春色蓬萊春青州從事酒也方空紗也綠熊席也方響戒尺也艘鱗小船也屢屢門門也杯玻茗也隱囊靠枕也青帘酒旆也寓錢紙陌也牢九餅也一作牢九角黍粽也菽乳黎祁小宰羊豆腐也刀圭藥具也草具惡食也脫粟粗糲也寒具油餠子也菽胎糖也款乃軋鴉檣聲也樹雞木耳也

濼源問答

卷十一

三

蝦鬚簾也銀蒜簾押也青奴竹夾膝竹夫人也方諸菱花鏡也篷撲柳板也青蚨沈郎孔方兄錢也女牆雉堞也畧約小橋也鐵鹿船猫也浮圖塔也焦尾綠綺琴也半里嬌執事也三雅不落銀鑿落酒杯也玉參差笙也玉璫瓏笛也白打蹴鞠也胃索千秋也儂絙軟索也輕呂吳鉤魚腸劍也牛衣草席也吉光裘也麗譙更鼓樓也栗尾龍鬚友不律黃聿翹軒寶帚筆也壁友卽墨侯硯也屈戌金鋪窗戶環鈕也攄恩清防屏風也青翰舟也擣蒲

問 國初詩學山左爲盛宋荔裳趙清止高念東王子底田山薑趙秋谷皆有專集各樹旂幟而漁洋山人爲海內執轡壇牛耳垂五十年高足旣多士林翕然宗仰獨秋谷與之牴牾作談龍錄譏之其果爲平允否答曰秋谷之才亦清狂拔俗然以詩而論非漁洋敵頭也大約漁洋獎掖善類幾于沉愛秋谷則天性峭急少所許可兩人志趣不同故不免生好惡之見耳至談龍錄論詩細處卽漁洋見之亦當首肯○秋谷撰馮大木詩序云朝士



奪攘天晴日暖吾輩至請君始出陳高堂

尚遮莫二字詩家習用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子  
美詩遮莫隣雞下五更論者謂猶言儘教也然與  
答曰莫字亦是方言盧祖皋詞溪魚堪膾切莫論  
錢李易安詞莫道不消愁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  
猶云慎毋也按詩中用方言頗多方雄飛詩落絮  
縈風特地飛特地猶云故故也杜詩過客徑須愁  
出入徑須猶直也又剩欲提攜如意舞剩欲猶惟  
欲也皮襲美詩檜身渾箇矮渾箇猶如此也李咸

灤源問答

卷十一

三

用詩干戈滿地能高臥只箇逍遙是謫仙只箇猶  
這個也白香山詩見說白楊堪作柱見說猶聞道  
也杜詩忽漫相逢是別筵忽漫猶率爾也又三顧  
頻煩天下計頻煩猶鄭重也韓退之詩才覺霜毛  
一半加斗覺猶粹然也李義山詩好爲麻姑到東  
海勸栽黃竹莫栽桑好猶善也珍重相屬之辭元  
微之詩子蒙將此曲吟似獨眠人吟似猶吟向也  
少陵詩一昨陪錫杖一昨猶昨日也李義山詩柳  
映江潭底有情底何也溫飛卿詩爾來何處不恬

然爾來猶近來也杜牧詩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  
青樓薄倖名贏得猶剩得也孟浩然詩更道明朝  
不當作相期共鬪管絃來不當作猶不該也韓詩  
端來問奇字爲我講形聲端猶定也杜詩白頭梳  
更短渾欲不勝簪渾全也義山詩本以亭亭遠翻  
嫌脈脈踈翻反也又如義山詩鶯花唬又笑畢竟  
是誰春皮襲美詩醉鄉終竟不聞雷杜牧之詩至  
竟息亾緣底事畢竟終竟至竟皆作究竟解元微  
之詩總破天公霑雨露等頭成長盡生涯孟東野

灤源問答

卷十一

三

詩文魄旣飛越宦情亦等閒李義山詩莫訝韓憑  
爲蝶蝶等閒飛上別枝花等頭等閒皆作輕易解  
樂天詩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  
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隔是身  
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是  
隔是義同猶言已是也他如杜詩寒花只暫香野  
航恰受兩三人李義山詩君懷一匹胡威絹爭拭  
酬思淚得乾陸魯望詩不知謝客離腸醒臨水剛  
添萬恨來只字恰字爭字剛字皆方言

問楊妃之死新舊唐書皆以為縊死馬嵬路祠下太  
真外傳謂縊死佛堂前梨樹下宋李恭賦楊妃菊  
云命委鬼坡萬馬泥元人傳奇因有馬踐楊妃之  
說何所見而異其辭答曰寧特此也劉夢得詩貴  
人飲金屑倏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顏色真如故  
則又以爲飲金屑而死夢得近在昭代而所聞又  
異不可解也至馬踐楊妃之說想因白樂天宛轉  
蛾眉馬前死一語而附會之耳

問吾里舊名稷下而朱竹垞太史壽山石歌云其初

濼源問答

卷十一

三

產自稷下里後乃深入芙蓉巖豈閩中有同名與  
答曰此稷下里在福州省城北六十里壽山在焉  
山生美石可硯可印晶瑩如玉柔而易攻大者一  
二尺許蓋珉云距壽山五里又有五花石坑石具  
五色惟艾綠難得今開鑿盡矣芙蓉山與壽山對  
峙亦產美石香祖筆記所謂壽山石出質溫栗宜  
鐫刻價與青田燈光石相埒或以芙蓉山石充之  
無復寶色其值亦不及壽山五之一是也壽山側  
有壽山寺志云在稷下里唐光啟三年建芙蓉山

有芙蓉寺唐太和中建咸通時賜額延慶院宋大  
平興國中改名興國院

問左蘿石先生詩凄風苦雨驚三死淨几明窗喜九  
生九生何解也答曰唐李陽冰禁經九生法云作  
書一生筆純毫爲心軟而復健二生紙新出篋筥  
滑潤易書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三生硯用則貯  
水畢則乾之不可浸潤四生水義在新汲不可久  
停五生墨隨用隨研凌利墨光爲上研多則泥鈍  
也六生手適攜執勞腕則無準七生神凝神靜思

濼源問答

卷十一

三

不可煩燥八生目寢息適寤光朗分明九生景天  
氣清朗人心舒悅按陽冰所言與孫虔禮乖合之  
說相發明

問趙松雪詩才似茂陵非晚遇美如曲逆不長貧而  
文選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斷注  
曲區遇反逆音遇其音何不侔之甚答曰此等音  
義史書中不一而足如亢倉音庚桑龜茲音邱慈  
冒頓音墨咄骨朶音孤都土苴音姪鮮暉毗音恠  
柴糊塗音忽突寧馨音甯亨格澤音鶴鐸谷蠡音

鹿離欸乃音奧藹女紅紅字音工牢愁愁字音曹  
落魄魄字音托又若可汗讀若克寒酈食其讀若  
立異饑金日碑讀若金密低万俟高讀若墨其屑  
吐谷渾讀若突浴魂神茶鬱壘讀若伸舒尉律其  
音義皆有不可解者至以裁成爲財成縉紳爲薦  
紳屈伸爲詘信趙趙爲次且扼腕爲搯擊孟津爲  
盟津牧野爲姆野滹沱爲惡池又作亞駝伏羲爲  
宓犧又作戲皋陶爲咎繇出納爲出內睥睨爲辟  
倪囧兩爲方良匍匐爲扶服慙慙爲縱與鰥寡爲

樂源問答

卷十一

三

矜寡豫且爲余且亞谷爲惡谷又古人書中所通  
用也

樂源問答卷十一終

樂源問答卷十二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古者紀功有銘而未必盡刻于碑也秦漢以後勒  
碑刻銘銘碑爲一其源流分合可得聞與答曰銘  
者文也碑者其製也銘之由來甚古其類甚繁管  
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此刻石銘功所自  
始然言刻石而未有碑之名也蔡邕曰黃帝有金  
凡之銘王子年拾遺記黃帝以神金鑄器皆有銘  
題凡所造建皆紀其年時此器物之有銘始於黃

樂源問答

卷十二

帝也夏禹岫嶽山銘七十七字其文曰承帝曰咨  
翼輔左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竄身洪流而明發  
爾興久旅忘家嶺岳麓庭知營形折心罔弗辰往  
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禮鬱塞昏徒  
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劉禹錫  
詩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韓退之詩岫嶽山尖  
神禹碑或稱爲銘或稱爲碑其實摩崖而無碑之  
形也厥後湯有盤銘唐開元時耕地者得比干銅  
盤銘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古之藏茲焉是保



此商之時有銘也周武王受太公丹書銘以自警見大戴禮其盥盤銘云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遊也溺于人不可救也帶銘云火滅修容慎戎必恭恭則壽其他杖衣筆矛皆有銘太平御覽又記武王於車戶履視鋒杖并皆爲書銘此銘于器物者也考工記栗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此銘于量者也穆天子傳乃爲名跡于弁茲石上此銘于石者也周禮司勳王功曰勳民功

灤源問答

卷十二

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于王之太常此銘于旂者也左傳季武子作林鐘而銘魯功國語晉魏顛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此銘于鐘者也祭統衛孔悝有六月丁亥之銘左傳正考父有一命而僂之銘此銘於鼎者也莊子載衛靈公有不馮其子靈公奪而葬之之銘漢滕公夏侯嬰有佳城鬱鬱之銘此銘之藏于墓中者也孔子有書延陵季子之銘此銘之表于墓外者也凡此或銘于山石或銘于器物或銘于墓而不必

碑也碑制始於成周廟中有麗牲之碑葬時有懸窆之碑庠序有識景之碑祭義云麗牲入于碑此廟中麗牲者也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此葬時下棺者也儀禮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鄉飲酒鄉射當碑指此庠序中識日景者也廟中用石葬時用木後世遂因此制爲碑以刻銘焉釋名云碑被也本葬時所設臣子追述祖父之功以書其上初學記碑悲也所以悲往事今人墓隧宮室之事通謂之碑矣西漢有魯靈光殿碑

灤源問答

卷十二

僅存五鳳二年數字此謹記年月者也唯尹宙碑上穿一穴尙有豐碑體製孔宙碑卽以銘爲碑其後或文或頌或記或銘或誌或歌或誄或贊或圖或有文無銘或有銘無文皆名爲碑于是有磨崖碑廟碑寺碑橋碑墓志碑墓銘碑石闕碑神道碑德政碑寶塔頌碑廳壁題名碑陸法言廣韻碑碣李斯造宐始於嶧山之刻耳此磨崖頌德盛于秦者也嗣後唐之太山碑元結浯溪中興頌皆倣此後漢中山簡王薨詔爲之修冢塋開神道注云墓

前開道建石柱謂之神道是神道碑起於漢也王簡栖作頭陀寺碑此佛寺之有碑也西京雜記前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刻石埋於墓前此自作墓志銘也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埋文恐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媾有德業則爲銘此爲祖父作墓志銘者也凡此皆壙石之原委也又如李翕析里橋廊閣頌蔡襄萬安橋記此橋之有碑也又如夏侯湛東方像贊此贊亦名碑也昌黎南海神道碑孔子廟碑顏真

樂源問答

卷十二

四

卿家廟碑此廟碑也如歐陽率更九歌蘇子瞻書荔支歌此歌亦名碑也如燕然山銘劍閣銘石闕銘及墓志銘此銘亦稱碑也唐蘇靈芝書憫忠寺寶塔頌此塔頌亦名碑也如龜池五瑞圖此圖亦名碑也又如顏平原金天王題名韓昌黎廳壁題名此題名亦稱碑也凡刻於石碑皆謂之碑遂忘碑之所自起大抵古時鑄銘于金刻銘於石至於碑碣盛於秦漢後世益廣其製耳  
問碑之在墓外者曰墓表曰神道碑曰神道表曰神

道碑銘曰墓碣統名之曰外碑其在墓中者曰誌曰墓誌曰墓銘曰墓誌銘論者謂散行文謂之誌有韻者謂之銘故但有文而無韻者謂之墓志但有韻而無文者謂之墓銘然與答曰非是之謂也黃梨洲金石要例云墓志而無銘者蓋叙事卽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志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叙事屬志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未有重曰亂曰摠之是賦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故無銘者猶賦

樂源問答

卷十二

五

之無重無亂也正考父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僂于是窮于是以餽余口比于銅盤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漢滕公石室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此有韻之銘也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衛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官於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

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者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慳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無韻之銘也古來原有此兩樣墓表神道碑俱有銘有不銘○漢間憲長韓仁碑亦無韻語而題曰銘其他如任彥升於劉夫人江文通於孫緬韓退之於盧渾並單用韻語而稱墓誌梁簡文於何徵君韓退之於孟貞曜柳子厚於襄陽趙丞散文與韻語並施而亦稱墓誌王融於

濼源問答

卷十二

六

豫章王謝眺於海陵王沈約於長沙王皆無散序而咸稱誌銘又韓退之於張法曹李楚金及乳母皆只用散文無韻語而亦題為墓銘

問石鼓文世傳為周宣王物鄭樵謂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樵又作釋音摘烝毆二字見於秦斤秦權而指為秦鼓金馬子卿以為宇文周造據蘇綽傳周文帝為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命蘇綽為大誥奏行之後文章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嘗西狩岐陽其子

武帝保定元年又狩岐陽則文仿大誥詩仿小雅可知後人遂從而疑之并謂鼓文載吳人鄰亟朝夕微惕語周宣時吳未通中國安得有此又謂周文武無藝祖稱而鼓文有云進獻用特歸格藝祖遂引宇文祭河嶽誥嘗稱其先世為藝祖此以何說為定答曰石鼓者周宣王獵碣也鼓高二尺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則史籀書其詞誦天子之田舊在岐陽石鼓村唐昌黎為博士時請于祭酒欲興之太學不果鄭餘慶遷之鳳翔孔子廟而亡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七

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之民間得之十鼓遂足宋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府學門庶大觀二年自鳳翔徙開封詔以金填其文初致辟雍復入保和殿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于燕置王宣撫家復移至大興府學元虞集為大都教授移置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壁下摹搨者多文漸漫滅至元己卯國子司業潘迪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尙功王氏厚之等數家之說考訂音訓刻石鼓旁讀者得藉以稽考焉至于時代則韓退之云周綱凌遲四海

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  
隳嵯峨是詩石作於宣王也韋應物云周宣大獵  
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又云乃是宣王之  
臣史籀作蘇子瞻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  
變蝌蚪是詩書于史籀也歐陽公集古錄雖設三  
疑而謂退之好古不妄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  
作黃山谷亦謂筆法如圭璋非後人所能贗也至  
鄭樵指爲秦鼓觀秦碑如詛楚文泰山碑嶧山碑  
全與此詩不類其非秦人所作甚明吳人隣亟古

灤源問答

卷十二

八

吳字同虞乃獵時虞人翼獸耳藝祖之稱作詩者  
鋪張揚厲偶用古語猶周本稱年而洪範稱祀耳  
皆不足爲宇文之証也。石鼓唐時已非全璧少  
陵詩陳倉石鼓久已訛昌黎詩年深未免有缺割  
快劍斫斷生蛟鼉可証也至坡詩強尋偏旁推點  
畫時得一二遺八九則宋時益加剝蝕故集古錄  
所載才四百六十五字胡世隆資古錄僅多九字  
孫巨源于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  
十七字薛尚功帖載四百五十一字潘迪音訓所

載三百八十餘字今所存者三百二十五字殘璣  
斷璧少益足珍乃明楊升庵獨謂得東坡本于李  
西涯而西涯懷麓堂集未之及升庵一生專好作  
僞原不足信而考究亦頗精密如君子員邈員邈  
員旃深得古人重文讀法可補潘迪所未及

問東省鹽莢自古稱盛今反不如天津兩淮何也答  
曰禹貢青州之域厥貢鹽絺太公封于營即通漁  
鹽之利東省之鹽自古爲盛然自管仲以前有貢  
而無征也至桓公用管仲之計山海之利甲于天

灤源問答

卷十二

九

下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請伐菹薪煮沸火爲鹽  
徵而積之于是自十月至正月成鹽三萬六千種  
糶之得金萬一千餘金而榷鹽之稅重矣漢武元  
狩二年用鹽鐵使孔僅東郭咸陽言因官器與牢  
盆敢私煮者欽左趾沒入其器物而私鹽之禁嚴  
矣唐乾元元年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  
井竈近利之地置官司遊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  
徭盜鬻者論以法于是淮北有巡院十三兗鄆居  
其二而私煮之禁弛私鬻之禁嚴矣五季軍興權

鹽太峻周世宗北伐時父老遮道泣懇願以鹽課均之兩稅于是兩稅之額有鹽錢矣宋太祖加恩河北詔許通商然其時京都之濟兗曹濮鄆單等州皆仰給於解鹽至仁宗時始通淮南鹽罷解遞運然皆官自鬻之雖通商而百姓輸錢如故後以諫官余靖言遂罷輸鹽錢慶歷時王伯瑜監滄州鹽務獻議商人受鹽以囊貯之毋過三石三斗每斗六觔除三斗為耗勿算餘給券為驗聽至所鬻州驗券並輪算錢而鹽始有券矣元至元二年始

樂源問答

卷十二

十

改券為引轉運使歲為領銷山東所隸凡十九場歲售引二十餘萬于是銷鹽始有引之名矣明因其法令商人屯糧塞下給以引赴場支鹽出納有度支給有程謂之開中 本朝監于元明而損益之罷開中法商民兩便而恤竈之仁有加無已蠲夙逋復舊業免滋生之丁賦設濟乏之義倉俾竈有餘力不匱于所供矣蓋澤鹵之邑與民易市聚于兩則艱山陸之區非商弗運委之民則滯故必官為之經理而入其稅利用饒國茲之誤節焉

之貢也元制山東十九場明因之 本朝康熙

十六年裁豐民歸永利裁利國歸富國裁豐國歸寧海永阜裁新鎮高家港歸王家岡裁行邳歸石河其官臺固堤信陽濤雒海倉登寧西出如故其十二場十八年又裁官臺歸壽光縣裁固堤歸濰縣是為十場二縣雍正二年復設官臺場又歸併濰縣之固堤場而以海倉歸併西由是為十場其綱十二日永興永昌同仁祥仁祥濶晉澤晉興晉公集義慶紛洪載通裕其票商聽之于引名曰綱

樂源問答

卷十二

十一

商明初山東鹽河有東北二大支其北一支屬濼口蒲臺二批驗所為大清河自戴村壩經濼口至利津入海以收寧海等八場之利者也其東一支屬樂安批驗所為小清河初由趵突泉流古明河經華不注山下入大清河自偽齊劉豫鑿下濼堰而大小清河遂分小清河別導源于章邱之獺河合清塔沙三河由馬車濱澄海口入海收海倉等十一場之利者也明自成化以後海倉等十一場支河乾涸商旅不行邳州改行淮鹽開歸駁行河

東樂安批驗所裁革而小清河南支故道遂無復可尋今併爲十場及濼口蒲臺兩批驗所所持以利鹽運者惟大清河而大清河上流僅分汶河餘瀝戴村壩以下雖有泉源尤易壅塞所以濬其源開其塞者在隨時經理則鹽運通而利用饒鹽政肅而課自裕矣

問漁洋香祖筆記載心相三十六善陽宅三十六祥而未詳其目果見于何書答曰以愚所聞心相三十六善林香讀書一也作事可剛柔二也慕善近

樂源問答

卷十二

七

君子三也安分寡慾四也喜人規切五也常自知非六也畏清議七也畏法度八也畏陰陽九也不逐淫嗜殺十也爲善不求人知十一也作事周匝有終始十二也不談人閨闈事十三也忍耐十四也能省約惜福十五也揚善隱惡十六也無作奸作惡十七也急難中濟人十八也不助強欺弱十九也知人饑渴勞苦二十也受享知慙二十一也知人詐僞能含容二十二也不忘故舊二十三也與人期不失信二十四也不面訐人語二十五也

言有序當人語次不攙奪二十六也不談亂二十七也寧損己爲利人事二十八也常思退步讓人二十九也不念舊惡三十也盡心爲人謀不厭乞假三十一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二也聞事不驚張三十三也夜臥便睡著三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三十五也篤信因果三十六也陽宅三十六祥居家尚禮義一也聞讀書紡織聲二也嫁娶不慕勢利三也田宅不求方圓四也主人有先機遠慮五也子孫知稼穡六也居喪循禮七也承祭必敬八

樂源問答

卷十二

七

也門多士君子九也童子能拱揖應對十也閨門嚴肅十一也不聽婦言并婢僕搬鬪是非十二也故舊窮親在坐十三也卑幼舉動稟命尊長十四也尊師重醫十五也不聞嬉笑怒罵十六也六婆不入門十七也寢興以時十八也和睦鄰族十九也斗秤平準二十也交易分明二十一也早完官糧二十二也無博奕戲言二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夜之飲二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二十五也無峻宇雕牆二十六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二十七也

藏書完整二十八也家僮無鮮衣惡習二十九也  
閹人謙婉三十也隨力量賑濟三十一也不敢暴  
殄天物三十二也舟車什物能借人三十三也不  
喜爭訟三十四也不信禱賽三十五也庭除灑掃  
三十六也按此青箱雜記客中閑集寄園寄所寄  
皆載之而互有異同

問鄭漁仲論圖譜之用不可無者十六謂天文地理  
官室器用車旂衣裳壇兆都邑城築田里會計法  
制班爵古今名物書等是也然則圖象之用廣矣

樂源問答

卷十二

十四

敢問其所自始答曰左傳夏方有德遠方圖物此  
圖禽獸草木之所祖也周禮地官大司徒掌建邦  
土地之圖鄭注若今之輿地圖此圖地理之所祖  
也漢天文志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圖官宮  
物象之類此後世星象之所祖也漢濟南人公玉  
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此圖官室之所祖也有圖之  
以昭訓戒者如周明堂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及  
周公負辰圖孔子嘗觀焉益州記載漢獻帝時張  
收畫盤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二弟

子於壁間順帝梁皇后嘗圖畫劉向列女傳八篇  
中像于左右以自鑒戒唐貞觀中李襲譽撰忠孝  
圖永貞間陸贄侍東宮爲古君臣圖以獻貞元十  
二年寒食節圖漢名臣于麟德殿屏風仍紀其嘉  
言美行於下明皇時宋璟嘗手寫無逸圖以獻文  
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尙書中君臣事迹命畫工圖  
於太液亭朝夕觀覽宋仁宗圖農桑耕織圖於延  
春閣鄭俠上流民圖於熙寧六年遼太祖畫前代  
直臣像爲招諫圖遼太宗令圖畫古帝王於日月

樂源問答

卷十二

十五

四時堂元臣邦寧進農桑圖于延祐五年趙孟頫  
爲詩紀之塔失不花亦進幽風圖明永樂時繪漢  
文止輦受諫圖及唐太宗納魏徵十思圖懸之左  
右此皆德業之所係治忽之所關也又有圖之以  
志無前之績者漢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  
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  
官爵姓氏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于雲臺初  
止二十八其後有王常李通竇武卓茂合三十二  
人以椒房故獨不及馬援梁元帝鎮荊州作職貢

圖首虜而終蠻凡三十餘圖梁宗炳畫瑞應圖唐武德四年作文學館收聘賢才命閻立本圖像使褚亮爲之贊號十八學士貞觀十七年圖長孫無忌等勳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閣代宗廣德元年又圖雍王至曹楚王三十三人憲宗貞元五年又圖褚遂良以下至李晟等二十七人以繼國初功臣之像大中初求李峴等三十七人績焉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顏師古奏云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欵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編乃命閻立

樂源問答

卷十二

六

本畫王會圖開元中圖張說等十八人於東都上陽宮含象亭御贊述之建中三年詔考定功臣可配享者刊古今名將凡六十四於武成廟宋眞宗圖祥瑞於龍圖閣英宗時張燾請圖乾興以來文武大臣于神宗御殿壁宋高宗圖配享功臣象于景靈宮廷之壁元至大二年河間等路獻嘉禾有異畝同穎及一莖數穗者命集賢學士趙孟頫繪圖藏諸秘書是也更有圖書籍用祛未悟者漢書藝文志有孫子兵法圖九卷齊孫子圖四卷兵

形勢十一家圖十八卷楚兵法圖四卷孫軫圖二卷王孫圖五卷魏公孫圖十卷兵陰陽圖十卷黃帝圖三卷風后圖二卷鳩治子圖一卷鬼容區圖一卷別成子望軍氣圖三卷兵技巧鮑子兵法圖一卷伍子胥圖一卷苗子圖一卷凡兵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卷任宏校兵書爲四種此兵法之有圖也漢明帝雅好圖畫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經史事命尙方畫工繪圖此經史之有圖也後漢阮誥有禮圖鄭康成有三禮圖九卷

樂源問答

卷十二

七

楊傑有補正三禮圖後漢順帝梁皇后常以列女圖置於左右郭璞爾雅序云別爲音圖用祛未悟謂爾雅中物狀難名者則披圖以別之也戴安道有南都賦圖梁薛景和有周易新圖周易普元圖八卷是周易有圖不始于邵子也晉明帝時衛協畫毛詩圖梁有毛詩圖三卷毛詩孔子經圖十二卷詩古聖賢圖二卷唐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召程修已圖之開成中又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草木蟲魚圖是詩經有圖不始于馬和之也梁有



春秋古今盟會地圖一卷又崇文總目云唐張傑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績而表之是春秋圖不始于蘇軾指掌也梁有孝經圖一卷孝經孔子圖二卷孝經古秘圖一卷孝經左右契圖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孝經分野圖一卷孝經內事圖二卷孝經內事講堂七十二弟子圖一卷又有口授圖一卷俱見隋經藉志是孝經有圖也梁張僧繇畫山海經圖十卷咸平二年舒雅重繪山海經為十卷見于中興

樂源問答

卷十二

六

書月所以陶靖節詩亦云流觀山海圖也唐書刑法志云唐太宗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於背鍼灸失所其害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此鍼灸之有圖也唐高宗命李勣等修陶隱居所注神農本草經復命長孫無忌等二十二入別為藥圖二十五卷圖經七卷謂之唐新本草是本草有圖也宋景祐二年大樂署以律準考定雅樂獻之上召問李照以鐘律大要照請用黍尺求聲遂命照制新樂聶冠卿討論故事以御製樂曲及鐘

律說制器之法與古今樂器圖象之異為書一百二十六篇上之是樂器有圖也又宋宣和中王楚集三代秦漢彝器繪其形範辨其欵識是博古有圖也又東嘉葉仲堪重編六經圖七卷是六經有圖也此皆載諸簡端古人讀書所謂左圖右史是也他如列仙有圖則見於後漢書東平憲王傳中元六年冬東平王蒼來朝帝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佛像有圖見於後漢書西域傳漢明帝夢見金人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

樂源問答

卷十二

九

而黃金色帝于是使天竺問佛道法遂于中國圖畫形像焉此仙佛有圖也又有畫變相者廣川畫跋云唐張師孝入冥得識所見為畫陰刑陽囚獄苦具在酸慘悲惻使人畏栗此地獄變相有圖也畫體之變十有四一曰一筆畫獻于宗炳宋武帝東征劉毅道廬山隱士宗炳獻一筆畫一百事帝賜以犀柄麈尾二曰戰筆體善于孫尚子歷代名畫記云隋孫尚子善為戰筆之體甚有氣力衣服手足木葉川流莫不戰動惟鬚髮獨爾調利他人

效之終莫能得三曰著色畫精于閣立本米芾畫史云閣立本畫皆著色而細絹銀作月色布地四曰手畫善於張璪圖畫見閩志云唐張璪以手摸絹素而成畫畢宏問璪所授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五曰點簇畫起于韋偃朱景元唐朝名畫錄云韋偃常以越筆點簇鞍馬人物山水烟雲千變萬態曲盡其妙宛然如真六曰潑墨畫始于王墨墨性多疎野好酒醺酣之後卽以墨潑應手隨意條若造化不見有墨汙之迹七曰金碧山水始于李

灤源問答

卷十二

三

思訓俗所稱大李將軍也湯屋畫鑿云思訓畫著色山水用金碧輝映自爲一家法八曰金錯刀畫創於李後主宣和畫譜云江南後主李煜畫作顛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畫九曰折枝畫始于南唐徐熙畫史云熙畫大小折枝嘗畫桃一大枝謂之滿堂春色十曰戲筆人物始于宋石恪都穆寓意編云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麤筆成之十一曰沒骨畫始于徐崇嗣以其無筆墨氣骨而名之但取其濃麗

生態蔡君謨題云前世所畫皆以筆墨爲上至崇嗣始用布采逼真故趙昌輩效之十二曰凹凸畫昉于張僧繇楊用修云僧繇畫于一乘寺遠望眼暈如凹凸近視卽平十三曰罨畫罨畫者雜采色畫也十四曰白描畫白描有二一鉄線描始于顧愷之傳于李龍眠龍眠後趙松雪得其宗一蘭葉描始于吳道子道子後宋馬和之傳其法此又畫家變格而各呈其巧者也至于畫分南北宗非其人自南北也北宗則自唐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

灤源問答

卷十二

三

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驥以至馬夏輩皆北宗也南宗則自唐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扞研之法傳至張璪荆浩關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子以及元之四大家皆南宗也宋郭若虛曰古之秘畫珍圖名隨意立典範則有春秋毛傳論語孝經爾雅等圖其次後漢蔡邕有講學圖梁張僧繇有孔子問禮圖隋鄭法士有明堂朝會圖唐閻立本有封禪圖尹繼昭有雪宮圖觀德則有帝舜娥皇女英圖隋展子虔有禹治水圖晉戴逵有烈

女仁知圖朱陸探微有勳賢圖忠鯁則隋楊契丹  
有辛毗引裾圖唐閣立本有陳元達鑣諫圖吳道  
子有朱雲折檻圖高節則晉顧凱之有祖二疏圖  
王廙有木鴈圖宋史藝有屈原漁父圖南齊蕭伯  
珍有巢由洗耳圖壯氣則魏曹髦有卞莊刺虎圖  
宋宗炳有獅子擊象圖梁張僧繇有漢武射蛟圖  
寫景則晉明帝有輕舟迅邁圖衛協有穆天子讌  
瑤池圖史道碩有金谷園圖顧愷之有雪霽望五  
老峰圖糜麗則晉戴逵有南朝貴戚圖宋袁倩有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五

丁貴人彈曲項琵琶圖唐周昉有楊妃架雪衣女  
亂雙陸圖風俗則南齊毛惠遠有剡中溪谷村墟  
圖陶景真有永嘉屋邑圖隋楊契丹有長安車馬  
人物圖唐韓混有堯民鼓腹圖凡此有關典章風  
土而非僅以一花一草逞其技巧已也要而論之  
唐張彥遠有云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  
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于天然非由造作古  
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  
燧以來皆有此瑞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央籍圖書

萌矣軒轅氏得于濩洛中史皇蒼頡狀焉奎有芒  
角下主辭章頡有四目仰觀並象因備鳥龜之跡  
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  
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  
象制肇創而猶畧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  
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按字學之部其體有  
六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  
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  
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五

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知  
書畫異形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畫名焉既  
就彰施乃深比象禮樂大闡教化由典故能指讓  
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  
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采  
色掛物象也故鐘鼎刻則識鬼魅而知神姦旅章  
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  
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于雲臺有烈有勳皆登  
于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

或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善哉曹  
植有言曰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  
異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  
士莫不忘食見忠臣死難莫不抗節見放臣逐子  
莫不歎息見姪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  
不嘉貴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畫也因論圖畫之源  
而詳著之

問鈕玉樵吳觚載湯潛庵除上方山五通神事云明  
太祖既定天下夢兵卒千萬羅拜殿下顧恩因命

樂源問答 卷十二

江南家立小廟以五人為伍處處血食云云是五  
通之名起于明初然香祖筆記載武林間見錄宋  
嘉泰中大理寺決一囚數日後見形云泰和樓五  
通神虛位某欲充之求一差檄言差充某神位得  
此為據可矣然則宋時已有五通之名與答曰不  
特宋時已有五通之名即上方山五通亦始於宋  
時也考明錢希言獮園書中宋朝五通神欲以范  
文正公宅基為香火地數為崇公叱之曰上方山  
風水最佳名為酒池肉林可據之益可証明漁洋

之說矣獨怪邪不勝正以文正公之正邪神為崇  
且擇地與之以濟其淫昏范公疑不出此然由宋  
迄今七百餘年至湯公始除之兩文正始終其事

豈亦有數存耶 湯文正公請禁淫祠疏云臣奉  
詔諭以移風易俗為先務還淳臣仰承  
聖諭以教本尚質使民返樸還淳臣仰承  
聖諭以學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倫常而敦  
行實至學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倫常而敦  
行實

樂源問答 卷十二

根株蘇州府城西十里近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為  
五通神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笙簧  
酒醴晝夜喧闐男女雜處無時不飲錢何  
止數百萬商賈必豐里人謂稱貨于神可以致  
富借值還債祈報必豐里人謂稱貨于神可以致  
石湖日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為甚更與五通  
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往  
神將娶為婦而其妻亦恍惚與神遇往五通  
家視河伯娶婦不以其妻亦恍惚與神遇往五  
敗壞風俗如行于光天化日之下豈容此  
淫昏之鬼肆行于光天化日之下豈容此  
臣以勘災至准益肆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者  
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  
而駭查疑以材木備修官署城垣之用民始  
除之始即降之禍殃皆為臣危中師巫最黠而悍誠  
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

恐臣去之後必又造怪誕之說箕歛民財更議興  
復愚民無知必復舉國猖狂不可禁遏請賜  
特旨嚴禁勒石山嶽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與  
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責令改業勿使  
邪說誑民天威所震重寤當醒人心既正風  
俗可醇更通行各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  
世道非渺小矣

問吾鄉鼉磯淄川皆有硯材而青州紅絲石尤奇柳  
公權論硯以青州為第一絳州者次之不數端溪  
歐陽永叔則曰龍尾遠出端溪上邵博聞見錄亦  
右歛而左端又廬山洮河常山滌石皆為昔賢所  
賞而先生論硯專重端溪水礪何與答曰柳歐邵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三

諸公未見真水坑故為是臆說耳蓋諸石各具一  
德而水坑則具全德也按端溪硯譜云端州治高  
要縣自唐為高要郡宋政和中為肇慶府府東三  
十三里有山曰斧柯在大江之南蓋靈羊峽之對  
山也斧柯山峻壁特立下際湖水自江之滄登山  
行三四里即為硯崑也先至者曰下礪礪之中有  
泉出焉大旱不涸下礪之上曰中巖中巖之上曰  
上礪自上礪轉山之背曰龍礪龍礪蓋唐取硯之  
所後下礪得石勝龍礪龍礪不復取自山之下分

路稍東至半邊山諸礪西南沿溪而上曰蚌坑龍  
礪斧柯山腳谷中石也大抵石以下礪為上中礪  
龍礪半邊山諸礪次之上礪又次之蚌坑最下此  
硯石之品也下礪石乾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礪  
有兩口其中通為一穴大者取硯所自入也小者  
泉水所自出也故號為水口瀾漫湧溢下流為溪  
礪之中歲久崩摧石屑翳塞積水屈曲淺深人莫  
能測是以石工不復能採矣今世所有下礪硯唐  
五季時物也今欲得下礪北壁石者往往于泉水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三

石屑中得之若南壁石或可採然自崇觀以後亦  
罕得矣北壁石泉生其中非石生泉中也則潤可  
知矣崑之上雖秋冬不乾有泉珠散落如飛雨不  
絕眼正圓有青綠碧紫白黑暈十數重中復有瞳  
子南壁石即泉水半浸者稍不及北壁眼之暈色  
皆少沒上礪下礪皆在山半上礪之穴陟而取石  
中礪之穴或陟或降下礪之穴降而取石上礪有  
三穴上穴曰土地礪中礪曰梅樹礪今石工以為  
中礪是也下穴兩口其間通為一穴皆中礪也土

地礮亦有兩穴其中亦相通土地礮石色帶黃赤  
眼亦如之梅樹礮石微黃赤稍輕而帶灰蒼色眼  
黃綠中礮南壁石與梅樹礮同而少勝焉北壁石  
則與下礮南壁石相類而少劣焉○唐詢云端石  
有眼者最貴謂之鵲眼今不知者乃以爲石病  
吁可痛哉眼之美者青黃綠三色自外至心凡八  
九重色鮮多圓者爲上其大者尤爲希有或布列  
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其生于墨池之外者謂之  
高眼生于內者曰低眼高眼尤可尙以不爲墨漬

樂源問答

卷十二

无

常可睹也○李之彥云端溪礮石爲甲石屋次之  
西坑又次之後歷爲劣礮石又分上下有活眼淚  
眼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驚睛在內晶瑩  
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  
體畧具內外皆白而無光彩謂之死眼活眼勝淚  
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張世南云端石或  
嘉其有眼或以無眼爲貴然石之青脉者必有眼  
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  
有眼眼之品類不一曰鸚哥眼鵲眼了哥眼雀

眼鸚翁眼貓眼菴荳眼各以形名之翠綠爲上黃  
赤爲下諺謂火黯爲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高  
廟嘗書翰墨數說以賜曹勛其一云端溪出下礮  
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瀦水發墨呵之卽澤研試  
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砂壤相雜肌  
理既粗復燥而色赤如後歷新坑皆不可用且石  
之有眼余亦不收大抵瑕翳於石有嫌况病眼假  
眼韻度尤不足觀○陳恭尹云硯之用發墨不損  
筆二者盡之矣不損筆常硯皆能之唯發墨之妙

樂源問答

卷十二

无

非親試水礮不知也他硯粗則剉墨細則拒墨水  
礮不然玉肌膩理拊不留手著水研墨則油油然  
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愈堅者其戀石也彌甚以他  
硯並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爲研之數水礮  
常少于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雨時竟日用  
之則稜角軟腐反張唯水礮可免此病驟以他硯  
易之頃刻不勝其苦矣○景日珍云石之病者曰  
砂釘大如指頂頑梗如釘曰蠱蛙石內有孔如蝕  
曰鐵線卽砂釘之長者曰重皮若夾灰然石之分

層也曰驚紋非其質也蓋繩鑿之傷曰火捺紋赤黯如雲形硬不立墨然在邊隅則貴此文唯坑石有之以是辨真贗也亦有淡濁二種曰黃龍紋石有黃痕如薄雲流行曰烏鴉斑麻雀斑黑白點如豆大或如虱蟻不識者誤指為青花曰亂麻斑或黑或黃或綠紋縱橫殊無條理曰翡翠斑有重綠有淺綠二種或成塊或斜紋而長石之精華盡處尺許結為眼諸病惟火捺黃龍烏鴉斑麻雀斑不以為嫌蓋無妨于墨惟不飾玩耳○吳繩年云水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三

濼凡四洞其小西洞及正洞已無可採東洞質亦粗燥故今之水濼石必出自大西洞者為佳大西洞石上中下三層其質各異上濼取石眾美畢備惟色澤不潤落墨易乾下濼石多水紋面背透透砂釘夾雜欲求完璧僅矣中層則石之腴也青花蕉白之為美其大彰明較著者第蕉白不必純而成片要潤而有神色青花粗點叢雜弗貴也惟沉浮石面零星隱見諦視之有如髮絲如鼠跡如蠅翅間錯成文者良設一片之中青花蕉白二者交

并而又兼有火捺紋如金錢圓而生動此千百片中實僅見之非蕉白非青花亦非火捺而或有黃龍紋或有銀線或有翡翠或有鸚鵡眼或有水波冰裂紋亦大西洞之美者其瑩潔無疵畧眾美而色較青名曰雨過天青此蓋大西洞稍上之石他處無有亦上品也至或一片內五色備具如雲霞燦爛曰古斑曰硃砂斑能令觀者奪目則大西洞間出之珍也他如鸚鵡斑冬瓜瓢人以為石之病而其實不然要之石果出大西洞者必石質細膩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三

視手而潤與墨親而無叛扣之則其聲沉著日光照耀無影此為諸坑所不及即東洞亦遜遠矣

男銘藝孫傳洙校字

濼源問答卷十二終

堦幼肄業家塾乾隆己酉貢於鄉始遊歷下入濼源院受學向齋先生於是生二十五年矣朝夕侍與聞緒論既幸有所儀型稍知學海之津涯其明年獻賦行在

賜登賢書乃辭先生而歸旋丁內外艱匿迹里中嘉慶辛酉登進士第備職詞垣龜勉公趨十有五年乙亥奉

命視學 畿輔乃得先生令嗣竹岑大兄遠道寄書始知先生歸里後隨捐賓客遺書多未就緒今劖劂

濼源問答

跋

既竣者濼源問答一種委屬爲序是書之刻 堦未獲執校讐之役顧先生之草勑成帙 堦實在左右時亦從容辯問披斯編也絳帷螢雪指畫口講如在目前嗚呼可勝言耶然以此知先生心力之不沒而竹岑之克成先業爲尤可慕也 堦未敢弁言謹識得侍先生之始末而附名於後焉  
嘉慶己卯正月廿有五日受業杜堦拜手敬書於大名試院

沈山長講學記

宗後學長洲清瑞謹撰

有爲己之學有爲人之學爲己者實至名歸爲人者名存實亡今海內書院之設所以甄實學而其敝也則以虛名相酬應於此有人焉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卓然異乎世俗之爲學者有不尊爲泰山北斗者哉濟南近

聖人之居古稱冠帶天下舊有白鶴白雪濼口蒿菴諸書院學徒散處今則合併於濼源一院於是齊魯

濼源問答

附記

雄俊君子咸在乾隆丙午向齋先生來主斯席綴文之士延頸企踵問字恐後卽東牟東萊越在海隅亦負笈而至每課期至六百餘卷在院肄業恒六七十人盛矣哉前此未嘗有也夫主講者莫患乎舍自己之田而越他人之俎故於課文僅甲乙名次不置可否者有之令人捉刀塗抹者有之至於延見士子或不耐煩或恐窺見底蘊故峻其門牆示人莫測甚者奔走熱處苞苴求請更不足言矣先生旣無聲色貨利之嗜每晨起校閱課卷卷雖多無不手自加點有



進見者歛門無司閤之阻滯升堂有都講之切磋或直入臥室左齋右鹽茶鑄米瓊錯然並陳列坐其旁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迂久廼去先生必又問曰吾言解否否則重申之以爲常故人之高明沈潛文之平奇濃澹無不因其性而裁成之有諷以節勞者先生曰吾忍食其祿而忘其事乎其立教之旨以窮經爲主於十三經註疏一一辨其同異尤篤守程朱課藝經先生手定兩監院擇其尤雅者若干篇已付梓人嘗小憩歷下亭作蓮子湖舫歌百首學使鹿泉趙公

樂源問答

附記

二

賞其清思雅度有物外遠致欲雕板以式多士而未果先生性嗜著書有讀陶紀年等十餘種而門弟子聽講之暇彙錄緒論因成樂源問答十二卷是書名通典博如解春秋三望專主公羊泰山河海之說解晉國獨用夏正証以傳文解稅畝主公穀解邱甲主李靖說解田賦主國語解禘祭闕康成祭天之誤解計賦出兵闕包子良馬季長二說解諸侯外朝闕江慎修在庫門外之非解論語宗廟會同是赤爲諸侯之相非自爲諸侯解魯國封地戴記與孟子不合則

以春秋繁露及邢叔明說通之解中庸郊社之禮社是方澤之祭非庫門內左宗廟右社稷之社解孟子虎賁三千人當作三百又辨冕服十條皆推牙折角發前人所未發爲大有功於經學云先生之始至也大中丞正庭明公主之厥後牧菴長公瑤圃惠公相繼撫東皆一見傾倒而先生於賀節介壽外不投一刺門人輩私謂向之主講者跡一主人爲去畱今歷三公而仍禮請固賢大吏之無私亦以見先生品學實足爲二東矜式也方戊申己酉間先生欲撤席言

樂源問答

附記

三

旋諸生百餘人僉名具呈中丞公乞畱公俯順輿望卽爲執祛每稱講院爲清涼世界公餘借司道至院咨訪閭閻疾苦多所匡益而揣摩利竇者見中丞之虛已先生之敢言疑可餌也以案牘求爲緩頰先生正色曰女將以我爲孤注耶拂衣而起暮夜有朱提之餽以四知力却之再至則麾之出急令僕鍵其戶而終不言其人之姓氏術之者或譏其嚮或嗤其固先生夷然不以爲意嗚呼此豈今之人所能哉先生之於文旣闕中肆外矣而誨人則曰品誼爲先文藝

為後故遇忠孝節義必為之主持請旌東修所入輒以周寓士之急瓶無宿儲晏如也與人交汎愛博容如飲醇醪從不面斥人過而人對之自生愧勵心間有改過不力者輒自訟曰胡可使沈先生知之故書院中儼月旦評焉在院諸生有貧不能舉火者即招與同飯而砥厲其學業有親樞淹在淺土者則舉濟陽張稷若後篤終論及桐鄉張考夫喪葬雜錄德清唐灝儒葵親社約相勉一時及門感動辭歸葵親者甚眾蓋先生內行肫篤而又嚴自繩以聖賢克己之

樂源問答

附記

四

功故所造粹密如此清瑞未第時讀先生文已切仰止庚戌春

翠華東幸以獻賦來歷下獲侍先生於講堂蒙相待絕異而清瑞駕下無以仰酬先生之知適高足杜君廷儀輩屬為之記惟先生居家以孝友盡其職居官以忠愛盡其職今坐擁皋比又以誨人不倦盡其職皆務乎實不務乎名是固清瑞目擊心儀而願有言也其何可辭或曰先生近以迎

鑿祝

敬蒙  
恩復官即欲長與門弟子吟風弄月於七十二泉之上恐非久據余曰此世之期先生也先生非宦海中人也講學先生志也

樂源問答

附記

五